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九三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9 787533 305802 >

10/10/10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九三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4.37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 經部第九三冊目次

## 經部·禮類

禮記說義纂訂二十四卷

〔明〕楊梧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十四年楊昌齡等刻本

.....一

禮記纂註三十卷

〔明〕湯道衡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本

.....六〇三



禮記說義纂訂二十四卷

〔明〕楊梧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十四年楊昌齡等刻

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禮記說義

集訂二十四卷》提要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

陝西涇陽楊梧鳳閣 著

兄 楠龍棟 定

姪昌齡三開

紹齡七來

男延齡九如

係 惺慧益較

曲禮上

按曲禮是儀禮之舊名註疏謂委曲說禮之事然此篇所記皆禮之小節雜事而非大體全文故曰曲委曲曲折之說似皆未合蓋吉凶軍賓嘉禮之全體而其行之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

在乎升降抑揚進退周旋言動服器之間故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若微文不謹則全體不行是以先王教人每謹於微而記禮者以曲禮爲之首篇

○曲禮曰毋不敬 節

此約全體於一敬也記者謂禮之用細曲多端然一言蔽之曰毋不敬而已蓋人能內省惺惺不敢幾微淪佚此卽無意爲禮而禮之大本於此焉立矣由是以敬而著於容則儼若思焉蓋人心思慮最爲靜專其容之著於身者必端嚴凝重若有所思斯貌無不敬而心之敬可知以敬而彰於言安則和緩而不躁急定則堅確而不二三斯言無不敬而心之敬可知是敬也可以攝一己之性情而歸之

理亦可以攝在人之性情而歸之理。靜虛動直將無一事不得其理。無一物不得其所。安民豈外是哉。卽論語修己以安百姓爲國以禮而行禮以敬。甚矣敬之要也。

按母字是禁止意。母不敬是統言主宰處。兼身心內外。說儼字不虛。正神凝氣定模樣。君子與民相接流貫貌。言所關尤切。故並及之。安民總是以敬心推之。此是實理。亦是實事。玩哉字有嘆美意。不曰民安而曰安民。工夫仍在君子上安字根。敬來註中效字宜善看。效驗也。若民未到安處。敬之量終未滿也。君子正以此自考驗耳。

○敬不可長 節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一  
此見以禮制心也。君子修己以敬。固禮自我立矣。然敬原於心。未有不爲情所累者。故君子隨在戒之。如待人以倨之謂傲。不使長所以立敬也。動諸物感之謂欲。不使從所以存理也。志自己遂而言。不使滿所以戒盈也。樂自己得而言。母使極所以防淫也。此皆母不敬之事。

按此節如顏子之四勿。皆克己復禮事。敬欲志樂皆人情所不免。勿太說不好。惟曰長曰從曰滿曰極。乃人所當深戒耳。敖如孔子之取瑟。孟子之隱几是也。加於不當。如侮鰥寡虐無告。斯爲長。欲如飲食男女是也。食所不當得。如奸亂留聰明淫惡接心術。斯爲從。在心爲志。如有高世之行。過人之功。而侈然自大。是滿也。有若

無實若虛。則不滿。樂如飲酒作樂。凡快心事皆是不節。便極了。發乎情止乎禮。則不極。都是心上工夫。君子檢身。要從這四者克起。舊以樂不可極。樂字作如字。謂天子宮縣以下。皆得有樂。但不可極爲耳。陳註音洛爲長。

○賢者狎而敬之 節

此見賢者能以禮制情也。皆由主敬功深。故察理精。涵養熟。有此適中之行。賢者作總言。賢者於所狎而接之以禮。於所畏而聯之以情。愛而知惡。小過則規。大過則絕也。憎而知善。一言不廢。寸長必錄也。積財而能散。散正蓄貯時之本心。不自封殖也。安安而能遷。遷正定理中之妙權。不自膠柱也。六者皆中道惟賢者能之。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一

按六句上輕下重。而字皆轉辭。狎非褻狎。只是素所親近。如綴衣虎賁之儔。敬如雖褻必以貌是也。畏非畏懼。如達尊之可嚴重者。心服曰畏。愛者相敬而不離也。愛憎二句。雖重知字。然賢者愛憎只在善惡上。與隨意愛憎者不同。故當愛憎時而照心已具。積亦是生之有道者。散有酌盈濟虛意。下安字。正是理之正。而爲人心所安者。上安字。有見真操持意。遷有審時隨勢意。如始焉安於處。然義所當出。則又從而出焉。安安已是善。能遷處更盡善。有就居處說者。非二能字不可。忽過能散者。雖未卽散。但其心無私。時當可散便散。未散而散之理已在。故曰能散。能遷者。尚未見遷。但其守理之心常具。



以待可遷之會未遷而遷之機已在故曰能遷能用中即是能體禮不可太說自然便似聖人地位

臨財毋苟得 節

此見以禮應務也財與分相近而不同財則無故之獲分則應得之物難與很相近而不同難則大節所係很則一時之怒上二句要看二臨字下二句要看二求字士人平時都能談讓勇之守到財與難當前便要肥家保身了所以臨之時難決亦能談慾室之學但很與忿一至便要快心盈願了所以求之心難化然其要只要心忘物我而已忘物者不爲物累自無苟得求多之事忘我者不爲我累自無苟免求勝之事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一

疑事毋質 節

此處疑事之禮也天下事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原自欺不得但有褊心者多執已見而不肯問人有忌心者又懼形已短而不肯舍已理之未明疑於何釋禮顧如是乎故戒以毋自質証惟當直陳所見於明理者之前或是或非聽彼決擇勿堅執已見據而有之勿有是勿有其質也二句一反一正串看爲一是未問時戒其不可如此一是已問後勉其當如此做一意看則心虛理明而疑自解矣此去疑之訣也

按質如自我作此事對証即少儀身質言語也一說質比執字又深是疑心不解結而成一形質了就要做終

身病根所以戒他毋質要去此病莫若於明理者之前開心見誠說出我的疑處使他剖析分解我疑方釋勿有者不可有此質心而不化也直如孟子不直則道不見之直救疑方法莫如直此說質字更貼切

若夫坐如尸 節

此坐立之禮也尸以象神坐必端莊齊以交神立必莊敬如尸如齊肅外所以養中也正是持敬工夫切要處宜泛說不必入事親意

按註若夫二字作衍文是也舉坐立則無斯須去禮可知於尸言坐於齊言立者何祭之日爲尸者有坐而無立故坐以尸爲法主祭者有立而無坐故立以祭者之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一

齊爲法言必罄折屈身也

○禮從宜 節

此見執一之非禮也要得註體常盡變意禮有一定之常而至於當時則必從其宜如易則易于則于無膠執一定意使有一定之常而至於彼國則必從其俗如宋章甫魯逢掖無執已病人意合宜而隨俗此禮之所以妙歟

按禮時爲大要說得冠冕如虞夏之質殷周之文時所不得不然即制禮者亦無如何禮字指得廣使乃禮中之一耳舉儀以明禮舉從俗以明從宜不平對

○夫禮者所以 節

此汎舉禮之爲用也夫禮者三字作冒所以字貫下情之

厚爲親情之薄爲疎。親者其禮隆疎者其禮殺。親疎本定。禮則所以定之也。物之相似爲嫌。事之未明爲疑。相似者剖析其幾微。未明者分別其可否。嫌疑可決。禮則所以決之也。宗黨爲同。婚姻爲異。辨其本同而今異者從薄。本異而今同者從厚。所以別同異也。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其文是其義。非君子弗行也。其義是其文。非君子行之。所以明是非也。禮之爲用其廣如此。豈可斯須去禮哉。

按定之決之別之明之就是禮。非以禮去定之決之別之明之也。獨末句主行禮者之從違言。與上三句稍異。註言喪服舉禮之一節以爲例。

禮不妄說人 二節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一

太

此見禮之貴中也。二節皆就禮說。非謂人有禮於身。方能如此。說人有禮。情意真藹者是。妄則巧言令色足恭。乃諂媚之態。修辭有禮。理意條達者是。費如傷易傷類之類。節者分有等級。如竹之有節。踰節則僭上矣。侵侮者或嚴而苛。由侵尅而至虐侮。是凌下也。好狎者或和而流。至於好爲褻狎。是平交不以禮也。皆非禮之事。夫禮所以制中也。

按說字輕。妄字重看。侵侮有兩意。比好狎爲甚。狎字輕。好字重看。妄說二句。是處已過乎禮者。踰節句。亦處已過乎禮者。侵侮二句。是待人不及乎禮者。

○修身踐言 節

此見禮有實修也。通節以禮爲主。但在人身上體禮說。人道莫急於行禮。而學禮莫先於言行。行不顧言。非修也。言不顧行。非道也。君子慎厥身修。而使行必踐言。則行之如其所言。而慥慥乎有純實之體矣。不謂之善行而何。如是則行修言道。而忠信在我。有此忠信體質。從此加文則禮便可行。此欲人求禮本於身意。

按修身修字着力。行修修字不着力。修身以踐言。不可平。工夫全在此句。行修言道。述上句言耳。此是過脈。不必重講。善行就是忠信。忠信就是禮了。質猶餘也。如木之有餘。而禮則其枝葉也。

禮聞取於人 節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一

七

此見禮在自重也。上以爲仕言。下以爲師言。君子之於天下。達則以行道爲心。窮則以傳道爲責。正己者能正天下。枉己者未能正人。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故禮有聞有不聞。此誠世之治亂。道之晦明。攸關。出處授受之間。豈可不重。

一說。此節文雖兩段。其實互明。註云來學往教。卽其事。明其例之相似。卽此明彼之事。上二句屬行。如德行可尊。是下二句屬知。如博聞多識。是蓋取於人而來學。則師道尊。取人而往教。則師道衰。此說經生家亦多宗之。合註可從。

○道德仁義 八節



此見禮無物而不在也。各節禮字。都要在心上看得一樣。蓋此禮推之雖有七者。合之只是箇恭敬樽節退讓。析之見爲恭敬樽節退讓。而要之不外一心。能以是心體是禮。則渾身皆秩敘。所周流觸處皆節文之顯設。故曰以明禮以言乎修己。則道德仁義諸善。皆以禮而成。蓋禮以敬爲本。敬則收斂內心。防閑外心。始到成熟地位。非敬則諸善不聚。卽有偶合。不可言成矣。此修己必資於禮也。

以言乎治人。凡正民俗者。或以身教。或以言訓。然所以通其教訓者。禮也。非禮則制度品節。必有闕畧而不備者矣。不備就是教訓不全。備作感化不周者。非此治人必資於禮也。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一

九

以言乎息爭。如以力校之謂爭。爭者訟之端。以言校之謂訟。訟者爭之成。分辨謂剖別之。合於禮者爲是。爲直。不合於禮者爲非。爲曲。非禮則分辨時不免依違於兩可。故不決。此息爭必資於禮也。

以言乎明倫。如君臣上下主於義。父子兄弟主於恩。然所以品節其恩義者。禮也。非禮則或過與不及。那識得大禮恰當處。止於其所而不遷。恩義終是差錯。故不定。此明倫必資於禮也。

以言乎事師。如宦以明治人之道。學以明修己之道。事師之禮。主恭敬言。不親重。弟子違親則有心得。心得則道明。不則弟子無學道之誠。而師亦無傳道之樂。故不親。此

師必資於禮也。

以言乎治衆。如班朝廷上下之位。治軍旅左右之局。藩官府之事。行治教之法。四者皆以威嚴爲主。而所以使威嚴之行者。禮也。禮在整齊嚴肅上看。非禮則心自慢易。母論不威不嚴。卽威嚴矣。貌不敢犯。而非心不敢犯。迹不敢違。而非心不敢違。終不謂之行。此治衆必資於禮也。

按班朝如公卿序於上。大夫士序於下。叔孫通之治朝儀。是也。治軍如樹和門於左右。司馬監領之。是也。蒞官如天官掌邦治。地官掌邦教之類。行法如施典於邦國。施則於都鄙之類。

以言乎事神。禱以求。祠以文。祭以養。祀以安。四者必用牲幣等物。故曰供給鬼神。凡天地祇祇在內。不專指祖先言。誠莊就禮上見。蓋禮者敬而已。敬則心誠而貌莊。非禮者不然。神其吐之矣。此事神必資於禮也。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一

九

是以承上七節而言。人已幽明皆資於禮。如此使修身之功未至。禮不幾息乎。是故端莊外著。兢惕中存。從心之肅。將時出而爲恭敬焉。裁抑不放。檢約不踰。從心之收斂時。出而爲樽節焉。卑以自牧。讓以與人。從心之謙虛時。出而爲退讓焉。六者之外。更別無禮。六者兼盡。卽以明禮。本文只用一以字帶下。不可將以字着力。看明非講明。乃顯明之明。禮既明。人已幽明。安往而不宜哉。

按恭敬退讓兼身心言。樽節就事言。本註減字。是因義

抑而言泥作一節之主者非。

鸚鵡能言 二節

此原禮之所由始也。人之所以爲人者，不以其言以其心。禽獸之心，字可味，論理要在心體上理會。聖人使人以有禮，正使人以有心也。玩有字，大有體驗之功在此。人道所以立而爲人之始歟。

太上貴德 節

此言禮之所由備也。正時爲大處。人知禮至三王而備，而不知此有由始焉。蓋上帝皇之世，風氣渾噩，人皆以德相先，而不求報，是德卽太上之禮也。其次三王之世，風氣漸開，人皆務爲施報，乃因人情制禮以尚往來焉。是禮卽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一

三王之德也是故往而不來，則往有德而來無德，非禮也。來而不往，則來有德而往無德，亦非禮也。知其非禮，則尚往來之爲禮矣。此三王所以務施報也。太上貴德而不必立禮之名，三王尚禮而乃以妙德之用，皆時爲之，可謂禮自三王始哉。

按此節專重論禮。當以其次句作主。首句只引起下句耳。非兩平意。下三句一正一反，正發明其次句。往來卽施報之別名。但施報以先後言。往來以彼此言耳。務字意要知不可忒尊德，把禮說壞了。其次非不欲以德及人，然而時勢有不能，故不得不制爲施報之禮，猶可延德之意。說者謂民僞日滋，恐不然。德失而後有禮，此出

滅禮家，非禮經之旨也。

○人有禮則安 三節

此見無人而不在禮也。人有禮，則日在天理上。故安。無禮，則日在人欲上。故危。禮爲安危所繫，故曰不可不學。

夫禮者，不過是自卑尊人一點敬心。雖負販者，必有此尊人之心。而况富貴乎？富貴知好禮，則此敬心可以消人驕亢之氣，可以束人放佚之心，故不驕不淫。貧賤知好禮，則此敬心不知富貴之可樂，貧賤之可憂，故不懣。此皆在內者重。在外者不能奪，所以爲安。反是，則危矣。禮可不學哉？按人字，兼富貴貧賤禮以心言。有禮，照下好字。二則字，緊安危，雖以身言，然只在天理人欲上看，爲高一層。故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一

曰：是斷辭，不可不口氣甚鄭重。學內有著實體驗工夫。夫禮者，二句言禮只是以卑爲主，以敬爲本。有自是之心者，不可以語禮。有自大之心者，不能以行禮。故禮所以柔伏其侈大之意，而爲退遜謙下之道。雖負販二句言此點敬心，人性所皆有，非強世者富貴節，承上富貴負販而言。知好字要看。好乃學之深處，不驕不淫不懣，未便是安。乃人之所由以安者也。註中怯字，卽懣字正解。有以懣怯兩字對驕淫，若四樣者，甚非。或問不懣與自卑相戾如何？曰：能自卑，則自反常，直故不懣。何戾之有。

人生十年

節



此先王因年顧名之禮也。凡人一生事業以幼學爲本。蒙養基聖功也。以後及時有爲。因年知止。俱是學中事。通節當以學字貫到底。人生方十年。孩提之心未遠。良知之實待開名之曰幼。而從事於小學焉。二十血氣未定。名之曰弱。恐善惡將判。時則有冠禮。以責成人之道也。三十血氣既定。名之曰壯。時則有昏禮。以立夫婦之義也。可以所學而試之身家矣。四十血氣既定。不奪於利害。不怵於禍福。才可用矣。乃使之爲士。以事人而治官府之小事焉。五十髮色如艾。更歷世變。諳練人情。德已成矣。不至擾民生事。乃命爲大夫。而與聞邦國之大事焉。可以所學而試之天下國家矣。六十曰耆。稽久之稱。其時國事則指意使令人。

禮記正義纂前卷之一

三

矣。以學有執衆齊物。不言而喻之方也。七十曰老。則家事傳於子矣。以學思貽謀之善也。八十九十曰耄。示昏而不敏之意焉。當思愔忘之戒。而一生學力。於此收功也。七年曰悼。示憐而堪愛之意焉。當方新之氣。而一生學術。於此開端也。雖有罪不加刑。因老而併及幼也。壽以百年爲期。當思培植壽命之學焉。願者養也。人壽至百年。是謂天和。迓天之和。宜適人之適。當思孝弟養老之學焉。蓋學問工夫。當不知老之將至。此人一生之經歷也。

按學如十年出就外傳。十五入大學。統在內。冠有室。取冠義。昏義來講。三十有室。不至過而失節。亦不至曠而失時。古人筋力之盛。壽命之長。在此官府小事。如任錢。

穀簿書之勞。是邦國大事。如宰禮樂刑政之綱。是而傳家事如此。國事可知。有罪不加刑。周禮司刺有三赦。一曰幼弱。一曰老耄。如律例。未滿八歲。八十以上。非手殺。人皆不坐。是也。此先王制禮以律天下。以節人心。使人血氣充實。志意堅強。壯者服其勞。老者安其逸。未用者無躁進之心。當退者有知足之戒。正禮之範圍人處。

大夫七十 五節

此人君優待老臣之禮。與老臣自處之禮也。大夫七十而致事。安恬退閑賢路也。

其得謝者。無論矣。若不得謝。謂其有德尚壯。是人君愛惜老成也。可不待以殊禮乎。故賜以几杖。隨以婦人。乘以安車。人君優待之禮如此。

禮記正義纂前卷之一

三

自稱二節。人臣立朝。勉強於簪仕之初。而不免驕縱於眷留之後。寵利居功。臣道所戒。於他國而稱老。於本國而稱名。於來問而告以制。又老臣自處之禮也。皆在致事不得謝時說。

按致事最有見將來者進。成功者退。天之道也。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人之幾也。几杖養老之具。在國及出。皆得用之。行役在境之內。如省耕省斂。是四方在境之外。如聘問鄰國。是行役婦人。四方安車。互見也。自初節就承行役適四方。來於他國。曰老夫。夫則不有其貴。老則自明其衰。於本國則稱名。並不敢以老自優。總是謙意。越。

國二句。古大夫無境外之交。然關係典禮事。彼國疑。似未明。煩囑未一者。老成在望。胡得無問。必告之。以其制。註云。舉國之故事。以答之。國字。原未說是何國。直作彼國者。蓋從本文。其字看出。細想。禮自有舊制。凡文獻所傳。或頒之王朝。或傳之先君。我國與彼國一也。彼既越國來問。我告以其制。彼徵文徵獻。一言破羣心之疑。此見老臣不爲無稽之談。以開天下紛更之漸。正天下蒙福處。合觀眷留優待。在人君爲使臣以禮。始終全節。在人臣爲事君以忠。愈久而情愈親。此古治所以盛也。

謀於長者 節

此記事長之禮也。二者總是謙敬意。操執也。從就也。操。凡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一 十五 杖以從。示服役也。長者問試之也。即反問所謀之見。何如耳。辭讓而對。如曾子以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公西赤以非曰能之。願學焉。皆辭讓之言也。

凡爲人子之禮 節

此記人子事親之禮也。冬溫夏凊。此一歲之常禮。昏定晨省。此一日之常禮。是皆養其體也。徒養體而不養志。則貽憂於親。亦不能安其養矣。故在羣衆儕輩。意氣一惟和平而不爭。所以養其志也。合體與志而俱養。是可謂孝矣。

夫爲人子者 節

此見孝之禮大也。言爲人子。謂父在時也。古之爲大夫者。一命受爵。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受位即受車馬。其尊貴之

體貌備矣。人子受三命之尊。謙卑不敢受車馬。不云不受而云不及者。謂是已到之日。人子非惟外迹不受。心亦不及於此。賜也。此避並親之嫌。非有愛敬之實者。不能下五者之稱。不同。各以所見言。俱要貼尊親意。

按世祿之家。父子俱貴。其勲業也隆盛。其地位也貴寵。賜車賜馬。以耀鄉里。都是分內當得的。但他所處益盛。其尊親之心益篤。惟恐以尊貴之貌與親亢體。故三賜不及車馬。此何等大器局。大識見。所以欽服。可見孝爲百行之原。惟孝於父母。能慈。能弟。能仁。能信。一以貫之矣。

不及二字。照前從心上體認。方無碍。若以不及爲不受。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一

十五

豈居大夫之位而不受車馬。將徒行乎。若曰不受。君賜而已。自爲己爲則可。君賜之則不可。有是理乎。若謂父之未爲大夫者。不受車馬。併大夫之位亦不敢受矣。謂君命何。若謂受位而不受車馬。是位在朝廷而車馬在私門也。將位與車馬當兩事乎。

見父之執 節

此人子錫類之孝也。謂命也。進退不敢苟。一舉足而不敢忘親可知。對問不敢專。一出言而不敢忘親可知。故曰孝子之行。重敬父上。

夫爲人子者 二節

此人子養志之孝也。出必告。二句。受命於親而不敢專其

身所遊二句。體親之愛而不欺貽其憂。恒言句。安親之心。而不敢同其尊。此皆養志之事。

按出必告。違思定省之職也。反必告歸。致顏色之和也。舊註遊有常。言身不他往。習有業。言心不他用。一說遊有常。如直諒多聞。是習有業。如詩書禮樂。是蓋燕朋淫僻。最易壞人心術。游手好閑。最能蕩人心志。必有常。則無匪人之比。必有業。則無非理之爲。

年長以倍 二節

此少事長之禮也。父事隨行。兄事雁行。肩隨則友事可知。此道路長幼同行之禮。羣居畧截。謂朋友平居講說也。坐必有禮。則樂羣而敬業。禮之小者。其寓意皆大。二節之旨。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 十六

爲人子者 五節

此人子之禮也。謂與父同宮者。異宮則不禁。居字與羣居異。乃居住之居。主猶當也。與與中席。皆尊者所居。中道中門。皆尊者所由。不爲繫。此未傳家時事。順親心也。如曾子養親。問有餘。必曰有。是不爲尸。就父主祭時說。安親心也。聽視節。只是形容奉承父母之心。無時而忘。就教使上發揮。蓋教使即父母志意之所在。無者。未然之辭。孝之至者。常於心想像。與中庸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同。

一說。無聲無形。志意未明之頃。人子乘此時視聽之。有潛乎嘿喻。引其志意。與已相通。而漸導之。正意即祭義

先意承志。論父母於道也。不然。無形聲之視聽何爲。

不登高節。登高恐墜。臨深恐陷。苟訾如妄毀人過。是近義苟笑。近諂。故孝子不爲此。下忽加孝子二字。乃進一步說話。闇乃幽暗。服事也。謂不行事於暗中。如納履整冠等事。淺看危與高不同。凡高者必危。危則險而不必高也。此必貽親以不令之名。皆辱道也。故曰懼辱親。要得愛身以愛親意。

父母存 節

此人子二大成也。父母存。重看許者。受其託。先儒謂報養是不許不有。要得不忘親。不離親意。高者輕死。卑者重財。皆非孝也。

爲人子者 二節

此人子衣冠之禮也。冠純冠。飾也。衣純深衣。領緣也。上節致天性之樂。下節致終身之慕。樂於中者。文必稱於外。冠衣不純素。凡人子皆然。父於長子。冠於昨以著代也。故服必加隆。憂於中者。不文於外。雖除喪。猶不純采。惟孤子爲然。

按飾乎冠者。或綦色之組纓。或雜色之纁綌。緣乎衣者。或純以纁。或純以青。是也。孤子當室。謂適子爲父後。當家者。與衆孤異。不當室則純采也。一說。純如字讀。作全義甚好。

幼子常視 三節

此蒙養貴端也。幼子之心本無不誠，習於偽則偽矣。視有兩意，未然而訓導之，既形而禁止之是也。正心誠意之學在此。童子體熱衣裘則太溫，恐傷陰陽之和也。童子又應給役衣裳則不便，妨習勞之事矣。童子緇布襦袴，年二十乃服衣裳，立必正，方立容德也。聽不傾耳，頭容直也。古人養其中，所以發於外，防其外，所以制於中。內外交養，此昔之成才也。易歟。

長者節長者二字提起，不兩平對。一是因其愛而致敬，一是因其教而致敬。蓋童子長大當扶持長者，故一手牽行時，教以兩手奉長者之手，亦當向尊者屏氣，故負兒與語時，教以掩口而對，皆預習意。奉與捧同，辟讀曰僻。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一

大

按首二句禮以拳奉為敬也。負劔二字，古人帶劔在左，童子任長者左傍帶劔之處，即如負劔，非真負劔也。辟叩而語，偏從口旁告語也。一說辟叩只是一俯字便了。

從於先生

節

此事師之禮也。先生凡年德俱高，又能教導人者皆是。從字與遭字相對看，上是相從而專致其敬下，是相遇而曲致其敬，總以敬字作主。

從長者

節

此從長登高之禮也。此長者但以年稱，與上先生不同。恐長者即所視以相語，則便於應對，故必鄉長者所視。登城二句亦接從長者來，但上是事長之敬，此是持已之敬。城

高衆耳目所屬，指則惑見，呼則駭聞，故不指不呼。一登城二句推開說，不專指從長者。

將適舍

四節

此為客始終之禮也。大旨總是為客者收斂已心，以曲體人心。幼時所學應對進退之節，謹信愛親之禮，正行於此時，習之久，可至動容周旋中禮地步，亦是聖功。適舍節，假館之禮，上堂節，升堂之禮，入戶節，入戶之禮，踐履節，即席之禮，蓋禮以制形為用，以制心為本，故日用常事必謹如此。

按二屨乃統辭，云二屨則三屨以上可知。聲徹曰聞，屬言者不屬聽者，言聞句輕，只重不聞與必下母回數句。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一

九

其事雖小推而廣之，有正心誠意之道焉。扃關戶之木與關鼎相似，亦得稱扃。入戶雖不奉扃，時兩手當心，以其平對戶，如奉扃然。扃衣句，緊接母踏席來，此句只重扃衣上，趨隅是由席角升坐，不敢中席意。

大夫士出入君門

節

此人臣事君之禮也。出入者朝見而入，朝畢而出，被命而入，受命而出也。出入平看，下二句皆兼出入言。為臣者見君之乘車，與君之路馬，猶不敢慢也。況出入君門乎。故由關右避為客之禮，不踐闕戒不恪之愆。正堂陛森嚴防拜上之漸處。

按此乃禮行本國者，若適他國聘享則不然。玉藻曰：公



事自關西私事自關東主人位在門東客位在門西太夫士是臣皆統於君故出入君門不敢當賓禮而由關東

凡與客入者 三節

此客主交盡之禮也凡字通貴賤而言天子無客禮此以諸侯之相與朝大夫之相與聘言降等之客謂大夫於君士於大夫也首節入門之禮次節就階之禮三節登階之禮夫由入門而就階而登階一先一後一左一右爲主人者極其恭敬不敢慢之心爲客者不勝其退縮不敢當之意正動容周旋中禮處非有意安排可到

按首句入字即延進之謂與下文入字不同每門自大禮記說彙纂訂卷之一

主

門至寢門也天子五門諸侯三大夫二士庶一寢門爲最內門凡燕在寢若相朝饗食皆在廟爲猶敷也凡門南向入則東爲右西爲左主客就階根入門來此是常禮若降等之客則就主階不敢亢禮從其謙也復就西階謂奉已君之命不可苟下主人復其正也主人先登以階級不平非入門時平地之比故先登作導謂降等者非拾級涉階之級也二字不重聚足前後足相合也連步以上步相繼也作兩項平看此登階不躡等法賓主皆然先右以主言先左以賓言平常登階則兩足錯行一先一後今賓主欲相向故主人定是右足先行然後左足與右足聚於一級復以右足先行賓做此

帷簿之外 節

此步趨之禮也禮以疾趨爲敬然亦有不必要趨者如帷簿之外等此節上數句皆足容惟末句是手容堂上不趨則未必不翔室中不翔則不趨可知舒展斂束皆當其可正君子之中禮處

按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卿大夫以簿士以帷臣來朝君至屏而加肅屏外不趨帷幔也簿簾也大夫士帷簿之外無人趨則諂矣故不趨堂上如爲介爲賓而在朝堂之上爲紹爲摯而在廟堂之上則可舒其敬矣故不趨執玉如行聘而執無藉之玉行享而執有藉之玉重器虞隆故不趨接武布武以地之廣狹分言

禮記說彙纂訂卷之一

主

並坐不橫肱 節

此並坐相授之禮也恐妨並坐故不橫肱恐煩尊者之俯仰故不跪不立皆委曲致敬意

按上句是敵體者下二句都爲尊者若同等之人不跪不立常禮耳又何須說

凡爲長者糞 節

此少者爲長者供埽之禮也正爲下文布席設首句作冒次句初往時無惰慢之容三句四句當埽時有委曲之意末句既埽後得收斂之宜皆敬禮也

按學者須是下學而上達灑埽應對即道德性命之理此章所言糞之禮試體究此時此心如何便知聖人之

道無本末無精粗徹上徹下卽是一理惜子游之見不及此。

### 奉席如橋衡 七節

此主賓席間始終一於禮也賓至主人布席弟子奉席橋衡二字平看順高平之理也串看亦可言高而且平也此奉席之禮。

一說橋井上梓梓衡橫也席舒則有首尾卷則無首尾此謂卷席橫奉之所奉席頭令左昂右低如橋之橫左尊故昂右卑故垂也不如從註。

請席節前言奉席尚未設也至設坐席弟子問尊者面向何方若卧席則問足向何方矣順尊意之安也此請席之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一

圭

按衽趾一句因弟子請席並及之不平亦不可云面向陽足向陰如此則不消請了。

席南鄉節席鄉既定則尊者卑者上各有方上席頭也此平常布席如此禮席則不然。

按東向南向之席皆尚右西向北向之席皆尚左者蓋東南爲陽西北爲陰向在陽則坐在陰陰道尚右向在陰則坐在陽陽道尚左也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上西所以肅賓主之心天地溫厚之氣盛於南上南所以厚賓主之交陰始而陽盛者陽可過陰不可過也。

若非節古者燕享席不相對講說之席則相對而設蓋太

遠則不便於問對太近則又嫌於褻狎惟席間函丈則遠近得宜非若飲食之客徒欲便於勸酬以爲歡此布講席之禮。

按席間函丈兩席相對中間空地可容一丈函猶容也主人跪節主人敬客故客致其辭客敬主人故主人致其辭客踐席句主人坐在客後不問二句主人言在客先皆敬禮也。

按席坐既定主人或慰其辱臨或咨其聞見誰能無問將卽席節首二句作賓母者戒辭兩手二句不失容於未坐之先母撥二句不失容於既坐之後正見不忤處兼賓主說此卽席之禮。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一

圭

### 先生書策 三節

此敬師之禮也書策先生所誦讀者琴瑟先生所操弄者戒慎也在心上看勿輕易過敬物所以敬師敬師所以敬道也。

虛坐節席以向背爲前後虛坐則講說之席食坐則燕會之席必安以下統就坐時說總是謹在已之禮。

按畫後玉藻徒坐不盡席尺是畫前玉藻去席尺是凡坐好自搖動故戒之令必安坐兩指弟子顏見於面如嚮者容無作是長者正論甲事未及乙事少者不得以乙事錯雜之蓋浮而不沉辨而好勝少年大戒故記嚴之。

正爾容節。容兼一身而言。聽亦聽長者言。勸說雷同。人之夙弊。天下創見之新理。蹈襲者失之。故勸說宜戒。天下折衷之公理。附和者掩之。故雷同宜戒。既不以人爲依歸。無乃喜爲新奇。而藐古昔哲王爲不足稱述乎。如是。則又爲非法毀則之論。而不可也。必則法古昔。而稱述先王以證之。既不拾餘唾。又不隨衆聲。而成一家有據之談。我實爲先王之功臣矣。

按必則與兩毋字相應。則古昔稱先王。文雖兩平。然上虛下實。意則一串。古昔卽先王之時。先王卽古昔之人。如論道德。稱堯舜。論征伐。稱湯武。是也。

侍坐於先生 二節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一

重

此侍先生之禮也。終則對。欲盡聞所問之旨。不參錯尊言。請業如詩書禮樂之類。請益卽詩書禮樂未盡之蘊。受說未了。欲師更明說之。如子路問政。請益意。兩則起雖是致敬。然精神悚惕。意氣鼓舞。於所請有領悟處。全在此起也。

父召無諾 節

此明事師如父之禮也。勿平說子之於父。弟子之於師。常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其於召也。敢諾而不唯乎。唯恭於諾。生我者恩。成我者道。其敬同也。

侍坐於所尊敬 五節

此侍尊者之禮也。先生以教稱。君子以德稱。長者以年稱。所尊敬以道稱也。無餘席。欲應對審也。見平等不起。壓於

所尊敬。嫌敬有所分。故不起。然亦有起者。如燭至等。則不嫌於敬有所分矣。故起見駁句。嫌若諷去之。叱狗句。嫌於駭尊者之聽。不唾句。嫌於鄙主人之饌也。此亦指侍坐而言。

侍坐於君子 三節

此侍君子之禮也。三君子指有德有位說。更端言所問者。既竟。又及他事也。間隙也。復白也。少間有復則機事之密者也。左右屏而待。在左者屏左。在右者屏右。待者以君子未命退也。

毋側聽 四節

此言君子持身之禮也。不作侍坐於君子者看。毋側聽。頭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一

重

容直也。毋噉聲。聲容靜也。毋淫視。目容端也。毋怠荒。身容肅也。足容重。故游毋踞。立如齊。故無跛。坐如尸。故毋箕。寢不尸。故毋伏。以上是正容貌。斂髮毋髦。四句。以上是正衣冠。此君子作止衣冠皆養之以謙和嚴肅之度。攝形所以攝性也。

按側聽耳屬於垣。嫌探人之私也。髦垂髮如髮也。古人垂髮以纓。韜之。纓如今紗囊。免讀如字。脫也。所謂岸幘露頂。是冠常着在首。不可脫也。袒露也。古養老則袒而割牲。祭祀則袒而迎牲。袒豈先王之所不爲。無故而袒。則非禮。褻裳取涼。亦屬不敬。故皆戒之。凡人之患。在徇其意之所安。禮以內正而外亦正。所以止邪於未形也。

侍坐於長者 三節

此古人事長之禮也。首句作冒。屨不上堂二句。始納屨之法。就屨節。是有事暫退取屨之法。鄉長者節。是禮畢退去納屨之法。古人致謹如此。敬長之心。誠一舉足而不敢忘矣。

按屨有禁。故解以脫之。有事暫退。此長者未送時。禮畢退去。此長者親送時。

男女不雜坐 六節

此男女遠嫌之禮也。男女不雜坐。男子在堂。女子在房也。不親授奠而後取也。此古人內政之嚴。所以遠嫌也。不通問亦遠嫌意。不漱裳。重敬父上。遠別較輕。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一

五

外言節。外言如天地四方等事。男子所當言。內言如德言容功等事。女子所當言。言是相與謀議。相與作爲。重看爲是不入不出。不相干涉。侵越。非謂傳聞也。重內外有辨上。女子許嫁節。家人內政不嚴以防之。於微不剛以正之。於始則其悔咎不可追矣。故女子許嫁。纓則有姆教之。處於閨內之別室。非有大故。男子不入其門。

按纓有二時。一是少時常佩香纓。一是十五許嫁。并而禮之。因着纓是也。蓋以五采爲之。其制未聞。纓所以繫屬其心。以著誠於夫氏。起其孝義也。大故如有災變疾病之類。

姑姊妹節。姑。父之姊妹。姊妹。已之姊妹。女子子。子之姊妹。

雖已嫁成人。兄弟猶宜別席別器。所以遠嫌也。

按重言子者。凡男子女子。皆是父所生之子。男則單稱子。女則於子之上加女子二字。以別於男子。故云女子子也。不同席器。不云姪及父。惟云兄弟者。姪父尊卑禮殊。同等之嫌尤當遠也。

父子句。古者一席坐四人。若父子偶共一處而坐。雖止二人。必各坐一席。尊卑之等異也。

男女非有行媒 七節

此男女正始之禮也。知名。即問名。受幣。即納幣。交以逆言。親以情言。此皆致敬也。

按昏禮有六采擇。而乃可問女名。名卜而吉。乃報女家。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一

五

曰納吉。納吉後納徵。男有幣而女家受之。自此請期。請迎而成昏也。

故日月節。故字根上節來。納幣而後請期。故明而尊者莫如君。幽而尊者莫如親。近而親者莫如鄉黨僚友。以告以召。重知之衆意。男女原有別。此更加厚。不妨過慎。太重也。按鄭註日月句。謂周禮凡取判妻入子者。媒氏書之以告君也。齋戒句。謂昏禮凡受女之禮。皆於廟爲神席。以告鬼神也。爲酒食句。謂會賓客也。孔疏謂夫家若無父母。則廟見亦是告鬼神。

娶妻句。百世昏姻不通。周道也。重遠別上。故買妾句。不重娶妻上。不同姓則吉。同姓則凶。買妾尚卜。矧娶妻乎。

寡婦之子節仍重遠嫌上

貧取妻節昏禮不賀故致餽者必委曲其辭鄭註謂不在賓客之中使人往者羞進也言進於客古者謂候爲進

貧者節因上章言貧而並及貧者老者不以字要看得活禮者敬而已貧者老者只要敬心到不要物與儀節到演

汙行潦可薦於鬼神飽葉免首可羞於王公此不以貨財者也七十不俟朝君問則席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此不

以筋力者也只是自家行禮如此不必作責人說

按此又有因時維禮意見禮不爲貧老紕反以貧老明蓋貧者清節相高則廉潔可風老者勁節獨持則擊曲

可砥也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一

无

名子者不以國 節

此名子之禮也名者父之責命之名所以教之進德也以國則慢君以日月則慢天以隱疾則慢身以山川則慢神皆非所以敬敬故名子者謹之常語易及避諱爲難覺淺

按不以國者不以本國之號名即得爲名如衛侯晉晉侯周是也不以日月甲乙爲名若魯僖公名申蔡莊公

名甲午是也不以隱疾名如黑臀黑肱之類不以山川名如魯獻公名具武公名敖范獻子聘魯問具敖之山

魯人以鄉名對獻子云何不云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所諱也此皆不能如禮者也

男女異長

四節

此稱名稱字之禮也前不雜坐節內外之別嚴矣此云異長言同氣兄弟尤不與之同其長則男女之別可不更嚴乎冠而字并而字責成人之禮備也夫人敬我而我不自敬乎不自敬而敬可長保乎侍父侍君各稱其名則兢兢慄慄豈容不加乎起敬起孝豈容不至乎有令人恐懼增修意聖人之慮益微也

按春秋鄆陵之戰樂書欲載晉侯其子鍼曰書退此君前臣名雖父亦不敢抗也此語於傳有之殊未盡善也子名臣名只指臣子言若事關君父情難直遂當必有婉轉之妙讀者不以辭害義可耳

凡進食之禮

節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一

无

此古人進食之禮也首句作冒以禮字爲主凡字指得廣諸侯以下皆是進字指平常燕享者進說夫飲食以養身吾身取其中和陳設之當調劑有方中和之道也正禮食之謹微處

按兩人指燕享賓主說三箇左右不同蔽蔽通設者則席爲左右食與羹分設者又就各人爲左右飯燥爲陽故居左羹濕爲陰故居右胸末一片耳中胸爲曲盪際曰末只以首尾爲左右兩末字亦不同一是席之西頭一爲脯之稍頭卑客則或酒或羹尊客則有酒有羹

客若降等

四節

此卑客受食之禮也首句作冒首節初陳有禮大節將食

有禮三節徧殺不失之遽四節虛口不失之亢總聽命於主人不敢當客禮也重客敬主上。

按執食食字與上節食居人之左食字同飯也飯為食主故執食與隣若欲食於堂下然祭食祭先也古者於爨則祭先炊於樂則祭樂祖將射則祭侯用火則祭司燿用龜則祭先卜養老則祭先老於馬則祭馬祖馬社於蠅則祭先蠅司蠅於學則祭先聖先師又况飲食之間哉食字殺字要看得分曉食固多品總之五穀後進者可不祭殺則牛羊豕蔬各一其物不可不徧祭也若泥石了既曰祭所先進則不祭後進矣又何以曰徧祭食藏竟然後辨殺如初食殺次食春次食幣後食肩辨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一  
三  
於有則飽也三飯三飧也虛口謂食竟而飲酒漿蕩口也

侍食於長者 八節

此侍食為客之禮也不指自為客說首節是客答主禮重稱施上有不敢煩長者為禮意其食求飽則貪而忘讓共飯澤手則褻而不情咤食似於氣之怒嚙骨嫌於聲之聞固獲謂必欲得之揚以手散其熱氣毋以箸貫匕之便也噉則以口取食之絮則就器中調和之醢性宜鹹淡則可飲飲醢以鹽為飲也夫嚙羹刺齒則失容故禁之絮羹飲醢非失容而亦禁之者使主人報然致辭客之心何安故亦不可也夫飲食而人之賢不肖關焉於觴酒豆肉間教

之致謙而養廉聖人之用意微矣。

卒食節客跪而徹古人席地跪乃可徹齊簪菹通名為食之主相者主人替饌者客主各盡凡以稱禮之施而已

按註云此亦謂降等之客若敵者則不親徹也。

侍飲於長者 節

此少者侍飲之禮也首句作冒酒進則起四句是受爵必聽於長者後二句是飲爵必後於長者夫禮必嚴於少長之分况飲酒尤人情所易縱少之事長如此其至所以習其敬順之心於平居無事之時漬尊犯上之念何自而生哉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一

三

按酒尊初至尚未酌也故就尊所拜受若就以酒進為酌之而進則下句說不去

長者賜 節

此卑者受尊賜之禮也長兼尊貴言賜如賜爵賜果實皆是賤如僮僕之屬辭非却而不受乃委曲辭遜而後受不敢辭則直受之而已不敢同賓主平交之禮也

餽餘不祭 節

此祭不欲褻之禮也人君有賜人臣莫祭禮也然亦有不當祭者惟餽餘則不祭下二句勿推廣說乃即輕明重以申首句蓋君雖當尊而先祖之祭不可褻此忠孝兩盡之道。



御同於長者 節

此不辭之禮也。禮以辭爲敬，而亦有不辭者，正不自憊不自專處，亦禮之變制。

爲天子削爪者 節

此食瓜之制也。此依註作公庭禮會之時說。一說，繫論食瓜之制，有此等級，不必謂是公庭禮會之時，只以分尊者禮降分卑者禮殺立論。一食瓜之微而上下之辨，如此其嚴。庶人其有食侯食者乎？臣下其有作福威而玉食者乎？嗚呼，圖難於易，爲大於細，曲禮之教微矣。

按大夫以上曰爲者，有司爲之也。士庶不曰爲者，自爲之也。削爪之制，先削皮去毫，次半破，次四析，次橫斷，次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一

十一

中覆天子兼五者而有之，諸侯只有其四，而有之中，又降其一，謂粗葛也。大夫只有其三，士有其三，而有之中，又降其一。庶人有其二，而有之中，又降其一，皆謂不削也。惟去毫半破，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用巾取其潔，用葛取其涼，川絺綌取其辨。

父母有疾 節

此親疾之禮也。中人之情，不失於太過，則失於不及。故聖人立爲中制，以節人情。儀禮曰：疾者齊，養疾者皆齊，則自行不翔，以至怒不置，皆齊之事也。齊音齋

有憂者側席 節

此變坐之禮也。有憂如親疾等側，偏也。變於正席，謂側爲

獨者非專單也。若父母始喪，寢苦無席，卒哭後有芻，不納自齊衰以下，始喪而有席，並不重也。與郊特牲專席而酢之專同。呂氏說不與共坐亦通。

凡遣人弓者 十四節

此問遣之禮也。以物與敵者曰遺，首節是客授弓之儀，次節是主受弓之儀。總是敬意，看來還重這遺弓半邊。又凡物有重於弓者，皆不著其儀，獨此必謹焉者，蓋射以觀德，而弓者觀德之具，於授受而不謹，則異時執弓挾矢，支左屈右，必有失其儀者。此聖人所深慮也。

按弓之體以木爲身，以角爲面，遣人無定時，已定體則張未定體，則弛尊卑垂帨如賓俱是，大夫爲尊，俱是士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一

十一

則卑。垂帨以立時，磬折言佩之有帨，尚清潔之義。若主人拜二句，明客不答拜之故。主拜授客拜受禮也。因弓尚在客手，不嫌於簡，故客不答拜。接下承附，分明是受了中插鄉與客並一句。又是倒轉說來，須善體會。進劍至弗揮，以上歷言古人授受之禮，末節則爲使之禮也。

按進者以物供尊者之用，亦遺也。效亦陳獻之意。效犬左牽，少儀云：效犬則右牽之。彼是田犬不囀人。此以充食之犬言禽者。士庶人之贊，若雉與鶩是。羔雁則卿大夫之贊，左首從其尊也。羔取潔素不失類，雁取知時有行列，飾以續者何。續與繪同。卿大夫華國丰猷，續有文

采可象也。士相見禮云飾之以布。不言績。彼謂諸侯之卿大夫卑。但用布。此天子之卿大夫尊。故績之也。兩手曰掬。恐其墜也。以袂不露手。敬也。弗揮。謂不可振去。餘瀝。恐其脆也。操以二句。使者預習其儀。如至彼之儀。容勿泥計彼國二字。

○凡爲君使者 三節

此敬君命之禮也。人君鼓舞臣下。其權全在於命。人臣不重主命。則主命特空文耳。君權不重。是玩命自我始也。首節出使受命之儀。次節在家承命之儀。末節有事請命之儀。

按君命如春秋告羅乞師之類。已受命。須看已字。若以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一

書

家事羈留。便是宿聘禮。既受命。遂行宿於郊。正是此意。君言俯臨私室。是在臣爲榮。而在君言則爲辱。使人君所有禮樂刑賞。不敢自專。意必朝服句。有積誠感動意。此言朝服則上拜辱拜送。及下堂受命。皆朝服可知。証云反則致敬往則否也。非。

○博聞強識 一節

此進修之禮也。天下惟道爲難窮。惟心爲易滿。故一念自足。便拒千古。而不入讓。則若無若虛。有許多深造意。在一息不續。便疎萬善。而不親。則不及恐。失有許多奮發意。在君子只是箇聞識日多。善行愈積。而心愈虛。虛心就是君子。不可在虛心外。另尋君子之道。

按首句屬知次句屬行。讓與不怠。屬心。強識與博聞。不平。善行。卽聞識所得者。敦行不怠。則據終身言。博強等字。俱重強識。比博聞進一步。不怠比敦善行進一步。君子緊接上知行說。既不恃學傲人。又不始終易操。卽此便是好學者。

○君子不盡人之歡 節

此全交之禮也。人之相與。全靠歡與忠。凡責人厚者。人必臣歡與忠。而難應。卽應之。必不可久。交難全矣。君子不盡不竭。則可令人常效其歡。常效其忠。而歡與忠可繼。則交亦可聯。故曰以全交。

按歡以情意言。在心乎。意契上看。忠以處事言。在區畫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一

書

圖謀上見。

禮曰君子抱孫 節

此敬尸之禮也。首三句援禮以釋立尸之義。作記者既引經。又自解。君子指祭主說。孫與子俱就幼者看。下則人之待尸與尸之自待也。

齊者不樂不弔

此致齊之禮也。樂讀如字。謂不作音樂也。舊音洛非。

居喪之禮 三節

此居喪之禮也。總是以權制處曰比者。原其初心。實非不慈不孝也。五十不致毀節。喪禮之以年制者也。亦慮不勝喪之意。

按處於內不居喪次謂門外之倚廬也。

生與來日 節

此慎終謹微之禮也死者日遠則生者日忘故聖人制禮察於人情之始而致意於一日二日間其意深矣以此教民而猶有朝祥暮歌者悲夫。

按禮斂殯成服杖皆死之第三日然成服杖禮之施於生者則從死之次日數起是名爲三日實四日也斂殯禮之施於死者則從死之本日數起是實三日也治生者之禮四日不忍死其親也治喪之禮三日者未殯前望其復生三日而不生矣亦不忍死親之意。

知生者弔 節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一

三

此禮貴稱情也弔傷皆謂致命辭然弔辭使口致命若傷辭當書之於版使者讀之而奠致殯前也。

按雜記諸侯弔辭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此施於生者又曰皇天降災子遭罹之如何不淑此施於死者若存亡並識弔辭傷辭兼行不然弔辭傷辭當有分別。

弔喪弗能賻 節

此禮戒虛情也以貨財助喪曰賻此君子禦口惠而實不至之戒謹徒問可耻宜味。

賜人者不曰 節

此禮貴囚人也賜屬君子君子有守曰來取則情近僭故

不曰來取重將之以禮意與屬小人小人無厭問其所欲則勢難滿故不問所欲重節之以禮意。

國君撫式 三節

此君臣貴賤在車之禮也前註撫式四句指過宗廟說宗廟汎看不專指已之宗廟若屬已當下不當式也此軍者視尊者而倍致其敬見崇先避尊意後註以撫式爲禮大夫士說庶人則否故曰禮不下庶人也二說俱通細想禮不下與刑不上另爲一條此言禮刑之制先王以禮馭其民庶人非無禮也要之以治貴者若庶人愚且賤不可以待君子之道責之即或假士禮而行非禮之正也權也先王有甸師氏以司刑殺大夫非無刑也要之以治賤者若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一

三

大夫賢且貴不可以待小人之道辱之即八議不赦則刑非法之正也勢也。

按禮刑字只作禮書刑書解因記禮并記刑事下是下及與上兩下字無干周官小司寇有八議一議親二議故三議賢四議能五議功六議貴七議勤八議實是也後世越禮之愆多生於貴顯或亦不上大夫之流弊歟刑人句人君當近有德以養心遠有怨以防變故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別者使守圉髡者使守積以杜漸也春秋開弑吳子餘祭此刑人在君側之禍。

○兵車不式 九節

此軍旅之禮也。前二節主盟會言。後七節主行師言。然盟會亦為征伐故也。兵車節首句乘車之儀。下二句車上之飾。惟綏旌異於結旌。故不式以示敬也。綏與綏通

按革路為兵車。亦即武車。王金象木四路不用兵。皆為德車。武車有武車之旌。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德車有德車之旌。太常太旂太赤太麾是也。尚武故見其美。示以威服天下。尚德故畧其飾。示以質化天下。

史載三句。天子將出征。必先為壇於國北。以盟會諸侯。恐今日之行事。不可以垂後。故載筆以備撰述。今日之行事。無當於憲憲。故載言以備討論。庶君畏後世之譏。而不敢肆。修先王之法。而不敢專。皆主王者盟會之時說。總惕醒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一

君心意禮也

按史史官也。筆謂筆札之類。士謂司盟之士。言盟會舊事也。載者載之兵車也。

前有水以下五節。軍陣行伍行則並啣枚。其號令莫如旗物。故舉類示備。皆出而盟會之事。載與戴同

按青旌者。畫青雀於旗上也。鳴鳶飛鴻亦然。虎皮豹貅當係是。畫形皮字亦勿泥。車騎軍兵騎兵也。士師師字解作眾徒兵也。師眾在前。或恐其前而偵我。或疑而誘我。或微而截我。是不可不備。故取虎皮以示禁暴之意。謂士師為刑官者。非摯與鷩同。豹貅是一獸。豹一名豹。虎類。爾雅云。豹白虎也。

行前節。行字畧斷。下三句建旗為觀望指麾而設。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則在上。以指正四方。若此者。欲使士卒觀天象之嚴肅。而踴躍赴闕。是急作其怒也。重怒字看蓋王師之出。本為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士卒以王者之怒為怒。安在其不可作而致之也哉。鳥前曰雀

按先王之征伐。非私怒也。致天討而已。故繪五方之星。以見奉行天討之意。前為南朱鳥南方之宿。鳥旗七旗。後為北玄武北方之宿。龜蛇四旗。東為左青龍東方之宿。龍旗九旗。西為右白虎西方之宿。熊旗六旗。招搖北斗第七星在北斗杓端。七星一天樞。二旋。三機。四權。五衡。六開陽。七搖光。招搖即搖光也。急繕句總頂。既張四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一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一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一

宿於四方。又標招搖於中土。則戎陣整肅。闕憤競奮。其指士卒言。急迫之也。繕作而致之。謂然前後左右。必用此四獸者。何軍前宜捷。故用鳥。軍旅須殿。捍故用玄武。玄武龜也。龜有甲。能禦武用也。左為陽。陽能生發。象其龍能變化也。右為陰。陰沈能殺。虎沈殺也。軍之左右生殺。變應如龍虎也。此用四獸之義。

進退節。根上節末句來。然怒而不節。又非王者有制之師。故為度局之制。使歸義理之勇。

按進退包坐作在內。度即牧誓步伐之數局是。局分軍在左。左和門為左軍之部分。軍在右。右和門為右軍之部分。二句平看。各司是。擇司馬以監領意。似頂左右句。

來賓包進退句在內此句重看人君選將任將之道也  
軍門卒之壘門曰和門者師克在和故也

父之讐 節

此親疎復讐之禮聖人不能使世之無讐亦不能使之有讐而不報宜隨事斟酌平心自反其恩大者其情厚其情厚者其義隆凡以稱其情義而已

按暴亂之人上以公法治之苟制之於公法而不足則由於私義而制之是以暴亂各無所逃罪而人安其生此所謂讐皆以殺人言正誅所不及公法有時而失之者聖人因禮而爲之法若夫公羊報九世之讐則禮失於太過而所報非所敵矣孝文時孝子見讐而不敢復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一

卑

則法失之太嚴而孝弟之情無所伸矣

○四郊多壘 節

此人臣當隨分盡職之禮也卿大夫士世之所謂極榮者也亦知其辱乎卿大夫謀人之國者也四郊多壘誰謀人國而至是故曰此卿大夫之辱士有常職田里之事乃其事荒而不治誰人任事而至是故曰此亦士之辱然則如之何沃君心以修文德治軍實以張武功何郊壘之有開地以蓄民物授時以相農功何不治之有如是則榮不如是則辱臣道之未易盡如此

按此節有專責卿大夫意蓋其榮大則其辱亦大即地之不治士之不職皆卿大夫之不職也故曰此亦士之

辱玩本文亦字自見

臨喪不惰 節

此見喪禮之不可苟也不惰就心在喪上說祭服四物皆用之以交於神者不焚不埋移於他用則褻皆非禮也龜策古卜日所用者義與策同

按可焚則焚不可焚則埋陰陽之說似迂

凡祭於公者 節

此助祭徹俎之禮也專指士助君祭說執臣子之敬毋敢視賓客故自徹其俎以出也

卒哭乃諱 七節

此諱名之禮也卒哭有含舊從新之令神靈遷廟夫甫之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一

卑

則感動孝子故諱以盡愛敬也不諱嫌名若昔與哲爾與禹之類不偏諱言微不稱在言在不稱微是也遺事節此不諱指庶人言孝子聞名心懼聞祖之諱則諱恐觸犯而動父心也君所節大夫士先祖之諱不得避於公朝尊君也在大夫之所者並大夫士與家臣也則國君祖父之諱不敢不避於私朝亦所以尊君也

按在君所並大夫士之諱亦謂私二句互文見意君所亦有公諱大夫之所亦無私諱玩註先君君字自見謂句以尊君尊祖兩平又附會嚴君爲父者非臨文謂文章如箕子爲武王陳洪範曰邦其昌此臨文不諱也舊云禮文者非

夫人之諱夫人本家先世也婦諱句正申明上二句蓋以婦諱不出門故也大功句帶言。

按凡婦人之諱如子諱母孫諱祖母之諱但私婦宮中不言耳舊說夫人之諱與婦諱作兩者非問禁訪問國中政教如何禁忌問俗先問風俗所常行也諱主人先君名恐得罪先問諱以門爲限此句重看問禁問俗伴言耳古人重諱如此。

#### 外事以剛日 四節

此卜筮之禮也外事如治兵巡狩朝聘盟會等內事如宗廟之祭及冠婚等在郊內外見順其出外爲陽順其在內爲陰以剛者借陽明之道以理外事以柔者借陰順之道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一

以理內事使智愚賢不肖俱不敢自用而聽命於神意

按日有五奇五偶甲丙戊庚壬五奇爲剛乙丁己辛癸五偶爲柔三才之理在天爲陰陽在地爲剛柔在人爲仁義仁者陽與剛之屬義者陰與柔之屬也聖人治天下外事以義勝主於決斷故用剛日內事以恩勝主於和婉故用柔日然亦有不盡拘者郊天在國外應用剛日而郊特牲云郊用辛社稷是郊內應用柔日而郊特牲云社日用甲蓋又以郊社尊不敢同內外之義

凡卜筮日此句作冒句之外二句大夫士之諱日因分而異以禮有煩簡也喪事二句大夫士之諱日因情而同以有欲有不欲也喪事如葬與二祥吉事如祭與冠昏是也

按註以句外爲大夫祭以句內爲士祭舉祭以例其餘耳一說外事內事兼諸禮言句內句外兼天子諸侯說不必依疏分大夫士祭禮把四句看成兩項每月各有三句喪事吉事方指其用日之事以見其句內句外不同之故也兩某字兼剛柔言先遠日者喪事出於不獲已恐其奪哀故先遠日是也先近日者只以私情願欲言則粗淺矣蓋此吉事原是王心惠迪故出而海宇歡呼者卽竭蹶致之猶恐其後安得遷延時日故卜先近日亦欲速成其事已耳

曰爲日節爲日二字作冒明而王法不足以一民心故爲神道之教以一之是卽教也看此一教分明有愚弄黔首之意假爾二句是命龜筮之詞致其尊卜筮二句是用龜筮之禮主於誠不過三者言卜不吉雖可再卜然必俟他日然後再舉相襲句卜筮相襲也串看者非

####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一

星

按卜筮者大事則卜筮並用皆先筮後卜若次事則惟卜不筮小事則無卜惟筮天子既爾諸侯亦然但春秋亂世皆先卜後筮魯四卜郊春秋譏之左傳獻公卜納驪姬不吉公曰筮之此相襲也洪範有龜從筮從或龜從筮逆是龜筮並用左傳晉卜納襄王得黃帝戰阪泉之兆又筮之遇大有之睽亦龜筮並用也

龜爲卜節首二句原卜筮所由設以龜甲鑽之而得兆者爲卜以蓍策揲之而得卦者爲筮龜則卜之體筮則蓍之



用一言其體。一言其用。互相備也。所以二段正先王神道設教以前民用處。二使字推原先王設教之心欲如此。故曰四語引古語以結斷。言人當用之以誠意。

按卜何由起龜上以象天下方象地具五行八卦之文。萃兩儀四方之氣此介物之至靈者。故用之小。而觀其折以視吉凶。筮禮何由起。著則上有青雲以覆之。下有神龜以守之。其生之淵。榮。視月之朔望。此植物之最靈者。故用之筮而觀其動以辨吉凶。卜筮之設如此。信時日謂卜筮而吉不敢改也。敬鬼神謂鬼神福善禍淫得卜筮之吉凶而即善去淫。畏法令謂法令貴善罰惡得卜筮之吉凶而為善去惡。較註說有實際。一說敬鬼神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一

畏法令皆就信時日上見。蓋卜筮時日以祭祀以行政也。勿三平看此亦有理。嫌疑以事物義理言。猶與以人心意見言。猶與一獸名。先事而疑者。猶也。後事而疑者。與也。兩有所嫌。而心疑不決。故其為之之意猶與。以卜筮決其可否。兩箇所以重看記者。又恐世人自尊信。故引古語以斷於筮而曰疑曰弗非。於卜而曰且曰必踐。皆互文也。

### 君車將駕

#### 六節

此僕御君之禮也。範馳驅鳴和鸞。人君所以乘車也。而謂開服習有僕為之贊相維持不惟可以保王躬而且可以養君心。故命駕選僕不減於任相選將以乘輿之禮重也。

群讀曰避  
騶與騶同

按此六節不重僕御車重始終有其節上。首節未駕之禮。次節已駕之禮。三節四節試車之禮。以上君未就車時事。五節六節君已就車時事。攘辟註言左右諸臣還却避車辟除行人使知辟君也。騶猶馳也。小疾貌。一說騶如字。從也。君行必騶從在前。此亦有理。車右周禮云。車右勇力之士充車右。周設司右之官。若王之五路。其王路金路者下大夫司右。其象路者上士司右。其革路木路者中大夫司右。亦以上下士為之皆屬車之右也。君過門閭必式。君式則臣當下。溝渠險阻亦須下扶持之也。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一

星

### 凡僕人之禮 二節

此僕交相御之禮也。御為六藝之一。貴賤皆有。故曰凡此節授綏受綏之禮。重受綏邊。若僕者降等士與大夫御犬大與卿御也。犬節雖有兩層意。只一時事則受則否。已舍下節意。拘與鉤同。

### 客車不入大門 二節

此乘車之禮也。不入大門。敬主也。不立乘婦人質弱。乘安車也。犬馬句帶言賓主相見。犬馬以宛庭實。效者但執綬酌而已。不牽上堂。若羔雁之贊則上堂。

故君子節君子。指國君言。式黃髮句。既以黃髮為言。則不論貴賤。老近於親以廣孝也。下卿位卿之朝在路門之外。

禮君出則過卿位而升車入則到卿位而下車敬大臣也  
不馳愛人也必式恐里中有賢人禮賢也

按卿者君之股肱民者君之百體賢者君之啓沃下之  
愛之式之見國君乘車之不苟處

### 君命召雖節

此尊君命之禮也君命二字要緊賤人是將命者如府史  
胥徒之類大夫士必自御之重不以人廢禮意一謂御讀  
如字雖召者賤使者當自御車者非御讀為送

### 介者不拜節

此記禮之變也介者所以服人拜者所以服於人服人者  
無所服於人故不拜兵法曰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一

果

容入國則民德廢國容入軍則民德弱兵軍不式介者不  
拜不以國入軍也變挫也戎容暨暨著甲而屈拜則挫損  
其戎威之容也一說不利屈伸者非變首挫

按鄢陵之戰卻至不拜楚使靖之役蹇叔之子不拜其  
父細柳之役周亞夫不拜其君可謂知此矣

### 祥車曠左九節

此皆乘車之禮也祥車葬時魂車也乘君之乘車者副車  
也王有五路自乘其一餘四路皆從行則臣乘之也以前  
未就車是門內事僕御婦人節遠嫌也御國君節以相向  
為敬也

國君不乘節國君二字重看自心之和正風俗之淳澆世

道之安危係焉不乘根心上來履繩蹈矩猶恐其入於奇  
邪而破觚鑿圓亦何禁夫淫巧先王之世作奇技奇器者  
刑淫巧蕩上心者禁車不中度不鬻皆所以養德也故不  
乘周官道右詔王之車儀則不廣欬口之儀不妄指手之  
儀立視二句目之儀顧不過轂句首之儀總承不乘奇車  
之心來車以樸素為正以淫巧為邪

按造車之法軫方象地蓋圓象天輪輻象日月蓋弓象  
星員中規方中矩立中懸衡中水玉路象德之美金路  
象義之仁象路象義之辨韋路象義之制木路象仁之  
質欲人君俯仰觀之則思合天地之德周旋視之則思  
合日月星辰之明出入不踰規矩權衡言動不離道德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一

果

仁義然後奇邪不萌於心中正可律於下若獵車之形  
今鈎車也衣車如繁而長漢桓帝禁臣下乘之皆奇車  
也曠按二字重看妖指二字不重立視句平不過遠視  
身儀也轡輪輻之度五嵩大約之辭式視句俯不過高  
顧不過句敬首儀也轂車輻所奏也

國中節亦根上不乘奇車來言君心一正不惟聲容等中  
度并緩急之容亦中度也策鞭也雪取竹之帶葉者義甚  
貼切謂為鞭末韋帶者非卹勿攝摩也兩字連看為句驅  
塵為句使車之塵不出軌也正發明入國不馳意伯魯以  
卹勿驅為句故塵不出軌此亦有理一說以策華卹為句  
勿如字讀勿驅為句與註不協

國君節首二句依法改正。上二句以崇先言。孝也。齊牛者祭先之牲。必歲時齊成朝之下二句以敬君言。忠也。

乘路馬二節言人臣習儀之節。必朝服如見君也。不敢使車右授綬。不敢同君也。大路馬可敬。况其君乎。先王制禮。國難於其易。人於其細。凡以止邪於未形而已。民無嚴君之心。則無貴。禮矣。齊前日齊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

陝西涇陽楊梧鳳閣 著

兄 楠龍棟 定

姪昌齡三開

紹齡七來

男延齡九如

孫 惺慧益較

曲禮下

凡奉者當心 五節

此五節時講逐節平叙執器之容。近說皆主人臣執主器上看。要以如不克一句為衆容之主。容皆心為之。有如不克之心。不特手足恭重。是如不克之身容。罄折垂委。是如不克之立容。即褻襲必辨。亦是如不克之服容。前天子國君大夫士皆主也。上平綏提皆執器如不克也。

凡奉者二節此節是因物而異高下之節。特言常禮以起下文。次節是公庭執器。因分而異高下之節。則不以當心當帶為拘矣。天子句更重。天子之尊無對。故執天子之器亦主一無二。上衡則高于心矣。執諸侯之器。則平正當心。大夫則下于心。綏下也。若士則提之當帶矣。蓋分有尊卑。執器又不可一律齊也。

按帶深衣之帶也。古人常服深衣。器字包得廣。衡是借字。平也。俱就心言。執天子器者。通公卿以下。執國君者。

通卿大夫以下。大夫有家臣。士則有屬吏。

凡執主器節。承上說來。然上平綏提之儀。雖異其心。總若不勝其任者焉。是以聘禮之執圭璧而無幣。享禮之執璧琮而有幣。其手容必恭。足容必重。正執輕如不克者也。

按凡字。通上天子諸侯大夫士言。如不勝。重慎之詞。論語孔子執圭如不勝。聘禮上介執玉如重。是也。操幣圭璧。正是執主器幣。束帛以附璧者。圭執以聘者。璧執以享者。主器多聘。享舉其重耳。圭璧器雖重而體則輕。蓋此心惟恐失墜。故右手執持。左手則協贊之。惟恐隕越。故不舉足。惟曳引其踵。如車輪之運于地。須要摹他敬謹之至。處舊尊陽等意。殊謬。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二

二

立則節。承上文如不克來。此立容是未與君對而獨立也。及至授受之際。賓主對立。又當倍致其敬意。

按立是方待事而立。如執圭璋以待聘。執璧琮以待享。是也。罄折垂佩。非兩意。罄折。僂折如罄之背。正狀他立容之敬處。以下文例之。故曰常。却與平時立容之常不同。下同。四句總是倍致其敬。大要重佩委上。授受者禮方行。則主以器授而臣受之。禮既畢。則臣以器授而主受之也。

執圭節。亦承上文如不克來。聘禮先聘而後享。行享禮時。於君用璧。於夫人用琮。璧以錦。琮以黼。所執之玉有藉也。以文爲敬。則開示其衣而爲褻。行聘禮時於君用圭。於夫

人用璋。圭璋特達。不加束帛。此所執之玉無藉也。以質爲敬。則掩而不開爲襲。此聘賓衣服之儀。與執玉相稱如此。

按執玉二字。作冒其制。則圭銳。璧員。半圭曰璋。半璧曰琮。享禮輕而璧琮爲玉之次者。故有藉。聘禮重而圭璋爲玉之重者。故無藉。然只重文質意。不必牽纏禮之輕重。玉之貴賤。上言衣必裼襲。聘賓如此。主君受玉亦然。若夫人用琮。則裼用璋。則襲。袍襍短衣也。裘葛之上。直其領而露者。裼衣也。裼衣外之正服。曲其領而掩閉者。襲衣也。一說藉謂以采繒包裹之。所謂繒也。玉有藉。則赤手併其纁執之。謂之裼。玉無藉。則以衣重掩其手。執之。謂之襲。有藉而又襲。則握不固。無藉而裼。則手澤汚之也。凡言裼者。袒露之稱。襲者。掩護之名。非但衣有裼襲。執器皆然。此說陳註曾駁之。宜知。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二

三

國君不名 二節

此正名之禮也。重在不侮臣妾。上國之卿老家之世臣。士之家相尊卑不同。而輔相則一。敬之而不名。所以示外之有所統也。內助之賢而舊者。如世婦。如姪娣。如長妾。雖其分不敵於小君。然其貴實隆於諸御。敬之而不名。所以示內之有所統也。如此。則受其敬者。莫不竭忠而盡心。親其敬者。莫不知畏而稟命。將緩急有所憑藉。而倚重矣。

按世婦。掌后宮之禮。上自王后。下至內外宗。皆其所教。有齒德者爲之。所謂女傅是也。

君大夫節重在不敬同君父上今日之余小子。卽他日之余一人也。故列國之君與天子之大夫其子皆不敢自稱余小子。今日之嗣子。卽他日繼體之嗣子也。故列國之大夫與士之子不敢自稱嗣子某。蓋稱余小子。便與天子之世子同名。稱嗣子某。便與諸侯之世子同名。不稱者。皆不敢與世子同名故也。

按末句只作解上文講。世子兼天子諸侯之世子言。名字乃世子稱呼。非本名也。蓋自稱曰余小子。曰嗣子某。便與之同名。若依註分爲兩項。則上四句不見下落。況世子所命之本名豈有可同之理。余小子。天子之子。來除喪之稱。嗣子某。諸侯之子。未除喪之稱。大旨非惟敬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

四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

君使士射

節

此古人重射之禮也。射者。男子之所有事。一藝而文武之道備焉。內志欲正。外體欲直。容止欲比於禮。節度欲比於樂。有揖遜之儀。有反求諸己之道。古人於日用之常有可。以開邪存誠者。無所不至。佩玉也。琴瑟也。射也。無故玉不去身。無故不徹琴瑟。射不能則辭。以疾則當時皆習於射。可知。後世以弧矢爲武夫之事。非也。

侍於君子

節

此不輕言之禮也。願是願同列。望是望君子。有從容詳審。察言觀色意。若子路率爾而對。則非矣。

按多人侍。君子指問一人。則一人直對。若問多人。則當先顧望坐中。勝已者。先對。漢文問上林尉。尉左右視。塞言不輕發。非但謙異而已。

君子行禮

二節

此不忘本之禮也。君子指卿大夫徙居者。說求猶務也。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況以道去君。君待之有禮。則舍故從新。仁人君子有所不忍也。如祭祀數者。皆謹修其典。法而審慎以行之。審行是斟酌得定。不可太戾乎新。亦不可遽失其舊。還重不忘舊上。謹修句。就是皆如其國之故。不可做兩層看。這正是不求變俗也。

按行禮所指者。廣獨舉此三者。喪祭從先祖。禮之尤大者。餘如冠昏之類。求字可玩。祀禮如禘祫燕嘗等。喪服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

五

如總功期斬等。哭位如戶外房中等。皆指其中微文末節。可變者言之。

去國三世。節是權義之輕重。屬舊君身上看。三世。祖至孫也。有列。是不棄其後也。有詔。是不絕其好也。說那舊君待臣之厚處。曰反告。則不變故國之俗可知。曰惟興從新。則不忍忘舊之心。益見若字。唯字。不可忽過。歸着在不求變俗上。

按有列。謂列立一人承其宗祀。若臧紇奔邾。立臧爲矣。有詔。謂已雖去國。而舊國之卿大夫家有吉凶事。則有使者出而告已。已告吉凶。則亦遣使入而告彼也。則惟

興從新者何。蓋方其未仕。惟守舊國之法。若興起而爲卿大夫。則有所隸矣。其可復爲未仕者之所爲乎。則從新亦君子之不得已也。若衛武公居殷用殷禮。康叔封於夏墟用夏政。此君位也。與臣子不同。

君子已孤 二節

此孤子之禮也。不更名。重不忍上。愛也不爲父作謚。重不敢上。敬也。

按暴貴謂非一等之位。若本爲士庶。今起爲諸侯者。忽爲造謚。似鄙薄父賤。不宜爲貴人父也。是欲尊其親而反卑之。非所以敬親也。然則周之追王太王王季何也。當周之興。王業基於太王王季文王。世世修德。至武王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

木

居喪未葬 節

此誦習言語之禮也。有喪祭之事。必有喪祭之禮。讀是書所以習是禮。使無失禮於親也。吉凶之事不相干。故喪凶事也不言樂。哀樂之情不可貳。故祭吉事也不言凶。公私之事不相雜。故公庭宜嚴肅也。不言婦女燕褻之事。

按喪禮如朝夕奠下室。朔望奠殯宮等。不失之過。亦不失於不及也。祭禮如虞卒哭。小祥大祥等。不失之曠。亦不失之怠也。復常謂大祥除服後。樂章樂書之篇章。不

讀恐樂崩也。此三者皆切於用。故至其時。須預習。又須講求。居喪不言樂。後世猶有如衛孫文子者。內言不出。外言不入。欲母相質也。况公庭可言婦女乎。後世猶有如陳靈公者。

振書端書 節

此敬職事之禮也。兩君前字重。有誅警不敬職業者。所以敬君也。矢有本末。龜有背面。

按此皆小過而罰之。疑若已甚。然以羣臣之衆。而奉一人之尊。不可不謹也。抑亦以防其漸歟。

龜筮几杖 三節

此敬公門之禮也。三公門重。看。不入。總敬君意。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

木

○公事不私議

此謀國謹微之禮也。國家有大政。人君當與公卿大夫士公議於朝。堂庶人心一而國是定。若只與家臣謀。是謂私議。私議起而公是掩。且擅權之漸。不可開也。故秉禮者謹之。

按公私俱兼。地與人看事。關天下之大。臣民之衆。此公事也。謀於私室。謀於近俸。皆私議也。季孫使冉有訪田賦於仲尼。仲尼不對。頗得此意。

君子將營公室 二節

此營造之禮也。君子通指有位者。家造專指大夫。蓋大夫有家者也。凡營造之物力。先者常豐。後者常儉。豐者奉神。



有竭力致孝鬼神意。蓄者自奉。有勤儉意。

按廐庫註云。廐以養馬。庫以藏物。一說不止養馬。凡牛羊犧牲在內。庫以藏兵指物之重者言。細想兵事粘繫一著。祭器總言。一說犧牲賦於民。故曰犧賦。此但謂盛犧牲之器。若五與盆簠等類。皆祭器中事。但比樽彝等物為輕且易耳。祭器有輕重難易。敬先當先其重且難者。祭器是也。次及其輕且易者。犧牲是也。一說犧賦兩解。皆謂器也。犧器如五與盆簠之屬。賦兵賦也。其器如弓矢戈劍之屬。與註未協。

### 無田祿者 節

此敬先之禮也。田祿指大夫士之圭田言。王制無田則祿。禮記說義書言。卷之二。故不設祭器而祭服可知。有田則祭。故先為祭服。而祭器可知。所以終祀先之敬也。粥祭器三者皆所以慢親。至斬丘木。又濟已私矣。孝子所不忍為。故君子戒之。

按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故禮運以祭器不假為非禮。有田祿者必具祭服。故王制以祭器不假為禮。

### 大夫士去國 節

此言去國之禮也。承上不粥祭器而言。祭器君祿所在。祭器踰竟則竊祿以辱先不可也。大夫二句言必寓之同等。令其可用。一直看下。正不辱先意。一說寓祭器比不踰竟進一步。踰竟固類於辱先。而寓之非同等。則寓之反以棄之矣。蓋大夫寓於士。則喪先士寓於大夫。則援上惟同等。

可用。則不敢置之無用。而喪神明之謂如是。而潔身之義。敬祖之誠。兩得之矣。

### 大夫士去國 節

此言去國之禮也。大夫士三諫不從。出在竟上。大夫則待放三年。聽於君命。君子環則還。子決則去。若士則不待放。臨去皆行此禮也。大旨去父母之邦。有桑梓之戀。此去國之可悲者。非特已以喪禮自處。人亦以喪禮弔之。復服。註云。吉服。一云。服其常服之事。以上諸事皆非常服之事。亦通不如註。

按古之以凶禮自處者三。而喪事不與焉。凶災以喪禮處之。戰勝以喪禮處之。去國以喪禮處之。重天災也。重禮記說義書言。卷之二。九。

用兵也。重去本也。中間不說人以無罪。尤為忠厚之至。孔子以微罪行是也。樂毅亦曰。忠臣去國。不潔其名。猶一有古意焉。後世若南山種豆之詩。與臣罪當誅。天王聖明之意。相去遠矣。此君臣之好。所以鮮克有終也。

### 大夫士見 三節

此拜客之禮也。首節大夫士出聘他國。不敢當慰勞之禮。故以拜為敬。次節是大夫士初至聘國。不敢抗賓主之禮。故以不拜為敬。蓋君雖為主。人由吾君推之。有君道焉。吾雖為賓。由吾分推之。有臣道焉。故為此禮以存君臣之義。三節聘享既畢。而行私覲之禮。則本國之大夫士與來聘之大夫士。貴賤非所論。但以相先為敬。如主人敬客。則先

拜客。雖以主之大夫而拜客之士。可也。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雖以客之大夫而拜主人之士。亦可也。如此交致其敬者。蓋大夫視士。分雖貴。然對君而言。則均為臣微也。士視大夫。分雖賤。然以國而言。則惟論賓主。而無分於貴賤也。同國則否。

凡非弔喪 節

此記禮之變例也。賓主以答拜為敬。惟弔喪與見聘國之君。既疑於為君。而又不答拜。故特舉之。蓋弔喪為助喪役而來。非行賓主之禮。大夫士見聘國之君。以已雖為賓。猶不敢與主君抗禮。故不答拜。此是變例。二者之外。則無不答拜者。舊說。士見本國之君。君不答拜。則與下節君於士禮記說義纂言卷之二 十

不答拜也。意同矣。

大夫見於國君 節

此初見之禮也。大夫士初相見。國君拜辱者。示不敢臣也。大夫拜辱者。示樂得賢也。主人拜辱者。謂尊卑相等。示不敢當先施也。此皆重始之意。此後朝見常有常禮矣。

君於士不答 二節

此記答拜之禮也。此節只兩段意。不是三平。君於士句。是主非臣。則答。正是承上文而足其意。下二句避國君之體也。賤字上用一雖字。包貴在內。男女飾不以行禮為嫌也。故記明言之。

國君春田 節

此春田之禮也。春田冠下看。獨言春者。人君好生之心。上感天時。尤諄切也。國君句。重看。要知不掩不取。皆是體君之仁心。以為心。

國君指諸侯言。春田田獵之始。後還有夏秋冬三時。此時闢澤。則取物太盡。所畱幾何。况春時生氣未盛。生機易窮。不闢澤。正體天地長養之氣。有畱前待後意。夫以國君位之尊。用之廣。猶不盡取。則大夫士獨無好生之心乎。

按春田即是蒐。田春何以曰蒐。司馬仲春教振旅。遂以蒐。其時鳥獸字乳。則但蒐取其不字者。若闢澤掩羣。則有孕者在其中。獸子鳥卵。方向生育。故禮皆有禁。天子四時皆得闢。但不合耳。若諸侯惟春田不闢。夏秋冬皆得闢。亦不合耳。禮記說義纂言卷之二 十

又云。王制。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者何。蓋諸侯在闢。則南面以全君道。與天子同來朝。則北面以全臣道。與天子異。王制諸侯會王田獵之禮。曲禮則諸侯在國田獵之禮。

歲凶年穀不登 二節

此恤災之禮也。君大夫士各舉一邊而言。君非不能玉食。大夫士非無田祿。然仁者當以天下為一身。故必貶損以憂民。如此。然必有九年之蓄。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後世減膳徹樂。往往有之。然徒文具焉。已爾。如禮何。

按歲凶如水旱災害不登根歲凶來祭肺周時所重  
食殺牲則祭先有虞氏以首夏后氏以心殷人以肝周  
人以肺是也君須自貶損故先言膳後言祭馳道如今  
之御路不除草萊恐妨民蔬食也不食粱士食黍稷者  
也公食大夫禮設正饌後乃設稻粱所謂加也士但飲  
不作樂

君無故節上以恤災言此明無災者也玉樂琴瑟皆養心  
之具故必存故而後去徹也然必分言之玉以比德爲上  
故言君懸樂次之故言大夫琴瑟又次之故言士尊者舉  
其貴卑者舉其賤亦互見也

按故字亦災變喪疾之類玉如右徵角左宮羽是縣是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

縣於箛簾者如鐘磬等琴瑟日用所常御者不去不徹  
非以禮樂斯須不可去身乎

士有獻於國君 二節

此敬君之禮也尊者之賜卑者不敢問問則失於不恭卑  
者之獻尊者不可不問不問則恐其取之不義大夫私行  
必請請於君也人臣之義無外交大夫非公事不越境杜  
朋黨之原爲懷二心也故私行出疆必請反必獻必  
告君勞之以下兼大夫士正獻與告時兩拜字皆致敬也  
按他日君問謂士有貢獻恐君答已當日自致於外而  
不敢見待別日乃見君君得問之也大夫士私行出疆  
或是新來大夫姻婭猶在本國故往來耳言獻則告可

知言告則獻與不獻皆互相備也一說大夫有德則  
能招人餉遺故反必有獻士德劣故反不必有獻者非  
又一說士之無獻謂不敢以卑賤尊夫上節言士有獻  
卽獻之證也又非

國君去其國 節

此言處變之禮也去其國止之五字冠下大夫士兩項諸  
侯迫於強暴而去國則臣民止之大夫士則家臣屬吏親  
友止之皆懇懇慘怛下爲上慰留之意止而不能則聽某  
去然此特私情耳若以禮論之則守死勿去乃人臣之公  
義也經權之說不可插入

按國君去國如太王去邠之類大夫士去國如孔孟於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

鄉魯之類細玩亦有可去之理在內若委任在已臨大  
節而不可奪方是人臣正禮當其事者勿以爲禮之所  
許而求苟免可也君命曰制

又云微子去紂者何蓋其時天命已去人心已絕君十  
分不能委任臣子圖存宗祀此屬義舉自當別論又如  
莊公薨子般弑慶父主兵勢傾公室季友力不能支去  
魯奔齊以俟時此勢處危疑情亦可原然三仁一斷爲  
微箕分疏居多至論及季友君子終不滿焉論世者可  
以決矣

○君天下曰天子 三節

此天子正名之禮也天不忍使天下之明而事權幽而紀

事之無其主也。於是生一人以爲天下君。臣民通稱之曰天子。蓋天以民物之責總之君。必以繼天之事任諸已猶子事父。而後爲克肖也。爲天之子而君天下。則當代天工主治矣。故朝諸侯等其自稱曰予一人。蓋統一任專。實無他諉。且示謙讓。若孤寡不穀之意焉。爲天之子而君天下。則當主畿內之祭矣。故踐阼事宗廟。祝詞曰孝王某。見追養繼孝。衍宗祀於無窮也。踐阼事郊社。祝詞曰嗣王某。見繼體守成。承爲天地神祇之主也。爲天之子而君天下。則當主畿外之祭矣。故巡狩而望秩於野外也。祝詞曰天王某甫。王而係之以天表其位尊也。而又加以甫表其德之美也。朝祭皆君天下內事。

禮記說義書

卷之二

南

按君天下節。上是通稱之尊。下是自稱之專。正惟稱之尊也。而恐尊者之無常。則必還計其克子。而一人之責愈不得以自諉。一有旁落倒持。君天下之謂何。時說把天子對予一人者。非君天下三字虛。當另起。不可與朝諸侯四事對。此四者皆君天下事。卽朝諸侯亦不與下三事對。此三事皆朝諸侯事。朝諸侯如當宁當依是分職。如建立六太五官是。授政以委任言。如天官使掌邦治。地官使掌邦教。是任功以考績言。如三載而考幽明。歲終而審計。要是臨祭祀臨鄉廟之祭祀也。宗廟爲內事。郊社爲外事。臨諸侯以巡狩。經遠言。田間道也。祭于畛。卽謂之畛。猶祭于郊。謂之郊也。一說。畛。獲也。以祭

接鬼神。若畛域之相接也。亦通鬼神。卽昔之百辟卿士。有字宜玩顯其爲侯國非常之舉也。以侯國神稍卑。不親往。故不稱名。祝詞稱字。某甫總是字。若謂某是字。而又加以丈夫之美稱。則兩字爲兩義矣。非。

崩曰天王崩 二節

此天子死後之禮也。

按凡復必稱名。惟王稱曰天子復。臣不名君也。葬後卒哭。竟立主於廟。曰帝者。卽文帝武帝之類。同於天神也。周王無稱帝者。此或夏殷之禮歟。天子卽位三年。除喪而後稱王。其在三年內。則自稱曰予也。不忍忘先王之意。

禮記說義書

卷之二

北

天子有后 節

此天子治內之禮也。夫婦人倫之本。宮闈王化之基。故立六宮以治之。有后。后之爲言君也。明此則內寵不並后。而內儀天下之本立。又后之爲言後也。明此則陰不先陽。而天地之分定。降而世婦等。天子不苟於色。有德則充之。昏禮。天子立六宮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彰婦順。正謂此也。按夫之言扶也。以德扶助于王。婦之言服也。以其貴。故加世。非春官之世婦也。續者婦人之美稱。言可賓敬也。妻齊體也。妾接見而已。昏義曰。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此曰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妾。有妻。昏義言后室之治。故並

天子后言之。而備六宮之數。姜不與焉。曲禮言后宮之位。故止言天子。而備六宮之名。則雖后之尊。亦曰有后而妾之賤。亦與焉。

○天子建天官 九節

此天子治外設官分職之禮也。

天子建天官四節。大旨見天子公天下而不私意。天子以政柄付之天官矣。而又先六太。建五官五衆。是以政權公之朝廷而不私也。以貨物貯之六府矣。而卽以六府所藏者。付之六工。制器以前民用。是以利權公之天下而不私也。

天子建天官二節。天子之職莫大於法天。故首天官以率

禮記正義纂訂卷之二

太

天道其權至重。其職至煩。然天官只一人。不能獨理。故先設六太以佐之。曰太宰。太史。太祝。太士。太卜。分而司之。各典司六典。而天官實總其成。則欽若之道得矣。天官既建。而地與四時不可以無官。於是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分而蒞之。典司五衆。如天官之於六太。有分職。考績二意。而五官之職舉矣。夫有六太以效變理。則大臣無細事之勞。有五官以統責成。則小臣無紛更之弊。此先王經制之善處。

按天子設六卿六卿有屬臣。天官與五官爲六卿。五衆並六太爲六卿屬官。天官爲冢宰。此廟制也。以其總百官。故曰冢。太宰以下。皆其屬也。六太比他職更重。故先

設之。列職於王。故總曰太。上典字主也。下典字法也。如太宰亮天工。太宗祀鬼神。太史掌天文。太祝奉宗廟。掌六祝。六祈。六號之辭。太士察祲祥。太卜辨吉凶。掌三兆三易之法。是也。五衆者。五官之中。自大夫以下。以至府史胥徒。皆是典司五衆者。如司徒司邦教之衆。司馬司邦政之衆。司空司邦土之衆。司士司邦禮之衆。司寇司邦禁之衆。是也。

又云設官之制。各以代異。殷家以太宰爲天官。太宗曰宗伯。宗伯曰春官。殷家六卿。太宰司徒司馬司空司寇司士。是也。太宰一卿。法天時。司徒以下五卿。法地事。天言六典。地言五衆。互言也。六府周皆屬司徒。六工周皆

禮記正義纂訂卷之二

七

屬司空。

天子之六府二節。此節聚之於人。則曰六府。分之所治。則曰六職。典司各隨其所職而藏之。造之於人。則曰六工。見之於用。則曰六材。典制者各隨其所長而精之。夫典六職以備儲蓄。則六府之藏裕。典六工以制器用。則六工之業修。此亦經制之善。

按謂司土等爲府。各非官名。者。拘直作官名。庶上下文大協。如司土典農人之稅。司木典虞人之稅。司水典澤人之稅。司草典圉人之稅。司器典工人之稅。司貨典商人之稅。是也。土工六句。亦官名。非物名。如土工以土埴埴。金工以金鎔鑄。石工以石刮磨。木工以木採斲。獸工

以皮攻治草工以色繪畫是也。六府收稅以厚生。六工制器以利用。總爲司徒與司空之屬亦國計之大。故詳之。

### ○五官致貢

#### 節

此人臣質成富尊王之禮。官既備矣。功罪不進於上。則下之情不通。黜陟不行於下。則上之權不立。歲終五官各致其功。而獻於王。其名曰享。蓋取秉躬率屬。精白乃心之義。按六卿皆天子所建。而質成獨五官者。天官統治。太宰統百官。不在致貢之中。太宗以下。司士之事。六府司徒之屬。六工司空之屬。又羣貢。皆其貢。故獨五官也。一說以公侯伯子男爲五官。以朝覲土物爲致貢。以下獻上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

爲享者非。

### 五官之長

#### 二節

五官之長二節。王者於五官之中。擇其功德懋著者二人。加以一命。兼三公而爲方伯。是爲五官之長。即分天下左右之伯也。兼攝於內。其權勢近君。故致其尊動之稱。又於每州之中。擇諸侯之賢。加以一命。使主一州內之列國。是爲九州之長也。分統於外。其事體近民。故致其親厚之稱。按曰伯是其位。號職方是其責任。春秋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是也。天子之吏。擯者之詞。春秋傳曰。王命委之三吏。謂三公也。此伯與天子同姓者。天子稱爲伯父。若異姓者。稱爲伯舅。親之也。

### ○天子當依而立 四節

此明朝覲遇會聘問誓盟之禮也。首節天子待諸侯之禮。次節諸侯自相與之禮。會遇聘駁其常誓盟駁其變皆行禮之名。可講意。不須講實事。

天子當依節。天子之於諸侯也。相臨以分。而相通以情。觀朝之禮。行焉。秋主嚴肅。天地之義氣也。先王順天之道。而以義制諸侯。故天子當依南面而立。諸侯向依北面而見。其摯與享皆受於廟。所以正君臣之分也。其名曰覲。春主發生。天地之仁氣也。先王順天之道。而以仁體諸侯。故天子當寧南向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而見受摯於朝。受享於廟。所以洽上下之情也。其名曰朝。此天子待諸侯之禮。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

禮

尤

按依。取示威斧斷之義。設在門屏之間。守者。竚立以待諸侯之至。設在路門之外。正門謂之應門。天子外屏在路門外。而近應門。秋覲春朝者。何。周禮秋覲諸侯以比鄰國之功。有高下黜陟之等。是奉行天道之嚴肅者在。此覲。故相見時。先有一段嚴肅的意氣。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功。有商確可否之情。是奉行天道生有之令者。在此朝。故相見時。先有一段溫和的意氣。問秋覲受摯受享。皆在廟。春朝受摯於朝。受享於廟者。何。覲之摯。如公桓圭。侯信圭。伯躬圭。子穀璧。男蒲璧。是覲畢而享。皆廟受之。陰殺之時。其氣質斂。故並於一處受之。朝之摯。

亦圭璧也。受朝畢。然後入廟受享。陽生之時。其氣舒散。故分於兩處受之也。問覲禮北面。朝禮分東西者。何。覲以獻功。則南面而聽治。北面而致之。故受於內。而一其向。朝以行禮。則異等秩。辨儀物。盛朝會以示衆庶。故君於外面立。臣分班而見也。問諸公東面。諸侯西面者。何。天地之位。東左而西右。地道尊右。公尊而位右。故東面。侯卑而位左。故西面。然覲時未必不自相向。而朝時未必不面君。互相備也。問朝宗覲遇者。何。朝猶朝也。欲其來見之早也。宗者尊也。欲其尊王也。覲之言勤也。欲其勤王事也。遇猶偶也。欲不期而至也。通言之曰。朝夏宗依春言。朝則宗在其中。冬遇依秋言。覲則遇在其中。覲禮記說義纂言卷之二

禮今存朝宗遇禮今亡

諸侯未及期二節。此平時以禮相與。杜爭亂之端也。約信一節。此變時以禮相命。同竭匡國之忠也。諸侯彼此有聘問之禮。然亦有未及期而相見者。曰遇。遇則友邦未集。但近者爲主。遠者爲賓。其禮簡。取造次偶遇之義。亦有及期相見於卻地者。曰會。會則友邦咸集。燕酬有節。其禮隆。取聚會修好之意。然上句不言卻地。下句不言及期。互發也。諸侯使大夫節大聘。上大夫往。小聘。下大夫往。如私覲。致饗餼。還圭璋是也。曰聘。取和好有常之義。周制上大夫即卿也。約信節懼其不信也。於是約信之禮。曰誓者。以其不能自和好。用言語共相約束也。又懼其無徵也。於是

束牲載書之禮。誓以言爲主。盟以神爲主。曰盟者。言渝則神殛之也。

按約信。如大約書鼎彝。小約書丹圖之類。盟牲據韓詩。天子諸侯以牛豕。大夫以犬。庶人以雞。是也。聘禮今存。遇會誓盟禮皆亡。

諸侯見天子 四節

此諸侯正名之禮也。首節諸侯見天子。擯者之告辭。稱臣。稱國。稱爵。稱名。恪守侯度也。如云臣齊侯小白。臣晉侯重耳之類。臨祭祀節內事以宗廟言。外事以社稷言。曰孝子某侯某。取追養繼孝之義。曰曾孫某侯某。取繼體守成之義。稱孝不殺於天子者。孝親之心。自天子達於庶人。一也。禮記說義纂言卷之二

○天子穆穆 節

此正容之禮也。主朝會時說。首句另講。是天子臨馭之容。下數句皆見君之容。雖隨分異敬。要本德之所養來。天子有致中致和之養。不顯惟德。故容和敬而幽深。諸侯有亮采宣猷之養。以藩王室。故容壯盛而顯明。太未有濇明日



宜之猷以法相守。故容修飾而齊一。士有循道守禮之養。威儀不忒。故容翔舉而舒揚。庶人朴茂率真而已。豈得端行步武以爲容哉。

按註幽深和敬中看。言和敬幽深也。謂兩平對者非。壯盛等各有兩意。僅僅只一意。庶人何與朝會。蓋服使於上也。

### 天子之妃曰后 四節

此后天人正名之禮也。妃與配同。王后以下。通有配義。故以妃言。后之言後大之言扶。孺之言屬。屬於夫不專制也。婦之言服。妻之言齊。公侯節諸侯有夫人矣。諸侯一娶九女。以廣嗣續。故夫人之外。又有世婦。有妻有妾。不敢與夫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

人並所以正名分。杜亂源也。夫人因助祭。或獻繭得見天子。自稱曰老婦。猶老臣之類。註分稱老所以任事。稱婦所以事人。不如渾解爲妙。

### 子於父母則 二節

此言正名之禮也。子於父母二句。蓋子之名。父母所命。於父母之前。自稱其名。有一出口不忘父母意。

列國之大夫節。此言諸國之臣。擯詞與自稱不同。曰某士。如晉侯起聘於周。擯者曰晉士起。是某士之證。如閔三年。齊高子來盟。高僎是子之證。餘大夫在本國。及出使他國。

自稱不同。總從其謙意。

### 天子不言出 一節

此書法之禮也。此一節蓋前儒說春秋之辭。而記者錄之。春秋一書雖賞罰並行。然主於罰惡以懲人心。故其書貶而非者多。褒而是者少。此見春秋至公。全在有非上。天子無外。故不言出。諸侯貴。故不生名。然亦有言出生名者。此天子諸侯德不足而位號存。必有大惡。萬世之公非非一人所可私。故君子不黨而諱之也。是故義莫大於保國。仁莫大於親親。失地滅同姓。則不義不仁。所謂惡也。皆生名之書法如此。凡以不親惡故也。言諸侯而天子可知矣。

按君子以作史書立筆之人解。親黨比也。春秋書天王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  
出居於鄭。讓之也。書蔡侯獻舞。歸失地也。書衛侯燬滅邢。滅同姓也。天子二句。春秋書法。君子句。正書法之意。末二句。則不親惡之證也。註中呂氏之意。謂天子諸侯皆有德有位。不親爲不善。雖欲外之賤之。而不可得也。有垂戒之意。於文甚順。於義亦長。

### ○爲人臣之禮 節

此臣子之禮之異也。大旨臣子處君父之過。關社稷存亡。家道興廢者。要得他委曲周旋之至情。此不獨臣子之心。正臣子之禮。

君有過。固當諫。然諫祇以翹君過。而成己名。較之不諫者尤爲非禮。必委曲諷諭。嚮通潛消。使君不識不知。自復

於無過。此全是術中得來。老泉曰。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此諫法也。不顯諫而三不聽。非君之不聽。乃臣激之也。激則善導不入。君錮終不可開。逃之。不欲爲苟舍也。子之事親。卽三諫而不聽。非親之不聽。乃至情未動。有號泣而隨之。已耳。此君與父諫過不同者。以主恩主義。分不同也。禮也。

按人臣有犯無隱。然欲以忠行愛。先要以愛行忠。卽逃亦徐徐俟悔悟意。與亡而疾者不同。至號泣而隨。原有至情感動意。蓋無解於心。必至見聽而後已。

君有疾

節

此謹疾之禮也。必先嘗。防不虞之害。必三世求用物之精。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

言

此君與父侍藥則同者。以愛君愛親。心則同也。亦禮也。

按君於平居無事時。膳夫必品嘗。太子必親視。况有疾可不謹乎。至醫三世。則治人多。用物熟。功已試而無疑。然後服之。經所言亦道其常而已。若夫非傳業而自得於心者。未及三世。固所取也。

○僂人必於其倫

此論人之禮也。千古聖賢行事。未必盡同。而推見隱微。其揆則一。僂人者。必須我僂他是一倫。他兩邊心上。嚙嚙即嚙來。果有些契合處。方是真比僂。要在倫中。別出他不倫來。方得必字旨意。

按僂人全在以貴比賤。纔得其倫。蓋必合不同者。並僂。

則他時勢道德。方各僂比得明白。孟子稱禹稷顏子。魯地皆然。曾子子思。易地皆然。僂得其倫也。或問曾西與管仲孰賢。是僂之不得其倫也。

問天子之年

五節

此問年對年之禮也。問天子諸侯之年。問其臣也。故對之詞。謹大夫士庶之子。問其父兄也。故對之詞。謙然亦各自不同。從宗廟社稷之事。德也。御才也。典謂士人之事。負薪力役之事。此重輕尊卑逸勞之別。

按問天子之年。謂幼小新立。不知王年大小。或遠方異域人來問在朝之臣。答法如此。天子至尊。既不敢言年齒。又不敢言才能。但以衣服長短以答。長則知春秋之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

重

鼎盛短則知年齡之幼冲。曰聞之者。謹退不敢質言之詞。曰若干者。取類未定之詞。問國君之年。國君幼小新立。他人問其臣。國保宗廟社稷。故以所保答。從事猶治事也。宗廟有祔禘烝嘗之事。社稷有春祈秋報之事。能則知其長。未能則知其幼。禮莫重於祭。故也。天子諸侯繼世。其年不定。故問其年。大夫五十乃爵。士四十始仕。其年既定。故不問大夫士之年。而問其子。御車典謁負薪。皆是因其分之所能事。以爲言也。御前註以御車。甚合。謂主事者非謁請也。典主也。謂能擯贊出入以事請告也。士賤無臣。但以子自典告也。年十五以上爲長。十四以下爲幼。凡問皆是少者。卽長亦是稍長。若長則人

皆知之。又何必問玩一始字。四能字可見。

又云少儀問國君之子。長則曰能從社稷之事。幼則曰能御。未能御此章以能御未能御爲大夫之子。長幼蓋射御之事。無貴賤之異也。少儀問大夫之子。長則曰能從樂人之事。幼則曰能正於樂人。未能正於樂人。此章言御不言樂者。樂御射舞皆在所學。少儀以國君之子言御。故於大夫之子言樂。文互見也。少儀問士之長幼。長曰能耕。幼曰能負薪。未能負薪。謂士祿薄。予以農事爲業。與此不同者。蓋士有有田無田之異。此言有田者。故云典調。

問國君之富 四節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二

第

此問富對富之禮也。此亦他人自相問答。不問天子者。率土之物。莫非王有。天下共見。不須問也。玩國君之對。則知受之天子。傳之先君。其富非聚斂者比。玩大夫之對。則知功德懋著。當賜田祿。以供祭祀。玩士之對。則知上士三命。得賜車馬。副車隨命。玩庶人之對。則知畜牧之勤。生息煩多。其富總非妄取者比。

按土地廣狹有一定之數。數地則知賦稅所入之多寡矣。山澤載在版籍。有方物之供。數山澤所出。則知貨物所生之多寡矣。土地山澤所出。原兩平說。近云山澤所出。所以釋上數地以對也。非大夫言有宰。則知有采地矣。言食力。則知有賦稅矣。言器服不假。則知有田祿矣。

言車數則其祿之所入亦浸厚矣。庶人受田百畝。貧富均矣。惟畜養之多寡。則係人之勤惰。凡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櫛。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裘。以畜數對。則其畜之獲利亦甚充斥矣。

天子祭天地 一節

此汎論祭祀之禮也。天地功在生成。四方迎氣有神。山川載物生財。五祀制度所出。祖宗吾身所出。其每歲必祭者。報功也。其祭以漸而殺者。明分也。

按祭天地。如冬至祭天。夏至祭地是也。祭四方。各因其氣。至而祭之。如春祀太皞。勾芒於東郊。夏祀炎帝。祝融於南郊。秋祀少皞。蓐收於西郊。冬祀顓頊。玄冥於北郊。是也。祭山川。如岱衡華嶽。嵩山也。江淮河漢。川也。春夏祭山川於東南。秋冬祭山川於西北。是也。祭五祀。各因其氣。旺而祭之。如春祭戶。夏祭竈。季夏祭中霤。秋祭門。冬祭行。是也。方祀者。諸侯有國。國各有方。祭在當方。不得祭五官之神。詩云。來方禋祀。是也。祭山川。諸侯在其地。則祭之。無則不祭。歲徧。取不疎不數之義。通天子諸侯大夫說。精義以享謂之禋。

凡祭有其廢之 節

此凡祭之禮也。凡祭二字作冒。舉廢以大義言。首二其字。指前人說。二莫敢指後人說。要看得圓活。非其其字。指生祭之人說。如魯立武宮。立煬宮。舉其廢也。躋僖公。廢其舉。

也。季氏旅泰山，僭也。祀爰居，諂也。皆淫祀也。昔楚昭王不祀河，甯武子不祀相，皆能變易舊俗，以趨於正。知此禮案。

### 天子以犧牛 節

此祭牲之禮也。指祭宗廟言。有因分異牲意。

按色純曰犧。天子用犧牛。有精潔之德。與純一之牲俱。獻意諸侯對卿大夫亦得云犧。若對天子。則稱肥鴈。大夫牲體完全。亦有犧牲之稱。大夫士。天子之大夫士也。若諸侯大夫。即用少牢。士則用特牲。大夫言索者。以無養獸之官。必索後得之士。以羊豕者。或羊或豕也。楚語觀射父云。大夫牛羊。必在滌三月。小者犬豕。不過十日。此大夫索牛。士羊豕。既不在滌三月。當十日以上。但不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二

完

知其日數耳。

### 支子不祭 節

此重嫡之禮也。不祭。兼兩意。繼別者為大宗。繼禰者為小宗。祖禰廟在宗子之家。惟宗子得祭。而支子不得祭。代禰必告。正支子不祭之意。重宗所以尊祖也。

按嫡子承宗。故曰宗子。餘俱為旁支。故曰支子。不尊在嫡庶上辨。所謂支子不祭。唯使宗子立廟主之而已。支子雖不祭。至於齋戒致其誠意。與主祭者不異。可與則以身執事。不可與則以物助。但不別立廟為位行事而已。然亦殺禮不旅。不嘏。不厭祭。不配。不歸肉。是也。後世如立宗子。當依此禮。若不立宗子。徒欲廢祭。適足長情。

慢之志。不若祭之為愈也。

又云。程子此言。為兄弟異居而相近者。爾若相去遠者。則但不立主。每祭設位。以紙標記。祭畢焚之。似亦得禮之變。

### 凡祭宗廟 二十一節

此祭物美稱之禮也。凡字兼天子諸侯大夫在內。總是祝詞。宗廟之禮。內則盡志。外則盡物。必取物之美者。以薦所。謂外盡物也。全根內盡志來。若內志不盡。而徒以美名。豈孝子享親之心。牛曰元。見犧牲之特尊。曰大。見徽號之獨重。蓋由平日卜之龜。養之滌。君之巡。官之朝。皆極敬。而今日臨祭。隆美於祝詞。如此。此下承曰。等禽獸以肥。為美。魚腊以得宜。為美。水酒以清潔。為美。黍稷稻粱以馨。香。明潔。為美。韭鹽以豐厚。為美。玉以無瑕。為美。幣以中制。為美。故祝詞各致其美。稱如此。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二

完

按牛豕至鮮。魚十一物。即周禮所謂牲號也。水玄酒也。酒醴酒也。黍稷。即今糯米也。粱。穀之強者。有黃白二種。鹹醢二字。平看大鹹曰醢。以上八物。即周禮所謂醢醢也。量幣幣二丈四尺。為廣狹之度。一丈八尺。為長短之度。以上二物。即周禮所謂幣號也。水曰二句。用地產以報氣。黍曰四句。用地產以報氣。此又各異。

### 天子死曰崩 三節

此泛言喪祭正名之禮也。

按大夫有德有位。死則事已終矣。士方有祿而不終。故曰不祿。庶人無德無名。與身俱盡。故曰死。死於寇難曰兵。有兵死而可褒者。如童子汪錡。能執干戈以衛社稷。此勇於死難者也。有兵死而可貶者。如家人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戰陣無勇者也。王大也。皇美也。註謂以君之尊稱之。近於教僭矣。考成也。言德行之成也。妣之言嬈。嬈於考也。碑之言法。妻所法式也。爲之宗廟。以鬼享之。更設稱號。尊神異於尊人也。

### 天子視不上 二節

此端視之禮也。自天子以至士。分有尊卑。故下之視上。以漸而高。總是敬慎意。下節明必慎之故也。視天子。視國君。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二 二 指臣民言。視大夫則其臣。士則其屬吏耳。主朝祭時言。一說在人臣奏對時言。天子至尊。臣視之當在裕之下。帶之上。視國君得視面之下。裕之上。視大夫得平視其面。視士得及左右五步之間。雖殺於大夫。然終不得上面。下帶也。故下文詳言之。不上面。防氣驕也。不下帶。懼神奪也。不傾視。以閑邪存誠也。此三者君子之所慎也。

### 君命大夫與士肄 節

此肄命之禮也。要知四者有惰。竄不振。弊端百出。光景。君心有張相掃更之意。故須大夫士熟思因革。同心共濟。所以爲豫也。君出令。臣承命。下四句一直看。下不用過文。一說下四句進一步。見肄之專者亦通。

按君命在官。預緝版圖文書。以待稽考。君命在府。預儲寶藏貨賄。以待匪頒。君命在庫。預治車馬甲兵。以待徵會。君命在朝。預畫謀謨政要。以待設施。此肄之實際。

### 朝言不及犬馬 二節

此言動謹微之禮也。首節朝言字重看。朝言宜肅。不及犬馬。戒慢君也。次節要看輟字。正朝畢也。輟當止字看。人臣視朝。然能勉強於正朝之時。而多輕忽於輟朝之際。不爲左右之顧。則始終一於敬矣。

按輟朝而顧。心不在君也。有異心存焉。爾非所治者。皆異事。非所謀者。皆異慮。異事異慮在心。不覺愆儀之形。諸外。故君子謂之固。而深戒之。固謂鄙野不達于禮也。

###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二 二

### 在朝言禮 節

此見爲國以禮也。在朝句作冒。重看。下問對皆就已說。正所謂言禮也。禮者何。上下貴賤紀綱法度是也。禮明則君權自重。體統自肅。孔子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盡此道也。

### 大享不問卜 節

此貴誠之禮也。二項只是一箇誠心。蓋存養不懈。故日月素定。而饒於內心。非饒於外物。此大享之所以爲大禮也。按大饗與月令季秋享帝同。祀帝於明堂也。兼祭天地。言如冬至夏至是。富之言備也。備而已。勿多於禮也。如不壇掃地等事是。

按禮之言大饗者十有一。而其別有五。祭帝一也。祫祭先王二也。天子饗諸侯三也。兩君相見四也。凡饗賓客五也。若月令季秋大饗帝。禮器郊特牲大饗。應祭帝之大饗也。禮器又言大饗其王事。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祫祭先王之大饗也。郊特牲又言大饗尚服修天子饗諸侯之饗也。郊特牲又言大饗君三重席而酢仲尼燕居言大饗有四坊。記言大饗廢夫人之禮。兩君相見之大饗也。大司樂言大饗不入牲。雜記言大饗卷三牲之俎。凡饗賓客之大饗也。

凡華天子邕 二節

此辨華之禮也。凡華作冒。通天子以下而言。天子句另議。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 華 禮云。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故貴至國君。賤至庶人。婦人童子不依華。不足以爲禮。華而不稱。德不足以爲義。凡以止邪於未形而已。

按天子交神用鬱鬯。取明德惟馨也。諸侯朝覲於天子。用圭。如公桓圭。侯信圭。伯躬圭。子穀璧。男蒲璧。是也。言圭而璧在其中。取精白承休之意。卿執羔。同寅協恭。持廉守貞。若羔之羣不失類。皮毛潔素也。大夫執雁。進退以時。上下有序。如雁之賓鄉知時。飛有行列也。士執雉。取其耿介有文也。庶人執匹。取其安分不遷也。童子見先生以束修。摯委摯而退。不敢當賓主也。或野外。或軍中。亦有應相見者。觸類而長。凡地方時物。皆可用以禮。

拾矢摯。但不得已而用之。婦人見舅姑。以棋棹六物。摯蓋婦人無非無儀。酒食是議。以告虔也。其摯諸侯大夫士庶。凡見上及敵者。皆用之。摯與贊同。棋音矩。

納女於天子 節

此昏禮問名答辭之禮也。納女如納女名也。二字貫下。女家遣人致之。此其辭也。姓之言生也。天子皇后以下百二十人。廣子姓也。曰百姓。百斯男也。酒漿者。奉祭之物。埽灋者。有家之事。備者。備其乏也。皆不敢以伉儷自期。故爲是致謙之詞耳。

按士昏禮問名辭曰。某既受命。將加諸上。敢請女爲誰氏。對曰。吾子有命。請以備數而擇之。酒漿埽灋二音皆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 華 卑賤之事。亦謙辭也。唯天子諸侯大夫之昏。禮亡而鄭玄遂云。爲不親迎。故自致女。不亦謬乎。

陝西涇陽楊梧鳳閣 著

兄 楠龍棟 定

姪昌齡三開

紹齡七來

男延齡九如

孫 惺慧益較

檀弓上

檀弓魯人之善於禮者故以名篇其文章委曲條暢繁簡得宜可爲後世作家之祖但其中多記變禮之由至誣聖之言又自相牴牾讀者擇其變禮而合義者用之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三

其餘置而不論可也

公儀仲子 二節

此重嫡之禮也木之正出爲本旁出爲枝子之正出爲嫡旁出爲庶適則一一則不爭庶則衆衆則必爭故立適者萬世常行之道必其嫡不肖然後不得已而立賢否則未有不召亂者

公儀仲子之嫡子已早死矣而有孫在焉至是仲子死遺命合嫡孫而立庶子爲後非禮也檀弓爲之著免蓋欲以服非所服識立非所立與子游弔司寇惠子意同次節伯子爲仲子諱故設詞以答言仲子雖生非周世猶上行古之道也文王舍長子而立仲子微子舍嫡孫而立庶弟蓋

以賢而不以嫡也孔子以仲子之庶子未必賢而謂當立嫡孫據周之禮言也曰否見伯子所言之非曰立孫見檀弓所言之是不有天子之折衷萬世而下孰知舍孫立子之爲非乎何居猶言何故怪之之辭

按免制註明公儀仲子魯之同姓也子服伯子仲子兄亦魯人也免本五世之服若朋友死於他邦而無主者亦服之今檀弓既非仲子五世之親仲子又非死於他邦而無主者乃爲著免則太重矣士喪禮小斂之前主人未忍在上位有事當在西階下賓弔亦在西階下檀弓之來在小斂前以仲子初喪即來正適庶之位門內在寢門內之右近東階檀弓自西階而就之故須趨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三

二

仲子亦猶句非疑詞古人詞氣從容不敢質言類若斯古道指文王微子二事而言文王娶於有莘曰太姒生二子長曰伯邑考蚤卒次曰發武王也帝乙有三子長曰微子啓次曰中衍季曰受辛即紂文王立武王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義不可考或遵殷制以立賢權也伯子引此雖與仲子不倫姑以明舍嫡立庶耳亦爲親者諱也

春秋時宋宣公舍子與夷立弟穆公又舍子馮立與夷而與夷卒見殺莒紀公黜太子僕愛季佗而卒於召禍晉獻公殺世子申生立奚齊而卒至於亂晉齊靈公廢太子光立公子牙而卒以亂齊嫡庶不察每每起禍良



可悼也

事親有隱而無節

此事君親與師之禮也。親育我報之以仁，有隱至致喪皆仁也。君覆我報之以義，有犯至方喪皆義也。師以道成我，同乎仁而不全乎親，同乎義而不全乎君，在恩義之間，故無犯至心喪報之與君親有同有異也。

季武子成寢節

此不仁不孝之事也。成寢而夷人之墓不仁也，不改葬而請合葬焉非孝也。何取於經削之可也。

按武子，魯公子季友之曾孫季孫夙也。周官墓大夫之職，凡爭墓地者聽其獄訟。季子夷墓成寢，周官之法壞。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三

三

也大指合葬細指哭哭者葬中之節文於禮爲細。此二句乃矯僞文過之詞。

子上之母死節

此明不喪出母之禮也。子上思之子名白，當時欲明不喪出母之禮而無其事故借聖人之家以明之。聖人禮義之宗，閨門有家之本，豈有不慎於始而三世出妻之禮乎？况孔子年十九娶宋旌官氏，明年生子適魯昭公，賜之二鰥。孔子榮君之賜，因以名子，而字之曰伯魚，至六十六而夫人旌官氏卒，傳記之可考者昭然如此，豈有出妻之事乎？

按禮爲出母齊衰杖期而爲父後者無服，心喪而已。伯

魚子上皆爲父後，禮不當服者而伯魚乃喪出母，期斷猶哭，此賢者之過禮也。子思不使白喪出母，正欲行此禮耳。門人子思之門人也，以先君子之事爲問，玩註聖人之聽伯魚喪出母句，則兩先君子斷指夫子說一說，兩先君子俱指伯魚一說。子之先君子指伯魚，吾先君子指夫子，說者俱非。道隆二句，言孔子使喪出母處道乃情義中恰當之物，禮之所由起者，隨道以爲之，污隆而竟不着意於其間，此乃聖人處權處子思以爲不敢學孔子，惟循禮而已。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三

四

不得爲出母服者，蓋子思見死時子思使其子接續伯父，主祖與曾祖之祭，既主尊者之祭，則不敢服私親也。此禮昔所未有，子思以義起之，乃孔氏一家之變禮權而得宜者。門人但見常禮父在當服出母，而子上不服，故疑而問。

或問子思兄死不自代兄主祭者何？曰：子思有兄，則支子兩子上則繼禰之宗子也。古禮有奪宗，謂宗子死無後，則非宗子者代之主祭也。然以支子奪宗子，不若以繼禰之宗進而爲繼祖，繼曾祖之宗者爲順，且以已代兄，無尊者命，是自奪宗也。以子繼伯父，則有父命，愈於無命而自奪宗者也。子思之處此蓋精矣。禮惟大宗無

子者族人以支子後若小宗則不立後而但奪宗也。

孔子曰拜而后 節

此記喪拜之禮也。首二句雖平而意重在後二句。末二句要得救弊意。頤順也。頤然而順序也。頤惻隱之發也。為親痛深貌。禮廢滋久。天下不知先稽顙之為重。曰三年之喪。二句救時弊也。與論語所言吾從下。吾從周。吾從先進意同。

按周官九拜之目。今約之為三。一曰拜。先跪兩膝著地。次拱兩手到地。乃俯其首。不至於地。其首懸空。但與腰平。荀子所謂平衡曰拜是也。此拜之正也。故得專拜之名。二曰頓首。先兩膝著地。次兩手到地。乃俯其首。下至

禮記說義纂前 卷之三

五

於手。此拜之加重者。三曰稽首。兩膝著地。兩手到地。乃俯其首。直至於地。在手之前。首下腰高如衡之頭低尾昂。荀子所謂下衡曰稽首是也。此拜之最重者。頓首亦首下腰高。然頓首但至手。稽首首直至地。比之頓首。其首彌下。故下衡二字。特於稽首言之。稽顙即是稽首。以其為凶禮。故易首為顙。以別於吉禮云爾。凡喪之再拜者。先作空首。一拜。次作稽首。一拜。則曰拜而後稽顙。九拜中此名吉拜。輕喪之拜。用此。先作稽首。一拜。後作空首。一拜。則曰稽顙而後拜。九拜中此名凶拜。重喪之拜。用此。

孔子既得合葬 二節

此封墓之當謹始也。此章錯簡當在孔子少孤之下。豈有封墓方反而隨即崩壞者乎。似當削去。

按封之。周禮也。周禮云。以爵等為丘。封之度。聚土曰封。崇四尺。周之士制墓而不墳。指殷時言耳。三者。門人因孔子不應而言之數也。孔子本意。欲盡從今之禮。則非達者之心。欲盡從古之道而不修。則心亦有不妥。故泫然流涕。自傷修墓違古意。

孔子哭子路 節

衛有孔悝之難。子路與石乞孟賁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遂結纓而死。左傳無醢子路之文。此不知何據。哭師於寢。哭朋友於寢門之外。中庭在寢之

禮記說義纂前 卷之三

六

外。寢門之內。待以師友之間。進之也。夫子拜之。為喪主也。覆棄家醢。不忍食其似也。

曾子曰朋友之 節

此言哭朋友之節也。古人朋友如兄弟。故心喪期年。墓有宿草。則期年之外矣。蓋生物既變。故慕心可已。非哭於墓也。

子思曰喪三日 二節

此言大夫士殯葬之禮也。殯葬以三日三月為制。此大夫士之禮。附於身者。襲斂衣服之類。附於棺者。梓木丘封之。屬無所欺。無所疑。則無後悔矣。所謂事死如事生也。次節弗之忘矣。句最重。則字矣。字要玩味。下文有憂無忘。都從

弗之忘。句生出來。惟弗忘。故事亡如存。而有終身之憂。惟弗忘。故冢宅堅固。而無一朝之患。忌日不樂。乃終身憂之一事也。

孔子少孤 節

此明得合葬之由也。史記孔子三歲而叔梁紇卒。叔梁紇殷人。葬以殷制。泉無封樹。葬後人不知。子孫亦無展省之禮。其後母亦卒。故孔子少孤不知也。不殯於家。而殯於五父之衢。人見柩行於路。皆以為葬。然觀其慎則飾棺以韜。而不以柳。嬰則是殯引而非葬引矣。蓋者記人度孔子之心。欲訪求得父墓所在也。聊曼父之母與孔子母相善。故因問而知父墓所在。然後得奉母以合葬也。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三 七

按殯引飾棺以韜。蓋大夫以布。蓋士以葦。蔕葬引飾棺以柳。嬰其不殯於家。而殯於野者。蓋在野則雖久而未得合葬亦無害。且可令知者告之也。考顏氏之死。孔子年二十四矣。陳註辨之甚明。此與前防墓章皆當削去。

有虞氏瓦棺 二節

此記人子孝親之心也。有虞氏瓦棺。始不衣薪也。夏后氏瓦棺之外。加以聖周。聖者火之餘燼。既有瓦棺。又用執坎。稍為備矣。然皆陶冶之器。出於土者。殷人易瓦棺以木棺。易聖周以木槨。木勝土故也。然猶質而未文。周飾棺以牆。與嬰牆以障柩。猶牆垣之障家。嬰如扇之狀。嬰以蔽柩。猶羽翼之蔽物。蓋彌文矣。皆所以盡孝子之心。無使人惡於

死而已。

按古之葬。厚衣以薪。火塾曰聖。牆柳車也。柳陰木為喪車。柳者聚也。諸飾之所聚也。象如宮制。生時有宮室。死後有柳車。帷荒所以衣柳在旁曰帷。在上曰荒。荒與帷同。嬰蓋以黼黻雲氣。多寡以貴賤為等。蓋世愈久而禮愈備也。

周人以殷人節。周人葬殤。兼用三代之禮。死者愈少。則禮愈畧也。

夏后氏尚黑 節

此言三代尚色之異也。尚黑等畧。斷惟所尚之色不同。故行禮之色亦異。禹以治水之功。得天下。故尚水之黑。湯以征伐得天下。故尚金之白。周以火之勝金。得天下。故尚火之赤。皆隨時損益如此。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三 八

穆公之母卒 二節

此記國君之喪禮也。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故哭。泣。三句。君當勉而行之。若幕則天子以繆。諸侯以布。繆繆也。繆用布幕。是守諸侯之分也。魯用繆幕。是僭天子之禮也。在君擇而用之。獨舉繆言。其他可知。夫曾申先以人子之至情。隨其哀繼以君臣之大分明。其禮其善。引君以當道者。數。按有聲曰哭。無聲曰泣。厚曰繆。稀曰繆。幕所以覆棺上。成王賜伯禽以天子之禮。故魯之後世以杞宋為藉。只。僭用禮樂。而不自知。夫杞宋各為一王之後。且其祖天

子禮樂異於周行之可也周天子尚在而魯倣之僭甚矣曾申因穆公之問而微諷之雖不明言其僭而穆公亦可自醒矣

晉獻公將殺 三節

此言人子處變之禮也晉獻公惑於驪姬之譖許殺太子而立夷齊太子奔新城自縊此蓋出奔將縊之時重耳始而使太子言志於公蓋君子之於親有言以明已志有諫以明事幾重耳之言是也重耳又勸世子奔他國以避難一以全父子之恩一以存宗社之寄重耳之言是也申生於親可言而不言乃懼傷公之心於義可逃而不逃乃謂天下無無父之國謂已一得罪於父便世間都容身不得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三

其必死之心已決於此一言矣夫不顧死生之大節而恤國家之多難謹再拜之末儀是恭而已然依違隱忍惟意是從以至隕身於親之命而陷親於不義之名非孝也君子不取也

按晉獻公初承於武公之妾齊姜生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生重耳夷吾後伐驪戎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姊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謀以太子主曲沃已而譖之公許殺太子而立奚齊及是使太子祭齊姜歸匪姬毒而獻之且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自縊此其事也狐突厭假之父申生之傅伯氏即其別氏也春秋自閔二年至僖二十二年狐突事晉未嘗去此云不出者或謂

稱疾不出任事非謂其去也國語公使太子伐東山狐突御戎敗敵於稷桑而反狐突杜門不出此亦說之可考者晉公許殺太子立奚齊驪姬恐其中變也故置毒於胙以譖之春秋書晉侯殺其世子申生以明晉侯之無道申生之無罪也故禮不以申生為不孝而以之為恭猶詩不以伋壽為不孝而以之為不瑕也然以春秋禮義之法繩之則申生不足以為孝矣

一云申生之事父有承順無違逆父欲立奚齊則甘心以已所當得之國與之初無繫戀公使奚齊攝祭人為太子憂則曰但當順父母之所安伐霍伐東山二役人勸太子勿行則曰不可違君父之所命孝子之事親一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三

如仁人之事天豈敢私有其身而避禍逃死哉諡法敬順事上曰恭為恭世子乃褒美之詞原未有貶意人子處人倫之變能如申生亦不失為孝蓋可哀而恕之也以視衛輒拒父而爭國楚商臣弑君而篡位豈可同年語哉况申生若出奔獻公必謂其結援鄰國以圖他日納已也非如鄭之使盜殺子臧必如晉之以幣錮欒盈至此則不孝之罪大矣一出奔即是章父之惡不待其身被殺而後陷父於惡也

魯人有朝祥 節

此記祥歌之非禮也子路之笑魯人亦是正禮但禮教衰廢之時此人獨能行三年之喪猶為可恕故抑子路之笑

而正言之蓋未許之以變禮也。

按三年之喪實則二十五月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喪至此已二十四月矣。中月而禫則喪服畢矣。禫則可歌也。中月間一月也。喪服四制。祥之日鼓素琴。不譏鼓琴而譏歌者。琴自外作。歌由內出。故也。

魯莊公及宋人 節

此記誅禮之變也。誅者述其功行以哀之之詞。周制命士雖有爵而無諡。莊公憫貴父之無罪。誅其赴敵之功。以諡之。變周制矣。况春秋無義戰。莊公乘丘之戰。非義也。流矢中馬而敗績。非御與佐之罪。而罪之。非智也。以成德之誅而加之。未成德之士。非禮也。故記者譏之。蓋著失禮之由也。

禮記集說卷之三

十一

按御所馳驅在馬。今馬驚而敗。是貴父之罪。莊公未卜不末。縣記稱縣死而不言卜死。何耶。莊公之末卜。責其輕者。以見其重者也。記稱縣死。即其責之所不及者。以見其責之所及者也。

曾子寢疾病 二節

此記曾子考終之事也。更參孟敬子章。真所謂仁以爲己死而後已者。

按簣簞席之類。華者畫飾之美好。耽者節目之平瑩。童子以其非禮而發問。事師以義也。曾元知其非禮而不忍易之事。父以恩也。夫子尊稱也。妻之尊其夫。弟子之

尊其師。子之尊其父。皆可稱曰夫子。姑息謂姑且休息。

殊晦。按尸子云。紂棄黎老之言。而用姑息之語。註云。姑婦女也。息小兒也。其義甚明。舊說謂曾子非大夫不可終於大夫之簣。此誤解童子所云大夫之簣四字也。此大夫即指季孫。童子知此簣係季孫之賜。故稱大夫之簣。况寢簣之制。原無貴賤之殊。倘大夫之簣與士之簣有等則季孫之賜。曾子自不當受。受之亦不當用。今曾子用之。寢臥至於將死而猶不易其於禮制無不可也。明矣。若循舊說是曾子自安於非禮而不知子春陷師於非禮而不言。當時若無童子一語。曾子竟以非禮而終也。豈曾子子春之見。反出童子下哉。然則曾子既用之。又必欲易之者何。蓋禮制雖無違戾。究不若終於常時質素者之爲得其正也。任道之勇。不以死生變易於斯可見。

邾婁復之以矢 二節

此記變禮之由也。升陘以前。未嘗無戰死者。但復以衣而不以矢。臺船以前。未嘗無戰弔者。但弔以縗而不以髮。今復以矢。臺而弔。明是殺人之甚。自升陘臺船之戰始。自是而遂以爲常。則再失之矣。故記者特譏之。

按魯僖公時。邾人滅須句。須句奔魯。魯伐邾。戰于升陘。魯師敗績。邾師雖勝。而死傷者多。無衣。故復以矢。魯襄公四年。邾人營人伐鄆。魯使臧孫紇救鄆。敗於臺船。時

家家有喪國人迎喪皆壘而弔此其事也

南宮縚之妻 節

此記婦人喪服壘并縚之制上爾字汝也下爾字助辭

孟獻子禫 節

此記孟獻子率慝之行過於人者也

孔子既祥 節

此記聖賢除喪即吉之禮也

按成者樂曲之終不成聲不終曲也祥後可以鼓琴矣然猶有餘哀故彈之不終曲而又廢也十日之後則不似彈琴終曲吹笙而歌亦終曲矣哀情之殺以漸也有子既祥二句其戾更甚禮既祥白屨無絢縞冠素紙今

禮記說義纂言卷之三 三

用絲爲屨飾組爲冠纓皆服之吉者譏其變之速也

問十日成笙歌必十日之前習之不幾與朝祥暮歌者同乎曰祥之日鼓素琴君子所以與人同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君子所以與人異彈者禮也不成聲者仁也祥後可以彈琴矣

死而不弔者三 節

此記不弔之禮以爲死於非命者戒古之君子欲正人之過失不專恃乎刑罰而已使其生者有所媿死者有所憾皆所以誅罰之也

子路有姊之喪 節

此子路過禮之事也子路有嫁姊之喪大功服滿當除矣

而猶不除故孔子教之先王制禮自有中道稍知率性之道而行者皆有不忍於親之心特以禮不可過故抑而就之爾聖人非惡其過厚懼其不可繼而已子路勇於改過遂除之一說行道之人與孟子行道之人同亦直捷

按子路緣姊妹無主後推已寡兄弟亦有申其本服之重故於降制已遠而猶不除非在室之姊妹欲申服過期也伯魚於出母之喪期而猶哭子路於姊妹之喪服滿不除皆情之過厚者而於禮不可故夫子皆抑其過伯魚遂除之除其哭也子路遂除之除其服也

太公封於營丘 節

此美齊人得禮樂之道也營丘齊地周鎬京也太公受齊禮記說義纂言卷之三 十四

封留周爲太師死葬鎬京陪文武之墓其子孫不敢忘本雖死於齊以太公在周又從齊反歸葬於周五世親盡而後止也樂樂二句本樂記文記者引之非言制作時也蓋借以明祖考者人之所自生即本也二句須講得與反葬貼切人而不仁如禮樂何樂與不忘總是仁愛之意而禮樂之本也孤死正丘首正首於丘也亦樂生反本意在物且然况仁人孝子乎仁還指反葬說不可說在孤上

伯魚之母死 節

此記伯魚過禮之事也

或曰爲出母無禫期後全不哭伯魚母出父在亦應十三月祥十五日禫言期而猶哭則是祥後禫前故夫子

怪其甚也。

葬於蒼梧 節

此記合葬之禮也。合葬事舜時無之。至周公而始有也。蓋者謙退不敢指斥。雖不疑亦云益也。

按舜征有苗而死。因留葬焉。蒼梧於周南越之地。今爲郡。史記舜崩於蒼梧之野。孟子言舜卒於鳴條。未知孰是。九嶷山名。舜所葬之山。在零陵營道縣。有舜冢云。

曾子之喪浴 節

士喪禮浴於適室。曾子達禮之人。自應浴於正寢。浴於藥室。曾子無此命。其子亦不忍從也。此不經之語。削之可也。

大功廢業 節

禮記說義集言 卷之三

三

此記居喪之不可忘哀也。業者身所習。如絃歌羽籥之事。誦者口所習。如樂律詩歌之文。古人禮樂不去身。惟大功然後廢業。則大功以上可知。大功而誦則小功以下可知。舉一而餘可推。一說業謂筭。上一片板也。專指樂說。周禮有司業。正謂司樂也。宜知。

按廢業不及哀期。正云大功者何。蓋天性之厚者。無事於戒。天性之將薄者。不可不戒也。

子張病召申祥 節

此記子張考終之事也。終以道言。死以形言。庶幾者。蓋子張生平持身惟恐不得爲君子。今至將沒。幸其有始有卒。而終即曾子知免之說。見生平恐懼意。語其子。使知所持。

身也。庶幾言可近於君子之終也。

曾子曰始死之 節

此記人子不忍死親之心也。閭其餘者。幸其更生。若有待焉爾。

按閭卽今人所謂闔板也。鬼神依於飲食。猶幸復生。飲食之以禮。則未暇從其新。以情則不忍易其舊。故但以閭上所餘之脯醢爲奠也。王制云。大夫七十而有閭。則此指貴者言。士喪禮復魂畢。以脯醢升自阼階。奠於尸東。此謂始死之奠。

曾子曰小功 節

此記小功爲位之禮也。親有遠近。服有輕重。故哭泣各爲位。所以序親疎。辨輕重也。周衰典藉多失。有小功不爲位者。故曾子譏之首二句。是曾子語。下文兩段。是記者引以証曾子之言。禮於嫂及妻之昆弟。皆無服。子思申詳哭無服之親。猶且爲位。况小功有服。而可不爲位乎。

按婦人倡踊。婦人子思之妻。倡先也。足跳曰踊。

古者冠縮縫 節

此記冠制之變。亦周人尚文之一端也。古者指殷時言。殷尚質。故冠不論吉凶。一一皆直縫之。周尚文。吉冠則橫縫。若喪冠質。猶疎辟而直縫。故記者言喪冠之反吉。非古也。特周時如此耳。順經爲辟。積則褊少。而質順緯爲辟。積則褊多。而文一幅之材。喪冠皆直縫。故曰反吉。近說周公制。



禮喪冠直縫吉冠橫縫而末世喪冠亦皆橫縫則喪冠反同吉冠矣此亂世之禮非周公之本制也故記者議之此言反吉之非古非言直縫之非古也亦可從

曾子謂子思曰 節

此記喪禮之中制也曾子言已執喪疾時人之不然子思恐難繼以禮抑之

按喪禮三年除喪三月卒哭三日食粥此禮之中制七日則過禮矣先王之制禮也三句泛言俯就跂及皆所以使歸於中也末以喪禮綴故君子三句言君子遵制正子思欲曾子俯就意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既而悔之況七日乎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三

曾子曰小功不 節

此記小功不宜稅服也過期追服曰稅禮大功以上則稅再從兄弟服小功小功輕故不稅以義斷恩也曾子篤於親據禮而疑蓋察乎恩不察乎義非也

按小功雖不稅亦不吉服而已矣記曰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後問之則免袒哭之成踊夫若是奚其吉哉又一云降而無服者麻不稅是降而無服矣哀之以其麻哭之以其情逾月然後已焉其亦愈乎吉也曾子之疑未爲不是

伯高之喪 節

此記聖人待友之誠也禮所以副忠信也伯高有喪意必

與孔子厚者時孔子尚在魯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代具賻物而將之是儀雖備而此心不將也故曰異哉不誠雖自責亦所以責冉有也

伯高死於衛 節

此記聖人慎禮之意也兄弟五句皆重之意此常禮也伯高過於所知而不及朋友乃常禮所無者聖人必有折衷當以義起耳哭諸賜氏且使爲之主明恩之所由也爲子貢而來則弔生之禮在子貢知伯高而來則傷死之禮在伯高或拜或不拜凡以稱其情耳聖人酌哭泣之位慎拜賓之禮如此

曾子曰喪有疾 節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三

此記禮之權也薑者草之滋桂者木之滋二物其味皆香食肉飲酒之外又必有此二者以助之有疾不嗜食也首二句是舊禮末句是曾子引禮書釋語滋益也

子夏喪其子 節

此記古人親友之禮也

按西河魏地龍門至華陰是也子夏所居疑汝於夫子者不尊其師而尊乎已也居子之喪而哭甚喪明不降於親而隆於子也而曰者謂汝試言之曾子正已以責人愛人以德故子夏安受其責古之君子所以交相成也

夫晝居於內 節

此記居處當遠嫌也。

按內者正寢之中。外謂中門外也。夜居於內順陰靜之義。晝居於外順陽動之義。君子以下居處之合禮者大故以喪言。

高子臯之執 節

此記子臯之過禮也。章內三年二字要緊。

按喪服四制曰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此喪之殺而禮之正也。子臯執親喪而三年猶爾泣血未嘗見齒過中制矣。故記者以爲難。

衰與其不當 節

此記衰服之制也。蓋無衰則禮雖不行而制度定於一。復

禮記喪服章句卷之三

老

禮之君子猶可以議之。不當物則亂先王之制矣。曰與其曰寧無非衰可無也。甚言不可不當物耳。不以邊坐二句又因不當物而並及之首句以制衰言。下以服衰者言。

按衰制通於五服。其升緣及法制長短幅數亦不同矣。邊坐偏倚也不以邊坐懼不敬也。服勤着衰服而勤勞也不以服勤懼忘哀也。言齊衰則斬可知。言大功則期可知。物若周禮所謂朝服七十物五十物是也。

近說物者心貌衰戚之實。若但服衰於身而無哀戚之實不如無衰。如與其易也寧戚之意。不以邊坐即曲禮尊席而坐也不以服勤即王制三月不從政也。凡此皆求當物而已。儘有意見。

求當物而已儘有意見。

孔子之衛 節

此記孔子厚友之道也。孔子不苟主如蘧伯玉顏譽由之類相與最厚。一哀出涕正相與之厚處情厚者贈不宜薄也。

按旁馬曰驂贈以牛馬賻以貨財。此以馬而曰賻以馬代貨財故也。

孔子在衛 節

此記人子禮外之情也。如慕如生時振號思慕遲留意疑者疑親之精神尚在墓未歸也。此二句全要形容人子不忍死親至情出來。子貢徒知禮之常而不察情之至。故大子申言小子識之。且曰我未之能行。此豈易言哉。

禮記喪服章句卷之三

辛

按葬之日日中而虞夫子極善其哀慕之意。虞祭雖遲不害曰我未之能行也。與女安則爲之畧相類而辭意差婉。

顏淵之喪 節

此記孔子篤弟子之情也。彈琴後食以和平之音散哀傷之情也。

疑此條非聖人舉動。使其哀未忘則子哭日不歌况彈琴乎。使其哀已忘何必彈琴也。且顏淵之喪已兩期矣。孔子彈琴乃是常事。意者此日彈琴適當受肉之後。食肉之先門人不悟故記之云爾。

孔子與門人立 節

此記夫子立時之教也。拱而尚右，蓋拱立而右手在上也。吉事尚左，陽也；凶事尚右，陰也。聖人一身無往非道，無往非教。故尚右與尚左不同，皆尚左。則二三子之善學可見。

### 孔子蚤作 二節

此記夫子知命之事也。夫子盛時，夢寐周公，泰山三句嘆周道之不復，西哲人之不復見，故下節有明王不興二句。泰山梁木喻哲人或曰梁木其壞，下有吾將安杖句，杖依也。

夫子曰賜節，夏后氏周人兩段伴說，只重殷人段不重文質上禮。死後葬前尸主未立，唯奠停飲食於地，故曰奠。孔子其先宋人成湯之後，故自謂殷人。夢坐奠兩楹，正合殷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三 圭一

人殯禮。又自解夢奠之占兩楹之間，謂堂之中正南面向明聽治處。今無明王，誰能尊已而使南面坐尊位乎？此必殯之兆也。南面不專指君，凡輔治正坐皆南面也。

### 孔子之喪門人 節

此記弟子服師之禮。師弟之情一也，觀師之服弟子則知弟子之所以服師。心喪三年是也。記孔子以後之禮。

按禮初弔朋友加麻，師與朋友同亦加麻也。麻謂經帶皆麻，既葬除之。

### 孔子之喪公西赤 二節

此記門人葬師之禮也。公西赤欲榮孔子，故備三代之葬制以章明志識焉。其飾棺以素褚為幘，幘外加簪，車邊置

嬰，又恐樞行傾覆，設披以左右維持之。此皆周制也。其送葬乘車，所建旌旗，刻繒為崇牙之飾。此殷制也。又綢杠以素錦而於杠首設長尋之旒，此夏制也。皆葬時在路之器。具公西赤本意以夫子道德隆盛，備三代文物。又曾為大夫故兼三代之禮，似不為僭。議者猶謂孔子於名分毫不敢苟，公西赤之尊師殊非愛人以德尊師以道者。

按志字虛下文皆為志之事。志者識記而章明之也。飾棺二字，言下三者皆一也。置嬰二也。設披三也。然註以飾棺為褚幘，自安褚覆棺之物。牆柳衣也。旁帷曰幘，以布為之。衣柳以障樞，若居室之有牆也。置亦設也。嬰形如扇而方，用木為表衣以白布而畫之，或繡或黻或雲。

###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三 圭一

氣有柄在路用以障車。入梓用以障樞者也。其多寡隨貴賤之等。披夾持棺者用纁帛為繩，人居旁牽之，使樞不傾覆也。崇大牙也以采色為大牙，其狀隆然，喪車所建之旗飾也。綢繆也。練素錦也。綢練以練綢旒之杠也。旒銘旌也。夏以緇布為之，廣充幅長八尺。

子張之喪節，公明儀欲尊其師，用褚幕以覆棺。其幕以丹質之布為之，又畫蚺蜺之形，交結往來于幕之四角，以為飾也。公明儀本意謂褚幕二句皆殷士禮之尚質者。子張為士學於孔子，故從殷禮以趣時，且以救弊也。

### 子夏問於孔子 二節

此記親疎報仇之禮也。父母恩至重，故其報仇亦重。昆弟

以漸而殺故其報仇亦以漸而殺此章與曲禮互相發

按寢苦常以喪禮自處也枕干常以戎事自防也不仕不暇事人而事事也建國之制先市後朝遇之不願其身仕爲君出使者不以私仇妨公事恩殺於父母也禮言兄弟不反兵彼據不仕者言耳不爲魁天文北斗魁爲首木爲杓杓音標

### 孔子之喪二三 節

此記門人隆師之禮也

按禮弔朋友加麻者出則變之二三子隆其師故出不免經與羣弟子之相爲服者不同一說羣居爲句如今守孝之謂非如註指朋友相爲服也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三

### 易墓非古也

此記義起之禮也易墓謂芟治草木不使荒穢所以致飾也故殷以前墓而不墳

按易墓雖非古禮然子孫愛親之心自不能已試觀禮至周而大備周禮家人掌墓地以爵等爲丘封之度與其樹數則易墓非古豈仁人孝子之言乎

### 子路曰吾聞諸 節

此夫子反本之論也哀敬本也禮文也不專指財物本文相稱方是盡善與者比並之詞與其本不足而文有餘不若文不足而本有餘也亦寧儉寧戚之意祭禮段就是存真心意禮有餘則真心以禮掩敬有餘則真心以敬全敬

全而祭之禮得子路引之矯時弊也

### 曾子弔於 二節

此事之有無不可知其主意亦難強解負夏衛地主人葬之前一日曾子往弔主人榮之推柩受弔亦是事死如事生乃禮外之意然照後喪事有進無退則非矣曾子姑爲遷就之說不曰禮而僅曰可反則非以爲合禮可知下是子游斷以禮之正而曾子亦深服其言也

按填池當爲奠徹主人祖祭之明且既徹祖奠之後設遣奠之時主人榮曾子之來乃徹去遣奠更設祖奠也一云填猶設也池柳車之池也禮柩載訖乃飾棺設池一云池以竹爲之束以青布填謂懸銅魚以實之喪行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三

之飾飯卽舍也亦兼用珠玉但以米故云飯據士禮言也小斂一十九稱大斂三十稱以衣衾之多寡爲大小也自闕下至墓皆一節遠於一節以義斷恩也夫祖固有且意曾子遂以爲可以反宿則非也降婦人而後行遣奠之禮固禮之常以其反柩而後降故爲非爾聖門之徒氣象忠厚其議人之失婉而不迫但言有進無退而反柩行禮之非自見

### 曾子襲裘而弔 節

此記弔服之禮也凡弔喪之禮主人未變服之前弔者吉服子游之始褻雖若非禮而欲行於未變服之前則未可爲非曾子之襲但知喪事當從凶而不知始死之時尚

當從吉也。於是曾子始知已過而善子游。我過矣。我過矣。此曾子任過之言。

按曾子係子游執友。曾子子游弔時適當始死。未小斂。裼裘文羔裘玄冠緇衣素裳。又袒去上服以露裼衣。此裼裘而弔是也。襲裘質主人既變服之後弔者雖著朝服而加武以經。又掩其上服若是朋友。又加帶。此襲裘帶經而入是也。曾子蓋知臨喪無飾。子游之弔未知主人小斂與否。但弔喪豫備將帶經行。故出服帶經而入也。此因主人之變乃變者。武吉冠之卷也。

### 子夏既除喪而見節

此見二賢學問之力也。喪指父母之喪。喪服四制云。解之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三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三

美

日鼓素琴。示民有終也。夫子所以各于之琴也。子夏哀情未忘。故調琴之弦而不能調。久乃調也。調弦畢。彈之不終曲而起。以爲哀情未忘。但禮當除喪不敢過其日月也。子張哀情已忘。故調琴之弦其弦即調。調弦畢。彈之終曲而後起。以爲哀情已忘。但禮必三年而除喪不敢不勉而至。此日月也。聖人之禮以中爲度。使過者俯而就。不及者勉而至。二子各能損益其情而順於禮。是以孔子皆善之。

按夫子居恒論較曰。師也過商也不及。今註云。子夏是過之者。子張是不至者。此家語所以有子夏當爲子騫。子張當爲子夏也。不知此要善會子夏平日篤實近厚。多哀之過。是過之者。知約之以禮。故曰弗敢過。子張平

日高虛近薄多哀之不足。是不至者。知引而至禮。故曰不敢不至。皆欲求至中處。纔見學問之力。和者。夫子彈而二子和也。一云。和如字。未彈而先和弦也。

### 司寇惠子之喪二節

此見適之當重也。惠子廢適子虎而立庶子。故子游特爲非禮之重服以譏之。亦檀弓免公儀仲子之意。欲其悟也。文子不悟。子游趨而就家臣之位。欲其悟也。文子不悟。至子游固請乃覺其譏。於是扶適子正喪主之位。而子游之意達矣。趨而就客位。禮之正也。子游檀弓之事同。而檀弓之譏則見於言。子游之譏。至於無言者。蓋檀弓以仲子無賢兄弟。非可追而正之。故服止於免。趨止於景伯而示之以言。姑以正法而已。子游以惠子之兄弟有文子者。可以追而正之。故重爲之服。卑爲之趨。示之以無言使之自訟而改焉。既而文子果扶適子南面而立。豈非事異則禮異哉。

按禮朋友若弔服加緦麻帶經。子游與惠子爲朋友。今乃著麻。哀壯麻經麻衰以十五升之布爲之。壯麻雄麻。卽今無質之麻也。麻衰輕於弔服。壯麻衰則同於齊衰。據壯麻爲重也。子游當在客位。今退諸臣之位。大夫賓位在門東。近北。家臣位亦在門東。而近門皆北。而文子不悟。子游不欲明言。而但曰禮也。

### 將軍文子之喪節

此記衛臣禮以義起也喪已除而弔始至非喪非無喪之時也深衣練冠非凶非不凶之服也待於廟非受弔非不受弔之所也垂涕洟非哭非不哭之哀也文子於非喪非無喪之時能處之以非喪非無喪之禮故子游稱之以其動也中故也

按始死至練前來弔禮皆有之禮後來弔禮文所不載故曰亡於禮者之禮主人文子之子簡子瑕也深衣即間傳所言麻衣也制如深衣而緣之以布異於深衣之采緣練冠小祥之練冠若祥祭則縞冠也自目曰溺自鼻曰洩禮之節有常有變此以權制則節之變者也此謂由來未弔者若曾來弔祥後有以喪事贈賻更來雖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三

不及時猶必服祥祭縞冠之服以受之重其禮也

幼名冠字 節

未冠以名稱冠則稱字而不稱名敬其成人也五十則年彌尊而爵彌貴故稱其伯仲尊爵也死而稱諡章德也凡此皆足以使人尊人而亦使自稱其尊至周則大備矣故周道

按字曰伯某甫亦稱伯仲如伯牛仲弓之類但伯仲等在上至五十乃去某甫而專稱伯仲如單伯管仲之類則伯仲字在下古者初冠而字便有伯某甫仲某甫三字到五十直稱伯仲除下某甫猶今不敢斥尊者呼為幾丈之類

掘中雷而浴 二節

掘中雷示不復居處也毀甕句示不復烹飪也毀宗句殷人殯於廟示不復祭享也此皆殷道之尚質者孔子殷人嘗行之矣故學於孔子者行之

按周禮浴用盤不掘雷也綴足用燕几不毀甕也殯於正寢至葬而朝廟從正門出不毀宗廟行也既為周人當行周禮何謂行殷禮哉

子柳之母死 節

此記古人之安貧守禮也無財不可以為悅豈宜窮人之母以治葬無田祿者不設祭器豈宜以賻布之餘具之乎此子柳所以不從子碩之請也夫請粥母以治葬則其貧可知而不家於喪之言確然不易古人之操蓋如此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三

毛

按布錢也以其通流如泉則曰錢以其遍布天下則曰布其實一也

君子曰謀人 節

此記人臣臨難之禮也兩謀字重看身任其責也思其敗之死則無輕軍師矣思其危之亡則無輕邦邑矣要得引應執咎殫忠致命意若死而無濟於事何貴於死一說亡謂去其位也軍師既敗難以取勝故死其身邦邑雖危他人固有能安之者去位足矣何至遽隕滅其身乎如陳註則死亡二字無別矣有理可從

公叔文子升於 節

此記伯玉救過之事也葬之為禮生者之所送終非死者之所豫擇擇且不可況於奪人之地以徇己樂乎文子非所謂義然後取者矣故伯玉請前示不與聞其事可謂長於諷諭者也成子高擇不食之地者其賢矣哉一云前猶豫先也請前請為豫定其所若徇其意實譏非之所謂異與之言也不如前解

升人有其母死 節

此夫子以禮節升人也夫禮二句泛言為可二字重看哭踊有節正可傳可繼處踊節如一踊三跳三踊九跳之制

按雜記曾子答曾申有中路嬰兒何常聲之有與此不同何也曾子之言謂始死之時孔子此謂襲斂之後也

禮記說義纂前卷之三

无

孺子泣言聲無節也升人喪母泣若孺子

扶君卜人師扶右 節

此記防微杜漸之禮也扶君二字作冒卜當為僕兩師字其長也此二人皆平日贊正服位之人遷尸仍用此人不忍變也一切嬪御閹豎不得與焉是以外庭之人疾則知其疾薨則知其喪使君得正其終嗣君得正其始職此故也後世此禮不行往往篡弑廢立邪謀既定於內而外庭大臣尚未知覺卒之事幾危迫俛首聽命其為國家禍患寧有既乎此禮之所以有益於人國也宮中之治總以太宰參以六卿人君出入起居嘗從事於禮故疾病死喪內人不得與焉

按卜人師太僕也人君生時在車則僕人在右射人在左與君最親近未嘗暫相離故扶疾遷尸則仍用此人二官各下大夫為之且有有小臣上下之士非一故以師言

從母之夫 節

此記義起之服也二夫人言此二等人也相為服甥服而姨夫與舅報之也君子未之言經文不載同繫總此亦原其情之不可已而極禮之變焉耳

喪事欲其 節

此言君子行禮得緩急之宜也喪事欲縱縱遽而不過之貌吉事欲折折止而不怠之貌故喪事二句是正縱縱折

禮記說義纂前卷之三

手

折處遽而凌節則縱縱者又流而騷騷矣止而怠則折折者又流而鼎鼎矣則野則小人縱縱折折之流弊也君子以盛德言重看周旋自中禮尚何緩急之失宜哉

按止是安舒意註止以立而待事說還不盡止字之義騷騷爾太疾貌鼎鼎爾太舒貌小人言其形貌覺慢不自嚴敬也

喪具君子耻具 節

此言人子愛親之心也喪具棺衣之屬若蚤為之是不以久生期其親也孝子之心不忍故君子耻之惟不可卒具如六十歲制等是也絰給衾冒死而後制者也一說君子只就本人說嫌過為身後之慮不如就人子說為優



喪服兄弟之子 節

此記喪服之義也。喪服作總。下三段。上句是禮。下句是義。首段宜薄而厚者。二段三段宜厚而薄者。凡以權其恩義而已。

按兄弟之子服期。兄弟相爲服期。其妻亦應服大功。而竟無服姑姊妹在家。期出嫁各降一等。服大功受我。猶言承我也。厚猶重也。

曾子與客立 節

此記曾子厚客之禮也。其徒曾子之門弟子也。聞父喪而出哭。嫌發喪於他人之館也。禮館人使專之。若其自有然。故曾子使反哭於廟。次舍之處。不以爲嫌也。

禮記集說卷之三

主

按士喪禮。主人西面。哭者在門東北面。此謂同國之賓。曾子既許其反哭於次。故以同國賓禮北面弔焉。

孔子曰之死 節

此論明器之義也。首四句言送終之具。不仁不知皆不可行。是以先王制明器以送之。皆備物而不可用。既不致死。亦不致生。而以有知無知之間待之。仁之至。知之盡也。宋事公葬其夫人。醢醢百。豈知此哉。

按不曰神明之器。特曰明器者。以神之幽不可不明。故也。周官凡施於神者。皆曰明水。曰明水。火曰明火。以至明壺。明燭等。皆神明之也。

有子問於曾子 三節

此章出家語。本無有子曾子往來之辭。蓋子游門人推崇其師。故附會之耳。問喪喪字。兼失位與死言。以後喪字。皆單指失位言。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是木槨。桓司馬慮易朽。腐獨爲石槨。三年不成就功難。廢財多矣。夫子曰。廢也。死欲速朽之言。爲此南宮敬叔以富得罪於定公。去魯奔衛。衛侯請復之。敬叔反魯。必載寶玉以朝君。意在行賂以求復位。夫子曰。貨也。喪欲速貧之言。爲此豈正言哉。

夫子制於中都二段。有子又發明夫子不欲速朽速貧之意。制以定棺槨之制。言四寸五寸是也。將之荆。應是昭王聘也。此時南風日競。夫子欲借楚力以匡扶王。靈往楚之心。總是不忘周之心。先之以子夏。魯嘗其可仕之機。申之以冉有。備嘗其可仕之實。中都魯邑名。夫子爲之宰。蓋聖人之遺。依乎中庸。以石爲槨。懼恐速朽者固非。桐棺三寸而無槨。不恤其朽者亦非。於朝載寶。惟恐速貧者固非。世而無祿。不恤其貧者亦非。然則夫子致美棺槨。以廣孝也。其欲仕爲行道也。此有子之意也。

按孔子世家。哀公六年。孔子年六十三矣。失魯司寇。在定十四年。之楚。在哀六年。其間年月甚速。而云失魯司寇。將之荆者。謂哀六年孔子之荆。是失魯司寇之後。非謂失司寇之年。卽之荆也。荆楚立國之本號。

陳莊子死 二節

此哀世之事。古者人臣無外交。故大夫死不赴於他國。而

他國之君亦無哭之禮春秋禮廢故莊子齊大夫死而赴於魯也當時齊強魯弱不容畧其赴故縣子先以古者大夫對束修不出竟示不敢貳君也今之大夫君弱臣強大夫專盟會之事以與國君相交此變禮之由豈特束修之問而已哭有二道重畏而哭之邊生既畏而不敢不與之交則死亦畏而不敢不為之哭此當哭之由下并酌所當哭之地也縣子云請哭諸異姓之廟以哭其非所當哭之人故哭於非所當哭之廟也於是哭諸縣氏以禮自縣子而起也此與前章哭諸賜氏同意但彼為義之所在此為勢之所迫有不同耳縣子此言亦非引君以當道者

仲憲言於曾子 節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三

重

此言三代總一愛親之心也三代送葬之具質文相異故所用不同夏以鬼與人異故純用鬼器非為無知也殷言鬼雖與人異亦應恭敬故用祭器貯食送之非為有知也周家極文言亡者亦宜鬼事亦宜人事故並用鬼祭二器非為示民疑也果如憲言以夏用鬼器殷用人器則夏有致死之不仁殷有致生之不知其說皆非曾子重言譏之獨重於夏而詳言之者以死其親尤孝子所不忍而深明夏后之心即殷周之心也

按周禮惟大夫以上得兼用二器士惟用鬼器然詳前章孔子之說則用鬼器亦非全以無知待親矣明器而兼用祭器周之末禮也

公孫赤 節

此記二子言禮之不同也子游曰其大功乎禮為同父母之昆弟期則同母與父者當降而為大功此義起之服也然禮經無文故子游以疑詞答之玩末二句譏詞自見曾人齊哀之服行之久矣故子夏舉以答秋儀而記者云因秋儀此問而今皆行之也蓋過厚非禮矣

按本當作朱春秋作戊魯人為之齊衰註有三月二字禮繼父同居有子者服齊衰三月若以齊衰為期則與親兄弟無別矣嗟乎後世承傳之禮有出於三代之末沿禮之失而為之者不喪出母古禮之正也今禮家為出母服齊衰杖期此後世之為非禮之正也同母異父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三

重

之昆弟子游為之大功魯人為之齊衰亦非禮之正也昔聖人制禮教以人倫使父子有親男女有別一準乎情義而不敢越後世既為出母制為服限則雖異父之子以母之故亦為之服矣此其失在乎不明父子之辨一統之尊不別同姓異姓之親而致然也母統於父則不得不厭降於其母厚於同姓則不得不降殺於異姓準古禮制則異父昆弟不當有服彼子夏之言固失矣即子游亦豈遽為得哉

子思之母死 節

此子思之酌禮也子思欲為嫁母服恐其過禮故柳若戒之而子思酌之財與時也柳若衛之賢人疑子思不當服

此嫁母是以戒之

按禮父在為嫁母齊衰期父沒為父後者不服子思父伯魚沒祖仲尼亦沒母嫁與父絕是無其時也禮是已前之成禮齊衰期是也時是在家所遇之時道隆則隆道殺則殺是也柳若謂蓋慎者欲依禮而行防其或過爾子思謂吾之於母禮所得為財亦能備而時弗可行方且恨其不及於禮何事須慎防其過於禮乎故曰吾何慎哉

又云子思所以得為嫁母服者蓋伯魚有長子子思為支子伯魚沒長子為父後及長子亦沒而無子子思自以支子不敢繼兄主祭而已子孔白本是繼禰之宗故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三  
以接續其兄為繼祖繼曾祖之宗而承祭祖白不立為伯父後特接續而主祭爾故子思未嘗主祭而得為嫁母服也然伯魚之妻上事孔子下育子思決無夫死改嫁之事闕疑可也

縣子瑣曰 節

此記古無降喪之禮也周制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所以貴貴也夏商以前只是親親長長之意未有貴貴之禮上下各以其屬之親疎而服之故滕伯文雖為諸侯而為孟虎齊衰虎是文之叔父也可見不降於上矣為孟皮齊衰文是皮之叔父也可見不降於下矣引此二事為證滕殷時國名

后木曰喪 節

此記后木命子之辭也夫喪句重看一有不謹則他日不可復追買棺句此當深思之大者特舉一端言之可謂萬世入子喪親之法然此人子所當自盡非父母豫屬者而后木乃曰我死則亦然則過為身後之慮矣記禮者記此譏失言也

曾子曰尸未 二節

此記喪禮之宜也設飾謂襲歛時加著新衣也帷堂之禮以人死斯惡之矣為死者非為生者仲梁子以夫婦方亂釋微帷之義失禮意矣當以曾子之言為正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三  
小斂之奠在東方者東方生物之所奠於此乃孝子不忍死其親之心子游之言是也曾子曰於西方則非矣記者既兩存之而又云魯禮之末失言小斂之奠在西方乃魯人行禮末世之失非其舊也

按禮既小斂俛尸於堂設奠於尸東至大斂既殯始有席設於西室之與彌神之也後斂字謂大斂對上小斂而言據此則小斂無席斂斯席矣以下是記者之言

子蒲卒 節

此子阜救禮之事也古者復則呼名哭豈可呼名故以野哉斥之減子蒲之名子阜即高柴也

杜橋之母 節

此記杜橋之失禮也孝子喪親悲迷禮儀皆須人相導當

中不立相則所行豈能一一中禮故時人以沽讖之且立相則已得專哀不立則禮節皆親爲之專於儀文而忽於哀痛其能畧也必矣

夫子曰始死 節

此記夫子弔服之宜也上記夫子之言下記夫子之事弔必變服所以哀死若羔裘玄冠朝服也始死則去朝服著深衣故羔裘玄冠不以弔

按易服行弔當在小斂之後犬斂之前若謂始死即易則子游傷裘而弔非矣弔者在小斂猶當服羔裘玄冠以主人未成服弔者麻經不敢先也

子游問喪具 節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三 季  
此見無財不可備禮也還之爲言便也封下棺也經以布爲之齊與劑遺

司士賁 節

此縣子譏子游之專禮也襲於牀本是正禮子游之誥亦非不是縣子譏子游者只因子游不曾稱禮當襲於牀以答之而專許誥則禮非出於先王而出於子游矣非汰而何

按襲斂之以衣也

宋襄公葬 節

此譏宋襄之失禮也用醢醢百甕是並鬼器而實之矣與三代之禮不合故曾子譏之明器與祭器皆實是亂鬼器

與人器則明器之當虛也

按夏禮專用明器而實其半虛其半殷人全用祭器亦實其半周人兼用二器則實人器而虛鬼器一說醢醢百甕謂多於禮可也爲明器而不當實之則非矣豈曾子言殷人之禮有祭器而不必實明器與既夕禮禮陳明器亦有黍稷醢醢以實之

孟獻子之喪 節

此記稱獻子之廉也君子固不可啓天下家喪之心亦不可絕天下恤喪之禮孔子可之以其賢乎家於喪者而已必如子柳班諸兄弟之貧者然後爲盡善也

按司徒官名獻子家臣也旅如今六部都吏司吏之類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三 季

皆下士爲之左傳叔孫氏之司馬服虔是家臣亦有司徒司馬也布者古者以錢爲泉布所以通布貨財

讀贈曾子曰 節

此記無賣神之禮也以車馬助葬曰贈初贈時凡所贈之物書之方版已致命於柩矣次日柩行主人之史請讀方版所書之贈若欲神一一知之而既致命今又讀之是再告於神也蓋古者但有贈時致命之禮無後來再讀之禮故曾子以爲非古

子夏問諸夫子 節

此記喪小君之禮也君母君妻皆小君也小君義重而恩輕義重故服齊衰不杖舄恩輕故側隱不能至而容貌和

適也居君二字貫下君母君妻二項問字作問字看上下文義方協

賓客至無所館 節

此記義合之禮也自他國來主我國賓客之厄也仁者不厄人故孔子曰於我乎館於我乎殯賓客非若朋友之親密待之如一厚之至也

按賓客義當館而館何必預擬其死而曰於我乎殯此雖厚道恐非夫子之言

國子高曰葬 節

此記子高從儉之辭也子高意在於儉以爲人死可惡故備飾以衣衾棺槨欲其深邃不使人知乃更壞樹以標之

禮記正義纂言卷之三

一

其言如此意欲如古之不封不樹也不知周官冢人因爵等爲丘封之度與其樹數所以遺後世子孫之識非以爲觀美也封之崇四尺孔子不廢而子高非之不亦異乎

按國子高即成子高齊大夫國其氏也子者大夫之尊稱高蓋其字觀封則知位秩之高下觀樹則知命數之多寡

孔子之喪有自 二節

此記門人葬夫子之事也延陵季子之葬其子夫子尚往觀之今孔子之葬燕人來觀亦其宜也聖人之葬人二句以皆合禮不必合禮言子何觀句蓋謙辭

昔者夫子節夫子既葬子夏述夫子平日之言以慰來觀

之意稱若堂若坊若覆夏屋若斧此四者皆封形然自覆夏屋以上皆用力多而難成唯若斧者儉而易就吾從若斧者而已又言若斧即今馬鬣封之謂此夫子平日之言也今封孔子之墳不假多時三次斬板封畢矣庶幾不違夫子之志乎哉亦疑詞蓋謙質言意覆英瓦也夏時之屋無四阿即今之門廡板廣二尺疊側三板應廣六尺而云四尺者旁表漸斂上狹下舒如斧刃之形故三板但高四尺也

按古之人封之若堂者四方高難爲功而易虧故變之爲若坊則平上而易長比之若堂者易爲功然以其上平猶不免於虧故變之爲若覆夏屋覆夏屋者旁廣而

禮記正義纂言卷之三

單

卑則難虧矣然比之若斧者刃向上則功愈易而虧愈難也孔子以時人之封過泰也故欲從其殺者而已門人以夫子之志於儉也故一日三斬板以行夫子之志而已門人於封則儉於披崇練旒則不儉者儉則行夫子之志不儉則行門人之志行夫子之志所以救時行門人之志所以尊師也坊堤也夫子從若斧者恐燕人不識故舉俗稱爲馬鬣封以語之且封丘以爵爲度而形之廣狹平殺如此異者不失高下之制而已

婦人不葛帶

此記婦人居齊斬之服者如此帶要經也齊斬卒哭變麻爲葛婦人重要不變所重故不葛帶輕首重要故也

有薦新如朔奠

此孝子薦新之禮也。未葬之前，大夫以上，朔望有奠，士則朔而已。此薦新止據士言。朔奠之儀如何？牲饌豐備，男女各卽位，內外各從事。一如朔奠之儀也。孝子薦時食如此。既葬，各以其服除。

三月而葬，葬而虞，虞而卒，哭自以其服除。據服總麻者言。云各者，總麻不止一人，不俟主人卒哭之變也。

池視重霤

此節寓如生之義，且以辨分也。生時屋有重霤，卽今之水溝，以木爲之，承於屋簷，水霤入木中，又從木中霤於地，故云重霤。葬時，柳車以象宮室，而設柳車之池于喪帷之上。禮記說義纂言卷之三

望

方面之數，各視生時重霤。按柳車，宮象也，以竹爲池，其形如籠，衣以青布，縣銅魚焉。重霤，以木爲之，各有等級。天子屋四注，四面皆有重霤。諸侯亦四注，而重霤去後，大夫惟前後二士，惟一在前視者，比擬之詞。

復楔齒綴足

節

復也，楔齒也，綴足也，飯也，設飾也，帷堂也，共六事。一時並起，故曰並作。復獨在前者，復以招魂，人子猶有不忍死親之心，復之而不得，則楔齒等事，不容已矣。

按燕几，燕寢常馮之以安也。兩頭皆有兩足，綴足則豎用之，三頭以夾兩足，一頭使御者坐持之，恐傾倒也，設

飾尸襲斂也

父兄命赴者

此據大夫以上者言。大夫尊，許其病深，故諸父諸兄代命之。雖代命，猶稱孝子名也。士則孝子自命，告喪曰赴。

喪不剝

節

記者設爲疑問，其不剝，保露不巾覆也。古禮文言喪之祭品，不可保露者，爲與爲祭肉與？乃祭肉而非奠也。

按脯醢之奠，不巾覆者，據室內也。室內不惡塵埃，祭肉久設，恐塵蠅汚之，故巾覆。喪禮下篇脯醢之奠，亦巾者，爲在堂故也。

朝奠日出

節

禮記說義纂言卷之三

望

此孝子事死如事生之禮也。常說以朝夕之奠，象朝夕之食。近說取陰陽交接之時，以求神如日出，由闇而明，陰交接陽也。日將入，由明而闇，陽交接陰也。人死而神混于天，陰陽之中，故於陰陽交接之處求之，所以聚死者之神。庶幾遇之也，殊有理解。

父母之喪哭無時

節

此亦孝子事死如事生之禮也。此以小祥後言，哀至則哭無時，不忘親也。三年之喪，期不使期後，則受君之任使，反必告知，亦出必告，反必面之義，言反則出可知。

有殯聞遠兄弟

節

此言三年之喪，在殯不得出弔，須酌恩義而行之。總最服

之輕者猶必往况其重者乎蓋同姓之恩不得不為之隆故也鄰最居之近者猶不往况其遠者乎蓋異姓之恩不得不為之殺故也

所識其兄弟 節

上二句既主存者出弔往哭為義則此一句文意當同所識為句指死者說其兄弟所識之兄弟也指生者說皆弔者蓋厚於所識推其恩愛以及於有服之兄弟如此不同居者小功以下兄弟服輕尚弔况其大功以上服重者乎

天子之棺四重 三節

此記天子棺槨之制也天子四重尊者尚深遽也棺槨者天子槨用栢諸侯松大夫栢士雜木

禮記說義纂前卷之三

聖

按四重凡五物水牛皮牛皮耐濕故在裏近尸二皮不厚故合被之令各厚三寸地根木材唐棟木也亦耐濕故次皮地棺外有屬棺屬棺外有大棺二棺俱用梓四者四重也周謂四重之棺上下四旁悉周匝也天子四重上公三重侯伯子男再重列國卿大夫一重士不重但大棺六寸耳庶人則四寸也

天子之殯也 二節

此言天子之殯其位尊其禮隆也次節哭天子之禮姓有同姓異姓故須分別之諸侯朝覲天子爵同則位同若喪禮則不序爵而序親疎也

魯哀公誄 節

稱孔丘者君臣之辭耆老指孔子二句寓傷悼之意尼父二字因其字而為之謚也左傳載子貢之言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

按左傳云昊天不弔不愍遺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與記文不同者傳為史官之辭此則記者所修之辭豈刪其僭而撮其要歟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子卒

國亡大縣邑 節

此記失地之禮君臣各任其責也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大縣邑公卿大夫皆厭冠以喪禮自處也哭於大廟傷祖宗基業之虧損也哭於后土傷土地封疆之陵削也盛饌

禮記說義纂前卷之三

聖

而以樂侑食曰舉君不舉有重自貶損意求君舉解作舉饌而不舉樂姑照本文解耳非也軍敗喪地律以君辱臣死之義公卿大夫當致身無地尚覲然以舉饌乎此必無之理

孔子惡野哭者

凡哭其所知必設位而帷之以成禮此野哭乃不為位者故孔子惡之欲使習禮也不然所知吾哭諸野夫子嘗言之矣

按周禮銜枚氏掌禁野

未仕者不敢 節

此人子之法也未仕者分卑無祿內不可專家財外不可



私恩惠故不敢稅人然無以權之則廢交際之禮矣故必稱父兄之命則雖有稅亦如無稅也

祥而禫是月禫 節

此記除喪之禮也三年之喪又期而大祥喪至此不計閏二十五月中月而禫二十七月也從月後一月也樂作樂也祥而縞玉藻縞冠素紕既祥之冠是也

按林之喪十二月大祥十五月禫而祥禫間月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禫而祥禫間月可知也但從來論祥禫月日迄無畫一今備錄孟獻子禫節正義及友人雷伯顯三年喪服制辨於後議禮君子庶幾知所折衷焉正義曰此一節論獻子除喪作樂得禮之

禮記說義集言卷之三

星一

宜也依禮禫祭暫縣省樂而不恒作也至二十八月乃始作樂又依禮禫後吉祭乃始復寢當時人禫祭之後則恒作樂未至吉祭而復寢今孟獻子既禫暫縣省樂而不恒作比可以御婦人而不入寢雖於禮是常而特置餘人故夫子善之云獻子加于人一等矣不謂加于禮一等其祥禫之月先儒不同王肅以二十五月大祥其月為禫二十六月作樂所以然者以下云祥而縞是月禫從月樂又與上文魯人朝祥而暮歌孔子云踰月則其善是皆祥之後月作樂也又問傳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又士虞禮中月而禫是祥月之中也與尚書文王中身享國謂身之中間同又文公二年冬公子

禮記說義集言卷之三

果

送如齊納幣是僖公之喪至此二十六月左氏云納幣禮也故王肅以二十五月禫除喪畢而鄭康成則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二十八月而作樂復平常鄭必以為二十七月禫者以雜記云父在為母為妻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禫為母為妻尚祥禫異月豈容三年之喪乃祥禫同月若以父在為母屈而不伸故延禫月其為妻當亦不伸祥禫異月乎若以中月而禫為月之中間應云月中而禫何以言中月乎案喪服小記云妾耐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耐又學記云中年考校皆以中為間謂間隔一年故以中月為間隔一月也下云祥而縞是月禫從月樂是也謂大祥者縞冠是謂禫謂

是此禫月而禫二者各自為義事不相干故論語云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文無所繼亦云是日文公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者鄭箴膏肓僖公母成風主婚得權時之禮若公羊猶譏其喪娶其魯人朝祥而暮歌及喪服四制云祥之日鼓素琴及夫子五日彈琴不成聲十日成笙歌并此獻子禫縣之屬皆據省樂忘哀非正樂也其八音之樂工人所奏必待二十八月也即此下文是月禫從月樂是也其朝祥莫歌非正樂歌是樂之細別亦得稱樂故鄭云笑其為樂速也其三年問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據喪事終除衰去杖其餘哀未盡故更延兩月非喪之正也王肅難鄭云若以二十七月禫其

歲未遭喪則出入四年。喪服小記何以云再期之喪三年。如王肅此難。則爲母十五月而禫。出入三年。小記何以云期之喪二年。明小記所云。據喪之大斷也。又肅以月中而禫。案曲禮喪事先遠日。則大祥當在下旬。禫祭又在祥後。何得云中月而禫。又禫後何以容吉祭。故鄭云二十六月也。戴德喪服變除禮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故鄭依而用焉。鄭以二十八月樂作。喪大記何以云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以禫後許作樂者。大記所謂禫後方將作樂。釋其內無哭者之意。非謂卽作樂。大記又云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問傳何以云大祥居復寢。問傳所云者。去室室復寢。宮之寢。大記云禫而從御。謂禫後得御婦人。必待吉祭。然後復寢。其吉祭者是禫月值四時而吉祭外而爲之。其祝辭猶不稱以其妃配。故士虞禮云吉祭猶未配。三年喪服制辨曰。三年之喪。古今之通喪也。歲久事弛。其失有三。喪二十五月而議禮者。定以爲二十七月。此一失也。二十七月已非禮矣。而京省諸衙門丁憂起復。例以二十八月。此二失也。世不察先王制禮之意。拘于三年之名。遂以三年爲限。起復之後。猶謂未終喪。此三失也。卑庸淺鄙。人徂所見。訛以傳訛。雷同公鑒。縉紳先生。不悟其差。章句腐儒。不識其謬。莫甚之陋。遺笑百世。非細節也。喪服小記曰。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九月七月之喪。三禫也。

五月之喪。一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喪服盡于一時。進而二時。又進而三時。又進而二年三年。一年而期。則二年也。至親以期斷。天地已易。寒暑已變。三年如隆焉。而倍之。則再期也。故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喪服之所從始。如此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然太祥之外禫。有中月而禫之文。小祥大祥。皆用忌日。取于月之周。不上十二月。有不計閏之文。再期之喪。爲三年之喪。有新衰三年。齊衰三年之文。世人於斯三者。粗拾其文。不解其指。而竊窺近似。緣以有三失。中月而禫。鄭注曰。中猶間也。喪至此二十七月。驗之禮不合。再期之喪。三年。二十七月。驗再期者。兩月。而二十五月之後。尚有兩月之禫。不當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也。司馬溫公謂中月而禫者。蓋禫祭于祥月之中也。斯爲得之。而自鄭註有閏月之註。歷代循以爲制。二十七月之失。由于中月之誤也。凡期云者。周一年之月也。儻主十二月。而不取于月之周。則遇有閏月者。必闕一月。如始以正月內置閏月。至十一月而止。不可謂周。故小祥大祥。必用忌日。如小祥遇閏。則小祥爲十三月。合大祥之十二月。爲二十五月。而大祥遇閏亦然。所以有再期之名。再期以春夏秋冬月之兩周除閏不計。凡二十五月也。京省諸衙門起復曰。喪二十七月也。除閏不計。再期二十四月。不計閏。而有二十五月。閏月而禫。爲二十七月。二十七月。

之內已除閏不計矣。又不計閏而爲二十八月、二十八月之失。由于不計閏之誤也。喪服之制五等。三年、二年、三時、二時、一時。以次而降。小功以上。其禮隆。則其數虛。緦麻禮殺。則其數盈。知期之喪爲二年。卽知再期之喪爲三年矣。世不達于禮。但以號稱三年之喪。遂謂士大夫之起復爲未終喪。而世人終喪必三年。會典品官喪禮與庶人喪禮皆二十七月。無貴賤之殊。三年之失。由于斬衰三年。齊衰三年之誤也。夫二十七月。編在律勅。匪所敢議矣。然始於鄭玄。成於陳澔。不爲無據。至謂而爲二十八月爲三年。此流俗相承之弊。所謂無稽之說。守禮君子。宜較訂而歸于是者也。或以爲禮貴從厚。况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三

竟

於親喪。此之失。失諸厚者也。豈可改而之薄。此竟不然。無過不及之謂禮。直情而徑行者。豈可乎。苟隨俗因仍。持之無其故。求之無其理。而君子執喪。亦不必讀喪禮矣。且喪以哀爲本。哀有發于容體者。有發于聲音言語者。有發于飲食居處者。衣服其一端也。世人執喪宴樂盤遊。無一不爲。而獨衰麻披身。越月淹時。以表厚。安在其爲厚乎。古今之喪。天下之通喪。以古今之通喪。而其失若此。又莫曉爲誤。故備論之。

君於士有

節

此節只指士言。大夫以上之喪。有司供之。士賤無供之者。又不得自爲。故君子士之殯。有賜之帟者。言賜則不皆有。

可知。

按周禮。幕人掌帷幕幄帟之事。此指殯時之帟而言。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四合曰幄。帟。幄內之帳。四物皆用纁。連繫帟幕之小者。用之纁上。以承塵也。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三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四

陝西涇陽楊梧鳳閣

兄 楠龍棟

姪 昌齡三開

紹齡七來

男 延齡九如

孫 惺慧益較

檀弓下

君之適長殤 節

此記送殤遣車之禮也。君謂國君通五等諸侯及大夫有采地者而言必殊尊卑辨適庶者重國體之意。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四

按遣車其形甚小置之梓中四隅生有爵命車馬之賜則死有遣車送之殤未成人未有爵命車馬之賜不得遣車其父有之得與子也貴賤不同數王九諸侯七大夫五十三

公之喪 節

公者五等諸侯也受命於君者其恩厚故公之喪惟達官之長杖

按達官謂得自通於君者如內則公卿宰執與六曹之長等外則監司郡守得自通章奏於君者皆是夫杖所以輔病恩之深者其病宜重如太常卿則杖謂服斬至太常少卿則齊衰三月爾此以長言長闕則貳代之

君於大夫將葬 節

君於大夫之喪將葬必親弔於殯宮孝子於柩出殯宮時號慕振輅柩車不動君命引之奪其情也三步即止不忍頓奪孝子之情也如之皆如上三步即止之儀

五十無車者 節

五十始衰越疆弔人道路遙遠筋力不便且弔人悲感過戚恐增衰惡也

季武子寢疾 節

此記者善矯固之存禮議曾點之廢禮也季武子世為上卿強且專政國人事之如君矯固能守禮不畏且謂著衰大夫之門其道將亡矣若依正禮士唯公門說齊衰我之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四

不說救廢禮也時武子寢疾無如之何佯為善之曰不亦善乎言其守禮於將亡之時而有過人之見也表微句正見其善微細對顯著看曾點慕矯固之直乃倚武子之門而歌明已不與武子故無哀戚也此亦狂士之一端歟

大夫弔當事 節

此以大夫弔於士言大夫尊來弔士孝子應出堂迎之若正當主人小斂大斂或殯之事孝子必使人辭告道不得出也弔於人行弔之日是另提端語不接上文大夫婦人無外事故不越疆而弔不樂不飲酒食肉餘哀未忘也

弔於葬者 節

引引柩車之索屬之於車引在前以導柩也取長遠之義

紼引棺索也。屬之於棺。紼在旁。以弼柩也。取機舉之義。

按助引柩車。貴賤有數。天子千人。諸侯五百人。大夫三百人。士五十人。若其足數。餘皆下棺定時。悉助執紼。不限人數也。

### 喪公弔之 二節

此記國君弔其諸臣之喪也。君於大夫士皆親臨弔。蓋有爵者之喪。弔當以禮。必有拜者。喪大記曰。喪有無後。無無主。此就無後者言。若其有後。主人自應出堂拜謝也。似不指弔時答拜說。君遇柩節。謂臣民之微賤者。君不豫知。造次遇柩。亦必使人弔之。示君民一體之義。若齊侯哭。敝無存之類。上文公弔之。是弔已國之臣。此謙言寡君。是弔他國之臣。

### 禮記說義纂言 卷之四

三

按禮譏黃尚受弔。美杞梁之妻不受弔。則有爵之臣。君以禮弔於家也。一說此遇柩節。承上文。言君之弔。君已至家。臨弔矣。若偶遇其柩於路。必使人弔之。蓋哀死之情。觸之而動。不忍漠不相關也。亦通。

### 大夫之喪 節

大夫之喪。適子爲主。拜賓或以他故不在。庶子不敢爲主人受弔。嫌奪適也。

### 妻之昆弟 節

申祥之哭。言思禮當如此。

按冠尊不居肉袒之上。必先去冠而加免。踊必先袒。袒

必先免。故袒免哭踊也。非爲父後者。哭於異室。以其別於適也。

### 有殯聞遠兄弟 節

此遠兄弟。謂遠兄弟之在異國者。蓋喪無外事。已有殯。不得往他國。故爲位哭之。哭於側室。欲其遠殯宮。嫌哭殯也。哭於門內之右。不居主位。示爲之變也。上篇言雖總必往。其亦謂同國與。

按側室。燕寢之旁室也。門內。大門之內也。

### 子張死 節

弔主於禮。哭主於情。曾子不釋服而往。但往哭而不行弔禮耳。

### 禮記說義纂言 卷之四

申

### 有若之喪 節

此記子游正禮之失。以尊魯君也。立者尊右。少儀云。詔辭自右是也。時人以傳詔自右。而相喪亦由右。則失禮矣。子游由公之左。則公在右爲尊矣。此子游之知禮處。

按出接賓曰擯。入相禮曰相。子游爲擯而由左。尚右故也。

### 齊穀王姬之喪 節

齊襄公。魯莊公之舅。王姬乃其舅之妻也。禮於舅妻無服。而此爲之服。重王命。非爲舅也。上或人之說是。服大功。禮也。下或人之說非。蓋不知王姬乃莊公舅之妻。而以爲外祖母。且外祖母宜服小功。而以太功爲外祖母之服。非禮

甚矣。

按王姬周女也。天子女下嫁諸侯，必使同姓諸侯主之。卒則天子無服，而主嫁之國爲之服。如內女，惟嫁於王者之後，天子服之。莊公二年，齊王姬卒，齊來告魯。夫王姬齊襄公夫人，誤以爲齊僖公夫人，誤以爲服大功。古無此禮，故春秋書齊王姬卒以譏也。

### 晉獻公之喪

#### 四節

此記晉文辭國之事也。晉獻公殺其世子申生，時重耳避難在翟，故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此雖是恤患之正禮，且以覘人品何如。且曰：「起下辭，言非特弔，兼有餘事。」寡人聞之數句，使者傳穆公之言也。喪以出亡言，時以得國言。此禮記正義纂訂卷之四。

#### 五

言勉其反國以謀篡位，時秦已有納重耳之志矣。又節，犯教重耳之言，再言孺子其辭者，言相勉反國之命，必不可受也。天下其孰能說，言孰能解說我爲無罪也。一說，作悅字看，亦通。三節，重耳對客之言，客謂使者君惠弔四句，敘來弔意，并敘納已之志也。他志，利國之志也。辱君義，辱惠弔之義也。舅犯之謀，答詞甚恭，守禮甚嚴，所以起穆公之稱羨。四節，子顯致命穆公，穆公美重耳之仁，知禮愛親而遠利，皆仁者之事，然都是愛親之心爲本，惟愛親故守喪禮，惟愛親故不近利，所以穆公只稱其仁。

按穆公亦作繆，古字通用。晉獻公之壻，舅犯重耳之舅，子顯，卽前客也。晉獻公之子五人，太子申生，其次重耳。

其次夷吾，姬之子莫齊，其姊又生卓子，獻公卒，夷齊立，申生之傅里克殺之，卓子立，克又殺之。是時晉國無君，其黨各分，有欲立重耳者，有欲立夷吾者。重耳而入，應須殺夷吾，利父之死，又殺弟以爭得國，事悖名惡，故舅犯令重耳辭穆公之命。

又國語：公子繫，字子襄，弔公子夷吾于梁，如弔重耳之命。夷吾見使者，再拜稽首，起而不哭，退而私語公子繫云：「穆公之美重耳，皆爲形夷吾而言，重耳竟從舅犯之謀而辭夷吾，則私於使者，許賂秦而求入，穆公遂納夷吾，立爲惠公，立十五年卒。穆公乃納重耳，立爲文公，其時齊桓已卒，宋襄圖霸不成，楚人馮陵中夏，有可以霸之機，故重耳一得國之後，卽能繼齊而霸諸侯，皆假仁之所致也。」

#### 禮記正義纂訂卷之四

#### 六

夫穆公嘆服重耳之仁，是其本心之明也。其卒貪利而立夷吾，則物欲蔽之耳。

### 帷殯非古也

#### 節

禮孝子思念其親，朝夕哭殯之時，必褰開其帷，唯敬姜哭穆伯，以避嫌，不復褰帷，以後人皆效之，故云非古。

按穆伯，魯大夫，敬姜早寡，晝哭以避嫌，帷殯或以避嫌，表夫之遠色也。

### 喪禮哀戚之至

#### 節

此節專爲節哀說，首句起下文，末句申釋之，順變二字，言

順孝子哀心。不沮止之。然爲之節。使哀情以漸變而輕減也。君子念始之句。正順變之意。始而生之者。親終而成之者。子若傷其身。卽傷其親之心矣。惟孝子不忘其親。此節哀之禮所由制也。豈樂人之忘哀也哉。君子指制禮者言。

復盡愛之道也 節

此總明復之事也。孝子之事親。固有愛之道。死而猶冀復生。愛之道於是爲盡疾病時行禱五祀而不能回其生。又爲之復。則禱祠之心猶有存焉。禱祠猶願幸。史記云。禱祀而求也。望反。諸幽是北面而呼之義。北面句。南爲陽。有陽之義。北爲陰。有陰之義。

拜稽顙哀戚 節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四

孝子哀痛之容。若手之擗。足之踊。口之哭。目之泣。鼻之洟。固非一端。特不若稽顙之甚。爾孔子從稽顙而後拜者。正以痛之甚也。

飯用米貝 節

飲食人所造作爲糗米貝。天性自然爲美。弗忍虛則無致死之。不仁不以食。道則無致生之不知。

按士喪禮飯用沐米貝水物。古以爲貨。天子飯用黍諸侯以粱。大夫以稷。士以稻。天子之士亦以粱。

銘明旌也 節

銘明旌也。三句言銘之所由立。銘神明之旌也。以死者形貌無別。故以其旌表識之。愛之句。以情言。殺之句。以禮言。

總非虛文。此銘之制也。不忘其親也。故旌以錄之。錄卽書其名也。否則遽忘其親。其如愛何不喪乎親也。故旌遵乎制。卽盡道也。否則陷親不義。其如敬何。

按銘以雜帛爲之。銘曰某氏某之柩。男子稱名。婦人稱姓。與伯仲其制。天子長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司常云。大喪銘旌。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旂。大建建物則銘旌亦然。

重主道也 節

重設於始死之時。主立於既虞之後。則重非主也。然以依神則有主。道焉殷作主而綴重。不忍棄之。所以致其愛而質也。周作主而微重。不敢瀆之。所以致其敬而文也。愛敬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四

字重看文質意輕

按重與主皆所以依神。或曰重。或曰主。何也。未葬則有柩矣。有柩而又設重。所以爲重也。既有廟矣。有廟而必立主。是爲主也。綴猶聯也。殷作主而聯其重。以懸諸廟。必親盡廟毀乃除之。周作主。微重埋之。蓋殷有所不忍。終不若周卽埋之神明依於一。不可有二也。此據天子諸侯有主者言之。士喪禮有重。無主。卿大夫亦無主。

奠以素器 節

奠謂始死之奠。素器如素俎之類。虞祭主練祥之祭。謂之祭。是敬心以漸而文。其奠也。非不敬其親。哀心特甚。故禮尚質。樸其敬也。非不哀其親。虞以後親喪漸久。卒哭練祥。



雖猶在喪制之中。然已是祭祀之禮。敬心加隆。非若初喪之素器也。哀敬各舉重者言。一說。只重首二句。下文正形上文耳。於理甚長。真以其時無尸。止奠於其地。敬之上曰齊。齊者整肅之儀。謂因禮之整肅。而其敬心在是也。喪之哀。哀死者。稱生者對死者而言也。祭之敬。敬鬼神。稱主人對鬼神而言也。

### 辟踊哀之至也 節

男踊女擗。此哀痛之至極。有算如一踊三跳。三踊九跳。為一節。是也有算則有節。有節則有文。無節則質。故謂之節。文。辟踊曰擗。

### 升經葛而葬 節

天子諸侯居喪時。冠服皆純凶。如厭冠麻經是也。至於葬。則親有神道焉。故以升易冠。以葛易麻。不用純凶也。與神文二句。明其意。下引二代之冠。以證之。總是以神道敬親意。

按上下圖為升。絹升也。環經用葛。在首。腰帶仍用麻也。神。即親也。註以神為山川。不可從。升。昇皆祭冠。厨人升而祭。見升之為周制也。喪致哀而已。葬則有敬心焉。升而葬。嗚而葬。則其敬心益隆。

### 飲主人主婦 節

此以大夫之家貴者言。士喪君不命飲粥也。初喪之時。此三等人情最迫切。水漿不入口。故道之飲粥。此禮也。君處

此三人哀痛病困。恐不勝喪。故臨喪飲粥之時。君必命之食疏飯也。此恩者。所以通禮之變。蓋君既哀臣之死。又恤臣之私也。

按喪大記言。主婦食疏食。謂既殯之後。此主婦飲粥。謂未殯之前。食即指飲言。首二句。上言禮。下言義。皆說以下句屬下文者。非。且以食之為食疏飯。尤非。禮未殯。食粥。孟子亦有明文。君豈可命之食疏飯。以教之廢禮。且病困飲粥。儘足延生。又何必疏飯耶。泰新云。導之以食粥者。謂乃君命食粥也。尊者奪人易也。更醒。

### 反哭升堂 三節

此記繼述之事。之禮也。堂與室皆指廟中。真反所作。反所禮記說。養皆指親言。主人升堂。主婦入室。陰陽之義。反哭之弔。何以曰哀之至。反而亡焉。二句。正哀之至也。賓之弔也。以此殷既封而弔。受弔于壙也。周反哭而弔。受弔于家也。親之在上。固為可哀。不若求親于平生居止之所而不得。其哀為甚。故弔于墓者。不如弔于家者之情。文兼至。此夫子所以欲從周也。

### 葬于北方北首 節

北方國之北也。上二句言禮。末一句言義。南方以陽而明。北方以陰而幽。人之生也。則自幽而出于明。故生者南鄉。及其死也。則自明而反乎幽。故死者北首。凡以順陰陽之理而已。

既封主人贈 七節

此記者釋喪禮之義。極行至城門。公使宰夫贈玄纁束。既封。主人用此玄纁置柩旁。以贈死者。以君命祭親也。此時祝先歸而宿虞祭之。尸宿亦戒也。以事戒之。則曰戒。以期戒之。則曰宿。為將虞祭。豫道也。二節既實土。主人迎精而反。反哭于廟。及殯宮。送賓畢。主人視虞牲。省其牲也。此據士禮。宜用特牲。舍奠墓左。舍。釋也。奠。置也。祭饌置于墓左。墓道向南。以東為左。以父母形體在地。禮地神也。兩言有司。或佐主人視牲。或代主人視牲。各有司也。主人不釋奠。而使有司代。欲速反而修虞祭。必待有司反而後虞葬禮畢。然後敢行葬反之禮也。三節葬虞祭不待明日之義。禮記說義纂言卷之四

士

四節是日。指葬之日。說以虞祭。喪莫。蓋虞祭之時。以其尚凶。祭禮未成。今既卒。無時之哭。惟有朝夕二哭。漸就于吉。故曰成事。五節是日。亦指葬之日。說吉祭。即卒哭之祭。喪祭。即虞祭。明日。卒哭之次日也。祔于祖父。以昭穆同也。六節其變句。承上文易字而言。吉祭。亦謂卒哭之祭。禮虞祭間一日。而卒哭。祔則不間日。故曰是日也。接。接卒哭之日也。不忍句。正釋明日祔于祖父之義。陳註謂虞祭卒哭及祔。皆據得正禮者爾。其變。謂偶遇變故。不得如期而葬。若喪服小記。所謂報葬等。報謂速也。不如前說便捷。

按虞與卒哭。尊卑不同。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天子七月而葬。九月而卒哭。天

子九虞。諸侯七虞。大夫五。士三。前言弗忍。一日離。蓋言孝子送形而往。既窆而還。則已與親之體魄離矣。迎精而反于家。急立聚親之神魂。與相交際。若不造修虞祭。而待明日。則是此葬之日。與親相離。孝子不忍。故不待明日虞。而于葬日虞也。此言不忍。一日未有所歸。蓋言卒哭之末。有餞禮。送神適祖廟矣。翼早。急立就祖廟迎奉其神。若用虞祭之例。相隔一日。而始祔祭。則卒哭後祔祭前。此一日親無所依歸。孝子不忍。故祔祭必與卒哭之日。相連接。而不間日也。

七節殷既練五句。言二代祔期之不同。禮期而小祥。服練服。殷人至此而後祔。周用卒哭。則太速矣。孔子善殷以不禮記說義纂言卷之四

士

忍于鬼其親也。

按殷練而祔。練祭之明日祔也。則卒哭以前。猶祭于寢。有未忍遽改之心。

君臨臣喪 節

此記天子臨臣喪之禮也。君臨臣喪。凶邪可惡。使巫執桃祝執芻。小臣執戈。以祓除之。臨生者則惟執戈而已。不加桃。故曰異于生也。先王句。言喪有惡死之道。先王之所不忍言也。就不忍說。此承上文異于生之語。而申說其意。

按君有慶臣亦有慶。君有戚臣亦有戚。臣疾。君親問之。臣死。君親哭之。以致忠愛也。若生而用。死而弃。生而厚。

死而薄。生而愛。死而惡。是忘生背死也。則夫桃荊胡  
平諸臣之廟哉。或曰。于記有之。空若禮然。曰。否。是固周  
末之記也。

喪之朝也

節

子之事親。出必告。反必面。將葬而奉柩以朝廟。故曰順死  
者之孝心也。其哀二句。就死者說。又死者神靈自悲棄離  
居室。永卽泉壤。亦欲至祖考之廟而訣別也。末二句。言二  
代朝廟之不同。殷人尚質。死則爲神。敬鬼神而遠之。故大  
歛之後。卽奉柩朝祖而殯于廟。周則斂文親難亡。沒猶若  
存在。不忍便以神事之。故殯于路寢。不殯于廟。及朝廟遂  
葬。

禮記說義集訂卷之四

車

孔子謂爲明罷 三節

此節記孔子之善夏爲用明器。因德奉也。次節記孔子之  
非殷爲用祭器以從葬也。用生者之器。必非殷盛時之禮  
或生者之器。非祭器乎。三節言塗車芻蕘備物而不可用。  
故以爲明器之道。此以上孔子之言。承上而起下也。又言  
孔子者。更端之辭。謂爲備者不仁。中古時如此。知末流必  
有以人殉葬。故孔子痛絕之。

穆公問于子思 節

此與孟子告齊宣語相類。其曰戎首。卽冠讎說也。蓋世衰  
君暴。多虐其臣。故以上下感應之機。警其君耳。若君子之  
自處。與所以教人。不容若是之薄也。

按爲舊君服。見儀禮齊衰章。人臣去國。有爲舊君服者。  
有不爲舊君服者。凡視情與義如何耳。進人以禮。如忠  
信重祿。諫行言聽。是退人以禮。如有故而去。待之三有  
禮。是若將加諸膝引之。惟恐不高。若將陳諸淵。擠之。惟  
恐不深。服與不服。所以異也。戎首。爲寇亂之首也。穆公  
居今之世。反古之道。而欲責今之臣。行古之禮。不亦誤  
歟。

悼公之喪

二節

此言三家之強橫。敬子知有禮而故違之。甘以不忠不孝  
自處。卽此可見無君之心。生旣不臣。死亦不臣也。

按禮。父母之喪。三日後食粥。卒哭始疏食。事君方喪三  
禮記說義集訂卷之四

齒

年。蓋當與喪父母同。敬子初言食粥。是也。吾三臣。俱  
敬子言。真小人之無忌憚者矣。

衛司徒敬子

節

此與曾子襲裘而弔同義。

按子夏子游。皆以朋友之禮往。朋友有總之恩。隨主人  
變。如五服親也。前云帶經。此不云帶者。云經。則知有帶  
也。

曾子曰晏子

三節

首節曾子之稱晏子。禮以敬爲本之意也。有若之貶晏子。  
儉則固之意也。次節舉大夫遣車之正數。見晏子之儉而  
不知禮。三節言晏子是救時反本之意。以見其儉非不知。

禮也。禮者敬而已矣。恭在貌，敬在心。晏子有恭敬以持已接物，得禮之本。而曾子以爲知禮也。有若之言，偶舉三件以譏其儉而逼下。國君帶言，不與大夫平。人臣賜車馬，乃得有造車晏子之父晏桓子，是大夫遣車五乘，而惟用一乘爲儉，而不中禮也。今因車而言，亦不平。獨言遣車，則狐裘及墓之失，亦自見矣。

按遣奠之牲體及墓埋之大夫以上皆太牢，士少牢。禮于寔後辭親拜賓，竟始藏器，藏器實土，竟始反哭。大夫遣車五乘者，所藏多費，時久實土，晚則反哭遲，晏止用遣車一乘，及墓藏之，其禮簡，費時不多。實土早，則反哭速也。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四

十一

國無道節，時齊方奢，矯之是也。國無道，謂上自君身下至民俗，皆驕奢淫縱也。盈滿也，耻盈禮，謂于禮之當然者，亦以身自減殺，而不使得盈滿如正禮也。三國字都是泛說，言外方及齊國，二示字有躬行率先以立教意。國奢示以儉者，時之過矯之以不及也。國儉示以禮者，時之不及矯之以中也。矯偏之中，有挽回風俗意。

國昭子之母 二節

此記禮之變也。禮莫大于賓主之辨，尤莫重于男女之別。雖在喪紀憂遽之中，亦各正其位。如男子西鄉而位，平東婦人東鄉而位，平西以辨陰陽之義。昭子徒知辨賓主，而不知別男女，失禮甚矣。子張不能救正，惡用彼相爲哉。

穆伯之喪 二節

此記敬姜之賢也。哭夫以禮，故不嫌于薄。哭子以情，故不嫌于厚。則中節矣。孔子所以謂之知禮，次節以將爲賢人，蓋見其有才藝。季氏魯之宗卿，敬姜有會見之禮，未嘗以就公室以觀文伯之行。內人妻妾也行哭，行哭泣之禮也。此子平日必疎薄于朋友，諸臣故未有感戀出涕者。敬姜所以嘆恨之。

按穆伯姜之夫文伯，姜之子，以就公室以字要玩，言各自就之。敬姜未以文伯偕耳。曠謂虛其禮而不行也。上言晝夜哭，此言不哭者，謂暫時也。家語文伯名默卒，其妻妾皆行哭失聲。敬姜戒之曰：吾聞好外者士死之好。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四

去

內者女死之。今吾子早夭，吾惡其好內，聞也。孔子聞之曰：公父氏之婦知禮矣。

有子與子游立 五節

此子游因論踊而言禮由心生也。有子見有喪之人，號慕其親，如孺子者，孺子慕與前之孺子泣同，謂情真而無節文也。壹猶云常也。有子質厚而禮學疏，因言喪禮之踊有節。我常不知其何爲而然，久欲除去之。今日乃知孝子之情在于此，踊其是此孺子之慕也。夫玩其字也，夫字有恍然悟意，謂喪禮之踊乃其情之至者，不可去也。一說情在于斯二句，言但如小兒之號慕足矣。孝子之情在于此，其是也。何須爲哭踊之節乎？是以有子爲直情徑行，不知可。

傳可繼之道矣。

禮有微情節是子游精于禮學。故詳言聖人制禮之意。不專指踊言。凡禮皆由人情而制。微殺也。微情句。慮賢者之過。如爲哭泣之節。以殺其情。以故興物。慮不肖者之不及。如爲衰麻之物。以興其哀。直情徑行。兼哀與不哀言。申看一說。直情屬過一邊。徑行屬不及一邊者。非言外見孺子之兼爲直情徑行了。

人喜節。此承上文微情而廣言之。但上文之微情。專指踊節。其過哀之情而言。此又申言之。而兼及舞節。節其過樂之情者。喜之情。由中而外達于色。聲手足至舞則樂之極矣。愠之情。由中而外達于色。聲手足至踊則哀之極矣。禮記說義纂言卷之四

中間有舞斯愠一句。解者致疑。不知首末各四句。是哀樂相對中。插舞斯愠句。是哀樂相生。喜極必生怒。章法之妙。實在於此。品謂階格。有上下之別。節謂斷制。有多寡之差。品節者。不是教他不到舞踊地步。使他舞踊中有定則。不溢而過。此本然之節也。斯之謂禮。禮字。未是先生之禮。只在人身上言之。禮不過品節乎人情而已。

人死節。此承上文以故興物而廣言之。人死斯惡之矣。四句。文雖平而意則串。太古無文之時。報本反始。禮制未備。人多如此。于是推原聖人制禮初意。絞衾以飾體。襲以飾棺。此聖人使人勿惡心事。始死脯醢有奠。將葬遣行有奠。既葬虞祭有食。自上世至今。不以未見饗而廢此禮。此

聖人使人勿倍心事。今子刺禮之踊而欲去之。亦不足爲禮之疵病。適以自病而已。

### 吳侵陳斬祀 二節

此記儀善丁辭令。能救收亡之禍也。曰吳侵陳。則其興師已不正。曰斬祀殺厲。則其行師又甚暴。而陳之受禍已慘矣。師必有名以下。蓋承夫差之命而爲之言也。夫差內行惡事。而外欲得善名。名之以殺厲之師。欲吳人恥惡名而改悔也。吳果欲反地歸子。以陳行人乘其好名之心。而甘言勸誘之也。

按初吳子光伐楚。召陳懷公。懷公不從。夫差克越。乃修先君之怨。而侵陳。舊本陳太宰嚭使于師。夫差謂行人

禮記說義纂言卷之四

太

儀曰。此互錯其名。夫嚭乃吳夫差之宰。陳遣使者。正用行人。則儀乃陳臣也。當云陳行人儀使于師。夫差使太宰嚭問之。又有太宰嚭三字。舊本在曰古之侵伐者之上。今移在曰反爾地之上。二人之名兩易。則文義協順。夫謂行人儀。夫差謂何不試問。我修先君之怨。而興此師。必有善名在外。衆人稱此師。則謂之何。欲令太宰嚭以此問行人儀也。斬祀。毀宗廟也。厲。謂風疾人也。殺厲。重于斬祀。故議殺厲以激切之。吳反地歸子。其事既善。則豈有無善名乎。言必有善名也。是又微勸之。

春秋之世。以辭命相尚。僥倖成功者甚多。如晉陰飴甥對秦伯而釋晉侯。晉展禽犢齊師而還齊侯之類。是以

後來一變而為戰國儀秦之術考諸春秋史記則知世道之變其所由來者漸矣

顏丁善居喪 節

此記顏丁居喪之善以殺哀之有漸也

按如不及其反句蓋不忍決去猶且行且止以待其反息猶息息之息所謂如疑也此與前所記不同蓋彼言禮之極而顏丁能此則可以為善矣

子張問曰書云 節

此見人君當行三年之喪也言乃譏臣民望言之久命令所市人心權悅也子張疑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禍亂或由以起孔子告以聽于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四 孝

論語云君薨蓋兼諸侯言此云天子崩專主高宗而答論語云百官總已而此云王世子見非特羣臣就冢宰代王聽朝王世子實委之代已聽朝也古之冢宰執國柄者皆伊尹周公其人使之聽朝何憂于禍亂若後世漢魏羣君操懿為冢宰則雖一日聽朝之權亦不可託况三年之久乎

知悼子卒未葬 五節

此章記君居臣喪之禮也註俱明

公叔文子卒 節

此記文子得諡之由也成文子子名生存之日君呼臣名至三月將葬請為作諡易代其名君指靈公歷數文子之

行惠一也貞一也文一也天子聽衛國之政作一冒班者列國往來並會之班次以侯國之爵言制者列國行禮用物多寡之數以朝聘之幣言班制古典所有文子特修其壞者耳班制修故可與四鄰交社稷所以不辱蓋修班制修內之政以與四鄰交安外之政惟其如此故內不相陵外不相侵而社稷不辱國體燦然儀則詳明故謂之文諡法內外用情曰貞愛民好與曰惠道德博聞曰文

石駘仲卒無適子 節

凡立庶者年均以德德均以上駘仲衛大夫有庶子六人無適子故卜所以堪為後者沐浴佩玉則兆此卜者之言也五人皆然惟石祁子不沐浴佩玉是欲全孝全禮也而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四 孝

龜獨兆于石祁子夫五人有意于得而不兆祁子無意于得而兆蓋溺利忘禮者人謀所不與而鬼謀之所違也尊禮不謀利者人謀所與而鬼謀之從也龜其真有知哉按沐浴佩玉以齊潔也曲禮云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非有創瘍固不可沐浴矣玉藻云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非去喪固不可佩玉矣

陳子車死于衛 節

此章與陳乾昔寢疾章即左氏爾從先人之治命吾是以報之意皆論殉葬之非也子車齊大夫充其弟也在衛得疾家人不得致其養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謂已議定所殉之人也下謂妻妾童婢之屬一說下謂地下死

而無人養之于地下太泥子亢見兄家謀殉葬非禮自慶不能止故云殉葬雖非禮然外人疏最親誰若妻與宰若必須待養則君欲以妻與宰殉葬蓋彼妻與宰不明公義不知正禮以其私情謀殉葬子亢託言欲以二人之身殉所謂婦人不可以理喻但可以勢脅者也

### 衛獻公出奔 二節

此記柳莊事君之正衛君厚臣之失也獻公欲厚從亡而柳莊止之是一舉而公直兩得獻公雖尊柳莊而廢祭事繼祭服納封書于棺是一舉而三失

按左傳魯襄十四年衛獻公奔齊孫文子逐之也襄二十六年甯喜攻孫氏克之公復歸衛讓太叔文子曰寡

禮記說義集訂 卷之四

三

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吾子獨不在寡人觀此則獻公之疾居者可知入衛將班邑于從者以懼居者衛君之奔有太叔儀以守有母弟鱣以出居者守君之社稷行者執君之羈縻或撫其內或營其外勞逸雖殊內外之功一也其可厚此而薄彼哉此柳莊所以諫獻公也柳莊為衛太史癘疾時獻公嘗命其家曰若當疾革之時我雖當祭必告其後柳莊果當公祭時卒而來告公祭事雖了與尸為禮未畢故再拜稽首請于尸而往弔急弔賢者也脫祭服以禭以不用襲也凡禭以斂裘縣潘邑各所以厚賢也正前班邑之意萬子孫莊之後世也禮大夫卒當祭則不告獻公不得為衛之賢君

何能親賢柳莊惟有諫班邑于從者一事可取他無事實觀獻公與公孫壽餘邑六十豈可謂厚賢也私意而已矣然則柳莊之為公親厚安知非以從亡之私愛歟晉文公之賞從亡而辭見守藏者楚昭王之賞從亡而及于屠羊說衛獻公之厚從亡而及郊將班邑皆徇于私而不知公蔽于近而不知遠也

陳乾昔寢疾

節

此記尊己之守正也尊己不陷父于不義記者善之

按尊己乾昔子名二婢妾也小人將死不忘乎惡魏顆之病以妾為殉陳乾昔之病欲以婢夾已此不忘乎惡者也乾昔之子不從其亂命其過秦康公遠矣

禮記說義集訂 卷之四

三

仲遂卒于垂

節

此記魯繹之非禮也仲遂為魯卿卒于垂地宣公繹萬入去籥時萬舞皆入但去其籥之有聲者則失寵遇大臣之體矣故聖人以為非禮祭禮為吉卿卒為凶然正祭不可廢也卿卒不繹而已

按春秋宣公八年夏六月辛巳宣公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仲遂魯莊公子也生而賜氏故不稱公子遂而稱仲遂壬午猶繹猶者可以己之辭萬入去籥萬舞二舞之總名一說萬舞執干以舞武舞之別名籥舞吹籥以舞文舞之別名以萬舞為干舞者非禮大夫卒當祭則不告終事而聞則不繹籥舞者所吹三孔籥章吹幽



詩蓋民間新報蜡祭之樂官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  
胥一人徒一人

季康子之母死 三節

此記機封之非也季康子母死公輸若爲匠師公輸般素  
多技巧見若掌斂事而年尚幼般欲代之而試用其巧一  
說方小斂當若方與小斂之時與註年尚幼之說不協般  
領請室時用機闢下葬不用碑繚時人服般之巧而季康  
子將從之公行假曰不可夫魯自有故事也公室二句此  
言魯之初也凡言觀者不正相當此儗效法之辭豐碑天  
子之制公室指魯君視之則諸侯僭天子矣桓楹諸侯之  
制三家指大夫視之則大夫僭諸侯矣蓋周衰禮廢其陵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四  
替承襲之弊久矣公肩假但知機窆之爲非而不知魯之  
君臣其越禮犯分更非也二句似平重桓楹邊末節假呼  
般之名而責之正斥其機窆之非也則豈不得二句宜照  
後註解則豈不得以其母嘗巧者乎作一句豈不得猶言  
何不得也言爾以他人之母嘗巧而廢當用之禮則亦豈  
不得以自己母試巧而不用禮乎則于爾心亦有所病而  
不安乎二者俱有字疑之而不敢質言也此最得撥醒  
口氣若前註則豈不得以以字作已其母母字作無詞覺  
支蔓假言卑陋而傷歎其營之者深矣于是衆人遂止  
按天子六綽四碑繚大繩也諸侯四綽二碑士二綽無  
碑三家之視桓楹但如大楹不似碑形通而言之亦謂

之碑季孫之母雖是妾母然國卿之母豈工人嘗巧之  
其惡乎不爲季孫病哉

戰于郎 節

此記孔子激忠勵節之意三家怙權啓釁不能以禮相君  
致有郎之役既又不能奮勇打敵師師先奔致有涉泗之  
羞社稷之不振甚矣禹人與汪錡非有君命之寄而存禦  
難之心其忠可嘉魯人錄禹人之忠而欲厚汪錡之禮孔  
子不言魯人之知禮而以執干戈衛社稷爲言稱汪錡所  
以愧三家也

按郎魯近地名魯哀公十一年齊伐魯曲在魯也及齊  
師戰于郎右師果奔而齊遂涉泗三家之罪豈容誅哉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四

禹人之言蓋在不戰之時而其與汪錡死難則其奔敗  
之時也欲勿殤重汪錡爲其以童子有士行故欲斂葬  
如禮也夫魯室微弱原是卿大夫不能謀國之過夫子  
已心傷之久矣注重此舉正與聖人心合故極與之若  
論中庸之道則踦以髻鬣之齡無干戈之責輕身赴敵  
與匹夫匹婦之自經等夫豈禮之所與哉故曰不亦可  
乎聖人之詞如此良有深意

子路去魯 節

此言古人以孝敬相勗也一則以哭墓爲言欲以哀慕之  
意動其歸心也一則以敬墓與祀爲言欲以敬慕祀之意  
警其忍心也孝則欲其返也速敬則欲其居也安古人重

別如此。

按所哭之墓謂祖考之墓也。所過之墓則謂古帝王聖賢忠臣孝子之墓及國家之正祀者。展猶省也。處猶安也。墓祀二者人所易忽。能式能下則無往而不用吾敬矣。敬則無適而不安。故爲留本國者言。無君事主于孝。若有君事去國則不得哭墓。曲禮云君言不宿于家。是也。祀謂神位有屋樹者。

工尹商陽

節

此記孔子取追北之仁。所以戒人之貪殺也。商陽仁不忍殺人。棄疾以王事勸之。韞韜弓不射也。掩其目不忍視也。止其御勿遠追也。然已意非御所能知。又難以語之。故曰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四

章

朝不坐云云。聊爲此言以止其御。非是忿其位卑而不盡力多殺也。夫子取其有禮也。以此。

按工尹楚官名。商陽其姓名也。棄疾楚公子名。楚滅陳以其地封之。故稱陳。後立爲平王。追吳師事在魯昭十二年。此朝及燕皆謂在寢。惟燕朝在路寢。則大夫坐于上。士立于下。是朝不坐也。燕禮獻卿大夫之後。西階上獻士而無席。是燕不與也。且言已之官卑禮薄。今殺三人亦可塞責而反命矣。此謂吳師既走而不逐之。則不逐奔一念亦似有不忍嗜殺者。

春秋傳楚子伐徐。無追吳師之事。當時與事。但有工尹商陽。無商陽此章。蓋出家語而語意不如家語之詳。

語孔子既言之後。子路佛然進曰。人臣之節當若大義。唯力所及。死而後已。夫子何善此。子曰。然。如欲言也。吾取其有不忍殺人之心而已。路門正朝。大夫以下皆立。商陽與御者皆士也。

臨川王氏云。春秋末世。諸侯無義戰。士庶人不幸而在軍旅之間。君命既不可廢。爲之強戰。則又爲與于不仁。如商陽者可也。是以孔子善之也。

廬陵胡氏云。殺敵爲果。易之戮也。商陽殺敵不果。而云朝燕不與。似懟君而不肯盡力。然者猶所謂以常人遇我。我故以常人報之也。安得獨有禮。蓋春秋無義戰。彼善于此而已。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四

美

諸侯伐秦

二節

二節以襲爲主。諸侯無相襲之禮。曹非有意屈羣侯。而羣侯不能正。失在羣侯。楚有意辱曹而反爲魯所辱。失在楚。

恒當

曹桓公卒于會。舍朋友之道。襲賤者之事。在會諸侯請于曹。欲爲之舍。而曹人乃使之襲。則自辱矣。諸侯從之。不知禮也。以朋友有相啖食之道。

按曹宣公名廬。卒于魯成公十三年。其時魯國屬公主。兵使諸侯行襲事。蓋出于霸命也。

襄公以二十八年朝楚。適遭康王之喪。魯人知襲之非禮。而不敢違。于是以君臨臣喪之禮先之。及楚人覺之。而悔。

已無及矣。

按襄公魯君名午荆楚之本號魯莊之世告命皆稱荆至僖元年始稱楚康王楚公子昭也僖稱王卒在魯襄公二十八年荆人請襲欲使襄公衣之魯人曰非禮荆人欲尊康王故強之巫祝桃茢君臨臣喪之禮悔者悔以臣禮強魯君使襲遂致魯君以君禮臨其喪荆自尊而卑魯魯亦自尊而卑荆以報故荆悔其召辱由已也荆人以人臣之事待襄公襄公則以人君之禮臨荆人豈非自尊而卑人者人必卑之自貴而賤人者人必賤之耶秦王屈趙王以鼓瑟而有擊缶之辱夫差屈勾踐以會稽而有姑蘇之恥亦此類也

禮記說義纂註卷之四

孝

滕成公之喪 節

此記惠伯之知禮也滕成公之喪敬叔奉使弔于滕進魯君弔書惠伯為副使敬叔嘗殺懿伯為其家所怨忌故適及滕之近郊恐惠伯殺已不敢入蓋懿伯即惠伯之叔父也惠伯以禮曉之曰奉君命而使政莫大焉叔父之忌不過私仇而私不可以害公故敬叔聞惠伯之言遂入

按滕成公名原卒在魯昭公之三年使魯君使也子叔子服皆氏敬惠皆諡也敬叔名弓魯桓公七世孫惠伯名椒桓公六世孫也論世次則懿伯惠伯之叔父而敬叔之五從祖也敬叔與惠伯奉使相隨在路不相畏難入滕始難者有怨讎恆防備入滕則由主人防備不復

在已故難之將將命之將忌字作忌日者非

又云子夏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孔子云奉君命雖遇之不鬪叔父之親與昆弟等惠伯之處此宜哉

哀公使人弔 三節

此記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黃尚必是其父死于兵間哀公哀其為國事而死故不待其家而急弔之此與齊莊公弔杞梁之妻同畫宮受弔但知敬君之命而不知路弔之非禮也齊莊公襲莒于奪杞梁死焉莊公使人弔而杞梁之妻不受弔此曾子所以譏黃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

按哀公魯君黃尚人姓名畫宮畫地為宮象待弔禮于野禮簡事便非也魯襄二十二年齊莊公襲莒杞殖華

禮記說義纂註卷之四

孝

周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于莒郊明日遇莒子莒子賂之二人不肯皆以戰死且于莒邑名隧狹路也時妻迎其柩而莊公使人弔之君之臣數語言梁妻知禮之事以實上文諸侯之大夫士有罪當誅者大夫以上陳尸于朝士陳尸于市皆曠地露天之處若非有罪則不當于此處而受之弔也其妻辭左傳言齊弔諸其室杞梁作杞殖華周作華還

孺子贗之喪 節

此記三家之僭禮也天子諸侯之殯雖輜幘不同然皆用輜以輜之重也故為榆沈以滑之欲榆沈之散也故設撥以灑之無輜則無所用沈無沈則無所用撥有若謂撥其

可設乎。三家猶設况君之子乎。婉其辭以悟君也。顏柳人姓名以有若對非其實。恐哀公從之。故以正禮而言。謂三家無輜而徒設。撥是竊尊者之禮。而不中實用者也。君何爲而效法。則其辭直而義嚴矣。竊意三臣設撥蓋欲僭用輜而不敢驟用耳。

按魯哀公之少子名彘。稱孺子。與前章重耳稱孺子同。當時公子之通稱也。大夫士殯用輅軸轉動甚易。設撥當是設置撥榆沈之人。撥制諸家解者紛如訖。無確據。方氏爲近。關而俟之可也。韓音等也

### 悼公之母死 節

此記哀公文過之辭也。悼公母哀公妾也。爲之齊衰。非也。禮記正義集註卷之四 宋 有若譏而問之曰。吾豈得休已而不服之乎。雖是妾。魯人以我無夫人。皆以爲我妻。故不得不服也。哀公欲以尊寵其所愛。而不虞卑其身。與辱其宗廟。猶爲此文過之辭。則其失國非不幸也。

按天子諸侯絕旁期于妾。無服。唯大夫于貴妾緦。

### 季子臯葬其妻 節

葬妻犯禾。子臯時爲成宰。孟氏二句子臯言犯禾無大害。于法義上不見罪于君下不見棄于友也。孟孫氏執政者也。故以法言罪。朋友同等者也。故以義言。棄邑長指爲成宰說斯此也。卽指成邑邑長尚買道而葬。則後必爲例。而難乎爲繼者矣。

按犯躡也。庚信也。謂買也。一說庚者更也。夫子臯之賢。歷歷可紀。犯禾而葬。所傷幾何。答中詳數語。婉而有味。不愧賢者之言。何須論事之有無耶。鄭方諸註固哉。

### 仕而未有祿者 節

此記仕未得祿者與得祿之臣有同有不同。二註俱通。後者較優。王府之職。掌王之獻玉。是王有獻賢之禮也。

### 虞而立尸 三節

#### 三節註皆明

虞祭立尸以繫孝子之心。未葬前殯宮雖有脯醢之奠。而無几筵大斂之奠。設素席亦無几。今葬訖虞祭乃以素几。配素筵設之。此謂士大夫禮生事畢。謂卒哭前猶以生人禮記正義集註卷之四 宋 事之者于內寢之下室。每日饋食設黍稷器物几杖。如生時至卒哭後則不復饋食也。周禮大喪小喪宰夫掌其戒令。故謂高祖之父當遷者新謂新死者。魯有三門寢門路寢門也。其外爲雉門又其外爲庫門庫門自外入之第一門亦曰臯門於此命之者百官所在咸使知之也。

### 二名不偏諱 節

此記避諱之禮也。舉夫子作證言在不稱微若不在顯與而在蕭牆之類。言微不稱在若杞宋不足徵之類。

### 軍有憂 節

軍有憂爲敵所敗也。戰勝而還謂之愷。故敗謂之憂。素服哭以喪禮處之也。師出受命于祖無功則與祖命辱矣。故

哭于近祖廟之處。君哭者過則歸已也。凡告喪曰赴。告敗之車名曰赴車。赴國之車。但露載其甲及弓。不以橐載戰之兵。不載示報敵以雪恥也。庫門之外近祖廟者。

按素服。縞冠也。兵法曰。若不勝取過在己。秦穆公攻于殺。素服郊次。嚮師而哭。蓋其遺禮與。不載橐載。忘戰也。雖然義則動不義則止。豈若焚舟破釜。流舟實膽。以干戈相等者乎。梁惠王欲報齊楚。孟子之省刑薄斂。壯者修孝弟忠信。將以恩止爭。且務終已而不責人。但曰報敵云爾。則悖于禮矣。

有焚其先人 節

先人之室謂宗廟也。廟火而哭。哀神靈之不安也。故國引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四 春秋文春秋書成。魯成公也。三年新宮災。三日哭。正與此禮相合。

孔子過泰山側 節

此記虐政之害烈也。楊雄之論酷吏曰。虎哉虎哉。角而翼者也。與此同意。夫以泰山之側而有斯者。則魯人之政可知矣。夫之父曰舅。

魯人有周豐 節

此記人君感民在于至誠也。全在未施二字內看出來。惟虞夏之君。知自盡信敬之實以感民。所以君之信敬入于民心。民無心。自以信敬應也。哀公欲求施于民。則未矣。墟墓之間。社稷宗廟之中。君自盡其哀敬而已。未施哀敬于

民也。然而民皆哀敬無他。此盡哀盡敬之心。真心也。這是此例說與虞夏無干。若殷周之誓會。雖有心感人。而入必畔疑焉。可見有心之固結結之之道。即離之之術也。人君可以深長思矣。

按殷人之誓誓成也。欲于誓時糾合協比之周人之會。會盟也。欲于會時曉喻勸勵之。誓必有會。會必有誓。互相備也。蓋誓生于不信。會生于不敬。誓之使信。則民始畔。會之使敬。則民始疑。凡物結之則聚。解之則散。結之以誓。會若其固也。而民亦必解。惟不誠耳。

喪不慮居 節

此防賢者過禮之事也。慮謀度也。謂欲償其所居以給喪費也。為無廟為無後是不慮居。不危身之故。所以然者何哉。蓋慮其居而償焉。則無廟以奉祖考之神靈矣。危其身而死焉。則無後以承祖考之祭祀矣。心欲為孝。而反陷于不孝。此非禮之禮。不可不察也。

延陵季子適齊 二節

此記季子隨時處中之道也。此不惟適旅葬之節。而且通幽明之故。父子之情。可謂篤矣。故夫子善之。

按季子哭公子名札。讓國而居延陵。故曰延陵季子。嚴博齊二邑名。今泰山縣。時季子奉命使齊。而有私喪。不敢將柩以歸。故葬于齊地。不至于泉。不至于太深。以生。恕死也。生時不欲近泉。以生時之意。恕死者亦不至于

泉以時服不至于太厚暑月也廣輪東西爲廣橫也南北爲輪從也掩坎不至于太大可隱不至于太高隱據也如孟子隱几而臥之隱謂手可憑據也一說隱蔽也人長八尺蹲則半之其高可以隱蔽人之身是將隱如字讀者亦通此皆封之儉制也封墳已竟季子乃左袒其衣凡以禮事者左袒若請罪待刑則右袒喪亦是禮事但喪禮直云袒不云左右季子達死生之命自寬慰從吉禮故左袒也左袒以示陽之變袒竟乃右而圍繞其封右還以示陰之歸言圍繞其封丘以行而且號哭也三是記其圍繞之匝數非記其號哭之聲數骨肉歸土乃天命之常人情縱有繫戀不容不葬之土中父子

一體死者在齊生者還吳兩相離訣永不親近深可愍傷然其魂氣則無所不之父子一氣能相感通父在于吳則子之魂氣亦在于吳實不疎遠也再言之深致其意聊以自寬慰爾而遂行以君命不可緩也孔子始聞其學禮故曰習終見其能行禮故曰合玩矣乎爲疑詞不爲決詞蓋季乃隨時處中之道稱其有無而不盡拘乎禮者使人由辭以得意也適齊魯昭二十七年吳公子札聘于上國是也古人遇異方死不必歸葬故里如季子是也然觀下隨時崇儉安分等語似非不敢歸柩之意

邾婁考公之喪 三節

此記徐國君臣之僭也邾婁考公之喪徐國使其臣各居者來弔且致珠玉之含寡君二句客居致辭也跪含者親含也稱侯者徐君僭王自比天子而以考公爲侯也玉含物進侯玉言進侯氏以玉也其使客居以含者客居求即行含禮也夫含不使賤者君行則親含使大夫則歸含今使客居親含非禮也有司邾國之有司治喪禮者拒之曰諸侯之來辱臨邾國者其分卑而禮宜簡易則行簡易之禮不可親含其分尊而禮宜廣大則行廣大之禮必用親含今諸侯而行天子之禮是宜易而難之以于我國未有此禮也易于雜句全在諸侯行天子之禮上說常說人臣來而欲行君禮此則以君臣分尊卑與上節侯字下節

王字俱不相關且令徐君果來便當行王禮乎宜辨客居徐之公族故云不敢忘其祖對邾有司曰臣奉命出使當守君之禮不敢忘其君子孫承奉先祖當守先祖之禮亦不敢遺其祖昔我先君三句自言疆土廣大久已行王者之禮也魯人二句自言我乃魯鈍之人語非譎詐欲邾人之信其言也言不忘祖則不忘君可知矣一說我祖魯公伯禽亦嘗用王者之禮以臨附庸客居蓋魯人而仕徐者不可從

舊音聞含去聲下同

按凡行含禮未斂之前以玉實口士則主人親含大夫以上使人含若既斂以至殯葬其有含者親自致璧于柩及殯上者謂之親含若但致命以璧授主人主人受

之謂之不親含諸侯之禮。君行則親含使大夫則不親含。若天子使大夫敵諸侯得親含。徐僭號曰久恬不知非。因邾有司之拒。且對曰。聞舊日之言。臣之事君奉命出使不敢忘其君之言。子孫事祖亦不敢遺棄先祖之事。徐在河之東。祖謂駒王也。言從先君駒王濟河而西討無所處所也。徐于諸侯無一處不用此稱王之言。上云不忘君不遺祖。下直云不忘祖者。祖久遠尚不遺君。見存不忘可知。不忘祖即是不忘君也。

含禮。周禮典瑞大喪共含玉。含如璧形。而小天子用璧。諸侯亦以璧。卿大夫合用珠玉。士合用貝。含殮通死者口中之玉也。不敢忘其君。謂君有坐含進侯王之言。不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四

臺

敢遺其祖。謂先祖有自比天子之事。

又云容居以不忘不遺。乃從其君其祖之亂命焉。爾徐自周穆王之時。僭王首僭王號而叛亂。雖不勝而死。子孫仍僭號不改。蓋徐國僻遠。而王室號令政刑已非成康時比。故不遂正其僭王之罪。其後楚吳越亦僭徐實先之。徐雖僭王。然春秋時國小。嘗受楚吳二大國之賂。春秋昭二年。吳滅徐。弔邾考公喪之時。在春秋之後。滅而復興。猶強僭如此。徐君不度力而襲僭號。容居不服義而飾邪辭。俱可罪也。邾有司不能終正其罪。謂之何哉。

子思之母

節

此記義起之禮也。聖門無出妻之事。前已辨明削之可也。

天子崩三日祝先服 節

此記天子喪服之數也。喪禮冠帶衣裳杖屨通謂之服。此所謂服有二焉。祝官長之服謂杖也。國中天下之服謂棄服也。無杖。

按喪大記云。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又喪服四制云。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四制云。七日授士杖。此云五日士杖者。士若有地德深者。則五日若無地德薄者。則七日。此據朝廷之士。四制是邑宰之士也。

虞人致百祀 節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四

臺

此記後世尊君之禮也。此不經之言。削之可也。

按虞人掌山澤之官。百祀。畿內百縣之祀也。為棺槨必取祀木者。蓋人君之德著於幽顯。若存則人神均其慶。沒則靈祇等其哀也。勿到也。廢其祀。勿其人。非必果廢之。勿之也。蓋設此辭而令之。以見王喪尤重于神祀也。使人不敢慢令意廢其祀。廢百縣之神祀也。

齊大飢黔敖 節

此記曾子取廉士之苦節也。嗟者。閔之之辭。來者呼之之辭。寧死而不食無禮之食。不過一節之小廉而已。是賢者之過也。若夫君子中庸之道。則不然。夫嗟則其禮倨固所當去。謝則其禮恭尤所當受。二可字。是以禮之義斷之也。



按此不食與可食正禮義生死交關餓者之寧死不食正是全禮義處在曾子說可食不是短他不食蓋云可食而終不食正見餓夫之真心不變特其節太苦耳今之君子急于祿食也嗟而不去不謝而食者多矣視餓者有愧也

### 邾婁定公之時 節

春秋弑逆多矣惟邾無弑逆之事故邾定公以為非常而驚也定公獲且也魯文十四年即位兩曰字前引罪後斷獄也邾官者諸臣也在官者家人也凡在官者殺無赦謂凡為人臣皆得仗義而誅此弑君之人也在官做此無赦當即時殺之無令縱逸也宋萬弑閔公縱令出奔陳君子

禮記正義卷之四

季

以為宋無臣子也一說凡在官無赦謂弑君者同一官府亦坐焉爾弑父做此夫同官府之人果是逆賊之黨則自應殺之無赦若不預弑議而一府一官之人皆連坐刑不亦濫乎春秋誅亂臣賊子之法不聞有此君不舉爵以人倫大變亦教化不明所致故傷悼而自貶耳所謂是寡人之罪正謂此也

### 晉獻文子成室 節

此記古人持盈之有道也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禮往賀張老亦往慶之一大夫也心議宮室飾麗伴美之也輪輪園言高大矣與爛言衆多議其奢也言祭祀死喪燕會于此足矣欲防其後之復為也文子述張老語言若得保此宅

以歌哭終餘年是完全要領壽終而卒以從先大夫葬于九原也辭畢稽首受諫也北面者在堂禮也鄉飲禮賓主皆北面拜張老因美而譏之為善頌文子聞過即服而拜為善禱

按春秋外傳曰趙文子為室斷其椽而礎之張老諫之是也獻為慶賀出於註疏陳註疑獻文二字為諡殊無引據發謂以禮落成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蓋發與落皆有始意輪謂室之深廣從之深為輪橫之廣為廣言輪以該廣也與謂室之華麗九原文子家世舊葬指其冢之高曰京指其地之廣曰原稱人之善曰頌求已之福曰禱頌易于誦禱易于貪今張老示以能

禮記正義卷之四

季

守之戒非溢美也文子有兢業恐失之意非過望也所以君子謂之善頌善禱

### 仲尼之畜狗死 二節

此記夫子仁之至義之盡也惟蓋近于身為障蔽者也犬馬畜于人為代禦者也障蔽者蔽故所不棄而代禦者死用以埋之正夫子之示思慮路馬節因上文記仲尼埋畜狗之事遂并記國君埋乘馬之法

按蓋車蓋也昭謂沒于土路馬君所乘者特用惟埋之不用敝帷也魯昭公乘馬墮而死以帷裹之是也

### 季孫之母 二節

閨人守門者修容者服新衣更莊飾也閨人曰鄉者已告

以文嚮者不內之過。辟之謂屏斥他人而縹之入也。二子涉至內。雷卿大夫皆逡巡辟位。公于堂上降階一等。揖而禮之。君子遂美之云。行者遠言感動之大也。弗內之內與納同

按喪大記。君臨大人之喪。君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簾楹西。北而東上。所謂辟位者。蓋少西逡巡而東面。不當北面之位也。然君在大夫得私為二子辟位者。或是公始入升堂之後。卿大夫猶在庭中北面。辟位者謂避中庭之位。少近東面。行如行蠻貊之行。謂服往皆通達無阻也。遠猶云廣大。謂其功效廣大不狹小也。此記者之意。欲明禮容之為重。未暇計其德行也。近說此當為疑經。君方弔喪。二子既非卿大夫。不從則當俟

禮記正義集註卷之四

第

君退而後入。即闕者初拒。再請于闕終不得通。退可也。何必修容盡飾威儀。悚動之。以求入耶。且馬廐非修容之所。入廐修容。何其不自重耶。弔有常服。豈初時不具衣服。至入廐而更換耶。其時二子同至。何先後之入。差殊耶。入而君大夫敬之者。蓋以平日德行著聞。及臨時光輝接人言。若只說修容。則是二子之德行不足以行遠。惟區區外飾。乃足以行遠耶。盡飾之道。道字恐說不去。

陽門之介夫死 二節

此記人君當恤民也。子罕國之卿相。以貴賤賤民。皆喜悅其能恤民。可知能恤民必能有禮于士大夫。若有人伐民

必致死。故云殆不可伐。善哉。視國句言其識治體也。此句虛說詩。邱風谷風篇。劬劬手足並行致力之義。凡民有喪。陽門介夫死。是也。扶服而救子罕哭之哀。是也。婦人之恤。患與子罕之恤民。同一心事。雖微晉二句。正視國之善處。微無也。子罕此心。可以觀擴而充之。可以下天下。孰能當。即仁者無敵之意。視國者而能知此。則是不觀于強弱勝敗之形。而有以察其強弱勝敗之理矣。故曰善哉。扶服與劬同

禮記正義集註卷之四

罕

以子罕得人心。豈但可無晉憂而已。天下孰能當之。甚言人心之足恃也。一說微弱也。非但弱晉不敢伐而已。天下更有強于晉者。孰能當之。亦好。又云。吳起吮一人之疽。而鄰敵莫抗。段熲裹一人之瘡。而西羌頓平。然則司城子罕哭一介夫而民說。豈可伺隙抵巇而伐之哉。仲尼在衛。趙鞅折謀于木處魏。秦人罷兵。謝安在晉。王猛知其不可伐。季梁在隨。楚子之兵不敢加。則子罕在宋。而天下莫能當。信矣。

魯莊公之喪 節

此記廢禮之由也。君以葬為節。臣以卒哭為節。君先除而後臣敢除也。然皆不能三年。則失禮甚矣。

按春秋莊公三十二年六月爲子般所弑。薨後十月立太子般亦卒。乃立幼子閔公啓方。時年八歲。時閔公幼弱。莊夫人外淫。慶父謀篡立。禮爲父爲君。皆斬衰三年。慶父不君。生君因亦不父。死君故不令閔公服父喪三年。亦不令羣臣服君喪三年。經葛帶也。麻麻經也。皆謂要帶。禍亂恐迫。閔公葬畢。卽除凶服于庫門之外。而以吉服。嗣位不與虞與卒哭之祭。故羣臣卒哭亦除。而不以麻經入庫門也。魯有三門。庫門最在外。以從外入。至庫門而除。故上曰經不入庫門。下曰麻不入。亦承上庫門言也。閔行吉祭在二年五月。距莊公之薨二十二月。爾吉祭後其年八月慶父弑閔公矣。

禮記說義書卷之四

畢

孔子之故人 節

此記夫子隱惡全交之道也。原壤之蕩滅禮法。蓋其素性夫子與之爲故人。知之久矣。哀故人之母猶哀吾母也。故于其母喪而助之沐浴。彼之猖狂吾弗與知。吾但盡吾誠以助其喪。役俾得以終大事而已。聖人之心。如天覆地載。萬物並育。何所不容。原壤所歌二句。蓋是古之歌詞。非原壤自作也。如狸首之瓊然。言本文之華彩也。如執女手之卷然。言木質之潤澤也。其廢敗禮法甚矣。夫子伴爲不聞。而過去以避之。蓋欲正其失而不得。故且付之不聞也。從者謂當絕交。夫子曰。丘聞之言與我有骨肉之親。故舊之好者。雖有非禮。無失其爲親。故遂道不可絕。不忍絕也。孔

子之于原壤。毋失其爲故而已。卷與  
按沐浴也。登木登已治之木也。不託于音。謂不託興于咏歌也。一說扣木作歌者非。

趙文子與叔譽 六節

此記文子心中所慕得人。由守已有道也。死者二句。文子蓋設此說。欲與叔向縱論。晉先臣誰最賢。意有在也。次節叔譽舉陽處父可歸。文子曰。太剛則易屈。太直則易折。撞者剛直而自立者也。處父并爲之。是無明哲保身之知也。三節叔譽舉舅犯可歸。文子曰。懷利者有己。懷仁者有君。要君求利而不顧君之安危。是無愛君爲國之仁也。四節文子自言我所願歸者。惟隨武子乎。蓋不難國難利。其君

禮記說義書卷之四

畢

也。而卒保其身。是不忘其身也。去秦反晉。謀其身也。而伴舉朋友是不遺其友也。利君而全友。仁也。謀身而不忘。知也。二人于仁知爲不足。武子于仁知兼而有之。文子之可歸以此。晉人謂文子句。記者特以文子知人。結之于後。一知處父舅犯之不知不仁。一知武子之能知能仁。五節言文子之持躬謙而謹。六節言文子之舉賢公而廉。所謂持身有道。一當年之武子也。夫謙遜則不并。植異夫處父矣。廉潔則不貪利。異乎舅犯矣。是知人未嘗不知守已。未嘗不仁。文子之不可及也。又何羨于九原之諸賢哉。利君者多忘身。謹身者多遺友。故相屬連看。

按文子卽晉文子趙武也。叔譽卽叔向也。晉羊舌大夫

之孫名肸。作復生也。歸從也。處父晉襄公之傅。行所行也。并者兼衆事于己也。沒終也。左傳文五年。甯羸從陽處父及溫而還。其妻問之。羸曰。夫子剛文六年。晉蒐于夷。使狐射姑將中軍。以趙盾爲將。狐射姑卻爲佐。狐射姑恨之。使續鞠居殺陽處父。文子言處父專權剛愎于晉國。自招禍患。不得以理終沒其身。是無知以防身遠害也。僖五年。晉重耳避驪姬之難。二十四年。反國。及河。子犯以璧授之曰。臣負羈紲從君巡于天下。臣之罪實多。臣猶知之。而况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反國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文子言舅犯見君反國。恐不與己利祿。遂不顧其君。詐欲奔去。要不過爲高爵重祿之禮。記說義纂言卷之四

友以隨武子言也。知其賢而舉之。以趙文子言也。註解似誤。文子雖賤。不遺雖衆。不謬豈非長于知人哉。至生存不交涉于利。臨死不私屬其子。修己廉潔。亦是知人內事。此記者既言晉人謂文子知人。因遂頌美文子。以終上文之意。

晉襄公卒。世子夷臯少。晉以難故欲立長君。趙武使先蔑士會迎襄公庶弟公子雍于秦。將立之。秦襄公以師納之。盾復患穆嬴。乃背先蔑士會而立夷臯。禦秦師。秦人納雍。至刳首。戰敗。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在秦三年。不見先蔑。人問之。士會曰。吾與之同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及歸。晉遂不見。卽此委曲以全身與友。亦不遺友之禮。記說義纂言卷之四

成人有其兄死 節

此記成人之誦也。成魯邑名。孟氏所食采邑。邑民有兄死

而弟不爲兄制服。聞子臯至孝。來爲成宰。恐其罪已。乃制衰服。故成人爲諱以譏之。蓋以上二句喻下句也。蠶范是比成人。蠶蟬是比子臯。不曰子臯使之衰而直曰子臯爲之衰。乃甚之之詞。此說直捷可從。註却以蠶范比兄。以蠶蟬比成人。另添出箇背喙字來。比子臯至云爲子臯而衰。又把子臯爲之衰倒解矣。

### 樂正子春之母 節

此記子春過禮之事也。禮制雖云三日而曾參喪親不食七日。子春心慕師道。執親之喪。五日而後食。旣而告人曰。吾悔之。自吾母之喪。不能及于七日。是不得盡吾哀痛之情。以報罔極之恩。更于何處盡用吾哀痛之情。雖不及禮。記說義集言卷之四

七日也。一說不得吾情。不得吾本來性情之正也。禮親喪三日食粥。今子春五日而不食。則爲過禮而不得情之正矣。故事後悔之。此學問之功也。不如前說長。惡音

### 歲早穆公 五節

此記格天以實不以文也。先王之于旱。內則責諸已。外則求諸神。責諸已。則有成湯之事。宣王之行。求諸神。則巫以女巫舞以皇舞。祭以雩。禮以牲璧。責諸已者。本也。求諸神則以爲文而已。穆公不能責諸已。又不知求諸神。而欲暴虐與巫。豈不惑哉。縣子一言酷虐之事。非所以格天。又言迂濶之事。非所以格天。至徙市之舉。縣子以其求諸已而不求諸人。故可其說。左傳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

巫。庭臧文仲曰。非旱備也。儲城郭。貶衣省刑。務精勸分。此其務也。巫何爲。天欲殺之。不如勿生。若能爲旱焚之。滋甚是歲也。飢而不害。縣子不能舉其說。以對穆公。而謂徙市爲可。蓋耳變莫要于修德行仁。魯之君臣。烏足知此。

按穆公魯君。然之言焉也。一說。剛所以然。亦通。旱與暵通。庭者。久病羸瘦之人。偃臥向天。世俗旱則曝之。企天哀之。而雨也。春秋傳。巫在者曰巫。在男曰覡。古者旱暵舞雩。禱雨。用巫以接神。惑以陰召陰之意。古者建國。前朝後市。國有大喪。麻衣。麻履。而日用所須。又不可缺。故移交易之物。于市。各卑而徙。而行喪者之禮。以自責也。巷市。邑。鄉。閭之市也。庭音汪

### 孔子曰衛人 節

此記附葬之得失也。附謂合葬。一棺而兩棺共之也。感天有離合之分。衛人則以別物隔別。故曰離。衛人不相物隔。故曰合。離之別男女也。合之謂死生也。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于人之情爲盡。故善魯。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五

陝西涇陽楊梧鳳閣 著

兄 楠龍棟 定

姪昌齡三開

紹齡七來

男延齡九如

孫 惺慧益較

王制

按王制者王者治天下之法制也其書漢文帝令博士諸生所作三代立國紀綱制度較若畫一。周衰井田封建之法壞諸侯惡其害已皆去其籍而班爵祿之制不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五

詳至秦開阡陌而制郡縣古法掃地盡矣然其書幸有存者故漢文令博士諸生雜取傳記作爲此篇推明班爵制祿之法祭祀養老之義雖與周官孟子少異然先王良法美意賴以有傳文帝之功大矣

王者之制 七節

此記班祿爵之制也首二節班爵之制以下班祿之制析而言之首節君爵也通於天下次節臣爵也通於國中三節君之祿亦通於天下四節內臣之祿五節庶人在官之祿六節外臣之祿亦通於國中此見周家制度詳密處周時封建最多其制不得不如此至後離爲十二合爲六七雖有王制何益以知天下有治人無治法

首節王者句作冒祿以馭富非王祿之則無富爵以馭貴非王爵之則無貴故制祿以功功有多寡祿亦有隆殺制爵以德德有厚薄爵亦有崇卑也其制何如以班爵言之以無爲爲德爲公之爵以斥堠於外爲侯之爵以長人爲德爲伯之爵以養人爲德爲子之爵以安人爲德爲男之爵蓋建侯崇德爲首以漸而殺凡五等所以差其德而尊崇之萬民之上以爲國表則也

次節既有列國之君必有列國之臣亦因其德而爵之知進退而其道上達者上大夫卽卿知足以帥人爲下大夫才足以事人爲上士才能稍亞爲中士才能僅稱爲下士蓋設官分職爲次以漸而殺凡五等所以奉天子佐佑其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五

君之德而致之民者也此班爵之制也

按王者二字最重顯庸詔德分其職者有太宰有大司徒而王實主之多寡必當其功尊卑必稱其德則受祿爵者各自懋功德以圖報蓋名器以王者載之而重也周官凡言爵祿皆先爵而後祿此先祿而後爵者蓋田不分不可以制祿祿不制不可以定爵故爵祿者班爵祿之序也祿爵者制爵祿之序也各字樣不必重只重尊卑等級上諸侯卽上五等之爵舉中而言故通曰侯也不言王臣因視田下互見之也

三節天子之田句天子畿內之田四方各千里以開方計之蓋萬里也畿外諸侯之田四方各百里以開方計之蓋

千里也。伯四方各七十里。以開方計之。七十四十九。蓋四百九十里也。子男四方各五十里。以開方計之。五十二十五。蓋二百五十里也。各隨其爵。以漸而殺。夫田至五十里止矣。此外又有不能五十里者。不可謂之諸侯。乃不得會合列侯。以朝聘於天子。但以其功勞。附諸侯而達於天子。曰附庸者得之也。

按天子之田。句不重。分田以爲賦祿之制。只要起下文耳。上文不言天子之爵。而此言及天子之田者。爵由王者制之。故不必言天子田。則有數可記也。天子以供服物。以祿百官。必千里而後足。且示本大而末細。猶爵之運臂。臂之使指。蓋不千里不足以服諸侯也。不能不足。

禮記說義纂言卷之五

五

也。民功曰庸。其國蓋亦謂子弟之爵也。蓋列爵惟五。故也。有居重馭輕之意。公侯以下。各有朝聘會遇之煩。隨其崇卑。各於田取之。此見天子分天下於有功德者。而不敢以自私也。王者之後。稱公列國稱侯。

四節言外臣既有其祿。而內臣亦不可無祿。故分田制祿。而內臣之祿。視外以爲差。須知功同意。蓋論思密勿。與藩宣大國者同。贊畫萬幾。與屏翰次國者同。與聞國政。與安養爲德者同。分理庶務。與勳勞附達者同。視者比擬之詞。此重內臣以尊王。所以制天下偏重之患。而遠近若一也。按內臣視外臣。爵同故也。更有深意。先王之制。出爲剋國之君。則入爲王朝之臣。出入均勞。以一內外。若舉公

保釐東土。衛侯以列國入相於周。周公於東。復相成王。山甫徂齊。式遏其歸。春秋鄭武公爲周司徒。鄭莊公爲平王卿士。而滕侯亦曰我周之卜正是也。天子之畿內。非割地以與之。但祿以田之所入。故亦曰田。指所食之采邑言。三公師保傅也。元士兼上中下士在內。蓋附庸之地。亦有三等也。然則謂之元者何。因天子而專稱之耳。

五節此制庶人在官之祿。先言農田。以農爲準也。一夫受田百畝。此井田之制也。百畝之分。一夫所得之分也。然地有肥磽。力有勤惰。故所養有不同。自食九人。至食五人。大約多寡之數耳。庶人在官者。亦因功之高下。爲祿之多寡。

禮記說義纂言卷之五

四

以農夫之上下爲差。

按說農田。只起庶人在官。然其意亦不重。只要引起下兩節。士大夫卿之祿。皆自農田而推廣之矣。此言百畝之分。孟子言百畝之養者。蓋分以均之之法。出乎上。養以治之之力。出乎下。其言互相備也。庶人之在官者。其家亦授之田。周官所謂官田。祿足以代耕。而又授之田。所以責其廉能廉善也。府典藏者。猶今之庫官。史掌書者。猶今令史。皆有才智之稱。爲徒之什長。徒猶今之隸名。在官趨走者也。

六節七節此專言列國君臣之祿。因下士所推而并及之。由下士至大夫。其祿漸倍。由卿至於君。其祿漸厚。此大國



之制也。次國君卿之祿四分而殺二。小國君卿之祿四分而殺二。不言大夫士其多寡同於大國可知。蓋卿而上其祿浸厚苟不爲之殺則地之所出不足以供恤費也。大夫而下其祿浸薄苟亦爲之殺則臣之所養不能自給恤勞也。此正先王之曲體人情處此班祿之制也。

按自卿以下其祿各殺以一則無多邑踰制之失諸侯分田雖田祿入自有定數亦無尾大不掉之患先王於曲體中又寓控制之法如此。

### 次國之上卿 二節

此記列國賓介之並會其位有同異之辨也。大旨先王見諸侯敢於越大小之數而侵越亢犯者皆卿大夫謀國不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五 五 識大小之等徒知以強力尊其君不知以禮法尊其君所以並會之時必須於君臣中定他大中小的班次他預知有箇等級道其君以大恤小小事大之禮有預折服他不恭意思在

三等之國其卿大夫類聘並會之時大國固有上中下卿矣而次國之上卿則當其中中當其上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則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而小大有等者何蓋由大夫以上其命不同而三等之位異者所以昭其命之殊也三等國之士或爲介特行而並會大國之士爲上其數二十七人各三分之上九中九下九其有中國之士下國之士所分之數亦足當其大國

之三分上九當其上九中九當其中九下九當其下九而位各相當者何蓋由士而下其命皆同而三國之位均者所以昭其命之一也。

按周禮設類以除邦國之惡時聘以結諸侯之好皆卿大夫行之類聘是二事並會總承爲介特行是二事並會總承三等之國其地與君互降一等故卿大夫位之所當亦互降一等當直也猶同也士之數以大國爲據蓋皆二十七人居猶當也士只重位之同數字輕看。

一說其有中士節此錯簡當在後章小國上士二十七人之下其上之上指上士而言二十七人者上士之數若三分其數則爲八十一人也因有上士之數而未有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五 五

中士下士之數故又言此以足之非謂類聘之士可空國而去也言三等之國止曰上士二十七人則知中下之士諸侯之國或有或亡矣故以其有言之其有者一有一亡之辭也三分分字讀如去聲若以大國士爲上士次國士爲中士小國士爲下士誤矣此說宜知。

### 凡四海之內 三節

此記封建之制也前二節分言其制末節總結其數大旨畿外封國多而餘地少廣封建於天下畿內封國少而餘地多備采邑於王朝建國有一定之數又有不盡之地總公天下而不私意畿外之士本擬封建諸侯故國數多餘地少畿內本供天子又有郊關鄉遂準擬公卿王子弟采

邑故建國少餘地多。

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大約從橫皆千里也。每一州建百里之國三十封公侯。七十里之國六十封伯。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封子男。凡二百一十國。惟名山、大澤在其境內者以其非諸侯所得專則不以封焉。其餘封而未盡者則以爲不能五十里之附庸。或以爲閒田而待有功。一州如此八州各二百一十國。此畿外之制也。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公之采邑也。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卿之采邑也。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大夫之采邑也。凡九十三國。惟名山、大川不以盼賜。其餘以爲元士視附庸者之祿。或以爲閒田而待匪頒。此畿內之制也。總而計之。內一州

禮記說義纂言卷之五

七

爲王畿。客九十三國。外八州。客一千六百八十國。合之爲千七百七十三國。元士不與九十三國之數。附庸不與千六百八十國之數。皆取畿內外閒田祿之也。蓋本無私以衆建。既萬國相親而且山澤之禁。統於一尊。閒田之餘。待於無盡。此又制之最善處也。有諸曰又盼諸曰類與類通

按先王建立諸侯亦足相山川形勢以分列之。初非拘泥開方鑿鑿定限毫無短長多寡於其間也。九州并王畿而言然其制有三。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此禹貢之九州。夏制也。冀、豫、雍、幽、營、揚、兗、荆、徐。此爾雅之九州。商制也。揚、荆、豫、青、兗、雍、冀、幽、并。此職方之九州。周制也。此章多主周制。雍州爲王畿。而青、兗在東。冀、豫在西。荆、揚

在南。幽、并在北。名山如華、岱、嵩、恒、衡之類。大澤如豫之孟豬、楚之雲夢之類。凡山澤之大者必有名。山曰名澤曰大。互文也。此山川神物所藏寶貨所出。若諸侯爲主則民不得取其財物。故不以封諸侯。使不得障塞管領。禁民共取。但隨其所取賦稅而已。已封人而不能五十里者爲附庸。未封人而待有功者爲閒田。天子之縣內畿內也。其國皆爲采地。受祿而已。與八州封建不同。不以盼。卽不以封之義。祿士三等士之祿也。閒田亦以待有功也。外則度土而封之。使傳嗣也。故曰封內則分邑以盼之。使食祿而已。故曰盼。畿外諸侯有附庸。故閒田少。畿內每須盼賜。故閒田多。

禮記說義纂言卷之五

八

又云。川浸山藪各有職方。天子使吏治之。而入其貢賦。不屬諸侯之版。春秋諸侯或兼而擅之。齊、韓、山海、晉私鄒、瑕。宋有孟豬。楚有雲夢。皆不入於王官。故孔子作春秋。虎牢不係鄆。沙麓不係晉。緣陵不係杞。楚丘不係衛。蓋別天子之守地也。夫先王之不以封。將以弭諸侯之侈心。而與民共利也。

天子百里之內 節

此記畿內租稅之制也。天子王畿之內方千里矣。然近而百里之內。其租稅之入以供百里文書之具。汎用之需。蓋百官之事。乃公家正事。朝夕不可緩要。其隨取隨給。所以百里內共之。遠而千里之內。取其租稅之入以爲天子衣

食之奉。乘輿之資。蓋御用乃一已私奉。節省方爲當要。其難致有節。所以千里內共之。共讀曰供

按此節雖兩平。重天子邊。百里千里。只當遠近字看。蓋皆以王畿言。百里卽在千里內也。考諸周禮。以九賦斂財。貽則是取諸千里之外也。又太宰制國用。必合王府之財。爲之調度。安能一如此分別乎。且百里共官。必至匱乏。千里爲御。日流奢侈。豈先王之制乎。

### 千里之外設方伯 節

此記畿外方伯之制也。大旨以千里之外設方伯一句爲主。下皆設方伯之事。自首句至三十六長言方伯之有所屬。所以重其權也。見上下相維。八伯各以至末。言方伯之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五 九

有所統。使之不得擅其權也。見內外相統。蓋有方伯以分治於外。則長帥正不敢以強弱之勢。而有侵凌之志。有二伯統治於內。則方伯不敢以易專之權。而有覬覦之心。總先王經制之詳密處。

天子衆建諸侯。王畿之內。近而易制。王畿之外。遠而難服。若無紀綱於其間。則有相吞而無相轄。故千里之外。設方伯以總之。其制五國地稍廣。易於渙散。則合爲一屬。聯屬之義。卽於五國中擇一賢君爲長。言其德足以長人也。倍爲十國地。又廣易於睽貳。則合爲一連。連比之義。卽於十國中擇一賢君爲帥。言其德足以帥衆也。又三倍爲三十國地。愈廣矣。恐有卒然之變。則合爲一卒。制變之義。卽於

三十國中擇一賢君爲正。言其德足以正人也。合二百一十國其地又太廣矣。則爲一州。州有伯八命。作牧得專征伐。卽曲禮所謂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者。是也。卽一州建官之制。八州建官。可以類推。然又不可無所統也。八伯各以其屬之長帥正。而上屬於天子之老二人。此二人爲誰。卽曲禮所謂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書所謂陝以東。巨主之。陝以西。夷主之。是也。夫總天下之大而歸之八伯。總八伯之權而歸之二伯。如是而天子臨焉。勢無兩大。政不多門。此先王所以保一統之治也歟。

按長帥正伯。卽公侯伯子男。蓋制爵之法。則爲公侯伯子男。此常名也。長帥正總言其德。不分才知等字。覺渾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五 十

然八州八伯四句。又舉八州之官而總計其數。不重。一州七正。二十一帥。四十二長。合算自明。復一屬字不同。上謂官屬。下則統屬也。此二句乃記者敘事之詞。

一說方伯之屬隸甚衆。見伯之權甚重。方伯之統馭有人。見伯之權益重。何也。方伯恃一州之勢。而自專於外。敢於輕朝廷。伯之屬獨不敢於輕方伯乎。唯屬於天子之老。則他所設施布置於一州內者。皆朝廷之威福。特二老主之。而方伯奉行之耳。長帥正誰不凜凜聽命以尊朝廷者尊之乎。方伯之權重。重在此。此說大有識見。千里之內曰甸 節

此記分服之制也。分服之法不明。則朝貢之期不定。是以

王畿千里之內則分爲甸服。非取夫輿田賦而給供用之義乎。凡治甸田者。納稅視外常厚。食甸邑者。朝見視外常密。以其在王畿之內。故綜理甚詳也。若夫八州侯國之地。是爲千里之外。其名曰采。曰流。非取夫食采邑而放罪人之義乎。凡居此者。納貢漸薄。若此者。朝見漸疎。雖在王畿之外。而經略有序也。采邑爲卿大夫食采邑。

按甸者。治田之義。其賦納總銓結粟米者也。禹貢五服。甸侯綏要荒。而采在侯服內。百里流在荒服外。二百里舉其最遠最近。則綏要之服在其中矣。註疏謂采者。采取美物。以當穀稅。流者九州之外。或貢或否。流移不定也。宜知。

禮記說義集註卷之五

士

天子三公九卿 節

此記畿內設官之制也。天子總理天下。不可無人以輔之也。參之以三公。所以體元贊化者也。三之以九卿。所以分任責成者也。卿之下。不有與聞國政之大夫乎。則視卿而三倍之。大夫之下。不有分理庶務之元士乎。則視大夫而三倍之。數之寡者。總其綱於上。職之煩者。任其勞於下。先王設官以輔內治如此。

按天子理陽道。建官之數皆準於陽。后治陰德。亦以是爲數者。特以從夫而已。三公無異職。卽六卿中三人兼之。所謂九卿也。

大國三卿

節

此記畿外設官之制也。外而列國亦有公侯伯子男分治矣。亦不可無人以輔之也。故建國必立三卿。其命皆出於天子。蓋大國地方要害。民稠賦重。爲天子托重之地。三卿皆自天子命以制之。其下或半自天子出。或全是已出。皆因國勢之輕重。而異其馭之權。下大夫上士三等之國。同者。其官也。蓋卿之分尊。故不濫於命。大夫士之分漸卑。故不嫌於同。先王設官以輔外治如此。

按國之大者。宜專其命。國之小者。宜自上出也。命其大不命其小者。以其國大則威福易恣。次國小國則勢漸殺。而輕總是控制大邦。優假小國之法。大國三卿者。依周制而言。謂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命於天子者。天子選之。如今詔書除吏。小國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此文似脫誤。據前章小國之上卿。位當太師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則是小國亦有上中下三卿也。獨言下大夫者。對卿而言。其實太夫有上中下之辨。獨言上士者。對府史而言。其實士又有上中下之異。

禮記說義集註卷之五

士

天子使其大夫 節

此記控制方伯之制也。方伯既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天子恐其或肆於外。而二老處內。遠不及聞也。必大爲之防。故使王朝之大夫。賢能素著。無常職者。特受之命。以監臨而督察之。凡慶威進退等事。主之者方伯。監之者三監。其數

則每國三人蓋一人或勢孤而不能偏二人或見偏而不能一。三人則有協謀之益而又無統一之權矣。見先王控制之周密處。

按監字要有得好不是制之使不得行。乃凡事監察他使他順理而不得任情恣肆也。正天子寄耳目於大夫之官聰明兼照處不使卿者見王命之為尊。雖大夫得以制方伯且其職卑則不敢肆。兼有大小相維。內外相統之微意。三監是官名。三人是定數不可作申上文。一說天子使大夫為三監有二意。一是方伯所專行者使之糾察他。一是方伯所不能行者使之贊助他。要知此是天子保全方伯而益重其權意。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五

天子之縣

節

志

此記世祿世爵之制也。王畿千里之內百官食祿之邑在焉以養其子孫。蓋內諸侯輔佐王化必選賢而用之。若有其地則權移於下而人主孤立矣。故世祿而不世官。不以私愛害公選也。王畿千里之外乃以封建使其子孫嗣守。蓋外諸侯統服王朝推有功而爵之。若不專其國則藩屏無助而人主益孤立矣。故世爵而不但世祿。不以天下為己私也。此大約之制也。兩諸侯字重祿嗣輕。

按內諸侯公卿大夫士也。以其受地視公侯伯子男故亦通稱為諸侯。公卿大夫之子父死得食父之故舉邑不得繼父為公卿大夫。蓋世其位則權並一姓妨塞賢

路故世祿不世位有罪乃奪其祿。若有賢德則復父位。外諸侯公侯伯子男是也。嘗有大功封之以報其勞。欲世世象賢。故子得襲父位傳嗣其國也。內雖以世祿為主而有賢者亦得世爵。外雖以世爵為主而不賢者亦止於世祿。且子孫有大惡則滅之。並不得世祿。此又變通不拘防駁臣下之盡善處。及周之衰武氏仍叔皆世其官則內諸侯祿之制壞矣。侵伐遷滅相尋不已則外諸侯嗣之制又壞矣。此春秋所為作也。

或問諸侯之子自非大惡猶得襲位則公卿大夫之子必賢而後爵豈輕內而重外乎。蓋古者公卿大夫有功德則出封為諸侯。是外之世爵者乃內之世祿也。至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五

南

諸侯有功德亦必入而為卿。卿是內之世祿者。或在外之世爵諸侯也。內外更易而輕重。所以為均者。此先王之仁政也。外諸侯之子孫雖有大惡止誅其人而更立親戚之賢者。所以報祖宗功德也。

制三公一命

二節

此記三公命服之制而并及臣下命服之制也。制字為句冠兩節而言。王者有制所以防僭踰而消窺伺也。堯天子而下唯三公最尊有擬君之勢可無制乎。以三公命服之制言之。三公原是八命得著鸞翼其有功德加一命為九命則為上公與王者之後同得服卷冕服與命同。此常制也。若不加命而但加服。此出特恩之賜服與命不同。非定

例也。然總之不過九命。爵以此爲極尊。命以九爲極隆也。此嚴三公之制。見先王謹微意。

按天子之三公。八命服鷩冕而已。鷩以赤雉毛爲之。其或制加一命爲九命。而服衮冕。衮繪龍龍首卷然。此乃王者之後。上公所服。而非天子三公所得服。若有加此者。則出於君賜之特恩。蓋三公朝之重臣。出封之時。特恩所賜。所謂三公出封加一等是也。周禮所謂予以馭其幸也。一命衮。若有加。則賜通是假設之詞。總見得三公不得服衮耳。不過九命。就指三公言。與下條一側。衮冕。天子十二旒。繅十二就。上公九旒。繅九就。衮衣。天子十二章。其龍一升一降。上公九章。但有降龍無升龍。鷩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五

冕。上公八旒。繅八就。諸公七旒。繅七就。

至若次國之君。不過七命。過七命。則擬公。小國之君。不過五命。過五命。則擬侯。伯。大國之卿。不過三命。過三命。則擬國君。以至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凡以制不可過故耳。先王之爲後世防也。嚴矣哉。

按君卿只言命。服以命異。可例見也。侯伯七命。服鷩冕。子男五命。服毳冕。三命玄冕。再命緋冕。一命爵弁。前章以公侯爲大國。伯爲次國。此以公爲大國。侯伯爲次國者。彼以地言。此以命言也。

### 凡官民材 二節

此記官人之制也。民之材大小不同。周禮大司徒以卿三

物教萬民而賓興焉。故有官民材之法。其法先卽其六德。

六行六藝。而考詳之。所謂論也。夫考論於先。則材之優劣審矣。然後官以使之。而歷試諸賢焉。任官而能。則能勝其任矣。然後錫之以一命之爵。爲曰爵之則已定其位矣。然後祿之。使食以公田之入。爲先字與下三。然後相照應。然後字重看。總是慎重。如不得已。意後章司馬辨論官材。止論國中之士。此兼萬民而言也。至爵人四句。又進一步。見爵雖出於君。而實則成材者。士之所共爵。刑雖斷於君。而實則有罪者。衆之所共棄。總示公之意。見非出於私喜怒也。刑人句。帶言公家節。承上文。上言大辟之罪。此言墨劓剕宮而不死者。則公家不畜。大夫不養。士弗與言。亦棄之之意也。其當流者。屏諸四裔。量其罪之輕重。以定地之遠近。而居之。不及以政賦役不與。不以民伍待之也。示弗故生。不授之田。不賜其乏。示不故欲其生也。故謂有意蓋既刑之人。罪惡暴著。在彼已無生理。若復寬恤。是故意生全之矣。故不畜云云耳。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五

六

按庶民既教於鄉學者。必官使於出學之日。教有六德。六行六藝。德則知仁聖義中和是。行則孝友睦婣任恤。是藝則禮樂射御書數是。皆論之所必審也。工夫全在一論。論得仔細。則可任何事。可爵何官。可食何祿。俱有定案了。然後使之尊之祿之。漸漸加去。不是做一節。方加一節。君子聚於朝。故言與士共。衆人聚於市。故言與

衆棄一說爵所以及有德陽之事也朝在南則陽之所也刑所以加有罪陰之事也市在北則陰之所也此意宜知公家勢足以畜之大夫勢足以養之大小之別也士者其勢不足以畜不足以養故勿與言公家不畜刑人此商制也若周官墨者守門劑者守關宮者守內則者守囿鬯者守積唯其所之如虞書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是也爵人於朝殷法也周則天子假祖廟而拜受之刑人於市殷法也周則有爵者刑於甸師也

### 諸侯之於天子 十節

此記朝聘巡守之制也犬旨諸侯受封在外天子建極在內使彼此不相聞問則君臣之間際隔甚矣故制爲朝聘

禮記記義集註卷之五

七

之禮所以致臣節於天子制爲巡守之禮所以宣上德於諸侯五年一守虞制也周制十二年爲一巡守

諸侯於天子聘以通好小聘使下大夫充小行人之職大聘使上大夫充大行人之職比年三年者不欲其疎也朝以述職諸侯親來五年者不欲其煩也須知禮有輕重故時有疎數

按上大夫卽卿也聘有圭璋皮馬之獻朝有考禮正刑一德之事四方諸侯分爲四年如巡守之明年東方諸侯春來朝又明年夏則南方又明年秋則西方又明年冬則北方四年來朝畢適五年之期天子乃有巡守之典也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年再閏天道大備天子於

諸侯一來一往禮無不答所以上下交通也天子五年一巡守五爲天地相合之數君臣之際有天地之義焉故其巡守與朝皆取數以五也巡守者巡行諸侯所守之土如下文所言省風觀民賞善罰惡之類皆察吏治事

歲二月節當巡守之年二月也春主東方而東巡守順天時也必以仲月見巡守無所不用其中也東方之山莫高於泰山故祀以爲東嶽而稱岱宗尊也柴實牲於柴燎燎之使氣上達望祀山川謂設表望而祀之不至其地纔是告至意見東方諸侯以考察政治之得失正君臣畢首就百年則先王教民孝諄疾苦之念切矣

禮記記義集註卷之五

本

按泰山在奉高縣西北爲五嶽之長巡守本爲接諸侯然先告至於天及山川神人之序也問卽問於諸侯諸侯見後次及百年兼寓賁賤之等意

命太師陳詩節犬旨上段欲其驗民風下段欲其察民情都要進一步到上人身上說觀之者欲就民風民俗爲處讓諸侯地耳志淫句不重取足上句意內寓施挽回之微意此發風平情之化也

夫詩以言志而民俗歌謠之類其勞佚悲歡之情悉見矣乃命樂官之長采錄而陳之觀詩之美則風俗厚而政令之得可知觀詩之刺則風俗薄而政令之失可知民情好惡悉見於市乃命司物價之官獻而納之如用物貴則知



民好質而可驗上人勤儉之化儉物貴則知民好奢而可驗上人奢侈之化若民志奢淫則所好皆邪辟矣不可以知上人之化乎。

一說前二句只是觀民求句一志字。方向上人感化說分承前二句。志好不皆淫辟舉失以該得也。大通。

命典禮考時月節大旨上段欲其齊天時下段欲其一至制蓋天子平時治曆授時稽古定制但恐今日侯國所行者有差故命典禮考定同正欲其行於列國者不異於王朝然亦要說得酌量夫天下盛時安得有異然異之端倪常露於太平之時而大壞於極敝之日此乃王者察異之端而防其漸之意。

禮記集說卷之五

本

王者巡守又有典禮之命正朔頒於王朝懼其威侮五行怠棄三正而無所懲也命典禮考時之節氣早晚考百之弦望晦朔定日之甲乙先後使各當其節所以奉天道也王制出於天朝懼有變亂成法紛更舊典者而無所懲也命典禮同而正之同其法律而輕重之必正同其禮樂而和序之必正同其制度衣服而大小文質之必正所以明王制也。

按典禮周太史官名即司曆律制度衣服者合上太師市皆諸侯之官律法律也以下文言樂故不可以樂律解之制度如宮室車旗之類衣服如冕弁衣裳之類欲其同必須正同字無工夫正字着力乃損過就中矯偏

歸正。如壞法律變禮樂革制度僭衣服者皆正之正之斯同矣不然律有輕重禮有隆殺樂有清濁與制度衣服豈能一一皆同乎。

一說正之總承。如天道有差王制有異則非正矣故必正之使協於一也亦可。

山川神祇三節諸侯有外祭山川神祇是也有廢其祭祀而不舉者是為慢神君削以地蓋山川地之望故也諸侯有內祭宗廟是也有紊昭穆之序失祭祀之時為不孝君紂以爵蓋爵者祖宗所傳故也變禮易樂者為不從流之遠方而已革制度衣服者為畔討則以法致其誅焉皆所以示懲也。

禮記集說卷之五

本

按山川神祇衆矣止以山川言蓋諸侯祭名山大川在其地者其所守以山川為大也天曰神地曰祇此以山川為神祇者其無所屈皆可謂神有所別皆可謂祇也君指國君下同此四罪先輕後重不敬則無禮不孝則不仁不從不從王也革變也畔畔王也。

其有功德於民節王者巡守諸侯其失職者固懲之矣而善者可以無賞之乎其有功德於民有以教養言者總不過善民風俗察民好惡等事王者巡守必使斯民獲福今國君一舉一動無不與下民相關加其地而進之律夫豈有愛焉所以示勸也。

按功德二字不平德為仁民之心功則德之所現也律

者爵命之等不敢擅假故變爵言律加進申看如五上里加之七十里則進爲伯爵等地即取之閒田者

五月南巡守節五月南巡守至於南嶽衡山如東巡守之禮者如禮神人而省臣民一天人而施賞罰是也八月西巡守至於西嶽華山十有一月北巡守至於北嶽恒山其禮倣此蓋有異地而無異政故皆如其禮也至於此則巡守事畢矣故歸而假之所以象生時之必面也非正祭故簡而用特牛特牛一牛也

按南嶽衡山在衡陽湘南縣南一名霍山漢武帝以衡山遼曠故徙南嶽之神於廬山今廬江潛縣西西嶽華山在弘農華陰縣西南北嶽恒山在恒山上曲陽縣西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五

北歸假歸至京師假格同祖福祖下及禍也用特以見約焉則巡守之不爲煩費可知

又云上制所記四巡之禮與帝典所載無甚相遠也然帝者所行贊五王修五禮如五器上下交接之儀溫乎其可挹也王制所至以刑紬流計之罰警於先以加地進律之賞誘於後賞罰黜陟之政凜乎其甚嚴也帝王升降之分於此可觀矣

### 天子將出 節

此言天子諸侯將出而行告違之禮也大有只是天子諸侯不敢輕出之意以上天之寄托國社之體統爲重也類宜造皆祭名

天子爲巡守而將出其事大其禮隆類乎上帝以其禮類於正祭也宜乎社以其義稱於事也造乎禍造而告之如生時之出必告也諸侯爲朝覲而將出亦重其事宜乎社造乎禍蓋天子父天母地而禍正身之所自出諸侯社以守上而國則先君所傳故祭禮之異如此

按類乎上帝祭於天也宜乎社者隨宜而告巡行方事誅殺封爵社主令誅罰得宜也造乎禍者前歸既假祖禍此出亦必歷至七廟告祖禍也出辭別先從卑起最後至祖仍取遷主則行也諸侯將出朝王及自相朝盟會征伐之事不得告天故從社始亦載社主及造乎禍亦告祖載主也宜造則諸侯之所同類上帝則天子之所獨諸侯以天子爲天也

### 天子無事 節

此明天子之所以尊也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無論朝宗覲遇總名曰朝是朝禮也尊天子也而抑知其所以尊乎平日所尊用者禮也禮本畫一至此考之曰得無有違錯否平日所中飭者刑也刑無異同至此正之曰得無有偏枉否平日所奉行德也德無二三至此必一之曰或無以嫌獨知而當靖獻否此三者正臣一點兢兢業業惟恐失墜之心故曰以尊於天子三平說無妨尊只在恭敬上說此就是尊非落一層

按無事是無大兵大喪事與諸侯相見如朝見廟見異

地受贊受享異禮是也。謂諸侯相朝者非考正是惟恐有失意非真有違錯偏枉也。平時守禮奉法至建職又考正正是一德。禮刑德不可三平奉行於外是尊君節口傾心於內自是尊君根本。

### 天子賜諸侯樂 四節

此記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也。天旨此權出自天子。大夫不敢僭陪臣不敢僭而國勢久遠。天子以此物為賞賜之典。無非欲杜僭擬之萌而保諸侯國脉靈長之意。首節重則字以天子辨分為主。賜弓矢主節。重然後字以諸侯奉命為主。

天子賜諸侯節。諸侯能和人。民者賜樂示賞也。然合樂之禮記說義纂言卷之五

器不可以備舉。尊卑之分不可以無別。祝節一曲之始其事寬公侯地廣而澤可遠施者似之。故執祝以將命。數節一唱之終其事狹。節子男地近而不及遠者似之。故執數以將命。此以器之大小辨分之尊卑。舉一器則他器從之矣。

諸侯賜弓矢節。諸侯能征不順者。賜弓矢然後得專征伐。諸侯能討有罪者。賜鈇鉞然後殺。

按八命作牧。侯伯有功德。加命得專征伐於當州之內。九命為二伯。則得專征一方。五侯九伯也。七命以下不得弓矢之賜。則以兵屬於得專征伐者。賜斧鉞謂上公九命。賜斧鉞然後得專討。晉文公雖受賜弓矢不受斧

鉞不得專殺。故執衛侯歸之於京師。曰征。然猶未敢殺也。曰殺則專征可知。且弓矢利用遠征者以行於遠為主。鈇鉞利用近殺者以制於近為主。此又賜之所以別也。

賜圭瓚節。諸侯能備孝道者。天子賜之圭瓚。酌鬯以降神。然後為鬯。未賜者降神既不可廢。鬯又不得自為。則資鬯於天子。蓋君賜可以安祖宗之心。孝也。而實成其忠。或未賜而資忠也。而實成其孝。於追養之中不失忠君之節。此諸侯之用鬯也。為猶造也。資猶藉也。

按賜圭瓚亦謂上公九命者。酌鬯酒之爵。以圭為柄。以黃金為勺。瓚制。天子圭諸侯璋。半圭曰璋。秬黍一稗二

米。和氣所生。鬯者醴秬黍為酒。和以鬱金之草。謂之鬱。鬯言和氣條鬯也。不以鬱和則直謂之鬯而已。資鬯者其酌但用璋瓚不得用圭瓚也。

天子命之教節。天子建立諸侯。即命之教。非如樂器弓矢等次第而賜也。必待命者必責於天子。所以一道德也。小學在公宮南之左。以方生而進者。宜養之於內。大學在郊。以已成而定者。可達之於外也。俱指諸侯之學。言立學與地如此。然其名豈敢與天子同哉。天子辟明雍。和以習道。藝而天下傳之。莫不明達諧和。故名辟雍。非徒取環壁之形也。諸侯為天子班。教令於國中。而使入學之故名類宮。非徒取半壁之形也。立學之異名如此。

按言小學在左則以見大學之在右言大學在郊則以見小學在國辟雍句只形起下句重諸侯上見辟雍非諸侯所得而有意周文王建學始名辟雍及武王有天下遂建以爲天子之學名類之爲言班也所以班政教也詩註云辟璧也雍澤也天子大射行禮之處水旋丘如璧以節觀者故曰辟雍類之爲言半也諸侯鄉射之宮東西南有小而北無水形如半璧故曰類宮二註不同禮言其義詩言其形則此專主義說爲是類宮專以大學之在郊者言不言小學略之也周建五學其中曰辟雍春令學士所入者辟雍也總會於此以觀其能至於秋則分而處之宜學禮者處之瞽宗宜學書者處之

天子將出征 二節

此記出征始終之禮也大旨師出以禮則折禦之謀素定而無偵潰之虞師旋以禮則矜伐之意不形而有謙恭之美三代之師如時雨凡以禮而已矣天子將出征謂有罪而征非師出無名者禡師祭名祭始造軍法者爲兵禡也受命於祖二句言不敢自用必用龜於祖廟資神謀以決其吉凶必廣集學士資文德以籌度

其可否此時而出征以戰則勝以攻則取而有罪者執矣反凱還也釋奠於學并以訊馘多寡之數告蓋今日之戰勝攻取非徵靈於先聖先師不至此且明用武以文任威以德意卜而吉卽祖之命令受成凡設奇制變皆文人成畫也

按奉天討以正有罪故謂之征禡字從馬兵馬行處無壇壝置甲冑等於神座側祖曰受命則類宜造皆稟命也先福後祖者祖尊而福親也釋奠禮但奠置所祭蘋藻之物主於行禮訊言也是生而可言問者馘是死而截左耳者詩曰在泮獻馘在類獻功國人頌僖公之文武以此

又云古者藏兵於廟大夫家不藏甲凡用兵必取之廟而後授之兵者國之重事出必告於廟歸而必飲至以見其不敢輕舉之意如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亦此意

天子諸侯無事 四節

此記田獵之禮也大旨先王爲祭祀賓客不得已而取禽獸然對時育物之意常流益於其中如合圍掩羣取之無制用之無時則其心有惻然不自安者故此章於田不以禮曰暴天物獨加詳焉

天子諸侯無出行征伐之事則每歲爲三事而田獵三者何一爲乾豆致孝也二爲賓客修禮也三爲充君庖養牲

也。無事正致孝修禮養性之日也。

按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田也。必言田者。獵在田中。又爲田除害也。三田卽下三者之用。非謂三時之田也。一說謂夏不田。蓋夏制耳。乾豆腊之以爲豆實也。周禮腊人掌乾肉。亦膳夫也。來朝者爲賓。聘者爲客。必有燕享之需。若夫充君庖。僅取足焉。其急於神人後於自奉。如此。

古者田獵獲禽。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擇取三物。上殺中心死。速爲乾豆。次殺射脾。骼死。差遲爲賓客。下殺中腸。汚胞死。最遲爲充君庖。蓋以死之遲速爲貴賤也。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五

五

無事而不田。節無事不田。則乾豆賓客之用缺矣。故曰不敬田不以禮。則上下無節。盡物而取。不曰暴天物也哉。田之禮何如。天子勢足以合圍。而不盡物取之者。仁也。諸侯勢足以掩羣。而不詭遇獲之者。仁也。皆禮也。

按首二句側說重下句。合圍重合字。掩羣重羣字。不合圍至不覆巢。皆所謂以禮也。此言田獵之有節。

天子殺則下大綏。節自其循尊卑之序者言之。天子殺而獲所驅。則下大綏。以示不田。於是而諸侯田矣。諸侯殺。則下小綏。以示不田。於是而大夫田矣。大夫殺。則止蒞車。以示不田。而百姓田獵終之。此於有序之中。寓止殺之意。田之禮也。

按綏旌旗之屬。獵者執以升降。所謂大麾也。下謂偃仆於地也。初殺時。則抗之。已殺獵止。則仆之。傳云。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綏以表天子諸侯之獲也。佐車卽周禮驅逆之車。驅用驅車。逆用逆車。此田獵之所設也。止佐車。示不復爲驅逆之備也。於大夫言佐車。則天子諸侯所下之綏。皆正車也。以大綏言天子。以小綏言諸侯。以佐車言大夫。所以別與言百姓而不及士。士卑與百姓不必爲序也。

獮祭魚節。自其順四時之序者言之。孟春三月。獮祭魚。祭後漁人入澤梁。季秋之月。豺祭獸。然後田獵。以取獸。使秋鳩化爲鷹。殺氣漸盛。然後設罝。以捕鳥。孟冬草木零落。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五

五

生氣既衰。然後入山林。以取獸。季秋蟄蟲壞戶。從十月以至仲春。皆得火田。昆蟲未蟄。恐傷生氣。故不以火田。至蟄不蟄。不卵等。是皆因其時之所宜。以順其物之性也。何莫而非田之禮哉。

按獮祭魚。此取魚之候。春爲陽中。魚陰物。乘陽而上。淨於時取之。則力不勞。而類不盡矣。虞人澤虞也。梁謂絕水取魚。周禮注云。水堰是也。豺祭獸。此取獸之候。秋爲陰中。獸由陰而驚。於時取之。則時不逆。而類亦不盡矣。罝捕鳥。小網鳥罝。謂之羅。草曰零。水曰落。詩傳曰。草木不折不操斧斤。不入山林。此謂官民總取材木之時也。昆明也。凡蟲得陽而生。得陰而藏。故謂之昆。不以火田。

司馬職云春火弊也不麋不卵而下主言春夏不覆巢者惡傷其字乳巢以仰承爲順故以不覆言之此節宜汎言王者之取物因天地自然之利而盡樽節愛養之仁是承上文田獵之意而推廣言之

冢宰制國用 五節

此記制國用之法也冢宰最重冢宰天官凡天下財賦之官皆得而殿最之兼以制天子也以制國用其權可謂重矣制用之法何如歲末五穀皆入則今歲之所入定矣故可以制國中來歲之用也蓋五穀產於地獲於年於是因地小大視年豐耗遂將地與年之所入立爲三十年經久通融之法如每歲所入均析爲四一分以爲儲蓄之備三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五

无

分以爲用度之需而總計三十年所入之數遂有十年之餘也非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乎地廣者禮備地狹者禮殺豐年則禮隆凶年則禮殺一量其地與年之所入者出之爲來歲三分之用也夫豈費出無經哉按首句作頭至於然後制國用一氣說三箇制國用通是空說直到量入以爲出方是制國用之實小大以廣狹言是一定的故直曰用豐耗則或然之數故必曰視二句總是要起下文以字通字如析四存一用三留不盡意此處正見冢宰多少經畫在內量入句又頂以字來不用過文蓋上三句已含量入爲出意至末乃明言之耳冢宰制用妙處全在一箇通字舊云每歲所入均

析爲四存一用三爲通若是這樣制用又是死法不謂之通了比如今歲所入四十萬扣數用三十萬幸而無事無故是矣設或來歲有意外之事三十萬用不住終守定這存一用三之法可謂之通融乎這也不名爲三十年之通了冢宰之通以析四存一用三爲大槩數且其間活變隨時須通轉那移如今歲事多使多用了兩分也得十分不得已便再把前所積貯的再通融用些也使得只是三十年之中平時多亂時少熟時多凶時少此時少用些多存些補得前所多用之數大槩通融算來約三十年有十年之餘這纔謂之通所以必定要三十年之久方通融存留得十年者以此若是九年定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五

辛

要留三年之蓄就通不來了何也堯湯七年九年之水旱世上不可知的事冢宰也都見到了

祭用數之仿三節量之何如祭天地宗廟山川社稷等事必總計一歲經用之數而用其十分之一仿者十分之一蓋均析爲四而用其三以此三者分爲十分而用其一分也喪凶事祭吉事故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不以舉廢尊也爲越絳句又不祭之故越躐也三年除喪乃祔越絳行事則是猶在殯宮又不可脫喪服衣祭服縱天地之祀不可廢止可使冢宰攝耳昔者英宗初卽位正叔卽以廢祭祀告可見喪三年內禮事煩難故總計三歲經用之數而用其十之一也單言祭而喪可例見喪祭用不足二

句此申言用飭之意不足者。縮於飭之內。有餘者盈於飭之外。暴與浩其弊也。祭豐年二句。正在用飭上見。此是活法。非有一定之制。而無隆殺也。則無暴無浩之失矣。

國無九年之蓄節。夫何以爲三十年之通也。於積貯見之。蓋三十年之通之法不行。則預備之計不立。曰不足。曰急。曰國非其國。由制用之無法也。三年耕以國用。言不可泥耕字。食字作民間之蓄說。必有字當玩。是立法而使之有也。雖有凶旱。句承制用有法來。然後句又承民無菜色來。按此節要看蓄字。蓄非聚之謂。驟而斂之之謂。聚徐而貯之之謂。蓄卽下三十年之通是也。總是三十年之通。覺此與前稍別者。前主制國用。就所用三分者而言。此則就所餘一分者而言也。蓋立國必先養人。養人必先足食。足食必先儲蓄。未荒前。先可爲荒之備也。一說古者君民一體。則民之蓄卽是國之蓄。故此節指足民說。玩本文附在制國後。斷從前作國蓄說爲妥。

天子七日而殯 四節

此記喪禮同異之制也。死而斂於棺曰殯。天子與庶人日數不同者。以送終禮物尊者多而難備。卑者少而易備。故也。啓殯而藏棺於土爲葬。其月數亦不同者。以天子七月同軌至諸侯。五月同盟至。親赴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故也。左傳曰。士踰月而葬。此謂士庶與大夫同誤也。天子功德施於四海。諸侯功德洽於一國。大夫士恩德及於

一家。庶人恩德著於其族。及其終也。臣子之心。未忍死之。冀其復生。故其殯也。不得已而殯之。是以有七日五日之差。雖庶人之殯。猶俟三日。是豈得已哉。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無貴賤一也。若期喪則親不敵貴。故諸侯絕。大夫降。

庶人縣封三節。士雖無碑。猶有二綽。庶人則縣繩下之。不得用綽也。葬不爲雨止。但禮儀少也。不積土爲封。不標墓以樹。卑不須顯異也。喪不貳事。庶人終喪不使從政也。自天子達於庶人。如喪之衣衾棺槨。皆從死者之爵。使死者得以安其分。祭之牲牢器幣。皆從生者之祿。使生者得以盡其情。中庸言父爲大夫。子爲士。兩段與此意同。支子不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五  
祭說在曲禮下篇。

按周禮。冢人以其爵等爲封丘之度。與其樹數。別貴賤也。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栢。大夫八尺。樹以栗。士四尺。樹以槐。有爵乃有封丘。王公曰丘。諸臣曰封。漢律。列侯墳高四丈。關內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孔子含葬於防。崇四尺。蓋周之士制也。士以上受國恩重。雖在喪中。金革無辟。庶人旣無爵命。三年之內。許其終喪。除居喪外。不供他事。不奪親也。

一說。凡有喪者。皆不貳事。檀弓下篇。載仲尼曰。王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是天子不貳事也。論語曰。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言君薨。則諸侯亦然。是諸侯



不貳事也。曾子問。孔子曰。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辟也。也者。魯公伯禽有之也。是卿大夫士不貳事也。金革無辟。上使之非也。亦權制也。此說宜知。但玩庶人縣封節以庶人二字作首。只在庶人上說甚順。支子雖不祭。而有所謂祭。故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則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

### 天子七廟 節

此記廟祭之禮也。蓋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故自天子至士。皆降殺以兩。禮不下庶人。故不得立廟。但薦於正寢。益報本反始。心雖無窮。而尊卑貴賤。禮則有限。仁之至義之盡也。天子初受命之主。諸侯始封之君。大夫始爲

禮記疏義纂訂 卷之五

三

大夫者。皆謂太祖也。按天子之基業開而創之者。始祖也。燕而翼之者。羣宗也。故有七廟之制。左三昭以祭高祖之祖。及高祖。祖。右三穆以祭曾祖之祖。及曾祖。禰中爲太祖。合之爲七廟。若諸侯其德澤垂統於昔者。始祖也。培植於今者。羣宗也。故有五廟之制。左二昭以祭高祖。祖。右二穆以祭曾祖。禰中爲太祖。合之爲五廟。大夫三廟。左一昭以祭祖。右一穆以祭禰。中爲太祖。合之爲三廟。昭取南面向明之意。穆取北面深遠之意。

### 天子諸侯宗廟 節

此記天子諸侯內祭之同名也。宗廟之制雖異。而報反之

情則同。祔者。薄也。春物未成。祭品鮮薄也。禘者。次第也。夏時物雖未成。宜依時次第而祭也。秋名嘗者。穀熟可嘗。不敢先也。冬名烝者。物成者衆。當盡物也。曰春夏秋冬。則不疏不數。而合於天時。曰禘禘嘗烝。則或隆或殺。而合於地財。生者安而死者亦安。至孝也。

### 天子祭天地 節

此記天子諸侯外祭之異禮也。大旨祭典大事。而此乃報功之最大者。前一段因分而異其祭。是君臣所殊者。末段因地而異其祭。是君臣所同者。

天子統理天下。故祭天地。如燔柴於太壇。瘞埋於太折。是也。諸侯祭社稷。春祈秋報。是也。大夫祭五祀。宮室之神。如

禮記疏義纂訂 卷之五

三

春祭戶。夏祭竈。季夏祭中霤。秋祭門。冬祭行。是也。此三者皆以報本反始。抑以防僭亂之階也。天子豈惟祭天地哉。有天下者。天下之鬼神屬焉。故祀天下名山大川。如東南望祀於春夏。西北望祀於秋冬。是也。五嶽名山也。而其牢豆之饗。必視食三公之禮。蓋其生財利用之功。與三公之奠安生民者同也。四瀆大川也。而其牢豆之饗。必視食諸侯之禮。蓋其源深澤溥之功。與諸侯之潤澤生民者同也。諸侯豈惟祭社稷已哉。有一國者。一國之鬼神屬焉。故雖不得徧祭於五嶽四瀆。而境內之名山大川。亦得祀之以稱報也。至若天子所都。及諸侯所封之國。因先代之故墟。其先王先公。嘗有功德於民。而今無子孫。以爲祭主。故在

王畿者天子祭之在侯邦者諸侯祭之雖未立其祭祀之主亦不失其祭祀之禮矣此又非念其及民之功也哉

按曲禮天子亦祭社稷五祀諸侯亦祭五祀而此云爾者上得以兼乎下下不得以僭乎上也周禮上公饗餼九牢饗禮九獻簋十豆一豆四十今祭五嶽之禮如之侯伯饗餼七牢饗禮七獻簋八豆十二豆三十二今祭四瀆之禮如之無主則祭若天子因先公之後亦祭先公而不爲加諸侯因先王之後亦祭先王而不爲僭也

### 天子植祔 三節

此記內祭之異禮也。大旨主之各食於本廟曰植。植者禮

殺主之合食於太廟曰祔。祔者禮隆。天子四時皆祭。而三時皆祔。諸侯因王事而廢其一祭。不得如天子之四時皆祭矣。又避王尊而祔一植一祔。不得如天子之三時皆祔矣。於孝享之中。寓尊王之意。見仁義兼盡處。

天子四時之祭。植祔者春物未備。省而從植也。夏物稍成。可於此時而祔秋物。大成冬物畢成。皆可祔。此天子所以獨隆也。至若諸侯朝於夏者。祔則不祔。朝於秋者。祔則不祔。冬來朝者。則不得祔矣。春來朝者。則不得祔矣。重王事也。諸侯祔固植矣。祔則今歲植。來歲祔。祔之明歲。又植。是祔一植一祔也。若嘗祔則純用祔矣。其中祔之異者。避至尊也。植與特同。

按首節植禮輕。則歲一行之。祔禮重。則三時用之。次節諸侯內崇五廟外謹侯度。廢一時之祭。非不祭也。自有攝而代之者。只是不得親自主祭耳。三節一植一祔必於祔者。夏物稍成。未若秋冬之盛。故可植可祔也。急王事而有所闕。義重則恩輕。避至尊而有所間。分屈則情降。近云勤修王事以慰祖考之心。重義正以重恩也。間舉祀禮以守臣子之分。屈分正以伸情也。更妙可從。

### 天子社稷皆 五節

此記春官所掌吉凶之禮也。首節承上章言天子諸侯雖均祭社稷。而用牲則以分異。天子社稷主天下土穀之神。故祭皆太牢。禮隆也。諸侯社稷主一國土穀之神。故祭皆少牢。禮殺也。大夫二廟。士一廟。皆有宗廟之祭也。其功德顯著而賜圭田者。則祭祭物祭器祭服皆具。故也。其無功德而未賜者。則薦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也。此大夫士之以分異者也。庶人春薦韭四句。言四時各有所薦。韭以卵四句。言所薦各有所配。如此隨分行禮。纔心安理得。可見踰分尚侈者之非禮也。

按牢。圉也。牲畜於圉。故曰牢。大牢具牛羊豕。以其大。故曰大牢。少牢則羊豕而已。以其小。故曰少牢。二皆字。生於社稷兩祭來。有田則祭。如祔祔嘗烝。是無田則薦。如韭麥黍稻。是蓋祭必以孟月。薦無常時。祭必卜日。薦不擇日。祭有尸。薦無尸。祭以三牲黍稷。薦無牲。但以時物薦。

新而已此祭與薦之異也三喪禮有薦新如朔奠故知既祭又薦新也庶人無常牲取於新物相宜而已相宜謂四時之間此牲此穀兩物俱有非謂牛宜稌羊宜黍之類也非以卯四句一說陰陽之論非之性溫陽類也故以配卯卯陰物也麥與黍皆南方之穀亦陽類也故配以魚與豚魚與豚皆陰物也稻為西方之穀陰類也故配以雁雁陽物也植物之陽者配以動物之陰植物之陰者配以動物之陽亦使陽不勝陰陰不勝陽而已合陰陽以致薦正孝之至處

祭天地之牛節通主天子言用牲以純而未散者為上用續用繭握此內心之敬用角尺則外心之敬也細分之宗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五

廟異於天地者天人神鬼之別賓客異於宗廟者事神待人之別

諸侯無故節言君子鼎食不苟存愛物之仁以杜奢僭之端無故謂非祭祀冠昏賓客之類牛羊犬豚珍皆為鼎食非常用之器有禮事則設珍謂八珍內則所稱淳熬淳母炮豚炮脾擗醢熬肝膋是也

按小司徒有飲食之禁令則無故殺牛等皆在其所禁也

庶羞不踰牲節兼天子諸侯大夫言神指宗廟三句是不敢以奉已者厚於神

大夫祭器節專主大夫言三句宜相蒙說大夫有田祿則

可以造祭器故不假唯不可假故當先造是不敢以祀神者後於已

按禮運云大夫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謂無地大夫也無田祿者不假祭器故禮運以不假祭器為非有田祿者必具祭器故王制以祭器不假為禮末二句又足上一句側重祭器邊燕器輕

### 古者公田藉 七節

此記古王者賦役之制也古者二字貫至田里節古時物力未充生計未暢一切耕作採取往來征逐之事尚拙而未便所以先王只以寬政優養之公田至無征定賦也用民一條定役也田里條使養生送死各得其所也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五

美

古者之政公田以養君子藉借也借民力以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寬農也賦其市地之廬以為逐末者抑而不復征其貨寬商也關但主於譏察異常之人而往來之貨聽民所便寬旅也林麓川澤以時入賦於上而不嚴禁以專利寬民也若夫圭田所以錫卿大夫士使供祭祀而不征其租稅厚賢也用民力以興作雖豐年不過三日厚萬民也田里鄉遂官之所掌不粥則生者無相兼併墓地墓大夫之所掌有族葬之序不請則死者有所安厝事在於義則輔之以仁事在於仁則處之以義此古者之良法也按周禮司門關市廛皆有征山林川澤虞衡皆有厲禁均人用民力旬三日與此皆不同一說謂古者為殷制

理或然也。市內空地曰廛，使商人停物於中，稅其所舍之處，不稅其在中所賣之物。竹木曰林，林屬於水曰麓。注瀆曰川。水鍾曰澤。在林麓者，山虞林衡入之。在川澤者，澤虞川衡入之。時入如春夏納秩芻，季冬納薪柴。春獻羔鰌，秋獻龜魚之類。夫圭田句，夫字作開字，則無著落。夫餘夫也。餘夫者，業外之田。圭田者，祿外之田。故皆不稅，所以厚卑弱，優賢能也。餘夫田數二十五畝。圭田數五十畝，用民力如治城郭宮廟之類，起一人之絲，則百畝不舉。起十人之絲，則千畝不舉。周禮豐年三日，中年二日，無年一日。若軍旅之事，則不拘此制。百畝之田，五畝之里，墓地公家所給，不得輒請求餘處。

禮記說義纂言卷之五

堯

司空執度

二節

此記司空居民之法也。大旨，此是畫井田以授民之事。司空如此用心，只是要民與居相安，而可畫井而耕也。蓋民居不安，則水土不服，雖有田，烏得而耕之？此是井田起手處。皆由司空量度過的，所以經界正，井地均。如此其美，可爲典學之端。凡使民節，見國家之事，常有則民時常要使。立此寬厚之法，只是令民可常爲國家使的意。天子不忍生民失所居，故以居民之責任之司空。於是司空仰承德意，執丈尺之度，度地形以居民焉。居之何如？地有山川沮澤之不同，而四時之氣，因之有燥濕寒暖，必因見在之時，以俟其方來之氣。察夫居山川者何如？居沮澤

者何如？按節氣早晚，便不失燥濕寒暖之宜。蓋法制未備，先節宣時氣，而奠安之。然後量地遠近，就可爲邑，就可爲井，邑之城郭何如？井之廬舍何如？地近者城郭廬舍少，地遠者城郭廬舍多，與卽興此邑井等事，而任民力以爲之。周書曰：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正謂此也。凡使民節，承上任力而言寬恤之事，任老者之事，事舉其中也。食壯者之食，施從其厚也。正形容先王寬力厚養之心。

按執度度字，舊訓丈尺，近有云：心計之度者，亦不必然。司空職在居民，下皆居民之法。小而水所注曰沮，大而水所鍾曰澤。山燥沮澤濕，此四字輕重時四時。上時字，察也。蓋山川沮澤地勢之自然，是以有燥濕寒暖之異。

禮記說義纂言卷之五

早

民居其間，多不知備司空明其節氣早晚，如春夏居山川者，宜何如備？秋冬亦然，便合於地之寒暖已耳。然亦是示諭於民，預爲他日居者計。此量地二句，根原在度地居民之先，與事任力在度地居民之後，遠近字當廣狹字看。老者二句，只就一人說。註二雖字，最要活看，不認成兩人說。觀一凡字，似不專指居民，然承上說，亦無妨。

凡居民材

節

此記居材之當因也。教政是因民大道理，要重看民之所異者，俗也。因俗不過便民而已，其不異者，爲民德之本。惟修得教齊得政，方纔因得民俗，不然因之適以害之也。

之齊與  
制同

凡居民材節民非材不生材非居不備先王之居民材以備用也居之何如東南多暖西北多寒必因天之寒暖而爲備高者必燥卑者必濕必因地之燥濕而爲備是豈無故蓋天地初分谷虛而廣川流而大其形制已不同矣民生其間者異俗然民俗何以異也民生於廣谷大川之內得天地寒暖燥濕之氣故其性情有剛柔輕重遲速之異齊人之氣稟大槩有此六者齊如五齊之齊雖不齊同各有分齊而民俗可知故五味則有酸苦辛鹹之異和矣器械則有車輿舟楫之異制矣衣服則有羶裘絺綌之異宜矣此皆民之所尚以爲俗所便以爲宜何莫非天地之氣禮記義纂訂卷之五

聖

使然也先王於此豈必強之使同哉惟修三綱五常之教以興民德而已惟齊禮樂法度之政以一民行而已其飲食器械衣服之用各隨俗隨宜而爲之備耳何敢紛更以乖天地之氣耶此節以中國言

按居儲也首二句提端言儲用因乎造化廣谷以下推其所以當因之故居材卽五味等註所謂天生五材之材之說也此下五節承上文皆言居民之事一云此材字以民之材質言當隨材質而居不可從廣谷以下分三截廣谷大川異制是寒暖燥濕之根原民生其間者異俗又從寒暖燥濕上來剛柔輕重遲速異齊在異制之後異俗之前五味三句正是說異俗一說異俗根異

制來異齊與異和等一例以性情則異齊以五味則異和以器械則異宜四者所謂異俗也末二句卽所謂必因天地寒暖燥濕也不易二字正是一因字修齊內有裁成輔相以左右斯民意常說修教齊政意輕只重不易俗上覺偏宜卽俗之所宜但俗以習染之素言宜以性情之安言俱指五味等說

### 凡居民量地 二節

此又記中國居民之制以終前章司空執度一節意并起興學章大旨司空居民得法全在一量字量者裁度區處都在一心內了由是制邑定居一一停當不差相得字甚有意味謂地勢居室田畝互相綰結使他彼離不得此此禮記義纂訂卷之五

聖

離不得彼方爲相得蓋畫井是一定的三相得又是調停井田妙處後節一切良心俱從相得生發出來

居民之法莫善於畫井凡畫井居民者大要邑有大小必量地廣狹以制之而民有多寡必度邑大小以居之有如是之地利如是之邑居如是之民三者必相得而無有餘不足之患此所以爲井田之法也如是則田以井授故無曠土地無遺利矣每夫受田故無游民人無遺力矣民各食其力爲之難故食節民各力其事爲之疾故事時將見源開流節民生日富向之所以居民而欲使之安者民咸安其居矣民居既安民心自善公家有事則樂趨而不倦既事有功則勸勉以相成知君之當尊尊爲元后也知上

之當親親爲父母也。總是形容居後之良心。然無以教之。則良心雖發。終不得而遂也。然後立鄉學以爲教民之所。設司徒以爲掌教之官。所謂既富可教也。

按凡居民作畝量地二句。虛說箇居民之法量地之地。以地言量有畝升合斗斛。量其多少足以知其容度。地之地以邑言度有分寸尺丈引度其長短以知其所居。制邑曰量。居民曰度。上二居字活下一居字死。量地二句已含有參相得意。下特點明之耳。此居民單指井田說。僅自一邑言之。一說自一邑而推之天下。制邑統指國邑說。亦通。必要二者相得謂何。蓋地廣民稀。則力耕者少。而有曠土矣。民稠地隘。則田不足。援而有游民矣。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五

聖

所以必參相得而後不曠不游。可見天下之治皆起於均平。此井田爲王道根本。先王必從井田做起。無曠土至安居。言民生既富。便戀戀故土而不至渙散也。食節如朝夕養。是亦根本上食用有節。來事時如春耕夏耘等。亦根本上不奪民時。來民咸安。句承上起下。樂事二句。四平看。一是不愛其力。一是不愛其情。君上因愛敬而異稱。上卽君也。一說上不止於君。凡在上者皆是。蓋人莫不有親親長長之良心。養其良心而不陷溺之。則由其親親以至於親上。由其長長以至於尊君。然後二字重看。言如此然後興學。不如此不得遽言興也。

司徒修六禮

四節

此記鄉學教民取士之法也。司徒掌邦教。總鄉學之政令者。教民取士須相趕說下。不平。數箇以字皆就司徒身上說。非便作效上講。

司徒修六禮節。夫鄉學興矣。司徒乃兼攝者也。其法何如。如民有氣質之性。不能無偏。修禮以節之。使民歸於大中。民本然之德。多爲物蔽。明教以示之。使民知所感發。齊八政以防民奢僭之淫。一道德以約民詭異之俗。教法如此。可謂詳矣。然不可不以身先之也。又合鄉之耆老而養之。以推極吾心之孝。又合鄉之孤獨而恤之。以逮及孤獨之不足。身親如此。可謂至矣。然資稟有厚薄。觀感有淺深。又不可無勸懲也。故率教者上升之以尊崇其德。示勸也。叛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五

聖

教者簡去之以紂退其惡。示懲也。司徒鄉學之教如此。按六禮七教八政在後面。教民字。汎指國中百姓。士則指養於鄉學者。禮惡乎壞。故用修。氣質之性多偏。故用節。教惡乎隱。故用明。教卽德也。明教卽以興德也。政惡乎參差。故曰齊。齊政所以輔禮教也。一字在心上看。有崇正闢邪。反異歸同意。道德本人心同然之理。爲民所習尚。卽俗也。同俗只同遵王之道。德便是一說。禮教政皆道德之用。而道德其體焉。同俗內兼禮政教言。言其性節德興。淫防也。細玩四句。平說體用意不重。此教之最著者。不特此也。耆老乃鄉中致仕之卿大夫也。養以燕禮。食於鄉學。孤寡乃鄉中死事之父祖子孫也。恤以

春享秋食於鄉學者老在所養耄期可知孤獨在所恤  
鰥寡可知致逮字似著教者言而教民慈孝意自寓其  
中此是陰以示教使之觀感者也至其取士之法賢乃  
德之成上者卽下節升之司徒升之國學非卽加之上  
位也不肖爲惡之者簡者卽下節移郊遂遠方是也

命鄉簡不帥教三節皆鄉學簡不肖以紕惡之事入鄉學  
一年終大司徒命鄉大夫簡鄉學之不帥教者以告大司  
徒乃令耆老會集於鄉庠以二年元日爲此不率教之人  
習射禮中者在上故云上功又習鄉飲酒禮令耆居上  
故云上齒欲使不率教之人觀其功自勵爲功觀其上  
齒則知尊長敬老斯時大司徒帥國之俊士有德行道藝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五

者與執射飲禮事使不帥教者見俊士之榮自慕之而遷  
改也又教之第三年終考校而不變則命左右對移易其  
藏息新其講切庶幾其變也如初禮四年元日鄉大夫復  
行射飲禮也又教之第五年終考校而不變則移之郊學  
郊學在鄉遂之外較鄉學在遠郊之內爲稍遠也六年元  
日鄉大夫又於郊學習射飲禮如初又教之第七年終考  
校而不變則移之遂學遂學在遠郊之外蓋示以漸遠也  
又第八年元日遂大夫又復於遂學習射飲禮如初至九  
年終考校而又不變是其人終不可入德矣乃屏之遠方  
是人終其身不與中國序齒甚絕之之辭然必遲之以九  
年需之以觀變而不悛則先王教思無窮重絕人之意也

按命鄉命畿內六鄉謂比閭族黨州鄉也皆謂鄉學庠  
謂鄉之庠也朝是會聚非朝君也耆老皆朝示景行之  
意習射習飲只是庠師耆老行之俊士不在此數通節  
只重在末句上命鄉句提起看耆老三句是鄉學行禮  
所尚之異乃引起末句意宜輕看言不惟示以禮文之  
美而又帥國之俊士與執禮事如於射司張侯置鵠之  
儀於飲司重禮揚觶之儀總委曲以盡感化之道也

### 命鄉論秀士 二節

此記鄉學崇德之事也鄉學固尚賢以崇德矣其事何如  
鄉學三年大比之期能無才德穎出於同輩者乎司徒命  
鄉大夫論述而保舉之而升之司徒名曰選士蓋嚴以考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五

試之法擢爲鄉遂之吏擇而取之殆非倖進者比也於選  
士中又有才德穎出者司徒精察而論述之升之國學名  
曰俊士蓋存心期於上達立志不安小成出羣之英殆非  
庸衆者比也此進之以漸也夫進之而復征之則往役不  
暇奚暇深造耶故升於司徒而爲選士者屬在司徒而免  
在鄉之徭役焉升於國學而爲俊士者統於樂正并免司  
徒之徭役焉若此者蓋才德之湮廢多起於肄業之不專  
不征則俗務無以雜其心而德日就高明才日進光大此  
優之以禮也

按二論字是述舉與論辨略不同秀字有淺深看註中  
又穎出三字可見皆兼才德言上升字其身猶在鄉學



移名於司徒未卽貢舉入官也。至升於學則身升於太學。非惟升名而已。秀而爲選士。則出於一鄉之士。秀而爲俊士。則出於六鄉之士。此其別也。秀未便是賢。是才德露穎之端倪。因他道秀處。陶鎔成就起來。便是賢。下節給社事。供田賦。鄉之役也。起軍旅。奉祭祀。司徒之役也。俊士選士。以名言。選士不重其名。只取其義。又以養士心也。所謂尚賢崇德者如此。或問士之不得升於學者。何以處之。曰。選中則爲鄉遂之吏。不中選者。復教之鄉而已。用之爲鄉遂之吏。可知選用之權在司徒。至進士。則必命爲朝廷之官。爵祿之定。其權皆在司徒矣。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五

學

樂正崇四術 五節

此言國學教國子民俊及取賢才之法。樂正掌成均之教者。司馬則掌選法也。自學者之入德言四術。樂正以心崇之。自授者之垂法言曰教。樂正以身表之。術教者。先王之詩書禮樂是已。順者從容和婉。直探討禮樂詩書精蘊。而與志相爲洽浹。非僅僅依循已也。四時分舉者。示其功不可驟。而與時俱進。亦順之之意也。然羣而學之者。何人凡國子民俊。有主治佐治之責。教之不可以不豫。故皆造焉。以受詩書禮樂之教也。凡入學自叙年齒。長者雖賤。必在前。少者雖貴。必在後。蓋禮義相先之地。不容不以孝弟爲重也。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五

學

按樂正卽如今祭酒。所謂大樂正。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司徒吏部之屬。太學何以大樂正掌之。蓋古者教人。皆以樂而潤濡之。以成就其德。崇有尊尚。意立有表率。意言詩書禮樂。不言易春秋者。何易雖同於卜筮。而精微之理。非初學所可諳。春秋雖公其記載。而策書亦非民庶所敢盡窺。故略言耳。春夏以禮樂爲主。秋冬以詩書爲主。然而陰陽之說。未可盡非。如禮者。體也。於秋教之。蓋秋主擎斂。所以成體也。樂者。樂也。於春教之。蓋春主發散。所以爲樂也。詩者。言也。於夏教之。蓋言者。事之文。夏與物交。而成文。故也。書者。事也。於冬教之。蓋事爲言之實。冬與物辨。而反實。故也。崇立且虛。

講順以造士。正崇之立之也。王太子繼世有天下者。王子天子。衆子分封爲諸侯者。羣后之太子。繼世爲諸侯者。卿大夫元士之適子。承襲父爵者。此皆謂之國子。升於國學之俊士。升於司徒之選士。此民俊也。羣后而下衆子。不得與庶人。非俊選不得與貴賤之別也。將出學。節國學簡。不肖以絀惡之事。古之學者。九年而大成。出學九年之期也。大胥小胥皆樂官之屬。簡不帥教者。只以國子言。民俊必無不帥教也。命公卿等入學。使習禮以勸導誘掖之如是。而不變。王親視學。使習禮以嚴憚悔悟之如是。而又不變。是真不能變者也。王三日不舉重裘。賢者子孫故自貶損。以責其教之不至也。西方三句。正屏。

遠方之實曰棘。有迷於遷善之意。曰寄。有暫寓終歸之意。蓋國子皆世族之親。與庶人疎賤者異。故於絕之之中。而致望之之意。以示不忍終棄也。必終身不變而後不齒焉。仁之至義之盡也。

大樂正論造士二節。大旨重兩告於王上。一大樂正儲養造士以成王家之器。一司馬辨論造士以給王家之用。皆公心爲國進賢。而非爲私門植桃李也。首節國學上賢崇德之事。大樂正掌國學之教。以造就乎民俊。時及九年。造士其大成矣。於是論舉其造士中之秀異者。以告於王。而先升諸司馬。曰進士。言可進而受爵祿於王所也。蓋司馬夏官卿掌爵祿。但入仕者皆主之。司馬乃辨論入官之材。禮記說義纂言卷之五。各取所優。籍記其名。若某賢於治賦。某賢於爲宰之類。然不敢自專也。必告於王。而聽其評斷。夫其在我之權衡已審。而天子之評斷不殊。既論定矣。然後隨其德之高下。而授之官。然猶未及爵也。及夫試之。而有成績。能勝其任矣。然後定其爵之尊卑。然猶未及祿也。及夫任之。而有定位。然後授其祿之多寡。皆待命於王。而不敢自專者也。

按鄉學之選士。不征於鄉。曰造士。優士之在國學。及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德業既成。亦曰造士。告於王。升諸司馬。不可對。當以天子爲主。觀而字可見。官材。可爲六官之屬之材質也。前言民材。此言官材者。司徒重教。司馬主爵。故也。賢字當箇優字。所升之進士。已無不

賢者。論辨是品。評其才德之所優。不可以劣字插入。宜以大夫士言。不可以公卿言。豈有方出身遽爲公卿之理。三然後字重看。有慎重名器意。

### 大夫廢其事 節

此節因上文任官然後爵之來。大夫廢其事。如戰陳無勇。荒淫失行之類。生則擯棄。死則貶降。所以爲廢事者。懲也。此亦司馬職也。

按大夫終身不仕。則奪其爵。與民同耳。猶以士禮葬之者。何以嘗爲大夫。故優之也。

### 有發則命大司徒 節

此節因上文司徒教士以文。而并及教士以武也。文武原無二局。惟上所用。居無事。則士用禮義。發軍旅。則士用戰勝。亦文武兼制之道也。故國有軍旅。以發士卒。是司馬職也。王則命大司徒。教鄉士以乘兵車。及衣甲之儀容。預爲嫻習。以待徵發。必司徒者。以司徒主衆。又主教。故與司馬相參也。於孝弟忠信之中。妙攻圍擊刺之法。古者文武一道如此。

按此上專指鄉學之士。言國學之士。則治以軍旅者。庶子官也。非大司徒教之矣。司徒掌教。司馬掌政。是分職而辨之也。造士則司馬辨論官材。有發則司徒教士車甲。是聯事而通之也。大要在先王之用人。非有成材不取。惟其有成材。則責之而無不能。如司徒教士。則使司

馬論其材故出任之而辨無不宜司馬治軍則使司徒教其事故入以之而事無不治若非成材而冒用之其不至僨裂者幾希

### 凡執技論力 二節

此二節因論職士而并及之大旨有德則稱藝而為全材無德則稱技而為人役見人當修德意

首節大上賢以崇德固矣外有執技者不可以不論也此執技專指射御言不論德但論力而已其或有征伐而適四方射御之人麻股肱以決勝負蓋取其力足以為武備也次節因上言射御而并及祝史及百工故又以射御列言不二事欲其無異習不移官欲其有定守士以德技以

禮記說義纂言

卷之五

力德成而上藝成而下此執技者不與士齒之意也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公臣與家僕雜居齊齒為非禮此仕於家者不與士齒之意也必出鄉乃爾者鄉黨尚齒且有本族親戚之為士者不忍卑之故也

麻與裸通

按技即射御之技論力者上人論之也鄉學國學論其德此只論力麻股肱二句所以宣手足之力論力之在末適之先決者射御之人自相校決此執技以有事於內者也次節言執技事君於內者有此數等人不止射御為然祝作辭以祀神史執書以事神百工如土工木工之類凡此皆為執役之賤人非周禮太祝大史射人馭夫醫師卜師之官也仕於家近說謂執技為家臣

者若但以仕於卿大夫之家說則季路冉有將不得與士齒乎儘通可從不與士齒所以貴其為士也古之為士遠恥而有常心其貴於鄉如此士而上可知仕於家者因不齒之類而並及之不重

### 司寇正刑明辟 一節

此詳刑禁之制也大旨只是一箇慎字正明慎於聽之先三刺慎於聽之時附赦慎於決之頃總之罪疑惟輕也見司寇體天子德意而時存哀矜勿喜之心

司寇節司寇掌邦禁決獄訟其職也上之法曰刑而或失其平則言正下之罪為辟而或失其情則言明以聽獄訟以此刑辟決獄訟也有罪當殺者先問之羣臣次問之羣

禮記說義纂言

卷之五

吏又問之庶人然後決也若有發露之旨意而無簡覈之實跡則是疑獄而不為聽決於是附赦之法焉附入之罪則從輕若曰據法汝當論某重罪而今入某輕罪恐失入而太嚴也赦原之罪則從重若曰據法汝當論某重罪而今并赦汝蓋寧失不經故示以嚴恐失出而輕犯也夫決之於博訪之後而赦之於疑似之餘則人之辟無不明而已之刑無不正矣

按正明二句說得虛指平時講讀律例說所包者廣下則舉聽大辟一件以實之刑即五刑墨劓剕宮大辟是也正是無偏任意辟下之罪也明是無疑似意一說作八議看如親故賢能功貴勤賓之八者非也蓋下面全

不說到八議上。訟不決。係於囹圄爲獄。以曲直言於公。曰訟聽者決斷之也。刺殺也。周禮以三刺斷民獄。訟之中。謂有罪當殺之人。其一問於羣臣。其二問於羣吏。其三問於萬民。三刺之而旨意實跡。皆當重典。固可殺矣。若有發露之詞。旨而無簡嚴之實跡。則不爲之聽斷矣。簡誠也不聽者。直不聽之。訓難於聽斷者。非三刺至末。一直說下。不可分作公怒兩平看。附赦二句。重赦句。重卽原擬當刺之罪也。罪有可疑。則附而從輕。所以誘其爲善。情有可恕。則赦而從重。所以勸其改過。

### 凡制五刑

節

此言制刑當合天道也。凡制斷五刑。必就上天之意。論議。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五  
輕重。蓋天意好生。又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論刑亦當好生。使生殺得中。其有罪責而當誅罰者。要與事相附麗。事輕而罰亦輕。事重而罰亦重。不可假他事以爲喜怒也。所謂卽天論如此。

按必卽二句串說。必字緊貫下句。制是斷。非初制也。卽合也。天論卽天理也。在至公無私上說。所謂天討有罪也。一說天論如下文父子君臣之屬。蓋刑以弼教。天倫爲重也。此說與下節有情。郵罰兩字不平。郵罰卽五刑。謂自上施事。自下犯。麗卽相稱相當之謂。近說郵罰二字。平看豈但五刑卽郵罰。亦必麗於事。郵。呂刑所謂五過也。呂刑所謂五罰也。五刑不簡。然後正乎五罰。五

罰不服。然後正乎五過。罰輕於刑。過又輕於罰。輕且如此。其重可知。亦有理。

### 凡聽五刑之訟 二節

此記古人聽訟極公之意。首句作冒。在盡之截。上屬權。見聽之詳。下屬赦。見行之恕。相趕說下。不平。蓋人犯罪。多爲親義二者。以君臣父子作箇斷案。權之且虛。別之正權之之實。盡之又別之之時事。所以補別之之不足。所謂權之本也。權者出入變化。妙用全在一心。不違律例。亦不拘律例。方能極盡人情。直至後邊赦的地步。又必察大小之比。刑官如此用心。只是哀矜勿喜之心。范與汎同。又當作宥。

首節申上節意。法莫先於明倫。尤莫善於變通。故事涉於父子。則當原其親爲親者可矜。忍親者不可恕也。事涉於君臣。則當立其義。傷義者可罪。全義者不可罪也。此二者欲使有無輕重。各得其平。如物之有衡然。故曰以權之也。然事體有似重而實輕者。有似輕而實重者。據事則不得其當。故必以意而論之。以心比心也。人情有似淺而實深者。有似深而實淺者。忽略則枉其實。故必以慎而測之。小心以度也。此二者欲使輕重淺深。各得其辨。故曰以別之也。然人情有厚貌而未易知者。必竭吾聰明而察之。於辭色之間。又有畏威而不能達者。必致吾惻怛而體之。於言意之表。此二者欲其奸不能隱。懦不見窒。而各輸其情。故曰以盡之也。如此而無一可疑。刑之可也。若爲疑獄。則當

汎然訊於衆人衆人皆疑則當赦而不罪然亦不直赦之也必察其罪之在小辟則比於小辟在大辟則比於大辟以成其獄上文所謂赦從重者此也蓋疑而必成其罪者欲戒彼之無再犯義也成而必赦之者尤懼我之殺不辜仁也次節承上文言獄之無疑者責取犯者之言辭已成定矣於是史書之以告於卿士卿士聽之則辭又成獄於是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於棘木之下則辭又成爰於是告於王王又慮夫一官專聽不能無私也乃命三公參聽之而辭又成矣至下達上咸無遺議是謂至公宜可以制刑矣然猶必三審而後有司行刑在君爲愛下志仁在臣有守法之義也

禮記正義卷之五

卷之五

按上文天論通五論而言此特舉其大者以該之耳父子之親本乎情故曰原君臣之義錯諸事故曰立親主於愛而已一於愛則刑有所不忍加義主於敬而已一於敬則刑有所不敢及於親有所原於義有所立特從法之權而已輕重淺深皆在人者聰明忠愛皆在己者別之固所爲權盡之則權到極處了君臣父子兼事與情而註只重情者情是事的所以然處情便包得事必察句常說俱以不直赦說一云既謂衆疑赦之又成得甚罪且據下文成獄辭及下面一成而不可變這赦之正是聽訟結果處其有赦之者則訟之不必成其獄者也此說有理可從比之爲言附也小大猶輕重已行赦

事曰比呂刑所謂上下比罪是也次節史司寇吏也掌文書者正卽周禮鄉師鄉謂鄉士師謂士師大司寇卽地官卿也此三聽字皆主覆審說聽其人非聽其詞也司寇以上是專一官之聽三公是兼聽三宥周禮一曰不識恐出於無知也二曰過失恐出於無心也三曰遺忘恐出於偶爾也歐陽公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俱無恨矣是此節意

又云原父子之親如匡章以責善見逐孟子不以爲不孝證父攘羊孔子不以爲直是也立君臣之義如趙盾亡不越境反不討賊春秋以爲無君湯武放伐伊尹還桐不失爲聖人是也棘木王外朝左右之所樹左九棘

禮記正義卷之五

卷之五

公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植棘取其赤心而外刺也大司寇聽斷於此棘條其內輸忠赤而外示威嚴與槐取其黃中通理暢於四肢臣德之至也

### 凡作刑罰 二節

此原先王制刑用刑之意上節是先王制刑之嚴下節是君子用刑之慎惟其嚴故當致其慎也輕無赦正爲盡心張本不可兩平

首節凡作刑罰當刑則刑雖輕且無赦正所以使人難犯也上云附從輕赦從重蓋彼以行法言此以立法言夫亦猶赦之心也夫次節承上言刑者例也例者成也運遞下

必如此兩解。方盡刑字之義。只要透出箇成字。以起下文耳。刑之爲言何也。先取犯者之辭。猶人之例體也。例之爲言又何也。辭既具則成刑。猶人例體具則成人也。其辭一成則刑必加而不可復變。君子安得不盡心於論斷之時哉。盡心卽前凡制五刑兩節。然悉聰明致忠愛。足以盡之。蓋君子不特盡心於辭。直并犯罪者的心都曲盡而無遺。方叫做箇盡心。大辟刑成則死者不可復生。小辟刑成則斷者不可復續。此其不可變也。

### 析言破律

#### 二節

獄之聽也。實慎也。然亦有不聽者。上文皆言常刑。此合下二條。則言亂政疑政之誅。在常刑之外者。亂政多出於禮記說義纂言卷之五。在上者之所爲。所謂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者也。論其罪雖未至於可殺。究其實則盡民心甚矣。故不聽而殺之。義至防微嚴矣哉。

按析言破律。謂剖析言詞破壞法律。亂名改作。謂變亂名物更改制度。左道邪道也。地道專右。故正道爲右。邪道爲左。若巫蠱詛咒之類。淫聲如師。消爲應。蘋蘩葉之聲是也。異服如鄒子臧。好鵠冠。楚子玉爲瓊弁玉纓是也。奇技機變之技如偃師。舞木之類。奇器淫巧之器如漆金雕漆之類。僞對誠之辭行僞而堅不可攻。言僞而辨不可窮。如白馬非馬之類。非對是之辭。學非而涉獵甚廣不可窮詰。順非則所行雖非。而善於文飾。其言辨。

澤辨與澤自知其非。但巧於欺人耳。假於鬼神。句調僞托鬼神之禍福。時日之吉凶。筮之休咎。皆足以惑人。見聞而違悖禮法。故亂政者一。疑衆者三。皆決然殺之。不復審聽。亦爲其害大而辭不可明也。

### 凡執禁以齊衆 六節

此六節總司寇職也。司寇掌邦禁。凡執不敬不法不儉不仁之令。所以齊衆人之不齊也。若先示以赦過之令。則人將輕於犯禁矣。豈能齊之乎。無心失曰過。有圭璧節。此禁民之不敬。用器節。此禁民之不法。錦文節。此禁民之不儉。木不中節。此禁民之不仁。司寇其屬有官禁。官禁國禁。市禁野禁等。官蓋刑者。刑於已然。禁者禁於未然。禁於未然。禮記說義纂言卷之五。則不至陷於刑辟矣。故因論刑并及之。獨舉市禁者。市乃貨聚衆歸利。既多。亂易生也。

#### 未節

未節司關之事。上文不敬不法等禁。雖有司市之屬。然關不有以譏察。則犯者衆而獲者寡矣。故譏察之。有犯禁者。舉其貨罪其人。禁異服。識異言。皆司關事。故并及之。

按玉銳首曰圭。通環曰璧。半圭曰璋。以金飾之曰金璋。此受之天子。傳之先君。粥之故爲不敬。言圭璧金璋。則琥璜之類可知。命服命車。人臣再命三命所受者。宗廟器若尊彝之屬。不弼防民之僭。僞賊亂也。又戎器不弼而兵車之中度。則得弼之者。以丘乘出車賦而兵車之弼不可禁。故也用器日用之器若弓矢耒耜飲食器也。

數并縷多寡之數若朝服之布十五升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之類是也廣狹者布廣二尺二寸帛廣二尺四寸不中量不中尺寸之度也姦色紅紫之類正色玄黃之類錦文猶月令之言文繡言錦則繡可知言文則章可知成器雙承民之相保羸餘惟是敦樸而已以此成器則終歲力耕于文組不累寸終日力作於雕鏤不盈握况招搖於市也飲食衣服須自縫紉烹飪周禮司飪禁屬游飲食於市是也至侈靡更禁不時不熟等物不中用且傷生育之氣周禮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春獻鷩屬季冬始漁是也購境上門司關之官執此戒禁之書以譏察人衆蓋關乃商貨出入之總會禁之於市不

禮記說義集註卷之五

五

若禁之於關禁之於關自不至犯之於市也且兼禁異服并識異言邪說異端之類并專指異國人言也衣服易見故直曰禁言語難知故必曰識

### 太史典禮

#### 四節

此言質成之法也天子所行之禮節與宣布之政既驗者可因之爲監未然者可預之爲防然必清心而受方入於主臣之心而臨時不錯不悞所以一歲內諫質雖多而歲終乃齊戒也

太史節太史典歷代禮儀之籍國有禮事得失是其所掌預執簡冊以記當行之儀節及所當避之諱惡合而進之天子是以禮諫也天子則齊戒以受焉

按太史宗伯之屬此節當作歲終太史進來歲所當行所當避者爲是泛言禮事非專指祭說執簡二句平對正是修職處執如周禮執書抱法是也奉如小史詔王之忌諱是也此皆言太史者以小史爲太史之佐故得以兼之簡記特禮儀耳故略而言執諱惡王事也故尊而言奉齊戒受諫四字可味註訓諫猶教詔人知言之爲諫而不知禮之爲諫人知批鱗逆耳之爲諫而不知恭敬奉持之爲諫天子當大禮事預以簡進而明示得失此非諫之義乎諫而受而齊戒可爲萬世納諫者法不言大宗伯者大宗伯體統尊惟詔相大禮於臨時耳

禮記說義集註卷之五

五

司會三節總來要重齊戒意冢宰大司徒大司馬太司空乃天子重臣下統百官百官一歲之辛勤功績全在質成時見安得不積誠以受百官乃天子庶工上奉天命自己功勞之是非可否全在還報時明白安得不積誠以受前兩受受下之忠勤也後一受受上之公斷也司會節夫六官分職各帥其屬固足以爲治矣然考課之典不嚴則予奪之權不立誠有歲終質成之法而冢宰總之司會贊之也司會掌邦治之財用廢置於歲終時以財用之成質於天子而考其出納當否以事績之成質於天子而考其廢置當否然司會乃冢宰之屬分當附其長以達之故將質於天子必先之冢宰冢宰齊戒以受既受之



後斯上達天子矣

大樂正節司會贊冢宰無所不統故三官各以其成從司會而質於天子然分當各附其長以達之也必先之三卿大司徒等亦齊戒以受之既受之後斯上達天子矣

百官節百官位卑不敢專其成也百官達於三官三官達於三卿三卿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由是天子師虞六卿平斷宜否還報於百官百官莫不齊戒以受天工天職固不可忽況以下奉上乎百官之受猶夫司會三官而已至此則予奪之典行而正官之事畢矣然後休養老者蜡祭勞農而行仁民之政量今歲所入以待來歲所出而行節財之政是以朝無曠官民愛其上而財不匱乏也

禮記正義卷之五

李

按廢置主造作說非以爵祿之廢置而言司會總主羣官治要故以一歲治要之成質於天子質平也謂奏上文簿聽天子平量之也冢宰贊王受羣官所平之事故亦齊戒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各以其當官成要從司會平於天子以周禮言之司會總主羣官簿書則司徒司馬司空簿書亦司會掌之司會雖卑於大樂正等官而冢宰之屬重於他職故先質成三官從其後而質之也其司徒司馬司空總主萬民其事既大雖司會進其治要須各受質屬官親自質於天子三官三卿各以類受如司徒掌邦教敷五典者也而樂正敷教化故屬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者也而司寇刑暴亂故屬之司空

掌邦土居四民者也而司市禁四民之僞飾故屬之

樂正掌教先之司徒司市掌市先之司空是矣惟大司馬與大司寇同為六卿職異政殊安得與為一官從司馬而質之周禮小司寇歲終令羣士計獄弊訟登申於天府乃命其屬入會致事無司寇先質成於司馬之文其為誤言無疑即百官節當云百官以其成質於冢宰冢宰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但相沿已久只依文作解三百官皆同正相照應百官三官之屬如大胥小胥質於大樂正小司馬小司寇質於大司寇廛人質於司市也百官達之三官三官達之三卿俱齊戒以受是始修質成之禮終秉受質之誠也然後二字重看先質成而後恤民理財以考績之事重也休老二句所以奉天時而為政物作於春長於夏斂於秋藏於冬則歲終固可休之時也帝出乎震見乎離說乎兌勞乎坎則歲終固可勞之時也休老即食享引年之禮勞農即黨正屬民飲酒之禮成歲事常說單指節財說細玩制國用句內包得成歲事即制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也此說可從

凡養老 二十二節

此記養老之禮也養老之禮其目有四三老五更一也先王父事三老兄事五更則三老五更乃羣老之尤者子孫死於國事之父祖二也致仕之老三也庶人之老四也

更及致仕。總謂之國老。庶人及死事者之父祖。總謂之庶老。

凡養老作。有虞氏以燕禮。思勝禮也。夏后氏以饗禮。禮勝恩也。殷人以食禮。酌恩禮之中者也。周人修而兼用之。春夏則用虞之燕。夏之饗。飲以養陽氣也。秋冬則用殷之食。食以養陰氣也。

按有虞氏言氏者。止以其身而得天下。自庶人時已稱。虞舜原不曾有封夏后氏言后者。謂以君而得天下。禹崇伯之子以國興也。殷周言人者。謂以衆而得天下。各以其所以得天下名之。養老禮。虞夏殷三平。周別講。有立本趨時意。燕之爲言安也。行於寢養之爲言向也。行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五

於廟。殷酌乎虞夏之中。故設酒不飲。象饗也。以飯爲主。象燕也。亦行於廟。大旨皆時數氣化所爲。太樸之世。惟重恩。風氣漸開。則漸重禮。周則修以理其廢兼以舉其詳。有損過益不及意。酌恩禮而用之。則文飾之盡矣。

五十節。五十養於鄉。鄉學也。六十養於國。國中小學也。七十養於學。大學也。達於諸侯者。天子養老之禮。諸侯通得行之。見老之當養也。

夫老至八十九十者。不堪來學受養。則君致饗食之禮於其家。其八十者。一坐再坐。與耆者同。九十則不必親拜。使人代受。其禮如此。凡以優年高也。合上節皆主國老言。賢亦如之句。帶說不重。

五十異帳節。此老者養生之禮也。

六十歲制節。此老者送死之禮也。

五十始衰。至非人不煖。言老者血氣以漸而衰也。非肉不飽。非帛不煖。堯光王有衣帛食肉之政。非人不煖。故孝子有以身溫彼之禮。杖所以扶衰弱也。必因年而優。以禮至九十有爵。蓋齒德俱尊。明解朝章。諳練典故者也。則就室以珍從。示尊養之意。巡守而就見百年。則汎言衆庶之老也。

七十不俟朝節。是養國老。因年而逸於國事也。

按國老有爵者。不俟朝。指君不許其致事而在朝者也。告存致秩。則致仕在家者也。存溫存之存。非存否之存。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五

告猶間也。不俟朝。欲其逸也。月告存。欲其生也。日有秩。厚其養也。

五十不從力政節。是養庶老。因年而逸於家事也。

按不從力政。力役之政也。服戎謂庶人在軍爲士卒。不從不與。皆代之以子孫矣。不齊則不祭也。子代志祭。皆所以優其力也。從謂行其事與則與之而已。及則旁有所及之謂。

五十而爵節。五十曰艾。服官政也。六十不親學。曰耆。指使也。七十曰老。而傳外則致政於君。內則傳其事於子孫也。唯衰麻句。以輕服服重也。與齒禮唯衰麻在身同義。則優之者亦至矣。

有虞氏養四節。大育國老庶老。人有尊卑。故大學小學地亦有尊卑也。蓋養老於學。便有乞言惇史之禮了。國老之善天下與國之善也。故於國學行之。令國子民俊親其善言善行。異日可以施之天下。一國庶老之善。一身一家之善也。故於小學行之。令鄉學士親其善言善行。目前即可以善一身一家。

有虞氏節序者。養也。夏后氏節序者。射也。殷人節學者。覺也。覺民所以反其質。周人節膠者。飾也。從飾所以致其文。國老謂卿大夫致仕爵德俱有者。庶老士也。兼庶人及死事者之父祖也。其致仕之老。大夫以上當養從國老之法。士養從庶老之法。虞夏尚質。貴取物成。故大學在西。小學在東。殷周貴文。取漸積長養。故大學在東。小學在西。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故西為物成之方。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故東為長養之方。

按周之學成均。在中。即辟雍也。其左東序。即東膠。其右瞽宗。曰右學。瞽宗以樂祖在焉。故曰瞽宗。

有虞氏皇而祭。四節祭所以追養繼孝。而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故先言祭。而次言養老。祭則言冠。而不言衣。非無衣也。狀主冠言之者。蓋冠在首。有尊尊之義焉。而祭所以推尊尊之義。故也。養老則言衣。而不言冠。非無冠也。然主衣言之者。蓋衣在體。有親親之仁焉。而養老所以明親親之仁故也。馬音許

按祭祭宗廟也。養養國庶也。冠服互見。皇大也。冠形制大也。深衣。白布衣也。冠制簡略。衣布幽玄。有虞氏風氣淳樸故也。收取於斂髮。燕取於黑色。以夏尚忠故也。以覆髮為事。編以白素為瑱。以殷尚質故也。戴冕以藻視收。而加美服以玄衣。合黑白而成章。以周尚文故也。夏后氏尚黑。故衣裳皆黑。殷人尚白。故衣裳皆白。周兼用之。故玄衣而素裳。夫祭與養老。禮之大經。四代所因。冠與服。時王之制。四代所革。帝王之立本而趨時。蓋可識矣。

凡三王節。此先王所以養四海之老也。上言國老庶老。固養於學矣。至於四方之老。安得人人而養之。故行引戶校。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五

年之令。而恩賜其老。如寬力征。免徭役等事。按此節在養國老庶老禮畢時說。引年有二意。謂戶戶而引之。自五十以上。較其年之多寡。而恩賜有厚薄也。一說引年。單指年說。謂較其年齒以為差也。亦通。

八十者一子 三節

此承上文養老。而并言王政之宜恤者。夫人莫衰於老。莫苦於疾。莫憂於喪。莫勞於徙。故王政優恤。所以或復其家。或復其子。或復其身也。

按從政給公家力役之政也。但前不從政。以老者言。此以老者之子孫言。廢本作廢。廢疾不從政。則疾者得其養。居喪不從政。則喪者盡其哀。將徙欲去者。自諸侯來。

徙家謂自他國而來徙家於此也。將徙者未甚勞。始來者生業未定。此三月與期之別也。註中舊說不可從。

少而無父者此四等雖欲有所赴愬而求通莫之得矣。故曰天民之窮而無告者。

瘠瘠跛躄節瘠一辟一跛躄一斷者一。侏儒一。百工一。此六類者因其各有技藝之能足以供官之役使。遂因其能而以廩給食養之。器者隨長短小大而用。孔子所謂使人也。器之是矣。先王之政下無廢才。上無虛用。此亦恤窮之仁術也。

按陳註合百工爲六類。先王之時。瘠者以之掌土。聾者以之司火。別者以之守圉。則跛躄斷者之類侏儒以

禮記正義集註卷之五

卷之五

之扶廬。以至陶者之治埴。匠者之治木。冶氏之攻金。玉人之攻玉。所謂各以其器食之也。晉語。文公問八疾。胥臣對云。戚施植鐻。謂使擊鐘。蓬蔕蒙璆。謂使擊玉。瞽矇。謂使執柷。矇矇。謂使執鼓。循聲。謂使歌詠。琴瑟。謂使司火。謂使主然火。其童昏。謂使僮僕。官師所不材。宜於掌土。是各以器食之証。一說。侏儒以上爲六類。雖爲廢疾。然各有一技之能。足供百工之役。如掌土司火等。故各以所宜得之餼廩食之。百工總上六者各有技藝。故曰工亦通。

道路男子由右 四節

此四節俱主風俗上看。此皆先王興學教民。化行俗美。故

教之盛如此。以首句作頭。男子節。此道路遠嫌之禮也。父之齒節。此道路敬長之禮也。君子者老節。首句重人皆好德意。豈有賢而無車以行者乎。次句重俗尚孝敬意。豈有老而無珍以食者乎。盛世之風。可想見者如此。

按道有三塗。男女嫌於無別。故男右女左。且地道尊右也。車患於貼危。故從中央。隨行雁行。則有以廣孝弟矣。朋友以禮讓相先者。不踰要看得濶大。勿謂道路非雍容之地。功而競功。能而競能。位而競位。一踰則無不可踰也。勿謂履蹈無禮法之閑。在朝讓朝。在國讓國。在野讓野。不踰則無處可踰也。任謂擔負。并則已。獨任之分。則析而二之。不令自提挈。少者爲代其勞也。

禮記正義集註卷之五

卷之五

方一里者爲田 五節

此詳先王分田分服之制。而又總結其制意。大旨。井田封建。天下之大端。大本。此篇模寫山川土田之數。以見興廢之廣。一統之盛。王制之周密處。蓋井地不均。則穀祿不平。故分田以計田畝之多寡。道路不計。則朝貢無節。故分服以計道路之遠近。自衡山至末節。一萬億畝。推而總天下九州方三千里之田數也。其後又言方百里至末。是卽上文之數。去其形勢居處所值者。而計其實田可耕之數。乃卽小方百里以見大方三千里也。經與註算不合。姑闕。方一百里者三節。在開方之法上看。每云方者皆開方也。孟子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則上。百字是衍文。方一里爲

一井爲田九百畝。方十里爲百井。爲田九十萬畝。方百里爲萬井。爲田九十億畝。方千里爲百萬井。爲田九千億畝。此三節覆解篇首井田開方所容之田。下節分田實肇於此。

自恒山節言先王分服之法詳於中國略於四夷。分田在分服之中。必分服之法明。而後朝貢之期定。是故衡山恒山南北限焉。以南北直計之。自恒山而南河。自南河而江。又自江而衡山。皆以千里爲率。而少有遠近之差。斷長補短。固三千里也。東海流沙。東西限焉。以東西橫計之。自東河而東海。自東海而西河。又自西河而流沙。皆以千里爲率。而僅有遠近之殊。哀多益寡。亦三千里也。千里而近者。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五

朝貢常數千里而遙者。朝貢常疏。先王固以道里爲朝貢之節也。若夫西自流沙。南至衡山。尚有不盡之地。聽戎蠻居之。東自東海。北至恒山。尚有不盡之地。聽夷狄居之。遐荒僻壤。咸被聲教。足矣。何嘗責以貢賦之修也哉。

按不足爲近。有餘爲遠。東西南北各有不盡之地。非不能服遠也。見得方以內之土田山川已足以供衣食租賦之需。必欲分服極遠之處。而責之朝貢。則勞中以事外。來則有燕賜之費。不來則有征伐之煩。甚非算也。治內詳則諸侯賓服而朝廷尊。治外略則四裔來王而百姓寧。此御世妙法。若東征西討。卒耗海內。武帝可爲殷鑒。

凡四海之內。隨方三千里之田。以天下總計之。方百里以下。乃卽百里之數。而約言之也。六十億畝。則是可耕之實田也。

按把此總數一算。則每歲所入之租賦。明明俱在目前。冢宰制國用的法。亦從此處總額內算來。

### 古者以周尺 節

此節總言井田步畝之數。言今之田里與古長短廣狹之不同也。然尺寸步數多不相應。闕之可也。東田未詳。引詩南東其畝。殊爲未安。

### 方千里者 六節

五節截此覆解篇首封建之制。本言畿外封國多而餘地少。廣封建之制於天下也。畿內封國少而餘地多。備采邑之分於王朝也。近說畿外地方廣濶。必封國多。則管轄密而地方不至荒而無統。畿內地方有限。必餘地多。則征取裕而租賦不至窘而不給。較上更有進步。

###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五

五

方千里者。五節此覆解畿外八州之制。蓋天下九州。各方千里。盡爲百區。區方百里。是爲方百里者百。以開方之法。蓋萬里也。萬里之地。以封公侯。方百里之國三十。占地三千。里。尚餘方七千里。是謂方百里之國七十。此下則以加一倍法算之。自明名山大澤。節有功二句。卽巡守之禮。有功德於民者。加地是也。有削地二句。卽巡守之禮。不敬者。君則削地是也。

天子之縣內節此覆解畿內一州之制百里亦以開方百里者言七十里五十里亦以開方千里者言殊不相合姑闕此畿內不言名山大澤與祿之閒田則以前見之

諸侯之下士祿 四節

諸侯之下士祿節此言大國制祿食人之數次國之卿節此言次國制祿食人之數大夫以下亦與大國同次國之卿以其命於已君乃降於天子之命故祿但如小國之卿此蓋尊下之意也此章言制祿多寡之數當為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兩節之傳文

天子之大夫 二節

此中釋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之意首二句作冒天子之禮記說義纂言卷之五

主

大夫其祿視子男者也今視諸侯之卿比之在朝薄矣以方伯之地有限不足以供故祿從其薄也天子之大夫其爵視子男者也今視次國之君崇其秩則七命加其服則驚見比之在朝隆矣以方伯之權最重不易控制故爵從其隆也三監之祿爵以權制者如此其祿取之於方伯之地欲其易給而不勞也次節方伯有湯沐之邑取齊戒見君之意敬大臣也於天子之縣內其數視元士不能五十甲取其邑之所入以供費已耳此總見天子厚待方伯而使之得以謹朝事也限其制意不重

按湯沐之邑春秋傳所謂朝宿邑也諸侯有功德於王室始有湯沐之邑浴用湯沐用潘此惟方伯有之其餘

諸侯則否

諸侯世子世國 節

此章言內外爵祿之制當為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之傳文世子世國即外諸侯嗣也不世爵即內諸侯祿也內諸侯不止於大夫此止言大夫以卿兼公而上大夫為卿故也大有全重爵上天子所以榮辱廢置天下全在於爵爵輕則視官為世及之物而天子激勸之權輕矣况位以尊賢官世及則未必得人而害政廢事不可勝言故當擇祿以報功故可延况祿但以租稅養之而已雖濫及亦不失為厚道

先王於畿外之諸侯其世子但得世國而爵不得擅襲禮記說義纂言卷之五

主

內之大夫其子孫但得世祿而爵不得擅傳統之人臣得世祿而不世爵也不世爵之故何也蓋先王之使人惟其德而爵人惟其功若諸侯大夫之子未必生而有功德也此所以皆不世爵也諸侯世子固世國矣然必請命於天子天子考其無過賜之爵而後得如先君之舊若未賜爵則其衣服禮數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而已此諸侯之不世爵也至於諸侯之太夫不惟不得世爵且又不得世祿此大夫之不世爵也

按畿外諸侯之世子得世其國是爵祿皆世矣但此就監國時言非世爵也諸侯言世國大夫言不世爵互見也玩下云諸侯之大夫則此大夫是天子大夫也公卿

大夫總言大夫以包之下云未賜爵乃外之列國非畿內有采地之公卿也使德二句兼諸侯大夫說委任爲使命數爲爵德以六德三德言功以亮采浚明言別而言之爵主德祿主功合而言之必使以試其德及有功而後爵之也申說重爵纔得其旨一云使以德二句汎言使人爵人之法不兼諸侯大夫言宜知君薨世子嗣位監國除服來朝以士服見於天子天子以象賢命之則授以冕服於是始以諸侯而臨臣民或未來朝天子亦遣使以冕服就賜之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者謂世子世國之初也天子之大夫雖不世爵而猶得世祿若諸侯之大夫並祿亦不得世此待內臣外臣之別也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而有大功德者亦世之左傳言官有世功則有官族

附解九德爲天子如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此則盛德之自然者如寬是德栗是德中自然處下做此

六德爲諸侯三德爲大夫九德之中有其六有其三也亮明也采凡禮樂政事皆是浚治也亮采浚明皆言家邦政事明治之義

六禮冠昏 二節

此章敘鄉學教民之目也禮教政皆司徒所掌然其實何如以六禮言如冠禮以責成德皆禮以示有別喪祭禮以

明孝親鄉飲酒士相見禮修之以節民性者此也以七教言如父子教以慈孝兄弟教以友恭夫婦教以義聽君臣教以仁忠長幼教以惠順朋友教以信賓客教以讓明之以興民德者此也至政爲禮教之輔也以八政言齊其飲食而僭僇者懲齊其衣服而詭異者懲所以防口體之淫也事爲者百工之技藝有正有邪齊之使去其邪以歸於正異別者五方之器械有同有異齊之使因其宜而不易其俗所以防習尚之淫也齊其度量而不使有長短小大之殊齊其數制而不使有多寡廣狹之異所以防財利之淫也故曰齊八政以防淫此章當爲司徒六禮七教八政之傳文

按六禮皆士禮冠昏嘉禮也喪凶禮也祭吉禮也鄉相見賓禮也不及軍禮者六禮司徒修之以節民性而有發司徒教士以車申則軍禮固在其中矣喪祭禮如遠近有期疏數有節隆殺有宜皆是士相見禮如坐立有序長幼有分揖讓有節皆是齊飲食如俎豆有數是衣服如文繡有恒是事爲者蒙宰之九職司徒之十二事考工之六職皆司徒所頒以任民異別者司徒五地之常職方九土之宜王制中國四夷之俗皆司空所辨以居民度以丈尺言量以斗斛言數以百千等言制以布帛廣狹言如布幅廣二尺二寸帛二尺四寸是也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六

陝西涇陽楊梧鳳閣

兄 楠龍棟

姪昌齡三開

紹齡七來

男延齡九如

孫 惺慧益較

月令

按呂不韋集諸儒著十二月紀名曰呂氏春秋篇首皆有月令言十二月政令所行也月用夏正令則羣獮古制間雜秦法禮家記事者抄合成篇又各曰月令蔡伯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六

階王肅皆云周公所作不合也或曰不韋巨奸而其書乃得與大經並傳可乎曰王者奉若天道莫先於敬授人時故舜齊七政周用五紀自堯以來未之有改也况不韋之時去古未遠傳聞有在典籍未焚得採取焉故其為書不無謬戾而亦有帝王參贊裁成之道在焉使後世人主設誠而致行之則承天之治可復見矣孔子曰不以人廢言此篇是也其傳也奚疑此篇漢淮南王劉安因之作時則訓先儒謂小戴禮記無此一篇後漢馬融增入蓋前此未合成篇至融始入戴記也解者不同今依文釋之

二十八宿歌并解

角亢氏房心尾箕東方青龍斗牛女虛危室壁北方玄武奎婁胃昂畢觜參西方白虎井鬼柳星張軫翼南方朱雀

按角蒼龍之首鳥獸生角草木拆甲化生萬物者也亢主章奏明目達聰也氏天之行始於東故此為天根太子為天下根本故取象也房天子之后寢御羣陰之處心天子之象益人者天地之心而天子者人之主故以爲名尾主后妃御敘於王所箕者主承糞穢又揚五穀器尾而受以箕可知婦人無外事矣斗宗廟酌酒器牛爲農人所耕之具女所獻之工也北方玄武爲虛危皆主死喪危禍等事室十月農工已畢此星昏而正中主營建宮室壁天下國家之秘府自室至婁天子之宮觀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六

苑圃有壁在焉所以崇文德天象不既昭昭者乎奎天子之武庫婁主苑囿犧牲以給郊祀胃儲藏五穀之府所以會計邦用昂主刑獄天之道秋爲殺地之道西爲金皆裁物之過也人之事蠻猾夏寇賊姦宄者則正之小則加以刑大則加以兵兵刑皆列西方以稟肅殺之氣也畢主邊兵禦侮之臣觜行軍之藏府參中三星爲中軍正中一星爲大將旁二星參謀也命名爲參以此并主水法令中平之事物之平者莫如水故營國制城畫野分州皆取象焉鬼主祀事祖考之象柳主草木雷雨時至於夏雲行雨施萬物流行也又爲天之廚宰主享燕之事星爲朱雀頸文明之會羽儀之所主衣裳

文繡也。張主珍寶宗廟服用掌次之官。翼天子之樂府。軫主車騎任職軍之出入皆占之。

### 十二次會昏旦歌

卿妻梁兮沈首火尾壽火兮木紀樛營奎胃處畢東柳翼角房中尾斗婺參孤七星翼亢火建牛虛危畢婁宜尾建牛女是危奎畢紫柳七軫連氏。

### 五行生成數解

天數奇有五。一三五七九。地數偶有五。二四六八十。五位相得者。一與二。三與四。五與六。七與八。九與十。自然之序。前後無紊。如兄弟之相得也。數有一與六合爲水而居北。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也。二與七合爲火而居南。地二生火。天七成之也。三與八合爲木而居東。天三生木。地八成之也。四與九合爲金而居西。地四生金。天九成之也。五與十合爲土而居中。天五生土。地十成之也。一生一成同處其方。如夫婦之相合也。蓋陽變者。陰化之。陰化者。陽變之。孤陰孤陽。豈能生成哉。

### 二氣五行解

陰陰也。氣在內與陰也。陽陽也。氣在外發陽也。陰陽也。氣剛而能禁制也。水官也。華葉自覆冒也。水澤也。澤於物也。火化也。火消萬物也。土吐也。能吐生萬物也。

### 五行生剋解

五行生中有剋者。蓋木生火。火盛則木爲灰。火生土。土盛

則火遏滅。土生金。金盛則草木不生。金生水。水盛則物沉溺。水生木。木盛則水阻澀。此生中有剋也。

五行剋中衍生者。蓋木剋土。土盛則喜木剋是爲秀聳山林。土剋水。水盛則喜土來樽節隄防。水剋火。火盛則喜水來既濟。火剋金。金盛則喜火來煅煉。金剋木。木盛則必斧斤斲制。此剋中有生也。

又云五行之氣常不相離。如土之爲物植之得木。淘之得金。穿之得水。土剛爲石。擊之得火。是也。木之爲物鑽之得火。搗之得水。反之得土。草木火之得水銀。水銀即金也。金之爲物鎔之得水。鑿之得火。淘之得土。金生於山。山必童而後有木。至於萬物非水不生。木火金土皆生於水也。

### 十二律解

按正月寅律太族。太。大也。族。奏也。言萬物始大。族地而出也。二月卯律夾鍾。夾。乎甲也。鍾。種也。言萬物乎甲而種類分也。三月辰律姑洗。姑。故也。洗。鮮也。言萬物去故就新。莫不鮮明也。四月巳律仲呂。呂。旅也。陽氣在外。陰實在中。所以助陽成功。而宣氣齊物也。五月午律蕤賓。是月陰實萎蕤在下。陽氣上極。陰始敬陽。象主人之敬賓也。六月未律林鍾。陽極於此月。則萬物茂成。而種類衆多也。七月申律夷則。言太陽方衰。太陰氣發。萬物凋傷。應法成性也。則法也。物有成則也。八月酉律南呂。陽氣內藏。陰呂於陽。任其成功。南。任也。九月戌律無射。射。終也。言萬物隨陽而終。當

復隨陰而起無有終已也。十月亥律應鍾陰應于陽轉成其功鍾動也言萬物應陽而動於下藏也。十一月子律黃鍾黃中和之色鍾動也言陽氣聚于黃泉之下而動發萬物也。十二月丑律大呂陰極而陽生呂旅也陰大助黃鍾宣氣而芽物也。

### 干支解

按大撓承黃帝之命制干支以定歲作甲乙等以名日謂之干干幹也屬陽故曰天干亦曰天母作子丑等以名月謂之支支枝也屬陰故曰地支亦曰十二子干支相配以成六旬即六十花甲子也。

甲萬物甲拆而出也乙萬物屈曲而未伸也丙萬物炳然

禮記說義纂言卷之六

五

著見也丁萬物壯實之形也戊萬物之茂盛也巳萬物有形可紀也庚萬物堅強而收斂也辛萬物方盛而見制也壬妊也陰陽交物而懷妊也癸冬時如土既平萬物可揆度也。

子孳也言陽氣至此更滋生也丑紐也言寒氣屈曲而物尚紐結也寅演也物生之津途也卯冒也萬物冒地而出也辰者震也言時發動長也巳者巳也陽氣畢布而已盡也午長也犬也言皆長大也未昧也日既中而陽向幽昧也申者身也言萬物身體皆成就也酉緝也言萬物皆緝縮而成就也戌滅也言萬物將滅息也亥核也言萬物堅核而收藏也。

### 三春總歌

孟春甲乙傳芒主鱗角太簇律自古祀戶先脾木克土數八味酸臭乃瘴何如律中遷而屢夾鍾姑洗相繼數

### 孟春歌

東風解凍立春期奉法祈於上帝時王命布農連習舞乃修祀典戒牲犧

### 孟春之月

### 節

大旨占天象以候時古治法之急務故十二月皆首以日辰與昏旦中星為言以孟春為正月取歲首端正之義本去聲因諱始皇政故改為平聲孟長也春之為言蠢也物蠢動貌每月日與月相會各有次舍然日行不及天一度

禮記說義纂言卷之六

六

月行不及天十三度日與月字相參差故每歲而十二會孟春夏正建寅營室在亥蠆管之次故日與月會於此古者人君南面以南方為中故每月星之昏旦見南方者謂之中星二十八宿分布於四方故每月之內有或見乎昏而中者有或見乎旦而中者正月昏時參星在南方之中旦則尾星在南方之中即日與月之所會與昏旦星之所見則建寅之天象可知餘倣此

按日字日與月所會之辰也獨稱日者陽以成歲為事而陰特從之故以日為主與書言出日納日而不及月同意二十八宿雖日周天一匝晝夜運而歲以成然星體有廣狹相去有遠近又星有明暗見有早晚不能正

依曆法此云昏參旦尾但舉其大畧耳先言昏而後言旦順陰陽之義也。

參者西方白虎之第七宿尾者東方蒼龍之第六宿書於春言星夏言星火秋言星虛冬言星昴與此不同何也蓋書言分至之所中者此言昏旦之所中者彼以時為主此以月為主故詳畧不同然其見於南方則一也。

### 其日甲乙 三節

此皆孟春之月時令所屬主自然言十干分麗五行用事者旺甲乙木于也故以甲乙為本旺焉此言甲乙之用事不作人用日說餘俱倣此主春令者為帝則太皞伏羲氏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六

七

是相春令者為神則少皞氏之子重曰句芒者是東方角亢氏房心尾箕七宿有龍之象凡動物之有鱗者屬焉蒼龍木屬也其類為鱗鱗蟲三百六十龍為之長春則其蟲鱗角屬木者以其清濁中民象也春氣和則角聲調故調樂於春以角為主四時候氣必有管也正月建寅太簇寅律中蕤賓也是月氣至則灰飛而管通其數入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取成數也其味酸味生于形木形曲直曲直作酸故其味酸莫生于氣氣從木化故其臭羶其祀戶戶奇而在內陽自內出之象也春則陽出而生物故五祀以戶為主祭戶必用牲脾臟屬土木所克也祭則取其所克故以脾先祭。

按數其字皆承孟春之月說其帝其神只以主令助令言五帝以德五神以功註後王於春祀之此意當在本文外見其蟲鱗止為鱗蟲屬木耳非謂至此生育也音主調樂律主候氣是兩件事律者候氣之管以銅或以竹為之陰陽之氣距地面各有淺深故律之長短如其數律管入地以葭灰實其端其月氣至灰飛管通候氣不爽祀戶先脾是一件事言祀神所先之物也祀戶脾與腎兼設特先祭脾耳一說先脾不專指祀戶說勿從凡祭五祀於廟用特牲有主有尸皆先設席於與祀戶之禮南面設主於戶內之西乃制脾及腎為俎奠於主北又設盛於俎西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祭肉脾一腎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六

八

再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於庭前迎尸畧如祭宗廟之儀同。

### 東風解凍 節

此記寅月之候首句是天時下三句是物類夫凍結於重陰堅栗之時東方木木火母也氣溫故解凍凍既解故蟲之藏者起而動即夏小正所謂啓蟄也冰在水上魚乘陽氣而上浮所謂魚陟負冰也此時魚肥美獺將食也故先以祭也鴻雁畏寒正月氣將煖則來至中國故曰鴻雁來各主應陽氣說。

按五日為候月有六候而此篇止記五候者不知何謂今曆取後草木萌動以足之此天地交而為泰之時故

草木萌芽莫不發動時氣物類各從其候如此。

天子居青陽 二節

首節言天子所居者順乎少陽之處。下節言天子所養者順乎春時之宜。青陽左个。太寢東堂北偏也。四面旁室謂之个。東爲青陽。孟春少陽之始。故居以聽政。孟月居左。季月居右。仲月居中。各從其類焉。餘月倣此。而推鸞路有虞氏之車。行鸞鈴者。春言鸞則夏秋冬皆鸞可知。春則鸞路之青者耳。路有五色。此不言青者。於夏言朱。冬言玄。則春青秋白可知。互見也。服玉冠冕之飾。及所佩之衡璜也。倉深青色。木色有青有倉。隨其用物以之。麥以金旺而生。火旺而死。當屬金。兌爲羊。亦當屬金。蓋五行之氣以相生而旺。以相克而成。二者皆克木。故所食以之。而鄭以麥屬木。生以相克而成。二者皆克木。故所食以之。而鄭以麥屬木。穀。夫麥自苗至熟。皆在春時。謂爲木穀似也。謂麥爲火穀。羊爲火畜。春時尚寒。食之以助氣。夫麥以火王而死。羊爲金畜。此理之不可曉者。陰陽多塗。諸說紛紛。不可一定。姑闕之以俟知者。春主發散。器之刻鏤。文理粗疎而直達。象春時物貫土而出也。泥指用器說。不必泥定。

天子每月所居皆以爲太寢。而以青陽爲東堂。明堂爲南堂。總章爲西堂。蒼堂爲北堂。青陽之北偏爲左个。南偏爲右个。蓋以東面而言也。明堂之東偏爲左个。西偏爲右个。蓋以南面而言也。總章之南偏爲左个。北偏爲右个。蓋以西面而言也。玄堂之西偏爲左个。東偏爲右个。蓋以北面

而言也。朱子因之。竊謂太寢天子聽政之所。戶牖之間。設黼屨四時皆南向。而明而治。安得一月各居一處。而春秋冬三時皆不南面者。況冬寒之時。而北面又不可居。又南北偏東西偏。其位不正。非可聽政之所。諸儒所說各殊。至於車馬旂服膳食器用。俱屬不合。或者呂不韋將以是始作秦制。而不克用乎。一說。此所謂居。非言聽政。乃每日釋服而居。退息之時也。姑闕之以俟知者。

再考食穀之配五行。諸家說各不同。有取時之所生者。有取物之所勝者。有取物之同類者。所生者所以相繼。所勝者所以相治。同類者所以相合。故能使四時之氣不戾。五臟之疾不生焉。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六

○是月也以立春 節

此迎春貴和令也。大旨總是布太君之德也。和令欲使德意均平周遍也。下慶惠賜皆德行施。皆布和而串看。下及至不當一氣說。必是這樣。纔謂之和。相有調和上下之任。故命之。

是月者。註疏謂是月之氣。不謂是月之日也。餘倣此。太史禮官之屬。太史告之天子。天子帥其衆臣工。正以天地生育之德。在水也。迎春於東郊。以祀太皞。句芒之神。還反。自郊旋而反於朝也。賞如賜路車彤弓之類。蓋天之仁。見於春君之仁。見於賞也。然仁雖急於親賢。而恩尤貴於逮下。故於賞臣後。命三公之相。布德和令焉。德意蓄於中。賴其

宣布。而此德之寄於政令間調而出之。不積善。亦不驟施。務從容遍及而後已。德之布也何如。宜隆以禮者。慶以之行。宜予以物者。惠以之行。必下及兆民。如大造之澤。無一物不沾。彼然恐有司廢閣而不行。故有慶賜遂行之戒。又恐有司奉行苟應虛文。而不移核實。故又有毋有不當之戒。至是而天地之盛德。即為天子之盛德矣。其要只在擇相立春立秋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立夏立冬。不云諸侯。文不備也。

按周法四時迎氣皆前期十日而齊。散齊七日。致齊三日。秦法簡省。故三日。散齊二日。致齊一日也。鄭註。迎春日祭蒼帝。威靈仰於東郊之兆也。孔疏云。上云盛德在

禮記正義卷之六

十一

木者。則威靈仰之靈德也。只從陳註為正。慶字承行慶來。如聘名士二句。賜字承施惠來。如開倉廩二段。

古者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此則四時皆賞何也。蓋春夏非不刑也。特順陽義。故以賞為主耳。秋冬非不賞也。特順陰義。故以刑為主耳。此則喜其氣之至。故皆行賞以飾其喜耳。

○乃命太史 節

此命治曆者。以逐時推步之法也。大旨治曆者。初未嘗不善。及其後也。分秒未盡。積久成差。因而不改。初之有常者。至是則不常矣。要着一行字。日月星辰。惟行就有變差出來。所以立歲差之法。蓋為此。若只命他守定死規矩。便有

許多不合處。命之司者。要他活變。令今日之行止遲速。要與初時典法。不泥定。又不相違悖。纔妙。黃讀曰。試。

占候授時。王政首務。乃於歲首命太史焉。載天文有書。汝其守之。而可徵。推天文有法。汝其奉之。而盡變。蓋以日月星辰之差。忒皆起於行之度數不一也。以司其行於宿離。則曰其所止者何在。其所行者何在。自我以占候之。而勿之有忒焉。以司其行於經紀。則曰進退之度何如。遲速之度何如。自我以推步之。而勿之有失焉。然此典也。法也。自古有初也。必按曆家已試之成規。為吾今日之推候。即有所變通。要因天體之自然者。以為準。而於不合處。求合可也。守典者守此而已。奉法者奉此而已。可作聰明以亂成憲哉。

禮記正義卷之六

十一

按此節專主天文上看。首句作實。典天典也。法天法也。司天以下一氣說去。正守典奉法之實也。初即典法。一說國有六典。國有八法。典法之書皆藏於太史。所謂守典奉法也。是一事。司天以下是一事。分治道天道者。上下意不相蒙。不可從典大而有常。故曰守法詳而有變。故曰奉司字。即註中占候字。天天運也。作主日循星以進退。月應日以死生。星者日所舍。辰者星所次。皆天文也。不作五平看。行字中含宿離經紀在宿。言宿於此也。離言離於彼也。此宿離在何辰何星之第幾度中間進退遲速之總會。曰經紀。毋令失其所躔次之度數。宿

離易定。故直曰不忒。經紀難一。故戒以毋失。以初爲常者。於分毫微渺間。以初時之盡善者推之。使之愈久愈合。隨差隨止意。

天子乃以元日 節

上帝以上是擇日以祈農事。勤民也。下是擇日以耕帝藉。敬天也。

元日上辛日也。郊祭天矣。而配以后稷者何。后稷穀神也。配以后稷爲祈穀也。是於敬天之中。而寓愛民之意矣。郊之後乃擇吉日。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乘之保介。及御者之間。帥臣等躬耕。帝藉重三推上。上勞下莫敢逸。反執爵於太寢行燕禮也。命各勞酒。示勤勞也。是於親耕禮記說義纂言卷之六

之中。而寓重農之意矣。何莫非所以爲民哉。按甲乙丙丁等謂之日。郊用辛。故云元日子丑寅卯等。謂之辰。耕用亥。故云元辰日以干言辰以支言互文也。三人曰參。天子在左。御者居中。保介在右。保取護衛介。衣甲者。人君之車。必使勇士衣甲而參乘。備非常也。此句只是農器居中意。躬耕句身致其誠信也。三推等不重。勞逸有等。只是誠心無二也。勞酒句酬其誠心也。帶言之。上迎春。行賞於路。寢外正朝。此耕藉燕禮。勞羣臣於路寢者。爵賞公事與衆共之。故在正朝燕勞私禮主於歡心。故在路寢。帝藉藉田也。以供上帝之粢盛。故曰帝以其在郊廟之典籍。又以借民力而終之。故曰藉陽。

始於三。中於五。終於九。故耕藉以之。

天氣下降 節

此言勸農之事。天在上而其氣下降。地在下而其氣上升。天地之氣兩相和同。交而爲泰。故其時草木萌芽。莫不發動。此可耕之候也。故王統命羣臣。宣布農事。羣臣各命田畯。居東郊以督耕者。封疆有損壞則修葺之。徑術有廣狹則審端之。皆所以正經界。備早潦也。土地有高下。則五穀有宜否。故善相之。凡此三者之教導。田畯必須躬親。飭乃戒諭之意。先定準直。就承田事。既飭說無工夫。先定者。未田之先。胸中已有成規可守。而修而審而相。臆然知所從事焉。農事之布固如此。術讀日進

禮記說義纂言卷之六

高

按天地之氣。即陰陽也。陽氣之升。從十一月始。至四月六陽皆升。六陰皆伏。五月一陰初升。至十月六陰皆升。六陽皆伏。天氣上升者。十一月至四月也。今正月言天氣下降。地氣上升者。蓋正月三陽生而成乾。在坤體之下。天居地下。故云天氣下降。地氣上升也。若夫七月三陰生而成坤。在乾體之下。上天下地。是地氣在下。天氣在上。故正月爲泰。天地交通。七月爲否。天地隔塞。十月地氣下降。天氣上升者。以十月純陰用事。六陽退盡也。五穀所宜。如黍之利高燥。稌之利下濕。是也。必躬親之。比教導又進一步。必躬親。統上文教民使習其事。導民使達其



理躬親使易於信從此田畯所以舍東郊也各適其土之謂準各得其正之謂直以其爲東作之事故舍東郊其實四方之耕皆田畯督之也

是月也命樂正 五節

此言春和命禁之事樂正入學教國子以習舞之事教舞之官不止樂正此獨舉樂正者總其綱也春屬木木曰曲直而主乎貌習舞以春順陽氣之發動動盪其血脈也修祭典凡一歲之當祭者皆舉而列之若今秦祭祀之典也修祭典二句仁鬼神也母用牝禽獸也禁止伐木仁草木也母覆巢至母卵亦仁鳥獸也母聚母置恐奪農時仁萬民也掩埋仁死喪也不可以稱兵申上文母聚大衆之禮記說義纂言卷之六

五

意言不惟妨農而又違天地人之經也起兵伐人者謂之客敵來禦捍者謂之主兵戎不合興起之時不可從我而始我謂主人也蓋天道地理人紀皆以好生爲重若兵自我始則是變易天之生道斷絕地之生理索亂人之紀敘矣其殃也固宜所以甚言其不可也按舞兼文武凡黃帝堯舜以下皆在說習舞爲仲春將釋菜文王世子云釋菜不舞則是月習舞仲春習舞習樂皆以季春大合樂也山林川澤其祀既畢餘月牝皆用牝惟此月不用若天地宗廟大祭雖非正月皆不用牝伐木有時十月許人採取正月則禁止之若國家隨時所須以爲用者雖非冬月亦得取也母覆巢至母

卵餘月皆然因方春始生之時故設戒也曰兵又曰戎者兵以器言戎以事言亂紀如孤人子而寡人妻是也骨枯曰骸肉腐曰骸掩埋爲死氣逆生氣也古者有冢人以掌公墓之地有墓大夫以掌邦墓之地則耐葬族葬無幣尚可掩埋矣先王猶有是令者蓋四海兆民或客死他鄉而偶無所歸或前代墳塚而久或發露不能保其必無也故又有蜡氏掌除蠱蓋不必有幣有齒而掩埋之令不廢仁之至也

孟春行夏令 三段

夏秋冬令皆謂三時孟月之令也以同爲孟月兼情相通人君行令一不當則感來咎徵還相爲乘如下文所云人君於孟春之月行孟夏之令則雨水不時以陽氣早至故雨少也草木早落以長養之早故落亦早也國時有火謂相黨盛陽之氣所迫也此皆已火之氣所洩也行孟秋之令其民大疫以寒氣驟至也疾風疾風自下而上謂風之迴搏也總至同時至也並興生氣逆亂故惡物由之而茂也此皆申金之氣所傷也行孟冬之令玄氣寒陰故水潦爲敗諸穀惟稷先種春寒傷種故不收成入謂收成而入於倉廩也此皆亥水之氣所淫也

四時之令分而言之雖有對時育物之異合而言之亦有相通互發之機如此篇云反其令則有某應則是國時各專其政而不可相通洪範論休咎既配五行孔子

作春秋不著事應欲人君無所不謹若必著之一有不中其不忌且玩乎

### 仲春歌

二雨萌芽連社天有司省國祀祿前少舍毋竭開水獻

丁習用圭小祀然

### 仲春之月

#### 二節

仲中也仲春月建在卯奎宿在戌辟書之次卯與戌合故日與月會於此此月昏時則孤星在南方之中旦時則建星在南方之中餘月昏旦中星皆舉二十八宿此舉孤建者蓋昏本井星也然井星之度難於明指也而孤星在井之南其度少形如弧矢號曰天弓仲春之昏則此星近井

#### 三節

在南方之中且本斗星也然斗星之度難於明指也而建星在斗之北狀如連珠號曰天旗仲春之旦則此星近斗在南方之中蓋度多而體廣者難辨度少而體狹者易辨此指相近之星而言欲占候者易曉也此月令中星之變例也以節氣言不以中氣言律中夾鍾句仲春氣至則夾鍾之律應餘與正月同但春月祀戶恐非月月而祀之也後攷此

### 始雨水

#### 節

此記卯月之候也首句是天時下三句是物類自上而下皆曰雨然北風凍之則凝而為雪東風解之則散而為水此時植物感之成色則桃始華矣動物感之成聲則倉庚

鳴矣倉庚鵲黃也蠶生之候仲秋鳩化為鷹此時生育氣盛故鵲鳥感之而變則喙柔而不暴悍也鳩布穀也今曆以雨水為正月月中不以為候又以下文玄鳥至雷乃發聲始電合為六候

### 天子居青陽太廟

#### 節

居東堂之中以聽政體陽中之德居陽中之位也餘與正月同

### 是月也安萌芽

#### 節

此先王順發生之時而行愛物仁民之政也萌芽以植物言草木是也安謂勿剪勿伐幼少以動物言禽獸是也養謂毋靡毋卵諸孤人之幼而無父者存則多方矜憐愛惜

#### 卷之六

#### 六

有無窮之仁矣皆所以助陽氣之生發也三平看遊說生氣可見如草木之萌芽尚思安而不忍摧折之矣而況於人乎故人而幼少者養而育之死事者之諸孤存而恤之幼少指人說不指禽獸亦可從

### 擇元日命民社

#### 節

元日甲日之善者郊特牲社用甲日也社后土之神成羣立社曰民社天以陽生物而甲者陽之始擇甲日之善者命民社欲求天陽之福民也

按社是祭勾龍而配以后稷為春祈也欲冀居足食意

### 命有司省國圖

#### 節

此順生育之時沛好生之德也刑罰之仁不到窮民何以

得蘇息故命有司囹圄不可無者則省而察之桎梏不可不用者則去而除之肆掠之行主乎吏母所以禁之獄訟之作自乎下止所以息之皆所以消陰事而順主德也

按獄周曰囹圄上股曰羑里夏曰均臺圜圖秦獄也囹圄也囹止也在于口桎在足曰桎皆木械肆謂死刑暴尸也周禮曰肆之三日然春陽既動理無殺人蓋是大逆不孝罪甚之徒殺則埋之故禁其陳一說肆掠大施捶治也亦通不如從註

是月也玄鳥至 節

此見先王重國本意玄鳥至之時乃祈嗣之候也故於其至用太牢之禮祀高禘之神焉重其禮也惟重其禮故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嬪而侍御乎天子斯時也后乃酌酒以禮天子先所御幸而有娠者顯之以神賜也且帶以弓韉授以弓矢皆於高禘之前蓋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欲其生彌綸參贊之子也

按商辛氏之世玄鳥遺卵城簡吞之而生契女城氏女簡狄為帝嚳次妃後王以為禰官嘉祥而立其祠焉變媒言禰神之也郊祀高禘謂祭帝於郊而以先禰配也周禮天子有夫人有九嬪有世婦有女御備云帥九嬪皆舉中而言也兩御字不同上訓侍下則幸御之意

是月也日夜分 四節

此陽中之政令也陽長陰消則日長夜短陰長陽消則夜長日短皆非陰陽之中也夫陽生於子終於午至卯而中分陰生於午終於子至酉而中分故八月晝夜各五十刻陰陽適中而無短長之差此據日出入為限也

雷乃發聲 三節

雷陽聲也陰盛則雷伏此時陽漸盛以衝於陰陰在外而陽在內不得出則奮擊而有聲雷陽光也陽微則光不見此時陽漸盛以擊於陰陰軋陽而陽軋陰則閃爍而有光蟄蟲咸動啓戶始出陰盛則蟄蟲在內皆墜其戶陽氣漸盛則向之蟄蟲始振者今則咸動啓戶而出矣蟄早者孟春乃出則左傳啓蟄而郊是也蟄晚者二月始出故此月蟄蟲咸動先雷三日春分前三日也恐人不知敬畏天威故奮木鐸以著令玉藻云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所以畏天威也小人懈慢褻瀆或至夫婦交接故嚴戒之若論君子敬身之道玉藻是也

日夜分 節

日夜至卯而中分天時之中也故以人事之中應之度量等兼在官在民著言於度量則同之齊其長短小大之制於衡石則鈞之平其或輕或重之差平兩角之於以較其同異權概正之於以矯其欺枉蓋王政本自畫一有不一者民自為異耳同鈞等平其流於民間者若其頒布之初制依然舊法也

按丈尺曰度。斗斛曰量。稱上曰衡。百三十斤曰石。甬。今斛也。稱鍾曰權。概平斗斛者。角如角力之意。謂比較其大小也。度之量長短者有五。分寸丈尺引也。量之較多寡者有五。合升斗斛也。衡之稱輕重者有五。銖兩斤鈞石也。衡之下曰石。於五者之中。舉其至重者言也。上曰量。下又曰斗甬者。先總言其器。後析言其名也。

是月也耕者

此重農事。意少含養其力。以爲農事用也。修闔扇。寢廟固其居。以待農事之興也。况大事之妨農者。豈可作於此時耶。

按少舍。前封疆三事畢。暫息也。闔扇人所居。寢廟神所

禮記說義纂言卷之六

主

棲。此皆屬在上者。雙扉曰闔。用木爲之。單扉曰扇。用竹革爲之。益冬墜之。而此時修之也。凡廟前曰廟。以奉神。後曰寢。以藏衣冠。畢備者。無一不周完之謂。修闔扇而繼之以寢廟畢備。不敢勤於人而慢於神。且修與畢備。亦自不同。大事謂軍旅之事。方春東作之時。不可以久妨。一說大事不專指軍旅。謂兵役之屬亦是。

是月也毋竭

節

此天子好生之心。見於方春者。方春物生之源。使天下之人可以漁可以田。而又禁天下之人。非時而漁。非時而田。得樽節愛養於無窮意。

按川澤大而出於自然者。畜水曰陂。停水曰池。陂池小

而人爲者。川澤之物。非竭其水。則不可以盡取。故於川澤曰竭。陂池之物。漉之以網罟。則可以盡之矣。故於陂池曰漉。漉。撈取之也。毋焚。不火田也。上二句主漁者言。末句主田者言。陂音碑。

天子乃鮮羔

節

此於節宣陽氣之中。寓尊祖敬宗之意。古者十二月日在虛。則藏冰。以節地中陽氣之盛。至此則獻羔以祭。司寒之神。而用水以節地上陽氣之盛。蓋輔相調燮之一事也。先薦寢廟。蓋亦推事先之禮。以盡誠敬而已。鮮當作獻。

按羔。小羊。重其事也。春秋傳。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蓋水凝於濃寒。可以禦暑。至此則寒退而暑將至矣。西陸

禮記說義纂言卷之六

主

朝覲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涸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水禮之重如此。

上丁

二節

此王者因時命官。教習舞樂。以協天地之和。意主樂正教國子。說丁。文明之象。樂舞發越宣播。開後學之蒙。而達神典德。亦是文明之事。故乘此時而習之。習舞而親視之者。以帝王功德。俱摹寫在舞內。舞事一動。就如面會帝王於一堂。一般。天子此時視之。亦可發動自己修德勵功之意。上丁。上旬之丁日也。必用丁者。以先庚三。後甲三日也。

仲丁中甸之丁日也。帥與率同

按舞兼文武容言樂單指聲言舞該不得樂樂可以該舞樂由陽來故於春教為宜耳萊芹藻之類釋者莫而祭之也某取其潔釋萊以祭先師告此舞之將習敬本原也上丁習舞必釋萊必帥臣往視者觀文舞則知文德光華觀武舞則知武功發越乃初教習重其事也仲丁習樂不行釋萊不帥臣往視者上丁已行禮不必數也

是月也祀不用節

月至仲春以季春將騰合牝牡故祈禱小祀不用犧牲恐傷天地生育之氣也然則以何物而將誠乎蓋一祈禱也禮記說義纂訂宋之六

重

而事有輕重稍重者則代犧牲以圭璧稍輕者則更圭璧以皮幣既不廢鬼神之禮而又得全愛物之仁正先王敬神之盡道處

按孟春犧牲毋用牝是月陽氣漸盛生育將滋祈禱小祀並不用犧牲若大典禮如祀高禘等則仍用太牢也下二句是足上句意非是串說稍重稍輕即小祀中別言之用圭璧緊接不用犧牲更字又是一轉語

仲春行秋令 三段

行仲秋之令多雨故大水水氣寒故寒氣總至冠戎來征感金氣也此酉金之氣所傷也行仲冬之令陽氣不勝故麥不熟民多相掠亦以陽不勝陰也此皆子水之氣所淫

也行仲夏之令陽亢燥大旱太旱故暖氣早來蟲螟蟊賊所生螟食苗心夏火屬心故害以類應此皆午火之氣所泄也

季春歌

三胃柙鞠覆舟來不內行惠備水災田獵遂筐蠶乃畢工師審庫合樂哉

季春之月 二節

季少也季春月建在辰胃宿在西大梁之次辰與酉合故日與月會於此此月昏時則七星在南方之中且時則牽牛星在南方之中七星星也其星亦七故曰七星七星南方朱雀之第四宿牽牛北方玄武之第二宿姑洗辰律也禮記說義纂訂宋之六

重

季春氣至則姑洗之律應

桐始華 節

此記辰月之候桐氣成而後華田鼠害稼者化為鴛則陰類之愚者遷乎陽而其性和也鴛鴦鵲之屬虹者天地証會之氣也陰干陽所乃見而出陽方得中則陰莫能干至於辰則已過中矣故為陰所干而虹見也氣以有所干而交以無所干而辨故虹以陰陽交而見以陰陽辨而藏季春則陰陽向乎交矣故始見孟冬則陰陽極乎辨矣故虹藏不見萍始生萍之大者曰蘋則陰物之浮以承陽者也今曆取鳴鳩拂其羽戴勝降於桑以足之

天子居青陽右个 節

東堂南偏居以聽政少陽之終也。

天子乃薦鞠衣 二節

此祈蠶所奏之禮也。一夫不蠶或授之寒而主其成者。先代始蠶之君也。天子行祈蠶之禮乃薦鞠衣於先帝焉。衣爲蠶之所成。鞠衣又象桑之色。薦此於神坐。欲神佑之而蠶事備收也。一民不耕或授之饑而贊其成者。祖考也。天子行親漁之禮乃薦鮪於寢廟焉。薦麥必配之以魚。故薦魚并祈乎麥。實無非爲民衣食之意也。

按鞠衣后服也。后服此帥內外命婦而蠶。薦之於神。告將服以蠶也。先帝卽太皞氏司蠶者。舟牧主舟之官。舟所以涉險危事也。以至尊履危事其戒慎之至宜何如。

禮記說義纂前卷之六

圭

故覆舟以視表。反舟以視裏。詳視其罅漏傾側。必至於五。慎之至也。禮有告具告備。曰具則苟具而已。曰備則精細無不具也。鮪魚名。王鮪也。所麥實於含秀。求其成也。

生氣方盛 二節

生氣四句。就天時言。皆謂天道之宣洩也。不可以內句以人事言。正是順生道之宣洩也。

季春之月。生物之氣至此方盛。陽和之氣至此發洩。物之勾者感此氣而畢出。物之萌者感此氣而盡達。是天道自然之德。惠不在內而在外矣。人君奉若天道。嚮可斂藏於內哉。是故存於心之德。知其不可內而布之。施於外之惠。

知其不可內而行之。畿內命有司焉。發之開之。而天子之德惠在畿內矣。畿外勉諸侯焉。聘之禮之。而天子之德惠在畿外矣。凡此皆不可內之謂也。

按氣一也以能生育故曰生。以其屬陽故曰陽。勾屈生者。萌直生者。此二句正物象之可見處。不可以內承上起下作一過文。慈愛在心曰德。利澤及物曰惠。德爲惠之本。惠乃德之發也。布行字串看此句爲一節之大旨。穀藏曰倉。米藏曰廩。長無謂之貧窮。賜之所以予之也。暫無謂之乏絕。振之則貸之而已。出幣帛將以聘名士。禮賢者也。周天下以言聘禮之廣。勉勸也。同一賢而在下之人。自其有聲望則爲名士。自其有才德則爲賢者。禮記說義纂前卷之六

美

敬賢禮士就是德惠不必又推到利澤及民上一說。賢士應聘禮而出其施及寧有限乎。易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正此意。

是月也命司空 節

首二句截上言水患之所由起。下是示以預備之術。俱是命詞。司空掌邦土。水土皆其職也。故命之曰方春物生應時之雨將降矣。然雨或過淫則趨下之水反上騰而爲災。災國邑原野之中。寧無隄防溝瀆道路之障塞者乎。必循行之有序。周視之無遺焉。修利其蓄水之隄。障水之防。道達其通水之溝。受水之潰。開通其水行之道路。使凡在國邑原野之中者。無有障塞焉。則雖時雨降下水騰而天下

有水之利無水之害矣爾司空往欽哉

按國邑在內原野在外平看隄防溝瀆道路皆國邑原野之所有者修利道達開通等事仍循行周視中事曰循行周視則隄防溝瀆道路俱歷覽矣大抵水性好疏而不好塞疏則順之以爲利塞則逆之反成害故天子命有司疏之道路卽水道若作衢路則下句說不去障言蔽顯以爲隱塞言窒虛以爲實

### 田獵置罟

節

此屬傷生之禁也司空掌邦土田獵之政亦屬焉故有此禁七物皆田獵之具故以田獵二字冠之方春發生鳥獸字乳有人心者其忍傷之乎故田獵所用之七物禁不得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六

出九門以其逆生道也

五

按天子九門路門應門雉門庫門臯門城門近郊門遠郊門關門路門臯門以內雖是宮室所在亦有林苑及空閒之處得有羅網及毒藥所施此等之物四時常有季春之時遠近皆不得用故云毋出九門一云天子東西南北各三門則十二門也而云九門者蓋南三門王之正門平日此等之物皆不敢由其門而出不待此月始禁其餘九門皆得出但此月則禁耳不如從註長

○是月也命野虞三節

此親蠶之禮也首節君之致謹蠶事二節后之致謹蠶事勸蠶事只頂本節說末節預言蠶事之成見君后所以當

謹意大旨蠶係祭服重事君后以一身之勤勞萃諸人之勤勞總見敬天親之心何也君后自逸卽使蠶事有收而祭服備然不是躬親勞苦來的終是此心不憚於神明所以必要親蠶

命野虞主田及山林之官母伐以下皆是命詞桑柘之葉皆可飼蠶母伐桑柘培養蠶之物也鳴鳩二句是母伐桑柘之故見得蠶候已及豈可伐桑柘以戕養蠶之物耶其曲直遽從則亦野虞具之以爲后妃之蠶具也此君之致謹於蠶事也后妃齊戒致誠信也東鄉迎時氣也躬桑示親役以爲天下先也禁婦女母爲容觀之飾敦朴固矣而鍼線縫製之婦事亦必減省之凡以勸勉於蠶事事實一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六

五

而心不可分也此后之致謹於蠶事也所以然者豈無故哉蓋將來蠶事旣成則必以繭分布於衆婦之繅者稱絲效功以多寡爲功之上下遂朱絲之玄黃之以爲黼黻文章或郊而祀天神廟而事先王之服皆於是蠶供之此天子王后致謹蠶事如上二節云云毋敢以惰心乘之也此君后當謹之故也

一按野虞主在野之官故曰野虞曲薄也以取曲而織曰曲植槌也以取植而直曰植所以架曲與遽僮者遽員而筐方養蠶之具婦謂命婦及諸臣之妻也內宰職曰仲春詔后妃外內命婦始蠶於北郊蠶事旣登與年穀不登之登同義事畢而登比年之數也未句應轉前二



節

是月也命工師 二節

此制器之法也制器利用正王政首務故是月有工師之命工師百工之長司空之屬官也五庫者藏貯諸物之舍如金鐵一皮革筋二角齒三羽箭幹四脂膠丹漆五量用物之舊法也羣材有善惡循舊法以揀選取其善而棄其惡此是審材之法如此則制器有其具矣故百工咸理其造作之事監工每日有號令必以二事爲戒其一不得悖逆時序以造作器物使不堅固其二不得過爲奇巧以搖蕩君心使生奢侈也此制器之法也

按器之材樸總謂之幹凡縣幹有當用脂者審量具俾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六

卷一

舊法看謂所容藏者非監工課章程者即工師也此時天氣和適百工造作器物當依氣序若弓人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冬定體之屬工固有巧過乎巧則爲淫故足蕩上心此與孟冬皆言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者此則因其作而戒之彼則因其成而又戒之五庫以五材而得名先儒以金鐵等別而爲五材拘矣母悖三句雖詞平重君心上心一蕩其失豈止違時已耶重而不淫拙而不巧如春疏達冬奄深之類方且有補於君心何蕩之有善輔君者當如監工無一事而不爲君心防可耳

是月之木

節

此見樂教之成也孟春命樂正入學習舞仲春又命習舞習樂至此則教當有可觀矣故擇吉日樂正率學士大合樂聲容皆備歌舞相成蓋因陽氣之盛而風化天下不特國子民俊而已天子乃帥向有上下莫不協和意明良之喜起象天地之泰交其助宣陽氣豈但修觀成故事也哉按小合則成一代之樂大合則成六代之樂周禮雲門咸池合於九韶大夏大濩合於大武此之謂大合樂師公卿等親往視以其大也於大合吹而不率之者不若合樂之備也仲丁釋菜亦率之者謹其行禮之始也犬合吹十二月事

是月也乃合聚 節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六

平

此記牧政之大也牧師掌之兵以馬爲先且祭祀之犧牲供焉故先王之馬政甚詳是月春陽既盛物皆產育兼以芻草暢茂牛馬之牝者既遊於牧地矣故合累牛騰馬而遊縱之使牡者就牝者於易牧之地所以順陰陽之性欲其孳生之蕃也其已生而中犧牲者及駒犢皆書其數以稽覈多寡供祭祀莊儀衛且以孳生之煩簡爲牧圉之勤惜其牧政何善也哉

累牛聲累與繫同

按合兼牛馬言謂繫在廐者遊牝於牧周禮所謂通淫也有將合字作離合之合者非牛善順故以累言馬善走故以騰言掌牧通淫畜皆在野已產之後皆書見在之數至秋畜產入時知其舊數久少與否及新孳多少

也要知嗜欲不節雖有龍壯亦將耗矣遊雖牛馬之真性若壯則連之以羈馬編之以阜棧亦豈可少哉直音

命國難

節

此先王調燮之微禮也春為陽中陰氣潛伏必為陽氣之害則陽氣不得終而疫癘作祟矣故命國難聚眾戲劇以逐國中之一度又命九門礮牲以攘禍於四方之神此二者益使陰惡不作於春末以終春氣所以全陽氣也聖人於陰陽每致扶抑之意如此正燮理之一事而微其機百姓由之而不知者也難與難同音責

按難周禮夏官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六

圭

沈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用任夫四人為之以其陽疾有餘能勝陰惡也除不祥曰攘亦是動作發舒意使人和氣冲溫足以勝天下之戾氣國難是一事礮攘乃難中之一事畢春氣總言國則九門不在郊之外季春命國難難陰惡之作於春也仲秋天子乃難難陰氣之作於秋也季冬命有司大難難陰惡之作於冬也獨夏不難以陽氣勝陰惡不能作害也

季春行冬令

三段

季春行季冬之令冬氣寒故寒氣時發皆肅者枝葉減縮而急栗也國有大恐與前國有時恐不同孟春有恐是火訛以其行夏令也此行冬令當致水訛矣此丑土之氣所

應也行季夏之令疾疫亢陽之氣襲人也陽亢而為旱故時雨不降高者尤易被旱故山林不得收成此未土之氣所應也行季秋之令天多沉陰感少陰之氣也淫雨霖雨也雨三日以上為霖陽為陽陰為雨故淫雨蚤降金氣動故兵革並起此戌土之氣所應也

三夏總歌

孟夏丙丁炎祝臨羽其蟲兮徵其音仲呂七苦焦火屬祀竈先肺火克金何如律中遷而屢糴實林鍾不相侵

孟夏總歌

四在卑時螻蟈當樂賢習合遂賢良繼長始締農耘重斷薄收爾飲酌觴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六

圭

孟夏之月

節

夏之為言假也物假大貌孟夏月建在巳畢宿在申實沈之次巳與申合故日與月會於此此月昏時翼星在南方之中旦時婺女星在南方之中翼南方朱雀之第六宿婺女北方玄武之第三宿

其日丙丁

三節

丙丁火干也故以丙丁為火旺焉主夏令者炎帝神農是相夏令者顓頊氏之子名黎曰祝融者是南方井鬼柳星張翼軫七宿有朱雀之象凡飛物之有羽者屬火羽蟲三百六十而鳳為之長故夏則其蟲羽徵音聲清有事象屬火調樂以之仲呂已律四時之序猶伯仲焉春為伯夏為

仲。故曰中呂孟夏建巳侯氣以之。其數八地二生火天主成之。成數也。味生於形。火成形而炎上。炎上作苦。故其味苦。臭生於氣。物以火化。其氣爲焦。竈火之養人者也。故五祀以竈爲主。祭竈必用牲。肺屬金。火所克也。祭則取其所克。故以肺先祭。

按竈在廟門外之東。祀竈之禮。先席於門之與東而設主於竈。乃制肺及心肝爲俎。奠於主西。又設盛於俎南。亦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三。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於筵前。迎戶如祀戶之禮。配竈神而祭者。是先炊之人。

蟪蛄鳴

節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六

蟪蛄鳴

此記已月之候。上二句動物之應候。下二句植物之應候。蟪蛄鳴。則陰而寂者。乘陽而鳴。蚯蚓出。則陰而屈者。乘陽而伸。王瓜。南方之果也。其色赤。感火之色而生。苦菜。茶菜。南方之菜也。其味苦。化火之味而秀。秀吐華也。此下脫靡草死。麥秋至二句。

天子居明堂左 二節

南之東。室居以聽政。盛陽之始也。路與衣服言朱。駟與旂及玉言赤者。色淺曰赤。色深曰朱。路與衣服。人功所爲。染必色深。玉與駟馬自然之性。皆不可深。色旌旆雖人功所爲。染之而不須色深。菽實乎甲。堅合屬水。水穀也。鷄木畜也。夏食菽與鷄者。以氣尤熱。水能克火。水能抑土。故食北

方之穀。與東方之牲。以減其熱氣。用器文理高而粗。大象物之盛長也。

是月也以立夏 節

迎於南郊。夏主巳午未。其位在南也。迎夏南郊祭炎帝祝融也。賞公卿大夫士於朝。錫以輿服。恩及內臣也。封公侯伯子男五等之諸侯於外。胙之茅土。恩及外臣也。慶者將以禮而錫君子。賜者給以物而與小人。遂行自上逮下。無滯焉。恩及百姓也。無不字。總承上三句。言臣民皆服其行之當而心悅也。

乃命樂師習合 節

此見禮樂之貴。豫也。耐飲將行。君臣歡會。可謂盛矣。乃命樂師將飲耐所用禮樂。預習而會合之。習合有素。至時行禮奏樂。無有不得其序。不得其和者。此其命之意也。

按習合二字分看。習禮如酌獻酬酢等。無不飭正意。合樂如始終條理等。無不均調意。近說習合字串看。飲耐重禮禮樂煩多。習者閑其儀文節奏。合者令其禮之儀度與樂之音曲相協。合奏會。飲耐之日。禮樂如出一轍。如此說合字儘有解悟。

命太尉贊桀俊 節

此見用人之貴當也。天道當文明之會。人才濟喜起之期。太尉是佐天子而用人者。故有是命。桀俊有才者。贊而引升之。賢良有德者。遂而暢達之。長大有力者。舉而任用之。

曰贊曰遂曰舉皆有爵祿以及之故又言行爵必當有德之位出祿必當有功之位也此用人之廣凡以盛夏長養之時令各得盡其才德之用亦助陽氣之宣洩也

按太尉秦官三王之官有司馬無太尉即古司馬主五兵以相國者王制言司馬辨論官材與此同意贊恐其未仕沉滯也遂恐其職卑位下也舉恐其摧抑膂力也爵祿正加於所贊所遂所舉者也功德二字須渾說不可分屬桀俊等句近說必當要看得細不但天官非其人即長才屈於短駟小知隆以大受猶之未當也不可

以功德添入  
是月也繼長 節

禮記集說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此明贊化之理也萬物所以長而高者陽上達故也長之者天地所以繼長者人高之者天地所以增高者人則人終天地之功焉繼增二字要善看非真去繼增也只無壞墮其長高之勢若或繼之增之耳物類且然而況於人乎起土功發大衆皆妨蠶農之事伐大樹且傷條達之氣故禁之即繼增之義也音灰

按繼增且虛下句便是欲其長則勿壞欲其高則勿墮分承此見王者順物性之自然便是無窮恩澤土功如築城郭等大眾兵也此二句不相承屬伐大樹則壞墮之也

○天子始絺 三節

此順時勸農也絺涼可以禦暑孟夏暑之始故言始絺猶孟冬寒之始故言始裘也春耕之後繼以夏耘農不可以不勸也故外命野虞令毋失時蓋田原之民素服乎農勞之而又勸之所以作勤也內命司徒循行縣鄙令毋休於都蓋縣鄙之民恐有閒遊勉之而又禁之所以警惰也皆天子之盡心於農事也

按野虞外官以在外故曰由司徒內官以在內故曰循首句作命詞各下二句串看俱是夏耕時事野虞位卑不敢自尊其於農也但爲天子勞之而勸其民耳司徒位尊不敢自曠其於農也乃自己職命之而勉其作也農本地官之職故命之都者君子所居縣鄙縣之鄙也

禮記集說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鄉遂之屬野人之所居野人以養君子此都鄙之別須知勸內有勉勉內有勸俱是異入民心之語使之悅以忘勞之意

是月也驅獸 節

此夏獵之禮也五穀方生恐有獸害禾苗者夏獵曰苗正此義耳與秋獮冬狩之大獵自不同爲傷生育之氣也

農乃登麥 節

此薦麥之禮也以彘嘗麥者彘水畜以水勝火也麥性蘊毒以免食之散其熱宣其毒也王制薦麥以魚而此嘗麥以彘正此義耳必先寢廟薦新之義且報祈實也

按孟夏以彘嘗麥者彘水畜麥一云火穀以水勝火也

仲夏以雛嘗黍者雛鷄木畜黍火穀以木生火也仲冬以犬嘗麻者犬金畜麻木穀以金勝木也季秋以犬嘗稻者犬金屬稻金穀以金合金也勝所以治之生所以養之合所以和之故食齊得其宜焉

是月也聚畜

節

此見醫事之重也醫者人之生道藥之可採者不皆孟夏特以蕃蕪之時可採者多此月毒氣盛故聚畜百藥以供醫事凡物感陽而生者則強而立感陰而生者則柔而靡靡草至陰之所生也故不勝至陽而死凡物生於春長於夏而成於秋而麥獨成於夏故是月言麥秋至蓋於時雖夏於麥則秋也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六

季

按此節只重聚藥上言靡草已死麥秋已至正藥物可聚畜之時故也不並看靡草舊說云齊亭歷之屬

斷薄刑

節

此祥刑之政也天氣始炎罪人在繫或以鬱蒸成疾故聖王念之刑者上之所施薄而斷之不必繫也罪者下之所犯小而決之不宜繫也卽有繫者輕而出之不復繫矣罔之空以此

按薄刑謂若不應五刑麗於五罰之類斷決出皆恤刑事今時有執審卽其制也系統曰草艾則墨謂立秋後也刑無輕於墨者今以純陽之月斷刑決罪似非

蠶事畢

節

此見重蠶之禮也季春蠶事既登要其成而言至此內外命婦蠶事畢矣后妃掌內外事者受內命婦所獻之繭乃收外命婦之繭稅蓋外命婦養蠶皆出公桑故繭稅以桑爲均不論貴賤老幼皆十分而稅一王后收內外之繭將何以哉將朱絲之玄黃之以爲黼黻文章以給郊廟之服合衆人之精誠以格天親蠶禮之重如此

按后妃二字貫下至獻繭受內命婦所獻者內命婦卽前婦女如三宮世婦是也繭成盡獻之故不言稅祭義曰世婦卒獻奉繭以示於君遂以獻夫人是夫人不獻繭也后妃受繭有飾以副禕禮以少牢意乃收三句受外命婦所獻者繭稅何以桑爲均蓋外命婦既就公家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六

季

之系國北近郊之桑而養蠶則繭當悉輸於公所以惟稅其繭餘得自入者以其夫富有祭服以助王祭故令繭得自入以供造也公卿大夫妻爲貴士妻爲賤因分受桑有多寡故因桑獻繭亦有多寡長幼以齒言其取稅十分取一與公桑國服意同以上見待內外命婦之等意以給句總承郊廟之服亦以將來而言

天子飲酎

節

此王者因時舉燕臣之典必文之以禮樂意犬豕君臣憂勤焦勞一歲情意鬱而不舒至此時天道欣暢之極矣君臣聚飲交暢心裏先有一和序在矣用禮樂以宣洩之非全靠禮樂而和且序也

是月也耕蠶已畢。天子乃與羣臣燕樂而飲。酺重醴之酒。曰酺。稠穠之義也。春而造。至是始成。因地天之蒸而洽。明良之情。誠爲盛舉。故必用禮樂以隆其儀焉。禮樂卽前樂師所習合者。至此用之。禮兼儀度。說如臣稽首以成禮。君答拜以禮。臣是樂兼聲容。說如君歌鹿鳴以悅臣。臣歌天保以祝君。是用禮樂雖是表其盛。然亦有協之中和。不流不亂。益見喜起交孚處。

孟夏行秋令 三段

行孟秋之令。苦雨與詩言甘雨相反。雨多而人苦之也。數來陰氣之所召也。雨固能滋五穀。苦則反傷。故不滋也。四面邊鄙之邑。入保而依以爲安。避侵掠也。此申金之氣所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六

渙也。行孟冬之令。草木早枯。感肅殺之氣也。大水敗城郭。冬德旺也。此亥水之氣所傷也。行孟春之令。蝗虫殘物之末。不傷其本。春木盛。故蟲之爲災。特殘其末而已。格。至也。春於方爲東。東方主風。故暴風來格。春氣盛於末。故草秀而不成。此寅木之氣所淫也。

仲夏歌

五東小暑備樂聲。雩帝祈穀黍方成。毋閑騰駒當齋戒。晏陰角解處高明。

仲夏之月 二節

仲夏月建在午。東井在未。鶉首之次。午與未合。故日月會於此。此月昏時。則亢星在南方之中。旦曉。則危星在南

方之中。亢東方蒼龍之第二宿。危。北斗玄武之第五宿。賓午律仲夏建午。故候氣以之。

小暑至 節

首句是天時下三句是物類。小暑。暑氣未盛也。蝗蟧。賜皆陰類也。故或感微陰而生。或感微陰而鳴焉。反舌。百舌鳥。能反覆其舌。而爲百鳥語。故名陽物也。感陽中而鳴。今感微陰而無聲也。此下脫鹿角解。至木槿榮四句。今曆以小暑爲節。不以爲候。

按凡物皆稟陰陽之氣以成質。其陰類者宜陰時。其陽類者宜陽時。得時則興。背時則廢。是月也。二陰生而應作。蝗蟧則應之有見於形者也。賜始鳴。則應之有聞乎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六

聲者也。聖人於陰陽。必致扶抑之意。以此。

天子居明堂太廟 節

明堂太廟。南之中堂。居以聽政。當盛陽之中也。

養壯佼 節

壯。形體碩大者。佼。儀容佼好者。擇此類而養之。以待用。亦順長養之令也。

是月也命樂師 三節

此記雩祀之禮也。通以大雩。帝二句爲主。大雩之禮。天子親行。木大雩之先。必命祀山川百源。雩祀之漸也。既大雩之後。又命祀百辟卿士。雩祀之徧也。祈穀實一句。總頂欲上帝羣神之嚙佑也。天地陽和之氣。流通欣合而爲雨。集

為陽和之氣足以鼓動天心之和。茲用盛樂祈雨者。欲樂之和氣盛。則天之和氣亦盛。醞而為雨。以足滋百穀。潤嘉禾也。

是月也。陽氣盛而多旱。雩事將舉。必用樂。故命樂師預備樂器焉。鞀鞀鼓三者。革音修之。而理其繁。琴瑟絲音。管簫竹音。均之。而下其聲。干戚戈武舞之用。羽羽旄文舞之用。既之。而操以學習。笙篳篥三者。皆有簧。調之和。和其音。節簧管中之金。薄鏐也。祝以合樂之始。敵以合樂之終。皆木音。飭而整治之。皆所以待盛樂之用也。樂備則禮可行。然禮之行。必由卑以達尊。故外則命有司。王。朝。司。禮。之。官。為民祈祀山川百源。以山川百源能興雲雨者也。然後

禮記說義集註卷之六

學

天子大雩。帝吁嗟其聲。以述斯民窮困之狀。道人君愷側之情。用前盛樂焉。人聲與樂聲交致。此正額天之誠。庶旃之聽之。而甘霖早降耳。既雩帝矣。禮不可不備也。內則又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生有益於民。死亦有益於民。載在祀典者。皆與祭焉。欲輔上帝而降雨耳。凡此皆以祈穀實也。先王之重民天如此。百辟諸侯也。卿士卿大夫元士也。謂古者上公句龍后稷主土穀之神。

按雩帝為壇南郊之旁。周禮巫師凡邦之大。戡。歌。哭。而請亦此義也。雩帝乃天子禮。在侯國亦有雩舞。但殺於天子耳。舊說祈祀山川百源。將雩之漸也。重雩也。如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頤宮。晉人將有事於河。

必先有事於惡池。未為不是。新義由卑達尊。不必插入蓋不發動水之本源。則山澤之氣不通。百源百水所出之源。祈祀山川百源。正是此解。三王祭川。先河後海。亦此義也。雩不皆於帝。惟雩帝為大雩。猶享不皆於帝。惟享帝為大享也。雩所以祈享。所以報祈。必于仲夏以陰生於午。物成之始也。猶享必於季秋。以陽窮於成。歲功之終也。盛樂鞀鞀而下十九物。皆是只用雩帝若百縣百辟等。不用樂矣。百縣周制王畿千里。分為百縣。縣有四郡。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也。季春祈實為麥而已。至此又祈實則所祈者衆矣。故以穀該之。

農乃登黍

節

禮記說義集註卷之六

學

此薦黍之禮也。農乃登黍。天子乃以雞嘗黍。雞是木畜。黍是火穀。以雞嘗黍。木生火也。生所以養之。進以合桃。月令諸月無薦果之文。此獨羞含桃者。以此果先成。異於餘物。故特記之。其實諸果亦時薦新也。

按此嘗雞也。而云嘗黍。黍氣之主。不以牲主穀也。此雞為雞。謂之雞者。雞以小為美。舊註以內則之雞為小鳥者。非。朱櫻受含陽之色。故以含言。羞者以美物進也。

令民毋艾藍 五節

此記時禁之事。藍之色青。青者夏赤之母。艾刈也。刈藍以染。恐傷赤也。毋燒灰。灰呂紀作炭。不伐薪也。毋暴布。布者陰功所成。不可以小功干盛陽也。門閭毋閉。一順時氣之。



宜通。一使暑氣之發散關市毋索關市停物之所商旅或  
隱藏其物以辟征稅毋索不恃察以窮民隱也此體盛陽  
而行寬大之政也。艾與刈同暴與驟通索音色

按母艾句一說種藍初必叢生此月藍既長大始可分  
移布散却不艾以染耳艾之則傷長氣矣灰註謂火之  
滅者恐死灰無復然理呂紀灰作炭者是王氏謂石灰  
非也暴布句近說布是日用所需且夏日宜暴曷為禁  
暴暴作如字看蓋是時厥民因無事於布或妄用焉亦  
暴殄之一節故禁此皆宜知只從陳註可也

### 挺重囚

#### 節

此記恤刑之事時當仲夏重囚禁繫嚴密恐炎蒸生疾特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六  
援出而寬假之且益其食不以有罪廢不忍人之政也

### 游牝別羣

#### 節

此記馬政之修也季春合牝為娠孕也至此娠孕已遂可  
以止矣游牝別羣而處又恐騰躍之駒踴躍而傷其妊故  
拘繫之斯時也乃班布養馬之政令焉馬政修而居常任  
職引重有事列騎折衝軍國之用無有憂不足者

按騰駒壯氣有餘繫之以防踴躍天子十有二閑諸侯  
六閑大夫四閑每閑馬有一百一十六匹馬政者若周  
禮校人馬官之長以辨其屬馬質以掌其量趣馬以簡  
其節巫馬以治其疾牧師以掌其地庾人以掌其閑圉  
人以掌其養皆是

### 是月也日長至 三節

首節言陰陽爭辨之時以起下君子致謹之端君子齊戒  
節是謹於持身以防陰氣之生疾百官節是謹於行政以  
防陰氣之生災以定安陰句兩節雙承若一節單承亦可  
晏安也陰道主靜故曰晏陰爾雅云晏柔也所以定心氣  
靜事無刑者蓋此時既不助陰亦不抑陰惟養吾身之太  
和守國家之至治以安定柔陰之所成就也大抵陽主動  
故君子順陽常有為陰主靜故君子順陰欲無為養之之  
道惟順其靜而已

是月也日長至六陽用事日長之極者也陰道適中則和  
而不爭陽盡而一陰始進一進一退有似於爭物之方長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六  
者感陽而生已成者感陰而死陽以生物陰以成物故也  
君子於此時何以為扶陽計也哉人之一身心氣正氣也  
耳目口體之氣邪氣也正氣為陽邪氣為陰人身之疾皆  
陰之侵陽所致故君子齋戒以齊心掩蔽以防身不與物  
接也內外一矣舉動則母躁動靜一矣五聲淫耳五色淫  
目止之母或進者方解緩之時慮搖其精也滋味如草木  
之滋爽口齋戒之時而致和五味調和慮昏憤其志意也  
嗜欲又況言諸事之愛欲也節者不過之意凡此皆以養  
心使不撓養氣使不耗然心定則氣自不喪氣定則心自  
不撓此又交相培養之功也夫心氣定則人身之陰成矣  
然天下之政賞善為陽罰惡為陰陰事之弗靜必至用刑

陽矣天下之災正由於此故百官助宜長養安  
靜其事而無刑焉所以然者蓋陰雖生尚柔而未成宜  
安靜以保養之則彼既無所撓亂將以漸完全而無虧自  
能成斂藏之功不至為一身之疾天下之災矣此盛世陰  
陽之所以和也與

按君子兼人君以下在位者言齋戒以下六事有平看  
者有以齋戒為上下皆齋戒中之條件者嗜欲總上聲  
色二句人之所欲男女飲食最大而又兼包其餘者欲  
之小者齋戒恐其動陰念也君子居處不顯露又不躁  
動恐下陰也歌舞華麗之事為動陰靜故止之既止聲  
故嬪房不得進御侍夕亦為微寒始動不可動陰事也  
禮記集說卷之六

仲冬不言母躁者暑為躁寒為靜故於暑之時特戒之  
躁動尤不掩身之甚者也定心氣句心氣不平等心為  
主所以工夫亦從齋戒為本定心即是還吾心本來這  
段清明之氣所以就是養氣的工夫靜事不欲動而有  
為也母刑刑又特指事之一端蓋行刑尤為不靜事  
之甚者也惟靜事故無刑無刑根靜事來作一正一反  
看亦通

或曰聖人扶陽抑陰則安靜以養微陽可也今乃安靜  
以定微陰何歟曰天地不能純陽而無陰人身亦然此  
陰陽之所以當交養也

鹿角解

節

此又言午月之候以其陰陽初生故也鹿好羣而相比陽  
類也鹿以陽為體以陰為末角末也故應陰而解脫也至  
麋多欲而善迷故冬至感陽生而角解蟬居高而飲潔陰  
類也故交微陰而有聲動物之應候也半夏居夏之半而  
生不性則感微陰而榮其華朝榮夕隕植物之應候也

按經以別於苗則曰秀以別於實則曰華以別於死則  
曰生以別於枯則曰榮其言各有所當也

是月也要用火 節

此生氣成於地用火如火田之類夏為火王之時南為火  
王之方以王之時而又用於王之方則陽氣太盛而為微  
陰之害矣故戒之

可以居高明 節

此順陽之義也大旨人心氣局卑暗便非任道之器仲夏  
陽極於午火王南離正天氣宣朗通達文明之象也故宜  
居此以養高明之體段豫立任道之根基也居高明故可  
遠眺望四句文平而意串首二句且虛下二句方指居高  
明而遠眺望之所山陵天然之高明臺榭人為之高明順  
陽在上故居處如此積土曰臺有木曰榭

仲夏行冬令 三股

行仲冬之令電凍傷穀陽為雨陰起膏之凝為雹陰包陽  
也道路不通冬為閉塞也暴兵來至陰賊氣感也此子水  
之氣所傷也行仲春之令春主生生日長則熱日晚故五

穀晚熟。騰蟲之食苗葉者。百騰言多也。春氣盛於末。故蟲食葉晚熟而騰起。故其國饑。此卯木之氣所淫也。行仲秋之令。草木凋落。果實早成。皆秋之氣候也。當暑月而感秋氣。故相薄而成疫。此酉金之氣所泄也。電音薄

### 季夏歌

六柳溫風伐蛟。龜材葦秩芻采章。樹木土功東井令。可糞田疇美土疆。

### 季夏之月 二節

季夏月建在未。柳星在午。鶉火之次。未與午合。故日與月會於此。此月昏時。則火星在南方之中。旦時。則奎星在南方之中。火。大火。心星也。東方蒼龍之第五宿。奎。西方白虎之第一宿。林鍾未律。季夏建未。故候氣以之。

### 溫風始至 節

此記未月之候。首句言天時。下三句言物應。至。極也。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故季夏溫風始極也。物得氣之先。涼風未至。而鳴陰之物。已居於壁。迎涼氣之微也。學習者殺氣未肅。而鷺猛之鳥。已習於擊。迎殺氣之微也。腐草為螢。木氣之餘。乘火而化也。今曆取土潤溽暑大雨時行以補之。

按八風之氣。生於八方。以應八節。今止於孟春言東風。季夏言溫風。孟秋言涼風。仲秋言盲風。或言其方。或言其氣。或言其時。特記時而已。東風。即條風。溫風。即景風。

盲風。即闐闐風。然景風至以夏至。而此於季夏言溫風。始至者。陽饒之意也。蟋蟀生於土中。居壁則羽翼成。七月羽翼成。則在野。十月又入牀下。順時而蛰也。一陰既起。鷹感陰氣。乃有殺心。螢其蟲有光。離明之極。幽類變為明類也。

### 天子居明堂右 二節

明堂右个。南堂西偏。居此以聽政。當盛陽之終也。

### 命漁師伐蛟 二節

此記水衡之政也。蛟。鼉四者。甲類。皆陰物。秋乃堅成。故命漁師取之。以前民用。材葦生於澤中。此時柔耆。其材可為用。器。澤人納之。職也。故命納之。電音鼉

按蛟。龍屬。無角。能交首尾。束物。有兵衛。不易攻取。故言伐。鼉有六種。如元龜。可寶。靈龜。甲可卜。是也。言登者。鷺異之也。鼉大鱗。皮可冒鼓。鼉龜言取。易而賤之也。盛暑入水為便。故有此命。材葦。蒲葦之屬。可取作器物。葦。蘆之小者。

### 是月也命四監 節

此見為民之意也。自四監至之靈。一氣貫下。末句略截重看。大旨為民祈福。而止以大君一人出力。國者未足以感動神靈。即有福焉。未必偏及於百縣矣。茲合百縣之民力。以祈。則精誠之萃者多。神靈之錫福者亦溥。所以王者定要咸出其力也。

時當季夏草卉繁植命虞衡四監之官大合百縣之秩以養犧牲焉合之雖在百縣出之實自民力令民無不咸出其力以此秩芻所養之犧牲外以供皇天上帝召山大川四方之神遠而尊者內以祠宗廟社稷之靈近而親者凡以爲民祈福故耳斂民力以事神祈神休以福民何莫非爲民也哉

按周官山虞澤虞林衡川衡之官卽四監也大合卽咸出其力以刈芻也以供以祠豫言之耳尚未舉祭也祈福卽莫居足食事爲民祈福明不虛取意

### 是月也命婦官 節

此染人辨分之政也當文明之時宜染文明之色且此月暑濕染帛爲宜故有婦官之命焉染之法兩色關染者有黼黻文章必以舊法故事而無或差忒一色單染者有黑黃蒼赤皆欲質正良善而毋敢詐僞蓋兩色者所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一色者所以爲旂常旌旄之章此是備用處貴賤等級兼旂服看重天子說以此給服則天子龍衮極十二章之美自諸侯而下或黼或黻而九章七章五章不得上同天子也以此制旂則天子建太常十二旒之垂自諸侯以下或旂或旄而九旒七旒六旒不得上同天子也貴賤等級之度不以此別乎此是辨分處正慎名器之根本此天子命之而婦官謹之也

按婦官周禮典婦官典泉染人等皆婦官事此指染人

也五色未用曰白已用曰色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皆祭服所用黑黃蒼赤皆旂章所用法質字面要看法者欲其按定式而不以新樣組織爲工舊法就是故事質者欲其按五方正色而不以新奇文采爲尚質正就是良善正如采藍以爲青米沙以爲朱之類於祭服言法故差忒於旂章言質正詐僞亦互相備也無差忒緊接法故說毋詐僞緊接質良說上給字當供字看下給字當作級從備用說到辨分重辨分上祭服如司服所掌自上天子下至公孤大夫服各不同旂旌旗章識也如司常所掌自上日月交龍下至龜蛇析羽章各不同載在車上各當其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六

辛

象是也以此別之所以防僭亂也

### 是月也樹木 節

此虞人之禁也木之盛氣之盛也命虞人入山行木行巡也禁其斬伐爲木未堅韌慮傷長盛之氣也此兼上下而言

### 不可以與土功 節

此見養氣之不可搖也大旨只重母搖養氣句蓋長養之氣原自發散的再一動搖則發洩無遺何以爲後來生物之本况神農將持功正要這養氣爲稼穡生機而可搖奪之乎母搖正是培植此養氣爲稼穡之本

時當季夏萬物作於春而氣主生長於夏而氣主養故夏

曰養氣其氣欲靜不欲搖興土功合諸侯起兵動眾皆大事也。毋舉此大事以搖天地長養之氣。蓋舉大事勢必發號出令。徵集民眾。使待土之期會。故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以上言不惟不可舉。亦不可發令也。何也。蓋此月東井土水在未。乃水潦盛昌之時。於時神農得位。主持稼穡之功。舉大事則民不得盡力於農。而養氣搖矣。逆天者天必降之以殃。然則養氣豈可搖也哉。

按興土功則舉城郭。是合諸侯則後章勅百縣。是起兵動眾則前章毋發大衆。是三不可以理言。兩母字。方着人君說舉大事說得略。發令而待。又進了一步。養氣說得虛。神農之事。又實了一步。水潦以下。言其故也。天殃禮記說義纂言卷之六  
如疾疫饑饉之類。

是月也上潤 節

此治田除草之法也。季夏土猶用事。土氣潤。故蒸鬱而為溽。溽濕也。大雨以之而時行。皆東井之所主也。則草可除矣。除草之法。先芟薙之。俟乾燒之。而又加之。以雨是燒。雖行水也。火縮水沸。草無生理。重以酷日。非利以殺草。如以熱湯乎。於是草之燒爛者。可以為田疇之糞。可以使土疆之美。此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治田之有貴於除草也如此。

按土為火所蒸。故潤。既潤則水勝火。故為濕暑。周禮。薙人除田草。五月夏芟。殺暴之。至六月合燒之。故云燒薙。

糞美五文耳。糞言厚其力。美言善其性。然耕而其田有界域者。為田疇。難耕而其土磽确者。為土疆。磽音堅。确音堅。

季夏行春令 三段

季夏行春之令。鮮落生熟不勻。莊子謂不待黃而落是也。王氣過甚。故實有所不勝。風欬與季夏暴風來格同義。以多風。故肺受疾而致欬也。遷徙自下。升上曰遷。舍此適彼曰徙。春主發散。故民多遷徙也。未屬異。辰又在巽位。二氣相亂。為害。民多遷徙。象風轉移物也。此辰土之氣所應也。行季秋之令。水潦金生水也。九月宿直奎為溝瀆。與此月大雨並高下皆水也。禾被水害。故稼不熟。種曰稼。燕曰種。以其不熟。故止曰稼。女災純陰之氣。過盛而反傷。故妊孕多敗。此戌土之氣所應也。行季冬之令。建丑之月大寒行冬令。則因風而後寒。故曰風寒不時。當暑而寒。是不時也。蚤驚蚤擊也。鷹隼待秋而擊。今感疾癘之氣。不待秋而蚤擊也。入保。春夏主出。秋冬主入。故四鄙入保。象鳥雀之竄走也。亦辟侵掠意。此丑土之氣所應也。解平聲。

按月令四鄙入保。凡三見。孟夏入保。避侵掠也。因行孟秋之令。所致。季夏入保。與孟夏義同。因行季冬之令。所致。十二月入保。根介蟲為殃。來介蟲為兵之象。民畏兵。故入保。

中央土 節

揭土令以成五行之序也中央土苟此謂小暑第十三日至大暑終凡十八日也

按歲三百六十日以四時高則九十日為春九十日為夏九十日為秋九十日為冬以五行言春木王用事夏火王用事秋金王用事冬水王用事各七十二日木配春火配夏金配秋水配冬土每寄王十八日合之為三百六十日然土雖分王於四季而其正位則在火金之間且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土之位與其子母之序適居一歲之中故曰中央土也獨不言迎者以其居中非自外至也

其日戊巳

八節

禮記集說卷之六

卷一

此記中央土時令所屬也戊巳屬土十干之中也主土令者為帝則黃帝軒轅氏是神農也相土令者為神則顓頊氏子名黎是句龍氏初為后土後祀以為社后土官闕祀融以火官兼之自古以來立德立功者也其蟲倮露見不隱藏也人受土冲和之氣以生而其類為倮倮蟲三百六十而聖人為之長類之貴於羽毛鱗介猶土之尊於木火金水也其音宮二句四時調樂必有音也土於四時無定位不必調樂以為之主但取音以為之配則宮音焉蓋五音得宮而統猶五行得土而成也四時候氣必有管也土于十二月無專氣不必候氣以為之管但取象以為之配則黃鍾之宮焉蓋八十四節皆起於黃鍾之宮猶四時之

氣皆根於土也其數五天五生土地十成之四時皆舉於土獨舉生數者土以生為本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也土之成形可以稼穡稼穡作甘故其味甘物以木化故其臭香土居中央其神亦在室之中央季夏其祀中雷當室之中土居中之象也祭先心者心居中君之象又火生土也

按黃鍾是十一月管何緣復應此月以土居中故虛設律於其月實不用土寄王四時之末故從四時之管而不別候氣也其音宮亦如此會古者未有宮室故陶復陶穴皆開其上以漏光明而雨雷之後因名室中為中雷祀中雷之禮設主于牖下乃制心及肺肝為俎其祭肉心肺各一他皆如祀尸之禮

禮記集說卷之六

卷一

天子居太廟 二節

此記中央土居養所宜也太廟太室中央之室也四季之末居以聽政凡慶賞刑威禮樂法度皆於此聽斷之亦有中之象乘大輅如殿輅之制而飾以黃駟旂衣服皆用黃土色也食稷與牛稷土穀半土畜也其用器之刻鏤圖以閭闔者象土之周匝四時閭闔者寬廣之義象土之容物也

三秋總歌

孟秋庚辛少皞蓂毛商夷則奚須卜祀門先肝金克木數九味辛腥不醢何如律中遷而展南呂無射非重複

孟秋歌

節

節

龍溪集詩不卷之六

41

## 一節

#### 四節

禮記正義集說卷之六

氣也重義字發揮

是月也秋氣至矣先立秋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盛德在  
金天地肅殺之盛德在西方金位秋主申酉戌其位在西  
也乃迎其氣於西郊以祭少皞尊收之神當其反也質軍  
帥武人於朝燕乃命將帥遷士而取其精勇厲兵而尚其



堅利簡俊傑而練習之取其材智之可用也。於有功而專任之取其已試之成效也。凡此皆用以征乎不義于殘下而為暴者則問其罪于慢上而為慢者則戮其人。然此豈以毒天下哉。蓋征伐之舉上之好惡於此乎彰而下之順逆於此乎係。令暴慢皆誅則有以明吾所惡在不義而所好在義矣。遠方之人有不服其好惡之公而效順乎乃順彼遠方之道也。

按軍帥三軍之帥謂諸將也。武人環人之屬有勇力者賞如弧弓刀劍之類材足以將物而勝之謂將智足以帥人而帥之謂帥。士言其人什伍軍旅是兵言其器戈矛甲冑是簡練簡擇而練習之苟非已試之效則勝負未可知。苟置疑貳于其間則智者必不盡其謀能者必不竭其力。任之而專不置疑不中制也。殘下謂之暴不敬上謂之慢皆所謂不義也。命將帥選屬簡練為下文張本重在專任以下專征。主天子言自此至末一氣說下兩以字似相對蓋文平而意串也。好惡二字不可平說即惡以見好也。遠方不為不義即順也。順彼亦是要使他順註中則字不可用。

### 是月也命有司 三節

首節制刑之嚴義也。次節恤刑之恕仁也。末節是推其所以嚴而恕扶陽抑陰之義也要知嚴中有寬非一于嚴者之謂一於嚴則謂之慘刻而不謂之嚴矣。王者用刑之恕

正所以成其嚴也。秋氣不使之羸所以調陰氣而成其為陰也。制與瘡同折音哲上斷音段下斷音毀

時當孟秋天氣肅矣先王不得已而用刑者此其時也。故命有司之官法制則治其壞圉則欲其固。桎梏則備其用奸存乎心禁以止之。刑見乎行慎以罪之。凡有罪者皆務搏而執之其立刑之嚴如此而又不於嚴也。命司理之官瞻傷以相其皮膚察創以驗其血肉視折以觀其筋骨審斷以規其肢體皆調治獄囚之法也。人之形體孰不欲全至獄訟而傷創折斷則聽決之時其可忽乎。必端焉而無偏頗平焉而無輕重戮有罪而不及無辜嚴斷刑而無朱輕易即意論慎測意當秋時而用刑固以應肅然用刑而以恕實以制羸蓋以陽道常饒陰道常乏。當天地始肅之時人君扶陽抑陰不可使陰氣之羸正參贊調燮之理當如是耳。豈但用刑一事而已哉。

按命有司只要法具修舉使其畏懼至刑官用刑又要存心體恤故二節無非體恤愛民之心前節止之而曰禁則非慢令也罪之而曰慎則非濫刑也務搏執總上二句一說戮其罪拘其人不事姑息也。理治獄之官夏曰大理周曰大司寇傷者損皮膚創者損血肉折者損筋骨斷者骨肉皆絕也。察則加詳於瞻審則加詳於視斷即王制所謂斷者也。一說審斷決為句上下俱非文理矣。戮殺也有罪謂死罪刑謂罪之不至死者如傷創

折斷之類卽文王世子所云死罪刑罪也決獄訟二句  
是一事重端平字。戮有罪二句是一事重嚴字。傷創折  
斷是獄訟已成者決獄訟又是方來就問者肅與溫厚  
反巖與縮反不可以巖專指用刑說一說天地始肅當  
因時致刑不可使陽道常巖而無所止也不如舊說指  
抑陰上爲長

農乃登穀 節

此記先王薦新命官而敬先勤民之道備意大旨秋嘗之  
後此時斂藏爲急務以登穀爲斂藏之候以備患固居爲  
斂藏之先蓋一歲之積貯全在斂藏故王者急急於爲民  
收斂計也

禮記說義集註卷之六

孟

孟秋之月新穀既升斯時也天子嘗新而先薦寢廟矣此  
正收斂之候也乃命百官自上而下凡所當收斂者無不  
謹其始焉凡五穀財物皆是不惟是也月建在西酉中畢  
星好雨則水潦不可以無慮故命百官隄防以障水完之  
而使無缺壅塞以遏水謹之而使得宜以備水潦於外時  
方嚴凝爲天地閉藏之始則民居不可以不寧故命百官  
內而宮室修之使整外而牆垣坏之使厚又外而城郭備  
之使完以固民居於內此皆天子之自爲收斂者也而百  
姓之收斂可知矣

按穀謂稷也以稷熟於此故農乃登焉然孟夏之麥仲  
夏之黍仲秋之麻季秋之稻皆穀也此以穀言稷者以

爲五穀之長故也仲秋云以大嘗麻今不云牲者記文  
略也孟秋收斂之始故命百官一說指收賦稅不可從  
命百官作總貫下三項隄防有缺壞處則完之高其低  
處曰壅填實其虛處曰塞皆所以遏水之來也夏氣發  
舒水潦不可隄故修利而無壅秋氣收斂水潦則可隄  
矣必壅塞之惟謹雖一通一障不同而其爲民禦患則  
一而已

是月也母以封 二節

此亦收斂之義也割地調益以地與行使出幣皆非收斂  
之事故言母以止之

按大官公卿之屬記者但知賞以春夏刑以秋冬不知  
禮記說義集註卷之六

本

古者嘗祭有出田邑之制然味三大字則并諸侯割地  
皆謂其大者耳若平常小小慶賜如出田邑之類自可  
不妨舉也

孟秋行冬令 三段

行孟冬之令方一陰之時而行重陰之令故陰氣大勝介  
蟲者稻蟹之屬故敗殺戎兵乃來十月宿直營室主武士  
陰火盛而主殺故也此亥水之氣所泄也行孟春之令方  
陰中之時而行陽中之令陽亢矣且寅中箕星好風能散  
雲雨故致旱自夏徂秋則陽往而陰來今行春令故陽氣  
復還也五穀敷於陽而成實於陰今陽氣復還故無實  
雖生而不能成也此寅木之氣所損也行孟夏之令火王

於南方故多火災。火氣熱極生寒。陰陽之理然也。故寒熱不節。民感寒熱之氣而多瘧疾。此已火之氣所傷也。

### 仲秋歌

八角盲風養衰老。飭服申刑循犧牲。君儻築城趨民敏。種麥易關慎煩行。

### 仲秋之月 二節

仲秋月建在酉。角宿在辰。壽星之次。酉與辰合。故日與月會於此。此月昏時。則牽牛星見南方之中。旦時。則觜觿星見南方之中。牽牛。北方玄武之第二宿。觜觿。西方白虎之第六宿。南呂。酉律。仲秋建酉。氣至。則南呂之律應。

### 盲風至 節

禮記說彙纂訂 卷之六  
此記酉月之候也。首句天時之應。候下三句物類之應。候陰氣漸盛。則涼風至。至此轉加疾速。而盲風至矣。一云。盲者。暗閉之稱。建酉。閭戶之月。故謂盲風。此與盲字義貼合。孟春言鴻雁來。自南而來北也。此言來。自北而來南也。鴻雁何。不謂之南鄉。非其居也。仲春言玄鳥至。此言歸。春來而秋去。來以陽中去。以陰中。歸去。蟄也。凡鳥隨陰陽者。不以中國為居。羣鳥養羞。羞所食之美。養藏也不盡食。藏之。以待冬月。無可取食之時。而後食之也。

### 天子居總章 節

總章。太廟西堂之中堂也。

是凡也。養衰老 節

月至四陰。陰已盛矣。時以陽衰。陰盛為秋。人以陽衰。陰盛為老。養衰老。順時令也。授几杖。以養國老。行糜粥飲食。以養庶老。此順時養老之政令也。行徧賜之也。老人氣衰。津液少。不能乾食。糜粥稠粥。養老之具。

### 乃命司服 節

此正服之政也。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服勝於陰。于是作之。可也。乃命司服之官。條具而飭正乎衣裳。焉以祭服言之。衣。繪裳。繡有文。繡之恒也。一章九章。有大小之制也。衣長裳短。有長短之度也。祭服如此。其具且飭矣。以眾服言之。或服于朝。或服于燕。或以備寒。各有其量。而必循故法。不更為新異也。眾服如此。其具且飭矣。至若首之冠。身之黼。與此服而相須。或文或質。文各有一定之則也。不然。寧不負司服之職哉。

禮記說彙纂訂 卷之六

章十

按具飭二字。總貫下五箇有字。通以自然者言。工夫都在其飭內。文。畫于衣。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宗彝也。繡。繡于裳。藻火粉米。黼黻也。小而玄衣之一章。大至袞衣之九章。舉極小極大者。以示例耳。長短。上衣取諸乾。而長下裳取諸坤。而短也。朝服如緇衣。素裳。燕服如完。且弗費。但服之禦寒者。如繡為繡。繡為袍之類。冠如玄冠。朱組。纓之類。帶如朱裏。終辟之類。先言祭服詳者。尊神也。眾服雖無文繡。而小大長短。亦各有劑量。必循其故。正遵量處。冠帶句。蒙上文來。具飭意在內。

諸說具飭二字作冒文繡三句與衣服二句對冠帶句帶言近說必循其故句宜總頂蓋有恒有制有度有量皆故法也循故正是具飭處此說甚有理可從看來世人好新大抵從衣服上起循故是只要依先王之法服恐久玩便有新異之制故有條正之命

乃命有司中嚴 節

刑肅令也孟秋已命有司嚴斷刑矣此月又申戒之刑有五而曰百者據罪言之傳曰罪多而刑五是也止及斬殺者大辟尤重也枉撓皆屈曲之義枉指在上者謂違法曲斷是不直也撓指在下者謂有理不伸應重乃輕應輕更重也總謂不當先王奉天而有司或枉撓焉則殃反不在禮記說義集訂卷之六

乃命宰祝 節

此省牲之政也饗嘗將舉犧牲是用乃於宰祝有犧牲之命焉循行之法有視色不雜而全否體無損而具否有按何以爲養牛羊之芻何以爲養犬豕之豢有瞻得其養而肥失其養而瘠有類察物色之驛者比陽祀之類物色之黝者比陰祀之類是也有度量體之小大視角之長短皆中乎度如天地犢角栗宗廟牛角握是也全具也肥瘠也物色也小大也長短也五者備而且當則誠意之所存上帝亦鑒而享之矣况羣神乎省牲之重也如此

按嘗在季秋辛以宰牲爲事祝以祝神爲事宰牲所以

祝神也故必命是二官焉季夏命出秩芻以養犧牲至此形成而不變故視之全者純而不雜具者完而無傷若外祭毀事用尤非全也鼯鼠食郊牛角非具也備是總舉五物而言之當是各舉一物而言之不外全具等末二句只是論理未及祭也

天子乃難 節

此天子難禮也季春國難天子諸侯爲難以畢春氣此則除過時之陽暑陽者君象非諸侯以下可用故惟天子乃難焉暑氣退則涼氣通是所以達秋氣也以犬嘗麻犬金畜麻金穀仲秋屬金食當方之牲穀爲宜也

按此難難陽氣也陰慝固能作祟陽暑至此不衰害亦將及人難以消去殘暑煩鬱之氣而達秋月清涼之氣于民間庶陰慝不至昭伏爲災亦調燮之一端也

可以築城郭 三節

此言斂藏重農之事也首節修斂藏之備二節斂今歲之收三節開來歲之利三節雖三事意各相承大旨此斂藏專爲穀而發此時穀熟之時城郭都邑安其居以爲儲穀之備也實害困倉儲穀之所某助穀之不足者故務畜之多積聚言米之外他物皆當積聚以待冬需也麥乃續舊穀而待新穀者故勸種之只是君臣汲汲惟恐穀不足以充民之食而多方補湊之也此重本之深慮也

按築城郭二句雖農竣爲安居計與儲蓄貼合城郭環

於外都邑處於內工作於上者實害隱於下。困倉蓋於上工作於民者凡此皆斂藏之事。故於建酉闔戶之月言之。孟秋言命百官始收斂以其物初成至此則物既成而收斂不可緩也。故趨之焉。黍稷百穀不云勸種於麥。獨勸之尤重故也。且麥以秋種至夏乃獲以其牟利之近慮民惰而不種也。故特勸之行罪無疑。又嚴以懲惰之令。

是月也日夜分 節

此又記酉月之候也。陰生於午終於子。至酉而中分。故八月晝夜各五十刻。陰陽適中而無短長之差。雷始收聲。陰盛陽衰不能相薄。故始收聲。一說雷是陽氣主於動。不惟地中潛伏而已。十一月一陽初生。復卦用事。震下坤上。震為動。坤為地。是動于地下。從此月始。此理最深。宜會蟄蟲以上土。益穴之四旁。使通明處稍小。所以然者。陰氣將至。時氣尚溫。故坏之稍小。十月寒甚。乃閉之也。殺氣浸盛。言陰之夷物至此告酷也。陽氣日衰。陽盛於夏至。此而衰也。水本氣之所為。春夏氣至故長。秋冬氣返故涸。此涸之始也。

按周語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辰角見九月本也。天根見九月末也。此甫八月中。氣雨未止而云水竭。非也。

日夜分則同 節

與仲夏同鈞石五權中之二。平甬五量中之二也。

○是月也易關市 節

此寬商之政也。首句作冒重看。下分兩比。前是在上者平政以利乎下。後是在下者修職以利乎上。欲王者行厚商。仁政以感民也。民事以貨賄之納而便國事。以賦貢之修而辨此王道自然之利也。

時當仲秋。萬物告成。可通貿易。故易關市。以通商旅。關者貨之所入市者。貨之所聚。議不征。廛不稅。無重征以致其難焉。易關市所以來商旅。來商旅所以納貨賄。蓋貨賄以商旅為轉輸。商旅以寬仁為樂土。則貨化之為利賄有之。為利也。而民事之用有不便乎。豈但便民已哉。君便民民亦便君。蓋賦貢雖係常職。若關市留難。求有不以逗遛。逕期者。惟易也。則四方散而不一。來集而修賦。遠鄉邈而在外。皆至而修貢。此言賦貢職修也。則財豈有匱焉者乎。財所以待用。財足則用不乏力。所以作事。用足則事自遂。遂其欲為之志也。一寬商而民事國事均利如此。此關市之所以當易也與。

按易作難易之易。見古人用字法之妙。納屯聚也。貨賄以時而納。正是農末相資意。故曰便民事。後段比前段進一步。曰四方集遠鄉至。則不止來商旅。曰百事遂。則不止便民事。四方在甸服之內。五百里者來集主賦言。如納總納銓納。結納粟納米是也。遠鄉即甸服之外。自

侯服至荒服者皆至。主貢言如貢金錫貢絺貢鹽是也。用如祭祀燕享軍旅朝聘等。遂如順幽明洽賓客成武功止君臣等大傳曰財用足故百志成是也。

### ○凡舉大事 節

此順時舉事之禮也。要重仲秋講。上二句反言而虛論其理。下二句正言而實指其事。時事即大數類字。即大事。要看箇慎字。慎心慎也。正因之斟酌處。順因者。於順時舉事中。詳審量度。兢兢業業。可行則行。得已即止。固不失時而不舉。亦不因時該舉此事而輕舉妄動也。全要不可過行肅殺之事以助陰意。

人君一舉一動無不與天運相關。故土功徭役合諸侯勳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六

兵衆皆大事也。此月於時爲秋。於類爲陰。天地之大數也。凡舉此大事。不可逆天地之大數。必因類而舉。但因而不慎。得毋有多事之擾乎。必慎而因之。寧過持重。毋過輕躁。則不過刻傷和。斯爲毋逆天數而天道人事兩得之矣。

按類者。天人相屬之機。慎者。以人合天之理。四句一直下。常說四句可繫月令一篇四句通兼陰陽說。至以慶賞刑罰并舉。非也。細玩土功等事。季夏不可舉。綴在仲秋月。當就收斂之事。肅殺之時爲合耳。毋逆句。即指仲秋說爲的。

### 仲秋行春令 三段

仲秋行仲春之令。秋雨大降。春雨所以生物。秋雨所以成。

物卵宿直房心。心爲大火。故秋雨不降。不降故草木生榮而不枯死也。秋金能剋春木。及仲秋雨水又剋火。火竟不能爲害。但以訛僞言語相驚。故國乃有恐此卯火之氣所應也。行仲夏之令。陽亢故旱。氣暖故蟄蟲不藏。陽盛故五穀復生。此午火之氣所傷也。行仲冬之令。風災數起。非以時動。北風殺物也。收雷先行。雷以陽中發聲。陰中收聲。收雷蚤行。愆於陽也。雷風不節。則寒氣盛矣。故草木蚤死。此子水之氣所泄也。

### 季秋歌

九房來賓號令修。神倉習吹享嘗秋。命侯勅縣教田獵。伐薪趨獄祿稻熟。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六

### 季秋之月 二節

季秋月建在戌。房宿在卯。大火之次。戌與卯合。故日與月會于此。此月昏時。則虛星見南方之中。旦時。則柳星見南方之中。虛。北方玄武之第四宿。柳。南方朱雀之第三宿。季秋月建在戌。無射戌律。氣至則無射之律應。

### 鴻雁來賓 節

此記戌月之候也。此月天氣寒。故鴻雁南來以就暖。但以仲秋先至爲主。季秋後至爲賓。如先登爲主。從之以登者客也。爵陽物。大水。海也。蛤。陰物。爵爲蛤。陽爲陰所化也。桃李華于仲春。桐華于季春。皆不言有。鞠獨言有者。萬物皆華于陽。鞠獨華于陰。故特言有。春秋傳曰。有者不宜有也。桃。

華之紅桐華之白皆不言色獨鞠言其色而專言黃者秋令在合金有五色而黃爲貴故鞠以黃爲正也祭獸戮禽豺所獲者先祭獸之大纓殺禽以食應肅殺之氣也今曆去戮禽二字而以後草木黃落蟄蟲咸俯足之

天子居總章右个 節

總章右个西堂北偏也

是月也申嚴 二節

此收斂之政也孟秋命收斂仲秋趣收斂至此萬寶告成更申言孟秋仲秋之號令焉號令未嘗不嚴特以天地凝之氣盛于西北故奉時令以申之耳蓋秋氣肅天地之藏于是焉在矣此而少有宣洩焉是人與天地不相會

卷十

禮記集解卷之十

也于是命百官貴賤莫不務內如五穀斂于倉庫財貨斂于府庫此時不發不開使人之藏與天地之藏兩相會而無間焉敢有宣出以悖之也乎夫惟閉藏不可或悖况冢宰掌財用會計者而可不謹乎農事備收五穀帝藉皆入矣舉五穀豐耗之數以制國用有量入爲出意藏帝籍之收歸之神倉有乘盛待用意國用祀典所係之重如此故外焉祇謹其事內焉敬一其心合內外而飭致其力也按內字與季春不可以內內字相應會字下得極妙季春言不可以內季秋言無不務內季春言發倉庫季秋言無有宣出皆所以順陰陽之理皆會字之義要知藏之正爲散之地異時賑濟施貸悉取之於此豈曰爲利

蓋計已乎上條是兼命百官下條是專命冢宰必命冢宰者以國用制于冢宰且甸師掌耕耨王藉亦隸于天官故也此言備收該下兩事前仲秋猶未備也舉五穀句收公田所入舉要定租稅之簿也藏帝藉句收帝藉所入以供神曰神倉末句總承重祗敬二意祗敬則力必致矣謹其事者如國用存留廟用精潔事期于濟一其心者如真實計算真實積貯心不他分飭者欲得整齊停當無差錯也要得先期豫命意

是月也霜始降 節

此禦寒之令也霜始降則百工休野外農工非一乃命有司曰寒氣凝聚而至民力不勝入室以禦寒民之意書官厥民隩是也此乃冬月事而僞季秋亦先期而命之也于夏言處臺榭至此言入室禦寒乎陰陽之理也

卷十

禮記集解卷之十

按百工以農爲主非專爲士人也一說雨露生物霜成物季秋則成物之功極矣天地既成人功其可不休乎季春言百工成理蓋創始之時也孟冬言工師效功蓋成終之時也將效功于孟冬則休之于季秋宜矣且寒而膠漆之物不堅好也此就百工說亦是月令正大道理

上丁命樂正 節

爲將樂嘗也吹主樂聲而言春夏重舞秋冬重吹如埴簫簫管之類預習之欲聲音和諧也



按習吹舊說備饗嘗也。一云以季冬大合吹故習若爲饗嘗。豈有是月饗嘗是月習吹之理。

是月也大饗帝 節

此饗嘗之禮也。當物成之時而饗以報帝。嘗以薦親皆大禮也。故是月也大饗嘗焉。其禮大則其事宜預。所用犧牲蓋仲秋所命宰祝備行者。至此告備于天子也。蓋精誠與之俱備。祈以上合天親而無媿意。

按大饗帝者以周禮言祀上帝于明堂而以文王配也。仲夏大雩爲祈此月大饗爲報。

合諸侯制百縣 節

此頒正朔定稅貢之令也。皆預奉來歲當行之典。首二句

禮記正義卷之六

主

作頭是總命諸侯各勅百縣也。爲來歲二字貫下二項王

者授曆明時第一要緊大事。其次正天道而下。莫如一王政與字宜玩。

王者每歲正朔有頒稅貢有定頒之定之。此其時矣。于是合命諸侯分制百縣。大約爲來歲受朔日。如朔之晦望盈虛日之甲乙先後。于是受之。蓋朔日列一歲政令。知何者爲春夏當行之正朔。何者爲秋冬當行之正朔。今歲將終來歲更始。故不可不頒也。與其貢稅之事。蓋諸侯下有所稅于民。上有所貢于天子。稅者田畝其法有輕有重。貢者方物其數有寡有。又以道里遠近定稅貢之期土地所宜定稅貢之物。不責其力之難效。不强其地之所無也。稅

貢何爲。予以給天子來歲郊廟重事爾。諸侯百縣豈得更招克而有所私乎。

按制亦是天子之教。但諸侯頒之耳。諸侯二字不單連所稅讀直至貢賦之數爲一句。度就在遠近土地上見。言郊廟者舉其重也。所私如稅之過重貢之私入皆是。陳註中愚按以下可看。

天子乃教 三節

此寓戎于田之意也。田主秋獮說首句作冒重看。以習二句總言其法。在方獵之時。下二節樂始終而詳言之。一是未獵備事而誓衆心。一是方獵親事而報神功。大旨要重一禮字。田獵之禮極肅。今日田之事如此。使軍士識熟得

禮記正義卷之六

主

禮他日用武。卽以此法不失爲忠信禮義之兵。

季秋獮田講武之日也。天子乃教武于田獵焉。武事有五。戎曰弓矢。曰殳矛戈戟。教而習之。武事所乘者有馬政也。或毛之同異。或力之強弱。教而班之。使可同乘。方其事之將行也。命御車之僕。及七騶之官。咸以馬而駕車。爲馳驅之備。又于車而載析羽之旌。龜蛇之旐。以備指示之用。授車以級。循尊卑之位。整設屏外。正向背之列。及其既也。命司徒之官。措夏楚之扑。居北面而誓六軍。欲其作止有度。殺獲有節。夫僕騶供職。司徒申命。可以田獵矣。方田之時。天子乃戎服以厲其節。而執弓挾矢以獵焉。蓋奉祭祀之物。不得不親殺也。天子殺則羣臣以次而殺。而習戎兵班

馬政之事皆于是乎行焉則獵竟矣乃命主祠之官祭此所獵之禽于四方之神焉蓋取物于四方不得不報成物之神也或命諸臣或親詣已既虔其始又慎其終孰非教武之禮哉

按教于田獵習五戎與車攻因田獵選車徒同意田獵所以得利軍旅所以效死人之所欲莫甚于利所惡莫甚于死以所惡寓所欲而習焉此先王之深意也且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若無故而習是習于殺人非示天下不復用兵之意故因田而教明非好兵爲田獵也以習上教之下習之也戎器必以五者兵法五人爲伍故也周禮司兵掌五兵註云戈戟矢矟矛夷矛又

禮記說義纂要卷之六

十一

云步卒之五兵無夷矛而有弓矢五兵弓矢一矢二矛三戈四戟五司馬法曰弓矢圖受矛守戈戟助凡五兵長以衛短短以救長班馬政如毛馬文事用者以齊其色物馬武事用者以齊其力之類仲夏之班馬政則其政以養爲主季秋之班馬政則其政以御爲主故命僕及七駟成駕僕爲天子御者七駟爲諸侯羣臣御者周禮中大夫二人掌御戎車者天子六馬各一駟主之又

析羽爲旌旂車載之是也以帛爲之者始于大常而終于旒以羽爲之者始于旌而終于旌言旌旒則他可知戎車以革車爲正倅車爲副田車以木車爲正佐車爲副馬與旗皆在車之物而有尊卑之等軍以尊君親上爲先故駕載既畢授車于乘者以馬旗辨其等級軍行以整齊嚴肅爲尚故又整其行列向背整設譏陳也蓋指車馬之屬掌次言師田則張幕有幕次故有屏屏門外蔽也王雖在野亦有內外之辨也司徒掌邦教誓者用夏楚若書言扑作教刑是矣設扑而指于帶以示有事于教無事于刑也誓則欲其不犯令也曰無干軍無自後射是也此時六軍皆向南而陳誓必北面以田主殺陰事故也屬節謂戎服秋冬之田用韋弁服若春夏則冠弁服也親獵有身致誠信意言獵牲爲祭祀非好田獵也主祠典祭祀者周禮所謂羅罝弊獻禽以祀祔者是也示不忘本之意○父長一丈二尺矛長二丈戈長六尺戟長一丈六尺六馬種戎齊道田駕是也載與戴同禮旂

同旂

草木黃落 四節

此順時肅殺之政也黃落因黃而落也黃者土之色百昌皆生于土而反于土落則反于土矣伐木必因殺氣以禦冬寒也前月但藏而坏戶至此月既寒故垂頭而下以隨陽氣陽氣稍沈在下也又塗其戶穴以辟地上陰殺之氣

蟲之禦寒也。趣與趣民收斂之趣同義。仲秋命有司申嚴百刑而已。至此又趣獄刑無留有罪焉。則以奉天威之方至。于是亟決之也。祿秩不當。春夏陽氣寬舒。雖彼人不應得祿。而主恩私與。亦所權許。夫祿之秩序有分。若不應得而恩命濫賜。則收之供養有等。若不宜用而後僭踰制者。亦收之供養者服食之具。指得廣一說。欲所食者。熊蹯之屬。非常食。天氣殺而萬物咸藏。可以去之也。太拘。收如漢法。收印綬之收。謂索之使還。各依本等也。刑宜于陰者也。賞行于陽者也。趣之收之。皆順秋令之嚴肅也。

天子乃以犬節

以犬嘗稻。犬金畜。稻水穀。取時之所生。金能生水故也。

禮記正義纂訂卷之六

孟

按稻生水而色白者。此時嘗稻。則孟秋之登穀爲稷粟

矣。

季秋行夏令 三段

季秋行季夏之令。未中東井主水。水潦盛昌。故其國大水。惟大水故。寶害之藏。爲水所侵。是以冬藏殃散。賊者氣窒于鼻。噎者聲發于口。金數窮而氣窒。必發于聲。皆肺疾也。以夏火克金。故病此也。此未土之氣所應也。行季冬之令。盜賊陰類極陰爲外。遑竟之象。惟盜賊多。故不寧。分裂。嚴凝之氣所圻故也。此丑土之氣所應也。行季春之令。春氣煖。故煖風來至。氣寒則縮栗。煖則解緩。故民氣解。情展宿直。角主兵。故師興不居。象風行無休止。以少陽作之而

動故也。此辰土之氣所應也。

三冬總歌

孟冬壬癸。頤玄冥。介羽應鍾。非人臆。六鹹臭朽。乃時宜。祀行先賢。無克制。何如律中遷。而屢黃鐘。大呂次相繼。

孟冬歌

十尾水。設察阿黨。謹蓋圻城。固封疆。飭喪陳器。因蒸飲。祈來講武。賦水鄉。

孟冬之月 節

冬之爲言中也。物中藏貌。孟冬月建在亥。尾宿在寅。析木之次。亥與寅合。故日與月會于此。此月昏時。則危星見南方之中。旦時。則七星見南方之中。危。北方玄武之第五宿。禮記正義纂訂卷之六

孟

七星見季春

其日壬癸 節

壬癸水干也。故以壬癸爲水王焉。主冬令者。則頤頤高陽氏是相。冬令者。則少皞氏之子。各修名。熙相代爲臣。曰玄冥者。是牛斗女虛危室壁七宿有龜蛇之象。故凡動物之有介者。屬水。故其蟲介。羽音屬水。聲最清。物之象也。冬氣和。則羽聲調。故調樂以之。應鐘亥律。孟冬建亥。氣至。則應鐘之律應。故候氣以之。其數六。天一生水。地六成之。舉成數也。味成于形。水潤下作鹹。故其味鹹。臭生于氣。物以水化。水受惡。穢則有朽腐之氣。若有若無爲朽。故其臭朽。其祀行道路往來之處。冬陰往而陽來。故祀行。祭先賢三時

皆祭所勝。冬當祭心。以中央祭心。故但祭所屬。又冬主靜。不尚克制。故也。以上言孟冬時令所屬如此。

按行在廟門外之西。為輶。厚三寸。廣五尺。輪四尺。祀行之禮。北面設主于輶上。乃制腎及脾為俎。奠于主南。又設盛于俎東。祭肉腎一脾再。其他皆如祀門之禮。壇東西為廣。南北為輪。廣五尺。輪四尺。常祀行神之壇。則然。若于國外。祖道輶祭。其壇隨路所向而為廣輪。尺數同也。輶蒲撥切音拔

### 水始冰

#### 節

此記亥月之候也。首二句地氣之應候。下二句物類之應候。水即水也。水以陽釋。冰以陰凝。凍者地氣閉而陽不能也。禮記正義纂言。冬之六。地始凍。凍雖火屬陽也。孟冬者重陰之始也。故水始冰。地始凍。雖火屬陽也。蜃水屬陰也。陽不勝陰。而并與遷焉。故化陰于陽。氣交而為虹。此時陽升陰降。陰陽極乎辨。陰盛而陽不能爭。故藏。今曆以後天氣上升。地氣下降。閉塞而成冬足之。蜃大蛤。能噓氣成樓臺。煉其殼為灰。潔白。可以飾器與牆壁。

### 天子居玄堂

#### 四節

玄堂左个。北之西室也。玄路。飾以玄色者也。玄淺而黑深。猶赤淺而朱深也。鐵驪黑色如鐵。車旗衣服皆從水色。其食黍與稷黍秀發舒散。火穀也。冬氣極寒。故食火穀以減寒。寒勝于熱。故食當方之牲。雞小豕。水畜也。其用器之文理。固者中寬。危者上窄。象物之愛藏也。以上言孟冬居養所

宜如此。

### 是月也以立冬 節

北郊以上行迎冬之禮。還反以下行優恤之禮。二句串看。是月也。冬氣至矣。先立冬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盛德在水。天地嚴凝之盛德。在北方。水位。冬主亥子丑。其位在北也。乃迎其氣于北郊。以祭額項玄冥之神。當其反也。因穀氣之盛而思及死事之臣。死事以國事死。若公叔馬人是也。見左傳哀公十一年。大功加賞。孫寡其妻子也。恤謂以財祿供給之。

### 是月也命太史 節

此卜筮之用也。太史掌卜筮者。首句每卜筮之物。下二句明卜筮之理。皆是預備來歲卜筮之用。吉凶單承審卦。兆內亦有此意。不言者。辭之略也。大旨重占字審字。筮龜取效者也。必要卜揲之人。明理以待用。蓋天地間有此理。而後有幾。無理造幾。不出理。又不在玄遠。只在人心明理者。先經心上明起。始得絲文易卦本體。筮與策同辨音說

古者大事用卜。小事用筮。月當孟冬。萬寶告成。及登龜入筮之時。乃命太史設牲而彙之。所以神其用也。龜以卜而為兆。兆之理見于龜書。兆有象。故言占。玩龜書之絲文。何為兆吉。何為兆凶。預明其理。以待來歲之卜。筮以揲而成卦。卦之理見于易書。卦有數。故言審。審易書之休咎。何者為吉。何者為凶。預明其理。以待來歲之筮。龜而占兆。象

策而審卦絲抽也兆辭抽出吉凶之情也。辭音苗

按策著也著亦爻也兆如玉兆原兆瓦兆是也。太卜掌

三兆之法玉兆兆之璅璅如玉玉兆夏也屬陽瓦兆兆

之璅璅暴露如瓦瓦兆商也屬陰原兆兆之璅璅如原

田原兆周也陰陽雜也易之象辭如連山歸藏周易是

也太卜掌三易之法夏之易以艮爲首謂之連山者象

山之連亘不絕也商之易以坤爲首謂之歸藏者言萬

物莫不歸而藏之地中也周之易以乾爲首謂之周易

者言如乾道之變易不窮也物有變則祇作以血厭其

變焉除變謂之蠱猶治亂謂之亂也周禮龜人上春釁

龜是也。一說占兆審卦兩平看吉凶總兆卦二項言占

禮記說義集言卷之六  
之審之則一歲之吉凶可得而知矣此亦有理。

○是察阿黨 節

此爲治罪者警也蓋古者斷決死刑皆於孟冬純陰之月

順殺令也然獄吏有阿私黨比脫漏罪人者則是正省察

其人而并罪之使無有掩蔽也蓋天討有罪不容姑息苟

失此不刑則一陽復生而不可刑又將延禁一年矣故季

秋既令毋留獄刑而於此又申是察之令蓋不以姑息爲

仁也

按此節玩註曲直二字還該就用刑慎重說見天子好

生意近說作因時而行清獄之政阿黨指獄吏說獄吏

每以附輕赦重爲藉口故須是察平看無有掩蔽亦指

獄吏曲直曰阿私附曰黨掩者自上掩之蔽者自旁蔽

之  
天子始裘 節

此順時禦寒之政也九月授衣至此可以加裘故司裘以

仲秋獻良裘以季秋獻功裘而至是天子始服矣

命有司曰天氣 四節

此順時閉藏之政也此月純陰用事六陽退盡不交則不

通不通則閉塞天地且然而況於人乎此語內有使有司

助閉藏之氣門戶可閉閉之廳牖可塞塞之意

命百官 三節

此申言仲秋積聚之令也蓋藏在官如倉廩府庫之類故

禮記說義集言卷之六  
命百官謹之積聚在民如實害國倉之類故命有司循行

之末句止承有司一邊下兩段平看內而城郭等亦收斂

者所當防也則坏補城郭之缺薄禦備門閭之非常修鍵

閉之破壞慎筭之妄開所以嚴扃於畿內之近也外而

封疆等亦閉藏者所當防也則固封疆之界備邊竟之虞

完要塞之守謹關梁之譏塞蹊徑之往來所以慎守于斥

埃之遠也此皆因天地之閉藏而謹人事之閉藏也分官

民內外看坏與堵通發音塞篇與鑰同

按固封疆三句皆防寇盜剽掠之事謹關梁二句皆防

潛密往來之事封疆當險阻固謂使有司循其溝樹及

衆庶守法也遼竟防盜賊備謂預料理以爲守禦要塞

宜牢固完兼固備二字意不完則戎寇之侵陵伺其隙矣。關梁禁奸非謹慎察之也。蹶卻。是疆關要中。或有曲徑旁蹊。可由以潛通者。註野獸往來之路。亦即其意。塞謂閉塞此節。又是一重密一重。無非備預防患之意。

### 飭喪紀 節

此言送終之具。亦順天時之閉塞也。喪者人子所自盡。孰不欲致美。以爲悅然。窮人之欲而莫之節。則富者僭而過分。貧者慊而不足。將不安其性命之情矣。先王以冬爲歲之終。猶喪爲人之終。故于其時而飭正喪事之紀律也。所謂紀者。衣裳有多寡。則辨之棺槨有厚薄。塋域有大小。丘壠有高卑。則審之是數者。莫不有厚薄之度。而各視人之貴賤以爲差。此所以爲喪紀之飭也。

按飭喪紀作總。下衣裳其目也。衣裳謂襲斂之多寡。不兼生者言。註以布之精粗爲親疎。不可從塋呂紀作營。墳域也。丘壠封土也。冢人掌之。漢律列侯墳高四丈。關內侯以下各有等差。厚薄之度。主禮而言貴賤之等級。主人而言二句。總上視等級以制禮數。孝子仁人各隨其分而不踰越。然後謂之盡心。

### 是月也命工師 節

此考工之法也。效功句作冒。下正效功事。按度程指祭器。淫巧句指諸器。功緻兼諸器祭器。全看一誠字。按度程。誠也。毋淫巧。誠也。兩樣俱功緻。亦是誠也。情是不誠之情。弊

也。考工只考得一箇誠。致讀日敬。

季秋霜降。工休。器物皆成矣。工師百工之長也。乃命獻百工之功焉。獻功之法。祭器以中度爲良。則必按于度程。以制器者。尚其象也。諸器以淫巧爲惡。則必禁其淫巧。以奉上者。防其侈也。合度程矣。去淫巧矣。又必功力密緻者。乃爲上。欲其製造精密。不爲苟且塞責也。然工從何知。物成之時。必勒衆工之名。以考罪之。蓋誠則中。程度無淫巧。而功亦密緻也。不誠則反是。必如是而後。可防君德也哉。

按諸器皆成。獨主祭器祭器尊也。度程以法式言。一說度謂制度大小。程謂容受多少。按之者。欲其制之長短中度。功之多少。中程也。作兩樣解者。非一說。舉祭器祭器諸器也。淫巧與度程反看。不必又添出諸器與祭器作對。儘有理。不功緻者罪。窮其冒破之情。作淫巧者罪。窮其啓侈之情。

### 是月也大飲烝 二節

此烝祭蜡祭之義也。首節因烝祭而燕乎臣。次節因蜡祭而勞乎民。重臣民一邊。大旨此是天子憂勤惕厲之意。因祭宴臣。酬其今歲之勞。欲其整頓來歲。以鼓其盡忠圖報之精神也。因祭息民。暢其今歲之懷。欲其存留來年氣力。以待春耕夏耘之勤。渠也。憂勤之念。何其深哉。

先王以歲功之成。祖考庇之于上。臣工相之于下。是月也大飲烝。蓋因烝祭而舉燕臣之典也。所以洽臣情也。又以

農事之修羣神嚙相于幽庶民致力於明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矣大割祠於公社及門閭矣臘先祖五祀矣祈祠臘皆蜡祭也因勞農以休息之所以養民力也○十月歲功既登物之可薦者眾故君子可以燕樂飲酒十月勞農休息易曰勞于坎蓋謂是矣

按孟夏飲酎用禮樂則飲烝從可知矣因烝而飲一云此篇無因祭燕飲之事蓋天子諸侯與其羣臣飲酒于太學烝升也升牲體于俎上也不可從十月非歲終之時而曰祈來年于天宗周正建子以陽生于子得天之正故謂建子之月為來年也天宗日月星辰皆天神也社以上公配祭故云公門國門閭里門門閭之神與五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六

天子乃命將帥節

此講武之政也季秋天子教于田獵矣今為仲冬將大閱簡習也乃有將帥之命講武焉蓋不明其理不可以師也習射御焉蓋不能其事不可以師也且角力焉蓋膂力不剛亦非所以禦侮也此皆豫仲冬教戰之事安不忘危之意也

按命將帥提起下三平看武有坐作進退攻圍刺擊之法射有破的御有馳驅力有強弱優劣之不一故先時

而講之習之角之順陰義以備陰事也

乃命水虞節

此川澤之政也天子不盡利以遺民其賦有常者也而奉行者不實可乎是月也水冬涸可以收賦矣乃命水虞漁師焉曰汝收水泉池澤之賦取其足以供祭祀賓客膳羞斯已矣毋或敢侵削民財以為天子取怨于下蓋侵削則利歸于汝害及于民怨在于上有如此者必罪無赦皆戒之之辭也

按水虞即周之澤虞漁師即周之獻人收賦必命二官以其職故也此時盛德在水故賦可收水泉所出魚鼈芹蒲之類池澤所出皮角味貝之類侵削不要十分看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六

論

得不好不侵削只是十一之數不多不少取之得中也為天子重征而怨是民之怨水虞漁師致之也仲秋言行罪無疑未至于無赦也失時之罪小故止于無疑取怨之罪大故曰無赦

孟冬行春令三段

孟冬行孟春之令東風解凍故凍閉不密地氣上泄地氣泄露于上春上發散故民多流亡此寅木之氣所泄也行孟夏之令國多暴風立夏巽用事巽為風日出而風為暴孟夏行孟春之令則暴風來格彼以行少陽之令故來格而已此以行盛陽之令故又至于多也方冬不寒以盛陽所作故方冬不寒孟冬非隆冬也特言方蟲以陰而蟄者



此方冬不寒故蟄蟲復出此已火之氣所損也行孟秋之  
令霜不時寒氣遲也小兵時起申陰氣尚微申宿直參  
伐參伐爲兵時起金氣勝也土地侵削斲斂之所致也此  
申金之氣所泄也

### 仲冬歌

十一斗兵奄菴當祀海不詰鼓澤鄉日短齊戒芸始生  
伐木罷官塗闕藏

### 仲冬之月

#### 二節

仲冬月建在子斗宿在丑星紀之次子與丑合故日與月  
會于此此月昏時則東壁見南方之中旦時則軫星見南  
方之中東壁北方玄武之第七宿軫南方朱雀之第七宿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六

黃鍾子律仲冬建子氣至則黃鍾之律應

### 冰益壯

#### 節

此記子月之候首二句地氣之應候下二句物類之應候  
孟冬水始冰至此冰益壯矣壯者堅強之意孟冬地始凍  
至此凍盛始圻矣圻字從斤從土謂土燥而裂如斤之割  
也賜求旦者求陽也故感微陽之生而得所求則不鳴虎  
陰物而感于陽生故交此下脫芸始生至水泉動五句今  
曆無此節首二句

### 天子居玄堂太廟節

玄堂太廟北堂當大室也

### 飭死事

#### 三節

此固閉之政也冬殺令也戰死事也飭戒六軍勵必死之  
志蓋因殺氣之盛而警訓之豈非以教大閱故然乎此月  
陰氣凝固故命有司約束土事毋作慎毋發蓋孟冬謹蓋  
藏是也毋發室屋起大衆凡此皆以堅固其閉藏也蓋天  
地之閉氣擁蔽萬物不使宜露與房舍相似若開泄陽氣  
是謂發天地之房必害及民物且隨以死喪矣所以不可  
沮泄者以是月爲充實之月當使萬物充實不發動也閉  
豈可不固也哉

按而循其也一說而者汝有司之辭亦通發其所閉則  
溫必乘之故諸蟄則死沮者壞散之義自內漸外爲沮  
對下達上爲泄氣當藏入而反發出如水之沮洳泄漏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六

故曰沮泄曰暢月者以天地之氣不翕聚則不能發散  
蓋暢其月之氣也故固閉則可而宣泄則不可一說一  
陽生于五陰之下其氣尚微惟是安靜以固養之斯可  
爲他日發生根本如反是而沮泄則死喪相繼命之曰  
暢月謂其反閉爲暢失時令之特甚也不如前說爲優  
○是月也命奄尹節

此宮令之閉也申重也宮令宮中政令也首句作領審門  
閤二句以地言省婦事二句以人言宮令陰事故于盛陰  
之月申之末二句法行自貴近也

按精氣奄閉故名奄人奄尹羣奄之長也門閤房  
者皆有外內門戶故令重閉省婦事順陰靜也淫

工之淫巧者母得淫恐蕩心也貴戚天子之族姻謂姑姊妹之屬近習天子所親幸者一句常說以人之自外入言殊無大味蓋貴戚近習之人人之所不敢禁君之所不忍禁然君心邪淫國事廢墜往往是此等蠱惑之悞壞之故此等人既禁一切小人不得乘間而入而一切非禮亦不得伺隙而投矣

乃命大酋

節

此釀酒之法也命大酋作冒下皆命詞母有字與六必字

禮記集說卷之六

卷之六

相應乃正一反語大旨只是要他聲香清潔幽可表誠于神明可行禮于人不專為釀業可以暢情意湛音失火齊之齊去聲貨讀

曰志

酒以奉祭祀供燕享其用為重則製造不可無法而監臨不可無人也故于稻稷之後值可釀之時乃有大酋之命焉秫稻酒材也而多寡中度麴藥酒資也而製造及時湛而漬滌熾而蒸炊必潔而不汙和以水泉必香而不穢盛以陶器必良而不漏尤必自始釀至成熟晝夜溫養寒暑皆適其宜而火齊之得焉兼用六物然必大酋監之母使有差餒乃可不然安得六物之盡善也哉

按大酋酒官之長此亦秦制若周人則名酒正不名大

酋秫即糯米稻即粳米必齊註云多寡中度細玩齊謂齊同米粒完肥顆顆如一也麴藥以及時造者為善湛謂漬米必去盡米塵取水清不混為度熾謂炊米炊之時不可令穢惡熏襍之詩云吉蠲為饎言炊飯之潔也炊飯既熟則以麴藥與飯和合一處以水漚之歐陽氏云釀泉為酒泉香而酒冽言清冽之泉氣味芬芳者盛之須用陶器木器之類終不若陶器為佳既和合釀在陶器之中須暖氣溫養之以待成熟暖氣過盛則傷于熱而敗煖氣衰歇則傷于寒而敗必如煉大藥者之火候是謂火齊非有質之火乃無質之火也齊如五齊之齊謂有齊量得溫養輕重之宜故曰火齊必得六物謂

禮記集說卷之六

卷之六

必齊以下六事差餒即不齊不勝等十月穫稻於此月漬米麴至春而為酒謂春成也

天子命有司

節

此命官行祈祀水神之禮也要看水德至盛的德字天一生水一陽動時乃水之德也迎其德而祭之欲此水合天一所生之數而無過不及便是他的德或枯或溢失其真性便不是德了

仲冬之月冬令方中水德至盛故天子命有司行祈祀水神之禮海者水之會川者水之流名源水之所出淵澤水之所鍾井泉水之所注皆有神以主之祀之者欲來歲有潤澤之利而無旱乾水溢之患也孰非所以為民也哉

按大川注河淮濟之類各源江源出于岷山河源出于崑崙淮源出自桐柏濟源出自沔水之類淵澤孟諸夢之類并泉朝夕所汲以利民者

是月也農有二節

此嚴固閉之禁也仲秋趣收斂孟冬循積聚收斂之令屢矣而農猶有不收藏與放佚者則是游惰而不聽令者也人或取其積聚畜獸而上不爲之詰焉罪在不收斂也山林藪澤有能取菓草蔬食及田獵取禽獸者野虞教導之示公利而不禁也上公之而民目私之可乎其有相侵奪者罪之不赦惡其不共相利也

按不收藏放佚平對積聚牛馬畜獸平對取與田獵對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六  
疏食與禽獸對

是月也日短至二節

此陽道保微之理也安形性即定心氣也事欲靜即無刑也欲靜以上與仲夏意同末句與仲夏少異總頂前是重微陰一邊此主扶陽邊人知致中致和是虛玄的無補于陰陽者惟微得節情忍性工夫則一身之元氣調而陰陽定惟刑政事靜則國家之元氣調而陰陽定此真乃致中和以位育的實事所以用他保陽

陰生于午終于子日當仲冬短之極矣夏爲正陽而陰始間之冬爲正陰而陽始間之方盛者方衰方微者方長有爭之道焉于冬至日諸生講首陽之來足以勝陰故萬物

乘陽氣而生機復萌動此何時也可使一有不謹盛陰得以害微陽而交爭不定哉故君子心則齊戒焉以養陽之根本身必掩而不露也身欲寧而毋躁也聲色不但不御而且言去矣蓄欲不但有節而且言禁矣蓋不特外安其形而內焉天性亦于靜後見天心而理漸長也所以謹身之氣以爲微陽之保者如此至于宮府刑罰之事則又當安靜無爲所以謹國家之事以爲微陽之保者如此凡此皆以待陰陽之所定蓋微陽方生陰未退聽爭而未定故安靜以定正使盛陰以漸而消微陽以漸而長此陽之所以常勝與

按齊戒以下五者平看安形性總頂一說以身欲寧頂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六

上言齊戒掩閉二者皆欲身之寧也一說以事欲靜頂上安形性二者皆欲事之靜也至以事爲一切動作俱非不可從聲色者欲與夏至俱別彼言止而此言去彼言節而此言禁謹之至者蓋仲夏之陰猶微而此時之陰已盛陰微則盛陽未至于甚傷陰盛則微陽當在于善保故也

芸始生

節

此又記子月之候也凡物之氣感陰者腥感陽者香陽方長矣故芸始生蒹挺出蚯蚓者屈首下向感正陽之氣復出陽氣初凝宛而上首故結縻爲陰獸情淫而遊澤冬至得陽氣故角解從陰退之象若鹿爲陽獸情淫而遊山仲

夏得陰氣。故角解。從陽退之象。水天一之陽所生。仲秋陽氣衰。水始涸。至此一陽生。故枯涸者漸滋發也。今曆無芸始生一句。

按芸似邪蒿。莠挺似蒲而小。皆香草。惟子午之月。皆再言其候者。詳於陰陽之萌也。

日短至 三節

此順天地收成閉藏之政也。陰盛則財成。可收以備用矣。木可伐。伐之。竹箭可取。取之。順其勢也。官以權宜而設。無事為曠官。器以權宜而造。無用特虛器。此皆暫焉之事。蓋陽實陰虛。是月陰消而陽長。故於其虛者罷而去之。所以應天地之實也。塗闕廷。畚土以填。補其凹陷。塗門閭。埴埴以窒塞其罅隙。築者補其四面垣墻。此皆閉塞掩藏之事。故曰以助。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六

奎

按萬物之材。敷榮則柔。收斂則堅。此堅成之極時。故可以伐取。闕中間空。缺處人由以出入者。廷門內外。閑曠地。無室廬處。門各家寢廟之門。閭民間里巷之門。孟秋言繕園囿。築則如築城郭之築。不止於繕矣。

仲冬行夏令 三段

仲冬行仲夏之令。火氣乘之。故來年主旱。氛妖氣也。燠氣所蒸為氛霧。冥冥暗昧之貌。霜露之氣散相亂也。雷乃發聲者。以其陰不能固陽。盛陽薄之。震氣動也。午屬震。此午火之氣所克也。行仲秋之令。天晴雨汁而雪雜下。如物之

有汁。嚴凝之氣未固也。且酉宿直。昂畢。畢好雨。故爾。瓜瓞柔脆。為金氣所傷。且子宿直。虛危。故不成。國有大兵。金氣勝也。與小兵時起同義。然氣有淺深。故于孟冬言小。仲冬言大。此酉金之氣所淫也。行仲春之令。木盛。故蝗蟲敗禾。與孟夏蝗蟲為災同義。敗甚于災也。災者祥之對。以氣之兆言。敗者成之對。以事之迹言。夏為陽。故言其氣冬為陰。故言其事。水泉成竭。以感發散之氣也。疥癩則虛陽作之也。此卯木之氣所泄也。

季冬歌

十二婺女雁神祇命漁冰堅出種時。合吹收穡歲更始。專農飭典賦牲犧。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六

奎

季冬之月 二節

季冬月建在丑。女宿在子。玄枵之次。丑與子合。故日與月會於此。此月昏時則婁星見南方之中。旦時則氐星見南方之中。婁西方白虎之第二宿。氐東方蒼龍之第三宿。大呂丑律。季冬建丑。氣至則大呂之律應。

雁北鄉 節

此記丑月之候也。雁北鄉。順陽之復而向其居。方欲其去而猶未至其所也。鵲善巢。向太陰所建而歲更之。今歲將改故始巢。雁北鄉。此據早者。若易說云。一月驚蟄乃北鄉。則晚者也。鵲始巢。此據晚者。若詩緯云。復之日。鵲始巢。則早者也。雉火畜。感于陽而後有聲。故雉雞木畜。歷于陽而

後有形故乳總是物類之應候此下脫征鳥厲疾一句今曆以水澤腹堅足之。

天子居玄堂右个 節

玄堂北堂東偏也

命有司大難 節

此大難之禮也季春惟國家之難仲秋惟天子之難然非大難也此則天子命有司通及庶人又以陰氣極盛故爲大難旁礪謂四方之門皆披礪其牲以攘除其陰氣不但如季春之九門礪攘而已出猶作也月建丑丑爲牛以土作而出之土能制水故以此畢送寒氣也見王者贊化育之意

禮記正義卷之六

卷之六

按大難旁礪出土牛分三事看皆所以逐陰慝于冬也送寒氣只承土牛言一說作三事之總言儘通送猶畢也此時強陰既盛年歲已終陰若不去恐凶邪來歲爲害此時寒實未畢而註云畢者意欲其畢耳牛土畜又以土爲之水用事之極欲勝水者必以土故出是以送寒氣也迎爲入送爲出送寒氣故以出言

春秋冬三時皆難獨夏不難者陽盛之時陰慝不能作故也土勝水故可以勝寒氣牛善耕故可以示衆耕之早晚月令大難旁礪然後出土牛驅除之終事也既乃告民出五穀命農計耦耕事則出土牛又農耕之始事也

征鳥厲疾 節

此錯簡當在雞乳之下征鳥厲疾之屬以其善擊故曰征此時殺氣極盛故猛厲而迅疾也

乃畢山川之祀 節

此王者報歲之禮也畢字是徧舉意貫下三項王者報答一歲之心至此乃悉盡無遺重山川者此時物悉成所以悉報地成物之功而帝大臣天神祗亦祀者念及于成即念及于所以成者則轉運歲序斡旋氣化大臣神祗之力居多所以亦必祭之

王者以名山大川有載物生財之功四時各祭祀矣于土又畢祀之而沉埋異禮帝之大臣若句芒祝融之類有贊成歲時之功四時各迎氣祭之矣至此又畢祀之而牲牢具舉天之神祗如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之類有調燮氣化之功一歲之間未有其祭孟冬惟祈天宗而未盡也于此又畢祭之而燎燎是陳蓋季冬歲功已成故徧舉以報其功凡前之未祭者固祭之前之已祭者亦祭之也

按五帝爲宗大臣句芒爲佐天神人鬼山川皆有宗有佐也孟月祭其宗此月祭其佐也山川小于緣廣亦然孟冬祈來年于天宗謂蜡祭蜡祭百神皆祭則嶽瀆山川亦祭也不言者文不具爾天曰神地曰祗而此言天之神祗者祗蓋同出而有別之稱

命漁師始漁 節

此薦魚之禮也是月水涸魚性定而潔肥正取魚之時也故命漁師始漁焉天子親往為薦先也身致誠信意先薦寢廟不敢先嘗也

按嘗者試而驗之有不敢輕薦意樂必先嘗膳必品嘗必致敬于君與親也仲秋犬嘗豚季秋犬嘗黍皆不云天子親往蓋四時薦新是常事魚非常祭之物故重之且魚牲類宗廟之祭牲用親獵則季冬漁必親往不亦宜乎

### 水方盛

節

此藏水之禮也水之藏也先王以節宣陰陽之氣非特為備暑用已也初凝惟水面此時重陰之氣已極過此則將

禮記說義纂言卷之六

冬

解凍矣故曰方盛腹堅上下皆堅也陰盛則陽無所泄將為怨陽為伏陰而氣戾不和矣故命取水以入水于凌陰所以示陰氣之藏而達陽氣于外也腹內也水方盛句虛腹堅正所謂盛也

按盛極而衰東風解凍此定運也前言水泉此言水澤者泉乃水之源澤乃水之潤入者取水而納之也周禮冰室曰凌司冰者曰凌人

### 令告民

節

此東作之豫也耕事自有常規計者比每歲又商量周密乃勞心勞力之根本也下修具皆計中事此陽事之始也按季冬陰事已終而陽事將始王者為民預備如此修

耒耜是一項田器又廣說若鉉基之屬耦耕如沮溺耦而耕是矣耦取相友相助之義且學則有朋軍則有伍皆于是出正先王聯屬民處

### 命樂師

節

此合族之禮也君雖有絕宗之道而恩可以下施故歲終合聚族人以燕飲之禮其禮盛者其樂必隆命彼樂師以季秋所習之吹而用之填篪簫管等音翕然並奏示綴恩之典也然行之有節以一年頓停後年季冬又作故曰罷蓋推恩有節始可常推不窮也一說致休息之意非

按王居明堂禮季冬命國為酒以合三族作樂于太癸要着與族人恩情上說

禮記說義纂言卷之六

冬

### 乃命四監

節

此祭祀薪燎之備也凡祭祀必有薪以備炊有燎以明夜而萬物告成收之此其時矣乃命四監收常秩之薪柴焉以供他日郊廟及百祀之薪燎先王重祭祀雖小物亦謹備如此

按大而可析者謂之薪小而束者謂之柴四監說見季夏郊祭天廟祭祖百祀祭羣神

### 是月也日窮

節

此憲天維新之理也在數將幾終截言日月星辰運行皆會于故處數將二句勿兩平看日月星辰復回其舊此乃天道一歲之常說他何用專為歲且更始而發見得天道

將更始于上。人事豈可不更始于下。凡今歲之當仍者與當革者宜一一更定之。以待歲始。此句着有提醒君心意。月當季冬。天運可占去年季冬。次于玄枵。從此每月移次。他辰至此月既盡。還次玄枵。故云日窮于次。去年季冬。月與日相會于玄枵。從此月與日會于他辰。至此窮盡。還復會于玄枵。故云月窮于紀。二十八宿隨天而行。每日雖周天一匝。早晚不同。至此月復于故處。與去年季冬早晚相似。故云星回于天。幾近也。以去年季冬。至今年季冬。三百五十四日未滿三百六十五日。未得正終。故云數將幾終。修月令之人。爲國家戒令之詞。謂天道終則有始。見王者當新其政意。

禮記說義集言卷之六

卷之六

按日以所舍之辰言。故曰次。月以所會之處言。故曰紀。星以復其故處言。故曰回。數將盡而未盡。故曰幾。歲將始而未始。故曰且。蓋正數雖未終。吾見日月將會于營室。參尾將終于南方。來歲之正月。又繼此交接。故曰更始。歲者數之所積而成。歲之終。乃所以爲歲之始。于數言終于歲言始。亦互相備。且終言幾。無終之詞也。始言且。無始之詞也。

專而農民

節

此不奪民時之政也。承上言歲且更始。東作可興。爲人上者。當專一汝農功。毋以徭役使之。此勉在上者。當如此。不可作命辭看。此憲天當首計者。

天子乃與公卿 節

此君臣于歲終而修更始之事也。其字貫下。飭論兩邊。皆有變通意。應下宜字。看大旨。天下無不變之法。無不差之數。一歲自有一歲之宜。宜于今歲者。必不宜于來歲。何也。天道人心。都隨時轉。必飭而論之。先得其理。則我先握國典。時令之樞。而數與法。不能逃此理之外。自然相宜了。天子體元者也。公卿大夫調元者也。歲且更始。國典時令。來歲之政。不可以不宜也。天子乃與公卿共飭而論之。飭者。飭其變變而後可。常論者。論其通通而後可。久君臣交勉。參酌考訂。凡以待來歲之宜也。蓋典有輕重。本自有常。令有先後。本自有序。但時勢推移。變遷是來。歲所決有者。不宜坐此。先飭後論。則體常盡變。因時制宜。雖變猶不變。雖差猶不差也。此君臣協謀先事預防處。

禮記說義集言卷之六

卷之六

按國典如禮樂刑政之類。時令如宜洩閉藏之類。一說以時令指天文說。應司天日月星辰之行。然待來歲之宣說。不去先飭國典者何。國典者常法。時令雖各時所行不同。然無一不出于國典。故先飭國典。乃論時令也。乃命太史 四節

此定來歲之祭賦也。承上文典令之大者。莫重于祭祀。乃命太史。次第諸侯之等。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饗。蓋外祭之神。尊以異姓之臣。供外祭之神。所以尊之也。又命同姓之邦。其寢廟之芻豢。蓋內祭之神。親以同姓。



之臣供內神之祭所以親之也命宰歷次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多寡之數而賦犧牲以供山林名川之祀蓋羣祀之神不一以羣姓供羣祀爲其禮殺而多辨也自諸侯以至庶民盡乎天下之民矣而皆有犧牲芻豢之賦蓋天子有賦原以爲神而祀神正以爲民所謂昭民力之普存致神祇之降格者而豈其不愛民力也哉

按賦之犧牲大者出多小者出少也社稷王之社稷也諸侯自有社稷而始封亦割王社土與之故賦牲供王社稷也卿大夫采地亦有大小歷亦次也不云士者上舉卿大夫下舉民則士在其中耳庶人無邑則出其賦稅以與邑宰邑宰以供上此庶民謂畿內鄉遂之民也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六

卷之六

要看一獻字精白一心以輪上供謂之獻今天下咸獻者欲萃衆人之精誠意土田之數總承卿大夫庶民不專綴在庶民上

### 季冬行秋令 三段

季冬行季秋之令九月初尚有白露月中乃爲霜白露應秋而早降介蟲爲妖如蟹蟹之類介蟲之性辨于物以斂藏之氣不厚故反爲妖民畏介蟲爲兵兆故入保此戌土之氣所傷也行季春之令胎未生者天方生者此月物甫萌芽季春勾者畢出萌者盡達多傷者生氣早至不充其性也罔疾久而不痊生不充性也冬者歲之終春者歲之始以歲終而行歲始之令故命之曰逆逆惡之甚也此

土之氣所應也行季夏之令夏時水潦甚昌故水潦敗國冬者雪之時時雪不降水凍消釋則盛陽燥之也此未土之氣所應也

讀月令者當取其體天行事之大意先王亦有至日閉關之事一歲之內因天時提撕事務又整頓一巡非是尋常俱不理會若有合即施行者亦豈一一待時方行夫子遇迅雷風烈必變若柳子厚之論則是平時何嘗不敬豈待迅雷風烈方敬也其言行春令則應若此行夏令則應若彼誠有拘處月令大率秦法也若春行賞秋行刑止舉大綱如此如冬日飲湯夏日飲水豈得曰冬日不得飲水夏日不得飲湯耶凡月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六

云乃命

某官者皆是禮家總禁也凡官是月者不相連接更別起文之詞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七

陝西涇陽楊梧鳳閣 著

兄 楠龍棟 定

姓昌齡三開

紹齡七來

男延齡九如

孫 惺慧益較

曾子問

曾子以篤實之資為守約之學。其於禮也躬行實踐而不廢旁搜博考知義理無盡事物亦日新若不素講而猝然遇之則處之或未究其精微應之必不中其肯綮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七

故歷舉喪祭吉凶雜出不齊之事而問於孔子。孔子隨事剖析而決其疑使千載之下遇變事而知權亦如處經事而知宜此篇非曾子不能問非孔子不能答近世經生以其多言喪禮不以試士遂置而不講非也

曾子問曰君薨 三節

此論君薨而世子生告殯之禮也。君薨凶事也凶事人之所哀世子生吉事也吉事人之所樂君子行禮於此當慎是以禪冕吉服也衰杖則凶服也母哭吉禮也稽顙則凶禮也於是則或禪冕或衰杖或命母哭或拜稽顙豈非處之以吉凶之間乎

按三日負子日也子自為王故不云從攝主也如初位

則北面可知又言北面者子雖幼莫不臣也少師奉子言師者一日不敢無師傳也不言太師奉子以衰嫌衰也

孔子曰諸侯適 二節

此論諸侯朝覲天子及諸侯相見將出之禮也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諸侯之出必告祖奠禰反亦如之蓋事死如事生也而又及於社稷山川者推事親之道以事神也然於適天子則其禮詳與諸侯相見則其禮略豈非所見之人有輕重故其禮不能無隆殺與

按五官五大夫典事者命謂勅之勤其職前命祝史告山川等告徧乃行以五日為期近者可就彼告遠者則

當望告既告不敢久留也

曾子問曰並有喪 節

此言並喪先後之禮也輕重以服言葬謂葬輕者莫謂莫重者今姑以父母明之如並有喪家無二主雖母不得與父並故其葬也先母而後父其虞奠也先父而後母母雖先葬不虞必待葬父畢而後同虞小記云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耐待後事是也蓋葬乃奪情其禮宜緩故後重莫為奉養其禮宜先故先重凡以尊父也故以禮也結之他如祖父母及世叔兄弟皆當以此推之

孔子曰宗子雖 節

此言宗子宗婦之重也。為庶子之宗者謂之宗子。為庶婦之主者謂之主婦。上以承祭祀。下以統族人。禮不可缺。故雖七十無主婦也。然亦深明必當有之意耳。非謂七十而後再娶也。陳註甚好。讀者不以辭害義乃為得之。

曾子問曰相識 節

此所謂祭吉祭也。喪不貳事。故祭雖至重。總雖至輕。亦有所不可行。蓋祭而誠至。則哀亡誠不至。不如其已也。

曾子問曰廢喪服 節

此言喪服助祭之事也。饋奠在殯之奠。曾子不問吉祭。而問喪奠。意謂方除喪服。決不可與吉禮。疑可與饋奠也。夫子言方說衰。即與奠是忘哀太速。故言非禮也。損相事。輕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七

昏禮既納幣 二節

此二節決非孔子之言。夫有父母之喪而不娶不嫁。孝也。除喪而嫁娶禮也。且議昏而至納幣。請期則夫婦之倫定已久矣。乃為有喪而改易可乎。壻除喪而別娶。非義也。女除喪而改適。非貞也。若謂恐其失時。又何以弗敢嫁娶為禮乎。遲之三年而後嫁娶。則既失時矣。曷若尋舊議之為便乎。人情事理皆有未安。削之可也。

如壻親迎 節

此亦可疑。夫親迎未至。猶未成昏也。舅姑與廟猶未見也。齊衰大功之喪。視舅姑與廟孰重。豈有舍成昏見舅姑與

廟之重。而遂改服即位。以哭其輕喪者乎。且除喪不復昏。則將苟合而已乎。終廢見舅姑與廟之禮而已乎。恐亦非孔子之言也。

孔子曰嫁女 節

此言娶婦之禮也。因娶婦而先言嫁女耳。不重相離之思。無時而懈。故三夜不息燭。嗣親之思。無時而散。故三日不樂。三月而廟見二句。古人娶婦舅姑歿者。三月廟見。祝辭告神。稱曰某氏來婦。擇日祭見。以成婦供養壻饋之義。古人娶婦之敬重如此。

按詩云。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三夜不息燭。以為骨肉同處。止於此時。故悲傷而坐以待旦也。思嗣親。是親之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七

代謝感世之改變也。舅姑存者。於當夕同牢之後。明日婦執棗栗服。修見於舅姑。見訖舅姑醴婦。醴婦訖。婦以特豚壻饋舅姑。壻饋訖。舅姑饗婦。蓋先得於夫。方可見舅姑也。若舅姑既歿。至三月之後。於廟中以禮見於舅姑。稱來婦。告神祝辭也。選擇吉日。婦親自執饌以祭於廟。廟以成壻饋之義。昏禮云。婦入三月乃奠菜。是也。廟見奠菜祭廟。同是一事。言廟則姑可知。若舅姑偏有歿者。厥明婦壻饋於其存者。三月廟見於其亡者。廟見必待三月。一時天氣改變。乃可以事神也。壻饋廟見。皆謂適婦其庶婦則不饋。共養統於適也。以此言之。庶婦不廟見。昏禮唯云不饋。不云不見。舅姑存者。庶婦亦以棗

深服修見也。成婦禮者婦以共養舅姑為義。生既不獲奉養。故必廟見以祭。如生之盟饋然。然後為婦共養之義。完備而無虧欠也。

### 喪有二孤 節

此記統於尊之禮也。喪有孤哀之所主也。二孤則莫適為主。廟有主神之所依也。一主則莫適為依。皆非禮也。而當時有之。曾子疑其非禮。故以為問。孔子答言。上天之照物者。惟一日。下土之君萬邦者。惟一王。嘗禘郊社之所尊。未有與之同為上者。二孤二主。亦未知其為禮也。

按孤喪主也。主神主也。祫嘗惟一太祖。禘祭惟一始祖。所自出之帝。郊惟一上帝。社惟一后土。

禮記喪義集註卷之十

五

### 古者師行 五節

此章總明師行必載主之義。首節明載主必載遷廟之主。二節三節四節以廟無虛主。明必載遷廟主之故。五節以無遷主則主命。明師行之必載主也。遷廟主謂附禘時所遷昭穆最上之廟一主也。在昭廟則昭廟之上。最尊最親。若將出行時。徧告有廟之諸主。又特告此無廟之一主。而載之以行。齊車是祭祀所乘金轡。示有齊敬之心也。廟之有主。猶國之有王。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廟為無主者。示神人休戚之同也。祫祭亦為無主者。以合食而示反本也。無遷主謂諸侯受封。傳繼未及世者。未有當毀之廟。故無已遷之主也。廟無虛主。有廟者不可以其主行。主命者謂

雖無木主。但所受於神之命。即是主也。貴猶重也。貴命。謂以神命為重。其重亦如神主也。受封之第二世。止有太廟。則告太廟。而以其幣玉行。三世則以禴。四世則以祖。五世則以曾祖。六世則以高祖。七世則有遷主矣。八世以上。遷主不止一主。而但以高祖之父新遷者行也。若天子初王。傳繼未及八世者。亦未有當毀之廟。而無遷主。唯商祖契。周祖稷。則湯武雖初王。而三昭三穆。之上有遷主也。

### 子游問曰喪慈母 節

此子游所問而附於此篇也。妾之無子者。養妾子之無母者。謂之慈母。子游以喪慈母如母。援禮為問。禮經傳記所言慈母有二。有大夫士之子之慈母。有國君之子之慈母。

禮記喪義集註卷之七

六

二者名同而實異。大夫士之子之慈母。有服。國君之子之慈母。無服。子游所問。蓋指禮經如母之慈母言。夫子所答。則以內則如傳之慈母言。此有服無服之別。養如字。

按大夫士之子有服之慈母者。謂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是為子。命子曰。女以是為母。如是。則妾視此子如已親生。子視此母如已親母。蓋重父之命也。故死喪之。亦如已之親母。儀禮喪服篇齊衰三年。是也。唯大夫士之妾子有之。其適子已無。此母矣。喪服小功章。為庶母慈子者小功。所云為庶母慈子者。但名為庶母慈已者。爾不名為慈母也。若國君之子無服之慈母者。內則曰國君子生。擇諸母使為子師。其次為

慈母。其次爲保母。是也。子師擬三孤之師。保母擬三孤之保。慈母在子師之下。保母之上。則擬於傅。故孔子謂君命所使教子。何服之有。君命之君指天子諸侯言。下文遂引魯昭公之事。大夫士之子。爲庶母慈已者。小功。父卒乃不服。士爲庶母總以慈已加服小功也。

三年之喪弔乎 節

此言居喪無往弔之禮也。三年之喪期小祥而練。哀亦漸殺矣。然猶不同羣而立。不與衆而行。懼及他事而忘哀也。而況弔哭於人乎。夫君子行禮於外。凡以文飾其情之存於中者而已。當其吉也。情主於敬。則冠冕文彩以飾之。當其凶也。情主於哀。則其衰杖經以飾之。皆非虛僞而無情。禮記說義纂前卷之十

實者。是乃所謂禮也。居重喪而弔哭於人。哀彼則忘吾親。哀在親則弔爲矯僞矣。非虛而何。

按禮兼吉凶。泛言曾子既聞此言。而檀弓篇乃記其以喪母之齊衰而往哭於子張。得非好事者爲之辭歟。

賤不誄貴 節

此言誄法。誄之爲言累也。累列平生實行以爲誄。若今之終狀。誄之將以作誄。故言誄則該誄矣。誄當由尊者成。一則以分之所在。不可僭操榮辱之柄。一則以情之所在。恐其涉於虛美之私。故禮賤不得誄貴。幼不得誄長。所以嚴其分而防其情也。唯天子至尊無二。故讀誄制誄於南郊。若受之於天然。所謂合天下之公。奉君父以天道者。是也。

自天子外。雖諸侯亦必請於天子。天子使太史賜之。誄。無自相誄之禮。敵者且然。況於賤幼者乎。此禮行則名分正而美惡當矣。

祭必有尸乎 三節

曾子疑立尸而祭。無益死者。故問祭必當有尸乎。若不立尸而厭祭亦可乎。蓋祭初陰厭尸猶未入。祭終陽厭則尸既起皆無尸也。夫子言成人威儀具備。必有尸以象神之威儀。祭殤者不立尸而厭祭。以其年幼少。未能有成人之威儀。可象也。又節承上文祭殤必厭而言。孔子言祭殤之禮。有厭於幽暗者。有厭於陽明者。蓋適殤則陰厭於祭之始。庶殤則陽厭於祭之終。非兼之也。曾子不悟其指。乃問禮記說義纂前卷之十

云。祭殤不備禮。而云陰厭陽厭。何以始末一祭之間。有此兩厭也。

陰者。室之西南隅。謂之奧。正當牖下。不受牖明。屋之隱奧處也。以其幽暗。故曰陰。陽者。室之西北隅。謂之屋漏。正與牖對。受牖之明星之漏光處也。又爲室之白白光明也。以其光明。故曰陽。厭者。但使鬼神食之厭飫而已。無尸以食其祭物也。孔子答問已了。更起別端。辨祭殤之禮。其處有異。陰厭者。適殤也。陽厭者。庶殤也。殤有適庶。故厭有陰陽。非兼之也。禮記說義纂前卷之十

室西南隅爲奧。奧爲極尊之處。故常祭皆於奧室之西壁以南爲上。與尊而屋漏卑。凡殤及無後者。禮殺。故不敢在

尊處由與而北當屋漏卑處也此是辨尊卑隆殺之禮非有取於陽明陰闇之義也

### 子夏問曰三年 二節

此言奪情之非禮也子夏以人遭父母喪國有金革戰伐之事無敢辭辟爲是禮當然歟爲當初時有司強逼遣之與孔子引傳記之文解之君子謂人君也言人子居喪不可以不致事人君不可以不許也一說君子二字直貫下文兼君臣而言在君使之則爲奪人喪親之心非所以教人孝也在臣從之則爲自奪其喪親之心非所以爲孝也此二者皆君之所不爲也儘通。

按夏后氏尚質孝子喪親恍惚君子不敢久留故既葬禮記喪祭集前卷之七

九

致事還君還其職位於君殷人漸文思親彌深故葬畢始致事還君周人極文悲哀至甚故卒哭而致事大夫七十而致事彼以老而不勝事此以喪而不勝事也

次節周人卒哭而致事則無從金革之禮子夏見周代行金革無辟之事疑其於禮當然孔子謂魯公伯禽有爲爲之蓋伯禽封於魯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作費誓急王事也今以三年之喪卒哭而從金革之事者更何所爲蓋直貪利攻取言吾不知是非禮也

按武王崩之年武庚叛周徐戎應之周公東征定殷亂遣伯禽之國鎮遏東方元年征徐戎此時王室危急伯禽雖有母喪不敢辭辟也

### 文王世子

人主之一身關一時之天下世子之一身關異日之天下故教不可不豫也此篇皆記載世子之事而首舉文王欲人知所法故以命篇

### 文王之爲世子 五節

此歷舉周文武成王世子之事也文王止孝武周達孝皆性孝也而可以立世子之極焉

文王節本來孩提愛敬真念原是與親爲一文王全此赤子之心所以時時見親纔過得一日這是天性上工夫不是文王有意做出來下憂親侍膳皆是文王純一不已之心

禮記喪祭集前卷之七

十

世子朝親朝夕二次而已朝禮具夕禮簡文王以爲不足以盡事親之心故朝於王季日三不但備三朝之禮真有惟日不足意早朝如此知安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此之謂三朝

按內則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昧爽而朝日入而夕世子之記亦止言朝夕而此雞初鳴衣服至於寢門外則盥漱之時猶未雞鳴朝之時猶未昧爽又有日中之朝此聖人之衍註云過人原非太過也常人之行未免不及聖人則有加於常耳此正行而得中者內豎即周官掌內外之通令者如今小史觀則直日君所者與御妻之御同義方至寢門即問內豎非止於門外也觀曲

禮晨省可見日中莫對上鵲鳴二又至對上至寢門外  
含衣服意兩如之含問安否乃喜意非純孝不能  
次節問安乃喜矣其有不安節至復初此每朝問安之禮  
食上至然後退此每朝視膳之禮此文王之性孝也

按節起居之節也失常則疾生不能正履是記者形容  
孝心真切處在視言上膳時必身在其所親臨視之註  
在訓察與視視矣寒煖之節若食齊視春時宜溫飲齊  
視冬時宜熱之類恐失宜生疾也問所膳恐其不多也  
未有原恐失飪而臭味變也待諾而退不急於就安也  
三節文王事親之禮至矣盡矣不可以復加矣及武王爲  
世子於是問安視膳一如文王之所以事王季者而不敢  
禮記說義纂前卷之七  
有加焉文王有疾以下舉養疾之一端以例其餘不脫冠  
帶句應上色憂二句意一飯二句應上復膳意此武王性  
孝也

按帥字不敢字要看得活蓋情之同不能不帥禮已至  
不容有加不然遵行故事聖人之意荒矣減飯亦減加  
飯亦加以已程其親之食力也旬有二日乃間是記者  
記文王疾瘳之期以起下文

四節有問之後文王謂武王至末蓋聖人心通造化當茲  
靜攝念慮專一父子年齡壽數自有可知之理故其夢其  
占如此其後九十七九十三一一與其夢合此節不重夢  
上只是從夢說起見文武之終成王繼統周公迂教便成

王知世子之禮意

五節至若成王幼不能蒞阼行事蒞阼者成王周公特相  
之而已斯時也幼冲在位未必知人倫之道既以爲君又  
不可加以世子之法故周公委曲處之抗舉世子事父事  
君事長之法以教伯禽非教伯禽也欲令成王與之游處  
有所視效而知子事父臣事君幼事長之道也成王出入  
起居未免有過則以不能輔道撻伯禽非撻伯禽也所以  
警教成王而示之以世子事父事君事長之道也此是周  
公要成王真實體道工夫蓋人倫日久慣習自然純熟真  
到世子之道非他文王之爲世子也蓋文王爲世子之道  
正當日諸侯之禮而家法之相成抗之伯禽不爲過修之  
禮記說義纂前卷之七  
成王亦易入矣此成王世子之教正萬世教世子者所當  
知也父子君臣長幼不可平說重在子臣幼一邊

按文王之爲世子句註意亦不可少但不主爲周公葬  
白也不僭意輕一說文王所行世子之禮纔止於中而  
爲孝道之極故以之教伯禽欲法祖也亦捷便蒞言以  
位臨之踐言以足履之於伯禽言法於武王言道者法  
則下之所守道則上之所揆也

○凡學世子 三節

此大學教世子及民俊之法也重世子說士卽王制所謂  
司徒論俊選而升於學之士也帶言觀及字可見舞則春  
夏干戈秋冬羽籥業則春誦夏弦秋禮冬書這都是必時



處官與地不重。中間胥鼓南一句。輕因論贊助之事。並及之。春誦夏絃。有春夏不但習于戈。意秋禮冬書。有秋冬不但學羽籥。意大凡天時異。則人之精神意氣。亦有發舒收斂之不同。必時者乘世子及士之精神意氣。而陶鑄之。則其理易入。而成就亦有機。此亦倣時雨之化而爲之者也。

彼世子有繼世之責。士有輔世之責。皆不可不豫教者。故先王教之。必以時焉。當春夏則教以干戈。蓋干戈爲武舞。故於陽氣發動之時教之。示有事也。當秋冬則教以羽籥。蓋羽籥爲文舞。故於陰氣凝肅之時教之。示安靜也。然猶於東序之中焉。庶居業有常。而用志不分矣。時乎教干戈。

禮記正義集註卷之七

圭

也。主之者小樂正。籥師而贊其不逮者。則大胥籥師丞焉。夫干戈有官。則羽籥可知已。時乎教南夷之樂也。主之者旄人。而節其音曲者。則大胥焉。夫南樂既教。則餘三方可知已。然春夏不止教干戈也。以誦則教之於春。以弦則教之於夏。其序固不敢紊矣。然而掌教之人。同於太師。施教之地。同於瞽宗。豈非以誦樂之章。弦樂之節。不容析之而使異乎。以禮則詔於秋。以書則詔於冬。其官與也。禮在瞽宗。書在上庠。其地異也。豈非以禮謹節文。書道政事。不容強之而使同乎。先王時教之法如此。

按干戈羽籥四物。皆舞者所執。文舞持羽。吹籥謂秉翟。以舞而吹籥以爲節。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是也。文

禮記正義集註卷之七

南

舞羽籥籥師掌之。武舞干戈。司于掌之。小樂正大胥籥師籥師丞。皆樂官之屬。學干戈。示以進退俯仰綴兆舒疾之節也。干戈兩舞也。教者爲主。贊者爲輔。庶幾動盪其血脈。而由舞以成功耳。胥鼓南句。輕因大胥贊並及之。旄人教國子用南夷樂之時。大胥擊鼓以節其音曲。庶幾涵養其性情。而由聲以成德耳。用夷樂以彰德化之遠服。今按周禮掌教夷樂。乃旄人之職。亦無胥鼓之事。且初教世子。而卽雜以夷樂。雖曰以示服遠得毋啓亂雅之漸乎。近說二南者。修身正家之要。教舞之時。大胥歌二南之詩。而擊鼓以節。則風化遠矣。有理可從。三節承上言。瞽宗以上。因陽用事而教之以聲也。上庠

○凡祭與養老 二節

此亦教世子及士之事也。上節是小樂正教國子之職。是詔以儀節使之習其事。下節是大樂正教國子之職。是論說義理使之明其義。首言祭養老。乞言合語。下言舞干戚。

語說命乞言互文也學音效

學者之於禮教始則要習其儀節既則貴明其義理而要皆不可無專官也如報本反始有祭焉尊年尚德有養老乞言焉綴淫維情有合語焉先王以此教世子及士而命小樂正詔教於東序之中如祭有灌獻饋奠之儀節養老乞言有法德納言之儀節合語有旅酬言說之儀節中間最為繁雜遲悞必多故皆當開導而曉諭之也然能其事矣不明其理可乎故舞干戚語說命乞言三者各有篇章之數先王成法布在方策皆大樂正授學者使退而肄習之而大司成之官於東序論說其義理焉講解開論使他口誦心維實有心得方可陶成而為有用之才能也舊註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七

大司成句作考校國子說與小樂正大樂正三人平看論說受教者之孰淺而孰深孰優而孰劣如此作考校說則下文可以問便說不去  
按祭凡祀天神地祇饗宗廟皆是是一事養老乞言連看即內則又乞言是一事合語當祭養諸禮旅酬時會合義理以相告語示以和樂不流安燕不亂意是一事次節舉干戚以該樂舞上言祭此不言祭樂舞為祭而設也語說即上合語之說乞言即上養老乞言也此三者禮樂二字該之皆有補於身心皆有關於倫理故先王惓惓以此為教義理在禮樂內才能足禮樂養成的大司樂掌建國之學政大司成即大司樂也不謂之

大司樂而謂大司成者世子及士之德業大司成教之使成也鄭注以大司成為師氏考之周官師氏雖為教官之屬掌以德行教國子凡貴游子弟學焉然不言教於國學之中則非師氏可知論說二字要緊篇章授矣而非教者為之論說則習其事不明其義誦讀其言不明其指歸與不學無異也

凡侍坐於大司成節

此言國子侍坐於大司成之儀也侍坐非止論說包世子及士故曰凡三件平看俱在問上見心領之益全在請問遠近句弟子布席與大司成遠近可容三席所謂函丈也則遠不至不相見近不至太逼取咨問之便也終則句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七  
此問後之禮也列事句此問時之禮也問是問其論說所未明併其所未及也弟子敬慎須如此

凡學春官釋奠三節

此亦教世子及士之法也承上章春夏教干戈三節已有教之地與業但未說教時先行釋奠之禮故於此補出首節學有先師道藝之宗也使釋奠不行何以示敬道哉故春夏教以弦誦則太師釋奠於弦誦之先師教以干戈則小樂正籥師釋奠於干戈之先師至於秋學禮則執禮之官釋奠焉冬讀書則典書之官釋奠焉此詩書禮樂之官蘋藻之潔自致其尊道之心而嘿喻學者以敬道也此是心教不可看淺了釋奠之意次節諸侯始封天子命之

莫則極於先聖者德之小者親而不尊故其祭數德之大者尊而不親故其祭疏必以幣者有以加其禮也合樂者聲容備也大合樂者通作六代之樂也卽月令季春大合樂是養老卽親迎篇入道饗有具是

○凡語於郊者 節

此選民俊之法亦列於世子篇欲世子取象善以成德也語謂論說於郊學也先王所重在士凡升之俊選升之司馬皆自此托基曲藝亦道德之緒餘充取斂之心下逮曲藝正片善不遺處

古者設鄉學於郊以教庶人當三年大比之時司徒則辨論學士於郊學之中有賢德者則錄取之有才能者則收斂之士以德行為上論而得此則進用之自外而入內焉所謂取賢也其次長於政事而德未必備者亦舉用之自下而升上以任庶職其次長於言語而事未必優者亦薦揚之自隱而之顯以備使令所謂斂才也此立賢之無方也然人不皆士也若學士中無德無功無言可取而有此曲藝之人欲投試考課者又不遽進之也皆誓戒之使退而謹習所能以俟考之於再也及夫再語之時舉說三事而一有可取者則拔之於同等之中必以其所能高下爲序然此人但目之爲郊人而不名之曰俊選藝成而下故疏遠之至天子飲酒於成均郊人雖賤亦得取爵於堂上之尊以相旅勸焉所以榮之也

按郊學在鄉學之外遂學之內事謂吏治之屬言謂能應對堪爲使命要玩三或字見德可也事可也言亦可也非重德而輕事與言也正不拘一途意進舉揚以升之鄉學焉後用爲鄉遂之吏考藝在取斂之外誓之一事在先下三件皆是又語時事曲藝小小技能若射御書數之屬舉說三事而一事有可取者只就曲藝上看一說三卽上文德與事言也考察三者之中或有其一卽進其品等於曲藝之上亦好曲藝亦國家有用之器只恐他局於小技而不歸於大道其才可惜冉求之藝在成人之列者文之以禮樂也要知遠之者激厲之也取爵於成均者使他觀天子飲酒於學之禮樂恍然悟道於藝而成爲有用之材也此是陶鎔深意成均者周設五學備四代之制南曰成均本五帝學名北曰虞庠本虞學名東曰東序本夏學名西曰瞽宗本殷學名五學以南向爲尊故總謂之成均

始立學者既興 節

此明釋菜之禮重敬道也諸侯始初立學未有禮樂之器及制作既成塗費已畢而用幣於先聖先師以告此器之成繼及釋菜以告此器之將用釋奠合樂則舞舞則投舞者以所執之器釋菜視釋奠尤簡誠不舞不舞則不投器然此於虞庠行之釋菜禮畢乃從虞庠而退復禮其賓於東序一獻無酬酢之煩無介無傳命之助無詔無合誥之

禮釋菜禮尚嚴無可語於禮亦可也蓋告器將用其事本輕故禮之行於神者既簡則其行於人者不得不簡也是禮也行之於學雖不專是教世子之事然以教世子為主故以此句總結上文

按始立學作官謂天子命之教始立學者器字以禮樂之器言其下授器則專指舞器如干戈羽籥之類釋奠有樂無尸曰菜則止於芹藻而無薦饌酌奠矣禮賓亦釋菜中事釋菜必擇吉士與駿奔也一獻無介語此又以始立學而未暇備然非以之爲常特一時而已釋奠則舞舞則授器司馬之屬司戈司兵司盾授舞者兵也

○凡三王教世子 節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七

辛

此言世子禮樂之教也必以字重看禮樂不在器數在和序上看修內以下泛言禮樂爲道之大就指世子說亦得工夫全在一修字交錯發形俱從修中得來曰擇曰恭敬曰溫文皆教成之驗是禮樂合一不可分屬

凡三王以世子天下根本教世子必以禮樂何也蓋樂由中出所以消融其邪惡之蘊樂之修乎內也禮自外作所以陶成其恭肅之儀禮之修乎外也此自教者分言之也修之之久則樂雖修內而和順有以充其體禮雖修外而嚴敬有以制其心禮之和處即是樂樂之序處即是禮而中和之理渾具於吾心矣由是英華發越而動罔不藏用罔不和亦發形於外乎以交錯則曰於中中實兼外以

發形則曰於外外實兼中此自學者合言之也至此則禮樂之教成矣吾見身心內外渾是一團生理生趣鼓舞動盪見故其成也惟有懌而已無所得其慢易也何恭敬也而非有心於勉強也恭敬而溫文也內則恭敬禮之合乎樂也外則溫文樂之合乎禮也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非以此哉

按禮樂其始教也可分若歸到身心上去如何分得交錯以禮樂言兩相合爲交兩相雜爲錯是樂交錯於禮禮交錯於樂也中指吾心說恭敬句而字勿忽過和之中有敬敬之中又有和正所謂交錯發形也恭是齊莊不怠情敬是謹恪不放肆溫則不暴文則不野俱就自然看

○立太傅少傅 節

此世子倫常之教也德成以上言設官之教以人倫也歸諸道也以上補言師保之職亦不外教以人倫也記人只要意明不必文法之整齊讀者須善會之後段末句就記文說三王補在言外三王以道莫大於人倫教莫貴於善養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涵育薰陶欲使其自化也然其道無他不過父子君臣之大倫而已太傅以身養審行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使有所觀法少傅以言養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詳審開喻之使明其義理於是乎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矣不但此也入則有保以養之於靜出則有

師以養之於動前後出入罔非正人。自父子君臣之教無不喻而忠孝之德無不成也。夫出則有師而師之職何在。教之以事父事君之事而喻之忠孝之德也。其爲教也尊而嚴。入則有保而保之職何在。慎世子之身於君父之前以輔翼之而歸諸忠孝之道者也。其爲教也親而密。又孰非所以養之乎。世子之德成於官備如此。然不慎於擇人或有和佞雜於其間。將使正人不安其位。而正道因以廢矣。故記曰虞夏商周之教世子有師保。有疑丞。疑者有疑卽問之意。師保而益之以疑丞。四輔也。師保而加之以太傅三公也。然不必備三四之數。但能爲四輔者使爲四輔。能爲三公者使爲三公。惟其人則任之而已。記之言如此。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七

圭

蓋建官惟賢。語使能也。不然雖備其人何益哉。三王慎於用人以養世子於此可見。按此節養字要看父子君臣之道。重子臣邊。兩審字不同。上是行之慎審。下是言之詳審。雖有身教言教之分。亦互見也。教喻之喻。就世子說與上下二喻字不同。德行與喻諸德歸諸道。但指父子君臣而言。慎其身。是世子之身。蓋世子在內不無聲色臭味之欲。保也者慎保世子之身耳。口體不以欲動筋骸。膂力日覺堅強。於以輔之立翼之行。而歸諸忠孝之道。全從保之慎與輔翼中來。天下無事外之德。事盡則德明。天下亦無身外之道。身慎則道合。記者古有此記。記曰至惟其人皆古

記語講使能一句。是作記者解之也。周之時太師太傅太保曰三公。虞之時前疑後丞左輔右弼曰四輔。周之師卽虞之疑。周之傅卽虞之輔。弼夏商或與虞同。或與周同。不可考。記者總虞夏商周言之。故曰設四輔及三公。言虞之設四輔及周之設三公。皆不必備。言人難得也。及者非謂既設四輔又設三公也。師保之間不言傅疑丞之間不言輔弼者。從省以便文也。此節教喻德成。成字正應上其成也。懌成字見禮樂修內外全須有人輔導下文德成而教尊。父師司成統應此成字。

○君子曰德

節

此贊世子德成之妙也。教尊官正國治是虛論其理求句。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七

圭

言君德已具也。德成時說禮樂人倫平重細想和序是虛論道理。若不是倫理上見他秩然有序。雍然不乖。何處見得他德成要把禮樂合到人倫上。方是。

夫世子教以禮樂而恭敬溫文矣。由是於人倫也。秩然雍然其德實有諸已矣。所以古之君子曰德蓋貴其實有於已也。德其有不成乎。然不止爲世子之謂德。一成則正心以正朝廷。忠孝之教不肅而成矣。而教尊教尊而正朝廷以正百官。凡有官守者以忠孝之理自處矣。而官正官正則正百官。以正萬民。凡民皆興起於德而以忠孝之道自治矣。而國治。世子雖未爲君而君道已備。他日爲君不過舉此措之耳。故曰君之謂也。

一說君子曰德頗難看。以君子曰爲記者之詞。則一德字何以爲句。如小註教世子使爲君子。則是世子之所。以爲君子者曰德也。太費周折。如摘訓即以君子爲君之子。亦覺無味。疑問云。君子曰德。言君國子民。必由於成德也。語氣與天地之大德曰生相似。看來與君之謂也。句恰相照應。甚妙。君子既有德。則世子有其德。自有其理。敬尊官正國治。豈可誣乎。是三皆皆君之道。而實本君之德。故曰君子曰德。今世子以君之德備君之理。故曰君之謂也。與大人之事備矣。語氣同。

○仲尼曰昔者周 二節

此再舉周公善成王之道。以反覆明世子之當教也。曾三

書

句引孔子之言。以起下文。所以善成王。是推周公抗法之意。次節泛論治天下之道。本於身。此世子常道中。引周公教成王事。爲証。君子世子以下。推言君子所以教世子。而末句申重之也。要看善成王與慎養二字。大凡教的工夫。直致養的工夫。便委曲深婉。時說把教字代養字者。非。

迂口

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以成王幼冲。不能泣作。乃相踐阼。而治法雖抗於伯禽。而意則所以善成王也。夫以世子之法。教世子。直道也。今舉世子法於伯禽。迂甚矣。人臣事君。而值危亡。縱殺身有益於君。猶且爲之。况遘身無殺身之難。善君尤有益之大。宜乎周公優爲之也。然周公必欲迂。

身善君者。何也。正以世子之法。嗣君不可不知耳。是故先知爲人子之義。然後他日可以爲人父。如幾諫之誠。轉爲義方之訓。定省之禮。形爲顧復之恩。是也。先知爲臣之義。而後他日可以爲人君。如匡救之忠。所以爲從諫之聖。將順之敬。所以爲恤下之仁。是也。先知爲人之幼。而事人之義。然後他日可以爲人之長。而使人。如隨器而使。不責其所不能。因才而用。不强其所不及。是也。此世子之道也。今成王幼。不能爲父爲君。使人矣。既已爲君。則無爲世子之處。卽欲不效。以世子之道。不可欲舉世子之法。而竟責之於其身。又不可。是故抗世子之法於伯禽。欲令成王觀效伯禽。知子事父。臣事君。幼事長之義也。不得已也。周公之

書

書

於君且如此。而況君之於世子也乎。君之於世子。以親則父。以尊則君。爲父則當盡父道。以教子。篤之以恩。而有父之親。爲君則當盡君道。以教臣。正之以義。而有君之尊。惟教盡君父之道。然後他日爲君父。乃能以子道爲父天下之道。以臣道爲君天下之道。將見天下皆親之如父。尊之如君。可以兼天下而有之。則成就世子異日之君父。全在世子今日之君父。必慎養。纔得謂之有君父之尊親。否則雖居天下之上。而不謂之有天下矣。則周公迂身善君有以哉。

按于曲也。一說與于則于之于同。廣也。天也。謂周公善君而尊顯廣大其身者也。不可從事使專主事長使幼。

說父子君臣長幼之義卽所謂世子法也。上文言此文言義其實一也。親則二句言君貴之重。有父二句言君父盡其責。兩有字着力。此處二君父字屬在君上。與前君父字屬在世子上絕不同。兼天下而有之常說就世子說。玩一兼字。蓋世子之天下卽君之天下。君教世子而使之係天下。是君不惟有己之天下而且兼有世子之天下。則養世子可不慎哉。以兼有句屬君身上更有理。

○行一物而三善 節

此世子齒讓之教也。通節反覆只重世子得三善上。而得三善由於齒讓見齒讓之教大也。首二句作實說得三善。

禮記卷之七

卷之七

便包下國治意。玩數國人自見大旨要看三善得之道得兩箇得字。蓋世子在學中序齒真與見得君父在我與人臣人子的分一般。此禮是我性分職分實落該行的。畧無一毫以勢位自居念頭中有心解力行的意思。所以謂之道得。若是止習其虛文便說不得一箇道得了。

夫世子慎尊親之養不患無可成之德而第患有挾貴之心。於是乎有教焉。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惟世子而已。何謂行一物。其齒於學之謂也。何謂三善得。故世子齒於學而衆知父子之道。衆著君臣之義。衆知長幼之節。是三善得也。夫齒讓長易知也。何以爲尊君親親也。蓋世子於父在斯爲子。齒讓居子之節也。君在斯謂之臣。齒讓居臣

之節也。豈但長而已哉。此所以一齒讓而三善皆得也。然則欲世子之善者可不思所以教之乎。故爲君父者使世子齒讓於學而教之以子事父臣事君幼事長之道。爲斯道既得由是而衆知父子。衆著君臣。衆知長幼。卽此便是國治不必別求仁讓也。末引古語以証之。樂正主世子書詩之業。父師主世子德行之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元良卽道得之謂國貞。卽國治之謂然則世子齒讓之教詎不大哉。

按世子句要看箇惟字。蓋平等齒讓是自然數理。惟世子齒讓去其挾貴之心乃能得此三善。國人觀之三民總只發明三善之意。註不知禮者疑知禮者曉亦要居。

禮記卷之七

卷之七

看父子言道天性至親也。君臣言義以義相合也。長幼言節有等級也。不言兄在而云長長者世子無兄也。世子在他日爲君父今日則臣子也。父在斯爲子以其天合故直言爲君在斯謂之臣以其人合故止言謂之也。尊君親親正齒讓真心也。學之爲父子三句實指齒讓於學說樂正司業所謂大樂正授數是也。指在學時說屬知父師司成所謂太傅少傅有係有師以成世子之德是也。指不在學時說屬行。一人也。謂世子一人有大善知行造其極也。貞正也。一說乾始於元而終於貞。世子有君道也。體元之善則仁以長人立事之幹則貞以及萬國亦大有理解。



○庶子之正 十七節

此詳正公族之道與教世子相表裏也以首節為一章之大綱自其朝於公至哭之是詳其事自公族朝於內朝至睦友之道是反覆解其義末數句是總結其義公族之舉節亦是覆解前章之義大旨公族乃禮教自出之地不可不正然其人又貴介而難正而公又大率以恩勝之意多故立之庶子庶子之治大都以嚴為主其間雖多盡親情處總之恩以濟其嚴正是嚴之得法者

首節王道親親世子固有教矣至若公族人眾諸侯卿大夫士之子是法行自貴不可無所以教之也於是設庶子官以正公族焉正之如何教之以孝弟為上治睦友為

禮記正義卷之十七

卷之十七

治子愛為下治而已教之以孝與子愛所以明父子之義也教之以弟與睦友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教世子使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正公族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要重孝弟二字子愛孝之推睦友弟之推道之大綱原不出此

降同

按庶子司馬之屬燕禮庶子官掌國子之倅是也王之子弟與異姓之有功德者出封為諸侯其族之子弟有功德可仕者亦出為本國之卿大夫士或無功德而為庶人皆謂之公族明者顯著之意看箇正字與下義序二字相照應庶人不忠情之不通而愚分之不肅庶子官不曰明親而曰明義不曰明情而曰明序大約以正

名定分為主

次節至以上嗣節此論公族之朝祭而各有其禮意上二節是朝禮以其朝於公四字作實以內朝外朝對下二節是祭禮以其在宗廟之中作實一是宗廟位事一是宗廟祭獻四其字皆指公族首節庶子所掌次節司士所掌下二節是宗人所掌然皆庶子總管之也

其朝於公二節內朝在路寢之庭為燕朝均為同姓之臣也使不以齒為序何以為一體之誼乎故主定東面之位以昭穆為序父兄雖賤必居上子弟雖貴必處下聯其心也若公族朝於外路寢門外為治朝雜於異姓之臣也使不以官為序何以明職守之嚴乎故以官職為序貴者必

禮記正義卷之十七

卷之十七

居上賤者必居下抑其志也則司士治之也

按以齒以下脫庶子治之不喻父兄一簡宜添出庶子所掌對下司士為之司士亦司馬之屬司士掌羣臣之版正朝儀之位外朝乃其職掌庶子則總攝之者也

其在宗廟之中節位以對越祖考等之外朝蓋此時公族與異姓同列外朝乃辨分之地而宗廟朝廷所不殊也事以駿奔有廟授之宗人蓋宗人乃典禮之官而百司職事其所司也位如外朝者何隨其爵之尊卑貴者在前賤者在後也事授宗人者何隨其官之職掌禮官典禮樂官典樂也

按其在宗廟之中句通管兩項末句兩承以爵為定位

以官屬授事此指公族之卿大夫助祭君廟者說使之  
以有事爲榮寓激勸之意

其登餼獻節其登堂而餼尸之餘禮之終也昭神惠也而  
餼先有酌酒以獻尸之禮致孝享也而餼先有受尸奠  
爵之禮示祖祝也此廟中重禮也皆以公族中適子之長  
上嗣爲之非但異姓之賓長不得與卽同姓之長兄弟亦  
不敢僭矣

按此節舊說言公族之士自祭其先之禮上嗣乃士之  
適嗣若公自祭則上嗣卽是世子何以爲公族近云上  
嗣卽諸侯之適長子舊說以此爲士禮而借言之不知  
少牢禮無嗣子舉奠之文以大夫近君而避之也士賤

禮記說義纂言卷之十

辛

不嫌與君同則此非君禮而何何謂借言也登餼獻受  
爵內俱不可露出上嗣字本文以字庶子以之也

庶子治之節此言庶子治內朝之禮如此內朝以齒前已  
言之此只要說出庶子治之與前司士爲之相對以足前  
意耳

其公大事節此言喪禮亦庶子治之也其公大事君之喪  
事也臣爲君皆斬衰然衰制升數之多寡則各依本服以  
此爲序羣者在前精者在後所以次於君也非但公喪雖  
於公族之喪庶子亦如是序以次主人明主人爲喪之主  
也以次句但蒙公族而言若嗣君則又不待言矣

若公與族燕節此言燕禮亦庶子治之也公與族人燕食

異姓句親親也膳宰句尊君也君與父兄句言燕食列位  
以齒爲序爲親親之道也其與燕者各隨世降一等明親  
親之殺也總之曲盡已情而使族人得伸其情推恩之極  
隆者世降一等如齊衰一年四會大功三會小功再總一  
是也

按膳之爲言善也今時美味曰珍膳膳夫膳官之長異  
姓膳夫爲賓主公與族人皆不在賓主之列

其在軍二節一守公祧使神雖在外而常有所依一守宮  
室使君雖出外而若有其主其在軍節言軍禮也君出行  
軍則奉遷主載於齊車謂之公祧公祧不可以無守也庶  
子在軍則守衛此齊車之行主焉此庶子從行事公若節

禮記說義纂言卷之七

壬

則庶子不從行而守此留守事也公若以朝覲會同之事  
出疆庶子以公族之不從行及無職守者守於公宮如下  
文諸父以下是也總之以同姓故托之極重如此宮以廟  
言室以宮言

按正室卽嗣君居嫡室者舊說謂公族爲卿大夫士者  
之適子與後言君臣之道不合太廟貴宮貴室下宮下  
室皆公宮也正室諸父諸子諸孫皆守公宮者也太廟  
太祖廟貴宮高曾祖廟貴室路寢之室下宮祔廟下室  
燕寢

五廟之孫二節此言冠昏喪禮亦庶子治之也五世之孫  
親屬未絕不以貴賤之異而忘吉凶之問故冠娶練祥皆

告也不但此也族有死喪其相爲也六世以往宜弔而不弔五世之內宜免而不免有司罰之有司卽庶子又不但弔免也至於贈以車馬賻以貨財含以珠玉又襚以衣服四者總謂之贈隨其親疎各有正禮皆庶子官治之若廢正禮恐亦常有罰皆所以肅禮教也承讀曰贈含去聲

按諸侯五廟始封之君爲太祖百世不遷此下親盡則遞遷此言五廟之孫是始封之君卽五世祖未毀未遞遷也練小祥祥大祥免去冠括髮也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司且罰則總服而上宜服不服者可知襚贈終衣也一說承當作襚不必另添襚字甚通

公族其有死罪二節此言刑也亦庶子治之也君於族人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七

十一

教之詳待之盡矣而猶犯焉則隨之以刑可也義也凡罪以大辟爲死罪以墨劓腓宮小辟爲刑罪惟公族則犯死罪者懸磔縊之謂之磔其犯小辟者織刺劓割之謂之織朝凡罪之刑皆於市惟公族縊之告之皆於甸人蓋甸人郊野之官不於市也且刑罪之中公族無官刑又獄成猶三宥後致刑臨刑又使人追之必無及乃已旣刑又素服居外不御正寢不聽樂不羞常膳爲之變其常禮至賻贈之類依親疎之等示憫惻也皆義中之仁也然不爲弔服但爲位於異姓之廟而素服以哭之又仁中之義也按磔縊殺之如懸磔不加刃也織者以鍼刺之墨刑也朝者以刃割之劓刑也告盡也卽漢書言鞠獄推審罪

狀今無餘蘊然後讀其犯罪之書而刑之也獄成謂所犯之事訊問已得情實也讞議獄也公曰宥之下脫有司曰在辟公又曰宥之十字在辟言法在不可宥也素服下脫居外不聽樂五字親哭之下脫於異姓之廟五字倫謂親疎之等服弔服也天子諸侯絕旁親

公族朝於內朝三節覆解前庶子正公族諸事而總結之於以見制禮之善內親句言公族有服屬之親與異姓不同故進之於內以親之此公族所以有內朝也明父子句蓋古制父爲昭則子爲穆父爲穆則子爲昭論爵則昭穆素而父子不明惟論齒則昭與昭齒諸子不得進而與諸父齊班穆與穆齒諸父不得退而與諸子並列是所以明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七

十一

父子此內朝所以序齒也體異姓句朝廷莫如爵以辨分爲體貌若以族人咸在而序齒則賢者不尊故惟序官則族人不以親近而常伸異姓不以疎遠而見屈是所以體貌異姓之臣也此外朝所以序官也崇德句德之尊者其爵必尊故以爵爲位有德者上所以崇之也此宗廟所以如外朝之位尊賢句宗廟之中有事爲祭惟賢者能任事故授事以官所以尊賢也尸象祖者也上嗣繼祖者也舉重大之禮與尸獻酬屬繼體之人所以尊祖也不奪人親句以服之輕重爲序則重者得致情於所親不奪人之親也孝弟之道達句君尊而與父兄燕位序齒則上不敢並於諸父而孝道達犬不敢先於諸兄而弟道達矣此皆所

以親親也。然親親不可以無殺。故世降一等。為孝愛之深。句行主在車。而庶子守之者。或慮損壞。或防傾跌。燕海。為孝愛之深。不以數遠衰也。君臣之道。著句嗣君為公族。所宗故又曰宗室。獨守太廟。不與臣同。所以尊君。而君臣之道。著矣。讓道達句貴室貴以父兄守之。下室賤以子弟守之。則尊不偏下。下不僭上。而讓道達矣。不忘親句言親屬未絕。雖庶人而必告必赴。不敢忘也。賤無能句以其無能。故仍賤在庶人之列。不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若其人賢則雖親盡亦必貴之。睦友之道。句族人。有喪而君敬謹弔臨。賻貲之禮。乃和睦友愛族人之道也。此下脫公族之罪。一簡體百姓句言不因親而縱法以立法無二制。當與百姓一體決斷也。慮兄弟句謂不刑於市而誅於甸師屋舍之中。周禮謂之屋誅。恐國人謀度吾兄弟之過惡。故不令眾庶見也。遠之句雖親哭而於異姓之廟為玷辱其祖。故遠之也。無絕也句言骨肉之親雖陷刑戮無斷絕之理也。受宮刑則無生理。故不以及公族。不忍翦絕其生。生之類也。庶子官之正公族者若此。然豈但公族正也哉。蓋父子長幼義序之倫。天性具足。又况有以表樹之乎。古者庶子之官治治得其職也。在教以孝弟上見。而邦國各有倫紀而不亂。由是天下之眾皆習於孝弟。而向方矣。此王者所以重庶子官。而庶子官所以貴治也。公族之罪一條補於結句後。此古文字不拘處。今移後便看。

禮記說義集註卷之十

書

按體異姓。註作體貌一說。異姓與同姓一體。與體百姓句一例看。亦通得。凡名分殊絕者皆得言君臣宗室所係者重。而有君道庶子所係者輕。而有臣道。今正室守太廟。是以承重者守所重。而尊宗室是君臣之道著也。以輕重就生者看。舊說作太廟死者君臣非也。讓作以卑讓尊說。各有所守而不相侵奪。有相讓之道。慮兄弟句公族不止兄弟。舉其中以該上下耳。不以犯有司正術句常說作一句看。一說公族之罪。聽有司治而不敢犯。蓋正法術也。截開看。亦通與百姓一體決斷。不令百姓受公族之侵害也。宮刑男子去勢去其陽也。為奄。女幽閉去其陰也。為奚。幽者陰也。閉者塞也。女子去其生

禮記說義集註卷之十

書

### 天子視學 七節

此言天子視學養老之禮。以其為教世子先務。故此言養老先言視學。首節天子視學中數節天子養老末節申言養老之禮。備眾德。以其慎終如始也。大旨老近於親。有親

道齒尊有兄道天子以孝弟教天下。故把老做箇父兄模樣。自己躬致其禮以愛敬之。使孝弟之教。爲躬行實踐之教。而人人可行也。可見立學只以孝弟爲先。

天子視學句。提起上行事虛下典秩節祭先師先聖。卽所行之事。天子視學於虞庠之中。常斯日也。天子未至之時。方大昕初明大胥擊鼓以徵召學士。所以警動衆聽。使早至待事。欲人人知孝弟之行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以至卑奉至尊故也。天子乃命教詩書禮樂之有司行事。典秩節祭先師先聖焉。卒事反命。先了天子釋奠敬道之念。而後可養老以化天下也。蓋虞庠終而東序始矣。

按天子親臨學時。是始立教者。要得警衆意。蓋人心不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七

聳動雖天子躬親化導。人未必以爲觀。必先鼓舞其精神。使之勃勃向往。教方有益。行事卽興秩節。典秩節凡以祭先師先聖而已。相趨說下。典舉常禮。便有司攝其事。不親祭之者。視學觀禮耳。非爲彼報也。有司卒事反命。告祭畢也。祭畢天子乃入從虞庠而反國也。註疏云。始之養也。節視學在虞庠中。視畢反國。明日之東序而養老。先釋奠於先世之老者。示不忘本也。釋奠畢。遂設三老賓五更介羣老衆賓之序位焉。若非始立學。則無釋奠養老之禮矣。

按始之養。謂始立學時養老之事也。適東序而養老。重其事也。先老先世之爲三老五更。有功德而祀於學者。

天子以已所有事。親自釋奠。欲令老者法傳史之德。行也。老更皆年老更事致仕者。年老而兼知三才之道曰三老。更事而兼知五行之道曰五更。三老五更各一人。羣老無定數。三老爲賓。五更爲介。羣老爲衆賓。設爲席位。亦各以德爲上下。三老席設於牖前。南面。五更席設於西階上。東面。羣老設席於西階下。南面。席以親設爲敬也。老人者君之所取法。先師先聖者又老人之所取法。愛其道故敬其人。註中蔡邕云。及舊說俱非。

又按天子視學始之養也。二節諸家皆謂始立學者。蓋祖註疏而不加考究也。天子視學。鄭無註。孔疏謂仲春合舞。季春合樂。仲秋合聲。於此之時。天子親往視學。原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七

無始立學之文也。謂始立學者爲祭先聖也。前章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師先聖。孔疏甚明。而此則天子不親有是禮乎。視學既無始立學之文。則養老之謂始立學及事畢反歸。明日養老。又何所典據乎。鄭註凡大合樂必遂養老云。養老者。謂用其明日。而引鄉飲酒鄉射之禮。謂是養老之象類。象類者。非正文也。世遠籍亡。無徵不信。卽此一節。請訛正繁。今只該言凡天子視學養老之禮。依文解之。不必用始立學及明日等說。然始之養也。四字終是不成文理。疑有脫誤。一云。始初養老之時。對下退字反字關字看。且於慎其終始始字相應。覺太費力。鄭註曰。又之養老之處。謂反命之後。又往養老。

之地也差爲明順。

適饌省醴節夫席位既定苟非親於省具非所以爲敬也  
天子親適陳饌之所而省視醴酒珍羞之具此正愛之以  
禮事也省既畢老更入門苟不親迎非所以爲禮也天子  
出迎三老五更發其歌咏延進之此正行之以禮事也老  
更既入位於西階下苟非親退而獻非所以爲孝養也天  
子乃從西階退於阼階而酌醴以獻是推吾孝親之念而  
致養之道王制養耆老以致孝是也此正修之以孝養  
事也俱在儀文上看出天子真心來

按此節作三件以照下文講中就當舍下愛敬行禮等  
意近云看本文修之以孝養原通一節饌醴珍具正孝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七

養事如何可分只散說不拘亦通適饌總省字貫醴與  
珍具遂字下依註補出作樂與發咏對酌醴以獻與奉  
珍上饌之事一切修舉了

反登歌二節此總言先王養老文之以禮樂意皆紀之以  
義之事上節屬言次節屬行蓋樂作而無所感徒音而不  
措於行終虛文也行深於言宜綰看故記者相繼言之看  
來養老中獨有紀義這段工夫道理關係人心極大要得  
此旨

至老更反席天子命樂工登堂歌清廟詩以引動老更之  
心歌畢樂正告歌畢也旅酬時老更談說善道以成就天  
子養老之禮所語者何言父慈子孝君仁臣忠長惠幼順

之道所歌者何皆集合清廟所詠文王肅雍道德極致之  
聲音此禮之大蓋道莫大於人倫道德所語所歌有關於  
人倫係乎道德豈省醴酌獻之末節可比哉然樂不止於  
升歌也堂下以管吹文王象舞之曲焉庭中以干舞武王  
大武之舞焉聲容交作大合學士以行養老之事則樂之  
所感足以通達人心虛靈之神擴良知也興起人純粹之  
德充良能也大樂感人之深如此禮不止於合語也向略  
君臣貴賤之分而養老矣今合語之後天子南面老更北  
面而君臣之位正焉天子升自阼階老更降自西階而貴  
賤之等秩焉夫君臣之位貴賤之等正義之所在也茲皆  
有以正之則勢雖略於須臾而名分終不容於泯滅所以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七

爲君上臣下貴上賤下之義不於是而行乎行者言昔形  
之播告而今施之踐履益見養老之善也

按老更受獻畢皆立於西階下東面今反升就席也升  
歌不以管絃亂人聲也清廟詩周頌篇名是一事語以  
成之是一事二項平看以成之只帶語一邊成者老更  
談說善道成養老之禮此已有不流不亂意了但此登  
歌合語處宜虛說下二句方發明所歌所語之義致字  
指德音言文王之音皆爲德音而此咏文王之盛德極  
致而不可加合集合也一說合字不宜作集合之合解  
登歌清廟肅雍雍雍美文王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旅  
酬時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與此德音之致相合而無

間所謂以成也此說合字又一見解禮之大總頂二項然歌語二者有互發意老更談說人倫都是天子以道德之音啓發他必他說得倫中一番意義出纔不負天子歌清廟的盛心上下以德倫相成就豈不是極大禮節然升歌徒歌之下而正君臣等足以感人心比升歌句進一步語說徒言之而正君臣等足以辨大分比既歌句進一步下管象句此文王樂以宣文治之聲者也舞大武句此武王樂以動武功之容者也達神興德以樂之所感言俱以文音武舞貫不但感學士凡在其中者皆然達神二句串看蓋德性原常呈躍於人心但爲私欲習染所鋼蔽所以遏抑不興了今去其障礙而發達其虛靈則虛靈之中時時是此仁義禮智之發端遞換交暢於胸中豈不是興有德二有字作固有看一說神謂周家受命有神德謂美文武有德不可從正君臣二句只就天子老更見一說禮畢天子升自阼階而正位乎南面老更降自西階而正位乎北面是正君臣之位也又添出畿內諸侯爵之尊者列於前鄉遂羣吏爵之卑者列於後是正貴賤之等又一說正君臣句指天子與老更說貴賤句指老更羣老各以尊卑序列說俱不必然達字與字樂之指趣悠然深遠是樂中之義正字行字禮之天理截然嚴肅是禮中大義二者皆紀之以義之事和樂不流安燕不亂正于此見一說作禮樂之效

不知此正是義如何說效不可從

有司告以樂闋節是養老之禮畢也王命畿內諸侯及鄉遠之吏反國行養老之禮於各東序之中是仁恩始於一處而終則遍及於畿內鄉遂之地則天子養老之襟懷至此大暢故曰仁諸侯固有東序而羣吏樂以東序言者鄉遂各有家塾黨序而言東序以該之也

按幼字原註作衍文一說不作衍文蓋耆老孤子先王未嘗不兼養可見孝弟慈之政一舉俱舉也可

是故聖人之舉事節此總結上文首二句作頭爲愛之以敬五句之總古之君子以下言其慎終如始而原人之所以知也引兌命只証終始之義大旨專重慮之以太句先

聖

王以此事謀之心曰非此無以教天下之孝弟非身體諸德之實無以行此大道慮所以慎也蓋慎不過慎此禮而慮則思及於所以當慎的源頭此是人性中第一件道理發他此一段真性起來則孝弟之教自人人行之而不覺矣要人行先要人知到衆喻的地步聖人養老之心始快足兌當作說

是故聖人節總結上文聖人記述養老之事而修舉之也以人道莫大於孝弟謀慮於心而推廣之親其親以及人之親長其長以及人之長也其行之何如適饌省具而愛不忘敬也親迎發咏而行必以禮也退而酌獻修以孝養也既歌而語又奏舞正上下足爲此道之綱維紀之以



也侯國通行終之以仁也夫古人舉此養老之事而衆皆知其孝弟禮義仁敬諸德之備也何也古之人舉大事自適饌省其以至告成侯國自始至終其間儀節無所不慎是以能感發其孝弟之心而衆莫不曉喻也引兌命正此慎其終始之謂也然則視學養老之禮有天下者顧可不講也哉

按聖人與古之人古之君子只一人慮大是方行之時其意如此愛之五句總是孝弟之道也德備卽慮大六句慎比德備進一步推本心上去正與德之備相關衆安得不喻正與衆皆知相照此又德所以備而衆知處因行養老之禮於學而終始皆慎故引兌命以結之亦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七

斷章取義之意兌命商書篇名

世子之記曰 三節

此章約言之以見文王武王爲世子之異於常人也文武之所爲聖人之行也世子之記中人之行也聖人制行不以已豈一以文武之道責人哉故錄此於篇末使可跋而及也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八

陝西涇陽楊梧鳳閣

兄 楠龍棟

姪昌齡三開

紹齡七來

男延齡九如

孫 惺慧益較

禮運

運謂氣運以所值之會而言也氣運在人則爲帝王禮樂之因革在天則爲陰陽造化之流通然天時人事相爲符應故其始也法陰陽而作禮樂其終也以禮樂而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八

贊陰陽中有格言頗入精微獨篇首大同小康之說乃謂禮起於忠信之衰道德之薄是卽老莊之遺意豈孔子之言哉讀者擇焉可也

昔者仲尼與於 節

此夫子寓魯發嘆所以爲天下也但人亡政息不能不倦倦於魯爾周公制禮作樂以維持周家數百年之運魯之郊禘非禮也其蜡可知夫子見周家事體如此欲爲周公以回西周之盛不敢以制作自任而思謹禮以續周公之制作一謹禮則治道都完備矣

夫子言我思古昔大道之行於天下與夫三代英賢之得特行道者我今皆未得及見其盛而竊有志於英賢之所

爲也註云此亦夢見周公意最確

按觀謂宮門雙闕亦名象魏天子兩觀外闕諸侯臺門不得有闕魯有闕者以天子禮也感而嘆之言僊問所嘆何事孔子不直指魯失禮故廣言五帝以下之事大道句指君言三代句指臣言夫子以帝事爲大同指三代爲小康而曰未逮有志者謂氣化出於天不可強必人事出於人或可挽回且以臣道自居也欲以是興魯而不遂所以發嘆

大道之行也 節

此先明五帝時也大道之行何如天下者賢能之天下選天下之賢能以授之惟其公也上既公故在下者亦公所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八 二十

講習者誠信所修爲者和睦當時信睦之人親吾親以及人之親而孝達焉子吾子以及人之子而慈達焉使老者至不必爲己總是風俗淳厚處此無待謹禮而自出於禮教之上者矣是謂大同此吾所以不能忘情也按大道之行道之自行卽禮也天下爲公二句須一串看如廢朱均而用舜禹是也一說選賢德才能之士不使繼世爲諸侯如黜四凶舉十六相之類與能與字猶及也一說選與兩字平看講修註作當時之人說一說俱是在上者事至下露出箇人字來方說到衆人上去俱通老有終至不必爲己皆從講修來君既無私故人法之中間使字非着力字乃下之人自相使也壯有所

用謂無所以整亂其情性而才充德立人人得盡其用也有分如男子無才者耕有能者仕各當其職分也有歸如女子嫁不失時各得其所也惡字不必字要活看蓋不獨親不獨子則有天下一家中國一人之象凡材力皆吾一家一人也卽推以與人且不知爲我之惠舍以從人且不知爲我之勞而身知自私也乎是故謀閉三句承風俗來謀起於詐信睦之世圖謀不興取非其有曰盜伺間而發曰竊絕理曰亂毀則曰賊重門擊柝爲禦暴客既無盜竊亂賊則戶無事閉上恬下熙庶土皆然故曰大同總結一句正與首句相呼應

今大道既隱 節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八 三  
此言三代之英謹禮以治天下也三代作爲緊要在謹禮謹從數聖人心上說到制作上來上酌一代之氣運下酌民俗之便宜兢兢於忠敬質文之間確當不易所以此禮之義可爲倫理政事之紀下著義五件正是以禮之義爲紀處義信過仁讓俱是義倫政事內條件大道之行道卽是禮大道之隱禮卽是道聖人與世推移亦無如之何也今大道既隱三代之時上下風俗已不如隆古矣使不有禮義以紀之何所維持以回古風故禮必有義也用禮以品節義以裁制以是爲紀使之有條不亂也以禮義紀彝倫則以正君臣而君仁臣忠以親父子而父慈子孝以睦兄弟而兄弟友弟恭以和夫婦而夫義婦聽以禮義紀政事

則以設制度而立綱陳紀以立田里而體國經野。勇足犯難智足治煩而後以爲賢也。保我子孫保我黎民而後以爲功也。人心不古綱維太密機變之謀作而征討之兵起。斯時不有君子出焉世道何所賴乎。故禹湯文武成王周公此六君子者或爲君爲相由此選用於世兢兢業業持此禮以防範綱維令氣化自我挽回耳。謹禮何如義爲人心之裁制而禮者義之制謹禮以著明之如親疎貴賤中節是也。信爲人心之實德惟禮所以著誠謹禮以考成之如交接往來用情是也。謹禮以著其過則失禮爲非而超犯者無所容矣。謹禮以爲仁之法則使推恩有序而不流於兼愛也。謹禮以講說乎讓使卑遜當可不至踰節而招辱也。凡此五事所以示民爲常法使民由信義之中服仁讓之化而得以寡過於身也。此六君子謹禮之意皆以禮義爲紀者蓋處小康之世而復興大道之行也是謂小康。總結語夫子之有志焉者也。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八

四

按天下爲家言不傳賢而傳子也。君以天位爲家故人化之亦各親各子各私貨力也。大人註兼天子諸侯一說專指諸侯惟天下爲家故諸侯亦皆世繼有子則父傳與子無子則兄傳與弟以此爲禮也。城郭二句俱根世及來城郭溝池私力獨財不免爭奪故設險以自衛故也。紀如絲之有紀君臣義合故曰正父子天然故曰篤兄弟同氣故曰睦夫婦異姓故曰和設制度如宮室

衣服車旗飲食等上下貴賤各有多少是也。立田里如耕稼居宅貴賤有差是也。賢猶崇重也。人有爭奪須勇以勝人有欺詐須智以察皆有高下以禮義賢之立功封賞不爲他人禹湯六君子能用此禮義以爲治故爲三代之英選猶用也此謂禮義也。

言假復問曰

節

此承上章謹禮則興廢禮則亡故子游問而復問禮之若是急也。夫子則以死生爲言則不止於勢之存亡益以見禮之急也。承天治人須相趕說承天以制禮言治人以用禮言二段皆是論理尚未着在人上是故聖人二句着在人上說故聖人以禮禮字指冠昏諸禮正即是父子親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八

五

長幼序男女別君臣正

夫子原禮之所由急故言天理有節文先王制禮以承之禮之體也人情易縱先王制禮以治之禮之用也生死以心言引鄒風相鼠之詩以証失之者死則得之者生可知矣是禮卽人之性命也是故夫禮以下又詳言之天有禮聖人法天以立典禮五典五禮本於天叙天秩是也地有勢聖人效地以定尊卑象山澤之形勢是也鬼神有屈伸往來之變化禮所以布列之有處存玩樂意此三者禮也所謂承天之道也達於冠昏所以篤父子也達於射御所以序長幼也達於冠昏所以明男女也達於朝聘所以正君臣也此八者事也所謂治人之情也理與事一而二

而一者也。故聖人以禮示之，則天道明，人情治，而天下國家可得而正矣。此一篇之大指。

按承天治人，虛虛說，須重治人邊，承不可作本般列字。蓋在本般列之後也。相鼠之詩，衛文公以禮化其臣子者也。效於地，後章般以降命，乃詳言之。列於鬼神，常說因屈伸往來之情，而制為報本反始之祭，是郊社禘嘗所以表列鬼神不一之情狀也。蓋依注，莫重於祭作解，不如只就法其屈伸往來之理言。若依注，便說到祭上，不消及達於喪祭了。達以本般列者，達之，乃由體以達用也。

言復問曰夫子節

禮記說義集言卷之八

六

此是子游究禮之極，而聖人嘆其不能盡也。言復問曰：禮之體大，而用甚廣。夫子此言，特禮之大略耳。不知夫子之極言之也，可得而聞乎？蓋欲盡聞前代之蘊也。夫子曰：我欲觀夏殷之禮，故之杞，宋以求之，意其能守先代之舊典也。而文獻不足，無可徵驗，於杞僅得夏時之書，於宋僅得坤乾之易耳。是易書也。首坤次乾，藏陰陽之妙理，所謂義也。是夏書也。歲月日時，有先後之差，所謂等也。吾但以二書之等義觀二代之遺禮耳。若夫經制紀綱之全，非二書所得盡載，可得而極言乎？蓋不滿意之詞，不煩說到意寓從周。

按極言謂盡言前代之禮，近云承天治人禮之極也。古

帝王制作，皆立禮之極者。不如前說夏道殷道，即禮人所共由，故曰道坤乾二句。正是極言處。夏時夏小正也。見大戴禮。如月令而略。易書謂歸藏。商易歸藏者，坤之體象萬物之歸於地也。義則健順奇偶，確然不易等。則歲月日時，截然不紊。此正禮意也。以是觀字與前兩觀字相應，勿看淺了。謂夏道殷道之精意，以是義與等觀之，庶幾有得也。謂坤乾夏時不足以証禮者，是不知禮與道一矣。此下至禮之大成，皆言禮之事。

夫禮之初始諸節

禮記說義集言卷之八

七

此見禮起於質也。聖人制禮，有鼎飪以為食，有罍罍以為飲，有擊樂以為備，其備如此。然其初始於上古飲食之時，而所謂飲食者，燔黍捭豚而已。汗樽杯飲而已。黃梓土鼓而已。雖簡陋如此，然其真實無偽之心，猶可以交於神明矣。而況於人乎？是上古無禮之文，而有禮之意。後聖得禮之意，而飾之以文，此禮之所以始於飲食也。

按始諸飲食，因飲食而為之節文。初指上古中古時也。及其死也節

惟上古有禮，故後聖制禮。及其死也三句。此復禮也。如是不生，然後行死事。飯腥含而直，熟遺奠。故天望而地藏，斯禮也。蓋以體魄則降而下，知氣則升而上，以至死者之首向北，異於生者之居南鄉。以上送死諸事，非後世創為之，皆從古初自然哀戚之情而文飾也。故曰皆從其初。

按飯必以腥。慮致生之不知。直必以熟。慮致死之不仁。故也。後世於喪有奠於葬有遺。始於此。

昔者先王 三節

此從上古說來。見聖人之有功於萬世也。首節所言。皆是上古時事。為太朴陋。不可從也。下節乃言上古以後可從之禮。

昔者先王未有宮室。三句。即今世之宮室也。未有火化。四句。即今世之飲食也。未有麻絲。二句。即今世之衣服也。皆上古之禮也。後聖燧人氏有作。知室有水。麗水則明。然後修火之利。焉以火而范金合土。以為臺榭宮室牖戶。則巢穴之居。有代以火而炮燔烹炙。以為醴醢。則血毛之食。有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八

代以火而治其麻絲。以為布帛。則羽虞之裘。有代以此。養生送死。於明事鬼神。上帝於幽。而禮制其太備矣。然非私意。特制如宮室之修。取法巢穴。飲食之修。取法毛血。衣服之修。取法羽皮。後聖所為。皆從上古之朔也。修火之利。溥哉。

按前言燔黍。此乃言未有火化者。先儒謂加黍於燒石之上。非火化故也。未有火化。專主飲食。修火之利。則宮室衣服飲食皆在其中矣。火有自然之利。燧人氏裁成輔相。補造化之不及。以全民用也。故曰修。此非上古之不變人氏若也。時使之然也。修火之利。一句為總。下文正是修火之利。以養以事。兩以字。皆從三箇以為來。一

說以養生三句。照註今世承用。皆從後聖說。即燧人氏。蓋對先王言。則燧人氏為後聖。以今世承用言。則燧人氏又為往聖矣。即為朔也。此說近多從之。朔亦初意開端之始。謂之初繼終而有始。謂之朔。

故玄酒在室 節

此承上章事。鬼神上帝而言。祭之盡禮也。兼郊廟不專主廟祭。以有上神與承天之祐也。祝嘏以上。祭備儀物也。君臣五句。祭肅焚倫也。人皆降上神先祖。意要重。恐儀物不足以降之。故又肅人倫以人之精神降之也。神祖降則福祐自承。福祐不可知。而承受之本已得。即福者備也之意。要有一承字。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八

先王之祭。玄酒也。陳之在室。尊古尚質之禮也。醴齊盎齊降而在戶。醴齊卑而在堂。醴酒又降而在下。崇淡黜濃。且以用之。神人為序也。其設尊有如此者。陳其犧牲。使鼎俎有所實備。其鼎俎使犧牲有所盛。其備物有如此者。修主人告孝之祝詞。併尸告慈之嘏詞。其行祭之文有如此者。無非欲天神之居歆先祖之陟降也。然猶謂精神之在儀物者。淺而在倫理者。深也。當此時。正君臣焉。迎牲不迎尸是也。篤父子焉。北而事子行是也。睦兄弟焉。主人獻長兄弟及眾兄弟是也。齊上下焉。獻與餞有次序而無遺缺是也。夫婦有所焉。在阼在房。西酌東酌者是也。如是則儀物既足以稱外心。倫序又足以表內志。天神先祖。縱不格於

我之修儀獨不格於我之明倫乎。是謂承天之祐。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如此。

按周禮五齊之名。玄酒黑色水。一變而有泛齊。泛齊成而滓浮汎汎然。泛齊一變而有醴齊。成而汁出渾厚而甜醴齊一變而有盎齊。成而滃滃然。菹白色其味得中。過此又有緇齊。其色紅赤。則致味矣。又有沈齊。成而渾沈則清而尤致味矣。醴醢二者用之。朝踐醢用之。饋食澄用之。尸卒食三獻。先王以神道事。則以五齊以人道事。則以三酒。三酒事酒昔酒清酒是也。未殺故言陳。未實故言備。祭樂不一故言列。祝者代子以告孝。嘏者代父以告慈。二詞各有其職。故言修。以降上神二句。作兩事看。併以降字冠。一說上神即先祖。指其精氣謂之上神。終於本文與字意不協。正君臣五句。一說就平日倫理言。註引祭統似泥。儘有理。兄弟同姓之臣。上下異姓之臣。君與臣為上下而臣之中亦各自有上下也。承天句總上。上言降上神先祖。是我去降之。承天之祐方是來降。天字兼祖。必曰天者。以凡福祐皆出於天也。降就是祐。不可涉效上去。縱齊緇與醴同。

作其祝號

節

此言禮必合上古中古當世。斯全也。首句提起。二是謂對大成句通繳上文。宗廟之祭。既備祝號之詞。以告鬼神。又設玄酒薦血毛。俎盛腥肉。是法上古之禮。孰其殺至交獻。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八

十一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八

十一

是法中古之禮。嘉其魂魄者。蓋死者魂魄既分。惟是祭極其物。君與夫人交獻。儼若所以事生者然。已分之魂魄。其或復屬而與我相嘉會乎。是所謂嘉會也。是所謂合莫也。獻尸後。主人以為未愜也。退而取前燭肉。及尸俎不載者。亦於饌中烹煮之。令熟。故曰合烹烹之既熟。體別骨之貴賤。若犬豕牛羊以供尸。及待賓客兄弟等。此祭末燕饗之眾俎也。以稻粱而實簋。以黍稷而實簠。以果核而實籩。以菹醢而實豆。以五味之和而實鉶。羹此正祭尸前之禮器也。祭之始。祝以孝告也。祭之終。嘏以慈告也。斯則禮意周備於神人。取法古昔。猶是精氣感通。兼舉當世。極是洽暢美善。是之謂大祥矣。不為當世之禮乎。夫禮不備舉於廟中。則古之成也。頌而不文。今之成也。文而少質。惟始於古而終於今。則文質兼備。非禮之集大成者歟。

按牲始殺薦血毛於室。牲既殺。俎盛肉以薦於堂。皆朝踐時事。熟其穀爛湯之肉。此是饋食時事。越席疏布。皆祭天所用。記者雜陳於此耳。嘉魂二句。承上古中古言。血腥醴酒之類。嘉魂也。物之全乎氣者。與魂相善。孰醢燔炙之類。嘉魄也。物之近乎味者。與魄相善。蓋我之志意。方向乎神。神亦歆享於我。便是契合。是謂合莫。就嘉魂魄上斷之。之詞。嘉字中便有合字意了。渙虛無也。退就神前退也。烹者。即是犬豕牛羊。然合與體又是兩意。體之在祭末之時。實之在正祭之時。告孝在正祭之時。

告慈在醢尸之時是謂大祥就然後以下斷之之辭此節意只爲舉祭之全體而以大成句結之行禮之先後全不拘也大成句雖今古兼得還重古邊蓋禮必萃精意而後成今世之大祥惟得古時合莫之精意爲之本而後文飾之以爲大善則禮之所自成又可知

看來此節意不過說祭盡其禮凡可以飲享鬼神者無所不至祝號以下至交獻皆所以嘉魂魄而合莫也又言其合享云云如此禮文極備精氣冥合豈不是大善故曰禮之大成陳註依註疏分上古中古當世硬生分別殊爲蛇足

孔子曰嗚呼 節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八

十一

此明魯郊之非禮也首句作頭下正見可哀之實也一原杞宋大祭之由見魯非王者之後不當郊一舉先王制祭之法見魯爲諸侯之國不得郊所以孔子有哀哉之嘆

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即周禮也幽厲壞之舍魯何適矣言魯爲周公之後宜秉周禮我不能舍之而他適也然其郊天禘祖則非禮矣杞宋亦皆諸侯之國所以得郊者禹乃三代之盛王而杞爲其後契乃殷之始祖而宋爲其後天命雖易王澤尚存周天子賓之而弗臣是以得世守天子所行之事以祀其祖而不爲僭也魯非王者之後可援杞宋例乎且以周公所制祭禮言之惟天子祭天地諸侯但得祭社稷耳魯侯國也可僭天子之郊乎言郊而

禘可知夫子重有望於魯乃魯之僭復然則古禮終不可復其能已於哀哉

按厲王是夷王子遭奔彘之亂周禮廢墜宣王中興雖復之而未盡復也繼以幽王爲犬戎所殺而廢墜益甚幽王是宜王子厲王孫天子之事守事字處微讀天子之事指郊禘之禮言此禮乃先世天子所行之事後世遵守而行之者也

周公之盛盛于制禮以開百世之治周公之衰衰于子孫僭禮以踰萬世之防外記路史平王時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王使史角往止之魯之郊始此非成王賜也陳氏辨之極詳禮家不知何據而程子亦有皆非之斷遂令讀者相沿真止

祝嘏莫敢易 節

此後十一節是承上章歷舉僭禮之失而因明治政之不可無禮也

祭禮祝於始嘏於終行禮者自始至終中間許多儀節一遵常用之古道而不敢變易重名分上兼誠敬意禮不變古人之禮則心亦不變古人之心此心何等疑愛是謂大假矣寧待以福澤言也哉

假當作嘉

按此章承魯僭禮而言祝嘏只當始終二字非謂止此二事也常古註兩平看謂常事古法作常用之古法串看亦通莫敢易舊說有諸侯不敢僭天子大夫不敢僭



諸侯甚確。一說吉祥善事。天所假以綏有道者。不必作嘏字。亦有見。

祝嘏辭說 節

祝嘏辭說明其義者君也。詔其事者大宗伯也。若惟宗祝巫史習而記載之。則君與人臣皆昧於禮。是幽國也。何以昭明政治也哉。

按辭說祝嘏辭也。藏者習而記之。非藏于其家也。周禮宗有邵宗人家宗人。祝有大祝小祝。巫有司巫南巫女巫。史有大史小史。皆掌祝嘏之辭說者。

大夫具官 節

大夫不能具官而具官。祭器可假而不假。不得用樂而聲。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八

古

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蓋僭亂而尊卑無等故耳。

按六命賜官。限制甚嚴。如諸侯三卿。大夫若有地者。置官一人。兼攝其職。不得具足其官。周禮四命受器。惟公孤以上。始得備造。大夫無地。不得造祭器。有地雖造。而不得具足。並須假借。大夫自有判縣之樂。不得如三桓舞八佾。一曰大夫祭不得用樂。故少牢饋食。無奏樂之文。惟君賜乃有之。今不攝不假。皆具。皆臣之僭富。僭於國君。敗亂之國也。

故仕於公曰臣 節

先言臣與僕之不同。稱以見臣與僕同居齒者之爲非禮。先言喪與昏者之不役使。以見臣服衰裳入君朝者之爲

非禮也。是謂君與臣同國。蓋混亂無朝家貴賤之分故耳。罪在君也。昏因喪並及之耳。以衰裳入朝是一事。與家僕雜居齊齒是一事。玩註自明。

按自祝嘏辭說至天子有田。是言君臣之僭起于制度之不立。故遂言先王之制度不可踰。故天子適諸侯至。疵國見制度之壞。起于上人之失禮。故遂言人君之大柄不可失。魯之僭禮。非人君自失其柄乎。

故天子有田 節

此正先王立制度以正失禮處。天子句就無功德者言。諸侯句以有功德者言。大夫句兼有功德無功德者言。制度在處字上看出。處之得其法。卽是制度。雖欲厚薄其間而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八

古

不可得。天子諸侯大夫之心安。而子孫亦各因分以自守。

見制度之得體處。

宋音義

先王以制度之大。莫若有以處其子孫。蓋人之子孫。上承先祖之祀。下綿本支。百世之傳。處置稍有不宜。而天下之僭從此起矣。故天子之元子。繼世有天子支庶之有功德者。封爲諸侯。其餘則分以畿內之田。是有田以處之也。諸侯之適子。繼世有國支庶之無功德者。下同編氓。其有功德者。則命爲卿大夫。賜之采地。是以國中之地。處之也。大夫位卑。不當割采地。以與子孫。但養之以采地所入之祿。是以采地處之也。制度者。因尊卑爲隆殺。若繩尺之不齊。然則諸侯不得僭卿大夫。不得僭家臣。不得僭安得有前

五者之失也哉

按三子孫照註都指支庶說。一說子庶各包正嫡支庶功德在內大夫食其所有事者故其地命之曰采采者事也凡此言其大法而已若夫諸侯大夫之子其不肖者固不可以世食而大夫之子苟其賢之過人又不止于食舊者焉此有田國采及處字俱活註似泥

故天子適諸侯 節

諸侯敬天子故以宗廟舍之廟尊于朝不敢為主也天子不敢慢人之先故使太史執簡記奉諱惡各盡其禮而已若天子不以禮籍入則是壞法度亂紀綱而禍自上作矣則諸侯僭差起于此

禮記正義集註卷之八

諸侯非問疾 節

諸侯于其臣有問疾弔喪之禮所以憫難恤患表厚下之情也非此而往是出入無名君臣戲謔也諸侯如此則大夫僭差可知

按諸侯惟問疾弔喪則入諸臣之家先王制禮之意可謂微矣而後世猶不免有株林之詩

是故禮者君之二節

見君不可無禮也首句作頭下言禮為君所用有這些好處正見為大柄也歸照在治政安君句嫌微鬼神等政也別之明之等則政治矣政治則君安夫政治何以君安使萬幾中有一事不理即無大害君心便局促不安了在君

能用禮上著精神方說得大柄意出

首節承上言天子壞法亂紀諸侯君臣為謔皆君之失禮者也抑知禮者君之大柄乎器無柄用器者何所運量國無禮君國者何所操持且執簡可以御煩守約而能該博誠柄之大者人君不可不謹操之也何也君出政者也政之治否君之安危係焉故政有二而相似者為嫌禮能別是非而剖析于毫釐政有幾隱而未著者為微禮能定邪正而顯設于章程有鬼神之政焉幽不可測而禮所以儆之如接賓者然則難格者格矣有制度之政焉紛而無紀而禮所以考之如畫一然則不齊者齊矣有仁義之政焉仁主于愛義主于斷最難當者而禮所以別之用恩用威

禮記正義集註卷之八

各得其當則難正者正矣禮之用關于政也如此用禮而極禮之用政之所以治也而君有不安也乎故曰禮者君之大柄也次節若無禮則有害矣政治則君安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違倍小臣貪竊刑罰峻急而風俗敗壞甚至法非常法不止刑罰也始焉由禮不用而至法無常究則法無常而禮愈無列禮者士之所有事也禮無列則士不修職矣民之所歸者德也刑罰而俗微則民心離叛矣上自大臣下至庶民無一可者是謂疵病之國禮其可以已也哉

按是故二字常說只承上二節一說承前數章言得禮者三而大瑕隨之失禮者七而禍亦隨之亦通

故政者君之節

此見君身由政而安也。首句作頭，只說簡政中六句推庸禮之政末句申言聖人能如此行政，則政無不善而身安。以終首句之意。在散字上見天在命字上見政要知禮與政非兩事。庸禮便是行政。方與後章行政以鬼神為徒相應。况祭義因祭太廟而施爵賞。嘗之日發公室則因祭社等禮而各以類降政事之命。可例知。如舊說作祭祀寓意示教于人尚覺模糊。敬並音效。

承上文言政治則君安政不正則君位危。是政者君之所。以藏身。藏有衛護藩屏意。而身由以安者也。政何以藏身乎。蓋天理有自然之節文。人君之政不過效法乎此。以降

禮記正義纂言卷之八

太

下其命令耳。降命何如。因祭社而降命。曰般地之政是效高卑之位而定貴賤也。因祭祖廟而降命。曰仁義之政是效思慕之心。親疎之殺而行仁義也。因祭山川而降命。曰興作之政。是效山川之出財而備物立器。以資民用也。因祭五祀而降命。曰制度之政。是效宮室之制而考正制度。以為民防也。天政之本天而般以降命如此。則命之所出莫非天之所為。由是萬事得宜萬事得序。民安國安而君亦安。其藏身有不固乎。

按紀綱法度整飭一世之權也。正君所以為藩屏之具。此句只如此說。本于天亦不必實以典禮。只合下文意。汎說更妙。本于天政所自出。散以降命政所自行。地自

然有尊卑之理。祖廟自然有仁義之理。山川自然有興作之理。五祀自然有制度之理。皆天之謂先王有事于此而感于心。命降于社四句皆本于天以降命之事。既曰藏又曰固。總是發明安字意。

近云此明君身藏于天道也。蓋身欲其藏藏欲其固。不善藏者藏身于人。善藏者藏身于天命。作天命之命。社祖廟山川五祀俱不專認作祭祀。只是天有自然之命。嘿寓于數者之中。而非聖人不能效之以出政耳。政字都作禮字看。社字作地字看。即前效于地也。天道有藏而後有發。聖人有發而必有藏。聖人直探其原本以為效法則萬物盡得其理。而君身亦為萬理營衛之身。聖

禮記正義纂言卷之八

九

人之身與天道合。聖人之政與天之降命合。知天道之藏則知聖人之藏矣。豈不甚固。此說甚精。舊說作降降命者又說因祭祀寓意示教者俱淺。

故聖人參於天地節

此論治政而歸重于君身也。參並以效法言。以治政說聖人意。思欲如此處存玩樂就是參並之事。比參並實一步。禮序民治在治政之後。又是治政之符驗。處處存玩樂不過教養天時地財此五句。雖不必正貼天地鬼神之所存所樂。亦不外教養二事。用四者比處玩實一步。正用在用之時無過在平日之修。前後非有兩意。

彼道莫大于天地而聖人以心參贊之。有上律下襲意事。

莫妙于鬼神而聖人以心擬並之有知往察來意也。天下有政天地鬼神洩其機焉參之並之欲本其自然之理施之法今可以建之不悖質之無疑也。治政何如天地鬼神理一耳。自其主宰凝聚曰存此自然之序也。聖心亦有存焉處其體之異者以制禮而禮得其序則節民之政治矣。自其機緘活潑言曰樂此自然之和也。聖心亦有樂焉。玩其情之兩者以治民而民得其治則和民之政治矣。其本尤在君身焉。如天生時而地生財此養民之政也。人其父生而師教此教民之政也。然造物無全功而生人有餘責故必正身修德然後能裁成天地之道曲成父母之功也。然其本唯先立于無過屋漏不愧衆影不慚則參並處禮記說義書卷之八

三

玩之本得何政之不治乎。

按參並是工夫字。或有就見成說者亦通政治虛虛說存卽序也。高下散殊之迹易見故曰處處有謀畫酌量意樂卽和也。周流合同之運無形故曰玩。玩有探賸索隱意。正用如順天之時因地之利有父之親有師之尊也。立字最緊要反之心而無媿便是先立于無過在君心上。從正用裏面看出前言治政在參並及處存玩樂旨極微妙。後言政不外于教養君心不外一正則微妙卽平實矣。更無兩層聖人與君只一人。但聖人以德言君以分言耳。

故君者所明也 節

此章承上章君立于無過之地來見人君當以禮馭下也。明君養君事君便是禮。百姓皆如此便是禮達。分定從禮達來然亦不在禮達之後重一禮字。百姓兼臣民言。明並人君之所以治天下者禮也。分也。禮者分之所由定而君者又禮之所自出。故正身無過則建極于上而爲臣民所明效所奉養所服事矣。非明人養人事人者也。若反以明人則其身不正而非立于無過之地。反以養人反以事人豈其禮乎。惟君能正身修德而明君事君養君之禮發自上達下。禮達則分定至愛死患生正分定不容已處。人君可不求立于無過哉。

按正身與本章禮字不作兩字看。失位非真失位。只失禮記說義書卷之八

三

居尊臨卑之體統耳。百姓則君三句。根君正身修德來。愛死患生言君有危難。競欲致死救之意。

故用人之知 節

此言用人之道也。人以中材言。若大知大勇至仁則自無詐怒貪矣。中人之材有所長必有所短。修己者貴補其所短。用人者當取其所長。用是臨時任使若平居任官則不然。去者棄而不責論也。不然中材而不遇賢能之君欲自見片長豈不難哉。

按怒如子胥卻克以公戰報私怨也。貪如田氏好施以掠美于已也。

一說用人當實收知仁勇之用有詐之知其巧纔能應

卒。吾以誠心禦之消其詐而善其知。有怒之勇。其強  
纔能勝事。吾以平心馴之。和其怒而善用其勇。多貪之  
仁。其惠方能及人。吾以公心化之。滅其貪而善用其仁。  
蓋天下無全人。豈有不許不怒不貪之知勇仁哉。惟能  
去取用之。方謂之善用。

### 故國有患

#### 節

此明致死之道也。與曲禮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同義。謂  
之義者。得世守之正也。大夫衛君宗廟而死。難謂之變。得  
守道之正也。分辨之說勿用。

### 故聖人耐以

#### 節

此明治情之本于禮也。耐字着力。與必字相照應。爲之與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八

#### 幸

前兩爲字相照應。曰辟曰明曰遠。自聖人去治情說。曰修  
曰講曰尚曰去。自百姓自治其情說。治情以辟義爲主義。  
之途。關得開。則人人自義。自然有信。雖無爭殺了。然其要  
在于由禮。禮者人情之防。夫有禮則倫理敦篤。利與而害  
息。人情治矣。無禮則十義乖謬。讓隱而爭鬩。人情不治矣。  
禮之關于人情如此。故曰禮承天道而治人情者也。  
按非意之也。言非臆度料想。姑爲疑言。天下大本在于  
人情。離合情之合。則天下之異歸于同情。離則天下  
之勢不可合。知得十分透徹。則知義之當盡一也。其欲  
趨利而避害一也。而關之明之達之。治情自不能已矣。  
知情要看得鄭重。父慈子孝。不可說父盡其慈。子盡其

孝。只言父有慈之道。子有孝之道。餘倣此。故聖人之所  
以至。未是言治情必本于禮。宜緊緊一氣說下。左傳云。  
人有六情。喜怒哀樂好惡。此云欲彼云樂。此云愛彼云  
好。六情之外。又增一懼爲七。喜愛欲者。陽之情。怒哀懼  
惡者。陰之情。以其有益于人。故曰利。以其有害于人。故  
曰患。

### 飲食男女

#### 二節

此承上章明欲惡之情。見治情必由于禮也。要知此察情。  
卽是前知情。惟知情然後能治情。意本一貫。非前說治情。  
由于禮。此說察情由于禮。分作兩事。但前禮後屬之天下。  
此禮字歸之君身。所謂我知禮而後能以禮治人也。

###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八

#### 幸

按喜愛欲之屬。終其屬之屬。以其爲欲惡之甚。故曰  
大端。美惡在欲惡。不當上見欲識欲惡之美惡。又  
要自家知禮。蓋人與人相接。各有一段天條。不可已之  
情實呈露于動作威儀之間。是色所不必見。情心所不  
能藏者也。據禮以觀其舉動。一一與禮合。必其心之美  
其舉動。一一不與禮合。必其心之不美。已能知禮。然後  
能以禮觀人。欲察物而不由禮。那得矣。正謂是意。

### 故人者其天地

#### 七節

此總言人生具理氣而資物用意。言人之有生。本乎  
造化。中五節言人之養生。順乎造化。末節天地之心。結首  
節天地之德。句五行之端。結陰陽三氣。食味句。結二節至

六節造化有這許多好處都合并在人身上去。則人當踐形盡性以節欲。方爲無負天地。此章言聲色味皆本五行于五行。獨詳者蓋天地陰陽鬼神之理流行于五行。天地等無迹。五行尤切于人可據也。

一者其天地節言人生得造化理氣之全也。玩故入者一字只就當人一身而言。須以天地二字貫下。只得一箇天地之德便合交會秀俱全。乃完成箇德。不然德從何處來。亦從何物。附著舊說于首句。謂生人之本。次句謂生人之機。鬼神句方謂人于是乎生。夫論人而指未生之前爲說。吾不知其解也。

夫人生于天地而參天地。抑知人之爲人乎。全要體一其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八

字人即是天地之德云云。有不可以分別言者。故曰其德字交字會字。秀氣俱着人說。天地有德而人性之所以常靈。人心之所以不死。便是天地之德。不必說到仁義禮智上。天地間不外一箇陰陽。而陰常交于陽。陽常交于陰。以爲是流行之運。而人身中一呼一吸一動一靜。孰非陰陽之變合。故人即是陰陽之交。陰陽往來曰鬼神。陰凝成魄。陽凝成魂。而人身形神之用。孰非實理之凝成。故人即是鬼神之會。陰陽鬼神只是一箇。自其運行處曰交。自其凝聚處曰會。耳天之五行。無處非是。然各得一氣。不能相兼。而人身耳目口鼻心全具五行之氣。仁義禮智信獨鍾五行之秀。此人生天地間必當與天地合其德。與陰陽鬼神

同其屈伸往來。而保合五行之最秀者。不然何以爲人哉。記者之言及此。蓋將以明其制作之本也。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而人者天地之德也。必以陰陽爲端。而人者陰陽之交也。必以鬼神爲徒。而人者鬼神之會也。必以五行爲質。而人者五行之秀氣也。奈何舍禮而欲備天地之德也哉。

故天秉陽節。承上文專說五行之和。爲聲色味張本。天地功用之妙。全在五行。而陰陽鬼神包括其中。重播五行于四時。向五行之運。天地播之。故即陰陽之交。通以敘其始。五行之和。于月驗之。故即月之生明。以驗其和。盈者闕之。漸闕者盈之。始皆可言生。非有盈虧也。自人所見言之耳。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八

夫人得理氣以爲生。必資五行之生物以爲養。養五行何始乎。故天秉陽氣。固位乎上矣。然成象爲日星。而其光下垂。則其氣未始不降也。地秉陰氣。固位乎下矣。然成形爲山川。而其氣上通。則其氣未始不騰也。天地相交如此。由是陰陽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之五行。分布于春夏秋冬之四時。五行之原如此。但見天地陰陽無非和氣。各循其現而後月之生明。一如其日之顯次而不忒也。是以三五而盈。爲生之終。三五而闕。爲生之始。更無有朧朧之失也。此皆所謂月生也。皆所謂五行之和也。其斯以爲物用之本乎。望而不盈曰朧。晦而不闕曰朧。

按播者分布也。如天一生水而播于冬。天三生木而播

于春地二生火而播于夏地四生金而播于秋天五生土而播于四時之間是也和以氣行不乖言月生承和字來卽月以該日也兩箇三五皆以朔弦望晦順逆數之盈缺在日與月光遠近上見如朔與日相合無光也越三日而明始生八日而光始半至于十五方與日遠而全受其光故盈望與日遠無虧也越三日而明漸虧八月而魄始半至于三十又與日近而不受其光故闕姚承菴云播五行于四時以一年論月生以一月論欲觀一年當于一月也

五行之動節只就上節播五行句抽出言之以起下文蓋五行不有所竭則流而莫返不有所本則絕而不續生機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八

季

息矣惟相竭相本則其運不窮而生機亦不窮迭還二字全見五行之和處五行四時十二月非三平謂五行運于四時分爲十二月也上句不言者已有動字包之矣此須以見在立說

夫五行之運由木而火而金而水土無不在疑于無終矣然春木王而夏火來竭之秋金王而冬水來竭之此盛而彼衰是迭相竭也此五行各循其序天地陰陽之分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五行之播唯土寄王餘各專乎一時則謂之四時唯土居中央餘各專乎三月則謂之十二月疑于無始矣然春木之王乃夏火之本夏火之王乃秋金之本秋金之王乃冬水之本此衰則彼盛是還相爲本也

此五行互爲其根天地陰陽之合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夫五行終而始始而終如此則氣機之和固有以爲生物之本矣

按此節常說作兩平看一說迭相竭曰動動變動也以相克之理言所謂土克水木又克土金克木火又克金水克火土又克水是也此自其變動者言也蓋竭者竭其過也過盛則必衰竭之乃所以保其盛爲生生之本則相克正所以相生此五行之所以妙也若四時十二月有常之運則全是相生無相克矣註已往者爲現在所竭恐非動字之義且以子竭母亦無此理照下三節此節首二句只作起下語言五行固有相克之理而至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八

季

其運行則相生而不窮勿兩平此大有理解

五聲六律三節以調樂言之五音發而爲聲是爲宮商角徵羽之五聲其寓于陽六律陰六律而爲十二月之管也則還相爲宮也如調樂于春以角爲宮而四聲清濁各以序從之夏以徵爲宮秋以商爲宮冬以羽爲宮中央以宮爲宮還而不窮五聲之妙一五行之妙矣以調味言之五行滋而爲味是爲酸苦辛鹹甘之五味加滑爲六和其爲十二月之食也則還相爲質質主也如春主酸而餘味聞之夏主苦秋主辛冬主鹹中央主甘還而不窮五味之妙一五行之妙矣以辨色言者五行形而爲色是爲青赤黃白黑之五色加天玄爲六章其爲十二月之衣也亦還相



爲質如繪衣于春則以青爲主而餘色間之夏主赤秋主  
白冬主黑中央主黃還而不窮五色之妙一五行之妙矣  
按此以五聲五味五色作主而律管和章帶之不可平  
重六律陽聲如黃鍾子太簇寅等律法也六呂陰聲如  
大呂丑應鍾亥等呂助也言助宜陽氣也總而言之皆  
可稱律十二管雖爲候氣設而音實寓于其中蓋五音  
有聲無氣必破之律管而後成中間律長者聲遲而濁  
律短者聲疾而清皆以律之長短叶聲之清濁也常說  
調樂于春以角爲宮而律中太簇夾鍾姑洗焉近云此  
只當重五聲不必重律管如云調樂于春而聲之寓于  
律管者以角爲主也有理六和十二食不知其品六章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八

天

十二衣謂上衣繪六章日一月二星辰三山四龍五華  
蟲六也下水繪六章宗彝一藻二火三粉米四黼五敝  
六也

故人者天地節首句從天地之德來心字比德字進一步  
二句從五行之秀氣來端字比秀字進一步前言德會交  
氣只說得人的稟受如造化是匠人人是匠人雕鑿的不  
偶人造化是活的人是死的到此處說出箇心端二字則  
世間靈妙變化出有人無機關天地做不成的事人去做  
五行造不就的物人去造人是活的造化是呆的方見得  
天地之間人爲貴然皆是實理所爲總來只完得箇德字  
故曰天地之德盡之德完而盡性踐形一切聲色味不能

爲累方無負其爲人

此總結上文天地無心人就是天地的心蓋天地界其體  
而人身妙其用殆猶代天意而運天工者故曰心五行無  
端人就是五行的端蓋五行運其氣而人身顯其靈殆猶  
物在其中而緒見于外者故曰端食五味以養其口別五  
聲以養其耳被五色以章其身備此三者亦五行之配人  
之所由以生養者也于此見天地生物獨厚于人所當盡  
性踐形節欲以無負天地生養之意可也

按元亨利貞之理賦而爲仁禮義知之性人生天地之  
中天地有人如人有仁則木之性義則金之性火之性  
水知土信五行之氣在兩間不可見人得之以生而爲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八

天

仁義禮知信則其端可見矣不言陰陽鬼神五行可該  
之也食別被指人所不能免說而生只須此三者味中  
間一別字則食字與被字皆可並舉或有歉于此者或  
有溺于此者則在聖人制禮以裁成之故繫承曰聖人  
作則云云

故聖人作則

節

此詳聖人作則之善也作則爲總九句作則之事四靈作  
則之應下各項又著作則有許多好處以見不容已也聖  
人作爲典則以立制治之常經示子孫之世守非自私用  
智而爲之也如法天以立典禮效地以定尊卑如此則事  
物一循乎尊卑之理典禮以立尊卑以位而事物有不舉

行乎。如情之明白正大者，屬陽；回互反覆者，屬陰。能以陰陽求其端，則其屬陽者必七情中節也；其屬陰者必七情乖僻也。而情不可觀乎？以四時爲柄，謂執當時之權柄，以教民立事，如春教民以耕，夏教民以耘，秋教民以斂，冬教民以藏。如此，則民咸乘時趨事，可勸勉而成矣。以日星爲紀，謂以日星記時之蚤晚，如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虛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則其時之東作南訛、西成朔易之事，可列以示民，不先而不後矣。月以爲立事之量，量分限也。如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亥月執公功，子月攢武藝等，如此，則事功與時並進，豈不如樹藝而日見其滋長乎？鬼神以爲徒，政事與鬼神

禮記正義纂疏

卷之八

相依。如祭社著效地之政，祭宗廟著仁義之政，祭山川著興作之政，祭五祀著制度之政。祀事常行，而此政事可以悠久守之不失矣。五行以爲質，如五音六律以養耳，五味六和以養口，五色六章以養目，皆取正于五行，而還相爲宮，還相爲質。如此，則周而復始，五行不息，而事之取正于五行者亦不息矣。禮義以爲器，如大面人倫之道小而政事之失，皆以禮義防範之，而利用如成器焉，則執此惇倫而倫敘之事有成功，可考。執此修政而政治之事有成功，可考矣。人情以爲田，不使邪僻害正性，亦猶治田者不使莠稗害嘉穀如此，則人情各向于義利，知趨而害知避，有宿道向方之所，如居室之有奧，非復遽廬逆旅者矣。由是

瑞物駢臻，故雖四靈不可以養，養致者今皆爲聖世而出。如馴畜然矣。夫四靈萬物之長也，長至則其餘皆至，有可用之以供庖廚矣。作則之善如此。

按作則與行政不同。行政去未必皆善，曰作則，所作者件件皆法式了。以天地爲本，九句俱有工夫。此主上之人制作者言，故物可舉也。九句俱現成無工夫，根本上制作之善來。一云萬物生成皆在天地，以天地爲本，則萬物皆未。本既得，則末從之，故曰物可舉也。舉有物物就裁之意，註訓事便與下數事字混。凡人一動一靜，無非陰陽。聖人教人作內作外用，動用靜亦無非陰陽。曰爲端者，事由此拈起。若其端緒云爾也。易曰觀其所感，

禮記正義纂疏

卷之八

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所感所恒，無非陰陽也。而其情可見，是情可觀之說也。不專主善惡說，可勸可列，有藝只教人趨事赴功，亦不專指農事。鬼神體物不遺，人亦體事而無不在。若一出入一動靜，悉與俱翕俱闢，而不相離，便是爲徒了。再之爲徒，則凡事之屈伸往來，可據守爲常矣。註以祭祀鬼神配到政事，未妥。貌言視聽思五事，一五行也。仁義禮智信五常，一五行也。天與我五事，我還他五事，與我五常，我還他五常，這是事可復。國家歲有常事，云云，似未得旨。且數箇事字，功字俱一樣。訓詁家將來東解西解，未見其合也。畜字活，四靈治則現，故可畜，亂則隱，豈

可畜哉。若當馴畜，則與田器等字非例矣。以上皆不與註合，而多可從故備錄之。畜許又反

### 何謂四靈 節

此承上四靈爲畜而言。麟體仁厚，鳳識治亂，龜兆吉凶，龍神變化，皆不常有之物，爲聖世瑞者也。故曰四靈三靈既至，故其類從之。雖見人亦不驚散飛走矣。此飲食所以有由也。龜能前知，既感道化而至，則能逆知人之情狀，而善惡吉凶皆不能逃也。龜不言介蟲，類應者以其爲決疑之寶，非可以飲食之物例之也。猶音橋，猶音越

按聖人作而萬物覩四靈爲畜，實有位育之功。所謂各從其類也，勿拘飲食有由。

禮記說彙纂卷之八

### 故先王秉耒耨 節

此言祭法之善，乃作則之一端也。禮莫重于祭，故先王于未祭之先，定期于卜筮，而不敢專。陳列祭祀當行之禮物，而不敢忽。行祭之時，埋幣贈神，以將誠敬，宣揚祝嘏，以告慈孝。此四者所謂設制度也。如此則國有典禮，後王可以世守。國既有禮，故百官各御其事，御治也。無曠官也。官既有御，故百事各有職主，無廢事也。則一切禮節，自始至終，各循其序，毫無違錯矣。此皆原于制度之定，故能如此。

按上言龜知人情，故此言卜筮造置之事。言著者，凡卜皆先著，故兼言之。繒幣帛，辭說卽祝嘏之辭，繒帛藏之于幽，故言瘞辭說揚于明，故言宣。四事平看，此節重設

制度句，設字尤重。制度在禮，而設立區畫在先王之心，詳列出來。國有禮四句，就上文見出有禮如卜與陳列是官有御如掌耒耨陳列是事有職如著龜以下日陳列以敬神是禮有序如陳列決于卜日是國有禮禮之體禮有序禮之用有御有職互見一說國有禮推開就國家諸大典禮說不單承祭祀官者行禮之人事者禮之所在宜知

### 故先王忠禮 二節

此明禮教之所由達也。首節先王之達禮教如此，正法則以下天下之從禮教如此，要重義之修的義字郊社以下言能達禮教于下者得禮之精義而修之也。義在禮之中。

禮記說彙纂卷之八

章

而其本則在于王之心。心正則禮之義方昭揭暢達，而天地人心俱爲感應，這是修義本原處。

故先王忠禮節，首句作冒，祭帝五句是舉祭以達禮教，宗祝三句是設官以達禮教，王前以下是正身以達禮教。一段密一段相遞說來。歸重守正一句要玩守字。王心乃禮教所自出，守者時時操持至正本初無物之衷，就是未發已發中和氣象是克己復禮功夫緊關處于此守得定，無私欲之侵，禮發出方真，而教纔能四達。下文效驗皆是此念所感動的。

大禮教之達必先明於上而後達于下。先王忠其不達也，故性用辟憤器用陶匏而舉郊祭者蓋以君之尊猶天所

以定夫君位之尊欲嚴上之禮教達也其牲用騂其地方澤而舉社祭者蓋以百貨產于地所以表其載物之利欲報本之禮教達也酌禘烝嘗廟祭也所以表其仁心之不容已欲仁義之禮教達也沉埋望祀者是以禮假接山川之鬼神欲興作之禮教達也四時致祭五祀是各本其所行事也欲制度之禮教達也五者皆以祭言禮重于祭也然祭祀雖重但行于一時不若感化之地可垂于永久爲尤重也故宗廟爲禮法之地則宗祝在焉贊相奉承欲仁孝之禮達也朝廷爲四方之極則三公在焉保傅輔導欲上下之禮達也學者教化之原則老更在焉敬養致孝紀義終仁欲人倫之禮達也三者備官以明教也然必正身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八

以爲之本故巫在王前以鬼神之事告史在王後以言勸之事告兼墳典言卜筮以吉凶諫誓以歌詩諫侑以威儀善道諫皆在王之左右王居其中此心何所爲哉蓋欲其前後左右相與夾持而匡救之凜危微之防儼精一之訓守君道之至正而已君心一正則用人行祭無一非正禮教之達也何有

按五所以推舉祭之意下義禮字正于此處含得達禮教各下一層定天位註指定君位說近云天高在上定天位只就尊天上看與列地利同可從地出財故云列地利祖廟遠則殺之以義近則隆之以仁離言之有仁義之別合言之皆親親之仁也故云本仁一說本仁者

本祖考啓佑之恩非本吾心之仁愛也亦說得是山川皆出材木可供興作而有鬼神助其幽我爲主而鬼神有賓道故云僨鬼神祀戶寵所以本其出入烹飪之事祀門行中霤所以本其往來闔闢光明之事制度之舉始于宮室故云本事宗人祝太祝三公師保傅獨言三老以該五更宗祝三句不是嘿然修職蓋廟朝學皆禮教所在宗祝等官隨所在而講明之便是達禮教不祥除于未然故前平言行紀于已然故後史前後左右雖起王中字要得夾持匡救意無爲註作過文看近作不累于物不牽以私說欲王之中心無爲也無爲便是守正至正不偏之極心不着于四旁也可從乎中心無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八

爲也句孔疏作王中心無爲連心字讀亦有理故禮行于郊節故字承上以守至正來以守至正之心而有事于郊則明德之馨孚于冥漠風雨節寒暑時百神受職而事天之教著矣有事于社則精誠之念達于淵泉地不愛寶物無遺利而事地之教著矣有事于祖廟而觸發人之良心則天下皆知子孫之當孝祖父之當慈心安意順非強之使然矣有事於五祀則天下皆知賤不踰貴卑不凌尊心閑于法則之中矣精禋感格其效如此可見先王之祭恐義之廢墜也修而舉之行一祭所以彰明一祭之義而事事皆節文之所寓也義修而禮因以藏豈不足以致天人之協應哉要之以至正之心爲之主也

按受職卽盡職也孝慈服以其有祝以告人之孝。禘以告神之慈也不及山川者以社言百貨可極兼之也。禮行于五祀者中霤在室之中象中央土故祀之于季夏戶自內而出外象春陽之闢而出單扉者陽奇也故祀之于春時門自外而入內象秋陰之翕而入雙扉者陰偶也故祀之于秋時竈火之所宅炊爨以食人象夏氣之養物故祀之于夏時行人之行動所由象水之流動在門內戶外秋後春前也故祀之于冬時察此制度可以正法則禮行而後見禮達之實曰百神受職百貨可極則尊君報本之禮達可知也餘可意會義禮是行禮時裏面原有的至格神人後方打轉結之玩註故字自禮記正義纂訂卷之八

見義屬當祭說如酬德報功是也修有無虧欠意禮屬誠敬說如謹始慎終是也藏有無滲漏意申說而字方不落空重禮藏上見祭非虛文也義卽上條五箇所以字禮卽下條四箇禮字如云郊以修尊天之義而陶匏繭栗之禮藏于中是也。

### 是故大禮必本 二節

此明禮之合天人也首節懼天下之言禮者瀆于人而忘于天故言官于天見禮以承天道使天下知所尊次節懼天下之言禮者惑于天而不體于人故言居人曰養見禮以治人情使天下知所從。

夫禮必本節此言禮之大原出于天也夫禮非無因而作

也理氣渾淪三才未判聖人之禮實本于此何也自太乙之分也天地之上下交位自太乙之轉也陰陽之動靜相生自太乙之變也四時之消息不常自太乙之列也鬼神之屈伸不一此太乙流行之迹禮制已肇于此聖人者窮神知化制爲典則以降下其命令者莫不主于法天而爲之也夫天地陰陽四時鬼神皆天也天之理卽太乙也所謂禮本于太乙者如此。

按其降曰命尚未涉法天意末句方見命本于有生之初聖人制禮而亦曰命者以其一定不移若賦予之各得者然兩其字俱指先王說。

夫禮必本于天節此言禮雖原于天而實不遠于人也禮記正義纂訂卷之八

二句卽上官天事時分藝皆就人事上說其居人也曰義正見天道卽人事之宜而盡人卽所以合天也。

夫禮主法天豈其不切于人。是故禮必本于太乙之大矣。推而行之言有動也。殺高卑于山澤而上下由之辨焉。敷而布之言有列也。本事爲于五祀而制度由之興焉。時之推遷不一。則變通以從時。而以時爲柄矣。月之爲量不同。則協合于分限。而功如樹藝矣。此皆效法所本者。孰非取法太乙哉。而非聖人強世而不便于人也。其綱紀防範。總緣乎人情世故。如此則宜。不如此則不宜。不曰義乎。然其行之也。必有具焉。貨財物力。辭讓飲食者是已。而冠昏喪祭射御朝聘。正所行之禮也。夫豈人之不能爲。不當爲者。

此所以爲居人者曰養也。

按天與地事時分。只是天字。本與動變列協。只是本字。此正是本太乙着實處。非兩事。本于天與前同。兩之字。往也動而之地。卽殺地也。列而之事。卽五祀所以本事而定制度也。變而從時。如春耕夏耘。春朝夏禘。夏禘之類。與時偕行。不先不後。亦卽四時以爲柄也。協于分。藝如葬禮。則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喪服則大功九月。小功五月之類。久近相合。無過無不及。亦卽月以爲量。故功有藝之意也。此二句皆法變而爲四時也。凡此五者。卽上所謂官于天者也。不另立意。居人註云。在人。似無味。居字要認禮以示民有常。人之托宿在焉。故曰居。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八

五

養只會本天動地意發揮。一說養如字。謂其居人在涵養德性也。勿從儀禮考。飲有鄉飲酒禮。食有八食大夫禮。冠有士冠禮。昏有士昏禮。喪有士喪禮。祭有特牲饋食上之祭禮。也有少牢饋食。卿大夫之祭禮也。射有鄉射禮。大射禮。御于周官見五御之名。其禮亡。四時朝禮。有朝宗觀遇四名。惟觀禮存。聘則有聘禮。貨。華幣庭實皆是。

故禮義也者 節

此明禮之至切也。首二句提起。中三所以字平看。皆屬禮之用說。正見大端處。不必以達天道二句總承。

夫聖人制禮。一本于當然之義。則此禮義也者。關於身心。

性命。是人之大端。而非小節之謂也。何也。人之一身。肌膚患其不會。筋骸患其不束。會矣。束矣。患其不固。而要其所。以不固者。心不誠也。禮也者。所以講信修睦。以誠其心。而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以莊其身也。是爲身心計者。何可無禮也。人之一身。明則有生死。幽則有鬼神。生欲養死。欲送而鬼神欲事禮也者。所以養生送死。祀鬼神之。大端也是爲幽明計者。何可無禮也。人之生理在天。曰道。在人曰情。而天道人情。總欲其通。而無塞禮也者。凡天地陰陽鬼神之情。蘊由此顯。設不致微。而莫測。君臣父子男女交接之情。義由此品。節不至乖。而難制。由之則通。不由之則塞。所以達天地順人情之太寶也。是爲天人計者。何可無禮也。禮之不可已也。如此。惟聖人爲能知之。所以身心內外上下。天人各得其宜。而致藏身之固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耳。禮其可去乎哉。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八

五

按上文言禮而曰其居人也曰義。故此承上而以禮義並言。人之百行。皆德性之端。形見于外者。而禮義乃四端之二。比百行爲大。故曰大端。兼治身心。通幽明承天治人在內。常說講修以誠其心。因以莊其身。而字作轉。從前講。而字方不落空。以其爲人物之出入。曰實爲天道。人情之出入。曰大寶。知字深。有身體力行意在內。不可已。修已治人皆是上夫端。猶言根本。節目下大端。猶言大事也。

故禮之於人也 節

此明禮之貴厚也首二句要得禮以成德意以厚以薄兩以字着實緊要以厚者如以忠信養心以莊敬飭躬即敦厚崇禮意以薄者只在文章粉飾上做工夫而忠誠之念少君子厚于禮小人薄于禮就如釀酒之有醇醪一般至可久易壞意又下一層不必添入

故聖王修義 十三節

自此至終篇皆聖王治情之事通章只看一修字下文陳講本播皆修也修非于性外索一道理即于天性中固有之理開導整頓一番惟其修性以治情所以人心世道無一不順末復曰聖人修禮以達義此順之實可見大順之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八 早

故聖王修義 五節

此總是聖人治情之事也首二句提起言聖王修道以治情聖王之田句推治情為聖王急務下言治情之序也治情有五事獨言禮義者以禮義為治情之大端而學之稱攝此仁之聚聚此樂之安安此也學仁樂皆以禮義實方聯絡耕種等字借農夫事擬之非譬喻也總是治情之道先以禮而防範次則隨時宜中剖辨理欲然後會于一本而妙于自然有一節承一節意

夫天下不能自治其情所賴以治之者聖王也聖王知義者人情之裁制修此義焉使人有所執持以為治事之柄期情之發皆合宜也禮者人情之防範修此禮焉使人情有所區處以為節事之序期情之發皆中節也非所以治人情乎可見聖王以治情為已責猶農夫以治田為已憂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然必有序焉人情易放縱不有以防範無以為入德之地修其軌度使知矩準繩之不可易如治田者修耒耜以墾荒蕪者然人情拘檢不有以開道彼不能隨事以合宜陳者陳列其禮中之義使知規矩非強設皆出于本體之所固有如既耕之後隨田播種者然未生之前慮其不生既生之後慮其煩生此時而不求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八 早

真是之所在則禮義之似是而非者得以混淆故在講學析理于微剖欲于危不于同中求異而在似處尋真猶養之去莠養苗者然講學已能博矣然不歸之約不可也于是根本乎此心之仁以為統宗會元之地會萬于一使禮義不至渙散如穀之熟而收斂者然本仁已能利矣然不造於安不可也于是播乎聲容之樂以為涵養陶鑄之資使此心從容自然于禮義如食之而厭飫者然聖王治情之道如此故曰人情者聖王之田也心本仁者何仁統四端凡禮義皆仁也

按義柄禮序總頂一箇修字只重修字使人意在治人情中方可露出此三句見聖王如此治情故人情者二



句見情是聖王不得不治者下復詳言治之術也二修字二禮字都同修及下文陳講本播皆指聖王五之字皆指人情言學耨者去其害吾禮義者也仁聚者會吾禮義于一本也樂安者渾此禮義于無迹也重禮義上看本字不大着力矣禮惡其壞故曰修義欲其明故曰陳學欲其辨故曰講仁以立人道非本不立故曰本樂以和民聲非播不和故曰播播者散布發越之謂

故禮也者義之三節

此言禮義仁爲道之大也三節將禮義仁錯綜說禮中有義義中有仁三者原相合而不離以明上文必用禮義仁之意不及學與樂者學以明此樂以安此而已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八

聖

此明聖王治親必以禮之意此節上下雖作兩層總是一意但上指禮之已成者下又說義是禮所由興在禮之未成上言上協字是方去協之下協字方是真能協合

聖王治情修禮以耕之矣夫禮何爲者義者事理之宜尚屬虛位至制爲禮則尊卑貴賤輕重隆殺一一有定分而可據禮非義之定制乎何也聖人制禮除是義不當起者固不敢輕有初立矣若協之於義而真能協合則雖先王從來未有之禮亦可以義而起也是未有禮之先禮悉成于義既有禮之後義悉寓于禮故曰禮也者義之實也此治情之所以在修禮也

按義之實與義之柄同但柄字主人去操持言實字指

禮之定體言一說實字對虛字看註定制二字只好解

禮字解不得箇實字此說亦有見一說上下一串看惟

禮爲義之實故協義可以起禮此不費轉折亦便可從

此明聖王治情必以義之意首二句分乃義之本體如此

協于藝二句方着人身上說得之得義也卽能以義而協

藝講仁者也此得之合下得字汎就天下人說不專屬在

上此強字與下文尊字都指下之人言方與治情叶

聖王治情陳義以種之矣夫義何爲者蓋義者事之宜藝

之接于外者輕重大小以義爲之分限義者心之制仁之

發于內者親疎厚薄以義爲之品節此義之本體然也如

使事之處于外者協合于事理之宜不倒行而逆施講明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八

聖

乎用愛之等不太過而不及則得義矣以之制事外有執

持以之制心內有主宰天德之剛常伸于萬物何強如之

此治情之所以在陳義也

按藝之分仁之節與事之宜心之制同但藝是應事之

才仁是居心之理字解畧有間耳協義講仁常說兩平

一說講明乎仁以協于藝把仁藝看作一事雖照註解

于原文覺倒強字全在協合商度上見出貼人畏服說

者粗

此明聖王治情必以仁之意此仁字與上仁字稍異彼以

愛言此以心之全德言義字與上文義字亦稍異彼兼心

言此單以事言順字爲下文數順字之根心一仁則念

皆和順。

聖王治情本仁以聚之矣。夫仁何爲者？仁卽此義之本也。蓋生理既具，而後變化無方。仁其本根，而義其枝葉矣。由是而推之天下國家，有所謂順焉。仁卽此順之體也。元善充暢，而後協氣嘉流。仁其體質，而順其功用矣。得之得此仁也，則天爵在我，無論勢位名分，舉不足言。卽一德片長，亦莫與之京矣。不其尊乎？此治情之所以在本仁也。

按本對末言體對用言。得之者尊，與上強字俱是論理。註體足以長人便滯。

故治國不以禮 節

此承上文言。上三條發明治情之道本一理，非禮自禮義。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八

四

自義仁自仁已見。治情不得偏廢意。此又反譬以申明之。其功不可缺，而其序不可紊如此。重序不可紊上無耗而耕無以開從入之端。獲而弗食，則拘迫而少雋永之味矣。按治人之情便是治國。前言陳義，而此變言本者，凡種皆所以立本故也。前言本仁，而此變言合者，以人本仁也。合而言之道也。爲禮爲義屬在人上，謂使民爲之也。其餘並屬聖王此節，雖反上文言，却要引出順來，以終治情之效。

安之以樂 節

此言天下之人情皆順也。安之以樂是散言，順是統言。安之以樂是聖王方去安之，順則人情皆得所安而治之功。

成矣。人之肥不重，且先說簡肥字。衍其義以起下耳。肥字當不得順字。惟家肥國肥，天下肥，然後謂之順。肥只是仁義禮樂之教，充盛于家國天下，無一不足意。順字與首順字無二意，加一大字，從衆肥字而贊其爲順之大也。

夫治情而至安之以樂，則治之極矣。就一人之情而言，爲治合天下人之情而言，爲順。安之以樂而不達之于順，猶食而弗肥，無以驗其食也。以達順言之，譬如人之一身，四體既正，而無情慢傾側之容，膚革充盈而有豐厚盈溢之美，此人身之肥也。今安以樂而達于順，則家國天下之肥，不猶是哉？推之一家，父慈子孝，而父子篤；友弟恭而兄弟睦；夫義婦聽，而夫婦和。則一家之情各得其正矣。此謂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八

四

家肥推之一國，大臣祿厚易廉，而權重易至于不法。今則執法奉公，而臣道克盡；小臣勢輕必法，而祿薄易至于不廉。今則砥礪介節而不虧其守，相序者尊者總職以率下，卑者分職以奉上，貴賤有序，不侵官廢事也。相正者君不安于姑息，而以賞罰正其臣；臣不苟于雷同，而以獻替正其君。明良交儆，不驕不諂也。則一國之情各得其正矣。此謂國肥。推之天下，天子身及政事，非仁無爲，非義不行，而以德爲所行之車，且行仁也而安于其仁，行義也而和于其義，而以樂爲乘車之御，諸侯以禮相與，朝聘以時，大小竭藩屏之誠，大夫以法相序，不僭不偏，上下安靖共之位，士以信相考，而久要不忘矣。百姓以睦相守，而協心相親。

矣則天下人之情各得其正此謂之天下肥此則一人和  
于上臣民和于下遍世宙皆協氣之洋溢不謂之大順乎  
至于大順天下之人更無他慕但知所以養生送死事鬼  
神之常而已革外薄皮曰膚膚內厚皮曰革以德爲車此  
句有主人在以樂爲御言操縱徐回不如意也

按大臣法曰盡道者蓋必調元贊化格上刑下無忝鈞  
衡台鼎之任而後謂之盡道小臣康曰不爲所守者蓋  
必敬事後食止誼不謀利臣心如水後可稱職非徒苞  
苴不行簠簋必飭而已也以德爲車二句事看車與御  
不相得則無定車也不可作譬看是謂大順緊接天下  
之肥說至大順是挽小康而爲大同矣此篇通用是謂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人

學

文法直至此照應所以字當玩常是常如此就指養生  
等說蓋耕田鑿井帝力何有之意順至此而猶曰常可  
見聖人在上適得人情之常耳彼治國而不太順者反  
其常者也

故事大積焉

節

此節因大順說到極處而以保泰之機警人君也故事二  
字冠下七句以此大順之道處天下事自然各得其理也  
全重註自然二字大順與順至無二樣以其包乎家國天  
下曰大以其大之至極而無以復加曰至危字反順字含  
危謬等在內明得順之所以來處有這許多禮義學仁工  
夫在若此等工夫一或因其治化已極而少輟便到危的

地步守者守此修禮義之功而兢兢不失也然明守二字  
又有先後見得到方纔守得定守危不見高于極順時知  
危而守之纔是聖人高處與音尹謬

聖王之治達于順矣當此大順之時而處事則天下無事  
矣非無事也萬幾運來庶務總至其大積然也以順處之  
自有其序可無危結威福並用剛柔迭施其並行然也以  
順施之自得其宜可無錯繆一嘖笑而關人休戚一好惡  
而係人向背其細行然也以順爲之各當于理可無過失  
事之機勢未形尚幽隱而深宵者爲深以順則洞觸其幾  
微知明而處當矣事之幾勢紛紜茂密而衆多者爲茂以  
順則剖晰其條理分羣而別類矣兩物接連相及如見在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人

學

者未往而方來者卽繼則彼此易以相干以順處之則屬  
于前者前已爲之應而毫無留滯屬于後者後自爲之應  
而毫無將迎何相及之有兩事一時俱動如機不容以先  
後而勢或至于相持則利害易以相違以順處之則利者  
與天下同其因而而不溺于害害者與天下同其革而不溺  
于利何相害之有此所謂行其所無事而事之就理者也  
豈非大順之至極乎然未順也惠其不順順之至也貴于  
能守蓋至順之反卽爲不順而至安之中卽爲至危不明  
者守其安則危者至矣故明于順之所由來順之所由成  
然後能守危而守危正所以守順也又何至于危也哉此  
在大順之後所當善爲守計者也

按故字承達順來。事字作總。不連大積說。大積謂總綱來集詩曰我心苑結。此苑亦屈結不通之意。深字切勿誤認作理。亦以事之深遠言。中間也。見分別意。俱動與並行不同。並行是吾身欲一時行二件事。已是行出去了。俱動是外面適有二件事。一時來遇我。乃自事之方行時言之。無彼此之爭者。知先後也。無利害之爭者。可否甚明也。二句註以連屬物動屬事。但對事言則曰物玩章首一事字。通作事說。此順之至句。無工夫與上文是謂大順一例。斷之之詞。明于順要總繳上修禮陳義上去。而守危總繳上家國天下之肥與事之順上去。一說守危亡之戒。而不至于危亡。何等費力。危指王者

禮記說義纂言卷之八

是

之位言。句法方順。宜知不可從。

節

此言先王以順道制禮行政。而足以召天人之和也。須看三故字。先王于至順之時。思保順之道。故制禮以維情。然猶以禮和得人情。未和得造化。故又于行政之間。合天時。合地利。合人事。保順之道。如此詳密。所以順道常在宇宙間。永無災害也。此是無咎徵下。則以休徵言矣。

夫惟明于順而後能守危。而禮者正合危之道也。故聖人行禮以貴賤有等。則制禮之隆殺不同。應儉者不可豐。故賤者之禮殺焉。應豐者不可儉。故貴者之禮隆焉。若此者。以危亂之禍。多起于驕縱。今因制禮而辨等威。所以維持

人情。不使驕縱。保合上下。不使危亂也。是禮制之順有如此者。然不惟見于制禮也。聖王又推之以爲順民之政。如下文所云云。一是因地之利。順以居民也。一是因天之時。順以養民也。一是因人之宜。順以正民也。此皆聖王所以順也。此便有協三才意矣。故能感召兩間之和。而弭災疾于無形也。

按合危以上。且先說箇禮之順。以起下文聖王所以順以下。亦豈有外于禮哉。故字根上守危來。守危如何。究竟只能守此禮耳。乃所謂守危也。合危正與上守危相應。能守則能順。故聖王所以順上持情。便是治情。治情便是順情。從達順點綴出來。非始制禮也。所以二字不

禮記說義纂言卷之八

是

開。惟此禮爲持情合危之禮。故聖王庶政皆以禮道之。順者行之。此所以順也。時說制禮行政分作二項。陋甚。不知聖王之世政皆是禮也。

故天不愛其道 節

此極著大順感召特異處。而究其實以結之也。可窺也。截言聖王以順召順。不惟無災無疾。而且三才協應。不惟三才協應。而且諸瑞駢臻也。此字指修禮體信說爲順之實。見治情者當求其實。從上文結斷之辭。

夫聖王治情。而至于大順。則以順召順。三才各輸其有。而無吝惜焉。風雨節。寒暑時。天不愛道也。寶藏興。貨財殖。地不愛寶也。傾心奉上。真心相與。人不愛情也。三才協應矣。

且也諸瑞之卓異者致焉天之降露濃而若膏地之出泉甘而若醴此氣化之異也器車爲命世之瑞自山出之渾然天成之巧也馬圖爲文明之瑞自河出之燦然先天之文也此形化之異也麟鳳龜龍之四靈皆在郊之極宮之沼鳥獸胎卵可俯而闕有不猶不戒意此物化之異也先王之世有是者豈無故哉由先王修此禮以爲教而達之天下無不宜體此誠信于身而達之天下無不順故能感召如此也此非順之實哉

按天爲神故以道言地出財故以寶言人有欲故以情言不愛言盡其所有而與之也修禮說先王的政以禮爲人情之防範此治情之始也達義者卽入情得其治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人

辛

有使民宜之意體信說先王的心是反身而誠禮義蹄實處比修禮深一步此治情之本也達順卽家國天下之肥意禮義前已有了此突出信字最宜著眼實對華言一說實在實跡上說順理淵微本無形象今兩問嘉瑞昭然顯著此順之實跡可見者似又以此字指三才瑞物說不如前說爲安禮運至終篇節節不外禮義則禮義爲紀應爲禮運之綱領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八終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九

陝西涇陽楊梧鳳閣 著

兄 楠龍棟 定

姪昌齡三開

紹齡七來

男延齡九如

孫 惺慧益較

禮器

禮運曰禮義以爲器故事行有考也然意猶未盡故又撮此二字以成篇陳註云器有二義一是學禮者成德器之美一是行禮者明用器之制方氏又云禮運言道之運禮器言器之用題散而爲器道則運而無所積器則滯而有所拘故繼禮運而後有禮器焉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九

十

禮器是故大備 節

此詳以禮成德之事見人不可斯須去禮意首三句作冒自釋回至易華推禮之用有益于人故能使人行全德備也故君子有禮以下方實着在君子身上有禮就用功說到成功處大旨重釋回增美四字而增美又從釋回中來蓋已克而禮纔復也錫是文雅意心是真實意舍文雅真實之外何者爲成人之行何者爲盛德日用此禮去釋回增美卽禮器也

夫人能以禮爲治身之器則日就規矩衆動得宜故能大

備成人之行也其行既備則涵養漸熟合內外而無欠缺則其德盛矣夫禮何如而能使大備如此哉以禮之爲用所以去僞能消釋人回邪之心所以著誠能增益人忠信之質由是以措諸身則視聽言動無不正以施諸事則彝倫物則無不行其切于人也措正施行如竹箭之有筠文以君子之容也釋回增美如松柏之有心實以君子之德也惟此二物有筠心之大節故柯葉之茂經四時而不改易君子有禮何以異是哉內外人之親疎者也物則盡乎人矣鬼神則至幽矣語和無怨懷仁饗德緊根有禮說亦若貫四時而不改何易葉也此之謂大備盛德然非禮以爲器其何以致此哉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九

二

按此節得力在禮器二字以工夫言大備在散殊上看盛德在統體上看二項相趕說非分爲二物也玩註自見盛德句就大備上斷之之詞人稟五行之秀氣其質未始不美然或不美蔽于回邪以損之爾故釋回然後可以增美質也措正施行又由增美來竹箭松栢喻人筠心喻禮美質之謂也其在人句亦只就禮切于人說居天下二句興起君子有禮句至此方實着君子身上正用禮如用器處中間二故字不開仁德總禮之別名

先王之立禮也 節

此見學禮者當會本文之全也首二句言禮制之備本文

見本文不可偏廢意上立是創立與下立字不同未涉人身上去

夫禮制始于先王而先王之立禮也有本焉藏于禮之中如木之根本也有文焉達于禮之外如木之枝葉也何謂本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本先王心上說到制禮中有一段誠懇意味便是有此而本體純全不至虛妄矣何謂文禮之合宜爲義有條理爲理在禮制上說有文而節文周密不至錯亂矣無本則文無所託以立無文則本亦無所附以行學禮者由本及文而忠信義理合焉斯得先王立禮之意矣盡已是內不欺己以實是外不欺物

按禮本在廣大精微上會禮文在纖悉委曲上會本文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九

三

意要互看稍重忠信或分制禮行禮學禮者未是

○禮也者合于天時 節

上言忠信爲本易見而義理爲文難覩故此下廣說義理爲文之事也通節重首二句見行禮順造化順鬼神三句自然協幽明也天時四句推喻當順之意末二比反言以見當順之意理萬物句雖宜緊補然順造化內意已有了君子之行禮也必用夫物其用物也以上則合于天時因此時而用此物也以下則設于地財因此地而用此物也由是自能以其順天地者而順于鬼神自能以其合天地者而合于人心自能以其理天地者而理此萬物也禮無不順如此亦以造化之間本有當順耳是故四時各有所

生之物。故當合于天時。地理各有所宜之適。故當設于地。財豈惟天時地財爲然。以至人官各有一定之能。物曲各有自然之利。亦猶之天地而已。如此者順之至也。不然。以不生不養者而行夫禮焉。則造化之逆。必不足以合神人之和。君子不用之以行禮。鬼神弗享。故也。觀此則順鬼神者當順造化。可知。居山居澤。雖貴異物以行禮。然物理之失。不足以卽人心之安。君子謂之不知禮。觀此則合人心者當順造化。可知。鬼神人心逆而萬物何由理耶。則理萬物。又當順造化。可以意推。則行禮之貴因也。

按常說合天時設地財。由是順鬼神。合人心。理萬物。則人官有能。二句殊爲無用。又以君子不以爲禮。應合人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九

四

心鬼神弗享。應順鬼神。則將置前二句于何地。合于天時五句。宜平看。天時各有所生之物。何可不合于天時也。地理各有所宜之產。何可不設于地財也。設有處置得宜。意人官各有一定之能。官人者何可不合于人心也。物曲各有自然之利。制物者何可不理萬物也。上說合天時凡五件。天時有生以下止說四件。中間着鬼神弗享一句。便完備無遺。此是文章之妙。人官句。註以助祭執事說。一說在朝廷。官人上說。蓋禮之大者在朝廷。朝廷之大者在用人。用人各當其能。此所以合于人心也。理萬物。理字。謂不撓物理。物性也。人官有能。謂人之官使處各有材能。物曲有利。謂物之委曲處各有利用。

○故必舉其定國 節

此承上章合天時設地財之意而言。制禮節財之道也。首二句是綱。中四句是目。廣狹上下卽定數也。大倫厚薄卽大經也。此全爲備荒而設。待荒而節。雖節無及。惟節于未荒之年。所以有備無患也。全要看節矣二字。就是用三留一。三十年通融之法。與王制家宰制國用節參看。

夫禮非財不行。而財非制則不節。故制禮者必舉其定國之數。以爲行禮經常之法。焉定國之數者。何地與年二者而已。禮之倫類。以地之廣狹。地廣者所入多。宜備地狹者所入寡。宜降此一定而不易者。禮之厚薄與年之上下。上年所入多。宜厚。下年所入少。宜薄。此隨時而不同者也。此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九

五

所謂禮之大經也。禮與財常相制而不相離。是之謂節。是故年雖大殺。衆不匡懼。則上之制禮。因地因年而爲之節耳。

按定國之數。猶言國之成數也。舉有量入爲出意。

○禮時爲大 五節

此見禮不可執一泥也。禮字微讀。以制禮言。五句虛。是綱下五節實。是目。蓋時乃變通之禮。順體宜稱。乃經常不易之禮。而世運之盛衰。人事之變化。不與。故不得與時並大。這章書見世間之禮。活者極大。呆者極小。次之之意。俱在言外。卽氣次之次。次只是次于大。非四者各有次。

禮時爲大。節當以天人立說。這箇時字。卽易道窮則變。變



則通通則久之說四次字以入爲之有意不若天運之無心也。禪受就是因之禮。放伐就是革之禮。不必此外別求。一代禮制以是推之。則或世道之由朴而文。或國祚之由禪而繼。或建官之由百而倍。或子丑寅之迭建。或忠質文之異尚。孰非時之所爲乎。

人謂禮爲一定之制矣。抑知禮不可執一泥乎。時者天之運也。天有一時之運。人卽有一時之禮。或因或革。各隨其時。非時爲大乎。若夫人道之自然而不可紊者。爲順。行禮之隆殺而各隨其輕重者。爲體。隨時合宜而不得不然者。爲義。稱其分守而不敢不遵者。爲稱。此四者皆人之所以奉若天道者。故皆次于時焉。何言平時爲大也。時當與廢。

禮記說義集註卷之九

本

故堯舜奉天而禪授。時當除暴。故湯武順天而放伐。此皆天時人不得而違者。大雅文王有聲之詩云。文王之作豐邑。初非急于成已之謀。惟追先王之事。而致方來之孝耳。時當追述而追述之。亦禮之時也。而帝王因革之時。可例見矣。此其所以爲大也。

按引詩言武王事追文王之道以趨時也。

有聲之詩。築城伊淶。滅城溝也。作豐伊匹。言豐邑之城。因舊溝爲限也。匪棘其欲。適追來事。王后烝哉。咏文王之克君也。

天地之祭節。明順次之意。四件平看。祭事道義中便有序意。但且虛虛說個所行禮。倫字卽在上文討出。總以尊卑。

立說變順言倫者。必人盡此倫而不虧。然後謂之順。是入去順他故爲禮之次。

天地有郊社之祭。宗廟有禘嘗之事。父子有慈孝之道。君臣有仁忠之道。蓋天尊而地卑。祖尊而禰卑。父尊而子卑。君尊而臣卑。莫不有自然之序。而爲倫之不可紊者。有序曰倫。循序曰順。

社稷山川節。明體次之意。自天地而推之。天子諸侯社稷。有祈報之禮。山川有望祀之禮。自宗廟而推之。天神人鬼。有內外之祭。體之屬于天子者。分尊而禮隆。體之屬于諸侯者。分卑而禮殺。因分行禮。全在人爲。非體次之乎。

按天子社稷主天下土穀。山川利天下財用。鬼神在天。禮記說義集註卷之九

七

下者諸侯社稷主一國土穀。山川利一國財用。鬼神在一國者。體有輕重。則禮有隆殺。猶肢體之各具也。在性牢上見。

喪祭之用節。明宜次之意。自父子之道而極之。于是乎有喪祭之用。自君臣之義而極之。于是有賓客之交。喪祭所以明臣子之恩。而賓客所以通天下之好。乃義之不得不然。則人當隨事以制其宜。故曰宜次之。此義字與上倫字何別。倫者禮之當然。義者事之宜然。在統體散殊上見。

按喪則歛有衣服。葬有器具。祭則天產報殯。地產報魄。此禮之行于幽者。諸侯大夫朝聘。則有饗餼牢醴。大夫士相見。則有幣帛飲食。此禮之行于明者。義之爲言宜。

也如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禮者君子之所以相接是也。

羔豚而祭節明稱次之意羔豚一段言君臣之祭不同諸侯一段言國家之守不一事宜而稱同故皆曰稱。

今夫君臣之分不同故羔豚至薄百官以之而祭不為不足百官指士言太牢至豐天子以之而祭不為有餘此則應儉者不可豐應隆者不可殺此之謂稱其禮而已以至國家之守不一諸侯有國者也則以龜為寶而決疑焉以圭為瑞而申信焉大夫特有家而已故龜不得為寶圭不得而藏焉臺門不得而設焉此則國稱乎國之分家稱乎家之分非言有稱而何是君臣國家之辨皆人去稱物以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九

平其施故曰稱次之。

按祭皆指祭先說皆足無餘在祭畢燕享時見士分卑而助祭之執事少故皆足天子分尊而助祭之執事多故不必有餘此句要補出天子此舉極尊極卑者以例其餘也諸侯以圭為瑞公桓侯信稱躬子穀男蒲是也圭形直者為信屈者為躬大夫有事買龜以下不賣之于平時為君使則執圭不藏之于家臺門以壯國體諸侯有保捍之重故有臺門在門之兩傍大夫不然。

禮有以多蓋言稱也。

此下至蓋言稱也雖只頂上稱次之而言然時順體宜都寓在裏面時者天道之稱稱者人道之時稱之道與時參

焉者也故明稱之意獨詳多者惟恐其數目之不備少者惟恐其減去之不極小者惟恐其收斂之不密高者惟恐其統體之不崇下者慮夫制之不安于卑也文者慮夫美之或涉于晦也大者慮夫包藏之不廣也素者慮夫本質之不完也少小下素屬儉一邊多大高文屬豐一邊亦何莫非稱乎禮之當省也以此。

禮有以多為貴 七節

此詳禮貴多之稱也有以多為貴者以廟數言之天子獨隆而臣則以漸而殺非特以誠深孝篤為然不如是無以致尊祖之義盡親親之仁也以豆數言之天子獨備而臣則以漸而寡非特以備物多品為然不如是無以極九州禮記說義纂訂卷之本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本

九

之美備四時之和也以介牢之數言之諸侯極多大夫則減去二等也以席葬重襲之數言之天子極多而臣以漸減也末句此字指上廟豆介牢席葬重襲說總是多者貴少者賤故曰此以多為貴也遙應禮有以多為貴者非單承本節而言餘倣此。

按廟數要得仁孝意立廟仁也仁心無窮而孝道有限故數各不同然亦本德來如德厚者流光遠德薄者流光近是也廟兼祧廟見王制士一指下士言適士則二廟豆數要得勤儉意聽朔朝聘勤也奉養宜隆而物力宜節故數各不同天子之豆以朔食言朝踐八饋食八加豆八羞豆二合之二十有六諸公更相朝堂上之豆

數朝事八。饋食八。合之十有六。去加豆八。羞豆二也。諸侯相朝時。堂上之豆數。朝事六。饋食六。合之十有二。去朝事二。饋食二矣。此二節。國君朝于隣國而主待賓之禮。上大夫爲使臣行大聘。主君食之。八豆半于諸公下。大夫爲使臣行小聘。主君食之。六豆半于諸侯。然皆主朝踐言。視君去饋食矣。此二節。諸臣聘于隣國而主待使之禮。天子之祭二十六豆。故朔食亦如之。豆以實地產爲主。故每用陰數。諸侯七介七牢。諸侯指侯伯言。五年行朝禮。而介牢之數多。大夫謂侯伯大夫也。三年行聘禮。而介牢之數少。介爲輔行之人。牢乃天子所賜之牲也。七介者。上介一次。介三。末介三也。七牢者。飪牢一。

禮記說義集訂卷之九

十

肉烹調者。饌牢三。牲未殺者。腥牢三。生肉也。周禮公九介九牢。侯伯七子男五。今言七舉中以言也。五介。上介一次。介二。末介二。五牢。飪牢一。饌牢二。腥牢二。諸侯之大夫爲君使行聘。各降其君二等。然只指侯伯之大夫者。亦舉中而言也。天子之席。以祫祭言。五重。莞。藻。蒲。熊也。諸侯之席。謂相朝時賓主皆然。三重。莞。藻。蒲也。大夫。主上大夫行聘饗時說。再重。莞。蒲也。儀禮之例。一種席皆稱重。凡席有兩。則稱二重。

有以少爲貴者 八節

此詳禮貴少之稱也。禮有以少爲貴者。天子巡狩至侯國。無介。介所以佐賓。天子分尊。無爲賓之義也。天無物可以

稱其德。特牲是犢牛。貴誠也。天子適諸侯。諸侯奉膳。亦止犢牛。蓋尊君之禮。視尊天不殊也。若諸侯相朝。主君行享既畢。惟酌鬱鬯之酒以獻賓。而不用遷豆之薦。以朝禮之隆。相接以德。不以味也。大夫行聘。而主君禮之也。鬯酒既酌。又有脯醢。以薦以聘禮之殺。相接以敬。亦以味也。天子但一犢而已。諸侯又酌鬯。是犢爲少也。諸侯但酌鬯而已。大夫則酒與脯兼陳。是無薦爲少也。天子一食。還重君位。尊禮重上德。意雖不可少。但不甚重。諸侯大夫則漸多。食力則無數。此非以貴賤爲多少之數乎。此節宜泛主禮食言。若公庭恐食力者未必在也。一就七就。非以車之貴賤爲多少乎。席以致敬而鬼神之神之祭。畢席。神人之別也。諸侯視朝。于大夫則每人特揖于士。則衆人一揖。非以貴賤分揖數乎。故曰。此以少爲貴也。

禮記說義集訂卷之九

十一

有以大爲貴者 節

此詳禮貴大貴小之稱也。有以大爲貴者。宮室之量。周官典命宮室以命數爲節。上公九。侯伯七。子男五。各有差。器皿之度。天子路弓斗房。皆以大稱。其餘則否。棺槨之厚。尊者之棺至四重。卑者止一重。椁周于棺。丘封之大。周官冢人以爵等爲丘封之度。此皆以大爲貴也。有以小爲貴者。宗廟之祭禮。其獻尸也。主人貴以一升之爵。佐食賤。則以五升之散。其舉而自飲也。尸尊。以三升之觶。主人卑。則以四升之角。此行酒之器。因其分也。子男之饗禮。諸臣之尊。

用缶壹缶大于壺容四石。陳于門外。壺容一石。陳于門內。君之尊用瓦甒。僅容五斗。則陳于堂上。此刻尊之法。異其所也。一是士祭之用爵尚其小。一是饗禮之設尊尚其小。故曰此以小爲貴也。

按享禮獻數各隨其命。子男五命。五獻。子男享禮也。于瓦甒。言君尊則知缶壺爲諸臣之尊。缶壺曰門。則瓦甒在堂矣。在堂者。人君面尊專惠也。

有以高爲貴者 節

此詳禮貴高之稱也。有以高爲貴者。天子之堂。堂上高。于堂下九尺。諸侯高七尺。大夫高五尺。士三尺。是堂上之制。降于尊而漸殺于卑也。天子諸侯臺門。是門之制。專于尊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九

主

而不及于卑也。故曰此以高爲貴也。

按周禮堂一筵謂九尺也。陽數成于九。天子體陽道之極。故堂階之高。其尺以九爲節。自是而下。降殺以兩。前言家不臺門。惟有國者得爲之也。有國者以天子諸侯言。

有以下爲貴者 節

此詳禮貴下之稱也。有以下爲貴者。以壇祭言之。至敬祭天則不壇。但掃地致潔而祭。以尊禁言之。天子諸侯之尊。廢其禁而不用。大夫用無足之櫨。士用有足之禁。夫以壇視地。則壇高而地下。以禁視櫨。則有足高而無足下。以櫨視廢禁。則用者高而廢者下。故曰此以下爲貴也。

按設尊用櫨禁者。櫨則欲其不流。禁則欲其不犯。天子諸侯就享禮。見大夫士就鄉飲見。

禮有以文爲貴者 節

此詳禮貴文之稱也。有以文爲貴者。以服言之。天子繪龍于衮。則極文矣。諸侯繡斧形之黼。大夫繡兩已相背之黻。士玄衣纁裳。不得繡繪。取其質也。是服飾貴文也。以冕言之。天子之冕以朱綠二色之藻貫玉而垂爲旒。前後各十有二。則極文矣。諸侯九旒。上大夫七旒。下大夫五旒。亦以漸而降。是冕飾貴文也。故曰此以文爲貴也。

有以素爲貴者 節

此詳禮貴素之稱也。有以素爲貴者。郊祭至敬。無文飾之。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九

主

美父黨至親。無修容之觀。以郊禮言之。大圭天子搢以對越。若無琢雕之文。太羹惟肉汁。無鹽梅之和。天子藉以獻天者。祭天乘大路。取朴素也。以蒲越爲席。非莞簟也。其盛酒之犧尊。以疏布巾覆之。無黼黻文繡。其沐盥之杓。以白水。無丹漆雕幾。至尊莫若天。至親莫若父。而皆不貴文。故曰此以素爲貴也。

○孔子曰禮不可 節

此原稱之要于省也。首三句是夫子之言。此之謂二句。是記者之言。以申結上文意。此字指上文諸禮言。謂字指孔子之言。蓋言稱句又發明夫子不豐不殺之意。夫禮之所貴不同者。無非欲其稱而已矣。不觀孔子之言。

乎皆謂人之于禮不可不省也。何也？禮不問也。應儀者不可豐，應隆者不可殺。一不省而豐與殺，悉不當，可不省乎？夫子之言如此，是不豐者，正吾少小下素爲貴，一于儉之謂也。不殺者，正吾多大高文爲貴，一于豐之謂也。然是言也，其意果何如也？蓋禮之等雖不同，而各有當然之則，不豐云者，非以非廢禮，蓋言禮有以殺爲宜者，不豐所以稱其宜殺之則也。不殺云者，非以美沒禮，蓋言禮有以隆爲宜者，不殺所以稱其宜隆之則也。吾言惟以明稱之義，而孔子此言亦言其稱所以與吾言合也。

○禮之以多爲貴 三節

此詳明外心內心之稱也。一說貴多是季秋太饗報功禮。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九

貴多是冬至郊祀圜丘禮。一說上節是制禮，惟制禮故主于備物。下節是行禮，惟行禮故主于存誠。夫季秋冬至，既屬無據，且二者皆行禮也，豈有制之者豐而行之者齋乎？又一說二者乃一事而各言之，果爾，豈應自相抵牾乎？且虛虛還他二項便了。論禮到多少大小高下文質可謂盡其變矣。然其本在心，故又就多少而論曰：外心內心，結以樂其發，慎其獨，凡禮內盡志外盡物，而足物皆天地之所產也。故一則曰德發揚，謂萬物，一則曰德產之致也，謂禮。須知天地德一也，而前後云云者，一言其著，一言其微耳。看來貴多貴少，自是截然兩時事，兩舉之者，正見君子之禮之妙，當其多便若必不可少，當其少便若必不可多，應

其心之所在。自與天地之德真相辨者，此禮之所以爲稱也。末節聖人先王作一人看，上泛論禮，下言制禮之實，非上行禮下制禮，截然兩事也。言貴多則大高文在其中，言貴少則小下素在其中。

禮之以多爲貴者，節外心句是貴多之故，德發揚以下明天地之德甚大，是外心之故，謂猶普也，徧也。一云謂言能翕張相濟而和也，訓謂字極當，得不句應首句。樂發應次句。此二句緊連說，但要知備物在樂發之後，揚謂大博，天地之發也，外心備物，君子之發也，樂其心之樂，即樂天地之發。此君子與天地合德也。

上文原稱于心已歸到心上矣，然心亦有內外之別，而稱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九

從此分焉。禮之以多爲貴者，用心于外，備物以致饗者也。所以然者何？聖人見夫天地之德發揚昭著，故普徧于萬物，而以之資始資生，是其理之所該者大，故物之所成者廣，造化之德流行于外者如此，使非徧取天下之物，何以稱其德而報其功？則得不以多爲貴乎？故君子樂其用心于外以備物也，正所謂外心也。

按發揚與謂物是二件。串看大理承德發揚來，物博承謂萬物來舊說，大理即德發揚，物博即謂萬物。如此似複，自主宰萬物爲天地之心，曰德，自流行賦予爲天地之命，曰理。一云大理是德之本原，所謂萬物統體一太極者是也。有是理，然後有是生物之德，亦好。

禮之以少爲貴者節內心句。是貴少之故。德產以下。明天地之德之妙。是內心之故。不得不句。應首句。慎獨句。應次句。亦緊連說。但要知貴少在慎獨之後。獨字正與精微二字相應。益以吾精微之德。或可稱天地精微之德也。此正君子與天地相冥契處。

夫禮之以少爲貴者。以心主于誠。以期感格者也。所以然者。何聖人有見于天地生物之德。流行周徧。莫載莫破。一密緻無滲漏也。且生物之德。皆誠通誠復之真機。純一而不雜。又何精也。且生物之德。皆無聲無臭之真宰。不見而不聞。又何微也。合此三者。德產妙矣。君子知盡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精微者。蓋德妙而物粗也。如此則得不以少爲貴乎。故君子素行不愧。慎吾心之獨存。誠以交神明也。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九  
正所謂內心也。

按天地之大德曰生。則天下之物皆德之所生也。故曰德產。卽所謂德發揚。謂萬物也。註密緻精微三項平看。與本文句法不類。且密緻亦何關貴少。致當極致看。天地之生物。雖如此其盛。而究其極致。則精微也。慎獨分明是存其心。養其性。以事天的工夫。不專在方祭之齋。正祭之敬上說。

古之聖人。節首四句撮上二節而言。因心之內外。故用物有多寡爲遞下之語。下四句言用物之多寡。必稱其心之內外。中是故二字。不開制字。亦不必太泥末句指出稱字。

以結之。正遙應前面稱字。

由是觀之。古之聖人或竭吾心之誠敬。而內之爲尊。或備在外之儀物。而外之爲樂。惟內之爲尊也。故少物亦足以爲貴。惟外之爲樂也。必多物。乃可以爲美。從是看來。則知先王之制禮。其以少爲貴者。非故簡也。乃宜少者不可多。唯稱其外心之敬也。其以多爲貴者。非故繁也。乃宜多者不可寡。唯稱其外心之敬也。先王制禮。各有所稱。如此君子行禮。可不知所稱乎。

按內尊外樂。承大理想。德產來貴少。貴多承內尊外樂來。樂卽上樂發然。不過暢吾懷而已。無工夫尊則有承奉不失。守定這誠敬。唯恐失墜之意。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九  
是故君子太牢 四節

此推言貴稱之意。而約之于慎也。惟禮貴于稱。是故君子太牢而祭。祿厚者用禮隆。十分爲稱。謂之禮匹。士太牢而祭。祿薄禮宜殺。十分爲不稱。謂之攘。攘非禮也。則禮不可不稱也。若管仲以諸侯之大夫而僭天子之禮。則過于其失也。濫濫者放濫而無所制也。晏平仲以天下之故而儉。其君親則過于殺其失也。隘隘者狹陋而無所容也。從此看來。君子之行禮。不可不慎也。禮所以綱維世變。防範人心。乃衆人之紀也。紀散而不齊。則變生矣。禮關治亂。如此可不慎乎。慎之道。維何。亦曰求其稱而已矣。

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貴者。皆曰君子。俱以祭宗廟言。

太牢如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是也。大夫嘗祭少牢。卒哭。祔用太牢。士常祭特豚。卒哭。祔加一等。用少牢。匹士猶云匹夫匹也。士賤不得特使爲介。乃行。士與。正使爲偶。猶庶人與妻爲偶也。類非其有而取之也。本節記者所謂慎卽前夫子所謂省。省在心上說。此節主在上之人以禮教化成天下人。說故曰衆之紀。紀乃統紀。正名辨分。使上不偏。下不僣。便是。

○孔子曰我戰則克 節

上言行禮不可不慎。此節引孔子之言而釋之。戰祭便是禮了。得道卽在慎字上。形容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豈臆倖也哉。蓋戰得其道。得所以克。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六

本

之理也。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是祭得其道。亦是得所受福之理。如如其上。如在其左右。是大都從慎心來。

按克與受福都在先。一着說福卽福者備也之福。平日有內盡已。外順道工夫。云合禮于道。益得其道于先。而克與福自因事而應。此禮之所以貴有道也。不粘前節慎字。此又一見。

君子曰祭祀不祈 節

此賢者過禮之事。皆由好大之心。未重故君子戒之。君子曰行禮無他。慎守其常而已。衛私者有要福而祈者矣。不知祭有常禮。不可祈也。欲速者有先時爲快者矣。不知祭有常時。不可以先時爲快也。樣大雖可樂也。而器幣自有

常制。豈可失之過乎。嘉事雖可善也。而冠昏之奠告。自有常儀。豈可失之繁乎。牲之用。各有所宜。不須並及肥大也。品之薦。各有定數。不必以多品爲美也。可見行禮者不可過也。

孔子曰臧文仲 二節

此夫子正魯禮之失也。曰人之稱文仲也。知禮矣。自今觀之。安知禮乎。夏父弗綦典禮。其祀也。移閔公置僖公之下。是以臣先君。以庶先適。逆亂尊卑。不可之大者。而文仲柄政。弗能止。是不知禮也。弗綦燔柴于爨。是以爨神爲火神。不知爨乃老婦之祭。但當盛食于盆。盛酒于瓶而已。是以賤爲貴。以殺爲豐。無知妄作。亦不可之大者。而文仲又弗能止。不知禮也。臧文仲安知禮。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九

本

按夏父弗綦。人姓名。爲魯宗伯逆祀。躋僖公也。魯莊公薨。立適子閔公。閔爲君時。僖爲臣。閔少而死。後乃立閔之庶兄僖公。僖死。其子文公立。弗綦佞文公云。吾見新鬼大。故鬼小。故文公三年。祫祭于太廟。躋僖公于閔公之上。是臣居君上。逆亂昭穆。其不知禮一。火神。僖公三祭不同。火神祝融也。孟夏迎氣祭之于郊。有燔柴之禮。僖者五祀之一。夏則有俎豆及籩豆設于僖座。又延尸入與以先炊配。爨者。宗廟祭後。直祭先炊老婦之神。在于爨僖。弗綦以爨神爲火神。故燔柴以祭。其不知禮二。此皆文仲不能正失禮之事。



○禮也者猶體也 二節

此論禮貴于當而推其本下節明君子用敬之實也。首句至不成人言禮制常備引下備意。設不當二句言設欲其當引下當意。禮有大小顯微明禮之備處。大者不可損四句明設之之不可不當處。故經禮一段又推設之之要存乎敬。要知上節敬字即下節誠字。用心于禮謂之敬。實用心處便是誠。非敬外別有箇誠。兩節依陳註重敬字。惟誠斯可稱敬。惟敬則行禮自備而當矣。不可說上是禮本于敬。下為敬本于誠。

禮也者猶體也。節首句虛勿露全具意。體不備二句正見備意。禮制既備則易于雜亂難于裁定。故隨出一個當字。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九 手

備當雖是兩件。然由備說到當來。畢竟當意較略重些。欲備而當豈無其要。故說經禮一段三千三百只大小顯微的體統散殊處。不可以大顯屬三百小微屬三千。雖有三千三百之不同。而其極則一而已。一者敬也。蓋敬是所以大小顯微之物。敬如大德敦化禮如小德川流。看來大小顯微畢竟從心而出。所以一敬便貫得去。以上全着禮上說。與人無干。未有句方着人之行禮說。禮譬室敬譬戶。然實是比辭。非譬喻也。與誰能出不由戶一般。

此明體次之義。夫禮也者猶人之身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禮若不備君子亦謂之不成禮矣。可見體要備禮亦要備。故曰禮也者猶體也。然制禮固貴乎備。而設

禮則貴乎當。若設之不當則處置不得其宜。禮雖備何用。亦與不備等耳。故禮之全體有大者焉。充極乎規模之廣。有小者焉。曲盡乎節目之詳。有顯而為章程之著者。有微而為精意之存者。總之皆所謂備也。若于大者而損之則失之隘。于小者而益之則失之濫。于顯者而捨之則無章程之辨。于微者而大之則無存誠之意。皆不可也。夫欲設之而當豈無其要乎。故禮之大小顯微其大綱為經禮其細目為曲禮。雖有三百之多然要其極致皆本于心之一敬而已。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豈有設禮而不由敬者哉。

按百骸九竅具然後足以為人。大小精粗備然後足以為禮。設謂所置之處不當。若眉眼口鼻錯處之類。損謂

減削其大而使之小。益謂增補其小而使之大。拚謂蓋藏其顯而使之微。大謂充廓其微而使之顯也。經禮以下以備字起出一字來。一指禮之本原說。蓋禮本于太一也。對三千三百而言。其致一也。句一云禮之極致惟一當而已。不添出敬字亦說得去。其實當即敬也。即下一誠也。

君子之于禮也。節誠字就在竭情盡慎及美文中見。蓋敬實心也。實心即誠。見得君子之心發之內也是實的。發之外也是實的。此正是其致一也。

夫禮固本于敬矣。然敬雖有內心外心之殊。總之皆實心

也有以少小下素爲貴而用心于內者焉。吾見情之發者，極其精專，心之主者常存謹畏，神之肅者極其恭敬，而內心無不實矣。有以多大高文爲貴而用心于外者焉。吾見品物之陳列精緻而華美，儀節之散見輝煌而文彩有美而文而外心無不實矣。此之謂能敬也。備與當所從來也。按心之流通，口情心之凝聚，曰慎心之純一曰敬。三平看所以竭所以盡，所以致者誠也。非誠必有虧欠，而不司者矣。心之昭著而品物精華曰美，心之錯綜而儀具輝煌曰文。美文二字既而字串看，所以美而文者誠也。非誠必有沒黯而無色者矣。若者句末之助辭。一云表裏相似，內外相稱之謂。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九

有直而行也 節

此亦中上經曲之意。言君子行禮有此九者，皆協義以起，禮不可恍一論也。君子于禮句提起。八句各相反看。此禮制不同處。惟末句自爲一事。註事不可用出。唯融會其意，方解得本文親切。

夫直而行者，情切而儀文可略者也。然有微情之禮在，一以直行之禮反以徑而廢矣。故又有曲而殺之禮。尊有所伸，則卑有所屈也。經而等者，禮反以無辨而病矣。故又有順而討之禮。天地分而君臣定，卑高陳而貴賤位也。擯而播，則上之惠常流于下而不匱，推而進，則下之情常通于上而不壅。此天下之恩義所以常周流也。放而文則分極。

尊者文亦極隆，主威振而莫敵，放而不致，則分漸卑者文亦漸殺。臣道卑而不踰，此天下之名分，所以常辨別也。順而撫賤者不嫌于僭上也。微文末節，亦有不拘，不然則行禮難乎爲下矣。此皆錯綜斟酌而不扭于一偏者也。君子不可不知也。擯音及放並上聲撫音隻

三代之禮一也 四節

此言三代之禮因革亦隨乎時宜意，但所重在因上。前兩節本文兩禮字皆指綱常說。首二句提起，或素或青與周尸二句對夏造殷因與其禮亦然對道者禮之原頭。總上文推本言之也。

彼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之君皆以此立教率民，是以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九

重

三代之民其由此三綱五常之中，其間有不同者，但或素或青制作之末異耳。若禮之大體，則夏造于前，殷因于後，何嘗有不同哉。豈特夏殷爲然，即周之所異者，不過坐尸詔脩無方亦事尸之末節，而至于綱常之由，猶之殷猶之夏也。若是者何？夫禮不原于率性之道，聖人制作，或可容其異同，乃是禮也。出于天命之正理，根于人性之同然，其道原一而禮之因道而由者，安得有不一哉。夏立尸節，此因上事尸之禮，故并言三代尸禮之異。若綱常之禮，何嘗不同耶。

按夏禮以尸本人，故不宜使久坐神位，但當飲食暫坐，設禮以尸象神，宜安之，故坐周則不但坐尸，而詔者告。

尸威儀。侑者勸尸飲食無方。象生前孝子左右就養無方。則尊之者益至。不但詔侑無方。而又旅酬六尸。周尚文。則享之者益周。此事尸之禮異處。須知夏殷舉色。周舉尸。以一例餘可互見也。舊說禮卽事尸之禮。道字卽子孫事祖考之道。不可從。夏立尸二節。一云此錯簡。當在周坐尸之上。一云此二節見記文錯綜之妙。則又深於古文者也。

君子曰禮之近 節

此論至禮不徇俗情也。君子曰禮之設也。爲人情也。而情亦有當遠者。益近則衰。遠則敬也。其事本多端。下獨舉四者之祭。以明之者。禮莫重于祭故也。郊以祭天。則薦血。蓋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九

重

主乎敬而不尚乎味也。何嘗近人情哉。若夫大饗于祭宗廟。則兼薦腥而去人情稍近矣。猶未燭也。至于三獻祭社稷五祀。則兼薦湯燭之肉而去人情又稍近矣。猶未熟也。至于一獻祭群小祀。則但用熟肉而純乎人情之便矣。是禮漸卑者情漸近。禮漸尊者情漸遠。孰謂禮之近人情者而可爲至哉。

按近人情。凡情欲皆是。下舉飲食一端以明之。獻酌酒以獻祭社稷及五祀。其禮皆三獻。故因名其祭爲三獻也。血與腥皆尚氣者。而血尤全乎天。燭與熟皆尚味者。而熟尤近于入。夫禮者稱情以立文。而言近人情者非至何也。蓋人情有二。有道心之情。原乎性命之正者也。

故聖人稱情而立之文。有人心之情。發乎形氣之私者也。故聖人緣情而爲之戒。此謂近人情者非至。乃飲食之欲。人心之情者也。看來下三節致其情愼之至。溫之至。正誠敬之積也。道心之情也。兩至字。正與首節至字照應。

是故君子之于 三節

此總言君子行禮誠敬。一法先王之意。就在漸次中便合誠敬。下一言賓禮漸次以行其誠敬。一言祭禮漸次以行其誠敬。一言禮樂之行亦有漸次而成和敬。三節不可平看。由朝禮推則祭禮上。又由祭禮推到擯詔相步上。此禮之漸次委曲。俱本于誠敬。蓋誠敬非朴實無文之物。有了誠敬。沒有些委曲。則不溫潤雅致。所以禮之文少不得的。通重誠敬說誠敬二字。制禮行禮皆不能外君子率而行之。豈非始于古乎。

同祭音計溫讀爲圓

重

君子之于禮也。節夫君子之行禮也。漸次委曲。不敢直情徑行。可謂致其情矣。然非自作已意而故爲是極致之情也。蓋君子所行之禮。卽先王所制之禮。先王制禮。一以誠敬爲本。乃天理人情之極致。自古及今。皆然後世君子亦守古而行之。以漸次。承以自盡吾誠敬耳。此禮原始于古也。以朝禮言。介紹禮之文也。兩君相見。當來朝之初。賓有七介傳命以入。而賓之情通于主。主有七介傳命以出。而主之情通于賓。不如是。則太恩怒而無禮之文矣。辭讓禮

之容也入門時賓有三辭而致敬于主主有三讓而致敬于賓不如是則太迫蹙而無禮之容矣皆情之不致也故必如此漸次然後成朝禮而誠敬以將此致情之一證也按于禮指行禮言便有致情意在儀文委曲禮度從容上看此儀文之中政誠敬之所寓但把下三節照看此只說漸次若誠敬意在始與古上見不露更安七介以下一屬禮文一屬禮容上公九介侯伯七介子男五介此舉其中而言賓主皆然變換爲介耳所以達其情三辭有禮辭固辭終辭屬賓三讓有禮讓固讓終讓屬主所以舒其行已慙已蹙推七介三辭三讓之意

故魯人將有事節三個先有事是不敢驟而行之三月繫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九

以下是不敢驟而行之慎之至頂上二項以心言

以祭禮言魯人以周公之故將有祭于上帝必先有事于類宮以告后稷然後郊也晉人將有事于河必先有事于惡池以惡池河之從祀也齊人將有事于泰山必先有事于配林以配林泰山之從祀也又三月繫牲七日散齊三日致齊皆積之以誠而行之以漸正慎之至也不然則亦失于慙且蹙而非慎矣此又致情之一證也

故禮有擯詔節上言禮樂之始此言禮樂之輔言有輔而行之以漸亦誠敬之始于古也溫者承藉之意

不特此也禮容不可急遽故賓主相見有擯相者以詔告威儀樂工無目必有相者以扶助行步蓋禮有擯詔則賓

主得擯介以相輔威儀詳整而儀文無迫蹙之愆是擯詔承藉賓主之至樂有相步則聲與相相資步履安詳而聲音有和同之美是相步承藉樂工之至禮樂相接以成文理猶玉有帀以承之而文采溫潤可觀也使不擯詔不相步則亦失丁慙蹙而非溫矣夫有所輔而行之以漸亦誠敬之由于古也此又致情之一證也

按賓有介上有擯前統言介此統言擯互見也樂工必用聒以善聽而聒于音也樂工有瞭視三百人因使掌樂焉相步即瞭視之人溫作醢承藉之義一云溫如字溫者和緩之意言有擯相一告威儀一扶行步則緩而不迫和而不乖豈非溫之至乎此說甚便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九

禮也者反本 三節

此明禮之有主也首二句作冒言先王制禮的意思反本修古就是不忘其初不忘在反修見出初在本古見出凶事二句反本之事醢酒一節修古之事末節結言制禮有主而學之非難意必字宜玩述以言即樂記道古之謂學以行即燕居事之之謂稱述以明其理而多學以習其事宜串看蓋有主則直反到本心之初與禮制之初的去處直見得心之所以然禮之所自起這箇道理愈說愈不窮愈學愈不厭言初有許多真處也

且今之學禮者亦知禮之所主乎禮有本末逐末流而不知所反則非禮故禮在復本然之心禮有古今從今便而

不知所修則非禮故禮在修舉上古渾朴之意本者末之初古者今之初反之修之是不忘其初者也何謂本辨踊哭泣之事不待詔而告之蓋以發于愛親之本心也朝廷養老尊賢之事必作樂以樂之蓋以發于尊敬之本心也則反本不忘其初可見矣何謂古今世醴酒之用美矣而列尊則古玄酒之是尚今世割刀之用利矣而宗廟中則古鈔刀之是貴今世下筯上簞可謂安矣而郊祀之席則古豪輅之是設則修古不忘其初可見矣由是言之先王之制禮也雖多而難學然必有主于多之中者蓋本者末之上古者今之上反之修之是之謂有主也後人從此反本修古去學拿定主意則有個依據便是一理貫通伴件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九 无

此之故耶  
按禮就以制禮言本末一物欲追還之而已故于本曰反古今異時必有損益焉故于古曰修不忘其初謂全之我者與得于天者無間是不忘本心之初也行之今者與制于古者無間是不忘禮制之初也升歌清廟下管象武此養老之樂間歌三終合樂三終此尊賢之樂一云本心之願望指老與賢者說蓋樂以滌邪穢融渣滓當尊養時作之使老者賢者養性情而樂和平復本然之良心也醴酒五齊第二酒也列尊在玄酒之下兩個之用不同醴酒已用割刀却不曾用只言其可用耳

反本修古所指甚廣中兩段舉以示例耳末節首二句從上文見出承上起下之辭末句玩一可字還重制禮之善上學者之意慳蓋味其所主則見禮之文甚煩而苦其難得其所主則知禮之體甚約而欲罷不能矣禮之貴有主也如此

君子曰無節于節

此節言禮為觀人修己之要首四句屬觀人中四句屬修己觀物察物以人言本物字方是事兼觀人修己在內是非得失作事出言皆物也四平看

夫禮者節也顧人皆求節于外而不知求節于內君子曰無節于內者胸中無主則藻鑑昏雖見人行禮之事亦無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九 无

以審其得失矣節者何禮也欲察物而不由禮已之探索愈詳物之條理愈隱安能得其是非之實乎觀物之須禮如此故禮者言行之本也自已作事不以禮則怠肆而不敬出言不以禮則躁妄而不信此由無節于內而然觀物察物作事出言皆是節于外事外之節由于內之節故曰禮也者物之致也致之言至也極也是人已間至極不可易之理物之各得其節者是也人可不隆禮哉

按節于內在觀人之先由禮在方觀之際觀者偶見而識其得失欲察者有心去察其得失也一不由禮兩不以禮皆本無節于內說禮者敬而已不以禮則不能無妄作故弗之敬信是信實不以禮則不能無妄出故弗

之信註說取信于人非故曰是斷詞非古語一說此節觀人行已對言殊非立言之旨玩中間故字承上文是因觀人推到修已上三物字一樣看作事四句言苟無禮則存乎已者尚未定而欲察物必不能矣可見禮爲物之極致欲察物者所以必由禮也儘有理可從

(○)是故昔先王

節

此明報功之禮也首三句言先王之禮因物致義制禮指祭祀下大事四句便是因字舊說只作用財物行禮至末句方露出生物之功中間六句皆無着落此因其財物內便有因天地生成之功意在但未可露出耳致推極也義卽報反之誠也致字極深從因字來蓋因萬物之生天地

禮記說義集註卷之九

三

有這許多化機功德在內安得不極盡吾心報之之義所以曰達壺壺就是義正君子心通造化處君子卽先王也夫祭以報功故昔先王之制祭禮也因其有生成財物之功而致其報反之義焉耳故天時日月物之所以受氣也丘陵川澤物之所以受質也皆生成財物者也故作郊祀之大事必順天時而行之有定序爲朝夕之祭必放日月而行之有定處爲高上之祭必因丘陵以丘陵高而顯也爲卑下之祭必因川澤以川澤深而隱也天時日月皆天也丘陵川澤皆地也四者之禮皆須財物行之但未到致義處天時雨澤方實言致義意當天時之降雨澤君子鉅天地生成財物之功如此乎壺壺而不已也安得不因財

物行禮而舉天時日月山川之祭以致其報反之誠乎

○尚有德尊有道 節

此言先王積誠主祭而獲自然之效也尚有德五句以舉人修職言因天四句以所擇之人行祭也鳳凰降六句以因祭獲效言末二句總上文斷之之詞大旨要得他一段所以動天的精神纔妙難道有德道能的人只來助祭更不做着實正事便能感得天心而休徵便應聖人自有位天地育萬物工夫特因祭極言之耳

此承上祭而言蓋祭有財物又有執事而執事貴得其人故平日必擇有德者加諸上位有道者隆以體貌有能者任以職守俾道德置之道德之位才能置之才能之位

禮記說義集註卷之九

三

多賢簡在。各展其奇而感格皇天之本已萃衆人之精神矣其將祭也聚此道德才能而誓戒之蓋禮莫重于祭而裸將之職非賢莫與也而君心之精白戒謹可知矣由是因天行郊禮以祭天因地行社禮以祭地其巡狩方岳也因名山升諸侯平成之事告天此事天于外而五年一行者而列辟之懋績與天子之馨香俱達于天心矣其饗帝也因建都吉土行燔柴之禮報天此事天于內而一年一行者而大君之精意與泰壇之精禋而偕格矣夫治功乎成諸侯之奇勳也以此升中則天亦以希世之物文明之瑞應之南郊之舉天子之常事也以此饗帝則天亦以一歲分劑一旦氣候應之聖人于此天何爲哉唯高拱南面

以坐致太平而已。何也？道德賢能之舉，能贊吾格天，獨不能佐吾理物乎？則夫恭已而天下大治也，此用人行祭，自然之符驗也。

按德以心言，道以行言，能以才言，舉賢句就平時說。賢與衆卽指道德能也，以其備諸已曰賢，以將祭而列諸職曰衆。一說將祭之時，選舉賢能置之祭位，則射以擇士是也。衆衆皆戒，如郊特牲曰：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大廟之命戒百姓是也。升中於天句，一云升達中心之誠于天，亦有理。享帝與饗帝不同，享帝者以下人而祭，享其上，易言聖人烹以享上帝是也。饗帝者，以上神而飲饗其下，記言唯聖人爲能饗帝是也，但享饗二字，多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九

通用，故讀者易惑。末二句正見無爲之化，蓋幽明一理，神無不享，則物無不懷，雖就上文見出，亦不可指降格節時卽爲大治。先王聖人通作一人看。

### ○天道至教

節

此言聖人有法天之至德，因舉諸侯時祭之禮以明之也。重聖人邊，勿平看，廟堂之上三句，言禮器，廟堂之下三句，言樂器。君在阼主位也，言行禮之人，大明生于東四句，正明在阼在房之義，交動承酌犧象酌鬯尊來交應，本縣鼓倡應鼓和來和之至要看得好。一時祭間把陰陽摩蕩之妙，二氣訢合之機，盡摹寫發洩于一堂之上，不爲和之至平。禮樂盡天道之妙，所以爲至德也。

夫天道陰陽，肇自然之禮樂，豈不是至教？聖人禮樂之作，就是陰陽了。豈不是至德？天道難言而昭示于德，欲明天道，觀諸聖德而已。聖德難言而莫重于祭，欲明聖德，觀諸時祭而已。以其分而言，則廟堂之上，尊尊在阼，以夫人所酌，非時王之器，卑之也。犧尊在西，以君所酌，時王之器，尊之也。廟堂之下，縣鼓在西，以縣大而倡尊之也。應鼓在東，以應小而和卑之也。君在阼階，以日生于東，從陽之分，而正夫位也。夫人在西房，以月生于西，從陰之分，而正婦位也。以其合而言，則君在阼而西酌犧尊，夫人在西而東酌鬯尊，禮交動于堂上也。縣鼓主倡而引之于先，應鼓主和而繼之于後，樂交應于堂下也。是廟堂器文之交，渾是造化太和之氣，豈不爲和之至乎？觀此，則知至德卽天道之至教矣。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九

重

按天道雖無禮樂之形，實示人以序和之理，其爲教出于自然，不待人之詔命諄諄，故曰至。聖人禮樂之作，乃法陰陽以闡其精微之蘊，天是個無上的，法天之德，則其德亦無上矣。故曰至。大明生于東二句，此至教之一端耳。君西酌二句，此至德之一端耳。

### ○禮也者反其所

節

此明禮樂之有本也。首四句言禮樂各有所主，未粘到人上，節事道志，纔從上文見出。先王制禮作樂的意思，言禮樂各有所用，故觀禮樂至人之知，言禮樂關乎治亂，試思



世何以治。事得以節。志得以道。便治。此由禮制樂修。家世何以亂。事紊而不節。志鬱而不通。便亂。此由禮不制。樂不修。來與人者在禮樂。所以與人者是和序。求引古語。以見當慎也。慎之如何。只有和序而無淫慝便是。

夫人與人相與。有禮樂矣。抑知所以與人者乎。禮以報本。郊反物所自生。廟反人所自生也。樂以彰德。文樂樂文。德所自成。武樂樂武功所自成也。惟禮爲反其所自生。則未有此禮之先。人已欲行報本反始之事。先王恐其過中。失正。故制爲郊廟之禮。以節之。惟樂爲樂其所自成。則未有樂先。人已有繼治撥亂之志。功德雖彰著。而此志尚湮鬱。而未達先王修爲文武之樂。以道達之。故觀句。言禮樂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九

所關之大。治亂生于志。而發于事。禮者維持世道之具。樂者闡揚治功之物。故觀而知之。蘧伯玉曰。君子之人。遠避者觀微。以知著。察往以知來也。觀舉物而知工之巧。言巧則拙可知。觀發動而知人之知。言知則愚可知。惡有觀禮樂而不知治亂者哉。其關係如此。故君子與人交接。凡威儀言語之有序者。皆禮也。其和合者。皆樂也。無所不用其慎。必使事治心平而後已。豈待玉帛交錯。鐘鼓鏗鏘而後慎乎。

按禮也者。便是心之序。樂也者。便是心之和。蘧伯玉原不爲禮樂發。當于言外見正意。君子即先王與接也。郊有事于宗廟朝廷邦國。皆必接人。而禮樂則所以接人。

者慎須說入心上去。就上文推開些說。凡由本及文皆是。

#### 大廟之內敬矣 四節

此詳諸侯廟祭之禮。極其敬意。舊說首句作冒。下分三隱。前兩節君后敬親其事。以奠神享。敬一。三節詔之不止一處。敬二。末節祭之不止一方。敬三。一說敬字全在洞洞屬勿勿三句內見出。太廟之內。君后躬率諸臣命婦行禮。以盡我洞洞屬屬勿勿之心。又恐此心之無自而達也。且于庭于堂于室于祊。各處求之。必欲其來享我洞洞屬屬勿勿之心。這纔爲敬。此說比舊覺有識見。宜從。

夫行禮以敬爲主。而況太廟之祭乎。人君于太廟之內。合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九

內外貫始終。其敬之至矣。何以明其敬也。祭必有牲。君親牽牲以入門。而大夫則贊幣以從。祭必獻尸也。君親制割以祭。而大夫則執盞執酒以薦。卿大夫則從君焉。命婦則從夫人焉。斯時也。吾想主祭者之心。洞洞乎其敬。無少闕也。屬屬乎其忠。無少僞也。且敬不徒敬。忠不徒忠。勿勿乎欲其享之者。又無已也。不特此也。納牲之詔。詔于庭。血毛之詔。詔于室。羹定之詔。詔于堂。三詔皆不同位者。以鬼神無方體之可求。故于庭于室于堂求之也。不特此也。于正祭而薦腥爛則設之于堂矣。祭畢而行繹祭。則爲之于祊焉。其心以爲鬼神無形迹之可擬。不知神在堂乎。抑或在于祊乎。古語有此記者。引以結之以明其敬之至也。

按首句爲下三段綱領贊佐執幣備告神殺牲之用也侯伯子男朝踐君不獻故進血腥時君斷制牲肝以祭夫人薦盞卽盞齊也薦熟時君亦不獻故君親割牲體夫人薦酒蓋朝事以神事之故制祭以腥而薦以齊饋食以人事之故割牲以熟而薦以酒且君以盞齊饋食而夫人用之于朝踐君以酒薦尸而夫人用之于饋食者禮殺于君故也卿大夫從君卽贊佐執幣事命婦卿大夫之妻也此二句只要盡指太廟之人來以起下文洞洞者無私以間之也有表裏俱竭意屬屬者無僞以斷之也有始終如一意聯屬不絕也勿勿猶勉勉敬忠無已之意三者主祭助祭皆有重主祭邊納牲卽牽牲

禮記說義纂訂 節

此言諸侯之祀因神之尊卑而爲禮之隆殺也獻數指所事之神四禮字俱兼禮物禮文但質文察專就禮說神就心帶禮在內君子旣爲祭主卽群祀豈有不如在者哉其心肅無二也其禮重其心肅又覺得重些彼祭群小祀則爲一獻而禮之體卑故其禮物質略祭社稷五祀爲三獻其神稍尊故禮物有文飾祭四望山川爲五獻此神之又尊者察者禮物顯盛詳著之貌祭先公之廟爲七獻尊而且親心不期其肅而自肅矣心肅者禮重洋洋乎致如在之神也其不同如此按七獻諸侯禮下節大饗九獻乃天子之禮質如薦以熟肉獻以皮幣服用玄冕之類又如血腥綱同薦又設主于所迎尸于與服用緇冕之類察如五鼎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服用毳冕之類神者神明之而不敢褻意

○大饗其王事與 節

此詳天子祫祭之禮也此章所敘皆大饗列陳註或言朝或言貢據所從來言之耳此形容太廟中富貴氣象已極但美味尊德等句是陳設的意思要見得王人報祖功德全在意義處不在備物上王者萃這許多意義以報先王是大舜祿位名壽必得的一般豈不是王事內與納同夫諸侯之禮止于七獻若夫三年大祫升群廟之主合食太祖之廟是曰大饗禮文大備報本特隆其王者之事非諸侯所得僭者與何也問其正俎則三牲之外又有魚腥

備四海九州之美味。示王者能得四海九州之歡心于其明也。遷豆之薦皆四時和氣之生成。示王者能贊天地之化育于其幽也。內侯邦所貢之金于廟。蓋金性柔。和從時變。華而群侯親附。愛戴之情此焉見矣。諸侯來朝有玉。加之束幣之上者也。亦陳之先王之前。而人君溫純粹美之德此焉表矣。龜獨列在前。以知吉凶故先之也。金次之。見萬國人情之親附也。丹漆絲纁竹箭亦並陳不遺。示王者富有天下。凡天下之物皆所得而有之也。其餘方外之國無常貨。但貢其國之所有。亦畢陳之。示王者德澤遠被。能致遠物也。諸侯來助祭。祭畢而出。則歌肆夏以送之。蓋諸侯助祭為賓。無算爵之後。禮畢而出。慮其無節。樂工歌肆夏之樂章以送之。使之安燕而不亂也。諸陳列則極遠近之美。語奔走則盡內外之官。語始終則備禮樂之盛。蓋禮之重大而非有天下之大德。有天下之大分。未易可舉者也。故曰大饗其王事與。

按三牲魚腊及遷豆之薦皆諸侯所貢。三牲魚腊天產也。天產以味為主。故曰美味。遷豆之薦地產也。地產以氣為主。故曰和氣。內金納之庭實。金即荆揚黃金三品是也。束帛加璧。貢享所執。致命者君子于玉比德。所以尊君也。一云尊王之德亦通龜。惟先知故列之前。荆州納錫大龜是也。次字與前字以陳列之序言神人之別也。一云金次之見情也。句舊說見人情之親。不惟與示

和犯重。且無次之之意。金是前面有了。此只在次畢見義。當依註見人情之欲。有飾情輕欲意。甚妙。丹漆等萬民皆有此物。如荆州貢丹。宛州貢漆。絲。豫州貢纁。揚州貢竹。箭。與眾共財。一云與眾公共其財而不私也。肆夏當作咳夏。周禮鍾師掌九夏。皆鐘曲名。咳夏其一也。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而大饗諸侯則諸侯出入奏肆夏。考其意。享則賓出奏肆夏。重賓也。燕則有無算爵。恐其醉而失禮。宜奏咳夏。故燕禮大射賓出奏咳夏。明不失禮也。一云肆夏天子所以饗元侯也。以饗元侯之樂。送來祭之諸侯重也。與待使臣則歌皇華以送待帥臣。則歌采芣以送意同。且饗于廟。燕于寢。享以訓恭儉。其禮意主于嚴。燕以示慈惠。其禮意主于歡。為有無算爵故也。廟中之享。必不至醉。享于廟。燕不于廟。然則助祭之後。出廟門宜奏肆夏。安得奏咳夏以替其失禮乎。此辨有理。宜知。末句正與首句相應。肆夏詩式序在位。莫不震疊。此嚴敬之詩。

祀帝于郊 節

此明禮為觀心之要也。義之至截。上言行禮備仁義忠敬之道。不獨言觀仁義之道。蓋忠亦仁之事。敬亦義之事。本主也。仁義寓于禮中。是禮為觀仁義之本主也。君子之行禮非虛文也。皆心之所發也。祀帝于郊。何為也。敬天之至。發而為貴質之敬也。宗廟之祭何為也。仁親之

至。發而爲事亡之仁也。喪之擗踊哭泣。乃哀痛慘怛。中心達于面目。非忠之至乎。歛以水服。羹以器具。金備無缺。必如是。然後盡于人心。而行吾愛。故亦曰仁之至。諸侯來朝。爲賓大夫來聘。爲客。朝聘畢。行享。享後用燕享。則賓客用幣于主。見用下敬上之義。燕則主用幣于賓客。見用上敬下之義。將其實意。皆義所當然。非義之至乎。敬與義。忠與仁。皆心之自然。與不得不然之仁義。而託之禮以行之。故君子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禮卽上郊廟等禮。道無形而難知。禮有迹而易見。舍禮而仁義中藏。何自而觀之也哉。

按敬仁忠義。隨在異名。總是盡吾心耳。賓客句主天子。

禮記說義纂言卷之九

聖

禮言享時。賓客用束帛加幣奉天子。燕時。天子用賄贈束紡賜賓客。是謂用幣。諸侯自相朝。及聘于隣國。不必插入註疏。又指賓客賄贈。於事合宜說。宜知數至字。有極至而無弗盡意。道字根至字來。仁義根于真性所發出。故曰道惟其爲道。所以爲至。

○君子曰甘受和 節

此見禮待人而後行意。首四句是正意。中二句反言。末句最重。正歸到得人上。要重看受字。有這點實心。方纔受得此禮。諸說把受字當與字看。便不醒。凡物必有質。而後可受。甘者五味之質。故可受和。白者五色之質。故可受采。忠信者行禮之質。故人有忠信之實心。

則三千三百。凝受有體。質基址。從此上可加體。驗擴充工夫也。苟忠信之心少滿。則禮之文雖日行于天下。而禮之真意。不行于天下。雖行猶不行也。故謂之虛道。由是觀焉。禮之貴于天下。以得此忠信之人而貴也。不然。奈人心之不能受何。

孔子曰誦詩 節

此夫子專爲輕議禮者發承上來。見禮能行。然後能議。不然。言之愈輕。于禮之真意。愈無當也。不輕議如何。亦曰主忠信。以立其體。明義理。以究其義。講節目。以悉其文。觀會通。以窮其變。擬之而後言。言之必可行。是也。若但嘿而不言。則亦何難之有。

禮記說義纂言卷之九

聖

孔子曰。禮以漸而大。則行之亦以漸而難。蓋誦詩多者。雖能言。未必能行。故不足行。祭群小祀之一獻。縱能行一獻之禮。不能行。祭群宗廟之大享。以大享重也。縱能行大享之禮。亦不能行。祀古帝之大旅。蓋大享雖重。乃內神耳。內神易格。而異代之神。難格也。縱能具大旅之禮。亦不能行。享帝郊天之禮。蓋大旅猶人神也。人神易格。而天神難格也。神愈大。行之愈難。如此。雖欲議禮。其措詞立論。不過在形容影響間。而終無確實之見。禮其可輕議乎哉。欲議禮。必先行後言。惟得忠信之人可耳。

按鄭註。誦詩三百。猶多言而不學禮也。祿可玩味。昊天上帝。圜丘之合祀也。五帝四郊之分祀也。如四時迎氣。

太皞勾芒之類。旅亦祭名。祭者誠也。雖一獻必假精誠之格。而况大享等祭乎。此能言者不能行也。首一句從言搭到行上。以下從小搭到大上。分明都着禮說。不曾沾在人上。末句是記者丁寧之辭。見議禮者當實體于身。而空言不足以悉其蘊也。

子路爲季氏宰 二節

此子路權禮之宜也。首節季氏之祭久而怠。次節子路與祭速而敬。故孔子善之。

季氏祭。家廟未明而行事。中間煩文太多。日不足繼之以燭。于是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甚至有司跋倚其爲不敬大夫。時子路雖爲宰而不與祭。故有此失。及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九

聖

他日子路與祭。則正祭之時。事尸于室。外人將饌至尸。內人于戶受之。設于尸前。正祭之後。饋尸于堂。堂下人送饌至階。堂上人卽階而受。以陳于尸前。內外異位而相交。上下異位而相交。則易爲力而不費時矣。時不久則敬自全。故孔子善之也。疏音

按季氏亦泥周人祭日以朝及闇之文。而失其意者逮

及也。闇謂昧爽以前。彊力卽聘義所謂強有力是也。驅

力動乎外。故以容言。肅敬存乎中。故以心言。室事謂有

事于室。如血毛詔于室之類。堂事謂有事于堂。如羹定

詔于堂之類。外人內人等皆執事者。略煩文全在此。二

句見質明二句。根相交來。蓋君子行禮固不欲遽然久

而怠。不若速而敬。禮以敬爲本也。雖然此亦就季氏之失而姑正之耳。若君子行禮已徹。猶敬惕惴惴。豈于室堂之事。而遂慮其倦怠乎。孔子此言。殆亦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之意。以救一時之弊耳。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九 終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九

聖

陝西涇陽楊梧鳳閣 著

兄一楠龍棟 定

姪昌齡三開

紹齡七來

男廷齡九如

孫 惺慧益載

郊特性

按郊者祭天之名用一牛故曰特性以篇首有郊特性三字故以名篇此篇多記祭義而中雜冠昏兩段宜歸之冠義昏義篇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

郊特性而社稷 節

此明禮之貴誠也此節重郊與天子上舉社稷諸侯以相形此貴誠句極重乃此節正旨蓋天子于天諸侯于天子無所不致其誠其義則寓于此也牲孕正與特饋相反言此以足上意此二句緊接上文非兩層意君之尊天與臣之尊君蓋如此

天子祭天諸侯膳天子皆禮之至尊者止用特饋至于天子祭社稷賜諸侯則卑而殺矣乃反進而用太牢此何義也蓋特性未有牝牡之情貴其誠懇而用之爾若牲孕則誠散矣唯天子弗食故不以膳惟祭帝弗用故不以郊禮有以少貴者即此可見

按郊言特性膳言用饋互相脩也天子有天地之德故諸侯以事天地者事天子諸侯有社稷之功故天子以禮社稷者禮諸侯唯其稱而已天下之物皆天之所生無物可以稱其德故郊則以饋社稷土穀之神而諸侯為君守者也社稷以太牢則諸侯亦賜之太牢

大路繁纓 節

此亦貴誠之意也此節以大路郊祭為主下數句只形之耳不享味而貴氣臭一反一正意不可平看路與幣同誠之至者不致文故祭天之車止繁纓一就而先路三就次路五就反致其文此不貴文而貴質之義也敬之至者不致味故郊祭之薦用血而大饗腥三獻爛一獻孰漸致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

干味此不饗味而貴氣臭之義也

按祭宗廟以先路供卑雜以次路殷三路猶質對大路故稱先路繁纓見前五就之就不同當以此篇為正郊先薦血而腥爛孰在所後大饗宗廟則血與腥同薦三獻祭社稷則血腥爛同薦一獻祭群小祀但薦孰肉不薦血腥爛血氣也禮以全于天者為尤厚近于天者為差厚以近于人者為差薄全于天者為尤薄故也臭生於氣故曰氣臭

諸侯為賓 節

此舉朝禮以例郊祀也然貴氣臭而不享味雖朝禮之待賓亦有然者諸侯來朝而助祭君以客禮待之是為賓也

在廟中行三享畢然後天子以鬱鬯之酒灌之而不用酒醴蓋以鬱鬯有芬芳之氣是貴氣臭之義也及其祭畢而天子饗諸侯於廟中則先設服脩于建前而後設太牢之饌是不享味之義也此與郊祀幽明雖殊而用氣不用味之義一矣。

按大饗於神則王之事而大饗於賓則諸侯之事於神與賓皆謂之大饗蓋謂之大所以極其禮謂之饗所以向之暇言撫肉如服脩則以薑桂脩之舊以貴氣臭不享味兩分不知不享味即是貴氣臭也。

### 大饗君三重席 節

此主君饗客之禮也首二句朝禮下三句聘禮諸侯之席禮記說義纂言卷之十

三重大饗隣君來朝主君三重席而受賓酢爵焉兩君相見則其體相敵故其席各三重無所增損也若諸侯遣卿來聘卿禮當三獻其上介則建大夫故謂之三獻之介大夫席雖再重今爲介降一等止合專席君席雖三重今微去兩重就單席受此介之酢爵蓋諸侯分雖尊而禮則主大夫分雖卑而禮則賓是降國君之尊以就大夫之卑也有敬臣同于敬君意禮所謂曲而殺者此類是也

按大饗有四大享不問卜以天地言大享腰以裕祭言大享尚服脩以王享諸侯言此大享以諸侯相享言

### 饗祫有樂 節

此明用樂之義也首三句截下是推明陰陽之義置有樂

無樂上講且不可說順字意凡飲二句且泛說故春禘五句乃發問之詞當輕看飲養陽氣二句乃有樂無樂之故至此方見出陰陽之義凡聲一句又是所以有樂無樂之故專重用一邊所以有這一段議論看凡聲陽也便知輕重了記者說出這段陰陽的道理來見不用樂又是大道理

先王之禮有享焉以恤孤也有禘焉春之祭也是禮行而樂作矣有食焉以養老也有嘗焉秋之祭也是禮行而無樂矣饗祫以其在陽時故有樂食嘗以其在陰時故無樂無樂爲陰有樂爲陽此陰陽之義也何以見之蓋凡飲天產也飲是清虛所以作陽德非養陽氣乎凡食地產也地產是體質所以作陰德非養陰氣乎故春而禘祭主于滋

### 禮記說義纂言卷之十

滋是體質所以作陰德非養陰氣乎故春而禘祭主于滋獻秋而嘗祭主于饋食春饗孤子以飲爲主秋食耆老以飯爲主是禮之行于幽明雖不同而養陰養陽之義則一也今食嘗無樂異于享祫有樂者何正以享祫爲飲而養陽氣陽氣主于宣暢故不得不用樂耳食嘗爲食而養陰氣陰氣主于凝寂故不得以用夫樂焉然聲何以用于養陽之時乎凡聲也者宜其湮鬱洩其蘊與正陽之屬而與陰相反茲享禴之用樂正以陽而從陽耳陰陽之義不于是而可見哉

按首三句虛虛一斷言順陰陽其義已寓于用樂不用樂之中也食嘗無樂以前都是泛論虛喝後五句考是



實發飲養陽氣二句。覆釋上文從樂之用否說。到樂之本體上一步。進一步。總只解明三句之意。

鼎俎奇

節

此言鼎俎邊豆之數與實各有義也。上重數下重實。平說下邊豆二句與鼎俎對看。舉其禮不放用。義味以下與陰陽之義對看。釋其義也。夫奇偶數也。而義合陰陽則數中有理。水土物也。而不用義之意。則物中有誠。

夫祭有器也。自一鼎至九。其數皆奇。而俎亦如之。自六豆至十六。其數皆偶。而邊亦如之。此何義也。蓋鼎俎盛天產。屬陽。當用陽數之奇。邊豆盛地產。屬陰。當用陰數之偶也。祭有物也。茲惟水惟土。用之隨宜。而常數不事。或水或土。無義乎。

禮記說彙纂訂

卷之十

十一

取之不一。而多品是貴。何義也。蓋常義不事。所以盡志。多品是貴。所以盡物。交與師之義。當如是也。取數用物。豈無義乎。

按天產六牲之屬。地產五穀之屬。邊之實。若菱芡之類。

豆之實。若芹蒲之類。皆水之產也。邊之實。若棗栗之類。

豆之實。若菁韭之類。皆土之品也。且讀為神。

○賓入大門

節

此言燕享禮樂之義。而究其本也。貴人聲截。言燕享之禮。樂得其宜。以下推本禮樂所由始。與所由得之之意。實謂朝聘之賓。行朝聘既畢。而得行燕享之禮。大門卒爵。莫酬上下。皆是禮肆夏樂。闕升歌。匏竹皆是樂。觀此等禮樂已。

是皆得了。下樂由陽來三句。特推本之耳。此燕享禮樂。天子諸侯肅雍于一堂者。無非法天地。發舒收斂之德。以爲君臣相聚之情誼。自適合其和敬之體也。陰陽和三字。時說輕過。不是蓋陰陽既屬造化。何以能和。必平日均調四時。燮理陰陽的工夫。做得到。所以陰陽纔和。陰陽和而法陰陽之禮樂。纔不亢不肅。不然豈臨行禮用樂之時。便能使陰陽之和。而禮樂遽得乎。

諸侯來朝。畢于廟。貢國所有。行三享之禮。以玉幣致享。當其行燕禮。而入寢門。行享禮。而入廟門。則奏肆夏以進賓。蓋周頌肆夏詩。有式序在位。莫不震疊之文。樂實而作此詩。蓋示和易中有嚴敬之節。賓主交錯之時。寓進雅樂之意也。賓主獻酬之頃。樂固作矣。及賓主卒爵而樂闕焉。

禮記說彙纂訂

卷之十

十一

作止有節。和樂不流。是宜夫子嘆美之也。主人復酬賓。其此酬爵之時。樂工升堂。而歌清廟之詩。蓋闡揚文王道德所在。而因以感發賓主好德之心。如聽雍雍之歌。發主之仁德。聽肅肅之歌。發賓之義德也。歌者位于上。以管吹者位于下。蓋以人之聲。不假管弦。故位于上者。非以貴。亦聲之自然乎。此禮樂之行于燕享。無弗得也。然豈能自得哉。亦惟陰陽肅氣行于天者。陽也。而樂之聲音皆氣之爲。是樂所以發陽道之舒暢也。樂不由陽來乎。質具于地者。陰也。而禮之儀則皆質之爲。是禮所以肅陰道之收斂也。禮不由陰作乎。誠使先調其陰陽之在造化者。而一闕。

闕不與其候則陰陽和矣由是陽和而樂亦和陰和而禮亦和凡聲音威儀之見于燕享者物雖有萬莫不作止容宜節文合則矣萬物豈有不得者哉

按賓入門而奏肆夏作兩君看爲下大夫奏肆夏註云故也陰陽和而萬物得一云陰陽以在人一身萬物包禮樂在內四者皆意舒暢也樂以發陽道之舒暢故曰由陽來陰者威儀收歛也禮以肅陰道之收歛故曰由陰作誠情意得其舒暢威儀得其收歛則陰陽和矣故禮樂之萬物由之以皆得此說宜知或以萬物推諸說和者相濟之謂天地之陰陽相濟而後萬物生成所謂得也則禮樂相濟而賓主豈有不得者此極有理而從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

蓋孔疏有此因上有賓主禮樂之事遂說禮樂之義之文也周禮九夏王夏齊天子所用其餘八夏諸侯皆得用之其陔夏卿大夫亦得用之故鄉飲酒客醉奏陔夏示易以敬者所謂示情也嘏德者所以示德也匏竹在下所以示事也然哀公問言入門而金作則不止于肆夏言升歌則止于清廟言下管則止于象此言入門而奏則止于肆夏言升歌則不止于清廟言匏竹則不止于象何也蓋哀公所言者大饗之禮此則兼燕禮而言之是以詳略不同如此

旅幣無方

節

此陳貢之義也言諸侯常貢之法與前節大享不同首

二句舉庭中之物而統釋其義下就其中而分釋之見庭實所陳之義如是其大非止示富貴之態也

諸侯以尊王爲義固當有庭實之供矣此庭實所陳之幣不拘方所果何爲也哉蓋以土地有宜否于此而別之俾任土作貢者無難繼之憂也道里有遠近于此而節之遠疏而近數無難至之力也旅幣無方者義固以此而陳列之間又有義焉夫旅幣有龜何爲而列于前也以其知吉而故列之于先耳旅幣有鍾何爲而次之蓋金示相而諸侯親附之情所由昭也故居參于庭實之間耳以陳虎豹之皮見王者服猛之意焉服者化強暴爲柔順無跋扈跳梁之警也以璧加于束帛見諸侯往德之誠焉往德此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

德之玉于有德之人也此見天子之待諸侯于制貢之法見體悉之周于陳貢之義見好尚之正如此

按旅陳也幣字目下龜鍾皮璧皆幣也別節都要粘無方來纔得所以二字明土地之宜謂六服各貢其物如侯服貢祀物甸服貢嬪物男服貢器物采服貢服物衛服貢材物蠻服貢貨物是也遠邇之期謂六服各有其期如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蠻服六歲一見是也龜爲前列以下屬諸侯說先知等皆是諸侯來陳之意思如此先知也句一云示明能燭遠言四方有敗必先知意比舊說有理鐘卽金也獻金作器莫重于鐘故變文言之

前和字以金之性言此以鐘之聲言見諸侯之心皆和附無離心離德者重和不重居參服宇重德威惟畏上是服猛非猛服也往德重在人君有如玉之德上一云所向往往在德矣上君有德而往歸之非往進之說有理可從

庭燎之百 八節

自此至天子微節記者錄僭禮之事以其濫觴于一時而遂至禍延于天下後世見當防微杜漸意

庭燎之百一節大戴禮言天子百燎上公五十侯伯子男三十齊侯侯國而用百燎是僭天子也大射禮公升卽席奏肆夏燕禮賓及庭奏肆夏諸侯之禮也文子大夫而奏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

九

肆夏是僭諸侯也夫齊桓賢諸侯仗義以服諸侯者也乃恃強而僭庭燎以誇其尊其何以責夫諸侯文子賢大夫輔其君以霸者也乃窮奢而僭肆夏以失其體其何以責夫大夫是爭亂造端而篡弑所由始也故記者追究其所自欲後人正其失意

朝覲節言朝覲失禮之事當周衰之後有臣從君而設庭實私覲于主國之庭作記者訖其與君無別諸侯止有朝禮無覲禮則覲因朝帶言耳

國君朝覲而所從之大夫若以已物私覲主君則為非禮所以然者蓋大夫執君之命圭而專使以聘是已為賓而彼為主禮在乎已故當行私覲禮所以申已之敬信也若

夫兩君相見而大夫從君以行則君為賓而已為臣禮在于君故不敢復行私覲之禮正以敬已君而不敢有二心也夫私覲之禮一也在聘則當行在朝則不當行今從君為介既非執圭申信之日而設施庭實大夫何為乎諸侯之庭蓋凡人臣不與他國之君相交者一心于已君不敢二心于他君也庭實私覲則是外交而二其君矣故曰非禮也

按首三句作主大夫執圭四句即其當行者深明其不當行者不可不看申信註作申已信說正在私覲上看信者誠敬之意將此私物以申敬也近說以申信為君信却只在執圭上看了勿從致敬在敬已君說皮帶與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

十

馬皆陳于庭故曰庭實玩註設施庭實以為私覲是以庭實為大夫說一云君之庭實與已之私覲並陳于諸侯之庭是又以庭實為諸侯說矣於文義頗順外交泛說不止私覲一事貳君君字註與諸說俱指他君一云上致敬謂致敬已君則不敢貳君亦作已君說不貳正是致敬儘通從之

大夫饗君節明大夫無召君之禮也大夫富強而具饗禮以饗君以臣召君故曰非禮大夫強橫僭逆人君殺之是斷以大義也大夫強而饗君由魯之三桓始也春秋莊二一年鄭伯饗王于闕西辟則諸侯饗天子亂世非正法也按三桓魯桓公之子一名慶父即共仲一名牙節僭極

一名友即成季皆莊公弟也慶父與牙通於夫人以脅公季友以君命酈牙後慶父弑二君又死也

天子無客禮節明夷王失禮之事天子無為客之禮以其尊無對莫敢為之主故也何以見之天子巡狩而至諸侯之國適其室升自阼階而不為客以其臣不敢私有其室也况敢為主而待君為客乎豈惟適其臣無客禮也至于親禮亦不下堂而見諸侯是不客禮待臣也若下堂而見諸侯是天子之失禮甚矣自夷王以下則然前此未之見也

按春夏萬物聚見之時先王為朝宗之禮不純以毘待諸侯以其等為車逆送之節所以明恩也至秋萬物分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

十一

辨之時則為親禮純以臣待諸侯負依南面而不下堂侯氏執玉入所以明義也是以天子之德常感于上而其勢嘗隆于上至于夷王即東遷之平王也秋親亦行下堂之禮自是以降皆踵行之是自卑而起諸侯之僭自弱而起諸侯之強矣降黍離于國風非由此哉

諸侯之官縣節明諸侯僭禮之事天子宮縣諸侯唯軒縣今乃宮縣諸侯祭用時王牲今用白牡諸侯擊石磬今擊玉磬諸侯得舞大武但不得朱干設錫冕服而舞諸侯合乘時王車今乃乘殷之大路此皆諸侯之僭禮也

按縣謂樂之縣于竹簫者周官小胥正樂縣之位王宮縣四面象宮室有墻王于四海為家故也軒縣三面其

形曲闕其南避王南而故也判縣判于東西又空北而卿大夫左右王之象也特縣則一肆或于東或于西而巳象士之特立獨行也

臺門而旅樹節明大夫僭禮之事臺門旅樹反粘是三項繡黼丹朱中衣是一項此皆諸侯之禮而大夫用之是僭也夫諸侯既僭天子矣欲大夫之不僭諸侯得乎

按中衣謂冕及爵弁之裏衣以素為之繡黼為領丹朱為緣丹朱染繒為赤色也五色條曰繡白與黑曰黼繡黼不得共為一物故繡讀為綃綃繒名謂于綃上刺繡文也今讀如字繡刺為黼文也禮公之孤四命則爵弁自祭則天子大夫四命亦當爵弁自祭則中衣得用素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

十一

但不得繡黼為領丹朱為緣耳

故天子微節言僭禮之由以結上文因舉大夫亂禮之實也天子微則諸侯僭由天子之微也大夫強則諸侯僭由天子之微也言諸侯之僭由大夫之強也方周之衰上失道揆下無法守故于此相貴以等言尚勢也相競以貨相賂以利言尚利也天下以勢利相尚不奪不饜此禮之所以亂也故諸侯雖出自天子但祖其始封之君立始祖之廟而有五廟之制不敢以天子為祖而立王廟于國也大夫雖出自諸侯但祖其始爵之人立別子之廟而有五宗之法不敢以諸侯為祖而立公廟于私家也夫諸侯不敢祖天子則天子非諸侯可僭矣大夫不敢祖諸侯則諸

係非大夫可僭矣而公廟之設于私家非禮也由魯之三  
家立桓公廟始也諸侯不敢二句舉正禮以起下文禮本  
多端設廟其一也在廟數上言以寒僭竊之心方是拔本  
塞源之論

按相貴以等謂臣下不畏懼于君而擅相尊貴以等列  
相親以貴者大夫私相親以貨賄不辟君也貨指物利  
指事互見也三家同出于桓公皆立桓公廟故曰由三  
桓始也然推其原則由魯立文王之廟而三桓效尤耳  
記者不言為魯諱也

相貴以等則爵不足以馭其貴相親以貨則祿不足以  
馭其富相賂以利則予不足以馭其幸太宰以八柄詔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

王馭羣臣以此三者為先三者苟失天下之禮由是亂  
矣

### 天子存二代 節

此天子待前代之禮也方周之時夏殷二代曆已改矣而  
天子猶存其後以為上公蓋以禹湯為夏殷之盛王其功  
德及民者深尚尊其未泯之德存王禮而不忍臣其後仁  
之至也自二代以前黃帝堯舜之後止封為三恪恪者敬  
也雖敬其先而封其後然臣之而不得存王禮矣蓋盛德  
固必百世祀而世遠則禮亦漸殺止于二代義之盡也此  
周之封建所以為良法歟

按存二代之後在命使郊天後世子孫得世守天子之

禮以祀其祖上說又得自行其正朔服色不特封為上  
公而已樂記封夏之後于杞封殷之後于宋是也猶言  
可已而不已賢以禹湯功德言不是尊他子孫之賢三  
恪者敬其道也故左傳云封胡公以脩三恪是也其實  
先帝王有功德在萬世當食萬世之報不止二代已也  
諸侯不臣寓公 節

此諸侯待寓公之禮也諸侯失國而寄寓他國者謂之寓  
公所寓之國諸侯不敢以之為臣以其黨為南面之君也  
然寓公死則臣其子矣故古者寓公不繼世亦仁之至義  
之盡也

按寄公者失地之君或天子削地或被諸侯所逐皆為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

南

失地夫失地則其賢不足尊也故古者不使之繼世

### 君之南鄉 節

此責君臣以盡義也君之南鄉者何陽位在南人君體陽  
之剛用陽之明無念不思所以答陽而其義則已寓于此  
也臣之北面者何君位在北人臣膺君之爵食君之祿無  
念不思所以答君而其義則已寓于此也不盡其義則有  
負于其答此君臣之所以當交盡也

按答字不專是向有對答揚舉不失作託之意在職業  
上說玩義字便見答君處當補義意不言者省文也

### 大夫之臣 二節

此見大夫接下奉上之禮皆一于尊君也九拜以稽首為

先首至地禮之隆也諸侯之上大夫陪臣而已以陪臣之卑而可以當拜禮之隆乎必有君道之尊乃可當此是家臣不稽首者非尊敬此家臣蓋同在一國大夫已稽首于君若家臣又稽首于大夫是一國兩君矣所以辟國君之體而尊君也大夫得稽首于諸侯不辟天子者諸侯有大功德封畿外專有其國故大夫得盡臣禮以事之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

五

按親則必面獻亦必拜其言互脩也君有答于大夫尊賢之意大夫不親獻不面拜貴貴之意不面拜者于外告小臣小臣受以入也小臣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

鄉人賜節

此安室神之禮也室之有神依人而安者也鄉人驅逐強鬼孔子恐驚廟室之神故朝服立于阼階以存安之敬之至也

按賜從示從易與賜字從易者不同賜強鬼之名月令季冬大雩所以驅逐此鬼故又謂之賜也雩者索室以去其不祥其法見于周官方相氏聖人德合神明非俟于索室以去其不祥然必從鄉人之雩者不違眾以立

異也雖有二名雩猶禋也以禦陰為義故文從難禋讀如陽陽猶禘也以抗陽為義故文從易禮大夫朝服以祭故用朝服以依神存者慰安之意室神先祖五祀之神

孔子曰射之以樂節

此明射禮用樂兼得之難也禮之有射也說者曰容且禮節比樂也而不知比禮非難比禮而又比樂為難孔子曰射之以樂節也射者一心于射矣何以射而又能樂樂之節乎心一于節矣何以修射之容節與音節相應乎蓋聽于耳而得于心得于心而應于手此其妙匪可言惟賢者能之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

六

按何以聽何以射兩句不平重在射合樂邊玩射之以樂句自見樂射二意要知申縮樂謂騶虞舞首之類何以言其難也全要模寫他得心應手之巧處出

孔子曰士使之射節

此明射禮之重也語與曲禮略同蓋古有是言而孔子釋之也孔子曰禮上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而不敢辭以不能何也男子生而縣弧門左此時有射義至為士則天地四方之責任在我豈為士而猶不能則有愧于縣弧之義矣故不敢以不能辭也甚哉射之責能也此節士字重看註謂生未能相似淺謬

齊節

此見祭之貴敬也。齊者不聽樂三日。齊一日用之以祭。猶恐散其志慮而不敬也。今三日之間。二日伐鼓。不知何所據乎。何居怪之之辭。家語記季桓子將祭。齊三日。而二日鐘鼓之聲不絕。即其事矣。夫子不明言之諱也。

孔子曰釋之 節

此亦譏失禮之事也。孔子曰。禮之有位也。皆有深意存焉者也。釋禮當于廟門外之西堂。今乃于庫門內。祊當在廟門外。西室。今乃于廟門外東方。朝市即周禮所謂朝時而市也。當于市內近東。今乃于市內西方。此三事皆違于禮。故曰失之矣。家語記衛莊公改舊制。變家廟。易朝市。故孔子譏之。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

七

按釋是接尸之稱。祭之明日又祭也。祊是求神之名。求神在室。接尸在堂。皆一時事。其祭禮簡而事尸禮大。一云祭之正日。索祭謂之祊。祭之明日又祭。謂之釋祊。在當日。釋在明日。謂二者同時而異名。非是。然則釋在廟門外。祊在廟門內。而禮器曰為祊乎。外者蓋祊雖在內。自室視之亦外也。庫門朝門也。周禮市有三期。大市日側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為主者據其多耳。

社祭土而主陰 七節

此詳社禮之義也。首二句立社之義。下四句祭社之義。天子大社。節立社不屋之義。惟為社三節。言行社祭祀之實。

季春出火節。專言蒐田。因誓社字。故綴于社禮之後。

社祭土。節祭土二句。串看。指所祭之神。言南向。句南向祭之之義。日用甲。用日之義。夫社所以祭五土之神。地秉陰是所主者。陰氣也。蓋土有體而氣無形。陰氣非土則無所附麗。土非氣則塊而不神。故祭之主之如此也。土設于壇上。北面。陰位。君來北墉下。南向。祭之所以對越其陰而與其來享也。祭用甲日者。陽始于甲。而生物甲為日干之首。用日之始也。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

七

按社祭五土之神。稷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生之效。祭社必及稷。以其同功均利而養人也。王社侯社。國中之土神而已。無與農事故。不置稷。大社國社。農之所報在焉。故皆有稷。前以南而為答陽。指所向之南方為陽也。此答陰者。彼之向陰。即是陰位也。然前陽字推開一步。說此陰字。就主地說。五土之神。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也。社是土神。言社不言稷者。社總祭五土神。稷則止于原隰而已。言社可以兼稷也。北墉。社內北牆也。陽始于甲。而物生。陰極于辛。而物成。地雖以陰而成。物然始地事者。存乎陽。故社用甲。以原其始。天雖以陽而生。物然終天功者。存乎陰。故郊用辛。以要其終。獨陽不生。獨陰不成。天地相須之義也。

天子大社。節言立社。順承天施。見宣化之義。天子之社。主祭天下土神。故曰大社。立壇環以墻。而不屋其上。蓋風雨



天地發生之氣所以生物。霜露天地肅殺之氣所以成物。達者通也。有使之上躋下降。意生成萬物。便在達氣內。喪國之社不受太陽。示其生物之功息也。薄社于周。爲我國之社。屋其上。則太陽不入。隔于北。則陰氣可通。陰明則物死也。

按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必受以達其氣。而後一坎一澤。皆寓補泄之意。周立殷社以爲戒。屋之者。塞其一面。唯開北牖。絕其陽通其陰而已。

社所以神地之道。四節首句。作冒地載至親地也。把天來說。說言地道之神功。同于天意。重地上尊親主人心上說。教民美報。正是神地道民聚有家有國之人說。美報之報。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

兼下泰盛等教之者。誰制禮之先王也。但此句統言其意。下方詳言其事。

先王制爲之社。正以神明地道之大也。蓋地在下。爲人所親。有衰玩之意。衰則雖祭之。未必如祭天虔誠。神則不止表明其功。有使人懼他神妙變化。與天無二。民自尊之。如天神而不敢玩。則報禮自與天並重矣。地之道何道也。載物生財者地。懸象著明者天。並重矣。地之道何道也。載財矣。大垂象。凡興事制器及耕作之候。皆取法矣。曰取法。則天主于教。有父道之尊。曰取財。則地主于養。有母道之親。夫尊天者。用郊以報之矣。親地者。獨不思報之乎。故先王教民美善。其報焉是禮也。上下得通行之。卿大夫之家。

主祭土神于中霤。天子諸侯之國主祭土神于社。所以示地爲載物生財之本也。以報社之事言之。唯舉社事而里人盡出力以供事。唯社事田獵而國人皆行。唯祭社乘盛而四邑四丘之人共之。所以報本句。總結上文。祭時而行。事未祭而獵。將祭而脩。索盛無一人而不與者。蓋財非上不生。人非財不養。無一人不在養育之中。則無一人不有報反之情也。信乎爲示本也。社之神地道如此。非天子不祭天而白天子以至于庶人。皆得祭社。亦尊父親母之義也。

按唯爲社事三段。又家主中霤。國主社中所行之事。總之上人祭社而下人咸供給也。玩唯字。見他事未必皆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

出力如此。示本報本相應。正所謂神也。本者生物之本。始者利用之始。

季春出火節。首句是因時而爲蒐田之舉。車賦以下。是因田而習民於變也。流示以下。是因田而獲牲以禮也。田獵時事而戰祭之意。卽寓于此。末二句分承。只論其理耳。大季春蒐田之時也。而戰祭之禮存焉。故聖人以敬慎之心行之。季春出火以焚草萊而田行焉。然武備不可或弛。而習之不可無法也。故簡車賦去其敝也。歷卒伍整其列也。君親誓衆于社以習焉。居左者則從左和門。居右者則從右和門。而左右有局也。司馬息鐸則坐。振鐸則起。而坐起有度也。蓋習熟其變動之節。而攻伐之法。已預開矣。方

其驅逐之降示之以流動之儀而以刊飲之必定以殺獲之制而使之不犯命焉是在民則過服其食得之志而君不過取其多得之物其殺牲以禮又如此故用此習變之民以戰是謂有制之兵而武功成也用此田獵之物以祭則爲誠敬之享而神祇格也克與受福豈待致也哉

按水氣終于辰故火順所生而見司燔于季春則出火焉水氣此于戌故火受所勝而沒司燔于季秋則納火焉聖人奉天時則爲焚者特出火之事爾夫社必先焚蓋焚其宿草而後可田故也出火猶言舉火非出納之出也君親皆社如王執路鼓諸侯執鼗鼓而親營之手社是也誓有二意一戒其不違軍旅之法一戒其不犯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

主

獲牲之命雖有習武獲牲二意然皆蒐田中事也周禮中軍以旗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群吏作旗車徒皆作三鼓息鐸群吏弊旗車徒皆坐流示之禽正所以

鹽諸利非有兩意

夫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分應自是可從一云兩觀字相對總是習軍旅之事也觀其習變卽田獵以觀其軍旅之節也觀不犯命以觀其不犯軍旅之命也以戰則克此因社田而教軍旅如此祭則句帶言耳宜知

○天子適四方 十二節

此詳郊禮之義也首節另提起是五年一行于外者下皆每年一行于內者郊之祭也四節就郊之事而析釋其義

自下郊至聽上言卜牲之意因卜牲而又言戒已身戒百官嚴百姓之意被袞二節則天之義求節別天人及以祖配天之義

天子適四方節天子所敬者天故巡狩而適四方所至之處必先柴以告天此祭天之禮在歲郊之外者也

按天子適諸侯至于方嶽凡觀諸侯觀民風諸事其初至皆未行也必先燔柴以告至尊人也吳人曰明及爾出王吳天曰旦及爾游衍也其與風行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跡者異矣

郊之祭也節天子祭天于圓丘必用夏正建子之月陽生于子陽生則日浸長而夜短故曰迎長日之至註至猶到也極好天以好生爲心長日生物之始體上天好生之心而迎之也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

主

大報天而主日也節紫根上節來由此觀之可見郊者報上天生成之功而禮重心肅報天之祭雖多而郊非他祭可比乃是大報天之事然天體至尊不可以一事一物見故假日以爲主雖云迎長日之至實以大報天也此冬至祭天之義也兆者圓丘之方域也兆于南郊南者正陽之位人以陽生萬物日又衆陽之宗故就陽位而報之也旣燔柴于壇上乃掃壇下之地而行正祭不敢荒蕪者至敬無文于其地之質素也盛玄酒則以陶酌玄酒則以匏無雕饌金玉之飾者蓋大地之性質而已矣闔者合土以爲

範修火以爲堅。範者資氣于天，成形于地，皆質也。若如之以人爲則，與天地之性不相似矣。兼言地者，地道無爲而代天有終，象地之性亦所以歸功于天也。

按于其質就祭者言，一說於有因依，意兼天地之性，方就天地說質與性，只就形氣上淺說，不必推判至誠於穆上。

於郊故謂之郊。二節祭天曰郊，以此于南郊故也。牲用赤色之騂者，以赤爲陽之盛色，周家所尚，時王之制也。牲用犢，以未有牝牡之情，誠懇可貴也。至于郊日必用辛者，陽極于辛而物成功，成則報周家以辛，得郊天適遇此，是冬至後王用冬至後辛，得與應矣。註以周家始郊，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一。

適遇冬至是辛日，淺甚不可從。

卜郊受命節見郊之祭，不惟事天而又能事親也。天親一體以尊祖親考之心報之，正事天如事親意。卜郊者，因郊祀卜牲也。受命句是先以卜牲之事告于祖，作龜句方用龜卜牲也。祖遠而尊，稟命後卜命宜由尊者出，是尊祖之義。義福近而親，卜之決疑如依怙恃而信之至，是親考之義也。

按受命但受之耳，禘宮考廟也。作即灼也。灼之將以作事，故以作言之。先告祖受命，又至禘廟以質可否也。義字要發平日尊祖親考其義已寓于此。

卜之日王立于澤，節見人君祭天極誠之意也。其卜牲既

畢之日有司聚執事于澤宮，誓其所當戒，命其所當行。至亦立于澤宮而親聽之者，蓋君之于臣未知則當受其教，未善則當受其諫，况舉祭天之大事而可不誠乎？故聽命以審其所當行，如受教之義，聽誓以省其所當戒，如受諫之義也。

獻命庫門之內，節言卜郊命衆二禮之義也。命主郊祀之命，主節有司皆戒百官以執事之臣言，此節有司以誓戒百官之命獻之王，而王親誓戒之也。以助祭之臣言，王自澤宮而還，有司獻王所以命百官之事，王乃于庫門之內戒百官者，異姓之臣疏，故命之于外也。于太廟之內戒百姓者，同姓之臣親，故命之于內也。戒之皆欲其存誠于未，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

祭之先致謹于當祭之地，不肆心而怠事也。

按庫門羣臣俟朝處太廟祖考所居，族人咸聚處重，戒意疏異，姓親同，姓意不甚重。周有三朝：一曰燕朝，在路門之內；王國宗人嘉事之朝也。大僕小臣率焉。一曰治朝，在路門之外；王日聽治之朝也。宰夫司士率焉。一曰外朝，在庫門之外；詢萬民聽政之朝也。小司寇朝士掌焉。王有五門：外曰皋門，二曰庫門，外朝在庫門外，羣吏衆庶皆可入也。三曰雉門，闔人掌其禁非臣民所得妄入之正門。四曰應門，內則治朝也。五曰路門，又曰虎門，畫虎在此，天子路寢內則燕朝也。

祭之日王皮弁，節見報天人心同欲，惟愜其心，故自盡誠。

不待命也祭之日正祭郊之日也有司報白時日早晚及  
牲事脩具此時未着祭服又不可褻服以待故着皮弁視  
朝之服以聽報白者蓋報事之小而皮弁以聽所以尊天  
也不惟不敢慢于天亦示民所以嚴上也嚴上何如郊祭  
之且喪者不敢哭于家不衣凶服于外恐于王之吉禮也  
祀掃反道以致路之新潔恐妨路之行也鄉民各于田首  
設燭照路恐王行事之蚤也凡此皆民致其嚴上之心歲  
以爲常弗命而聽者也豈非上之敬有以感之也哉

按周禮郊祭日小宗伯逆來省鑊告時于王告備于主  
也夙興君皮弁以待報白祭事者冠用白鹿皮服用十  
五升布在五冕之外服之尊者朝以辨上下于禮爲重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

重

故服此今聽祭報服此然後服大裘以行祭事此正尊  
天意蓋以民之奉君猶君之奉天君果能奉天則民自  
化而嚴上矣汜廣也鄉畿內六鄉也周官司裘掌爲大  
裘以供王祀天之服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  
祭之日王被袞二節祭之日二字作冒自被袞至象天也  
言郊祀之儀物皆取法于造化末三句申言聖人之祀禮  
正所以明乎造化自發見言曰象自統體言曰天自運化  
成上言曰道王指郊祭服則袞袞而象天之章袍則冕  
而則天之數車則法天之質旂則法天之文是日月星辰  
也數質龍也皆天所垂之象聖人以袞冕車旂則之則象  
著而象之所以蘊而爲道者于此顯矣郊非所以明天道

乎

按王之祀天內服大裘外被龍袞龍袞所以襲大裘也  
經言天子龍袞是也以象天作釋義看袞衣有日月星  
辰之章是象天文也服有六而冕則一璵者聚采以貫  
玉而有華藻故謂之璵巾車之職王王路以祀而此乘  
素車殷之木路也王路卽道之車素車則卽壇之車固  
有兩車也可常掌辨九旗之名物日月爲常交龍爲旂  
旂有升降之龍而已蓋無三辰而云龍章而設日月何  
也曰此大旂也非諸侯之所常建故其上又有日月星  
辰之章以祀天神非特有升降之龍也此皆周制天垂  
象二句根上文作通下諸道不盡于象而亦不出于象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

重

則其象欲緣象以會天載精微之妙也象者道之達道  
者象之理深看些纔是  
帝牛不吉節明推祖配天之義也然配上帝却從天神人  
鬼並祭上見出此又聯絡之意帝牛必在滌二句是上二  
句之故所以別事句又是推此二句之意萬物二句又言  
推祖配天之體末句著其爲禮之大兼報本反始而言夫  
郊祀后稷配天牲有帝牛稷牛至期卜吉而用若帝牛不  
吉則易稷牛以爲之而別選稷牛蓋帝牛必在滌三月而  
後可用若稷牛則惟取具用而已不必在滌也所以然者  
帝爲天神遠而尊稷爲人鬼近而親故事之不同也然郊  
祀后稷以配天者何哉誠以萬物之生成本乎天人之相

繼本乎祖是天者草木之祖而祖者吾人之天其功同也此所以推后稷之祖以配享上帝也或帝天而不及祖亦為報本反始郊則祭天以報反物之本始而又祭祖以報反人之本始故前曰報本反始而此曰大報本反始也

按周人郊祀后稷以配天使充人養二牛以為牲滌者牢中清滌之所報酬以禮反追以心中看夫孝經言郊祀后稷以配天崇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祖之所配者天考之所配者帝此言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而反言配上帝何也天言其體帝言其用故對言則天與帝異離言之則帝即天也天即帝也易之象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其言上帝與此同意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

天子大蜡八 十一節

此詳蜡祭之義總見天子重農事意今為兩段首節至史弁節言神以相功于幽則祭以報其功黃子以下言民以致力於明則勞以節其力

天子大蜡八節伊耆氏一句是蜡之始索也二句是蜡之義天子之蜡大蜡也祭之神有八神立蜡始自帝堯其來遠矣其義維何言求索其神而祭之也此句且渾合聚句釋所以索神之故言歲十二月萬物歸根復命有合聚之功然成物之功神實相之故凡些須有補于農事皆搜剔而享祀之示報也

按蜡祭云大者對諸侯大夫之蜡而言八神見下文以

經文為正先商司商二百種三農四郵表嘏五禽獸六坊七水庸八是也云分猶虎為二固非即以昆蟲為一神亦非蓋百種含無窮生意若非百種即農稷不能以徒手成稼穡之功郵表嘏坊水庸尚祭况百種乎至昆蟲為民害者田鼠田豕尚迎猶虎以食乃反祭耶信註不信經可笑之甚伊耆氏或謂古天子號或謂神農或謂帝堯或又以為古官名以其有功于耆老故後世以官為姓至周又以其姓各官徧考總無雜據闕疑可也歲十二月即夏建丑之月不曰萬物合聚而曰合聚萬物此八神合聚之也正見有功處一云合聚二字屬人非是索享非特八神所重者八神耳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

天

蜡之祭也三節分釋八蜡之義正是索神而饗之實事首節蜡祭有主有配主先帝以神農為八神之主也祭司農以后稷為先帝之配也蓋先帝始為耨耨一則始為耨耨一則教民播種及司百種之神皆有教民稼穡之功故索祭而報之也饗農節饗字貫下三項及字貫下兩項古之田畯有功為農田畯居郵舍以督耕為郵表嘏又禽獸即猶虎亦有功於田者今皆饗而及之祭報其功仁也祭所當祭義也由人及物報而祭之則報反之心已極而處置之宜已備矣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節使字報字貫下食鼠豕備農事而言人之有功固所當祭而物亦祭之何哉蓋以古之君子莫不因其才而使之使之有功必有以

報之使人之術也。今之迎貓爲其食田鼠之功也，迎虎爲其食田鼠之功也，迎而祭之，示報也。又祭坊與水庸，坊能蓄水障水，庸能受水洩水，能蓄能受，則不苦旱，能障能洩，則不苦潦，皆爲農事之備，亦報之義也。奇與猶通

按註中司百種之神，則百種的作一神看，猶與虎去田害，坊與庸爲水備，皆其本性。君子雖未嘗使之然，我爲民之心，欲其如是，而彼能爲我除害備農，若爲役使然，是即使之故，祭而報之也。以上或言祭，或言饗，或言迎，互相備也，總是重本之意。

曰：土反其宅，節蜡祭必有祝辭。曰：土所以培稼穡，今歲固無崩圯矣。來歲亦欲反其宅焉。至水潤稼穡，昆蟲害稼穡，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 无 草木妨稼穡，其祝做此。于今日而預爲後日之祝，正先王殷于農事處昆蟲螟蝗之屬。

皮弁素服，節皮弁素服，送終之服，而蜡亦送終之事。物之助成歲功者，至此而終故也。帶不以麻而以葛，杖不以竹而以榛，若喪也，而實非喪，故爲喪禮之殺也。以是臨祭，豈無謂哉？蓋有功不報，非仁也。今不惟報人之功，而又報物之功，是無德不酬，實爲仁之至已。報功不當，非義也。今服似乎送終，而禮寓乎喪殺，是行皆合宜，實爲義之盡已。

按周禮籥章：國祭蜡，則飲餼頌，息老物，以物老故，素服。物老將終，故葛帶榛杖，素服送終，是仁恩葛帶榛杖，示陰氣斷割，前仁至義盡，只就本節一及字見此仁至。

是撮上文而結之。義盡又只就本節說此二句，重義盡上，不可與仁對。

黃衣黃冠，節言蜡祭異服，見息農之義。下卽義而申釋之。蜡祭則皮弁素服，蜡畢而行先祖五祀之祭，人君必服黃衣黃冠者，以有息農之義也。此黃衣黃冠，何以有息農之義？蓋野夫所服者黃冠，黃冠乃草野治田之服。今服其服而祭之，蓋示既蜡之後，將縱其酣暢爲樂，而不復勤動矣。故曰：息田夫也。

按黃爲土色，土爰稼穡，所以田野之夫皆服黃冠。田夫如何當息終歲勤動至此，當休息之，然只寓息之意于衣服之中，非是勞酒以休之，至後面不興功，方是息。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 羊 之之實息者，今歲之息，所以兆來歲之作，張弛之意也。蜡與臘對，言則有別，總言之則皆蜡也。

大羅氏三節首節諸侯之貢助蜡祭也，使者尊野服而致貢，表從王之義。下二節羅氏述王命以致戒，見愛民之仁，總重農意。

諸侯貢鳥獸以助蜡祭，蓋乃田野之服，使臣服之，致貢者何正以尊此野服也？蓋言諸侯君臣服此草笠，馳于田野，驅獲禽獸，共王祭祀，今致貢亦服之所以尊重此服而示其有從王之義也。次節使者將返羅氏以王命出鹿與女於庭，詔示使者以歸戒其君曰：好田獵，好女色者必亡其國，非專爲諸侯也，言農民終歲勤動而得一日之息，不可

以禽荒色荒而病民也三節羅氏又令使者歸戒其君曰天子樹瓜華非與民爭利凡物可飲藏者遠取貢賦而足不必自樹今瓜華是不飲藏之種難於遠致天子樹之取貴時新以其寢廟耳非專言天子之儉德也蓋小民終歲之勤而有一日之積諸侯貪利剝民多效尤於天子故明其意以示使無藉口也天子非好田供祭祀也非與民爭利也供寢廟也見諸侯當體天子德意意此以上皆天子之蜡禮

按大羅氏官名謂之羅者以網羅為職周禮羅氏掌羅鳥鳥是天子掌鳥獸之官也周禮不云掌獸此云獸者以其受貢獸故也四方諸侯有貢獻鳥獸者皆入屬大羅氏也獸禽之使諸侯之卿大夫也載草笠而至雖所以尊王重農較重羅氏受貢畢使者辭則致鹿與女於庭而詔之致鹿與女非每國輒與鹿女羅氏以鹿與女示使者爾一云以鹿女致還亦通瓜華瓜與果菰也木實曰果桃李之屬蔓生草實曰菰瓜陸之屬果即華之成實菰即瓜之總名彼言瓜菰此言瓜華互相憐也

歡藏收貯之意疏音集八蜡以記節前半為侯國所制之蜡既蜡以後兼王侯而言要言謹民移民息民三意謹民財欲其留歲終之用為來歲經費之資也移民財欲其暢今歲之懷鼓來歲東作之興也蜡而思民欲其養歲終之餘力舉來年當為之務

也不外節財之意見王者息農自上而達於下也先王于諸侯之國使皆行八蜡之祭因以記四方之豐凶焉以記其凶者言此方五氣不時若而弗順百穀不豐登而弗成八蜡之神不得與諸方通祭所以使民謹慎財物也以記其豐者言之順成之方其蜡之八神方與諸侯通祭以民財稍可寬舒用之所以縱其酣暢為樂也然既蜡之後五穀皆收歛而民可休息矣夫農民終歲勤動至此始得休息故既蜡君子不得復興土功以勞民也

### 恒豆之菹節

此言諸侯陳豆之禮不得比隆于天子也二豆字俱兼幽明明為每日常進之豆幽為朝薦饋食之豆此恒豆也明

為常進有加之豆幽為祭末醑尸之豆此加豆也隨所用之豆而異所實之品然有水物則不得兼陸有陸則不得兼水視天子之水陸兼用者不敢上同此為諸侯之祭然亦大約言之義在起下文交神意不專在天子諸侯之別也

按恒豆之菹菹酢菜酢即醋乃淹菜而味酸者水草之和氣所生昌本及苽也醢肉醬則醢醢醢醢陸地所生之物也加豆之菹用菁菹葵菹陸產也醢則醢醢魚醢水物也菹醢皆以豆盛之備陰陽之義只在方內未嘗出方外取豐儉適中意常說兼幽明益以恒豆中之朝事為清朝先進口食又因醢人亦掌共王內羞故有此



說今有祭禮王薦腥后亞獻于是薦朝事之邊豆王薦  
熟后亞獻于是薦饋食之邊豆則祭明有朝事也安可  
謂朝事爲八食而非祭乎况諸說俱指幽祭一邊從之

### 邊豆之薦

#### 二節

此兩節舉天子郊廟之禮物因著其爲禮之稱也首節廟  
祭遠于人欲以後之情次節郊祭反乎本然未琢之性要  
重二所以交的文字須知遠于人之私情便是契神明精  
意之處一與俗情相近卽間隔而不交矣尙乎物之本質  
便合神明自然之處一與華美相近卽緊貳而不交矣上  
節以事去便安爲交下節以物物尙真性爲交如是而  
後宜總頂上郊廟說者與禮同卷讀日亥

###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

#### 壺

邊豆之薦一段承上陸產水物而言下因論邊豆而悉數  
之末二句是推用物遠于人情之故精神全在幾個不字  
上着緊所以交神明者全在此今夫宗廟之禮必有邊豆  
之薦不過水土之品而已蓋不敢用常衰味而貴水土之  
多品所以交于神明之義自有其道若尋常食味之道則  
味不厭其美品不貴其多矣用是知先王之薦于祖考可  
餽餘而食然貴而無味不能悅口也若夫袞冕路車先王  
所遣陳之以依神是尊嚴之服器不可供玩好也萬舞大  
武示壯勇之容舞之可也不可以爲娛樂也宗廟乃威嚴  
之地嚴宗廟不可寢處以自安也宗廟有行禮之器重宗  
廟不可利用以爲便也凡以交于神明者尙誠敬而質若

同于所安樂則失之褻矣是豈交神之道哉

按此節當作兩段看兩個所以字正相對上重奉神下  
重戒人不可把先王之薦接上文看蓋可食不可耆是  
禁戒口氣邊豆前言質此言薦實者實之于中薦者薦  
之于上也前止言衰味此加常者常食則衰也義言其  
所宜道言其所由不可耆一云食之有節非祭器不若  
燕器之利而便上用可用也亦不過餽時用之耳一說  
用以祀神更妥安樂者謂所安而樂之也

酒醴之美節此條專言郊祀舉其美者以形之其尙  
質而更以美爲安樂之甚是進一步意思本始質是  
一個質精神全在數個貴字反字尊字上着緊所以交神

###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

#### 壺

明者全在此末三句總申其義夫先王當郊祭之時酒醴  
美矣而玄酒明水是尙者以此爲五味之本而貴之也  
瓶文繡美矣而疏布是尙者以此爲女工之始而反之也  
莞簞安矣而蒲越葉結是尙者明其禮之異也太羹惟肉  
汁而不和者貴其味之質也大圭所擯不加琢刻者美其  
體之質也丹漆雕幾美矣而素車是乘者尊其車之朴也  
凡若此者惟去煩以就簡貴其質任之自然而已矣此何  
以故哉蓋以交神明之義主于誠敬不可同於所安樂之  
甚也夫天道至大無物可以稱其德必如是之貴質而後  
可以報其德此交神明之道爲宜耳

按玄酒明水不平玄酒以明水爲之尙謂尊上列尊在

三酒五齊之上也。味以淡爲本。感于醴。作于酸。化于苦。窮于甘。變于辛。玄酒明水。則淡而無味。故曰貴五味之本也。黼黻文繡。皆色之美者。布之精者。升多而密。粗者升少而疏。女功始於粗。而後至於精。疏布之尚。故曰反女功之始也。蒲越葵絺。藉神席也。明之也。一云。謂其潔。若蓋有白。貞之質。斯有中孚之誠也。雕謂刻鏤。幾謂沂。鄂言非常車。以丹漆飾之。以爲沂鄂。而祭天則乘素車。尊其質樸也。貴其質而已矣。句。包上酒醴以下諸事。宜前曰不可同於所安樂之義。此曰不可同於所安樂之甚。樂猶有義焉。喪則甚矣。重宜字看。註云宜卽稱也。

鼎俎奇而邊豆偶 節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

重

此明宗廟之用器。各有其義也。祭器之設。鼎俎用奇。邊豆用偶。易取于奇偶也。蓋鼎俎以盛天產。天產陽也。邊豆以盛地產。陰也。此以陰從陽。以陽從陽之義也。宗廟之尊。自黃目爲盛。鬱鬯之酒。以黃金鑲其目。以灌神。于禮爲重。故列在諸尊之上也。然名黃目何義。色之黃。屬于中央。人之目。其精則水。其光則火。氣之清。目明者。今歸尊以黃目。益鬱氣酌于中。而清明達於外也。惟酌于中。則有取於中央之色。惟清明於外。則有取於清明之氣。夫是以歸之黃目也。以爲上尊。不亦宜乎。

按上尊也。截下是言歸尊之義。非立名之義。黃者二句。先泛論黃目之義。末一句始合言而正解也。明堂位云。

周以黃目是周所造也。六藝之次。虎羹。雞羹。雉羹。羊羹。黃羹。黃羹乃六藝之最下者。而在六尊之上。尊先大羹。先小。故曰上尊。天子則黃羹之上。有雞羹。羊羹。備前代之器。諸侯但有黃羹。故於諸侯爲上也。酌盥也。非沃灌之謂。酌於中。以鬱酒言。清明于外。以芬芳之氣言。惟音位。

祭天掃地而祭 節

此言祭物貴質之義。大意與前篇同。以祭天言。禮惟掃地而祭者。何益。至敬無文。故不坎不壇。法其自然之質性而已矣。醯醢之美。弗尚也。而惟煎醢之是尚。蓋煎醢由人煎鍊而成。實則天產自然之物。故尚之。而列于醯醢之前也。至於宗廟中割牲。割刀非不用也。而斲刀之貴。貴其義之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美。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

美

妙也。蓋刀能斷割。莫不爲義。此則斷不徒斷。聲和而後斷。夫和。非斷則牽。斷非和則劇。和則斷已有休。然爲戒。惕然爲止。者。其爲游刃之餘可知。此其所以可貴也。卽是而觀。郊祭廟祭之一事。一物。何不有義也哉。

按諸說貴其義也。句虛。夫義不是仁義之義。貴其有斷制之義。聲和而後斷者。以義在天下。和方謂之斷。不和是操切。不是斷了。天以秋肅萬物。而和之以兌。聖人以義制萬物。而和之以仁。斲刀以和濟割。亦此意也。

冠義始冠之 八節

此詳冠禮之義也。冠義二字作冒首節始加之冠。重遵古制意。大節冠適子之禮。各有其義。委貌三節。備言三加之

冠無大夫二節言冠禮止於士末節結言冠義之大也冠義始冠之節禮必有義冠禮之義何如冠有三加其始冠則緇布之冠也蓋太古冠布齊則緇之以陰幽思也後王重古故始加用之亦尚質主玄之意然而無綏其有綏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然此冠非時王之制但暫用而敝棄之可也凡存古禮者宜遵古制失古之制則失古之意矣故孔子感緇布冠之綏而曰未聞

按緇布爲之不用笄用頰以圍髮際而結於項中因綴之以固冠而無垂下之綏蓋緇布純素質朴太古所尚綏則有垂散之意漸散其朴非古之意非天子不識禮雖孔子亦不得不從當世之所尚則冠之有綏雖非禮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

但冠而敝之可也見常戴之冠不必拘于布無綏意王藻云緇布冠績綏是諸侯位尊盡飾故也然亦後世爲耳頰音器青組纓也適子冠於阼節釋冠禮節次之義其著代闢一代之興衰有成則能立家業之根基志廣則能善繼先人之志事名重則能備成人之行克振家聲故以此禮期望之此適子有國家天下之責者夫適子之冠必於阼階上東序行之明其有代父之責也蓋阼階廟中東階主位也父在則父爲主父老而傳則適子爲主示當勉力以承付託之意也燕之必于客位待之如賓是加禮于有成之人也始如緇布冠再加皮弁二加爵弁以漸而愈尊所以曉喻之充廣

志意以稱彌尊之服也冠畢而賓字之者以其成人故敬其名而不稱惟稱字也

按此適子之禮若庶子則冠于房戶外南面醺亦戶外以冠禮考之非特冠彌尊而衣履亦然至祝詞醺詞亦然所以喻其志一而已彌尊者緇布之粗不從皮弁之精皮弁之質不若爵弁之文是也志不舒彌綸參贊皆男子之事敬名重勉適子意賓客敬其客則備孝弟忠順之行以自敬者自不容已矣不可淺看委貌周道也節此一條是始加之冠有曰委貌者以安正容貌爲義周道也有曰章甫者以表明丈夫爲義殷道也有曰毋追者但以形之椎爲義夏后氏之道也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

美

周弁殷毋追此三加之冠至三加則其道有進焉客儀曰整則光輝日以充滿周之弁取大之義英華忌其太露殷之毋取覆而蔽之意其朴愈敦則真性愈不散夏所以取收而純于質也

王其皮弁素積蓋敦本尚實立身之根基成人之雅道此其再加三代之同也

按皮弁以白鹿皮爲之其服則十五升之布白與冠素積者以素爲裳而辟積其要中用皮弁象上古也素積取相稱之意重冠上服帶言耳上二節三代不同者以趨時也此一節三代共之者以立本也辟積謂疊幅也

無大夫冠禮二節。言禮有士冠禮而無大夫諸侯天子冠禮之義。冠禮之名器一加則終身之各位不可易。天子諸侯大夫之子未必其賢德何如。可以此禮妄加之哉。正見冠禮爲正名定分之極重者。所以不苟也。

是冠禮也。貴賤無不行之。而禮止于士。自士而上。皆有不  
必特異者是。故其在大夫。無有冠禮而有昏禮。古者五十而爵。乃既冠之後矣。何大夫冠禮之有不惟大夫也。雖諸侯亦無冠禮。或有冠禮者。夏之末世所造也。當夏之盛。何諸侯冠禮之有不惟諸侯也。天子之元子。雖成人有冠。亦倣士之禮也。何天子冠禮之有所以然者。正以天下必有德乃有位。無有生而遂貴爲天子者也。推而至于繼世以禮記說義集訂卷之十

冕

立諸侯。或公侯伯子男。爲其能象先人之賢德也。推而至  
于授官以爵人。或上大夫。或下大夫。皆隨其德之大小而爲隆殺。然則天子諸侯大夫之子。未必有可貴之德。有象賢之德。有可官之德。是未居其位也。而安得有冠禮哉。夫有位者古無冠禮。而今則有之。猶士之無位者古無冠禮。而今則有之。變禮可勝言哉。故曰死而謚。今也非古也。知無謚則知無冠禮矣。

按古者二十而冠。五十服官政。此大夫所以無冠禮也。古者三十而有室。則大夫亦不當有昏禮。有之者。備改娶也。今亡矣。昏禮不重。帶言耳。諸侯冠禮以求造實。非先王之舊。此諸侯所以無冠禮也。天子之元子。適長子。

也。其初亦士也。故其冠但用士禮。天下無生句。此天子元士之無冠禮也。天子且然。况諸侯之世子乎。諸侯且然。况大夫之適子乎。無生而貴。指天子說。繼世二段。乃是即諸侯大夫之無生而貴。以形出天子來。死而謚。今也。以士言。謚有行之迹。生有爵。則死請謚。登登從大夫。推到諸侯。從諸侯推到天子。又推到立諸侯官爵人。總之。是正名分當謹于其始意。云成王冠頌。如誠有之意者。欲成王修德。故因仍夏宋之禮。而使祝雍作頌。易之耳。安可取以補儀禮之逸乎。

○禮之所尊 節

因言冠義而推言禮之尊。以其義也。俱泛說冠義。只首尾

禮記說義集訂卷之十

早

徽首二句義字。就在禮中精微處見。謂身心性情人倫物理無不關焉。故曰義在天下。後世遵奉此禮。見出尊意。失義二句。只透出個義之當尊意。知而敬守。正是尊處。禮者治天下之具。而所以治天下。則禮之義也。此禮之義所以可尊。

卽冠義而推之。先王制禮。必有精義。禮之所以爲尊。正以其義之可尊耳。若失其義而徒陳其數。則禮亦祝史之事。而不足尊矣。故禮之數顯于迹象。祝史之類。可得而陳。易知也。禮之義原于性命。非睿知之人。不可得而盡。難知也。若知其義而察之。無不精。敬以守此義。而由之。無不盡。則以防範人心。綱維世變。天子之所以治天下。當不越此。甚

哉義之尊也豈徒一冠禮也哉

按註疏以此節與上七節爲一章看來此節不承冠禮亦可故前別八節而後又另作一節

天地合而後 五節

此詳昏禮之義也前四節未成昏時所行之禮末節正成昏時與既昏後所行之禮

天地合節首二句言昏禮所係之重取于異姓二句是一項釋異姓之義幣誠辭腆五句是一項釋幣誠辭腆中所寓之義如此則有以正其始矣一與之齊三句言能正其終也

天地合而後萬物興男女不合萬世孰始乎夫昏禮爲萬世之始猶天地爲萬物之始也其大如此其禮可不重歟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

望

取於異姓者所以附于遠而厚其別也幣以將昏姻之意必誠而不濫惡辭以通昏姻之情必腆而不輕賁此二者所以告戒爲婦者正直誠信之行也蓋信者事人之道婦人之德欲其事人而修德故以是告之也信而無僞則直在其中而始進以正矣始之以正將以正其終也故共牢而食既與之同其尊卑則終身從之不可復改而他適矣以不可改故夫死不嫁凡以直信故耳則安得不正之于始而致其誠腆也哉

按遠對近看指女家言也註託于遠嫌之義非是欲其別故取于遠而遠不附則情無以通遠附而別厚故曰

附遠厚別也告以直信宜渾承不官以直承辭腆以信承幣誠直信者何蓋直信之道施之則以事人如順舅姑和室人當于夫是也存之則爲婦德如德言容功是也此二句正直信之實上兼言直而下不釋直者信該得直也

男子親迎節此釋親迎奠雁之義一是男子親迎而倡隨之義廣一是執費相見而關係之道大男先爲義執摯爲別無別二句反結上文以見二禮所係之重也

大昏禮必親迎者男倡于女也蓋男陽剛以倡爲義女陰柔以從爲義其義已寓之此也豈惟男女乾知始坤從而作成之召山令臣從而致行之天剛地柔君剛臣柔其剛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

望

先于柔之義一也必奠雁以爲摯者以敬章別不敢衰也蓋男女有別不獨男女已也閨門之內倫理明而恩義篤然後父子親父子親則親疎上下各得其宜而義生矣義生則經曲隆殺皆有節文而禮作矣禮作則尊者尊卑者卑卑者卑者薄者薄不凌不賁就是安了所謂人有禮則安也無別無義反是安得不執摯以章別哉

按剛柔不專在一先上須看之義二字乃寓其義于此耳其義一也只就天地君臣說不可又兼男女父子相親出於天性自然而曰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何也蓋男女無別於內則夫婦之道喪而淫僻之罪多雖父子之親亦不可得而親之也義禮物皆屬義倫俱根別來

但義生是親親之殺。自然本等分限。至禮作方是以禮去降殺他安則其倫攸叙矣。四然後字皆難辭。不可看自然萬物凡兄弟君臣朋友皆是。

賢親御授綬節。天下也。截上釋親御授綬之義。見親敬關天下之大。下釋婿車在前之義。見親迎關終身倡隨之義。夫婿親御婦車而授之綬者。所以示親愛之也。已先親之。乃所以使婦之親已也。執華以致敬。而又親御以致親。豈惟行于男女然哉。雖古先王得天下之道。亦不外此。蓋夫婦人道之始。閨門萬化之原。充其敬。則不敢慢于人。充其親。則不敢惡于人。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民心悅而天下得矣。此昏禮所關之大也。出乎大門。男車帥女。女車從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

卷之十

星

男者夫婦之別。自出門而始也。婦人以順為正。從人者也。是以有三從之道。今之從男。正明此義之由始也。夫之為言。丈夫之美稱也。謂其有以知帥人之義。今之帥女。正明此義之由始也。古者夫義而婦聽。豈偶然哉。按親之之字。上指婦。下指夫。親御授綬。固所以親之。然必親迎親御。亦所以敬之也。故曰敬而親之。男帥女從。雖今日一時事。而他日夫婦之義。即自此出門始。從人帥人。兩人字說得濶。夫也解夫字。下二句又解丈夫之義。帥人而不帥于人。如為家國之表儀。天下之法則。皆是易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夫子制義從婦。凶也。不明知帥之義。必齟齬從婦之凶。丈夫宜審所帥哉。

玄冕齊戒節。此釋玄冕齊戒之義。是而親迎。且致齊戒。以事鬼神陰陽之道。而用之昏禮者。將以求助為社稷祭主。將以求合繼先祖後嗣。是昏禮之行。為社稷宗廟也。安得不以敬社稷先祖者敬之。而玄冕齊戒乎。

按陰陽即鬼神。註解陽靈陰靈甚明。一云陰陽謂夫婦。以事鬼神之道。而施諸陰陽之配者。非主如人主婦之主。為先祖後以傳世。言一云皆主承祭。以註有承先祖之廟也。此大夫以上禮。故言及社稷。若士則爵弁纁裳。無玄冕之文也。社稷先祖。正是鬼神陰陽。玄冕齊戒。只是一個敬字。

共牢而食節。共牢九句。釋共牢用器之義。厥明八句。釋饌餘降階之義。昏禮不用樂五句。釋不樂不賀之義。凡六件。夫牢以盛牲體。共牢則夫婦不異牲。所以同尊卑也。然所以同尊卑者。何蓋爵齒同于夫。尊卑之體原同如此。此所以共牢以同之也。其盛酒之器用陶。酌酒用匏。尚禮然也。上古洪荒之世。民俗質朴。所向之禮如此。本非為作牢設也。後三王作為共牢之禮。亦用陶匏。蓋陶匏器之始。昏禮夫婦之始。不忘始也。三代且然。況于今乎。厥明三句。所以示私而親之。以恩也。舅姑享婦。降自西階。婦受享。降自阼階。示以室與婦而使之為主也。舅以女為室。與若代同義。昏禮娶婦。兩陰之義也。樂陽氣也。不以陽事干陰事。故不用樂也。昏禮不賀者。子承父。婦代姑。相承之序。則然。非奉

器

子所忍故不賀也。

按盥饋盥潔而饋食也。私恩也。猶今恩私。指饒餘言。娶婦者陰禮。便爲幽陰。若以思嗣親爲幽陰。而感傷不用陽暢而喜悅。亦通周官大司徒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言其皆會酒中作樂。薛方士非之。知其義矣。不賀重人子不忍上。或謂專在次序當然。不必賀者非。

有虞氏之祭也 四節

此言三代之祭異尙而敬同也。指天子諸侯廟祭言。非大夫士禮也。上三節至羶羶作一例看。凡祭句總頂慎在心之敬上看。蓋太和保合之日尙氣。文明將宣朗則尙聲。世味醲郁則尙臭。然聲氣之所爲臭。則氣之所結。尙聲臭卽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

尙氣也。特時不同。故所尙異耳。

有虞氏之祭。首二句作冒。以鬼神之享在誠不在味。故尙氣中一句。申其實。末句正足上意。有虞氏廟祭以用氣爲尙。故初以血詔神于室。次薦腥肉于堂。又次薦羶肉于堂。皆未熟之物。取此有氣以寓誠敬。可交神明于冥漠耳。非尙氣乎。

按尙氣之意。亦以味近人而裏氣遠人而尊也。然羶之氣不若腥之全腥之氣。不若血之幽。故其序如此。不重序上。要知朝薦血腥。饋食羶肉。又有報魂求陽報魄求陰意。虞氏近古。猶有茹毛飲血之風。故爾。

殷人尙聲。節首一句作冒。臭味四句申其實。聲音二句又

言尙聲之意。殷人之祭廟也。以聲爲尙。尙聲何如。牲未殺也。滌蕩其聲。樂既闋。然後迎牲。牲未迎而先作樂。是謂以聲爲尙。其必尙聲者何。天地間無非鬼神所在。而聲音之感無間。幽顯以聲音號呼而詔告之。庶幾其聞而來格來享也。

周人尙臭。節下二段分陰陽言之。能上達則爲陽臭。所以求諸陽。能下達則爲陰臭。所以求諸陰。夫周人之廟祭尙臭。故灌必有鬯。而又擣鬱金草之汁合之。愈有芬芳之臭。以是灌地而求諸陰。于是臭陰達于淵泉之下矣。其灌也。正灌用圭瓚。亞灌用璋瓚。以玉鍾山川精潤之氣。故用之也。既灌然後迎牲。是先致鬯玉氣于陰以求神。故曰致陰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

氣也不特此也。以蕭蒿加牲之脂膏。合黍稷而薦之。以是羶羶而求諸陽。于是乎臭陽達于墻屋之上矣。是禮也行于薦熟酌奠之後。故既奠然後薦蕭合羶。羶是其時也。此皆尙臭之道也。合而觀之三代之祭。雖有尙氣尙聲尙臭之不同。然心之所慎。則無不同也。此禮所以貴敬也。

按周人尙臭。昌下陰陽看。臭者氣之總名。此則香氣也。鬯人釀秬米爲酒。謂之鬯。鬱人。和以鬱金香草汁。使香氣滋甚。臭陰陰字。當下字看。致陰氣。兼上鬯玉兩項。是以臭求諸陰也。又以求諸陰爲未足。故又以蕭染脂。合黍稷而燒之。牲之脂膏。白者爲脂。黃者爲膏。臭陽陽字。當下字看。既莫祝先酌酒奠于銅羹之南也。此時堂上



事尸禮畢將迎尸于戶內而薦熟肅脂黍稷之饗正在此時非再饗也。爾常燒字看。肅脂肅氣肅黍稷香氣是以臭求諸陽也。凡字兼三代言。此指尚氣尚聲尚臭言。致敬慎以與神之享。一也。所向異。遵時制也。所慎同。重立本也。是總結上文意。一云。此句推開到後人行祭上說。求鬼神之神。三代已盡了。後人要慎而行之。不徒襲三代之禮。而且得其慎也。亦可從。

魂氣歸于天 節

此詳祭禮之義。指天子諸侯言。非大夫士禮也。先求諸陰。截上是申上文求諸陰陽之義。下是釋祭于室堂及廟之義。下又因上推言之。不平。

禮記說義集註卷之十

聖

人之生也。受氣于陽。陽輕清而上浮。故死則魂氣歸于天。受形于陰。陰重濁而下凝。故死則形魄歸于地。故祭之求陽者。報魂陽之義。祭之求陰者。報魄陰之義也。五聲五臭。各有陰陽。然聲以氣動而生。故凡聲皆陽。臭以氣留而生。故凡臭皆陰。殷祭以聲音。而先求諸陽。則求諸陰者可知。周祭感以臭氣。而先求諸陰。則求諸陽者可知。特此先敘後耳。然而求神之心。何嘗不同哉。故正祭時。祝取牲之脾。膋。入告神于室。及灌也。後坐尸于堂。殺牲于廟庭也。升簋于室也。正祭薦饗。祝官以祝辭告于神主也。求神而索祭。則又祝于廟焉。夫先王之祭。求神非一處。或在室。或在堂。或在廟門外。所以然者。以鬼神無形與聲。豈知所享果

在彼室乎。果在此堂乎。或遠離于人。而不在廟乎。故既求于室。求于堂矣。今又祭之于祊。或本日在廟門內。或次日祀廟門外。庶幾可求于陰陽。以報其魂魄乎。是祭之漸及于遠者。意益如此。

按尚氣屬陰。尚聲屬陽。尚臭兼陰陽。故祭句。發其義不言虞氏。皆虞氏尚氣是亦先求諸陽也。彼此遠人字。括盡上文。非專重祊。末二句。只言祭于祊。又特舉遠者。該之。當緊屬遠人句來。夫廟門之旁。豈實為遠人乎。故以尚言之。

○祊之為言倮也 節

此釋天子諸侯祭祀儀物之義也。祊之為言倮也。倮遠也。即上文求諸遠意。所之為言。義加敬于尸也。尸未入前。祝使尊賓客。設神俎。以事其先矣。及尸入正祭之時。又設所俎。人君設詞有富。曰。荷天之寵。百祿是總。此祿之富也。曰。君壽萬年。勿替引之。此壽之富也。福莫大于祿。亦莫大于壽。故曰。福性體首在前。升首而祭。取其與神坐相直也。立祝以相者。所以詔侑于尸。欲其享此饌也。尸使祝致嚴辭于主人。綴有長久之義。天保所謂降福遐福也。又有廣大之義。楚茨所謂以介景福也。尸陳也。所以陳列神象。使人可瞻仰也。註云。當為主之義。亦宜知。殺牲之時。先以毛及血告神者。血在內。告幽之物。毛在外。告全之物也。告幽全之物。貴其表裏純善之道也。

禮記說義集註卷之十

聖

之物。貴其表裏純善之道也。

按假句兩釋假詞之義見祖宗貽謀燕翼垂裕后昆意  
長是直說謂自身以至子孫大是橫說謂自家以及四  
海皆兼祿壽言此更渾成幽者言牲體內裏美善全者  
言牲體外色完具幽非止血全非止血以毛血告之而  
已

### 血祭盛氣也 節

此又泛舉廟祭儀物而釋其義也作五段看夫祭有血祭  
者何血由氣以滋氣盛則血亦盛也貴氣也陰陽總氣幽  
明相通惟此氣耳祭肺肝心周以金玉天下故祭肺殷以  
水王天下故祭肝夏以火王天下故祭心三者皆氣之所  
舍以肺為金氣所舍肝為木氣所舍心為火氣所舍是也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

兕

故云氣主隋祭尸始入室拜妥尸尸祭以韭菹時以黍稷  
兼肺而祭正祭時以五齊加明水而祭蓋祖考形魄歸地  
為陰黍稷齊皆地產肺屬金明水屬水金水皆陰物水火  
為陽此以陰物而報陰靈也薦熟時先取脾骨燔燎後升  
牲之首蓋祖考魂氣歸天屬陽燎火司烜氏所取于日首  
者陽之體燔升皆陽之事此以陽物而報陽靈也設明水  
及浣齊者貴其新潔濁則故清則新汙則明潔則明足以  
將精明之德也二句且虛浣齊何以為新凡浣藉以白茅  
和以明酌澄以求清主人新之也明水何以為新蓋明水  
取自太陰之精出以方諸之鑑由主人之潔著此水也新  
之屬主人下明水由主人可例見也要在主人心上透出

### 新與明二義

按黍稷地產陰類也註訓何謂陽也以燔燎故爾周禮  
司烜氏夫遂取明火于日鑒取明水于月夫燧即金燧  
也以陽召陰夫遂也故謂之夫燧鑒鏡屬世謂之方諸  
蓋離者陽中之陰于物為火坎者陰中之陽于物為水  
以金燧取火則以陽召陰以方諸取水則以陰召陽夫  
遂以義言方諸以體言互相備也

### 君再拜稽首 節

君再拜稽首節言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事尸禮異而自盡  
則同也通節分三段散說君再拜指天子說祭稱孝子指  
士說稱曾孫指諸侯卿大夫說下主人兼天子諸侯等說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

辛

夫天子之事尸不惟再拜而又稽首不惟稽首而又肉袒  
親割此是敬心之至也夫不徒曰敬而曰敬之至者何以  
其心之服順于親也蓋再拜則屈體而但以手致地是謂  
服順于親矣稽首則頭及手俱至地是服順于親之甚矣  
肉袒親割則服之竭盡而無餘比甚為尤甚矣蓋因服見  
其敬因服之甚且盡見其敬之至耳士祭宗廟祝辭稱孝  
子孝孫者子孫事祖禰之道莫大于孝故曰以義稱有追  
養繼孝之義也諸侯卿大夫祭宗廟祝辭稱曾孫某者祭  
自曾祖以上皆稱曾孫故曰謂國家有不墜先業之義也  
夫自天子下及士禮不同其為自盡夫何異哉尸必有相  
相尸者惟告尸以威儀勸尸以飲食而未嘗告尸以讓者

何哉蓋尸以象君父則主人皆臣子也尸以象祖禰則主人皆子孫也故主人不過自致其誠敬之心盡其嘉善之儀而無所與讓也既無與讓又何告哉

按肉袒正爲親割不平重親割上敬之至也且虛下敬之至也也字當者字看下文乃發敬至之義服甚服盡總明一個服字說明服字正是要見出敬之至來舊說順服之誠在內今又肉袒內外皆服故云服之盡不知四服字俱指內說却從外面儀容上見得若至肉袒方云內外皆服則拜與稽首獨非外乎上士二廟事祖禰中下士一廟祖禰共之故稱孝子孝孫諸侯有國立五廟祭自曾祖以上卿大夫有家立三廟亦得事曾祖故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

聖肆爛臚祭 節

此亦雜舉祭祀之儀而釋其義也聖肆爛臚是一事豈知二句用此四物之故聖角安神是一事下用此一事之故臚若禾之熟也臚音祥

夫主人事尸或進腥體或薦解剔而事以神道或進湯沈或薦養熟而事以人道進此四物豈知神所饗在何物乎主人不過自盡其敬心以追養繼孝而已即席之時舉聖角祝告主人拜尸以安安其神坐蓋由夏禮立尸而卒

祭有飲食之事暫坐今舉聖角正有事矣所以祝詔安尸坐也然尸何爲安之蓋尸象高曾祖禰之神也尸既降象則坐乃其宜矣安得而不安然尸何爲詔之蓋祝者始以主人之辭告神後以神之報告主人乃將命者也祝既將命則安正所司矣安得而不詔也前言夏立尸而卒祭此古者指夏時由世尙質故爾聖先王之爵天子用焉角時王之爵諸侯用焉

一說末二句另看尸以象神事死如事生之意也祝以將命達尸與主人之情使精意之乎也不承詔安尸來亦可從

縮酌用茅 三節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

聖

此詳沛酒之法也祭用酒以成禮酒必浼以致潔故以沛酒之法附于篇末縮酌卽醴齊醲酒卽盎齊汁獻卽鬱也尊卑辨矣其法尊者受和卑者致和以卑承尊不容紊焉前二節古人浼酒之法三節証以今人之法皆天子諸侯之禮作記之時此禮已廢人不能知其法故復言此以曉之縮謂沛去滓也與盈縮之縮同有所取則盈有所去則縮用茅以茅之爲物潔白順直也上曰覆下曰藉

夫醴齊用于朝踐者其質至濁必縮之去滓而後可斟酌惟至濁必用茅以藉先用明酌以和之明酌事酒也庶醴齊之濁者不終于濁而可爲朝踐之用也醲酒差清用于饋食者不必用茅先和以清酒而沛之以此之清酒從之

清庶可爲饋食之用也。汁獻用之。灌神者先和以盞齊而  
涉之以盞齊之稍原和也。庶可爲灌獻之用也。涉之  
皆是澄濁求清。上三項三平過。夫古人涉醴齊以明酌。涉  
醴酒以清酒。涉汁獻以醴酒。即如今涉明酒清酒醴酒先  
和以舊澤之酒而後涉之。其法一也。考古証今。總一尚潔  
之意。明即明酌清即清酌。醴音蓋。獻音莎。澤音爲。醴音昔。  
按自縮酌至于清。是五齊中之醴齊盞齊見五齊畢。故  
以三酒涉之。明酒清酒乃三酒之卑者也。汁獻句見。症  
也。尊故以五齊中之醴酒涉之。醴酒五齊之稍尊者也。  
五齊見前。三酒一事酒爲事而新作者味稍薄。不可以  
久。二昔酒酒熟而久者也。其味厚故可久。三清酒酒熟  
久則醇。醇久則清。三酒之中。事酒爲濁。五齊之內。醴齊  
尤濁。醴酒淺于醴齊。清酒又清于事酒。

祭有所焉

節

此泛言祭之因乎人情也。欲神之有予也。故祈之。祈福也。  
因神之有施也。故報之。報有功也。因其有意外之患也。有  
用以辟之。辟患也。祈于未然。報于已然。辟其將來有此三  
者之例。夫祭以報本爲主。則報者其常也。祈與辟皆變例  
也。一云辟如字。讀欲神之禦災捍患。故用祭以辟之。宜知  
只依註皆王者爲民至情。非無益妄祀者可比。

齊之立也

節

此言齊時服玄之義。首二句言齊之冠服尚玄。義取于

誠下言君子積誠之感在齊服。推到君子心上。根上思字  
來。

蓋鬼神幽陰也。齊之衣冠皆玄。所以致其幽陰之思。而求  
以契合于冥漠之中也。惟其思之也至。故齊而致于三日。  
則精誠致矣。必見其所祭之親。亦精誠之感也。

按玄衣玄冠。順鬼神幽陰之意。凡物之理。陰則靜。陽則  
動。幽則深。明則淺。天機之動。不足以守靜。天機之淺。不  
足以極深。故必費乎以陰幽也。見就祭時說。即洋洋如  
在之間。

禮記正義卷之十

書

此詳子婦問安之禮也。子婦及所下氣怡聲聲也。也問衣煖寒寒暖之適節也。疾病痾癢而敬節也。則抑按苛癢則搔摩。一出于敬而撫恤其衰病。其出入外則先後或扶持之一出于敬而資助其羸弱。進盥以致潔也。而奉槃奉水少長各供其事。沃盥以請命也。而盥畢授巾。卒事不忘其敬。又詢其所欲飲食而敬進之。無敢慢也。此數者皆柔順其顏色以承藉之。使我之心與親心融洽而後已焉。問安之禮如此。進盥以下因問安而并及之。一時事與音同。

按柔色句最重。前面許多敬皆以此柔色行之。此全是一團至愛實念。非造作出來。有此養體而有養志之意。

已發而傷者為疾。宜通而塞者則痛。體煩而為苛。氣虛而生瘡。

### 饌飽酒醴 二節

此詳子婦視膳之禮也。承上文問所欲來所欲不備其物。非所以為敬也。故饌飽六物飲之。欲獲麥七物食之。欲唯所欲。所謂敬進之也。調和不備其味。非所以為旨也。故以甘以滑以膏三者皆調和飲食之味也。待親嘗偏乃微之。而後退焉。視膳之禮如此。

按公食大夫禮。三牲皆有芼者。牛薺羊苦豕薇也。是以菜雜肉為羹也。以甘之者謂以此棗栗餚蜜以和甘飲。食周官調以甘者此也。以滑之者謂用薑用葷及粉榆。

及新生乾莖相和滑澹之令柔滑也。周官調以滑者此也。以膏之者以膏沃之使之香美。周官膏香膏臊者此也。薑荳粉榆常用之物。然不常有故有芼有薺也。數者其性為滑。故曰以滑之免註新生可謂臆解勿為古人所欺也。

### 男女未冠笄 節

此少者事父母之禮也。男女未冠笄皆幼者。緇至總角皆童子之飾也。亦有矜纓皆備容臭若蘭蒨之屬。不佩用而止佩臭者未能卽事也。朝見也。具膳具也。幼者于視膳之事未能專之。但可佐長者而已。朱子曰。佩容臭恐身有穢氣觸尊者也。

### 凡內外雞初鳴 節

不但事父母舅姑為然也。內外一切僕妾之輩皆是。收斂枕蓐尊者私褻之物不以示人也。席亦指尊者。各從其事男服事于外。女服事于內也。孺子則弱而未勝其制節。但優養之而已。此言一家之禮。

### 由命士以上 節

此言有位者事父母舅姑朝夕之禮也。首二句截上以敬言。下以愛言。夫尊卑之際辨則敬同則褻。命士以上愈貴則愈嚴。父子異宮以崇敬也。朝見曰朝。晨省也。夕見曰夕。昏定也。皆慈以旨甘可見為子者只有孝養一節為極大且加慈以二字極妙。慈是老之所以字幼者無所不用其

極幼者能復將此以養其老是謂真孝。至日出從事。此何最重。蓋立身行道顯親揚名。全在各從其事中。況事君不忠。非孝。蒞官不敬。非孝。男子一日盡一日之事。正是善繼善述的大道理。以勞于王事而忘定省之旨。甘與無祿者無異。固不可。即因旨甘之奉而廢從王之偉業。尤不可。所以要日出而退。各從其事。愛敬兼至而事親之道。胥得之矣。

父母舅姑將坐 節

此言陳斂坐臥之禮。亦指定省時言。自舉几以下。皆御者事。請往欲何。屈不敢斥言其首敬之至也。羣子婦不敢專。必讓于長者。上下之分。禮宜然也。牀即今之椅。執而與之坐。凡則車上之几。舉而與之憑。

父母舅姑之衣食 節

此言子婦于父母舅姑所用之物。無所不致其敬也。衣食簞席枕几六物。御者置此。自有常處。子婦不得輒移他處也。杖履服御之重者。尤須恭敬。子婦不得換過之也。敦車卮匱。子婦非駿其餘。無敢用此四器也。恒食飲。父母舅姑常食飲之物。子婦非做餘。不敢擅飲食之也。凡此所以養其孝心也。

父母在朝夕恒食 節

此佐餽之禮也。主恒食。則旨甘柔滑不在其中。朝夕佐餽。勸勉使飽而餽食其餘。然必盡食。恒餽者不敢棄其餘也。

止餽其恒。則旨甘柔滑。留以待孺子。可知父沒母存。恐孺獨食而心傷也。則冢子侍食。侍食則不餽矣。冢婦以姑老代政。不暇佐食。故惟羣子婦佐餽。如父在時。其有珍羞旨甘柔滑也。則孺子餽。所以慈幼也。養老慈幼。于是為至。

在父母舅姑之所 節

此子婦一身之容也。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則應。唯不敢忽也。此孝之發於口者。進退周旋也。皆謹慎齊莊。此孝之發于足者。升降出入揖遜六字。平看貫下兩不敢。噦噦逆聲。噦食飽聲。噦噦逆咳。噦意關則欠。體疲則伸。偏任為跛。倚物為倚。睇視邪視也。唾出于口。洩生于鼻。此俱不恭。故子婦皆不敢。此容之在一身者。

寒不敢襲 節

此子婦不敢適便之禮也。不敢襲。不敢搔。敬也。服勞袒裼。敬其事也。不有敬事。如習射之類。則不敢袒裼。涉水褰裳。惡其濡也。不涉則裳不敢擗。近身褻衣。不敢見裏。恐有穢也。皆為不敬。故不敢適便若此。

父母唾洩不見 節

此為父母大垢補綻之禮也。父母有唾洩。卽剷除之。不使見于人。也。冠帶垢。和灰請漱。手洗也。衣裳垢。和灰請澣。足洗也。潔以大其垢也。衣裳綻裂。紉線于後。而請補綴。完以補其闕也。

按此據十。故冠帶得漱。晏子是大夫。故議其澣衣濯冠。

也。

五日則燂湯 節

此詳父母沐浴之禮也。五日則燂湯請浴。燂湯溫湯也。三日具沐其間而垢燂燂請醕足垢燂湯請洗。是禮也。謂謹身之容事親之節。皆子婦所以事父母舅姑者。少事長。賤事貴。一率循之而已矣。蓋凡事人者。不敢不致敬故耳。

燂音潛燂音灼

子婦孝者敬者 五節

此謂子婦孝敬之事也。前三節是勉子婦之孝于父母舅姑。後二節是勉父母舅姑之慈于子婦。二者各盡其道而孝慈之懷交結而不可解矣。

禮記正義纂言卷之十一

人

子婦孝者敬者三節。此子婦之孝處。孝敬通子婦而言。舊說以孝屬子。以敬屬婦者。非。子而孝敬。父母必愛之。婦而孝敬舅姑必愛之。然或挾恩恃愛。則慢心易生。將不自覺反傷尊者。平日親愛之心矣。故以勿逆勿怠戒之。所以保其終而全其恩也。若飲食之二節。皆委曲以全孝敬之心。不敢直行已情。正子婦勿逆勿怠之意。

子婦有勤勞之事二節。此父母舅姑之慈處。子婦有勤勞之事。父母舅姑雖甚愛之。而不忍其勞。然姑縱使爲之云云。蓋勞以成愛。不可以姑息爲愛。而使之不事事也。子婦未孝未敬三句。存父母之心也。若不可教。至于放婦出。不得已也。然猶爲之回護。而不表其失禮之罪。望其終改。不

不終絕存不忍之心也。

父母有過 節

此詳人子幾諫之道也。人子諫親之過。易至于犯。故必下氣怡色。柔聲以諫。欲其婉順不迫。以冀父母之從也。如此而不從。則益加孝敬以感動之。俟其說而再諫。不以不入而遂止也。若又不說則當譏之。不諫而使父母得罪于人。其罪重。諫而使已取怒于父母。其罪輕。二者之間。寧可諫。諫至三至四。不以再諫而止也。及怒而撻之。至于流血。可謂勞矣。然猶不可。但已又當不敢疾怨。益起孝敬以感動之。而圖孰諫也。諫不入。起敬起孝。諫而怒。亦起敬起孝。敬之外。豈容有他念哉。此正孝子無窮之心。

禮記正義纂言卷之十一

九

按孰諫。謂反覆純熟殷勤而諫。若物之成。熟然云。如火之熟。物必期變化。生物之堅硬者。至于柔脆也。

父母有婢子 三節

此詳人子不以私愛違父母之情也。首節婢子。婢所生者。庶子庶孫。庶母所出者。皆微賤而易忽。然爲父母所甚鍾愛。父母雖沒。猶當終身敬之。不特加愛而已。次節三妾子之妾也。衣服飲食所以厚之也。寧居薄于己之所愛。不敢與父母所愛同其厚。執事所以勞之也。寧居勞于己之所愛。不敢與父母所愛者同其逸。三節宜者相善而寵愛出。謂出去。庶孽易忽而不忽。妻妾易溺而不溺。凡此皆知有親而不知有己。孝之至也。



父母雖沒

節

此人子成親之孝也。人之爲善爲不善其始在乎能思其終存乎果決。思字更重。爲善必果。全從思中得來。曰將爲善尚在天。入交戰之介思字。正是孝心不昧處。思得真所以決得定。思而決必至成親之名。而後已。蓋父母身後之榮辱。惟視其子之善惡。何如。況親沒無教。則易入于惡。故戒之如此。以上皆爲子之禮。以下論爲婦之禮。舅沒則姑老家事。傳于家婦矣。然家婦猶不敢專。故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于姑。若介婦但請于家婦。明有統且懼。禮尊也。

舅姑使家婦

節

此見家婦之禮也。舅姑若以家事使家婦。家婦自任其勞。不敢懈怠。而凌辱衆婦。令其代已也。

按母字貫下。急不友。無禮三項。友當作敢者非。善兄弟曰友。友愛也。娣姒猶兄弟也。不友謂煩虐之。無禮謂叱麾之。皆怨介婦不助已意。註不愛敬以愛敬介婦言。

舅姑若使介婦 二節

此見介婦之禮也。舅姑若以家事使介婦。則介婦亦當自任其勞。亦不得恃舅姑之命而傲家婦。兩相抗爲敵。兩相合爲耦。欲求分任均勞之意。介婦與家婦非但任事母敢敵耦已也。而且不敢比肩而行。不敢並受命于尊者。並出命于卑者。蓋介婦當請命于家婦也。坐次亦必異列。凡以分有尊卑故耳。

凡婦不命適私室 節

此見家事統于尊也。凡婦兼家婦介婦而言。婦謂侍舅姑者。私室婦室也。其視舅姑之室若公所也。貨謂所儲資財之物。畜謂所養畜牲之物。器謂飲食等所用之物。假謂以物借人。與謂以物遺人也。

婦或與之飲食 二節

此中上無私貨之意也。婦貫下兼家婦介婦言。婦有私親兄弟。凡尊長皆是。或以飲食諸物賜之云云。然猶不敢自用。必藏以待舅姑之空乏而復獻之。婦有若私親兄弟將與之云云。皆統于尊。示不敢私也。

按獻諸舅姑者。不敢私受故也。請其故賜而後與者。不敢私與故也。如新受賜。如更受賜。宜玩二如字。兩受賜通作父母之賜。看凡新受賜則喜。更受賜則不自安。今受獻曰如新受賜者。是形容其喜之狀。却獻曰如更受賜者。是形容其不自安之狀。蓋既以獻諸舅姑。舅姑雖不受。而此物即是舅姑之物矣。不敢視爲己物也。故其受所回還之物。如更受賜也。

適子庶子 三節

此敬大宗之禮也。滅嫡亢宗。多自貴盛始。故立家法于貴富者尤嚴。况巨室者下之觀望。又有借富貴之家以風末俗意。

古者宗法。大宗百世不遷。族中適子庶子。其敬事宗子宗

婦也貧賤無論矣。雖仕而富貴不敢以富貴入宗子之家。尊祖敬宗之心也。故車徒雖衆必舍于外。而以寡約入焉。次節仕而若有功德受君器用衣服裘衾車馬之賜則必獻其上等而後敢服用其次者。非所獻謂非宗子之爵所當服御而不可獻者。已亦不敢服用以入宗子之門。皆所謂不敢以富貴入宗子之家也。然不特此。雖父兄宗族亦不敢以貴富加之。所以執謙讓而廣孝敬也。宗族且然。況宗子乎。三節又以祭言。子弟中仕而富貴可以祭矣。然祭必具二牲。擇其賢者獻于宗子。宗子祭時小宗夫婦皆齋戒往助祭于宗子之家。以致其敬。及助祭既竟然後以下牲私祭祖禰。夫牲則獻賢而用正。祭則先公而後私。蓋不敢

禮記集說卷之十一

十一

以旁支僭正統。私恩先公義也。自雖富貴至此皆言祫事宗子之事。處家如此則安有驕縱僭越而干其君上者乎。按適子謂父及祖之適子。是小宗也。庶子謂適子之弟。宗子謂大宗子。宗婦謂大宗子之妻。從從人也。舍止也。入謂入宗子之家也。常說雖衆車徒二句。正不以富貴入家之實。獻歸器至不敢以入宗子之門。正不以貴入家之實。不如渾說爲妥。不敢以貴富加于父兄宗族。每一云總承上兩不敢作推原說。不可從。加與獻于加于人。一等之加同。加高也。若富指子弟中之富者言。此節雖主事大宗子。其大宗之外事小宗者亦然。

飯黍稷稻粱

六節

此詳天子諸侯大夫燕食之禮。士庶不得而僭。亦子婦所當預知也。首節列諸侯六飯之目。稱燕隨上六穀之生熟而異名也。下五節大夫之膳之目。豐儉因分而辨。有適中意細分之膳字作冒。卿四節共十六豆。下大夫之禮再加雉兔鵝鶩四豆共二十豆。則上大夫之禮。

飲重醴

三節

此言諸侯大夫享賓之禮。飲之品有六。以飲字爲主。重醴一醴醴二漿三水四醴五湓六稻醴三句申言重醴之實。非又是一事也。此飲之兼設者。下五飲飲之專設者。或以醴爲醴醴粥也。以醴粥醴爲醴其醴以黍爲之。是一事酒之品二清者清酒白者事酒昔酒其色俱白故曰白酒。蓋之品二醴醴硬者粉醴軟者周禮羞通之實也。飲以潤之酒以歡之羞以進之皆所以助養血氣也。古人立法之善如此。

按清白取其明潔。羞取其馨香。有表主人之德意。

食醢醢而菰食 三節

此言天子燕食之宜也。食字作冒。飯之品三羹之品五。取其得中和之節也。此五羹以五味和之。以米屑爲糝而不須加麥。此調羹之法也。雉羹絕句。麥食脯羹羹羹絕句。脯豚節四物皆以麥烹。此烹散之法也。服修節有水陸異宜。意食服修者以蜺醢配食脯羹者以免醢配。餘倣此。桃諸梅諸桃梅皆爲菹。卽今藏桃藏梅。兔等陸產。魚等水產。取

其味之相宜此配食之法也此音孤即今拔米

按以上二十有六物士庶不可得而備之也偶其有者則如此法以制之凡為人子婦者預當知之以敬于祭祀則鬼神享之以奉于燕飲則賓客樂之以饌于尊親則衰病宜之其在教也為婦功焉聖人所以致婦女于孝敬措衰老于充肥者其道如是也

凡食齊視春時 節

此言四時劑視之法春氣溫飯宜溫茂四時食飯皆視春時而用溫也夏氣熱羹宜熱秋氣涼羹宜涼冬氣寒飲宜寒蓋四物一時兼用而各有所視要知人身內具有一天時飲食以養生者必外合天時斯內調人性也

禮記集說卷之十一

按食齊黍稷稻粱之類羹齊雉兔雞犬之類醬齊醢醢醢之類飲齊水漿醴涼之類齊者劑量之謂視比也寒涼溫熱以養性也金木水火土以養氣也

凡和春多酸 節

此言四時調和之法春為木其味酸而肝屬焉多酸以養肝也夏為火其味苦而心屬焉多苦以養心也秋為金其味辛而肺屬焉多辛以養肺也冬為水其味鹹而腎屬焉多鹹以養腎也土味甘分王四時而脾屬焉調以滑以利竅也調以甘以養脾也蓋凡和五味俱有而各有所主要知四時之氣各欲其強少弱則他氣乘之此五味之用所以為大也以上二節皆子婦所當預知者

牛宜稷羊宜黍 節

此言食膳之用各有所宜也稷黍稷梁麥菰之食薦以牛羊豕犬雁魚之膳或主于相生或取其相濟蓋陰陽之氣不可以偏勝也牛羊等皆天產稷黍等皆地產以地產之食為主而天產為膳以配之是以陽而調陰也

按牛者土畜土勢下故宜稷蓋稷利下濕者也羊火畜火炎上故宜黍蓋黍利高燥者也豕不能遜遜則疾故宜稷蓋稷穀之疾者也犬能守守則強故宜梁蓋梁穀之強者也雁隨陽陽則舒而遲故宜麥蓋麥疾而寒遲故也魚本陰陰則柔而弱故宜菰蓋梁強而菰弱故也膳食之宜或以五行相生或以五行同氣或以五行相配

禮記集說卷之十一

而為宜牛土畜稷金穀牛宜稷則以土生金也羊火畜黍火穀羊宜黍則以火同氣也豕水畜稷土穀豕宜稷則以水配土也犬金畜梁土穀犬宜梁則以金生于土也雁火禽麥木穀雁宜麥則以火生于木也魚水物菰水穀魚宜菰則以水同氣也

春宜羔豚 節

此又言四時煎和膳食之法也蓋人君之養必順其節故煎和之味各有所宜如春時宜食羔豚而煎之以牛膏也餘倣此春宜羔豚等是食物因乎時膳膏薪等是和因乎物春水用事脾土有所不勝故以牛薺之土氣助養脾夏火用事肺金有所不勝故以犬臊之金氣助養肺秋金用

事肝木有所不勝故以雞腥之木氣助養肝冬水用事心火有所不勝故以羊羶之火氣助養心也

按羔豚等八物四時肥美為其太盛藏之以膏節其氣也春宜食羔豚者方春小而肥也用牛之膏肓牛屬土取春木克土畜也夏宜膳鱸者方夏物易饒敗也用犬之膏腴犬屬金取夏火克金畜也秋宜膳麋者麋屬秋成可嘗也用雞之膏腥雞屬木取秋金克木畜也冬宜鮮羽者當冬而肥可進也用羊之膏羶羊屬火取冬水克火畜也此以屬克者為膏扶主氣也蓋以所主者養我之旺氣而以所克者和之使主得專其養入之助也鮮生魚羽雁也

牛修鹿脯

二節

此人君燕食之庶羞也上節備飛走下節兼動植人君有生成四海之德所以宜食四海之產此豐之得中者也獸之屬凡十一禽之屬二昆蟲之屬二果之屬十五調和之草木二共三十二物周禮王之膳羞用百二十品記者錄其略如此一二三十二物蓋以無華而實者名極皆芝屬謂芝栭為一物故也陳註原作二物芝木栭栭軟東也鹿田不腐皆大切為軒雉兔為羹皆有芼菜以和之也芻范以上備天產也芝栭以下備地產也周禮邊人醢人正羞惟有棗栗榛桃無以外雜物故知所加庶羞也士庶之力雖不得畢備亦可通用有則備之亦子婦所以盡其孝

敬也

大夫燕食

節

此節因上文言君而併及大夫以下燕食之等此燕食與周禮略同謂尊卑之有等者膾脯為珍羞醢雖大夫不得兼祝上文人君之食降殺多矣羹醢為食之本雖士亦不關然不得貳則視大夫又殺矣降及世人唯耆老食必有肉所以教民致孝也其餘則無殺不食珍見不得同有位者之食肉矣而況敢比君乎此先王所以辨上下而定民志也在庶人以肉為珍也

膾春用葱

二節

此言用物之宜也上節以調和為大節以烹調為小節用葱以和其溫也秋用蓼以和亦取其辛也有順氣順味意肥凝者為脂釋者為膏和脂用葱亦取暢達之意和膏用薤亦發散之意以二物稠濃故用薤薤以散之也三牲體大恐有毒蓼不足以解之故用薤也其和三牲則用醢和羶獸則用梅醢梅皆酸物和之以此所以收其味也醢羹雞羹及鴛之蒸羹而不為羹者此三味皆切蓼以雜和之故曰醢之蓼魴鱖二魚之蒸者雜鳥之燒者雉之烹者皆和之以香草而無蓼故曰薤無蓼此皆用物之宜亦子婦所當預知也

不食雞醢

節

此明不食之戒此九者皆爲不利于人故也

按雛黿鼉之伏乳者太小也狼之腸直去腸以此狗去腎以其熱與狸脊上一道如界尻雁也脊梁盡處兔尻有九孔狐死正丘首人殺而取之則殺氣聚乎首豕俯聚精在腦食之昏人精神乙者魚目之旁有骨如篆乙之形于鯁人爲最醜黿鼉或云頸下有骨能壽人凡音

肉曰脫之

節

此皆治擇之名皆致精潔意脫作等用字古與之甚

牛夜鳴則腐

節

此詳可食中有不可食者亦以明戒也凡六物皆不可食

雞尾不盈握

節

禮記說彘彘之十一

太

此亦明不可食之物也凡九物雞尾不盈握則過小而形未成故不堪食獨此言弗食則下八者皆可食

肉腥細者爲膾 節

此言肉腥之治法也肉腥細切者爲膾大片切者爲軒或又有曰麋鹿魚爲菹麋爲辟雞野豕爲軒兔爲宛脾者今菹辟雞宛脾之制不可考矣其爲膾軒也或用葱或用薤故云切葱若薤肉與葱薤雜置之醋中故云實諸醢蓋肉之方切性尚堅韌浸漬而熟則柔軟矣故曰柔之

一羹食自諸侯 節

此言常食秩膳隆殺之節也食之以羹配也人所日用惟稱有無故自諸侯以下至于庶人不制豐儉而預爲之等

若膳則有等矣大夫五十始命未爲甚老故無常膳至七十而有闕則有秩膳矣

按闕以板爲之所以度飲食也天子一人之尊四海之奉安得無等自諸侯以下則無等前言士不貳羹載則士羹亦有等矣蓋彼主燕食以禮爲主故不可無等此主常食以養爲主故不可不隨宜

天子之闕

節

此言尊卑之闕制見謹微意天子尊庖廚遠故其闕自房而達之夾室左右各有五闕也公侯伯諸侯庖廚稍近惟一房之中而五闕也大夫卑而無嫌故亦于夾室而但三闕也士卑不得爲闕但于室中爲土玷以度食而已闕必以五藏三牲魚醢之五味也其下闕漸殺則所藏漸少矣一度闕之微而必嚴君臣之辨禮始于飲食也如此

按宮室之制中央爲正室正室左右爲房房外有廊廊外有夾室五者三牲之肉及魚腊三者豕魚腊也達卽夾室達者自房而達于夾室也一則食而已

凡養老

節

全見王制一則明國之老老君之尊敬其臣也一則明家之老老子之尊事其父母也

曾子曰孝子

節

此因上陳養老之事遂陳孝子事親之禮也曾子曰人子終身之孝有二有終父母之身者有終子之身者故其養

老也。內則論親于道而和其義理之心。曲爲承順而不違其好惡之志。心志適矣。外則怡聲柔色而悅其耳目之欲。昏定晨省而安其寢處之常。身體適矣。由是飲食盡忠愛。忠敬以養之。則志與體而兼養。如是而孝子之身。完全而有終也。孝子所謂終身。非終父母之身。終其已身也。是故父母雖往而人子愛敬之心。無所不至。蓋愛親者不敢惡于人。敬親者不敢慢于人。況乎親所愛敬者也。若薄之慢之。是薄慢吾父母。而豈所語于終身之孝也哉。

按樂其心不違其志。不過是一正一反語。樂其耳目三句。正其實也。舊作喻父母于道。似與正文不合。

### ○凡養老五帝憲

此詳帝王養老之禮也。凡養老作買。五帝二句。平看五帝憲一段。正申五帝憲之實。五帝憲句。輕看。有善則記句。正是憲處。三王亦憲一段。正申三王又乞言之實。禮之詳畧如此。時使之然也。

尊德尚齒。帝王所同。而世有升降。則其禮亦異。蓋五帝時人心朴而尚行。故養老之禮。主于憲法其德行。三王時人文著而尚言。故養老之禮。既法善行。而又乞善言焉。所謂五帝憲者何也。蓋憲雖未嘗無言。但主于法其德。禮適饌省醴。惟以飲食奉養其氣體。而不乞老更之言。其有淳厚之德。足爲世法者。記之于籍。以爲傳史。此所謂五帝憲也。所謂三王又乞言者何也。蓋三王養老。亦未嘗不法德行。

但養老之後。又行乞言之禮。特乞言之禮。微略耳。若老更言行有淳厚者。三王皆有淳史記之。此正所謂三王有乞言也。

按五帝憲則是瞻儀容視起居。不曾有乞言之禮。蓋當時風氣人情正當淳厚。朝夕親炙其仁義道德之光。自得于觀感。不言之際。看來三王亦重在憲上。但世道不同。不得不乞言。以爲激勸觀感之一機耳。微其禮。註作其禮微略。不誠切以求之。殊覺未妥。一云尊老之至。氣息身體不敢勞動。故不急迫。須從容乘閒。俟可問而後問。一云微字還重在禮義深遠上。曰微則乞言乃所以善于憲矣。亦說不去。玩註之意。蓋謂雖有乞言之禮。而畢竟不能與憲並重。故云不誠切以求。如此看。庶幾文義俱順。惇者淳厚也。在老者之身。則爲惇德記之于史。則爲傳史。

### 淳熬煎醢 九節

此詳八珍之法。而及其慘與醢也。雖云王者所用。然可做之以養老也。故序在養老之後。其言制法文字多古。

按八珍。淳熬一。淳母二。炮豚三。炮牂四。醢珍五。漬六。熬七。肝膋八。

### 禮始于謹夫婦 節

此明正始之禮也。夫婦人倫之始。故禮始于謹夫婦。易基乾坤。詩首關雎。皆其意也。謹。夫婦故爲宮室。辨內外。以防

之男居外女居內取陰陽之分各正其德業也宮不深則內外之聲可通門不固則出入之禁可踰關寺守之不嫌于處內也男非其時不入女非其禮不出所以爲天下之內則也

按始字宜玩夫婦謹則凡父子君臣長幼之道皆可得而正矣辨外內以中門爲界也關人掌守中門之禁詩掌內人之禁令

男女不同施柳 節

承上文言外內之辨非特男女爲然雖夫婦得相親者亦然非特妻事夫爲然雖少事長賤事貴亦然器者器重之謂

禮記說義集訂 卷之十一

夫婦之禮 節

此言夫婦之禮也七十同藏無間南居無間隔也古人重敬之意妾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古人防微之意五十始衰不能孕也此御謂侍夜勸息也將御者齊漱澣致潔敬也自齊至暮屢其往如朝敬之至也不敢以美麗求寵豈有爭妬之心哉雖婢妾衣食必後長者不以賤廢長幼之倫也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避僭上之嫌也

按七十同藏無間以其衰老無所嫌疑故也詩傳云男女不六十不間居據婦人言之夫夫婦同藏未有可嫌聖人制禮必如此者以爲男女內外之禮敬則爲先焉夫婦身先于上而男女力行于下以無嫌正有嫌也

字鄭註作衍一云總角拂髦女未笄之飾今服以御言若未足以當君子也故邦君之妻自稱曰小童長卽嫗妾中之長者

妻將生子 節

此承上文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故遂明大夫以下生子之禮及月辰謂生月之辰居側室懼褻也以正寢燕寢尊故也夫使日再問之又作而自問之愛而不失于狎敬而不失于疏妻不敢見雖病不敢忘禮使姆衣服而對雖遽不敢失禮至子生夫復使人日再問之夫之于妻其恩至矣然不以恩掩義也夫齋不入門所以養其廉耻于交相愛之中使和僻之志無自而生也此大夫士禮

禮記說義集訂 卷之十一

子生男子設弧 節

此懸弧之禮也此言天子及于庶人適子庶子所同者子生男子設弧于門左明異日有天地四方之志于門左教以理陽道也女子設帨于門右明異日有蘋藻巾饋之事示服佩也于門右教以理陰道也三日始負子而前使人代射以示其志女子則否重男故也男射女否教已行矣

國君世子生 節

此國君三日接子之禮也國君以太牢接見其子宰夫掌其設禮之具所以重國本也故子生三日將行此禮則前期使太卜卜抱子之士卜而吉者則宿齊至日朝服待于寢門之外敬也內人以子授士士詩負之詩承也承而抱



之以見于父射人以彘弧蓬矢六向天地四方而各射之以明其有事于遠大也于是宰夫以醴酒飲負子之士且賜束帛以酬之皆所以重其事也又使太卜卜士之妻大夫之妾卜而吉者使之乳養其子皆重世子故也

按世子國本所係世子重故接以太牢一云謂食其母使補虛強氣者非宰宰夫也及下宰醴註訓甚明一云宰作太宰夫太宰官之尊者即重世子豈有以太宰掌具者乎始生卜士之吉者負之則他日輔之正人處之端士者基于此詩者持也以手承下而維持抱負之男子上事天下事地旁禦四方之難射人代射是用射以諭其志則他日彌綸天地綱紀四方者基于此

凡接子擇日

節

承上文而言接子之禮通于上下者也既有二義以明貴賤之等一以明適庶之分上言三日此言擇日蓋以三日之內或有所忌如子卯之類則當于三日之後卜日也唯天子之冢子以太牢其他冢子則庶人以特豚士以特豕大夫以少牢國君有國其尊亞于天子故亦得用天子太牢之禮其非冢子則天子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所謂皆降一等也

按性至特豚不可復降士特豕則庶人應無牲禮窮不嫌與士同也

異為孺子室

節

此諸侯養子之禮也蓋國之根本生靈休戚所關故正其始而淑其習凡養子者以掃一室以處之擇彼諸母衆妻或傅御之屬可爲子師者必求寬容安裕慈愛惠順溫和易良恭莊敬畏謹慎寡言如欲全備者使爲子師以養其德性其次或德備而微者使爲慈母以審其欲惡又次或有德而未備者使爲保母以安其起居唯此三母同居于室他人無事不得輒往恐驚動也此節亦兼大夫言士不具三母大夫以上得具三母

三月之末擇日 三節

此下三節言卿大夫士名子之禮三月之末擇日剪髮爲髻男角者角則相對以其偶也羈者隻也羈則相干以其

禮記說義纂言卷之十一

章

奇也或男偶女奇取陰陽之相類也或男左女右取陰陽之相類也是日也妻以子見于父貴人大夫以上也則爲衣服由命士以下皆漱澣示潔也男女夙興沐浴衣服示敬也具視朔食示豐也夫入門升自阼階立于阼西鄉妻抱子出房當楣立東面與夫相對也

按具視朔食視比也所具之禮如朔食也朔食天子太

牢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也楣棟下橫木俗謂之

楣枋

姆先相曰節妻既抱了當相東面而立傅母在母之前相贊其辭曰敢用曰祇見示敬也夫婦之禮嚴矣夫對曰然有帥帥之者父道也妻對曰記有成成之者母道也夫婦

之義一矣。名畢。妻遂左還。以子授于師。于師辯以子名告諸婦諸母。先卑後尊。欲名成于尊也。妻遂復夫之燕寢。前此在側室東房也。辯與偏通下同

夫告宰名節。藏之以簡策。書子名而藏于家之書府也。命名卽告州閭。復藏諸府。俟其長而就閭塾以承教訓。以受征役。以稽德行。以應賓興。皆始于此。安有時過後學。老壯不均。官年冒籍。如後世之弊哉。士昏禮婦盥饋舅姑。特豚合升側載。左胖載之舅俎。右胖載之姑俎。

世子生則君 二節

此諸侯命世子之禮。并名衆子庶子之禮也。世子親于路寢。君與夫人皆沐浴朝服。所以示潔敬也。世婦抱孫。自外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一

手

而入。升自西階。君命之名。乃降階而退。不在三月之末。嫌緩也。不執手撫首。咳而名之。嫌慢也。皆所以重國本也。次適子庶子節。撫首與執手雖異。咳而名之。則同。禮師初謂升立之節。如前儀情同故也。無辭。無卿大夫士夫妻致對之辭。如欽有帥。記有成。是君尊故也。

妾將生子 節

此大夫士妾生子之禮也。漱澣風齊。指妾言。見于適妻之內寢。禮之如妾初來嫁入室之時。夫與適妻皆稱君。君已食徹焉。使之特餼。所以寵異之也。餼畢。遂入御如常焉。按宮室之制。前有路寢。次則君之燕寢。次夫人正寢。卿大夫以下。前有適室。次則燕寢。次則適妻之寢。此言內

寢。謂適妻寢也。妾生子而禮之如始入室。所以使之知大分已定于其初矣。昏禮夫婦同牢之後。膠餼夫餘。俾餼婦餘。常食衆妾共餼。今以其生子。故使特餼。所以寵之。然其分不可得而易也。見于遂入御。言其異正妻也。

庶人無側室者 節

此庶人生子之禮也。庶人無側室。但有寢室。及月辰則夫出他所以避之。然分雖殊而情則一。故側室可無。而問妻名子之禮。如執手咳名之事。欽帥記成之辭。與有爵者同。故云無以異也。

凡父在孫見于祖 節

此言卿大夫以下。祖名孫之禮也。父在據子之父稱之。故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一

手

曰。父家事統于尊。故父在則祖名之。而子不名。嫌養夫嫌。所以相授受也。祖尊則同其禮而無其辭。

食子者三年而出 節

此以諸侯世子之食母言也。食子者。士之妻大夫之妻也。子三年則免懷抱。故食者出還其家。見于公宮而告辭。則君必有賜以勞其劬勞。此重國本且酬勞禮也。不言寢不言君所嫌養也。

大夫之子有食母 節

此食母之制也。大夫之子有食母。以上可知。士之妻自養其子。以下可知。稱其分也。

由命士以上 節

陳註二說俱有可疑闕之可也

家子未食而見節

此天子諸侯見子之禮也。嫡長國本所係故家子未食而見益在后夫人未禮食之前急于正也。必執其右手重之也。禮食之後乃見適子庶子緩于庶耳。必循其首慈之也。

子能食食十節

前八節言教子之禮後二節言教女之禮

子能食食節子之生也固有以養之矣其漸長也可無以教之乎。故子能食食教以右手右手強而便也男女所同能言男教之唯而應速其聲揚女教之俞而應緩其聲操剛柔之義也其佩囊盛悅中也男之聲則用華女之聲則用絳謂絳帛也亦剛柔之義也男女所異俞然也。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一

主

六年教之數節男女原不同故七年已知有別長幼貴有年必八年以後乃進于讓故言始焉。

九年教之數日二節十年曰幼學出就外傳日居夜宿皆在于外恐其離傳而間斷也。學六者之書與九數之計以並用也不以帛為襦袴皆衣之小者防奢靡也。且太溫傷氣幼服不便所行禮節皆循初學之所教慮其妄有改爲也朝夕所學皆少事長之禮。其甲以自牧熟而安也其所肄之業凡書篇信實皆諸子師而習學之也。

按書即保氏六書計即所謂九數以數必計其多少故又謂之計焉朝夕學幼儀如味爽而朝日入而夕之類。

簡策也謂古先之事必書于策一云簡要謂習事務其簡要者非諒言諸信實也必請而後習不敢專故也。自學書計而下皆就外傳所學之事。

十有三年節十有三年學樂以養性情誦詩以養血脈舞勺舞象一是因年而教以武樂一是因年而教以文樂於鏢王師遵養時晦勺之詩也十三氣未壯則以武樂作之故舞千戚而歌勺之詩爲節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象之詩也十五成童氣已壯則以文事止之故舞羽籥而歌象之詩爲節學射習禮樂之具學御習馳驅之節。

按樂六樂也詩樂歌之篇章古者教童子先以舞欲柔其體也心下則氣和氣和則體柔教童子必以樂欲其體和也學者志則欲立體則欲和與心急則佩囊緩則佩弦義同。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一

主

二十而冠節冠則成人矣故可以學五禮冠而後服備故衣裘帛成人血氣強盛無慮傷損也舞勺則有文而無武舞象則有武而無文禹樂禪代之後干戈之前文武俱備故此時舞之惇行孝弟者教讓于八年學幼儀于十年孝弟之道固已知之矣及成人惇而行之以勸于熟焉孝弟百行之本故先務惇行而後博學其博學于文而不教人恐所學未精也內蓄其德而不暴見其能是切于爲己也三十而有室節三十曰壯可以娶妻而成立矣于是始治受田給役之事博學無方如合天地人會皇帝王凡尚論

皆所謂學無常師主善爲師也。遂順朋友而視其志之所尚。所謂舍己從人。惟孝是取也。一云友指益友。視其志以證吾志之是非。作就正有道看。

四十始仕。節四十曰強。可以仕矣。方物賁下。謀慮物卽理也。事必有理。揆諸義理之中。以求諒虛之當也。謀謂謀畫。有隨機設策意在體常上。有虛謂思慮有思慮禦防意在應變上。看俱就出仕時說。方物則謀慮不過物矣。惟知理之明故守理之固。由是道合君聽其謀慮。爲服謂服其事。從謂從其君不可則去。蓋合否在彼也有命存焉。從去在我也有義存焉。五十爲大夫服官政。卽曲禮爲大夫以長人與聞邦國之大事也。七十而致事。卽曲禮還其職事于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一

年

君也。大夫四十而始仕不躁進也。七十必致仕不固位也。中間三十年盡力于王事不負所學也是爲仕之律令也。凡男拜尚左手尊陽道故也。按方猶對也。比方以窮理也要重出發二字。謂把平日窮理所得于心者盡數發出來做在事業上不負爲仕之心。若方物工夫平素預先有了。不過到謀慮時節再窮審一番。非至此時始方物也。尚左手又手而以空手在上也。右手反是。

女子十年不出。節不出恒居閨閣之內也。女師教以婉于言。婉于容有聽受無違悖所以成其容德也。執麻枲績事也。治絲繭蠶事也。織紉組紃織事也。此皆教以女工之事。

以其衣服也。又使觀祭祀欲其習此禮也。非特觀之而已。且使納酒漿邊豆菹醢諸物以禮相長者而助其奠此教之以祭祀之禮也。始于容德中于女工。終于祭祀婦人之事盡是矣。

按婉謂言語有委曲之意。婉謂容貌有遲緩之意。聽從所謂以順爲正也。執與孔子執御之執同。治有慎意。紃謂綿帛之屬。組紃皆爲條。或云組是綴也。濶薄爲緩似繩者爲紃。觀于祭祀欲其習熟此事也。納奉而入之也。酒漿等物各有司之者。使女子觀之。至行禮之時則相長者而助其奠于神位之前也。

有五年而笄節。十五年許嫁則笄。必待六禮備而後嫁。

說義纂訂卷之十一

年

也。妾之爲言齊也。不待六禮而從之者妾也。妾之爲尚右手尊陰道故也。

人不冠以笄固髻而已。聘言由彼而問此。奔言自趨彼左陽右陰。漢時行之。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二

陝西涇陽楊梧鳳閣 著

兄 楠龍棟 定

姪昌齡三開

紹齡七來

男延齡九如

孫 惺慧益較

玉藻

按此篇記天子諸侯大夫士冕服笏佩諸制及行禮之容節夫不學雜服不能安禮威儀之吉可以定命學者豈可視為末節而忽之哉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二

○天子玉藻 五節

此總言天子冕服之禮而因謹于自防也玄端而居以上皆是具服行禮動則三句是備職自防總承上行祭聽朔視朝燕居來獨重設官以防言動政事上蓋言動者身之法則政事者身之推行不設官以為之防則雖具服行禮而不衣之言行不善之政事所謂沐猴而冠耳何取于備服乎不順成以下並明凶年貶降之禮也

天子玉藻 三節

此言天子具服有文質以行禮之不同也初無隆殺意玉藻龍卷與玄冕對以祭與朝日聽朔對但聽朔有二一是聽常月之朔一是聽閏月之朔

天子玉藻節言天子祭宗廟之服也對先王以文為敬首服袞冕貫玉以藻各十二旒出于前後者有穆穆深邃之延以覆其上此冕之文也身服袞衣以龍為主裳四章亦在其中此衣之文也服此以祭七廟之先王俾孝敬之心與冕服以俱宜雖華費不為奢也有讀曰又卷讀曰袞

按玉藻以玉飾藻謂雜采之絲繩以絲繩貫玉而垂之前後各有十二邃深邃也延冕上覆謂染三十升布為玄以覆冕板之上其板之下則以纁布裏之天子每旒各用十二玉玉間相去一寸旒長尺二寸自延前後而垂至肩長則深邃也延廣則視之而深狹則淺矣天子而下公九玉者九寸侯伯七玉者七寸子男五玉者五寸皆漸短則不深邃天子玉五采自上而下朱白蒼黃玄周而復始公侯伯三采朱白蒼子男二采朱緣冕之為物後方而前圓後仰而前俛視之則延長察之則深邃纁淺絳色上玄象天下纁象地名以冕取俛仰致恭意龍謂畫龍于袞衣卷謂龍形卷曲合言之有玉焉尊其德也有藻焉美其飾也有旒焉發其彩也十有二焉則其數也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二

二

玄端而朝日二節言天子朝日聽朔之服也玄冕之服冕三旒衣裳一章五冕之最下者天子服此以事神則春分朝日于東門之外帝出乎震以敬天也以治人則月朔聽事于南門之外明堂離明之極以勤民也然此聽常月之

朔耳至于閏月亦用玄但以非月之正故聽其朔于當方之門闔其左扉由右而立于其中蓋左爲陽陽爲正月既非正則聽之亦當避正也此聽朔之變禮也端當爲冕

按玄端祭服燕服之總名玄衣而加玄冕則爲祭服玄衣而加玄冠則爲燕服玄冕作冑舉冕兼服言色以緇而旒有三衣無文而裳刺黼祭天神尚質故用此服朝日聽朔分敬天勤民對看冕有五公袞冕侯伯鷩冕子男毳冕三命綈冕再命玄冕日出于東故朝日于東門之外朔月之事如興利除害發爵賜服之類聽朔亦用玄冕者聽朔事大敬之如祭故也日月合于朔陰陽交于南故聽朔于南門之外東門南門皆謂國門也必曰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二

三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二  
門之外者亦猶迎氣之于郊與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閏月聽朔于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終竟一月所行之事也一云周之朝日王指大主執鎮圭而圭之藻藉有五采五就乘龍戴大旂而旂之象有日月交龍其壇曰王宮其燎則實柴其牲幣則尚赤其樂則黃鍾大呂雲門而與祀天神上帝者大樂同服不以袞冕而以祀羣小祀之玄冕豈所謂稱也記稱玄冕朝日蓋非周禮昆音翠

皮弁以日視朝 節

此明天子視朝常食之服也冠用白鹿皮服用十五升布

此皮弁服也天子服之以常日視朝焉重勤政也節服以朝食以視朝之服而食不敢慢于所養也日中所食即朝食之餘不欲厚于所養也凡此朝食餽食皆奏樂而食蓋人之養也心志和而後氣體從之奏樂而食所以和其心志而助氣體之養也日少牢朔月太牢所以爲豐儉之節且重朔也飲有五以水爲上味以淡爲本也水爲上則飲爲大清爲上則濁爲次故漿酒醴醕序焉備其養也此皆皮弁而食之事于朝言聽于朝言視聽主有所受于上視主有所明于下

按皮弁在五冕之外服之尊者朝以辨上下于禮爲重故常日視朝服此若王朝諸侯則服袞冕饒尚奏樂則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二

四

朝食奏樂可知

卒食玄端而居 節

此明天子燕居之服而因及其自防之密也此玄端與上文不同其制玄冕緇衣素裳食畢服之以燕居蓋玄者幽陰之色居者燕息之時于義爲宜也然其燕居不昵小人不忘規戒左史記動右史記言善惡必書不敢諱也聲音之道與政相通故御警察樂聲之高下以明其政之和乖得失畢陳不敢隱也燕居且然則視朝臨政可知然奏樂而食玄端而居謂順成之年爾若遇凶荒則衣素服乘素車食不舉樂處以喪禮以自貶損古之帝王心切慮民如此

按周有太史內史大史小史御史若闕交相攝代春秋之時特置左史右史陽主動故左史記動作之事陰主靜故右史記言語之事大胥春合舞秋合聲意亦若此有畏天下後世之譏意高下指樂聲之高低言俱有和乖非上爲和下爲乖也政有治忽故民有憂樂民有憂樂故聲有上下幾字深看有辨析精微之意順在氣成在物不順則逆而水旱至不成則虧而饑饉至。

諸侯玄端以祭 節

此言諸侯祭先朝王聽朔視朝之冕服也彼前後三旒而上一章其衣色玄而其裳刺繡此玄端也端作冕諸侯服以祭五廟之先公取幽陰之義與神合冥也若公薨侯伯記說素衣素冠卷之十二子取補哀之忠裨益吾君也蓋朝君重于自祭故服卑者祭而尊者朝耳冠用白鹿皮服用十五升布此皮弁也諸侯服此聽朔于太廟蓋朔日頒自天子藏之祖廟月朔以特羊告廟頒行遂聽月朔之政示受之尊親不敢專也冠則玄冕而服則緇衣素裳此朝服也諸侯服此日視朝于內朝亦每日親政而不敢逸也蓋聽朔重于視朝故尊者聽朔而卑者視朝耳。

按裨冕裨之爲言裨也服有六冕止于五人裘龍哀同冕其冕爲尊而自降龍之下其冕皆爲卑故言裨冕。

朝辨色始入 節

此明諸侯視朝之禮承上文末句而言也朝禮凡入朝者辨色黎明時始入君則日出而視之臣雖先而不必早君雖後而未嘗緩也朝事既畢可以退矣然非遽退也適路寢聽政焉蓋視朝而見羣臣所以通上下之情聽政而適路寢所以決可否之計也然猶未釋朝服也必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焉凡以開聽納之路不敢先自佚也此君臣之所以交儆也。

按路寢大寢也在內朝之中小寢燕寢也釋朝服則服玄端矣。

又朝服以食 節

諸侯既釋朝服矣及朝食日中食則又朝服而食敬養身也特牲豕也加魚腊爲三俎朝食日中皆然祭肺祭先代爲飲食者此在朝食牲初殺時周人祭肺尊時制也夕深衣便燕居也祭牢肉異于始殺也此皆日食也月朔則重矣故日食特牲今以少牢日食三俎今以五俎日食二簋今以四簋視常食有加也子卯紂亡于甲子桀亡于乙卯惟饗食菜羹夫人與君同庖亦共牢之義且以示儉也只重諸侯夫人帶言耳。

按夕夕食也牢肉即特牲之餘五俎加羊與其腸胃也俎以薦魚肉則天產也故用陽數之奇簋以盛黍稷則地產也故用陰數之耦君常食稻粱爲上稷爲次今止用稷鷄犬爲蔬菜用芼今止用菜羹此其減于常食者



年不順成 節

此歲儉之禮也承上言不特君不舉已也年不順成君衣布以致憂摺本以自貶闢以通陸梁以通川不收其租山澤列其非時採取而不征其賦所以寬民財土功不興所以寬民力大夫不得輕制造車馬帶言耳君憂民之憂民亦憂君之憂所謂交儉也

卜人定龜 節

此記定卜之禮尊卑不同見君人者當以前知之道自勉也諸侯以龜爲寶故言卜禮如此

夫卜必用龜龜有天地四方六者之異以其方色辨之隨所卜之事各有宜用周禮龜人所掌故曰卜人定龜也龜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二

七

既定則當墨畫火灼以審其兆矣何者爲從墨折火之兆廣何者爲旁岐細出之兆墨此史官之事故曰史定墨也墨既定則吉凶有兆象之形體矣則君自定之如吉則體無咎言凶則不我告猶是也蓋卑者各司其職而尊者統其成此內有增修幹旋意若云觀體之大而明者知其吉觀體之小而暗者知其凶與史官何異

按色與體俱以諸龜言天龜曰靈色玄而體俯卜郊用之地龜曰繹色黃而體仰卜社用之東龜曰果色青而體右倪西龜曰蠃色白而體左倪春秋用之南龜曰儼色赤而體却北龜曰若色黑而體前夏冬用之一云祭也用射即繹也占龜土兆大橫木兆直金兆從右邪上

火兆從左邪上水兆曲以大小長短明暗爲吉凶或占凶事又以短小爲吉又有旅者吉大橫者吉占人云君占體大夫占色士占墨卜人占折體兆象也色兆氣也墨兆廣也折兆壘也大折稱爲兆廣小折稱爲兆壘既折之後以墨塗之折大者食墨粲然可見折微者墨不能入故但占其折而已

君羔幣虎犢 節

此言齊車之飾亦以明尊卑也君指諸侯言君下當有齊車二字凡車軾之上有皮覆之曰幣又有所以緣此皮者曰犢君齊車則羔幣虎犢者蓋羊取其潔虎取其威君德純潔而威重故用之也大夫齊車則鹿幣豹犢朝車亦然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二

八

士齊車亦鹿幣豹犢士賤不嫌與大夫同言齊車則朝車在其中蓋鹿取其羣豹取其文大夫士欲其同寅協恭故用鹿欲其文章煥發故用豹也上句君之所獨用下二句臣之所同用者

日五盥 二節

此盥而沐浴之禮也澡身所以浴德故盥與沐浴恒重之日五盥盥之節也作一頭下沐浴致養對看齋亦沐內事按此君子潔身之功而得氣體之宜蓋氣實則神定氣虛則神散君子于虛時致養正于養氣得養心之訣沐而飲酒曰饌羞遵豆之實沐致養兼言味音而浴止言進飲食者上已見飲中賅之也沐則先稷而後梁櫛則

先禪而後象巾則上綈而下綌席則先剃而後蒲整治之初則先用其粗者蓋汗垢之難去故用刮摩滌盪之力及其整治之後則用其潤養之功此事唯天子諸侯得行之大夫以下恐不能備然其言實寓修身之法則無貴賤皆當深察也

將適公所 二節

此大大聘朝致微之禮也宿猶言隔一夜也齋戒外寢沐浴爲精誠之至而下二段無非精誠之所結凝發露處也夫事君以敬而主敬在于陳大夫將適公所必越宿齊戒而澄其慮出居外寢而變其常沐浴而致其潔象之猶固有史進之書其思焉以識其謹獻人告之禮書對與命

禮記集說卷之十二

本

焉以識其對揚奉行之事由是著朝服既畢習其容觀而周旋升降之不忒習其玉聲而宮羽徵角之和鳴未幾後乃離外寢而出夫習而後出則無有不敬不和者故下遂擬其發見之狀也與家臣揖于私朝時易忽略也則敬君之心根心生色德容輝如而有章采及登車是安逸之時也則敬君之心由著而明發越尤盛而衍光焉蓋君威之重漸近則精誠之著愈隆何莫非齊戒之所致乎其見而動君以此

天子搢珽 三節

此釋笏制之義所以辨分也方正之道唯天子全之諸侯則法天子之方正以正國大夫法天子之方正以治家

之方正之理天子倡而諸臣效顧名思義是在君臣之各自盡而已

君臣非多無以行禮非制無以明義天子朝祭所搢名曰珽挺然上下無殺而前後無訕夫挺者方正之謂也蓋以端方正直之道示天下使天下皆趨于方正意諸侯朝天子所搢名茶取舒遲之義員殺其首而前訕正方其角而後直蓋退則道仰于國人而進則勢屈于天子故殺其上以讓于天子也大夫聘天子之笏員殺其上下而前後訕前後謂笏之上下也蓋大夫上有天子下有已君示進訕于天子而上有所讓退訕于已君而下有所讓上下皆讓故曰無所不讓也珽音挺茶與琰同音舒謝與屈通

禮記集說卷之十二

十

按註疏此亦笏也或謂之大圭長三尺杆上終葵首或者玉人文也玉人註大圭或謂之珽或者或此文也天前或之者皆疑之也則二註之無確見可知看來笏圭自是二物詳辨在笏制節後

侍坐則必退席 四節

此皆言坐席之儀也首節君臣也下三節賓主也以敬字貫人臣燕見于君君賜之坐若旁有別席可退則必退就之若旁無別席可退或君不許其退則當引却而離坐于君親黨之下謙敬之道也此下三節舉論也凡席之設賓主會席稍密山前方得已席不則雖席不敬矣故戒之徒坐非飲食及講問之席不盡席之前一尺示無所求于前

也敬也書與食豆齊各去席一尺豆恐汚席且便于食也  
書恐汚聖賢且便于覽誦也皆敬也曲禮虛坐盡後食坐  
盡前即此意

按登席句謂數人共一席必須由前乃可得已之坐坐  
者之所向爲前所背爲後躡席躡他人之席也登席泛  
言不指定鄉飲說一云凡席升由下降由上失節而躡  
曰躡此在鄉飲人各一席說

### 若賜之食 三節

此臣燕見侍君食之禮也首節是待以客禮而不以客禮  
自處二節至唯所欲是不待以客禮而以臣禮自處凡嘗  
遠食至末節客與不客皆然合上下文看要見古之君臣  
禮記說義纂前卷之十二

士

以情相與非若後世堂陛之森嚴也故其賜坐賜食賜爵  
之禮皆非朝聘燕饗之正然必節之以禮正防其責意  
若賜之食節凡臣非客也若君賜之食而以客禮待之是  
敬其臣矣則臣尤宜加敬焉客禮食必先祭今待君命之  
祭然後祭客禮遜而後食今先君飯而徧嘗諸羞若爲君  
嘗食然客禮食而告飽今則啜飲以俟君殮而後殮不敢  
告飽者不敢以客禮自居也

若有嘗羞者節若君賜食而有膳宰嘗羞是不以客禮待  
之矣則其食必俟君之食然後食不敢先食也其飯但先  
飲以俟君之飯然後飯不敢先飯也其羞君命之羞但羞  
近者一品而止必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不敢先徧嘗

也皆以臣禮致敬也客之者不命徧嘗羞不客者待命唯  
所欲是皆嘗遠食矣凡嘗遠食必自近始一順其陳列之  
序次第而進無所選擇客與不客皆然特有先嘗待命之  
異耳其敬同也

按不客只是偶然賜食非有先備故不待以客非慢臣  
也飯飲者飲之也雖不嘗羞亦先飲以俟君也常說乃  
飯飲以俟君殮乃敢殮也一說此所謂飲乃飲而俟飯  
非飲而俟殮也玩下在品嘗之前自見若謂飲而俟殮  
則與下節重複矣遠食近羞皆指羞言

君未覆手節承上文客者飲而俟不客者飯飲而俟同皆  
侯君矣遂言殮禮未覆手君之初殮未竟也臣不敢初殮  
禮記說義纂前卷之十二

士

是始殮後于君也君既食則三殮已竟臣又飯殮以是二  
殮之數是三殮後于君也記者恐人不知此爲三殮故釋  
之曰此所謂又飯殮乃是第三次飯殮也君既飯則臣  
以飯與醬爲食之主特執之以出而授已之從者親執之  
明臣禮也授從者明君惠也此禮凡侍食者皆當行亦不  
論客與不客也

按君未覆手不敢殮者待君一食之竟然後敢勸之使  
再也既食又飯殮有由一飯殮至再至三意飯殮三飯  
是明又飯殮意至三殮始足伸勸侑之意而成飲食之  
禮矣殮謂飲流飯于器中也禮食竟更作三殮以勸助  
令飽實使不虛也

凡侑食不盡食 節

此明凡人相敵爲食之禮也。凡食而勸侑欲客之飽也。客不盡食非慢也。以食于人不飽。乃禮之謙也。然謙可也。謙而過不可也。凡祭所以重主人之物。唯水漿不祭。若祭則太厭降卑。後矣。懼其諂。故不祭也。欲其謙而又戒其諂。正禮貴得中處。

君若賜之爵 節

此臣侍君爵之禮也。古之君臣以情相與。不若後世堂陛之森嚴也。于其間燕命之侍坐。從容無事。可以用其情矣。故君賜之爵。則君之情濃重矣。所以人臣當此其禮度。愈要明謹。毫釐差錯。不得中間雖有一段闕闕意。却要重禮。禮記說義集訂卷之十二

度明肅謹重自得。方得旨。因受爵並及納屨。不可平。

夫人侍飲于君。若以爵賜之。則君意已和。若不必過于嚴其分矣。然亦未嘗忘恭敬之心焉。故越席拜受。敬君賜也。登席致祭。重君賜也。飲而卒爵。不敢留君惠。俟君卒爵而後。授虛爵。不敢先君盡爵也。始終如此。此正受一爵而禮度明肅也。乃嚴上下之分意。然一爵之後。而一于酒如又無以通上下之情矣。二爵則意氣和悅。而前越席等四項之禮止而不行矣。至三爵則君之寵恩雖沃。而臣又不

按授虛爵授于相者。此謂臣侍君小燕先飲示賤者先。卽事後授虛爵示不敢先君盡爵。若大禮則君先飲而後臣飲。燕禮公卒爵而後飲是也。小燕唯止三爵。左傳云。臣侍君燕。過三爵非禮也。君子之飲酒。君子指臣飲酒。卽飲所賜爵之酒也。一云。此三句凡飲之禮。古人飲酒以三爵爲度。不蒙上賜爵而言不可從。

凡尊必尚玄酒 節

此明列尊之法也。以首二句爲主。下舉輕禮証之。不重。凡尊必尚玄酒。示修古也。惟君面尊。示專惠也。禮也。禮不下庶人。惟饗野人。則皆用酒。以致味。臣不敢專惠。故大夫側設其尊。用棗。士亦側其尊。用禁。可見唯君面尊也。禮記說義集訂卷之十二

始冠緇布冠 節

此後八節。皆言冠制之異用也。凡始冠初加緇布冠。自諸侯達于庶人。皆得用之。所以存古也。然非時王之制。故冠卑無用。敝之亦可。所以趨時也。緇布冠。績麻爲布。染爲赤黑色。太古之齊冠也。

玄冠朱組纓 節

若天子始冠之冠。則用玄冠。而以朱絲組爲纓。蓋玄者天之色。朱者正陽之色。天子法天而理陽道。故視諸侯有加也。諸侯始冠之冠。雖仍用緇布冠。而以雜采之帛爲纓。蓋緇者地之色。績者色之文。上不敢擬天子。故用緇。下不可同于大夫士。故績。此冠禮之冠。所以責成人者。隨分而

有別也。諸侯士之齊冠皆用玄者以陰幽思也。然諸侯以丹絲組爲纓。尊者尚文也。士以綦絲組爲纓。卑者尚質也。此致齊之冠所以格鬼神者。隨分而有別也。秦音基

編冠玄武 節

孫爲祖期小祥以後則服除矣。于是以編爲冠。凶也。以玄爲武。吉也。蓋已服雖除而父猶儼然在衰經之中。未敢純吉也。子爲父大祥以後則將卽吉。于是以布爲冠。而以縞不以采爲緣。而以素蓋禪祭雖行而心猶廓然有餘哀。故漸易凶而不敢遽用吉也。此喪禮將言之冠所以仁死喪者亦隨分而有別也。

垂綏五寸 二節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二 士

承上言編冠素紕而綏長五寸者。使情游失業之士服之。玄冠縞武而非凶非吉者。使不帥教被屏棄之人服之。蓋下耻辱中寓屬望之意。正先王之教處。

居冠屬武 節

禮服之冠。臨著令武。燕居之冠。與武連屬。所謂居冠屬武也。此冠無分貴賤皆著之。所謂自天子下達也。所以然者何也。蓋以君子動而有爲。則詳而文。靜而無事則略而質。居冠屬武略而質者也。有事然後綏。則上下不同。而文采辨矣。此屬武合武之異與。

按冠之制。橫者爲武。垂者爲綏。蓋綏所以爲冠之飾。無事則去飾故也。有事句別是禮冠禮冠武不連屬。必用

綏以固之。非此居冠至有事加綏也。居冠尚質。禮冠尚文。適其宜而已。

朝玄端 節

此大夫士私朝居家之服也。朝者有事之時。故服禮服。以戒褻。夕者無事之時。故服深衣。使服以適體也。以視私朝。故服玄端。若朝君則用朝服也。

按端者取以端方之道自持也。深者取德深邃之義。若朝君其服與玄端無異。但其裳以素耳。

深衣三袂 二節

此因論深衣之制。而並言長衣中衣之制。與深衣制同而名異者。止有繼掩尺與深衣異。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二 士

深衣之制何如。袂尺二寸。圍之爲二尺四寸。要之廣三其袂。爲七尺二寸。此要度也要七尺二寸。繼下齊處倍于要。則一丈四尺四寸。此齊度也。裳之交接在身之兩旁。而被之連衣者。廣二尺二寸。而可以回肘。蓋肘長尺二寸。倍之故可回。此袂度也。深衣非但可爲夕服。其以素爲純緣。而著于外者。名長衣。其著于朝服祭服之內者。名深衣。其制繼袂口者。以半幅而掩其一尺。則袖短。此深衣長中之所異也。袂廣二寸。袖廣尺二寸。緣廣寸半。則深衣長中衣之所同也。此尺寸疑指周人若今尺恐不當如是之寬博也。按深衣取其幽遠而縝精。長衣取其延長而有體。中衣取其內而有裁製也。俱是制度之得中也。要見表君

子之涵養意上節言要齊衽袂下節言幅袷曲緣互文也合之其制始全長衣練冠長衣是也中衣繡黼丹朱中衣是也繼接續也深衣之衣用布二幅袷用布四幅布幅廣二尺一寸凡縫合處每幅削其兩邊各一寸每幅止留二尺衣袂之左右各布三幅自背縫至袂口廣六尺長衣中衣之袂口覆掩一尺重縫之則比深衣減其一尺自背至袂口左右各廣五尺而已繼續曰半幅是爲一尺一寸曰掩覆止一尺想縫合處削去幅邊歟

以帛裏布 三節

此條論衣制之宜也凡衣制貴乎相宜如外服布帛爲中

禮記說義集註卷之十二

七

衣是以帛裏布矣內外貴賤皆不相宜非禮也非禮豈可服哉縹絲而織之爲織功多色重士賤故不衣織衣裳與冠異色爲貳采失位可弔故無君者不貳采皆欲其相宜也衣上而貴用青赤白黑之正色謂其得五行一氣之純也裳下而賤用綠紅碧紫駟之間色謂其得五行相剋之雜也此用色之宜也列采謂正色之服各有尊卑品列非列采不入公門防其僭也舊說喪服者非夏則禪葛不入惡其見體而褻也冬則表裘不入惡其無楊衣而從簡也裘裘不入惡其不露楊衣而掩美也此皆爲其不敬也

朝服之以縞也 節

此記服制之變也朝服以布不以縞康子厭布之質也

以縞易之後世因之始乎季康子之失禮

按朝服用十五升布季康子始用生絹玄冠紫綬自魯桓公始朝服以縞自季康子始言先王冠服自茲二人亂之

孔子曰朝服而朝 節

此重朔之禮也當時諸侯必有以朝服聽朔者故夫子別言之曰聽朔重于視朝皮弁尊于朝服輕重之序胡可紊也故朝服而朝者遇朔日必卒聽朔事釋皮弁然後服朝服以朝則先後不相因而節文辨矣不如是未可言禮也按玄端緇衣素裳諸侯之朝服也皮弁縞衣素裳天子服以視朝諸侯服以聽朔朝服而朝勤政也聽朔係尊禮記說義集註卷之十二

六

曰國家未道 節

此見服以道充也孔子曰先王之于禮服也可謂極盛而充矣然所以爲此者以其有道也若國家禮樂刑政未盡合于先王之道則不宜充盛其服焉示儉以修省也按此充以盛言後充以掩言義各不同欲充服必先充道若衛文侯大布之衣大帛之冠是也

唯君有黼裘 六節

此詳裘服之等制也

唯君有黼裘節當時諸侯有服大裘者不知唯國君乃有

黼裘以誓省耳。是大夫士不敢以僭諸侯而諸侯顧可以僭天子乎。大裘天子郊天之服諸侯而服之非古也。諸侯之僭禮也。

按白與黑爲黼以黑羊雜狐白爲黻文以作裘且黼爲斧形君道貴斷故服以晉軍旅則紀律明而威無不行服以省耕斂則補助行而恩無不廣唯君有之非大夫士所得有也大裘純黑貴純也。

君衣狐白裘四節以君爲主首句與末句正相呼應士比左右進一步君子比士又進一步皆以漸說去見獨君衣狐白而諸人皆不敢僭也。國君燕居則衣狐白裘而素錦爲衣加其上以楊之蓋狐白貴重素錦華美于服爲稱于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二

君爲宜也若夫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但取威猛爲衛耳敢衣狐白耶非惟左右遠君而伸者莫如士尤不得以衣狐白也豈惟士哉大夫士之君子燕居之服有狐青裘豹裘者則玄緇衣以楊之蓋楊衣必象裘之色稱其青也視朔之服有麋裘青犴裘者則緇衣以楊之稱其蒼也朝君之服有羔裘豹飾者袖也則緇衣以楊之稱其黑也蜡祭有狐裘則黃衣以楊之稱其黃也此皆大夫士之服也若夫狐白裘而錦衣以楊之此則諸侯之服乃衣之至美者豈下焉者所敢僭哉

### 裘之楊也 二節

此二節言裘之楊義各有所宜也首節言楊而以襲參之

中二句乃客辭須以楊爲主正見楊之爲見美也後節言襲而以楊參之末二句爲客辭須以襲爲主總見襲之爲充美也。

夫裘之楊也何也取其美見于外也見美則盡飾如弔則襲者弔主于哀不盡飾也君在則楊者君所以文爲敬盡飾也主于見美所以貴楊也服之襲也何也取其美充于內也充美則不敢見美是故尸尊則襲執玉龜重寶則襲弗敢見美也無事而在君所則楊弗敢充美主于充美所以貴襲也合而觀之所謂楊襲之不相因而無相實也。

### 笏天子以球玉 四節

此詳摺笏之制也首節笏因分而異卽三節之節字見于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二

天子至書于笏言笏之用廣卽三節畢用字故總結曰笏畢用也因飾焉而末節又言笏之長與博殺之制

笏天子以球玉節天子以球玉爲笏至貴也諸侯以象則雖貴而殺矣大夫以竹爲笏而文飾之以魚須則又殺矣士亦以竹爲笏而以象飾其本反若有加于大夫者士卑無嫌也此笏上下之等級也以球玉者分尊玉美也象者文理雖密不如玉之純粹也竹堅有節飾以魚須素而文飾以象素而章卑者不敢用純也須與鬚通

按須者鰓魚之須也士竹爲句本象兩字相連舊讀爲竹本者非本卽前摺本之本不當前後異同

見于天子與射二節見天子指諸侯之朝大夫之聘射義



諸侯大射。大夫鄉射。臣主于敬。射以觀德。故不脫筭。言見君與射用筭也。入太廟敬神。脫筭非禮矣。言太廟用筭也。小功二句。言喪亦用筭也。當事免句。輕形上句。見無事則不脫也。既指句。輕只叫起下文。總言在朝亦用筭也。不但此也。凡陳事而指畫于君前。用手則失容。則必用筭。造君前而受君之命。慮有遺忘。則必書于筭。由是推之。可見筭事事之所畢用也。因飾焉。制爲隆殺等級之制也。

按太廟之內。惟君主祭。當事執祭事也。則脫筭以逸尊者。後世助祭之臣。或脫之。則失之簡且僭。故記者云。非古禮也。小功禮可以勝情。故不脫筭爲其記事也。小功不脫大功以上可知。惟當事而免。謂悲哀哭踊之時。必脫記。說義集言卷之十二。

執事也。則事可以勝禮。故脫之。廟朝是一時事。如聽朝于廟。視朝于朝。受享于廟。受贊于朝之類是也。既指必盥。指在廟言。其後有執于朝。弗有盥。不盥則不脫矣。

筭度二尺有六寸。節以筭之制度言之。二尺有六寸。長之度也。其中博三寸。廣之度也。此天子諸侯大夫士之所同也。其殺六分三寸而去其六分之一。天子諸侯止殺其上首之一。大夫與士則并殺其下角之一。是天子諸侯大夫士之所異也。茲非所以辨分哉。

按指筭節註以筭與圭強合爲一。故其說難通。不知圭有用事。筭以記事。其不同一也。天子大圭以朝。日。指而不用。諸侯命圭。朝。覲。宗。遇。會。同。于王。及諸侯相見用之。

筭則常日視朝。入廟習射所用。其不同二也。周禮玉人云。大圭長三尺。雜記云。公圭九寸。侯伯七寸。此云二尺六寸。其不同三也。又玉人云。天子杆上終葵首。諸侯不終葵首。此云中博三寸。殺六分之一。其不同四也。諸侯命圭以玉。此云以象。其不同五也。況大圭天子服之。非臣下所得用。筭則自天子諸侯至大夫士皆有之。其非大圭明矣。若以考工記大圭之制爲筭。記言其殺六分去一。又安知諸侯殺其上首。大夫士殺其下首乎。且筭之度二尺有六寸。而其中博三寸。不殺則是上下皆殺也。其殺六分去一。則上下皆二寸有半也。何謂天子杆上終葵首。諸侯不終葵首。大夫士杆其下首乎。圭筭明是兩樣。讀者再詳之。

#### 天子素帶朱裏 五節

此詳帶緣之制也。大旨天子至士有位者之帶。用之朝祭者。其制殊尊卑之等。居士弟子無位者之帶。用之燕居者。其制異文質之宜。素得于自然。練成于人工。故其用不同。凡帶皆謂大帶。以素絹爲質。有裏。又有緣爲飾。故素帶朱裏。終辟。終竟此帶盡緣之。如要後兩耳及紳是也。惟天子爲然。而諸侯素帶終辟。不朱裏矣。大夫之素帶。惟緣其兩耳及垂下之紳。爲辟垂腰後不緣矣。士則殺其三用練緇爲帶。不得用素。一也。單用之而緇緝其兩邊爲緯。不得用。二也。惟緣其紳爲下辟。不得緣兩耳。三也。居士道藝養

成充實光輝故錦帶尚文也弟子斂華就實近裏着已故編帶尚質也

按素熟絹非白色也辟本作紕緣也而下闕諸侯兩字垂謂兩耳及紳也耳紳相連故同謂之垂練縹也率縹緇也下謂紳以上分使之也居士二句道爲之也鋪帶編帶皆單帶不言率辟則不率無辟可知

并紐約用組三寸 節

此詳結之制也三寸截上言其廣下言其長紳長制以下正見結之長齊于帶而鞞則又因言紳結而及之者引子游之言明紳長三尺之意

夫自天子至于弟子其結帶之紐約並得用組爲之所以

禮記說義集前卷之十二

重

重

束帶也以言其廣固三寸也而廣狹適宜以言其長束紳齊也而長短中度此紐約之無分于貴賤者也紳之長制士二尺取于適體也言士則餘皆三尺可知惟有司府史之屬二尺有五寸便于趨事也又引子游之言爲證子游曰人長八尺腰帶之下四尺五寸二分之而紳居其二可見紳長三尺也由此言之大帶之紳也蔽膝之鞞也紐帶之結也三者皆長三尺截然齊一所謂紐約之長齊于帶者不可見哉

有五之有論

大夫大帶四寸 節

此詳帶之博制與緣也重辨分上

凡帶用之朝祭曰大帶大夫大帶其博四寸以上可知其

以雜色爲辟緣也天子諸侯上以朱下以綠蓋朱者盛陽之正色綠者少陽之間色示體陽于上而布之于下也大夫外以玄內以黃蓋玄者天色黃者地色示君尊于外而臣順于中也若夫士帶之緣則以緇爲辟焉分卑而質也又異于大夫以上之緣矣士帶之廣則止于二寸而再緣四寸焉分卑而殺也又異于大夫以上之廣矣

凡帶有率 節

此明帶之率功也凡君大夫士之帶當率縹之處箴線細密不見用箴之功此則無上無下所同者也此而不問非所以語制度之精矣

與通

肆束及帶 節

節

禮記說義集前卷之十二  
此勤者有事之儀也帶之餘組及帶紳之垂者或有時任君之事而爲勤勞之人則此束及帶有所不便故遇有事之時則收之于手遇事之迫而有不走者則擁抱于懷使無傾跌失容以全敬也

按束者紐約之餘組即上結也帶謂紳也勤者指大夫士任君事者說不如通說爲長註解勤者未及有事是一項走是一項走此有事又甚些都承勤者說來

卿君朱大夫素 一節

此詳玄端之鞞也分三段看自君朱至爵韋因分而異其色也自圍殺直至前後正因分而異其形制也自下廣二尺而下是制之一定而上下皆同也未言韋帶者何鞞依

于帶故並言其博制此句不重一

輅以蔽膝君臣之所畢用者也以言其色天子諸侯朱裳故輅亦朱大夫素裳故輅亦素士之裳玄黃雜采不齊故輅以爵色之章色各象其裳也以言其形之圓殺直天子形無圓殺而上下皆直焉諸侯上下各去五寸而補之使方變于天子也大夫員其角變于君也士遠尊無嫌則前後皆方而不變焉形各因其分也以長短之數言之君大夫士皆下廣二尺以象地上廣一尺以象天長三尺以象三才其頸五寸以象五行其兩角之肩與革帶則博二寸以象陰陽形色尊卑異焉分殊故也長短尊卑同焉理一故也

禮記說義纂言卷之十二

章

按頸中央也以上下皆大而中特小如人之頸也肩兩角以在兩旁如人之肩也五寸謂廣也博亦廣也

一命繼轂幽衡 節

此記侯臣轂佩之制也一命謂公侯伯之士子男之大夫爵位未隆所繼未見故轂用赤黃之章繼而不純衡用黑白之玉晦而未明也再命謂公侯伯之大夫子男之卿爵位漸隆其繼微見故轂用赤韋與一命異衡用黑玉與一命同也三命謂公侯伯之卿則位冠侯臣而所繼者發見若明矣故轂用赤韋衡用蒼玉取南與東方之正色也蓋命以漸而尊則色以漸而顯也轂佩以命數重明分意按輅之在冕服祭服也曰轂在玄端燕居服也則曰輅

衡佩上瑀也以言其寓之以爲覆則謂之瑀以言其衡之以爲平則謂之衡

王后褱衣 三節

此詳后夫人以下六等之服也首節人君之妻之服以形名之二節人臣之妻之服以色名之三節世婦天子婦也其他諸臣婦也蓋正位于內不可無服以稱之其形其色俱有從夫助夫二意

天子之后服褱衣而色玄刻蠶雉而以五采畫之綴于衣以配天子之體玄道而服夫玄者宜也從王祭先王者公侯伯夫人服揄狄色青刻揄雉而以五采畫之綴于衣以公侯伯能體陽道而此以少陽之色配之宜也從夫祭先

禮記說義纂言卷之十二

美

公者子男之妻曰女君受王后之命服屈狄色赤刻雉形不以五采畫之子男之體陽道者未純而此以正陽之色配而助之宜也從夫祭羣祀者此內服之行于上者也黃衣曰褱公侯伯之大夫子男之卿之妻服之以告桑事象其夫之有文也白衣曰褱公侯伯之士子男之大夫之妻服之以見王及賓客象夫之守素也黑衣曰褱子男之士之妻未命者服之以燕居及御王所象夫之繼蓄未顯也此內服之行于下者也看來青不如玄之深赤不如黃之雅鞠猶有文白則素矣黑則又質矣分愈尊制愈隆分漸卑文漸殺也唯天子世婦上不敢擬王后下又當別諸婦惟獻繭之時天子以其有功于祭服或鞠或褱或祿隨所

命之賞其功也其他若士以上則皆從夫得各服其命數之服如上所言不得與世婦同也安有僭擬者哉禮音義

按周禮內司服所掌王后之六服服皆袍制衣裳相連而同色者婦人之德本末純一故與正服衣裳異色者不同王后六服尊得兼卑此則別而言卑不得以僭尊也且王后必以狄為上者何蓋狄之交有時別有倫守死而不犯分婦人之德所宜后之五路皆重雉者其義亦若是再命一命與上章同註專主子男之臣者非凡內服之尊卑視其夫如褱衣當袞袞揄狄當鸞鸞當翟翟褱衣當絺絺褱衣當玄玄翟翟褱衣當皮弁是也

禮記說義集訂 卷之一 二

凡侍於君紳垂 節

此臣侍君主之敬也凡侍立于君身容必俯惟俯故以紳則垂以齊則委而足如履之以順則若雷臨前以手則拱而下垂此皆整折之容也視下而聽上而字串蓋整折則視下然視雖下而聽則上視下者不敢觀君容而驕也聽上者不敢忽君言而畧也正敬之自然中節處然視下非過貶也下不過帶上不過袷欲瞻依之切此視下之則也其聽上非過高也侍立在右聽言向左欲應對之審此聽上之則也凡立者尊右坐者尊左任從也下于帶則愛上于袷則傲以君之帶袷言嚮以己身之向言

凡君召以三節 節

此臣承君命之敬也人君召臣有節以玉為之所以明信也。有以二節者有以一節者合之為召以三節焉二節事急以走一節事緩以趨此其稍異者也而總之不可有緩心如在官地之近者可以俟屢而不俟屢在外地之遠者可以俟車而不俟車蓋聞命即行敬之至也此二節一節之所同也

按在官二句兼趨走言乃進一步說話不俟者就始被命時狀急赴君命之容若不待着車駕馬者然卒亦未嘗無車屢也

士於大夫 節

此士敬大夫之辭也士于大夫尊卑有間若大夫請士而士為主也來不拜迎恐其答拜也去則拜送以賓出不顧則不答拜可以伸其敬心若士見于大夫而士為客也先拜于門外然後進而見面若大夫出迎而答拜則走避之士于大夫二句士敬客之禮如此士于尊者三句士敬主人之禮如此為主則敬客為客則敬主士卑故不拘賓主之常禮也此恭之近于禮者尊者指大夫言

士於君所言 二節

此皆士之禮也士于君所言禮君前臣名然大夫沒矣則稱諡及字士沒則稱名敬貴賤賤皆所以尊君也若于大夫言其生者士則名所以自卑大夫則字敬其類也次節于大夫所承上文而言公諱謂大夫之祖考也有公諱尊

有所伸也私諱謂士之祖考也無私諱卑有所屈也此皆敬大夫也凡祭外神在廟中教學臨文此四者雖公諱亦不諱因上文言諱而並及之與曲禮文雖小異而義則同按首節上三句稱沒者也下三句稱生者也吾爲士故言及士則名之所與言者爲大夫故言及大夫則字之字大夫乃口中所言之大夫非與言之大夫也次節公諱註云本國先君之諱兼本國及大夫之先君說玩于大夫所四字只指大夫之先君說亦可以下因記士敬大夫之禮而並及諱禮只帶言不重曲禮言廟中不言凡祭舉親以見疎也言凡祭則廟中在其中矣而必重言之者廟中上不諱下與凡祭異也教學即詩書也

禮記說義纂前

卷之十二

三

古之君子

二節

此詳佩玉之制也在首節截首節言玉聲各有所中之音尚未說到和上玉鏘鳴以上言動容有節斯玉聲由之以和故君子四句推心由玉聲之和而得其養也可見君子必佩玉無非爲養心之具君子兼士以上言

古之君子佩玉未有無故而去者故曰必也奚取于佩玉也人之身有左右而行居其中行字兼下趨行周折進退看玉之鳴也右則中乎微角徵爲事道宜修角爲民民道宜勤故在右右爲動作之方左則中乎宮羽宮爲君君道宜靜羽爲物物道宜積故在左左爲無事之方玉聲固各有所中如此然非玉之能自中也自路寢門外至應

門地稍廣則行宜疾故趨趨或過于疾則歌采齊之詩以爲節蓋采齊曾孫所以告于先君揚于祖廟詩之和緩者也故趨之急者歌之路寢門內至堂地狹宜行行或過于緩則歌肆夏之詩以爲節蓋肆夏天子所以震疊諸侯武序在位詩之嚴敬者也故行之緩者歌之此皆和之以樂也其直去而回轉也則其圓如規其直去而復橫去也則其方如矩進而前則其身畧俯如揖而不過于亢退而後則其身微仰如揚而不過于卑此皆節之以禮也惟其如此然後佩玉之聲鏘然可聽而右果能中徵角左果能中宮羽是所貴乎佩玉者也而養心之益寓焉故君子在事既閒鸞和之聲矣今行則鳴佩玉焉無時無處而不得其養是以心中無斯須不和不樂而非違邪僻之心無自而入也乃知心貴得養而養心資乎佩玉所以君子必佩玉也

禮記說義纂前

卷之十二

三

君在不佩玉

節

此明世子不佩玉也首句作頭下四句分兩意恐首句說偏枯了故言下二句補足其意末二句又以燕居形出朝來一反一正正君在不佩玉之實也

夫君子必佩玉矣唯世子在君前則不佩玉正是愛君親涵育薰陶的意思蓋心虛而善人也佩玉則以德自表見有與父爭德之心了非尊尊親親之道也故不佩玉非書之也左則結處其佩之綬不使有聲雖佩猶不佩也右則

設事佩如鴈燧之屬以待用雖佩而非玉也惟燕居而君不在乃設玉佩如常若朝而君在必結玉佩也

說兩結佩與兩設佩俱宜一樣看蓋居非獨處但非臨朝對羣臣時耳此正子事父之時故必設事佩朝則森嚴之地此時祇論君臣故但言結佩亦好

### 齊則結結佩 節

此明齊之必佩玉也凡佩玉者遇齊時則結結其佩而服爵韠恐有聲以散其志也

### 凡帶必有佩玉 節

此明佩玉之義也必有字正與君子無故句相應君子于玉比德又玉不去身之故也由前觀之凡帶必有佩玉唯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二

三

喪故乃去之耳佩玉貴其有聲衝牙觸璜而為聲者故必行衝牙夫君子所以無故玉不去身者蓋以君子修德于玉比德焉以有象之玉而擬無象之德庶幾藉有德之玉以助成如玉之德德無時而可去則玉亦無時而可去矣

### 大子佩白玉 三節

此言玉色與綬色之辨也根上比德來惟佩玉以比德故佩玉以德絲上比言佩而此言綬者佩必有綬所以貫佩之珠玉而相承受也重佩上綬特帶官

大天子則佩白玉而玄組綬蓋天子德極純潔故比玉于無瑕之白而體天道故有取于天玄之綬也公侯有鎮靜之德而體陽道以長人故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山者厚重

不遷朱者正陽之色也大夫有通達之德而體陰道以事人故佩水蒼玉而緇組綬水者周流無滯純者陰幽之色也世子之德美而文故佩瑜玉而綦組綬瑜者玉之美綦者色之文以盡其飾也士德未成而位未顯故佩瑀致而緇組綬瑀次玉之石緇者赤黃之色以含其章也此皆所謂比德于玉而不去身者也若孔子于燕居之服止佩象牙之環其廣五寸不敢表其有如玉之德以雜色之綦組為綬不敢示其有純德之美不以禮服之佩綬繫用之燕居此正聖心之謙處然亦可以見玉不去身之意矣

### 童子之節也 二節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二

三

此童子衣服之制也童子之禮節也此句作綱用緇布為衣全體未成尚質也用錦為緇布衣之緣又紳帶及約帶之紐並以錦為總而束髮皆用朱色之錦示將成人有文德一文一質之義一云為親在而致飾孝道也童子不裘不帛恐溫傷壯氣且戒奢靡也不屨絢未習行戒也雖不服總猶免深衣無麻往給事也皆為幼少不備禮也主人在主人之北南面而立以待事也童子不能獨為禮若往見師則隨成人而入也此皆童子之節也

### 一室之人 節

此明徹食之禮也徹食之終也古人敬終如始故其禮如

此是平居無賓主之分。而當辨長幼男女之禮者。

夫一室之人同居共食者。壹食之人同事而相聚以食者。二者皆爲無賓主之分。故但用少者一人徹之而已。凡燕食淫佚之禍。多起于燕私。故婦人不徹辨男女以遠嫌也。註云。弱不勝事。不可從。壹猶聚也。謂赴事聚食也。

### 食棗桃李

節

此食瓜果之禮也。棗桃李。主人物也。弗致之。類客禮也。敵者降等皆然。食棗桃李。弗致核于地。懷之而已。敬主之餘也。瓜以上環祭。敬主之物也。食中。棄所操有不盡食之意。所以養廉也。

按弗致于核。曲禮其有核者懷其核是也。一云。果但食。禮記說義集言卷之十二

其肉而不極于核。鑿矣。瓜祭。祭始種瓜者。環有上下。上環是。意謂切去意橫切之形如環也。脫華處則爲下環。食中二句。不過示食瓜之儀。說到養廉迂矣。瓜皮豈可食者乎。

### 凡食果實者

節

此共食之禮也。古人有嘗食之禮。恐其不善。或爲尊者害耳。果實生成之味。若共食則使尊者先食。火孰則已先食。嘗食之禮也。所以致敬于君子也。

### 行慶非君賜

節

此慶賀之禮也。卿大夫上之家。設有嘉慶之事。必君賜。如爵命。士田車服之類。則當賀。非君賜則不賀。蓋以君賜爲

榮也。

按冠昏之類。但榮一家。非一國所共慶。則近于諂。不賀有二。意既不致賀于人。亦不承人之賀。

### 孔子食于季氏

節

此聖人處失禮之事也。凡客將食必興辭。不敢當主人之食也。食則先敬大飫。至徧乃飽而發。不敢虛主人之饌也。孔子食于季氏。不辭而食。又不食肉。卽告飽而發。益以季氏之饋失禮故也。君子待小人不惡而嚴。故其簡禮如此。亦不屑之教也。

### 君賜車馬

四節

此受君賜之禮也。首節卿大夫受已君之賜。意重再拜。次節卿大夫受天子之賜。意重歸獻。三節言拜賜之儀。頂上

本國王朝說。受已君受天子皆然也。四節言拜賜之稱。禮君之于臣。有賜車馬者。有賜衣服者。其賜及門。既拜受矣。明日乘是車馬。詣君所而拜謝。服是衣服。詣君所而拜謝。所謂再拜敬之至也。若是諸侯之卿大夫。使于王朝而受天子之賜者。亦必歸而獻諸其君。君命之乘服。乃得乘服。君小有命弗敢卽乘服也。皆所以敬已君也。然其拜賜之法。未嘗不同。凡拜賜者。當行稽首之禮。覆左手以按于右手之上。而頭與手俱至地也。酒肉輕則但拜受于家。而不再拜。與拜車服之賜不同。唯其稱也。

按君未有命。句宜善看。重歸獻其君上。君未有命。言當



其未歸本國或既歸尚未獻諸其君故未敢即乘服若既歸而獻豈有諸侯而緩天子之命乎一云車馬衣服有恩命所特賜者有常秩所應得者乘服以拜賜者其特典也弗敢即乘服者其常秩也雖常秩而必待君命自是人臣敬慎之禮若依注作諸侯之卿大夫爲使臣說明其方受天子賜時可不乘服以拜賜乎如已乘服拜賜而歸又獻于其君待君命之而後乘服是二天子矣此說之難通者也

凡賜君子 節

此賁賤之分也凡將之以禮曰賜如車服類惠之以物曰與如布粟類賜必君子與必小人賁賤殊故不可同日見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二

賜君子以德與小人以力其均者恩也同日者義也

凡獻於君 三節

此大夫士拜獻拜賜之禮也凡獻物于君大夫使宰不親往也士則往然皆再拜稽首送之蓋初遣宰時已拜送矣及至君門則或宰或士又拜送以授小臣也以美食膳于君必有董桃菊者防不祥之物桃以其性暈以其氣菊以其形于大夫去菊于士去董者形不如氣氣不如性惟桃不至去焉皆造于膳宰以不敢專進必待主膳之人達之也次節釋大夫不親獻之義大夫有獻使宰則及門之時宰拜而大夫不親拜者蓋恐君之出受而答已不敢當所以不親也三節釋士親之義大夫往君門而拜君昨日之

賜及門告小臣小臣入白大夫即拜拜竟即退不待小臣報諾亦恐君召進之而答拜也若士則拜竟不退必待小臣報諾而後退既報又拜君之諾乃退以君不答拜故可伸其敬也所以士親也

親在行禮於人 節

此親在之禮也人於親之在也凡行禮於人必稱父不稱私交也人或賜之則稱父拜受之不敢私受也皆謂不敢自專禮也

禮不盛服不充 節

此見郊禮之盛也大凡禮不極盛者則服不內充郊禮禮之盛者也故天子之大裘不裼敬之至不敢見美也豈惟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二

大裘不裼即乘路車而過門閭亦不式以分敬不裼之心即不式之心也專主敬天看

父命呼 三節

此重孝子不忍之心也人子于父命之呼也唯而不諾蓋唯而恭諾緩而慢也手執業則投之非業又可知矣食在口則吐之非食又可知矣此只是形容不率業不率食之意走而不趨急于應命禮也人子于親之老也出不易方恐召已而莫知所在復反也復不過時恐愆期而貽親之憂遇親有疾則憂形于色而容不盛此亦人子盡孝之禮而要皆常行疏節未可爲大節也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以其汁漬此點之處手澤猶有存焉者爾母沒而杯圈

不能飲焉以其口旁潤澤之氣猶有存焉者爾蓋雖父母既沒而挾其書執其器則想見其人哀痛慘怛至不能讀且飲則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而可謂終身之大孝矣豈區區疏節可比哉

### 君入門介拂闕二節

此言君臣朝聘各謹入門之儀也入門行禮之始故謹辨之首節君指鄰國之君言此諸侯來朝于鄰國而君臣異所由之處次節賓指鄰國之卿大夫言此卿大夫聘于鄰國而公私異所由之處一則名分辨而朝禮肅一則恭敬昭而聘禮虔

夫兩君之相朝也凡門中央樹短木曰闕兩旁有長木曰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二

三

根賓君入門由闕西之中上介卿從賓在後稍東而衣拂闕人大中中介以次而西適當賓後中于根闕之間士末介則極西而衣拂根上指入門亦如之但由闕東耳卿大夫來聘而為賓其入也不敢中門稍東而近闕避國君之體也不履門限為不恪也聘享奉君之命公事也入自闕西用賓禮也君私親私而申已之信是私事也入自闕東以非君命從臣禮也

按君入門不重起下文耳註兼指總解還只以分言中門履闕闕闕西闕東二者始至傳命賓主相見為聘禮庭實圭璧之將為享

### 君與尸行接武六節

此詳行步之節也首節首三句言天子諸侯大夫士與尸行之節步之廣狹因分而異徐趨句言宗廟行禮時徐趨之儀徐言緩行趨言急行言君大夫士在廟中或徐或趨皆用與尸行步之節也此行於廟中者下疾趨三節泛言他事行禮亦有或徐或趨之時而皆有節也疾趨節應上趨字罔脉節應上徐字端行徐行之別名比罔脉為尤緩弁行急行之別名比疾趨為尤急總之皆他事行禮不與廟中相干執龜玉節因上行步而併言執重器之徒凡行客節承上行步之節而總約之于敬也只重註敬謹二字行止疾徐之間俱是性道所呈敬謹以養性便自然中理非逐事求合之謂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二

三

大君大夫士臨祭其與尸行步之節天子諸侯二足相蹻而踏其半接武也行甚狹而太緩矣足跡相接續繼武也行稍廣而速矣每移足間容一足地中武也行極廣而愈速矣分至尊故行狹而緩分漸卑故行漸廣而速也末一句亦是廟中行禮雖非與尸行之時君大夫士或徐行而緩或趨行而急皆各循與尸廣狹之度君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也疾趨謂趨之疾也履頭欲發起固不以接繼中為拘矣然于恭足重毋低斜而變常度此疾趨之法也罔脉行釋上徐趨之形轉足循地而行足既不舉身又俯抵故齊如水之流未坐時在席上亦然亦如此罔脉行齊如流也此徐趨之法也端行弁行又足上二節之意端行行

之詳緩端正也其身亦小折故頭直臨前而頤如屋霽之垂步如矢之直當徐而徐也趨而且疾則行之急故曰弁刻刻身起之貌急行則欲速而身履恒起當疾而疾也至沈沈以下執玉以聘此重器也初舉足前後曳足跟行不離地縮縮如言舉足促狹不濶步也道路瞻視所在故行于道路當直而且疾不回枉而失容不舒緩而近情重言惕者專主敬也

按君主祭者大夫士助祭者禮有宜徐者有宜趨者故君尸有徐有趨大夫士有徐有趨非謂君尸徐而大夫士趨也按武用于徐乃緩中之緩繼武中武用于徐乃緩中之速按武用于趨乃速中之緩繼武中武用于趨乃速中之速此節之以分異者二云尸君之尸也廟中

禮記說義纂前卷之十二

委

惟君爲尊尸在廟中則疑于君與猶及也君及尸皆接武者分至尊故行皆徐大夫士以自行言大夫漸卑士極卑繼武中武言大夫士之行不同于君與尸之行也若註解大夫與其尸行士與其尸行審如是則步廣者宜與尸近安得更相遠乎比舊說簡便徐趨有兩意不與下疾趨作對疾趨只當一箇趨字手足毋移比發更重些顧雷如矢刻刻起履四平看但前言足不舉而齊如流此則頃且俯而行步且無邪枉前言履欲發而此則身與履俱起故以此節爲足上二節意

○廟中齊齊

節

此形容君子朝廟之容得事親事君之道也泛言不必指形容說註中收持嚴正頗有分別廟中尚質濟濟屬身容翔翔屬于容朝廷尚文各得其敬也

宗廟朝廷威嚴之地也時而在廟收持而有所檢束無縱弛也嚴正而極其端莊無傾側也不亦齊齊乎時而在朝威儀詳整嚴而飾也張拱安舒恭而安也不亦濟濟翔翔乎

君子之容舒遲 節

此言君子容與時宜也舒遲不專言燕居只無尊者便然是常時之容主于和下句面尊之容加乎敬上下是相因語註中加字和之中而又加以敬非平居惰慢而見尊者禮記說義纂前卷之十二

卑

始矜持也

足容重手容恭 六節

此泛言君子一身之容不屬見尊者看總是修己以敬皆有根心生色工夫在不可徒在容上說

足容重而不輕舉舉步遲也手容恭而無慢弛高且正也目容端無睥睨也口容止不妄動也聲容靜不噉欬也頭容直不傾顧也氣容肅似不息也立容德中正不倚儼然有德之氣象色容莊矜持不放也坐如尸尊嚴若神也此皆主敬之目也行禮平居皆當如是

燕居告

節

此詳燕居與告之容也燕居之時與告語人之際其容則

溫而又溫燕居溫溫孔子申申如天天如是也告溫溫諒所謂載色載笑匪怒伊教也總是欲其和

凡祭容與顏色 節

此詳祭祀之容也容貌見于一身顏色獨見于面皆當盡其如在之誠也益致誠信與忠敬而視無形于有形聽無聲于有聲矣

喪容與容 節

此詳居喪之容也以纍纍為主下正見纍纍處纍纍處悲失意無所歸貌纍纍之也其色憂思而不舒其視驚懼而微味其聲綿綿而低微皆纍纍之目也

戎容暨暨 節

禮記說義集前卷之十一 星  
此詳軍旅之容也以暨暨為主下正見暨暨處暨暨果毅之貌亦纍纍也以身言其言則教令嚴飭有信賞必罰之意其色則嚴厲莊肅有不敢違犯之意視只是顧瞻行伍其視則瑩徹明審有明見萬里之意此暨暨之目也

立容辨卑毋調 六節

此詳君子一身之容也容貌聽之符也浩然之氣容之根也辨卑與立容德微異辨卑者不為矜高之態也雖貴辨抑卑降亦必貴于正而不可有屈已媚人之態所以防其調也頭頸在一身衆體之上立時宜正無偏側也君子之立巖然不動與山之靜定不動相似君子之行因時制宜

與時之流行變動相似既曰立容又曰山立既曰色容又曰玉色山玉則容之形狀也盛氣即浩然之氣也至太至剛失養則倭必不役于形不勞于欲則心無愧怍即集義工夫到而本體定也揚休者氣之充體無限量無屈撓如陽氣蒸煦而呼吸無窮即塞乎天地之間也玉色玉無變色氣以盛而定則英華發外粹然可掬不猶王之溫潤而其色無變乎此數者動容自中皆盛德之至也

按辨自貶卑謂磨折也一云辨如字古大臣行止不踰尺寸者是其辨也宜知氣本自盛故曰盛氣顯讀如填塞之填養氣工夫當提在顯實之上揚休字輕揚休從顯實發出來者必揚休方見顯實宜一氣看一云讀揚休爲揚煦何等費解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顯實是此實揚休是光輝只如字讀亦通

凡自稱天子 十一節

此言正名之禮也有自稱之辭有對尊者之辭有對敵者之辭有損贊稱人之辭有于其國之辭有于外之辭稱謂之間各有深意所以名正而事成也此稱名之禮也首節天子自稱于臣民曰予一人見責任獨堯不容戲論也伯曰三節俱根一人來一人而無宜力者則獨勞而罔功一人而無守土者則獨守而不足一人而無屏翰者則獨受其侮而莫爲之禦故力取宣力之義伯任之守取輯寧之義侯任之屏取藩屏之義邇邇之臣任之皆爲一人而分

憂效勞者伯曰節天子三公一相處內二伯分主畿外諸侯蓋股肱之臣宜力四方者也故自稱曰力臣謙言力臣則所勉在德矣諸侯之于天子其自稱曰某土之守臣某蓋莫非王土特為王者守之而已此知其職矣其在邊邑則自稱曰某屏之臣某非蔽內而捍外不可矣于敵以下自稱曰寡人寡德之人謙詞也小國之君自稱曰孤特立無德亦謙也損者亦孤位卑從其謙也以上四節皆諸侯朝于天子之稱也損者句帶言耳下倣此

按曰予一人者明責不他委又言我于天下祇是人耳更寓自謙意若云至尊無對則太張皇了

上大夫曰下臣節上大夫自稱于他國曰下臣下等之臣

聖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二  
謙也損者曰寡君之老係老于君尊也下大夫自稱其名降于上大夫也損者曰寡大夫稱寡謙也稱爵尊也世子二節世子亦交隣也自稱其名如對已親也公子曰臣孽自稱曰臣見適為君也又稱曰孽見不匹適也以上諸侯之臣聘于鄰國之稱也

按上大夫下大夫及世子公子皆蒙上在鄰國而言一云上大夫自于已君之前稱曰下臣出使他國損者稱為寡君之老下大夫對已君稱名不敢稱下臣卑遠于卿也出使他國損者稱云寡大夫不敢稱寡君之老世子對已國之君稱名損者對他國之辭曰寡君之適明其統承先君也公子嫡而傳世謂之適子餘則公子而

已一云臣孽對已君也若對他國當云外臣分已君他國君言亦通

士曰傳遽之臣節家臣之稱也士為家臣自稱于所臣事之大夫曰傳遽之臣蓋士賤而給車馬之役也于非已所臣事之大夫自稱曰外私家臣稱私人言外別于已所臣事者也傳大辟

大夫私事使三節補上文損者曰寡君之老及寡大夫未盡之意大夫私事謂非行聘禮而以他事奉君命往使鄰國也私人已之屬臣也私事使而私人損則無問上大夫下大夫損者皆降而稱名以非正聘故也公士損公士公家之士也若正行聘禮以公士為使小聘則損辭稱寡大夫大聘則損辭稱寡君之老夫公事不稱名者何哉蓋大夫有所往正聘也必使公士作損此承上文而推言大夫所以有公士損之故兄禮重而當隆其稱也

按介是賓之輔損是主之輔往使鄰國隨行之人當謂之介據我至彼之賓館有我為主之義故稱損也首節二節相對尚虛末節正發明次節之意前公士損只說非私人且勿露正聘意至有所往方可說出非正聘降其所稱用臣禮也正聘隆其所稱用賓禮也大夫正名于他國重本國之體以不辱君命也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二終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三

陝西涇陽楊梧鳳閣 著

兄 楠龍棟 定

姪昌齡三開

紹齡七來

男延齡九如

孫 惺慧益較

明堂位

按明堂自古有之此篇爲美周公而作言其生則踐天子之位建不世之功沒則用天子之禮樂備歷代之制故魯以侯國而用王禮周公故也殊不知周公踐阼未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三

嘗自踐阼也魯之郊禘雖或有之然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誣其誇有不待辨而明者讀者當斷以大義而削之不特爲疑經也惟是四代禮樂服物器具亦略具于斯焉則致禮者之所不廢云

昔者周公 節

此言周公所制明堂之位而結其昭天下之大分也周公相成王伐奄而歸天下一統四方來王正名定分俱于位上見出周公欲以制作頒行天下先以位次服諸臣之心以叔父爲冢宰又以冢宰攝天子之事而不疑正是周公用心之極處

昔者周公節此首言周公所制明堂之位也昔者成王居

天子之位未能行天子之政故當時諸侯來朝各分正于位次天子不能自定而公定之則朝諸侯于明堂之位乃公所制之位也其制何如吾見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巍然以一人臨萬國也

按書記周公相成王伐奄歸多方之諸侯皆至宗廟蓋成王之三年也及成王七年之三月周公制禮作樂之事備乃會侯甸男采衛五服之諸侯營洛邑其時王不在洛諸侯以侯國會王朝三公之禮見周公而已此外則不見周公代上受諸侯之朝此記言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蓋是周公制作之時定此朝位天子謂成王也分明有個天子在謂成王朝諸侯周公相可也謂周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三

公攝王位朝諸侯非也周公之東征也稱王命然後往其居東也侯王察已然後復周公事成王如此孰謂代之而受朝乎代之之說始于荀卿成于漢儒誤矣又云天子即周公夫周公爲冢宰時成王年已十四非攝位但攝政周公未嘗爲天子豈可以天子即周公此記者之妄其得罪名教大矣

昔殷紂亂天下 節

此總言周公大功封魯得世用天子之禮樂也周之報周公者至矣周公何以得此哉昔殷紂不道而天命人心在武王矣相武王以弔伐而開有周之天下者誰乎周公也觀下一相字而周公心事了然矣及武王崩成王繼之冲

年也。何以能主天下之政。時責在周公也。于是輔成王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于明堂。明尊卑之大分也。乃制五禮以節民性。作六樂以和民心。頒長短之度。小大之量。以一民紀。而天下之民大服。尊王法。奉王章。德化無梗也。視之六州來同。江漢歸心之日。殆有其焉者矣。至于七年。成王長而致政。周公曲成之功居多也。周公之功如此。而成王其能已于崇報哉。

按鬼國名。卽鬼方。荆楚之國。其地好鬼。故名。史記作九紂之亂。不止于脯鬼侯。蓋舉其甚者。以明武王之所以伐也。鬼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紂以爲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文王聞而歎息。拘於羑里。百曰而欲令之死。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三

王

制禮作樂。所頒有規矩權衡準繩。不止于度量。止以二者爲言何也。蓋分寸丈尺引。以度長短。謂之五度。其形起于璽羨。而禮寓之矣。龠合升斗斛。以量多少。謂之五量。其聲中于黃鐘。而樂寓之矣。度量者。主乎禮樂而言也。六年者。蓋周公攝政之六年。成王之七年也。是年營洛邑。七年者。周公自成王二年之秋始攝政。至成王八年。則爲七年也。蓋武王初喪。周公時爲冢宰。旋遭流言之謗。遂出東征。而二公在朝行冢宰事。成王元年。周公居東之二年也。殷亂平。成王二年。周公居東之三年也。其秋有風雷之變。而成王迎周公以歸。仍以冢宰攝天

子事。成王喪畢。于常禮宜自親政矣。以年尚幼弱。故周公攝事如故。及制禮作樂之事。大備。管洛邑以朝諸侯。周公乃留治洛邑。是年冬。成王在洛。烝祭。八年之初。自洛歸于宗周。始自親政。是爲周公致政于成王之年也。踐天子位。陳註辨之甚明。其制禮攝政。孔鄭之說。各不同也。

### 成王以周公 節

武戡禍亂。文致太平。周公之勲勞。可謂大矣。成王以公能爲人臣所不能爲之功。宜用人臣所不得用之典。是以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而猶以爲未盡稱其勲勞也。乃命子魯公伯禽。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三

四

以魯君孟春所乘者大路。所載者弧韜。旂之旒十有二。而垂日月之章。用此以祀帝于郊。配以后稷。此皆天子之禮也。成王所以報周公者如此。

按王功曰勲。事功曰勞。皆主周公事。君言考之史記。封周公于曲阜者。武王也。但周公雖已受封。而不之國。武王崩。淮夷徐戎與武庚同叛。故周公東征。而遣伯禽就國。以遏徐戎。詩所謂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者。蓋言成王命伯禽代周公往侯于魯國爾。非謂其時始受封也。孟子曰。周公之封于魯也。地非不足而儉于百里。其後定制。諸侯之國方四百里。乃是周公制作禮樂時事。其制實未嘗行。此記所云地方七百里者。非其實。



也夫周公身為三公又為東伯是謂上公周公既沒伯禽乃是魯侯列侯之國方七百里非特成王不以封魯伯禽亦不敢受也魯頌所謂公車千乘公徒三萬不無溢美天子地方千里謂之萬乘若魯地方七百里半天子之畿何止有車千乘耶况周公受封在武王克商之後魯公就國亦在武王初喪之時今乃云成王以周公為有勲勞于天下然後封之于曲阜而有方七百里之地其安不辨自明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句說者謂周公既薨成王思報而有此命也意在尊崇周公而不知其非禮故夫子歎之曰周公其衰矣王介甫謂周公能為人臣所不能為之功故可用人臣所不能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三

五

用之禮樂程子以為不知人臣之道是也又謂賜受皆非議論其正蓋魯人借用天子禮樂爾周公上公故稱公魯侯爵而伯禽稱公亦記者之誇辭是以二字承上以天子之禮樂來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即天子所建太常旂也周官司常日月為常交龍為旂此言日月之章謂之載常可也乃謂載旂者常謂之旂猶公侯伯子男通謂之侯與

季夏六月

六節

此合下五節言魯禘如天子之制季夏周正巳月也魯禘以文王為所自出之帝而周公配之也以牲則用殷之白牡尊敬周公故用殷代之牲也止用時王之制者諸侯之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三

六

禮通用先王之禮者天子之事篇內用前代物可以類推以專用周之犧象夏之山黿而周之黃目也灌鬯酒之器則用周之以玉為鬯而以大圭為瓚柄也薦菹醢之器則用殷玉飾之豆雕飾之邊也獻酒之爵則用夏之以玉為琖又因其形而雕者也加獻之器則以周之璧散瑩角也犧牲之俎則用虞之梲夏之楨也此皆行禮之物與其器也其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如此樂之聲則升堂歌清廟之詩堂下管吹象武之曲樂之容則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褐而舞大夏不但此也昧乃東夷之樂任乃南蠻之樂而納此夷蠻之樂于太廟言廣大魯國禮樂之事于天下也其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樂如此當此之時禮樂交作夫婦躬親百職畢舉君則卷冕立阼階夫太則副褱立于房中君肉袒迎牲于門夫人薦豆籩卿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內外百官各盡其職或贊君也或贊夫人也百官廢職則服大刑而天下大服此詳祭時之冕服儀節正所謂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也不特此也丙則夏酌秋嘗冬烝外則春秋省而遂大蜡此皆天子之祭也此言時祭蜡祭得如天子之禮可見無一事不用天子之制無一制不兼歷代之規成王之報周公也何其至哉

按儀象周尊名山魯夏后氏尊名黃目周尊名周禮春夏之祭朝踐堂上薦血腥時用犧尊以盛醴齊堂上薦朝事竟尸入室饋食用象尊以盛盎齊皆君及夫人酌

以獻尸者天子追饗朝饗之祭再獻用山疊烝嘗用黃  
目今褒崇周公丁夏禘用之瓚形如槃容五升以大圭  
為柄是謂圭瓚周器也玉豆以玉飾豆簋邊屬以竹為  
之雕飾其柄故曰雕簋殷豆也琖夏爵名以玉飾之故  
曰玉琖仍因也因爵形而雕飾之也加加爵也夫人亞  
獻于尸夫人獻後賓乃獻皆所謂加也散爵皆周爵名  
以璧飾其口故皆曰璧夫人獻尸以角賓獻尸以散先  
言散後言爵便文也琖虞組名歲夏組名清廟周頌文  
王之詩并歌升樂工于廟之堂上而以瑟歌詩也象象  
武王之詩也謂堂下吹管匏竹以播象武之詩也堂  
上堂下有貴文賤武意蓋六冕皆周制故用以舞周樂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三

皮弁三王之服故用以舞夏樂且成王欲彰周公之武  
功故錫以武樂欲彰周公之文德故錫以夏樂蓋武莫  
盛于大武文莫盛于大夏也又冕而舞大武有止武意  
禘而舞大夏有守文意四夷之樂東方曰柝即昧南方  
曰任西方曰柝籥北方曰禁王者設鞀鞀氏掌四夷之  
樂示四夷一統也舉夷蠻則戎狄可知周公之德為蠻  
夷所歸故賜蠻夷于魯庭也廣魯于天下註兼禮樂一  
云只以用樂言緊承上亦有理各揚其職若司徒奉牛  
司馬奉羊之類各者不侵官也大刑重刑也天下大服  
謂敬服周公之德宜饗此也言春秋兼秋春秋報也  
言秋省兼春省耕省歛也視年之上下為蜡之豐嗇故

曰遂大蜡省非祭名但因祭而併言之耳

太廟天子明堂 節

此言魯廟及門如天子之制也周公太廟似天子明堂魯  
之庫門似天子皐門魯之雉門似天子應門制度高大如  
天子不必事業皆同也

按天子五門路應雉庫皐諸侯三門路庫雉詩經註解  
云王之郭門曰皐門王之正門曰應門庫門天子之朝  
門入庫門則至廟門外矣魯有庫雉路則諸侯三門與  
明堂位所言蓋魯用王禮門制同王門而名不同也

振木鐸于朝 節

此言魯施政如天子之制也天子將發號令必以木鐸警  
動衆聽而魯亦如之故曰天子之政也

按鐸以金則取乎義而所用多在乎武事周官鼓人以  
金鐸通鼓司馬振鐸是已以木則取乎仁而所用多在  
乎文周官小宰小司徒皆云正歲率其屬而振之以徇  
于市此皆天子之政也

山節藻梲 五節

此合下五節言魯廟飾如天子之制也廟飾不止此特舉  
其畧耳刻山于斗拱畫藻于短柱屋則重之故曰復廟簷  
則復之故曰重簷密石剝柱所以使之精澤窓戶相對所  
以使之明達及爵之玷刻于酒尊之外至重之圭措之高  
玷之上至于屏所以蔽內外也刻鏤而使其文理疏通魯

之廟飾有此九者皆天子家廟之飾也。

鸞車有虞氏之節

此言魯車制得兼前代如天子處。車有鸞和。曰鸞車者。有虞氏之路也。有曲輿曰鈞車者。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木路。尚質。殷之路也。乘路。玉路。尚文。周之路也。此兼四代之車制也。

按虞夏言車。殷周言路。各據時代所稱意者。殷周時始稱為路耳。自魯言之。故下皆曰路也。

有虞氏之旂

此言魯旂制得兼前代如天子處。車上有旂。交龍曰旂。有虞氏之旗也。綏以旄。牛尾注于杠首而垂之者也。虞質于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三

九

夏唯綏而已。至夏世漸文。乃有旂制。即交龍為旂也。則虞當言綏。夏當言旂。此錯誤也。大白大赤。各隨代之色。無所畫也。

夏后氏駱馬黑鬣

此言魯駕馬得兼前代如天子處。夏后氏尚黑。駱馬黑鬣。即視乘駟。殷尚白。頭黑而鬣白。即視乘翰。周尚赤。黃馬蒼鬣。即視乘駟。蓋馬以毛物為上。而鬣又毛之長者。故三代之馬以鬣言之。

夏后氏牲尚黑

此言魯牲尚得兼前代如天子處。夏后氏尚黑。殷白。牡。周辨剛此兼前代之牲尚也。

按辟言剛。則白亦剛。白言牡。則黑亦牡也。牡言其質。剛言其性。言二代如此。則夏后氏尚黑。亦用牡可知。故湯用玄牡。釋者以為未變夏禮也。

泰有虞氏之尊

此言魯用酒器得兼前代如天子處。尊以盛酒。瓦尊。有虞氏之尊也。畫為山雲之形。夏后氏之尊也。著無足而底著地。殷尊也。飾以犧則曰犧尊。飾以象則曰象尊。周尊也。此兼四代之尊制也。爵以行酒。夏后氏以琖。殷以斚。周以斚。此兼二代之爵制也。灌尊以盛鬯。夏后氏以雞夷。殷以畢。周以黃目。此兼用三代灌尊之制也。其注酒之勺。夏后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此兼三代之勺制也。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三

十

按泰司尊彝。謂太古之瓦尊。有虞氏尚陶。故泰用瓦。有反本復始之義。刻山曰山尊。刻雷曰罍尊。以山罍為尊。因謂之罍尊。亦猶以壺為尊。因謂之壺尊也。刻山取致養之義。著附著之著。下無所承。著地而已。殷質。故其尊從簡如此。犧象。周尚文。故其尊有飾如此。爵。並以爵為形。故並標其名于上。夏爵名琖。以玉飾之。故其字從玉。殷亦爵形。而畫為禾稼。琖稼也。周爵則爵之形。飾之以玉也。爵為爵之形。以承之。自周始。夏殷未承以爵。而亦通謂之爵。周以前止有爵之名。周以後又有爵之形也。琖以齊言。琖以鬯言。爵以酒言。知其然者。蓋齊亦或之醴酒。雞彝。畫雞形于其上。夷。法也。以其為餘尊之法。故

爾雅句兼酒與鬯言

土鼓蕢桴 二節

此言魯用樂器得兼前代如天子處土鼓蕢桴葦籥此伊耆之所獨拊搏節則虞夏商周之所同故總曰四代之樂也

按土鼓謂簞上為鼓蕢桴以上塊為桴正義則云蕢者草名與上鼓相對葦籥謂截葦為籥如笛三孔伊耆氏據郊特牲註堯也拊搏以草為之充之以糠形如小鼓拊擊謂柷敔皆所以節樂者此鄭註可從方氏之說陳註駁之矣

魯公之廟 節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三

土

此言魯世室如天子之制也周祖文王為文世室而魯以伯禽比之宗武王為武世室而魯以武公比之皆不毀之廟也

按諸侯廟制五世則遷此二廟象周文王武王之廟世室者不毀之名魯公伯禽也武公名敖獻公子伯禽之八世孫也魯以伯禽有文德世世不毀其廟象周之文世室以武公有武德其廟不毀象周之武世室成公六年立武宮公羊左氏並譏其不宜立此記因成王褒魯故連文美之非實辭也尤不可信者周公為魯太祖而開國實係魯公其廟不毀不可援文王為比若武公毀廟復立季氏為之也且季氏立已毀之廟者有二場公

之廟煬公以弟繼兄者也武公之廟武公舍長立弟者也二者皆季氏不臣之心春秋書立武宮立煬宮以罪季氏註不考其故乃曰世室不毀之廟夫昭穆通遷則毀武公之廟禮也毀而復立非禮也而比之于武之世室甚乖春秋之旨由是觀之則成王所以賜伯禽者未必如是之備如此篇所載亦有魯君因仍而倂用之者矣

米廩有虞氏之 節

此言魯立學制得兼四代如天子處魯之米廩是有虞氏之庠魯以虞庠為廩以藏祭盛有教孝之義序以習射有先後之次夏后氏之序也瞽宗瞽瞍之所宗主樂教者殷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三

主

學也類官半辟雍之制周學也此兼四代之學制也按瞽宗樂師古者有道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于此祭之此殷學名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類官類官周學名孟子言殷為庠周為序而此以夏后為庠虞為序者蓋以其養人于此則皆可謂之庠以其習射于此則皆可謂之序也

崇鼎貫鼎 節

此言魯寶器戎器得如天子處

父音甫

按崇貫封父皆國名文王伐崇遷其重器以分同姓大瑋夏后氏之瑋越亦國名瑋也封父堯左傳所謂封父之繁弱大弓也此邇亦名繁弱非以善中故名之與

凡此皆周官天府所藏大寶鎮寶之類大弓。武王之大弓也。

夏后氏之鼓足 節

此言魯有古樂之器得如天子處。夏后氏之鼓。鼓有四足也。殷楹鼓。以柱也。周縣鼓。懸于簣簣也。此上兼三代之鼓制也。垂之。和鐘。虞工官之鐘。其聲和也。叔之。離磬。元句氏作磬。別名叔。其聲離也。女媧之笙。簣。女媧氏作笙。簣。黃則笙中之金葉也。此兼前代之樂音也。

按楹以貫中。縣則在上。獨足爲在下。足不若楹之高。楹不若簣之垂。亦其後世之加隆爾。垂。堯之共工也。和鐘郊特牲曰。以鐘次以和居泰之也。垂所作調和之鐘。禮記記樂集訂卷之十三

次序其聲。離磬。樂記曰。石聲磬。磬以立辨。辨者離之音也。叔所作編離之磬。謂次序其聲。簣。簣以象物之生。簣則美在其中。古者造笙。以匏爲母。列管匏中。施簧管端。大者十九簧。小者十三簧。女媧三皇承宓犧者。笙中

夏后氏之龍簣 節

此言魯簣簣得兼三代之飾。如天子處。周官梓人爲簣簣。所以懸樂器也。夏后氏以龍形飾之。故曰龍簣。簣。殷之崇牙。刻木爲之。施于其上。以挂鐘磬。其崇如牙也。周之璧璫。簣上畫繒爲雲。載之以璧。下懸五采之羽。而挂于簣角焉。夏后氏有簣簣。而未有崇牙。商有崇牙。而未有璧璫。至周

然後三者兼備焉。此皆漸致其文也。簣。簣三代所同。飾則三代所異。簣兼有之。

有虞氏之兩敦 節

此言魯盛黍稷器制得兼三代。如天子處。敦之爲器。有蓋有首。及璉。璉。璉四者。皆盛黍稷之器。但時代漸遠。則古器之存者漸寡。此魯所有之數耳。

按兩敦。黍稷。四璉。黍稷。稻粱。六瑚。黍稷。稻粱。麥苴。八簋。黍稷。稻粱。白黍。黃粱。稭稊。

俎有虞氏以梲 節

此言魯盛犧牲俎制得兼四代。如天子處。梲。斷木爲四足而已。虞制也。虞之爲言。歷也。謂中足爲橫距之象。夏制也。禮記記樂集訂卷之十三

棋之言。枳棋也。謂曲橈之。殷制也。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似于堂房。周制也。

按梲有四足。如按虞氏。未有餘飾。虞足間有橫木焉。植立。橫爲巖也。棋者。既有橫木。又爲曲橈之形。棋枳之樹。其枝多曲橈。殷俎似之。周俎頭各有兩足。足下各別爲跗。足間橫者。似堂之壁。橫下二跗。似堂之東西頭。各有房。殷之橫距與夏同。而曲其足。與三代異。周之下跗。與三代異。而直其足。與虞夏同。其高下修廣無文。舊圖謂高二尺四寸。廣尺四寸。不可考。

夏后氏以楬豆 節

此言魯盛犧牲豆制得兼三代。如天子處。夏后氏以楬豆。

木質不飾也。殷玉豆以玉飾豆也。周獻豆，畫牛形也。

按：榻以木為柄，未有他飾。若蜡氏之榻而已。玉豆則于榻之上，又飾以玉也。獻豆，主祭祀之豆，言司尊彝所請犧尊義亦類此。一云：獻讀為姿，獻尊刻畫鳳羽，則此豆亦必刻畫鳳羽，故名。榻言其制，玉言其飾，犧言其用。

### 有虞氏服綬 節

此言魯蔽膝得用前代四章如天子處。韍者，祭服之蔽膝，即韠也。有虞氏質，但畫兩已相背之形，故謂之韍。以韋為之，無文飾也。夏則畫之以山，殷則增之以火，周人又加龍以為文章矣。

按：士韠韠無飾，惟此尊者飾多。夏后氏畫以山，取鎮重之義。殷人增以火，取文明之象。周人加以龍，取變化莫測之義。至龍則文成矣。于周特言章焉，章者，文之成也。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三

去

### 有虞氏祭首 節

此言魯祭用牲得兼四代如天子處。有虞氏祭首，尚用氣也。氣有陰陽之異，以陽為主。爾首者，氣之陽也。至于三代，則各祭其所勝。夏尚黑勝赤，故祭心。心于色為赤也。殷尚白勝青，故祭肝。肝于色為青也。周尚赤勝白，故祭肺。肺于色為白也。

按：凡宗廟賓客飲食，必以右手于脯醢豆間祭之，尚肺。周禮而已。有虞氏等各祭不同，時異則禮異也。周祭肺，非不祭肝也。以肺為主而已。由是推之，夏殷非不祭肺。

以心與肝為主而已。若五祀則尸先脾，中霤先心，門先肝，事異禮異，又當別論。

### 夏后氏尚明水 節

此言魯用酒得兼三代如天子處。夏后氏尚質，故用水。殷人稍文，故用醴。周人轉文，故用酒。

### 有虞氏官五十 節

此言魯設官制得兼四代如天子處。虞夏之世，風氣未開，防禮不必嚴也，故建官從簡。湯武之世，人文日著，法制漸備，故建官以繁。

按：周之六卿，其屬各六十，則周三百六十官也。此云三百者，亦以其大數而言。謂記時冬官亡者，非昏義曰：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士，蓋謂夏時也。以夏周推前後之差，有虞氏官宜六十。夏后氏宜百二十。殷宜百四十，不得如此記。魯百里之地，雖被成王褒崇，何得備四代之官歟？記者盛美于魯，因舉四代官本數言之，使魯雜存四代官職名號，非謂魯盡備其數也。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三

去

### 有虞氏之綬 節

此言魯喪葬之飾得兼前代如天子處。有虞氏之綬，送葬乘車所建旌旗之綬，注旄竿首也。夏后氏之綢，練夏綢，其杠以練為之。旒，殷又刻繒為崇牙之形，以飾旌旗之側。周尚文，更取他物飾之，不用牙也。

按崇牙璧鬋前文是施于懸樂之器。是飾簨簴。此施于旌及棺。是喪葬之飾。周禮大喪葬。中車執蓋。從車持旌。御僕持鬋。旌從遣車。鬋夾柩路左右前後。天子八鬋。皆戴璧垂羽。諸侯六鬋。皆戴圭。大夫四鬋。士二鬋。皆戴綬。喪禮旌旗之飾。亦有崇牙。棺槨之飾。亦有璧鬋與簨簴。同者。爲欲使勿之有惡爾。

#### 凡四代之服器官 節

此總結上文之意。記者既陳四代服器官于前。此結之于後。美大魯國也。虞夏殷周四代之服器官。周天子兼用之。魯皆得而兼用之。是故魯之禮非諸侯之禮。乃王禮也。天下傳說魯者久矣。其君臣未嘗相弑。犬分明矣。其禮樂之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三

七

中和。刑法之肅清。在上之政。在下之俗。未嘗相變。犬法立矣。天子以魯之國。乃有道之國。此所以爲天下之宗師。而禮樂之未明者。資魯所傳之禮樂。以考其章程。節奏焉。蓋魯爲周公之後。獨受殊報于成王。故也不然。均之諸侯耳。何獨世守王者之禮。而爲天下之望國哉。

按伊耆氏之樂。女媧氏之笙簧。非惟四代。據其多者言之。爾亦有但舉三代者。然四代服器官。每物之中。得用之。不謂事事盡用也。王禮。天子之禮也。天下相傳。只從傳說看云。傳世者非作記時。是周末唯魯獨存周禮。故以爲有道之國。左傳云。諸侯宗魯。于是觀禮。是天子資藉周禮樂也。大抵此篇多誣石林葉氏欲爲之說。

以爲成王伯禽無失禮。作明堂亦無失辭。雖曰隱惡。若不言之。爲愈也。

#### 喪服小記

按喪服者。儀禮正經之篇名。正經之後。有記。蓋以補經文之所未備。此篇所記。詳于喪服。又以補正經後記之所未備也。以其事瑣碎。故稱小記。儀禮喪服。子夏作傳。小記是解傳中之曲折也。

#### 男子冠而婦人 節

此言男女喪服首飾之別也。古時男子首有冠。婦人首有笄。其制已不同矣。故居喪。則男子免。婦人髻。其制亦不同也。或疑免髻。亦有古。故解之以其義。言于男子則免。婦人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三

八

則髻。不過以此分別男女而已。無復別義也。

按男子所以冒首者。謂之冠。婦人所以貫髮者。謂之笄。此言其吉。及凶而變焉。則男子去冠而免。婦人去笄而髻也。去冠以布繞之。謂之免。去笄以麻繞之。謂之髻。男子成服。則亦有冠。所謂厭冠也。婦人成服。則亦有笄。所謂惡笄也。斬衰則麻髻。齊衰則布髻。父喪成服。男以六升布爲冠。女則箭篠爲笄。喪母。男子七升布爲冠。女則榛木爲笄。今遭齊衰之喪。男人著免之時。婦人則髻也。去纚露紒曰髻。紒與髻同音吉。

#### 杖竹也 節

此儀禮喪服傳文。言居喪之杖制也。斬衰惡杖。而以竹爲



之取其圓以象天。父猶天也。又取其歷四時而不改。猶終身之痛也。齊衰之杖。削其本為方。而以桐木為之。取其方以象地。母猶地也。又哀戚之心。同于喪父也。

按苴惡貌。苴者黠也。至痛內結。斬斫即用。以不修治故。貌必蒼苴。削斲也。必斲削之。使上圓下方也。

### 祖父卒而后 節

此言適孫承重之服也。適孫喪父而為後者。為祖父。母皆當有三年之服。然必祖父卒而後。可為祖母服三年。若祖父在。則為祖母降期。不敢同于祖父。亦若父在而子為母期也。若庶孫。則祖父母皆期。

### 親親以三為五 節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三

此言五服隆殺之義也。親親之禮。上父下子。而己居其中。三也。然父之上有祖。子之下有孫。是以三為五也。祖之上。有曾高。二祖孫之下。有曾玄。二孫。是以五為九也。此五服之屬也。故制服之法。由父以上而漸殺之。則父斬衰三年。祖齊衰期。曾祖高祖則齊衰三月也。由子以下而漸殺之。則長子三年。庶子適孫期。庶孫大功。曾孫玄孫皆總麻也。由親兄弟而旁殺之。則同父期。同祖大功。同曾祖小功。同高祖總麻也。高祖外無服。故曰畢矣。

按由己身言之。上有父。下有子。宜言以一身三。而不言者。父子一體。無可分之義。故惟言以三為五。又不言以五為七者。蓋由祖以親。曾高二祖。由孫而親。曾玄孫。

其恩皆已疏略。故惟以五為九。畢矣。句。註。祗云高祖終無服。一云服制如此。則尊祖父于上。慈子孫于下。友兄弟于旁。而本宗之親盡矣。此收得完全。可從。

### 王者禘其祖之 節

此見禘為王者之大祭也。此章之首。疑脫禮不王不禘五字。蓋錯出于後也。始祖所自出無廟。但禘于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又立高曾祖禰四親廟。與始祖而五也。始祖居中為五。并高祖之父祖為七。或世子有廢疾不可立。而庶子立為王者。其禮制亦然。蓋世子不祭。今既為王。則亦得祭如適子所重。在王不在適庶也。

按王立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此言王者止。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三

立四廟。據月祭之親廟言之也。蓋遠廟為祧。有二祧。事皆乃止。既言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則祭及其二祧可知矣。此所以不言之也。此言王者世子不止廢疾。或世更衰亂。統序既絕。其子孫有特起者。若漢光武復有天下。既復七廟。則其曾祖禰當別立廟祀之。故曰庶子王亦如之也。宜知。

### 別子為祖 節

此宗法為諸侯之世子設。恐其後流派浸多。姓氏紛錯。易至淆亂。故于源頭處有大宗以統之。則人同知尊祖。分派處有小宗以統之。則人各知敬祖。此之謂尊祖禰也。別子有三。一是諸侯適子之弟。別于正適者。二是異姓公。

子來自他國別于本國不來者。三是庶姓之起于是邦爲卿大夫而別于不仕者皆稱別子。凡此別子于其後世自爲始祖別子之適長子孫世世繼別子之後爲其族人所宗此百世不遷之大宗也。若別子之庶子以其長子繼已爲小宗而同父兄弟宗之此謂繼禰者爲小宗也。有五世而遷之宗謂其繼高祖者也。四世之時尙事高祖五世則于高祖之父無服是祖遷于上也。四世之時猶宗三從族人至五世則不復宗四從族人矣。是宗易于下也。若百世不遷之大宗則祖未嘗遷宗未嘗易也。宗者先祖之正體唯其尊祖是以敬宗蓋敬繼別之大宗所以尊祖敬繼禰之小宗所以尊禰又以見敬宗者之爲尊祖禰也末句又發敬宗之義。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三

三

按小宗凡四繼禰繼祖繼曾祖繼高祖是也。族人一身而事四宗此獨云繼禰者據初而言初皆繼禰爲始也。自高祖至玄孫之子凡五世此子于父之高祖無服不可統其父同高祖之兄弟而爲宗必遷易使各宗其近者故有五世而遷之宗謂其繼高祖者也。祖在上曰遷遷有升之之意宗在下曰易易者去之之意上但言尊祖不言禰舉尊以見卑祖兼高曾二祖言。

庶子不祭祖 二節

此言庶子之禮以明重宗之義也。此據適士立二廟祭祖及禰者言兄弟二人一適一庶而俱爲適士其適子之爲

適士者因祭祖及禰矣其庶子止得立禰廟不得立祖廟而祭祖者明其宗在適不在庶也庶子不得爲長子服斬衰三年者以己非繼祖繼禰之宗其長子亦非正統故輕之也。

庶子不祭禰者 節

此庶子不祭禰之義也庶子不得立禰廟故不得祭禰所以然者明主祭在宗子廟必在宗子之家庶子雖貴止得供其牲物而宗子主其禮也。

按上文言庶子不祭祖是猶得立禰廟以其爲適士也此言不祭禰以此庶子非適士或未仕故不得立廟以祭禰也。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三

三

親親尊尊 節

此言服制所寓之義關人道之大也。有親親者有尊尊者有長長者有別男女者服制之中有此數義人道之大盡于此矣。

按此論服之所以隆殺此一條舊本與上殺下殺旁殺而親卑之文不相屬其實當相屬故鄭註以爲苦服。

禮不王不禘

禘王者之大祭報本反始之隆者諸侯不得行之故云不禘

父爲士 二節

此言諸侯大夫士之祭其別如此祭用生者之禮盡子道

各隨其尊卑至于尸服則或從死者或從生者皆用其卑何也蓋以天子諸侯之禮祭其父之為士者其禮伸故以尸服死者之服為禮之正以士之禮祭其父之為天子諸侯者其禮屈故尸服生者之服為禮之變禮有曲而殺者此類是也

按上云尸從死者之服下云尸從生者之服自不相合皆漢儒傳誤之言若然則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是謂皆禮何得謂之違孝乎

妾為君之長子 節

此重正統之義也女君為長子斬衰三年妾亦同服三年以正統故重也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三

除喪者先重者 節

此除喪易服之別也男服重首而輕要女服重要而輕首重者有除無變故小祥除喪則男子除首經婦人除要經先除重者哀宜漸殺也其先遭重喪後遭輕喪而變易其服者則男子易要經婦人易首經但易輕者服宜從重也按古斬衰未卒哭則後喪不能變但服其服以哭之而反初服

大傳

此記祖示人親之大義人本乎祖不尊祖不敬宗不成人道故開口便從尊祖說起豈非所謂傳之夫者哉

禮不主不禘 三節

此明禘禮之大也首句作冒王者禘其二句言禘祭追遠之義專行於天子二節一言諸侯得專行禘祭而及之遠一言大夫士得請行禘祭而及之近總見諸侯大夫士惟得行禘祭而非若天子行禘祭也正明禮不王不禘之意夫祭莫重于禘爵莫尊于王惟其分之至尊故得行乎祭之至大者非諸侯以下所得而僭也其禮何如蓋王者既立太廟以祀其始祖矣又以為未盡其意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始祖降居旁位配食是其報本反始之心上及于無窮所以為祭之大也降而諸侯不敢禘但得升四廟及祫廟之主祫於太祖之廟而已降而大夫士又不敢祫有祫祭大事必省問于君而君賜之乃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三

哉

按禘代始祖報祖以伸仁孝誠敬之念於始祖其仁孝誠敬所以無窮外此而有國之仁孝有家之仁孝便不能為祖盡心至此所以有限且禘意最遠長如人與祖考身心未嘗遼絕固易感格至祭其始祖已濶遠矣今又推始祖之所自出祀之苟非察理之精微誠意之極至安能與於此諸侯五廟太祖百世不遷其餘二昭二穆每一易世而一遷大夫三廟士二廟一廟不及高祖註以大事為禘祭省於君為請於君夫三廟乃分定酌若可于請而及高祖又何限為之制乎且於文義亦覺

牽強鄭註。大事。寇戎之事也。省善也。善於其君。謂免於大難也。于。空也。空。禘。謂無廟。祫祭之於壇。壇。似爲近之。

### 牧之野武王之節

此節言武王追王之禮。亦見不王不禘之意。只重追王意。柴於上帝三句。雖是告武功之成。然只要由廟祭以起。下追王也。末句乃推武王追王之本意。尊卑之分。只重不忍之心。上看。若只以尊卑之體。統言。便非聖人用心處。

牧野之舉。乃武王順天應人之大事也。既畢大事而退。則爲天下王矣。故行王者之禮。柴於上帝。告乎天也。祈乎社。告乎地也。設奠於牧室。告乎行主也。既告而還周京。遂率天下諸侯。執豆蓬。遂奔走於祖廟。而追加先公以天子之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三。

號焉。肇基王迹者。豈父也。追王之曰太王。其勤王家者。季歷也。追王之曰王季。三分有二者。昌也。追王之曰文王。所以必追王者。蓋以祖考爲諸侯。其分雖尊。而其號則卑。子孫爲王。其分雖卑。而其號則尊。武王豈忍祖考以其卑號而臨之在上哉。此追王之禮。所以不可已也。正武王達孝盡人道處。

按邑外曰郊。郊外曰牧。牧外曰野。書言王朝至于殷郊。牧野。此又言牧之野。則武王之事。乃在於殷邑之外。而已。柴者。升其氣。祈者。求以事。奠者。薦以物。設奠於牧野之館。以告行主先祖也。前之出師。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告其伐也。此徧舉羣祀。告其成也。率諸侯三。

句。祀于周廟。恐其後也。執豆蓬。以見四時之和氣。蓬。奔走。以見四表之歡心。不以卑臨尊者。小記所謂父爲子。子爲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之意也。然此亦出於後儒之說。非追王之本意。蓋太王王季文王乃武王之祖父。其尊孰大。于是曷爲待追王而後尊哉。上祀先公。獨忍其以卑臨尊乎。一云。祖廟爲侯。子孫爲王。則是以卑臨尊也。故追王之者。不敢以子孫之卑。而臨祖廟之尊。故曰不以卑臨尊也。卽稱天以諡之意。亦有理。

### ○上治祖禰尊尊節

此言先王治親之禮。通乎天下也。大旨帝王之家。多以恩掩義。恩太勝。則人道混。故必有禮義之別。而人道始盡。謂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三。

于品節裁制之道。極盡無餘。彼人之一身。上有祖禰而理正之。尊尊之道也。下有子孫而理正之。親親之道也。族屬有昆弟而理正之。致睦友之道也。治之何如。必合會族人以飲食之禮。隨世次遠近。爲會之疎數。所以聯其情。不使之渙。卽於此時次序族人以昭穆之位。因分之尊卑。爲位之左右。所以辨其等。不使之淆。則上治下治旁治之道。皆節之以禮。正之以義。而有禮義之別矣。夫人之大倫。不外祖禰子孫昆弟三等。人今皆以禮義治之。則恩之隆殺得其宜。屬之親疎得其序。而尊親睦友之道。已竭盡而無餘憾。故曰人道竭矣。此人道之不可不治也。

按上治下治旁治只說治三等人道理尊尊親親就在治字上見旁治蓋睦友之道而不言皆文之略也治親在食禮上見得合族二句串看別以禮義即在合族二句見出但不可以二句板對相趕說之可也一云合族二句止屬旁治昆弟言蓋祖禰不可言合食也有理

○聖人南面而聽 節

此承上人道竭矣而言聖人之治天下亦急于治親也一曰五句五事之目五者一得二段言五事得失關於民命正見治先五者之故末二句乃於五者之中獨揭治親之爲要也

聖王南面而聽天下非不欲人人而安之然所且先者五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三

主

而民事不與焉急先務也五事以人道爲重故治親居首卽上章所云上治下治旁治而人道竭者也由親以及功臣故報功次之登庸封建皆是也由已用以及未用故舉賢次之欲正君而善俗也由德以及才故使能次之欲修政而立事也然此四者或溺於私則愛而不知其惡故以存愛終焉能行五者於天下而皆得焉則倫理明而士心勸賢才輔而公道行民各得所而無不足不贍者矣如五事之內有一紕謬則敝政煩興民不自保欲其正命而死得乎五者之得失係於天下如此民亦何嘗不與也哉此聖人治天下於五者之中人道爲始焉蓋閭閻萬化之原孝弟行仁之本必上治下治旁治而人道竭則篤近及遠

由親逮疎報功舉賢等自次第舉而足贍之大化成矣不然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矣其何以治天下乎

按聖人南面嚮明而治也聽天下謂天下事悉接乎耳目也或言聽朝則聽該視若言視朝則視該聽也且先謂且當以此爲先而後又有事也民謂治民之事如勞來勸率賙給之類民不與焉要幹旋得好下言民無不足無不贍何嘗不與民事只言聖人先此五者若無意治民而民自治所謂不與也存愛註謂卽上四者加察意夫親愛而辟豈成親愛且上明說先者五加察四者則止是四矣一云先世嘗有功德于民民思慕而不忘謂之愛與滅繼絕所以存愛也如此則與報功似複一云存愛謂仁民凡天下之民不問賢愚能否皆存愛之心論語所謂汎愛衆也如此又與民不與悖孔疏云察於民下側陋之中者若有雖非賢能而有仁愛之心亦賞異之亦自理長無不足謂良財民力兩無匱欠贍則又有餘饒能賙人急也于贍足言皆得于不得死言一物蓋數事維之而不足一事壞之而有餘也聽天下方是爲治治天下則治功之成也民無不足無不贍便是治天下先字始字相應鄭註人道卽謂此五事亦好不如陳註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三

主

立權度量 二節

此承上章言聖王治天下所以必自人道始意二節勿平

看將可變革者以形不可變革者雖重不可變遷而可變亦不可輕時王之制作乃氣數之適然不得不與民處時天地之常經人心之本然不得不與民守道全要勘破兩個得字

夫聖王必自人道始者以人道不可變焉耳如立之以示民信考之以使民同改之以授民時易之以示民禮異之殊之別之以使民用此皆制度之末所得與民變革以新其耳目定其心志者也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故子孝于父親親也臣忠于君尊尊也幼順于長長長也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男女有別也此人道之大倫雖聖人在位孰得與民變革哉此聖人所以必自人道始也上易服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一三

色以色言下別衣服以制言。按權謂五權銖兩斤鈞石稱物之重輕者度謂五度分寸尺丈引度物之長短者量謂五量龠合升度斛量物之多少者文章典籍也立考是自我立之考之含有創造意正者年之始改正周子殷丑夏寅也朔者月之初改朔周夜半殷雞鳴夏平旦也服之色隨所尚而異如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之類徽號謂旌旗徽識之名號如夏之大麾殷之大白周之大赤之類器謂禮樂等器如楊豆房俎之類械謂軍旅等械如戎路革路之類衣服各有章采如周吉服九章虞以十二章改易殊異別皆是革前代之故蓋聖人立法因民而已民之所安聖

人不強去民之所厭聖人不強存通其變使民不倦其有做法哉親親四句一云因孝親尊君遂謂親親仁也尊尊長義也男女有別禮也知者知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所以不得而變革細玩此似屬泛論須根上章治親來治親之目有四總言之均謂之親分言之則親親者在下子孫之親尊尊者在上父祖之親長長者在旁昆弟之親男女有別者在內夫婦之親如此說前後人道方貼合可從

### 同姓從宗 二節

此承上男女有別而言所以別之之道下節因言名之當慎也

###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三

三

夫族屬無統則離散陵犯之事生故父族與已同姓則從大宗小宗而以燕飲合聚其親屬于宗子之家使昭為一行穆為一行庶無離犯之失矣他姓之女來嫁已族者男女無別則淫亂賊逆之禍起故尊者為母卑者為婦繫其夫之尊卑而主名以治昏姻交際會合之事則男女以名分而別庶無淫逆之失矣故其夫為伯叔父則其妻謂之伯叔母其夫為從子則其妻謂之婦此于昭穆為宜如謂弟妻為婦則是兄嫂亦可謂母矣而可乎言不可也夫母婦之名得之則昭穆明失之則上下亂是人治之大者也可不慎乎慎即母婦各得其名也

按主名主以諸婦諸母之名也治正也其妻四句此正

所主之名也。承主名治際會而言。道猶行列也。謂弟妻為婦。嫂為母。則名不正矣。原不重在弟婦上。只舉一甚者以例其餘耳。言昭穆不可紊也。可不慎乎。慎有明微之意。從名分。慎到稱謂上去舊說。弟妻可婦。嫂不可母。亦有理。詳在註疏。

四世而總 二節

此以周道論同姓不可為昏之禮也。同高祖之兄弟總麻服盡于此矣。同高祖之父者相為袒免。不襲不冠。以變其吉爾。無服也。同高祖之祖者并袒免。亦無是無親屬之名也。夫五世以後別為氏族。而別異于上世。則從兄弟。各自為宗。而恩盡于族人。今雖周世。亦若族人之通昏可乎。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三 圭

問之詞也。記者又自答言。周禮大宗百世不遷。庶姓雖別。而有正姓世繫以聯繫之。不可分別。又連綴族人以飲食之禮。不使殊異。故雖百世之遠。無通昏之事。此周道所以為至也。

按四世三從之親。以其疏而不足于哀。致其思而已。故服但為之總焉。五世去冠括髮而已。無正服也。六世雖不變吉可也。始祖為正姓。高祖為庶姓。故魯姬姓而三家各自為氏。春秋諸國皆然。上祖以上也。高祖以下有小宗。各分庶姓以辨其支派。外祖以上有大宗。同一正姓。以會其本原之同。繫之弗別。若今宗室屬籍也。姬氏姜氏之類。是猶同姓也。綴食弗殊。燕食會合。是

猶親屬也。百世不通。況六世乎。蓋恩出于情。有時而可絕。義出于禮。無時而可廢。故六世而親屬竭者。恩之可絕也。百世而昏姻不通者。義之不可廢也。然恩之有絕。其來尚矣。而義之不廢。特始于周。故舜娶堯而君子不以為非禮。昭公娶于吳而君子以為不知禮。以其時之文質不同故也。

服術有六 一節

此言先王制服之道有六。承上章親親尊尊長長而言也。上節言服之術有六者之異。下節言從中亦有六者之異。術猶道也。謂古先王制服之道。其一親親之服。承上文人道之親親。下治子孫者而言。最親者服最重。以漸而疎。則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三 圭

漸輕。其二尊尊之服。承上文人道之尊尊。上治祖禰者而言。最尊者服最重。以漸而卑。則漸輕。其三有尊卑。則服因之。其四出者輕。入者重。承上文人道之男女有別。別之以禮義者而言。其五長者重。幼者輕。承上文人道之長長。旁治昆弟者而言。以上喪服之五術。本乎人道之四親。皆為親之服也。其六從服。謂非己之正服。從于人而服也。故殷五術之後。從服見下節。

按術者。人人由其中而不能外。能制縛得人心定。故曰術。親親以恩。尊尊以義。下四句兼乎恩義。不過恩義二者。流行節制其間。勿太泥註。尊尊。謂尊而親者。舉重而言。但言但言尊而親在其中。親親。謂親而卑者。舉輕而言。但



言親而不顯其卑也。註疏以尊尊爲君服則失此篇專言治親制服之正意。

從服有六 節

此言從服之中別有六種屬從以恩制也。從從以義制也。從有而無從重而輕有所嫌而屈從無而有從輕而重無所嫌而伸此非于從服獨悉也。從服之類多故枚舉以明之耳。

從服者從人而爲之輕重也。所從之人本我一脉故從而服其黨屬從也。人與我無親特以義起而從徒從也。義可掩恩本宜有服而情有所厭遂從有服之親而無服者恩可掩義本無服而親睦之私情或可自盡而無妨者有義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三

重于恩因從重服之親而已服反輕者有恩重于義因從輕服之親而已服反重者從服之六皆稱情與分而爲之宜會注意體貼但不可全用耳。

自仁率親 節

此爲人但知仁愛其親而不知義尊其祖者發意要人尊祖如親親也。全重祖上以人本乎祖反本之論也。

夫子孫若用恩愛依循親級而上之至于祖則親重而祖輕名曰輕子孫若用敬義依循祖分而下之至于祖則親輕而祖重名曰重。夫仁之於祖爲輕者非殺于祖也。分漸隔情漸疎理所宜輕也。用愛之義則然義之於祖爲重者非降于祖也。情雖遠分愈尊理所宜重也。用敬之義則然

宜輕而輕宜重而重是義也豈以私意低昂于其間哉。

按自月也率循也率字與至字相呼應不可讀斷仁以恩愛言義以敬畏言與下處物之義兼仁義說者不同。因親以推祖則以階而升逆推而上故曰等而上之。由祖以及祖則卽世以降順序而下故曰順而下之。由曾而高恩愛漸疎故曰輕曰曾曰高分義漸崇故曰重。一輕一重頂上輕重字來。上六句只虛說輕重之名其義句正輕重之所以然處。一云以輕屬祖以重屬禰者非若論服制高祖之輕齊衰三月禰之重斬衰三年此節以義理言不以服制言。

君有合族 節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三

此言族人尊君之義亦前尊尊之意也。君有合族句輕全重族人二句不敢戚君就指合族時說。位字屬下邊說。申不敢句之故。

夫君於族人恩可下施故以父兄子弟之親而合聚族人以燕飲之禮因服屬之親疎爲合食之疏數然族人不得以父兄子弟之親而上親于君何哉以其限于位與君隔絕故也是君雖以仁而睦族下必守義以尊君此所以分明而恩亦可永久也。

庶子不祭 節

此言庶子之禮以明重宗之意也。庶子衆子也此衆子非大宗則不得祭別子之爲祖者非小宗則不得祭其四小

宗所主之祖禰也明其宗者明大宗小宗各有在也不特不祭已也庶子不得為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此帶言觀其以不繼祖而不服則不祭祖之義可識矣

按小記云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又云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專指繼祖繼禰之小宗而言也此但言庶子不祭則皆不得祭也此兼大宗及四小宗而言也俱指士禮言

別子為祖 節

此因上文而明卿大夫之宗法也則遷者也截上是立宗之法因乎祖下是敬宗之義因乎祖繼別句言大宗所由立繼禰句言小宗所由立有百世句謂大宗也有五世句

禮記說義纂言卷之十三 謂小宗也蓋立宗大意在繼繼統族非專為主祭

彼宗法不立則人無所宗族將散而無統且以卿大夫宗法言之別子有三見喪服小記以後世視之則為始祖繼別為宗者別子之後世世以適長子繼別子為族人所宗則為大宗繼禰者為小宗謂別子之庶子為禰其長子繼此禰為同父兄弟所宗則為小宗惟宗有大小之殊則世有遠近之別是故宗之立也有百世不遷者有五世則遷者曷為百世不遷者即別子之後也別子乃百世不易之始祖而宗其繼別子者乃與此始祖而百世不遷者也蓋祖不遷則宗不易矣曷為五世則遷者即高祖之後也高祖乃五世則遷之祖而宗其繼高祖者乃與此高祖而五

世則遷者也蓋祖遷于上則宗易于下矣夫立宗之法一視其祖如此則立宗之義可識矣尊始祖故敬大宗而使百世宗之尊高祖故敬小宗而使五世宗之此以法敬其宗者也而敬宗之義不在于尊祖乎蓋大宗為始祖之脉無所宗則始祖之支體解散矣故立法敬大宗者尊始祖也小宗為高祖之統無所宗則高祖之枝幹不屬矣故立法敬小宗者尊高祖也是皆于義不得不然者也故觀立宗之法而適庶明矣觀立宗之義而正嫡重矣宗法所係之重如此

按宗其繼別子者世世繼別子為卿大夫百世不遷者也之所自出四字衍文也大宗則一故雖至于五世之外族人猶為齊衰三月此所謂百世不遷者也小宗則有四者繼禰而兄弟宗之為之服期年有繼祖而罔堂宗之為之服九月有繼曾祖而再從宗之為之服五月

有繼高祖者而三從宗之為之服三月至於四從親屬盡絕則不為之服此所謂五世則遷者也遷謂遷易其宗非遷廟也蓋大宗始祖之親始祖之廟以義立而百世不毀小宗高祖之統高祖之廟以恩立而五世則遷以其廟有遷不遷之不同故其宗有易不易之不齊也兩宗其宗字指族人宗之而言餘俱指為宗之人說尊祖在廟上見敬宗在服上見立大宗小宗而族人為其統屬便是敬了此卿大夫之制公子具見下文

有小宗而無大 二節

此言公子之宗法也。首節言公子之宗法以權宜而設有此三等。下節申有大宗而無小宗之實舉一以例其餘。重公子者防奪嫡亂支之事故立宗法以正名辨分爲國本計也。

彼國君之衆公子有過者有庶者有止于一人者其立宗之法何如是故嫡長之公子固已繼國君爲之君矣此君之于昆弟也或無嫡而有庶則使庶者一人領公子禮如小宗是謂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或有嫡而有庶則立嫡者一人以領公子而庶者不必立是謂有大宗而無小宗者若公子止一人無他公子可爲宗是無宗也則亦無他公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三

三

子宗子已是亦莫之宗也此等爲誰人公于是也蓋餘公子皆爲君之昆弟上不敗宗君下不得爲後世之宗當此之時立權宜之法以統之重尊不得以奪嫡上然所謂有大宗而無小宗者其實何如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謂公子之嫡兄弟爲君者念此公子非爲大夫卽爲士也然而有嫡有庶焉爲庶兄弟之爲士爲大夫者立嫡兄弟之爲士爲大夫者爲宗使此庶者宗之則嫡有以統乎庶而旁不得以干乎正便是公子之宗道矣奚待三世五世大宗小宗而後謂之宗道也哉

按前所論宗法是通言卿大夫大小宗之制此則專言國君之子宗之大小以嫡庶言此宗乃一時統領之事

以祭祀爲主宗於此而祭祀也非如上節繼祖禰之宗也三個有字與上者字相應公子方一世不得不立此法傳至後世則繼世之嫡皆爲大宗而此小宗大宗皆爲祖矣有小宗寧缺大宗不以庶爲大宗嫌於僭也立嫡爲大宗不必更立小宗嫌于分也無宗亦莫宗嫌于無名也次節要剔出宗道二字蓋公子初出無子孫宗法未立也而卽於其統領昆弟之宗見之則已有宗道公子之公及士大夫上皆未言故于此詳之不言小宗者可互見也不言無宗既莫之宗則無復宗道可言矣

絕服無移服 節

此釋六世無服之義也三從兄弟同高祖猶服總麻四從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三

三

則親屬盡絕無延及之服矣蓋服之相爲以有親今親屬既絕其不爲服理或然也

○自仁率祖 節

此言親親所必致之理也專重人道上惟其爲人道所以其道在親親正應前節必自人道始意

自仁率親而上至於祖則始乎親親焉自義率祖而下至於禰則終乎親親焉人道始終乎親親也惟親親則上推親之所自出而尊祖矣惟尊祖則下推祖之所由繼而敬宗矣惟敬宗故各親其同宗之人而收族矣惟收族故報本反始而宗廟之禮嚴矣既嚴宗廟則與宗廟相爲存亡者社稷也可不重乎既重社稷則相與守社稷者百姓也

可不愛乎。既愛百姓，則刑罰不濫而中。刑罰既中，則民有所措手足而安。民既安，則各樂其業，而食貨所資上下俱足矣。財用既足，則人君裁成輔相，制禮作樂，平日有許多志願而未可輕議者，今皆可為而百志成，百志成則移風易俗而禮俗刑，禮俗刑則協氣嘉生，薰為太和矣。豈不可樂乎。自親親至愛百姓，通是工夫，此可以見君德之光顯。自刑罰中至禮俗刑，通是效驗，此可見人心之奉承禮俗。刑然後樂，則君之樂乃為民而樂，自不為人所厭戮。免故引詩周頌清廟之篇以明之。夫治道不外於親親之推如此。此聖人治天下必自人道始也。

按仁始於親親，義終於親親，故曰仁道親親，宗者祖之。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三

正胤繫始祖之統於大宗，繫高祖之統於小宗。敬宗如服其本服，事以常禮，正明此體統也。族指九族，收族有工夫。註解尚略收族，如窮困不知學者，收而教養之也。合食亦在內。族人散亂，骨肉乖離，故祭享不嚴肅。宗廟嚴如有事於宗廟，子孫兄弟咸在而不失其倫。祭極辨也。社稷危則宗廟墟，重社稷有計安社稷，不使變置意。非徒修祈報也。註說百指百官異姓之臣族指族姓同姓之臣皆計安社稷者，愛謂待之誠而養之厚也。百官族姓皆明刑勅法者，愛則無淫刑濫罰故也。中則為善者，榮為惡者辱，故安安故農耒相濟出貢納財上下財用俱足故百志成。凡為必先志人君百凡制作有許多。

大志願在，而無財以行禮，則志徒虛抱，終不能成。惟足故成，所謂上無之用，百事乃遂也。就君志說，方冠冕如註只指民說，謂非心邪念不作，覺太拘矣。禮俗刑註云成也，言人皆降仁義之道以厚親而相習成風也。一云刑作儀刑之刑，言可為後世法也。亦通樂本君心來，蓋親親君心之樂，人亦各親其親，至于樂則生生則惡可已，而手舞足蹈于不自知，仁愛義敬之心，渾融于吾親方是真樂。宜從親親上會悟，詩云不顯顯也，不承承也，無厭數于人，即在顯承上見。此詩本為文王作，此之謂正由親親以成大化之謂，要與親親有情上能昭親親之德，以顯示其下，下能承親親之教，以承順其上，無數於人斯者，久於其道而化成也。始乎親親，終乎仁民，孰謂民不與也哉。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三

甲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四

陝西涇陽楊梧鳳閣

兄 楠龍棟

姪昌齡三開

紹齡七來

男延齡九如

孫 惺慧益較

少儀

按少猶小也。非幼少之少。以其記相見及薦羞之小威儀。故稱少儀。而次於大傳之後。大樂曲禮之類。亦先小學。而後大學之意也。聖人之道無大小。此為小。孰為大。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四

少有副義。如太師之有少師。少者所以副其大儀者。所以副其理。

聞始見君子 二節

此篇以謙道教人。故記者首先自謙。言我嘗聞之于人。如下所云也。君子有德有位之稱。夫不曰願而曰固。願。不曰見而曰聞。名。不曰主人而曰將命者。皆委曲以致其敬也。若直斥指人。則為不敬矣。敵者以下。不必若是委婉也。贊句帶言。

按再辭曰固。聞名已名也。階。註訓升進之喻。此句記者戒之之詞。一曰階。猶階梯之階。主猶觀近臣以其所為主之主。謂恐不得將命者道達為之階主爾。通作見者。

之辭。宜知。

君將適他

節

此詳吉禮送遺之詞也。君有朝會之事。而將適他。臣如致金玉貨貝于君。其詞則曰致馬資于有司。不敢直言君。敬也。敵者曰贈從者。不敢直言主人。此吉禮之謙辭。

按馬資。謂資給道路車馬之費。尊者之行。必有馬資。如權秣之資。下藻云。凡于尊者有獻而弗敢以聞。是也。自大夫以上。然後不徒行。故敵者曰贈從者而已。

賻者既致命

節

此賻者授受之儀也。凡授受以親為禮。惟來賻使者既致其主之命。即跪而安置其物于地。而不親授主人之殯者。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四

即舉而取之。而主人無親受也。喪異于吉故也。

受立授立不坐 節

此泛言受授之禮也。凡賓主授受必跪。禮也。惟夫受人之物而授者立。以物授人而受者立。則又以不跪為禮。蓋恐煩其俯故。委曲以致敬。宜爾也。若性之直而徑行。則亦不顧其立而跪者。夫不跪近簡。而禮反以曲而中。跪近于恭。而禮反以直而乖。君子于此。可以觀禮矣。委曲者。抑禮以伸人直情者。屈人以從禮。謂跪得禮之意也。不可把直者說不好了。還是直道處。

○不疑在躬

節

此言君子持己之道。首一句行之大者。謂一言一行。皆先

王之法言法行。不令心有可疑。一云言行皆光明正大。不使人有可疑。不如註不度以下。是行之小者。

汜埽曰埽

節

此記埽之禮也。大賓來。內外俱埽曰埽。小賓來。止埽席前。變埽言併者。併重于埽也。惟重故不以鬚執箕而併。則以箕舌向己。臂前不可持向尊者。戒不敬也。此埽之法也。

不貳問

節

此卜筮之禮也。不貳問。謂謀之龜筮事雖正而兆不吉。當致其誠一之心。不可再問以瀆神。卽易所謂初筮告再三瀆也。下問卜筮者。當審其宜不敢干其私也。

尊長於己踰等

三節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四

三

此待尊長之禮也。尊長於己踰等。則祖父之行矣。不敢問年嫌若序齒也。燕見不將命。嫌若賓主也。遇于道。見則面見。不見則隱避。不欲煩動也。不請所往。恐卑褻也。若弔喪。則俟尊長朝夕哭之事。而往不敢獨弔。嫌與尊長抗禮也。侍坐于尊長。不使之鼓琴瑟。則不得擅執而鼓之。不得無故而畫地。及弄手以爲容。揮翼以取涼。皆戒不敬也。若當尊長寢臥之時。而傳命。必跪而言。不得直立以臨之。敬也。古者席地而坐。于畫地甚便。

侍射則約矢

三節

此言早者侍射。投于尊長。始終盡敬之禮也。首二節此致謙于射投之時。有不敢抗意。三節致謙于射投之後。有不

敢驕意。約矢。擁矢。洗請。非禮之在也。而爲之。有與擢馬。乃禮之正也。而不爲。自始至終。皆委曲以全敬也。

按約矢。總取之也。卑幼勝不敢逕酌。當前洗爵而請行。觴雖不費酌。酒置豐之禮。而先洗以請。則於卑幼之分。稱矣。客亦如之。帶說不重。不角不擢馬。總不敢循常禮。處觀德之讓。比他讓又雍容謙遜一分。要見他讓中有君子之道。

執君之乘車

節

此僕御君車之儀也。執君之乘車作頭。下五者皆敬君也。然其敘五事處。不論先後之序。須善會之。

執君之乘車。執君乘車之轡也。凡御必立。今君猶未燕。而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四

四

僕先在車上。不敢依常而立。故跪以示不安也。一云君未升車。故得坐以舒其敬。不如前說。凡帶劔必左。以便右抽。惟僕者右帶劔。蓋君在左。嫌妨君也。良綬。君升車之正綬也。故負之於背後。而申之于面前。仍拖諸車之轡上。以待君升。是君未就車時。散綬升。是僕初升時。不敢用君綬也。其後君出就車。僕者執轡以防馬逸。然後步也。

按轡。車前欄也。亦名爲式。拖猶擲也。亦引也。拖諸轡。重君綬也。步。卽驅之五步之步。行也。綬制以索爲環。兩頭相屬。

○請見不請退

二節

此記君子進退之節也。君子於尊長。請其見。而不請其退。

嫌有厭敷之心也。抑思夫凡退之名。各有其義。朝廷退。寵榮之地。道合故畱。不可競進也。燕游曰歸。逸樂之地。有節而止。不可忘返也。師役曰罷。軍旅之事。一怒安民。不可持久也。此請退之意。非所施于見長之時也。然待坐于君子。亦有當請退者。如君子志倦則欠。體疲則伸。運笏示欲指而起。還履示欲著而起。澤劍首玩弄之而生光澤。意不在講論也。問口之早莫。示欲宴息也。恐妨君子就安。雖請退亦可也。豈得拘請見不請退之正也哉。

○事君者量而后入 節

此言君子之仕。重始進也。量不特量君。連自家作為也要量。大凡始合。本有不相投相信者。所難者在後面。量者量禮記說義集訂卷之十四

此君能用得我的道理否。我能把此道加得他身上。做得到底否。如屈原賈生。知己而不知彼。所謂不能量者也。不入而后量。反言以致戒耳。與上句只是一事。乞假二句。言微者且然。況事君大事。而可不量乎。事君者本仕之先。君臣之分未定。而去就猶在我也。先度其量之可事。然後入而事之。則道可行而身不辱。若既入而後量。將輕進之悔。即在入之時矣。凡乞假于人。為人從事者。且然。況事君乎。惟謹始故能善終。君以得臣為慶。而不怨其臣。臣以得君為幸。而不獲罪於君矣。此全始全終之道也。

按乞假當量其人之必與為人從事。當量其事之必濟。

註疏亦然下一然字。猶如此。唯指事君。不結乞假等。若知人善任。夫何怨。臣無尸位素餐。又何罪。只就入者。其量而不入者。潔身全節。不必言矣。

不窺密不旁狎 節

此明厚重之道也。窺視人隱處。泛與人褻狎。言知識之過。失為戲侮之容色。皆非厚重之事。君子所當戒也。

按二句及末句。莊敬以謹微。持己也。首句及三句。厚重以立本。待人也。或曰。上三句待人。末一句持己。亦是。人亦有可狎者。但泛與人狎。則非所狎。重旁字。不重狎字。道舊故。如陳勝賓客。言勝故情。為勝所殺之類。

○為人臣下者 節

禮記說義集訂卷之十四 大  
此人臣許國之忠。皆心乎君。而不知有身者。有諫四句。是竭誠見君無失德。怠則二句。是效力。見國無廢事。末句。總頂。蓋社稷不外君德國事。此人一生。只為社稷受勞苦。一言不敢輕說。一事不肯輕放。必要德成事濟方歇。是謂之役役者有勞之義。

事君之道。君有過。進而面諫可也。退則當諱而不揚於人。三諫而不聽。逃去之可也。猶當惓惓而不生疾怨。頌君之美可也。不當過實而流于譏。君能聽諫幸也。不可自恃而至于驕。君志或怠。則必張犬其志而助成之。君政或廢。則必掃蕩其弊而更新之。為臣如此。凡以效勞宜力於社稷。而非為一身一家之故也。不曰社稷之役而何哉。



按註以事弛而不力爲怠。不如就君志言爲長。他人事君。皆皇皇富貴功名。茲之合常變以圖維。并心力以竭。獻者。一皆君國艱難之事。而社稷因之以有安無危。故曰役。

### 毋拔來毋報往

此戒心之躁急也。兩毋字宜平。乃雙戒語也。但意實相因。拔來卽報往之萌。報往卽拔來之弊。拔報皆疾意。來往猶言進退。人之進修。其始貴有漸進之功。其終貴有持久之意。溪造以道。斯得之矣。

按拔來報往。擬其狀之急耳。人的精力有限。幾曾有一日做得三五日事業的理。拔來指心不指力。這點躁心。

###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四

七

一起。惟欲兼程倍道。纔快我心。所以作爲太速。必然不達意氣太猛。必然不繼。何也。拔來之人。全不安藏鎮定。耐不久者也。所以一做就銳。一挫卽退。百凡進修皆然。戒之戒之。

### 士依于德游于藝 節

此會德藝之全也。德有常之理。爲本。依附而立其本。藝萬應之需。爲末。游衍而化其迹。會體用之全。斯完士矣。猶爲工者。既依于制器之法式。又游于通變之論說。豈不爲良工乎。

按德卽仁義禮智信也。大凡學欲假理義來發動我心。機。不是以我心死守這義理。依而游。則博雅之趣。足以

觸發我心。萬理變通機神活動。方爲有用之心。不然。欲以體理。而反爲理所苦。併依亦無得了。藝卽詩書六藝之文。法者規矩準繩也。說則有變通存焉。若器或利于古。而不利于今。則有說。故游之而不泥。此二句只引喻耳。

### 毋訾衣服成器 節

此待人修己之道也。人之衣服成器。不可訾毀其不善。徒取惡于人也。己之言語有疑。不可自我質成。當取正于人。也。

按質成也。聞疑則傳疑。毋身質。與曲禮毋質同。上是不非人之心。下是不是己之心。

###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四

人

### ○言語之美 二節

此保氏教國子六儀中五件。欲國子隨在中禮意。要知每件皆有制外養中之意。前云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此正輔翼之而歸諸道處。

夫世子一啓口皆言語也。其儀則穆穆焉。敬慎而和平也。皇皇焉。嚴正而華采也。世子在君所。此朝廷也。其儀則濟濟焉。或出或入。整齊嚴肅也。屬身容。翔翔焉。或翕或張。從容安舒也。屬手容。世子與祭則在宗廟。其儀齊齊焉。至齊而能定也。皇皇焉。如求而弗得也。世子乘車馬。匪行而有文。翼翼載而有輔。此車馬之儀也。世子車上驚和之聲。肅肅而倡者之敬。雍雍而應者之和。此驚和之儀也。蓋世

子之教隨在而有其儀他日君天下豈非盛德中禮之章哉

按教之儀教之心也國子之儀行將正一國之儀者故教之宜密周禮六儀一祭祀二賓客三朝廷四喪紀五軍旅六車馬此章與周禮保氏六儀略同然缺其喪紀賓客軍旅而增其言語鸞和卽車馬中事一云泛說美讀如字言君子一身之容無在而不美也亦通

問國君之子 節

此皆父之對子各致其謙意社稷之事祭祀軍旅之類國君以社稷爲務能從者謂未當社稷之任而已能供其事也御者六藝之一均御而有能者勿又有大小也禮記義纂訂卷之十四 十一

樂人之事如周禮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成大磬大夏大濩大武是也樂人大司樂之屬從事者已能其事也能正者能正其美否猶言能受教於樂人也蓋國君尊故以社稷言大夫下于君故以教子言士賤故以耕與負薪言

執虛如執盈 節

此言君子主敬之密也蓋執盈與有人時人情亦知敬至執虛與無人不免忽畧了君子主敬之心無時無物不在敬此正持盈之道慎獨之功也曲禮執輕如不克卽執虛之謂詩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卽入虛之謂正君子降

禮處

凡祭於室中 節

此明祭禮不可從簡之意重祭上燕則有之正以明祭之無跪凡君臣上下之祭皆主于敬非惟室中不跪卽堂上亦不跪若祭畢而燕享於室中則室中雖不敢跪而堂上可跪燕主和故其敬可少舒也

按天子諸侯灌及饋孰上大夫陰厭及祭下大夫士二厭及燕尸皆于室中天子諸侯朝事坐尸上大夫橫尸皆於堂上

未嘗不食新 句

此薦新之禮也事亡如事存有新物則薦于寢廟示禮也禮記義纂訂卷之十四 十一

之嘗之也若未薦而嘗孝子不忍先食禮也止以嘗言以物成於秋故也月令特于孟秋言嘗新者以此

僕于君子 節

此御君子之儀也儀字活升下是該終始而言始乘是未升之先下行是既下之後蓋升在君子之先下在君子之後始終一于敬此凡御之禮也其君子有貳車而僕者乘之朝祀之副車則式以致敬蓋朝祀尚敬故也或獵之副車則不必式以致敬蓋戎獵尚武故也

按首句作冒下皆御車之禮末二句雖說乘車亦是御車內事所謂始乘則式者乘朝祀副車耳若戎獵佐車雖始乘亦不式還立車前以待君子之去有候以效勞

意

貳車者諸侯

節

此言貴貴之禮也。此因上文乘貳車句。遂言貳車貳車者。以下。是貳車有多寡。以辨貴賤之等。細玩此三句。不重。不過。只引出一個有貳車者之人耳。有貳車則貴矣。不齒弗賈。所以貴貴也。衣服服劔句。又推言之。

按周禮貳車公九乘。侯伯七乘。子男五乘。此言諸侯七乘。舉中以該上下也。上下大夫。皆諸侯之大夫也。降殺以兩。辨分也。乘馬駕車之四馬。服車所乘之車。服劔所佩之劔。

其以乘壹酒

十節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

十

乘壹酒束修一犬。節此例以多物獻人者。酒重脯醢陳列重者於門外。而執輕者以將命。便也。其以鼎肉節。此例以一物獻人者。其禽如於一雙節。此例以一物獻人物多不盡執者。乃問犬名者。食犬無名。守犬田犬畜養者。當呼之名。謂若韓盧宋鵠之屬。蓋養之加夫。禱與劔者。註御。仰也。謂仰益於函底之下。加函蓋於上。重合之。故云襲。爾雅。夫禱木劔衣。若今刀槓。夫字或作發聲。然則禱之一字。是衣之正名。當以縞綿爲之。謂本者非。縞是縞發之義。刀之在手。謂之爲縞。禾之秀穗。亦謂之爲縞。枕之警動。亦謂之爲縞。其事雖異。大意同也。

乘兵車

節

此軍旅兵刃行列之儀也。首句作冒。上二句言在軍之器。下二句言在軍之人。出軍則以刃向前。破敵之象也。凱旋則以刃向後。安國之意也。左陽。生道也。將軍行伍皆尊。尚左方。欲其無覆敗也。右陰。死道也。士卒行伍皆卑。尚右方。示其有必死之志也。一行列之間。而尊君親上之禮備矣。

○賓客主恭

節

此言五禮之要也。在各有主上見。賓客賓禮。祭祀吉禮。喪凶禮。會同嘉禮。軍旅軍禮。

交際以禮相示。故內非不敬。而以容貌之恭爲主。祭祀以誠感格。故外非不備。而以內心之敬爲主。喪與易寧戚。故主哀。會同所以申號令。嚴約束。故以詞氣明盛爲主。軍旅所以禦敵。故舍止經由之處。必慮敵之設險。我臨事而懼也。且隱情以虞度彼情。兵事露則不神。好謀而成也。此軍旅之所主也。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

十

按賓客者。朝廷之賓客。周禮。時見曰會。言無常期也。殷見曰同。殷猶衆也。王師有征伐之舉。則爲壇於國外。諸侯皆來會。王命以征伐之事。王十二歲不巡狩。則六服盡朝。王命以奉行之政。主詔辭嚴義正也。思險。以地利言。隱情句。又因思險。故密我情計也。以人謀言。主字與思隱齊看。以心爲本。

客爵居左

節

此鄉飲奠爵。見賓有獨尊之意也。鄉飲酒禮。賓坐南向。東

為左。西為右。主酌賓之爵。賓受莫解于席。是客體居左也。賓莫解於薦。西主酌賓後。賓取薦西之解以酌主。是客飲主之爵在右也。若主人獻介之尊。介酢主人之爵。主人酌僕之爵。皆居右。蓋鄉飲所尊者惟賓。雖介不敢與之並。而況于僕。故皆從主之類也。

贊幣自左 節

此明相禮之儀也。聘禮為君贊相作冑。二句重詔辭上。幣特形之耳。幣貢于侯邦而納于贊者。其禮輕。由君之左。地道左卑也。辭命于天子而詔于贊者。其禮重。由君之右。地道右尊也。此其儀之異也。左右指君身上說。

酌尸之僕 節

禮記說義集訂卷之十四 三  
尸雖神像。然子行不及君尊。則其僕亦不若君僕。人或未必知所重。而彼亦未必知所自重。故明酌尸僕。及僕受酌之禮如此。

尊者以酌者 二節

此言燕享列尊壺之法。上節示尊君之義。二節示尊惠之義。燕享之時。君尊為上。尊者設尊之人。酌者酌酒之人。二人俱以南為上。尊者在南。諸侯之尊。以次而北矣。南為陽明之方。人君法天理陽者也。此儼然南面之義。非所以尊君乎。尊與壺皆有面面有鼻。燕享時設尊設壺。皆面其鼻。取專惠之意。

按註疏。尊者之右。即酌者之左也。酌者之左。即南方之

所也。只兩人俱以南為上。便了。上尊在南。列尊時。若有使君面尊意。面字活。而其異如云。尊者向尊壺之鼻。分明是尊壺之鼻向尊者。而記者倒折其文耳。

衣服在躬 節

此顧名思義之禮也。衣裳之制。有名必有義。既在躬。其義不在衣服而在躬矣。若不能因名思義。而體之于身。是懵然無知之人矣。故曰罔。

為人祭曰致福 節

此祭歸昨將命之辭也。攝主而為人祭。其歸昨之辭。則曰致福。見其敬于致祭。而得鬼神之享。以此福物致之。不敢私。鬼神之賜也。其為已祭而致膳於君子。則曰膳者。不敢禮記說義集訂卷之十四 四  
當福。見享祀之美味。非他品之比。而以奉鬼神者。養君子也。攝祭者其辭恭。主祭者其辭謙。此歸昨之異辭處。

○學記

按此篇泛記教學之義。與大學相表裏。

發慮慮求善長 四節

此見學所係之大也。三節皆主治天下事。總相趕講下。先以誤聞引出動眾。却以動眾引出化民。歸重到化民成俗上。由學不是立學校。便轉得民風。畢竟要君身自明其明德。而後設學以教民。纔是有本之教。民方各自去明己之德。註云。明德新民之事。要明白化民中。有許多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工夫。非一朝一夕可致者。看由學乎。語氣甚悠。

遠終始典學。要人直致大成有終地步。又是立學淺意。不可說淺了。

人君以務學爲急。如發思慮以求合法則。求善長以進用中材。此二者皆收歛謹飭之事。而非鼓舞作興之方。故足以小致聲譽。不足以動衆善心。就見賢德之士。體愛疏遠之臣。此大有爲之君。衆人之見聞者。必將興起向善之心。然而庠序未設。條教未陳。民又無所依據。而盡化于善也。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大學之道。明德以新民乎。此下又言教學之制。玉有質可以爲器。而不琢則不成。猶人有性可以造道而不學則不知。王者建立邦國。以君長其民。必以立教立學爲先。教以業言。如後章離經辨志之類。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四

五

學以地言。如後章塾庠序學之類。傳說之告高宗有曰。一念終始。常在于學。此教學爲先之意也。

按憲字一云舊章。註訓法則。合會始得。聞譽動衆。在君身上是極好了。但只善得一身化。不得民終非出治之本。化民成俗。就見成說不着力。唐虞之於變時雍是也。玉不琢四句。是起下文不學學字泛言。與教字不同。不知道。凡學開發人良知居多。道字廣。卽前講格致等理。王者作總。建國兼王國侯國言。欲民知道。必先自己復虛靈之體。不可說淺了。典字註訓常字。甚好。學之心常日久漸知道了。若哲學暫輟。豈得悟道。

雖有嘉肴

節

此承上文教學而言其有得也。首四句起下文。記者因人知爲學而不知教人亦是學。故合教學說來。引論命之意。是學回學也。教亦學也。正發証教學相長之意。

雖有嘉肴四句。見學之不可已也。然所謂學者。亦惟教學兼舉而已。蓋學莫病于自足。惟學而師資於人。然後見人之有餘。方知己之不足也。學莫貴于無困。惟教而無以待問。然後自知其困屈。易爲人所窮也。惟知不足。則必求不足之故。由我識見淺而體驗疎。豈非能自反乎。惟知困。則必求所以困之故。由我神氣靡而退縮勝。豈非能自強乎。夫自強生于教。教有長于學矣。知不足生于學。學有長于教矣。教與學皆有益。故曰教學相長也。說命曰教學相長。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四

五

教居一半。言教有長於我也。學居一半。言學有長于我也。說命之謂。非卽教學相長之謂乎。

按善字要看。既說至道。如何又說善。此乃仁義禮智之道。在人性中最良的物。所以爲善。弗學學字。暗合下文。學與教在內。知不足知困。主心說。自反自強。主用功說。此段益處。在教邊得來居多。何也。自反求。只求所未至。是一倍功力。到自強既要進我的見解去教人。又要思人的見解所到地步。比他先進一步。方可去教他。豈不是勉勉倍進工夫。勇往奮發。自然有心得處。至道中之善。豈不由自強而知。只就一人看。說命本言教人之功。居學之半。而此則謂教之功半。學之功半。以証上文教

學相長之意亦斷章取義耳。

古之教者 二節

此言古者立學立教之方也正與教學為先遙應有學以上立學之廣也此年以下立教之詳也小成者雖非知至行盡而明道進德有其漸大成者明德新民之體段已具儼然一大人丁夫然後頂上節然亦論理如此見體立而用預意玩足以字自見

古者教學為先何以見之古之立教者家必有塾塾者熟也以成熟為義黨立一庠庠者養也以養老為義教塾之所升也州立一序序者射也以習射為義教庠之所升也皆鄉學也而小學立矣天子諸侯之國各有學以教國子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四

大

及俊選之士而大學立矣其教之之法何如彼入學太疎則無以廣其類故每歲皆有入學之人考校太數則無以游其志故間年而行考校之法其一年考校視其能離絕經書之句讀辨別趨向之邪正焉其三年考校視其能敬所習之業而無怠樂朋徒之羣而無睽焉其五年考校視其能博習而不限程度親師而嗜好訓誨焉其七年考校視其能講求學問之蘊與擇取益友之切磋焉如此則蒙養正而聖功有基謂之小成矣至于九年則用力久而涵養深視其知之致而觸類通達無一之不知守之固而強立不反無一之有奪知行兼備非止一節之善不謂之大成而何以此大成之士而官使之以其所學施諸政治足

以化民於善而成其美俗近者安其德教而悅服遠者慕其德教而懷之此立教立學養士於未用之先化民易俗收功于既用之後大學教人明新之大道固如此也引古記以喻其意言蟻子時時述學啣土而成大垤其即學者由積學而成大道之謂乎

按入學入國學也即考校此大學之人也考校獨言國學舉國以例鄉也離經乃致知始事必由辨志而至于強立不反則為力行極功此小成大成之別或謂離經辨志初學者所為俊選而尚以此考校之乎不知俊選雖未必離經辨志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子獨不然乎記文不拘如此辨志學者自別其邪正只向于學便是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四

大

敬業是專心致志也樂羣是于同心相契洽博學如學經外又泛及他經親師於訓誨服膺勿失也論學謂義理已明能論說學之是非取友識人品高下而取其善者為友知類段當照上加一視字知類句謂此理的源頭通徹得去是知命耳順的意思強立是守之固不反是已能者不退轉也要之此大成之士直從家塾黨庠州序中造起到國學中九年時候纔能成就如此總說化民之難正以見學之為要近服遠懷就是化民易俗無淺深大學之道是因化民而斷其道之大言陶鎔于始凝成于終其功力若此也

大學始教

五節

此詳大學立教之意也。躡等也。截上歷敘大學之事。而各著其義。末結其爲教之大。而引言以明之也。

古者始入太學。有司釋奠于先聖先師。常服玄冠。今加皮弁。祭用蘋藻之潔。其敬如此。所以示學者尊敬道藝。使立爲學之誠也。小雅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此三者。皆君臣燕樂相勞苦之辭。祭菜之時。令肄習之。蓋示以教成官使之義。於其始也。入學之時。大胥擊鼓。以召學士。學士至。則發篋。以出其書籍等物。蓋以鼓舞警動其志。使之遜順而進業也。其用夏楚二物。扑作教刑。警其怠忽。使之收斂威儀也。不及五年。卜禘之期。則不視學。以考校。所以優游其志。不求速成也。教者時而示之。而不盡語。以其故。欲其體認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四 尤

而自得於心也。幼者有聽受而無問難。蓋以入道有序。不可踰躐其等也。凡此七者。乃大學教人之大理。在所當先矣。記言已仕而爲學。則先其職事之所急。未仕而爲學。則先其志意之所尚。其此七者爲教之大倫。而在所當先之謂乎。

按大學以地言。提起看。比上節大學字不同。始字重。始教之時。正學士志意一新之會。故以此七者作興之。使之爲終身學問事業根基。道字從先師來。詩書禮樂。皆道所在。先師卽先代明習詩書禮樂之人。皮弁服之尊。者菜謂芹藻之屬。物之潔者。敬道在學者身上說。特爲師者因此致敬示之。蓋學道之益。全在一點敬心。看得

這道重。便知他其中義理深遠。自然用心研磨。纔有實得意趣。後面學之成就。皆從此點念頭造詣得去。所以將此事做入學第一件。小雅句。註中誘諭字。要善看。聖人教人。合下便要他用。須學三詩。乃爲稱職。小雅三詩。鹿鳴以燕羣臣。四牡以勞使臣。皇華以遣使臣。皆居官任職時事。曰肄者。歌之又歌。抑揚反覆。玩其旨趣。便要他做忠臣孝子。佳賓賢臣。使之勤進其德。克廣其才。他日居官爵而勞王事。庶能勝其任矣。非誘之以利也。其字指學者下做此。入學句。入學廣言。又不止始教之始。孫從鼓字來。業從篋字來。學惟高亢自大。便于業不精。鼓聲謹謹。以進衆。最足消人粗鄙亢厲之心。遜有異而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四 丰

入之之意。以夏楚爲扑。正使收其威儀。到心上去。內有誠實之心。而外有謹飭之貌。制外所以養中也。未卜禘句。禘卜日而行。故曰卜禘。時觀句。典籍名物。皆至理寓焉。教之時。時觀覽。待其憤悱。然後啓發。一云。時作當可之時。言觀者不可過。不可不及。當其可而已。太說淡了。幼者句。舊註。幼者未必能問。問亦未必知。若然。則列此等于學宮何爲。設有穎悟者。處其中。能禁不知乎。蓋一問則辨復往來。便有與師互持之意。此惟成人纔可。若幼者。則開其躁妄之心。啓其速成之意。踰躐漸次。有不可勝言者。故禁之。大倫倫字。作理字看。謂有義理在。只以大節言。似淺。引古記言。常說只重二先字。官之所先



在事士之所先在志教之所先在此七者此素然無味一云既爲大倫則已仕之職事先此卽上教者之事朱仕之志意先此卽上學者之志總不外此七者一云官士串看盡爲官教人之事以成士人爲學之志立于上行于下而在所當先之謂乎二先字與大字相呼應二說俱有理解

### 大學之教也 二節

此言大學時教有得心之益也重居學上藏修息游亦重游息邊申看下節正是得心處重安其學上要知安其學卽前安弦安詩安禮也親樂信又是安中所得之益末引言以証之時教二句與藏修字句對看前是教者事後是

禮記說彙纂訂 卷之十四

幸

學者事但善學須從善教中來必重教者邊要看得融恰大學之教人也四時之教既有正業卽下弦詩禮也而退息之時又有居學卽下操綬博依雜服也大學教人之法備矣然正業不忘居學者何蓋凡學之道能與然後能安能安然後能樂也樂當好字看時教有弦習弦於學而不操弄於退息必不能手安於弦而相得矣時教有詩詩詞多依託物理至博也講詩於學而不博求於退息則無以驗物理之實而於詩詞必有危殆不安者矣時教有禮制禮有服極其繁縟習禮于學而不觀雜服於退息則無以識制度之詳而於禮文必有彷彿者矣不與二句卽申上六句說以上言居學之廢足爲正業之害正見居學不可

無也故君子至末承上來時而藏于學校則修其弦詩禮之正業使所習者專而志不分又退而燕息則游其操綬博依雜服之居學使所養者純而藝愈熟庶功無作輟而學底大成此大學之教備時敏之功也夫然故承上藏修游息來安親樂信至不反皆心得實際總正業居學盡之安其學也所養者熟而無扞格焉感師之訓誨而心悅誠服焉感友之切磋而志合心孚焉信理之根心而知明守固他岐不得亂焉得心之淡如此是以雖離師友而終身無叛道之非也此皆時敏之功而遜以入之敬以體之者也由是資淡逢源妙道不盡兌命曰敬遜務時敏厥修乃來其卽此藏修息游而安親樂信不叛于道之謂乎

禮記說彙纂訂 卷之十四

幸

按古之道退息之時居多所以極重居學居之時恐其以燕獨置此心于荒疎必使其心用在學上恐其心太死了必以游之意活其機括正業之精功力全在與藝中自師所授曰正業自學者所習曰居學綬亦絲樂之屬蓋燕樂也周禮鍾師磬師皆掌綬樂故以操綬爲禱弄愚見調緩急統于操字內一云操急也綬緩也弦琴瑟之屬春時八音皆學弦者舉八音之一而言博廣也依謂依倚也謂依倚譬喻也不與其藝二句一云藝成而下亦君子所不廢不作總上思之亦自有理藏息實字以地言修游活字以功言惟教者備其法斯學者密其功藏謂入學受業時若東序若瞽宗若上庠等處修

謂省察克治。息謂退息私居時。游者。玩適厭飫之謂。學操縵等藝是也。安其學。卽上文安弦等之安。下離師根。親師來輔卽友也。根樂友來。不反根信道來。總根安其學。來敬遜謂宅心惟一。順序以進。而不傷于迫急。務時敏。謂專力不二。勤勉以求。而不失于怠緩。厥修日新。用盛。方來而未已也。

今之教者

節

此根上二節。言今人之教也。夫然後以上與首節相反。夫然後以下與次節相反。今之教者。不曉經義。但詐吟長咏。以視篇簡而已。既自不曉義理。而外不肯默。乃多發問辭。以訊問學者。若已有解之然也。而所言又不止一端。不能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四

章

得其要領。進人不顧其安。躐等而進也。使人不由其誠。不肯實用其力也。教人不盡其材。不能因材而篤也。教者之所施。常至于悖逆。學者之所求。每見其佛戾。徒滋乎口耳。無益於心得。則與時教必有正業者異矣。况居學乎。故學者隱其學而不安。疾其師而不親。但苦其進之難。而不知其得之益。其業必不終。雖終其業。亦倏得倏失。去之必速。以用功間斷不安不樂故也。教之所以不成。其由此在上諸事乎。

按曰。進曰使曰教。一意而變文也。實知此一理。而後使之別窮一理。是謂由其誠。能行此一事。而後教之別爲一事。是謂盡其材。否則使之不由其實。教人不盡其材。

也。師所施以教者。非人所欲。則我常悖逆於人。學者所求於師。非師所長。則人常佛戾于我。此言師道之不行也。隱不稱揚也。謂不明其師之所學。故不能稱揚。教之不刑。與其此句相連。

大學之法

三節

此歷舉大學之教法。而明其爲善喻也。教人之失。當禁于情欲未發之先。如先示之。誠以杜其僞。先示之禮。以防其淫。是也。以其有先事之防。無後事之悔。故謂之豫。長人之善。當迎其可教之幾。如不憤不啓。不悱不發。是也。以其不失之先。不失之後。故謂之時。施之而不踰其節。優游厭飫。由好而樂。由立而權。是也。以其順乎人之所可至。不强乎人之所不能。故謂之遜。人各相觀而進于善。如人有善我取之。我有善人取之。是也。以其人人相屬而並進。猶兩物相摩而並精。故謂之摩。此四者。教行而有功。則興起而不廢。墜矣。教之所由興也。次節與上節相反。已發而後爲之禁。則欲動情勝。豈不可除。將抵牾而不勝矣。時過後命之學。則聰明智慮。不及前時。雖勤苦而難成矣。凌節褻施。而不孫。則驟而語之。無緒可尋。必壞亂而不修矣。獨學而無友。則離羣索居。無所取輔。是孤陋而寡聞矣。此下又比上進一步。由是燕私之朋。乘之。必不責善而相與以慢其師。燕游邪僻。必惑于外誘。而廢墜正業。有此六者。則師雖教而學者卒不能領畧。故不由是而廢乎。三節君子既知教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四

章

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興則舉之。廢則戒之。故能成就後學。可以爲人師也。故君子之爲人師而教喻也。示之以入道之由。而不牽率其必進。作與其志意之所向。而不沮抑之使退。開其從入之端。而不竟其所通之地。道而弗牽。則循序漸進。從容自得。而和強而弗抑。則精神百倍。所向無前。而易開而弗達。則因端倪。尋究竟。而自不能已。乎致思和易以思。皆學者深造之益也。而教能使之如此。故曰可謂善喻。此之謂可以爲人師。

學者有四失

節

此言教人貴知其心是欲在根本上校正意。首二句言教者當知學者之失。便合知心意了。下原當知之故。知行得中。就是善。過不及就是失。長善正以救失。宜申看。

禮記正義

卷之十四

重

夫救者救其失也。而學者有四失。教者必先知之。何謂四失。人之學或聞見多而有他岐之惑。失之多。或聞見孤而無反約之地。失之寡。二者皆以知言也。或兼人而謂無難事。失之易。或自畫而不復求進。失之止。此二者皆以行爲也。四者皆心爲之。而實原於氣稟。蓋惟氣稟殊。故用心異耳。此正根本差失處也。知心之失而救之。正是去其病之根而教之也。長善救失。如長以約禮之善。則多之從自去。長以博文之善。則寡之失自去。長自反之善。則易之失自去。長自強之善。則止之失自去。教之責在救失。而救失本于知心。此學者之失。教者貴知心與。

按多才有餘者。寡才不足者。教使快者。止。無謂者。心之莫同。心一而已。無多無寡。無易無止。何有不同。此是教賊作子。自生岐頭耳。一云。多寡易止。通要說好些。多者從道學問之說而失之者也。寡者從尊德性之說而失之者也。易者狂之流而視天下事無難爲者也。止者獨之流而僅僅自守者也。此皆是本質上病。可以中道救之。醫家所謂本治而標自化者也。儘說得通。

善歌者使人

節

此見教以傳心爲主。而不在多言也。首二句即善歌以例善教。使字着力。其言以下乃使人繼志之實約。達微藏罕。譬喻六件。皆師之言也。不可將喻字屬學者說。可謂繼志。禮記正義

卷之十四

美

善歌者。非徒自善其聲已也。以吾之聲。道人之聲。使人和而歎之。必人聲無間于吾聲。而後謂之善歌。善教者。非徒自善其志已也。以吾之志。道人之志。使人思而繹之。必人志無間于吾志。而後謂之善教。使人繼志何如。彼詞所以達意也。今教者不過簡切之數語。而徹上徹下。義理昭然。是約而達也。言所以明善也。今教者不過平易之常談。然言近指遠。至理攸寓。是微而藏也。以至設喻。將以感人也。今教者比方之詞少。而感動之意微。此物類之中。足爲引伸觸類之地。是罕譬而喻也。此三者皆不盡言。而使學

者自思繹而得之。所謂此以心感彼以心應。蓋有渙然水  
釋。怡然理順者。學者之志。殆與師而無間矣。不謂之繼志  
而何。

一說善歌者二句。謂善於歌者。倡起其聲。而不終曲。使  
人和而歎之。以繼續其聲。然後歌者之聲終。善於教者。  
開示其志。而不盡言。使人思而繹之。以繼續其志。然後  
教者之志盡。儘好。

君子知至學 節

此見師道之大也。爲君也。以上推師備爲君之道。故擇之  
當慎。擇者。擇其知難易美惡。而能爲君長者也。引記正見  
當慎擇意。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四

幸

夫明君務學。必擇師。師豈易爲哉。人之至學。有難易者。其  
質有美惡也。君子教人。必先知其至學之難易。因其易而  
知其質之美。因其難而知其質之惡。於是引其難而抑其  
易。勸其美而沮其惡。然後循循善誘。不拘一途。而廣有曉  
喻矣。能博喻。然後能以道淑人。因材而篤。而能爲師。能爲  
師。然後能爲長。即推其所以教人者。以治人也。能爲長。然  
後能爲君。即其所以治人者。以治國也。師道裕乎君道。如  
此。則師雖不曾直學爲君。而君道于此寓。便似習學爲君。  
底一般。是師也者。乃人君之所從學。以爲君也。故擇師必  
慎。以求得其人。而後可也。否則不得能爲君之師。無以學  
爲君矣。記曰。三王四代所以治者。雖但能作之君也。亦以

其有師。能作之師耳。蓋師賢則君賢。君賢則治隆。其即師  
所以學爲君。而當慎擇之謂乎。

按鄭註。美惡說之是非也。如罕譬而喻。言約而遠。是爲  
美。反此則爲惡也。不合陳註。爲君爲長。不外旌善懲惡。  
推其教人者。能治人。推其治人者。能治國。非實事。只論  
理耳。君道在師道中。人君安得不就師而學之。只重學  
爲君上。曰爲君。便有許多化導訓誨下民的责任。就如  
師之陶鎔其徒一般。所以必在師道內。討出君道來。三  
王合處爲四代。

凡學之道嚴師 節

此見人主貴虛心也。首一句。言學當嚴乎師。師嚴二句。推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四  
嚴師之故。是故以下。究嚴師之實在不臣上見。蓋君所受  
學之人。須養其氣節。氣節高。纔能折抑人主。而使之虛心  
聽我。所以嚴師之道。在不臣。爲尸一邊輕。

凡人君之學。尊隆嚴重。其師之難也。蓋人君務學。多爲勢  
分所拘。非有樂道忘勢之賢君。不能故爲難得之事。君嚴  
其師。則師自嚴矣。道尊者。教道尊嚴。足以立天下之表也。  
敬學者。一心體認。民不敢忽視其師傅也。一嚴師而道尊。  
敬學如此。此師之所以當嚴也。然嚴師之道。固嚴於心。亦  
待以不臣之禮而已。是故君之不臣于臣者。二當其爲尸。  
則全于君。全于父。故弗臣。當其爲師。則爲其道。爲其學。亦  
弗臣。不觀大學之禮乎。天子養老于太學。老更不臣。詔告

學士雖以善言告於天子。特西面而不北面者。蓋以北面臣位也。老更有善言之趣。亦師道所在。今無北面。是不處以臣禮。乃尊師之道。當如是也。信乎爲師弗臣也。此天子之尊師也。既慎擇之。又嚴重之。則君道立矣。

按此節全重道尊二字。道尊在教者身上說。敬學在學者心上說。道者人君受學之本。臣民明理之源。君之虛心。開民學之敬。不敬。要以人主虛心爲一節之綱領。師尚父受丹書于武王。王東面。師尚父西面。是也。爲師弗臣。正是嚴師。詔天子無北面。正是弗臣。一步實一步。

一說。凡字汎看。兼元子適子卿大夫士之子民俊皆在。民卽敬師之人。如元子等。百姓亦在內。後曰君曰天子。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四

无

卽重以明輕也

### 善學者師逸 節

此示學者以進學之道也。要重善字。善學在師逸上見出。蓋借師以收功。而不靠師以着力。是于己心上有得者也。故爲善學。善問在先易上見出。蓋不苦其心機。所以終能通其心竅。是下理脉中有悟者也。故爲善問。善待問在從容上見出。不驟洩夫至理。所以能終不藏夫至理。是于傳心處有得者也。故爲善待問。且善問善待問。要解得明。先其易至以解。以善問正言。易字節目字解字。俱在攻堅木上影出。叩之至盡其聲。以撞鐘正言。而善待問見出。有此不同處。

學之道。學問而已。而有善不善焉。善學者引而不發。開而弗達。何嘗過費師心力乎。逸也。有卓爾之機。有躍如之妙。所得功效。倍于師之之教。及其成也。又歸功于師焉。不善學者反此。善問者如攻堅木。蓋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只一理耳。善問者循序漸進。緩急得宜。先問其理之顯者。後問其理之精者。及其久也。更相論說。不惟易者先明諸心。而難者亦冥會其精。蓋因所明以通所蔽。引伸觸類。自相証通。曉也。其與攻堅木者。先其文理之易。後其盤錯之難。久之難者隨之。而迎刃以解。何以異哉。不善問者反此。善待問者如撞鐘。蓋理一也。以一節言曰小。以全體言曰大。且此理又包涵無窮意味。難盡也。善待問者隨所問之異。而能答。隨所問之詳而能盡。誠人以小叩之。則小鳴。人以大叩之。則大鳴。待其擊之以從容也。然後盡其聲。何以異哉。不善答問者反此。此非進學方法哉。蓋善學善問。則人心之理。悉取爲我心之真益。在己之學。豈不日進。善待問。則吾心之理。悉吐爲人心之真得。在人之學。豈不日進。故曰皆進學之道也。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四

幸

按攻堅木者。先易處易處既通。則堅節自迎刃而解矣。故善問者似之。物自解脫。爲解相說以解。言相証而通曉也。撞鐘者急擊便無餘韻。必待人徐擊了畢而鳴。則有優游不盡之聲。故善待問者似之。從容優游不迫之意。如攻堅木。如撞鐘。皆在正意上講。不必作兩樣解。更

便

記問之學 節

此見學貴心得也。因上文善答問不善答問而又言此記問謂豫誦難雜難說主講時爲學者論之則無得于心而所知有限故不足以爲人師必也心源澄澈聽學者之所問而隨語之手必所得于心者深所知于理者盡然後能博喻而爲人師然聽語中亦有不可拘者如心求通而未得口欲言而未能是力不能問也然後語之正是迎機之教不待問而語者也如語之而不知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雖舍之亦可雖問亦不語也然則在師者固當以心得爲施教之本在學者亦當以心悟爲受教之地矣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四

十一

一說記是記誦問是訪問聽語謂聽語以聰而得學者淺淡生熟于言意之表隨所至而告之也一據已所有以告是剽切之學一因人所疑以啓是自得之學故不同舍之不是棄之也此時彼心方窒與之語既不悟矣暫舍之待他反覆思索再來問時語之亦是聽語

良冶之子 節

此言學以有漸君子當深造以道意馬前截上卽人物習事之有漸下明君子進學之有序大旨天下事只從易邊做去自有機括自有通透門路所以件件做得成爲學漸進寡脉深造機關全在此處君子要務學先要察得此理到

蓋冶鑄難精而裘軟易紉良冶之子必先學爲裘而後可漸進于冶弓勁難調而箕曲易製良弓之子必先學爲箕而後可漸進于弓車重難駕而馬反則易馴故始駕馬者反繫馬于車後而後可漸駕車此皆自易及難自粗及精人物始學之序如此君子察于此三者則其于道也亦自易以入難由粗以入精自可有志于學之序而下學上達深造自得矣要得循序漸進意

按必學爲裘仍見其家錮補穿鑿之器也補器者其金柔乃合有似于爲裘補續獸皮片片相合以至完全也必學爲箕仍見其家撓角幹也撓角幹者其材宜調調乃三體相勝有似乎爲楊柳之箕和軟撓之而成也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四

十一

古之學者比物 節

此言古人以物明理之學也首句作胃乃是正意下則申其故也以鼓水學師喻物以聲色官服喻理見物無當于理而理弗得弗明此古人所以必比物而醜類也大旨此節只要看無當二字謂取來比方的物與我所欲明之理本無專主若專此理之一物以明一理反泥而不通惟盡類而窮究之則趣博機活其間精微義自有相通之處而理不患不明矣此君子明道第一要法

彼古人以理有未明卽物可以窮理故以理比方于物也而又卽物類之同乎理者於此而識彼焉是果何故哉蓋天下事有不相關而理實相須者如鼓于五聲本無

所主。然合樂者不得鼓。則無以成諧和之聲。水于五色。本不相屬。然繪畫者不得水。則不能成章明之功。學于吾身之五官。本無所主。然學以明理。理有未明。則不能修治五官。而使之各得其職。師于族黨之五服。本無所與。然師以明道。道有未明。則不能聯屬五服。而使之各親其親。君子例觀于此。所以必比物醜類也歟。

一說。此節况君子務學親師之急也。學與師是正意。而以鼓水引起。物理且然而况于學。又况于師乎。則志學求師。不可以已。以視鼓水聲色。正所謂比物醜類也。以鼓水二項爲客。學師二項爲主。即鼓水而得務學親師之急。非窮理之至。孰能與此。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四

章

君子曰大德 二節

此進學者以務本也。首節舉聖人天道有本之用而言。君子之學。當先務其本。下即三王祭川務本者。以明爲學務本之意。大德三句。屬聖人。大時句。屬天道。然亦不必拘拘平對。大旨。志本是培養心源道理。人看未發時氣象。那太德大道大信大時的理。都一一在內。此處看得工夫到。則萬理脉絡。都會在一心。本原自盛大。心爲衆理之源。理爲吾心之委。靜養一心。而使源在委先。是之謂務本。

君子曰。人固不可不志于學。而學又不可不志於本。不得其本。則德任一官已耳。抑知天下有求德爲性天之真。無一不備。不但專一官之美也。小道任一器已耳。抑知天下

有大道焉。率性之機。神化莫測。不但拘一器之用也。至誠無息。期許俱無。是曰大信。而可約之信。不足拘聖衷之真確矣。元化周流。榮枯錯見。是曰大時。而截然之時。不足盡天道之歛散矣。大聖人天道。惟本有本故耳。君子學爲聖人。而求合乎天道者。祭于此四者。則還其性體。以爲擴充之地。完其天真。以爲來復之機。自不容已矣。大節不觀三王之祭川乎。三王祭川。必先河後海者。蓋水之來處曰源。水之聚處曰委。或爲水之源。河是也。或爲水之委。海是也。委不可以先源。故海不可以先河耳。夫以源視委。源爲本矣。先源後委。務本矣。此之謂行祭務其本也。豈學爲聖人天道者。可不有本乎。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四

章



陝西涇陽楊梧鳳閣 著

兄 楠龍棟 定

姪 昌齡三開

紹齡七來

男 延齡九如

孫 惺慧益較

○樂記

按古有樂經疑多聲音樂舞之節而無詞句可讀故秦火之後無聞焉漢興制氏世爲樂官頗能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理其言義理則此篇是也武帝時河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五

間獻王采撰樂記二十四卷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又各不同此蓋斷取二十三篇內之十一篇餘有十二篇其名猶在二十四卷此無所錄也即於十一篇中亦刪取要畧非全文矣篇中大旨不過體用兩言而已蓋其體也法天地之陰陽本人心之和序以制禮樂故其用也贊天地之陰陽管人心之和序以成極功其實理也然以樂名篇而篇內多互言禮何也蓋禮樂二者缺一不可然必先有禮而後有樂周子常言得其序而後和故禮先而樂後也此記者之深意也

凡音之起由人 節

此論樂本之事首二句作冒論樂始於人心下皆發明此

二句意大旨人心靜涵樂之本動該樂之全從感物後想到那未感之前喜怒哀樂無著時有多少妙境看得這裏透徹便知天地間中聲源頭註中虛靈不昧二句是樂之張本惟聲由虛靈中感之而出感的也正出的也正所以辭意相應而能變成方及聲容兼備樂於是始成

大凡樂音之初起皆由人心之動而生也蓋人心本靜而所以動者感於物而使之然也心感物而動情也有情則不能無言故形之爲單出之聲聲之辭與中之意相應自然生清濁高下之變即其變之中清濁有序高下有節相和相應而成歌詩之方法則謂之雜比之音而宮商角徵羽之兼備矣由是比合其成方之音而播之八音之樂器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五

及協之文武之樂舞夫如是則有聲有容而終始條理已備故謂之大樂從此看來樂之音非始於人心之感物而

按此節首二句從外說入裏來以啟其端人心以下從裏說出外去以申其實總一樂生於人心之感盡之凡音音字包樂言物字該得廣世道之盛衰政治之得失百凡事體之順逆有感於外而觸於中者皆是聲自起口而言不必說到成辭句聲與意相應而成一句之辭則就中字句自然有清濁高下故曰生變言生出變態來方法也成方猶言成曲調也言以此辭作爲詩歌使叶五音不可增損改易是此變又成方體成文不亂也

故謂之音者。維比五音而爲言也。比音貫下聲容二項。而樂樂字是樂器。如琴瑟簫管之類。千盾也。戚斧也。武舞所執。羽翟也。旄旌尾也。文舞所執。樂師有帳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此樂之大概。始於人心。終於器數。如此。

### 樂者音之所由 二節

此詳心之感物。而因及慎感之原也。首二句承上文而申言。作過文其本指樂之本。是故以下詳言人心之感物。此節就在上節之中。因上節未說出許多條件。故復明言之。只重心之感而聲之唯殺等意輕。

由是觀之。比音而爲樂。是樂者音之所由生也。然其本則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五

### 三

不在音而在人心之感於物焉。是故以感於物者詳言之。凡人喪所欲則哀。其哀心感者。其聲唯以殺。蓋哀則氣鬱。故唯竭而無澤。氣歉。故滅殺而不隆也。得所欲則樂。其樂心感者。其聲唯以緩。蓋樂則詞氣發揚。故闡盡而無餘。詞氣從容。故舒緩而不迫也。順其心則喜。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蓋喜則真其方來。故發生而不窮。鳴其得意。故施散而無積也。逆其心則怒。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蓋怒則其氣不平。故粗而高急。其氣不和。故厲而猛暴也。於所畏則敬。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蓋敬則主一無適。故直而無委曲。是非不掩其實。整齊嚴肅。故廉而有分際。可否各得其歸也。於所悅則愛。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蓋愛

則與物無競。故和平無乖戾。不拂人情。故柔順無亢厲也。合而觀之。人一心耳。而性情具焉。性體寂然。有何名相。是哀樂喜怒敬愛六者。非性也。乃感於得喪順逆畏悅等物。而後動。而爲情。遂有六者之可指。此所以生變成方而音樂是出也歟。

按其本不就音說。乃樂之本也。本是根本。非始初意。中間六感字。與前後二感字。義雖同。然中間是言聲從心感出來。前後却言心自物感。有兩層意。六聲字與上節形於聲之聲字同。六以字聯說。言不徒唯而又殺也。樂是長久之歡。喜是一時之悅。

是故先王節只承感於物而動說。禮以道志六句。慎感之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五

### 四

實同心出治句。慎感之意。志聲行姪。俱要根心字出。庶得感人心意。民心同則治道出。串看治道不是禮樂刑政。此又是禮樂刑政以后事。

此承上言性雖本善。而情之感物。能必其一。一中節乎。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人之政焉。慎感何如。禮之儀節。一歸於敬。民習禮。自然動作收斂。而無邪僻之志。樂之聲容。無非一和。民習樂。自然心氣和平。而無粗厲悖逆。如是而有不能者。食粟之不齊也。則政以教之。而齊其不一之行。如是而猶有不率者。蔽錮之漸。漢也。則刑以罰之。而防其姦。是禮樂刑政雖有四者。然一以爲本。一以爲輔。相成而不相悖。其極致一歸於慎感而已。先王如此爲治。所以同民之

心而昭顯吾之治道也。蓋人人涵濡於禮樂而無不能之行。不率之姦。自然哀樂喜怒愛敬。皆中其節。天下如一人。而心無不同矣。風俗易而太和在宇宙間。治道豈外於是耶。

按先王慎感人之政。所以兩字者。實有意味。慎是先王心裏許多詳審斟酌工夫。禮樂刑政是慎心裏發出來的。所以可同民心。可成治道。志者心之所之。在寂而待感之界。此際在道處得力。聲者心之所發。心和則聲和。此際在和處得力。其實禮以飾外。而言道志者。揆本也。言動皆粗而獨言和聲者。舉其切於咏歌者也。一其心之行。使同歸於中和而後已。防其心之姦。使不悖於中和而後已。所以同民句。言先王慎感本意如此。

用音者生人心 節

此詳政之通於音也。諸說謂之音已上。作已成的樂音看。治世之音以下等音字。是里巷歌謠者。俱非若上段作樂音說首節已說過了。何又道這一段。此節聲字音字。都作民間歌咏說。聲是傳誦怨悵之聲。音就是此聲編成曲調。燦然可聽的。此情動於中之情。與前情字不同。乃感於上人之政而動之情。聲音之道。道字不可輕輕作道理看。乃他精神命脉所流貫之情也。通者相為一而無痕迹之謂。所云政和則心和。心和則音和者是。

且先王慎感人之政。以同民心。出治道者何。正以凡樂必

有音。閭巷歌謠之辭。其生於人心乎。蓋人心感政治之。而情動於中。則感於言而聲形焉。此時雖言哀樂之事。而有調也。聲又不足而作為歌謠。其次序有清濁。節奏有高低。五聲為曲。如五色之成文。而謂之音矣。是音者生於人心之感物也。故世治則音之形於民者。優游自得而安焉。欣喜自適而樂焉。由其君政事和諧。感民心以安樂之道也。世亂則音之形於民者。怨上之使我至於此。怒上之所為失其道。由其君政事乖戾。感民心以怨怒之道也。國將亡。則音之形於民者。哀已之窮而思得賢君。由其君政事淫虐。使民困苦。感民心以哀思之道也。觀此可見音生於人心。而其道未嘗不與君政之得失相關也。夫音之哀樂。由於政治之得失。人君可不慎所以感之乎。

按上節只言政之感人。未說到聲音與政相關切處。故又從人心說起到政上去。以見慎感之道。在慎其政也。首五句輕感物物字。指上人之政言。即下政和等感物而動。分明是個情了。故直云情動於中。治世亂世亡國。俱指見成說。政字虛通者。以政事感通之。非平契之謂也。

宮為君商為臣 三節

此正見樂之與政通也。首五句作總。五者不亂。倫理正而為治國之音也。宮亂五句。倫理不正而為亂國之音也。五者皆亂五句。倫理廢而為亡國之音也。末以亂亡為戒。

首節申明治世之音也。君臣民事物有實實的道理，而諸臣當各盡其理，以爲民事物之主。卽下文通倫理之脈。音至濁，有包裹衆音之意，與總體萬物者相似。故爲君衆商音大濁，爲臣，臣所以輔君，而日有事機，但少減於君，比宮之與商，有相須之位分，實有交代之責。角音半清半濁，爲民，蓋民有作事用物之責，而聽君臣之役，使居卑卑之中也。徵音次清，爲事，事由人成，象事理之各有其緒，而不相混也。羽音至清，爲物，事必用財物，象物之各成質而不相妨也。五音之象如此，豈徒比擬之間，而實有貫通之妙。故世之治也，君明臣良，民安事治，物成，五音各得其理，而不亂，則五音和諧而不散，故矣。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五

七

按宮商等，卽聲音之播諸樂器者。惟聲音有清濁高下之變，聲濁者尊，清者卑。故播諸樂器，有宮商等之異。惟憑敝敗也，無怙憑，只是和意。宮屬土，商屬金，角屬木，徵屬火，羽屬水。此五音者，八音中皆有之。註獨舉絲音，蓋以例其餘，非專指絲也。宮音亦不專指黃鐘，蓋十二律還相爲宮，特以始於黃鐘，故姑就黃鐘言耳。宮下生徵，徵上生商，商下生羽，羽上生角，三分損一者，三分之去一分也。三分益一者，三分之添一分也。如黃鐘之律，其長九寸，每寸九分，九九八十一，是爲宮聲之數。三分損一，以下生徵，則去二十七，得五十四也。餘以類推。

次節申明亂世亡國之音也。官亂則樂聲荒散而無統，

其君之驕恣而不能爲主於上也。商亂則樂聲歇邪而不正，由其臣壞亂而不能承君於下也。角亂則樂聲憂愁，由其政虐而民怨也。徵亂則樂聲哀慘，由其役繁而民勞也。羽亂則樂聲傾危，由其征斂無藝，費出無經，而財用匱乏也。此各音之亂，猶未至於滅亡也。若五音皆亂，則是君臣民事物互相凌越，而謂之慢也。如此則國之滅亡，近在旦夕矣。

三節卽前代之音以驗亂亡之事。見當先正倫意。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以其音之所形，知其君臣民事物皆失其理，近於迭相凌之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以其音之所形，知其上無道，撥而政散，下無法守，而民流，政散故民喪其忠誠之心，而誣上，民流故各行其淫蕩之私，而不可止也。音之關於治亂滅亡，其不爽如此，非以其道與政通也哉。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五

八

按鄭衛之音，卽今鄭風衛風所載之詩也。衛詩三十有九，而淫奔者四之一。鄭詩二十有一，而已七之五，是鄭尤甚於衛也。故夫子獨言鄭聲，舉其重耳。桑間，疑卽衛風桑中之篇，蓋衛風淫亂，世族在位，相竊妻妾者也。濮水名在衛地濮上，紂靡靡之樂也。

凡音者生於人心 節

此極言君子知樂之妙，而歸於實得也。凡音句爲通倫理，句張本，不重此節，只看爲能知樂一句。知字因通字來，禮

卽寓於樂中。下文審與幾總是個知之到節中。政字禮字德字都是倫理的。理字中所包藏的奧妙。倫理中之條貫經緯是禮。此物在政事間就是治道。禮樂皆得。心中融會和序一原而得之也。直至得的地步。方完成個知樂。

夫聲成文謂之音。是音生於人心。喜怒哀樂之感也。而音之成樂則與君臣民事物之理相通者也。蓋惟其生於人心。是以通乎倫理。此樂之妙也。而世止於聲音間求之。豈知樂者哉。是故禽獸無論已。卽僅有識之衆庶。亦不可與也。惟君子道有所通。爲能於通倫理之樂而知之焉。其知樂也。審聲以知音之得失。審音以知樂之得失。審樂以知政之得失。至於知政。則聲氣之原具於身。而戒其政之乖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五

九

法其政之和。凡君臣民事物之治道已全備於知中矣。此所以爲知樂也。然豈徒知已哉。是故不知聲之理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之理者。不可與言樂。無得故也。知樂則知其所以由生。聲氣之元卽倫理之統。禮先而樂後。不其幾而得於禮也乎。幾禮而禮得。知樂而樂得。禮樂皆得。則中正和樂不紊。不偏纔謂之有德。德者言實得此和序於吾心也。君子之知卽君子之得。因知禮樂而贊之也。

按樂通倫理一句。已見得禮樂合一了。此後反覆言君子之知樂。只重倫理上。爲能知樂且虛說。必知聲知音。而後有以發知樂之端。必知政備治。而後有以要知樂之終。治道備緊承知政來備。只是正倫。心尚未有設施。

意則幾二字有意。則者見貫通之自然也。幾者辨晰其精微之極也。樂通倫理。理卽禮也。未有明禮而不知樂。亦未有知樂而不由禮者。雖有知明處當兩意。處當當後一層。惟君子爲能知樂至治道備矣。知禮樂之合一也。未又歸到實得上。見禮樂之合一也。有得方謂之知。一串看聲音樂政。只就好邊說。若兼美惡。則幾字得字俱說不去。皆得皆字不可忽得也。就指得和序說。此釋德字之義。見非襲取意。

是故樂之隆節

此承上文有德而明先王制禮樂之意也。首四句見虛禮清廟大饗二股方實之隆。樂不極音。重禮不致味。非謂不極音致味。方爲隆樂。重禮也。蓋極音致味。則發洩而無餘。此不極致中。包涵甚廣。故曰有遺。直到教民平句。方是先生主意。

十

夫樂必有音樂之隆。宜極音矣。然至樂雖少不得音。有播於音而不盡於音者。在何極音也。禮必有味。禮之重宜致味矣。然至敬雖少不得味。有寓於味而不專於味者。在何致味也。奚言乎非極音也。鼓清廟詩之瑟。樂之隆也。朱其絃而聲則濁。疏其越而聲則遲。一唱三嘆而和者寡。此其音質素而已。然音雖質素。一本道德。細而聆之。風之發俗之易。一此音之餘韻焉。至今在也。奚言乎非致味也。間舉裕帝以祀先禮之重也。得以玄酒爲尚。俎以生魚爲薦。太

羹無滋味之調和。此其味質素而已。然味雖質素。寓乎誠敬徐而沐之。本之報始之反。一此味之真趣焉。至今存也。由是觀之。先王之制禮樂也。豈爲口腹耳目之欲。而思以極之哉。人道自正。失其正者。自好惡不平。始正教民。卽不極不致之間。求道音滋味之妙。庶可以平其好惡。而還反於人性之初。是所貴於禮樂之教也。奚求之音味云。

按瑟兩頭有孔。疏通之。使相連。孔小則聲急。孔大則聲遲。大饗哈禘也。玄酒在五齊之上。俎有三牲。而兼載腥魚。謂薦血腥之時。至薦熟之時。皆亨之而熟。魚則始未不亨。故云俎腥魚。非極口腹。卽於玄酒腥魚太羹上。見非極耳目。卽於朱弦疏越上。見平好惡。反人道。一風一

禮記說義纂註卷之十五

本

正。非有兩層常說。人人好善而惡惡。是爲平好惡。在在風移而俗易。是謂反人道。細玩與上文不相蒙。人情中原無紛華。故冲雅澹泊。而以質素爲好者。是入道之正。惟正性爲世情所汨沒。則聲希味淡之本體失。而好華惡質。好文惡素。人道胡由得復。平者使欲與理衡。而好理惡欲。適得其恰當之則。而本來之真性日反也。總之音味淡素。便自有個平的意見在。

人生而靜

節

此因上文平好惡而推好惡無節之害也。大旨入道之正。從何處見得。只把人生而靜。并感物而動。機括看來。便見得入道的真本色。此只言人生有欲無節。乃亂則先王

禮樂以平好惡。夫豈得已哉。

先王制禮樂。將以教民。平好惡矣。然好惡何從而生乎。彼人生而好惡之情。至靜未發。一中自在。此便是性。此性雖具於已。而實原於天之賦予也。一感於物。而好惡心便萌動於中。是已發時的知。此便是欲。此情雖動於欲。而實根於性。天之流行也。然其所以感物而動者。蓋由人心虛靈原自有知物來而此知知之。然後見可欲而好形。見可惡而惡形。此乃欲之不能無者。但貴於有節爾。苟無存養省察之功。則虛靈之知。無節於內。物至之知。引誘於外矣。然及此時。而能反躬以求之。循或可制。若又不能反躬。以至性天之人。化爲攻取之物。滅天理而窮人欲。則是悖逆詐僞。以爲心。淫佚作亂。以爲行。以強齋弱。以衆暴寡。以知詐愚。以勇苦怯。疾病者不得其養。無告者不得其所。而大亂作矣。好惡不平。一至於此。人道何由而正乎。

禮記說義纂註卷之十五

本

按人生靜而爲性。性動而爲情。情動而爲好惡。三項一直說下。物至知知。就承感物來天之性。性之欲。且說理物至知知二句。方屬人身上說。上知字是體。下知字是用。言性發爲情之機。又在於心之知覺也。在動之前。不是感物而動之實性之欲欲字。不可說壞。言其欲有所好。欲有所惡。而未形於外。形則有迹。而可指矣。好惡形處。只以物字還他。好惡所由生。如此固有自然之節在也。有節則性存。情當而人道正矣。知誘於外。比無節於

內進一步不能反躬比知誘於外進一步

是故先王之制節

此節發先王制禮樂之意也是故字緊頂前節好惡無節來制者因吾心和序制制之法也註因字極重見非遠於人情者不悖要看得心悅誠服的意思出謂身習之而心安之也惟王道因乎人情故人情安而不悖人情治則王道完成無缺蓋因治功之成而知治道之備也前章言出治道則四者之始此章言王道備則四者之終

夫好惡不平人道不正凡以情欲之無節也是故先王以人情不可以太侈不可以太吝因人之情以為之節蓋顯示天下以無敢踰無可簡而雖有無窮之情不得不約未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五

止

達之志不得不勉其實何如衰之於喪紀情也因而制為衰麻之精粗哭泣之久近所以節喪紀不使之過而傷性不及而忍親也樂之於安樂情也因而制為鐘鼓之八音干戚之二舞所以和安樂而使發乎性情止乎義理也因其有男女之欲也為之昏姻以合二姓冠笄以責成人所以別男女而不使之相瀆亂也因其有交接之事也為之射鄉以合長幼食享以合賓客所以正交接而不使之忘尊讓也合而觀之禮節民心而行無過不及樂和民聲而言無所乖戾王道其有本矣又政以率其怠倦而使禮樂之教無不行刑以防其恣肆而使禮樂之教無敢踰所以為之輔也禮樂刑政四者皆王道也通達於天下而民無

達之者則好惡平人道正而王者之治道尚有不備也哉

按先王因人情而為節文固不徇人之情亦未嘗拂人之情總是得中意人為猶為人也鐘鼓兼八音干戚兼文舞男昏女姻男冠女笄有大射鄉射禮有鄉飲酒禮有飯為主之食禮有飲為主之饗禮使主以仁接賓寬以義接主也夫制禮所以為節也樂所以為和亦曰節者樂雖和不流是所以為節以至別男女正交接此為人為之節者也禮節樂和就本文上見出行之防之二之字指禮樂四達謂四者之教達於天下也就上入節民和民一民防民言不悖則下之人自節自和自行自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五

止

防而從於上矣王道備歸重在不悖上若非治功有成即禮樂刑政自在未可以言備也

樂者為同節

此詳先王救禮樂之弊也通主治民說同異是禮樂之功用在先王制作上看親愛是人心感化即民治也禮樂原自合一流離則用禮樂者偏勝之弊便自不行以下皆詳救弊之道或以禮樂相資而救之或以刑政為輔而救之或以仁義為本而救之無非欲其無弊而復其相親相敬之傳故曰民治行

樂主於和和以統人之同而流通其情意禮主於序序以辨人之異而分別其尊卑此禮樂致用之初意也惟其同



故樂行而民相親親生於情合也惟其異故禮行而民相敬敬生於分定也此禮樂並行之功化也如此宜無弊之可言矣世人岐禮樂而二之於是有一於同而樂勝者則其弊流而不敬不敬不可言親一於異而禮勝者則其弊離而不親不親不可言敬不知禮不可無樂樂不可無禮情意欲其淡洽而體貌欲其明辨所以合而飾者正禮樂合一之能事也故導民以禮而禮之義截然其不亂則貴賤有等而不流導民以樂而樂之文藹然以相接則上下以和而不離此禮樂相資救弊之道也然道無爲而易玩又當輔之以法故禮樂得中者爲賢所當好也偏勝者爲不肖所當惡也好惡者則賢不肖別矣又其甚者惡不徒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五

五

惡而刑以禁之好不徒好而爵以舉之則政事均矣然法有限而難久又當先之以本故本吾心之仁以愛民而存惻怛於節文之中則不惟有樂以爲禮之資而又有仁以爲樂之輔矣本吾心之義以正民寓裁制於慈愛之內則不惟有禮以爲樂之資而又有義以爲禮之輔矣救弊之功至此可謂至矣是以民治行而無流離之弊也上言王道備言爲治之具此言民治行言爲治之效

按首八句止言禮樂未著爲治者下文方屬在人君上說合者於相敬中恩意孚飾者於相親中節文辨相資救弊是禮樂能事論其理耳義立文同方實用禮以飾貌用樂以合情也義只是一個序自其隨事得宜曰義

立者是秩然於人身雖極親和中有不相假借意便是禮行樂中文只是一個和自其有理而不亂曰文同者是流浹於人心雖極嚴厲時自有相便安意是樂行禮中義立文同就上人立禮樂之教說貴賤上下泛指當時尊卑等人仁義固有之德見之行禮作樂之間者慈愛懇切嚴毅果斷乃自心之用處說也此皆上之人用自已仁義以愛正斯民使民皆以仁義自相愛正如此此節緊要在合情飾貌而尤緊者在仁愛義正把禮樂直歸愛敬良心上方真切搜剔得流離的病根着不困治民而曰民治者見此親敬之道原斯民自然之治至此而無不行耳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五

五

樂由中出

節

五

此言禮樂本體之妙而及功化之盛也樂由中出二句此禮樂之本由中故靜二句此禮樂之體大樂必易二句此禮樂之妙樂至無怨二句此禮樂之效揖讓而治二句此禮樂之證天子不怒六句樂至則無怨也各父子三句禮至則不爭也樂達禮行全重在天子身上天子不怒就是樂至天子如此就是禮至不必另討

彼樂何由興欣喜歡愛之和出於吾心由中出也禮何自作進退周旋之序著於吾身自外作也夫樂出於吾心之和故聲容之間情意安舒有從容無紛擾何靜如之惟禮作於吾身之序故容貌之間威儀交錯有條理無鄙野何

文如之樂至於肅斯大樂矣雖有聲容不過一和以貫之而無矯拂之勞非必易乎禮至於文斯大禮矣雖有儀節不過一序以貫之而無苛瑣之煩非必簡乎禮樂本體之妙如此治效當何如耶蓋易則樂斯至矣以此至者和天下凡感於樂者各得其所而無怨簡則禮斯至矣以此至者節天下凡感於禮者各安其分而不爭夫不怨不爭則爲君者可揖讓無爲而治天下其原由於禮樂之至故曰禮樂之謂也當此之時寇盜之暴民懾服而不興藩屏之諸侯賓服而不叛惟諸侯賓服故兵革可不試惟暴民不興故五刑可不用由是百姓相安於閭里而無受兵受刑之患天子垂拱於朝廷而無加兵加刑之怨天子知此則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五

古

至和流通而樂道達矣所謂樂至則無怨也自天子而言既自合和父子之親推明長幼之序而又立尊長養老之故以敬四海之內無不各親其親各長其長焉天子如此則至序流通而禮道行矣所謂禮至則不爭也按樂中禮外之說蓋自制作而言耳必有辭讓之心而後有威儀之節禮未始不由中出也其曰易簡則一貫之旨在其中矣註如乾易知不勞坤簡能不煩是比擬語前面只說禮樂本體樂至禮至是聖人之用禮樂體靜文之妙會易簡之精一身而極和序之至至者無以復加之謂無怨不爭便有以此和序之至敷之天下而天下各得其和序意

大樂與天地 節

此見禮樂之情統天人之同也此節以感人爲主首六句只要推禮樂之道大以爲感人張本明則二句只就上文見出不必另討殊事以後推感人之故又從感人而生者也在天地曰和節在禮樂曰同和同節在人情曰合敬同愛其實一理也

夫天地以陽生萬物有自然之和以陰成萬物有自然之序而人得之以生故其機相通一或失之則天地不位而萬物不育矣惟聖人以至和作夫樂至節制夫禮故能上感天地使無愆陽無伏陰而與天地同其和節也惟同和則生氣流行而百物各遂其性惟同節則辨別尊卑而祭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五

太

祀以安其位由此觀之則在聖人者有禮樂以達和節之道而上贊乎幽在天地者有鬼神以運和節之用而下應乎明其實一理也特以幽明之分而異其稱爾此禮樂之配造化也夫造化且不違況人心乎吾見四海之內感同節之理無不合敬以相接焉感同和之理無不同愛以相親焉此禮樂之感人心也所以然者此禮樂之情原只是一愛敬禮之三千三百事殊矣樂之五聲六律文異矣不過以愛敬散於事與文之中而要其合只一愛敬盡之明王有二道乎故揖遜放伐禮之事雖異特與治亂之時並耳文德武功樂之名雖殊特與文武之功偕耳豈所論於愛敬之情也哉禮樂之情惟合敬同愛其合造化而感人

心也以此。

按大樂二句言禮樂本體之所合。和故二句言禮樂成  
功之所助。天地之和。如周流和同是。節如高下散殊是。  
上文必易必簡。已涵有天地意。至此直指天地言之。下  
和節。亦帶著同字意。百物不失。言能以和昭著化育。是  
大樂符之。祀天祭地。言能以節辨別尊卑。是大禮贊之。  
獨言祀天祭地者。禮莫重於祭。祭莫重於天地也。鬼神  
二氣之靈。把造化之和節。人心之愛敬。翕聚一團。以舒  
慘開合於兩間。其屈伸運用。總之仁近樂是愛。義近禮  
是敬。可見天地間之鬼神。即造化之仁義。人心之愛敬。  
即人心中之鬼神。聖人以一氣者感之。安得不合而同。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五 九

故鐘鼓管磬 節

此承上言禮樂有情有文。而明其待人而行也。器就物言。  
文就人言。對情而言。總謂之文。情是隨於中之道理。即上  
節愛敬者是也。作述明聖俱平看。無抑揚之意。末句是從  
上文看出。見明聖之名。未可以易得也。

言乎異文合愛也。金革之聲。而為鐘鼓竹石之聲。而為  
管磬。文舞所執。而有羽籥。武舞所執。而有干戚。此樂之顯  
於物。而為器者。執此器矣。身容有屈伸。頭容有俯仰。位列  
有綴兆。行止有舒疾。則又治飾於此器。而為文者。而合愛  
之情。寓於其中矣。奚言乎殊事合敬也。簠簋以盛地產。俎  
豆以盛天產。規模之品。節曰制度。脩飾之華。采曰文章。此  
禮之顯於物。而為器者。用此器矣。行有升降。位有上下。步  
有中矩。矩之周旋。服有宜質。文之褻襲。則又治飾於此器  
而為文者。而合敬之情。寓於其中。所以作述之者。豈易其  
人哉。故知情者。心通造化之精。於和序之理。別有一種妙  
悟處。斯能察事物之幾微。而創新其規制。識文者。撫古今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五 辛

若人哉。

按羽籥。以竹為籥。而插羽其端。為文舞。樂之文。獨言舞  
者。指人之易見者言。舒疾。猶言遲速。舞者之節也。制度。  
宮室器皿之類。文章。衣服旗裳之類。情。謂理趣之淺與  
者。文。謂節奏之宣著者。知有契合意。不止聞見之知識。

有志記意不止詳察之識知情則兼得乎文矣識文亦可因文會情矣能作能述根上知識說禮樂之情自在也不知他原有這段發揚昭著的真意何能取其情而見之制作禮樂之文亦在也不識他原有這段不可磨滅的精意胡能取其文而見之者述末二句只中轉上明聖意正要歸到知識上

### 樂者天地之和 節

此言禮樂效法之本也地制分上重禮樂看下重聖人看上言禮樂之和序本於天地之和序所以必明於天地之和序然後能興禮樂也前章同和同節猶二之也此却言禮樂就是天地之和序更淺了一步兩作字兩制字一正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五

三

一反口氣緊相粘明字最淺聖心先明其理又是高一層事

樂以和為主是即天地之和也禮以序為主是即天地之序也此二句只和序二字盡之何也蓋天地之和陽之動而生物者也氣行不乖故百物得和而皆以氣化天地之序陰之靜而成物者也質具有秩故羣物得序而皆以質別聖人仰觀於天見陽氣之和而播諸聲音運動不居皆氣之爲是樂由天作也俯察於地見陰質之序而制爲典則一定不易皆質之爲是禮以地制也此樂禮所以爲天地之和序也不明乎天地之序而過於制禮則禮必紊亂而失序不明乎天地之和而過於作樂則樂必暴戾而失

和此禮樂不法天地之弊也故聖人明於天地之和不過亢之和也而後興其得中之樂則法天地者依然一天地之和矣明於天地之序不過肅之序也而後興其得中之禮則法天地者依然一天地之序矣其興也與天地同體其成功也不與天地同用哉

按前言同和同節以成功之所合而言也此言樂者天地之和禮者天地之序以效法之所本而言也和序禮樂或統言天地自其理同者言也或分屬天地自其所以切者言之也理一而位殊言異而意同也過制則亂二句大有道理從來不曾說和序不可過獨此處發之地制以上推禮樂原頭下歸重聖人心上然後是難詞天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五

三

地之和序自有正氣決不過的即有時而過是其氣之偶乖其理則不過也只說明天地之和序不曾說明天地不過的道理何以爲制作之本明者正明此不過的道理此所以同和同序也前章知禮樂之情者能作正是此旨

### 論倫無患 節

此明禮樂之義之精不同於數之易知也制也以上只重個義之難知惟君所獨知意下舉數之易正見惟君明其義也大旨難知的理緊要在官與制裏面樂情之和猶可知而以心之和爲此官之妙處禮質之序猶可知而以心之制爲此質之妙處豈可易知蓋欣喜歡愛不是一念

喜樂實著一段致中和學問養得個天地位置萬物育景况在胸中。方纔此意形見莊敬恭順是脩己以敬工夫已到。的氣候方纔此貌形見。豈一時粉飾得來。

夫樂雅頌之詞義理無窮而足爲論說律呂之音高下有。大而可堪比合渾然一和而無不和之害。此是樂之本情。而在人之作樂者必欣喜歡愛發之中節則心先和矣。始。可以宣足論之詞可以宣有倫之音。本心和而樂亦無不。和。此非作樂之官主乎夫禮行之也中而無過不及立之。也正而不偏不倚秩然一序而無頗僻之邪。此是禮之本。質而在人之行禮者必莊敬恭順恰當其則則身先序矣。始。可以行天下之中道立天下之正位本身序而禮亦無。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五

不序此非行禮之率制乎此禮樂之義也。惟聖賢君子知之若夫施之於器播之於聲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此禮樂之數爾聖人君子固習而通之矣而凡民亦可與知焉蓋禮樂有義有數二者固不相離然義則精微而難知數則顯設而易曉故特別而言之欲人渙其本也。按此節亦正是知禮樂之情者能作意情實二句言禮樂自具中和也。官制二句言人之用禮樂者當先具和序之德也。論倫就是無患中正就是無邪不必又轉一層欣喜八字都在心上說方與官制切順訓柔順一云當作慎非。

王者功成作樂 節

此原禮樂所由作而因及其用之人也。襲禮截上似就制禮樂說下似就用禮樂說然總之理一也。王者聖人總是。一人以位言爲王者以德言爲大聖末段禮樂處有樂備禮其意大聖處有功大治辨意。

夫禮樂何由而制作也。自我建立而開一代之基曰功成則作樂以象之所以詠歌休澤俾勿壞也。自民歸服而成一代之治曰治定則制禮以節之。所以昭垂典則持其亂也。樂惟象功故功不同而樂因之其功大者其樂備如舜揖讓以有天下而韶盡美又盡善是也。若武王之舞干戚不如韶之盡善非備樂矣其功可知。禮惟節治故治不同而禮因之其治辨者其禮具如上古質樸以爲治而郊設。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五

血大饗醴是也。若後王之薦執事不如古之將饗樂建禮矣其治可知。五帝迭興其時殊矣隨時有作故少皞之大淵頌頌之承雲帝嚳之九招帝堯之九歌帝舜之大韶樂不必相沿而其備則一也。何者功俱大也。三王代作其世異矣與世推移故夏之尚忠商之尚質周之尚文禮不必相襲而其具則一也。何者治俱辨也。禮樂之原於治功如此用之者豈易其人哉。故奏樂而窮極則有流而忘返之憂行禮而粗畧則有偏而不舉之弊。凡以道德不至故禮樂不行爾。及夫敦厚於樂而和樂不流不至於憂禮備具而周密各中不失之偏其惟大聖道金德備者能之。以此見禮樂非聖人不能作亦非聖人不能用也。

按功成治定制禮作樂俱是一時事。作樂俾勿壞。制禮持其亂意。重看。下六句一正一反。說功大樂備。有情文兼至意。治辭禮具有本末。俱舉意。于戚四句不重。承上文而反言之。便是不可如注指出。韶武亦不可遂指武爲劣也。禮之具者可通天下萬世。故變具爲達。無兩意。則憂在樂極。後樂原非極於聲音用樂者。極於末而忘其本。則樂反增憂。則偏在禮粗。後禮原非止於粗節。用禮者得其粗而遺其精。則禮反偏失。及夫二字緊頂。敦是篤厚和平。作樂有節意。極則不敦矣。敦自然不憂。粗則不備矣。備自然不偏。

天高地下

節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五

章

此詳申禮樂與聖人合一之教也。近禮以上造化肇禮樂是效法所本。從地以上禮樂同造化。是成功所合。皆是虛論。理如此。故聖人以下。纔實著聖人說。應天二句。應效法一邊。明備二句。應成功一邊。大旨註中自然二字要味。天地散殊。合同光景。是自然之禮樂也。禮樂惟由自然而出。故有從天配地。妙用聖人看得世間無制作把捉之。則此理湮塞晦滯。殘缺滲漏。而造化亦幾乎毀。到天地官的地步。無非以自然合自然也。說樂不離仁。說禮不離義。這纔是天地間的實理。聖人把天地的仁義妙處。悉收盡在制作內。所以能應配天地。

夫天地畀高下之位。而萬物散殊於其中。莫非序也。而禮

制自然之序。已行於此矣。氣流有不息之機。而萬物合同化生於其間。莫非和也。而樂情自然之和。已興於此矣。以同流合同言之。春夏之作長。乃天地以愛養爲心。生物之仁也。以高下散殊言之。秋冬之收藏。乃天地以裁制爲心。成物之義也。天地何有仁義可名哉。卽其生育肅殺之意。而仁義之理在矣。夫仁氣之和也。樂之聲音皆氣之爲。而以和爲主。仁不近於樂乎。義質之序也。禮之儀則皆質之爲。而以序爲主。義不近於禮乎。終有天人之別。故不曰同而曰近耳。此禮樂之本也。及其成也。天地本和。樂之功。又加厚之。使作者益作。長者益長。以助其和之不及。是和也。陽氣之伸而爲神。爲天所以生物者。散其和。是依循陽之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五

章

神氣。而從天作長也。天地本序。禮之功。又分辯之。使敘者不忒。藏者不愆。以助其宜之不及。是宜也。陰氣之屈而爲鬼。爲地所以成物者。別其宜。是安定陰之鬼質。而從地敘藏也。此其功之所合如此。聖人有見於仁近樂。義近禮。天地已先有此禮樂在。但不宜洩而發揮之。則精神妙理。不能調補以成功。而其運用也。亦無力矣。故法天之和。作樂以應天之作長。法地之序。制禮以配地之敘藏。直至禮樂之精微。寓於制作者。昭然顯著而明。且經曲皆序。聲律盡和。而又備也。則天生生物其職。有敦和者。以贊助之。而得生之職。地成物其職。有別宜者。以贊助之。而得成之職。是始焉。法造化爲禮樂。故終焉。以禮樂贊造化者如此也。

按首六句只說造化有自然之禮樂禮樂法造化意却在言外天高地下非天尊地卑之謂乃天氣上騰而天高地氣下降而地下也萬物散殊各正性命不復混淆也行者露端之意不息以天地言與高下相反合同以萬物言與散殊相反與者造始之意春作以下正推明此二句禮行樂興處且勿露和序字樣至近處方以同一和序發揮纔妙長比作進一步藏比敘進一步仁義非天地之所有而以屬之天地者不過借其慈愛斷制之意以形容其理耳大都樂只是一和禮只是一序以天地全體言高下散殊是序不息合同是和以分布四時言春夏之仁是和秋冬之義是序近者對全體言亦

是理之大體相近似也率有依循意和既敦則莫不循其理而無所屈故能率神居有安定意宜既別則莫不安其處而有所歸故能居鬼神者陽之盛所以從天鬼者陰之盛所以從地兩從字當順字看有天地不得專擅意應天配地言聖人制作效法尚未有贊助意直至天地官始見官者朝廷設一官必有一職天地能生成萬物正天地之恪守官職處

天尊地卑 二節

此申言聖人制作之所本也前節如此以上實作聖人制禮本於天地說後節取法造化在如此以下始說這兩節要看他摹寫天地間之別與和就是畫出一般此以實理

爲文故極其切

天尊地卑節此言聖人制禮本於天地之別者如此即前天高地下三句意此節或先言天地而不及禮或先言禮而後言性命或天地與禮合說古人文字固不拘拘於對待比擬也

天地有尊卑之位則君臣之分定於此矣山澤有高卑之勢則自公侯以至庶人貴賤之體別於此矣陽動而饒陰靜而乏則禮之經曲異矣五倫之道以類而處五禮之施以事而分皆本於人之所受天之所賦典禮之中自然有此尊卑厚薄之等非聖人以私意聚分之也天有日月星辰之象則法之以爲衣服旂常之章地有高卑大小之形

則法之以爲宮室器具之制由此言之則禮之有別豈非天地自然之別乎

按天尊君象地卑臣象有出命順命意澤卑賤之象山高貴之象專以諸臣言有貴隆賤殺意太極動而生陽陽之動也發生長育而靜者於是乎伏是爲動之有常太極靜而生陰陰之靜也收斂歸藏而動者於是乎息是爲靜之有常聖人法而制禮如以大爲貴主於隆盛以小爲貴主於減殺小大於是殊也方親義序別信之道也類即父子君臣長幼夫婦朋友是也以類聚者如親行於父子義行於君臣序行於長幼別行於夫婦信行於朋友使各安其位而不相假借物之事如吉凶軍



賓嘉是也。羣者事之所行，不止一端，分而辨別之。如古禮以樂邦國，凶禮以哀邦國，軍禮以固邦國，賓禮以和邦國，嘉禮以親邦國，使各從其事而不至紊亂。若此者，以天所賦之命，人所受之性，自有綱常倫理，其間尊卑厚薄不同，天地性命已是聚其類分其羣，聖人特因而聚之分之耳。外註劉氏之說勿從。

地氣上齊節。此言聖人作樂本於天地之和者如此，卽所謂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也。雖有天地陰陽字，只以天地爲主，陰陽天地之氣也。雷霆風雨等皆是二氣流行天地間者，百物皆天地所化生，故謂之百物。四之字指氣四以字猶爲也。大旨聖人之聲容，倣像其絪縕摩蕩之機。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五

无

流行變化之意耳。豈不是天地之和，看來聖人這許多制作的巧處，都是天地間渾成的道理，何曾強生一件出來。可見天地能造成聖人的心機，聖人造不得天地的玄機。夫地在下，氣則上騰，天在上，氣則下降，地氣上躋，是陰摩陽也，天氣下降，是陽摩陰也，陽摩陰，是天氣播蕩也，陰摩陽，是地氣播蕩也。吾見二氣之鼓舞，則爲雷霆，搏擊迅疾，於是乎有聲，二氣之奮發，則爲風雨，散之潤之，於是乎盡利，二氣運而四時行，一寒一暑之互推也，二氣暄而日月明，或晝或夜之迭見也，由是絪縕化醇，天地化生之萬物，皆資始資生，而百化興焉，造化之和如此，而自然之樂情，肇矣。聖人法之而作樂，其間五音六律之理，如高下法躋

降之常，倡和盡摩蕩之妙，鼓舞象雷霆，周旋象風雨，終始象四時之動，繼作代日月之明，百度萬舞，象百化流行之盛，蓋造化有自然之和，聖人不過法之以作樂，故曰樂者天地之和也。

按天位乎上，地位乎下，天地不交，則不泰，故上下之位雖不可易，而呼吸之薰蒸，瀰漫布濩，下者上躋，上者下降，盈宇宙間，皆是氣之交結相摩，卽在躋降中看出，相蕩只在相摩中看出，但以氣言，則爲陰陽，以體言，則爲天地，相摩謂彼此相入，如陽動陰靜，循環無端是也，相蕩謂彼此相播散而不翕聚，如天生地成，交致其功是也，雷霆有聲，故曰鼓，風雨發出，故曰奮，一說百化興焉。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五

三

是記者撮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之語，而簡其文也。若但解作萬物化醇，則興字無著落，且下文如此，無所承接矣，甚有理。

化不時則不生 節

此申上文兩節之意，見制作必本天地之和序意，不時無辨，就禮樂言，所謂乖氣也不生，亂升就天地言，所謂致異也，二句皆卽失邊以例得也。若禮樂得其和序，足以召天地之和序，而致祥矣，是天地與禮樂感通之情也，不然聖人之制作何爲而必法天地也哉。

按化不時，由樂之和不足以鼓和也，此是推原說男女無辨，言禮之不序，將何以別宜乎，此是直說化貴其和。

春先夏秋

不貴其別也男女貴其別兄弟

睦夫婦和亦才不貴其和也此互文以見意以男女一事盡禮者有夫婦然後有父子君臣等也天地之情還重參贊邊情字作理字看天地間之實理有感必應謂之情

及夫禮樂之極節

此言禮樂贊造化而聖人明其功也渙厚以上總是形容禮樂充塞流行天地氣化可到去處禮樂都到了若分配不足以見充塞兩間之妙以天地作主陰陽鬼神天地之用高遠渙厚天地之體天惟上故曰極地惟下故曰蟠陰陽變動之故曰行鬼神往來的故曰通高無際曰窮遠無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五

奎

方曰渙厚無底止曰測註中無顯不至四句分貼講不息二句就禮樂說緊接上句來一動一靜亦在禮樂上說乃是把上二句合說而言其盡了天地之功用也禮樂云只是歸功於禮樂令人曉然知禮樂之爲重耳若聖人只招揭名頭以示人有何用

此節承上言禮樂之失既足以致異及夫樂出於自然之和禮出於自然之序則和序之理充塞流行上至於天下委於地而天地之間無所不之故分而爲陰陽則此理與之並行妙而爲鬼神則此理與之相通星辰高遠而窮極之山川渙厚而測入之禮樂之用如此吾知乾元知萬物

之始者也今樂發達於陽之所生則有以著乎其位而始物者不得專其始坤元作萬物之成者也今禮安定乎陰之所成則有以居乎其位而成物者不得專其成夫太始之化不息者也樂著之而昭著其不息之化則不息者天也而實樂之爲也樂其天之所以爲天乎成物之體不動者也禮居之而昭著其不動之體則不動者地也而實禮之爲也禮其地之所以爲地乎夫著不息一動也著不動一靜也天地之間非禮以著靜即樂以著動禮樂之生物成物已舉天地之間而盡之矣但百姓日用而不知故聖人昭揭以示人於其靜也不曰地而曰禮見別宜而從地成物者禮之功用也於其動也不曰天而曰樂見率神而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五

奎

從天生物者樂之功用也所謂作樂應天制禮配地明禘而天地官者此也

按及夫二字根禮樂效法天地來極天同一氣行不乖意蟠地同一質具有序意陰陽鬼神高遠渙厚俱以禮樂貫渾渾說下不可分屬以上言禮樂貫造化以下言禮樂參造化也相承說下著太始居成物從上三句見出是收上文之辭太始百物之始生也著則是著落在太始上有附合安頓意居則是占了成物之位而安處意尚未是贊到著不息二句是舉其全體大用有贊助意天也地也天地之間也雖從上二句來却是起下文之辭天地之間正是禮樂有此句末句方有下落兩個

一字活看卽此一動而生一靜而成天地間之功用不  
過如此自此之外無餘事矣故字要玩於其靜而名之  
曰禮欲人體其序而贊地於其動而名之曰樂欲人體  
其和而贊天有示教之意

昔者舜作五絃 節

此言天子作樂實臣以爲民也舜作五絃是大舜爲民之  
心夔制樂實諸侯亦爲民也德盛字要玩下放尊時孰就  
是德盛處天旨諸侯勞於民天子以樂賞之中間有一段  
君臣相悅真意流通的光景

夫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阜財解愠之詩蓋藉天地長  
養盛大之氣以吹噓吾民此大舜惓惓爲民之心也夔承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五

章

舜命而爲之制樂以賞諸侯所以廣舜之心也然非濫賞  
賞其有德者耳故德盛則教道尊嚴此勤於教民者五穀  
時熟此勤於養民者然後以樂賞之而其賞之也又視其  
德之何如如勤於治民則德盛而樂隆故舞列遠其怠於  
治民者則德薄而樂殺故舞列短故觀其舞之長短則知  
其德之厚薄猶聞其謚之褒貶則知其行之美惡也當時  
諸侯有不觀感而修德者哉

按聖人制樂不專爲賞諸侯此特舉其中之一節而言  
兩舜作五絃有法五行象五倫意以宮商角徵羽言此  
時尚無文武二絃也重歌南風上南風詩名卽今所傳  
南風之謠今可以解吾民之愠今南風之時今可以阜

吾民之財今是也便有教養意了世本神農作琴今云

舜作者特用琴歌南風始自舜或五絃始舜也夔樂官  
始承舜命制列侯之樂不止一琴以賞諸侯前此未有  
也舜夔只重舜上然此二句却不重爲下文張本耳始  
字對後世而言天子爲樂以下開說諸侯有德兼教養  
言德盛在放尊時孰先一層由諸侯平日加意於勞來  
匡直者久用心於播植勸稼者深所以能放尊時熟若  
把這兩者就作盛經文何以於德盛下用一而字然後  
是難詞見不輕賜意賞之有使諸侯益勤於爲民意逆  
是勞之次者使其無德樂亦不賜何短之有舞處之綴  
一但樂隆則舞之行行列連綴者虛而長舞人多也樂殺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五 章

則舞之行行列連綴者近而觀舞人少也前樂字都兼聲  
容後三言舞者舉容見舞也謚法自周始

大章章之也 節

此詳歷代樂名之異俱以德爲主所謂五帝殊時不相沿  
樂而名與功偕也大旨於文德者直言其義於武功者則  
獨歎之可謂達觀時變而善言聖人之心者矣

夫堯之樂名曰大章者言其光被四表協和萬邦其德章  
明於天下也黃帝樂名咸池者言其正名百物開物成務  
其德廣被於天下也舜樂名韶允執厥中重華協帝取其  
能繼紹堯之德也禹樂名夏文命覃敷祇承於帝取其能  
光大堯舜之德也殷周之樂曰濩曰武湯有救護生民之

德武有底定武功之德順天應人行權得宜其人事之理已極盡於此矣聖人作樂無非象德而命之名也

按樂以象德兼心法之妙與及人之功言咸皆也也湯武之人事盡極謂從古來難行之事湯武做了費許多營旋却自天人交與極難而極停當故曰盡矣

天地之道寒暑 節

此見樂教之大也無功以上言樂化之和當法造化之和下言效法盡善之治也教者事之大綱以上人立法言事者教之節目以下人所習言然則二字緊頂中二段來爲字處已寓德字在內德乃君心之和作樂之本民之所由觀化者但在善處方見法治就是善善就是君之德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五

寒

今大樂者天地之和也天地之道有寒暑之志貴乎以時不時如冬有愆陽夏有伏陰之類則民感之而多疾疫又有風雨之候貴乎有節不節如春有凄風秋有苦雨之類則年不登而多饑饉惟樂亦然有聲教人發志意有容教人正威儀所以養民於和是民之寒暑也苟失其大體而不時則將以召和反以傷世猶寒暑不時而疾矣其聲教中有抑揚高下之事容教中有屈伸俯仰之事所以成民之功是民之風雨也苟亂其細目而不節則將以教民反以喪功猶風雨不節而饑矣樂理之切於民生如此然則先王之爲樂也教欲其時以法寒暑治民也事欲其節以法風雨治民也教有法而教善事有法而事善則君德和

民行亦和而從其教而習其事民之行象君之德矣豈有傷世無功之弊哉此先王所以法天地而成化也

按教即民之寒暑事即民之風雨非比擬意只重時與節二字教之時如十三舞勺春誦夏弦之類時則適投其機不迫民以所未能事之節如本之性情清明象天之類節則恰當其能不強民以所不堪象德有二意始焉則而象之終則比象乎君矣只一和字便了一節之義

大祭豕爲酒 節

此明禮樂之用同歸於正人情也前半借酒食起禮樂來不重重在下半推開說見禮樂之用大也太旨流禍生於人心聖人以禮隄防而不以樂渾化則渣滓不消融彼其淫心終勉強攝伏而未化所以必著樂教以化其邪心未百拜以禮綴淫以禮哀樂以禮無非禮也而曰著樂之教蓋禮樂初無二理故也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五

寒

夫宰所祭之豕爲酒食其初意非以爲禍亂也而獄訟由此益煩蓋小人乘醉相侵所致是酒之流弊生禍也是以先王制爲飲酒之禮雖一獻之士禮賓主亦必百拜故雖終日飲酒而不得至醉蓋既用心於儀文則不得恣情於飲食而獄訟無由生矣是所以備酒禍也由是觀之酒食之禮所以合賓主之歡也惟歡而無節則恐忘德而繼淫故於其中而作樂使優柔平中所以象賓主之德存於中

而正其本也。又於其中而行禮。便莊敬退讓。所以止賓主之淫生於後而節其流也。然豈惟用之酒食間哉。先王有歿喪之大事。必有凶禮以哀之。有吉慶之大事。必有嘉禮以樂之。是哀樂之分。皆以禮終。使哀不至滅性。樂不必肆情。此所謂禮以綴淫也。樂之道。本聖人之所樂。以一心之和達為天下之和。可以善人心者。於是乎在。故就一人言。其感人深。淡於肌膚。淪於骨髓。而善民心於所存。就天下言。上行之風。澆移而淳。下成之俗。汙易而美。而善民心於所發。樂化之大如此。先王知此。安得不作樂而著之為教也哉。此所謂樂以象德也。此禮樂之所以不可已也。

按養也。以穀食大豕曰豢。為酒。猶言設酒。豷獻。士饗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五

禮。上公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大夫三獻。士一獻。舉士以例其餘耳。鄉飲酒禮無百拜。此特甚言之耳。備。猶防也。歡德淫。俱就賓主上說。然不可平看。大事一段。見禮不但綴賓主之淫。樂者一段。見樂不但象賓主之德。歿亡凶札。天事之大者。圍敗寇亂。人事之大者。大宗伯皆以凶禮哀之。所謂有大事以禮哀之也。以振播之禮。親兄弟之國。而與之同福祿。以慶賀之禮。親異姓之國。而與之和安樂。所謂有大福以禮樂之也。哀樂之分。二句。承上二句而總言之。只哀樂中節便是終者。止而不過之意。聖人之所樂。見樂有本原。只起善人心三句。善人心三句。又只起著其教善人心尚虛。感人深便實了。

感人深尚挾移風易俗更潤了三句貫珠通說下。著立也。如下章立之學等諸事。

### 夫民有血氣 六節

此申明人心應感之理。以起先王樂教之本也。形焉分。人心因感而形於音。故審音可以知心也。六音字皆樂也。樂音之作。而民心可知。皆從上人所感來。先王為樂。慎其所。以感人心者。正為此也。首四句相趕說下。無常正與形焉相呼應。最重在應感起物而動一句。自志微雅殺合下五節。都是說心術形焉於志微等字。見形字意於思憂等見心術意。

夫血氣者。心知之用。心知者。血氣之靈。民生具血氣之軀。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五

皆有知覺運動之性。有是性。則必有是喜怒哀樂之情。不可一定執者也。何常之有。及感於順逆得喪之物。則喜怒哀樂應之。而情動矣。情動則心變而為術。術形於聲音矣。是言語之聲。詩歌之音。比即為樂者。聞其樂。不可以知其心乎。志微雅殺思憂之音也。故此等之音。作於心術之思。憂可知。嗶者。寬裕也。諧者。優和也。慢者。舒徐也。易者。平夷也。繁文。多其文理也。簡節。畧其節奏也。有剛。有柔。有廉。有直。擊壤。景象。故此等音作。則民心康樂可知。粗疎不細密也。嚴厲不和柔也。始焉猛盛於金宣。終焉奮振於石收。中間絲竹等皆忿怒之象。此等音作。則知民心之剛毅。廉者有分。辨直者少。委曲勁則不屈。正則不偏。莊者端嚴。誠者直。

實此由上之人禮教達軌物彰有以消其逸欲宴安之氣而民咸有收斂畏憚之心此等音作而知民心肅敬寬而有容裕而不迫言音之從容條暢也肉好以喻音之具融通滑也順成者始終相生有序而不紊也和動者唱和相應克諧而不乖也由上人有如保赤子之政民自見其不忍之良心親上之意念民心慈愛不聞此音而可知乎流蕩偏僻邪患散漫一終甚長而不知所止浸漬侵僭而不知所歸此等音作而民心淫亂不聞此音而可知乎夫因心以生樂亦因樂以知心是可以知作樂之本矣

按血氣心知串看此心術不是本來之心乃隨教化世風轉移者故不曰心而曰心術曰術便有許多不同在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五

內了考工記註云肉璧肉地也好璧孔也璧外謂之肉實而無隙肉謂之好則虛而已肉倍好曰璧好倍肉曰瑗肉好均曰環言其音旋而不可窮總是以璧喻音之圓瑩通滑意

是故先王本之 節

此言先王作樂而和天人然後推以教民也先王本意以樂化民然樂不和不足以成化故備本文以作樂本之情性三句是也驗其和於天人合生氣至不偏是也然後推之以化民成俗也本之情性這本是感物以前一步工夫此句最重度數宜是情性者禮義範是情性者事也以上敘樂之妙以後則言樂教之事也繩德厚象事行非兩意

事之所行即德之所發親疎貴賤等雖承事行實包德厚在內理即德厚也樂觀其淡豈止觀事行之得失并事行所以然之故而觀之蓋指德性而言也德從情性中來象之繩之非本情性胡能得觀若季札觀樂是也

夫音樂之作係乎性情之感如此是故先王以樂由情出情由性出故養性約情此是致中致和著實處則天下之至和在我而樂之本立矣然猶恐五音之不正也又考定其度數或三分益一而上生度長而數多或三分損一而下生度短而數少使律足以和聲焉猶恐其流於邪也又裁制其禮義其聲濁而高者尊貴之其聲清而下者卑賤之使音各得其宜焉皆以人情發之詩歌者稽之制之也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五

早

而樂成矣樂成可以為教矣但效驗未徵未見其親安敢遽用以教人乎以天地有生氣之和即作長敘藏之謂也此用樂合兩助之而鼓其細縕之化人心有五常之行即仁義禮知信之謂也此用樂引而迪之而發其固壽之興生氣之和陰陽盡之矣陽主動而施易於散陰主靜而閉易於密合之者參養化育便不散不密也五常之行剛柔盡之矣剛常果敢失之怒柔常與順失之懼道之者範圍曲成使得中不怒不懼也寒不散不密則陰中有陽陽中有陰陰陽相得而交暢於天地之中不怒不懼則柔中有剛剛中有柔剛柔相得而交暢於人心之中曲成萬物為作長陰發為敘藏天地生氣之和發作於外矣剛發為嚴

毅柔發爲慈愛性情五常之行發作於外矣是乃天與人各暢各發非天與人又交暢交發也用樂和天人而無不和如此可見五音皆安其位而不相奪倫矣不然何以致天人之和耶謂樂之和至此而驗非謂樂至此始和也和樂既興化可行矣然後欲民之立德也立之學而掌教之有官立之等而進學之有序增益學者所習之節奏省察五聲倡和之文采益德性之厚卽人性之彝倫本厚者也繩者檢束之使愈厚耳欲民之興行也音有宮音之大羽音之小以法度整齊之使各得其稱律有仲呂之終黃鐘之始以次序聯合之使不紊其序蓋是音律也前已得稱得序今以教民惟恐有不稱不序者故又律之比之耳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五

聖

事行有則而樂以象之五聲得則事行善五聲亂則事行愆考其聲將以正其行耳以此化民使親疎貴賤長幼男女之理或得或失皆可於樂而見之是樂之所觀其義深奧也此引古語以証之使非本之情性僅僅聲容已耳烏可以語於先王觀也哉

按以上數節都只要起本諸情性一句以先王之作樂有所自來也已發爲情未發爲性情性者情之性要得其正以立樂之本度數者度之數以律言如宮下生徵徵上生商商下生羽羽上生角稽攷之使律足以和聲也禮義者禮之義就音言如象君臣者尊隆之象民事物者甲殺之義制之使各得宜也情性爲本則此稽制

皆所以備其文矣生氣之和非專指春作夏長總陽生陰成皆是五常在心裏發出來然後謂之行仁禮屬剛義知屬柔信居剛柔之間收密怒懼皆是過中意暢字冠交中發外二者中外二字要明本文交於中中字中間之中對外言也註內得其中中字中和之中對偏言也天地本無中外借此二字形容積中發外之盛耳此正合道實事大小始終舉其至大至小極始極終者言使親疎句復承繩德厚象事行使此等倫理皆於樂可見則得失昭著無非欲人勉得而戒失也上象事行謂樂之和而象乎事之得失重樂之所播者言此見於樂謂行之得失見於樂之和乖重民之被教者言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五

聖

上敝則草木

節

此言亂世之樂與上先王之樂正相反者也耕鑿太竭而上敝則草木不長網罟不時而水煩則魚鱉不大陰陽之氣衰耗則生物不得成遂世亂則上無明君而失其情性之正矣則禮必邪慝而所作之樂安得不淫泆乎是故其聲哀傷而不莊敬樂極而不安靜不莊則慢易簡畧而至於犯節不安則流湎逐末而至於忘本聽之者若大則容爲奸宄小則思爲貪欲感傷天地條暢之氣則與合生氣之和者反矣滅絕人心平和之德則與道五常之行相反矣是以君子賤之惟恐其放遠不早也故推之以教人哉按樂以象德全由禮以綴淫始而字宜味哀而不莊四



句都是形容那淫處容奸四句又淫樂之所爲也廣狹二字只以貽害之大小言一云廣大謂聲緩也狹小謂聲急也此又一見

凡奸聲感人 節

此言樂所由興與其所感以見先王當慎其所感也此節乃隱括上文蓋上文以天人平言此則先言人而後言物也奸聲一段應哀而不莊條正聲一段應本之情性條感人卽道五常句順氣應卽不怒不懾也成象卽暢中發外也和樂興卽安其位而不相奪也興字只照上文作樂之驗非至此始興也淫樂邊側看倡和三句只是承上文而申言之以起下作過文看萬物之理謂親疎貴賤之數又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五

聖

因善惡各歸其分而推之者也大旨要審感應字上言理形於樂此言理以類相動應之樂通倫理直到倫理方是樂之實際處歸重在此  
彼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此奸聲之感人也則剛氣必怒柔氣必懾而逆氣應之逆氣既應則見於外者必爲強梁懦弱而逆氣成象蓋由於官商角徵羽迭相陵奪是以發於聲者奸以至於逆氣成象也豈不可以驗淫樂之所由興乎本之情性稽之度數此正聲之感人也正聲感人則剛氣不怒柔氣不懾而順氣應之順氣既應則發於外者必爲嚴毅慈愛而順氣成象矣蓋由宮商角徵羽各得其位而無遺遺夫是以發於聲者正以至於順氣之成象也是

不可以驗和樂之所由興乎由是觀之奸聲感則逆氣應是倡之以邪而和之亦以邪也正聲感則順氣應是倡之以正而和之亦以正也非倡和有應乎逆氣成象而淫樂興是樂之回邪而曲者歸於惡之分限矣順氣成象而和樂興是樂之正大而直者歸於善之分限矣蓋始以樂感人既以人情洩之樂和淫不爽如此至於萬物之理亦有然者蓋樂音通乎倫理而萬物之理之得各以和之類而與樂相動也萬物之理之失各以乖之類而與樂相動也樂之所關亦大矣哉作樂者可不慎所感而反情比類以求其和哉

按和之感人自外而入氣之應聲由中而出氣之作也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五

聖

不可得而見及其成也乃形見於樂回邪曲直猶言吉凶悔吝蓋天下之理正者常少不正者常多各歸其分就在上和淫見出要知善分爲順氣惡分爲逆氣以類相動句是倒折文法此感動從人心上動出來動字乃機之發覺處以聲感氣以氣感理漸漸感得入漸漸感得深此君子慎其所以感之者一云本文有和淫順逆字不要添出善惡得失來儘有理萬物之理各以和淫之類自相感動一淫無所不淫一和無所不和也

是故君子反情 節

此君子脩身以端作樂之本也上章言先王乃性之之聖人此章言君子則反之之賢人也反情脩內也比類脩外

也不留不接不設正反情比類之事。不是以心術應反情。聰明身體應比類。便字承上文三不字而明其意。順正則心中中和。則所行自皆合宜。義乃不乖不僻。性情中最切道理。順正就是行義。義行則志和行成矣。所以反情的要務在行義上。

彼志之發為情。情易遂於欲。志之所以不和也。君子遏欲存理。復性情之正。以求和其志。志之顯為行。其象為類。類之從違。難決行之。所以不成也。君子分大善惡為善去惡。以求成其行。脩身之要。在此二者。如奸聲亂色。不留聰明。養其外也。淫樂愚禮。不接心術。養其內也。情慢之氣。自內出者也。邪辟之氣。自外入者也。禁之使不設於身體。亦內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五

聖

外之交養也。此皆反情比類之事。如此正欲使外而耳目鼻口內而心知。凡此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義行於內外而志和行成。作樂之本端矣。按反比有工夫和成無工夫。反復也只情合於性便是。反情說內故以志言。比類說事故以行言。留疑滯也。奸亂本不留於耳目而曰聰明者。自其用處言也。作樂則感人心。行禮則檢人心。故禮樂曰接心術。從其精微處言也。氣者氣象。設猶施也。情慢則不敬謹。邪辟則不正。大耳目鼻口在外。心知在內。總之為百體。由從也。蓋天性至善無以逆之。則本順。無以引之。則本正。行義兼內外。使字要總上文。與以字俱著力字。

然後發以聲音 節

此言作樂之事而及其效也。為經截上是樂理之妙。下是感人之淺也。發以聲音五句。樂備聲容之器。奮至德三句。樂達天人之盛。清明四句。樂法造化之象。五色七句。樂盡常變之妙。樂行是樂之教。自上達下也。倫清渾同。說耳目二句。是一事以一人之身言。移風二句。是一事以天下之大言。總來是倫清。

大志和行成。樂本端矣。然後發此德以單出之。聲雜比之音。音樂其象也。文此德以琴瑟。動此德以干戚。飾此德以羽旄。從此德以簫管。琴瑟樂之器。故言文干戚所以為武。故言動羽旄所以為文。故言飾簫管作於堂下。故言從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五

吳

其飾也。備聲容而樂大成矣。以是奮至德之光。使志和行成之德。輝自內而達之外。以是動四氣之和。使不散不密之四氣。動之為作。長飲蔽而和以教。以是著萬物之理。使親疎貴賤等。皆形見於樂。為類聚為羣分。而倫以辨焉。樂作而天人之蘊昭矣。吾見天氣清明。樂之聲五音不紊。亂故象天地質廣大。樂之體精粗凝聚。故象地。四時始終。運有序者。樂之終始。雖循聚無端。然其中先後亦有序。故象之風雨作止。周旋有節者。樂視作教止。金聲玉振亦有節。故象之此樂象造化之妙也。以常而不素者言之。五聲配五行之色。幾乎亂矣。其配一定。宮至濁。商次濁。角半清。徵次清。羽半濁。以濁和濁。以清和清。濁各成文理。如

五色相雜以成文采也。何亂焉。八音配八卦之風。幾乎姤矣。析之二音從三律也。合之八音從十二律也。配陽從陽律。配陰從陰律。協律諧音。無奸邪之氣。如八風之至。不爽其候者。何好焉。五聲十二律上生下生之度。有損益之數。自一衍之至百大。而配乎天行之度。小而配乎物用之度。是爲配百物之度。其數至繁。若無常矣。然上生者得正生之數。三分益一。多者不可寡。下生者得下生之數。三分損一。寡者不可多。如大道物理之有常者。何變焉。以變而不窮者。言之。宮作而濟以羽。羽作而濟以宮。是音之大小相成矣。仲呂方終。而黃鐘繼之。黃鐘方終。而仲呂繼之。是律之終始相生矣。音律清者爲倡。而濁和之。是清者爲主也。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五

樂

濁者爲倡。而清和之。是濁者爲主也。迭有旋相爲宮之意。此極常變之妙也。是樂也。一人之和。播爲天下之和。而其教大行。但見主恩主敬之倫。各得其分。而無曖昧之弊。理何其清明乎。以一人言。耳目無所壅蔽。而聰明以敷。則柔得於相濟。而血氣和平。一身皆倫清之德也。以天下人言。移風易俗。歸於淳厚。而天下以寧。一世皆倫清之德也。此樂之功效也。然非志和行成有本之君子。曷觀此乎。

按然後根上文志和行成來。文動飾從。又根聲音來。至德三句重看。只作樂之用。不可作效驗說。清明以下。又在發以聲音數句中。抽出而首其法備之詳也。實商角徵羽。儼然分明。此象天也。君臣民事物。翕然具備。此

象地也。終始象四時。此終始比後終始不同。此統言樂後單以律言。一云終始一樣。始於黃鐘。終於仲呂。但前言有序。後言相生。此不同耳。周還謂周流回旋。此當不得節字。而周旋之中。則者節也。如柷作。敵止之類。是已。四象字。只是相似意。非倣象也。五色以聲言。八風以音言。百度以律言。五聲配乎五色。如宮配土色之黃。商配金色之白。角配木色之青。徵配火色之赤。羽配水色之黑。是也。八音配八卦之風。如匏配艮之條風。竹配震之明庶風。木配巽之清明風。絲配離之景風。金配坤之涼風。匏配兌之闐闐風。石配乾之不周風。革配坎之廣莫風。匏配竹從太簇夾鐘姑洗之律。而木絲則從仲呂蕤賓。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五

樂

林鐘焉。土金從夷。則南呂無射之律。而石華則從應鐘。黃鐘大呂焉。蓋風爲十一月之氣。而律之作。所以候氣者。律有十二月之管。而音之和。莫不由於管。氣候於管。音和於律。故八風從十二月之律也。律呂之數。寓百度之理。配乎百度之數。如黃鐘之宮。得八十一之度。蓋黃鐘長九寸。每寸九分。九九八十一。是九寸其度也。八十一其數也。宮下生徵。三分八十一之數。而損其一分。則有五十四。徵上生商。三分五十四之數。而益其一分。則有七十二焉。商下生羽。三分五十四之數。而損其一分。則有四十八焉。羽上生角。三分四十八之數。而益其一分。則有六十四焉。此百度得數之說也。音有大小。以法度。

律之如宮音至大必得羽而後其大者益明羽音至小必得宮而後小者益顯互爲依輔而相成也律有終始以次序比之如終於仲呂而終則復始始於黃鐘而始則必終如環無端而相生也樂有先後則聲有倡和律有長短則音有清濁濁者倡則清者和之清者倡則濁者和之彼此更迭爲主也相成相生相爲經三平君子作樂之妙盡矣樂行倫清蓋樂通倫理如後章和親和敬和順是也不視聽奸亂故聰明百體皆順正故和平易前之惡風從今之善俗上行謂之風下習謂之俗皆寧只移易徧天下便是

附音卦風歌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五

樂

匏貝條風最爲先竹震明庶次第連木巽清明絲離景土坤涼風亦相兼金兌闡闔石乾周章坎廣莫始周全附十二律歌

一太二夾三姑洗四仲五蕤六林鐘七夷八南九無射十應黃鐘大呂終

故曰樂者樂也 節

此明樂之有道也樂者樂也句只要提出樂字來爲下四樂字張本得其道在樂也之前以道制欲又稍在樂也之後不亂不樂比得道得欲之樂又進一步大旨樂也的樂字就是首節和其志的和字得道即順正行義之道於倫理上咸宜而畧無乖謬更見

承上言樂者非他也卽生於人心之所樂者也蓋欣喜歡愛動於中聲音舞蹈形於外是也然宣化導欲其效不同何哉蓋由君子反情比類則所樂者在得其道小人不能則所樂者在得其欲惟樂在得道則以道制欲故其心安泰而不至於亂惟樂在得欲則從欲忘道故其心惑亂而卒無可樂本原不同而樂因之故其成敗如此

按此承上兩節而言以起下文也舉君子之樂得其道見君子之反情和志有以爲作樂之本舉小人樂得其欲見君子當廣樂成教有以備制欲之法

是故君子反情 節

此言因樂可以知德亦結上文之意志和則行自成所以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五

辛

至此只說反情不說比類此舉本之論非省文之說也廣非推廣極言聲容之備也成教猶立教之謂直至向方教始成也德卽志和行成是

夫樂之興本於得道如此故君子未作樂之先遠奸亂防淫慝去邪僻情慢之氣以復本然之情是脩身以立樂之本也由是備聲容達天人盡法象極常變之妙以廣和平之韻教自此立焉是治民以達樂之用也及樂教通達而民皆向行義之方是君子之順正推而爲天下之順正彼其志和行成之德不於此可觀哉是始焉脩德以作樂故終焉因樂以知德也

按反情句結前反情一節廣樂句結前聲音至迭相爲

經段樂行句結故樂行數句可以觀德又打轉志和行  
成之德而言此節只重觀德意餘俱在上文內了此正  
見樂與德相通而不可以偽爲

德者性之端也 節

此反覆言樂之必本於德也此節說德說心又說情須知  
德卽情之善者心統性情言心而德與性情俱包矣金重  
三者本於心一句大抵作樂之道先動其心而後有志聲  
容有志聲容而後有樂情淡文明與積中發外要看得前  
淺後淡纔是情淡文明著聖人作樂說和順句又尋情淡  
文明的源頭有和順而不積中文猶未明也必充積之極  
心之動者件件中節方謂之積是集義工夫如此說和順  
禮記說義集訂卷之十五

聖

句始有力不然既說情淡謂何又說和順句作樂者徒求  
文明而不求情之淡將樂可以偽爲乎

德承上文而言觀樂可以知德如此則人心之德乃性之  
端緒德出於性也所作之樂乃德之英華樂以章德也是  
性爲德之本德爲樂之本金石絲竹特其器耳雖曰德性  
之所寓而實非所重也且德非遽章於樂作之亦自有序  
焉自聲之成文有詩言喜怒哀樂之志也詩成而繼以咏  
歌清濁高下之聲也歌咏不足繼之以舞蹈動屈伸俯仰  
之容也是詩歌舞三者皆本於心之感物而動然後金石  
絲竹以飾其聲千戚舞蹈以飾其容而樂器從之也此可  
見所本之心情之謂也所從之器文之謂也聖人作樂必

情之動於中者極其淡斯聲容之文著於外者極其明猶  
天地一元之氣和同充盛於內斯化之及物者以通其德  
神妙莫測也和順不積則情不淡情不淡則文不明如此  
看情淡句與和順句方有分別由此觀之樂之爲樂豈可  
以和順不積之中矯而爲英華乎

按德者句是起第二句金石絲竹是終第二句只重在  
樂者德之華上自可以觀德至此言觀樂可以知德者  
以德原於性而彰於樂耳德卽性言端者性本無形而  
德則純實有方可指自其呈露言之曰端自其敷育言  
之又曰華也詩言其志五句是發明此句共爲一段以  
下爲一段金石絲竹是舉以例其餘詩歌舞在未成樂

禮記說義集訂卷之十五

聖

之先就有了其志其聲其容三其字指人言內森於心  
之句重看德卽情之本於心者惟本於心則情淡本於  
心則和順氣盛化神註以天地喻樂近俱指樂說甚妥  
言有是情自有一段勃鬱而不可遏之氣便可以格神  
祇和上下至百獸率舞之神化故說氣盛而化神

樂者心之動也 節

此統論先王作樂之善因推其功用之大也首三句無抑  
揚輕重語意未作是起下文的動本樂象在先治飾在後  
故用然後字先鼓四句是敘樂舞之事奮疾二句就是形  
容此樂舞的好處然一樂字足以躡之獨樂以下又比此  
二句說開了總言樂理之妙末句承情見四句兩君子不

自是制樂的人。後是聽樂的人。引古語總綴上文。不可因生民字。只重成物一邊。然須泛講。蓋是古語故也。

夫樂生於音。音生於心。樂非心之動乎。心動則發為詩歌之聲。則樂之規模已具。非樂之象乎。尚未成樂也。及以聲而播之樂器。有文采以爲容之華美。有節奏以爲音之作止。則不終於質素。此聲之飾也。樂有本有文。如此作樂君子。由吾心未動之時。渾然未發之中。於此養得定。待外物一感。即發爲中節之和。此就是樂本。樂其象者。心靜而動。其發爲聲也。調停均節。無一不和。此樂字當和字看。然後文采節奏。動本樂象者。治其飾而八音萬舞。從此可被也。如此則由本及文。先後有倫。樂舞之理盡矣。聲容有不善。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五

聖

哉。故樂將作。必先擊鼓以警動衆聽。欲其察聲音曲折之詳也。舞將作。必先三舉足以示舞之方法。欲其知屈伸俯仰之概也。一云方者舞之位。舞有四表。皆自南北出。故言方。宜知方舞之一節終而再作也。則再擊鼓以明其進。不使有躡而速進也。及舞之再作而將終也。則復擊鼓以謹其退。不使有懈而速退也。舞始而北出。再始則周而復始。始爲往。終而復始。至於再則往之義著矣。治亂之謂亂。往爲出。復爲歸。亂而至於復。則歸之事飭矣。此皆所謂治其節也。舞之容發揚蹈厲。雖奮迅。然作止有常。而容貌得莊。進退有度。而行列得正。不過於疾也。樂之道。理趣深奧。雖若幽隱矣。然宮商象君臣。徵羽象事物。身心體之實覺有

躍如之妙。不隱於人也。由是以樂舞之善者。道性情宣湮。變是謂獨樂其志。則養我德性。自有欲罷不能之趣。其道不厭矣。立學等廣節奏。是謂備舉其道。則養人德性。自有大道爲公之心。其欲不私矣。是故欣喜歡愛之情。見於作樂之初。則知其順正行義之義。立移風易俗之化。成於作樂之終。便知其志和行成之德。尊自所行爲義。自所成爲德。其實一貫。但義立。在情見之先。德尊。在化成之後。即情見樂終。知其尊且立者如此也。君子以好善者。達有神。與有德。感發其良心也。小人以聽過者。慙心平。躁心釋。蕩滌其邪僻也。樂舞之善。而自始至終。君子小人。無所不善。如此故引古語。明樂爲生民之大道。彼無本之樂。伐性滋甚。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五

聖

安在其爲生民也哉。

按樂者三句。言樂有本有文。即寓先後意。動本三句。遂承言循本文之序處。動樂在君子心上。看不甚費力。治字方著力。文采節奏。諸說以文采屬容。節奏屬聲。一云但是樂音。以其相濟而言爲文采。以其作止而言爲節奏。先鼓四句。皆治飾之事。奮疾以下。又在治飾中。虛贊其善也。三句。再始復亂。獨詳於舞者。即舞可以見樂也。奮疾二句。一云不可平。重極幽句。有理。振如玉藻。振來之振。自獨樂至聽過。俱散說去。蓋不過通論其理。不厭不私。要見樂理之妙。能致如此。不重在君子身上。兩其道俱指樂言。蓋樂非獨文采節奏已也。由動本樂象治

之則樂進乎道矣。獨樂道自可樂也。備舉道自兼舉也。樂便不厭備便不私其志。其欲屬君子身上看。自此及下。情見四句散說去。實在用樂感化者說。曰情曰終曰好曰聽。皆所謂有得於樂之理趣者。前順正行義猶在用功境界。至於義立則卓然不搖是不動心境地了。德尊者見信從於人也。情義即德性之見義之立。即德之尊。亦可看作兩層。好善好行善道如和親等是也。聽過聽伏已之愆過有內自訟意。生民猶言生養人。須影為已為人發揮。

樂也者施也

節

此言禮樂之道有所主也。施報且虛。下四句正發明之。樂禮記說義事訂朱之十五

章

生反始還不見得施報到章德報情。施報之意纔明了。彼聲容兼備曰樂。其道主於施。蓋樂有發達動盪之和宣播而出於外。主於舒其湮鬱故曰施也。經曲具陳曰禮。其道主於報。蓋往而不來非禮也。禮有交接酬酢之文。反復而還於內。主於酬其本心。故曰報也。何以見其施與報也。樂生於功德而功德之肇基者謂之自生。樂有以樂之文。樂武樂要之樂文德武功之所自生也。禮起於緣情而情之所發端者謂之自始。禮有以反之郊禮禘禮要之反生。人生物所自始也。夫生之所自。即德之所在也。樂樂其所自生。則有以彰文德武功之蘊而象其成。樂非主於施耶。始之所自。即情之所在也。禮反其所自始。則有以報生人。

生物之情而反其始。禮非主於報耶。

所謂大輅者

節

此天子待諸侯之禮也。天子以是報臣而不為厚者。以其有功德必以是報之。而後為禮。禮非主於報乎。從之上求可說出賜諸侯意。至末句方見。

然禮之所報者豈一端而已哉。雖待臣亦有之矣。夫所謂大輅者。或金象或革木。天子之車也。而諸侯得乘之。龍象變化九象陽數天子之旌也。而諸侯得建之。龜以青黑緣者飾之以青龍。之以黑。天子之寶龜也。而諸侯得藏之。兼此三者尊貴之器。而又從之以牛羊之羣。諸侯何以得用天子之物哉。則天子謂其功在國家。德在蒼生。乃所以報而贈之也。觀此則禮之為報不益明哉。

禮記說義事訂朱之十五

章

按裏寶龜者以青黑為緣飾。牛羊非一。故稱羣。蓋備燕享牢俎之寶者。要無車旂旄龜亦諸侯所必有。可異者大輅龍九青黑緣耳。記者一言以該之曰此所以贈諸侯。以見非諸侯之所可用。猶王制若有加則賜也之意。

樂也者情之不

節

此言禮樂之定體。而因及其用之大也。首二句言禮樂之體中二句是禮樂之用。末二句又緊承統同辨異來。大旨不可變易二句。須說出情理。理好處統同。辨異又是和序之出為用。管人情只在統同辨異上見。

夫情理未極至者。後人猶可變易。惟樂以和為主。乃情之



自然而不可變者也。禮以序為主。乃理之一定。而不可易者也。惟和故統同而無乖戾。惟序故辨異而不相混淆。夫有同有異者。人之情也。統之辨之。則禮樂之說。信管攝乎人情。夫豈有偏同偏異也哉。

按曰。禮曰樂亦自有聲音儀節在內。就聲音儀節看。不免有變易其間。而惟情理則自有不可變易者。情字在樂情上說。不要說到人情上。與下管情有礙。不變有定和。正不可亂之。而奸德不可溺之。而淫是已。不易有定序。大不可損之。而小顯不可掩之。而微是已。統同有以在樂之情。感天下之情。意辨異有以在禮之理。感天下之理。意註佚能思初。四句解統同蓋始初之真情。卽是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五

窮本知變

節

此承上說禮樂能管人情。而推其道之大也。首四句頂上統同辨異說。禮樂能管人情。因言人情之治由於禮樂。偵天地以下。是備舉禮樂會造化人物之理。見其爲道之大也。一云。偵天地四句爲體。末句爲用。

夫性一也。屬天命者其本一。屬氣質者其變多。每相爲消

長。今也窮其本之同。而知其變之異。則有反同變異之功。此孰感之也。樂以統同。和之至也。故能使人涵養德性。消融滓渣。而窮本知變如此。是大樂感通自然之情也。心一也。出於理者爲誠。理常微則誠隱。出於欲者爲偽。欲常危則偽出。每相爲出入。今也著其理之誠。而去其欲之偽。則有存理遏欲之防。是孰爲之也。禮以辨異序之至也。故能使人增益美質。消釋回邪。而著誠去偽如此。是大禮修爲當然之常經也。人情管於禮樂如此。以其爲道之大耳。和序是天地之情也。禮本序。樂本和。彷彿形似。一一俱而出之。使不隱焉。天地之仁義。是神明之德也。樂近仁。禮近義。一一通而達之。使不滯焉。天神在上。地神在下。樂由陽來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五

美

以降上神。若有抑之使降者。然禮由陰作。以興下神。若有作之使興者。然相交而不相判也。和序道之精。器數迹之粗。禮樂則有本有文。而精粗之體。於此疑之。合聚而不離也。父子以恩爲節。君臣以敬爲節。此八倫之大者。禮樂則和親和敬。而父子君臣之節其領之矣。禮樂之道如此。宜其能窮本而著誠也。

按本窮則變。自知理著則欲自去。工夫全在窮著內。禮之誠便是樂之本。樂只是一體周流。禮則兩個相對。樂則相生相長。其變無窮。禮則相刑相尅。以此尅彼。此四句雖承上文來。然統同辨異。自衆人言。窮知著去。自一人之身言。更入細了。窮知屬心。著去屬事。窮知是因感

發而悟其理故曰樂之情著去是因脩習而得其益故曰禮之經天地之情只是個和序人心中應感不測謂神虛靈不昧謂明只是個仁義禮樂出於人心與神明和會自無蔽鋼不通處故曰達降興句根由陽來由陰作說一云天地間幽則爲上下之神明則爲對越之人用禮樂以祭故能降興上下之神謂降上而出下也淺甚疑是句一說情德神道之精也禮樂既凝之而爲體有道則必有器凝其精并粗者而亦凝之矣此與本文而字有情領者管攝之義有禮樂則僞妄不參真性不迷恩義之間自有個管攝故曰領卽管人情也獨言父子君臣者舉其大耳

禮記說義纂言卷之十五

是故大人舉禮節

此聖人以禮樂贊化育道事也天地以下正天地爲昭處未歸功於制作也天地在化育上看昭是天地自昭所以然處禮樂贊助不及也末獨言樂之道者何蓋昭天地固是禮樂同功但草木茂等并訴合光景都是一團和氣品物熙熙妙處並不說著收斂上所以曰樂之道歸焉耳是故二字承上文來言禮樂爲道之大不惟管人情亦可以贊化育也大人者聖人而操制作之權者也故法天地之序以舉夫禮法天地之和以舉夫樂蓋將以序召序以和召和而昭著其不動不息之化焉耳聖人制作之意如此則其功化何如將見天陽在上與地訴合而地之陰

得陽而不至於肅地陰在下與天訴合而天之陽得陰而不至於亢天地訴合便是陰陽相得非訴合之後兩端相得也陽之得陰以氣煦之而萬物覆焉陰之得陽以形煇之而萬物育焉然後草木暢茂區萌條達植物遂也羽翼奮至不殞不殞動物遂也而功何所歸哉正惟聖人作樂導和之功與大禮並行而參贊昭著是歸焉耳非聖人參贊之歸而誰歸

按舉禮樂須用效法天地意方與天地相貫徹天地爲昭渾講不必以樂屬天禮屬地將字作未然之詞訴合以下正天地昭著之事只著造化講訴合相得又是煦煇根于訴合下降上騰也相得陽變陰生也天地以體

禮記說義纂言卷之十五

字

言陰陽以氣言煦煇切總承氣曰煦體曰煇草木句是既成者區萌句是方生者羽翼及羽者卵者皆鳥也角觝及毛者胎生者皆獸也此由樂道使然蓋樂之根本由人心而生心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而萬物得所故曰樂之道歸焉耳禮序而後樂和樂功既然則禮可知矣

樂者非謂黃鐘節

此歸禮樂於德行也自首至後主人有作樂行禮之次序章若有司樂師三段是一段樂師屬童者邊總言藝成而下而德之上可知宗祝至主人是一段總言事成而後而行之先可知樂師加北面二字則童者有司皆北面可知

而君之南面又可知曰後尸後主人則尸與主人在先可知前之上下以位言先後以序言則後面上下先後又只借其字面直當作德藝行事了有上與下有先與有後雖皆平辭然意却重在上與先上方見有本大旨只以禮樂二字該之喪祭之儀亦在禮樂中者

上說禮樂昭宣化育記者恐人錯認禮樂在器數上故推本言之見欲制禮樂者必由本及末不可與藝事並看夫樂必有至和之德在非謂黃鐘大呂絃歌之聲干揚之舞也此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於下而人君在上躬至和之德不親此藝也禮必有至序之德在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為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於下而人君在上躬至序之德不親此藝也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絃而君則南面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在後而尸則象神在先商祝辨乎喪禮則亦在後而主人則喪主在先上下先後此在北面與後尸後主人處已見了是故德成四句只就上文叫明不用過文由是觀之德可以兼藝而藝不可以為德也故行禮樂時人君和序之德成其位居上而童子有司則藝成而下矣此上下之位所由異也行可以兼事而事不可以為行也故尸與主孝敬之行成其序在先而宗祝商祝則事成而後矣此先後之序所由異也此以行禮用樂者言之也至於制作則和序兼備有上者之德也又推其德貫通於器數之藝孝敬兼盡有先者之

幸

行也又推其行貫通乎喪祭之事然後以有上有先者為制作之原又以有下有後者為制作之具斯能制禮樂於天下矣向使徒有其末而無其本則亦祝史之流耳其何以有制也哉

按黃鐘陽律之始大呂陰律之始舉以該十二律絃歌聲干揚容舉以該聲容之全也升降即鋪陳列之上下有司如周禮司几筵司尊罍籩人豆人之屬聲五聲詩雅頌辨聲詩如陳王政之興廢則辨為風美聖德之形容則辨為頌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則辨為大雅歡忻悅懌以盡羣下之情則辨為小雅故在宗廟朝廷朝聘燕饗則北面而絃以是詩被之琴瑟也辨宗廟之禮則有朝踐饋食之異辨喪禮亦有衰麻哭泣之異主人喪主也言北面言後舉下見上舉後見先也德與行非二物蘊於中曰德見於外為行事與藝亦無兩樣所習為藝所行則為事有制在由本及末上見然後二字要看得慎重

卷之十五

幸

魏文侯問於 十二節

此子夏告魏文以古樂德音不同於今樂溺音且明其為用之大而因及聽之方也

魏文侯問於子夏 節

進旅以下聲與舞要明君子二句正是子夏撥轉文侯脩身非樂作便能脩身若樂作自足以感人又侯當日不至

恐臥了。玩註中知古樂而明脩身之道。當著力看齊家平  
均天下皆以和敬貫。雖根脩身。全在語字內看出來。發字  
對本言。指其見於聲容。驗於功效者如此。

夫古樂本於理。新樂本於欲。文侯溺於欲。故古樂不投而  
新樂易中。故言如彼外之也。如此內之也。子夏對曰。今夫  
古樂。其舞則衆之進退齊一而無參差。其聲則雍和肅止  
而又廣大。象地之廣無奸雜也。弦匏笙簧之器雖多。必會  
合相守。待擊拊與鼓然後作。而衆音之有統也。聲之始奏  
先擊鼓以宣其聲。而本之以仁。舞之將退。則擊鐃以謹其  
終。而制之以義。始終之不素也如是。而音有亂而失序者。  
則治之以相。舞有過而失節者。則訊之以雅。救弊之有輔  
禮記說義纂言卷之十五

也。此總是聲容之間。和以敬節而不流。敬以和行而不迫。  
樂之盡善者也。君子聽此樂也。感於心。形於言。所語者乃  
道古樂之正也。蓋從情文而得和敬之原。不覺歎息之深。  
議論之長也。由是樂以治心。則嚴而泰。和而節。其身脩矣。  
次及於家。則相親相敬。其家齊矣。推之天下。則合敬同愛。  
天下平均矣。此古樂之發於聲容。功效可見者也。何其正  
而可好哉。

按魏文侯。晉大夫魏斯。初命爲侯者。端冕玄冕也。凡冕  
制皆正幅。故稱端。端冕而聽。明其心恭敬而聽也。進旅  
二句。大概說容之齊一。聲之和敬。下六句。却又詳細說  
去。和正以廣。是二項。却有兩層意。言和正而又廣也。廣

者。理無所不包。玩下文脩齊平均自見。弦匏二句。單言  
聲。其餘皆聲容相對。拊亦鼓類。堂上弦以琴瑟。則拊爲  
之。節堂下匏與笙簧。則鼓爲之。節鼓主發動。象春。故爲  
文。金鐃也。金屬西方。可爲兵器。故爲武。且雅清。象象武  
其文也。武奏大武。其武也。始奏以文。倡之。復終以武。收  
之。有安不忘危之意。而指遜征誅之義。盡矣。相卽拊也。  
以其輔相於樂。因名焉。其形製以韋爲之。裝之以積雅。  
亦樂器。狀如漆笛。中有椎。應其音之亂。則有相以治。使  
得其理。恐其舞之疾。則有雅以訊。便中其節。於是語不  
必拘定樂終。只言作樂時節而語之道云耳。一云。故君  
子樂終而語。今則有倫。道古則不悖。又是一見。宜知。脩  
禮記說義纂言卷之十五

### 身重看蓋脩身由知樂來樂爲脩身之理。知古樂之正 脩身之道。明而和敬一心齊治平均皆此致之耳。平無 上下之偏。均無遠近之異。發字對禮樂之本而言。

### 今夫新樂

今樂舞容則進退偃僕。行列雜亂。與進旅退旅者異矣。樂  
聲則奸邪滌盪。沈淫不反。與和正以廣者異矣。舞人則俳  
優侏儒。如獼猴之狀。間雜於男子婦人之中。不知父子尊  
卑之等。淫邪如此。則和敬之節。蕩然無存矣。作樂雖終。無  
可言者。况可語之道古哉。此新樂之發也。

按優。獸名。觀不知父子。句則前節道古句內。當入綱常  
倫理爲的。樂終終字。非終盡之終。謂新樂無意味。畢竟

無可語者也

今君之所問者 節

此言古樂聖人先以序禮爲樂之主也。隆古時造化人物自然之和，非由教化使然。教化還在下面，敘禮內大常頂上六項來，作爲父子君臣二句。人倫雖多，不外恩義兩者。言父子則主恩者，可該言君臣則主義者，可該。故立爲綱紀也。是正禮序處，天下何如大定，禮達而分定也。禮序，卽聖人之德，而聲律詩頌之音，皆從此德出，所以寫至治之規模者在是。德音卽古樂矣。德音與古樂無先後意。此句正與上面夫樂者句相應。詩之德音，本言王季名譽，此引之以爲樂，斷章取義也。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五

奎

夫古樂新樂之發如此。今君之所問者，雖先王之古樂，而所好者實世俗之溺音也。此子夏欲言作樂之本，故立音樂之說以啟之。樂之與音，皆有聲有容，迹相近也。樂則德正心和，乃爲樂；音則心邪聲亂，不得爲樂，是不同也。夫古者數句子夏之意，蓋謂樂本於德，聖人一心之和合天地，而天德順清寧，尊位也。一身之和合天地，而四時當寒暑適宜也。一心之和溥萬物，而民有德，講信脩睦也。一身之和溥萬物，而五穀昌，時和年豐也。人之德皆和而無乖戾之徵，則疾疢不作於人，物之氣皆和而無乖戾之象，則妖祥不生於世。天地民物同歸一和，則均調之極矣。此不煩補救者，故曰大常。聖人以爲自然之禮也，然後因而制禮。

禮不止一事，而父子君臣之倫爲大。如絲之有紀，網之有綱，紀綱既正，則衆緒咸理，禮教流行，至樂已涵於其內矣。然後聖人正六律以諧聲，和五聲以協律，絃以被夫詩頌，歌以咏夫詩頌，此之謂樂。以和禮聲律絃歌之中，無非綱常倫理之極，至不其爲德音乎？此等德音，方謂之古樂，所以與音相近而不同也。大雅皇矣之詩，言王季有莫然清靜之德，而發爲莫然清靜之音，所謂德者，克明克類，克長克君，與夫克順克俾是也。王季之德如此，及至於文王，則其德生知安行，而靡有所悔，靡悔者，渾然天成，無多乖戾，也有德者之發爲聲音，亦猶是矣。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五

奎

按樂就是德音，音就是下節溺音，不同在發源上看，不可以上下二節纏入，蓋致用處文侯已知，不必再問。天地順以下六項平看，民有德亦只是太古風氣使然，萬物皆育，特言五穀昌者，以切於民食者言也。疾疢句，以一人言妖祥句，以一世言祥，亦妖也。書言毫有祥是，大當以前，且說個世道清平，百姓安居樂業，前然後承大當來，後然後承禮序來。雖是先序以禮，後和以樂，總是原樂之所由作，非以禮樂並舉也。拊網小繩爲紀，維網大繩爲綱，猶言規矩準繩一般，取維繫之意。父子君臣四字說得廣，此卽是三綱六紀，非此外更有綱紀也。上作爲二字著力，下爲字輕看。大定不可說得與大當相似。正六律，比終始之序也。和五聲，律小大之稱也。詩頌

樂章也。或以琴瑟絃詩頌。或以人聲歌詩頌。皆謂作樂也。然樂之所以不同於音者。全在禮序中。見出德音是贊美之詞。便是樂了。乃復云德音之謂樂者。見得此德音方叫做古樂。與今樂不同。正醒轉文。侯處引詩正此德音之樂。由紀綱大定而後作之謂也。見古樂非聖人不能作意。近云引詩只取以證德音與文意不相協。言王季明類仰順之德。可以爲父子君臣之宗。可以爲紀綱倫理之則。而德音由之而起。則紀綱大定而後樂作也。不可徵哉。甚合。

今君之所好者 節

此言新樂所本之異也。合上兩節言古樂新樂所本之異。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五

李

乃始於世道之治亂成於人心之邪正。所以不同。

鄭音好盪由其志之淫。宋音燕女由其志之溺。衛音促數由其志之煩。齊音傲僻由其志之驕。四者雖有淺深。然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故不可用之宗廟。言鬼神厭棄而不享也。

詩云肅雍和鳴 節

此承上文祭祀弗用而言古樂爲用之廣也。肅雍一時並有。夫敬以和。還指樂何事不行。則從此和敬充拓去。此句與淫色害德相反。正見樂之妙。所以使先祖聽之之意。詩周頌有誓之篇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者何。肅然而敬也。官商角徵羽。不相奪倫。實倫理之截然不亂者。所

形容也。雍者何。雍然而和也。清濁高下。迭相唱和。實倫理之純然罔間者。所播越也。夫敬以和。是謂和鳴。如是雖先祖之幽。亦是聽之。又何事之不可行哉。脩身及家。平均天下。端必由矣。

按詩曰和鳴。二者相和而鳴也。肅肅二句。有作疊字解者。亦通。夫敬以和。句若說和敬相濟而後何事不行。這是言禮樂之用。不是單言古樂之用矣。蓋古樂由紀綱既正。禮序之後。而作不患其不敬。患其分太肅。體太嚴。而不和。唯敬而和。所以脩齊治平。俱行得去。卽禮之用和爲貴。大小由之之意也。須重和。始得旨。觀詩只曰和鳴。又曰以和。可見樂的感通妙用。全在和以行敬上。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五

李

爲人君者謹其 節

此節規其用情之意也。好行雖有淺深。然亦不重在此。引詩証君好之四句。勿泥民字而遺臣字。

上文音樂之辨已明。此則欲文侯好樂而惡音也。故以好惡爲言。謹好惡從慎。獨上來。獨覺處不曾看得明白。如何能謹。有不任情而任理意。君好以下。明所以當謹之故。益以君有好。臣卽效而爲之。知有君之好。而已不復顧所行之邪正也。其感之甚速。誠有如大雅板詩所謂誘民孔易者。人君可不謹所好惡哉。

按而已矣三字。見謹好惡是人君最要緊的事。中四句。乏言感應之機。臣民不同君上一也。好行不同從違一

也。意念所注曰好。舉動所形曰行。玩兩則字。孔易已涵在內了。故引詩以結證之。誘進也。孔甚也。從君所好。進之於善。無難言。謹古樂以化民。無不從也。只就好邊說。不兼邪正爲安。

### 然後聖人作爲 節

此亦本夫敬以和何事不行之意。承上言古樂之當好也。德音應上文德音質素意。却下一層。此字緊承上文兼備之樂說。四所以字語意雖平。然上句有先王之廟宇。則下句獻酬酢正從此起。下示後世句。又從官序貴賤生來。以廟祭作頭。下皆相因說去。

子夏既以好惡結上文復補此節。亦以見古樂之功。而人

禮記說義纂言卷之十五

堯

君所當好也。聖人當大定之後。作爲革音之鞀鼓。播鞀而鼓。從木音之柷。楊擊柷而楊止。燿燒土爲之。篴竹爲之。吹燿而篴應。六者亦作於禮序之後。故云德音之音也。然後鐘磬竿瑟之音。以贊其和。干戚之武舞。旄狄之文舞。以動其容。則爲樂備矣。此所以祭先王之廟。先祖是聽。幽可交乎神也。所以當行祭之時。獻酬酢。明可交乎人也。異姓來助祭者。有貴賤之官序。聽樂則貴序於上。賤序於下。宗廟之中。凜然朝廷之森嚴。所以序爵者在是。同姓咸在者。有尊卑長幼之序。聽樂則尊而長者在。前卑而幼者在。後今日之所行。秩然後世之法程。所以序齒者在是。此正是祭祀無弗用處。正樂之爲用其大如此。

按前因德音二字。便把溺音相形。尚未說到樂上。就此節二然後字。緊與前節大當大定二然後字相應。古人文脈斷續之妙如此。德音卽前德音。周禮云。革木一聲。無宮商清濁。故爲質素合會之始得。四所以字。俱指德音總不外和敬之理也。所以祭廟有格幽合。漢意。所以獻酬酢。在廟祭燕享時說。酌者飲畢而以酒盪口也。獻酬酢指賓主說。有相洽相敬之真情在。所以官序實有相使相守之慎心在。所以示後世實有不凌不犯之遺教在。爵因人異。齒則萬古一定。故有今日後世之別。一說所以祭先王四句。相平說去。亦通。

### 鐘聲鏗鏘以立 六節

禮記說義纂言卷之十五

辛

此見樂之感人也。五節每首句是聲。如聲鏗聲磬之類。下鏗字等皆就聽之者說。而號橫武等。正心之感動處也。謂之立者。從心而發。不爲外物所奪。是能使人如此。號橫武三字相連下。而歸功於武。故總謂之武臣也。餘節皆然。一云。五段只作樂中寓有無窮之義。可以動君子之思。不必作感人說。亦簡便。一說。以鐘聲鏗等一句是聲。下皆所象之義。看來鐘石竹是如此。絲與鼓鞀另是一例。蓋哀就能使人廉謹。就能使人動。却不是所象之義了。只當從前講一例說。

### 鐘聲鏗 節

樂作必鐘以始之。其聲鏗然始振。惟鏗也。鏘之聲若鏘也。



威嚴人皆聽服是立號也。令嚴難犯則足以作士氣而使  
之充滿是立橫也。令嚴氣壯足以奮六師而使之敵愾是  
橫以立武也。君子聽鐘聲則思得武臣武臣折衝禦侮宣  
威聞外者也。

按立字要緊思字有未得思得既得思用意後數思字  
皆然。

### 石聲磬

節

樂作必石以收之石聲一擊其聲磬然而鳴惟磬也。感  
人有辨別分明之義是立辨也。惟辨也。感人有見危授命之  
義是致死也。君子一聽磬聲則思得死封疆之臣。蓋此臣  
明辨剛介致死患難者也。

### 禮記說義纂言

卷之十五

圭

按次封疆大臣其好處全在致守於彼此之限上辨得  
明所以守得定直到死的地步。纔見得他辨的處在。磬  
當作聲言其聲磬然清響也。求磬字只當石字看。

### 絲聲哀

節

絲聲哀切有廉隅裁割之義。惟哀也能使人惻然有收斂  
之意焉是立廉也。惟廉也能使人有確然自立之志焉。是  
立志也。君子一聽絲聲則思得志義之臣。蓋此臣清操大  
節廉剛裁割者也。

按義字乃義利之義非節義之義。志先立得定臨義利  
時自知有義不知有利。

### 竹聲濫

節

竹聲泛濫而廣大惟濫也能使人博施濟衆聯合天下而  
會以之立矣。會則近悅遠來人皆歸附而衆以之聚矣。君  
子一聽竹聲則思得畜衆之臣。蓋此臣包含普徧慈愛得  
衆者也。

按濫者。曄聚之義。會是在我會人聚是在人歸我畜衆  
只容民畜衆盡之還是以得人心爲主。心歸則身聚。是  
爲君收拾人心者。

### 鼓聲之聲謹

節

鼓聲之聲謹然喧雜惟謹也使人心意動作有鼓舞奮發  
之意而可以立動矣。動則進發其衆有勇往直前之勢而  
可以進衆矣。君子一聽鼓聲之聲則思得將帥之臣。蓋此  
禮記說義纂言 卷之十五 圭

臣才足勝大智足帥衆進之權。在主將以統率者與武臣  
不同從此看來。君子之聽音豈特聽其鏗鏘而已哉。良由  
平日常存保守社稷之心而注思於社稷之役。故彼所作  
之樂音。驟聞而各有所合。自不能已於思也。若非平日有  
所思而徒聽鏗鏘之音於一旦豈能有所合哉。文侯急於  
政事無所思則無所合。正說著他病根。

### 賓牟賈侍坐 十三節

此評論大武之樂也。前五節五問五答。夫子獨是其聲淫  
及商之一端。六節賈復有問。夫子且未答其問而先正其  
所答之失。七節武始以下始詳著武功之難成而發其所  
以遲久之意。大旨武王是周家創業之主。武樂是周家王

業之本而武王之公全在一遲久上見之故夫子與之論遲久之意最悉

賓牟賈侍坐 節

賓牟賈當時之知樂者與之言及樂謂之言他事及於樂也孔子問大武之舞先擊鼓以警戒舞人而使爲備故曰備戒已久也賈言武王伐紂憂病不得士衆之心故先擊鼓以戒衆久乃出衆今欲象此故令舞者久而後出也所答是也

咏嘆之淫泆之 節

此亦孔子問而賈答也咏嘆長聲而嘆也淫泆流連不絕之貌賈言武王恐諸侯後至者不及戰事而望慕之故樂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五

華

聲之長歇象當時之望慕也所答是也按此節恐字及上節病字皆指武王之心說孟津之會順天應人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固無不得衆不逮事之事然武王之心則謂一日之間天命未絕猶爲君臣益易所謂不疾貞者故猶以此爲慮也賈能知此可謂深得聖人之心矣

發揚蹈厲之已蚤 節

孔子問初舞時卽手足發揚蹈地而猛厲何其大蚤乎賈言紂惡貫盈當時戰伐之事不可緩武王則及此時事而爲之然下文孔子言是太公之志則此答非矣

武王政方應 節

孔子問舞武樂者有時而坐以右膝至地而左足憲之也賈言非舞武樂者之坐也舞法無坐然下文孔子言舞亂皆坐是周召之治則此答亦非矣

聲淫及商 節

孔子又以時人之意問賈云奏樂何竟有貪商之聲淫貪也賈以武王應天從人不得已而伐之何容有貪商之聲故言非武音也孔子又問既非武樂之音則是何樂之音乎賈答言由典樂之官失其相傳之說也若非失其真傳而謂武樂之音則是武王嗜殺而其志荒謬矣言非精明神武也孔子急唯之而因言我之所聞於襄弘者亦若吾子之言其言是也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五

華

一說聲淫及商若直作貪商不成文理淫卽淫泆之意但彼謂歌聲此謂樂聲商西方殺伐之聲一字爲一義故以及字連之謂武樂既有淫泆之聲又有西方殺伐之聲也唯字一截丘之聞二句一截是也一截唯只指末節而言謂聲淫非出於武音誠有所見也襄弘亦若吾子之言是相似意蓋武王革命原無富天下之心今謂有司失其傳則上有以識往聖之心下有以釋千古之惑是也二字據理而深論以爲然也只指賈言與襄弘無干襄弘周樂官大夫也

賓牟賈起免席 至末

細玩武王心事全在遲內夫子但與論備戒之久不意賈

竟究到遲而又久地步比夫子所問又深一層是深知武樂者故夫子象成以下四節與言戡定禍亂成功之遲久且女以下與言撫率太平成功之遲久

賓牟賈起免席 節

賈問遲而又久夫子直至後面方答其遲久之問者蓋夫子獨然聲澤及商之對而賈以夫子皆是之故未答其所問之辭而先正其所答之失也備戒已久爲遲是未出之時久立於綴爲久是出就舞位之時謂未作舞而先鼓戒衆已遲矣一出若可卽舞而何爲其持千久立也樂者象成作冒謂倣象其成功而制樂也總干以下皆象成之實總干而山立者謂舞人總持干盾如山之立以象武王持

禮記說義集言

卷之十五

三

盾從容舒徐以舉征伐之事蓋有人歸我之勢而無我衆人之嫌武王之事也此句且虛說下三節始發明之傳字且勿露恐礙下文若夫初舞之時雖有發揚蹈厲之容也所以象太公董牧野之武功威武奮揚其志不得不猛也武亂之時樂之卒章也舞人皆坐者所以象周公主銷寇之文以任制作以施保釐其事不得不安靜也觀此而賈之所謂及時事非舞坐者不可以知其非哉

按總干三句卽武樂以明象成實事山立象武王者言武王當初誓師孟津見得紂罪真有可伐之理彼時雖三千協力八百同心而武王猶不輕舉但持盾以正其罪如紂聞而卽改其師已止矣如他諸侯有能當天意

者仗義伐之武王亦不再舉矣然終至於伐非武王意也勢不得已也故武王之心只山立盡之言武樂而及太公周召者太公之志卽武王之志也以武莫若太公故繫之以太公周召之治卽武王之治也以文莫若周召故繫之以周召太公有丹書之戒是未嘗無文也周公周召相武王以成文德各從重者言耳此發前對之所未盡要與上句武王之事有情

且夫武始而北 三節

此三節是卽武舞之象成功以見武功之難成意武始節總六成之象夾振與分夾二事又是抽出六成中之事而

禮記說義集言

卷之十五

三

細言其象看來武始一節原不重只要中提出夾振闔伐二象言之方歸到久立於綴應轉總干山立也

且夫武節此下承武王之事而言其象以位言也曲以協舞每一終則武人易一位也言武之初出自南第一位而北至第二位象武王初自南而向北以伐紂也卽觀舞孟津時此是一成再成則舞者從第二位至第三位以象滅商也三成則舞者從第三位至第四位極於北而反乎南象克殷有餘力而南還也四成則舞者從北頭第一位至第二位象克殷之後疆理南方之國南方荆蠻之國侵畔者服也五成則舞者從第二位至第三位而分舞列皆分兩阿象周公居左而爲師召公居右而爲保也六成則

舞者從第三位而復於南之初位。象武王武功成而歸鎬京。四海皆崇奉武王之德為天子也。綴謂南頭之初位。三成以上。總言克商之事。四成至六成。總言造周之事。

按周都在商之西南。商都在周之東北。故武位四表以爲象。故云始而北出。成猶奏也。言武舞之始終而釋其義。始出至三成。自南而之北也。四成至六成。自北而之南也。註中極乎北而反乎南。是到了北頭而轉乎南頭。其位則四。其成則六也。南國是彊句。一云。南國指周。如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之類。周始有雍州之地。及滅商所得者。又有冀青六州之地。既得天下。必須鎮服其諸侯。故四成象之也。比前確當可從。周名猶分治。至以崇天子則統治矣。

禮記說義纂言卷之十五

卷之十五

夾振二節。此申上文之意。就六成中抽出而言其象。以人言也。兩人分夾舞者。而振鐸以爲節。舞者以戈矛四次擊刺。象武王伐紂而盛其威於中國也。舞者各有部分。而振鐸者夾之而進。象武王之事爲蚤濟也。由此觀之。則未久立於綴。所以象武王待諸侯之至也。蓋人心不可失。諸侯既至之後。固宜盛其威而濟之速。人心不可強。諸侯未至之前。尤當需其來而待之久。遲而又遲。於此可以通其故矣。今重一待字。

按此言舞人之事。亦有取象意。武王伐紂之時。王與大將親自執鐸以夾軍衆。今作舞樂之時。令二人振鐸夾

舞者取象在此。作武樂時。每一奏中。四度擊刺。象武王伐紂駟伐也。一擊一刺。爲一伐。牧誓曰。今日之事。不過四伐五伐。鎬京在西陲。則紂都在中國也。盛威全在順天應人。伐暴救民。上見出指伐紂言。一云。南國是彊之。後亦有不服者。消滅是也。此時須用兵。故云盛威於中國。殊非本旨。分部分也。天子夾振而駟伐。以舞列分爲左右。總于指在中。振鐸者夾舞列而進也。事猶爲也。濟成也。象用兵務於蚤成意。蚤濟與久立於綴。兩者屬不相妨。善會始得。

又云。凡樂之作。皆所以昭天子之德。豈特六成之末。始崇天子乎。武樂之始終。大概不過蚤與久之兩節而已。

禮記說義纂言卷之十五

卷之十五

蹈厲之已蚤。大將之鼓勇也。分夾之蚤濟。三軍之養勇也。備戒之已久。不敢輕大敵而易進。久立以有待。不敢迫諸侯而速進。敏以趨天時。而以蚤爲貴。則動如飄風之不可禦。緩以聽人心。而以久爲貴。則靜如磐石之不可搖。一急一緩。俱不可偏。然六成之舞。其久之意。常勝於蚤者。聖人無貪利之心。迫而後應。不得已而後動也。

且女獨未聞 四節

此以下又言武王之行政舒徐詳緩。以明遲久之意。首節崇聖賢厚臣民之事。次節偃武之事。三節脩文之事。四節五敬之外。又一大敬。是養老之禮。全重周天子親行上。周道與禮樂時說殊無分別。蓋道是周家之精神命脈也。禮

其精神之著於忠敬孝弟者樂即其和順從容以樂此忠敬孝弟者道之所達即是禮樂之所通你看成功若是之遲歷時若是之久是武王不惟征伐之時無急於得天下之心而功成之後又緩以待天下之化則夫大武之舞不惟備戒之久而且久立於綴不亦宜乎宜者與成相稱也

牧野節牧野之語言牧野伐紂歸而記事之語直管到紂諸侯之弟處彼其克殷而至商都也未及下車而封與下車而封先後之辭也帝者之世遠意其淪墜已久故先之王者之世猶近未至圯散而無所歸故後之非以德之隆降言殷後不曰封而曰投者舉而徙置之辭也箕子比干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五

五

皆諫臣紂殺比干囚箕子商容亦紂臣之被廢者封墓積土墓上以表忠也釋解也使之封於朝鮮而不臣也行商容即式商容閭也復其位復往時之爵位也弛政解散紂之虐政也庶士官卑祿薄倍智其祿也此是武王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行大賚之典也

按邑外曰郊郊外曰牧牧外曰野此武王誓師處今衛獲府汲縣是也証反讀爲及一云反如字謂反商之舊政而復之下文所言皆反商政之事也亦通勳幽州縣名陳陳州宛丘縣名杞汴州雍丘縣名宋亦國名武王封禹後東婁公於杞投湯後微子於宋總以存宗祀也三恪與夏之後皆言封本無國而今始封之各令有國

也殷獨曰投者又非本無國而今始有國也家語史記皆作封封微子於宋在成王時此特歷敘黃帝堯舜禹湯之次而言之耳必封先代之後者亦其無意於天下雖曰得之亦與先代之後共之使之家語作使人待商客行鶴視也謂商客問廢於家武王固已式閭以致敬而未敢輕起之故使箕子先行而訪之道達殷勤而後復其位所以尊賢也

濟河而西節自馬散至建業弛武備也將帥二句雖行封賞只重偃武上不復用兵頂此兩項鎬京在河西故歸鎬京爲濟河而西也馬牛縱而遂其性則物之勞者逸車馬鮮而息其神則器之動者靜將帥使爲諸侯則昔治軍而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五

今

今治民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蓋前此用兵實非得已此所以急於偃武也

按山南曰陽桃林在華山旁陝州靈寶縣是也載人曰乘載物曰服鮮以血塗之際不祥也載兵器出則刃向前入則刃向後今載還鎬京而刃向後有似於倒故云倒載言刃向國不與常同也虎皮威猛之物用此虎皮包裹兵器示武王威猛能自制伏天下兵戈也封將帥爲諸侯以報其勞賞其功如周公封魯太公封齊之類徒備壯也案兵器之衣也言鎧及兵戈悉棄之置於府庫而鍵閉之故名之曰鍵棄也鍵棄乃假借字面散軍節散軍郊社放散軍伍習射郊學者言歸還鎬京止

武習文也。左右分東西言。諸侯射於左。歌騶首之詩爲節。天子射於右。歌騶虞之詩爲節。行禮射則貫革之射止矣。著禋冕而播笏於帶。亦謂有禮事時。則去佩劔也。此二句。要說因習禮而自然息說。方與下三句相似。祀乎明堂而配以文王。此是武王孝親事。今而後民皆知所以孝。朝覲句。自有天地以來。所以臣之誼。何常不在人心。第當商之季。朝儀久曠。不昭揭。則不知。故自朝覲禮制。而凡來貢來享。來王惟茲其主。分職授政任功。是予一人。覺臣誼至此。頓爲整肅。今而後誰不知所以臣。耕藉謂武王自耕藉田也。今而後誰不知所以敬神之道。行禮射服禮服。而潛消其暴戾。驕悍之習。祭祀朝覲耕藉。而開導其忠孝敬慎之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五

全

心是武王之教誨雖多。而此射息脫劔知孝知臣知敬五者。則教之大端也。全在消習氣。開良心上見。按習射郊學有擇士簡德意。革甲鎧也。取甲鎧而張之。射穿多中爲善。春秋傳。養由基射穿七札。是也。金華應氏曰。射於郊。養老於太學。非有異學也。太學即在郊之學。狸首騶虞之節。雖有天子諸侯之異。竊意因學而分左右。非分學而射也。若分射一處。則非所以辨尊卑矣。騶虞仁而不殺。天子包容徧覆之象。狸首義而善搏。諸侯奔走赴功之象。故射各以其詩爲節也。禋冕天子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禋。袞冕以下也。禋冕與播笏雖兩事。然重在播笏上。對下文脫劔而言也。虎賁有力如虎。

者文王之廟爲明堂。三言知而行寓乎其中。三所以字不可開看。

食三老節前半節是補五教之所未及。若此以下。通結上數節。天子卽武王祖而割牲三句。禮也。冕而總干謂戴冕持盾以親舞樂也。老近於兄。故天子敬老。所以敬諸侯之盡弟也。所以二字在親舞上。見此上皆牧野之語。由是語觀之。可見武王必若此。委曲詳悉。然後周道達於四方。而禮樂二者交相通行。則夫武樂之遲久以象之。不亦宜乎。君子曰禮樂不二節。

此見禮樂之貴致也。身兼心與躬而言。治心至於天神。治躬至於嚴威。這是不斯須去身之所致。不治心而鄙詐入。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五

全

不治躬而慢易入。這是斯須去身之所致。要斯須二字。斯須者。正吾心與禮樂斷續之脈。天理人欲消長緊關處。曰不可去。可見用禮樂之權。全在我心。

禮樂不可去身節。致字實有工夫。子諒韓詩外傳作慈良。今當從之。易直慈良。是一個和心。此等心人所自有。但物欲蔽之。斯有時而息。致樂治心。則樂與安久。天神信威。乃自然相因之妙。皆在易直子諒之心上。看信威二句。不過贊天神之妙。非天神外又別有此。然曰信曰威。只在自家心上誠敬看。卽大學瑟僩恂懼意。亦卽中庸不言而信意。不可作人信人威看。求句全在一致上。窮得他理到。方纔有心得而萬念融徹若此。

君子曰世之用禮樂者皆言不去禮樂矣不知禮樂和序之理不可斯須去者也致樂治心樂由中出故治心以之致者窮極其知而不問其功有斯須不去樂之意樂本是個和的常將來養心故感人心之和而生易直子諒也一團善心既生則機括一動自然都有五則字要玩味皆是以漸而至自此心之生自得而不容已曰樂自樂之定而不為外物所搖奪曰安自安之無所間斷處曰久自久之不思不勉處曰天自天之不可測識處曰神惟其天則一真不妄嘿而成之何言之有惟其神則心神嚴翼不待奮發何怒之有此皆一心之妙非致樂治心者能如是乎故結之曰致樂以治心者也

禮記說義集註卷之十五

章

按君子曰記者引君子之言也易心不艱險直心不回邪子心不殘忍諒心不暴戾總是一個心之極和致樂治心邪去則善萌油然而生不窮意樂安久天神信威非有淺深先後不言而信者不與易直子諒之心期而易直子諒之心隨時而至若有所期者然不怒而威者言不易直不子諒之心不消用力驅除而惡念遠伏若有所畏懼者然鄭註善心生則寡於利欲寡於利欲則樂矣志明行成不言而見信如天也不怒而見畏如神也信威俱說向外亦自有理

致禮治躬節禮自外作故治躬以之致者窮極其序而不問其功有斯須不去禮之義禮本是個敬的常將敬求檢

制此躬故能端莊以持已恭敬以接人惟莊敬故色足憚而嚴肅貌足畏而有威嚴威即莊敬可畏憚處須在自己身上說不可說出到人致禮到威嚴地位與致樂到天神一般禮以治躬故能管攝人身如此心中斯須以下反言斯須去禮樂之弊不和不樂只致樂的工夫不到不能窮本知變所以氣質用事而鄙詐之心入之不莊不敬只致禮功夫不淡不能著誠去偽所以私意錮蔽而慢易之心入之禮樂於身豈可斯須去得

按莊是外面端整而不肯懈弛敬是外面謹恪而不敢放肆嚴威根已身足以起人畏憚上看莊敬便是嚴威亦不作先後看玩則字可見不和不樂反上節易直子諒

禮記說義集註卷之十五

章

不莊敬反本節莊敬八字正見得他外誘使然非本心實有此惡雖非本有然既為所奪而得以為主於內則非心而何心中斯須以下若單看本節又當專指禮說如云禮雖脩外達內以之內之亂者外之所以得間故鄙詐之心易入禮自外作飾貌以之外之弛者內之所

以不固故慢易之心易入此正是內外斯須之禮而弊即乘之心中可以斯須去禮哉

故樂也者動於內節此推禮樂之致而極言其效也首二句原其本以見其所以能治身心也極和極順只致禮樂到極處便是內和外順是承上起下之語推言感人動物之效民瞻句屬和



望其句屬順此要看二極字一一致字有無窮妙理道者吾性之真和亦人性之真機有分毫透徹不到涵養未純道不得致和順安得極前二極字全從這一致字來

夫禮樂能治身心矣則心非本無樂而強以樂治心也樂也者動於內之和者也動於內故足以治心躬非本無禮而強以禮治躬也禮也者動於外之順者也動於外故治躬以之人能致樂於心而到久安天神地位則無斯須之不和而極和矣能致禮於躬而到莊敬嚴威地位則無斯須之不順而極順矣內和而外順如此則禮樂一原表裏俱盛矣由是內和則顏色亦和民瞻之者爭心自息蓋爭者和之反也外順則容貌亦順民望之者易慢不生蓋易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五

全

慢者順之反也然豈止不爭不慢而已哉極和矣則動於內者皆至德之光所流露民且以君子之和治其心承聽有心融氣伏意極順矣則動於外者皆周旋中禮所發越民且以君子之順治其躬承順有心悅誠服意極和極順之化如此故曰是斷語人能研窮和序之道於身心間則舉而措之天下將以和名和以序名序於治天下何有不然何以不爭不慢承聽承順也哉

按首故字承上文治心身來因一故字便與下節不同極和極順根兩致字來說到不爭不慢效驗已見了但此境猶虛下二句正發明二句之意德以輝言即和順英華之驗有德便有輝故德輝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

其德敢與德爭乎不僅在顏色上論發以理言即動容周旋之中禮者理也理疑則必發故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於理敢與理慢易乎不僅在容貌上論樂之和融而為德禮之順敦而為理便是禮樂之致承聽承順是可以自治亦可以治天下便是推之無難然致字畧在前些即上文致禮樂之致也此非古語只總結上意樂也者動於內節

此言禮樂相濟之美也當與樂者為同章參看內外二句禮樂之原減盈是禮樂自然本體不減不盈便是不和次序了而進而反是禮樂用以濟體處但在禮樂上說以進以反方實是行禮作樂相資為用也兩個為文即為美為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五

全

貴意則銷則放雖說禮樂不相濟的弊乃承上起下語輕看報反意思在進反後進正是報那減的反正是反那盈的是減宜有此報盈宜有此反義一謂禮樂合當如此大旨禮樂何以必相濟而後宜其病根已就在主減主盈內曰減其本質先有一分不足的病在了曰盈其本質先具一分有餘的病在了所以用時必須緊緊搭救他方纔得中而合乎事理之宜也

盈以宣布為主而後爲樂也。就意氣形於樂者言。禮體減矣。而其用則貴於勉進焉。進者。勉力敦行。無所不用其情之意。總一和字盡之。行禮者不一於減而進以濟其減之不及。斯文理可觀而禮斯達也。樂體盈矣。而其用則貴於反約焉。反者。裁抑收飭。不敢侈縱之意。總一節字盡之。用樂者不一於盈而反以濟其盈之不及。斯作止有節而樂斯善也。夫禮樂異體。而用貴相濟。如此使禮若過於減而不進。則威儀銷鑠。必有禮勝之失。樂過於盈而不反。則意氣放肆。必有樂勝之敝。故禮必有和。以爲減之報。報者。相濟之謂。樂必有節。以爲盈之反。反者。知止之謂。禮減而得其和。以相濟。則從容忻愛而樂矣。此樂以和禮也。樂盈而得其節。以知止。則優柔平中而安矣。是禮以節樂也。禮樂相須並用。而一歸乎至和至序之原。其合於宜一而已矣。故曰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禮樂豈二道也哉。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五

全

按首二句。要與前章說得有別。前章在故字得解。此節以進反爲主。動於內。動於外。則減盈所由起。主減主盈。後動內動外來。則進反所由起也。通節語意至進反。纔住。正意在此。而進而反。且說理當如此。以進爲文。以反爲文。方著人身上說。禮本有限制。而情不容已。就退遜中。自有一種不容盈溢的道理。有報只是以進意。有反只是以反意。變進爲報者。取相酬之意耳。樂在舉動。從容無拘迫上見。安就聲容平中無沈溺上見。則樂則安。

就是爲文光景。下面總明禮進四句。這個意思。非有兩層。禮報樂反。皆是相濟之義。夫銷則不樂。放則不安。此過不及然也。不合事理之宜者也。報則不銷。反則不放。此無過不及者也。合於事理之宜者也。

夫樂也者。樂也。三節

此見樂本人情。故足以治人。首尾人情所不能免。正相照應。兩立樂之方。全在治人看。次在反已上看。總之反於已。心感於人心。無二理也。大旨重審一兩字。性術多變。不能守一也。一守則性之術變。而性之理不變。以既定之和爲感化。故爲天地作命令者。以一卽天地所賦予之正理也。爲中和之紀者。以中和卽一之所發也。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五

全

夫樂者。節不能免也。分上原樂本於情。而切於情。下著情之所由亂。而推先工作樂以治情也。大旨重性術之變。盡於此一句。性原純一無偽。何爲有術。發爲情。則爲術。是其巧處也。況性情至不好念頭。都生出來。所以先王把雅頌道之道。有引導而使人自得意。三使字。足字。不字。平看。皆制雅頌之善處。立樂之方。總結之。是因人情而維本性。乃治情之妙法也。本文只說雅頌。蓋樂中之最有關係者。其實全樂已具矣。故下文只說樂。

夫樂者。樂也。這樂字。乃中節之樂。卽下文所審之一。所定之和。非常人不正之樂也。此樂爲人情之所不免。而作。見治情必須此意。蓋人情感物而有樂。則必發於聲音而爲

詩歌形於動靜而為舞蹈是天機之感應此乃人生自然率性之道也。性一定而無變感於情則有變而猶未盡也。至有聲音動靜則性術之變盡見而無隱藏矣。曰性術而顧可使亂乎。曰變而能保無亂乎。故人不能無樂樂不能無歌舞之形。形而不為文辭以道之則情蕩而不能無亂。即鄭衛之音是也。先王有治情之責者恥其亂故因其情之所形者而著為二雅之聲焉。若大雅小雅無非陳王政之得失而致其勸戒以道之也。著為三頌之聲焉。若商頌周頌魯頌無非所以美盛德之形容而告戒於神明以道之也。使雅頌見於依咏之聲者足以為怡樂性情之資而自不至於流使雅頌見於篇章之文者足以為講明性術禮記說義集訂卷之十五

允

之藉而自無所厭使其樂律之清濁高下或宛轉而曲或徑出而直或豐而煩或殺而瘳或稜隅而廉或圓滑而肉或止而節或作而奏其和平皆足以感動人性術之善而已矣。不使放肆之心邪辟之氣得接於身焉。此正所謂制雅頌以道之也。將見聲音諧動靜平由情而宣亦以維情也。先王作樂之方法固如此哉。

按樂者作頭樂也是原其始。人情不能免是要其終。下正申明不能免意。性術即人情之樂也。盡處已便有亂意了。故人不能無樂數句反覆漸推出亂來。以啟先王作樂治情也。制為雅頌句提起重說雅頌正樂道者使人有所樂便歌咏乎此舞蹈乎此。迫人於正不是將人

情之樂制為雅頌也。三其字俱指雅頌三使字皆所謂道之也不流就在足樂內如肅雍相濟而外不淫色內不害德便是不息就在足論內如脩齊平均理無不寓揆之不窮便是曲直等則播諸器矣不接就在感動內善心如下和敬等放心邪氣即不和敬等相對看然還不曾實說到樂感化人處且說雅頌之善如此方方法也在道字看出來雅頌原由性情而作因樂根於性情故以此道使不知不覺性術自歸於正而不亂所以謂之方也。

樂在宗廟節此言正樂隨在感人因推先王本吾心之和而作樂所以能感人也審一句是制樂之始先立其本重禮記說義集訂卷之十五

看此物句是制樂之成詳前洽其飾不與上句對節奏句是作樂之時已成其文又輕看矣。先王看得已心上一明白乃作樂以道人性術之變使不一者亦歸於一。此以已心治人有絜矩之義故謂之方。

是故頂上正樂來。即雅頌聲文播於器者。在是實作樂於此地也。宗廟之中有君臣上下其地以敬為主樂作而同聽之則不徒敬而和敬以終事矣。族長鄉里之中有長幼其地以順為主樂作而同聽之則不徒順而和順以相接矣。閨門之內有父子兄弟其地以親為主樂作而同聽之則不徒親而和親以相與矣。感人之和如此蓋由先王作樂以人性本一至和存焉而所應之情不一於是始有乖

其本體而不和者故惟精以審其一。以一而定其和。則性情皆正。而樂之本立矣。然後比之八音以顯聲之節。比之干羽以顯容之節。則聲容兼具。而樂之文備矣。及其節奏之合倡和清濁迭相爲經。屈伸俯仰各得其宜。若五色之錯雜以成文采。而皆不相亂。則樂之和極矣。由是用之闔門而莫不和親。用之宗廟而莫不和敬。用之族長鄉里。以附親至疎。至衆之萬民。而莫不和順。所以二字從本心之審一定和。而形於器來。故此審一定和者。乃先王立樂之方也。

按和謂從容安舒。無所勉強。如君臣上下。本主於敬。全則自然而敬。便是和。非謂和以濟夫敬也。和親和順。儼

禮記說義纂註卷之十五

樂

此審一三句。一連說下。一字指心言。一卽性也。和字指喜怒哀樂之發。皆中節言。卽性之術也。心一而所應者不一。精審密察於衆理之中。以求其當。使喜怒哀樂之發皆中節而和也。物指樂器。比合也。成文字不必著力。節奏以樂之作止言。兼聲容說。一云金石絲竹聲之節。于戚羽旄容之節。可奏而合。是根上節字說來。宜知此節方字與上節不同。蓋和發於吾心。而感於人心。前方是本人情而立。乃以人治人者。此方是本已心而立。乃已立立人者。比諸上文益加密矣。

故聽其雅頌節。此言正樂感人爲用之大。以結上文也。前章就倫理上說。兼衆人言。此又就身心上說。指一人言。一

云志意得廣。應倫理者。悞得莊得正得齊。以平日動靜言。不專在舞時。此又樂之淑身心也。天地三句。兼倫理身心。說大旨。天地中和字。俱根性術性字來。自是緊關著。服處。天地之命。自性術之元初。渾淪者言。中和實理。正性中物。紀其不中不和之變。以歸於中和之本。然則人人還已心之一。而先王審一之功始完。

夫本吾心之和。而極感化之大。其在倫理者。固如此矣。又有可言者。聽二雅三頌之聲。則志意得廣。人心千萬理咸備。本自廣大。但爲私欲所蔽。始狹小矣。茲得於正樂之感。聽雅則好善惡惡之心生。聽頌則想慕盛德之心生。性天流行若還復其本體。然此其聲足以拓人之心。如此執于

禮記說義纂註卷之十五

樂

戚以智。頭容俯仰。以智身。容屈伸。則平日動止。以禮容貌。得莊執于戚。以行綴兆。執于戚。以要節奏。則平日行刻得正。進退得齊。此雅頌協之舞。足以檢人之身。如此。由是觀之。天地賦人以人倫之理。賦人以身心之理。而未嘗有言以教人也有樂以感人。則天地之所未言者。而樂能贊成之。非樂則幾乎息矣。樂非天地之命乎。人倫亦有中和之理。身心亦有中和之理。而不能爲紀以維之也。有樂以感人。則中和之易流者。而樂能管攝之。非樂則條理紊矣。樂非中和之紀乎。一或免焉。不能正其倫理。不能養其身心。而違天地之教命。壞中和之統紀矣。故曰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此則申言而總結之。

按此節通是結語。綴以表行列。兆者。場域之限也。行列進退。有立與行之分。依其綴兆。故行列得正。要其節奏。要協也。故進退得齊。都是現成話頭。如雅頌之聲。首節已有了。而不使放心邪氣得接。非所謂志意得賡乎。非有兩層意。性術之形。猶有道之迹。至此則樂即天命之命。中和之紀。與性術混一了。樂能官天地。故曰天地之命。又能道中和。故曰中和之紀。其歸於樂二而已。人情不能免句。亦要重看。先王慮人情必不能免。則審一定和之樂。自不能已耳。

### 夫樂者先王之所節

此論禮樂足以成化。而贊其道之大也。此禮樂就聖人用禮記禮義集註卷之十五  
上說。非制禮作樂之謂。緊要大旨。全在得審上。審便喜。不治便怒。喜便飭以樂。怒便飭以禮。此由先王清好惡之源。調中和之節。全沒一毫私心。所以纔得脩。天下和。暴亂畏根得其脩來。盛矣句。卽就此二句見出。不必另討。

夫樂先王非無因而用也。見天下之和。而喜心生焉。故用樂以飾之。軍旅斧鉞。非先王之所樂用也。見天下之無節者而怒心生焉。故用軍旅斧鉞以飾之。是先王之喜怒。非私喜怒也。從其可喜可怒之類。發皆中節者也。故至和所感而天下和之。至節所加。而暴亂無節者畏之。是先王治天下之道。非止禮樂。然根於公喜公怒之德。而達爲共和其畏之化。則能和平整飾天下者。惟禮樂也。禮樂非道之

甚盛者乎

按首四句。言先王用禮樂之所本。喜心在中。則作樂是樂。乃飾喜之具。怒心在中。則制軍旅斧鉞之禮。是軍旅乃飾怒之具。喜有慶治平意。怒有伐不軌意。禮有五。軍旅其一也。故以軍旅斧鉞代禮字。此禮字不可寬說。卽此物飾飾之飾。謂顯設也。皆得其脩最重。得力全在平日。亦於用禮用樂上見樂以飾喜。非樂不樂。是喜得脩類。斧鉞飾怒。非怒不怒。是怒得脩類。所喜者。如暴民不作。諸侯賓服等事。所怒。如四方不庭。一人橫行等事。皆合天下之公喜公怒。發於情而根於性者。在先王身上說。玩故字可會。天下和。暴亂畏。就上得脩而點綴其光景如此。非至此始和畏也。禮樂始於一心。而達於天下。故曰盛。非若功令之勸懲。有及有不及也。

### 子貢見師乙 三節

此明歌詩陳德之理也。六德只是中和之德。宜歌處。只是取興趣之同耳。寬靜柔正之德。宜歌頌以頌乃寬靜而柔正者也。此直已陳德就在上文見出。直已與歌無干。只

德的原頭。得力工夫。全在此。卽直養而無害之。由平素自反。無分毫愧怍。完得性天所稟受的正理。然有德而不思善保。則又恐物欲累而天不全。故時常把詩來敷陳一番。以涵養而保全之。陳德方指歌說。此由性天工夫到。所以歌一觸之。性天卽爲之流行。天地四時和

等全在吾心氣象上看出非真有此應也。見得直己的，正力到調變的道理都在我。

夫人之氣稟不同，其德性亦異。先王之世，使人各因其性之所近，而歌其所宜之詩，所以保德。書所謂勸之以九歌，俾勿壞者是也。子貢見師乙而問曰：「賜聞詩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是欲因詩歌之宜以驗自己之德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欲其審自己之德，以擇詩歌之宜也。以其宜言之，寬以有容，又不傷於妄動而靜柔，以致順，又不流於詭隨而正。德之極盛者，宜歌頌。蓋頌美先王之盛德也。心體廣大，邪不撓於動而靜事理疏達，又不失之誣而信，是德之能敬。

禮記記義集訂卷之十五

五

者，宜歌大雅。蓋大雅乃朝命之詩，受釐陳戒，恭敬齋莊，以發先王之敬德者也。恭而好禮，則不過儉而好禮，則不厭是德之洽乎人情者，宜歌小雅。蓋小雅燕享之詩，歡忻和悅，以盡羣下之情者也。正直而又靜廉，隅而能謙，德之正乎性情者，宜歌風。蓋風美善刺惡，歸於性情之正者也。直情徑行而濟之以慈愛，德之剛中者也。商音剛決，今先有一商之理在吾心矣，豈不宜歌商乎？溫和慈良而濟之以能斷，德之柔中者也。齊音柔緩，今先有一齊之理在吾心矣，豈不宜歌齊乎？夫歌者非徒歌也，必由來歌之先，正直已身，如有寬靜柔正等德，而後歌以陳之，如陳此於雅頌詩等，而涵泳以保全之者也。其未陳也，一性天之保存，其

既陳也。一性天之流行，直己之已，已之靜也。陳德之已，已之動也。已靜而天地萬物為一體，已動而天地萬物相感通。天地以動而位，四時以動而和，星辰以動而理。萬物以動而有非虛也。始因德而有歌，終因歌而保德。詩歌之益其大如此。

按執者，自主張之謂。四詩雅頌為正，餘皆有正有變，詩之所稱，蓋指正者言之。正風如二南，幽風正大雅如文王生民二什，正小雅如鹿鳴白華彤弓諸什，是也。商齊之詩，不傳，寬者多放縱而無檢束，柔者多委靡而涉邪媚，寬而主靜，柔而持正，此寬靜之美德，器量廣大者，多肆意而放曠，知識疎達者，多舞智而作偽，廣大而安靜。

禮記記義集訂卷之十五

五

疎達而信實，此廣大疎達之美德。恭者常慎而過儉者，常畜而不及，今能好禮，則恭儉美矣。正直者勇於有為而常動，廉者介以自守而常允，今能慎動謙遜，則正直與廉美矣。肆者闊大，直者剛正，此等人多寡恩，而又慈愛剛中也。溫良者似優柔，而又能斷柔中也。此以寬柔等作主，而靜正等濟之者也。陳者敷揚之意，內涵養德意最重。陳德便動已，動已如何便能感造化，蓋原是直己有德的人，又動之於歌，益充養純粹，則中和之極處，故自然有許多大效驗。天地奠位，四時順序，星辰則宿離不忒，萬物則性命各正，皆根動字說去。

故商者五帝

節

此特明商齊之益也。風雅頌載在三百篇。人皆知其可歌。商齊之音失其傳。惡人疑非正音。故表之。五帝三代言商音齊音之原。二明字是明歌之意。是精擇工夫。下保字是固守工夫。明非直識得商齊音中剛決柔緩與趣。直舉剛中柔中所以然之理。察之故能屢斷讓利。辨有明是非之辨。意讓有明取與之分。意故竟以勇義加之。此是何等精細工夫。保字宜玩。人之有德固以歌而生。苟因其德之生而遂忘其歌。則雖得猶失。故用一保字。

夫國風雅頌固皆作於古矣。商者非始於商也。乃五帝之遺聲也。特以商人識之。故音亦以商名耳。齊者非始於齊也。乃三代之遺聲也。特以齊人識之。故音以齊名耳。君子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五

而念始之者也。何莫歌夫商與齊哉。明謂因歌有德而明其理。是不為物蔽之謂。肆直而不蔽於慈愛。是明乎商之音者也。故臨事而屢斷。其一剛中之德。危疑不能休。故也。溫良而不蔽於能斷。是明乎齊之音者也。故見利而讓。其一柔中之德。財利不能讓。故也。夫勇即明道義。配道義。剛大之氣。固有塞於天地之間者矣。夫斷者勇之決也。不為勇乎。義即無為不為。無欲不欲。裁制之宜。固有超於物欲之外者矣。夫讓者義之施也。不為義乎。是勇也。義也。雖因歌見。實我固有也。然必欲商齊之音而明之。然後勇義可保也。不然而逡巡之患起。不然而貪冒之心生。孰能久保此勇義而不失哉。則歌之有益於人也大矣。

按時說商齊失傳。故特明之。夫當時師乙問答之。安在其為失傳也。言商齊之音。似非風雅頌之比。而亦宜歌者。蓋聲為五帝三王之遺。則其源遠。歌之能保勇義。則其功大。此所以宜歌也。宋商之後。此商人謂宗人也。屢斷讓字。固重臨字。見字亦不可忽過。此四句又只是就上看出。非兩層意。二有字。著人之固有。說此連下句耳。輕看。

故歌者上如抗 節

此詳狀歌之法。而釋其義也。大旨說即七情中之喜樂。歌由此出。是即性天之流行處。要見得這說由平日直已而發。大約是中節的。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五

發

故歌者節故字。承上文來。夫歌固以陳德而保德矣。然曲調不合。諧和之節。而乖於中正。必無以陳德而保之。故樂之音節。必合數者。而後為妙也。以言乎聲之高而上也。清而剽疾。則如抗而軒舉。聲之低而下也。重濁而舒遲。則如隊而直墜。其回轉而曲也。則如人之折旋而委婉。悠揚其闕然而斷止也。則如槁木斬絕而無生意。其微曲而倍也。中矩之方。其甚曲而句也。中鉤之圓。其聲之絡繹不絕也。則累累乎相續而端正如貫珠。歌法如此。斯為妙矣。而其義不可不知也。凡言皆言也。而非長言。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言何以長也。心感於物而說之。故言之言之而不足。以盡其說。故長言之。此長言之始也。所以為歌也。長



言而又不足故嗟嘆之而意味淡長嗟嘆之而又不足故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而歡悅之極不知誰之所為此長言之終也所以不止於歌也於是子貢問樂蓋歌之理可通於樂而樂之數不盡於歌當時師乙答之必有詳其器制而不但言其義者今亡矣

按歌之為言此歌字亦是人去歌那舊詩章所謂歌永言也為言猶云為義長言謂聲之連延不絕已解盡了歌字意味下文皆說之所必至皆從長言字上說長言比言之進一步嗟指聲嘆指氣就在長言之中舞蹈又在嗟嘆之後備舉歌之始終所以為長言也子貢問樂句一云歌之為言如此是子貢問詩歌於乙而得之者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六

樂

也而在人為歌在器為樂則樂之諧於金石動於干羽者總不過悅之成始成終其理不外是矣子貢所問非問樂而何故終之曰子貢問樂可從此先長言而後嗟嘆則先嗟嘆而後永歌者言先嗟嘆則以嗟嘆而唱之也後嗟嘆則嗟嘆而和之也彼以詩為主而詩者樂之始故以唱為序此以樂為主而樂者詩之終故以和為序非自不同意各有所主也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六

陝西涇陽楊梧鳳閣

兄 楠龍棟 定

姪昌齡三開

紹齡七來

男延齡九如

孫 惺慧益較

雜記上

按雜記者以其雜記諸侯及士之喪事

大夫卜宅

二節

此大夫因葬卜筮之服也宅葬地也葬地葬日兩事冒下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六

一

上占者卜龜之人下占者審卦爻吉凶之人俱以大夫言有司治卜者之羣吏也有司麻衣等半凶半吉之服半吉重卜也占者尊於有司求吉卜故服皮弁皮弁純吉之尤者與神交之道也史筮人也練冠長衣純凶服也筮輕於卜故用之此占者尊於筮史求吉筮故用朝服筮輕用彌吉之朝服朝服早於皮弁也一用服而禮之輕重分之尊卑俱見之矣

按麻衣白布淡衣是吉布衰布帶是凶緇布冠是吉吉法不袷不袷亦凶故云非純吉亦非純凶據舊曰筮筮靈草也皮弁通於上下乃天子視朝之服諸侯大夫士視朝之服也練冠長衣純凶服也朝服則大夫日視朝

之服

大夫之喪大宗 節

此記大夫喪相卜之人也。君臣一家。君之喪。有官庀其職。大夫之喪。家臣庀其役。其廣狹固不同矣。然其力有不能盡其者。不能不仰之於公。君亦恤其私。而使大宗人相其禮。小宗人卜人治其龜。以贊大夫之喪。其待之厚矣。所謂體羣臣者。此類是也。

按大宗人。即大宗伯。相佐助禮儀也。周禮大宗伯之屬。有肆師。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是也。小宗人。即小宗伯也。

女君死則妾 節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六  
此記攝女君之禮。隆於衆妾者也。女君死。妾猶爲其黨服。徒從也。妾攝女君。則不爲先女君之黨服。以攝位稍尊。故也。

按古者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適。故女君卒。則以妾攝其事。而不得爲夫人。是謂攝女君也。女君已死。故稱先。不爲女君之黨服。是隆於衆妾矣。

朝服十五升 節

此記喪冠帶衰之制也。朝服十五升。則終幅千二百縷。而精密去半。而總則終幅六百縷。而疏用爲總服。故儀禮云。有事其綬無事其布曰總。是也。若以此布加灰澡治之。則又有事其布是爲弔服之錫衰也。

按八十縷爲一升。十五升而去其半。則七升半也。止六百縷。錫易貌。衰有五。斬衰。齊衰。緦衰。疑衰。錫衰。十五升去其半。總亦十五升去其半。疑衰十四升。疑於古也。

大白冠緇布冠 節

此記冠飾之變也。冠以莊其首。製以治其飾。大白緇布二冠。皆不綬者。上古尚質而不文也。至後世。玄縞二冠。別爲冠卷。有綬而後。大白緇布二冠。皆有綬。後世以文而勝質也。

按大白冠。太古之白布冠也。緇布冠。黑布冠也。委武冠。下卷也。一物而異名。秦人呼卷爲委。齊人呼卷爲武。玄冠也。縞。縞冠也。此用於祥禪之時者。然綬惟諸侯有之。大夫士則不綬。疑與綬同。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六

三

大夫冕而祭 節

此記大夫士冠服之異也。助祭爲尊。自祭爲卑。故冠服有異。其謂士昏可用弁。則祭於已。亦可用弁。此記禮者之所疑也。殊不知昏禮萬世之始。視祭爲重。且禮行於一時。故可攝盛服而用弁。亦若諸侯之冕而親迎也。若祭有常禮。不敢紊也。故謂士弁而親迎可。謂士弁而祭於已。則不可。按儀禮少牢。上大夫自祭用玄冠。則此大夫謂王朝之大夫及諸侯之孤也。冕。緇冕也。祭於公。助君之祭也。弁。爵弁也。祭於已。自祭於廟也。士謂王之上中下士及公。

侯之上中士也冠玄冠也大夫以玄冕爲極士以爵弁爲極非祭於公安敢用哉。

暢曰以栳 節

此記曰栳栳畢之制也。擣鬱鬯者以栳木爲白以栳木爲杵柏香芳栳潔白故用之。擣鬱體者從鏤升於鼎從鼎載於俎皆用栳栳以桑木爲之長三尺或五尺主人舉肉執事者以畢助之舉畢亦以桑木爲之亦長三尺其柄與未皆刊削之畢既如此栳亦當然皆謂喪祭爾。

按暢鬱鬯也。栳者栳之別名栳所以載牲體者畢狀如父所以助主人載者刊猶削也。喪祭用桑若吉祭則用棘與喪不同。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六

凡婦人從其 節

此言婦人尊卑之禮也。凡治婦人喪事皆以夫爵位尊卑爲等降無異禮也。

按婦人從夫故治婦人喪事如此不特喪事爲然。

雜記下

子貢問喪 二節

此記居喪之禮也。子貢問居父母之喪夫子曰居父母之喪者必誠必信以爲敬敬足以盡禮故爲上。悲痛慘怛爲哀哀足以盡情故次之。哀過毀形爲瘠瘠僅足以盡容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故爲下。情有悲哀隆殺之別顏色稱其情者以外稱內也不稱則爲僞服有斬衰重輕之殊。

感容稱其服者以本稱末也不稱則爲野。子貢請問居兄弟之喪夫子曰存乎書策者言依禮經所載而行之非若父母之喪哭泣之哀顏色之戚有書策所不能載者故親喪求情於言意之表可也。

按喪本尚哀此言敬爲上者疾時不能敬稍不敬則哀忘之矣持喪之敬正所以全哀也。

君子不奪人之喪 節

此言人已居喪之禮也。君子不奪廢他人居喪之情所以教孝也。而君子居喪之情亦非他人所能奪者所以致孝也各得其禮而人已備矣。

三年之喪言而 二節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六

五

此記喪禮言語居處之節也。三年之喪服斬衰居父喪者得言已事而不得爲人論說有問者則對於人而不得自問於人。倚廬聖室之中不與人坐皆恐分其哀也。居聖室者非有事行禮當入見母之時則不入中門恐紊其辨也。言聖室則廬可知矣。凡喪次斬衰居倚廬齊衰居聖室蓋倚廬乃哀敬嚴肅之所故服輕者不得居也。

按服斬衰者期年內居倚廬既練居聖室聖室塗以白土者又大功有帷帳小功總麻有牀第。

免喪之外 節

此言人子終身之喪也。人子既免喪而行於道路見人貌類其親者則目爲之瞿然聞人名同其親者則心爲之

瞿然蓋由思親之至故見聞其近似者而以為真也弔喪問疾其哀色戚容必有以異於無憂之人蓋由懷親之痼疾以歿故見人之喪疾而神色獨變也此三者皆餘哀未忘所謂外除而內未除也夫免喪之外尚然則執喪之時可知故惟如此之人而後可以服三年之喪也其餘期親以下之喪不過循喪禮而直行之則是矣豈若親喪之難執哉

按瞿然驚變也路隋父歿母告以貌類父終身不顧鏡近於目瞿劉溫叟父名岳終身不聽樂徐節孝父名石終身不履石近於心瞿

古者貴賤皆杖 節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六

六

此記庶人廢杖之由也喪之有杖所以扶病而敬孝也貴賤皆得有之魯有輪人不知禮以杖穿於車轂之中而迴轉其輪鄙褻甚矣武叔入朝而見之於是禁使無爵者不得杖懼其褻也夫不教人以孝而禁人之孝是何異於懲咽而廢食者哉故輪人之失小武叔之罪大

按叔孫武叔魯大夫名州仇朝謂將朝也輪人作車輪之人也闕穿也轂車輪之所湊者居輪之中輟迴轉也

鑿巾以飯 節

此士用巾之由也凡親喪之舍大夫以上貴使賓為之恐尸為賓所憎穢故以巾覆尸而鑿其當口之處使可納玉士則自為之子不可以憎穢其親故不用鑿巾公羊賈士

也而鑿巾以飯則非禮矣

按飯含也公羊姓賈名未詳其人此合上章蓋欲後人原其始而反之也

或問於曾子曰 節

此論遣奠包牲之義也設遣奠畢又以牲體之餘包裹而置之遣車以納於壙中或人疑此禮如君子食於他人之家食畢而又可包裹其餘以歸乎言傷廉也曾子告以太饗之禮饗畢卷斂俎內三牲之肉送歸賓之館中猶此意耳父母家之主非賓客也今歿將去遂與賓客之疏者同而孝子以賓客之禮待之所以為哀之至也重言以廣喻之父母賓客二句文與義至堪下孝子之淚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六

七

三年之喪雖功 五節

此下五節記有喪者弔人之禮也

三年節三年之喪雖功衰之後亦不弔人恐分哀於人而忘其親也此禮自諸侯達諸士貴賤同也若有五服之親喪則當往哭而其往也服彼親之服而往不服功衰欲各致其情也辭連上文亦貴賤同也

按三年喪小祥後衰與大功同故曰功衰弔謂弔疏者哭謂哭親者

期之喪節此言齊衰杖期之喪此父在為母者其練祥禫期與父不同然亦得備二祥之節十一月則練而小祥十二月而大祥十五日而禫練則皆可以出弔

既葬大功節言已有大功之喪已葬而往弔他人之喪則哭畢即退不與主人襲斂等事也。

期之喪節此言齊衰不杖期之喪乃姪為姑兄弟為姊妹之適人無主者雖未葬亦可出弔於人但哭而退不襲事若既葬而受大功之衰則其弔人可以待事但不親自執其事耳。

小功總節小功總麻服之輕者也擯相之事輕故可與饋奠之禮重故不與。

### 弔非從主人也 節

此記弔喪送葬之禮也言弔喪者非徒隨從主人而已所以相助凡役也故年四十以下者力壯皆當執紼同鄉之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六

人五十者始衰則但從主人之哭而已言不執紼不久待也然四十者非徒執紼也又為之實土待土盈坎而後還故儀禮入土後主人拜鄉人有謝其勤勞之說恤喪優老之義皆可見矣。

### 喪食雖惡 六節

此言喪食之禮喪食雖惡充饑饉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也視不明聽不聰行不正不知哀君子病之以不足當大事也故有疾飲酒食肉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飲酒食肉皆為疑疾功衰節前三年之功衰言既小祥也醑乳漿也無鹽醑其飲不加鹽醑也孔子曰身有瘍而不浴首有創而不沐病而不飲酒食肉是毀過而瘠

為病言傷生也是不愛身不愛身是不愛親君子弗為况有毀而歎者則無人終父母之喪矣雖有子與無子同也此防賢者過禮之事見先王以權制處。

按飽而忘哀句姑以對饑而廢事耳非此節之正意也。不知哀不知哀毀之節也疑歎疑其久也黨謂族及親戚也孔子曰下當有居喪之禮四字與曲禮上篇同。

### 疏衰之喪既葬 二節

此言居喪之禮也。

按疏衰齊衰也不以執紼不執紼以見人也三年之喪祥而從政祥大祥也從政從為政者教令謂給徭役三年之喪期不從政是正禮也卒哭金革之事無諱是禮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六

禮也期之喪卒哭而從政王制云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庶人依士禮卒哭與葬同三月也。

### 曾申問於曾子曰 節

此記哭父母之禮也哭父母之聲哀痛之極無復音節所謂哭不偯也。

按此取嬰兒哭與檀弓所載孔子不取升人孺子泣者不同蓋彼以襲斂之後言此以始歎之時言。

### 國禁哭則止 節

此記居喪遇禁之禮也國有大祭祀而禁哭以敬神也為人臣子不奉禁固不可奉禁而廢奠亦不可宜何如以處之必止哭以盡奉公之義而於朝夕奠時自即階階下之

位因仍禮節之故事而行。以盡事親之仁。則兩全而無害矣。

童子哭不偯 節

此記童子居喪之禮。以未成人不責簡也。惟爲父後者。雖幼亦杖當室。謂十五以上。若世子則杖。

孔子曰伯母叔母 節

此記踊義之不同也。制服以義。伯叔母入配伯叔父。其分尊。故服齊衰尊之也。姑姊妹出適於人。其分卑。故服大功降之也。然致哀以情。伯叔母自異姓而入。其情輕。故踊不離地。姑姊妹由骨肉而出。其情重。故踊必離地。其服如從其踊如此。人道之至文。無以加矣。能知乎此。則得禮之義。禮記說義纂前 卷之十本

美之

按踊絕地其哀深也不絕地其哀淺也由用也言知此絕地不絕地之情者能用禮文哉能用禮文哉美之也

泄柳之母歿 節

此記居喪相禮之失所由始也

按泄柳魯人觀悼公弔有若之喪子游攝由左則由右相者非禮矣由左者是

天子飯九貝 節

此記飯含之數殊尊卑也此蓋異代之制

按周禮天子飯含用玉典瑞云大喪共飯玉含玉禮記

說天子飯以珠含以玉諸侯飯以珠大夫士飯以珠。含以貝左傳成十七年子叔聲伯夢食瓊瑰。哀十一年齊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此等皆是大夫而以珠玉爲含者以珠玉是所含之物故言之非謂當時實含用珠玉也珠玉曰含玉貝亦曰含則散言之飯含通也此言天子九貝豈貝亦通用者歟

○孔子曰管仲 二節

此記二子失禮之事以大未而行天子諸侯之禮其在天子諸侯當何如耶故難爲上以大夫而行士之禮其在士當何如耶故難爲下夫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相齊之業可謂賢矣然有功而未必有德有才而不必有禮禮記說義纂前 卷之十本

故君子以爲濫與隘而此又謂其僭與偏也是知非有德不可以知禮非有禮不足以成德若君子德禮既備自然上下皆宜豈有失哉

○君子有三患 節

此言爲學爲政之君子當各盡其道也三患君子兼無位有位之人五恥君子兼北面之臣南面之君患恥在心上看患恥二件不該平看患是恥的開先工夫學正是根本惟爲學時有知行未得之患則於體認上必有所得所以爲政時能知此該恥若學力不到不知政爲何物何以爲恥三患之所言者道道始於闕而中於學而能卒於行而至弗聞則無由知一患也弗學則無由能一患也弗能

則無由至三患也。五恥之所言者事道非言不行居位無言則道不行而尸位一恥也有言無行則言行不相顧二恥也。始以有德而進今以無德而退三恥也。政不足以聚人使之逃散四恥也。術不足以使人我力均於彼而彼功倍於我五恥也。

按得學得行猶幼而學之之學壯而欲行之行謂見用於時得行其學也居位以行道也無其言是備位爾言易而行難有言無行是空言爾君子進以禮位固不可以苟得退以義則又不可以苟失得而又失則非義而退矣與論語患得患失不同。

孔子曰凶年

節

禮記說義纂言卷之十六

三

此年凶貶損之禮也王制云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蓋彼乃制思之常而此乃救荒之禮。

恤由之喪

節

此明士喪禮之不廢也時人轉而僭上士之喪禮已廢矣孔子以教孺悲國人乃復書而存之此士喪禮所由以不廢也今載儀禮。

按恤由未詳以士喪禮將亡待孺悲學之然後書。

子貢觀於蜡

二節

此記蜡祭恤民之義也文武重看此章不專重張不專重弛還要重弛以繼張上聖人使民其妙處全在弛得其法也。

子貢意以民之燕飲禮儀有序乃為可樂今蜡人醉甚如狂何樂之有孔子言農民百日勞苦而有此蜡飲是乃人君優恤斯民僅一日之恩澤耳蓋久勞暫逸逸又不勝其勞更無蜡飲則無以示寬恤之恩故曰非爾所知言其義大也下總言勞逸得宜乃文武之道正是義大處張弛指民之勞逸皆借弓以喻民也民久勞苦而不休息則力憊而怨心生猶弓久張而不弛則絕其力也雖有文武之君勤於為政亦不能以為治矣久休息而不勞苦則志逸而惡心生猶弓久弛而不張則失其體也彼文武之君即心切愛民亦豈肯為此以縱其民乎夫惟一張之於先而以鼓其神即一弛之於後而以節其力則怨心不作惡心不萌是乃文武為治通變宜民使民不倦之大道也其義之大如此豈子貢所能知哉。

禮記說義纂言卷之十六

三

按蜡祭見郊特牲國索鬼神而祭祀則黨正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大飲烝勞農以休息之是也民勤稼穡其實一年而云百日舉其成數以喻久也百日中索是鬼神以脩蜡禮故曰百日之蜡至十二月乃祭祭而遂息田夫故曰一日之澤弓弩久張之則絕其力久弛之則失其體文武猶且弗能况非文武乎語最有味一張一弛照本文順說的去一張一弛有因時處中使他鼓舞不倦這纔是文武治道之中。

孟獻子曰正月

節



此記獻子之失禮也。正月周正建子之月，夏正之十一月也。日至冬至也。有事於廟，郊祭也。七月周正建午之月，夏正之五月也。日至夏至也。有事於祖，禘祭也。七月而禘二句，就獻子言斷之。

按郊用冬至，禘用夏正建巳之月，則周正之六月也。故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此禮之當然也。獻子謂正月而郊是矣，後禘於七月，則非也。蓋魯以周公之故，得以正月至之，後郊天亦以始祖后稷配之。魯之郊禘已為非禮，而獻子欲尊其祖，而又以二至相當，以天對祖，移其所祭之月，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曰獻子為之，記其失所由也。夫獻子素稱賢大夫者，詎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六

賈賈為此記，不言自獻子始，而但言獻子為之，蓋一時偶然耳。已為獻子解答，况七月禘，春秋不經見，當附疑經。

### 夫人之不命於節

此記魯昭失禮之由也。周制同姓雖百世而昏姻不通。吳太伯之後，魯同姓昭公娶於吳，謂之吳孟子，不敢告於天子。天子亦不命之。其後遂以為常，故曰自魯昭公始也。按玉藻註云：天子諸侯命其臣，后夫人亦命其妻。此言夫人命於天子，意王后無畿外之事故，畿外諸侯之夫人亦天子命之。

### 廋焚孔子拜鄉人節

此記孔子遇災之禮。廋焚，拜鄉人之為火來慰問者，謝其意之殷勤也。其拜之也，士一拜，大夫再拜，稱其尊卑也。聖人一言一動無非至理如此。

### 孔子曰管仲遇盜節

此記家臣反服之始也。管仲遇羣盜，簡取二人以為家臣。其後薦進之以為公家之臣，且為之解曰：其所與交遊者，乃邪僻之人，故相誘為盜爾。若其人則固可任用之人也。二人既為公臣，則不當為管仲服矣。桓公不忘管仲之舉，賢使為之服。記者因言嘗仕於大夫，而後又為之服者，自此始以君命不可違爾，非有新君反服也。

按註違大夫而之諸侯，不為大夫反服。言先仕於大夫，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六

後升為公臣，不合為大夫反服禮也。

### 過而舉君之諱節

此記諱君之禮也。言當坐時，人有過之而稱君諱者，則起立所以示變也。臣各有與君諱同者，則稱其字。避君諱也。按此皆謂過他國者，若在本國，則國人皆諱，諸臣之名豈有與君諱同者，陳註以過為失誤，亦通。

### 贊大行曰圭節

此記玉藻之制也。大行人掌禮制，玉也。以上言圭璧之制，有同有異，下言藉飾之同也。作記之前，別有書贊說大行人之職，其書名贊大行，篇中有曰圭制之長五等，諸侯不同，其博其厚其刻度以玉為之，則同。其藉玉之藻以韋衣。

板而畫采於韋上。用朱白蒼。是謂三采。每采畫二行。是爲六等。一圭之微而分昭義立矣。

按周禮以玉作六瑞。作瑑刻也。以等邦國。四圭兩璧爲六瑞。王至子男所執之符信。瑞如祥瑞之降於天。王執鎮圭。鎮安也。鎮圭尺有二寸。以山爲瑑。飾取其鎮安四方也。公執桓圭。桓圭尺有九寸。以桓楹爲瑑。飾取其柱石國家也。侯執信圭。信圭七寸。以身形爲瑑。飾取其直身事上而不屈也。伯執躬圭。躬圭七寸。以躬形爲瑑。飾示其鞠躬以事上也。子執穀璧。其璧五寸。以穀爲瑑。飾示其有養人之象也。男執蒲璧。其璧五寸。以蒲爲瑑。飾示有安人之義也。寸半當作半寸。誤矣。子男治民。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六 去

哀公問子羔曰 節

此見子羔對辭之謙也。問先人始仕食祿。當何君時。而子羔對以當文公時也。言下執事者謙辭。

按此章疑有脫字。之食之間當有先字。自文至哀凡七

路寢成則考之 二節

此記釁廟釁器之禮也。路寢成則但考之而不釁。蓋釁屋者以此屋與神明相交故釁之。若路寢則生人所居。不可以神之也。宗廟之器。其名者釁。不名者不釁。以不名者不

足以神之也。殺音加

按考落成也。謂與賓客燕會以酒食澆落之也。名者有名之器。若尊彝之屬也。殺豚牡豚也。此二章可補儀禮之闕。大戴禮有釁廟文尤詳。

孔子曰吾食於少 節

此記孔子美少施氏之知禮也。孔子食於少施氏而飽。以其有禮也。食於季氏則不辭。不食肉而殽。以其不知禮也。必知禮然後可與行禮。

納幣一束 節

此言昏禮納幣之制也。納幣二字作圓。一束是幣之總數。下二句又通解這一束也。束五兩是多寡之數。兩五尋是長短之數。

夫昏禮非受幣不交。不親。然幣不合其制。則其幣爲不誠矣。蓋用幣必用一束。是十卷爲五匹也。其多寡之制。則五匹爲五個兩卷。共爲十卷。取五行相配而成十也。其長短之制。合五四爲二十丈。取五行相配而成偶也。昏禮納幣之儀。合於陰陽五行之禮。其所關甚大如此。

按昏禮納徵亦曰納幣。其所納之幣一束。二匹爲兩。謂從兩頭卷至中。作兩個卷子也。五匹則爲五個兩卷。是一束有五兩也。兩五尋者。八尺爲尋。五尋四十尺也。是爲一匹。是一兩有五尋也。

喪大記

按喪大記者記人君以下始歛小斂大斂殯葬之事喪無非大事也然禮有大小此篇所記以大者為主故名喪大記儀禮止有士喪禮此篇則自天子而下皆有之可補其闕然其間多與儀禮正文同但彼言士禮不可援以釋此學者參考之可也

君喪虞人出木 節

此一節論君及大夫士小斂後代哭之異未殯哭不絕聲爲其罷倦既小斂可以爲漏刻分時而更哭也木給攀竈角以爲斛水斗壺漏水之器也冬月恐水凍則漏遲遲更無準則用木爨鼎沸而後沃之故取鼎及木也大夫官代哭不懸壺下君也士代哭不以官卽以親疏哭也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六

始歛遷尸於牀 節

此一節明初歛沐浴之節也人病困時遷尸於地冀其復生歛則更遷尸於牀而用大斂之衾被覆之也去衣衣者去其病時所加新布及復衣爲尸將浴故也楔齒者爲將合口閉急故使小臣以柶拄張尸齒令開也既夕禮云綴足用燕几校在南御者坐持之鄭注云云尸南首几脛在南以拘尸足兩邊不令辟戾崔氏則以爲今之燕几其形曲仰而拘足非也

按註疏此節在大盤節之後管人二節之前鄭註正之

君設大盤 節  
此沐浴尸後之事禮自仲春之後尸既襲既小斂先內水

盤中乃設牀於其上不施席而遷尸焉秋涼而止士不用水以瓦爲盤并以盛水耳漢禮大盤廣八尺長丈二深三尺赤中夷盤小焉周禮天子夷盤士喪禮君賜水亦用夷盤然則其制宜同之

按鄭註云造猶內也孔疏云造是造詣凡造詣者必入於內故云造猶內也

君之喪子大夫 七節

此章記居喪飲食之禮

君之喪節納財謂有司供納此米也財穀也謂米由穀出故言財溢一手所握也握容隘必有溢於外者故曰溢米一云二十四分升之一則太少一云二十兩則太多食之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六

左

無算者謂居喪不能頓食隨意欲食則食之但朝暮不過此二溢米耳士賤病輕粗米爲飯以水爲飲夫人世婦諸妻諸妻卽御妻皆婦人質弱恐食粥傷性故亦疏食水飲也

大夫之喪節室老室女之長貴臣也子姓孫也衆士室老之下者所謂衆臣也士亦如之謂士喪亦子食粥妻妾疏食水飲如大夫禮云子姓不云衆子主人中兼之

既葬主人節此君大夫士既葬至練祥所食也既葬哀殺可以疏食不復用一溢米也果瓜桃之屬盛杯杆也杯杆盛粥飲之以口故不須盥手簋竹器也竹筥盛飯以手取食故當盥手也乾肉味澀醴酒味薄先食飲之不敢遽御

醇厚之味也。此據病而不能食者練而食鹽祥而飲酒也。此又明食之雜禮。盛音成平聲卷音纂

期之喪節論期與大功喪食之節也。期之喪皆謂大夫士旁期之喪義服也。與中期字不同。不杖期輕。故一日不食其食也。蔬食水飲不食菜果。既葬則食肉飲酒如常時。然亦有期喪而不食肉飲酒者。如父在子爲母。夫爲妻。雖有杖不杖之殊。而情則重矣。故終喪不食肉飲酒也。大功九月則食飲猶期。但不與人共樂耳。

按三不食謂當食時。三次不食。是一日不食耳。非三日不食也。若正服期則二日不食矣。見間傳。不與人樂之。不以酒食與人共飲樂也。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六

子

五月三月節。此明五月三月喪食之節。一不食謂細麻。再不食謂小功。可也。謂於禮可也。據母世母故主宗子食肉飲酒。世母伯母也。故主舊君也。若是諸侯當云舊君。主者大夫之稱也。義服恩輕。故總并言之。此與上節皆謂大夫士諸侯絕期喪。

不能食粥節。不成喪謂不能備居喪之禮節也。

既葬若君食之節。君食臣大夫食士。父友食其友之子。皆以尊食卑。故當食之。雖梁肉不避。惟酒醴見於顏色則當辭耳。

袍必有表

節

此申稱之義也。袍衣有著者以其褻。必須有禮服以表其

外。不可使禪露也。以其表裏上下之相稱。故謂之稱。

既葬與人立

節

此言君大夫士居喪之禮也。君謂諸侯也。王事天子之事也。國事已國之事也。公事國事也。未葬非喪事不爲。既葬如與人立。可言王事公事而已。王政王朝之政也。公政國政也。弁經以便。卽戎帶以異。凡弔也。國君言服王事。則大夫士服國事可知。大夫士言弁經。則國君亦弁經可知。

按弁經素弁而加纁經。弔服也。仍要經。喪服也。三年問云。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豈有既葬而卽與人立者乎。必有事須言。故與人立乃可耳。曾子問云。夏后氏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六

主

可奪親也。豈有既葬政入以正諸事乎。此後儒附會之說。欲便季世奪情之私。非禮也。若魯公伯禽之事又須別論。

既練居聖室

二節

此言居喪之禮也。練小祥也。既練居聖室。地與壁純白。表哀素之心也。此時服漸輕。故可謀國政家事。異於既葬之不言國事家事也。祥大祥也。祥後地可黑。壁令白。稍致飾以變其凶也。祥後中門外不哭。禫則門內亦不哭。所以內不哭者以禮可作樂故也。

按聖白塗也。聖室在中門外。黝青黑色。黝治聖室之地。令黑聖更塗其壁令白也。外內中門之外內也。聖音惡黝音幼

熬君四種八箇 節

此君大夫不忍其親之心也。然註中王氏之說自正。

祭法

按此篇記虞周天子以下祭祀羣神之數。然篇有禘郊廟及中間七廟壇墠七祀五祀之說。多有可疑。讀者正以諸經而闕其所不能通則善矣。

祭法有虞氏 四節

首節言四代禘郊祖宗乃內祭之法。中二節言祭天地禋六宗祭八蜡祭山川乃外祭之法。四節言內外祭之因革以結之。總於理所當祭者。因祭立法。以與天下共暢報功之心。亦公天下而不私之道也。

禮記義纂註 卷之十六

重

○祭法有虞氏 節

此篇詳著祭法。而首舉四代禘郊祖宗之法以明之也。禘郊在祭上說。別無廟。故只以祭期言。祖宗在七廟常制之別。有廟隨常祭以祭也。祭法二字。實綱領一篇。蓋禮而無以報祖宗百神之功。祭而無法則無以明親親之道。故先王既制祭禮。而又爲之法也。其大者無過禘郊祖宗。蓋先王既立宗廟。則四時有常祭。三年有大禘。所謂祀止始祖。未足以盡追遠之義。故五年一舉。推始所自出之帝。祀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曰禘。猶謂祀止人鬼。未足以盡尊敬之道。故祀天於郊。而以始祖配之。曰郊。天子七廟制已隆矣。猶謂世遠當禘。則祀止大禘。

未足以盡功德之報。故祖有功。別立一祖。世室以祀之。宗有德。別立一宗。世室以祀之。皆世世不遷。此禘郊祖宗之所自起也。以四代言之。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此其禮也。

按註自殷以上。世次莫詳。經生用其師說。推之如此。故與國語不同。今不敢定其爲何如。但舜既極祿。則鯀爲天下之罪人。卽天之所殛也。禹受天下於舜。則不得以私其父。而又升罪人以配天。天其享乎。此必無之事也。讀此章者。但識禘郊祖宗四祭之義。則可不必求其人。以實之也。

禮記義纂註 卷之十六

重

虞夏殷周。皆黃帝之後。顓頊黃帝之孫。帝嚳之父。契稷皆嚳子。周人謂衍奕世之嗣者。自嚳始。開八百之基者。自稷始。是以五年一禘。而禘嚳於太廟。一歲一郊。而推稷以配天。謂周命維新。而文王之功爲甚大。世德作求。而武王之德爲甚厚。是以立文世室於三昭之上。而延祖功於不替。建武世室於三穆之上。而崇宗德於不衰。祖宗在各人功德上講。文王本有德者。而曰祖有功。見不但有德而已。武王本有功者。而曰宗有德。見不但有功而已。合而觀之。此法所當隆者。窮源也。然其權衡。只存乎仁義而已矣。

燔柴於泰壇 二節

此二節言天地百神及天子諸侯之祭法也。首節祭天地此法所當簡者尚誠也。次節水旱也。以上禋六宗以下配羣神此法所當備者酬功也。

○燔柴於泰壇 節

此祭天地之法也。夫祭有燔柴於泰壇者此祭天之禮也。蓋天位於上故燔柴以達其氣於上天秉陽故燔柴以求其神於陽天體圓故為泰壇以象其圓所以報其覆生之功也。瘞埋於泰折者此祭地之禮也。蓋地位於下故瘞埋以達其誠於下地秉陰故瘞埋以求其神於陰地體方故為泰折以象其方所以報其載成之功也。牲用騂周尚赤禮記說彙纂卷之十六

也用犢賁誠也。

按燔柴兼牲玉瘞埋兼牲幣泰者尊之之辭壇折封土為祭處也壇之言坦也坦明貌圓丘也折如折旋中矩之折方丘也周禮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此用騂犢兼天地而言。

○埋少牢於泰昭 節

此祭六宗八蜡山川百神之祭法也。夫祭有春夏埋少牢於東南之泰昭秋冬埋少牢於西北之泰昭者蓋春夏為陽秋冬為陰陰陽之氣俱出入於地四時錯行而生萬物故四時埋牲各祭於其方以迎氣也相近當作祖迎謂往者祖送之來者迎迓之也壇顯而高從暑之陽坎洩而隱

從寒之陰寒暑相推而歲功成故宗廟以祖迎之以答生成之功也。祭日之壇曰王宮者天無二日王無二王則王有日之象而宮乃其居故春朝朝日以答照臨之功祭月之次曰夜明者月以夜出以明用故秋暮夕月以答代明之功祭星之壇曰幽宗者星亦有明明讓於日月則隱而小故祭於幽宗以答瞻仰之功祭水旱之壇曰雩宗者水旱非常皆欲其時故吁嗟祈禱於此以答潤澤之功又有四坎壇之祭焉如乾坎艮震皆陽之位而立之以四壇翼離坤兌皆陰之位而立之以四坎蓋以四方之神幽贊天地而助成百物故索享於不一之方也此以蜡祭言至於山林川谷丘陵蕭蒸而出雲嗟而為風灑而為雨呈輝采禮記說彙纂卷之十六

而見奇怪之物皆山川等之化機不測故從而神之凡此皆所謂百神也天子百神之主故當祭之若諸侯但得祭其境內之神而已使其地見削奪則彼奪者自祭之而此不得祭矣况天下之神乎相近當從王肅本作祖迎

按祈陰則埋牲祈陽則不應埋總云埋者以陰陽之氣但出入地中故並埋之取誠達於下意先儒云並不薦熟殺牲埋之用少牢降於天地也泰亦尊詞昭明也時四時謂陰陽之神也四時以下及日月至山林其牲并少牢也相近者仲春之晝送寒於坎迎暑於壇仲秋之夜送暑於壇迎寒於坎其禮若飲幽頌擊土鼓之類一云寒暑無定位祭暑則相近於日晝祭寒則相近於月

坎是相近二字從本文讀也不如註。王宮壇之營城如宮也。其禮若服夕瑞歌大呂之類。祭月之坎曰夜明。亦曰月壇。其禮若用實柴薦大圭之類。星壇曰幽宗。星昏始見其禮若以星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之類。祭水旱壇曰雩宗。吁而求雨主祭旱雩兼祭水者。雨以時至則亦無水患也。其禮則已月龍見而雩。上辛季辛大雩。命黨正有事於雩。坐之壇。命女巫舞。舞之類。幽雩皆謂之宗。名宗之爲言尊也。四坎壇四方各爲一坎。一壇方有四而位則八。如坤西南巽東南離正南兌正西皆陰也。則有四坎。乾西北艮東北坎正北震正東皆陽也。則有四壇。坎以祭四方之陰神。若水庸之類。壇以祭四方之陽神。若先蒿之類。祭四方百物之神也。百神卽指山林等神也。一云祭百神兼天地等神。夫天地等神豈有在地不在地之異乎。諸侯在其地如魯之泰山晉之河楚之江漢是也。亡無也。亡其地註以地見削奪言。一云封內無此山川則不得祭亦通。

周禮大宗伯備列諸祀而不見祭四時寒暑者。宗伯所記謂歲時常祀此經所載謂四時乖序寒暑僭運水旱失時祈禱之禮。然莊二十五年左傳云凡天災有幣無牲謂日月食示戒懼人君先須脩德不當用牲若水旱時禱則當用牲。故詩雲漢云靡愛斯牲。

大凡生於天地 節

此結上三節總見禮制之不可變也。曰命曰折曰鬼在祭祀之外作意相形正要以名之不變起那祭之不變耳。七代所更立句是結首節禘郊祖宗之意其餘不變句是結次節三節天地羣神之意常說雖用因革字立說只重一個不變上禘郊祖宗之人雖更而其制不變亦終歸於不變而已。

大凡人物生於天地之間者分有大小數有長短皆曰命言其有所制也其萬物歿皆曰折言其有所毀也人歿曰鬼言其有所歸也此三者所命之名五代之所不變也夫名當其實尚不可變况祭報其功人心所同乎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祖宗人以代異耳其餘天地日月山川之類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六 圭

神不以代異者自無更變之理此祭法之所以相因也。

天下有王 五節

此承上言內祭之法不止禘郊祖宗而已也。又有廟祫壇墠之法如此而天下有王節則下四節之冒也。

○天下有王 節

此專爲祭而發分地二句乃設廟祫壇墠之張本要知祭爲封建後第一緊要事曰分建置立便見諸侯大夫適士庶士庶人自有等級之別其祭自有等級之殊廟祫壇墠親疎多寡之數有不得不然者註親親尊賢平對非是大旨封建之典弗明則祭祀之典弗秩但任其稱報之情不立定個數日去節制他有溢於情與分者還是過於厚這



半邊。倘有歉於情與分者。豈是以孝治天下之意。所以親疎多少之數。大分爲不及於恩義者說。

壇音善

夫天下有王。統於一矣。外焉分地建國。以封諸侯。內焉置都立邑。以頒卿大夫士。而封建之制定矣。報本追遠。人心所同。由是建立廟祧。以行享嘗之祭。設爲壇墠。以行禱祈之祭。夫分封以制祭。如此然情有厚薄。分有貴賤。不爲之定制可乎。乃因於古者之輕重。以爲親疎之數。有昭有穆。有祖有考也。因生者之尊卑。以爲多少之數。以七以五。以三以二也。此祭法所由起也。

按地。畿外之地。分以建公侯伯子男也。國王畿內。置王都。立卿大夫士之采邑。廟祧壇墠。詳見下文。廟貌也。先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六

夫

先

祖之尊貌也。二祧以藏遷廟之神主。封土爲壇。除地爲壇。親疎多少。卽在廟祧壇墠中。所以稱情辨分也。

是故王立七廟。節

此合下數節詳廟祧壇墠之祭法也。一壇。截五廟二祧及壇墠者。卽上設廟祧壇墠是也。月祭享嘗禱者。卽上面祭之也。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爲七。而二祧其東西夾室也。此節以考廟等二祧作七廟記者之悞。姑依文解之。七廟一壇一墠。乃一節之綱。而下則其目也。後四節倣此。先王以宗廟之制。不立則孝享之情以疏。故立爲七廟。而七廟之外。立爲壇墠。各居其一焉。曰考廟。言其父道之成也。曰王考廟。言其大於父也。曰皇考廟。非言其尊於祖

乎。曰顯考廟。非以明其爲四廟之尊乎。曰祖考廟。非以明其爲七廟之始乎。此五廟在五服中。如高祖祖廟。恩所當厚。始祖爲尊。義獨宜隆。故每月一祭。若五廟之外。六世祖七世祖。有遠廟以奉近遷之主。有昭之祧。有穆之祧。非有二祧乎。旣不在五廟之數。但四時祭之。不得月祭。故曰享嘗乃止。所謂王立七廟者如此。去祧爲壇者。謂八世祖世數遠。不得於祧廟受祭。祭之則爲壇也。去壇爲墠者。謂九世祖世數尤遠。不得於壇中受祭。祭之則爲墠也。然此壇墠。必須有所禱之事。則行祭。無所禱。則止。終不祭之也。所謂一壇一墠者如此。去壇者。謂十世祖以上。不得祭於壇中。汎然名之曰鬼而已。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六

夫

先

按七廟者。二昭二穆。並始祖二祧之廟也。父廟曰考。考成也。謂有成德之美也。王考廟者。祖廟也。王君也。祖尊於父。故加君名也。皇考。曾祖也。皇天也。一云。皇君也。曾祖轉尊。又加大稱。顯考。高祖也。居四廟最上。故以高目之。一云。明也。祖考廟者。始祖也。各先人以此。所以尊本之意也。二祧。一云。文武廟。文武廟在應遷之列。故云遠廟。特爲功德而留。故謂有二祧。祧之言趨也。趨上去意也。享嘗四時祭祀。文武特留。故不月祭。但四時祭而已。夫祧廟之制。凡天子皆然。不專指周則實指文武非也。只當以藏遷遷之神言。天子之德。厚於諸侯。故其立廟。至於親屬之屬而止。諸侯之德。薄於天子。故其立廟。至

於服窮而止。祧有去之意。親盡而服窮。祧所以去之。以有可毀之理。而毀之不可以無其漸。故去祧為壇。去壇為壇。皆親親之殺。正見孝子孝孫之心。不欲遽毀。意七廟之外。立壇。壇各一。近者封土。遠者除地。示將去然。去。壇曰鬼。則此前在壇者。遷入石函為鬼。雖有新禱。亦不得及。惟祫乃出也。

諸侯立五廟 節

此降於天子者。顯考祖考無月祭。且無二祧之設。而其祭於壇。壇者。乃天子二祧之祖也。若高祖之父。高祖之祖。是已。

大夫立三廟 節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六

辛

此降於諸侯者。考與王考。皇考無月祭。顯考祖考無享嘗。而六世祖以上盡為鬼也。

適士二廟 節

此降於大夫者。享嘗不及皇考。而顯考以上盡為鬼也。

按適士。上士也。天子上中下之士。及諸侯之上士。皆得立二廟。

官師一廟 節

此降於適士者。王考無廟。而王考以上盡為鬼也。

按諸侯之中士下士。為一官之長者。得立一考廟。王考無廟。但享於考廟而已。曾祖以上。若有所禱。則統廟薦之。以其無壇也。

庶士庶人 節

庶士。府史之屬。或曰鬼者。謂雖無廟。亦得薦之於寢也。王制云。庶人祭於寢。

王為羣姓立社 二節

此又承上言外祭之法。不止於天地日月之類也。而王侯大夫士庶人立社主祀。又如此。大旨見得羣姓未必知報。主立為祭法。以教羣姓報之。則羣姓之享其覆庇者。益宏。是王為羣姓也。且自立為祭法。以報之。則已之受其福庇者。愈昌。是王自為也。

王為羣姓立社 節

此詳君臣立社。為人為已。而各有其名也。王所統者天下。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六

壬

故為天下羣姓立社。蓋欲奠天下民居。足天下民食。非一家一國之比。故曰大社。若王自立社於藉田。將供粢盛以享先王者。社以王立。不曰王社乎。諸侯所統者一國。故為百姓立社。蓋欲奠一國民居。足一國民食。非特自享其祿。故曰國社。若諸侯自立社於藉田。將供粢盛以享先公者。社以侯立。不曰侯社乎。大夫以下包士庶。成羣聚而居。滿百家以上。得立社。為眾特置。所以奠眾人之居。足眾人之食。不止為一人之社也。不曰置社乎。社所以神地之道。故教民美報焉。其因分立社。因社異名如此。

按郊者祀天之位。社者祭地之位。郊外無天神之祀。社外無地祇之祀。澤中方丘亦社也。故凡言社者。即地祇。

之祭。如大社王社又分而言之。大社祭天下之地祇。王社祭京師之地祇。王社國社中之土祇。無與農事。故不置稷。則知置稷者。惟大社與國社而已。

王為羣姓立七祀 節

此王者舉羣祀。無非為民之意。用各以其時各以其儀立說。七祀乃司令之神。或主報功。或主祈禱。皆切於民者。故為羣姓立七祀焉。司令主督察者。中雷主堂室者。漏光明處也。國門司啟閉者。國行司往來者。帝王無後者。無所歸曰泰厲。司過失者。戶司出入者。電司飲食者。此七者皆王者為羣姓立之也。不惟為天下而立。王亦自為立七祀。諸侯為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雷。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則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六

奎

古諸侯之無後者。諸侯亦自為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古大夫之無後者。曰閭。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命降於五祀之謂制度。此其因分而異者也。

按司命見周禮。此非大神所祈報大事者也。小神居人之間。司察小過。作譴告者爾。孔氏曰。司命者宮中小神。并天之司命。按神契云。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慶。有遭命以譴暴。有隨命以咎行。受命謂年壽也。遭命謂行善而遇凶也。隨命謂隨其善惡而報之。以司人之生也。為位國南。而季冬祀用樵燎。中雷門行戶竈見月令。中雷設主。漏下而季夏祀先心。國門國城門也。設主門左而

秋祀先肝。國行行神。在國門之西。設主較上。而冬祀先腎。泰厲。古帝王無後之鬼。無所依歸。好為民作禍。故為壇國北。祀於季冬。而用太牢。戶設主西南面。而春祀先脾。竈設主竈陘東面。而夏祀先肺。是七祀是為民所立。與眾共之。其自為立者。王自禱祭。不知其當同是一神。或別更立祀也。諸侯稱公。故無後之鬼曰公厲。族厲。古大夫無後者鬼也。無後者皆祭。亦是仁術。曰門曰行者。其大夫無民國。故不言國門。國行也。戶竈門行中雷。一畝之宮。五者皆具。故自天子至於士。皆立之祀之。此壇司命泰厲。而謂王者立七祀。推而下之。遂有五祀三祀一祀之等。不見他經。殊為可疑。學者闕之可也。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六

奎

王下祭殤五 節

此祭殤之法也。以尊祭卑曰下祭。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德有厚薄。則澤有遠近。禮有隆殺。故也。祭主於適。重在正統不混淆也。

按庶殤全不祭。恐非祭殤之數。尊者所及遠卑者所及近。澤有厚薄。則禮有隆殺也。德厚者流光。既上及其祖下又及其殤。祭及於五。所祭者遠也。

夫聖王之制祭 至末

此推廣祭法之意也。首節為下數節之總。自厲山氏至烈於民者也。言內祭所由立者。以其有功如此也。與前首節

禘郊祖宗相應及夫日月四句言外祭所由立者以其有功如此也與前次節三節天地羣神相應非此族者兼上二項來不在祀典言不在祭法之內也。

○夫聖王之制祭祀 節

此節妙處全在制字上。功烈在先聖先賢度其功而報之全在聖王之制下所舉皆世間極大之功如居食倫理政事財用天文地利興革禪代此皆旋轉乾坤事業。夫聖王之制祭祀也自內外常祭而外有人焉創始立法開物成務是人雖往而法猶存也則祀之有先天下而後其身至以身殉事而不恤是謂以死勤事者則祀之有以天下爲己任至國勢莫安而不傾是謂以勞定國者則祀之。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六

禮記

之在天曰苗。禁止之而救民於饑饉則祀之在人曰。耆。尤之而拯民於水火則祀之此皆載在祀典者也。

按聖王以德位兼者言有德無位有位無德皆不可制祭祀既曰祭又曰祀者蓋祭者祀之事祀者祭之道故下皆言祀而不言祭也。洪施句要暗影下文來說有立法繼法二等人。在事欲免乎難而已故於事曰勤國欲止乎一而已故於國曰定以死勤事則不敢偷生以勞定國則不敢自逸苗在天可禦而已惡在人故可亢焉苗患雖分天人後言去民之苗則亦在人也厲山氏而下凡十四人程功度德其中不無殊差然其心其力則無有不盡者此其澤及天下萬世之遺其祀當與天而

無極也。

是故厲山氏 二節

前節賢臣教民稼穡而祀以爲稷神報其足民食之功後節賢臣能平水土而祀以爲土神報其奠民居之功此皆法施於民而祀之者。

按厲山氏一云烈山氏炎帝神農也神農起於烈山故曰烈山氏以火德王天下故曰炎帝其後世子孫有名柱者能植百穀作農官因名曰農棄后稷名始生以爲不祥棄之隘巷等處故名棄夏末周棄能繼柱業湯遭大旱七年欲變置社稷乃廢柱而祀棄故後世祀柱及棄爲稷稷穀神也謂自夏以前祀農爲稷自商以後祀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六

禮記

棄爲稷其工氏以水紀官在炎帝之前太昊之後其工氏無祿而王謂之霸霸長也其子曰后土后君也爲君而長土曰后土平九州者謂開墾土地使民得以安居非若禹之平水土也祀以爲社則直以后土爲社神矣夫社稷土穀之神有德者配食焉其工氏之子曰句龍食於社厲山氏之子食於稷廢農又祀棄以爲稷謂農又棄皆祀之以配稷之神也。

帝舜能序 節

候之早晚見於星辰農事之休作徵於氣候帝嘗以聰明之盡演推步之法以昏旦定天之星辰以星辰紀時之早晚曉示衆人使民占之而知休作之候也此法施於

明天道者

按星者日所舍辰者星所次序字只就推步言著衆者即愚民皆知也堯典首敬授人時本帝嚳來敬天勤民自有家法堯帝嚳之子也

○堯能賞均刑法 節

上二句是賞罰得其當勸懲之法可昭於天下下句是禪位得人勸懲之法可垂於後世總是示天下至公意此法施於脩國政者

按能賞不止以物賜人凡賜爵詔祿皆是謂賞善也均刑法謂五刑有宅也

舜勤衆事 節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六

舜浚有見於下民其咨爲可憂而無見於崇高富貴爲可樂故巡狩而野炊蓋以天下之故殞其軀者也

鯀障鴻水而殛殛 節

鯀障塞鴻水爲舜殛殛禹則能修鯀之功繼其事而改正其失焉如疏九河之類以致九州攸同四隩既宅而功成矣

按障壅塞之也鴻卽洪也此祀禹非祀鯀也鯀方命殪族曰殛殛則殛以其辜曰鄣鴻水則其罪昭昭可見洪無祀之之理

黃帝正名百物 節

止定百物之名於以使民因名以究其用而不惑於

下因名以生其供而不匱於上然物類煩而名初起落有遺而未名名而未當者顓頊於未當者更之米名者增之於是民益明而財益供也此法施於厚民生者其音供

按明民使民不惑於利用也財當屬上說賦稅是也俱根正名來然物類至煩雖開物成務之聖容有心思未到者脩之有未備未當二意顓頊帝嚳之子也一云黃帝爲物作名明民謂垂衣裳等使貴賤分明其財謂山澤不鄣教民取百物以自贍也如此則其字只如字讀不協註又云明民其財不可兩平民知物用之利已自然出之以供上儘通

○契爲司徒 節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六

契爲堯之司徒乃教官之長民成以成人倫言如勝來匡直等法教民百姓親五品通是也此法施於正民德者

冥勤其官 節

冥卽玄冥月令主冬水神也水災未聞此以夙勤事者

湯以寬治 節

虐指夏桀之虐言寬治者克寬克仁省刑薄斂也寬治則虐除矣卽放桀南巢事

○文王以文治 節

文王至民之災通作一句讀文王以文治去民之災武王以武功去民之災若作三句則兩以字無着落文王時天命人心尚在商故用文治如惠鮮懷保之類非以文致治

也武王時天命人心已去商故用武功如誓師牧野之類非以武成功也去民火在除紂之暴虐上見此皆有功烈句註臚列甚詳總頂上數節

按文亦有時用武武亦有時用文此特各舉其重者言要見遇不一而心一意有文之文以開武故得成去災之武功有武之武以繼文故得成去災之文治則文武又互相成也此皆有功烈於民只聖賢兩字盡之此字指農契等人功烈指殖百穀等事合觀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當祀乃以繼天立極道統淵源之故不但區區粗迹如上數者而已記者特舉以見側耳

及夫日月星 一節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六

奏

日月星辰見天之有功也山林川谷見地之有功也但言日月星辰而不言天言山林川谷而不言地以天地之功至大祀典所不得而言故也末二句反言以結上文及夫二字重看承上而言不獨聖賢之祭以其有功烈於民至於日月星辰之祭以其垂象而為民所瞻仰山林川谷之祭以其生物而為民所取財用凡此皆有功之族載在祀典者也苟非有功烈於民則不在聖賢之列非民瞻仰則不在日月星辰之列非民所取財用則不在山川之列安得與禘郊祖宗燔瘞沉埋之祀典並載哉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七

陝西涇陽楊梧鳳閣 著

兄 楠龍棟 定

姪昌齡三開

紹齡七來

男延齡九如

孫 惺慧益較

祭義

按陳於外者祭之法存於中者祭之義禮必有義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况祭又禮之大者乎此篇以祭義名若冠昏射燕聘鄉飲酒之言義也然不如冠昏等六篇之精密其中又以他事禱之蓋不專為祭祀作也

○祭不欲數 一節

此明因時舉祭之義也春秋祭祀以時思之祭義之廣切者也故為此篇之首合諸天道二句是一節綱領上數句起此二句下是此二句之實大旨入于休惕悽愴之心時時在念不因雨露霜露而有實因雨露霜露而動只修祭典還不見合道直至樂心哀心為迎送之本纔是合道不曰天時而曰道者雨露霜露上天氣化之實理休惕悽愴大人思慕之實心以實理啓實心故曰合道有樂無樂因祭樂而帶言之

太祭必有時時未至而祭謂之數祭不欲數蓋數則事煩

煩則厭數之心生而不敬矣。時已至而不祭謂之疏。祭不欲疏。蓋疏則事怠。怠則遺忘之心生而無愛矣。是以君子之祭不數不疏。合諸天道之變更。春禘秋嘗是已。蓋當秋之時。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則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萬物感陰以死。思吾親之精靈亦將與物而偕往。如將失之矣。時乎春也。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則必有怵惕之心。非其溫之謂也。萬物感陽以生。思吾親之精靈亦將與物而偕來。如將見之矣。夫如將見之親之來也。故禘行於春而樂以迎之。如將失之親之往也。故嘗行於秋而哀以送之。故禘之禮有樂正樂以迎之義。而嘗之禮無樂正哀以送之義。此所以為合諸天道也。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七

十一

按天道三月一小變。為一時。數疏者。一未及三月而又祭。一已過三月而不祭也。數疏以時言。煩怠以事言。不敬忘以心言。合諸天道二句上。虛下實。禘並當作禘。與約同。春禘夏禘。秋嘗冬烝。夏殷之祭名也。周則春祠夏禴。秋嘗冬烝。君子之祭。取法天道。一時一祭。一歲四祭。舉春以見夏。舉秋以見冬。是為不數不疏。而得其中。霜露既降。上脫秋字。於雨露言春。則知霜露之為秋矣。霜露言非其寒。則雨露為非其溫之謂矣。雨露言如將見之。則霜露為如將失之矣。上面補如將失之。以對如將見之。下面來往字。方有情悽愴悲懷之意。怵惕驚恐之意。兩間生物長物之氣伸而來。則祖考之魂氣亦隨之。

而來。兩間收物藏物之氣屈而往。則祖考之魂氣亦隨之。而往。以上且說因時而動心。未說到祭上。樂以迎來。正是禘。哀以送往。正是嘗。悽愴怵惕。不可就當哀樂二字。只歸重其送往迎來者。合於天道之春秋。而悽愴怵惕之心畢達。自不至不敬與忘也。

致齊於內

三節

此言祭祀之始終一於敬也。不敬乎哉。首節未祭時。願致其懇愛之敬。祭之日。節臨祭而能使禮之著於外。致懇則著一句。原其所以著也。先王之舉四飯。臨祭而能使親之存於中。致愛則存一句。原其所以存也。下敬養敬事。接上句敬字來。進一步看。以結上文。敬養敬事。引起之詞耳。大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七

三

致齊於內

節

此言君子之祭始而致其誠也。自七日積而至於三。見所為齊。即見其居處五者。人子許多思索。只為得一個見字。所謂見者。自其思之至精至密處言也。君子之祭也。必先致齊三日。於正寢之內。所以慎其心也。



散齊七日於中門之外。所以防其物也。散齊致齊之事。何如。齊之日。思其親平日居處笑語。志意樂嗜焉。至致齊三日。思之之至。足以通之。則如見其親然。此敬之致於未祭者也。

按致齊。以百物皆備。而心極精明也。此時則就齊所居。正寢內。散齊。以百物粗具。而心尚有禱也。此時則不就齊所。散處中門外。散齊。本先于致齊。此則順內外之序言也。齊之日。通致散而言。先言居處而漸及所嗜。由粗以逮精也。居處身也。笑語色言也。志意心所向慕也。人於事則有喜好。於物則有愛欲。五者皆謂祖考也。由七日積而至於三日。請祭之前一日也。思之之篤。則見其親。所為居處等。散齊之時。非不思也。但未至於精明而見耳。

祭之日入室 節

此言君子正祭。隨在而有所感也。承上言齊之日。既見其所為齊者。故祭之日。自然如見形。聞聲者。然入室。入廟室也。儼然彷彿之貌。見乎其位。謂祖考見乎神位也。周旋出戶也。肅然聞祖考之容聲。出戶而瞻也。儼然聞祖考歎息之聲。此三句。三平。皆由上思中得來。此皆心內之形容。非外面之景象也。此敬之致於當祭者也。

按入室。指薦血毛。以奉親時說。周旋出戶。謂行步周旋之間。指薦血毛。以奉親時說。儼然固屬祖考說。肅然亦

在祖考上說。莊敬惕之貌。則謂祭者肅然矣。入室則對神。故以見言。出戶則違神。故皆以聞言。儼然就是見位之狀。肅然就是容貌之狀。儼然就是歎聲之狀。蓋未祭之先。吾之思既通於親。故臨祭之日。親之神自通於我。有不爽者。

○是故先王之孝 節

承上言。心志嗜欲。不忘乎心。截念親之心存於中也。亦主祭時說。愛有不忘。追念意。慈有專謹。不渝意。慈非兩心。各就所指而言。非存獨不本於敬。而著獨不本於愛也。觀上言。存而曰不忘乎心。下言著存而總曰不忘乎心。可見總只一個心之向親也。君子生則以下。又推言所以敬享之也。

君子之祭。豈惟入室出戶。有所見聞哉。是故先王孝心常存。親之色。不忘乎目。常若承順時也。親之聲。不忘乎耳。常若聽命時也。親之心。志嗜欲。不忘乎心。常若先意承志時也。其常存於中者。如此。夫不忘不絕。可謂存矣。所以存者。豈勉為哉。蓋由積誠於臨祭之日。愉愉其忠。而致其愛焉。則愛存而親亦存。自爾不忘不絕之若是也。見形聞聲。可謂著矣。所以著者。豈勉為哉。蓋由積誠於臨祭之日。肅肅其敬。而致其慈焉。則慈著而親亦著。自爾見形聞聲之若是也。是親之著存。由吾之心。生也。至於著存。不忘乎心。則至祭之日。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夫安得不愈致。

其愛慤而敬乎。君子終身之身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生則敬養而死又敬享。必如是而後終身弗辱。夫安得不致愛慤以爲著存本哉。此所以爲全歸之孝也。

按曰愛慤曰著存。曰敬俱一時事。但愛慤此著存差先。以心言也。敬字兼愛慤言。非愛慤外別有敬也。先王與君子只作一人看。

○唯聖人爲能饗帝 節

此明祭饗之義也。享焉截。上言仁孝之能享天親。而原其由於心。君牽牲至末。正卽孝子臨尸而不作也。心之不作。正卽心之向親。此所以能饗親也。大旨重臨尸不作一句。臨者祖考與我對面。必是我的心事。與他質證得過。沒有禮記說義集訂 卷之十七 木

一毫不慊的意思。方纔與他不愧。不特臨祭時。有肅行工夫爲根本。

天子祭帝。人子祭親。此禮之常。然未必其能饗也。唯聖人孝子能饗之。所以然者。饗帝之道。在竭其忠誠。心嚮乎帝也。饗親之道。在致其愛敬。心嚮乎親也。唯其嚮之然後能饗焉。則非徒尚儀文而已。蓋孝子之饗親也。愛敬之心。存之已豫。故臨尸之祭。心無愧怍。君迎牲親牽。夫人奠盞。酒。君獻尸以醴。醴夫人薦饋食之豆。不但夫婦親之。而且備助祭執事之官。君行禮。卿大夫相君。夫人行禮。命婦相夫人。斯時也。凡在廟中者。齊齊乎整肅。而外極其敬也。愉愉乎和順。而內極其忠也。勿勿諸懇到。致其忠敬。而總欲其

饗此薦獻之饌也。凡此皆所謂能嚮親者。是以臨尸不作。而致親之饗也。非孝子其孰能之。饗親如此。則饗帝可推矣。

按首二句且虛享者四句。則言所以能享之故。聖人孝子。亦非判然兩事。蓋推其祖以配天。推其親以配上帝。亦孝子之事。饗不難於我去。饗神貴於神來。饗我饗者。句實指聖人孝子心向天親說。聖人孝子。惟其心嚮乎天親。是以能享天親也。臨尸不作。根平日來。君牽牲句。重君牽上。蓋猶溺也。成而溺溺然。慈白色。益齊是也。醴猶體也。酒之一宿者。泔汁相成而一體也。卽醴齊。醴卽益齊。相君相夫人。以見在上者盡其道。則在下者各致其事。以相助也。齊齊三句。三平說。王君夫人。看有云。凡在廟中者。蓋廟中君夫人爲主。而卿大夫命婦相之也。

文王之祭也 節

此舉文王之祭。以明孝子能饗親也。其文王與以前。都指正祭說是事親之誠。以後是思親之切。雖兼言正祭明日。却重在明日上。從上文又進一步說。

文王之廟祭也。如事生。祭如在也。如不欲生。似欲隨之死。哀痛極也。忌日必哀。有終身之喪也。稱諱如見親。宗廟之禮。上不諱。下聞名。心懼也。其祀之忠誠也。想像之切。如見親平日之所愛。如有親欲之之色。然非文王其誰與。然不特正祭爲然。思親之心。有難以名言者。詩有之。明發不寐。

有懷二人。此詩本咏宣王允懷文武之功烈，真足以咏其王者。蓋文王正祭念親之勤，自祭之夜，至明日釋祭，明祭之時，文王猶不成寐，何哉？蓋正祭之時，既享親而致其來祭，祭畢則不能不去，此心豈能忽然耶？於是又從而思念不置，庶幾其復入焉。此所以不寐也。是祭之明日，明祭不寐，節詩之所謂明發不寐也。享而致之，又從而思之，即禮之所謂有懷二人矣。故祭之日，樂與哀祭半，享之必樂，喜其來也，已至必哀，悲其往也，此所以為祀之忠也歟。

按文王之祭，管下四句，祀之忠也。四句一氣說下，就從上四句見出。如見二句亦是祀之忠，而列之在下者，補上意之未盡也。六事死者四句，在平日未祭，豈歸重

禮記說義纂前卷之十七

八

到祀之忠也。四句方就正祭日言，觀本文首有文王之祭句，則指平日說者不可從。其文王與與字是不執定之辭。文王之詩也，虛喝起。云詩字當作謂，下三句方言其實。要知引詩非以証上，乃以啓下，亦斷章取義耳。致之思之二字，俱指親說。祭之日大樂說，合正祭明日看。猶言祭之時也。此三句從致之思之上見出。享之日必樂，正應致之。已至必哀，正應思之。此樂與哀半之實也。與前樂以迎來二句意同。

仲尼嘗

節

此舉仲尼之事以明孝子能養親也。以數截上是聖人祭盡其誠下是因問而明其當誠也。濟濟至自反也。是解濟

濟漆漆之義。容以遠至有乎。是解已之行祭無濟漆漆之意。以應今子之祭無濟漆漆一句。反饋至有乎。是解已之言祭。有濟濟漆漆之故。以應子之言祭二句。大旨交神不在容。既曰夫何神明之及交。又曰夫何恍惚之有者。前言濟漆漆主於修容。不能交神。以見交神必誠。慈意后言濟漆宜於助祭。不必於交神。以見主祭必交神意。可互見也。末二句泛言。

昔者仲尼之行嘗祭也。奉所薦之物而進於尸。其身自執事而親也。以容貌則專一而敬謹。以行步則迫狹而頻數。此皆一於誠敬。不尚威儀。正事親之道也。子貢疑焉。故待祭畢而舉夫子所言者為問。天子言濟濟者眾盛之容。疏禮記說義纂前卷之十七

九

遠而非所以接親者也。漆漆者專致之容。自反而修飾於外者也。此二者威儀有餘而誠敬不足。不可以交神明。則我之自給豈可有濟濟漆漆之容乎。若我嘗言濟濟漆漆。自有其時焉。不在奉薦之時。自有其人焉。不在主祭之人。彼天子諸侯之祭。饋尸於堂。更反於室。而設饌。此時作樂既成。主人薦其饋食之豆。與牲體之俎。以行反饋之禮。禮畢而人事始矣。為主入者則陳設禮樂之器。使旅酬有其儀。合衆助祭之百官。使旅酬有其人。而旅酬往復於是。助祭之君子各以威儀相尚。致其濟濟漆漆。夫何有恍惚交神之心乎。夫人之立言或因事而異。或因人而施。不能一端拘。要之各有所主。當於禮而已。則我前所云濟濟漆

漆者。特主助祭者言之耳。若主人之事親則宜怒而促數也。子何以執一論耶。

按既云奉薦而進。又說其親也。何孔子曾爲大夫。豈無助祭之人。奉薦而進。是統言主祭助祭之人也。親室自總。慈字對下。趨數二字。皆以親字冠之。濟濟者。衆盛之容。漆漆讀爲切切。專致之貌。註解兩容字作兩樣。殊未安。看來兩容也。猶言其爲容也。衆盛專致意入遠也。自反也。內講纔是。濟濟者言威儀之齊。遠則優游而不迫也。與趨數者異。漆漆者威儀之飾。自反則反覆而不苟也。與怒者異。若字當及字看。容疎情不切。外修敬必衰。豈主人交神之心乎。反饋者。既往薦腥。而反饋薦熟也。

禮記正義卷之十七

十

反饋而後樂成。則以周人先求諸陰故也。反饋二饋不重。起下文耳。薦序備皆屬主人言。序其禮樂。則先後不失其倫。備其百官。則小大各供其事。此旅酬時。非交神時。則濟濟漆漆。夫何恍惚之有乎。恍焉若無。惚焉若有。神人之道。幽明之際。以誠心求之。其狀如此。末二句教子貢以聽言之法。

○孝子將祭 二節

此推明孝子祭享之心也。首節截上言孝子慮事具物之誠。下言祭盡其誠而結其爲孝子之志也。虛中不是此中。空空的。喚作虛中。心中只是一個孝敬。孝敬之心在中。便無他物。便無他事。二字是祭之張本。下孝敬恍惚。皆從虛

中生出。

孝子將祭。節夫孝子者。方其未祭之先。必有當爲之事。慮之不可以不預也。比其當祭之時。必有陳設之物。具之不可以不備也。然事也。物也。可以不誠之中。預且備哉。又必虛中以治之。洗心退藏。還其明瑩。不滓之體。無餘事。無餘物。然後能慮且備也。此祭之本也。

按事所行之事。蓋下文修之設之之類。事不可以易就。故要慮。又要預。物所備之物。卽下文百物器饌之屬。物不可以缺用。故要具。又要備。虛中只是一誠治之卽慮之具之也。

官室既修。節此承上虛中以治來。首三句提起。下分兩段。兩奉承而進對看。一是朝聘之時。屬主祭者邊。一是饋食旅酬之時。屬助祭百官邊。此只重饋食。不重旅酬上。與前

禮記正義卷之十七

十一

章異。雖分主祭助祭兩項。然助祭之弗敬。亦主祭之未至也。故兼言助祭者。其孝敬之心至句。與孝子之志也。俱結語。蓋祭之始。夫婦奉承者。致愛也。而又洞洞屬屬。以致其敬焉。是孝子致敬之心也。乃以孝敬之心至也。與一句結之。祭之中。百官奉承者。致敬也。而又論神交神。以致其愛焉。是孝子欲爲之志。而不容已者。乃以孝子之志也。一句結之。

惟豫且備。故其大者。宮室既修。牆屋既設。其小者。百物既備。祭可行矣。於是朝踐時。則夫婦齋戒沐浴奉承而進之。

雖物輕易舉未有失墜然洞洞屬屬之狀且如弗勝如將失之其孝敬神明之心可謂至矣及饋食則薦俎豆序禮樂備百官而百官之奉承而進之有祝辭以諭其志意蓋欲以已恍惚之心與神明交接而冀神明庶或享我之祭此庶或饗者正孝子之心志也然則志意之諭豈無故哉按修則昔其舊設則飾其新設謂掃除及黜望也百物備凡天所生地所長咸在也洞洞言其幽深屬屬言其聯屬如弗勝如將失之皆形容洞洞屬屬四句一氣說下都指容貌正是奉承的光景孝敬纔推到心裏去序禮樂備百官又通到百官上去諭其志意如春初則諭其怵惕之志意秋嘗則諭其懷愴之志意所謂祝以孝告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七

也以其恍惚連上講其字即諭志意而言庶者幸而莫必之辭或者疑而不定之辭

兩進字從來憤憤看來前進字未言何物如何以為朝踐對下饋食且恍惚交神是主祭事如何作助祭說當以前進之根齋戒來言如此謹凜以將於親也所將者何物孝敬之心便是洞洞等謹凜處也至薦俎處方是行祭而以所陳之物進於親然物非物正孝敬志意所在而於是以諭之正欲恍惚交神而庶饗耳

### 孝子之祭也 節

此明祭之敬在盡其心於始事也孝子懇信敬禮之必盡者總是為祭而設則臨事之時豈有不敬者哉進退以容

貌言盡敬是盡之於心必敬是著之於外也如親聽命使之不過形容必敬意

今夫孝子之祭心一而已自其專謹不放而言謂之愬自其誠實無偽而言謂之信自其主一無適而言謂之敬三者無一毫不致其愬然後成其為心而祭之本立矣禮有常經不可以私意為隆殺又當盡其禮使無過與不及而祭之物備矣於是而祭也一進一退無非至敬洋洋乎如在如親聽父母之命則或有所使之也豈非其可必者哉始之不盡而致勉於臨時不可幾矣

按註盡字解作無一毫不致其愬則盡字當着力字言盡其愬方謂之愬有一毫不盡處不謂之愬一說當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七

就現成說如盡其愬而無一之不愬亦通盡其禮就物言如器用牲幣等件件中節不以美沒禮不以菲廢禮便是禮進退在祭時說如承事而進待事而退也

### 孝子之祭可知 節

此明祭之生於心也首句可知言觀其祭可以知其心此句且虛下諸句等正可知之實也孝子之祭也句就上數句作結正與首句相應可入心字講諸句等五者都指容色說然諸句欲又加個敬字敬雖屬心就在諸句欲上見得不可判然作內外看固與疎以心言與上敬相反

孝子之祭可知者言由外知內也方其待事而立則心服順而身曲其從事而進則心有溪愛而色愉其奉物而

敬則心勿勿諸其欲其饗之其暫退而立如將前進而受命其合烹後已徹而退敬齋之色不絕於面餘敬未忘也此則孝心結於中故敬形容於外如此觀其祭不可以知其心乎故曰孝子之祭可知也夫敬以誦者身屈而容變不然則爲同執敬以愉者色和而致其親不然則爲疎遠敬以欲者黃其字而愛親之至不然則爲不愛如受命者順聽而無所忽不然則爲傲慢敬齋之色不絕於面者慎終如始也不然則爲忘本本者始也失之者言失祭之道也失則非孝子之祭矣

按註待事從事俱指朝踐饋食言奉物指血腥熟食言退而立則少退而立已徹而退則徹而終退焉此其所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七

以異也本字常說作始字看尚未徹原君子務本所謂本者孝而已心勿忘則有本有本則有容由前而祭則可知其心以循其本故也由後而祭則失之以喪其本故也上言孝子之祭則下皆不得爲孝可知末言失之則上文得之可知此互相發之意

○孝子之有淡愛 節

此明事生之孝也以前都言祭祀此又以事生言言孝子事親當歡愉媚婉如未冠以前之孺子不可嚴威儼恪如既冠以後之成人也淡愛重看四句相因說皆以淡愛貫有淡愛則一時俱有矣三必有者乃遞下之辭如執玉三句是狀其敬洞洞屬屬帶下說如弗勝二句總發執奉之

狀前章弗勝將失是有奉承之物此却言無所執奉只假以形容其敬愛心發於外可得而見故直曰有敬心存於中不可得而見只得將物比擬而但曰如也成人之道泛言立身持已事舊以愛敬立說夫本文止有愛字無敬字况嚴威儼恪豈不是敬而曰非所以事親可見只該重愛字愛敬立說不可從

入子之於親也有愛道焉天性之情固結於中而不可解則愛可謂淡矣有淡愛者必有和氣氣之愛也有和氣者必有愉色色之愛也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容之愛也愛心之所發如此非弟愛也愛之淡吾見雖無所執也而常若執玉雖無所奉也而常若奉玉洞洞乎表裏如一也屬屬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七

乎其實相聯也若有所舉而弗勝之勝也若將失之而弗墜也愛心之所存如此非淡愛之所形哉事親之道當如是矣若夫嚴威儼恪乃成人修飾威儀之道豈淡愛之孝子而顧如是

按宣諸口而溫厚和平白和氣見諸面而欣喜悅豫曰愉色形諸身而委曲承順曰婉容三必有見自然意並無先後

○先王之所以治 節

此詳先王五者之教而歸其本於孝弟也首句提起下五句列其目定天下著其效實有德何爲也五段指所尚五者治道有其由是故至孝二句獨揭孝弟爲人道所同先

王之教三句教者教以孝弟也。因者因孝弟爲人心之同。而自不能別立一道意。領者統領倡率使咸趨於孝弟也。曰所以正立教之意。非以效言。

昔先王所以治天下者有五。五者何。一曰貴有德如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是也。二曰貴貴如敬大臣體羣臣是也。三曰貴老如杖於朝杖於學之類是也。四曰敬長如固爵尚齒之類是也。五曰慈幼如孤不給役悼不加刑之類是也。先王以五者爲教而天下莫不服順於貴德貴貴之中興起於孝弟慈仁之七。非所以定天下乎。且貴有德何爲也。至天可貴曰道。但此道。不有無時。不然是個渾全無迹者。人口有德則行此道。心渾全者純實無雜者。禮記說義纂前卷之十七

有方雖未與道爲一。而違道不遠。微貴道自不微不貴矣。貴貴者何。天下莫不尊者君。君下有大臣。大臣有屬。最爲親近者乎。貴老以老近於親。而親以及親。得無敬乎。敬長以長近於兄。而兄以及兄。得無敬乎。慈幼以幼近於子。而子以及子。得無慈乎。先王治道有五。各有所爲焉。然又有要焉。亦先之孝弟而已。至孝至弟。在精孝弟之量。述說是故。仁以事親孝也。爲老近於親。而廣其愛以及人之老。則孝至矣。雖未盡王者事。然王者以仁愛民至孝。以仁愛親同一惻怛之心。不近於王乎。義以從兄。弟也。爲長近於兄。而推其敬以及人之長。則弟至矣。雖未盡霸者事。然霸者以禮序國。至弟以禮序長。同一順序之舉。不近於霸

乎。不重王霸上。只要引出必有父兄意耳。夫至孝近玉至弟近霸。則雖以天子諸侯之尊貴。必以孝事父。以弟事兄。况自天子諸侯以下者乎。卽是而觀親親長長爲天下大倫。孝弟爲人心同理。故先王立教。惟以孝弟相因不改。正以率領天下使莫不親長而同歸於孝弟也。豈非治天下之要道乎。

按通節治字定字教字領字要明治是方去治在定先定則治矣。在治後未教字與首治字應領字與定字應教之正所以治之也。領之斯足以定之矣。三所以字要看。

○子曰立愛自親始 節

禮記說義纂前卷之十七

若

此見孝弟爲愛民之本也。用命以上是虛論。理下乃實着立教者說。

夫孝弟之教。先王必因之以領天下國家者何也。亦以愛敬之化神耳。愛莫先於愛親。人君立愛之教。不必問之民之愛也。但自愛其親始。而教民睦愛之道。卽此焉寓也。敬莫先於從兄。人君立敬之教。不必問之民之敬也。但自敬其長始。而教民順敬之道。卽此焉寓也。蓋民莫不有親。况有以教之手。教以慈睦。而民貴於有親矣。民莫不有長。况有以教之手。教以敬長。而民貴於有長矣。由是觀之。人君特患身教之未立耳。誠能孝以盡事親之道。順以聽長者之命。則舉而措諸天下之民。以爲政教。斷無有梗塞



而不行者蓋孝弟爲同然之理而君身實萬化之原人君奈何不端其本也哉

按親長君之父兄也立如立極之立即盡也自字當從字有教民睦順主上人言未說到民之從教上睦者由愛親而推之無不慈睦也順者由敬兄而推之無不恭順也上止言睦而下文添出個慈字睦則恩慈故又曰慈睦貴猶重也言以親爲重事而不敢輕忽也不止已親凡有服之親皆知有之也用命不止已凡在上之命皆能用之此四句又覆申上四句決其機之如此

### 郊之祭也 二節

此明郊祭廟祭之敬也郊之祭下當補人君自致其敬意

禮記集說卷之十七

志

故能感人如此喪者二句要重看此於感化上見出入君至敬之心下節專主廟祭言中間分牽牲繫牲暫退終退四事敬之至總承指君言不必兼助祭此於躬親上見出入君至敬之心要知郊天而言及喪者二句祭廟而言及卿大夫序從執事蓋在我者雖敬而在人者弗肅猶非敬之至也

郊之祭也天子致敬於天也於其時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人無不肅無違令者爲郊重也非天子之至敬乎

按郊祀之禮是吉禮大事故喪與凶服者皆避之此天神言避之以爲敬下人鬼言親之以爲敬互相備也

祭宗廟之日其迎牲也君必迎於廟門外而親牽以入所以致其力也以子姓之親而對君共牽示威有事也以卿大夫之貴而佐幣聚從備告神之用也及入廟門麗牲於碑而納牲詔於庭之禮行矣及殺牲時必薦血毛也卿大夫則袒衣取牲耳毛以供神焉燔燎時必用脾脅也君執鸞刀而封取脾脅焉是則殺牲既備燔燎以達有以建夫早朝所行之事報氣之禮無不舉矣於是人君乃暫退而立於阼階之間以待夫堂事之行也祭必熟其牲也則有湯燭之祭薄於味而近於臭也祭必腥其俎也則有生肉之祭全乎臭而遠於味也斯其備物致享臭味兩全有以盡饋食所行之事報魄之禮無不盡矣於是人君乃終退而立廟門之外焉夫一廟祭也竭情盡慎不以爲勞慎終如始不繼以倦非人君之至敬乎

禮記集說卷之十七

志

按穆君之世子也君爲昭則穆答君君穆則昭答君可知答對也對君共牽也序從卿大夫佐幣主奉饗各以次序從牲後不言士者省文也碑在廟之中庭此迎牲時事毛以告全耳以上聽欲神聽之也此殺牲時事鸞刀解見禮器脾脅解見郊特牲乃退謂薦血毛脾脅畢而君與臣暫退也燭祭腥祭是饋食時此時亦有助祭者但未及耳祭先腥後燭此先云燭便文耳燭腥之禮畢則禮終而遂退矣凡此皆主祭者致其誠故助祭者識其禮故曰敬之至也

郊之祭大報天 節

此言郊祭之義也。主日配月。平主日者。將日倣個天神主祭之。猶不敢直言獻於尊者。意專主謂主。配偶謂配。配日非配天。此正是祭天。又主日配月也。以上三代所同禮。主於報故也。以下三代所異。時係於人故也。

夫郊之祭。是酬上天生成萬物之功。禮重心肅。非他禮可比。只就功德說。註道之大原。出於天。忒淡然。天尊無爲。可祀之。以其道不可直讀之。以其事惟日爲陽尊。而代天主事。月爲陰尊。而配陽成象。同有照臨之功。此正天之生成萬物。功在陰陽顯著。可見者。故主日而配月焉。則郊祀之寓意深遠矣。下言其祭時。夏尚黑。故祭於日沒而黑之時。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七

殷尚白。故祭於日中而白之時。周尚赤。故祭或日初出。則赤之朝。或日將落。則赤之闇也。

按天之爲德。至廣至大。不可得而見之也。其可見者。日與月耳。故主日配以月也。祭時天爲一壇。其日月天神等共爲一壇。故曰爲衆神之主。自日以下。皆祭特言月者。但月爲重。以對日耳。以朝及闇。當謂及日將出未出之時。舊謂自朝至闇。恐不應至竟日之久。卽或朝或闇。恐不應無一定之時。郊而言祭日。主日故也。一云陽謂質明時。祭日謂祭之日也。殊有理。

○祭日於壇 節

此詳日月分祭之義也。因上文郊祭主日配月。遂言春朝。

朝日。秋暮夕月之禮。析言之。於壇四句。明祭日月設壇。坎之義。於東四句。明設壇。坎於東西之義。日出二句。又申壇東坎西之義。下則原日月當祭之由也。大旨宇宙和氣。全是日月之功。致和只在氣化上說。未說到物生上。恐陽之太亢也。而陰致之。恐陰之太肅也。而陽致之。陰陽相調。以成其和也。世間晝夜相代。寒暑相成。乃是眞和光景。豈待生物纔和。註方氏曰。獨陰而無陽。獨陽而無陰。是同而已。又何以致和乎。

祭日於王宮之壇。祭月於夜明之坎。何也。蓋以壇顯象日之明。坎淡象月之幽。是殊別幽明也。壇高象陽之上。坎卑象陰之下。是制定上下也。祭日於國之東郊。祭月於國之西郊。何也。蓋以東象陽之動而出於外。西象陰之靜而入於內。是殊別內外也。東爲陽中之位。西爲陰中之位。是端正其位也。且日象出於天地之東。月明生於輪廓之西。是又因其東西也。此東西之義也。然日月所以當祭者何也。蓋以陽道常饒。凡屬乎陽者皆長也。日則秉陽之精而長。陰道常乏。凡屬乎陰者皆短也。月則秉陰之精而短。雖若各有所屬。然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一陰一陽。一長一短。終始相巡。周迴不息。太和光景。已充滿於宇宙之間。豈非物生之本哉。而所以致是。則日月相濟之功焉。先王得不設壇。坎分東西。以報之哉。

按幽明者。謂日照晝。月照夜。東爲震動之方。主發生。西

爲寧寂之方。主收斂。故云東動而出在外。西靜而入及內也。陽始於東北。而終於東南。故云東爲陽。陰始於西南。而終於西北。故云西爲陰。中則得位。故東西所以端日陽月陰之位也。幽明以理言。在隱顯見。上下以勢言。在高深見。內外以氣言。在動出靜入見。位以位次言。在陽中陰中見。始終相巡。巡字如巡行之巡。如環之循。是謂相巡。故足以致天下之和。致和句。一云不可以運氣賦形並說。蓋相巡已是陰陽之氣和矣。只以賦形一邊言之。所謂變合生成。四時和而萬物育也。亦有理日月有合祭之時。郊祭天。主以日。配以月。是也。有分祭之時。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是也。古者祀日月。其禮有六。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七

○天下之禮致反始 節

此見禮之貴致也。因祭有致反始。致鬼神之義。而並及他事也。去爭也。截上言大禮足以致治。是虛論其理也。下言用禮以爲治。而民從治。方着人君上說。兩言天下之禮。正相相應。通節致字重看。致者極其至之謂。蓋盡禮之當然而止。無可以復加也。致反始五句。是禮之所在。非目也。厚本五句。是禮之用。非效也。奇邪二句。只反言以決治之必然耳。

聖人制禮。原以範圍天下。是非一人之禮。天下之禮也。其禮有五。一曰致反始也。凡物有終必有始。聖人因而致反始之禮。天反物之始。祖反人之始。至於推祖配天而反始之禮。致矣。一曰致鬼神也。凡物有隱必有陰。聖人因而致鬼神之禮。氣爲神之盛。魄爲鬼之盛。至于合以爲教。而鬼神之禮。致矣。一曰致和用也。天下莫不欲用。聖人因而致和用之禮。質選欽敬。通易交資。至於不侈有餘。不屈不足。而和用之禮。致矣。一曰致義也。天下知有義而未得其致。聖人爲之尊卑有別。貴賤有等。至於細微必謹。毫髮不喻。而義致矣。一曰致讓也。天下知有讓而未得其致。聖人爲之孤寡不殺。卑已尊人。至於舊美必察。匹夫勝子。而讓致矣。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七

矣。此五禮者。將何以哉。致反始所以使民反古復始。厚人物之本也。致鬼神所以使民尊嚴鬼神。實有是禮而不致玩也。致物用所以使民既富方穀。義倫克敘。以立民紀也。致義所以使民辨等威。而下不悖逆乎上也。致讓所以使民禮俗刑而爭鬪不生也。禮之爲用如此。誠使人君爲治。兼舉此五者。施之政治之間。則幽而神明。明而人心。各愜其願。世道人心。賴之不但可施之一家一國。而爲天下之禮也。若然則雖有反此而奇邪不治。蓋亦微少矣。治民以禮而行。禮以致其矣。致之要也。

按開口說個天下之禮。天下字重看。便有關係。致反始屬郊廟說。鬼神屬承祭說。一云反始只專言天地之神。

鬼神只專言宗廟之神亦通和用相濟而足於用也。和就在用中看出。利於人而不乖戾之謂言質遷各適其平也。義謂得宜讓謂遞相推讓。本謂秉氣於天賦形於地也。厚猶重也。反始便是重其所本。祖禰在己之上。敬鬼神便是尊上。前和用言百姓和諧故財用豐足。後言物用物各有用。用得其節。所謂和用在開源節流看。民紀卽五倫爲民極者。立民紀如父子有親等。使民紀不廢墜。此只是正德本於厚生。意上下不悖逆。如正名定分。上不悖禮以凌下。下不逆倫以援上也。大槩在下不悖逆居多。爭者讓之反。兼舉並行曰合。以治便用之以厚其本。尊其上等也。有體諸身而施之政意。天下之禮。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七

五

是

○宰我曰吾聞 五節

此詳祭禮鬼神之義也。氣者二句言鬼神之名所由立。而衆生一節詳之。合鬼與神二句言鬼神之教所由立。而因物以下三節詳之。

吾聞鬼神節氣也者。二句闡鬼神之名。下是著其教之大。宰我曰吾聞鬼神者。不知其所謂也。夫子曰氣魄之在生時者。卽鬼神之在死後者也。蓋人身之運動者爲氣。死則是氣之靈屬陽爲神。而爲精靈之不可掩者。非神之盛乎。人身之疑定者爲魄。死則是魄之靈屬陰爲鬼。而爲精靈

之所自出者。非鬼之盛乎。夫生則氣魄合而爲人。死則氣魄分而爲神爲鬼。聖人於生時見其分。而於死時復見其合。於是合聚其已離之魂魄。而立一鬼神之名。以承祭報焉。蓋義理深遠。而又不墮於虛無。齊明祭報皆由此起。所以爲教之至。

按氣如口鼻呼吸之類。其靈處爲魂。死謂之神。魂氣之餘耳。體如耳目視聽之類。其聰明處則爲魄。死謂之鬼。體魄之餘耳。氣魄指生者言。鬼神指死者言。死者茫昧而難知。生者顯著而易見。以生比死。則生而顯著者爲盛。因其盛者。可以知其茫昧者也。卽答子路未知生焉知死之意。盛猶言張旺。請寄寓於天地間不可掩也。合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七

五

作合聚已離之魂魄猶淺。聖人制爲散齊致齊於三日。七日間。則定氣守魄。何所不與鬼神相合。此合字當作合莫合字看。以此教民情。意懇到。人心自不容已。豈不是教之至。

問死者之鬼神而以生時之氣魄告之。正示之知所本也。蓋說一鬼神便以死道視之。是分而遠之矣。說一氣魄便以生道求之。是合而親之也。人只曉得氣魄既離與人日遠。却不思生身所自。依然此氣魄之遺。故指他生氣之盛。活現示人。便有不能無報之意。後面直說氣報魄。真是事死如生。親容宛在。豈不是合鬼與神。豈不是教之至。然此處勿說出命名。以犯二節。亦勿露報

宰以犯末節。此段說極曉暢。合註中程張朱陳四子之說。鬼神之謂。思過半矣。

衆生必死節。此言死者之鬼神也。此之謂鬼。與神之著也。相對。骨肉二句。輕。只要起其氣二字。昭明。焄蒿悽愴。雖三平而有次序。一步說近人一步。此字正頂三者而言。百物即衆字變文。

何謂鬼。陰精爲魄。與陽氣相聚。而人生焉。氣有盛時。則必有盡時。此衆生必死也。死則魄降而復歸於土矣。蓋陰精重濁。故下降從陰也。此之謂鬼。可見鬼者。卽生魄之餘也。何謂神。陽氣爲魂。附於體貌。而人生焉。死則骨肉斃壞於下。陰而爲野土矣。其氣無所附麗。則發散飛揚於上。或爲

禮記說義集註卷之十

五

朗然昭明之氣。或爲溫然焄蒿之氣。或爲肅然悽愴之氣。蓋陽氣輕清。故上升從陽也。此其初附麗於四肢百骸之物。而爲精靈者。是則神之顯著也。可見神者。卽生魄之餘也。

按此之謂鬼者。以二氣言。則陰之靈爲鬼。以一氣言。則反而歸者爲鬼。神之著者。以二氣言。則陽之靈爲神。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爲神。如鬼神之露光處。是昭明其香氣。蒸上處。是焄蒿使人精神悚然。是悽愴。人死後其氣不散。卽爲神之盛。此魄時見時滅。不可模擬。卽爲鬼之盛。

因物之精節。此申合鬼與神教之至也。神者陽精之靈。鬼

者陰精之靈。聖人因其精靈之不可掩者。制爲尊極之稱。而顯然命之曰鬼神。夫謂之鬼。是與天地之成物氣往而居者同。謂之神。是與天地之生物氣至而伸者同。則尊敬之至。不可以復加。此所以爲極也。以神道設教。而爲天下之黔首。則向之無形無聲者。民皆知其有靈。而有可測度。有可憑依也。此各一立。百衆皆畏其威。凡有所爲。惟恐鬼神之鑒臨。萬民皆服其德。凡有所行。必求鬼神之昭合。孰敢慢之。違之。而不爲善去惡乎。此所以爲教之至也。

按物之精。卽所謂百物之精也。精字雖是言神。亦可言鬼。但言百物之精爲神。而不言衆生之死爲鬼。舉其一以該其二也。通節語氣。至終方佳。泰稱民爲黔首。

禮記說義集註卷之十

五

則者。使民知死者有靈。而思慕報事也。百衆萬民。總是黔首。慕則必畏。畏則必服。二句俱兼善惡互見也。總意就平時言。不說到祭上。

聖人以是節。此是推之於祭。言聖人自行禮以示教。無非合鬼神爲教之至也。聖人廣禮之教。卽前節黔首則百衆。以畏二句。但彼爲虛論。而此爲實境也。聖人念所由生之心。真心也。教之不忘。此心便心神意念與鬼神相合。一遇霜露。卽起悽愴之心。遇雨露。卽生怵惕之心。不必勉強。正是速也。此服字與上節服字不同。上是服鬼神。此是服聖人之制。主心言。聽主身之行禮而言。奚但畏服而已哉。夫既制鬼神之名。而民皆畏服矣。聖人以民心無常。民畏

民服猶未足以盡教也於是特行祭祀之禮以教之築爲宮室廟之宮室也宮室中設爲宗廟以居祖考之近者所以別其情之親而邇也其祭數設爲祧廟以居祖考之遠者所以別其情之疎而遠也其祭疏凡若此者蓋以宗祧爲魂魄脉相傳由後邇前有所謂古緣身探本有所謂始乃吾身之所由生者今築爲宮室宗廟使鬼神有所棲止祭祀有所憑依是乃反復祖先之古追報受氣之始而不忘吾身之所由生也夫人之情強之以本無責之以難從則必不服惟聖人緣人情而制禮如此故衆自此服從於心莫不春秋祭祀以禮享之其服聽有不逮哉

按是字卽指明命鬼神而天下畏服說聖人以是爲徒

禮記集說卷之十七

卷之十七

尊以名未足以稱其實也築爲宮室二句上虛下實宗廟以藏祖祧祧廟以藏遷主築設者掃除黜陟之也此二句就含時祭祭意親疎以情言遠邇以世言反者反始而追之以心復者復報而酬之以禮古猶昔也以子孫對祖考則祖考爲古昔子孫之氣魄皆祖考之所傳則祖考乃其始也凡此古始正吾身之所由以生者教民如此直從身之源本提撕警覺何等親切想到民之服二句正從此生民不專指百姓凡爲子孫皆民也服與聽連是兩層意服謂心悅服之聽則上反古下亦反古上復始下亦復始也看一故字便知

三端既立節此卽上文報反中插出朝踐饋食二禮著其

爲教之至意教衆反始句與教民三句對看然教衆反始就在報親之內相愛用字却在報親之外報魄亦是教衆反始乃只言之於前者蓋朝踐時此心純是交神覺反始之意猶專至饋食時雖亦是交神然有漸及於人之意了所以把反始說在報氣後然祭末旅酬之禮亦是緊禮數所以與反始並重反始緊承在報氣之下者人之始於祖考以精氣相通纔見一本處教民二句只指助祭之人言用情所以謂之愛也末句頂上二項兼朝踐在內不可專指饋食講

自其禮言之神鬼二端既立矣於是制爲朝踐之禮以氣饋食之禮以報魄而二禮斯行焉以朝踐言之建鼓早

禮記集說卷之十七

卷之十七

朝所行之事則取健之脾胃而察之使煙肅之氣上騰也又以蕭蒿稌脾骨而燒之使光氣之烟上升也是養生於尚臭以陽德陽所以報祖考之氣也此是教民反其始也於肅然之時其肅也以黍稷其羞也以肺肝首心稌以酒之醴酒而又有始祭所加之鬱鬯是蓋主於尚味以於陰陰所以報祖考之魄也夫報魄之禮既行由是教斯民以相親愛之道斯時旅酬上而賓長諸父用情於下下而執事昆弟用情於上祭祀之均沾怡然情意之流通是不徒報魄以飭禮也而餘恩又有以及人矣此二禮行而神人胥悅幽明兼到非禮之至乎何莫而非聖人之至教也

按此節前後兩禮字相呼應。氣魄正應章皆氣魄字。二端既立。謂氣魄立為鬼神也。二禮。朝事饋食也。朝事。謂薦血腥時。薦黍稷。謂饋食。燔燎皆焚也。謂取脾骨燎於壇。燔祭脂也。薦脾骨也。薦黍稷也。舊讀壇為馨者。非。覲謂也。燔脾骨。兼燔蕭蒿。是禘以蕭氣。燔燎。類蕭蒿光之屬。是氣氣虛。還以膾蕭虛氣報之。饋熟時。以黍稷為薦。羞進肝肺。首心。四者之饌。前薦。謂黍稷加於燔燎者。此云薦黍稷。如黍曰薌。合稷曰明粢是也。殷肝周肺。虞首夏心。四代之祭也。今兼羞之。又禘以兩甌醴酒。無瓦器。仍加以始祭。灋地鬱鬯之酒。黍稷肺肝之屬。是實物。魄實。還以黍稷實物報之。兩以報。在各本其事類上見。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七

三

饋熟時兼以接人為禮。教民酌設醴酒。偏嘗庶羞。教祭酬酢相接也。相愛用情。串說禮之至也。禮字。即首句二禮禮字。

一云報氣之禮。凡皆以臭為主。臭為陽氣。以陽生而有。所始故曰教反始。報魄之禮。凡皆以味為主。味為陰。以陰聚而有所愛。故曰教相愛。報氣所以求陽乎上。是用情於上也。報魄所以求陰乎下。是用情於下也。宜知。

君子反古復始 五節

此詳宗廟祭禮之敬也。不敢弗盡也。截上數句。乃下五節之綱。下耕藉養牲養蠶。根自盡說來。皆不敢不盡之實。蓋就其竭力從事。而見致敬發情之至也。近云。以致其敬一。

句為主。下三敬之至也。正與此相應。致敬則情發。致敬則力竭。不敢弗盡。正敬之致處。

君子反古節首二句。且先說君子有報本之心。如此報其親。不敢弗盡。都從這一點心來。要。看是以二字。自致其敬。至弗盡也。一氣說下。此便是盡了。不敢弗盡。及收之。本意為先古設。前只言報親。而後兼言天地山川社稷。以其皆用藉田所入也。以事以為。不是相迳說下。與下面取之相應。

此言舉醴酪粢盛之供。本於竭力從事。而表其為致敬之心意。祖考之既沒也。於時曰古。於脉曰始。正我身之所由生也。不反不復。則忘矣。君子則追之以心。酌之以醴。而友。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七

圭

且復者無他。惟不忘其所由生焉耳。惟其心如是。還設祭祀之禮。致其敬親之心。禘其愛親之情。而內盡志。竭一身之力。供所備之事。而外盡物。於以報其親。不敢有內外一毫之不盡也。且以其不敢不盡者。而詳言之。是故昔者天子為藉田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以耕。諸侯為藉田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耕。夫服莫尊於首。而冕以耕。體莫勞於力。而躬秉耒。此皆天子諸侯自盡之道也。蓋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為醴酪粢盛。於是乎取之。不敢不自盡。敬之至也。

按不敢不盡。從不忘之心生來。致敬發情。正內之不敢。弗盡。竭力從事。正外之不敢弗盡。非兩層意。敬是謹慎。



不慢之心。即散齊致齊是情是孝。愛不容已之心。即怵惕悽愴是情。敬曰情曰力。三平中有申意。此在未祭之先。說下文耕牲蠶諸家俱以爲竭力之實。而有致敬發情爲之本立說。云皆是致敬發情竭力處。通天地者。天子之所獨。山川社稷者。諸侯與天子之所同。先古兼天子諸侯先王先公也。王畿千里而藉千畝。封疆百里而藉百畝。戴冕者敬其事也。紃冕之繫所以爲固也。紃有朱青之異。天子南郊正陽之位也。朱者正陽之色。諸侯東郊少陽之位也。青者少陽之色。

古者天子諸侯節此節言犧牲之成皆本於竭力從事。而表其爲致敬之心。意敬之至也。載上是未入滌者。以朝牲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七

重

言下是既入滌者以巡牲言。蓋至孝至。俱看君土看廟。躬朝者養獸之官。說朝牲雖是臣。而實夫子諸侯命之也。獸官以見君之禮。見牲見至敬。若以視朝之服視牲。見至

孝

古者天子諸侯之養牲。方其未入滌也。必有養獸之官。及臨祭之歲時。獸官必齋戒沐浴而躬朝之。蓋以色純之犧體完之特祭祀之牲。必於此所養而取之。故也。夫齋戒沐浴。臣見君之禮也。臣以朝君之禮朝牲。蓋由人君致謹於祀典。故官之不敢怠其事如此。不爲敬之至乎。及將祭三月之前。君召納之於內而視之。擇其毛之相宜。而又卜之。吉然後養之於滌。既養於滌。則每月朔望。君以皮弁素積

而躬巡牲。何也。身致其誠信。以致力焉。故也。夫皮弁素積。君視朝之服也。君以視朝之服而巡牲。是重其爲事親之物。而人子孝愛之誠。於此達矣。不謂孝之至乎。此親牲之敬也。

按養獸之官。如周禮牧人充人之類。皆中下士爲之。牧人掌六牲。牛馬羊豕犬雞也。歲時比歲比時。躬朝省肥瘠也。一曰獸官齋戒沐浴。躬朝於君。蓋敬恭以聽擇牲之令也。玩下文即接君召牛。便見躬朝非朝牲矣。擇毛而卜。既擇之於人。又卜之於神也。然後養之於滌。三月內之朔及月半。君必服皮弁素積。而巡視其牲。皮弁素積。謂皮弁布衣裳也。在天子爲視朝之服。在諸侯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七

重

爲視朝之服。以此服巡視。周禮所謂展牲也。召之則來。卜。故曰牛。巡之則既卜。故曰牲。養獸之官。君設之也。躬朝之禮。君任之也。故敬之至。總歸于孝之至也。屬君看必有躬桑三節。此言衣服之備。皆取於竭力從事。而表其爲心之敬意。首節養蠶之重其事。二節獻繭之隆其禮。末節造服以祭之合其法。公桑蠶室。至外閉之四項。皆屬養蠶一邊。說示君獻夫人。夫人受之。總是個獻繭之禮。玩文之句。自見禮之從來。遠矣。使縹以上。縹絲之禮。文章以上。染采之方。敬之至。雖頂上三節。只重君夫人上。以人君之尊而親卜之。以后夫人之貴而親爲之。故曰敬之至。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公家之桑也。蠶室。養蠶之室也。

近川便於浴種。蓋以流水滌其宿塵。欲其出之速也。仍有三尺防窺伺也。棘防踰越也。郊閉戶扇在外。閉則向內。開人自外。閉其門以親蠶者。皆婦人故也。及季春大昕之朝。養蠶非一人。事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主領之。使入養蠶於蠶室。奉種浴於川。言蠶將生而又浴之。至此更浴之也。桑於公桑。風戾以食之。蠶性惡濕。故也。此養蠶之禮也。自去歲蠶成。至今歲蠶成。歲既盡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於君。告成功也。遂獻繭於夫人。別內事也。夫人曰。此所以爲君服與。重之之辭也。遂副禕而受之。重其事也。因少牢以禮之。勞其成也。古之獻繭者。用此指副禕。少牢而言。一盡禮於已。一加禮於人。蓋世代不同。而此禮記記義集註卷之十七

禮記記義集註卷之十七  
禮同也。此獻繭之禮也。及擇吉日。夫人親繭。三盆手。以觀出其緒。亦猶天子之三推也。三繅後。遂布散於三官。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以終其事。焉。繅後則練染之爲朱綠玄黃。繪繡之爲黼黻文章。祀先王者。天子也。祀先公者。諸侯也。敬之至。總上三節。此繅服之禮也。總之所謂親蠶也。與

按公桑蠶室是二事。蠶室卽在公桑處。宮室之牆也。七尺曰仞。又三尺謂高一丈也。棘墻置於牆上也。大昕之朝。季春朔日之旦也。三宮在天子則爲三夫人。在諸侯之夫人則立三宮。半后之六宮也。以婦功責夫人。世婦。而必卜吉者。以爲躬桑所以爲祭服。又將爲勸於天

下。不可不決於神明也。蠶養蠶也。桑采桑也。戾至也。桑經宿不能無雨露之潤。風至則葉乾。乃以食蠶也。蠶成非歲單之時。而云歲單者。自去歲迄今歲則歲周矣。亦若孟夏之言麥秋也。副之爲言覆也。婦人首飾。所以覆首者。禕。禕衣也。躬桑以鞠衣。而受繭以副禕。並禮待獻繭之婦人。敬其爲祭服也。率謂大率也。良日吉日也。繅繅繭爲絲也。三盆手。盆中而以手三次淹之。每淹則以手振之。以出其緒。三官夫人世婦之吉者。卽前所卜吉之人也。在天子之后。則布於三宮之夫人。及世婦。在諸侯之夫人。則布於三宮世婦而已。皆兼天子諸侯而言也。養蠶是婦人事。婦人不與外祭。故耕藉兼言天地山川社稷。而此只言先王先公。其實養蠶爲衣。亦事天地山川社稷也。

### ○故曰致禮樂之道 節

此章全見樂記內。惟致禮樂之道。而天下塞焉。舉而措之。無難矣。與樂記致禮樂之道。舉而措之。天下無難矣。微有不同。樂記言措之天下。舉此禮樂之道。而措之天下也。是由已以及人。總在禮樂上說。此言致禮樂之道。而天下塞焉。天下已盡是禮樂矣。由是舉措于政事之間。是由精以及粗也。

此段承上文作現成說。致禮樂是極和極順。言其始。天下塞。是莫與爭等。要其成。總論禮樂在君身者。自能感人。處

論其理下方說以禮樂而推之政事自裕于治也。此章當是重出。

○曾子曰孝有三 節

此詳論孝道之異也。三孝不可分優劣看分有尊卑故也。君子以下乃答問之辭與上意不相涉志意分已形未形俱就好一邊說先意承志不論大孝中孝小孝都是要能尊養親之身不能成就親之心惟論之于道則以我之體受全歸者使親亦得為踐形盡性之子方是君子之孝。超于尊親弗辱能養之外者不在分上說話。

人子之孝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故有三焉。三者何太孝尊親尊養並隆天子之孝也。其次弗辱立身揚名卿大夫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七

義

上之孝也其下能養敬以行養庶人之孝也隨分自盡其心皆不失其為孝矣。下公明儀因論孝而遂問孝曾子所謂則在二孝之外者君子之所謂孝者父母為善之意未引而導之以啓其機于先父母為善之志已形則承而順之以鼓其志于後正將從容以感化之先後以維持之所以論之于道使其志意與道為一未始有違也此則不取必于分而為養志之孝矣若參直養口體而已反之論道尚不知何如而足為孝乎

按尊親如嚴父配天皆是弗辱不虧體辱親保其社稷宗廟祭祀皆是能養謹身節用以養父母皆是分有不

同然其心則一而已公明儀以曾子為孝蓋指弗辱而

言曾子以能養自居是謙處其下也孟子嘗稱曾子養志正所謂先意承志論之於道也則其實有是孝可知矣近云大孝尊親三者不在分上說人子苟能成其身為聖為賢便是尊其親為聖賢之親了是以道格親尊莫大焉者若依常說將不為天子終無大孝耶又將為天子遂為大孝耶尊親正在以道論親上見論曉也有與道為一意其大守身弗辱未到格親上比尊親便下一等了能養自是孝中末節故曰其下此說上下文相蒙可從

○曾子曰身也者 節

此曾子明性孝之理也。上四句提起行遺體之當敬下正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七

義

是行父母之遺體也。父母之遺體體中便有性行正是盡性以踐形工夫五者克盡方完得箇體字不然不盡性不能踐形如全歸之通何踐形的工夫雖在敬上全在行字內做出來非孝處影下文裁及于親意且虛說

其次弗辱之事何如今夫身也者乃父母所遺之體也已之身不敢不敬况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蓋父母非但遺之以體之形並與其體之性而遺之是性也以之居處則為莊以之事君則為忠以之莅官則為敬以之朋友戰陳則為信與勇蓋五者身之所必行也一有不成裁及于身是裁及于親也敢不敬以行而莊忠敬信勇一以貫之乎是之謂成身之孝矣

按說個父母之遺體見其榮辱與父母相關以起下文當敬之意行猶奉也就身言為不莊就父母之遺體言則為不孝非孝也要說得與行遺體有情忠敬信勇傲此上敬不敬手舍下文下敬不敬手則明指莊忠敬信勇言敬身之道隨事以盡其理而已不敬則不終成其事小則辱親大則禍親矣

孝孰順節

此以養形孝而明其為大本也能終矣截上言能養之謂孝而推其極下則就上言而贊美其孝道之大也通節全重在衆之本二句而二句中又重曰養二字曰養之養兼孝與養而言者也所謂能養者也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七

孝

其下能養之事何如夫養豈易言哉彼殯葬之味享孰而先嘗之以薦于親茲固孝親所不廢也然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行父母之遺體無所不遂榮及於親國人稱頌然曰幸哉有子如此則所謂孝也已由君子之孝而國人稱頌者觀之則是人有觀感興起之心皆我之所為有以教之也教衆之本不曰孝乎由是因吾孝愛之心而用之於奉養之間則養以孝舉而從性中出此謂其下能養之孝也蓋人子事親不難于飲食之養而難于敬不難於勉強之敬而難于安不難于一時之安而難于卒何謂卒父母雖既沒亦必慎行其身如所謂莊忠敬信勇而不違父母惡名斯則能終矣下乃言其一孝立而萬善從

大抵就能終而贊美之體此孝而有則恒慈愛之意則謂之仁履此孝而無太過不及之弊則謂之禮行此孝而處之無不宜則謂之義服此孝而發之無不實則謂之信守此孝而服勤不倦則謂之強樂則不知手舞足蹈之謂也及是則刑作矣是天下之道無一不自孝中出也孝之大如此所以為衆教之本而可徒以能養之末節當之也哉

按五此字俱指孝就自然說一云為此孝而行仁則下層矣樂者無往不順之謂一云樂如字順此則致和而樂生亦通得

○曾子曰夫孝置之節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七

孝

此見孝為人心之同也夫孝二字作目置薄施皆孝道自然能之不涉人身上推者言其進不已方着在人之行孝上說要見得道理真切不可據形迹說這個準字要與孝思維則參看把舜之底豫格親當一個樣子而事親者俱以此為不易之理此正是無思不服意

夫孝之為道也直而立之則塞乎天地上下皆此孝之理所極也溥而散之則橫乎四海四海皆此孝之理所被也施而傳諸後世而無朝夕之異古今皆此孝之理所微也孝道之大如此是以推而放之東海而東海之人此心能理同也準也西南北倣此大雅文王有聲詩云自西云云詩本言民之服武王而此則引以証人皆服行孝道之意

亦斷章取義耳。

曾子曰樹木 節

此言錫類之孝以申上章仁者仁此之意曾子曰孝子之親親也不但推之仁民而且及於愛物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蓋人心統此生理伐之殺之已非得已況不以時乎所以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孝之無微而不謹也類如此矣。

按伐殺不以時皆不仁之事斷猶伐也故言非孝愛樹木禽獸仁之發也孝之害也引夫子之言以証不可不時之意待物如此待人可知故孝子不匱承錫爾類

孝有三小孝用力 節

甲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七  
此言孝之分殊而心一也。曾子固上文言大孝尊親云云而未言其事故又發之不匱分上是隨分之孝下是盡心之孝力自己出勞則加入不匱則盡勞力之可致者竭盡矣。

孝道有三等有以一身孝小孝用力者有以一家一國孝中孝用勞者有以天下孝大孝不匱者何謂用力庶人思父母之慈愛已而忘己躬稼之勞思之專而率子忘可謂用力矣諸侯卿大夫士尊其仁而能用愛安乎義而能用正功及于民善歸于親可謂用勞矣天子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乃能萃四表之懽心合九州之職貢博施而濟物則孝愛之心無窮而用之以將其心者亦無窮可謂不

匱矣此其以分異者也然又有不拘于分貴賤皆得盡之者如父母愛之喜者喜樂之意然常不忘其愛則感恩圖報自不容已矣父母惡之懼者恐懼思過之意然心不怨乎親則其反身修省日益切矣父母有過諫者不阿意曲從也然必幾諫而不逆則其言易入而可諭親于道矣凡此皆事生之禮至於親沒而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如天子不橫征聚斂卿大夫不受不義之祿庶人不得不義之財此之謂以禮終父母之身並終父母之遺體也此其不以分異者也。

按仁以愛民而恭敬奉持不敢有失曰尊義以正民而裁制翼順不傷于割曰安此便有功勞及民而今魯貽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七

甲

于吾親者曰用勞備物從博施來不匱承備物說來不可平看物之備本于德教之施則自吾愛敬之始于事親出之也須自本原說起博施而備物纔可謂不匱非博施而備物猶之乎匱也備物註云各以職來助祭細想兼事生祭祀說不專指助祭為是諫而不逆謂委曲作道理以諫不唐突以觸其怒也求仁者句求字作以字看喜而不忘喜字註疏與小學書俱作嘉

樂正子春下堂 節

此明全歸之孝亦申上章慎行其身之意通章總以踐形盡性說生養兼人物言無如人為大人得理氣之全也全而生全而歸總以形性言不虧體正是全形不辱身正是

全性自天之所生至可謂全矣夫子言止此下文一舉足句屬不虧體邊以踐形言一出言句屬不辱邊以盡性言道而不徑一段申不虧之實惡言不出于口一段申不辱之實可謂孝矣總頂二段形性俱全可謂全歸之孝矣近說不虧體不辱身俱是踐形事身體所以不虧不辱處是盡性也下一舉足一出言乃是極易受虧受辱處此不虧辱則必不虧辱可知學者須于所以不虧不辱着精神方得若把不辱身就當盡性工夫恐平日于省察克治不愧屋漏道理不曾着實體認得要使惡言不出口忿言不反身只怕臨時矜持不來曾子平日戰戰兢兢正不虧不辱先一着工夫

禮記說義纂言卷之十七

聖

按子春是曾子門人頃舊作跬一舉足為跬再舉足為步不如作如字讀謂頃刻也先父母謂既沒者惡言既已不以惡言加于人忿言句人不以忿言復于我也觀子春之言痛自克責如此其得於曾子之教深矣

○昔者有虞氏 七節

此見尚齒之同也尚齒弟道也曰未乎事親兄弟與孝道並行伏下孝弟孝字

有虞氏節久矣截上舉歷代異所貴而尚齒之典同未句是推其故以其為禮之大也全重尚齒以所貴形之宜輕看救弊意亦不重有虞氏去古未遠故貴德德久民玩故貴爵爵九則澤溼故貴富富則私財忘親故貴親四代貴

之中年高者在而也久字即指四代見貴年非但今時自四代已然者然久貴之故何居蓋以人道之大不出親親長長事親之下尚齒即為之大其重如此四代安得而同之乎

是故朝廷同爵節以朝廷言之同爵則尚齒此禮之行于臣者也七十杖于朝據杖而立君問則就之於家此禮之行于君者也皆所謂尚齒也而弟道達乎朝廷矣

行肩而不併節以道路言之行字作肩少者若與長者同行則無並理蓋不雁行而錯或從隨在後也若偶遇長者于路或乘車或徒行皆避不敢相值也班固之老者不以

禮記說義纂言卷之十七

聖

其任行乎道路有代勞者也而弟道達乎道路矣

居鄉以齒節以鄉黨言之居鄉以齒而老之窮者不遺少而強者不犯老之弱者少而衆者不暴老之寡者皆齒齒

齒中來而弟道達乎州巷矣

占之道節以田獵言之古之道五十始衰不為甸徒及田獵頒禽則又隆諸長者是田獵尚齒也而弟道達乎侯府

矣

軍旅什伍節以軍旅言之軍旅二字作什伍人為什伍人為伍同爵則尚齒而弟道達乎軍旅矣

孝弟發諸朝廷節合而觀之孝弟之道人心所同一自朝廷發之便如弩之機括撥動而迅速莫禦行乎道路而道

路達。至平州巷而州巷達放乎猱狩。而猱狩達修乎軍旅。而軍旅達由是天下之衆莫不以義相守。雖至于死而不  
敢干犯也。豈非以心之同有終身由之而不自違也哉。宜  
聖人著其教也。

按朝廷二字作頌。同爵句是臣尚齒。下四句是君尚齒。  
錯與隨正是不併。車徒辟卽內則雖衆車徒舍於外之  
謂。有車則必有徒。侶舊謂車以言其貴。徒以言其賤。見  
老者則貴賤無不避也。無理居鄉以齒作冒。人情多勢  
盛則避。勢衰則慢。不知長幼之序故也。惟以齒則不然。  
又言老耄爲老。鰥寡孤獨爲窮弱寡。亦以長者言強以  
力言。衆以人言。此三件又在以齒之外。舉其甚者。盡之。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七

作記之人。在于周末。力役煩重。周初之事故云古之  
道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君田獵則起其民爲  
卒。徒故曰甸。徒凡起徒無過家一人。惟田與追胥不在  
此限。什伍士卒部曲也。士謂甲士。卒謂步卒。軍旅之中  
上帥部領圍曲而聚。故云部曲。周官五卒爲旅。五旅爲  
師。五師爲軍。此言軍旅衆莫小于旅。莫大于軍。故也。什  
伍皆下士是爲同爵。齒尊者先是爲尚齒。止以什伍  
者外則齒不勝序。故也。末節總結上文。但云弟此兼  
云孝者。以孝故能弟。弟則孝之次也。孝弟之道無處不  
行。故衆行孝弟。雖死不捨也。發字最重而有力。惟爲朝  
廷所發。所以行至放修也。朝廷禮法所從出。故言發道。

路人所共由。故言行猱狩。則郊野開曠之所。放言放州  
巷。則委曲偏僻之地。故言至。軍旅用武。文事易廢。故言  
修。衆宰指朝廷以至軍旅之人。說義指孝弟之義。死字  
活看。言通達孝弟之義。寧死則不敢犯。不孝不弟之事  
也。又進一步。

猱苗獮狩。解仲春教振旅。遂以猱。一說謂振而極之。出  
曰治兵。入曰振旅。春陽用事。非用兵之時。兵入收衆。專  
于農事也。遂以猱。猱搜也。春時鳥皆孕乳。搜擇取其不  
孕者。仲夏教芟舍芟音拔。草舍也。軍有草止之法。休兵  
偃師也。遂以苗。夏田若治苗。取其不秀實者。仲秋教治  
兵。以出兵爲名。秋尚嚴武也。遂以獮。獮殺也。仲冬大閱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七

軍寔爲農隙也。遂以狩。守取之無所擇也。

記乎明堂 節

此詳周家行禮以示教也。此節與樂記意不同。彼言武王  
初政。此則泛言周制。言發諸朝廷。不止孝弟。故推廣言之。  
然五教因養老而並。及故下。獨申養老也。  
先王之行禮也。宗祀嚴父于明堂。而配上帝。此雖天子自  
致孝。而所以教諸侯事親之孝。此焉在也。食三老五更于  
大學之中。尊高年也。而所以教諸侯齒讓之節。此焉在也。  
先賢有道德者。祀之於西學。蓋欲諸侯體吾之敬德。而有  
以起其秉彝好德之心耳。藉田供粢盛者。秉耒以親耕。蓋  
欲諸侯知吾之孝養。而有以發其追養繼孝之念耳。朝覲



以舉尊王之典非所以教諸侯考禮正刑一德以尊於天子。而知所以臣乎。五者上行下效。自諸侯始。不自諸侯止。所以激發天下人心。培植萬古綱常。乃天下之大教也。

按祀明堂以享帝而享必配以文王。故云祀乎明堂。獨言此者。孝莫大于嚴父。配天非祔禘烝嘗比也。教孝只在生孝上說。報反祭祀。尚後一層事。食老更于大學。以貴老也。弟以敬兄言。不專指養老上。先賢前代之明習詩書禮樂而有德者。不專指樂祖。祀指四時釋菜說。西學在殷為禘宗。在周為小學。德以修德言。養非止養親。尚有外神在內。朝覲以禮言。五所以是示教之意。末句說個天下言。可以教天下。不特可以教諸侯也。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七

吳

食三老五更 節

此中上文養老更之禮也。於上五事中。抽出養老一段來。又于前五事。抽出鄉里一段來。以明養老之義。可以教天下。不特可以教諸侯也。

何謂食三老五更于大學。天子祖而割牲三句。躬執乎禮也。又冕而總干躬執乎樂也。若此者。正以教諸侯之弟。使之敬其兄。而又能及人之兄也。吾見禮既聚于上。則化自達于下。鄉里有齒而仁厚風行。老窮不遺云云。此果何自而來哉。蓋由天子養老于大學。躬親禮樂以教諸侯。故眾皆服從。自此聽且速也。於此見大學為教化之原。其推行之機。則自天子始矣。

按割牲制俎實也。但示有事也。醬者食之主。醢食畢而以酒虛口也。冕而總干。親在舞位。以樂侑食也。牲入之時。天子袒而親割之。食之時。親執醬而饋。食罷。親執爵而醑。干盾也。親在舞位。持盾而舞。總是天子身親禮教事。

○天子設四學 三節

此詳尚齒之教也。天子指周天子說。此見弟道達于學校。意大節見弟道達於巡守意。三節見弟道達于鄉飲意。天子設四學節。大齒讓之風。既由大學。而太子天下根本。齒讓之禮。安得不行。故虞庠夏序殷禘宗周辟雍曰四學。天子兼而設之。總謂之大學。當其入學也。雖以太子之貴。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七。而與同學之人序齒。蓋大學風化之原。而太子以諸父之尊。建制作之極。則太子序齒。所必然者。太子尚齒。則人皆知長幼之節。而弟道達于學校矣。

按天子句不可輕畧。過德忠實文之風。自學而出。故一代之精華萃于學。設四學。合德忠實文之教也。天子自行弟道。豈特為天子起哉。當其為太子時。天子設學而使之齒。正像教其弟道。此所以異日為天子時。能躬行以化諸侯也。周之四學。辟雍居中。其南為成均。北為上庠。東為東序。西為瞽宗。則辟雍不在四學數中。未知孰是。錄以備攷。

天子巡守節。此言天子巡守之禮。下因巡守而行尊年之

禮也待于竟迎之也。惟有天子先見百年者謂諸侯之後他務未遑急先此也。下文分二項遇八十九十而迂見也。欲言政而就見也。蓋百年八十九十者歷閱世故欲陳民間疾苦利病者故曲以致敬如此。

按天子巡守爲見諸侯也。東行西行是老者。西行者東行者是天子。天子巡守其處老者方有事于東行。天子又有事于西行是相違不相值然必駐行反調不敢超越徑過欲言政還是天子欲其言政則就其家問之爲是。

### 壹命齒于鄉里 節

壹命齒于鄉里。此言當正鄉飲之禮。當以族有七十者弗敢先。一句爲主旨。三句是貴貴之義。不重但引起不暇先句耳。七十者以下申明不敢先之故也。

壹特巡守尚齒雖鄉飲亦然。彼侯伯之士。子男之大夫。一命也。鄉飲則與序齒焉。侯伯之大夫。子男之卿。再命也。鄉飲但與族人齒。不與齒于鄉里也。天子之元士。侯伯之卿。非三命乎。則鄉飲之時。必獨設一席於賓席之東。雖宗族亦不得而齒之矣。然此謂或立或坐則然耳。若序進之時。則族有七十者已離三命。亦必後入而不敢先。所以然者何哉。蓋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則君所以處之者優矣。若入則君先與之齒。讓而後及有爵者。則君所以待之者隆矣。在朝猶如此。況私所乎。在君猶如此。況宗族乎。此所

以族有七十者弗敢先也。

按此乃黨正屬民飲酒于序時也。首三句只要以漸說到三命上。輕看下。即天子之尊老以明之。蓋既人之席位乃黨正所爲。故以官法故兼存朝廷貴貴之義。未入之行步。非黨正所大得以自盡。故但明宗族老老之禮。此不齒弗敢先所以分也。觀此則平居在鄉里序族之中無不序齒可知。非但鄉飲已也。近云首三句都就尚齒說而大故以下見人君猶先齒而後爵。况一命再命三命乎。如云一命貴矣。猶齒于鄉里。不敢以貴加于鄉里也。再命又貴矣。猶齒于族。不敢以貴加于宗族也。三命至貴。別席而坐。族人雖不齒矣。然族有七十者不敢先。是未坐時尚存宗族之禮。不敢以貴加于宗族也。雖有貴貴之義而終不敢以加于老老之仁也。則齒于鄉里齒于族不敢先明是尚齒何以爲貴貴之義。如此說上下文纔相蒙。今儀禮鄉飲酒及鄉射無一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族之文。此一命再命之文在黨正故鄉注鄉飲酒云。此篇無正齒位之事。七十者業已致事故非大故不入。

### ○天子有善 節

此見讓之爲順德也。此所謂順。卽上章弟道之遺意。自天子至士庶人。只重不有其善讓于天等。各主所尊言之也。祿爵慶賞亦重在不敢自用。上成諸宗廟。自所傳言之也。

順者順于理而不逆之謂。示字有示教意。但自讓善。稟命  
中示其義耳。總頂二項近說。重天子上。惟天子讓。故諸侯  
卿大夫士庶人皆讓其化然也。讓善稟命。詞雖兩平。亦不  
必約上而強與之對。讓善于天。示順天也。稟命于祖。示順  
祖也。示是天子示之也。

天下之道貴于順。亦得之尊讓而已。天子受命于天。代天  
理物者也。如帝德廣運。萬邦協和。是天子有善矣。則讓德  
于天。若曰吾惟代天出治焉耳。諸侯受命于天子。體王宣  
化者也。如侯度肆修。旬宣底績。是諸侯有善矣。則讓善于  
天子。若曰吾惟體一人之德意焉耳。卿大夫受命于諸侯。  
輔佐諸侯以行王政者也。如尊仁安義而政明有家。非特  
禮記說義纂註卷之十七

大夫之善乎。則曰此我后之德也。吾能與聞國政耳。士庶  
人父生師教。承受于父母長老者也。如居仁由義而德厥  
身修。非士庶人之善乎。則曰此父母之所啓佑也。此長老  
之所訓誨也。吾惟樂有賢父兄已耳。至若祿以顯庸。爵以  
詔德。慶以爲禮。賞以爲惠。皆君之所以命其臣者。必於禘  
祭一獻之時。受命于祖。降命于廟。夫善本已之所有。不自  
矜而讓於所尊。示遜順于其尊也。命本已之所出。不自擅  
而行于所尊。示遜順于其祖也。於禮也無難。於心也無違。  
故曰所以示順也。

按德卽善也。德者善之所積。讓爲不受之詞。自諸侯而下  
皆不受其善。特于天子言讓者。惟天子之尊。其讓爲

足道也。由諸侯而下皆推之于人。故止言善。惟讓于天  
則言德也。卿大夫諸侯之臣也。長老所師者。自外至內  
謂之歸。自下進上謂之薦。本以言其有所反。存以言其  
無所忘。父母內也。故言其有所反。而曰本。長老外也。故  
言其無所忘。而曰存。成諸宗廟者。必進諸宗廟之中。然  
後得成其事。如祭統曰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  
賜爵祿于大廟。示不敢專也。天子不自有其善。而讓于  
天。卽下文不自專而尊天之意。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不  
自有其善。而推於人。亦廣下文不自伐而尊賢之意也。  
○昔者聖人建 節

此承上示順而言。見天子之無所不讓也。聖人指義文周  
禮記說義纂註卷之十七

孔四聖人陰陽天地串看。如云太極分而爲陰陽。陰陽象  
而爲天地。莫不有自然之情也。情字有許多妙處。消長吉  
凶一定之至理。其中又有變化莫測之機。所謂情也。雖是  
數哉。理中有數。數不可必也。理則可必。建卽中庸立此參  
彼之謂。建字有工夫。聖人能體此情於已。以吾心之易與  
造化之易相參。實有建之而不悖意。所謂處存玩樂是已。  
立猶豎也。天地陰陽之情不可見。作爲奇偶之畫以明之。  
易謂奇偶之畫。祖變易者也。易書一作天地陰陽之情。畫  
洩于此人得之以觀象玩辭。觀變玩占。而不迷趨避之機。  
猶豎立標的使人見之也。易抱樞句。易字指人。易無體。體  
之于言。則其書謂之易。體之于人。則其官謂之易。是也。雖

有明知之句正人君虛心以用易處尊天一段重不專說  
不專正所以尊天也此以進卜而言卜吉爲善不吉爲過  
尊賢一段重不伐說不伐正所以尊賢也此以既卜而言  
天易何爲而作也陰陽者天地之用天地者陰陽之體莫  
不有自然之情焉四聖人觀變于陰陽參兩于天地由是  
畫奇象陽畫偶象陰因而有四象因而有八卦自八卦演  
之爲六十四卦自六爻演之爲八十四爻而吉凶消長之  
理以明進退存亡之道以著何莫非天地陰陽之精也則  
易即天矣此聖人作易之妙也人君之用易者可不知所  
重乎故當用易以下之時易人抱龜而南面尊位也人君  
卷帙而北面臣位也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于龜易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七

至

之前蓋易書所著莫非天道之攸爲今卑位而聽斷者正  
不敢以明知自居而惟於天道自尊矣非示不敢專以尊  
天乎至卜而善所謀協于鬼神則歸之于人而曰此賢人  
之輔婦卜而不善所謀拂于鬼神則歸之于已而曰小子  
之無良蓋謀畫之善莫非賢士之所成今讓善于人而歸  
過于已正示其不敢以才知自大而惟于賢者是尊矣非  
教不伐以尊賢乎人君一用易而尊天之心尚賢之誠俱  
見矣其爲用之大如此此其建天地之情爲易也

按建立不同建字有工夫立字無工夫立以爲易如畫  
奇以象天之陽畫偶以象地之陰此伏羲所畫之卦也  
文王係之以象辭周公係之以爻辭孔子作彖象十翼

之篇而易之道備此二句原易之所由作下指用易者  
說周禮太卜掌三兆三易之法是易人抱龜也明以自  
知言知以知人言說個明知若無疑矣猶必進斷正見  
不自專意易所以象龜所以卜此言易官而曰抱龜蓋  
卜筮一道故一官而兼統其事周官太卜之職而兼掌  
三易之筮是也通節只當尊天尊賢對看統屬天子上  
而首二句乃發進斷之原不必以作易用易立說

○孝子將祭祀 節

此推本孝子祭誠之志也齊莊之心管下四個以字事與  
百事雖同然一是慮一是治四句似平首句作冒下四段  
分來與既來往與既往看顏色等雖以容言全在四如字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七

至

然字句法都是緊承上文描寫其思之誠至意非與上文  
爲兩意觀語焉弗見復入皆指親則愛亦當指親慈善三  
句從外面說入內末後方着落到親上皆孝子之所欲爲  
而不吝自己者故曰志  
孝子之將祭祀也清明在躬心無雜念以慮乎事焉慮事  
何如以具服物使衣服備犧牲成也以修宮室使洒掃潔  
補葺完也以治百事使儀文攸設制度聿修也其豫備之  
誠固如此及祭之日思親之將來也和顏愉色藹然仁愛  
之發疾趨奔走惕然悚懼之形擬其心之所懼恐其不及  
見愛于親而不來然思親之既來也容貌必溫而有委順  
之誠身必肅而有罄折之儀擬其心之所存恒若親有所

語而未之發然。至于助祭者皆出而親之往也。其立畢。靜而無矜高之態。中正而無跛倚之容。擬其心之所慕。恍如弗見親之在神位焉。及夫祭之既畢而親之往也。其心存于內而陶陶然也。其心達于外而遂遂然也。擬其心之不忘恍然。復見親之入廟廷焉。其思親之誠切于正祭之日。又如此。由是觀之。以言乎身。則周旋中禮。升降有度。無非專謹嘉美之儀。可謂懿善不違身矣。以言乎心。則聽于無聲。視于無形。他聞他見。不足以亂之。可謂耳目不違心矣。以言乎思慮也。思不苟動。心不苟慮。恍惚一神明及交。可謂思慮不違親矣。所以然者。蓋由其天性之愛。固結于心而不可解。是以形于色而每事思省也。此孝子事親之志。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七

香

所謂心嚮乎親者也。按宿者。助祭之賓。皆齊戒越宿。助祭者出。則送尸而神亦往矣。陶陶者。象之和也。遂遂者。志之得也。懿善三句。方是約上文而敘言之。正是贊其誠處。結心以下。作推原說。末句。纔通結心形色。遂贊語氣。虛而未任。至孝子之志。纔實纔足。

### 建國之神位 節

此建神位之義也。神無方也。無方則無位。所謂神位者。亦人位之耳。社稷宗廟神位也。右之左之。建神位也。至天子諸侯言。

建國者。必建神位。所以明有尊也。其建之也。社稷土穀之

神。建之在右。蓋右爲陰方。地道所尊。右社稷神地之道也。宗廟祖考之靈。建之在左。蓋左爲陽方。人道所嚮。左宗廟。不忍死其親也。此制禮之深意也。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七 終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八

陝西涇陽楊梧鳳閣 著

兄 楠龍棟 定

姪 昌齡三開

紹齡七來

男 延齡九如

孫 惺慧益較

祭統

按統猶本也。指心而言。祭有法。有義。皆統于心也。一云。祭統者。總序大綱。貫穿百職。統成一禮。見其始末之謂也。故綱舉而萬紀皆張。統先而衆目必振也。祭法非不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八

及義。然以法爲主。祭義非不及法。然以義爲主。祭統則統論之也。

凡治人之道 二節

此首揭祭義于心。而歸之賢者也。上節推祭之義。惟能盡于賢者。下節賢者于未祭之先。而能備如此。此所以能盡祭之義也。誠信忠敬。應心怵。禮樂時物。應奉之以禮。卽所謂發之心。而形于物者。正盡義之實也。

○凡治人之道 節

此節首四句。敘祭禮之重。夫祭者。至以禮。詳祭之義。末句。推賢者能盡此義也。物指灌獻饋食之物。禮兼春禘秋嘗之禮。心指怵惕悽愴之心。義兼心與物。實則重心。而物從

之。盡義只是盡心。是能心怵而奉以禮者。

治人之道。其事甚多。然唯禮爲急。以其綱維防範也。政令刑法。皆在所後矣。禮之嘗經。其自有五。然唯祭爲重。以其報本反始也。凶軍賓嘉。皆在其次矣。祭固將之以物。祭非物自外至。乃自中而出。生于其心者也。蓋時當春秋。觸目感心。而心爲之怵然。于是奉物以爲禮。而祭行焉。是心之怵者。祭之義也。惟賢者孝愛之誠。能全乎天性。故怵惕之心。時形于感觸。乃能盡祭之義爾。若衆人何足與此。

按吉禮兼天地人之祭言。凶禮主喪災吊恤言。賓禮主賓客相敬之禮。如朝覲等事。軍禮主軍旅嘉禮如會同冠昏等事。非物自外至三句。是一正一反。語心怵正生于心之實。此數句一氣說下。盡字要看得深。報反念頭。一毫不自慊。便不盡也。

○賢者之祭也 節

此申賢者能盡祭之義也。首二句作冒。能備以上。詳賢者之能備。明必受其福。意未祭以前事。能備以下。詳賢者之能祭。明賢者之祭意。能備以後事。唯賢者能備二句。通節總關。上句括上文。下句括下文。惟內盡外順。求其備于平時。故盡志盡物。享其親于祭日。信乎唯賢者能盡祭之義也。大旨以忠孝二字作主。祭有十倫。而此止以三者爲備。以三者爲十倫之大故也。于親言孝。則順于鬼神爲敬。順于君長爲忠。又可知。所盡者忠君孝親之心。便無所不順。

了。可見忠孝之禮盡賢者之福矣。下能祭之本亦在此。所謂明薦之而已者。薦此忠孝之心也。

夫祭必有義而賢者何以能盡其義哉。夫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由賢者未祭之先。平日能容受福善之理于心。而非世俗所求之福也。大何以必受也。蓋其平日存心制行。盡合于道。而衆善之悉備。是以仰不愧。俯不忤。無人非。無鬼責。何樂如之。何吉如之。便是福。是福者備也。然備者非一善成名。凡百順理之各也。必念念皆順。事事皆順。舉性分職分之理。自所順以達之于無所不順。此正是百順。方謂之備。有一不順。便有所缺欠。不得謂之備矣。何謂無所不順。性分職分之理。其具于己者。內焉無所不盡。以爲順。

禮記正義卷之十八

三

之本。而事之接于外者。自然順于道理。而無往不利也。何謂內盡已而外順道以之事君。則爲忠臣。以之事親。則爲孝子。顧事君則必內盡其忠。事親則必內盡其孝。本謂根本于心。言其本心一味自盡忠孝也。是內盡于己者如此。大君親人之大倫。忠孝人之大節。二者備其餘不期備而自備矣。以上則順于鬼神。而于鬼神之道無所違矣。以外則順于君長。而于君長之道無所違矣。以內則孝順于親。自致親心之悅。而于親之道無所違矣。是外順于道者如此。夫內盡而外順。若是所謂百順者此也。所謂無所不順者此也。是之爲備焉。是備也。豈易能哉。惟賢者內盡外順。而能備也。則所謂必受其福者在是。夫然後臨祭時以其

內盡者。內則盡志。以其外順者。外則盡物。由本及文。而盡祭之義。豈有不能祭乎。能祭何如。是故賢者之祭也。極敬其不欺之誠。不虛之信。與其表裏無間之忠。主一無適之敬。是心之自中出者。能盡之矣。由是奉之以犧牲粢盛之物。以將其誠信。忠敬道之以酌獻升降之禮。以行其誠信。忠敬安之以聲歌干戚之樂。而使誠信忠敬之心。無不和祭之。以春夏秋冬之時。而使誠信忠敬之心。有其節。是物之自外至者。能盡之矣。此蓋以精明之心。冀神明之稔交而已矣。初不求福于神。而觀乎世所謂福也。是無所爲而爲。正孝子內盡志而外盡物之心也。原始要終。信惟厥者。能盡祭之義矣。

禮記正義卷之十八

四

按此接上文賢者來。備也是解福字。百順之名是解備字。無所不順是解百順。內盡外順是解無所不順。本一是解內盡。順鬼神順君長孝于親是解外順。漸由虛入實。凡五轉。然當以福者備也。虛提自備者至此之謂。箇解一個備字。以實之。受是客受于中之謂。備字實說。以平日存心制行盡合道言。即便是福。雖解福字。且在福之先。外順于道。正是無所不順。亦宜重看。不可以效言。內盡于己。則推本言其工夫也。已在我。故曰內道在物。故曰外。忠臣孝子順鬼神。俱是舉以爲例。其本一也。內就含自盡意。若說本以自盡。便把本字看差了。且將一字當同字看。亦非順鬼神君長是我去順他。與孝子



親一類皆指平日言奉之等四之字指誠信忠敬說。致字統誠信忠敬與字是過接字。致其六句只要通到明薦之三句上。明薦與明禋明饗同義。不求其爲與非世所謂福相叫應此孝子之心。正指不求其爲說。

祭者所以追養 節

此言祭之爲孝而行釋孝之義也。祭者句論祭之行也有其義。主事死說。此句作冒。追養繼孝申看。畜也句釋孝字之義。順于道二句亦順申看。釋畜字之義。皆主事死說。末句渾繳應轉首句。正以明祭在繼孝也。

禮之有祭何也。親亡則欲養不及。而此心之孝無由盡矣。故祭之所以追其不及之養。而繼續其孝于無已也。然孝禮記說義纂言卷之十八

何以可繼也。蓋孝之爲言畜也。心與親一聚而不忘之義也。蓋父子之道天性之道也。道可忘乎。父子之倫。生人之大倫也。倫可忘乎。必也全乎天之所以與我者。而順于道盡乎人之所以有以生者。而不逆于倫。踐形盡性。綿綿若存。是之謂不忘之畜。所以爲孝之義也。祭者心休而奉以禮。而畜之義存焉。豈非繼孝乎哉。

按追養以禮言。繼孝以心言。追言追其往。繼言繼其經。重繼孝邊。孝者以下只解一孝字。此節通該指祭說。不分事死事生爲安。

是故孝子之行 節

此言孝子之行始終一于道也。世人但知生之養爲孝。而

不知祭之追養爲繼孝。故合言之。側重祭說爲是。是故二字承上章來。

此申上追養繼孝之意。言孝不止于祭也。孝子之事親有三道焉。生養死葬祭祀。人所皆同。惟順哀敬時。則或有能否。觀孝子者。正于此觀之。全重觀字。上以養志爲主。而後及于養口體。是之謂順。以哀痛爲主。而後及于詳節文。是之謂哀。竭情盡慎曰敬。不踈不數曰時。道自當行之。理言。行自可見之。迹言盡此三道。一于理而不苟。此孝之實行也。

按渼愛和氣愉色婉容。順也。哀痛慄慄但擗踊哭泣。哀也。○既內自盡 節

禮記說義纂言卷之十八

此詳祭祀求助之敬也。此條專爲外助而發。言君子之祭求盡已心而不得。又托之助祭者以盡其心。故末句說出一心字。通節重盡物。將內盡邊推起。故曰既曰又。蓋盡物是求助的主意。求助是盡物的根源。故舉昏禮以發之。人君之祭。既內自盡其心矣。然猶未也。又外求助于人焉。昏禮是也。故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比辭既通之後。而祭祀之助已肇端于此。非求助之本乎。然既內自盡足矣。又必昏禮求助者何也。蓋祭也者。必夫婦親之。親耕親蠶。交致其勞。致齊散齊。各致其敬。交禩交薦。共成其事。則君爲祭主于外。所以備外。而卿大夫之官以從夫也。婦爲祭主于內。所以備內。

而命婦之官以從婦也。惟內外官備。則祭物之所有者亦無不備。蓋官所以主祭。而物所以供祭。此勢之相須者也。具備何如。水草之菹。若芹茆之屬。陸產之醢。若兔鴈之屬。是小物備矣。三牲之俎。牛羊豕也。八簋之實。稻粱是也。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若蜩范之屬。草木之屬。若榛栗之屬。是陽生陰成之物備矣。以此觀之。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養。苟可薦者。莫不咸備矣。所以然者。正以享宗廟之先祖。而昭示其盡物之敬也。夫外則盡物如此。而內自盡。則內又盡志矣。內外兼盡。則不儉不褻。祭之心如此。而後盡也。若不求助于昏禮。則官不備者。具亦不備。內雖盡志。而外不盡物。此志無自而將。亦無以盡其祭之心矣。然則為人君者。禮記說義纂言 卷之十八 七

安得不行昏禮以求外助也哉。  
按宗廟社稷以祭。重宗廟上。帶言社稷耳。本字常說。當始字看。言取夫人之辭。雖不足以盡昏禮。而實昏禮之始事。故為求助之本。一云。如卷耳雞鳴等詩。夫人助君非一事。而祭則其本也。說本字更有理。官備如卿大夫命婦等。其謂品物如水草等。俎所薦者。天產。故其數奇。蓋所盛者。地產。故其數偶。陰陽之物者。昆蟲以陰。蟄以陽。出草木以陰。枯以陽。榮故也。異珍異也。草木之實。果實也。凡天之所生。四句。就在上文見出。不必推廣。盡物盡志。雖平言。然却重在盡物上。必外盡物。方內則盡志。又解盡物之意。首內外是已。與人對末。內外是物與

心對。不可以內則盡志。應既內自盡。

○是故天子親耕 節

此履結上文夫婦親之。及盡志盡物之事也。冕服截。上言親耕親蠶之所。下言親耕親蠶之為心也。身致句。重看。即上文四親字。敬盡不在誠信之外。亦非有了誠信。方有盡有敬也。只是記者指其誠信。而點出一個盡。看了盡字。而點出一個敬。俱以誠信貫。只一時事。皆主心上說。敬盡盡字輕。不可與上盡字同看。此字。指身致其誠信以下。全要有一道字。道者當然之理。必身致敬信。纔謂之盡。纔謂之敬。纔可交神明。這豈不是祭時當然之理。可見道在主祭的身上來。共並讀曰供純讀曰緇

禮記說義纂言 卷之十八 九

夫祭必夫婦親之者。何以見之。南郊之耕。天子親之。北郊之蠶。王后親之。東郊之耕。諸侯親之。北郊之蠶。夫人親之。夫有天下者。四海之內皆臣妾。有一國者。四境之內皆臣妾。則天子王后諸侯夫人。非無耕蠶之人。然自親耕蠶者。祭以誠信為本。而誠信則貴于自盡。倘使人代為之。則偽而不誠。妄而不信矣。故竭力從事。身自致之。乃為誠信也。身致。則此心慊然。無所遺憾。故曰敬信之謂盡。慎重而無所怠忽。故曰盡之為敬。敬苟未盡。則雖備具物。神將吐之。必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此當然之理。祭時所必用者。故曰此祭之道也。此未祭時夫婦親之也。

按天子太陽故南也。諸侯少陽故東也。此夫子諸侯之

別藉田並在東南故王言南諸侯言東后太陰故北郊夫人少陰合西郊然亦北者婦人質少變與后同也東南陽也而排爲陽事北陰也而蠶爲陰事祭服皆上玄下纁天子言純服諸侯言冕服純以色言純服亦冕服也冕則顯其爲祭服耳誠信就是盡盡就是敬登登言之極其心耳然後二字不可看快了神明兼先王先公天神地祇

○及時將祭 節

此節專致其精明之德也以上總是釋義虛論其理散齊致齊方是實說細分之齊之爲言齊也二句是釋齊之義齊不齊括下非有大事至必依于禮意致齊卽下專致精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八

九

明一句意是故以下至必依于禮泛言齊之事邪物自外入故曰防心不苟慮四句是也嗜欲自內出故曰訖曰不敢散正見訖止之意是故君子二句結言齊之義也散齊致齊二句方實說君子乃齊處定之之謂齊句蓋齊之爲言齊也定之非齊似非齊之義矣然名雖不同而其事則一亦謂之齊也此句不重求二句則因散齊致齊而斷之以應首二句也餘俱讀齊字齊如字下齊不齊以齊之並同及時將祭君子天子諸侯也必致齊散齊以預立乎誠然謂之齊者何也言不爲物所二不爲物所蔽齊之謂也夫人心之初本自齊一惟物欲一乘始紛然不齊君子之齊正所以齊其不齊使精明在躬以致其齊者也齊之義

如此故君子非有祭祀之大事非有祭祀之恭敬則不齊不齊則于外物之自外至者不必于防也于者欲之自內出者不必于止也及其有大事有恭敬而將齊也則邪物必防者欲必訖訖之何如樂所以娛耳卽者欲也必耳不聽樂焉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以聲音散精明之志也防之何如心不苟慮必依循于道思祭日所行之事手足不苟動必依循于禮習祭日所行之儀也所以防之者至矣從此看來君子之齊不爲邪物侵不爲者欲沮正以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君子散齊七日于中門之外防邪訖欲以定之致齊三日于正寢之內防之又防訖之又訖以齊之定者無所搖動齊者無所淆亂其實一也定之謂齊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八

十

言其義同也齊則精明之極矣豈不可以與神明交哉夫以致齊而後精明可交神明此將祭而必先齊也按此節承上言案盛衣服既備及時將祭君子乃有散齊致齊之禮大事祀事也有大事則有恭敬謂祀事外又有人事者非齊者專致其精明然致精明又在防邪訖欲防之而後訖申看樂雖非邪物者欲而人之所樂在靜專時志意易散必禁止之君子動而聽樂所以和其志也齊則否斯時心何苟慮之有手足何苟動之有依道是念念在天理上自思祭日所行之事依禮是行此中節邊看齊至此則其德不二而精不蔽而明是故君子之齊專以致其精明之德也是齊之義也然君子

欲致其精明之德，非可驟而能。故將祭時，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齊之，卽上防物訖，欲慮道動禮是也。定之，謂齊句。舊說不獨齊之謂齊，定之亦謂齊。只在義同上說。近云：齊不齊與定之謂，極要玩。大抵昏濁之心是不齊的。蓋濁時百念俱動，所以不齊。精明只是主敬一念是齊一的。齊不齊者，澄濁念以歸于清念。若萬派歸川，總到碧澄境界，定之謂齊者，定則妄念止而不動，妄念不動，只有一理念，豈不齊一。是定雖在散齊，齊雖在致齊，然定正是齊不齊的下手工夫。去穢求精，去昏返明，自定之時始不惟致齊三日謂齊，卽散齊七日亦謂齊。此說有味。夫既定又齊，則此德已精。益精已明，益明是齊者精明之至也。正應上精明之德句。

是故先期 節

此承上乃齊而又言夫人之齊也。祿尸亞裸是一時事。是灌地之禮，迎牲薦洗一時事。此朝踐之禮，薦羞薦豆一時事。此饋食之禮，是皆夫人所親之事也。求句爲三節之總。如親耕親蠶是未祭致齊于內外，是將齊交祿交薦于太廟是方祭。此謂日無洗齊致齊音

是故旬有一日。寺官之宰戒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而防邪訖，欲亦猶之君焉。聽外治者君也。君致齊于小聽內職者夫人也。夫人致齊于內，此將祭時，夫婦親之。

也。君與夫人皆致齊精明各致。內外官備矣。故當祭之日，會于太祖之廟中。但見君純冕立于阼，居主位也。夫人加副褱之飾，立于東房，居婦位也。曰立者待事也。其酌鬱鬯降神也。君執圭瓚祿尸。第一君獻也。大宗執瓚，贊代夫人亞裸也。其迎牲朝踐也。君執紉親牽，卿大夫從，士執芻從。夫人將薦洗水之盥齊，則宗婦執以從，而夫人薦之。及饋食時，君執鸞刀割所羞之膾肺，夫人薦饋食之豆。此行祭時，夫婦親之也。故總結之曰：此之謂夫婦親之。此昏禮之所以爲求助也。

按旬有一日者，爲散齊致齊及祭日共十一日也。宿讀爲肅，猶戒也。肅重于戒。君致齊于外，謂君之路寢。夫人致齊于內，謂夫人之正寢。其實散齊亦然。與祭義所謂內外者異。彼謂一身之內外也。齊于內外，所以辨其位會于大廟，所以聯其事。于夫人言副褱，則君純冕者袞冕也。與明堂位所言同義。周官追師掌首飾，有副有編，有次副爲首飾之上，編爲首飾之中，次爲首飾之下。謂之副則夫人之所同，謂之褱則王后之所獨。猶袞之九章，則上公之所同，旒之十二，則天子之所獨也。男服以在上者異，所以尊陽道也。女服以在上者同，所以尊陰道也。圭瓚璋瓚皆祿器，以圭瓚爲柄，故名。大金方氏註周官大宗伯，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醢。是大宗伯固有攝夫人亞裸之禮矣。鄭註：客夫人有故攝。

焉孔疏。夫人有故者。記者亂陳言。大宗亞祿。客夫人有故之時。下云夫人薦浣水。夫人薦豆。顯夫人親行其事。各有所明。不可一揆。紉牛鼻繩。君自執之。繫于碑。卿大夫從驅之。及殺與幣告。皆從于君。士執芻芻。繫也。以其殺牲用芻。繫之也。宗婦執盥從夫人而來。奠盥齊于位。夫人乃就盥齊之尊。酌此浣齊而薦之。宗婦。宗子之婦也。郊特牲言命婦從夫人。而此言宗婦者。宗婦亦命婦矣。命婦則不必宗婦也。其從夫人則命婦之所同。至于執盥則宗婦之所獨。齊有五而宗婦之執盥者。據君牽牲之時也。祭義言夫人奠盥。正與此合。然彼言夫人奠盥。此言宗婦執盥者。宗婦執之。夫人薦之。故也。薦浣水。則郊特牲所謂明水浣齊貴新是也。浣齊則盥齊也。盥齊差清。以清酒沛之。謂之浣酌。夫人薦盥。不薦明水。今日薦浣之下。更言水。以盥齊加明水。故記者因盥而連言明水耳。齊者。尸所齊之肺也。齊則嘗之也。以尸之所齊。故君執鸞刀而羞進之。尸必齊之。君必羞之者。以周人貴肺故也。夫人薦豆。與祭義同義。此之謂句。頂上灌地。朝賤饋食三項言。亦可。

○及入舞君執節

此明祭時天子諸侯在舞位之故。亦親之之事也。以樂皇尸哉。上言天子諸侯率羣臣以樂皇尸之事。是故天子四

段又申說首段。此節註疏。陳註大全俱兼天子諸侯不必為末句。單指諸侯。

夫天子諸侯之祭也。豈特備禮物而躬薦之已哉。及入舞則舞若有其人矣。而君執干戚以就舞位。君為東上。首戴冕冠。總持干戚。率羣臣以樂乎皇尸焉。此其何故哉。蓋天子有天下。故其祭也。天下之臣民咸在。則當罄四表之歡心。而與天下之臣民共樂皇尸。諸侯有一國。故其祭也。竟內之臣民咸在。則當罄四境之歡心。而與四境之臣民共樂皇尸。此人子愛敬之至。以人事親。而不徒內之自盡也。今觀天子諸侯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則廟中有竟內之象。羣臣有百姓之象。樂舞有樂之之象。此即與竟

內樂之之義也。言竟內便該得天下。

按舞位。綴兆也。君就東方主位。以其為祭主也。舞者。臣率之者。諸侯也。干戚兼羽籥。上言執干戚。而不言下言總干。而不言戚。互相備也。皇尊大之。稱諸侯亦得稱者。尊神而已。天子得與天下之人樂皇尸。諸侯得與境內之人樂皇尸。見平日以德感人之意。而祖考在天之靈亦慰親就舞位。不為屈也。

夫祭有三重焉節

此明三重之重于志也。弗能得也。截上泛論祭之用物。一以志為本。下實言君子之祭。以役志為本也。大旨祭有三重。而志為尤重。能重頭腦在身自盡也。句。自盡。是平日工

夫在誠敬上看正是志重之實道之以禮不出三重之外  
這個平日自盡非聖人不能故曰此聖人之道也要知此  
節收上數節之意與既內自盡句遙應

彼祭之道非一端而所重有三朝踐饋食皆獻也獻之屬  
不一莫重于裸裸以降神于禮為重也匏竹笙簧皆聲也  
聲之屬不一莫重于聲歌歌者在上貴人聲也舞勺舞象  
皆舞也舞之屬不一莫重于武宿夜大武之舞昭成功也  
夫此三者乃周朝所重之道也用匏以尚氣臭而裸重矣  
清廟為文王道德之音而聲重矣宿夜為武王告成之樂  
而舞重矣夫三重固重而所尤重者志也故是三重者裸  
假外之鬱鬱歌假外之聲音舞假外之干戚以增益君子

禮記說義纂言卷之十八

五

誠敬之志也蓋君子之志本重因此裸歌舞等若增而益  
耳惟志以三道而增故隨吾志為進退焉如誠敬之志輕  
則三重亦輕裸不過鬱鬱歌不過聲音舞不過干戚何三  
重之有此與志俱退也如誠敬之志重則三重亦重裸可  
降神歌可侑神舞可樂神此與志俱進也是三重之重與  
不重惟視其志何如耳若內志輕而求外物之重是偽也  
唯禮不可以偽為雖聖人不可得而況常人乎聖人固無  
內輕而求外重之事此特以明外與志進退之決然耳是  
以君子之祭必身自盡其誠敬之志而明此三重之本于  
心然後假外物之禮以奉此三重而薦諸皇尸之前此由  
本及文雖聖人之祭亦不能外此道也故不曰祭道而曰

人之道可見君子之祭惟以役志為本

按宿夜武舞曲名書傳云武王伐紂至于商郊停止宿  
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旦因名焉即大武之樂也周  
道猶言周禮重武宿夜象當代之成功而前代之樂為  
輕也增益也一云顯著之意亦通亦輕者徒文具也亦  
重者有其實也志輕志重當以本節盡字意會之必身  
自盡即前章身致誠信意明字不作昭明于外只自心  
上明曉便是此身自盡有合于聖人之道聖人正所謂  
饗親之孝子也而不能外此役志為本之道則君子之  
祭安得不內盡其志以明重哉

夫祭有饒

四節

禮記說義纂言卷之十八

六

此明祭之通于政教也在三節可以觀政矣截以上言祭  
之可以觀政以祭末行饒言也重一惠字以下言祭之可  
以立教以方祭備物言也重一順字總見祭該王道意

夫祭有饒

節

此節不可不知也截專重此句惠術二句正說不可不知  
意兩引言只言饒為善終下又所以足上善終以起下惠  
術觀政意乃一步緊一步法至惠術二句不可不知意方  
明惠術就接上句說惠字涉在政上了大旨饒為祭之末  
正是神人交關之際恩惠要緊處術自此起所以不可不  
行得不可不巧則惠而不流行不周遍饒已得惠之術了所以

可觀政。觀字屬下言。惠在餽中看出。而政又在惠上見出。夫祭有餽餘之禮。祭終而舉是餽者。祭之末時事也。饌其爲末。則于禮也完。而寓意也遠。是不可不知其義而慎行之也。是故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然則善餽之終當如祭之始。其是之謂也。夫餽曰善終。必其能以均惠也。是故古之君子曰。尸亦餽鬼神之餘也。夫以皇尸之尊。而亦餽鬼神之餘。則其下皆餽可知矣。夫祭惠均沾。節文終遂。其善終何如哉。然餽之所貴者均。而惠之所貴者亦均。卽此祭惠之均。而人君所以施惠于民之法術。已在此矣。夫餽餘之中。而寓施惠之法。則祭之所施。卽惠之所被。而餽便可以觀政矣。餽與政相通。君子安可以不知哉。

禮記說義纂言

卷之十八

七

按祭之末。指行餽時說。知字內有行之慎意。含惠均發。善終如始。泛說其是已。謂餽餘之禮。是亦善終之道也。引古語只以善終二字說。如始二字當畧。尸亦餽句。正明說終之善也。下一亦字。便見君臣上下貴賤在內。王侯初薦血毛。燔燎于鬼神。至薦熟時。尸乃食之。故曰尸亦餽鬼神之餘也。惠術句言餽以施于廟中之人。惠以施于國中之人。其理同也。自上之施處而言曰惠惠爲政之用。自上之觀處而言曰政。政爲術之體。

○是故尸饌

節

此足上餽法以明惠術也。施惠之象也。截上言餽爲施惠之象。而可以觀政。下明與施惠之象意。寬其可與政通也。

故舉諸侯祭禮以明之。此節正是惠術。蓋別貴賤而恩或阻。或恩偏而貴賤無等。這惠便無術了。又別貴賤。又人人偏及。何等有術。說音節

夫餽爲惠術。固可以觀政矣。而何以見之。蓋君餽尸。臣餽君。賤餽貴。下餽上。是餽禮所行。由君卿而至百官。每有所變。由四人以及百官。而人益衆。其每變也。貴者在先。賤者在後。固所以別貴賤之等。又貴者不重。賤者不虛。無不徧及。所以興施惠之象。蓋今日餽餘如此。而後日施惠予民。其象已露于此矣。是故諸侯者。餽以四簋之黍。可謂少矣。然而貴賤無不徧及。此見修舉施惠之禮于廟中也。蓋廟中雖祖考所居。有限之地。然廟中之人。卽同境內之人。廟中有貴而先餽者。是卽境內有君子。而恩當先施之象也。廟中有賤而后餽者。是卽境內有小人。而恩當並施之象也。然則餽之每變以衆。豈非所以興施惠之象乎。

禮記說義纂言

卷之十八

大

按四簋境內字。則君只指諸侯言。謾亦起也。尸尊。故異其詞。四人者。君與三卿也。諸侯之國有五大夫。此云六者。兼有采地助祭也。君子廟中事尸如君。則君爲臣禮。臣食尸餘。是臣食君祿。與大夫食君餘相似。故曰臣餽君之餘也。士上士也。數八人。士比大夫爲賤。故曰賤餽貴士。廟中餽訖而起。所司各執其禮樂之具。以出廟戶。陳于堂下。百官百執事之官也。進讀爲餽。百官餽訖。各徹其器而去。進徹是兩意。只重進字。徹字帶一說。



進徹之三字當連讀乃以次進食遂徹之也甚通士此百官則又爲上百官爲下未必有爵也故曰下饒上別貴賤兼君臣貴賤上下而言與上面貴賤字不同別貴賤象施惠雖兩承而實重象施惠上與施惠之象與字有味象字亦要着解以四簋黍二句緊接象施惠而足之天子之祭八簋諸侯六簋此言四簋畱二簋爲陽厭之祭故以四簋饒也簋以盛黍稷言黍則稷可知脩字中有黍惠均沾意境內之象句虛說謂廟中行禮有境內行政之象註施惠之禮四句是後一層非正註廟中者也

○祭者澤之大節

禮記說義集註卷之十八 辛  
此總論祭可以觀政而立教也首句澤之大是個見成的事含惠必及下在內觀政矣截上原祭可以觀夫政下推祭可以立夫教通文當云不特觀政雖立教之本亦不外是分言之澤之大句且虛論至由饒見之矣方實說民也以上是人君之施政如此至也以上言下民之知君政如此中間兩個是故疊說不平上屬君是正意下屬民是足上文意末着祭說由饒句方着祭說見其饒而可以知其政故曰可以觀政則澤之大自見爲物大矣亦且虛論順以備順字最重與下節順字應教之本與句是言祭以順爲教之本下泛言君子之教忠孝在盡道端義正是順也亦未涉祭上至下節祭其是與二句方打轉祭之順以備

物爲立教之本以見爲物之大也重平聲

夫廟中施惠之禮寓境內施惠之象如此此可見祭之有饒由尊及卑無不徧及究其氣象所以兼利萬物者此也祭之饒澤之小而與施惠之象則澤之大者也蓋觀大澤之所行乎是故上有發倉廩開府庫之大澤則布帛菽粟之惠必及下民顧上先而下後推恩有漸耳非曰積重于上而使下有凍餒之民也上焉施惠之必均如此故上有大澤則無位之民有位之夫人皆待于下流知惠之必將至于已也彼何由而知之哉蓋見夫饒餘之禮自貴及賤無不周徧則知惠澤之流亦自上及下無不沾被也所以知惠之必將至也夫惠澤者人君之所以爲政也今由饒

禮記說義集註卷之十八

辛

見之是由饒言爲澤之小而由惠言爲澤之大矣有大澤必有大政故斷之曰可以觀政矣夫祭之爲事不但行于鬼神而可以化乎民物所關不小也何也物有不備不可以祭以其祭之興舉品物無不備矣又且不徧不備而無違其禮順以備焉惟順而備則不陷親于非禮可謂孝道不越禮以犯分可謂忠道祭非教之本歟然則君子之所以爲教者豈有他哉郊則教諸臣以尊其君長內則教子孫以孝于其親二者教之大端也而未可幾也是故惟明君在上則諸臣服從惟崇事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然明君崇祀何以致之耶良由爲明君者全盡君道之當然而凡施之政事者無不得其宜崇事者全盡子道之當然而

凡施之禮節者無不當其則將見忠孝爲本然之良而又觀法有準故諸臣子孫應之而忠君孝親之教生矣明君在上四句虛盡道端義四字方實所謂立教之本所謂順也。

按祭者澤之大句根上文以象言作冒顧猶但也積重言所積多而不能散也夫人常說以有位言一云與考工記夫人能爲弓之夫人同猶言人人也亦通下流猶言下位首句祭卽餞之謂也夫澤竟是政了所以末句不說惠竟說可以觀政矣祭之爲物二句一說兩物字一樣作事字看與物當作興起乎物照下教字如服從順孝及下章十倫之見處無物不備皆所以興之也然

禮記說義纂言

卷之十八

却從無所不順得來無所不順乃是教之本處較註有理君子之教也三句是提出一個教來說明君以臨政言崇事以臨祭言明君崇事是盡道端義做成了的渾成者着身上看無工夫盡道端義是明君崇事做的事件着身上道理看此有工夫道卽爲君子之理以統體言義卽治民奉先之宜以節目言盡者渾全而無欠缺端者方正而無偏邪是必盡道端義于上而忠孝之教始生也一云明君崇事專主祭言君子外則有嚴上之祭以教民尊君內則有追養之祭以教民孝親不如此臨政臨祭說更自然社稷非內祭而文連宗廟者偶及之耳。

是故君子之事節

此節卽事君者以明立教在順也看來只是承上節要說出一個順字借事君一端之順以起祭之順爲教之本意是故君子之教三句只是就上節意思說出來作見成語非教之道也以前都是客詞只要引到君子之教也三句此三句又是要引起末二句以終上節之意時說俱云立教之本在盡道端義而盡道端義又在能絜矩以上節爲著其道此節身行爲探其本不知盡道端義已明言立教之本矣何待此節後爲探其本乎說個盡道端義兩節只一意註絜矩不必纏入

夫君子之教必生于盡道端義正身教者所謂順也觀君子事君之一端不可見乎是故君子之事君也欲上以道義使我則身行之以使下欲下以道義事我則身行之以事上如所不安于上則不以使下所惡于下則不以事上若以不忠不孝不順道義者責人而已乃不忠不孝是不順道義也則無本而不行矣事君且然況身教人忠孝者哉而君子之教可知矣是故君子教人以忠孝必由明君崇事盡道端義以爲之本則是道義無一毫不順而忠孝之教從此出矣由是觀之教不外乎順也今祭順禮備物則道義在是順以教忠孝者卽祭是已非教孝教忠之本乎我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祭爲立教之本其爲物不亦大哉

禮記說義纂言

卷之十八

按事君只比例說身行二字重看。下事使皆身行之也。以道義貫非教教字以事上使下言。下教字以忠孝言。卽此推之可見君子教人以忠孝必由於盡道端義以本之然則祭之時所謂順備者其卽此順之至也歟。離順別無教法也順之至與前順備順字一樣看教之本也已已者竭盡之詞也。

○夫祭有十倫焉 節

此見祭之所觀者淡也。倫猶義也。祭有十義言其所包者廣見顯著也。此所歷指者倫之名耳。十字俱指祭言。在道義倫等殺施別均序際字上發擲便得倫字意味。

夫祭有十者之倫義焉不可不知也。變化而有所通者。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八

神也。於祭見鬼神之道焉。嚴謹而有所守者。君臣也。於祭見君臣之義焉。父子慈孝有所順。於祭見父子之倫焉。貴賤名位有所差。於祭見貴賤之等焉。殺言乎遠近有間也。於祭見親疎之殺焉。施言乎恩惠有及也。於祭見爵賞之施焉。內外有所辨。曰別。於祭見夫婦之別焉。多寡有所一曰均。於祭見政事之均焉。先後有所次者序也。於祭見長幼之序焉。情意有所接者際也。於祭見上下之際焉。此十者皆義之脩也。故曰十倫。

按祭以鬼神為主。故首言鬼神之義。至於惠之道則祭之末也。故以上下之際終焉。鬼神父子親疎夫婦長幼五者內之倫也。君臣貴賤爵賞政事上下五者外之倫也。

也。

鋪筵設同凡 節

此明祭見鬼神之義也。鋪筵二句依神同其所。詔祝二句求神異其所。

蓋以鬼神之精氣無間。鋪筵設同凡以依神無形而依之於有形。鬼神之享否不測。正祭既祝告於室。明日又饗祭於祊。無方而求之於有方。是自始至終。恍惚與交。鬼神之道變化而有所通者。於是乎來格矣。此非交神明當然之道乎。

按人生則形體異。故夫婦之倫在於有別。歿則精氣無間。共設一几。故祝詞云。以某妃配也。証言同凡。屬同廟。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八

可知人道則貴別。神道則貴親。故葬則同穴。而祭則同几也。正祭時。祝官以祝辭告尸於室。謂灌鬯饌饔餼尸等事。明日。繹祭而出。廟門旁廣求神於門外之祊。詔祝於室。所以求神於陰。而出於祊。所以交明於陽。主陰陽之道言之。則曰鬼神主幽顯之分言之。則曰神明其實一也。

君迎牲 節

此明祭見君臣之義也。尸者神之象。君者人之主。廟門之外。以人道爲尚。廟門之內。以神道爲尚。全重羣廟門外二句在辨別名分上見出。故曰義。

凡迎禮必出門。君出門迎牲而不迎尸。非重牲而輕尸也。

正所以別相似之嫌以定分也何也尸雖為神象然未入廟門猶疑是臣必既入廟門則全於君而尊之如君父矣君固當尊尸然在廟門外猶疑是君入廟門則全於臣全於子矣夫在廟門外君為君也尸為臣也若出門迎尸是以君迎臣矣是故不出者所以別以君迎臣之嫌而使君尊臣卑之義秩然而不紊也夫是之謂見君臣之義。

按別嫌句且虛下面方說破尸本是臣在廟則尊若未入廟則其尊未伸人君之尊出廟門則伸尸在廟則君父道全云全君不云全父者此本明君臣故畧於全父也前嫌字從兩疑字生以疑於君之人而迎疑於臣之尸本是臣子迎君父而反是君迎臣矣豈不可嫌為其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八

重

有君臣之疑所以別其嫌也既曰嫌又曰疑疑固未重於嫌而嫌亦疑之所積也。

### 夫祭之道 節

此明祭見父子之倫也首二句言立尸如此倫在生順歿安上見出十倫皆倫也正於父子言倫者有父子之倫然後有宗廟之祭則祭之倫本於父子而已故止於父子言倫行音杭

孫為王父尸取昭穆之同也於主祭者為猶子是子行也子行卑今反南面而坐伯叔父尊今反北面而事之蓋以猶子為尸是象父之尊矣伯叔父主祭是居人子之職矣故降已之尊而以子道自持伸尸之尊而以父道事之所

明子事父之道當如是也。

按祭祖皆用孫列取於同姓之適孫也古人祭祀用尸極有深意蓋人之精氣既散孝子求神而祭無尸則不饗無主則不依魂氣必求其類而依之人與人既為類骨肉又為一家之類已與尸各既以潔齊至誠相通以此求神宜其饗之所以明子事父句緊接北面而事句說一云照註欲子知盡父子之道泛言此禮之行乃是敬天下人子以子事父之道非只指子行而言可從天子諸侯之祭朝事延尸於戶外是以有北面事尸之禮少牢特牲尸皆在室之與主人西面事之無北面之文

### 尸飲五 節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八

重

此明祭見貴賤之等也此言上公宗廟九獻之禮君必卿等者以賓禮隆助祭之人也尸飲等句不重為獻之先後設耳明貴賤在獻之先後爵之重輕上見卿之德隆而貴故獻以玉爵大夫之德教而賤故獻以瑤爵至於士則德卑尤賤故獻以散爵而已不言洗者畧之也以齒帶言之尊卑即貴賤無二義也此等字在辨品級上見

彼上公之祭尸飲朝踐二饋食二主人酌酒一合為飲五此時君洗玉爵以獻卿非以玉爵為貴乎獻卿後尸又飲主婦酌爵一賓長獻爵一合飲五為飲七此時君以瑤爵獻大夫非以瑤爵為貴乎獻大夫後尸又飲長賓酌爵一長兄弟加爵一合飲七為飲九此時君以散爵獻士及羣

有司凡此卿大夫士及羣有司同爵則長者先飲幼者後飲皆以齒爲序焉夫以獻之序而言則尊先而卑後以獻之爵而言則尊重而卑輕是獻酬之間而卑高之分以秩矣故曰明尊卑之等凡觴皆謂之爵此言玉爵瑤爵正謂一升之爵耳言散爵卽五升之散也散上聲

按凡獻尸有飲者有不飲者如裸獻二此不飲者也侯伯七獻尸飲三子男五獻尸飲一此尸飲五則據上公而言前言進徹之百官所謂羣有司也

### 夫祭有昭穆

節

此明祭見親疎之殺也無亂也分上以理言下以事言先論昭穆之禮正是起太廟之事也當以助祭子孫主生者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八

言如中庸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兼神人說未是王制三昭三穆神之昭穆也此言羣昭羣穆人之昭穆也末句承有事句說來有隆然後有殺此從極重邊漸漸減去故曰殺

夫同姓子孫助祭必有昭穆者何也父行爲昭子行爲穆而其間世有遠近齒有長幼於是乎情有親疎皆以之別其序而無亂也是故當大禘而有事於太廟凡子孫之爲昭穆者無不在不失其倫謂昭列於左穆列於右而昭穆之中又得其序也此之謂親疎之殺者蓋以情爲主親者隆而疎者漸殺也

按昭穆皆謂生者昭穆而其原則出於死者故諸說以

首句昭穆及下羣昭穆兼神人說大禘於太廟惟太祖之位東向自如其羣廟之主入有居北牖下南面而爲昭者其子孫之在昭列者亦名曰昭有居南牖下北面而爲穆者其子孫之在穆列者亦名曰穆是祭有昭穆也父子遠近長幼親疎不平以父子作總父子以倫言遠近以世言長幼以齒言俱根父子來親疎統三者以情言如父爲昭則子爲穆而孫又爲昭明父子也一世昭則二世爲穆而三世又爲昭明遠近也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明長幼也世近則情親世遠則情疎明親疎也四者有序故曰無亂禘祭太廟則衆廟尸主如高曾祖禘以及不毀之廟羣主皆升而配享於此凡同宗父子如子姪兄弟以及不毀之親皆在而助祭於此斯時也歿者生者左昭各爲一色右穆各爲一色故羣昭羣穆咸在若餘廟惟尸主及所出之廟子孫來耳故以大禘兼羣昭羣穆言此之謂親疎之殺亦合神與人言以情之或親或疎皆昭然於太廟之中也是說諸講多同備錄於此

### 古者明君

節

此明祭見爵賞之施也明君主諸侯言專也以簡從言賜爵祿於廟之義是虛論其理後方著祭說正是賜爵祿於廟之實正言其事末句亦承後說再拜三叩言施爵祿而連及受者之禮不重此在廟宇上見禮曰施

古者明君於有德有功者爵祿雖出於人君而頒賜必於太廟正以爵祿之權皆先祖之所貽也今行於太廟示有所稟命而不敢專之義耳惟其不敢專故祭之日爲上公者行一獻之禮卑君降立於阼階之南南鄉就君位也所命之人北而處臣位也史由君右執策命之重君命也所命之人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釋奠於其廟榮君賜而告之祖考也夫以一獻間而舉勸士之典如此則祭所以報本反始而實見爵賞之施矣

合當爲釋

按爵者錫之以名有德者必有名祿者錫之以利有德者必有利爵有德祿有功亦從其類也示不敢專顯其爲神賜而非君所得專意一獻非初祿朝踐饋食之一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八

圭

獻必爲一醕尸者以一醕尸之前皆承奉鬼神未暇策命此一獻則尸飲五君獻卿之時也尸食已畢始可行爵祿君降立者君自堂上而降下也史掌策書者策則書所命之事也地道尊右命之於廟則雖君命實祖命也史由君右執策命之所謂詔辭自右是也上言執策下言受書互相備也一獻始命者以祭爲先也始獻卽發賜不俟獻終者以賞爲重也若天子命羣臣則不因常祭之時特假於廟再拜稽首指受書之卿大夫言非時而祭曰質告以受君之命也施爵賞者必於太廟示其不敢專固所以明父祖之尊受爵祿者舍奠於家廟示其有歸美又所以明父祖之賢明乎父祖之尊則天

下之所敬明乎父祖之賢則天下之所遜故曰爵賞之施

君卷冕立於阼 節

此明祭見夫婦之別也全在首二句末三句中間執校執鐙二句起授受不相襲句執柄執足起酢必異爵句此在同中求異上見出故曰別

校音效 鐙音登

君卷冕立於阼夫人副褱立於東房其待事而立有常位矣夫人薦豆執校執醴者受之則執鐙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之則執足豈惟與執醴相授受爲然雖夫婦之自相授受亦嘗襲其執器之處也不惟與尸相酢爲然雖夫婦之自相酢亦必易爵更酌也是則一廟祭間而序立異其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八

圭

位授受異其處相酢異其爵如此夫婦之別不於是明矣按禮器言夫人在房而東酌壘尊則在房者西房也而此言副褱立於東房蓋夫人貴乎從夫又貴乎辨位從夫則立之東所以待其將有事辨位則卽於西所以動而行事也副褱上公夫人首飾也校豆中央直者初執醴之人酌醴以授夫人必執豆以授夫人獻與薦皆此人所掌故也鐙豆之下跗也尸酢夫人在旅酬時爵形如雀柄其尾也足爵足也此男女之別也不但男女雖夫婦相授受亦如之夫婦所授受者雖不止豆與爵而其禮則不異也酢必易爵如主婦洗爵而致於主人則主人更爵以酌而酢主人洗爵而致於主婦則主婦更

爵以酌而酢男子不承婦人爵也

○凡為俎者 節

此明祭見政事之均也。倭餘之後，又有頒俎、頒俎以頒助祭之人，凡為俎之功，立是推俎之達於政功之所，以立至必均也。是原政之本於均，俎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已含均字，意惠均三句，自惠均層疊順說下來，下二句由功立原轉倒說上去，只一意耳。善為政虛講如此，打轉惠均而政行，事成功立，上大旨治國平天下的法術都在一均內。均的工夫最難，把廟中分俎做個均的樣子，直到功立纔完得個惠均惠之均，如此俎之均，故曰均。重平聲凡祭盛於俎者，以骨為主，蓋俎則奇數屬陽，以骨之陽也。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八

三

皆有貴賤歷代所尚不同，殷尚實，實憚之厚，周尚文，貴肩之顯，然肩在前而憚在後，周之所貴是前貴於後也。然是組本以事神為主，至祭畢而頒俎，則祭惠有以及人是祭必有俎，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然惠不徒施而施必欲其均，故卿大夫貴者也，則取牲體之肩，百官沃盥賤者也，則取牲體之髀，然貴者惟所取之貴耳，未嘗以貴而有餘賤者，惟所取之賤耳，未嘗以賤而不足，所以示自上及下無不均之惠也。吾知施惠之禮，既脩舉於廟中，則施惠之政必徧及於境內，凡利用厚生之政，自上達下，畧無壅滯而政行矣。政所以集事也，政行則用無不足，生無不遂，自細至鉅無不就緒而事成矣。事所以收功也，事成則衣食足。

而知禮節以底雍熙之化，無非成效，而功立矣。至於功立方見惠之徧及也，然功之所以立，不可不知其故也。正由頒祭俎以明祭惠之必均，然後推之於政而臻於功之立也。夫祭惠之關於政如此，此豈庸君之所能哉？必善為政者，明足以見仁，足以與方，能因祭惠之均而推之政行事成功立如此也。此句最可想像，夫祭祀之禮不過一頒俎間而政行事成功立，由此而基，則豈非見政事之均乎？

一說只重均字，示均以上，在惠上說均惠均以下，在政上說均政行事成功立，只完得一個惠均均之一字，正治天下之妙術，故觀於功之立而不可不知其所以然也。可見俎者非特明祭之有惠，乃所以明惠之必均，雖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八

重

稱極善為政，別無他法，不過如此惠均而已。如此二字，緊根惠均說得融洽有理，貴者賤者只以臣言若兼君則惠字說不去，政事功皆是上入底政事之均事字，在上文政字中不與事成事字同。

凡賜爵昭為一 節

此明祭見長幼之序也。賜爵兼同姓異姓言，是旅酬時賜助祭者之酒也。此句提起看，昭穆齒同姓之長幼有序，羣有司齒異姓之長幼有序，末句總頂長者爵先幼者爵後是長幼有序也。此在先後次第間見出故曰序。

凡賜助祭者爵同姓昭為一穆為一，固矣。而受爵之序則昭與昭齒穆與穆齒齒異姓凡羣有司皆以齒長者在先，少



者在後也。一旅酬而長幼不亂。此之謂長幼有序也。

○夫祭有昇輝 節

此明祭見上下之際也。大旨祭之有俎固已見惠均矣。然未足以盡惠下之道。以至至尊之尸。而昇至賤之吏。然後見惠下也。此政事之均。與上下之際。所以爲異處細分之。首二句言祭有惠下之道。唯有德之君三句。是言能惠下者。歸之賢君也。昇之爲言至昇之。詳言祭俎施惠於民。申上文有德之君三句。上說明仁兩句。下只說明君在上。可見惠下之君。以察利病爲先。際交接也。上下分不相接。而情常相接。故曰際。易曰天道下際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董子曰天人相與之際。此際之幾也。

禮記說義纂言 卷之十八

十一

夫祭之未着皇尸以祭俎之惠。昇於輝胞翟闔之禮。豈徒然哉。亦以見人君在上。當于惠下民。而惠下之道所寓也。然此惠下之道。豈庸君之所能行哉。惟有德之君乃能行此。夫有德何以能行也。蓋下之情最難。以上達有德必明。明則民之休戚利病。幽微畢照矣。上之思最難。以下施有德則仁。仁者公溥無私。凡可利民者。無不施焉。下之道難。行如此。而昇輝胞翟闔者。如何。何則。下之道難。蓋昇之爲言與也。能以其已之有餘。昇之下者也。此時不私。最難。况輝胞翟闔至賤尸。又君父之至尊。以至尊既祭之。未不忘至賤。而以其餘昇之。夫尸有君之象。四守有民之象。廟中之禮。尊不忘賤。則四境之內。君可忘民乎。故曰

惠下之道也。是故明君在上。卽有德之君。明足見而仁足與者。制田里而薄稅斂。則境內之民。無凍餒者矣。所謂能行惠下之道。以此。夫上下之分懸矣。而膏澤下流。情意流通。君與民之情相交接矣。然於祭昇輝胞翟闔者。見之。故曰祭見上下之際。

禮記說義纂言 卷之十八

十一

按有德是仁。知渾成者。仁知其目也。足以二字要玩。尚未到惠下實際。不可容易看。此三句是言施惠之難。以起下文二之字。指民說。輝周禮作輶。謂輝磔皮革之官。甲吏主牲體之官。翟謂教羽舞者。闔者主守門尸至尊。而必昇至賤之吏。人君忘至尊而惠必徧於境內。卽此意也。上下指明君與民言。尸與賤吏不在中。助祭則羣有司賤於族姓。而輝胞翟闔又賤於羣有司。又云秋官掌戮。罍者使守門。剡者使守闔。宮者使守官。刑者使守閭。髡者使守積。先王無絕人之心。刑人未嘗不用也。

凡祭有四時 四節

此列四時之祭。而重其義於禘嘗也。首節總舉四祭之名。二節在四祭中。抽出禘嘗之重。三節推到行政上去。此却不重。只要重末節耳。惟義重故足以治國。惟足以治國則不可不知。

凡祭有四時 節

天子諸侯之祭。有四時焉。春物未成。祭品鮮薄。故名曰祈。夏物稍成。依時次第而舉。故名曰禘。秋物成而當嘗。故名曰嘗。

曰嘗冬物衆而祭盛故名曰烝是宗廟之祭酌夫時而祭之因時以異如此

酌音藥

### 酌禘陽義也 節

酌禘何爲也春夏陽氣發散親與物而偕來故怵惕心生順陽義也嘗烝何爲也秋冬陽氣斂肅親與物而偕往故怵惕心生順陰氣也然酌禘固皆陽義而禘之繼酌而舉者又特爲陽之盛蓋陽道常饒饒則於夏始爲盛禘舉於此時豈不爲陽之盛耶嘗烝固皆陰義而嘗之先烝而行者又特爲陰之盛蓋陰道常乏乏則於秋已爲盛而嘗舉於此時豈不爲陰之盛耶惟其爲陽之盛故報本反始以迎其來者莫重於禘惟其爲陰之盛故報本反始以送其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八

重

往者莫重於嘗也故曰莫重於禘嘗

按陽義陰義當與祭義首節參看若只於時之陰陽上有何意味酌禘之祭其用物薄主於灌獻則順乎陽陽於春夏爲用也嘗烝之祭其用物多主於饋食順乎陰陰於秋冬爲用也然言其盛止於禘嘗而不及酌烝者蓋陽達於春物方蠢動陰終於秋物已退藏故古之君子其言郊社則以禘嘗對之亦舉其盛者耳盛字在義上看重字在行祭上看

### 古者於禘也 節

此言人君政令與時偕行亦若祭之順陰陽正發禘嘗之重急下獨以嘗祭之政證之也嘗之曰三句証嘗之出因

也草艾則畧三句証嘗之發秋政也大旨要舉陽政傷者因陽來而舉之禘祭要舉陰政傷者因陰往而舉之嘗祭只是要人心知陽義而榮施知陰義而兢惕一分

文與

禘嘗既重所以古者行政必於其時爵命之者也服勝於陰者也皆屬陽於禘之時感陽而動其仁故發賜以明吾之仁亦如因怵惕而禘也田邑制於地者也秋政刑罰也皆屬陰於嘗之時感陰而動其義故出發以明吾之義亦如因悽愴而嘗也又引記言以証出田邑發秋政之實公室亦與臣者田邑公室一類也公室可發田邑獨不可發乎草可艾則發秋政而用畧刑夫草可艾正嘗之時非已發秋政乎蓋古記言可証也嘗政既有徵而禘行不可例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八

重

見乎

按古者指夏殷時禮爵命之者即書命曰天命之義服勝於陰所以致煖而克陰也田邑出祿以食人制於地者也刑以正罪而勝於陰詳看則順陰陽之義自見引古記以証嘗祭而禘祭之發爵賜服可知常說禘順陽義人皆知之嘗則賞罰並行恐人致疑故引以爲徵此太費轉折刑有五畧最輕以始刑故用輕者草艾二句反覆之詞乃記全文也代天爵人故於禘分地與人故於嘗天地間陽可過陰不可過仁可過義不可過此刑賞並行不害其爲順陰陽也

### 故曰禘嘗之義 節

此承上言禘嘗之義足以治國。人君當知之也。首三句作頭虛論。下方實言之。爲臣不全以上。明人君當明其義。以臣形君。只重責其義於君意。莫敢不敬以上。見知義者足以治國。所謂明其義而全君道者也。是故君子之祭至其義故也。數句輕只屬莫敢不敬一邊。其德薄至末。言不知義者不足以治國。所謂不明其義而君人不全也。反正相形。治國之本不可不知了。然矣。大旨重義章二字。卽所謂能明其義也。此章自德盛志厚來。而身親莅。又所以將德志也。蓋德志卽治國之仁孝。於祭時追思其原本之仁孝。則上之本心見。而境內子孫之本心亦見。此仁孝發頭。最真處。故不可不知。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八

孝

承上言禘嘗之義。不惟事親又能立政。可謂大矣。卽此爲治國之本。蓋報本反始之典。實爲化導境內之機。旣爲治國之本。人君當反諸心。而窮其義之所以然。形諸祭而表其義之所當然。不可不知也。何以見其當知也。蓋知其禘嘗之義而明之者存乎君。能禘嘗中之事則在於臣。君若不明其義。卽失主祭之道。而君人不全。臣若不能其事。則失助祭之道。而爲臣不全。夫君當明其義。非如臣之但能其事而已。何以見義之大。而爲治國之本也。是義非他人。心中有悖本反始之志。而患其不遂。禘嘗舉而義已行。則有以極其報反之心。而欲爲者以成義。則所以濟之也。人生中有仁孝之德。而患其不達。禘嘗舉而義以行。則有以

昭其尊祖親禰之念。而當爲者以顯義。則所以使諸德之發也。是義必出於志與德。則明義亦必始於志與德。苟入君仁孝之德。具於我者。淵乎其深遠。而德旣盛矣。則孝享之念發於心者。肫乎其懇至。而志亦厚焉。志厚則享祀之典。因時而舉。禘行於夏。嘗行於秋。而陰陽之義章矣。旣德盛志厚而義章。則是能明其義矣。由是而祭。必致如在之誠。而敬祭焉。旣敬。吾知報反人心所同。則四境之爲子孫者。皆春秋祭祀。服從聽速。莫敢不敬矣。禘嘗之義。豈非治國之本。而所以爲大者乎。惟其大。故君子之祭。必身親莅之。所以立感化人心之本。有故則使人代攝可也。雖使人也。而君不失其仁孝之義者。由君先能明其義之在濟。德故也。故曰明其義者君也。若德不盛。志不厚。其感於時者輕。則義不章於其祭。而義疑矣。於此求祭。則雖親莅而欲使境內之必敬也。不可得已。祭而不敬。則無以感化境內。而不足爲民父母矣。此正不明其義。而君人不全也。夫知之則君道全。不知則君道失。信乎爲治國之本也。人君可以不知哉。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八

義

按義字卽上文陰盛陽盛之義也。前言義重。只以祭言。此言義大。又以治國言。上言行政在禘嘗之外。此言治國在禘嘗之內。又進了一步。治國含下化導境內意。不知無以治國。故曰不可不知。不可不三字。最緊指君說。知非徒知有行義在內。明義是正義能事帶說。不全猶

未盡也。義之前說德志，是要引到義上。義章之後說祭，敬是要到子孫化上。所重只在義章子孫化耳。志以心言，尊祖親禰是也。德以理言，仁孝誠敬是也。夫義至莫敢不敬矣。未著人君身上，是故至故也。纔說人君能明義，則自祭攝祭皆善，合著祭敬而化民之意。子孫對父祖而言，非下文父母之對也。大宗伯若王不與則攝位，蓋禮固所以爲義，義又可以起禮，有故則使人義之所可故也。代之雖行其事，使之則本乎義，君不失其義，謂君雖不親祭，禮無關於君德，不損君明其義故也。君子之祭六句，總是祭敬對下求祭一句看。君明其義故也，對下德薄志輕義疑看。君不失其義，指所使之人亦能致敬而使君不失其義也。明其義從知字生，義章從明字生，疑於其義又從章字生。明生於知，章生於明，疑生於章。此作記字法，祭使必敬，祭是親莅，使是使人使之必敬，使字不著力，與使人使字不同。其德薄以下反收之耳。

夫鼎有銘

八節

此詳鼎銘之義也。鼎，祭器也。故以鼎銘附於祭統末。首節至後世者也。以上泛言立銘之義，賢者能之以上，歸諸有德之人。二節申立銘之義，三節申賢者能之之實，四節至七節皆引孔悝之銘以証之也。八節如此以上，復總敘上以下則因以成人之妄爲也。

夫鼎有銘

節

夫鼎有銘，且先提出個銘自名。蓋虛解銘之義。下句又申明其自名之義也。玩以字自見爲先祖者五句，不重只要敘起惟賢者句。此賢字指孝子說。孝子自成其名爲人所共賢者。然後人推本其賢，此自名之旨。夫器之重者莫如鼎，言之重者莫如銘。而鼎之有銘，其義何如？蓋銘者，所自成其顯揚先祖之名也。然雖爲自名，實以稱揚先祖而明著於後世。今聞爲之無窮也。銘之立如此，蓋爲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諱其惡而稱其美者。孝子孝孫光昭先祖之心也。夫惟賢者於先，能知知而能傳，而已得次於下。此銘之所以能立也。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八

畢

按古人刀劍戶牖几杖盥鑑皆有銘。如湯之盤，周之壺，晉公之鐘，以至王之大常，廟之金人之類，不獨鼎有銘也。自名謂已能立身揚名，以顯其先也。能自揚名，則國人稱願曰：幸哉有子如此。故可銘也。若身陷不義而無令名，雖銘人誰信之？爲先祖者以下承先祖之美來見銘之，未可易舉也。有美有惡，先祖非一人，不能皆美。孔悝銘惟莊成文，而其餘不銘，可見孝子孝孫之心以愛祖考言。此正非常人可能故曰：惟賢者能之。賢者正孝子孝孫也。上句引起下句。

銘者論其

節

銘者一讀論誤至者也。通爲一句，是詳釋立銘之義。下歷

賢立銘之善。自成其名。已含有崇孝順教之意。孝是從顯揚先祖上見之。不是明其意順教做此。未效其所為。效先祖之德美勳勞也。說與孫同此音

銘非徒然也。先祖有德善之備。諸身者。有功烈勳勞之及於物者。有慶賞名聲之榮於時者。數者列於天下矣。然懼其久而遂泯也。銘之道。主於論其美。酌量其輕重大小之次。而鐫刻於鼎彝祭器之上。自成顯揚先祖之名。以奉祀於宗廟。祭祀間也。銘之為義如此。夫顯揚先祖。則先德不忘。而繼述之孝以彰。非崇孝乎。以已名而列於先祖之下。則後先相承。而尊卑之禮無違。非順乎。且使後世子孫亦效先祖所為。則作銘可訓後世。非教乎。一銘而三善集。禮記說義纂言卷之十人

鼎之有銘也。豈徒哉。

按得於心為德。具於身為善。與事之謂功。成事之謂烈。王功曰勳。民功曰勞。君待以禮曰慶。錫以物曰賞。得於已為名。聞於人為聲。德差當前。首重可知。然慶賞聲名。又從上六字生。此先祖之生前昭列於天下者。

夫銘者壹稱 節

此節上下皆得虛提。言銘有皆得之好處。是故三句。即人之觀銘者以見之。既美句見上之得也。又美句見下之得也。為之以下。申言所為之可美。正是惟賢能之也。於所為陽詳者。以所稱已見上節也。夫銘之作。所以稱揚先祖之美也。一稱揚間。不惟先祖之

美得以不晦。下焉已身之賢。亦以自顯矣。豈非上下之皆得乎。故君子之觀於銘者。既美其所稱德善功烈之美矣。又美其為是銘之子孫焉。夫其所以為銘。何為而可美也。美其明而識見弗昧。能知祖考之可以銘也。美其仁而功德及民。足以致君之與已銘也。美其知明處當。足以利已之次名。附青雲而施後世也。合是三者。可謂賢矣。然此就觀銘者說耳。彼為銘者。但稱揚先祖。何嘗以是為言也哉。賢而勿伐。而一出於尊祖敬宗之心。可謂恭矣。既賢且恭。此所以可美也。合觀而惟賢者能之見矣。

按一稱皆得言止於一番稱揚。而上下俱有益也。上謂先祖。下謂已身。所稱在祖考之善上看。所為在不誣祖考之實上看。善在先祖而吾弗知。則耳目之所睹記。謂何。其所蔽者大矣。故足見言明。然亦有明知其善而後嗣弗類。今名終弗歸焉。則家聲之隕。實由不仁。故足與言仁。知足利句。嘗依註謂利已之得次名於下看。一利字未免有心。孝便未純。一云。明見之仁與之矣。而識見有所未到。則欲揚其美。又著其惡。使先祖未受美名之利。而先受惡名之害。皆由不知。故足利言知。此又一見

故衛孔悝 五節

此下四節。備書衛孔悝之鼎銘。而末節斷之。見誣銘之不可賢而可恥也。六月至彝鼎。通是銘辭。首末句是記者引事之語。觀其乃祖考。則銘之稱揚先祖可見。觀其曰拜稽首

則自成其名可見觀其曰施於烝彝則銘之明著後世可見  
見前音亦音與諸同  
慶平聲解諸辭

### 故衛孔悝 四節

此下四節因孔悝鼎銘以証上文不觀之衛孔悝乎其銘  
詞曰六月丁亥莊公至太廟因禘祭而賜之銘蓋德悝之  
立已故褒顯其先祖也莊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我成  
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於漢陽又即宮於宗周奔走無射  
此二大事者皆莊叔之功也莊叔餘功流於後世又能開  
助我獻公使獻公雖有奔齊之事而亦得反國是時汝祖  
成叔事獻公於是獻公乃命成叔纂繼乃祖莊叔服行之  
事也莊叔奔走無射成叔纂乃祖服所謂舊者欲也乃考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八

聖

文叔又能興而起之如作率卿士而臣僚有倡躬恤衛國  
而百姓在念其勤公家夙夜不懈而公事就理所謂興舊  
者欲也於是民咸曰休哉有臣如此是國之光而民之福  
矣三叔之功如此於是公曰叔舅予汝銘汝其纂乃考服  
於是悝拜稽首曰對答揚舉用吾君殷勤重大之命施勒  
於烝祭之彝尊及鼎鼎銘之詞止此此衛孔悝之鼎銘也  
按周六月夏四月也此禘祭時莊公衛侯剛賸也孔悝  
衛大夫周禮異姓之臣稱伯叔舅悝本莊公之甥以悝  
年幼故策書云叔舅也哀公十五年剛賸得罪於父靈  
公見逐失國剛賸舍孔氏之外圃適伯姬氏迫孔悝於  
圃適盟之遂劫以登臺於是得國剛賸感德欲報故歷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八

聖

適衛孔悝之先世也諸侯命臣在於祭日莊叔衛大夫  
謚為莊悝七世祖名孔達成公衛侯文公子名鄭謚為  
成僖公二十八年成公為晉文公所伐失國而奔楚是  
為漢陽之難其年反國又坐殺弟叔武晉人執之歸於  
京師實諸深室是為宗周之宮周既去鎬京猶名王城  
為宗周也隨從也即就也此二事皆成公之忠難莊叔  
隨之即之則奔走於患難而無厭倦矣莊叔之功如此  
獻公衛侯謚為獻成公之曾孫名衍成叔衛大夫謚為  
成莊叔之孫名烝錡獻公立十八年為孫林父甯殖所  
逐出奔齊是獻公亦失國也啓右獻公非特啟導而又  
佑助之言莊叔餘功流於成叔使獻公亦得反國也成  
叔時事獻公故公命其繼汝祖莊叔服行舊事欲其忠  
如孔達也文叔衛大夫謚為文成叔曾孫名孔達之父  
也舊者欲言其先世以愛君憂國為舊欲也舊者起  
而倡率之也慶作卿作士愛民勤政作三項看俱接興  
舊者欲說民咸曰休哉通承上三叔而言言功德休美  
也子女銘言子女銘三叔也若亦女也纂乃考服從纂  
乃祖服來欲其忠如文子也對答不墮君命也揚舉不  
隱君賜也施於句正對揚也殷勤大命謂上文莊叔成  
叔至文叔也周禮司勳凡有功者勳於烝祭之彝尊及  
鼎彝裸器鼎烹器二器皆有銘首尾獨言鼎者舉重以  
該之也 鍾音鍾

按左傳成公雖有其事而傳載隨難卽宮者非孔達獻公反國亦非成叔之功夫身爲匪類而先世又無功德可稱居之爲非據莊公依禮寵銘不過靜國人以自固耳皆君子所淡恥而羞稱乃以爲美而引爲鼎彝之法其何以重訓哉

古之君子論誤 節

此承孔惺之銘而泛論古人立銘之義作三項平看下是一銘而三善備也但意重在重國家邊蓋揚先比身上已言之此又推到國家上蓋勳在彝鼎則國有世臣有賢臣而後有銘豈不重其國家推到重國家上見此銘不惟孝親益身而又有利於君意如此以前一氣讀承上起下作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人

畢

過文以後反收前數節從此看來後世爲人子孫而可以不重銘乎無美而稱之則誣而不足取信於人也。有善而不知則其明不足以見之也。知而弗傳則其仁不足以與之也。此三者皆爲君子之所恥也。

昔者周公旦 節

此引周公一段明周公之勳子孫纂之特重於餘國亦光揚事此王室之銘也重祭以上魯得重祭之由嘗禘是也以上祭之用大禮也天子之樂也以上祭之用大樂也康周公以下總見禮樂所以爲尊魯意命之者成王而兼言

康王者以成王之志而康王又能繼之也

昔者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周公既歿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此天子之禮也行禮必用樂夫大嘗禘時堂上歌清廟以象文德堂下管象武以象武功舞大武以彰征伐舞大夏以彰制作此天子之樂也而魯諸侯之國用之蓋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夫有非常之勳者必有非常之報周公有人臣所不能爲之德故可以當人臣所不敢行之祭於是子孫纂之至於今不廢天子之禮樂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魯國也不然祖德不明子孫懼焉豈敢僭爲也哉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人

畢

按郊社以祭天地故爲外嘗禘以祭祖考故爲內曲禮曰外事用剛日然不謂郊內事用柔日然不謂社而此以郊社爲外祭何也以天地爲大故郊對社不可以內外言其祭以神人爲別故嘗禘對郊社或可以內外言然禘爲五年之大祭嘗爲四時之祭亦謂之大者以天子所賜禮樂比諸侯尤隆也清廟詩維清緝熙文明之典是也象詩武頌言勝殷遏亂是也清廟與象皆文王樂章人歌之故升堂管播之故在堂下朱子盾之色赤也玉戚斧飾以山也此象武之舞所執爵猶列也大夏禹樂文舞也執羽籥文武之舞皆八列蓋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所以應八卦故每又用八人合而爲六十



四焉則重卦之象也鮮武子見也康彖崇之義不廢不廢此禮樂也德即勳勞事即舞也國指魯國說又云此因孔悝事而稱勳勞言周公之勳勞與悝不同而禮樂之賜又與悝銘不同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八

聖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九

陝西涇陽楊梧鳳閣

兄楠龍棟

姪昌齡三開

紹齡七來

男延齡九如

孫惺慧益較

○經解

按經謂六經解者釋經之辭也此篇首言六經其後或言德政或言禮不盡解經然以經解名篇蓋取首節以爲名爾又云解者分析之名分析經教不同故云經解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九

六經之教雖異總以禮爲本故記者錄入於禮

孔子曰入其國節

此明六經之教而歸其功於漢得見上人當謹於教以作人也這教乃是風教是一國之所傳習者首句作頭下文凡兩段都是發此句之意詩之失思六句原輕只作過文起下漢得耳不可作一段看愚誣等弊皆是高明賢智之過要之只是學問未漢若以我之聰明智慧而用功一漢自能以禮義而變化氣質六者皆得其中矣直到中的地步纔叫道漢於經則學問是第一緊要事

孔子曰入其國見其人則知此國之君以此經教其人也蓋教行而爲化化成而爲德其爲人也溫如春陽柔能婉

順敦而篤實厚不佻薄蓋詩本性情優游諷詠詞不迫切而意已獨至故得其教者使德性之中和如斯耳疏通而見理透徹知遠而考古閑淡蓋書記載古今事理灼然昭著故得其教者使知識之通達若斯耳廣焉而心胷寬大博焉而規模宏闊易而平易良而善良蓋樂同天地之和其聲容器物甚為廣博而其大要則以消融滂滌使人心境平易歸乎善良如斯則樂教行也繁而不留汚靜而不妄動以制行言精而純一不雜微而涵藏不露以致知言蓋易發天地之蘊故能使人洗心凝神研幾極隱如斯則易教行也恭而謙遜儉而節制貌矜而莊心一而敬蓋禮有定體乃制心檢身之要故能使人如此言語文字之間

禮記說義纂言卷之十九

二

聯屬其不一之詞而紛紜以定比合其兩在之事而可否愈明蓋春秋有定裁為彰善癉惡之準故能使人如此凡此皆六經之教所自有者也然而淺深異焉淳厚者未必深察情偽則失於自用而愚矣通達者未必篤確誠實則失於無實而誣矣寬厚者未必嚴立繩檢則失於好大而吝矣沉潛思索多隱辟而害道故易之失賊務為恭儉多忘其本而事彌文未免過當故禮之失煩褒貶易紊是非而或取禍故春秋之失亂是豈六經之不善哉治經者之淺而無所得也若其為人也溫柔敦厚矣而又能通達事變不失之愚此必於詩之教得之者最淺也疏通知遠矣而又能事皆誠實不失之誣此必於書之教得之者最淺

也廣博易良而不奢能約於規矩準繩中則得於樂教者淡潔靜精微而不賊不事穿鑿而害乎道則得於易教者淡以至恭儉莊敬而能協於中正不失於煩非淡於禮者能如是乎屬詞比事而能本乎理之是非於大義一無所乖不失之亂非淡於春秋者能如是乎蓋學經之法妙在契以精神敦以實踐沉潛反覆而得夫作者之精意故曰淡也夫觀人可知教而教之淺深亦從此可知焉故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上之人可不慎乎

按入其國其教可知虛論且不可說出人之德及六經來人指國人溫柔敦厚等每句四字平獨疏通知遠是兩件屬辭比事是聯說愚誣奢賦煩亂要看得與溫柔敦厚等相似都是太過之弊也愚如所謂告以井有人焉而從之者也誣如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者是也器物聲容之美盛或流於侈靡揆索大道之幽淡或害於心思儀文煩縟或煩勞而使人厭義例參差或禁亂而使人惑六經之道無失也其失者以上無涵育薰陶之化下無深造自得之功卽日取章句而誦讀之到底於身心何裨要知三段總是一意在首段已完全了不必謂下面有失遂當淺看凡此六者言周道雖衰而諸國猶有如此者亦文武之遺風餘烈也

禮記說義纂言卷之十九

三

天子者與天地參 節

此言天子德盛而養純故官正事理而証之詩也微小以

上言其德盛有度以上言其養純百官二句言其效大引詩淑人句証德盛其儀句証養純正是句証效大。大旨要重德盛爲本有是參天地並日月之德故可以中和之養養之使到純粹地步若無是德所養何物而效從何出所以要把德盛爲主。

彼天位上地位下天子成位於中其體與天地並立而爲三矣故德配天地自兼利萬物蓋博厚配地高明配天盡人物皆在兼利之中猶之天無不覆地無不載者然乃可以言參日月明晝月明夜天子知通晝夜其體與日月並明而爲二矣故明照四海自不遺微小凡人情物理其大且顯者已在照察節推之民情隱微事幾渺小亦詳照精察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九

中

猶之日月有明容光必照者然乃可以言並其德之盛猶如顧其德彌盛其心彌虛又無時無處不密自治之功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焉四者各有自然之序固當無時不由而朝廷向明出治以立四方之極爲最重也天子亦各由而行不素其自然者耳退朝燕息曰燕處聽三雅言王政得失聽三頌美盛德形容以爲充廣志意之助燕處得肆之地防範尤切也行步時左佩宮羽右佩徽角德音盈耳所以爲行節也升車時鸞在衡和在軾肅雍和鳴所以爲車節也蓋致樂治心而防鄙詐之人者如此常居暫處之時正衣冠尊瞻視有品節之禮進出退還之時進如揖退如揚有規矩之度蓋致禮治躬而防慢易之

入者如此夫自朝廷以至進退則無餘地自仁聖以至禮度則無餘功所養之密如此則天理日積而德自盛物罔不蔽而明自生由是用入各當其德無有失職者如大法小康之謂行事各就其緒無有乖亂者如綱舉目張之謂其效之大也何如曹風鳴鳩篇有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言盛德之威儀不差忒故能正四方諸侯之國而爲天子也非卽此德盛養純而天下化成之謂乎

按上節言入其國知其教蓋諸侯之事此一節則言天子之事天子者謂有聖人之德而居天子之位者也與天地參與日月並明常說平對二云日月對天地不過當以天地參作冒德配二句與日月二句對正與天地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九

五

參處有理可從照四海以民情物理言道仁聖句道字作由字看一云道言也朝廷易亢之地道仁聖禮義之序則口所講論無非性中之德苟非四德則曰不道謂無麗維之言也嘉言讜論日陳於前而驕肆不萌矣亦通聖卽智也生知之智無所不通也序非四者之序亦非言之有大第謂仁聖等各自有序如親親而仁民愛物仁之序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聖之序先忠信而後儀文禮之序由心之制而爲事之宜義之序是也環指環佩玉佩言環取無窮止玉則比德焉孔子佩象環五寸人君之環其制無聞鸞和皆鈴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朝祀所乘之車鸞在衡如田獵之車則

鸞在鑣異於乘車也。單出爲聲，維比爲音，互相備也。自朝廷至進退，有一步進一步意，引詩雖止，証朝廷以下，然有度之後，百官之前，已含首數句意。

發號出令 節

此言王政之善，而爲人君不可廢意器也。截上先敘和仁信義爲霸王之器，下決言圖王霸者不可無其器也。和仁信義俱就政說，四謂之是政所由名也。俱屬君身上看。號令一也，宜於口曰號，著於文曰令。發號出令，適當民心而民歡悅，君德之和可知也。謂之和，蓋心和而後政令也。上下之間情意浹洽而相親，君德之仁可知也。謂之仁，蓋君愛民而後民愛君也。民有欲有求，有求則得，此不謂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九 六

政是謂徒善不成，謂未完成也。

禮之於正國也 節

此喻禮至切而歸功於君子也。方員也，截上論禮之爲用，甚切於治而喻以述之於後，未著君身上說。下論人審夫禮，斯可以致治而喻以敬之於先。方著君子身上說，正則非姦詐姦詐則非正，本二句與首二句正相應。大小等意於各譬喻頭上用之，審有明察慎行意在政事上看。姦詐卽變亂大小等禮者，大旨禮是中道正，不過使萬事各得其理而已。正之所以去姦詐也，此姦詐乃竊禮之似而亂之，非禮之禮之謂。然工夫都在審字內，言察理之精而直揆其至當不易之體卽中道也。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九 七

彼禮有大小煩簡常變，所以防範人心爲事所資以爲正，其切要而不可緩，故國事有大小以禮之大小者正之，則大不可損小不可益，猶衡之於輕重也。禮其正國之衡矣，國事有煩簡以禮之煩簡者正之，易則易于則于，猶繩墨之於曲直也。禮其正國之繩墨矣。國事有常變以禮之常變者正之，處常知經，處變知權，猶規矩之於方員也。禮其正國之規矩矣。人惟不審夫禮，始用之不得其當耳。故衡誠縣，則輕者輕重者重，而不可欺以輕重，下二句倣此。君子誠得其原本，析其幾微，而布之章程象魏，則由禮者爲誠實，不由禮者爲姦詐。彼借禮而姦詐者，其可得而誣哉。此禮不可以僞爲之意也。

按大小等係註舊說近云權度等物在我則人之情變不能逃不用大小等插入覺更直捷君子謂在上之人審字重看國無禮不可爲國禮不審不可爲禮不能審禮而謂禮不可以正國誣禮者也

是故降禮由禮 節

此見禮之甚切以明上不可誣之意之民截上是禮之得失關人品之高下以明其切於人敬讓句指禮之體奉宗廟以下推禮之用以見當由隆處四以字謂以此敬讓之道奉入處三字雖亦着在人上然只以禮爲主皆敬讓作用也此便有在上者由是則安而不危在下者由是則治而不亂意故引孔子之言以結之引孔子只重莫善於禮

禮記說義纂言卷之十九

不可便以安上治民硬與本文相貼在孔子則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自此章言之則奉入處莫善於禮矣一云敬讓之道道字當性道之道字是卽降禮由禮的禮字人徒知敬讓之爲禮不知禮正是敬讓之道德性之物也惟其以此道出之爲敬讓故爲敬位親和序之好處此說道字有理解

今大禮豈但正國所宜用哉自正其尤急者是故人苟以禮存心而恭敬奉持以禮制事而躬行實踐則履繩蹈矩謂之有方之士矣不由禮則越禮犯分何不可爲謂之無方之民矣夫禮何爲者而若是急耶蓋所謂禮者乃敬讓之道敬則謹恪以收斂於內讓則退遜以應接於外者也

子孫之敬先貴賤之有等父子之相親兄弟之相和長幼之有序皆本於以敬讓來是敬讓之禮無往而不善也故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蓋爲上者藏身之固本於庸禮之政爲下者民志之定由於禮教之達也其卽此敬讓以行禮而無往不宜之謂也審禮者審之敬讓而已

按禮之體一定故隆之以立其本禮之用隨時故由之以趨乎時方訓作法有方之士謂持守禮法之善人以其善故加以美稱而謂之士無方之民謂逾越理法之惡人以其惡故齊於編氓而謂之民

故朝覲之禮 節

此承上文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而舉禮之大者釋其義困

禮記說義纂言卷之十九

明其不可廢也別也截上實指上文之禮而明其義下詳言禮之禁亂而因及其去禮之害總演明禮之義大而不可去意

抑知先王制禮之意乎故春秋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而君接臣臣敬君也犬聘小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而大字小承大也喪祭之禮所以慎終追遠而肅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尊賓尚齒而明長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正內正外而明男女之別也禮教明人道正亂何由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不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乎後世君以禮爲無用而去之則無以禁亂之所由生其亂患與水敗等如下文所云是也

按周官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殷相聘故曰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三年之喪四時之祭臣子之所以報君父故曰所以明臣子之恩鄉飲所以序齒席有上下豈有多寡故曰所以明長幼之序

### 故昏姻之禮廢 節

此又自昏姻覆說至聘覲以明上文之義卽所謂亂患也道苦等言亂之所由生及罪多等則亂之既成矣曰止邪曰徙善曰遠罪是教化處也曰未形曰不知是其微處也先王隆之承上朝聘等禮是隆之以治人與上交隆禮隆字不同大旨看一微字最妙人心有形纔有邪有正既曰未形安得有罪之可止與邪之可遠可見此禮廢後天性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九

十

中來喜怒哀樂未發前却是這親序別的天理原無有一惡念得參其間此是性地上工夫豈是先王的禮制所能到得所以下面只說是以先王隆之隆者因此性道而教人尊崇之也前面解隆禮註云尊德性所以立本有理亂患何如故昏姻之禮廢至起矣總言去禮亂所由生如此從此看來有禮則亂止而不行無禮則亂生而莫救可見禮之節文雖甚顯著而其教化之及人則甚微而不可測也何言乎微也蓋人心之邪易發而難制待其形而止之則緩而無及惟禮則防範人情能止人心之邪於未形使人日徙於善成其親義序別之美日遠於罪免其淫亂倍忘侵畔之患而不自知矣禮之教化其微如此是以先

王隆禮用以止人之邪而成教化也易言君子慎始何也蓋以始之不慎則所差雖毫釐其謬將至於千里之遠也夫未形始也止邪於未形是慎始而不差毫釐矣徙善遠罪而不自知又豈復有千里之謬哉是先王慎人之始卽君子慎已之始之謂矣禮之當隆而由也如是

按苦如夫親迎而女不至及夫不答耦之類無鄉飲酒禮以相敬讓則尊卑無序故爭鬪獄煩也喪祭以教勗臣子恩情禮廢則疾者見背違生者多遺忘矣君臣位失謂上陵下替君弱臣強非其失位也僭畔以臣責由君臣之位失來侵陵以鄰國責由諸侯之行惡來此覆前文據人倫急切者在前先昏姻次鄉飲酒乃至聘覲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九

十一

也教以使人微化以使人遷未形者有形之兆也止邪於將兆則人知舍彼以就此故遠罪而不自知徙遠二字串看前言隆禮下之人崇重此禮也此言隆之上之人崇重此禮也引易今無之蓋連山歸藏之辭

### 哀公問

按此篇分二段前段答問禮後段答問政其實爲政不外一禮爲禮不外一敬中間自昏禮之敬推之敬妻敬子總以敬身成身而約之不過乎物物者理也理者禮之體也是夫子尊禮之旨註謂夫子答問政與中庸終問政章相表裏學者當合而觀之

哀公問於孔子 六節

此見君子尊禮之實也。敬然以上正指君子言禮之尊然。後二節則推君子不但尊之於言而且尊之以教天下後世。其順之至宗族言君子親行禮以率天下以見行禮之實。然禮主樽節不儉而禮教不達即安其居七句又繼之以儉以著行禮之本。今之君子以下反言以見不能行禮之故也。哀公問君子之言禮夫子歸到君子之行禮蓋禮不在言而在行不以一人而以天下又不求之天下而推求之一身此其所以能行禮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 節

哀公問於孔子曰禮何以為大而君子之言禮何其尊揚之若是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禮。君曰否吾子非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九 主

不知禮者其言之可也。按禮之所用廣大故云太禮。飾其尊如有禮則安無禮則危之意。小人言已無德無位不敢作禮樂之人。

孔子問丘聞之 節

於是孔子曰丘聞之古語云民所由生如水火食貨等類皆民所賴以生者蓋此等無係性分無關人倫惟大禮則綱維防範合幽明無不貫較之食貨養民之形者大小不敵也。故曰大下正詳言之禮莫重於祭祭莫大於天地惟

非禮則位序皆亂故無以辨之也。男女父子兄弟門內之親昏姻疏數人道之交非禮則無以各得其情與理之正而別之也。夫事神明倫皆民之所由生者而一資於禮君子以此故尊敬之如此也此答何其尊之問也。

按民之所由生如得之者生失之者死意丘聞只此二句下三句又是解此二句節事天地言事天地之禮各有節也。君臣八件俱平說總之前一段是敬事大神處下二段是辨別大倫處以此此字正頂此二項君子是行禮之人尊敬有工夫崇禮以自治也舊說以尊敬為言禮之君子夫言禮如何以所能教百姓且與數君子俱背矣。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九 主

然後以其所能 二節

二節皆君子教民之事不可以法天下傳後世平議不廢會節只是欲民隨時行禮也。傳後世只是要民世守此禮之意上節泛言諸禮下節專言祭禮者即周公成文武之德以孝治天下而先葬祭之意故下文身親行禮必自喪祭行起。

夫君子既尊敬此禮矣不推之以教民則禮自一人而行者亦自一人而止於是因夫人之所能而制為通行之典焉然不定行禮之期民情將何所據乎故又酌疏數之節立為一定之期使民有所據守而不敢廢也然民心無常而禮苟無所寓安能保其終不廢乎故當時日協吉祭祀



可舉之時。從而治祭器之飾而雕幾刻鏤。治祭服之飾而文章黼黻。以此傳嗣之。夫器服之所在。即禮之所在也。祭服之飾常存。則此禮之傳不泯。何莫非所以教民哉。治平按然後二字。承上說來。所不能不是可能。是人性中固有之良能。不廢。是君子不廢謂教之中。不廢其天地君臣男女等之會節。會期會也。節。儀節也。行禮有時。則會不廢。行禮有儀。則節不廢。如註葬祭有葬祭之時。冠昏有冠昏之時。則專以期會言矣。有成事。註云。諏日而得卜筮之吉事可成也。此亦未盡。蓋以所能教百姓。猶是一時事。俟民皆遵乎會節。是為教之事成也。事則上事天地。辨君臣別男女等之事。然後治其器服以嗣。若不待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本

曲

其事之成。而遽治之。雖審服可傳。而民亦未必遵用之也。此說有理。

其順之然後 節

其順之句。只見此禮是人心同然的順之。謂民有尊行禮敬之心也。宗族以上。嚴於事神以教民也。同利以上。薄於奉已以利民也。末句括事神奉已二段。

夫君子制為禮法以教人。而上下同以為然。則教可行矣。然後躬行以率乎民焉。以喪禮言。明其五服歲月之數。禮葬久近之期。蓋喪葬至煩。雖已制會節而將行之時。猶必講而明之也。以祭禮言。備其鼎俎。使不賸有所盛。設其家腊。使鼎俎有所實。脩其祖廟。以安棲乎神靈。三年而祫。五

年而禘。歲以敬祭祀也。春祈夏禘。秋嘗冬烝。時以敬祭祀也。祭畢而燕享。以序宗族之衆。昭與昭齒。穆與穆齒也。君子備禮教以示民。如此然。禮非財不行。財非節不裕。苟非節已以裕民。將何以遂行禮之願哉。故君子即安其居。隨其所處而安也。節醜其衣服。而文繡之不設也。卑其宮室。而壯麗之不尚也。所乘之車。無雕幾之飾。所用之器。無刻鏤之文。所食之味。無副貳之品。如此其薄者。蓋欲不盡利以遺民。使民行禮之有資也。昔之君子躬親行禮。尤必薄於自奉。以端行禮之本如此。幾音祈

按順之比成事進一步。成事從民行來。順之指民心。說言謂載之禮經。以曉諭人也。即安其居。如居田居邑。各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九

章

隨其時。居諸居川。各適其宜。是也。一云。即安其居。節為句。勿從上文三然後。皆教民以禮之事。此五句遂言持身以儉之事。蓋能持身以儉。則用財有節。而不重斂。儉者不奪人是也。故家給人足。民不迫蹙。則行禮也易。富而可教也。以與民同利內。有上儉下亦儉意。

公曰今之君子 節

哀公之問。生於上文一昔字。好實至其所。總是今之君子侈縱病民處。一云。好實至有道。分作五平看。而以求得二句總之。較前理長。用民者只當君子字。由字最著力。公曰。今之君子。胡為其不行禮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實無厭。貪之極也。淫德不倦。肆之極也。自是荒於事。怠於心。

放於人而慢於已矣。總之所謂淫德其於民也固民是盡竭其財也。午其衆以伐有道。拂其心也。不但已也。凡可以求其得而當其欲者。全不顧禮義而爲之。是不以其所也。夫用民與行禮。原非兩心。昔之用民者。由前之節儉。是得其行禮之本。禮之所以行也。今之用民者。由後之侈縱。是失其行禮之本。今之君子。自莫爲禮也。而豈禮之不可行也哉。君欲行禮。慎其所以行之者而已。

按實謂貨財充實。貪婪奸貨。不知厭足也。淫放也。德有凶有吉。故淫亦謂之德也。不倦。惟日不足也。怠荒四字。平中有申意。惟荒於事故其心怠。以持已言。傲於物故其心慢。以接物言。固民自盡者。固謂必欲得之盡。謂獨

禮記義集卷之十九

去

其所有。如盡民力而不計其勞。盡民財而不計其費。是也。衆者人之所順。而反午之。有道者衆之所尊。而反伐之。之語。似兩平。一云。有道者衆之所尊。而反伐之。便是午。衆可從。求得當欲。猶也不以其所不同其理之所在也。用民猶言治民。一云。君子行禮之用。用其在民者。亦通。由前指即安其居以下。七句。由後指好實無厭以下。七句。禮以節節退讓爲本。故儉侈分而禮之行否。係之矣。孔子以是告哀公。是長善而救失意考之。當時用田賦是好實無厭。因民是盡也。多費寵是淫德。不倦荒怠。放慢也。伐邾伐齊。是午其衆以伐有道也。所爲如是。可謂求得當欲。不以其所矣。故厭以食郊牛。桓僖宮災。而

莫爲禮也。孔子之言。豈欺我哉。

孔子侍坐於哀公 節

此論政在君身盡倫也。哀公即位以來。所爲忤戾人道幾乎息矣。今乃有感於論禮。有改過之意。所以以人道爲問。孔子以爲百姓之德。而將順之。政字包下大綱庶物召爲民從。無所不有。然此處且虛。只在道字大字上見義。

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治人之道。以何者爲人當時之君。惟知有富國強兵之術。哀公以人道爲問。蓋將勸功利而慮切生民。功先急務。百姓陰受其賜矣。故曰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爲大益。億兆之衆。惟政足以整齊化導之。而罔於範圍約束之中。所以爲道之大

禮記義集卷之十九

去

其他刑名法術。濡沫驩虞。悖於道而規於小者。不足以復明問矣。七小勿

按固字與下面固字同。言其固陋也。

公曰敢問何謂 節

何從哉。上是因問爲政之道。而放以正身爲本。重君爲正一句。見政在君身上爲起。君之所爲四句。又決言爲政必自君身始也。當推廣說。三者正二句。言行政者當先其大綱庶物。即政之庶目也。

公曰敢問何謂爲政。孔子對曰。政之爲言。正之義也。此是泛說政之名義。而爲之則在君焉。君爲正。謂身之所爲。任理而無邪僻。身先正而發於事。則自正以正人。而百姓從

之何也。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也。君無所爲，則所以表勸者無其機。百姓將何從耶？上下感應之理如此。公又曰：爲政固本於君身，而君身之行政，其實如何？孔子對曰：爲政在於明倫而已。殆必夫夫婦婦，而內外之事別。父子兄弟而慈孝之恩洽。君君臣臣，而上下之位定。重夫父君，邊三綱既立，根本正矣。由是頒法紀於邦國，凡衆之動得其宜，而節目從之正矣。此正所謂君爲正也，而百姓有不從之乎？公曰：寡人雖薄於德，而無所肖，然爲治願力行何如耳。願問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聞乎？

按哀公十一年，孔子自衛反魯，時公年十四矣。大昏未成，其後立公子荆之母爲夫人，而以荆爲太子。國人惡之，又患三桓之侈，欲以越伐魯而去之，因遷於稍，遂如越。然則哀公之所以失國者，非庶物也，三綱不正而已。

孔子之答哀公與答齊景公義同。

古之爲政 節

公問行三言之道，夫子以三綱之中，夫婦之別，尤公所急者，故從此說起。大昏爲大，截上逆推爲政本於昏禮之愛敬，是虛論其理，下順言昏禮之愛敬，爲爲政之本，是實論其事。古之爲政數句，推出個愛敬字，爲下昏禮愛敬張本。其歸宿只重大昏爲大一句，大昏至矣句，是足上文者。大昏既至句，是啟下文者。冕而親迎至弗愛二句，總見昏禮具愛敬之道也。愛敬不平，要偏重在敬上。蓋昏禮不患不

愛，而患不敬也。政之本以三綱正爲主，庶物自從在內。此大昏愛敬，正哀公行三言之道也。

孔子對曰：君欲知所以行三言之道乎？古之爲政，原以養人爲主。欲使人各遂其生而已，故曰愛人爲大。然愛非姑息，人有禮則各安其分，不至爭亂而得遂其生，是禮所以愛人也。故禮爲大，敬者禮之本，所以行禮者，非敬皆爲虛文。故治禮以敬爲大，敬固無所不敬，然皆未至也。惟大昏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無復有大於此者。斯爲敬之至極矣。大昏既爲敬之至，故雖天子諸侯之尊，亦必冕而親迎，迎必冕，所以致其敬，迎必親，所以致其愛。已親其婦，所以使婦親已也。卽易所謂交相愛也。故冕而親迎，興起敬心，欲相親也。苟不親迎而舍敬焉，則已不親乎婦，婦亦不親乎已矣。是遺其親而弗愛，弗敬也。弗愛則無以相合，而其情疏，故曰不親，弗敬則無以相別，而其情衰，故曰不正。愛敬行於大昏，則爲別，以之行於父子，便是親，以之行於君臣，便是嚴，由是推之庶物，則庶物從，偏天下皆此合愛合敬之心，無有梗塞者矣。謂非政之本也，與信乎所以行三言之道，一敬而已矣。

按前由愛說到禮，由禮說到敬，後又由敬說到愛，而結之以愛與敬其政之本，中出大昏一段者，爲哀公發也。蓋父子君臣，人皆知其當敬，獨夫婦之際，以爲愛勝於敬，而不知敬以成愛，故特舉之。弗愛二句，言大昏之中

愛敬不可偏廢。愛與敬屬昏禮。說緊根上二句來。哀公以妾爲妻。不行聘夫人之禮。故夫子因病藥之。然觀之易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等語。是庶物之從。以三者之正爲綱。三者之正。又以夫婦爲本。夫婦全在正始上。門王化之始也。要之至理實不外是。

公曰寡人願有二節

此合下節。因公問昏禮而遂申言敬之爲政本。以足上意也。哀公不行昏禮。嬖狎私人。故疑冕而親迎爲太重。夫子愀然作色而對曰。昏禮合二姓之好者。一以繼先聖之後。是敬婦者敬先聖也。一爲天地宗廟社稷行祭之主。是敬婦者敬鬼神也。冕而親迎。君何謂已重乎。於是公曰。寡人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九

固陋。若不固陋。則不以此爲問。安得聞此言也。寡人今欲再問。不得其辭。請夫子更畧有以進教我可耳。按願有言然者。疑似而不敢以爲是也。天子諸侯皆前代神明之胄。必行昏以合二姓。然後有子孫以繼續先聖而長爲天地宗廟社稷之祭主。先聖尊稱之辭。併言天地非止諸侯之禮也。祭祀之時。君爲外主。夫人爲內主。天地社稷之祭。后夫人不與。以宗伯攝獻。是亦后夫人爲之主也。不得其辭。不能措辭也。少進。幸孔子推廣教之也。

天地不合節。因上節繼先聖之後。推到嗣萬世上。由嗣萬世說到配神明。敬上下。振物恥興國恥上。都是一節進一

節法。見其所關之重。正承少進意來。

孔子以哀公請益。故曰。昏禮之道。取象天地。天地不交。萬物不生。二姓合而世代傳。是大昏者。萬世之嗣。不但一時爲主。爲後已也。君何謂已重焉。孔子遂言因哀公之問。意有未盡。又自推廣言之曰。不但嗣世已也。內以治宗廟之禮。宗廟之禮。祭祀是也。祖考形氣歸天。體魄歸地。是天地間之神明也。內焉助君以治。則足以配。配者精神乎合而格享之也。出以治直言之。禮直言當作朝廷。禮如正名定分是也。上下謂諸臣。外焉助君以治。則足以立。立者臣正貴賤秩然嚴肅也。內外之禮。交洽如此。則何恥之不備哉。由是三綱既正。庶物從之。國事之廢墜可恥者。足以操作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九

之。而革故鼎新。國體之衰弱可恥者。足以興起之。而威內捍外。由此觀之。可見欲振物恥興國恥而爲政。必先發大昏以治內外之禮。蓋必內外之禮。交洽而後物恥振。國恥興。然則昏禮其政之根本與。惟禮爲政之本。此爲政者所以先禮也。人君可不敬以行禮哉。

按天地生萬物。大昏生萬世。所謂繼先聖之後也。又言君不以爲太重而行之。則君供養盛。夫人供祭服。君祿獻夫人亞獻。前言爲天地主。特爲祭主而已。此治守內有許多脩整制理工夫。出字根大昏來有味。會朝無怠。政后宮無盛色。故出治朝廷之禮。治者正名定分。是以振作諸臣之敬也。宗廟朝廷兩平。一云直言如字解。直

猶正也正言謂出政教也不可從物恥國恥詞平而意有先後之別玩兩足以字只論理之辭為政與古之為政相同只承物恥二句政之本與畧不同既為政一定要享神肅臣刷恥了是上四項藏在為政二字中禮者昏禮先猶始也本字與先字相照應物以紀綱法度言振若廢更怠相意國以土地人民言與若恢復中興意國體之卑辱可恥每由並后匹嫡溺愛私情太勝昏禮成則嫡庶明內治脩則外治亦理綱常不倒置何至國體卑辱乎是時魯事廢墜國勢衰弱哀公欲振而興之其激發魯君行昏禮全在恥字上所以把他歸來在禮面

禮記說義纂言卷之十九

昔三代明王節

此因上文敬妻而推本君子敬身之道也枝從而以以前言妻子身之當敬而身為尤重以后使民敬妻子身而可以成化也百姓之象正是起下三句及身及子及妃便是使民敬身敬子敬妃了君行此三者實著哀公說愾乎天下是風聲及乎天下說個天下見成化之廣以歡動哀公如此緊頂愾天下說國家順是心悅誠服意方是百姓象之也人旨專重一個身字與上文君為政則百姓從政之意相照應

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治必敬其妻子夫妻與子皆卑於已者而敬之豈無其道哉蓋妻也者以供養盛以供

祭祀親之主也謹大昏明妻妾敢不敬與子也者以綿本支承宗祀親之後也重冠禮明嫡庶敢不敬與敬妻則敬敬子則敬君子無不敬也又敬身為大蓋身也者親之枝也身之於親猶木之有枝親之於身猶木之有本相須而共體非特為主為後而已苟不能敬其身非第傷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猶木之傷其本傷其本枝條無所附而生矣此所以尤不可不敬也然此三者何以關於政也蓋妻子與身非上一人有百姓皆有之吾之妻子與身乃百姓妻子與身之象也惟君乃百姓之象可徒自敬而已故人君必敬吾之身足為百姓敬身之則象以及人之身敬吾之妻子足為百姓敬妻子之則象以及人之妻子君果能

禮記說義纂言卷之十九

韋

行此三道矣吾見倡率於朝廷躬行於宮壺而敬身敬妻子之聲教四訖而愾乎天下矣其太王之道與蓋太王遷國而不忍害民使百姓得全其身而保其妻子固愛民之君也今而聲教之訖是亦囿天下於合愛中矣與太王之道何異乎如此敬德愾乎天下則國家之大舉無有不敬身敬妻子者三綱正庶物從協氣嘉生薰為太和矣豈不極順矣乎

按上文親迎是敬妻嗣萬世是子然無敬字意此却出敬子並敬身來此上下脈絡也敬身在下節見三者百姓之象句虛說身以及身三句到愾乎天下纔是上人作象於下君行此三者行字就有著實意只一敬字盡

之懷字從心從氣有志氣充足無間意不但至焉暨焉已也太王之道也句輕微之所在即愛之所在太王愛厥妃是敬其妻也其終至無怨無曠是及人之妻也即敬妻而其身其子可知故以太王之道言舉太王者即太王以見周也舉周者言周例夏商也懷主我之教民而言未到感化上順主民之從乎教而言

### 敢問何謂敬身 節

此承上節言正身為正夫婦之本也獨問敬身者以上文敬身為大也君子以位言言動二者敬身之目也作辭作則只要起言動不可過意較輕一直說下至言不過辭二句乃著實工夫也敬恭即言動為法則意敬身不在百姓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九

章

敬恭上在兩不過上不過者珍重吾身言行之理若著龜若三尺凜凜守其成法而毫不敢放肆豈不是敬身成親又是敬身中生出來者因問而並及之

公求敬身之道夫子曰身不過言行二者過言非辭民猶作辭過動非則民猶作則可見言動民之辭則所係一或不慎率天下而相胥於過然則君子宜何如哉言必有文而不過辭動必成法而不過則民不待教命之及而自知敬恭其上世為天下法則矣如是則已之身為人所重不為人所辱方謂能敬身也能敬其身則德必歸於所自而親之名由之以顯是敬身之中自寓成親之道矣君子可不致謹於言行以敬身乎

按過言作辭二句註兩雖字兩猶字宜善看見君子一過辭一過動天下皆口過皆身過矣言動可不慎乎言不過辭二句全是一點敬謹之心為之敬恭者亦如上之敬其身也亦於不過上見名歸於親便是成親如下文所云也

### 敢問何謂成親 節

此節上一段言成親本於成身下一段言成身本於愛人皆是反說主意而推其相因之弊以見成身不在他求自愛人始末要繳出能愛人則能成身而成親意

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乃人之敬其身而道隆譽起以成此名者也夫君子之名非可易得今盡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九

章

行不過百姓敬恭百姓既以是名歸之且考世德積胤祚推本於詒燕作述若曰非君子而何以有此子乎是已為君子因思其親為君子也是為成其親之名也已成親本於成身也然為政者之身非一人之身為政之成身非獨善之成於是孔子遂言曰成親雖本於成身而成身必本於愛人故古之為政以愛人為大所以愛人為大者何也為政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無愛人之政必無愛人之心是失天之所賦而不全而有其身矣註說戕賊怨尤太淺既不能有其身則必不能隨處自得而安土既不能安土則不能俯仰無累而樂天既不能樂天雖有此身徒為塊然之質耳何以成其身乎此成身必以愛人之政為

大也。

按前言謹言慎行爲敬身之道。尚未言所以起手處。此又以愛人推言人君言行所發。不過愛人而已。君子以德言也。先泛提個君子是人的美名。纔說使親爲君子。是成親的美名。人之成名。句言達則居是位。窮則全是德。如是則成而無虧。故曰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三句。根上兩不過來。百姓推本所自。便是使親爲君子。此答何謂成親已畢。下段雖是從敬身之意。搭到成身上。然重在教哀公愛人意。

敢問何謂成身 節

此節成身比敬身不同。蓋敬身方做工夫。成身則造其極。禮記說義纂言 卷之十九 一

美

矣。上以天言理。蘊於無形而難知。此又以物言理。然有迹而可見。不過卽不違也。只盡所當然便是。

哀公問成身。蓋思以盡性踐形也。孔子曰。成身無他。只完本身原來之物而已。不曰理而曰物者。理寓於物也。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理。有父子則有慈孝之理。人能隨事盡物之理。不至過違。斯能成其爲物。而成身之道在是矣。

按物者實然之理也。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一過乎物。卽失其則矣。身惡乎成。惟身之所履。皆在義理上。則此身可謂完全而無虧。一云。不過物。卽上樂天。下貴天道。細玩無兩樣。

敢問君子何貴 節

此明天道之可貴也。根上不能樂天二句來。貴其二字。重下四項。不已以下言天道爲用之妙。以見其可貴也不已。連下數字爲句。不已句言理之循環於此身者不息也。不閉句言理之變通於此身者不窮也。此二段以蘊之爲盛。德言無爲句。言理之由身而感人也。已成句。言理之由身感入而久大也。此二段以措之爲大。業言不已。下雖是四平然。前兩段爲一類。後兩段爲一類。却有串意。久卽是不已。不閉又比久進一步。已成卽是物成。成明又比物成進一步。此皆天道之可貴處。成身不過乎物。實在是在是。

公曰。成身。在不過乎物。又曰。不能樂天。不能成身。敢問君子何貴於天道而必樂之也。孔子對曰。在身爲物。在天爲道。君子非貴天之天道。貴吾身之天道耳。是故以此理之。

禮記說義纂言 卷之十九

毛

懷久於身者言之。緝熙時習。何不已也。不如日月之東西相從。而不已乎。此大本之立。卽天道之於穆不已也。以此理之化裁於吾身者言之。隨事順應。何不閉也。而得之不已之久。豈翕而不闢之久乎。此大道之行。卽天道變化無疆也。惟其能久。故漸摩浸潤。理之由身感入者。自然不假作爲。此功用之妙。卽天道之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也。既成矣。則光於四方。顯於後世。明盛不泯。此功業之著。卽天道之垂象而萬古仰之也。天道之在吾身如此。成身者安得不貴之也哉。

按哀公所問者人道也。至聞不過乎物之言。乃知實理。



在我莫非天所賦予物卽爲天道矣故又問君子何爲而貴之不已屬知聖心無息之理繼明照於四方如日月相從正喻明照之意假有象之不已以比無象之不已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是已不閉屬行惟明照不已所以徹得事勢代變之理因時制宜妙變化達時中久仰不已也未嘗閉塞其久焉凡物開之則通閉之則塞能不閉其久之道是以其久可久也易曰終則有始天行也其謂是與物成根久道化成來屬當時無爲以天下自然放德格心者言而明根無爲而成來屬後世明哲所成的物不止一處一時功業又宣朗赫耀了與中庸誠形者明相似合觀之不已者流行之體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九 堯 不閉者應事之用物成則事之實功明又功之符驗各象上句從人身上發揮四項皆從天道緝熙中來所以要把首段不已爲三段之主觀首段有日月的譬如下三段無有便可見

公曰寡人蠢愚 節

哀公因上文天道之對入於微妙疑其高遠也自言資質蔽於蠢愚事理苦於冥頑不能敏悟所教子當以卑近之語教我使我志記之於心也然孔子下文復以不過乎物爲言蓋切實之外無復卑近之說矣

孔子蹴然辟席 節

上文孔子既以不過乎物四字答哀公成身之問矣於此

又申言之反覆玩數句總只是成身不過乎物正所謂儉切之語也物卽仁孝不過乎物卽不過乎仁孝也仁孝一理仁人孝子只是一人對天言則爲仁人對親言則爲孝子其實事天此物事親亦此物一不過乎物盡之故事親句言仁人而孝子句言成身者省文以互見也正與前面何謂成身相應

孔子以哀公有志於善故蹴然起敬辟席而對曰君知天人之理乎善事天者莫如仁人仁人也只是盡此理而不過乎物善事親者莫如孝子孝子也只是盡此理而不過乎物何謂不過乎物是故以親事親親非天也乃視親爲受生之始則親卽天矣仁人之事親也繼志述事期不

虧吾親所生之理不儼然天鑒之在茲乎以天視天豈非親也乃視天爲此理從出之原則天卽親矣仁人之事天也存心養性期不虧上天所畀之理不譌然乾父坤母之日親乎如是則天地全而賦之父母全而生之孝子亦全而復之何身之不成信乎成身在不過乎物矣於是哀公聞之而有意於寡過乃言曰寡人既聞此言而猶過乎物是謂怙終而有罪矣其如之何孔子將順其美故復對曰人臣無福以言聽道行爲福今君及此後罪之言是臣之言行而道亦行也豈非福也哉

按首二句前節已有了且虛說不重事親二句正申不過物之實兩事字淡看皆在心源意緒完體此仁孝道

理上說不過乎物。豈物物而爲之。惟其心之一而已。理一而已。對親而言。易失之褻。故曰如事天。對天而言。易失之忘。故曰如事親。只一不過乎物。事親事天。底道理都盡。更無餘蘊。非曰如此而爲事親。如此而爲事天。有兩樣心事。說孝子成身。而仁道亦無不備矣。此合人道天道而總結之也。

仲尼燕居

按此篇取首四字爲名。

仲尼燕居

節

此明禮爲成德之資也。不中禮俱從太過邊說。

夫子嘗燕居。適羣賢之侍也。時則泛言諸事。以及於禮。夫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九

手

子曰。吾語女以禮。周流無不備。蓋謂人有禮。則周而不

流。而不滯。隨寓而施。各中其節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

禮之爲用。何如而能善行如是。夫子曰。世之棄禮者。往往

分德與禮爲二。以爲人有美德。自可以行於世。而不必禮

之爲拘。不知美德中原有天然恰好之中。在所謂禮也。是

故內心主敬美德也。而不中禮。則事於內而畧於外。謂之

節。對矣。外貌主恭美德也。而不中禮。則節於外而遺於內。

謂之便給矣。任事主勇美德也。而不中禮。則事血氣而乖

遜順。謂之悖逆矣。三者之中。給爲甚焉。是以夫子又曰。給

奪慈仁。蓋足恭便給之人。言語煦煦。情意藹然。有似於慈

仁。而反亂乎慈仁也。此似是而非。故尤不可不戒也。

○子曰師爾過

節

此夫子示三子以制中之道也。上是慨中道之難。下示以用中之要。師商以爲學言。二人一過一不及。子產以爲政言。一人有過有不及。既曰禮乎。再曰禮者。聖人辭不迫切。樂如此。

此節因上言不中禮。而及三子之失也。子曰師爾過。如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爲苟難。故常過商也不及。如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能食不能教。就是猶衆人之母。雖曰使民以義。然進之於立學校。明禮義。則未之及。從此看來。則善學善政寡矣。不中故也。子貢越席而對曰。爲此無過不及之中者。必有道也。夫子曰。天下之學與政。合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十九

手

禮則適中。不合禮則失中。爲此中者。其惟禮乎。學而非禮。

孰與哉。意見之偏。政而非禮。孰與去姑息之弊。爲此中者。

信有待於禮也。何也。禮有當然不易之則。所以裁制事物。

而歸於大中至正之域者也。禮乃制中之具。如此此爲是

中者。必有待於禮也。師商子產。惟救之以禮而可矣。

按能食不能教。亦爲不及。子貢因問何以得爲無過不

及之中。此爲字甚著力。不可忽過。先云禮乎者。設爲問

辭。後云禮者。設爲答辭。一云皆甚決之辭。不可作先疑

後決。禮所以制中。此何原其故。

子貢退言游進

節

此節領惡全好。子游因上文禮所以制中。悟出來。仁鬼神

等必如註解周流暢達意方是蓋外之郊社禮行而報本反始之仁達於鬼神也餘倣此仁者愛敬惻怛之心如鬼神昭穆歿喪乃吾心所欲報者鄉黨賓客乃意所欲接者所謂仁也仁爲好不仁爲惡有禮以將其仁卽全好也而領惡在其中矣正禮之領惡全好處不必另討

子貢退言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蓋見夫子言禮以制中而有悟意以過不及近於惡而中爲好裁其過不及而歸之中是領惡而全好也可謂得禮意矣故夫子然之而子游遂問禮之所在夫子曰子欲知禮盡於幽明間觀之彼有是仁心存於中而後有是禮文見於外則禮行而後心斯達也是故報本反始仁也燔柴而禮成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九

奎

理而郊社之義行而報本之心達之於郊社矣非所以仁鬼神乎迨養繼孝仁也嘗而各祭禘而合祭嘗禘之禮行而孝養之心達之於嘗禘矣非所以仁昭穆乎哀之於喪喪仁也饋以食奠以酒此禮行而哀痛慘怛之仁昭然於饋奠之際矣讓之於鄉黨仁也射以觀德鄉飲以序齒此禮行而禮賢敬長之仁昭然於鄉射之時矣敬之於賓客仁也食以養陰享以養陽此禮行而尊賓敬客之仁顯然於食享之際矣禮之領惡全好也如此

按上言以禮制中損其過益其不及蓋因其氣質之偏而除治之有領惡意此言仁鬼神至仁賓客蓋因其德性之善而充周之所謂全好也然則何如只是問禮安

在禮有吉凶軍賓嘉五禮於吉禮止言郊社嘗禘凶禮止言饋奠嘉禮止言射鄉食享賓軍二禮則言不及之蓋舉其要以該其餘也昭穆指祖考言賓者諸侯之朝客者大夫之聘主君爲食禮以待有七牢三牢之異爲享禮以待有七獻三獻之殊

一云領惡全好之問雖是因制中來然未可便以過不及爲惡如師商子產之類豈可以惡字加之好惡還當泛說又一云然則何如只是問禮安在若所以領惡全好處則固已知之矣夫子亦只是歷言禮是如此領惡全好言外補之不可以仁鬼神等卽作領惡全好之實俱有理宜知註中禮皆發於本心之仁蓋仁爲禮體禮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九

奎

爲仁用是說禮以仁鬼神源頭處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張子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卽此意也

子曰明乎郊社節

此於上文五禮之中而特言郊社嘗禘之裕於治以見其尤重也明字本仁鬼神仁昭穆說有行字在內重明字者心明得體身行得治國處體西銘禮一意講與中庸理無不明誠無不格之旨稍異蓋天地父母與吾民物總是一體而分其分雖殊其理則一明得仁鬼神昭穆的理而盡其仁以事之自能推到治上去可以乾坤爲度內父母爲正道矣可見仁孝的工夫必根於明誠而明善又誠身之

本

夫郊社以仁鬼神其爲義莫大焉嘗禘以仁昭穆其爲禮莫大焉斯固可通於治者苟能於此郊社之禮知其發於吾心之仁也而事天地如事父母於嘗禘之禮知其發於吾心之仁也而事父母如事天地則必由父母而推之以廣錫類之恩由天地而推之以擴參贊之烈於民見以爲吾同胞於物見以爲吾與推此心以仁之愛之自無一民一物不得其所治國不如指諸掌之易乎可見治國之好賴此以全不能治國之惡賴此以領矣禮非領惡而全好者與

按夫子既以五者之禮答子游而此但言郊社嘗禘者禮記說義集訂卷之十九

蓋舉其二則三者在其中明字在祭祀外看一說郊社嘗禘其禮至大其義亦至深此而能明則無不明矣連下以之得其字而通承明乎二字統會看來比舊說較直捷貫串

○是故以之居處 節

此承上文而詳言爲治有禮之效五以之二字虛說以禮之自然周流者非作人能明禮說長幼辨等就在居處有禮等見出正禮之周流無不徧處

禮之周流無不在也豈惟見於郊社嘗禘已哉是故居處者長幼之所聚也有禮如室有奧阼席有上下之類則長者常尊幼者常卑而長幼辨矣閭門者三族之所居也有

禮如以禮教子孫以禮事父母之類則上以慈愛下以孝事上而三族和矣朝廷者官爵之所在也有禮如位次有上下班行有先後之類則內而公卿大夫外而公侯伯子男莫不以分相守而官爵序矣田獵所以講武也有禮如左右坐起有節殺獲取舍皆宜是也則攻伐擊刺之法已熟於因田習武之時矣故無事而戎事閒也軍旅所以節怒也有禮如進退有度左右有局是也則戰勝攻取之功必成於紀律有制之兵矣故有事而武功成也禮之無往而不在也如此

按是故二字緊承上來即在治國上說觀後面治國而無云云自相照應可見居處謂羣居聚處在宗戚朋友鄉黨之間皆是以器言則曰武以道言則曰武

用者小而道之所致者大故於事則曰戎於功則曰武上言治國指諸掌言易也此節則有治國之象矣

○是故宮室得其度 節

此與上文例看不言有禮二字者省文也如宮室有禮則得其度矣餘倣此是故承上有禮來恐上文五者未盡故析言宮室以下十事又恐十者未盡故總言凡衆之動以該之也末三句與上一例句法有長短耳得者得法於禮也非以教言

不特此也是故宮室有禮則得其高卑大小之度量鼎有禮則得其制器所尚之象味得其時如春多酸夏多苦之

類樂得其節當與無節不作照看如作以祝止以敵之類陽而不散等語似後一層車得其式以作車乘車言如六等之數五路之用是也鬼神得其饗如天神降地祇出人鬼格是也喪紀得其哀如發於容體發於聲音等是也辯說得其黨如在官言官在府言府等是也官得其體若天官掌邦治地官掌邦教之類政事得其施如施典於邦國施刑於都鄙之類又不特此也加於身事之及於我也銷於前我之應乎事也衆之動即加身錯前事推廣言之凡大事小事無不當其理也何莫非禮之周流也哉

按上言五者之所以仁止言吉凶嘉三禮而此推言禮之效則曰田獵軍旅見其足以兼軍禮也郊社禘嘗所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九

以仁天地人之鬼神此又言鬼神得其享言明報社禘當推而用之羣小祀則鬼神皆享也饋奠所以仁已久喪之親此又言喪紀得其哀饋奠止是喪禮中之一事喪紀則薄言初喪以至終喪一一合禮制也前言朝廷有禮謂君相主治朝廷用人各當才德故貴賤有序此言官得其體謂官屬分任一職如人身之一體者也得體者大臣得寅亮之體小臣得分宜之體是也得施者政之屬於弘綱而大行不謬事之屬於庶目而細行不失是也凡衆則總而一之之詞也如下視聽得聰明之正手足得恭重之容事使得進退之度待接得揖讓之制皆是

子曰禮者何也 節

此又覆說上一條之言首二句論禮切於事就禮之周流上說下二句言君子隨事而治之以禮方若君子身上說上治字是已治了。下治字是方去治二譬如分知行若無禮以下正言何之何見之實事之本在身手足三句總言身之不脩爲下衆事有失張本如此頂上百事皆失來皆失則已且不治何以教人故無以率天下而使之協會也此夫子承上文反言以明禮之急也曰事以禮治吾何以觀禮哉即事之得其治而不亂者是也即事之治說禮極妙上古禮制未起止是人事聖人從人事之亂而無序處整頓條理一番便是治便是禮非禮自禮而事自事也即禮記說義纂訂卷之十九

字最重是以君子有見於此凡人倫事物之間隨其事之所自來而治以事所自有之禮無一時而非事則亦無一時而不在禮也君子所以率先天下而協會之者以此若治國而無禮則一步不可行譬猶督之無相與偃偃乎其何之一物無所見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獨何見是故手足無禮則皆妄動而無所措耳目若無禮則皆妄視妄聽而無所加進退揖讓無以裁制而使之中節是旋以之居處云云凡衆之動失其宜如此則何以倡天下之衆而使之和洽也哉明禮則成指掌之治不明禮則無祖洽之功甚矣明之要也

按別即前辨字策謂講武放戰之謀策制謂全師克敵

之法制。

○子曰慎聽之 節

此舉食享仁賓客之一端。結上文禮以全仁。而重勉三子以知禮也。聖人已哉。是舉享禮專行四節。諸禮通行五節。合爲九節之禮。以歆羣賢之學禮。知仁焉。以上舉享禮專行四節。可以觀仁。在禮矣。以上舉諸禮通行五節。見其備禮。但諸禮通行亦在享禮中。見出四節。非不在於禮。五節非不本於仁。互言以見耳。入門以下。又在九節中抽出三大節。舉禮樂所示之義。以見當學意。

禮之周流無不徧。夫子固爲三子詳言之矣。然猶以爲未盡也。故呼三子而告之曰。慎聽之。女三人者。吾語女禮。猶禮記註義纂訂卷之十九

有大享之九節焉。此九者之中。爲大享之所專行者有四焉。此諸侯之事。若無與於女三人者。然其義甚大。苟知而事之。知者知其和序之禮。事者習其威儀節奏也。總是躬行實踐意。則不必身爲諸侯。雖今日窮居畎畝之中。亦能中正和樂。而可進於聖人禮樂之道矣。此女三人所當慎聽也。以大享之四節言之。諸侯相朝而大享舉矣。於是揖讓入門而樂之。在縣者與以迎賓。及揖讓升堂。則主之獻賓也。賓卒爵而樂闕。一節也。賓之酢主也。主卒爵而樂闕。二節也。工入升歌清廟之詩。三節也。堂下以管奏象武之曲。而與羽籥更迭而作。四節也。由是主人薦其獻賓所薦牲體之俎。而禮物備矣。序其自始至終所行所奏之禮樂。

而儀則明矣。備其執事服役之百官。而衆職舉矣。夫大享之禮。所以仁賓客也。仁心存於中。斯禮文見於外。觀四節之禮如此。則藹然親愛之意。見於節文之中。故君子觀之而知其心之仁也。卽前章所謂仁賓客也。不惟此也。行步中規之圓。五節也。還步中矩之方。六節也。出門迎賓。時車行整綏。和鸞之聲與采齊之詩相中。七節也。客出歌雍詩以送之。相期以和敬事天子。八節也。禮畢而徹。歌振鷺之詩。相期以永終典。九節也。夫規矩之中。采齊之中。則行步登車在禮矣。雍詩之歌。振鷺之歌。則送客徹器在禮矣。是君子無一事而不在於禮也。然是禮也。豈無義以示之哉。蓋金之爲聲至和也。入門而作之。正以示賓尊主。主讓賓。

禮記註義纂訂卷之十九

畢

一於和而不離也。清廟之詩。文王道德之音也。升堂而歌之。正以示賓以義接主。主以禮接賓。一於德而不流也。象武之曲。美武王能大文王之事也。堂下以管吹之。正以示賓謹進退之節。主厚飲食之養。而共成此禮事也。惟其如此。是故古者兩君之相見。不必諄諄然親相與之言。但以禮樂之道相示。則所謂情德與事。自可嘿喻於不言之表矣。此固禮樂所存之深意也。三子可不致力於斯哉。按前言子貢退。今乃言之。蓋既退而復來也。通節主大享言。大享者諸侯相朝。既朝而享之之禮也。禮有享有食。有燕。享禮重於食燕。諸侯饗諸侯。視諸侯享大夫之禮爲大。故曰大享。苟知此知字重看。蓋不能知。則不能。

行先。把大禮源頭見得明徹。就是和序極底的工夫。卽上明字義也。獻祓之中。正與兩君相見反。聖人已。只以和序字發揮。知仁在禮兩段。通只就大享說。下管象武之上。註云。缺升歌清廟一句。一云。升堂樂闕中。卽有清廟在內。何必補出。極當。君子知仁。盛仁乃禮之本也。常說於樂闕。知相愛之仁。於升歌。知讓德之仁。於管象。知成事之仁。不如渾渾發意。起繳處。以樂闕升歌管象。明爲妙。三君子皆指兩君說。一云。此君子是觀禮者。勿從。

此節九四分析。就註疏而論。鄭孔皇處。其說各別。況後之人。何所依據乎。分析既無依據。龍侗亦復不協。此等

禮記說義纂言卷之十九

學

經文只合闕疑。未可臆斷。訓詁家相沿已久。前解本於鄭孔。姑存之。一云。行中規三句。不過形容其行其還。其和轡之曲中耳。如何分得五節六節七節。殊有理也。

○禮也者理也 節

此見禮樂之本。惟君子能體之也。理節二字。在心上看。是禮樂之本也。首二句虛論其理。無理不動二句。方著君子。說是無時無處不體驗此理。節。此不輕用禮樂之謂。不能詩六句。詩樂上著二能字。可見與德皆在中之理也。而君子非此弗動者也。卽無節不作之理也。禮得理。則樂得節矣。

夫子曰。禮主於序。人心中有理而不亂者是也。樂主於和。

人心中有節而不流者是也。君子知其然。無理不動。動必有理。則禮之本得矣。無節不作。作必有節。則樂之本得矣。君子體禮樂之道如此。然所謂無理不動者。其理何在。乎。彼詩本人情。該物理。禮中通達之理也。不能詩。則不能通禮之意。必有倒行而逆施者。於禮不亦繆乎。樂發聲音。形動靜。禮中文采之理也。不能樂。則不能成禮之文。必有機野而不文者。於禮不亦素乎。德本於忠信。行於義理。禮中淳實之理也。薄於德。則徒事儀文。不能培禮之基。於禮不亦虛乎。是皆不得其理者也。禮樂非二用。言禮而樂在其

中矣。曷亦求端於本哉。

按禮中有自然之理。就是序。樂中有自然之節。就是和。禮記說義纂言卷之十九

學

君子動以理。必本理之在吾身者出之。防其亂也。作以節。必本節之在吾心者出之。防其流也。不能詩。常說作行禮之資。恐與上段血脈不貫。君子之無理不動者。必會詩樂德中之妙。而時出之。行禮時方有一段太和真意。方是無禮不動。所以通篇言禮。忽又兼樂。忽又及詩。詩與樂皆所以調和禮者也。

子曰。制度在禮 節

此夫子重思行禮之人也。首二句發上節末句未盡之意。子貢之問。又從不能樂於禮。素生來。夫子答之。未嘗以窮字爲非。但只教子貢不可因其富而貶其人也。始終許美爲古人。益見禮必待人而行意。



夫禮之寓於器物者曰制度。禮之寓於設施者曰文。爲此皆禮之所有。在禮者也。必有忠信之人。然後制度文爲各得其宜而禮行矣。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其如制度文爲何哉。子貢曰。禮以人行如此。然則夔但以樂稱。其不通於禮乎。夫子曰。夔其古之賢人與。蓋膺帝命而時亮天工。教胄子而羣后交讓。信乎古之賢人也。蓋禮樂非二道。和序無二理。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則質而無文。故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則和而無節。故謂之偏。夫夔在當時爲典樂之官。今之人遂以爲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此達樂之名也。若使當時命爲禮官。安知不達於禮耶。信乎知樂必樂於禮。夔也。畢竟爲古之賢人也。豈可徒泥其名而遂非其人哉。

禮記說義纂言卷之十九

樂

按制度如簠簋俎豆之類。文爲如升降上下之類。在人二字。根上文德字。言行禮之難其人。而所以行禮者。必有神而明之。達於禮樂之原。而不徒拘制度文爲之末。者在夔正其行之人也。窮不達也。子貢此意。謂夔既能樂。又非薄德。何緣但聞其達樂。不聞其達禮。故問夔之於禮。其果不達與。古之人。禮樂出於一。今之人。禮樂分爲二。謂之素偏。是泛言。下方透出夔來。達字生於窮字。素者直情徑行。無從容委曲之意。偏者得此遺彼。無備道全美之實。今人是也。

○子張問政

二節

此總論禮樂盡爲政之道也。上下無二。目前言君子明於禮樂二句。爲政之道已盡。此處且虛。不當以和序字換禮樂。禮樂與政相通處。不宜透發。只在本文而已。及註中惟字上發揮。因子張復問。故言言而履之以下。發明君子用禮樂二句意。言行指好邊說。本諸身是禮樂之本。重履樂二字。力字重看。即必要履中正。樂和平之意。以南面而立以字正見舉而措之。非徒居尊位已也。太平不必泛講。只把禮樂意發揮。諸侯三句。正是太平之象。句句入和序意。總與禮樂有情。

禮記說義纂言卷之十九

樂

自篇首至此。夫子告三子爲政之道。詳且備矣。子張未達。以爲所言禮樂。皆治已之事。而未及治人也。故問政。夫子曰。爲政之道。前者已嘗告女矣。道在知而行。是獨契和序之源。而實體於躬行之際。由是措之政事。卽是爲政之道。奚必別求所謂政哉。下文言履行樂。卽此禮樂。力此二者。卽明於禮樂之意。舉而措之。卽南面而立以下意而已。言無他說也。子張復問。意以政事多端。若必明禮樂以措之。則禮樂不止如前所云也。是必以儀文器數爲禮樂。而不以躬行心得爲禮樂矣。故夫子以鋪筵二股發其端。下明禮樂之本。而以諸侯三句指其事。言中理矣。必身踐履之。則當然之序。實有諸已。乃所謂禮也。行中理矣。必心安樂之。則自然之和。無待於外。乃所謂樂也。君子致力於言行二者。斷然爲之。而不疑。確然守之。而不變。無斯須不履不

樂處以臨民運治於南面之上以序名序以和名和而天下自爾太平矣所謂太平者何以見之諸侯分封於天下者也彼吾禮樂之化畏服懷德而來朝矣萬物推行於天下者也順吾禮樂之感得序不亂得和不乖莫不從其理而服體矣百官佐理乎天下者也率吾禮樂之教遵職守分莫敢不承事矣此正所謂舉而措之者也又何必求政於禮樂之外求禮樂於吾身之外哉

按天下太平渾說和序化成處冒下三項服體二字要認物之有理猶人之有體萬事皆從其理如視聽之聰明手足之恭重便是服體承者奉順不失之意以各盡職言蓋力此二者是致中和的工夫說參贊化育的禮

禮記說義集訂

卷之十九

樂就本造化而節來說治民物的禮樂就本吾身和序上起方是實理

### 禮之所興 二節

此承上文而言禮樂之可措於政處首四句作冒目巧至義也是說古人治禮之義不可作禮興衆治之實室而無等因上文而反言之制禮之義不容已是禮廢衆亂而禮興衆治之意自見昔者一段申言聖人必由禮以治衆也辨貴賤至踰越衆治由此句是禮興當補出樂之興廢爲衆人之治亂可例見末二句記者自作結語

夫禮樂何以致太平也蓋禮之興廢卽係衆之治亂然則治衆只在興禮耳豈禮外有政也哉且以禮切於政者言

之雖以目巧之室亦必有與阼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則有序蓋與以居尊阼以居主上下左右以明尊卑隨行以辨長幼序立以辨爵齒此皆先王制禮微義也知其義則禮興而衆治矣若室而無與阼至亂於位也所謂禮廢而衆亂也以故古昔聖帝明王之治天下諸侯之治一國所以辨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外內莫敢相踰越皆由此禮之一塗出也言禮則樂可知已夫子言禮如明而該乎物我幽而及乎鬼神夫固至矣盡矣三子聞此言昭然皆曰不明頓開發而有所見其所得者深矣

禮記說義集訂

卷之十九

禮

陝西涇陽楊梧鳳閣 著

兄 楠龍棟 定

姪昌齡三開

紹齡七來

男延齡九如

孫 惺慧益較

○孔子閒居

按閒居卽燕居無異義也。一云退朝曰燕退燕曰閒。前言禮燕居之事也。此言詩閒居之事也。燕居稱仲尼閒居稱孔子以此。

禮記義纂訂卷之二十

孔子閒居

九節

此九節全要重志氣二字看。下氣志塞天地。氣志不違。氣志如神。這是君子運禮樂的神情血脉。志氣所以能運禮樂。又本于無私清明。則無私所以清明在躬。便能使氣志如神。便完了個王道。可見君子爲父母之道。卽三王參天地之道。

孔子閒居

節

此見爲民父母之道。不外於禮樂也。達原是明其致治之本。有敗先知。是審其將亂之幾。此之謂句總頂。和序爲禮樂之原。達者渾融妙契。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也。禮樂之原。卽五至三無之根脚。五至三無。雖不出禮樂之外。又是

禮記義纂訂卷之二十

二

禮樂之原。施于政治。處比原字又進一步。蓋原字只說個身心上和序。未見至意。此從本原上發于政治。五樣俱出。便到無以復加地步。三無又卽五至中之禮至樂至哀至。以全在吾心上用功夫。不假外面粗迹。故曰無非致五至之外。又有個行三無也。致字與行字一例。橫於天下。卽五至三無。東漸西被。南暨北訖。意致行是橫的工夫。橫是致行的成功。致之行之。則橫矣。此常一氣屬下。不斷有敗先。知全從達字這點心上得來。所云至誠如神也。末句總承于張問曰。詩大雅洞酌篇有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敢問君子必何如而後可以爲民之父母乎。夫子告之曰。君子所以作民父母者。以節民莫大乎禮。而吾心之序。乃禮之原也。君子達禮之原。而洞徹秩序之所自起。和民莫大于樂。而吾心之和。乃樂之原也。君子達樂之原。而朗照太和之所由來。是以一心會中和之理矣。由是以禮樂之道而施之於政事。自其極盛而無以復加者。謂之至。至蓋有五焉。君子則推而致之。以廣其充。周不窮之用。自其至微而不泥于迹者。謂之無。無蓋有三焉。君子則施而行之。以運其密微。不見之神。將始也。致行于一身。而終也。橫被於天下。皆所以滿達之量。而不特此也。治亂倚伏。不可爲常。必待其禍敗之已發。而後救。則無及矣。四方將有禍敗之象。然心切憂民。必有先知之幾。曲爲之備。預爲之防。不使至于卒然而不可爲也。夫父母之於子。不過爲之就利去敗。

而已。今明於致治之道，則利爲之理，而所以體恤者無不周審。其將亂之幾，則害爲之弭，而所以成全之者無不至。詩之所謂凱樂弟易者，此也是不謂民之父母乎？

按禮樂之原尚在五至三無之前，五至三無正是禮樂說者把五至三無就是禮樂之原，則本文致行二字及下諸禮樂字俱說不去。五至由粗以入精，故曰致。三無自內以達外，故曰行。既無矣，曷以行？言實有是心，實爲是事，而要歸於無思無爲，不謂之行不可也。四方二句常說與達禮樂之原三句相對，然意自貫串，亦不必拘先知根達字來不序不和便是敗，不言成者思患而預防敗尤在於先知也。此致五至行三無實實愛民緊要處。此之謂句真能以父母自處者，五至終以哀三無終以喪，正其切於憂民者也。非五至三無外別有一種愛民之心。

子夏曰民之

節

此節相生以上至五至之目，下是贊其道之妙。五至只禮至樂至盡之，即上禮樂之原，下無體之禮，無聲之樂也。志至詩至原其始，哀樂相生要其終，俱重治道說總由人君身上推到及於民處，志氣即精神心術之廣被於天下者。如詩禮樂哀皆是也，但當時雖有禮樂，未有措置，故曰志氣塞天地，即所謂橫于天下也。此之謂只在志氣充塞上見。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二十

三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二十

四

子曰五至之道，豈有外于禮樂哉？蓋子民君子既達禮樂之原則，必欲斯世斯民盡納于和序，稍不如心，便惻然不忍。此愛民一念，真是想到故曰志至。此心既是真懇，自然出于言凡咨嗟咏歎間，無非輸其節民和民美意，而好善惡惡每形之一美一刺之間，故曰詩至。發于咏歌者既切，則美者感發其善而力行，刺者懲創其惡而力去，凡出身加民必實見于威儀，於以陶斯民于至序，所謂言而履之，故曰禮至。蓋自君身之序推言之也。吾身既得其序，則政事寬靜，恩出于己而無強澤被于民而不知，于以納斯民于太和，所謂行而樂之，故曰樂至。蓋自君政之和實意之也。夫既以天下和序爲樂，必以不序爲憂，則視之如傷，防之恐後，有與民同患之盛意，故曰哀至。由是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所謂哀樂相生也。其目如此，然所以謂之至者，何哉？夫治民者多法制，則其形可見，而自志至達于樂至，不假于有形之法制者也。故正目視之，而不可見，多訓誡，則其聲可聞，而自志至達于樂至，不假于有聲之訓誡者也。故傾耳聽之，而不可聞，惟此一愛民之志存于中，勵精之氣輔于外，而存神過化，直充塞乎天地，道至充塞天地，則極盛而無以復加，此之謂五至矣。

按五至只重五個至字，相因次序不甚重，志謂心所在，上一志字貫下四者。詩禮樂哀總是他志中要如此，故

緊接不可見間以贊其志之充塞無間也。詩禮只以言行搭去。註中美刺興起。太把詩禮字看淡了。禮之所至有就吾身說者。不知詩與志已涉在民上了。蓋以感于咏歌者施于政事。凡政教皆中正之歸。此禮至也。樂至有就效驗說者。然致五至尚俱是為。治底工夫。蓋禮極其至。則政為善政。教為善教。不乖乎事之理。不拂乎人之情。此樂至也。哀樂相生句。一云是承上起下語。在上二句見出。不必說到君民感應上。夫到相生地步。君民之間都是一段精神相為流通。纔見極至。此句只宜照註。明目四句。只要引起塞天地句。與中庸以不見不聞引體物不遺一例。塞處正是至處。不見聞與塞天地雖不平重。然惟不見聞而塞天地。既不涉於形聲。又不淪于空寂。方形容得至字出。志即志至志字。主之則有志舒之則為氣。志一氣動。不可判然分看。此雖只說至的道理。其實三無之理。便在其中。

子夏曰五至既得 節

此指三無之實而証以詩也。無聲無體無服。即上樂至禮至哀至。三無原就治道說。俱根達于禮樂之原來。樂以政言。而不假節奏。故曰無聲。禮以容言。而不假儀物。故曰無體。但善政民悅。自有常德等語。宜會意用之。不可直說犯下。引各詩處。且就本意說。下句方體詩推開。照註發揮。其讀口某連讀口樣。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二十

六

彼樂必有聲。子民者達樂之原。致吾心之和。指民于協和。不必有鐘鼓之聲。而後和也。是為無聲之樂。禮必有體。子民者達禮之原。致吾身之序。以納斯民于至序。不必有儀文之體。而後中也。是為無體之禮。喪必有服。子民者達禮樂之原。憂民之失所。而哀矜憐恤。不必有服屬之親。而後喪也。禮樂施于平時。喪則施于變故。心皆至仁。而無迹可見。民受其賜。而不知誰之為。此之謂三無。子夏既已悟其理。政問何詩近之。蓋欲賦詠而藉興於詩也。夫子又告之曰。周頌昊天有成命篇。夙夜其命宥密。咏文武寬政安民也。夫人君有寬靜之善政。以安民。則民心自然喜悅。百姓太和。協氣嘉生。天下之樂在是。固不必有鐘鼓之聲。是無聲之樂也。邶風柏舟之篇。威儀逮逮。不可選也。咏仁人盛德之儀。不擇也。夫人君威儀根于盛德。則至序充周。從心所欲。咸不踰矩。天下之禮在是。固不必有玉帛之形。是無體之禮也。邶風谷風之篇。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咏婦人自述恤患也。夫人君有哀民之至情。而禦舊捍患。惻不容已。愛以天下在是。則不必有齊疏之服。是無服之喪也。由三詩觀之。而三無之義。可以興而起矣。

按引詩不必與本旨脗合。只大意彷彿。故曰近。到五起縱說橫說。益不拘矣。不可選。言其敬謹之心。到處詳慎。若有選擇。便多不到處矣。

子夏曰言則 二節

此二節見聖賢無窮之意。首節子夏問三詩而有請益之意。下節詳五起之實。前說三無恐玄虛而不知體認。故言五起。令人有可下手處。服訓作習。是政事推行服習。不狃于小康近利。而必究至于極意。五起五種詩詞也。起謂起發未盡之蘊。兼工夫效驗。渾渾說。下言五起之實。前二段是工夫。後三段是效驗。一段淡一段。各自相蒙。皆是由身心而推于天下。後世須知五起。卽在三無中衍出。非三無之外。又別有個五起也。每段首要補服習意。尾要補興起意。

言則大矣。節子夏問三詩而恍然有得也。故曰夫子言三無而近之以三詩。斯言也。充周不窮。大矣。純粹以精。美矣。禮記禮義集註卷之二十

且發揮致治之道。無以復加。盛矣。然言豈遂盡于三詩而已乎。蓋請益之意也。夫子曰。何爲其然也。天下之妙理無窮。學者之深造無已。就此三無中。君子之服習之也。猶有五種詩或由微而漸著。或由狹而漸廣。或由暫而漸久。足起發其義焉。蓋謂三無之服。必得五詩之詠而興動其起。然後能循序漸進。從容自得。而工夫效驗。闢發而無餘。乃所謂起也。

五起節夫子告之曰。五起之道。不過此三無之服。深造自得而已。蓋無聲之樂。自心之和也。故其始能于自心中求暢適之理。則和而不乖。詩之所謂氣志不違者可詠也。無體之禮。自身之序也。故其始也。能于身中求舒緩之宜。則

序而不迫。詩之所謂遲遲者可咏也。無服之喪。自心之仁也。故其始也。能于自心中求惻隱之真。而哀矜滿前。詩之所謂內恕可悲者可咏也。人心之本體原是至和。無聲之樂。既不違乎和。則此心之和。常存于本體。無所失矣。不如詩之氣志既得乎。人身之威儀原是至序。無體之禮。既序而不迫。則必致敬而不怠。而威儀得中。不如詩之威儀翼翼乎。人心之本體原通天地。無服之喪。既內存仁恕。則合天地萬物爲一體矣。不如詩之施及四國乎。氣志既得。則發而中節。天下之達道。人之所以樂從也。無聲之樂。詩又不云。氣志既從乎。威儀得中。則莊蒞動善。則而象之衆之。所以悅服也。無體之禮。詩又不云。上下和同乎。萬物一體。

禮記禮義集註卷之二十

則實心實政。容保無疆。能哀人。自能養人。無服之喪。詩又不云。以畜萬邦乎。人心之從。本于氣志之得。則令聞廣譽。日新不已。無聲之樂。詩所以云。日聞四方也。上下和同。本于威儀之中。則太和之在宇宙間者。愈久而愈大。無體之禮。詩所以云。日就月將也。萬邦之畜。本于仁恕之施。則所養者衆。其德至純。而又其顯著。無服之喪。詩所以云。純德孔明也。日聞不已。則吾心之和。方興而未艾。故無聲之樂。其終也。有如詩所云。氣志既起者焉。久而且大。則吾心之序。不特及于近。而且無遠不屆。故無體之禮。其終也。有如詩所云。施及四海者焉。德既孔明。則吾心之仁澤。足以被于後世。愈久而不忘。故無服之喪。其終也。有如詩所云。施

于孫子者焉所謂五起如此總之始起於心既得於身音異音音施徵於人又終而施於悠久皆自內及外自近及遠也施並

按樂以和言氣志和之本也故湯樂禮以序言威儀序之著也故屬禮喪以仁言內恕仁之存也故先內恕陳註將樂禮喪逐項分敘看去自明俱當以首句為主下皆本此說去而服行始有全功遲遲翼翼既由至序中來自然從容自然欽翼緩或失之於息等語不用爲安上下和同指朝廷說日就月將指一國說施及四海指天下說一云上下指君民言不如指朝廷之有次第日就月將兼德業言日若有就月又將德敬之操功不息禮記禮義纂訂卷之二十

也氣志既起句謂聲譽之隆方興未艾不特顯于當時而且揚于後世既起云者在在無不興起而不知其所自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而天地萬物之和應到此地位方可塞乎天地一云日聞不已則氣志之在我者必將益勵其和方興未艾蓋既享天下之名必思保天下之治也只宜從前就效驗說五起所引俱詩詞可歌咏者每一起而一韻用以咏歎贊美猶洪範皇極之敷言體也欲使父母斯民者恒歌咏以起發其義而盡所以服行之也

### 三王之德參於節

此明三王無私之德也何謂三無私就天地說此永奉時

事此之謂三無私就三王說已在既奉之後了天地日月只是一個無私三王所以覆載照臨一順其理而爲之則王心之廣大就是天地王心之昭明就是日月不在形迹上模擬者

子夏曰古云三王之德參于天地敢問德何如斯可參天地矣孔子曰造化無私其道有三奉斯三者以勞天下蓋天下欲見勞于王者甚衆而與之以淡漠天下將忘其勞與之以煦濡又恐所爲勞者祇屬私情而無以樹德于天下故非奉三無私不可以言勞無私覆者言無不覆而民忘其覆也地與日月倣此三王奉此則無私不在天地日月而在三王矣此之謂三無私此所以與天地參也商頌禮記禮義纂訂卷之二十

長發之詩不云乎言湯之盛德足以格天天之所祐集命于湯聖敬合天可見成湯有無私之德而夏禹文德不可例見哉

按德指及民之德參猶合也子夏問所以參天地之故奉者奉持而行也勞者慰安勤恤意一云勞如字對逸字看自古聖人出其身以爲天下役豈好勞惡逸蓋天欲扶傾開泰將此大任責之聖人聖人雖欲辭其勞而不可得也亦通引詩註解甚明一云降者猶自天而降生也不可從日齊詩作日躋升也祇敬也式法也九圍九州之界也

### 天有四時節



此言天地無私之教見三王奉行之本也。天有四時與地載神氣，吊起春夏秋冬，即四時而風雨霜露，則四時中之氣候也。風霆即神氣，而露生則受風霆之神氣，以有生者俱要一串說教，猶示也。謂以無私示人也。全要體無私意，蓋無私者，天地之德，自有三王奉之，則天地為至德，而天地為至教矣。以天言之，天有四時，何謂四時？春夏運啓閉之始，秋冬運啓閉之終，由四時之錯行，而有風雨為之發生，霜露為之肅殺，天之覆見于此，而一毫之私不與，無非教也。以地言之，地載神氣，神氣者天氣也，下降而地載之，于是神氣之變化散而為風，薄而為霆，風霆流行而成形，庶物因之以露生，地之載見于此，而一毫之私不與，非至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

教乎此三王之所奉也

按上文無私覆載以形體言，此節以化工言，不可看作兩項，兩段俱是句句趕說下，不可斷。然前段重在氣之運上，後段重在物之成上，春夏至霜露皆覆物事，神氣至露生皆載物事，載猶承也，陰陽氣也能變化之謂神，流形就承上句風霆說，不可看作兩層，流形者流行而有迹可見也，露謂呈露，物始生曰露，神氣散而為風，薄而為霆，風行而植物之甲者拆，霆震而動物之蟄者蘇，所謂露生也，雨露亦能生物，而此專以風霆言者，風霆無方而莫測，尤為氣之神故也。觀天地可以例日月，觀天地日月可以知三王，又云此天地無私之德，所謂大

信不約，大時不齊，無心而成化者也。聖人奉之，刑賞一，春夏秋冬也，鼓舞振作一神氣也。政教恩澤一風霆雨，露流形發生之機也。

清明在躬 節

前言湯無私之德，此言文武無私之德，總見其與天地參意，首六句泛說至德獲福之機，至引詩之下，方實指文武言。清明二句不平，所謂至誠如神也，清明是體，如神是用，惟清明所以如神，惟如神所以能塞乎天地，此神字就是達禮樂之原的達字，四方有敗必先知之的，先知字不是虛虛的如神，可見吾心清明方能得和序而為禮樂之根本。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

本

此言文武無私之德也。彼聖人者，本源澄徹，物不能淆，清也。本體光明，物不能蔽，明也。此無私之體，是謂與天地合德也。惟清明之德，身實有之，由是志氣充塞，與天地相為感通，動而必應，呼吸影響，不如神乎？此無私之用也。何謂如神？聖心無欲，乃時之所適，天意人情，有不得不如是者，即聖人亦順為之，所謂耆欲也。此耆欲將至，則天必先開發其朕兆，豫生賢人，以為之輔，猶天降時雨，山川先為之出雲也。聖人以至德獲福如此，不徵諸詩乎？大雅嵩高篇嵩高四句，言名世之英，應期而豫出也。維申四句，言中興之烈，得賢而後昌也，是詩也。周宣王之詩也。其諸文武之德與，蓋文王純德不顯，則周命維新，而二老先歸，武王敬

炎持故大統克續而十亂畢集是天即無形之嵩嶽而賢佐即文武之中甫也孰非文武無私之德有以致之哉故曰此文武之德也而參天地之業迄今與禹湯而並稱有由然矣。

按前說湯之德此說文武之德蓋湯武放伐疑有私禹禪受無可疑也常說詩以上泛論三王近云清明在躬就指文武說成湯敬德合天為湯無私之德文武清明合天為文武無私之德引詩乃徵有開之說而未句此字非承詩來通縮一節謂備清明之至德用克享乎天心此文武無私之德也當與前湯之德也例看常說幽妥近說宜知氣志即志氣塞乎天地之志氣天地間衆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

十一

萌之機耳目所不到而氣志到之天地間或然之數形象之所難測而氣志測之氣志如神即中庸至誠善必先知意有開必先常說徑作賢才之輔一云者欲猶言福祥也所該者廣引詩言豫生賢佐乃其中之一事只渾說不可因詩言遂以有開必先單指生賢看天降二句以降時雨比者欲至以出雲比有開必先詩曰嵩高維嶽言崧然而高聳者五嶽也其山峻大上至于天惟此五嶽降其神靈以生申甫為周之翰幹四國則于以蕃蔽其患難四方則于以宣布其德澤甫爾侯此謂宣王時人蓋為穆王作呂刑者之子孫也申伯也皆姜姓之國此雖宣王之詩然亦可借以言文武之德嵩高

之詩蓋宣王之舅申伯出封于謝尹吉甫作詩以美之也。

### 三代之王也 節

此承上說三王盛德而尤本于先德意首二句冒下言三代致王之由且渾說至三代之德方就三代實事說天不曰德而曰令聞者德必積而令聞彰還重德為本。

夫三代之王天下固有無私之德矣蓋有自焉其先世積德累行已素具無私之令聞其克享天心固結民心非一人一日之故也大雅江漢之詩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詩本為宣王修譽咏也惟三代先世無私令聞為啓佑後人之本者足以當之如夏有顓頊修百物以勸民共財殷有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

十一

契敷五教以親睦百姓周有后稷太王王季教稼穡積功累仁是三代先世之德也何以見三代有無私之德也其詩曰弛其文德協此四國本為宣王修文咏也惟太王積功累仁以聯故國人心以固維新天命足以當之是太王之德也太王周先世也觀太王而夏商之先世不可見乎是知先王無私之德自積祖已然三王又能繩祖武而奉三無私此所以與天地參而能王天下也于是子夏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聞此民父母參天地之至教敢不敬而承乎蓋禮樂之原無私之德皆不外身而求之也按兩詩俱江漢之詩本咏宣王俱取類以為證明明字不可空看過即清明在躬無私之德也文德文字亦要

着意。太王亦周興王之君。今聞以文德不以武功也。卽遷岐一事。可見弛文德協四國。則勞天下之証也。一云。前詩承上令聞來。贊美三代先世之德。只宜空說。後詩承三代之德。實指太王以例夏商。若三代之德。卽以顯項契。而點入。則下太王說不去。此亦有見。父祖之說。鄭註所無。起於孔疏。而陳註因之。相沿已久。不可變也。一云。上節以有開必先爲主。是無私之感。應足以得天心。此節以先其令聞爲主。是無私之聞望。足以得人心。總言無私之效也。前引詩是証三代。後列詩是比例三代。宜知。

坊記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二十

事

按此篇所記。皆以禮坊民之事。故以名篇。而篇首卽出禮以坊德句。爲一篇之總。經解云。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當周之衰。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多。則坊之道。固不可以不記。程子曰。坊記不知何人所作。觀其引論語曰。則不可以爲孔子之言。漢儒如賈誼董仲舒所言。益得此篇之意。或者其所記與。其言甚有至理。有天下國家之責者。其尚致審于斯。

○子言之。君子之道 節

此首揭禮之爲坊大也。坊有二義。一蓄水不使不足。一障水不使有餘。下坊德是蓄其在內者。坊淫坊欲是障其在外者。坊民理之不足。兼制民欲之有餘。要專看不足二字。

有生以後。大抵理不足而欲有餘。坊只爲不足而設。此處不足。彼處便不有餘了。下三句重坊德爲本。恐民不守禮。故有刑爲愚不肖者而設也。恐民輕視禮。故有命爲賢智者而設也。總之維禮以坊德也。坊德所以坊禮義之源。不使不足也。如此說與坊民不足意始得。

子言之。與子云同義。君子之道。其以爲世坊。辟則本之有坊與。何也。水無坊。則或泛而有餘。或竭而不足。民無坊。則人欲易有餘。天理易不足。知坊爲坊民之有餘。而不知理欲貞勝。正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坊有餘。其坊小。坊不足。其坊大。大爲之坊。民猶踰之。而坊可已乎。是故君子有見于此。知民所不足。莫如德。于是爲之禮以坊之。而保合其固。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二十

去

有之良。其或有背于禮而淫者。則坊之以刑。而民有所畏。有附于禮而欲者。則又坊之以命。而力無所施。刑之制粗。命之說精。于以坊淫欲之有餘。則輔禮成德。而民庶幾無不足者矣。此所以爲君子之道也。

按君子之道道字。卽下文所謂禮刑命者是。二句虛喚起。下正解其意。不足在天理上。人欲熾勝而有餘。則天理消滅而不足。一云。人心之欲無涯。而常苦不足。以不足而無涯。未有不踰其則者。故云坊民之所不足者也。不作理不足說。亦妥。德是禮源頭。坊德所以養其源。坊淫所以遏其流。至于命以坊欲。則又入濫而言之。

小人貧斯約

節

此夫子重貧富之坊也。小人四句是人情。禮者一句是坊。這人情且先說禮之能事如此。下面方說聖人制禮。須知節文約驕中俱是用得的。不是節屬驕亂。文屬約盜。下重一制字。乃節制。非創制也。驕約氣也。禮天禮之節文。能制氣者也。首言貧富。中言富貴。末言貧賤。彼此互文。古文法如此。亡讀曰無。

子云貧富人所時有也。小人不能安貧。斯氣歉而約。不能守富。則氣盈而驕。約而不獲。恣斯苟得而為盜。驕而不能遜。斯犯上而為亂。二者皆情之流失也。而原起于無禮。聖人知人情有過不及之兩端。因而為之節。使過焉者雖欲為而有制。而不敢為。為之文。使不及者雖欲不為而有車。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

而不得不為。于以為民坊。而得其中正之則者也。即以富貴之情言之。故聖人之制富貴也。如家富不過百乘之類。所以制富而不使之至于驕。如一夫受田百畝之類。所以制貧而不使之至于約。如貴賤有等。衣服有別之類。所以制貴而不使其以逼上為快足也。富貴貧賤各守其禮。故不至于盜且亂而亂益亡也。禮之不可已也如是夫。

按禮者因人之情十七字。作一氣讀。泛就人情言。不專屬貧富上。故聖人制富貴以下。方就貧富言。實不嫌於上。慊快也足也。快心滿志。便不免有淫縱之患。唯受限於制。則終日循分之不暇。又何至慊。此說亦有意。註伐木二句。作取物快足說。太淺。一云慊恨君祿爵之薄。又

穿鑿矣。禮制亦多。富貴獨先焉者。以人之大欲存也。

### 子云貧而好樂 節

此節重寧眾之坊也。亦在貧富上見。下諸侯字不可忽過。茶毒分。上是見不為悖亂者之難。下是先王制一定之禮。以坊之也。此節分明是王者待宗藩之策。上三句俱指諸侯卿大夫言。古者諸侯卿大夫。都是王者宗族。看眾而以寧句極重。分明有個族大難制之意。

子云禮以坊貧富固矣。至有家國者不但富而且眾。此尤不可以無坊也。不觀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與能以眾盛而安寧者。天下其幾乎。言此三者不多見也。詩大雅桑柔篇云。言貧賤者因貪富貴而作亂。寧為茶毒之行而不顧可。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

見眾之不易寧也。故先王慮之。制諸侯之國。不得過兵車千乘之地。制都邑之城。不得過百雉之數。制卿大夫之家。不得過兵車百乘之地。皆所以坊其地。廣人眾而不得寧也。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而況可不坊耶。

此節貧富蒙上文來。單重眾而以寧句。眾而以寧。與左傳能以眾整語氣同。下有國有家。正有眾者也。民之貪亂二句。民苦政亂而刺厲主也。制國制字。貫下二句。雉度名。高一丈長三丈為一雉。每雉五堵。百雉則五百堵矣。以城垣廣狹之度言。諸侯猶有畔者。正意却在言外。

### ○子云夫禮者 節

此嚴疑微之坊也。疑微二字且虛說。章疑別微。起下三句。

以爲民坊起末句以上就制禮者說尚未着在人上到下面方是君子用禮之實章別正所以爲民坊申看有等有別有位正章疑別微事要與謙意相貼疑不章民以感心生爭心微不別民以隱幾生競端章別則謙謙則得其坊矣。

是非不決之謂疑然得禮則是失禮則非禮以章明之則理明而從違審邪正方隱之謂微然合禮則正悖禮則邪理以分別之則幾決而取舍定凡此皆所以坊民使之從是而去非趨正而避邪如坊過水之流者也何也蓋貴賤之等自一命以至九命衣服之別自一章以至九章朝廷之位自極尊以至極卑其間等級之度毫髮不可僭差此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

志

正疑微之所在也微使禮雖分定而有等有別有位則疑以禮而意微以禮而別民有不安分以讓其上者哉。按疑以人心言微以事迹言章疑異于決疑疑者似同而實異章言顯也決言其成也別微異于明微微者似有而實無別言其有辨也明言其既著也等還在等威名分上說民卽有位者是蓋使疑不章微不別民雖欲讓而無所讓矣可見辨分乃所以定志而生其共讓也。一云此節重朝廷之坊朝廷有位當在上二句見出有等有別方謂之有位如貴賤以爵列也爵以詔德觀其貴賤則知德之厚薄也衣服以功賜也服以顯庸觀其衣服則知其功之大小也朝廷有位則爵命衣服所自

居也民之視其位則知其定分而行自遜讓矣讓在爵之賤者讓于貴服之殺者讓乎隆說此說章別較有關係。

子云君子辭貴 節

此夫子明辭富貴之道也上君子是設言辭富貴之效下君子方是着實說辭貴恐立乎本朝而道不行也辭富恐素餐總是人浮於食之意夫恐不稱富貴而辭之則動心忍性增益所不能以培才德而爲不浮食之根本者無不至矣食浮浮在上也與行浮于名之浮同二句原其心也說者俱作舉受祿一端辭爵例見近云通承爲是此正辭富貴之道也 亡讀日無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

半

君子于爵之貴者則嫌其德之薄不足以居而辭之矣若夫賤則安之而有所不辭於祿之富者則嫌其功之少不足以受而辭之矣若夫貧則安之而有所不辭賤不貪貴貧不慕富則無爭奪之心自無爭奪之禍矣故亂益亡也夫君子非性與人殊也才德薄而受祿厚則質之於心不安才德厚而受祿薄則反之于心無愧故酌于二者之間與其使食浮于人也寧使人浮于食求無愧于心而已此正辭富貴之道而豈但計其亡亂已哉

○子曰觴酒豆肉 節

此言君子教讓之坊也觴酒至犯君三者皆教讓之事而民消喻之者以讓在禮文而不本于己身也下段二者皆

是由己身以盡讓故民感之而作讓作讓只貴人賤己先人後已盡之稱君二句正貴人賤己先人後已之一事子云禮六十以上邊豆有加所以尚齒也故上之人觴酒豆肉讓而受惡以率之然民猶有犯齒者三命不齒席于尊東所以貴貴也故上之人祗席之上讓而坐下以率之然民猶有犯貴者族人不得戚君位所以尊君也故上之人朝廷之位讓而就賤以率之然民猶有犯君者詩小雅角弓篇云凡人之不善其相怨也各執一偏而不能參彼己之曲直又其端甚微僅一受爵不讓耳而禍遂至亡身而後已以此見人情之難坊而上之不可不讓也然則民如之何而作讓耶其讓本于己身乎夫子又云君子分之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

幸

所在貴人而賤己如不自尊其身而尊人之身是善之所在先人而後己如不自尚其功而尚人之功是所謂身讓也則民亦感之而作讓無犯上之事矣故禮稱人之君曰君尊之也自稱其君曰寡君示謙也稱君且然况己身乎此貴人賤己先人後己之意也民之作讓信當以身先矣按惡謂酒肉之惡者禮以臥者為祗坐者為席合言之

利祿先死者

節

此夫子重仁厚之坊也人臣之于君有死于國事者亦有生而有功于國者有為國事而出亡在外者亦有有功而存處國內者君有財利榮祿之事一時並與必先與死者後與生者以此化民則民亦仁厚而不惜死者矣先與亡者後與存者以此化民則民亦忠義而可付託大事矣詩邶風燕燕篇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是不惜死忘生之意也以此坊民民猶惜死而號無告况不妨乎

按利祿之所施不必及其身也錄其人之功以及其親族而已若周官以其養死政之老與孤禮言去國三世爵祿有列于朝之類皆是也以死者君之心猶所不忍則民勸于孝思故曰民不偯以亡者君之心猶所不忍則民勉于忠義故曰民可以託偯死而號無告言民偯棄死者其生者老弱號呼無所控訴也

○子云有國家者 節

此夫子明尊賢之實化也上言實德足以化民是論其理下二句實指君子之務實與小人不同也君子小人俱在上者如論語易事難悅章之君子小人言者言祿車也子云人君好賢甚不可空言而無實行也是故有國家者貴有德之人不吝于頒祿而賤祿則民興于讓德尚有能之技不吝于賜車而賤車則民興于才藝實行之化民如此君子可事空言哉故君子約言稱人之賢則必祿之稱人之能則必車之若小人則先言矣口惠而實不至何以

人哉

○子云上酌民言 節

此言主德當順民情爲人君自用者坊也。亂也。以上總是論上下感應之理。下面方着在爲治之人上說。犯就是不天上施亂。又說進一步。報禮重正對亂字。兼常變說。比天上施又進一步。引詩証酌民言之意。

子云。君子之于民。分相隔而心相通者也。待我政教已出。民心洵洵。方思去用衆言以挽回之。則遲矣。其取輕忽于民心。亦既多矣。酌民言全在未發將發時。自心上量度審處。如此則輿論否如此則輿論可。而後布之于民。民之天上施也。只是王政得中。合其公心。卽是天適反是而民當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

之不酌。上之所施。違犯乎民心。則民亦不天上施而停逆之矣。是故君子有見于此。凡施政教。必信以主之。不敢民爲愚而有陵忽意。必讓以出之。不恃己之爲尊。而有驕矜意。便是隨時取中。則民報君之禮必重。居常則盡臣子之職。處變則效忠貞之節。相忘于信讓之化者。真有如天之所施。雖死而不易矣。亂何自生耶。詩大雅板之篇。先民上古之君也。有言有政教之頒也。詢于芻蕘。問于取草。取薪之賤者。引以見民言之不可不酌也。

按酌民言。便是不欺于人。而信不驕于己。而讓若說以實心去酌。虛心去酌。又多一層了。天上施上字。指君上言。非天上之上。如云上之有施。而民天視之也。則犯也。

只就人君說。言事或妄行。違犯公義。不就民心違犯說。重亦就天上施處略推開說。仍照信讓意講。

告則稱人 四節

善之化也。通指爲君上者言。善者人所欲而人所避。而稱之已斯道以之待人。則爲厚道。爲忠臣以之事親。則爲孝子。凡此皆非爲民。隨感而化。可見辭讓之心。人皆有之。顧上之

八二節言推善引過之風。深入於民心。民不爭于重怨。益亡於過。邊較重怨亡。淡于不爭。讓善又淡。工使天下皆密于自治。自知善不及人。所以讓也。

說義纂訂卷之二十

者人之所欲居也。有善而讓之於人。政教謀猷之善。惟爾賢士大夫之助焉。過者人之所欲諱也。有過而任於己。政教謀猷之失。曰惟我一人之無良焉。則已既不矜不伐。天下自莫與已爭功。能者民何爭之有。然豈惟不爭而已哉。善稱人而過稱己。則自治益嚴。而無可怨之道。人心愧服。亦無致怨之由矣。詩之所謂履無咎言。其斯不爭無怨之謂乎。然豈惟怨亡而已哉。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之得于觀感者。自知伐善爲可恥。以吾之所以讓善者而讓之于人。豈不讓善乎。詩云。考卜惟王。云觀武王之讓功于過。則讓善之意可推矣。

按人謂臣也不爭不與上爭能也。若民不與人爭。便涉



下文讓善意矣。怨益亡。上不為下所怨也。

善則稱君二節。善則稱君。有實實引君靜正其心。使之從善。改過意有此真心。方是良臣。方能作忠。善稱親。承志之孝。過稱己。怨慕之孝。作孝切上意。有慎修其身。論之于道。而不陷親于有過意。

此民作忠作孝之化也。子云人臣之于君也。善未必盡出於君。稱君者。辭人所不能辭。而君德以彰。是讓善之忠。過未盡由于己。稱己者。居人所不能居。而君過以掩。是引惡之忠。則民化之亦盡忠于君也。臣而如此。是誠臣之良顯。有古大臣風矣。故引書君陳。證歸美于君之事。善未必盡出于親。稱親者。曰貽謀之臧。過未必盡出于己。稱己者。曰繼述之弗替也。作孝者。民皆化之盡孝于親也。引書泰誓。證歸美于親之事。

按作忠須體上善過意發揮。仰君之德。不敢與君爭功。而藹然有承休之念。知己之非。不與君同過。而油然而匡辟之思。引書證善則歸君之意。而過則稱己。意在君陳。周書成王命君陳曰。謀猷之嘉。善者入告。君子內而不使人知。是導君以善也。而不善者不入告矣。及君行之。乃將順之于外。曰此君之德。非我之力也。是稱君以善也。而不善者則自任之矣。有臣若此。豈非良顯之臣哉。言切干事之謂謀。是方計者。言合于道之謂猷。是將行者。良以德言足為天子之倚毗也。顯以名言致吾

君子堯舜也。

君子弛其親之過 節

此夫子明子道之坊也。云君子之于親也。親之有過。則棄忘之。而至于善行之可法者。則敬述之。而不忘。引論語明敬美之意。引書義不協。借不言二字。為諱親之過。以明弛過之意。諱與敬同。

按此節主父沒而言。弛過敬美。重敬美。邊弛過。若作棄忘看。一常人能之。何曰君子。蓋為善以益前愆。則親之過忘。不僅子為父隱也。敬其美。有善繼善。述意不僅善則稱親也。高宗云。見商書說命篇。不言居喪不言也。謙樂其政教也。

子云從命不忿 節

此夫子明不匱之孝也。云人子之於親。有命則從。倘或以他事致忿。而色未平。愉色婉容之謂何。故當從命而不忿。親有過。當微諫。而其微也。或以積誠難久。而未免有倦。喻親於道之謂何。故貴微諫。而不倦。親有事。則勞。而其勞也。倘或以任重難勝。而未免有怨。共為子職之為何。故須勞而不怨。可謂孝矣。言無往而不用其情如此。方可謂孝。未句引詩以贊之。蓋有忿有倦有怨者。愛敬之未至也。有匱者也。不忿不倦不怨者。愛敬之不替也。孝之不匱者也。按父母或惡而苦之。或怒而撻之。皆勞也。

子云睦於父母 節

此承上章明錫類之孝也。首二句泛論其理。第三句方着爲子者說。合族就是睦。言君子因而睦之以合族之禮也。此人子之情誼。不特與父母相流貫。且與父母之族黨相流貫。方謂之體親志之孝。

夫宗族父母之黨。正吾親所愛敬者。推吾愛敬父母以愛敬之。是能體親之心。而廣爲子之道。故可謂孝。夫惟睦族爲孝。然非合族則無由致其睦之之道。故聚會宗族爲燕食之禮。正睦黨之不容已處。綽綽有裕。故能合族。若交相爲瘡。豈能合族乎。

子云於父之執 節

此亦承上章明錫類之孝也。此節三段。各自爲意。上下原不相蒙。大旨當以敬字串着。

子云孝子之不匱。不但推之睦族已也。又推之而敬于其友。焉是故於父之執。可以乘其車。蓋車所同也。不可以衣其衣。蓋衣所獨也。若此者。君子所以廣孝。而敬父之執同于父也。子又云君子之所以爲孝者。非以其養。以其敬也。若徒以養。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別于小人乎。其矢敬之要也。子又云。禮父子不同位。蓋同位則尊卑相等。是不敬也。故不同位者。正君子所以厚其敬親之道也。商書太甲篇云。厥辟不辟。忝厥祖。蓋言君不君而與臣相褻。則辱其先祖。爲子者若使父不父而忝祖。豈得謂之敬乎。

按曲禮父子不同席。謂所坐之席也。此言不同位。謂所立之位也。各有尊卑。同則相褻。以厚敬。責子之盡敬也。君父之道。宜尊嚴。引書言。因君見父也。重爲子一邊。爲子者可以同父之位。而貽父以忝祖之辱乎。

子云父母在 節

此以慈明孝之當厚也。子云慈孝之心一也。而人之情往往薄於孝而厚于慈。是故父母在。人子不稱老。所謂恒言不稱老也。孝所以事親。慈所以畜子。言孝不言慈。慮其厚于子而薄于親也。閨門之內。戲而不歎。所以致娛而不忍傷也。皆孝之厚也。

按戲謂孺子言笑。如老子所爲。非戲謔也。一云孝者吾之所以事親。慈者親之所以待我。吾所得自盡者。孝而已。又何心于父母之慈哉。故言孝不言慈。薄于孝是薄盡于親。厚于慈是厚望親心。二說皆人情所有。讀之感歎。

○子云長民者朝廷 節  
此夫子重興孝之坊也。長民者三句。作上下感應說。特虛論其理。下有事追孝兩段。乃是孝親實意。又是興孝之本。上作孝指事生言。有事追孝。主事死言。修宗廟。有主來敬祀。事根有尸來。二者皆不忘處。

子云君子之孝。非第孝其親已也。孝近于親。長民者在朝廷尚尊之地。而行敬老之禮。然則人各有親。奈何不隨分。

以自盡乎其作孝也。天性之愛，自不容已者。然徒知其孝心，而未知所有事于孝也。故又以身示教焉。其于祭祀也，為之尸以象其生焉。在宗廟也，為之主以象其存焉。若此者，所以示民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不忘其所由生耳。惟宗廟之有主也，故修之以飾其廟貌，惟祭祀之有尸也，故敬之以致其明禋。若此者，所以教民追養繼孝于無窮耳。君子之身教如此，庶乎教民興孝而不忍遺親矣。而民猶有忘親者焉，又豈可以無坊乎。

按長民者，謂天子諸侯也。朝廷之上，易于貴爵而賤齒，尚知敬老。况自己之親乎？有尸二段，辭平而意串，有事以行言，追孝以心言。祭非主則無依，非尸則無事，故有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

主有尸。尸用于祭祀之時，故言敬。如畫志畫物是主，棲于宗廟之內，故言修。如補葺潔除是皆不忘親以教民興孝處。

### 子云敬則用祭器 節

此夫子重賓禮之坊也。敬字提起作冒，下以陳器用物行禮三段起串說。一步狹一步用祭器了。又要不菲不美，不非不美了。又要親饋，總是主人委曲致敬于賓意，引易與詩總是明主人當敬賓意，食者利之所有。禮則義之所在，此篇所記坊者十六，而此獨曰示民。

彼敬者主人之所以接賓也。主人敬客，故燕享之物，一以豆簋鉶等祭器盛之，而以神道事焉，可謂敬矣。然美菲

不當于中。雖用祭器無益也。故君子不過于儉，而以菲廢禮。不過于豐，而以美沒禮。可謂敬矣。然親饋不致其敬，雖用祭器無益也。故食禮，主人親饋與否，而客之祭不祭，困之豈惟不祭哉？苟主人不親饋而無禮，則君子雖美不食焉。况于非乎？易曰：東鄰等言，在誠不在物也。詩云：醉酒飽德，言在德不在酒也。非即主人當敬之謂乎？夫享食待賓之末，近乎利。恭敬待賓之本，純乎義。此亦賓禮義利之辨也。奈何以此示民，民猶爭利而忘義，况不妨乎。

按兩個君子不同。前以主言，後以賓言。引易喻奢而慢，不若儉而敬也。引詩言君子享燕，非專為酒肴，亦以親戚儀講德美也。幽明雖殊，其貴敬而輕食一而已。

### 子云七日戒 節

此夫子重祭禮之坊也。上四段言祭禮各有所示之教，如此，使禮容不肅，亦何以端立敬之本。下肅禮容，正敬心之所寓。容肅則廟中莫敢不敬，故為立教之本。觀字中有交相肅意。引詩以明之，無不肅之意，在上二句言外。

子云：禮之所行，教之所示也。而教之所傳，觀之所得也。故祭禮將祭之時，有齊戒之禮，以純其志。有承奉趨走之禮，以敬其尸。是敬神之道。故云以教敬也。陳祭之時，醴齊醢齊澄酒。此三酒味薄者在上，味厚者在下。貴薄而賤厚，是示民不貪淫于味也。獻酬之時，尊者飲多，卑者飲少，示民有上下之等也。既祭之後，因祭祀之酒食，會宗族之昭穆

而燕飲之教民以和睦之道也。禮各有義義各有教如此。豈惟以此四事示教至于始終禮儀率與祭之人觀望之。如堂上觀室中則室中不得不肅堂下觀堂上則堂上不得不肅也。則禮儀盡合乎法度笑語盡得其所宜。如小雅楚茨詩云何往而非示教也哉。

按曲禮大夫士下君尸君自下尸是過之者趨走也尸爲上主人主婦賓長各一獻是尸飲三衆賓爲下獻尸畢然後獻衆賓是衆賓飲一而上下以飲之多少辨矣。此總是教民以敬處而禮容尤敬心之所寓故主人事尸于室固致其敬而堂上有長賓長兄義觀室中之敬以爲敬則室中肅而堂上亦肅長賓長兄弟事尸于堂上固致其敬而堂下有賓弟子兄弟之子觀堂上之敬以爲敬則堂上肅而堂下亦肅室中堂上禮儀以升降上下之節言堂上禮儀以酌獻酬酢之文言惟其相觀是以卒度卒獲與小雅相似故引詩以贊之。

一云舊說四段示教之義堂上二句示教之本看來禮儀之肅就在上四段示教中見出蓋室中卽主人事尸堂上卽長賓兄弟之酌獻而堂下卽賓弟子兄弟子之聚食者觀不止觀視言上下內外更相做法爲所觀者不敢不肅而觀之者又能不肅乎只體示教意講不必另討一番。

子云賓禮每進 節

此夫子以賓禮起喪禮之坊也。子云賓禮賓自外而入故每進以讓喪禮喪自內而出故每加以遠其進其加皆以漸致禮之道也。何以見之浴于中霤飯于牖下小飲于戶內大飲于阼殯于客位祖于庭葬於墓由中霤而墓以漸而遠皆喪禮示遠之事以吊言之弔于殯殷既封而弔也弔于家周反哭而弔也所弔雖異其示民不偯死之意則一也子又云死者人之終故送終爲大事孔子從周者以喪禮大備于周也不止謂上弔于家一事以此坊民諸侯猶葬而不葬者。

按賓禮兼朝聘燕鄉言鄉飲潮禮主人迎賓至門三醵至階三讓皆主人先入先登是每進以讓也章首賓喪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一並言下獨言喪禮者重卒葬而言殷人殯上而弔于送死太簡周人孝子反哭至家始弔於送死殷勤是情理備具夫子所以從周。

子云升自客階 節

此夫子明喪禮之坊也。云人子居喪升自客階弔于賓位親既往而猶避其階與位皆不忍遽代父所以教民追孝也。未終喪則不稱君而稱子不敢以君位自居所以示民不爭而興讓也。故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益奚齊以未沒喪而稱子卓子以既沒喪而稱君是其証也。以此坊民子猶有弑其父者。

按升與受弔皆指君言觀下教民字可見未沒喪未終

喪也春秋傳曰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至其臣子  
年則謂之君矣奚齊與卓皆獻公之子也獻公卒驪姬  
之子奚齊立其年申生之傅里克殺之弟之子卓立明  
年而弑春秋記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是奚齊以  
未沒喪而稱子卓以既沒喪而稱君事在魯僖公九年  
十年引此重子字君字以明未沒不稱君也

○子云孝以事君 節

此夫子重君父之坊也子云世子于父尊則君矣故在朝  
則孝以事君入學當齒讓故弟以事長蓋世子君在斯爲  
臣父在斯爲子斯時一心惟知尊君敬長而已示民不貳  
示民知意之不敢貳於上也一有貳之心便是急於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  
爲政故君子有君在不謀仕嫌欲急于爲政也惟君有故  
而代之下則命龜之詞稱君之貳其其餘他事皆不敢稱  
君貳此世子之禮忠孝無二心也

按此節通作世子說于下二句方協不貳謂不貳其心  
非副貳其君長之說夫事君長乃吾分內事如何反爲  
示民而設原來君子不過自盡其不貳之心要之上行  
則下效觀感興起皆吾之身教使然便若有以曉示之  
耳凡示民教民處都要如此看君子卽世子也

○子云禮之先幣 節

此以交際明事君之坊也此只是要人先事後祿之意爲  
何此意在交接之禮上見之蓋交際之禮人人通行寓此

意于此禮之中庶人人共知而相勉于貴行先事意細分  
之首二句論禮先于物之義先財而後禮四句反看以上  
都是說禮以下方着君子說君子正明夫先事後祿之義  
者故字不空此弗納之心正以禮先幣帛之心二句要看  
得重嘿示臣工正在此處引易以証之末二句演明禮之  
當先於物以爲人臣之坊

夫交際之間有辭讓之禮有幣帛之將君子相見必先恭  
敬行禮而後用幣帛也蓋以禮者事之象幣帛者祿之象  
先禮而後幣帛正欲使民于事君之事則先之勵夫靖其  
之節于當得之祿則後之去其責報之心敬事後食之心  
嘿示于賓主交際之間矣禮之所示如此苟使先幣帛之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

財而後辭讓之禮則民感之而爲利矣無辭讓之心而直  
行已情則民感之而爭奪矣利且爭安望其能先事而後  
祿哉君子明于先後之義故于人之有饋于己者或恭敬  
不足而無以爲相見之詞則不敢納其饋蓋不敢先財而  
後禮也易曰不耕獲不菑畲凶言人臣無功而食祿者必  
有凶矣則彼不行禮而貪財者夫何爲哉君子以此坊民  
固欲民之先事後祿而民猶有責祿賤行者

按禮指相見揖讓之節須本恭敬來無辭者無交接之  
禮辭也如孟子辭曰饋贈聞戒之類弗能見謂無詞以  
爲相見也註云他故疾病太泥視猶顧也納也凡納饋  
者必視其物而後納之不見不納不欲以財先禮也易

無妄六二爻詞田一歲曰蓄三歲曰畬今易文無凶字而有利有攸往五字言必先種之乃得獲若先蓄乃得畬也安有無事而取利者乎以喻人臣無功而食君之祿則有凶也此蓋斷章取義姑借爲證

○子云君子不盡利 節

此言義利之坊也不盡利以遺民當作一氣看此句且虛說到下而君子方實言其事前引小雅大田詩以爲不盡利遺民之証後引衛風谷風詩又是不盡利以遺民之效

子云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故君子不盡取利于己而必以遺之于民觀之詩曰彼處有遺餘之秉把禮記說義纂言卷之二十

此處有不收歛之鋪積寡婦之不能耕者取之以爲利焉此非所謂不盡利以遺民者乎而其實何如故君子仕則不稼既享其在官之祿不修其在民者是遺稼之利于民也田則不漁既得其在山之利不取其在水者是遺漁之利于民也所食者備四時之膳矣則當遺珍之利于民不更用力以務求珍羞也大夫之于羊士之于犬既殺而食其肉則當遺皮之利于民而不復坐其皮也此皆不盡利以遺民之事也不然吾恐采葑采菲與無以下體不相似而何德音莫遠及爾同死之有哉

按上下公共取之纔謂之利若上人盡取而不遺民則財聚民散爭奪相殺不謂之利矣不盡利者正有其利

者也遺民者正自利者也田稼既多獲刈促遽彼有遺秉此有不歛穡與寡婦拮拾以爲利証以利遺民也祭享則皮毛並用豈可坐之坐之則是無故而殺之也坐若左氏所謂食其肉寢其皮是矣不宜豕則以有剛鬣不宜坐故也近云坐如春秋傳裏糧坐甲之坐委而不散之意不坐猶言伐木之家不畜牛羊也一云犬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不坐者不坐享犬羊之奉也犬羊之皮豈可坐乎亦辨駁有理

夫禮坊民所淫 六節

此下六條皆明男女之坊也

夫禮坊民所淫節言男女媒幣之坊情之蕩爲淫分之開禮記說義纂言卷之二十

爲別有淫無別可嫌之行也夫禮則防隄之章明之正使之光明正大無苟合之嫌也如是則綱常正而倫理明猶衆目之有紀而不亂也禮之爲用如此故昏姻之男女必有媒以通相交之情而無媒則不交有幣以通相接之禮而無幣則不見其所以能坊淫章別以爲民紀者蓋以此幽風伐柯詩云云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於男子者况不妨乎

按詩齊風南山篇今詩作析薪而伐柯如何乃在幽風伐柯篇則此誤引也

取妻不取同姓節言男女二姓之坊子云男女貴于有別故不取同姓所以厚別即買妾亦然以此坊民猶有不別

若昭公者

按春秋例當云夫人姬氏薨以諱取同姓故止云孟子卒。

禮非祭節言男女交爵之坊子云禮非祭男女不交爵蓋祭有未入獻尸之禮非祭則同姓諸侯相享夫人親獻異姓則使人攝是異姓不交爵也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二君蓋同姓故大享兩君相朝即同姓亦廢夫人親獻之禮矣大禮之不可無坊如此。

寡婦之子節言男女德色之坊子云寡婦之子非有才德著見焉則弗友也君子以避嫌故遠之也朋友之交以下謂凡朋友皆然不止謂寡婦之子也以此坊民民猶以色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

厚于德好色厚于好德也。

按非有見而與友則無好德之實難免好色之嫌君子辟遠正在此處。

好德如好色節鄭云此句似不足是也。

諸侯不下漁色節禮諸侯不內娶蓋下娶本國卿大夫士之女則是如漁者之於魚但以貪欲之心求之曰漁色矣色荒則紀綱弛民之婚禮亦因之而廢故君子遠色所以立民之紀使不以色而廢禮亂常也不但此也故男女授受云云皆遠嫌也以此坊民民猶淫佚而亂于族。

按婦人疾但問其安否不問其疾之所在嫌媚略之也亂于族非妃匹也。

昏禮婿親迎節此親迎戒女之坊子云婦人之道在家從父出嫁從夫故昏禮婿親迎舅姑親進女子以授婿蓋恐不知從夫之道而有違命之事也以此坊民婦道猶有不至而事多違者。

按婦人謂夫之父母曰舅姑舅子亦謂妻之父母曰舅姑但加外字耳婿親迎之時婦之父母承奉女子以付授于婿而戒之父戒女曰夙夜無違命母戒女曰毋違宮事恐此女于昏事乖違也不至不親夫以孝舅姑也中庸

按此篇之義詳見朱子章句或問唯尊德性道問學二語與陸氏所學不同當時紛紛往復辨論至今疑之夫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

此特二儒各因其性之所近以入門者如此晚年已悔而歸一矣況其本根節目之大未嘗不同則亦何必疑于其間哉學者宗陸而斥陸氏之意乎。



陝西涇陽楊梧鳳閣 著

兄 楠龍棟 定

姪 昌齡三開

紹齡七來

男 延齡九如

孫 惺慧益較

表記

按此記君子之德見于儀表者看來篇中言仁最多仁者天下之表也其以此名篇乎

子言之歸乎 節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一

此夫子思歸欲以儀刑立教也隱而顯是歸乎之故下三句是隱而顯之實隱以身言顯以道言莊威信在自己心上來不可說在人去了昔夫子周流不遇而嘆曰道不行矣吾其歸乎蓋君子身雖隱而身範的道理包得大在裏而自然顯著而不可掩何以見其顯也不待矜持而貌自然莊不待嚴厲而色自然威不待言語而信在言前自然確實是道顯于身而儀刑之本在我何患不足以成教化何必身顯始為顯哉此吾所以思歸也

按確不可拔龍德之隱也然勿用之中自有利見之具則潛龍之妙於顯也莊威信想見君子用心潛窺不事表暴乃見龍德之學一云君子隱而顯言君子之心雖

隱微潛伏而戒慎恐懼常若天地民物之交于前而至光顯者蓋無所不致其純密矣不待矜持而自然莊敬三句闡然合乎天載而遞世依乎中庸何必歷聘說駕而後足以行道哉

子曰君子不失足 節

此夫子明善勸之理也此節全重敬忌一句與註中三處字相緊關處正是敬忌之心三不失是動無不謹三足字是動無不善皆在自己身上體貼惟謹故善引甫刑證言貌色例見子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有所行也必慮之曰可以行可以無行惟理所當行則行否則寧弗行也何嘗失足于人乎有所喜也必慮之曰可以喜可以無喜惟理所當喜則喜否則寧勿喜也何嘗失色于人乎有所言也必慮之曰可以言可以無言惟理所當言則言否則寧弗言也何嘗失口于人乎不失足于人故貌之動也人畏之非人畏也不失足中有可畏者也不失色于人故色之正也人憚之非人憚也不失色中有足憚者也不失口于人故言之出也人信之非人信也不失口中有足信者也皆一敬之所致也周書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此正可明言足信之事則貌與色可知矣

按三不失着工夫不失足以舉動言即容貌之周于身者色則容之見于面者三足字重在已說未便說到人上甫刑即呂刑周書篇名呂侯子孫後改封甫故稱甫

刑猶刑稱楚殷稱商也敬有不敢逸意忌戒也有不敢放意別處說敬不說忌此說一箇敬忌于不失足不失色不失口最切非平常敬忌的工夫到得安得致此

子曰楊裝之不相節

此夫子明敬事之道也此舉禮文而釋其意欲民句着行禮之人講不是上行下效意此節重辨字毋相瀆之敬全在辨上不憚勞意輕

子曰衣之有裳所以別文質各有其宜者也行禮者或楊或襲或先楊後襲先襲後楊雖一時間亦必易服從事若是乎不相因者蓋禮者敬而已矣節文甚辨而又不憚其勞欲民之母相瀆也豈得相因而任便也哉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一

子曰祭極敬節

此明朝祭禮當慎其終也要看二極字二不繼字敬以祭之心言辨以身之節文言極已到至處了繼又進了一步言慎終如始意不可作一正一反看須知敬心略放開便是樂心辨別略輕忽便是倦態此最易起者故朝祭戒之子曰禮至乎宗廟朝廷而極矣顧至極之禮非至極之心不足以持之夫祭誰敢不敬而敬之心未純未幾而繼以樂者有之惟極敬者自灌獻至燕飲無非如左之誠無有繼以樂者矣朝誰敢不辨而辨之心未篤無何而繼以倦者有之惟極辨者自臨御至聽政無非端肅之度無有繼以倦者矣君子成慎于不覲不聞訶析于惟精惟一凡以

求極敬極辨已耳豈于臨事時隨攝哉

按極敬極辨俱有平日學問工夫在樂字倦字俱要看得細如燕飲以洽情適寢以就便皆不可已而易涉于樂與倦者極敬極辨則有其事而無其心矣極者竭盡而無餘之辭繼者前竭而後承之謂

子曰君子慎以辟節

此夫子明敬修之妙也慎以處事言篤以立身言恭以接人言總一敬字盡之三以字俱是自然無工夫不可作以求說

子曰君子慎言行則寡過况于禍乎所謂以約失之者鮮也篤于行則誠者豈能掩乎所謂闇然而日章也與人恭而有禮則人敬豈有辱乎所謂不侮人人自不侮也一修已敬而人己咸得如此君子之求諸已也以是夫

子曰君子莊敬日節

此夫子明主敬之學也首二句泛論其理不就君子身上說一日字言其功之密也其躬儼焉先由內以及外如不終日又因外以及內是安肆時事不以二字正其用功處子曰修已在敬敬修要純一君子也郊莊內敬則身心有所檢來日強一日而為聖為賢由此漸進內安外肆則身心胥于放蕩日偷一日而為愚為不肖由此下達消長之理如此是以君子養其內以齊其外齊其外以安其內不以一日之暫少開閒隙使其外有僥焉錯出之矜而內亦

拘迫而不安。如不能終日也。斯之謂莊敬。而日強在其中矣。

按莊敬二句宜活看。君子誠莊敬。則日進于強。始安。則日入于偷。間不容髮。所以日偷。亦云。君子莊以貌。言敬以心。言安者。逸于外。肆者放于內。一云俱當屬心。只觀註內。心無所檢束。自見可從。以聖賢愚不肯說強與偷。猶後一層。莊敬便是強。君子惟莊敬。所以天理益精明。純固。故曰日強。安肆便是偷。君子倘一念安肆。天理便間斷。而有駸駸汗下之勢。故曰日偷。君子一日一句口氣甚緊。蓋身心相關。心無檢束。則形必參錯。外既參錯。則心亦拘迫。記者畫出日偷樣子。與人看。若主一以莊。內而心廣體胖。何至于如不終日乎。躬合身心。切勿分看。

子曰齊戒以事 節

此夫子明敬之道也。曰天下至幽者莫如鬼神。至尊者莫如君。先王制禮教民齊戒。以事鬼神。擇日月以見君。恐民之不敢。鬼神與君也。甚矣敬之不可以已也。

按玉藻將適公所宿齊戒。則見君亦齊戒也。周禮祭祀前十日帥執事卜日。則事鬼神亦擇日也。此分言者。互相備也。朝廷之臣。每日朝君。何云擇日月。或由使在外。或食別都。見君必擇日月也。不敬即指鬼神與君言。恐民不敬。有示教之意。幽明之交。上下之際。尤其所當敬。

者故並言之

子曰狎侮死焉 節

此夫子嚴狎侮之戒也。曰人之褻狎侮慢于人。至于得禍以死。而猶不知畏者。為其所蔽故也。苟使知畏。則慎以避禍。將必悔而改矣。何至于死哉。

按此見夫子憚狎侮人者。心事書曰德盛不狎侮。又曰弗畏人畏。畏與狎侮正相反。

子曰無辭不相接 節

此夫子貴交接之敬也。曰交之易褻也。起于褻而不敬。故古者賓主相接。必有請事之辭。無辭不相接也。相見必有執贊之禮。無禮不相見也。豈樂為是虛文也哉。謝以正合禮記說彙纂訂卷之二十一

合之名。贊以章恭敬之實。無詞則直情徑行。無幣則恭敬莫將。易至相褻。此欲民之無相褻也。易蒙卦詞曰初筮告云云。賓主接見。信當如初筮之誠。不可如再三之瀆矣。按引易不甚協。姑證以無相褻瀆之義。

子言之仁者天下 節

此言人性之德。有關於天下也。天下二字要緊。正見為用之大處。是自然功用。非人去求之也。註中仁之體二句。是表的。原頭義之體二句。是制的。原頭報之為禮四句。是利的。原頭夫子謂人日在仁義禮大道中。而不覺表制利三借字。有猛然提醒人意。不惟使之由而使之知也。

子曰人莫不言仁言禮言義矣。至或以一節當之。抑知其

根于性而統于同乎仁者心之愛也其爲體大而尊元善在是而使人儼然知所敬真猶標準一立而人咸望之以爲趨也不曰天下之表乎義者心之宜也其爲體方而嚴物範在是而使人凜然知所畏真猶制度一立而人咸守之以爲法也不曰天下之制乎至報之以爲禮以交際往來此感彼應而有不容已者所以使人有文以相接而不至于慤有恩以相愛而不至于疎真猶利源一開而人咸賴之爲用矣不曰天下之利乎彼响响爲仁斷斷爲義屑屑爲禮外德性而言功用抑小矣安所當于天下也哉

一云利字作人心自然而然者易利者義之和孟子故

者以利爲本義同看太深了

禮記說義集言卷之二十一

節

子曰以德報德 節  
此夫子明報禮之貴持平也此承上文言報之禮足以感動人心爲末世說也詩無言二句是以怨報怨以德報德者此報之義也引書民非后四句是上下之常亦報之義但報字之意在言外且少却怨一邊此皆報之平也然亦有失其平者君子寧過于厚毋過于薄然則必如何報而可以德報德以直報怨是斷案

子曰報固天下之利矣然其中有德怨焉不可不知也人有德于我者我必以德報之然後民知所勸而務于施德人有怨于我者我必以怨報之然後民知所懲而不敢施怨大雅抑詩篇無言不謬此可證報怨無德不報此可證

報德商書太甲篇民非后無能胥以寧是安民之德宜報也后非民非以辟四方是翼君之德宜報也俱報之常理也若失其平則寧以德報怨毋以怨報德夫子又曰以德報怨雖不足以有懲然衆將德之而吾身寬裕有容矣是寬身之仁人也以怨報德則忘人之德悖理逆天刑戮之民而已豈但不足爲勸也哉

按以德報德以怨報怨末世人情大都如此引詩書爲前段作簡證佐言惡言也讒言也屬報怨邊無德句屬報德邊一云言兼得失德兼善惡此泛論報也民有德于后君之于民時使薄斂此上有以報乎下后有德于民民之于君出死斷亡而不偷此下有以報乎上此又禮記說義集言卷之二十一

上下之報也

子曰無欲而好仁 節

此見安仁之難而成仁之有道也  
子曰好必生于欲惡必生于畏若無所欲而好仁無所畏而畏不仁此所謂無所爲而爲之性焉安焉之事故曰天下一人而已矣惟安仁之人難得故君子講明仁之道理則自己之所能者言之必曰無欲之好無畏之惡方純于道也至于立法而使民爲仁則惟以民之所能即有欲而好有畏而惡亦足矣是以一人望天下而不以一人強天下這纔是聖人以仁成就一世的妙術也

按無欲無畏是不爲欲善其身而自然爲仁不爲畏懼

其身于惡而自然惡不仁。議道二句。是手立法中盡  
民之術。議道與天下論好仁惡不仁之道也。已指安仁  
者說。無欲無畏安仁者之所能。常說知側重置法句。爲  
民而不知議道亦爲民。蓋議道不自已。則道之分量未  
滿。置法不以民。則民之鼓舞不暢。非責已嚴。責人恕之  
說。一云率性之謂道。通變之謂法。立言以待天下之豪  
傑。立法以待天下之常人。無非爲道而已。

子曰仁有三 節

此節見仁以情異。體仁者不可廢義也。要把情字與義字  
看得聯絡。獨重異情上。爲仁受過。正是他情之不得已。而  
無愧於仁處。其中真情有無數委曲。豈不是異。下道義乃  
禮記說義集註卷之二十一  
得過緣由。遇仁之窮。不得不以義濟之。有過則合義。不過  
則不合義。必如此處之方是當然之道。而合于義者。異情  
乃爲義而生之情異也。可見義是成仁之物。與人體真  
若左右之不離者。體仁者豈可薄義厚于仁者。薄于義三  
句重。厚于義三句輕。不過形上句耳。

彼人之爲仁。其等有三。其功均與仁一。而情則時勢所遭  
有難一律齊者。與仁同功。不可信其爲仁。恐假公以濟私  
也。必也與仁之過相同。然後可信其仁。蓋君子苟可以成  
仁。寧處于過而不辭。過同于仁。則有仁之實可知矣。安仁  
利仁強仁。所謂仁有三也。然由仁者知者畏罪者來。其功  
雖同。而情則異。然則爲仁受過者義。而感其過爲仁人之

過者亦義也。有仁無義。非道之過也。猶有右無左也。是以  
體仁者仁爲右。而道卽爲左以輔仁。何也以仁卽人之心  
而道卽人心之公義也。徒有不忍之心。而義不足以濟。親  
而不尊。其弊寃且與厚義薄仁尊而不親者等。彼從情得  
過者。烏可廢義乎哉。

按仁字以愛之理言。就事功上見。惟仁右與仁人三仁  
字兼心德說。下安仁利仁。亦與論語在理欲上說者不  
同。既曰仁又何曰過。蓋欲全夫仁。或爲仁受過也。下義  
字已含在內了。安利至強仁。以造仁淺深言。指出三種  
人物發明。所以異情處。須發他不得已而甘受過心腸。  
此中便有當然之道。左右仁道。卽志至氣次意全。重仁  
禮記說義集註卷之二十一

與道相資爲用。不重先後之序。仁右道左。虛說。仁右就  
在道上。形道左就在仁上。形。仁人道義。申仁右道左之  
故。左能助右之不及。義能輔仁之行。方見相資處。仁何  
獨人仁以慈愛之存于心言。是本然者。乃人所以爲仁  
之理也。道以慈愛之宜于事言。是當然者。乃行而宜之  
之謂也。末六句言義仁不可偏廢。見體仁者必得義以  
濟。方與情不窮而仁始全。

道有至有義 節

此列道之三等也。上止論道。下方着人之造道說。王霸無  
失。俱以治功言。以上以霸謂有得于王霸之道。非便可以  
爲王霸也。與無失句。側看至道變而爲匡正之具。則有義

王道垂而爲日後之憲則爲考義與考總以救仁道之家耳

天下之治道有三。有純粹至善。渾全無迹。而爲仁之道者。仁不足則濟之以義。而毅然能斷。又一道矣。仁義之道。衰維之以法。而率由舊章。又一道矣。人君誠得其渾全純粹之道。則以德行仁。卽王者以王心爲王政。亦不過是。故曰至道以王下之。而得其裁制。斷割之道。則以禮明義。卽霸者仗威信以服人。秉風裁以處事。蓋其遺風焉。故曰以霸也。又下之得于稽考先王之道。而事無輕舉。則鑒成憲以無愆。學古訓而有獲。蓋其定式焉。可以無失矣。

子言之仁有數 節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一

士

此夫子剖仁義之微也。仁有數。以力之所至言。便見人當會其全而不可以一端自盡。義有長短。小大。以用之所宜言。說義無定體。便見人當合其宜。而不可以一偏自拘。意以下仁字俱屬治道看。曰愛人之仁。便繼以數世之仁。曰資仁者。便繼以終身之仁。引詩是足上意。非証也。數世句在武王養賢貽後上見。須本武王愛人之仁。先有中心。潛思終身句。卽在我今二句。須本率法資仁意思。夫仁豈一端乎。隨所舉多寡。所至遠近。皆可以仁名。仁有數矣。義豈有定體也乎。長短各有宜。大小各有辨。隨其用之所宜。皆可以義名。義不有長短小大乎。且以仁有數者言之。潛根于中心。而一體天下。是愛人之仁也。所發深

矣。勉強率法。而借外益內。資仁者也。所發淺矣。惟所發有淺深。故所及有遠近。大雅有聲詩。豐水云云。述武王預養官使。以人才啓後也。則今日爲親臣。後日爲世臣。此精神流于數世之後。故子若孫得所憑依。非數世之仁乎。邶風谷風詩。我今云云。言志在近憂無及遠慮也。則強仁自淑。與以令終一身。而我後之恤有不暇。非終身之仁乎。雖有淺深遠近不同。然皆可以仁名。則仁可見有數矣。而義之有長短大小。不可類推哉。

按有數如下文淺深遠近是也。有長短小大。如宜長短。則長短宜小大。則小大。孔子仕止久速之類。禮器高下文素之類。率法與潛根對。強之與中心對。資仁之仁字。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一

士

以古之仁道言。與上下仁字不同。有聲詩末章。只言武王遷鎬。以安民之功。貽子孫。並不及官人一事。此引詩乃以官人言。詩共八章。前四章言文王遷豐。後四章言武王遷鎬。建辟離以行教化之事。谷風篇言婦人爲夫所棄。故作此詩。以敘悲怨之情。又自思我身且不見容。何暇恤我已去之後。知其不能禁而絕意之辭。

子曰仁之爲器重 節

此夫子明成仁之有道也。今之人非不爲仁。只是求仁者責人太刻。把入爲仁意氣都銷阻了。所以夫子發此議論。審重道遠。以重遠形容仁體之大也。莫勝莫致。非不舉不行也。但不能勝其重。致其遠耳。舉重致遠。人事宜然。故曰

義度者量度期求之意。

子曰。仁也者。統四端兼萬善。其爲器重。與生相爲終始。一息不容少懈。其爲道遠。惟器重。故舉之者多。得此遺彼。而莫能勝。惟道遠。故行之者多。始勤終怠。而莫能收。此可見少能舉之行之。因此器此道之數。及由此愈舉愈重。有不可盡勝者。愈行愈遠。有不可盡致者。亦此器此道之數。是取數多者。正仁道之所以爲大也。然則人欲勉于仁。而盡勝盡收。自非弘毅之士。不能。天下弘毅者。有幾人。蓋亦難矣。君子曰。人已難于勉。仁而我可復責。以太難乎。是故君子之于人也。舉舉人道之宜盡者。以繩度人。則一疵尚存。全體之累。一息少懈。終身之累。非聖人不足以當之。難爲禮記說義纂言卷之二十一

人矣。惟就今時人望。今時人則能舉能行者。異于不舉不行者。漸勝漸致者。異于僅舉僅致者。賢者不可知哉。自責固當盡義。而望人必當以人。君子之成仁有道如此。

按器若器用。道若道路。舉若手舉。行若足行。俱借來字。而器重道遠。以仁本體言。莫能二句。着體仁者。說取數多在爲器重二句。見出勉于仁二句。在莫能勝二句。見出是故緊頂仁之當盡說。以義度人四句。須側重以人句。度人望人俱就舉行上說。此四句並舉得失。是設言正意。尚在言外。

子曰中心安仁 節

此夫子勉人爲仁也。上二句言安仁之難。下卽詩之好仁

者以勉之也。天下一人。見人不可不好仁意。玩大雅舉字。便屬勝重邊。玩小雅行字。便屬致遠邊。正暗應上節舉行字。如此。便指愛莫助之景行行止說。蓋卽其好之之辭。而推其好之之心也。鄉道以下。又申詩人好仁之心之篤。正發如此二字意。詩之好仁至末。通贊詩人好仁處。勉人意俱在言外見之。

彼仁不遠人。欲之卽至。顧人用力何如耳。仁之爲器重。爲道遠。中心安仁。只是勝重致遠。一出于自然意。天下一人而已矣。可貴也哉。然而非難也。大雅蒸民篇。以全德歸山甫之克舉。是卽舉之能勝者。而欲助之。小雅車牽篇。以高山比景行之可法。是卽行之能致者。而欲法之。詩之好仁禮記說義纂言卷之二十一

如此其篤哉。由其言而推其心。蓋鄉仁道而行。必中途力竭然後止。然力疲而志勇。有欲罷不能者。自今日言。身雖老矣。只見仁之當好。忘身之老也。以後日言。年數雖不足。只愛求仁之不切。不知年數之無幾。惟俯焉一無他顧。而日有孳孳。以至于斃而後已。今人惟不好耳。果能如詩人愛欲助行欲法。則始也勉仁。終也安仁。天下豈止一人而已哉。

按天下一人。非阻人以難。言安仁者少。正起下文好仁意。一章要緊相接。不可云安仁者固少。人當勉于仁也。烝民詩。此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築城于齊。尹吉甫作詩以送之。仲山甫樊侯之字也。車牽詩。言高山則可仰。大



道則可行。借仰高山以興行。大道引詩斷章。作景大之德行說。

子曰仁之難成 節

此見君子能成己之仁也。夫子歷來說許多仁的難處。此節教人下手工夫。人之遠于仁者。只是註誤變了那點真心。一時反不來。寡過是近仁之基。恭儉信敬讓是寡過之實。寡過則德進而仁成矣。

夫子曰。仁道難成。非始今日。其來久矣。何也。仁者無欲之謂。人人爲私欲所溺。則所好多在不仁。此仁所以難成也。惟仁者不失其所好。自然無過。縱或有過。其情則善。可不待多言而過易辭也。然何以見仁者之過易辭也。恭之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一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一

幸

雖非禮。恭則不侮。得禮之意而近乎禮。儉之德雖非仁。儉則不奪。得仁之意而近乎仁。信之德雖非情。信則不欺。得情之意而近乎情。三者之德可好如此。惟不二其心。敬以行之。不侈其心。讓以行之。則所好果在仁。卽有過過于厚與愛者也。必非過于忍與薄者也。過而不甚矣。然敬讓行此如何便過不甚。恭近禮者也。敬讓以行此恭則侮人之過。自寡。信近情者也。敬讓以行此情則人相諒而情可信。儉近仁者也。敬讓以行此儉則于我知足。于物無忤。而自然容易。以此而尚有失于忍與薄者。不亦鮮乎。所以雖有過不甚矣。信乎仁者之過易辭也。未有寡過而德不日進者。抑之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卽恭之基德。而儉與信

可知矣。仁之能成不足徵哉。

按好字與過字對。好在心上。看下正見過之所以易辭處。所好暗指下恭儉言。過易辭暗合下文兩段。若周公之過過于愛親。孔子之過過于愛君。爲君親而有過。此其所以易辭也。一云易辭不是仁者欲釋其過而爲之辭。仁者求無愧此心耳。然此心誠得所好。卽不幸而有過。亦天理人情之宜有者。知者亦必以天理人情原之矣。所以有辭于天下後世也。故曰易辭此說細入。恭近禮以下皆言志仁而寡過之事。前段恭儉信以外面一節之好言。禮仁情以全體之好言。恭儉信行仁之資。而敬讓則歸本于心工夫。全在敬讓行此上。是行仁工夫。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一

未

益密處。力此三者而不敢忽。處就是敬。不自足處就是讓。非又是一事也。恭寡過三句。承敬讓以行此而指人說。恭寡過此是寡慢人之過。比前兩過字說得狹些。前言信近情後却變信爲情者。爲下有信字相礙也。可信字與上信字異。是人相諒也。前情字是本然誠實之理。不作性情之情。信既近情則信亦直。可謂之情矣。儉則寡于欲而易以處。故容易曰不甚。曰鮮。總是其過易辭之意也。得則爲當。失則爲過。過之不甚。由其失之鮮。故始言過終又言失。寡過便進德。引大雅抑之篇是足上文非証也。

子曰仁之難

節

此見君子能成人之仁也。惟君子能之，乃一節之大旨。君子至以行其言是責之，恕禮以節之，至有壹也是教之密。引詩總此兩意，方見出能之意來。

夫子曰：人之于仁也，責之太難，則有以重其畏難之心。故之太疎，又無以啓其從入之路。仁之難成久矣，惟君子能之者，豈有異術哉？君子之立心也，恕以無欲之好，無畏之惡。此已所能而人所不能也，不以已所獨能之仁，重困乎人而病之。又不以人所不能之仁，暴人之短而愧之。其立心如此，其制爲好仁惡不仁之行也，就其有欲而好，有畏而惡之情，而不以已之無欲無畏者制之，其意何也？欲使民踐及乎此者，樂其當從，而勸勉以行聖人立教之言，不禮記說義纂註卷之二十一 七

按此節舊分責人以恕成人有道看來成人之仁，只在

不制以已一句，而禮以節之五句，正不制以已之實也。君子聖人，只是一箇人。上言立心之恕，下言立教之恕，一串。非兩平。欲民之有壹也，正申明使民一句。意使字，欲字俱在聖人立教之心上說。勸勉暗與病人相反，愧耻暗與愧人相反。時說賢者勸勉，不肯者愧耻，亦通移字。註讀爲稱，一云讀如字。蓋服其服，未有不循禮而信者。其潛移默化之力居多也。只從註說，引詩見民之從仁，非証上文也。當總承上兩段來。上言愧人，我愧之也。下言愧耻，彼自愧也。我未有制而先愧之，民徒知仁而不能從，而甘心受耻，是以愧之者阻之也。我已有制而民猶不能仁，彼將自愧，是以愧之者激之也。則愧耻者，激發人心一大機括也。

是故君子服其服，節

此承上容貌衣服而言，欲其有德行以實之也。服，華服六句。歸重德上。君子耻服四句。歸重行上。前後兩個君子俱是設言六個則字俱是必然之理。中間君子耻處，方是實說。耻字有工夫在內。惟所惡在此，故所欲在彼。哀經甲冑端冕申服其服之實，哀色敬色不可辱之色，申其有容之實。當云有哀敬不可辱之德行而發之色也。既有容貌衣服，則有言詞以文之。德行以實之，不言可知。引詩爲有裳服而無德行之証。

夫禮信朋友之足以成仁固矣，容貌衣服如何亦足以成

仁。蓋立教者雖由外以感其中而受教者必實中以稱其外。故服其服則容以爲飾。言以爲華。德以爲本。此華實之理也。故服其服而無其容。有其容而無其辭。有其辭而無其德。有其德而無其行。君子耻之。耻其有華而無實也。然則君子可徒美其服哉。如衰經端冕中冓正服之美者。有敬哀不可挫辱之色。則德行著矣。詩曹風候人之篇。言鸛鵲竊魚而食。以興小人無功德而受顯服。爲不稱也。寧非君子之所耻哉。

按衣服仁之章。容貌仁之符。言詞仁之文。三者皆爲仁。不可少。然從此做亦只是外面文飾工夫。德者仁之存于中。而完其真。故君子欲以德而實于內。行者仁之施于外。而中其節。故君子欲以行而實于外。蓋止云得于中。其得與不得尚未可知。惟見于行事之間。方是實有其得。此君子又以有德無行爲耻也。德是好仁惡不仁。實有諸已。行是好仁惡不仁。所行皆善無惡也。鸛鵲常入水中食魚。今乃在魚梁之上。竊人之魚以食。未常濡溼其翼。如小人居高位以竊祿。而不稱其服也。故取以爲証。一云玩本父語氣。當重衣服一邊說。衣服乃身外之物。而聖人立以爲教者。何蓋君子服其服。自然文以君子之容。由容以及于德。此必然之理也。故衰經三句皆在衣服上說。可知衣服有關於德行如此。此聖人制行而必衣服以爲之者。良有以也。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一

十一

君子之所謂義者 節

此夫子明義在有事而重其責于上也。全爲人君不敬天。只要臣子奔走承奉乎已。而發君子所謂義。猶云義之爲義也。貴就暗指天子。賤就暗指諸侯。天下是虛字。此句雖貴賤平說。然已含有貴率賤之意。而重在貴邊了。故字由天子親耕倡率來。勤字重看。輔字指得廣事上帝。事天子正與上有事相照應。

今夫義者公而不偏之謂。人但知賤之事貴。而不知貴之事賤。則偏私非公矣。此義其所義。非君子之所義也。君子之所謂義者。自貴及賤。隨其分之所宜。莫不各有當爲之事。賤不獨勞。貴不獨逸。是貴賤皆有事于天可也。而貴尤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一 十一

急焉。至貴莫如天子。天子必親耕具粢盛秬鬯以事上帝。竭力致敬如此。故諸侯亦外而藩屏內而贊襄。勤以勸事于天子。夫事上帝天子之事。事天子諸侯之事也。而天子實爲之倡。然則天下豈可有無事之義也哉。

按皆有事。皆任勤勞之事于天下也。粢盛秬鬯。皆藉田所出。故以親耕統之。爲粢盛以充簠簋爲秬鬯以實尊彝。小宰註云。天地大神。至尊不裸。此祭上帝有秬鬯者。凡鬯有二。若和之以鬱。謂之鬱鬯。鬱人所掌是也。祭宗廟則用以灌地。若不和鬱。謂之秬鬯。鬯人所掌是也。謂五齊之酒以秬黍爲之以蒸芳調之。故曰秬鬯得以事上帝。一云秬。黑黍。天地至和之氣所生。名曰鬯。言和氣。

調暢也。

子曰下之事上也 節

此統論臣道之盡仁也。求福不回分前泛論人臣後引古人爲証也。首四句作兩片。凡句引起至重不敢有君民之心。仁厚厚字全在這點小心裏看出來。恭儉信讓是役仁役禮之事。不自尚等是恭儉信讓之事。看來小心畏義一句與不敢有君民之心最爲關緊。仁禮皆以及于人者言。卽所謂事。卽前所謂德。當以仁禮二句爲主。以小心畏義句作鍵。中間數句但要會仁禮意不必分貼。總是舉出一個君子不敢之心耳。中引詩亦重不回句。君民大德事君小心。當據四聖實跡講。上句亦是伴下句的不重。此小禮記說義纂前卷之二十一

幸

從前四句來引他。只重在小心與不回上。今夫下之事上也。雖有覆庇斯民之大德。不敢有君國子民之心。此仁之厚也。蓋無大德者無君民之心。此是合該了。惟業愈大而心愈小。是直到那純篤深遠不可窺的地步。仁豈不厚。故君子事君有求盡仁厚之道焉。誠以有底民之德而無君民之心。所以愛吾君也。是之謂仁。所以敬吾君也。是之謂禮。君子以恭儉者行仁之資。則主一而不放。節而不侈。以恭儉求爲仁。信讓者行禮之資。則真實而不欺。謙冲而不滿。以信讓求爲禮。然恭儉信讓之事。非可一端盡也。事業雖可尚也。而不自尚。持身雖可尊也。而

不自尊。儉于位。辭尊居卑也。寡于欲。辭富居貧也。讓于賢。見賢能舉也。卑已尊人。處衆能下也。凡此者。正以其小心而畏義。而求以事君焉耳。君而得我。小心自是。君而不得。亦小心自是。而以聽天命。大雅畢麗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不回者。小心之謂也。是道也。或之人有行之者。其舜禹文王周公也歟。數聖人者。莫不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如百揆時敘。地平天成。殪禹及民之德大矣。而讓德弗嗣。祇承于帝心。又何小。務政施仁。制禮作樂。文周之德大矣。而服股不改。致政無二。心又何小。大雅大明詩云。惟此文王。云云。言文王之小心。不回也。而三聖可例知矣。

禮記說義纂前卷之二十一

幸

按仁之厚也。以上泛論道理如此。天命以上。方就君子說。仁禮渾然無迹。而以恭儉信讓體貼出來。後語云。爲卽行也。恭是不以寵利居成功。儉是不以小位受大祿。信是秉精白以承休德。讓是竭忠順以媚一人。役仁役禮。不是求盡仁。只是求盡厚道。純臣心事。都在一厚字看出。其發源全在不敢二字。蓋世之爲臣者。敢于自大。以故少有功德及人。便自謂至仁。自謂至禮。便自尚便。自尊。便貪位極欲。便嫉賢傲人。以至事君之不純。皆坐此一念。不小心畏義之故。君子惟持一小心以事君。是故人若見爲仁爲禮爲德之大。而君子何常自知其爲仁爲禮爲德之底。民乎義以名義之重言。以聽天命耳。

自盡役仁役禮之心正天命所在故以聽天命大德小心串說不可平看君民卽庇民也事君小心卽不敢有君民之心也大明詩言文王小心翼翼然以明事上帝遂能懷來多福蓋其德不回邪故受此四方侯國之歸也

子曰先王謚以尊節

此夫子重行意也此節與上節雖都是臣道然上節以大德小心作主此節以尚行不尚名作主說謚法原不重只要引起下文孔子指爲臣者不自大其事三段總是尚行不尚名也處情處厚下賢都緊跟上文不可作解上文意此三段內就含有自卑了雖自卑句只重民敬尊上

說義纂訂卷之二十一

謚

節只自卑二字這自卑不是有意自卑以邀人之尊敬雖大聖在天地間只憑自己力量止做得一件事到底這一件事以他聖人打量來還恐未得到極處所以只當自家謙讓不迫民敬尊有莫不大大事尚功彰善美功意引后稷者后稷與上節四聖爲一類其務行不務名正臣道之仁處

夫事君者貴務實不貴務名卽謚法觀之先王論行以爲謚蓋欲尊其名使聲譽得而尊顯然惟取其一節之大者以專其善而不攷舉他長此何義也蓋以名常有餘行常不足耻名之多浮於行也謚法且然況臣道乎故君子之爲臣者事功雖多侈也而略無自矜之心正欲處其實不

處其華耳過行若可率也而不爲過人之行正欲居其厚不居其薄耳人有善吾彰之人有功吾美之亦以其賢有可尚吾求下此人之賢耳夫處情處厚下賢三者無非自卑之道然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是故君子雖自卑而民敬尊之矣是道也古之人有行之者后稷也夫子又曰后稷之烈在教民稼穡是天下之爲烈也豈一人之手一人之足遵而用之哉宜以仁自居矣然其心惟欲行之淳于名也自謂便習民事之人而已是其務行而不務名自卑之臣道后稷其得之矣

按常說名聲譽也一云名卽生前之名有謚則諱其名矣故曰謚以尊名如公叔文子之子請謚請所以易其名是也然畢竟從名譽說爲得事與功對所爲者爲事所成者爲功善與巧對德謂之善事謂之功事如善于養民教民功謂養民而民遂生教民而民復性是也過高之行如事君援不及煩不知治民責難知責難行是也一作不貳過解不可從彰之美之則不妬賢正以求下賢也三者通加一求字可以規君子心事雖自卑句只就上文看出玩耻名浮于行只是務實的心事如何與自卑相關卽此耻心便是自卑處便是不敢有君民之心處故重自卑爲的后稷功烈徧天下見他有底具大德了自謂使人見他自卑不敢有君民之心了此正處情等心事民迄今稱之何常不尊且敬耶

君子之所謂仁 節

此見君道難於盡仁。人君當兼體也。仁指仁民之治道。說但且虛。下引凱弟之詩以明之。凱以二句。不重釋。詩乃承凱弟二字。便屬君子言也。凱弟二字。盡所爲仁。強教悅安。凱弟之事。樂而毋荒。四句。是強教悅安之實。玩數而字。每句重下。截爲是使民二句。重使字在君子盡尊親之道。說不是民已尊親了。兩個如此字相同。至德以人言。須推到心上。比仁字前一步。

今夫人君父母天下。謂有以仁之也。君子所謂仁。人君鮮能兼體而並用者。不亦難乎。何言乎君子之仁也。詩大雅洞酌篇。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凱之爲言。強教之謂也。關雎

禮記說義集註卷之二十一

十一

其善心。懲創其逸志。雖人情有所不堪。終不苟且姑息也。弟之爲言。說安之謂也。所欲與聚。所惡勿施。使各遂其分。願而無不獲也。然其義雖爲二事。而其實則相並行。人情莫不欲樂。樂極則荒。今則有禮以制之。而不使之荒。治民莫善於禮。禮勝則離。今則有樂以合之。而能使之親。威莊易流于狎。今則出于自然。則不狎矣。孝慈易流于狎。今行之以敬。則不狎矣。夫樂也。孝慈也。以說安之也。而毋荒而敬。則強教未嘗不存。有禮也。威莊也。以強教之也。而親而安。則說安又未嘗不存。惟強教也。則其尊可比于父。惟說安也。則其親可比于母。人君兼之。故可爲民之父母。而無媿也。此惟有聖人之至德。擴凱弟之心。爲強教悅安之政。

相濟時出。方不爲偏。苟非至德。吾恐厚仁者薄義。有說安無強教。弟而不凱矣。何以爲民之父母。義者薄仁。有強教無說安。凱而不弟矣。何以爲民之母。此仁之所以難也。

按君子所謂仁。猶言論君子之仁也。便含有剛柔不偏。恩威並著。意首君子泛言。凱弟君子。方指人君說。樂以利用。厚生。言禮以正名。定分。言二句。是政教之及民者。威莊以貌言。孝親慈衆以行言。二句。是德化之在身者。毋荒是和樂中有節制。如勞來匡直。是而親是嚴肅中。有浹洽如撫字。恩愛是而安是莊蒞。而不過于拘檢。有平易近民之意。而敬是惠孚。而不流于狎玩。有嚴毅勵俗意。皆本凱弟時出之。乃強悅相濟之道。君子之所謂

禮記說義集註卷之二十一

十一

仁者如此。有父之尊二句。不要分開。聯講爲妙。至德性中之仁義是也。

今父之親子也 節

父母是承上有父之尊二句而言。不可作四項平看。水之於民以下。是因父母偏于尊親。例舉偏不能兼者。以明君道盡仁之難。過文當云。豈特父母然哉。繫天地之間。求尊親之兼備者。亦難矣。要一步深一步。方有情景。

君道一身而兼父母。試就父母之難兼者。言之。今父之親子也。云云。以此觀之。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又就父母而推廣之。水亲民狎而玩之。親而不尊。火烈民望而畏之。尊而不親。土近于人而有利可愛。親而不尊。天遠于人而

有威可畏尊而不親命令示人于明而近于人親而不尊鬼神示人于幽而遠于人尊而不親尊親之難兼如此此兼之者之所以爲至德也

按土以養人爲德而可愛天以教人爲德而可畏故有尊親之分命之于民三句前註命者造化所以賦人但玩下節尊命尊神則命字作命令爲長人君教命欲人生厚是親也附近于民使民勤事是不尊神道嚴敬降人禍福是尊也人神道隔無形可見是不親

子曰夏道尊命 節

此言三代之治未免有偏故其民亦偏于尊親而各有其弊以見君道盡仁之難要知三代鑒前代之弊而矯之卒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一

三

以矯弊者流而自弊時勢使然不害其通變而不倦也又要知道三樣民之弊着實有分別你看蠢愚喬野之民雖是痴呆何等樸實到那動蕩好勝就有不安分的意思了然機心機事還不深至利巧等風一熾則離琢元氣極矣夫子曰古君道之以仁治者三代尚矣而要其終不能無偏焉夏之道以命令爲尊而不輕出鬼神雖其敬事而在所遠者也惟于人情之所宜近者近之而意主忠厚焉如祿者人之所慕也則先之而威者人之所畏也則後之賞者人之所喜也則先之而罰者人之所惡也則後之皆近人而忠之事也近則失于玩故民雖知親其上而尊敬則未也其蠢愚無知者尊命而少開諭之傲喬傲鄙野而質

樸者專事誠懇之敝皆忠之末流也殷人欲矯遠神之弊故尊鬼神而以事神之道率民先鬼後禮先罰後賞皆率民事神之意故民雖知尊其君而親愛則無矣其流蕩而不知靜定之所者先鬼後禮之敝務自勝以免刑而無耻者先罰後賞之敝也周人欲矯後禮之敝故尊禮而尚施惠以爲恩亦如夏之近人而忠也欲矯後賞之敝故其賞罰無所先後但以爵列之高下爲準如賞因命數刑有八議及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之類皆是也故親而不尊亦與夏同便利而多機巧美文辭而大言不慙賊害而蔽于理皆禮文煩縟而沒其實之敝也三代相承各有其敝如此固時勢使然毋亦至德之未易易也歟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一

夫

按每段都分兩截親而不尊等都是當時治體以下方指民註以尊親等屬民者非尊命不輕出教命故下云未演辭近人而忠夏周之所同也然夏之敝質而野周則文而不慙何哉蓋夏之近人本于尊命命之所制者簡周之近人本乎尊禮禮之所飾者煩其源既異其流亦不同也尚忠者失之玩尚質者失之亢尚文者失之徇人俱指末流之敝云

夏道未演辭 節

上文止言三代一偏之敝此則言其漸遠于古也總承上章而兼言之不求備二句卽近人而忠之事求備于民卽先罰後賞之事爵賞刑罰之窮則見其禮文之極備曰不



求備曰求備曰窮此雖三代因時之政抑亦世變之愈下也細玩夏的好處全在不求備不大望二者至殷而求備至周而賞罰漸漸失其美意然人心自然要到這地步不如此也維持世道不來

夫子曰夏道尚忠重文告之命不待言辭之瀆而民已曉諭也不求備不重責人之過省刑罰也不大望是不過于求民之財薄稅歛也以忠感人者人亦以忠應之尊君親上之心自不能已也殷人後禮者也則敦本尚質豈至禮乎先罰者也求于民者豈不大備乎周之代殷也頑民貳訓三紀而不服成王極力以擾馴之先之以周公繼之以君陳又繼之以畢公然後異遷其化是強民也祭所當禮記說義纂言卷之二十一

子曰虞夏之道 節

此較論治道之所尚也前言夏殷周此又兼言虞以起下文首四句是申上節意如民未厭其親勝而無耻是也此處只宜虛虛影文質意講決不可明用出所以然者以政之有文質耳虞夏之質殷周之文皆天地間極盛之氣運也所以只重至矣三句正贊他的盛末四句是足至矣之意質文俱在政教及人上說帝王治天下立本之道雖無

不同而趨時之制不能無異此文質之所由分也

夫子曰虞夏之時其政寬民之相忘于太和者祇見其歎怵而不聞其怨咨故其道寡怨于民殷周之時其事煩民之受束于法網者雖享其更始而未免敝於末流故道不勝其敝此何以故以政治之文質異也子又曰虞夏之質其時風氣未開世俗方朴其治一以忠厚簡略行之而質已至殷周之文其時風氣已開人文已著其治不得不以制度觀美潤之而文已至何也虞夏非無文也雖有其文但文少而質多不勝其質質之所以至也殷周非無質也雖有其質亦質少而文多不勝其文文之所以至也惟質勝于虞夏所以責人之略天下樂其質之便所以繁為于禮記說義纂言卷之二十一

矣

按此上三章當為疑經非孔子之言也孔子嘗學夏殷之禮而深惜其無徵極稱周禮之文而屢發從之之志何至數其敝壞至此極乎且以強怨與不勝敝歸諸當代決非聖人為下不倍之義

後世雖有作者 節

此尚論虞帝君道之盡仁也首二句說虞帝治道不可及下舉君道之盡仁以見其不可及之實一節重子民如父母句前二句正起此句生死無私只一心為民也子民如

父母至能散是大舜之用中也。君子至有辨，是君子之化中也。惜怛忠利，只形容一個誠心，便了。安而敬，四句是惜怛忠利的實事。承尊親說來，兩有字並五而字見，惜怛忠利事異而機實合。親中有尊，尊中有親，以時出之用中的妙處在此。尊仁六句，須串發方見化中意。忠以事君，言義以處友，言文以交際，言寬以待人，言每句亦各重下截，感貼忠利之效，邊明貼惜怛之愛。邊德威德明，應用中惟威惟明，應化中重德字。見虞帝有至德，乃能如此也。如此二字，緊頂德威二句說，與至德應，孰能與不可及又相應。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二十一

孝

子言之曰：自虞而後，夏殷周之王，猶可及也。後世雖有作者，惟虞帝盛治不可及已。蓋舜之君天下，其生也有天下，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一。而不與其死也，不傳子而傳賢，生死無私心，惟在于民。真若父母之于子也，其子民愛不徒愛，有惜怛之愛。如莫居足食出于中心，而不可懈，教不徒教，有忠利之教。如明倫制器，根于至誠而無不利，惟愛之至，所以有母之親。惟教之善，所以有父之尊。胡以明其親而尊也？在身則從容自如，而安然敬而不至；日肆布政則嚴肅難犯，而威然愛而不至。寡恩富而制之以禮，節于財而不驕不淫也。惠而施之以散周于物，而不豐殖厚藏也。皆聖人用中之德也。君子化之何如？尊仁為行矣。且不敢犯天下之公義，慈愛中有裁制也。以費為耻矣。且不敢徇一己之私欲，樽節中能共財也。抗節者易失于犯，今則寓真愛于規諷，而靜以正。

之不好，直以翹過何犯乎？義正者易傷于割，今則存善道于忠告而婉以成之，不任法而矯俗，何不順乎？交際醜離儀文燦然矣，然進退作止之從容，文之中有靜焉，不浮靡妄動也。寬裕有容，與物為體矣，然親疎賢否之得宜，容之中有辨焉，不混淆無等也。君子化而歸中如此，非虞帝用中以感之，曷克致此？周書甫刑曰：苗以虐為威，以察為明，舜反其道，以德為威，而天下無不畏，以德為明，而天下無不明，非虞帝之尊親不偏其誰能如甫刑所言乎？信哉，後有作者，虞帝其弗可及也已。

按甫刑二句，今尚書以明堯德，而云虞舜者，言虞帝亦能如是，且記者斷章而為義也。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二十一

孝

事君先資

節

此見臣道貴先資之信也。人臣一生事業，全在始進，此倉的談吐中就見規模大略了。先資者，與日志同道合，做許多事業，先藉這場話為憑據，直到臣有死于其言，纔是成信的實地步。向來說事君只說個忠，今說個信字，信乃成忠之本也。

人臣事君，其經世之學已豫定于胸中矣，而始進之日必先知形之論列，以為委質之資，由是拜獻其身，以效已之能，使前者所約之信皆見諸行事，而不徒為空言焉。故君以先資之言責臣，不欲其失信也；臣死守此先資之言，不敢自失其信也。如是則無素餐之耻，亦無曠官之罪矣。此上

下所以無負與

按拜猶今言拜官之拜受其命也。獻即書自靖自獻之義。效其能也。其身既獻則一無係累。斷無愛身避患之事。死字活看。必踐其言。生死以之也。是故二句不平。重在下句。受祿不誣二句。正接着下句。人亦或以忠獲罪。此所以不言無罪。止言益寡而已。

子曰事君大言入 節

此承上言見事君當慎始進也。入字要看得深。如官商之相調。鹽梅之相和。水火之相濟。務共成天下之是。方謂之入。非入告之說。受祿二句。要說得與大利小利相關。惟言異而利亦異。故君子必因言以受祿焉。望字是進意。端之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一

心

夫子曰。事君者。既先資其言矣。然而言有大小焉。如太言而君入之也。功及天下。澤及萬世。則望大利矣。如小言而君入之也。一介之善行。一官之事治。則望小利矣。然祿亦有大小焉。小言宜受小祿。蓋原無非常之樹立。無假于尊官而後可也。若受大祿。則報禮之重。難以稱其所居。此古人所以辭尊富。居卑貧也。大言受大祿。必如此。柄用方可展布。以興大利也。若受小祿。則名位之卑。難以遂其所期。此古人所以貴遇合。不輕仕也。易大畜彖辭曰。大畜之君。子才德所蘊者。大則食于朝。而不食于家。乃吉。非所謂不以大言受小祿也乎。而成信可。

按此節作申上先資成信。看小言受大祿。是報驗其分。小言于君猶未入也。大言受小祿。是君不我知。大言于君終不入也。故皆不受。細玩不受小祿。不是既入仕途者。伊尹不遇成湯。傳說不遇高宗。則必不輕出也。

子曰事君不下達 節

此見臣道始終一于正直也。不下達二句。居官之正直。非其人弗自始進之正直。此三者皆正直之道。這裏要補出獲上以爲引詩張本。

夫子曰。事君者。其于君也。不下達。責難陳善。必致之于高明。雖不知不及。似弗容強。而吾厚望之。念獨專不尚。雖正已格心。初不尚乎諫譏。雖嘉謨嘉猷。非不入告。而晉感學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一

之意居多。自所以進者。必其正大光明。方可同寅協恭。非其人寧弗自焉。小雅小明之篇云。人臣能安靖恭儉。其職位惟正直之道。是與則神明聽之。將用福祿與汝矣。夫正直之道。神且福之。況于君乎。

一云。此節以不下達爲主。不下達者。責難于君。引之于堯舜也。然徒事口說之煩。非所以引之上達也。故儀行不重。辭焉始進。不正之身。非所以輔之上達也。故薦拔不依匪人焉。此是不陷君子邪正之道也。不達君以曲直之道也。此說儘有見解。

子曰事君遠而諫 節

此見臣道戒侵曠而隨分當盡職也。此節重在諫上。遠者

固不可諫近者何可以不諫。通臣宰臣大臣統是三公九卿。作一人看。以地則爲通臣。以職則爲宰臣。以位則爲太臣。皆近君者也。故法當諫。諫如君德未和。百官未正。四方未安之類。

事君者。位遠于君而諫。是凌節犯分以求自達。謂君之心也。位近于君而不諫。是懷祿固寵以求自安。尸利之計也。甚矣近之不同于遠也。夫子又曰。近臣有三。有侍從密勿而爲通臣者。守君德之和。匡正引導。使七情中節。不使甚過于和。流而爲同。不及于和。乖而爲異也。有表率朝宇而爲宰者。在正百官。俾式序在位。大臣洪小臣廉也。有位。爲人臣而爲大臣者。在慮四方。深憂遠計。制治未亂。保邦未危也。然則君德未和。通臣當諫。百官未正。宰當諫。四方有事。大臣當諫。隨分盡職。何諫與尸利之有。諫與諂同

子曰事君欲諫 節

此明臣道盡諫之心也。要看欲不欲字。此以人臣之心言也。陳亦是諫。不可認在諫外。諫與陳雖皆以言規君乎。而兩者心事。愛不愛大相懸矣。愛字要吸上講。方與引詩有情。

夫事君之道有諫焉。有陳焉。諫者欲君改過而不欲使人知君之過。忠而愛也。陳善閉邪之謂陳。諫之不從。不得已而後陳。則有犯無隱。暴君之過矣。忠而未必愛也。所以事君者。欲此不欲彼也。小雅隰桑之詩曰。心乎愛矣。遐不作謂。

矣。蓋慕賢者而欲與之語也。人臣好其君。豈忍忘其君之疾哉。故欲諫者。卽其還不謂之心也。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蓋思慕賢者而蓄之心也。人臣愛其君。豈忍暴其君之短哉。故不欲陳者。卽其中心藏之謂也。是詩也可以興矣。按此節舊說以忠愛二字作眼。欲諫是忠。不欲陳是愛。引詩上二句是証欲諫。下二句是証不欲陳。看來欲不欲此人臣愛君之心。所不能自己者。只証愛君之心。極其真至。不必拘拘分貼爲是。小雅本慕賢之詩。記者借以爲喻。

子曰事君難進 節

此明臣道進退之節也。首四句是設言。個得失如此。下文禮記說義纂言卷之二十一

方着人臣說。夫子曰。事君者。進以禮而不枉已。退以義而不苟容。由是自重。以重朝廷。位必稱德。位有序而不亂也。若易進難退。則奸人在位。賢不肯混滑而亂生矣。故君子事君。進也必難。慎之至也。一如主待賓。三揖而後進。然退也必易。決之甚也。一如賓待主。一辭而遂退。然正欲位必稱德。而遠亂故。豈過爲矯激之行也哉。

按此君子據大德大賢者言。難進者。必待人君之敬已。至而後進。無急速意。易退者。不待人君之意已懈而卽退。無濡滯意。有序與亂。就在難進易退上見。只大德大賢在上便是。故字緊接上文。三揖一辭。借實禮言臣道。

也要知君子謹進退。非爲位。自重之道如是耳。以遠亂句。亦屬事君者說。不屬賓主說。

子曰事君慎始 節

此見臣道終始如一之心。也要知下以義自安。正慎始敬終之心。慎敬玩一而字重。敬終邊使字屬君說。

夫子曰事君者。自筮仕之始。以及宦成之終。中間官守言責之職。盛衰得失之境。一以慎敬之心行之。而不敢懈。蓋人情終難如始終始一心。方爲純臣之道也。若此者。有見于義命之當安耳。夫子又曰人君御臣之柄有六。以我爲賢則貴之。富之以我爲不肖則賤之。貧之以我爲無罪則生之。以我爲有罪則殺之。君之所加。命之所在也。故順受。禮記說義舉其卷之二十一。而不苟爲趨避。若欲使之爲亂。從君子昏。則有義存焉。雖富貴生全以誘之。貧賤殺戮以迫之。而終不肯從也。此所以能慎始而敬終也。

子曰事君軍旅 節

此見臣道貴厚也。首三句先論事君之理。下方實指爲臣說。重履事意。蓋得志與否。正履事之實。而得力處。全在慎慮。熟慮上。慎則去驕心。而代之以競惕心。熟則去怨心。而代之以詳審心。如此履事。事豈不終。終事二句。總承得志不得志兩邊。蓋得志而慎慮。事固終矣。此功高而衆忌之日也。宜退也。不得志而熟慮。事亦終矣。此主疑而身危之日也。尤宜退也。退則功名可保。而且不累君以薄臣之各。

豈不厚乎。引易明事君者當履其事。不可以高尚自托。夫子曰事君者。無難無易。皆君之事。我若辟難。誰任難者。故軍旅不辟難。無貴無賤。皆君之位。我若辭賤。誰當賤者。故朝廷不辭賤。不辭難者。處難之位。履難之事。而難亦易也。不辭賤者。處賤之位。履賤之事。而賤亦貴也。若處其位而不履其事。猶之乎辟難辭賤者耳。軍旅朝廷之事。不亂乎哉。故君子有見于此。君使其臣。或列于朝廷。或托之軍旅。心乎而展布得遂。此得志時也。則惟恐自滿而愆事。必慎慮而從之。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感恩而報。義當然也。心違而動輒拂亂。此不得志時也。則不敢疾怨而僨事。必就慮而從之。慎思于已。參謀于人。以功贖罪。亦義當然也。禮記說義舉其卷之二十一。終其事而退。正見無不履之事也。如曰不履。必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如易。蠱上九爻詞。可耳。豈有居位而辟難辭賤。以即于亂也哉。

唯天子受命於天 節

此見人君當法天以率臣也。唯字重。只冠首句。與二句無干。這兩句先論理。下方着君臣說。只重天子。上士通諸臣而言。惟天子受命于天。士所以受命于君。受命于君。即所以受命于天也。可見天子能令臣下受命。都是天理。君命逆則臣下不受。而士肯受命于君。承故引詩以証。詩刺衛君無德。國人耻以爲君也。

天子有命。以鼓舞天下也。以上言則受之于天。天有理義。

君推之以治人。如典禮德刑皆天也。以下言則爲士之所受。君有理義臣代之而有終。如敦庸命討皆君也。是君者上以受命而下以出命者也。君命所關之重如此。故由其道而順天。則臣亦順言。遜于汝志也。不由其道而逆命。則臣亦逆言。逆于汝志也。夫君命逆則不可以爲君。詩衛風鶉奔篇言人之無良。曾鵠鵠不若而我乃以爲君乎。所謂君命逆則臣有逆命也。而順命可知已。

君子不以辭盡人 節

此見君子不尚辭之意也。言非不可以觀人。但不可以盡人。不以辭盡。全有觀行工夫在。下二句推不以辭盡人之故也。

禮記說義舉訂 卷之二十一

學

夫子曰。君子觀其言。必攷其行。不以人言辭之善。而盡其爲人之實。蓋有言者不必有德也。故世教盛則尚行之風行。而行有枝葉根本厚。而枝葉繁。固可盡人之實矣。若當教衰之時。則尚言之風行。而辭有枝葉。則心愈不實。卽辭不過蕪語蔓說而已。豈可盡其爲人乎。惟衰世然後尚辭。君子不以辭盡人者。以此。

按辭非泛然口說言之出。而爲章者以辭稱。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令人心折者也。盡人人字。指賢者言。不兼善惡。不可盡人。卽君子色莊之意。根本盛就所養言。在行前一步。

是故君子於有喪 節

此辨天下邪正之交也。此卽交際以明上文之意。水者無情而有情之物。比君子之交。未嘗溺于世情。又未嘗絕天下世情。醴者入其術中。未有不心迷者也。淡以成者。以我之淡。成人之淡。兩淡相投。非但全交。有散朋黨之風。息爭競之氣。意甘則壞已之心術。且壞人之心術矣。

夫子承上說。觀人者既不可以辭盡。則君子自處而可徒尚枝葉之詞乎。是故君子于有喪云云。三者皆不問。是君子之相接也。不貴虛詞。如水之淡。小人之相接也。虛詞相借。如醴之甘。君子之淡。雖一時忽然而終不害乎信。故有成小人之甘。雖諛說一時而終必至于露。交道所以難終也。豈不壞乎。小雅巧言篇云。盜言孔甘。亂是用餽。正甘以壞之。謂也。而淡之成可知矣。

禮記說義舉訂 卷之二十一

學

按不能賻等。則其言不出于誠心。君子耻之。故與其不能惠而問之。不如不問之。爲愈也。不問就是如水。水就是淡淡。則無後怨而可久。此交之所以成。甘者取悅于頃刻。而不顧于後。此交之所以壞。此所謂辭有枝葉者也。詩言諛人之言。甚爲甘美。使人嗜之而不厭。則亂是用進矣。今雖有枝葉。雖未至于爲讒。而勢有必至者。故引是詩。憂其亂之進而滋營之也。言之甘者。必有以盜乎人。故曰盜言。傳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正是盜意。

君子不以口譽人 節

此見君子樂善之誠也。爲操券謀人者。發稱人二。侮正不

以口譽人之實飢寒二句客詞耳。

按君子不徒以口譽人而有樂善之實則民作忠中心  
勸于善矣。注稱善過實不足正解蓋人實有是善君子  
必舉而加諸上位以副吾好德之心故民勉于爲善若  
只忠實不爲尚口之窮此說尚淺也。詩曹風蜉蝣篇憂  
昭公之無所依故曰其于我而歸說乎說舍息也舍息  
則衣食在其中而爵可例推。

口惠而實不至 節

此見君子貴實惠也。爲輕諾寡信者戒。口惠泛說不專着  
稱善以已怨形容諾責決不可也。引詩以明諾責之意。  
夫子曰今有人焉口惠于人而實則不至人將怨之而甚

禮記說義集註卷之二十一

聖

及其身矣。此下方着君子說諾而不踐則人責之已而不  
諾則人怨之二者均之得罪于人也。然諾者始雖不拂人  
意而終害乎信已怨者始雖拂人意而終不害乎信是以  
君子寧爲此不爲彼也。下已怨已字對諾字看蓋力不及  
不能強剛義不可不宜傷惠非故意不許也。衛風氓之篇  
晏晏和柔也且旦明也始焉言笑以成信誓不思其反覆  
後之反覆是始者不思之過也今則無如之何亦已而已  
矣。此詩之本解引以見人當慎始不可輕諾也。

君子不以色親人 節

此見與人貴實情也。首三句君子待人之道末二句君子  
持已之道惟持已有道自無待人之失矣。情疏二句義接

上句正見以色親人之不可也。

夫子曰君子之與人也表裏無間有是親愛之情由于中  
然後有是愉悅之貌見于外。所謂以情親人不以色親人  
也。蓋色親人是情疏而貌親矣意必欺人不見以圖其利  
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歟甚矣情之貴實也。子又曰君子  
相接之情欲信內與外符也。所出之辭欲巧有稽無妄也  
情辭一出于實豈有以色親人之失哉。

按穿窬之盜句要說得貼合蓋穿窬爲惡于內而詐善  
于外亦與人外合而中離也。恐人之見其情又何異穿  
窬之盜不必說到爲不義之事上。此說較細情欲信情  
即相接之情當信而不可僞一云情欲信情字及在外

禮記說義集註卷之二十一

聖

面說從色字生來與上文情字不同欲信者好善惡惡  
欲其皆誠也。此又情親先一着工夫亦通辭欲巧句。依  
註巧當作考一云情之欲信正猶辭之欲巧一云巧如  
字解欲和順美巧不違于理與巧言令色者異一云于  
內則情欲信于外則辭欲巧俱不可從。

昔三代明王 節

此明祭禮用卜筮之敬也。皆事天地之神明略斷無非卜  
筮指牲物言不敢句原其意以事神明者就聽命于神明  
便公而敬矣是以就承上文來不犯日月只說期有素定  
當用一固字作引起語下不違不襲又是用卜筮之敬正  
申其實也。



夫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祀天地之神明其牲物無不卜筮而用之者蓋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凡以明有敬也惟其如此是以冬至祀天夏至祀地其日月素定而他祀固不可犯矣至于牲物則不違卜筮筮又不相襲也其敬為何如哉

大事有時日 節

此承上文祀天地而並及之只重在小事上下面外事內事都以小事言大事二句意重有筮一邊筮兼卜在內不違龜筮依註在齊盛之下時日與牲牲等物皆聽命于龜筮而不敢以私褻則神人之心皆順此是卜筮之效

不特此也事天地之大事有時日凡祭內外神之小事既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一

禮

無時日安得不以筮定之然筮又因事之內外以分日之剛柔如山川社稷之外事用剛日宗廟之內事用柔日又不特時日也夫子又曰祭之敬也時日既定而其中牲牲禮樂齊盛皆決之卜筮而不敢違則無所不敬是以神誠其誠錫之以多福而災害不生人悅其誠皆以為知禮而怨尤不作孰非一敬之所感哉

按違龜筮而百姓怨者則以鬼神依人而行故也鬼神有害則百姓有怨可知鬼神有禍福故曰害百姓有休戚故曰怨無害乎鬼神祭則受福無怨乎百姓得其歡心先鬼神而後百姓者亦以祭祀為主一云不違龜筮指剛日柔日說牲牲等在不違之外只牲牲等備便是

若依註牲牲可卜禮樂齊盛卜之何為耶

子曰后稷之祀 節

此見祭之福在誠而不在物也祀指后稷之祀帝嚳言三段總一誠字盡之后稷初封于邰始受國為祭主故曰肇祀無罪悔言兢兢業業惟恐有罪悔也以迄於今在祿及子孫上看近云后稷之祿及子孫根本還在欲儉上蓋易富辭恭不過是儀物祝贊之間其遺澤猶小至他精誠一念惟欲以我之孝心達于始祖更不多一雜念儉者此欲收歛凝聚精神不散越之意這念頭豈不是子孫興王根本

聖人一身一上享祖宗下保子孫皆卜于祀典而其本在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一

禮

一念之欲也惟后稷之祀竭力以供祭盛無非誠信故易備也當其時不貴外物之異而惟存內心之誠但見詞之達于神者宜其休惕之念而極恭欲之萌于中者無有希冀之私而極儉其誠如此所以祿及其子孫至武王而有天下也大雅生民詩曰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是周家八百王業皆后稷精誠一念培之也哉

按祀在誠不在物有恭敬之祝詞則誠足以享神無求福之大欲則誠專于報本故不美多品其易備也以此庶無罪悔無多欲之悔也以迄于今無欲之沛澤遠也

在昔后稷常受祿矣今則由父而子而孫天眷引之而勿替始封于邰特邦君耳今則由家而國而天下王業

至今而益昌益意愈簡約則潛通于祖考者愈真希  
與愈澹泊則永錫于胤祚者愈厚后稷初何心於祿及  
子孫哉

大人之器威敬 節

此詳卜筮之禮也威敬不着人說只言龜筮之體註中玩  
字從威生來彖字從敬生來天子無筮二句此因分而異  
藏其常也天子道以筮四句此因分而異用其變也其因  
分有辨正是因其威敬而不敢玩褻處屬天子諸侯說  
彼龜筮之爲物先王以寓神道之教是謂大人之器是器  
也凜乎神明之在上有威可畏而不可玩確乎吉凶之不  
爽有德可敬而不可褻其體若此用之可無辨乎天子有  
禮記說彖集註卷之二十一 聖

事用卜而不用筮以龜重于筮也諸侯在國居守有筮而  
不用卜嫌與天子同也然天子亦有用筮時如巡狩征伐  
出而在途有事則筮以龜不可褻明殺于在內也諸侯亦  
有不用筮時蓋守筮用于本國若在他國則不以筮不欲  
人疑其吉凶之間也諸侯亦有用卜時蓋出行卜所處之  
寢室慮他故也天子亦有用卜時蓋適諸侯則舍祖廟  
居有常處不須卜也凡此皆卜筮之用蓋其器威敬故用  
之者極其辨而不敢忽如此

按大人卽註聖人不作兩樣天子二句或用卜不用筮  
或用筮不用卜四句是不用筮者有時而用筮用筮  
者又有時而不用筮不用卜者有時而用卜用卜者又

有時而不用卜用此器有辨正可見威敬處非威敬之  
實也

君子敬則用祭器 節

此見君長之當敬也君子指諸侯及小國之君言敬字提  
起貫下來則敬其禮用祭器是也往則敬其事詢龜筮是  
也以敬事句總頂對民而言則君子爲上對君長而言則  
君子又爲下

夫子曰禮之當敬者莫如天子之適諸侯大國之適小國  
君子則敬其禮而陳祭器以設燕享焉事之當敬者莫如  
諸侯之朝天子小國之聘大國君子則敬其事故擇日月  
而假諸龜筮焉于以嚴上下之余而諸侯敬事其君則大  
禮記說彖集註卷之二十一 聖

小之等而小國敬事其長也由是君子在民上民則觀我  
之敬上而興敬于我瞻顏色弗與爭望容貌不生慢不爲  
民所瀆也君子在君長下君長則感我之敬彼而施教于  
我時朝見而燕享隆時聘問而和好篤不爲上所褻也親  
非一敬所孚契哉

按常說以首君子指諸侯及小國之君說敬用祭器指  
諸侯享天子小國享大國說不廢二句串看指諸侯朝  
天子小國朝大國說雖有則字是以字定作兩對其沿  
已久近云如此說則是以二字無着落當以首君子指  
天子及大國之君說用祭器者主人敬賓變其常禮而  
用祭器以燕享之此天子諸侯爲主而待來朝之賓也

是以諸侯之爲賓者不廢云云首二句不重引起下文也。不廢以下只承諸侯及小國之君說不與首句相干。祭用祭器燕用燕器禮之常也。燕用祭器則變其常禮矣。君指天子。長指大國之君。不廢日月以守朝見之期。言不違龜筮以下貢獻之物言。一云只作擇日月以見君亦可。兩個上字不同。前以諸侯小國之君言後以君長言。

陝西涇陽楊梧鳳闕

兄 楠龍棟 定

姪昌齡三開

紹齡七來

男延齡九如

孫 惺慧益較

○緇衣

篇中有好賢如緇衣之言故以名篇。

爲上易事也 節

此見人君欲刑不煩惟當以誠待下也。上通君長而實下通臣民而言。易知承易事來。刑不煩承易知來。易事易知。文平意串。只是一箇不用機心。若機心一動。則上之待下有許多牢籠駕馭。承事者竟不知君心所向何在。安得易事。爲下者不得不巧于逢迎。深于藏匿。惟恐吾君洞見我之心事。則待我愈疑而愈難于把捉。胡得使上易知如此。上以深文制其下。而益不足。下日求免于罪戾。而益不能刑。豈不煩乎。全重在易事邊。

夫爲人上者。至誠以御下。而好惡一皆當理。則民卽以其所好惡者事之。而卽愜其意。不必曲爲承順而後可。豈不易事乎。由是下之于上也。親服從心。亦服從觀其貌可以知其心矣。不必苦于推測而後見。豈不易知乎。如是則誠

心相與奸詐不生刑可措而不煩矣。

按此通在好善去惡上說。庶于刑措有情。易事。易爲事之所事。易知。易爲上之所知。通節一直縮下。

### 好賢如緇衣 節

此見君道當極好惡之誠也。如緇衣。如巷伯。只是言好惡之極。誠意好惡兼有用。舍予奪在。作愿者樂于爲善。人人有緇衣之心也。非徒謹厚之謂。咸服者。畏于爲惡。人人有巷伯之心也。非止懼刑之謂。引詩謂文王好惡一出乎誠心。故能取法文王而萬國咸作信也。

子曰。人君雖好善而無誠好之心。則雖賞不勸。雖惡惡而無誠惡之心。則雖刑不懼。好賢如緇衣之篤。則人知上之禮記說義纂言卷之二十二

誠好賢不必爵命之數。勸而民起。愿惡惡如巷伯之深。則人知上之誠惡惡不必刑罰之施用。而民畏服。大雅文王篇曰。儀刑文王。萬國作孚。蓋惟能取法乎文王。故萬國作而信之人。能取法乎緇衣。巷伯有不作愿咸服者哉。

按緇衣鄭國風首篇。美鄭武公之詩。其曰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餐兮。言好之無已也。好至此至矣。小雅巷伯篇。寺人刺幽王之詩。巷伯宮巷之長時有遭譏而被宮刑者爲之。其曰取彼謔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欲其死之甚也。惡至此至矣。爾與刑原以助好惡之不及好惡誠。民心不勝其感動踴躍。爾則不能不用。故但

曰不責刑或可以不用。故遂曰不試。儀刑二句詩。肅王儀刑文王。故萬邦作而信之。註謂文王爲天下之所儀刑。便涉作乎意矣。

### 夫民教之以德 節

此見君道重格心之化也。以中道爲主。以首段引起。而又以末段反証之。雖中段申言德禮之效。末段申言刑政之報。還分賓主爲是。前兩段只見得民心係于所感。君民一段着實在君身上。又是一番說話。非德禮之實也。末則引言以見其常子愛云云也。

子曰。德者所以養人于中。而外有不正。則又以禮齊之。此順其性分之理。而善養人也。故民有格心。政者所以率人禮記說義纂言卷之二十二

于外。而內有不從。則又以刑齊之。此逆其性命之理。而以力服人也。故民有遜心。先王之爲治。亦未嘗廢其政刑者。蓋有德禮以爲本。而以刑政爲之助。故君民者。欲與聚惡勿施。愛民如子也。此德禮之無私者。則民皆愛戴親附。致力行己之善。如子從父母之命。民之心格于愛矣。立信以結民志。以實心行實政。卽德禮之不欺者。則民皆傾心用情。不忍倍上之信。而爲善之念益真。民之心格于信矣。篤恭以蒞乎民。卽威可畏。儀可象。一德禮之儀刑者。則民皆中心遜順。而爲善之念益凜。民之心格于恭矣。反是民豈惟有遜心哉。易觀之甫刑乎。苗民不用善。正宜感以德禮。乃制爲五虐之刑。名之曰法。于是民漸染爲惡德。故大舜

竄之而苗世遂絕此虐刑之報也蓋絕人之世者人亦絕其世故引以爲煩刑之戒

按格至也猶言向化也遜言其藏也心藏于內而外服之也以子信恭應德禮亦只大槩說不必分子愛信結爲德恭泄爲禮一云子愛六句當在德禮後一層益德禮而民格心只須子愛信結恭泄矣焉用政刑此又費層折勿從民親不信遜心俱有爲善意

下之事上也 節

此見君道貴慎行也上好是物二句就是民從其所行以上都重民之從下三句方重君上是民之表原其不可不慎之故就在上好是物下必有甚上見之表者人之所取禮記說義纂言卷之二十二

以爲正也表一立而天下咸趨表端影直表曲影斜又是餘意  
子曰言之感人也淺行之感人也深下之事上也下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如上好是物是其所行也下必有甚焉而從之不爽者矣即所好而所惡可知上下感應之機如此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是民之表也夫爲民表如之何不慎也哉

按好是物就是行了物兼善惡甚字要看蓋一人之心所好有限把此好風民散而爲天下人之好則從此一物上變出無數千端萬緒無所不至如上好利則下之利孔千瘡萬竇不可勝窮豈不是甚還着不好邊居矣

慎在發好發惡之始念上到民從之後欲慎無由矣表者立標準于此有表立影隨之意

禹立三年 節

此見仁化之易也立不指立位就有建極以率先天下意豈必句推開不用禹講此句重看三引言皆明君仁莫不仁証豈必盡仁一句

子曰繼舜而王者禹也禹仁君也有祗台之德勤儉之風立于上以爲民表僅三年耳而仁命覃敷聲教四訖百姓皆遂其爲仁之心焉可見朝廷之上得一仁人如禹者則出治有本天下皆仁人矣豈必盡是仁人而後成化哉小雅南山詩云師尹有赫赫之仁而下民之具瞻者題于仁禮記說義纂言卷之二十二

矣周書甫刑云一人有多慶之仁而兆民之永賴者遂于仁矣大雅下武云武王成王者之仁而下土之法式者遂于仁矣所謂君仁莫不仁者義彰彰矣

按禹立二句開口先要說禹爲仁人可爲化民張本禹承堯舜後體如天好生之意以仁天下故百姓遊于唐虞之天繼治而化之者易遂如遂生之遂法君爲仁則遂其性天矣豈必盡仁言得一仁人爲民之表則天下皆仁矣有慶有善也孚信也式法也引三言一步進一步瞻止以位賴尚虛式纔實了總發明君仁莫不仁意

上好仁 節

此亦言仁化之易也首二句且虛論理長民以下方就人

說章志貞教皆尊仁之事。子愛在欲民之同歸于善。見得正是上好仁。致行已以悅上。正是爲仁爭先。人未引詩以証。

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爲仁爭先。」蓋仁者人之生理。爲仁者天下之公心。況上有以倡之，而出于中心之好，民有不踴躍奮發而爭先者乎？感應之理如此，故長民者好仁惡不仁，君之志也。志隱于中，爵祿刑罰以彰明之，爲善去惡，君之教也。教本于善，正身率人以正教之，此皆尊仁以子愛百姓也。故民致力行己之善，以說其上，亦如子從父母之命也。詩大雅抑之篇有「維德之行」，則四國皆服從之，非卽此仁之覺上好而下爭先之謂乎？

禮記說義纂前卷之二十二

本

按此節已字重看，仁原已本有之物，志已心之志，教已身之教，所以下面不曰致力行仁，而曰致力行己。爭先人謂爭勝乎人，甚言爲之勇也。曰章曰貞曰尊，于好字最切。曰致，于爭字最切。尊仁以爲子愛，卽是推以教民，使志存乎仁，身行乎仁也。則愛非姑息，致行以爲說上，亦是民皆欲志乎仁，身行乎仁也。則說非曲承。

王言如絲

節

此見君道言之當合也。要重言一邊看，可言也，至弗行也，總之不倡游言之實。當以此段作主，首四句起此耳。則民句言其發詩仍是証人君之行，民化在言外。王與大人君子總是一人。

人君一有訓教號令之言，方發諸口，若甚微矣。然聲聞于外，天下臣民皆恭敬遵奉之，不暇其所出則甚大也。所謂如絲而如綸，如綸而如綽者是矣。王言所關之大如此，故大人以誠修詞，不倡爲無根不定之言，恐微之不慎，以長天下虛浮之風也。夫言行自有中道，在世有窮高極遠之論，而沒無實用者是可言不可行之過言也。不倡游言者，肯言之耶？世有驚世駭俗之行，而不足爲訓者，是可行不可言之過行也。不倡游言者，肯行之耶？君子之言行中矣，天下敢有越中之民乎？有言也，言不過于行，言之必可行也。有行也，行不高于言，必爲可繼之道也。大雅抑之篇，「慎爾止，不愆于儀，慎行之意也。」天下豈有行不愆而言得應記說義纂前卷之二十二

本

游者哉

按王者之言，始于宮闈，而家道之齊否判焉。達于朝廷而政事之得失形焉，布于畿甸而風俗之美惡著焉。宣于海宇而生民之休戚分焉。動于天地而兩間之災祥見焉。傳於史策而萬世之是非明焉。其端甚微，其末甚大。如絲如綸如綽，言小者大，大者愈大也。凡言不根于心得，便是游言。不倡游言，便包有行在內。言下兩限，不可行，游言也。不可言，游言之行也。不可字活，都要緊。游字看，如言雖有理而時異勢殊，或不可達之于行，是謂無用之言。行似有理而過中失正，或不可言以爲法，是謂苟難之行。論言及行者，行願言方謂之不倡游言。

也可言不可行之言與可行不可言之行俱是好言好行但太高了些不可說到誕怪險僻兩不危危字對安字看不過中便是安了。

君子道人以言 節

此見君道重實行也。玩三箇而字。宜重行邊首二句言空言不足以禁人。惟實行乃足以禁人。慮字稽字。是君子自慮。自稽慮有務求爲善後意。稽有求協于中正意。終與做到人身上了。要知慮與稽俱就防其太過邊說不及之終與做猶可言太過之終與做壞人心術不可言。故須着意慮之稽之下。謹言慎行亦是小心不敢求過之意。兩引詩言行一歸于敬是可得言行之本。民化意在言外見。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二十二

人

子曰君子欲道民于爲善。必先講明其理。以引誘獎勵。故以言欲禁民之爲惡。必先無惡于己。故以行。蓋言可以道人之善。而不能禁人之不善。惟以行。則有而後求。無而後非。藏身之恕民之所以喻也。故君子有見于此。道人以言不先慮其終之可行與否。遂以之道民。民苟不能行。便相習而流于虛矣。故發言之初。卽慮此言之所終。若終竟可行。則言終竟不可行。寧勿言也。禁人以行不稽其有做與否。遂以之禁人。民苟不能守。便效之而流于偏矣。故制行之初。卽稽此行之所做。民將來無做。則行之。將來有做。寧勿行也。如此。則言行盡善矣。以是道民。民將自道。以是禁民。民將自禁。則民謹于言而慎于行矣。大雅抑詩云。慎爾

山話敬爾威儀。敬之分于言行也。大雅文王篇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言行之合于敬也。民之謹慎其言行也。厥有由哉。

按慮與稽要與詩敬慎關合。稽猶考也。做謂做于理。惟其始做于理。所以行之或偏。謹慎在言行無過上說。出話言也。威儀行也。敬止言其言行一于敬也。老莊之言。非不善也。其終爲游虛之害。夷惠之行。非不善也。其做有隘不恭之失。况人君乎。

長民者衣服 節

此君道重德化也。衣服二句。根修德來。衣服以稱德之有于中。容貌以驗德之著于外。以齊其民。是以此齊民德也。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二十二

九

壹卽上不貳。有常意。引詩斷章取義。周忠信也。與詩指篇京者不同。

子曰。人之有衣服容貌也。所以表德也。是故長民者。衣服不貳。而表裏如一。從容有常。而始終如一。是上之德一矣。以是而齊其民。民有不各一其德乎。衣服不貳。民之德亦不貳矣。從容有常。民之德亦有常矣。小雅都人士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非服其服之謂乎。其容不改。文以君子之容也。出言有常。遂以君子之辭也。行歸于周。實以君子之德也。此卽不貳有常之義。故爲萬民所望而德一也。按從容。以容貌之從容言。謂舉動有常度也。齊者齊其德。非齊其容貌衣服也。一字從齊字生。謂齊一不參差。



也亦在修德以稱此容服上看。

為上可望 節

此見君臣合德之妙也。君臣相得之美。在相與之情來。可望可述二句。文似兩平。然大旨只重君一邊。說况引湯與尹。正是湯任尹之專。而後尹成王佐之業。一德皆從湯心上起。引書以証君臣相得義為近之。引詩以証威有一德義不甚協。

子曰上下之間以誠相與者也。誠使君之待臣也表裏如一。望其容貌。而可知其專任之誠心。則下可盡心于任事。而忠誠備至。其職業皆可稱述。而志之鼎彝也。惟上可望而知。則君不見疑于其臣。惟下可述而志則臣不見惑于其君。德之一而不忒如此。商書尹吉曰。惟尹及湯。咸有一德。曹風鴈鳴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此萬世為君臣者所當法也。

按可望可述要看兩可字。非真去望他。述他。只形容君臣相與之誠處。述字對望字淺。只重在知與志。不可以述字志字平。講尹吉尹告太甲也。言已與湯咸有一德。而心相信。引以証不疑不惑之意。淑人君子。兼上下看不忒。不止威儀要體可望可志。講見其儀則之無差忒也。註作証一德看勿從。吉讀作告。

有國家者章善 節

此見人君當端好惡以一民情也。示厚在上人說不二在

下人說。只是箇有善無惡。自性之本然處。曰厚。自心之然處。曰不二也。正直即善也。惡正直之反。

子曰。理欲之大分。善居其厚。而惡居其薄者也。有國家者。誠于人之善。爵以章明之。人之惡。刑以瘳病之。此非作奸作惡也。惟民生厚。有善無惡。故為此以示其厚。使為善而去惡也。由是民情一於為善。而惡不能貳之矣。詩小雅。小雅明之。篇靖其爾位。好是正直。言臣道莫善于正直。而好之非章善之謂乎。瘳惡可知矣。

一云彰善而著之。惡者耻其不若。則惡者病矣。夫不待刑罰而使惡者知耻。則為上者之用心厚矣。民豈有瘳貳之情乎。

上人疑 節

此明君臣相信之理也。首四句。屢起中兩段。正說求引詩反証之。而正意在其中。

子曰。人君示民以不信。則上之人可疑。將百姓之從違靡定。未有不惑者也。人臣事君不以忠。則下之人難知。將君長之聽察徒勤。未有不勞者也。然則君臣當如何。而後可耶。故君民者。有見于此。章吾所好在善。示民習于善。而成美俗。慎吾所惡在惡。御民使不為惡。而去淫行。則民曉然知上好善亦好之。上惡惡亦惡之。咸以君之心為心矣。何惑焉。為臣者有見于此。必修其身。使有可儀則之行。足為君之觀法。而規規口舌諫諍。固非所重。故君力可及者。

之惟中正是導。若過高之事。君力不及。不以之強君也。君智能知者道之。惟切要是告。若索隱之知。君知不到。不以之煩君也。則簡而易從。易而知。君不苦于力量。識見之未逮。何勞焉。詩大雅板之篇。上帝板板二句。此正君道失而百姓惑之謂也。小雅巧言曰。匪其止恭二句。此正臣道失而君長勞之謂也。

按首四句。忠信二字最要緊。疑與難知。俱要照下文看。疑乃上人自執成疑。謂猶豫而好惡不明。非令人可疑也。難知是口裏說一樣。自身行又是一樣。便難知了。章好如前章好仁也。章志貞教則章矣。令人爭先人。則示民成俗矣。慎惡惡必在不仁御止也。臣有可儀之行。格禮記說義纂言卷之二十二

若心之非靜而正之。不事乎煩說也。行乃格君之要二句。申說不及以詭異之事言。援有極力意。不知以隱僻之理言。煩有苦心意。二句正不重辭處。大抵堯舜之道。易知簡能。不及不知。皆君所不必為。不必知之事。不然責難于君者非矣。不勞只是樂于從善意。

政之不行也 節

此見君道爵刑之貴當也。首四句推簡政教不行不威之故。以起下文。中間一句。乃此節正意。宜重看。不足勸不足耻。就藏有褒刑二字意。引詩書証不喪刑而爵祿可知。子曰。人君欲民為善去惡。政所以正人。教所以化人。爵祿刑罰所以輔之也。而有不行不成者。何則。以政教虛而爵

刑實也。爵祿或加于小人。不足以勸善。刑罰或加于君子。不足以耻惡。然則何由行。何由成乎。是以上人不可以喪刑。而刑罰必加于小人。不可以輕爵。而爵祿必施于君子。然後民知所勸懲矣。周書康誥曰。敎以致謹。明以致察。乃以行罰。不喪刑之謂也。甫刑曰。伯夷布刑以啓迪斯民。不喪刑而成政教之理也。誠如詩書所言。何政不成。教不行之有。

按不行謂不得推行于下。不成謂無有成功可紀。刑爵正政教之大端。勸與耻正是為善不為惡意。不可以句只是捲上意。重不可以三字。康誥甫刑皆周書敬刑罰之權明刑罰之理。兩平看。橫布也。趙啓迪也。今書無不禮記說義纂言卷之二十二

大臣不親 節

此敬大臣之道也。通節總言大臣當敬意。敬大臣。所以寧百姓。慎適臣。所以敬大臣也。曰民表民道。可見關百姓之寧。曰必慎必敬。總以成大臣之親。毋以小謀大一段。又因敬大臣而推言之。引葉公顧命。戒待臣者。不可有偏私之失也。要重慎適臣上。大臣不見親敬。皆適臣為之。媒孽。況小謀大三者之弊。皆是適臣非人所致。蓋君心之好惡。適臣能知而移易之。君心一移。即大臣也難為力。所以最要慎。

子曰。人君之于臣也。既曰大臣矣。而不見親信。此大臣者

無以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政教煩苛。而百姓不輯。寧此則由爲君者。誠篤之心。恭敬之禮。皆有所不足。徒以富貴過。爲榮寵大臣故也。不知大臣之所以爲大臣者。豈爲貴哉。忠敬不足。大臣不得治其事。而過臣相與黨比。以害其柄。百姓之所以不寧矣。即是而觀。大臣不可以不敬也。一國觀望所係。猶表立而人趨之。是民之標表也。一不敬則既爲人君所厭薄。旋爲過臣所排擠。憂謗畏譏。表何以立。然敬大臣。自慎過臣始。若侍御僕從之屬。須遴選精防範嚴。何也。民之好惡係于君。君之好惡。過臣先得之。承吾好惡以致之民。若率領斯民而爲之引導也。一不慎。則既竊吾君之威福。旋操大臣之長短。背公植黨。道何以端。可

禮記說義纂言卷之二十二

十一

見國之大患。在小臣合謀以誑大臣。遠臣進言以間近臣。內之寵臣。圖四方宣力之臣。君能以此爲戒。則大臣不至怨君之不用。近臣不至疾君之不我信。遠臣之賢。不至壅蔽而不見知于主上。如此乃爲真能敬大臣者。而百姓何患不寧哉。葉公之顧命曰。母以小臣之謀。敗大臣所作之事。母以嬖御人之寵。疾莊正之后。母以嬖御士之譏。疾莊正之大夫卿士。卽此慎過臣之義也。

按此節全以大阻爲主。首大臣包下大臣。近臣遠臣。說忠敬不足。此大臣不親之故。忠敬俱屬君說。孟子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是一証。註分貼君臣。未是。過臣比。與小謀大不同。相比以奪其柄。在不治之後。說諫以

成其隨。在不治之先。從古大臣之離間。未有不由小人之譏構者。故敬大臣。要在慎過臣也。由大臣說到過臣。因過臣又說到外臣。不必泥相串意。小謀大三者。任臣之大害。故因敬大臣而並戒之。大臣敬伯也。與之計議未定。不可以小謀敗之。近臣四輔三公也。與之論道有爲。不可以遠言間之。外臣諸侯也。與之同守天下。以經理邦國。亦不可以內寵圖之。所以然者。小大內外。遠近之臣意見各出。恐各爲朋黨。彼此交爭。轉相陷害。故不使圖謀。君能如此。則小大意合。內外情通。大臣不怨恨于君。近臣不爲人所非毀。遠臣不被壅蔽也。一云。君母以小謀大一段。俱根能慎來。小謀大句。貫下二句。遠內俱指小臣。近外俱指大臣。亦通。過臣不疾句。一云。過臣肅然于官禁。不忿疾以起危疑。則本節三過臣字。三疾字。總一樣看。殊不悖理。小謀。小臣之謀也。大作。大臣之所爲也。嬖御人。愛妾也。莊后。適夫人。齊莊得禮者。嬖御士。愛臣也。莊士。亦謂士之齊莊得禮者。

大人不親其所賢 節

此見君道好賢之貴專也。兩其字指大人說。所賢所賤。本心之明也。不親所賢。而反信所賤者。總譏人愛惑君心。一至于此。民是二句。總所謂則民不服也。親失以民言。教煩以上言。引詩書皆爲不親賢之証。

子曰大人于賢者。既知而貴之矣。而不能親之。于不肖者。

禮記說義纂言卷之二十二

十一

既知而賤之矣。而反信任之。以此示民。上失其所親。則下亦失其所親。雖有教令。亦將不從。祇以爲煩而已。小雅正月之詩。言彼小人。初用事。求我以爲法。則惟恐不得。及其得之。則又執我堅固。如仇仇然。終亦莫能用也。求之甚艱。而棄之甚易。其無常如此。周詩君陳曰。未見聖云云。書所言亦卽此意。皆不能親賢者。可爲鑒也已。

### 小人溺於水 節

此舉舉人情易溺者。明君子之當慎也。歸重民上。水與口皆例。溺者覆沒而不能出之意。皆在所戒。正爲不可不慎。根源三箇。易以溺人。且言水口。民本是如此。言外方云。小人君子。大人爲所溺也。求君子上下通稱。兼小人君子。禮記說義纂前卷之二十二

未

大人而言。此句雖頂上三項。慎民是主。子口。人情大可畏者。只在于所易喪之中。無位之小人。則溺于水矣。豈惟水有溺。口亦有溺。有位之君子。則溺于口矣。民亦有溺。天子諸侯之大人。則溺于民焉。三者之溺。雖有不同。然皆其所襲而玩之。非其所慎而畏之者也。何以見溺于水也。夫水日用不可缺。至近於人。而實能溺人。其德性雖至柔易狎。而其勢則深險而難親也。人情玩其易而忘其難。易以溺矣。何以見溺于口也。言者常失之多。溺者常厭其煩。蓋放而出之甚易。追而悔之甚難。人情縱其易而忘其難。易以溺矣。何以見溺于民也。夫民縱于七情之人。欲如欲富欲逸之類。其心鄙陋而不知變通。不可喻

以義命之理。撫之則后虐之。則仇。誠可敬畏而不可侮慢者。人惟玩其卑而不能敬。故易以溺人而至敗亡也。夫大可畏者。每在所襲如此。是以君子不可不慎。慎之維何。舟而不游。所以慎其溺于水也。發必當理。所以慎其溺于口也。仁育義正。所以慎其溺于民也。然其本則在吾心而已。術豈多乎哉。

按溺口溺民。皆從溺水。溺字生來。溺于民如至柔而操至強之勢。至卑而握至尊之權。倏而后倏。而仇國以民存。亦以民亡。大人有陰入陷阱之中。而不知者是也。水近于人。句且虛喝起。近于人如泳之游之是也。下方解其義。易出句緊頂費煩二字。如過言一出。駟馬莫追。是禮記說義纂前卷之二十二

未

也。煩只是煩。實可厭。尚未到人。煩悔只是悔。其失言。尚未到招禍。曰有鄙心。則不但鄙陋。有任其臆見。以希冀在上者。可敬。句緊頂夫民閉于人句。此處要看一敬字。衰則溺。敬則不溺。末句慎字。正是敬也。敬有保愛之意。慢有凌虐之意。

### 太甲曰母越厥命 節

此節明不可不慎于民也。上文不可不慎意。却重民上。故此引書皆大人之事。太甲之畏命。兌命之慎政。太甲之畏禍。尹告之圖終。特明其意。不必一一相合。

夫所謂不可不慎者。何以見之。商書伊尹告太甲曰。不可顯越其命。以自取覆亡。若虞人之射。弩機既張。必往察其

括之合于法度。然後發之。則無不中也。此以畏命爲慎者也。傳說告高宗曰。言語所以文身。輕出則有起羞之患。甲冑所以衛身。輕動則有起戎之憂。衣服所以命有德。謹于在簡者。戒輕與也。干戈所以討有罪。嚴于省躬者。戒輕動也。此以謹政爲慎者也。太甲又曰。天作孽云云。此以畏禍爲慎者也。尹吉曰。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夏之先王。以忠信有終。故其輔相者亦能有終也。此以圖終爲慎者也。四書之言。皆不可不慎之旨也。

按太甲言天命之當重事機之當審不平。審事機。正所以重天命也。言無自顛越女之政教。以自毀敗。括矢末銜弦處也。言爲政亦當以已心參於羣臣及萬民。可乃

後施也。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二

### 民以君爲心 節

此見君民一體之義。君之愛民。當如心之撫百體也。首三句虛說。心莊六句詳首句之實。心以二句詳次句之實。心莊二句不重。先說箇心能役體。以引起下句耳。心好之二句。心以體全二句。都是與辭。不與下文平。詩文逸詩五句。不重。歸重在正詩上。引書正意在言外。

子曰。君之于民。分至懸矣。而孰知民以君爲心。君卽以民爲心。夫以君爲心。則好惡一從乎君矣。君可不審好惡。惡以爲之乎。以民爲體。則休戚一同乎民矣。君可不思存保亡以愛此體乎。何以見民以君爲心也。心莊正則內

無所歉。而體自和舒。心恭肅。則內無所肆。而體自嚴整。以知心好于內。則不論爲理爲欲。而身無不安于外者。猶君之于民也。所好之仁暴。不可知。而民卽羣然欲于下矣。好之從君。故知民以君爲心也。何以見君以民爲體也。體全則心與俱全。體傷則心與俱傷。猶之君與民也。歸之爲天下君叛之爲一匹夫民存與存。民亡與亡也。未有民之休戚而君不與者。故知君以民爲體也。治民者當思所以聯屬之矣。誦詩而知先正以清明貽福。秉成以勞苦貽禍。是民之安危。每由于君之善否。載觀君牙。天之于民厚矣。乃寒暑之過正。雨暘之失中。民猶怨咨。視民如傷之念。君可頃刻置哉。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一

本

按此節承上文大人溺于民而言。君民一體。全重君爲民心上。一身之中。全是身作主。君民之間。全是君作主。民不過率從而護衛之耳。所以引詩言君當生全小民。不常勞而使之怨意。心好兼道心好理。人心好欲說。君好兼好仁好。暴說逸詩爲人上謂之先正。以其正身而正天下也。言教令之言。明者義理昭著而明白。清者義理精微而瑩徹。君能盡道如此。國家則安寧而無事。都邑則化行而俗成。庶民則熙皞而樂生。幽王不然。權移于下。故詩人傷之曰。今則誰人能秉持國家成算乎。信任羣小而不自爲政。政出多門。則多事。百姓所以勞也。此三句。今見小雅節南山篇。成平也。君牙。周穆王司徒。

也。作尚書篇名。君牙。祁。大也。暑。雨。祁。寒。民猶怨咨。况人君不能保民。有不怨咨者乎。

子曰下之事上也 節

此見臣道當豫言之修也。首四句言人臣言之當慎。反言以起下文。下與君子。不作兩人看。有物有格。就事上說。多聞三句。是求有物有則之功。從古未有不深理學而得為名臣者。故推本于務學。多聞多志。是一層。質是一層。守親是一層。都在學上說。精知畧作總行之方。是以此事君。此行字解作推行。包有言行在。與前兩行字不同。既行之。則有物有格。而義一行類矣。引君陳。此多聞多志之說也。引鴈鳩。此義一行類之說也。

禮記說義纂言卷之二十二

幸

子曰下之事上。身以為本。言以論之。若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之當從者。二三而不一。行之于身者。反常而無類。何以正君。而使之信從哉。此事上者。所以必慎于言行也。然則如之何。而後信且正耶。故君子事上。言必有物焉。見之獻納者。根之實理。而不浮。乃言之信也。行必有格焉。形之履者。納之矩度。而不踰。乃行之正也。且持此言行。生則不可奪。有物有格之志。蓋志者。言行之所由出也。死則不可奪。有物有格之名。蓋名者。言行之所由成也。然此等言行。非可不學而至也。是故君子有平日之修焉。聞不多。無以盡言之善。然多聞中。可否具在。必質正于眾人之同。以爲善言者。斯守之而服膺勿失焉。識不多。無以盡行之善。

多識中從違莫決。必質正于眾人之同。以為善行者。斯親之。而問學不厭焉。又于所守所親之中。剖析毫釐。辨察疑似。精以知之。而得其至約之所在。然後用之。獻納。則為嘉謨。嘉猷。有物之言也。用之匡輔。則為善政。善教。有格之行也。義豈有不一。而行豈有不類者哉。周書君陳曰。出入自爾。眾人所共虞。度庶言之同。異此言當謀之于眾。取其同然也。曹風鴈鳩篇。淑人君子。其儀一也。此言君子之行。卒歸于一也。斯以下事上之道也。

按舊說。身正然後無好異之行。是以行有類。言信然後有不可移之義。是以義主于壹。不壹者。或從或違也。不壹從不信來。無類者。或善或否也。無類從不正來。兩下

禮記說義纂言卷之二十二

幸

分承相沿已久。近說不壹無類。渾承行無類。本義不壹來。可從有物。若有物在中。非無實之空言。有格。若有格限之。非踰矩之過行。此就工夫已到者說。生死字活。即中庸至死不變意。言不因死而變志。遂貽不令之名也。多聞志學善之博。質守親譽善之固。精略行。用善之精。上二層是工夫。言有物有格。其初從務學得來。略字要認。王道妙于易簡。凡言行之大。中至正。一定而不可易者。為約行之。即執兩端而用中意。到于行之處。方是有物有格。

唯君子能好其正 節

此正君子柄用之化也。首二句引起之辭。重在中四句。若

子小人皆指在相位者。但以人品分別耳。好正。在進賢。寅上見。毒正。用註中禍字意。方切。有鄉有方。所謂進賢。不肖也。鄉亦方也。不惑不疑。以好正惡邪意。講求引詩以證。

子曰。國家用人。必重用人之人者。蓋以一人邪正。而天下之邪正係焉也。唯君子者。其身正。遂與正人相合。能好其正焉。一念篤契肝胆。可通。小人者。其身不正。恐正人妨害己之所為。嘗毒其正焉。而有禍之心。惟好其正。所汲引者。皆正人。而朋友有鄉。所屏退者。皆不正人。而其惡有方。不特此也。天下之人。皆聞風而興起于正。是故邇者習于所見。而不惑。遠者得于所聞。而不疑也。周南關雎詩云。君子禮記說義纂言卷之二十二。子好仇。蓋言君子之仇。匹非能好其正之謂乎。

按好其正。彙征連茹。實能用之也。毒其正。殄絕善類。類疾以惡也。只重君子能好其正一句。好字體細。衣註中誠字意。方與能字親切。毒者百計中傷。必至褫奪。其心始快。仇與迷同。

### 輕絕貧賤 節

此夫子傷世之勢交也。亦以在位者言。輕字中。便含有不可絕意。重字中。便含有可絕意。總之道義輕而勢利重。引詩言朋友之交。不在富貴貧賤上。

子曰。人之交友。以其賢也。然賢者不必不貧賤。而不賢者不必不富貴。苟不問其人之賢否。但以其貧賤而輕絕之。

以其富貴而重絕之。則其人必不能好賢。即好賢而不堅。必不能惡惡。即惡惡而不著也。此其心全在乎勢利。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大雅既醉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天威儀之。攝豈可與勢交者道哉。

### 私惠不歸德 節

此夫子嚴世之利交也。惠要看得大。應好我的好字。惠是好的。但曰私。非以此餌我。即以此憐我也。不自留自字。當玩旁人或見為有惠于我。君子之心。不自為惠而留之。子曰。大凡人與人相與。以禮物相應。亦交際之常。但私而不合于德義之公。則是利交而已。君子必不留而受之。小雅鹿鳴詩曰。人之好愛。我者。示我以大道而已。夫以屬行禮記說義纂言卷之二十二。之示為愛。則私惠之非愛也明矣。君子所以不自留也。

### 苟有車 節

此見人當致慎于言行之實也。此節如詩興。車衣不必重說。軾字活。對下敝字看。見聞不重。只重君子之心。上所以為見聞之地者。不可不慎也。要看二必字。言則必聞。行則必成。誰得而掩之。何可不慎。引詩証衣之必敝。而車與言行可例見。

子曰。言行者。誠中形外之理。故車之必見軾也。衣之必見敝也。夫物亦有然者。況人之言行。豈可掩乎。苟子言也。前人所未明之理。實自我發之。則言且垂之不朽。言者一。而誦說者在世世矣。豈不聞其聲乎。苟于行也。古人所誦。



見之業實自我創之。則行且垂法無窮。行者一人而景仰者遍天下矣。豈不見其成乎。觀葛覃之言。而知人實有是言行者。人心服而習之。寧有厭時哉。

按荀子訓誠。云乃或若之意。非聲以聲聞言。成以底續言。只著好一邊說。舊說言行處俱兼善惡。不必從引詩明衣之必做。近就服習君子之言行無厭說。

言從而行之 節

此言君子訥言以爲敏行計而民化也。首四句泛論言行之盡善。末屬在人身。寡言二句。方實指君子之言行盡善。當以信字作主。飾字與信反看。飾字即大美小惡。大美小惡。便不成信了。言行不飾。正是信。君子寡言二句。正君子不飾處。自信也不大美小惡。正民之不飾處。民信也。引詩書証寡言二句。

子曰。言行之道。貴信而不貴飾者也。而世多飾焉。則以其不知合一之理故耳。是故言不必行。則言可飾。若言矣。隨而行之。則言必慮其所終。言不可飾也。行不必言。則行可飾。若行矣。隨而言之。則行必顧其所言。行不可飾也。故君子有見于此。寡言而力行。以成其不可飾之信。以此化民。則民知行之不掩言。不矯情以干天下之譽。知言之浮于行。不隱過以文一己之非。蓋有美雖可大。而不自大。惡雖可小。而不自小者。而一務實勝矣。大雅抑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爲斯言之玷。不可爲寡言之意也。小雅車攻篇云。允

也。君子展也大成。行以成信之意也。周書君奭曰。在昔上帝降罰于殷。而申重獎勵文王之德。集大命于其身。則言行不飾。實有其德。即天命且不違也。况百姓有不式化者乎。

按註訓從爲順。不如前講於文義爲合。大彰顯意。小掩覆意。美惡行也。大之小之。皆行不足而言有餘之意。言以飾其行也。兩也字。詩作矣。君奭周書篇名。召公奭也。周田觀當依書作劄。申勸。蓋字之誤也。劄。申重也。勸。勉也。文王書作寧王。孔註以爲文王。與此同疑。卽其命維新之謂也。

南人有言曰 節

此甚言無恒之不可也。古之遺言。句美方言之合于古。龜筮二句。釋遺言之意。引詩與兌命。証龜筮不能知句。引易証而况于人句。總見無恒之不可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何也。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今無恒之人。二三其德者。先知如龜筮。且不能定其吉凶。况于人有不惡而加之以羞者哉。小雅小旻詩云。我龜既厭。則不告之以其所謀。則知無恒者。龜之所厭者也。又觀商書兌命篇。則知無恒者爲惡德。爲黷祀。不可受爵而事神也。又觀之易。則知無形者羞之承。而凶之不免者也。追思方言。博觀古訓。人可無恒乎。

按不能知。還是不能測其心術。吉凶意向略後些。兌命原文曰。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惟厥攸居。政事惟醇。贖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純而二字。作贖于二字。惡德贖祀。分作兩項。爲的。惡德無恒者也。易則言不可無恒之義。偵當依易讀曰貞。然婦人從一而終。故恒其德吉。若夫子制義。以從婦爲恒。則凶。自從婦外。亦無恒而可者也。

奔喪

按古者男子有事于四方。故或不幸而有奔喪之事。此先王所以作爲之禮也。

奔喪之禮

節

禮記疏義集訂卷之二十二

圭

此記奔喪之禮。奔喪者。聞親之喪。奔而歸也。親喪總五服而言。使者來赴之人。以哭答使者。驚恒之哀。無辭也。問故。問死之由。遂行不爲位也。日行百里者。古者吉行五十里。今以凶變之遠。故倍之也。不以夜行。雖有哀戚。猶避患也。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舍止息也。侵晨冒昏。視凡喪爲尤促也。若未得行。奉君命而使事未竟也。則成服而後行。過國至竟。哭去時親在。今返親亡。故有感而哭。哭聲市朝。恐驚衆也。竟並與境通。詳讀曰避。

按人子遭父母之喪。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故親之生也。勞於王事。則有不遑將父母之懷。及其死也。徇于王事。則

有未得奔喪之禮。其成服而行也。有感而哭。則有不勝哀慕之情。忠孝兩盡。此人道所以爲至也。後世此義不行。故親存則絕裾。以赴功名之會。如溫嶠之於晉。親亡則徘徊不去。布置奸人。盤踞左右。以圖起復。如史嵩之於宋者。君亦何賴于此也。吁。可嘆哉。

凡喪父在父爲主 節

此記喪主之禮。言父在而子有妻子之喪。則父主之。統于尊也。父沒之後。兄弟雖同居。各主妻子之喪矣。親親也。同居且然。則異居可知。親同長者主之。謂父母之喪。長子爲主。其同父母之兄弟死。亦惟長者爲主。不敢奪嫡也。不同親者主之。若從父兄弟之喪。則彼親者自主之。不奪人喪也。知此四者。則喪之大體定矣。

禮記疏義集訂卷之二十二

圭

問喪

按前半篇通論孝子悲哀痛疾之意。後半篇列問喪禮。斂袒免杖之義。故以問喪名篇。

親始死鷄斯徒跣 節

此一節言初死至斂三日以前之哀。夫悲哀以下。總結上意。形變于外。卽上所謂筭纓徒跣。扱衽交手也。口不甘味。卽上所謂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也。

人子不幸值親之死。孝子先去冠。唯留筭纓三日。乃去筭纓。括髮也。徒跣。無屨而空跣也。衽者。深衣前裳。以號踊。踐履爲妨。故扱之于帶。交手哭者。交手拊心而哭也。肺上燥。

故云焦肝近肺故云乾腎下潤故云傷舉此三者五藏俱傷可知也哀痛之甚情不在食故不舉火旁親以下食不可廢故隣里爲之糜粥糜厚而粥薄薄者以飲之厚者以食之

按鷄斯當作并纓聲之誤也

三日而斂在牀 節

此一節既斂至葬三日以後之哀三日以下言其禮也側恒以下言其義也初死而動尸則將斂矣啓殯而舉柩則將葬矣孝子爲親之不得復見也惻恒痛疾悲哀于是爲其故以志則煩鬱而不安以氣則滿塞而不下無可奈何故聖人制禮使袒且踊所以運動其身體庶幾可以安靜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二 天

婦人不宜袒 節

此承上男袒而言婦人不袒之義其禮雖殊其哀則一也婦人不宜露體故以發胸擊心代男子之袒男踊如人之跳足起而高女踊如爵之跳足不離地殷殷田田擊心之聲也如壞墻者如墻欲崩不可支持之意故辟踊哭泣哀以送之

按爵與雀同殷殷與詩殷其雷之殷音不同而義同田田與孟子填然鼓之之填字不同而義同辟拊心也往送葬也

送形而往 合下節

此言送葬反哭之義遷柩以葬形猶在柩是送形而往也成殯而歸則形魄已歸于地唯有精靈而已是迎精而反也一往一反正孝子思親而不能留之際也故其在道往送望望然瞻望之意汲汲然促急之情如追其反而弗及以親之形猶在前也反哭之時皇皇然徬徨之意若有求而弗得如慕如孺子之啼慕于母如疑如人之有疑不知神之來否也及其既歸求而無所得之始而入門中而升堂終而入室皆弗得見則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終天之恨他何所寓其情哉惟有哭泣辟踊盡哀而已矣無可奈何之甚也人子知此則于生前精形具在之時凡可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二 天

心悵焉愴焉 節

此孝子反哭至終喪之情以虞祭時言心悵愴悵悵悵悵皆失志無可奈何之貌知其不可復見心已絕望但志愈悲哀而已于是虞祭以安之虞祭于殯宮神之所在故稱宗廟以鬼享之尊而禮之冀其神魂復反也此虞祭之義也哀親之在外故不忍居于內此葬後猶居倚廬之義也哀親之在土故不忍寢于床此葬後寢苦枕塊之義也唯其如此故哭泣無時服勤三年思慕之心常不能忘孝子之志也此喪必三年之義也凡此四者皆非勉強爲爲于外乃原于天性發于至情真實而不可已者也

音解 禮記 卷之二十一

按服勤憂勞也

### 冠者不肉袒 節

此與下節皆釋免義冠在首至尊之服也以對肉袒則褻矣故以免代冠此始死去冠并纓者免之義也此禮之正也然有不能備禮者禿者頂無髮免則露頂矣故不免僅髻曲背而形不直袒則形褻矣故不袒跛者足不正踊則足勞矣故不踊免而袒袒而踊先後之次皆所以為悲也有一疾則廢一禮豈其情不悲哉身有錮疾不可備禮耳其悲則一也然則何以為悲女子不踊則擊胸傷心男子跛而不踊則稽顙觸地若無所容然此皆可以為哀之至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一 手

矣豈必備禮哉此禮之權也

按露四體而袒衣謂之袒冠則在首之上服至尊也免雖在首而非冠焉故以之代冠免狀似冠而廣一寸將踊先袒將袒先免心既悲哀肉袒形褻故不可褻其尊服而冠也若有吉事而內心肅敬則雖袒而著冠

### 免者以何為也 節

此記者設問以明免不免之義免者已冠之人為喪去冠而服之者也此成人必免之義也若童子未冠則不免矣然儀禮喪服記曰童子不為族人服總麻以幼未知疏遠之哀也唯孤于當室則總以為父後承家事當與族人為禮也總者其免也言免乃有總服也童子不免禮之常也

唯當室則免矣童子不杖以病家不至病禮之常也唯當室則杖矣此童子亦免之義也其言杖者因免而及之

### 或問曰杖者何也 節

此記者設問以明杖之義父母異杖何也答言竹桐雖異然孝子之心則一也為父直杖以竹為之取其圓以象天父猶天也又取其歷四時而不改終身之痛也為母削杖以桐為之取其方以象地母猶地也又哀戚之心同于喪父也又言服喪三年以杖扶病此必杖之義禮之正也然為母杖者當父在之時則不敢杖家無二尊也堂上不杖以父在堂而避之也堂上不趨以父在堂不敢以喪事急遽動父之情也此非故隆父教母是人情之實禮義之經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一 手

### 服問

按此篇所記與喪服小記篇內喪服一章相類無問辭而名曰服問者蓋是有人問喪服而知禮者援禮經傳記逐節答之記者但錄其答辭爾

### 傳曰有從輕 四節

大傳服從有六而此言其四皆禮之可以變易者則服亦從而隆殺之有從輕而重有從無服而有服者以其人情無所嫌而伸之也有從重而輕有從有服而無服者以其人情有所嫌而屈之也先王制服人情而已矣然而服術

之六從服爲末。而從服之中。有至無服則雖禮之微者。不可不辨。

按禮家雖有凡小功以下爲兄弟之文。然稱外祖父母。從母爲外兄弟。終是未詳其意。蓋謂外家之親而服小功兄弟之服者。以外祖父母及從母皆是小功服。故以兄弟稱之。

傳曰母出 節

此記母黨之服。此節雖非大傳之文。然亦舊傳所說。故以傳曰冠之。已母被出而父再娶。已母義絕。子雖不絕母服。而母黨之恩則絕矣。故服繼母之黨。而不服已母之黨也。若已母死而父再娶。已母附廟。則仍服已母之黨。既服已母之黨。則無更服繼母之黨之理矣。雖外親亦無二統也。註其母。謂出母也。非爲並去聲。

凡見人無免經 節

此朝君無免經之義也。凡往見人無免經者。不但見人。雖朝君亦然。唯入公門有稅齊衰者。然不稅經皆以經重故也。傳亦舊記文。君子不奪人之喪。所以教孝也。亦不可奪喪。所以存孝也。傳去聲 下並同

按此謂不杖齊衰。爾若杖齊衰及斬衰。雖入公門。亦不稅。凡所謂稅。皆暫釋衣服。反吉服。若康王麻見。謂衰是也。

傳曰舉多而刑五 節

此以刑之平。明服之平也。言舉雖多而皆不出乎墨劓剕宮大辟五者之刑。喪雖多而皆不出乎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五者之服。先王之制如此。凡以罪重者附于上刑。罪輕者附于下刑。情親者附于大功。以上情疏者附于大功以下。唯其等列之相似而已。所以雖多而五者足以該之。益得其要也。

按舉古罪字。舉多如墨辟千。劓辟千。剕辟五百。宮辟三百。大辟三百之類。喪多如儀禮喪服篇斬衰章爲某人等齊衰章爲某人等之類。上附下附列也。言上下各有所比附而爲之等列也。

間傳

禮記說義集訂卷之二十二

章

按間如字。名間傳者。以記喪服之間輕重所宜。或曰當讀爲間廁之間。間者廁于其間而非正也。齊桓晉文爲正霸。秦穆楚莊非正霸。而廁于二正霸之間。則謂之間。霸青赤黃白黑皆正色。綠紅駟碧紫非正色。而廁于正色之間。則謂之間色。儀禮喪服正經。自有正傳分釋各章。經文此篇總論喪禮哀情之發見。非釋經之正傳。而廁于喪服之正傳者也。故名間傳云。

斬衰三升 節

凡喪有受有變。有除。凡受以大受小。以多受寡。故三升以六升受之。四升以七升受之。去麻易葛。所謂變也。練後親緣祥先素縞。大祥彌吉故也。

按縗淺絳色。一入謂之縗。禮有四入之說。亦是漸漸加  
深色耳。古人亦不專以素色爲凶。蓋古人常用皮弁。皮  
弁純白。自今言之。則爲大凶矣。

### 男子除乎首 節

此明三年之喪終服受變除之節。小祥男子除首經。婦人  
除要經。此除服先重也。居重喪而遭輕喪。男子則易要帶。  
婦人則易首經。此易服易輕也。因言除服而及易服之禮。

### 又期而大祥 節

二十五月而大祥。大祥之祭。素冠縗絰。朝服祭畢而餘哀  
未忘。故縗冠素紕麻衣。更反微凶之服也。禫祭玄冠朝服。  
祭畢首著織冠。身著素端黃裳。以至吉祭。吉祭之時。身著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二十二

常吉服。平常所服之物。無不佩也。

按素縗縗冠素紕也。白經赤緯曰縗。麻衣十五升。麻深  
衣也。謂之麻者。純用布。無采緣也。大祥之後。更間一月。  
而爲禫祭。此時首著織冠。黑經白緯曰縗。禫祭猶未純  
吉。未得無所不佩。禫之後。月吉祭。後所佩紛悅之屬。乃  
得如平常也。

### 易服者何爲易輕 節

此因上說而問之。乃說所以易輕者之義。蓋卑可以兩施。  
而尊者不可貳。如斬衰受服之時。既厚。卒哭而遭齊衰。初  
喪男子輕要帶。齊衰要帶而兼包斬衰之帶。婦人輕首  
得齊衰首經。而兼包斬衰之經。故云輕者也。男子重

首特留斬衰之經。婦人重要特留斬衰要帶。是重者特也。  
按包。謂兩施也。特者單獨而無所兼之義。輕重兼男婦  
言。男子重首輕要。婦人重要輕首。

### 三年問

按此篇專問父母喪。所以三年之義。故以三年問名篇。  
夫宰我親受業于孔門。猶以短喪爲問。則此篇疑有爲  
而作也。

### 三年之喪何也 節

此記者欲釋三年之義。故假設其問。自稱情至道也。從五  
服上論以下。方以三年之喪說。

先王之制喪服。自三年而下。凡五等。蓋稱哀情之輕重。而  
禮記說義纂訂 卷之二十二

章

立隆殺之禮。文因以表章衆人。而別其所爲服者之親疏。  
與夫服喪者之貴賤。其節分明。中制不可損益。是乃萬世  
不易之常道也。嘗自病者觀之。創小則易差。創大則難愈。  
故其日久也。賢者喪親。猶鉅創之痛。既甚。故其差亦遲。既  
痛深差遲。故稱其痛情而立三年之文。以表其爲至痛之  
極。三年之文。斬其衰。直其杖。居則在倚廬。所食者粥。所寢  
者苫。所枕者塊。皆此三年喪之外文。所以爲內情至痛之  
表飾也。賢人君子。于此二十五月之時。內心之悲哀推痛。  
猶未能盡。憂思悲慕。猶未能忘。而聖人裁之。止限二十五  
月。其喪服之外文。以是斷割者。豈不是送死之情。須有已  
復生之禮。須有限節也哉。此其所以不可損益也。故曰無

易之道也

按情哀情也文禮文也飾有表章意謂五服之家人也親謂大功以上疏謂小功以下貴謂天子諸侯絕卿大夫降賤謂士庶人服族痛甚者其愈遲釋上創鉅一句二年之喪以上正答重喪之所以三年此下又言重喪雖名三年實則二十五月也蓋二十四月則兩期矣其第二十五月者第三年之月也大祥後除練服去經杖則喪服畢矣其喪後所服至二十七月禫祭畢而除者此非喪之正服也故喪之正服止于二十五月而已復生除喪而反生者之事也

凡生天地之間者 節

禮記說義集言卷之二十一

季

此節從天地間人物說一番見先王三年之制不容已處

躑躅與躑躅同音周歌音馳廚咽唯音周歌

按鳥獸知愛其類而不如人之能充其類即就鳥獸觀翔回鳴號謂鳥躑躅謂獸獸鳴號悲傷發于聲躑躅悲傷見于行鳴號之先而翔回躑躅之後而翔回皆謂遲留將去不忍去也喞喞小鳥聲其聲羣沸迫急失其常度也頃者言斯須而不能久此皆鳥獸之愛其種類處

將由夫患邪淫 節

此言愚不肖之情薄也邪淫之害性如疾病之害身故其親朝死而夕已忘之若從其情而不以禮勉其不及則親

死不哀不如鳥獸矣至親如此疏者可知送死如此生者可保其羣居而不亂乎此不及之敝也

將由夫修飾之 節

此言賢知之情厚也修飾之君子視二十五月之久如駒過隙之速若遂其情而不以禮節其過則哀情無窮已之時矣此太過者之敝也先王因人過與不及為之立其中道而制為二十五月之節限但使足以成其文章條理則先王憂世立教之心遂矣故曰釋之也為去聲

按患邪淫之人則不及修飾之君子則太過均之不可由也中制以中道為制在無過不及上說非中人之謂也壹謂齊同言君子小人皆齊同使成文章義理二云

禮記說義集言卷之二十一

季

壹作但字看不可從

然則何以至期也 節

此問三年之喪何以至期而練也答言至親以期為斷此時宜變服也又問以期斷何義也答言期年則天地之氣已易四時之候已變兩間之物莫不更新矣以是之故而以人事法象之故期而練也

然則何以三年也 節

此明喪必三年之義又問既云以期斷矣何以必至三年也答言孝子加隆于親所以倍一期故至再期也

由九月以下何也 節

此問親喪三年之外又有從大功九月以下之服何也答



言此等之服所以使其恩以漸而殺九月以下總不若父母也。此下明五服之義而婦重于三年之喪也。故三年以爲隆恩愛隆重也。總小功漸殺情理殺薄也。期與九月在隆殺之間者也。取法象于天地者。三年象閏期象一歲九月象物之三時而成五月象五行三月象一時也。取則于人者三年免懷故服三年。期九月五月三月亦隨人情變殺也。人之所以相與羣居而情無不睦禮無不至者其理于喪服盡之矣。若夫三年之喪則于人道中爲文理之極至者故謂之至隆。非期九月以下所能及也。更百王歷古今相傳而行不知其從何代而始也。引孔子之言以明三年之喪無貴賤一也。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一

喪

按自故三年至盡矣。統五服而言。天以有所垂故曰取象。地以有所效故曰取法。人以有所作故曰取則。象法天地渾講不必分何爲象天何爲法地。和以情言謂歡然相愛也。壹以禮言謂欽然相接也。至文以文理極虛言。至隆以恩義隆重言。在弗及上見所同以制禮言。所一以行禮言。

深衣

按此篇專記深衣之制度。經曰有虞氏深衣而養老。傳曰庶人服短褐深衣則自天子至于庶人皆服之也。古者衣裳殊制所以別上下也。唯深衣衣裳相連蓋燕私之服爾然其被于體也深遠其取義也深遠故以深衣

名篇

古者深衣

三節

此詳深衣之制也。古者深衣句作冒蓋有制度制有所根據度有所裁便見聖心有裁處令人服其服思實其德意下四句雖俱是說制度然皆以應規矩一句爲主玩第四節自見以應二句與袂圓四句遠取諸物也短毋四句合袷之高下一條近取諸身也制十有二句仰觀于天也皆深衣之制所以應規矩繩權衡也。

後人衣服任意爲之無制度甚矣記者若曰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權衡焉不但已也短毋見膚短之制也恐其褻也長毋被土長之制也恐其汙也兩旁之襪曰袷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一

衣

其袷也與裳相續而合縫者又覆縫之以鉤束其邊便于著也袷之制也要之上七尺二寸齊之下一丈四尺四寸是要之縫半于下爲相稱也要之制也袖與衣合縫者曰袼其前曰袂袼之高下可以運肘爲度袼之制也袂之長短以反詘之及肘爲度袂之制也繫于要者爲帶帶下母厭髀骨上母厭脇骨惟當其間無骨者正謂要也視朝祭服之帶少下矣帶之制也此所謂近取諸身也其制之大十有二幅蓋天有十二月以成歲深衣有十二幅以成衣則天數也所謂上取諸天也蓋之袂漸殺至袷其形圓如規以應圓衣之袷曲領相變其形方如矩以應方衣之負縫自背及踝如繩之直以應直衣之下齊如齊平如權

衡以應平。此正所謂應規矩繩權衡者。遠取諸物也。

按古者深衣。明此衣古聖所作。非今始有也。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作一句讀。是一篇之主。且虛虛說下而袂圓四句。政指其實。中間長短袷袷袷袷。其適宜處。亦不可謂非制。但與五法無干。凡布帛以刀裁其長短。謂之制。以尺量其長短。謂之度。應。猶中也。合也。應足之膚也。被土。覆被于地上也。衣有尺寸。裳無尺寸。隨人之身而定其長短。但無太短而露膚。太長而被土。有約而不失于儉。費而不及于奢。意。續袷袷袷。袷。謂裳之旁際。連袷裳之無布幅處。凡裳前三幅。後四幅。既分前後。則其旁兩幅分開。而不相屬。惟深衣之裳。以六幅之布。交解裁之。為十二片。每片一旁有布幅。一旁無布幅。將此兩旁相合縫之。縫畢。又將有布幅一旁。覆掩無布幅一旁。而重縫之。謂既合縫了。又再覆縫。以合縫者為續袷。覆縫為鈎邊。格。當臂之處。袖與衣接之縫也。運。回轉也。肘不能不入。入。袷之高下。與衣身齊。便可回肘。毋太狹也。白袷至袷。其長反摺之。及肘。毋太短也。帶。下母。帛。二句。此帶上下之制也。其制有十有二幅。舊說。裳之六幅。每幅分為二。近云。謂衣六幅。裳六幅。是為十二幅。夫裳以六幅布裁為十二片。不可言十二幅。又但言裳之幅。而不言衣之幅。尤不可。衣裳各六幅。象十二月之六陽六陰也。可從。自短。毋見。膚至此。與規矩等無涉。

特以起下四句耳。應規等句。正申明前以應句也。此言其形。下言其義。袷。袷。袷。袷。二尺二寸。從袷至袷。漸微。漸微。尺二寸。袷在前。以動而袷。用袷。袷。圓者。動也。曲袷。交領也。以右袷之末。斜交于左。左。以左袷之末。斜交于右。右。則領不直垂而方矣。袷在中。以靜而成體。袷欲方。方者。靜也。及踝。至足之跟也。負繩。及踝。謂衣之背縫。與裳之後縫。上下相當。如繩之直也。非謂真負繩也。裳之下。齊如權之衡。低昂平也。

### ○故規者行舉手 節

此節言所取之義。欲使服者文以容。實以德。意要。看箇法字。深衣之成法。全在這三個取字中來。蓋無私。直。平。之理。原在天地間。不知所取而制之。衣服。賜此服。何足貴。貴之者。貴其取義之深。今人服而思之。無私。直。平。理。于是乎全也。聖人先王只一人。曰聖人。自用服者言。曰先王。自制服者言。貴是貴其五法之義。服是服其五法之備也。

夫袂圓應規者。欲使行者舉手揖讓。以為容儀。圓融而不直。遂是應圓所示之義也。負繩。抱方者。欲使負直以直其政。而正人。應直之義。抱方。以方其義。而正己。應方之義。故易坤卦六二象辭曰。六二之動。柔順而中正。得坤道之純。故其德內直而外方。此借以証直方之義。此負繩抱矩所示之義也。下齊如權衡者。欲使思衡之低昂。由權之輕重。則知心之平側。由志之安危。于以安其志。于應物之際。而

平其心之本體是應平所宗之義也五法之施已得其義矣故聖人從而服之而不徒服其服也應規取其圓之無私焉應矩取其方之無私焉應繩與準衡取其直平之義焉故先王從而貴之貴之者貴其義也貴之則必服之矣是故端冕以修禮容文事也而修文之暇深衣以居不可以爲文乎介冑以臨戎事武備也而臨戎之餘深衣以處是服焉不可以損相乎介冑以臨行陣若運籌幃幄之出則深衣是服焉不可以治軍旅乎深衣爲用之廣如此此聖人所以服之也夫五法已施所爲完也其質則布其色則白所爲弗費也朝祭之服服之善者也下則深衣矣謂禮記說義集註卷之二十一

非善衣之次乎

按繩直在背故曰負袷方在前故曰抱負繩之直則思直以正人正人在後抱矩之方則思方以正己正己在前柔順正固坤之直也賦形有定坤之方也坤德以直方而無不利見直政方義者皆效法于地意直其政以紀綱法度之公平言方其義以裁割斷制之均齊言志以應物動而爲用安危無常故言則權心以存主靜而爲體本體自平故警則衡安志平心串說五法已施二句結上文而起下文故規矩至貴之又解所以施五法之故上文之義就著衣之入說下文之義就深衣說要看得明可以爲文四句舊說可文可武虛說損損軍旅

乃其實也亦自穩貼

具父母太父母 節

此言深衣之緣也具父母太父母所謂重慶衣純以五采色之績盡飾也具父母所謂具慶衣純以少陽色之青致文也如孤子衣純以素致哀也所緣者三處純袂袖口也純邊謂襟旁及下齊也廣各寸半此其制也惟衿則廣二寸

按大父母祖父母也衣卽深衣純卽緣也績者畫文備五采以爲樂也青殺于緇不殺于大父母也素則凶飾而已純袂舊說緣字當衍純袂謂純其袖口純邊謂純其襟旁及裳下也二云緣不作衍純袂袖口也純緣襟旁也純邊下齊也此又一解

投壺

按此篇蓋儀禮正文壺者實潤之器投壺者射禮之細也原其始必燕飲之間或因庭之修廣不足以張侯賓鵠或因賓客之衆不足以備官比耦欲行射禮而不可得故姑舉席間之器以寄射節亦庶幾可以樂賓而習容講藝也此投壺之所由興先王以其亦可觀德而不廢也

投壺之禮 節

當燕飲而投壺外容賓主歡洽之情內寓先王觀德之道此投壺所由始也而其禮何如奉矢于主人將以投賓也

奉中于司射將以待算也執壺于使人將以待投也主人請曰某有云云致其謙也賓曰子有云云亦致其謙也及既而主固辭而賓固辭終而主固請而賓敬從也斯投壺之禮行矣夫投壺之間而禮度明肅雍容得禮如此

按中者盛算之器謂之中者射以中為善故盛算之器因以為名投壺射之類故亦名中也高一尺五寸背鑿圓孔以盛算士以鹿大夫以兕此篇乃大夫士禮則此謂鹿中或兕中也酒肴亦使者所供故曰某既賜投壺樂賓亦樂之類故曰重以樂再辭而後從所以致尊讓也

禮記說義纂言卷之二十二

賓再拜受

節

當夫賓之敬從也主之授矢賓之受矢非其時乎賓雖于西階上拜授也而矢尚在主人之手勢不容答賓之拜故般還退避而告之曰辟也主雖于阼階上拜送也而矢已在賓之手勢不容答主人之拜故亦般還退避而告之曰辟也一矢之授受不苟如此般還與盤旋同辟並讀曰避

按賓再拜則主亦再拜矣主人阼階上則賓在西階上矣互文也受送皆矢也般還不敢直前避之客也曰辟者告之使知其不敢當也般還以身言曰辟口為退辟之言也此送矢受矢之儀

已拜受矢

二節

已拜受矢主人拜送矢之後主人之贊者持矢授主人主人于阼階上受之而進就楹間視投壺之處所詳審周旋慎而不敢慢也復退反阼階之位揖賓就投壺之筵禮度明肅而不敢亂也此以上記賓主始請就位之儀

司射自西階進于賓主筵之南度量置壺壺去筵中間以二矢半為度度壺畢仍還西階上之位取中以進而設之既設中乃于中之西而東面手執八算而起立以請賓俟投此司射度壺設中之儀

按凡射人各四矢詩言四矢反兮是也四矢則四算投壺亦如之八算者賓主各四

請賓曰順投

節

禮記說義纂言卷之二十二

十一

此司射請賓之辭有三樣時候順投二句是每番正投時勝飲二句是每番罷投時一馬二句則第三番立馬之後也釋算在投之時立馬又在勝之時每一入而即釋一算所以表其入之數每一勝而始立一馬所以表其勝之數也

司射請賓曰投矢于壺以矢本入者為順投乃名為入則為之釋算若以未入不釋算也賓主須更迭拾投若以前既入而喜不待後人投而已頻投者為比投其投雖入亦不釋算也及投畢而勝負分則勝者酌酒以飲不勝者斟正爵乎正爵既行後當立馬以表其勝矣禮以三馬為成三馬則為一成但勝者未必專領得三若止得二而

劣偶得一。則取劣偶之一。以足勝偶之二。而爲三。是一馬從二馬也。或頻得三。或取足三。皆謂三馬。三馬既正。是勝已成矣。則又酌酒以慶賀多馬之人。是其始也。嚴釋算之法。其終也。備表勝之禮。此告賓之辭也。而請主人之辭亦如之。

按立馬者。取算以爲馬。表其勝之數也。算與馬一也。謂算爲馬者。馬是威武之用。投壺及射。亦是習武故云馬也。此預告賓主。欲其遵之而行。無失禮而已。

### 命弦者曰節

司射命樂工之弦者曰請以弦歌。狸首之詩。以爲投壺之節。其詩樂作止。與投壺疾徐相間。處俱要相應。兩均平如。禮記說義纂言卷之二十一。一焉于是太師曰。諾。蓋習其音而謹其事矣。此詩樂之節也。

按弦。瑟琴也。狸首。詩篇名。言賓主燕會。不以菲薄廢禮。雖諸侯之射節。而亦可通用于大夫之投壺也。故司射命樂工奏此詩。以爲投壺之節。間歇也。每一章而一歇。作則偕作。止則偕止。故曰若一。此以前皆指未投時說。

### 左右告矢具節

司射告左主右賓。以矢具。乃請更迭而投。有矢入壺者。謂射坐而釋一算于地焉。司射東面而立。則南爲右。而北爲左。釋賓之算于右。在司射之前稍南。以尊賓也。釋主之算于左。在司射之前稍北。以卑主也。

按南左右不同。前左右字。只當賓主字。指投壺者。皆南向。主左賓右。東爲左。西爲右也。賓黨于左。二句。則又以司射東向之位論左右。南爲右。北爲左也。坐而釋算。前此司射東面而立。釋算則跪也。曰黨。則不止賓主二人。此二句。上算不主人。賓黨皆坐于右。主黨皆坐于左。故從其類也。地道以右爲尊。以左爲卑。

### 卒投司射執算節

此數算告勝之儀也。左右卒投請數。是預告之儀。二算三句。且渾說箇數之法。勝負鈞之意。數後方見出來。遂以之下。又告于數之後也。四奇字分二義。以奇算告。只管純奇二句。鈞則無奇算了。

### 禮記說義纂言卷之二十一

此節是一番卒投後。數算告算。此其時矣。司射執算請曰。左右既卒投。請數算以明勝負焉。夫算自其全具謂之純。自其單隻謂之奇。數算時。若二矢協于二算。則合爲一純。以此一純。別而取之。不使雜于他算之中也。若止一矢而得一算。則未協于純。而謂之奇矣。數算既畢。遂以所餘之算告焉。如所餘者雙數也。則直以純告曰。某賢于某若干。純如所餘者單數也。則直以奇告曰。某賢于某若干。奇若左右鈞平。較若畫一也。則告之曰。左右鈞。不言純奇矣。按算數之法。二算爲一純。一純則一取之。如今人計數以雙是也。一算則爲一奇。隻而已。數後見有勝者。則以左右等分外之餘算告曰。某賢于某若干。純如勝者多。

二算則云一純或所多者是奇而非純則曰其賓子某若干奇如勝者多三算則云三奇多一算則云一奇也賢猶勝也左右只當賓主看此是一番投後每人四次不過四算下面一馬從二馬方是三番投後四奇字分作兩義一算爲奇奇字與奇則曰奇兩奇字俱當隻字看惟遂以奇算告奇字作餘字看此依註說也一云數算之法二算合爲一純故地下取算之時每一純則別而取之若止一算不滿純者遂以奇算告此三句專爲奇則曰奇一句設玩本文遂以二字不應以四奇字作兩義解此說上下相蒙從之

命酌曰請行觴 節

禮記說義集註卷之二十一 東  
此卒投行爵之儀也司射當數算告算之畢乃命酌者請行罰酒于是勝黨之子弟應之曰諾蓋西階南向洗酌而奠于豐上矣其當飲者跪取豐上之酒奉之而言曰蒙賜之飲受之以禮而不怨也勝者跪而答曰敬以此觴奉養獻之以禮而不矜也

按皆字兼賓主言只論當飲者不論賓主故曰皆跪

正爵既行 節

此請行慶之儀兩正爵既行前是罰爵後是慶爵罰賓者慶勝者罰爵三番慶爵禮畢一行慶禮二字微讀俱是禮家陳事之言請立馬請慶多馬請徹馬俱是司射請辭飲慶爵者偶親酌不使弟子無豐投壺與射皆三番而止慶

爵禮畢徹馬後行無算爵

正禮罰爵既行司射乃告賓主請爲勝者樹立其馬所立馬各當其初釋算之前此皆一番時事如是者三番每番勝立一馬三番勝立三馬或兩勝而立二馬或一勝而立一馬則二馬者助成其勝而以行慶禮焉慶禮司射詞曰三馬既備請慶多馬賓主皆應曰諾則慶爵斯行矣正禮慶爵既行司射乃請徹去其馬蓋投壺禮畢也

按馬卽算也方其執之則謂之算以計多少爲算及其釋之則謂之馬以威武勝敵爲義

算多少 節

禮記說義集註卷之二十一 東  
此記矢算壺之制算之多少視其坐上人之矢數每人四矢四算則一賓一主共八算推而賓黨主黨若四人則十六算矣室中地狹長五扶堂上稍廣長七扶庭中大廣長九扶皆陽數也筭長尺二寸夫投壺頸長七寸腹長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亦皆陽數壺中實小豆焉爲其矢之躍而出也壺去席二矢半亦陽數君子之所法象必本諸天求諸陽因節文而托其義雖小事不廢也矢以柘若棘爲之蓋柘棘心實其材堅且重毋去其皮質而已矣

按籌字屬上不屬下註訓作矢一云籌數也不訓作矢蓋下文矢字凡三見不應上面獨以籌字代矢字也此有理可從投壺有三處日中于室日晚于堂太晚于庭中各隨光明故也扶與膚同四指曰扶扶廣四寸矢之

長短隨地廣狹室中狹長五扶二尺也壁上稍廣矢長七扶二尺八寸也庭中大廣矢長九扶三尺六寸也修亦長也若及也。

魯令弟子辭曰 節

此引二國令弟子之辭燕飲之間易狎童子之心易流是不容不戒也魯之戒弟子曰毋懈放肆張大也毋敖敖慢先人也毋惰立不正所向毋踰言遠談他事懈敖禁矣即偕立踰言亦有常爵謂有常例罰爵也薛令弟子辭曰毋懈云云浮猶今言浮白之浮謂罰爵之盈滿者一國之詞小異其以教敬一也故並列此下記庭中之位不可無所分也賓以義接主司射贊禮庭長正禮冠士立者觀禮皆禮記說義集言卷之二十一 季 一  
有義道故屬賓黨主以仁接賓樂人樂賓使者承賓童子事賓皆有仁道故屬主黨各有其屬則各有其序庶幾燕安而不亂矣。

按弟子賓黨主黨之年穉者可射始終相禮者庭長司正也使者即前使人亦所使薦羞者賓黨位在西階下東向主黨位在阼階下西向若度壺請命弦歌釋算之類則其位不與此同。

取半以下 節

此二國擊鼓之節圖于譜而異其用者也圖者擊鼓方者擊鼓聲亦鼓類故首以鼓字統之半以下半字下之圖也蓋用之謂全圖也取用者謂魯薛取用之非後人也以譜

序考之當以前圖為主後附載不用。

彼擊七而鼓五魯鼓之半也擊五而鼓三薛鼓之半也魯薛則取此半者為投壺禮蓋投壺主于樂賓其禮簡故樂取其半也擊十三而鼓十魯鼓之全也擊十六而鼓十二薛鼓之全也魯薛則盡用此全者為射禮蓋射主觀德其禮隆故樂取其全此二國行禮用樂之曲當也。

鼓鼙歌

鼙十三兮鼓十聲魯人射鼓甚分明七鼙五鼓投壺用賓主相忘樂至情薛人射鼓子須知十二鼓聲十六鼙擊鼓三聲擊五下用于賓主樂投時。



陝西涇陽楊梧鳳閣 著

兄 楠龍棟 定

姪昌齡三開

紹齡七來

男延齡九如

孫 惺慧益較

○儒行

按此篇言儒者之行。誠有是事。然謂孔子之言則非也。蓋儒行一出于義理。皆吾分之所當爲。非以自誇求勝于天下。今其言乃有矜大勝人之氣。少雍容深靜之風。况孔子與上大夫言。猶且闕闕。至于告君。乃反如此。豈理也哉。但其大義自不可忽。學者果踐其言。則亦不愧于儒矣。

魯哀公問于孔子 節

此見儒者所重在學不在服也。哀公見孔子被服儒雅。而威儀進退。皆有與俗不同者。疑而問之。夫子于此對與。俎豆軍旅之對相似。正欲啓其所當問。而勉之以學也。魯哀公問于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者之服與。夫子對曰。儒何以其服爲哉。逢掖之衣。魯衣也。章甫之冠。宋冠也。丘少居魯。衣魯之衣。長居宋。冠宋之冠。丘聞之也。君子欲體道于已。則其學也不得不博。至于服因其鄉之所宜而已。

不求異于人。丘不知所謂儒服也。

按古者衣服皆有等差。未聞儒者有異服也。末世上下僭亂。至于無別。儒者獨守法度。衆所以謂之儒服。君子二句。只重學也。博句。學字兼知行。服字兼衣冠。學也。博二句。串看。要看博字。道充于已。而天下至精至粹。無一不周然。悉備于胸中。這纔謂之博。鄉字。泛看。非指魯宋也。服鄉者。取其隨俗自適而已。

哀公曰敢問儒行 節

此見儒者自立之行。以用世爲大也。此節自立在四個待字。自立中有兩意。不可偏重。不求人說。自立在有待之先立得定。方可以待用。如在待上看立。此立只是不邀求之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三 二 意便淺了。于所以立得定一段工夫在何處。且于自字不明註中皆我自立而有待也。此句甚好。蓋他人之立以一身儒者之自立以天下。自立以一身者小。自立以天下者大也。

哀公因夫子儒服之對。遂曰敢問儒行。夫子對曰。儒行多端。遽然數之。不能終其事。欲詳悉數之。則必久留。恐更代僕人。尚未盡也。于是哀公命設席。孔子得坐侍而言之。乃曰。儒者之行。莫貴于自立。故其澡修于燕閒。德已足珍矣。然以待世之聘也。苟玄纁弓旌之不我至。寧抱璞耳。勉強于學問。已博洽矣。然以待世之問也。苟就顧延訪之不我及。寧汶汶耳。儒之懷忠體信。有舉我而爲之心腹者乎。待

之而已不則吾之忠信自固也。儒之勉強力行有取我而任之繁劇者乎。待之而已不則吾之力行愈堅也。蓋先立于己者有素而後待人之我用其見卓其守定。故曰其自立有如此者。

按席上之珍是喻詞以德音。人身之有德如席上之有珍。珍本貴重之物。而又以席上藉之以防外物之或褻尊之至也。夙夜窮理則先民知覺故足備君顧問。內懷忠信則其誠可任。外能踐履則其才可取。此以天下國家為已任者也。

儒有衣冠中

節

此見儒者之容貌。凡容貌易窺者淺難窺者深。此段容貌禮記說義集訂卷之二十三

皆從心裏描寫出來。中與慎正是心裏工夫。下如慢非慢等是他中與慎極妙處。要重中慎二字。

彼儒者衣之在身冠之在首皆中于禮而非隨俗之冠服心之所動事之所作皆慎其德而無輕率之動作。由是所讓之大如千駟萬鍾之類則直情以抗之。如慢焉而不恭所讓之小如飲食坐立之類則委曲以辭之。如偽焉而不敢容貌之大。忠犯人主之怒。勇奪三軍之帥。毅然不可犯而如威容貌之小。身若不胜言若不出口。退然不敢為而如愧其出處仕止之關進則難而退則易也。窮窮卑謙貌若無所能之人也是他人之容貌脩飾于外而儒者之容貌欽戰于中脩飾于外者外若可觀而中實無主。欽戰于

中者外若不足觀而中實不可及也。故曰其容貌有如此者。

按中訓正極好不必謂中於禮正自合禮也。動以心言作以事言。註訓慎其德德字不可忽。二句會得禮與德意便是容貌之主宰。下四句俱根此來。大則二句之大小字是着力字。與泛常大小不同。威是依勢作威之威。粥粥若無能。此就是形容難進易退處。從前出處說不在交際上說。大讓小讓大小難易都是說他好處。慢猶威愧無能皆是不好處。如而實非正藉以形容其好處耳。一云此節自衣冠中至無能也作七件平看衣冠壯此容貌者心主此容貌者事顯此容貌者與下五句例禮記說義集訂卷之二十三

看特句法有長短耳亦通

儒有居處齊難

節

此儒者脩豫之行也。居處齊難四句敬以持已也。道塗不爭二句恕以待物也。愛其死二句渾承敬恕來。大旨全重敬上能以齊恭信正之理持身又豈復見得世上何處險何處易何處陰何處陽而起爭心愛死養身也。全從齊恭信正上來。恕是此心推出的沒工夫備豫緊承有待有為來敬恕是窮居時有待有為都指後日達時說。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然必備乃能豫也。故儒者有備豫之行焉。其居處則齊莊而可畏難其坐起則恭肅而敬慎言必先信信在言先也行必中正行合于道也。所謂敬也

以是而處物道塗不爭險易之利險以避之爲利易以由之爲利不爭與人同其利也冬夏不爭陰陽之和冬以陽爲和夏以陰爲和不爭與人同其和也所謂恕也惟敬以恕則忿慾欲窒全生之道是愛其死也蓋不欲死于其所不必死將以當天下之變而死于所當死也非以有待乎唯敬以恕則身立德充蓄德之資是養其身也蓋欲脩之于無事之時將以任天下之重而用之于有事之日也非以有爲乎蓋他人之備豫在一身儒者之備豫在天下他人之備豫在一時儒者之備豫在後日故曰其備豫有如此者

按舊說止愛死句貼恕養身句貼敬夫君子脩己以敬

禮記集說卷之二十三 五  
以保其身獨非愛死之事乎則專以不爭爲愛死者助不可從然上言待下言爲亦有互意是謂先事而擔荷之地已具不取辦于臨時也

儒有不寶金玉 節

此儒者近人之行也儒有不寶金玉六句是所以自爲者德而已非時不見六句是所以應世者義而已德義者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爲德者也自爲應世一皆以之是不遠人以爲道也一云首六句自脩之事難得二句正根此說非時不見六句正難得易祿之實以忠信義文爲主惟有自爲之德方有應世之義近人只根此六句說而論在易祿上下文解易祿居後而不依前面次序者爲近

人設也近人非求親于人乃不爲已甚之意

人但知金玉爲寶耳儒則以爲忠信吾心懷藏之德也其德可貴故以爲寶焉人但知土地可祈耳儒則以爲義乃吾身往來之大道也義立則正大光明無往不順故以爲土地焉人但知多積爲富耳儒則以爲文乃裕身華國之業也多文則學以聚之充滿積實而道藝有餘故以爲富焉自爲以德如此以是應世安往而不善故君欲得而臣之乎甚難也得既難祿之亦宜難矣既得而祿養之又易也祿既易畜之亦宜易矣既祿而畜留之又難也必有道之時方見不亦難得乎必道義相契然後合不亦難畜乎當勞之事汲汲先之而祿則後而不計焉不亦易祿乎是

禮記集說卷之二十三 五

其介而未嘗不和凜然不可犯之中實藹然可親也故曰其近人有如此者

按金玉藏于家忠信存于心土地見于外立義制于外積之多非一日可致文之多非博學不能故各以相非時不見以出處言在未仕之先非義不合以去就言在既仕之後

儒有委之以貨財 節

此儒者特立之行也舊說利害才勇言行威謀皆人所易流易倚而不能自主者儒者獨能卓然于其間故曰特立一云此節不作十事平看以義守二字爲諸事之貫唯他義守的工夫持得定所以勇足犯難才足任事動可當理

機可應猝可以改過消毀可以立威善謀特立以義守爲特立也此說亦有道理

天下之事變無常形而儒者所由惟一理委以貨財淹以樂好人所易奪也儒者以義勝之劫之以衆沮之以兵人所易怵也儒者以守定之義守如此何難天下事哉患難之至死生關焉儒者直前之勇足以捍難而不顧殆猶螳蟻之值不程量其勇而撲搏之者矣重任之來安危係焉儒者有爲之才足以任事而不辭殆猶重鼎之任不程量其力而獨舉之者矣事之已然者爲往如言行已發是也動必當理何嘗至于悔事之未然者爲來如言行未發是也機足應變何待防之豫適言出于已之失知而必改何

禮記說義集註卷之二十三

七

主于再流言出于人之毀禮義不替何至于極威以飾貌儒者以德爲威無形之威也孰得而挫折之謀以集事儒者以懼好謀萬全之謀也奚必以嘗試之是其心所運用身所經歷非義以妙天下之通則守以貞天下之一也見獨立不懼之操有中立不倚之體故曰其特立有如此者按貨財金玉之類委是恣其出入樂好聲色之類淹是浸漬之深此皆利也此處見得明守得定是謂不虧其義劫以力脅奪也沮恐怖之也衆以人言兵以聲言此皆死之所關也不更其守則無樂節矣勢難移易欲攫以脚取之也搏以翼擊之也程猶量也勢難一何才勇正意講上句以患難言下句以事故言

只是借喻不悔如言行可法可則意不豫如言行不豫不疚意來者不豫與不習其謀要有辨二者俱是用但來是我在於此聽物自來而不必豫也謀是我去謀事倉卒應變而不必習也

儒有可親 節

此儒者剛毅之行也舊說可親至可辱也一段是剛毅之見于與人者其居處至面數也是剛毅之見于處已者作六事平看此皆剛不可屈殺不可撓之事全在義理上得力斯爲儒者之剛毅一云儒者與人之剛毅全從處已之剛毅得來所謂無欲之原天行之健與尙氣好勝者異最得主柄

禮記說義集註卷之二十三

八

夫儒者之立立于義而已以義處之則親可也近可也即殺之亦可也倘以非義加之乎則天下無足以奪之者身可劫之迫之辱之哉此剛毅之處人則然而有本焉居處以安身不主于淫飲食以養身不過于滯過失可微辨即改何待面數焉此天性之剛毅一本于義理所以至此故曰其剛毅有如此者

按可親以情言不可劫以力言可近以義言不可迫以勢言可殺其身以有命也不可辱其志以有義也淫泛溢過侈也滯濃厚滋味也不淫不滯無慾也無慾則剛矣微辨隱顯也面數指斥之也要善看言心嘗養人教詔即自新也此剛毅之見于處過時

儒有忠信以爲節

此見儒者自立之行也。此自立在註更天下之變而不易上見。如何暴政不更蓋忠信禮義仁義只是自家的真心。以此心禦人欺侮便是忠信禮義。以此心去行便是仁。以此心而處便是義。真心上持得定。世變何能搖動得我所字指上忠信數者言。

儒者忠信以爲心。以誠自處耳。人之感其德者。無不獻其誠焉。是無形之甲冑。有以禦人之欺矣。禮義以爲行。以敬自處耳。人之感其德者。無不致其敬焉。是無形之干櫓。有以禦人之侮矣。然是忠信禮義也。以之爲大行之具。即仁也。仁之體大而尊其遠而行也。必廣及物之恩。其尊重此禮記義集註卷之二十三

仁以出也。若戴于首者然。以爲立身之節。即義也。義之體方而嚴。其窮而處也。必嚴守己之貞。其懷藏此義以處也。若抱于胸者然。是道也。乃居身之所也。自信之篤。毅然不可奪。雖有暴政。亦不更其所爲。是他人之自立以勢。儒者之自立以理。自立以勢者可奪。自立以理者不可奪也。故曰其自立有如此者。

按忠信存心者。甲冑服之于身而在內。故喻忠信禮義處事者。干櫓皆運之手而在外。故喻干櫓仁義二字。仍當忠信禮義字。變換言之耳。行處以窮達言。二云行處分窮達則暴政說不去。通節俱指窮居言。行不特應酬一念動處。即是行處。不止決斷持定亦是處。以此四者

自守橫逆加之而不變。自立之至者也。亦通。

儒有一畝之宮節

此見儒者之仕以道也。儒者仕道之正。在不疑不諂上。而不疑不諂。又在貧苦中得來。看其他宮室衣食。這樣卑陋。不知受多少艱辛。世情都被他染透。所以由仕。只以我之正道做事業。君信任我也得。不信任我也得。此心自信得過。何疑何諂之有。

儒有一畝之宮云云。居之貧也。易衣而出。衣之貧也。并日而食。食之貧也。宜乎出處之間。委曲遷就。以爲居處衣食之計矣。然而上答之身。出而道在必行。不幾乎上之未信而有患失之心。上不答。道屈而身在必進。不幾乎上以來禮記義集註卷之二十三

合而有患得之心。一手道而不必于仕。所以爲儒者之仕。而不同于世之苟仕者也。故曰其仕有如此者。按徑一步。長百步。爲一畝。折而方之。則東西南北各十步。宮牆垣也。言牆方六丈也。二尺爲版。五版爲牆。周環之。言室方一丈也。一說不敢以疑者。匹夫之家。忽而來弓旌之聘。苟非道足自信。能無疑乎。不敢以疑。其抱負可知矣。

儒有今人與居節

此儒者憂患之心。在明道淑人也。此憂患在危起居猶不忘百姓之病上見。蓋說口高張賢士身危之日。只要保身不顧生民高蹈可矣。其憂向輕。只要救民不惜吾身。一

死足矣其憂尚淺儒者又要全名又要伸志如何結得看相如何勝得諛諂這焦勞無日得釋者

儒者今人與居友一鄉之善士以至友天下之善士也古  
人與稽又尚論古之人誦其詩讀其書而尚論其世也今  
世行之後世以爲楷者行而世爲天下法也以是自任則  
斯道不明人心陷溺百姓之病猶已之病矣使遇其時而  
伸其志其不忘病固所深願設或不幸而弗逢明世在上  
不援在下不推又有諛諂之人阿比爲黨而危之者若可  
憤世而忘之矣然身可危而志不可奪故雖危其起履而  
志終不爲之少屈猶將不忘百姓之病必欲以所學所行  
拯救之也時有否泰道有通塞而憂世愛民之心愈堅愈  
切此所以爲儒者之憂思而不同乎世之戚戚者也故曰  
其憂思有如此者

按與稽爲楷此便是任道之責此便是憂世之心適弗  
逢世以下足舉其時勢之艱而猶不忘其憂以見其憂  
之深耳一云以前四句作爲學憂思只到不忘百姓句  
見之非是適猶言偶然也弗援在君者不引我以升也  
弗推在臣者不舉我以進也危欲毀害之也起居猶言  
舉事動作危起居謂因事中傷之也竟終也竟信其志  
民病乃其志也不忘乃所謂信也雖危二句卽身可危  
二句虛下實

儒有博學而不窮節

此見儒者寬裕之行也舊說博學二句以脩己言幽居二  
句以處世言禮之以和三句以立禮言慕賢而容衆二句  
以待人言此儒者寬大廣裕之行如此一說以學行爲主  
唯學行之積也厚故窮達無往非道而體禮也有法待人  
也有度寬裕皆從此來裕卽寬之至不是兩項

儒有博學而不窮溫故知新之益也篤行而不倦賢人可  
久之德也知行並進其德成矣時而處學行足以有守而  
窮不失義幽居而不淫時而出學行足以有爲而達不離  
道上通而不困窮達如一其性定矣用之何所不宜哉故  
其用禮也知禮之體雖嚴而用以和爲貴儒者內焉以敦  
確誠實爲美禮之質立矣而外焉以和順從容爲法禮之  
用行矣其待人也于賢者切景行之懷以致其慕衆者擴  
同人之量以致其容涵容之中未始無分辨之意擬諸其  
類其猶毀方而瓦合乎蓋陶瓦之初毀其圓以爲方合其  
方而復圓儒者待人與此何異蓋他人以氣質爲迂緩或  
易失于因循而儒者本德性爲開學故優游涵容自成其  
博大故曰其寬裕有如此者

按寬裕二字諸說俱牽粘不合還在後段行禮待人二  
項上看前學行其大本幽居二句在知行內討出禮之  
句且就禮說不着在儒者上美法二字着力忠信指資  
質言甚好只言其學禮之本不應禮之體上正言用之  
和主寬裕言故也全重優游之法句優游所謂和就涵

在忠信內舍忠信無所謂和也慕賢句重容衆邊纔與寬裕合毀方者毀其圓以爲方是分辨意貼慕賢瓦合者合其方而復圓是涵容意貼容衆宜在此二句得解

儒有內稱 節

此見儒者舉援之行也內稱外舉作一頭程功一段是薦賢無所私而下不求報于賢君得其志一段是薦賢有其効而上不求報于其君君得其志與利國家申看利國卽君得其志也大旨儒者薦賢只要使君得其志惟一心要君得志又何知有親怨有富貴有人之報我者此公心全從忠君上生出來所以極大舉言舉之于上援言引之于下

禮記論義集註卷之二十一

主

薦賢之事及于所親則似私及于所怨則似矯儒者內有所稱外有所舉惟其賢能而已初不以親怨故而辟之也然稱舉太易又未必得人也必程算其功一一皆善積累其事一一皆當然後于下位者推而進之于隱居者推而達之此賢能者方慨生平之未遂得儒者推而薦之寧無報答心乎儒者曰以人事君吾之分也而何望其報乎蓋一望其報並其推薦之心而亦私矣及此賢者輔助其君使君得其志而國家享其利君人者方撫綏共理之無人得儒者推而薦之寧不思以富貴隆其報乎儒者曰薦賢爲國非自爲也又何以富貴爲乎蓋一求富貴並爲國之心皆利心矣夫舉援始終一于至公如此與市恩微寵者

與故曰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

按程算積累不以一事偶合輕許其爲人之實但此節只重薦賢之公不輕薦意還輕然亦必如此而後可以不辟親不辟怨也君之志在治國家國家享安富之利則人君遂望治之心矣傳稱祁奚舉其子午舉其讐解狐正不避親怨之故而大夫俱之同升諸公趙文子所舉于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爲公臣是皆所謂公爾忘私國爾忘家者也

儒有聞善以相告 節

此見儒者任舉之行也通節重在久相待二句首四句正所以任舉根基惟道同情同賢乃可舉故儒者舉之不然足比黨矣任猶保任之任上旣言舉賢援能此又言任舉者上以待天下之士言此以待其朋友義氣之交原有厚薄也

儒者之于友也聞善言則相告見善行則相示欲其進德脩業以爲任舉之地也居嘗則有爵位相先之義處變則有患難相死之心言其心乎意契以堅仕舉之節也由是友在下僚則已待之而同升友在遠地則已致之而同進是其始也博聞廣見以相砥礪其旣也維持薦拔以慰彈冠此交友任舉之行也

按久謂淹滯下僚者以時言遠謂投置閑散者以地言相待相致只是欲彼之升進也升進之權在君待致則



儒者之心耳。蓋他人任舉或在偶然勢利之合。儒者任舉則在道德相信之深。與市恩微寵者不同。

### 儒有澡身而浴德 節

此儒者事君有特立獨行之行也。通節以浴德爲本。而浴德又以澡身爲本。此儒者主乎最得力處。下格君心而優文行善治亂而斷同異。皆此德真得處。末句通承特立以操持言。獨行以作用言。這操持作用皆從性天澡雪得來。世上未有之操持。未有之作用也。故曰特曰獨。不是刻意矜持故峻丰裁如東漢之氣節也。

夫吾身乃正君之本。身有不澡。德無由而浴也。故身之所接存養省察防其非僻。而使欲淨理還。德之在我者克全。肅記說義集書卷之二十三

其湛一事君不病于無本矣。由是嘉謨嘉猷入以告于君。而不矜不伐。出以順于外。方君過未形。時則靜也。隱言以告之。則君日遷善遠惡。而不知誰之所爲也。君過已形。所謂羈也。顯言以翹之。吾見與言諷諫未嘗失之太急也。以脩身言。制行之高。如功在社稷。澤被士民。皆自然而致。不必臨深以相形。文華之多。如黼黻皇猷。潤色國家。皆素蓄而有。不必加少以相益。世治則德常見重。而人不我輕。世亂則德周于身。而邪不能沮。以與人言。與其所可與。不必同乎已也。苟與已同而理非。則弗與矣。非其所可非。不必異乎已也。雖與已異而理是。則弗非矣。此蓋有卓然特立一身之體。有毅然獨行一時之用。大人正己物正之道也。

而豈他事君之所可及也哉。故曰其特立之獨行有如此者。

按身屬外。德屬內。澡浴皆洗滌自新意。宜串看。下總是事君之事。陳言是已有所見而陳之。伏隱也。是不張大。意此平時納誨之道。正之翹之。就因事諫靜上說。靜屬君心。靜即人生而靜之靜。羈謂其君羈疏而有過也。此君過之顯然者。對上靜字。正有潛消意。翹有顯舉意。在陳言之外。俱屬臣說。行即所爲之見于功業者。文即所學之見于制作者。俱切事君看。行之高。一盛德大業。自然然而然。即臨之不少加。不臨不少損。不必因人之短顯已之長。文之彘。一積中發外。乃其素有加之不見有

肅記說義集書卷之二十三

去

餘不加不見不足。不必取其所無。增其所無。須本澡身浴德來。深高多少。都是借案。世治則士貴矣。故不輕世亂則士賤矣。故不沮沮有恐怖意。一云治可進而不輕于進。進必以禮。亂可退而不沮其退。退必以義。此又一見臨深加少二句。註分文行弗輕弗沮。註分德志亦不必太泥。同弗與二句。在不黨同伐異。共濟國是上說。前特立自守之義居多。此加獨行。遵道之義居多。此其稍異也。

### 儒有上不臣天子 節

此儒者規爲之行也。慎靜尙寬。兩平說。強毅比尙寬進一步。博學比慎靜進一步。近文章二句。承上起下之詞。惟博

學故能近文章惟強毅故能砥礪廉隅知服要與與人對  
看兩個以字只重在強毅博學上不臣不仕分應首二句  
謀度屬心作為屬身總是所得深所守堅而在外不能奪  
意一云通節要重慎靜為主以下皆慎靜中得來的慎靜  
就是道學中敬守的工夫胸中養得致一不妄動的力量  
到其待人自然和厚中有嚴厲之操其學問自然博洽中  
有精一之守其律身自然文雅中有棱角之丰裁此儒全  
在靜中得力可從

天子人所急欲臣之者也而儒者上不臣天子諸侯人所  
急欲事之者也而儒者下不事諸侯豈忘世哉志切自脩  
而有不暇焉耳夫守身尚其敬備則存養省察謹飭而不  
禮記說義纂前卷之二十三

古

妄動待人取其寬儒則一視同仁寬裕而實能容待人固  
尚寬倘苟同以詭隨則依阿也而非真寬也又厲堅忍之  
操見其強毅者凜乎難奪焉守身固懷靜倘渾然以無為  
則枯槁也而非真靜也則窮事物之理而切要者又服膺  
勿失焉惟慎靜則謹厚有餘矣而又加以博學則文章  
燦蔚不徒有質無文為一謹厚之士而已惟尚寬則仁柔  
有餘矣而又加以以強毅斯稜角峭厲不徒有圓無方為  
一和柔之士而已是其一端陶鎔變化之妙在內者重功  
名為輕是以天子諸侯欲得其人而臣事之雖分國如錙  
銖之輕彼亦不屑矣此其中之所謀度外之所作為惟慎  
自脩自信工夫少有未到便于理多違于心有歉尚何知

有王侯之可仕哉此與要求利祿者不同故曰其規為有  
如此者

按慎靜有敬一不妄動意尚寬有天地萬物皆一體意  
砥厲廉隅都是假借字眼廉猶陞之廉隅猶城之隅厲  
礪也砥厲磨石名細曰砥粗曰厲以石治金以况君子  
之不苟砥以平之厲以利之則脩治之謂也分國如錙  
銖好賢而輕視其國也一云通節散說說慎靜句作一  
段慎靜易至于迫狹而濟之以尚寬持已得中矣強毅  
句作一段強毅易至于忤物而濟之以容與則待人得  
和矣能博者未必能約博而知服博約一原也脩飾者  
或少實功近而砥厲文行交致也作相濟說亦通

禮記說義纂前卷之二十三

六

看來不臣不仕固高不仕之節却與枯槁沉淵傲世玩  
物者不同下文一段實落工夫即添離開不仕之意不  
然上有分國如錙銖之君正儒者效用之日安得不臣  
不事乎不臣不仕或是時尚未可相時而出耳若應世  
無術騙語貧賤亦足羞也

儒有合志同方 節

此儒者交友之行也合志二句是窮時事並立二句是達  
時事久不二句包窮達而言本方立義直說歸重在義上  
義與行字應同不同俱以行說與同方同術異近云通節  
獨重志字下同術相樂不厭不信皆合志之所為也此合  
之志何在本方立義是其志也同此義者進而友之不則

退而避之。惟其以義擇交于始。故能以義全交于後。此其舊說有主意。

彼心之趨向爲志。儒者之于友也。則合志而同其方。道之所習曰術。儒者之于友也。則營道而同其術。幸而並立。則樂其志之同。俛而無忌心焉。不幸而不得並立。則憂其志之不同。俛讓位相下。而無厭心焉。久不相見。而志恒相孚。聞流言不信焉。儒者交友之善如此。所以然者。以所立之志在義中耳。蓋儒者之行。其本方。而心術隱微之地。無私曲也。其立義而泛應周旋之間。皆時宜也。故以是交人。其志一而同于本方立義者。則進而與友。其志異而不同于本方立義者。則退而不與友。惟其一義以爲交之本。此禮記說義書卷之二十三

志之所以同方。並立也。相下也。泥有也。惡足以間之哉。故曰其交友有如此者。

按方謂趨向之地。據所懷志意。言術脩習之業。據所習道藝。言計方。卽術也。殊混道正志之所出也。惟同方故同術。串看此二句。正是交友之事。並立四句。只言其交之固。其行以下。又原其始。若以同道同術爲不厭不信之本。便不消後三句矣。亦不必分窮時達時。只如此說。何等直截。一云並立二句。文平意串。乃學問有得之言。非爵位相先之說。並立猶並駕齊驅也。亦好。

溫良者仁之本也 節

此儒者尊讓之行也。八者皆是虛論其理。儒皆兼此三句。

方實就儒者說。註讓善字。卽仁字。自道之本體而言曰仁。自仁之體備于已而言曰善。

此節皆以發見之盛。而表其存心之仁也。溫良由于德性。和易始發爲近人之容。是仁之根本發露也。敬慎然後心能收斂。始不爲人欲所間。是踐履仁之實地也。廣大舒緩。仁之充廣。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孫以接人。仁之能事。仁者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也。禮儀有節。仁之發于容貌者也。言談有中。仁之發爲文章者也。樂播聲容。仁之至和所爲也。分人以財。積而能散。仁之施予如此也。八者曰本。曰地。曰作。曰能。曰貌。曰文。曰和。曰施。而歸之于仁。蓋仁者諸德之總。而百行之原也。儒者則兼此八者而有之矣。禮記說義書卷之二十三

而猶且不敢自以爲仁而言仁也。蓋重仁之道而當之。仁之所以造其極。遜仁之美而不自居。仁之所以集于虛。故曰其尊讓有如此者。

按仁之爲道。統之不外乎一心。發之則徵于庶行。溫良等八者。皆仁之條件。尚未屬儒上。到兼此而有。方露儒字。八件叙得有次序。皆指在外者言。仁則指在心者言。惟其有仁存于心。故發于外者自然盡善也。一云地字。要認仁者心存不放。自有此敬慎發見于外。故曰仁之地。不可謂敬慎以踐履乎仁也。兼此此字。指溫良之類。不指仁說。一云尊讓。德至尊而衷則謙讓也。亦好。儒者這許多美行。都是仁生出來的。其砥礪一生。也只成就

個仁字文清公云夫子溫良恭儉讓止是一仁與此相合。

儒有不隕穫 節

此總承上文而申結之也。下三句以道字為主。隨所在而與道俱之意。故曰儒言儒以道得名也。至舍以下。是記者記事之辭。言行指儒者言行說。

夫儒者之行無一不備。如此則道具于已。安往而不善。其處貧賤也。道足以自守。而不為之隕穫。其處富貴也。道足以有為。而不為之充詘。以至君王長上有司。勢雖足以困我也。然道在我。豈得困迫我而違道哉。命之曰儒。夫固以道得名也。今衆人之各儒也。不有其行。而徒為其服。惟其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三

妄也。故常為人所詬病。亦為儒者所自取也。若天下之真儒。則孰得而詬病之哉。孔子至舍。哀公館之。具食以致其養。具官以治其事也。及聞儒行而好德之心。自有所不能已。向固于儒者之言而信之矣。今則加信而不以儒相詬。向為于儒者之行而義之矣。今則加義而不以儒相病。終沒吾世。其敢以儒為戲乎。

按隕如籥之隕。而飄零。穫如禾之刈。而枯槁。總困迫失志之貌。充則以滿。而必溢。詘則以高。而必危。總喜樂失

節之貌。

大學 開

(一)冠義

按冠禮之起。書傳無正文。世本云黃帝造旃冕。是冕起于黃帝也。黃帝以前以羽皮為冠。以後乃用布帛。其制之年。天子諸侯皆十二。又云冠昏射鄉燕聘。天下之禮也。儀禮所載。謂之禮者。禮之經也。禮記所載。謂之禮者。舉其經之節文。以述其制作之義也。其文有錯出。鄉特牲者。當移置此。男子二十而冠。男子陽之類。二十則為陰之數。二十而冠。以陰而成乎陽。女陰之類。十五陽之數。十五而笄。以陽而成乎陰。陰陽之相成。性命之相通也。

凡人之所以 至末

此詳釋冠禮之義也。章首當有却特牲冠義二字。如樂法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三

鄉飲酒之例。引起冠禮。故冠而後服。備至重冠。應正容體。一邊言冠有以致禮義之備。故聖王重之。古者筮日筮賓。至末節重冠。應正君臣一邊。言冠有以致禮義之立。故古者重之。重冠故行之于廟。以下總承兩邊。一為修身而重。一為明倫而重也。近云此節雖有禮義備禮義立二段。不可截然兩平。蓋自禮義備說起。原要歸重禮義立上去也。後面雖有兩段分承。然說容體正等。隨轉到以正君臣等中間。以字正是過度處。大旨只重將責為八子等之禮行焉一句。行焉者。欲其身體而道明德立也。其餘許多禮數。無非提醒他要他行此四者。重冠與前重冠相應。只在叙倫上見。頗有理。

凡人之所以為人 節

禮義之始提頭舊說一是飭之爲威儀一是叙之爲義倫也故冠而後服備以下正申禮義備一邊冠者禮之始正與禮義之始應一云此節要重正君臣等上看冠爲服備而設備服爲明倫而設看以正君臣以字分明是以此禮義之備者而正君臣等也况備字對立字不過立者生人之道植立于此也備不過威儀整飭而已前面禮義之始在于正容體等是正爲正倫始事也後面故冠而後服備容體正等言從此方可以正義倫了故卽承之曰冠者禮之始也此禮字指君臣父子長幼之大禮而言

凡人之所以爲人者爲其有是禮義耳而禮義不過敬身

禮記說義集言卷之二十三 禮記說義集言卷之二十三 以明倫而已吾之一身禮義之所關也故容體欲其可慶顏色欲其可觀辭令欲其可從及夫容體正等則動容中而後禮義寓于吾身者全備而無缺矣禮義備可以之而叙倫矣當知義倫禮義之根本也故以正君臣等焉及夫君臣正而有義父子親而有恩長幼和而有序則人紀維脩而後禮義立也冠服者威儀之象也冠加于首則服周于身是冠而後服備也服其服則文以容遂以辭是服備而後容體正等也由是而義倫之故有其基矣故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重冠而制之爲禮焉

按禮義不平禮以義起也順順理也中間由重冠說到冠禮諸儀由諸儀說到成人纔由成人說到子弟臣友

此文字針線暗度之妙脩身是禮義始初處身既脩更從此叙義倫故接一以字君臣父子長幼不平重在臣子幼一邊禮義無甚分別故後只說個禮之始也不須更着義字此重冠虛講卽下筮日等與後古者重冠句重講不同

古者冠禮筮日 節

承上重字來筮實以上言行冠之慎下推其所由慎也全重禮爲國本一句註中禮重則人道立此國之所以爲國句甚精人道卽指下子臣弟幼之禮說蓋冠事原只筮他在禮義立上做工夫講者體上正君臣一段與下孝弟忠順一段便明

禮記說義集言卷之二十三

以禮義之所由立者言之古者冠則筮日以求夫天之吉筮實以求夫人之賢若是者何哉正所以敬重此冠事也冠者太禮之一敬重冠事正所以敬重禮教禮者立國之本敬重禮教正使國之人盡知立人之道從此起而禮義之教有基無壞矣不亦爲國本乎一重冠而國本在焉此先王所以重冠禮也

按聖王重冠是重禮故緊承冠禮筮日云云端是重禮以爲國本也事是冠的節目卽下冠于阼等禮是冠之統體卽下所謂成人禮義爲國本卽下以爲人可以治人意三所以一步深一步

故冠于阼 節

此衆適于古皆見衆儀禮之文而釋其義也昨與客位主  
廟中者言三段以著代爲主著代在于成人道故三加期  
其人之成字之敬其人之成也

其禮伊何故冠于阼階者主人之階父老則傳之子所以  
著其傳付之意也醮于客位以賓禮禮之三加而其服彌  
尊加禮于有成之人也已冠而賓遂字之以成人之道待  
之故敬其名也

按筮日筮賓是敬冠事然未及所行之禮故緊接冠于  
阼縹布不若皮弁之精皮弁不若爵弁之文故曰彌尊  
成人之道也泛泛說責成意雖未盡而已寓于此語中  
矣冠于阼醮于客位者適子也若庶子則冠于房外南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三

章

面遂醮焉所以異者不著代也三加彌尊冠而字之則  
適底通得行之初加之辭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  
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介爾景福再加曰吉日令辰  
乃中爾服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永受嘏福三  
加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  
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棄爾幼志順爾成德脩其內而  
已敬爾威儀淑慎爾德內外脩也以成厥德德之成也  
壽考維祺未有數也故次之以眉壽萬年眉壽萬年猶  
有數也故終之以黃耇無疆不唯服之加也故曰三加  
彌尊加有成也郊特牲曰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  
尊喻其志也志言其始成言其終已冠而字之尊其名

也

見于母母拜之 節

此釋既冠見人之義重適子說上段成人者見禮于所親  
將爲家政主也下段成人者見禮于所尊將爲國政輔也  
見并音現

不特此也見于母見于兄弟皆拜之者以其成人故與之  
爲禮也玄冠齊冠玄端齊服執雉爲摯奠見于母遂以此  
摯見于爵尊者之鄉大夫齒尊者之鄉先生皆以成人之  
禮見而不與未冠者同也

按母拜之正其受拜之禮兄弟拜之正其相拜之禮蓋  
幼時父母兄弟慈愛之驕釋之已耳今以其成人故母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三

義

與兄弟各還其相見之正禮卽坐受亦謂之拜非真拜  
子也如男子跪拜曰拜婦人手拜亦曰拜之謂註云適  
長代父承祖與祖爲正體故禮之異于衆子也亦通得  
但費周折耳一云母有從子之義又一云廟中冠子以  
酒脯奠廟訖北面取脯見母母拜其脯從尊者處來此  
又因母無拜子之事而曲附之者也冠端用齊致敬也  
取精明之至意摯用雉者士以雉凡冠禮皆依士禮而  
行故爾卿大夫謂親臨之官鄉先生年德俱高者或致  
仕之人也不言見父與賓者蓋冠畢先見之也齊俱音

成人之者 節

此承上兩章成人而言只要起下成人之者一句通節分

四段看自首至其禮可不重與解待以成人之意下至聖王重禮推所以責成人禮行之故冠者三句結上文以起下文又推冠之實而解其義也

既冠成人實與父母兄弟君與卿大夫鄉先生無不成人之矣是成人之者豈徒優之以成人之形將責于成人之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之以爲人子則孝爲人弟則弟爲人臣則忠爲人少則順四者之禮而實見之行焉將責四者之行于人則禮非虛禮其禮可不重與禮之重行如此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後可以爲子爲弟爲臣爲少而爲人可以爲人而後可以求人非人而治人也行重則禮亦重故聖王之重禮如此也而冠禮始基之故曰冠者禮記說義集訂卷之二十三

冠

禮之始也嘉禮有四冠尤其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于廟所以尊重此冠事豈但尊重事自有不敢輕重事之意焉乃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安得不行之于廟也乎禮行而禮義立此冠禮之所以爲善也歟按通節六個禮字分兩意其禮可不重聖王重禮此二字相呼應指上二節待冠之禮言餘俱指孝弟忠順爲人在禮義立上說治人在人從禮義上說蓋此天理在禮中行禮之精意謂之義立在人身上體禮之實事謂之行立冠肇基乎倫理之大故曰禮始冠兼統乎人道之全故爲嘉事之重嘉事嘉禮也前以筮爲重冠此文以行之于廟爲重冠互見也行于廟在筮凡東序醺酒

戶西上見此後雖只有兩個所以字當作三層意看蓋不敢擅重事亦是所以之意

昏義

按謂之昏者娶妻之禮以昏爲期臣智焉必以昏者取陽往陰來之義又天下之情不合則不成然物不可以苟合故受之以賁蓋敬則克終苟則易離必受之以致飾者所以敬而不苟也昏禮者其受賁之義乎郊特牲亦有錯簡當取以歸于此篇

昏禮者將合節

此詳釋昏禮之義也重之分上言昏禮所係之大而君子重之以下是詳其重之之實也君子包下男女二家重字禮記說義集訂卷之二十三

敬慎

該下敬慎重正納采五句男家君子之敬慎重正也主人筵几四句女家君子之敬慎重正也求句總承不必單指釋廟中說一云君子指男黨說方得敬慎本意蓋昏是男家大事女黨所係輕于男也此節止主人筵几于廟而拜迎着女家說其餘都是男家的事敬慎着男黨心裏說重正着男黨所行之禮節說惟此事重而欲其正故不得不敬慎也甚有理

夫昏禮何爲者蓋將以合二姓之好上焉事宗廟而爲祭祀之主下焉繼後世而綿本支之傳所係之重如此故君子重之而不敢忽也惟其重之是以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凡此禮之行皆男氏遣使者以將命而女氏之主人



先筵几于廟中而後出而拜迎男家使者于廟門之外使  
者既入廟門三揖讓而後升堂此時男家使者傳男家  
之命而聽主人之答命皆在于廟焉是男家所以敬慎重  
正此昏禮也

按昏禮自行次第媒妁之言既達女家先許之矣男家  
不敢必也故納鴈爲不擇之禮以求之既納不將加之  
卜矣不敢必主人之女也故問女生之母名氏既告之  
名男卜而吉矣則納此吉卜于女氏既納吉矣則納幣  
以爲昏姻之證既納幣則昏姻定矣故往請成昏之期  
則本男家所定言請者示不敢自專謙也重之如何加  
敬慎正三字凡人重其事必先主敬然其間更有許多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三 重  
宜詳慎處如納采而下却何等細密周到必敬慎正三  
字然後足以盡重之義四禮皆用鴈惟納徵無鴈以有  
幣也用鴈者以摯見之禮見之用幣者以聘士之禮聘  
之天子諸侯又用玉

父親饗子而命 節

此節推親迎之禮與上文五禮並列而爲六者也三個也  
字當分三段看親之乃迎之入室以後事下文獨以親之  
爲言者其餘雖與其牢合卺俱屬親迎一類然皆敬慎重  
正之事耳

期定而親迎舉則父親以酒饗子而命之迎所以必親迎  
者蓋男乘陽剛以帥人爲德女乘陰順以從人爲道正男

先于女之義也此親迎之始也子承父命以迎女家主人  
筵几于廟而拜迎婿于門外婿執鴈入揖讓升堂百拜奠  
鴈者蓋父母以女授婿婿乃親受于父母故奠之不敢不  
拜也此親迎之時也受女畢婦登車婿降階出大門御婦  
車致其敬也授之以綏使之升也婦升則婿執轡以輪之  
三周爲率取陰陽奇偶之數成也既三周則御者代之而  
婿乘已車先行俟于門外而揖婦以入禮之也牢牲也以  
一瓠分爲兩瓢謂之卺醢演也謂食畢飲酒演安其氣也  
不異爵有合體之義不異牢有同尊卑之義皆所以親愛  
其婦也此既迎之後也皆親迎之禮也

按執鴈有四義取其順陰陽而往來一也不再偶二也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三 重

本大夫之華而士亦用之攝盛也三也昏不用死鵠故  
越雉而用鴈四也

敬慎重正 節

此節釋六禮之義夫婦有義及下父子君臣逐句入敬親  
意重子臣邊雖有敬親二意然看後字別字義字還重敬  
邊與哀公問與敬爲親舍敬是遺親也旨同禮之本在有  
別而有義有親有正皆從此生禮始于冠禮字即前君臣  
父子長幼之道也樂舉諸禮總明昏禮爲禮之大體也  
君子之于昏禮既敬慎重正矣而加之親迎者何哉蓋昏  
禮爲禮之大體非微文疏節可比若不敬慎重正則禮有  
未盡男女無別若不親之則情有未盡男女便過于

別今日無以成男女之別則亦無以立夫婦之義于他日  
矣然昏禮必成別而立義者何也今日男女敬與親兼盡  
而能有別然後以今日之敬親為將來之敬親而夫婦有  
義然豈惟夫婦有義哉內而親者莫過于父夫婦有義而  
後推之以事父敬以盡為子之禮親以盡為子之情父子  
始有親矣外而尊者莫過于君父子有親而後推之以事  
君敬以盡為臣之禮親以盡為臣之情君臣始有正矣夫  
婦父子君臣三綱也人道之大惟此三者而有義有親有  
正皆始于男女有別如此故曰昏禮者禮之本也惟為禮  
之本此所以為禮之大體也然禮之大體豈惟昏禮為然  
哉夫禮始于冠所以責成人也本于昏所以基人道也重  
禮記說義集訂卷之二十三 幸

上喪祭所以慎終追遠也尊于朝聘所以明君臣之義也  
和于射鄉所以合賓主之歡也凡此皆人道所寓人倫所  
關皆不可不以敬愛行之故曰此禮之大體也然則昏禮  
為禮之本亦可見也哉  
按敬慎重正在先親之在後故曰而後不可與上而而  
後字例看禮之大體要看得與末一樣自納采至合卺  
皆為男女至見舅姑理家事以後方為夫婦成男女之  
別立夫婦之義一串說愛敬二者在男女之別都有了  
夫婦之義雖指後日說立字却在干今言此義大明于  
天地間而植焉振舉也與成字一類義之體嚴夫婦常  
失于過和過于和則不嚴而大義廢而不立敬之道在

始合之日立其大體大體立得定則一日之義即終身  
之義矣有親有正俱以愛敬字貫冠喪祭朝聘射鄉因  
昏禮而並及之父子有親君臣有正鄭註言子受氣性  
純則孝孝則忠也思之殊有妙理宜知

### 夙興婦沐浴 二節

此釋見及饋饗之意與字泛言不單指婦與婦字在與字  
下方露出婦禮婦順是將來之禮順成之明之則在今日  
下節以先降二句為主上二句乃叙下者也一獻之禮兼  
獻酬酢而言此之一獻乃舅獻婦酢姑酬也末句乃申釋  
者也

昏禮之次日夙興婦沐浴以俟見舅姑正明之時贊禮者  
禮記說義集訂卷之二十三 幸

見婦于舅姑為婦者執井以盛漿栗腹修而見以告慶  
方舅姑之始見也贊者設醴以禮婦婦舉脯醢及醴皆祭  
之盛祭所以昭敬敬事舅姑于茲為始矣非成其為婦之  
禮乎及舅姑之入室也為婦者盥漱而具夫特豚之饋左  
胖舅俎右胖姑俎蓋饋所以致養就養舅姑于此為始矣  
非以明婦之順乎昏禮之又明白舅姑共餐婦以一獻之  
禮主一獻畢姑置婦之酬爵也于是降階而各退矣舅姑  
先降自西階西階者賓階也婦降自阼階阼階者主階也  
蓋以姑老則傳之婦明此家婦將有代姑為主于內之責  
也

按進食于尊者曰饋以特豚饋合升而分載之一獻禮

初是主酌酒奉賓行獻曰獻然其賓酌酒復主曰酢又次是主酌酒復賓酬勞曰酬三者備斯為一獻止一獻者家人不事多文且以尊卑卑故尊惟一獻奠酬而止明正禮成不復舉也兩降階各就燕寢也以著代者子之承父將以為主于外婦之代姑將以為主于內故此與冠禮並言著代也此條專重在著代上著代必重其事故先之以獻饗此謂家婦也庶婦則使人燕

### 成婦禮明婦順 節

此總結上文分之則為婦禮婦順著代三者總之則歸于重責婦順也蓋藏以上婦順之實是故以下叙婦順所係之重此重責之故也重責與重之二字不同重責即厚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三

重

之意重之者指成婦禮三句舊說義倫與事功平講和字承順舅姑三句理字承成絲麻二句一云只當以順于義倫為主而帶下事功言婦順者先在順舅姑和室人而後當于夫之心當于夫而後可相夫以成事以審守倘舅姑不順室人不順則不得夫心雖有才能事功何自而成和理二字串看蓋婦順備而後內之情意和情和而同心協義家道方理和與理合而始可長久和理的和字不可與理字分貼義倫事功和只貼情誼理只貼家業如此說此節更覺渾融

合而觀之成婦禮以致敬明婦順以致孝而又申之以著代之義者何哉蓋欲厚望之以婦順也婦順者古

至隆也故可順而不可逆室人之禮相敵也故雖和而不必同上順下和而後夫之心乃得當焉此順道之在義倫為婦所當先體備者由是絲麻布帛之事此婦而順者能成之委積蓋藏之蓄此婦而順者能審其多寡輕重而守之此順之在義倫者移之事功而一順無所不順矣惟婦順備于義倫之脩則閨門雍熙而內無不和既和矣以之共成夫事功則家庭整飭而內無不理和且理則情意維係而家不離散締造昌大而家不廢墜家道之長久如此此聖人于娶婦之始重以責之也

按成禮明順著代三平說又申之申猶加也乃轉換文法不重重責與重之相應上下相從謂之順室人即嫡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三

重

嬀可否相濟謂之和當于夫者蓋古之君子正心脩身以齊其家不昵于衽席燕私之好而忘孝弟和順之心故為婦者惟順且和而後稱也根婦德之教來絲麻布帛以紡績言能成其事則祭服可備而又可以無寒少曰委多曰積困倉曰蓋實窖曰藏審而守則家盛可備而又可以無饑根婦功之教來合此二者婦德脩則猜忌不啓婦功脩則常用不匱和理長久皆從此得來通節三而後字都是難詞

### 是以古者婦人 節

此承上章言上章言重責婦順于正娶之時此章言教成婦順于未嫁之日儀禮但有士昏禮此以諸侯之宗女言

德言容功婦順之本。不可卽爲婦順。德又爲言容功之本。女子一貞順。則自然鎮靜端莊勤勵。一齊都有了。成字重在教上。祭只是告其教之成耳。

惟婦順不可不備。是以古者有見于此。于婦人先嫁之三月。必有以教之。而教之之所。祖廟未毀。此女猶于此。祖有服于君爲親也。則女師教之于公宮。既毀無服。于君爲疏也。故教于宗子之家。其教之事。則以貞順之婦德。與詞令之婦言。婉婉之婦容。絲麻之婦功。四者之教。成祭其所出之祖。牲用魚。羹用蘋藻。皆水物。以陰從陰也。若是乎有教者。蓋以德言容功婦順之本。今日雖未爲人婦。而將來婦順之道。固已成于此。此教之所以不可不豫也。

禮記說義纂首卷之二十一

按諸侯五廟。公宮祖廟也。諸侯如此。天子可推。大夫士庶可知。婦德重在貞順。故教必先此。詩云。婦有長舌。維厲之階。言固德之著也。隨受之以婦言。又曰。無非無儀。容亦德之徵也。隨受之以婦容。又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婦功亦定不可少者。故終之以婦功。冠義一篇。重在將貴爲人子弟。臣少之禮行焉。昏義一篇。重在所以重貴婦順焉也。一句魚爲俎。實蘋藻爲羹。有魚藻而無牲牢。非正祭也。說音免

○古者天子后 節

此言君后治內治外。而各獲其效。見昏禮所關之大也。其中又有微意。明先王所以成婦順者。其本源固自有在。又

不但公宮宗室之教而已。以聽以明。章兩以字相趕。說明章內就有身體意。不身體而欲章之便是。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了。後陽道陰德四字最重。乃天子與后所先有。諸已而後求諸人者。道者達道。德者達德。人所共有。必從君后身上起。身正方可化人。前後俱用聽字。獨此二句用理字治字。謂以身教去理之治之也。理治有功。夫聽字無工夫。時講平叙者非。教順成俗。此九句覆說爲末句設耳。盛德本在教順成俗之前。但看此之謂句。則盛德只當于聽男教女順上說。不作推原看。

試由昏禮推而上之。天子之君后。卽天下之男女。有主施教化之責者也。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之職。皆三夫人而下。禮記說義纂首卷之二十一

爲九嬪。爲二十七世婦。爲八十一御妻。數皆三倍。婦人從夫也。女秉陰柔。正位于內。以從人爲德。所貴在順。內治不脩。則婦順不明。家不可得而理矣。立此六宮。與之共聽天下之內治。如婦德婦言婦容婦功之類。正以明章天下之婦順。使天下之爲婦者。皆知其德當如是也。如此則內無不和而家理矣。天子立六官之職。自三公以下。爲九卿。爲二十七大夫。爲八十一元士。取陽數成于三。而終于九也。男秉陽剛。正位于外。以帥人爲道。所貴在教。外治不脩。則男教不章。國不可得而治矣。立此六官。與之共明天下之外治。如邦治邦教邦政邦刑邦事之類。正以明章天下之男教。使天下之爲男者。皆知其道當如是也。如此則外無

不和而國治矣由是言之天子所聽者天下之男教也后之所聽者天下之女順也男教剛健中正是陽之道天子聽男教則剛健之道實體于身而推其所得者以理陽道女順柔順中正是陰之德后聽女順則柔順之德實得于已而推其所有者以治陰德夫以陽道理外是天子所聽于外者皆以人治人之事故曰聽外治以陰德聽內是后所聽于內者皆職分以內之事故曰聽內職由是男教修于上而下之爲男者化而成俗女順備于上而下之爲女者化而成俗男教成俗則外無不和而國于是乎治女順成俗則內無不順而家于是乎理是豈可以侔致哉此必朝廷之上剛健中正而父道不愧宮闈之內柔順中正而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三

妻

母儀不忒也寧不可見君后之盛德耶不然本之立將何以振肅六宮表率六官而章明天下之女順男教哉按先言后者先齊其家之義也言后並及三夫人嬪御者見關乎天下取之當慎重意王后六宮在天子六寢之後亦大寢一小寢五與天子同但不曰寢而曰宮耳理猶治也謂使得其條理也六官是總名三公至元士皆六官之職內外之職君后主之夫人三公之類輔之兩個和字以入言家國理治略後一層聽男教聽女順作主下四句只就此趕去總從上文以聽以明章句生來以天之氣數分則爲陰陽以地之位限別則爲內外教順成俗三句從上文兩個故天下句生來

是故男教不脩 節

此言天子與后相須而成之義陰事以上言君后脩職以弭變天子之與后四句從上看出相須而成只指天子與后說不連日月陰陽此上總只虛提其理天子脩男教四句方是君后實盡其道此正蕩陰事陽事實際君后以父母待天下天下豈不以父母戴君后

夫國家理治固可以觀天子與后之盛德矣苟或男教不脩陽事不得適見于天日爲之食是天子之責也故天子素服而修六官之職以舉男教而蕩滌乎天下陽事之有穢惡者婦順不脩陰事不得適見于天月爲之食是后之責也故后素服而脩六官之職以舉婦順而蕩滌乎天下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三

妻

陰事之有穢惡者從此看來是君后豈但家國與天道相感通焉故天子之與后職內職外其事雖若相反而理陰理陽其道則實相成猶日與月代明以成化工陰與陽互根以成萬物一有不脩則適見于天易能獨成其化哉則男教女順誠不可不脩也天子脩男教以訓天子之爲男者則與義方之教無以異矣不爲父道乎后脩女順以閑天下之爲婦者則與姆儀之訓無以異矣不爲母道乎故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斬衰父之服齊衰母之服報其恩也王后爲之服報以義也

按常說相須而成以上是驗之天道下段是擬之人倫如此平行殊無虛實起伏要重后一邊一則見后當盡

職一則見君當擇后以了昏禮之義又云上節聽治以成國家之治此陰事以上修治以弭日月之變皆君后分言故天子之與后君后合言味相須二字歸重到婦順母道邊纔與翁義貞婦順成婦順意相合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四

陝西涇陽楊梧鳳閣 著

兄 楠龍棟 定

姪昌齡三開

紹齡七來

男延齡九如

孫 惺慧益較

鄉飲酒義

按鄉飲酒之禮所以正交接序長幼仁鄉黨鄉人凡有會聚皆當行之論語鄉人飲酒是也不特三年賓賢能鄉大夫飲國中賢者州長習射黨正蜡祭四事而已故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四

以鄉飲酒義名篇

○鄉飲酒之義 節

此詳釋鄉飲酒之義也通節主鄉大夫飲國中賢能者說揖讓盥洗交拜言其禮尊讓絜敬言其心要看所以相接字蓋交接在飲酒之儀而交接的神情意趣一歸于禮義而相安者全是這行禮之心免人禍要得行禮之久自有潛移默奪不知不覺的意思

夫鄉飲之禮豈無義乎方其實之未入也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及賓之既入賓主三致乎揖讓之禮若是乎揖讓者蓋讓本乎此心之所尊所以致其尊讓之心也其獻賓也主人盥洗而後揚觶者蓋盥以絜手洗以絜爵所以

致其絜之心也。賓主拜洗爵拜。受爵拜。送爵拜。飲盡爵拜。賓主若是不相拜者。禮以拜為敬。所以致其敬之心也。合之所謂尊讓絜敬也。禮行于外。君子之相接而義隱于中。正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于人不爭。絜敬則于人不慢。不慢不爭。人亦莫之爭慢焉。則遠于鬬辨矣。不鬬辨。則無暴亂之禍。斯鄉飲酒之行。君子之所以免于人禍者。在是。豈故欲人為煩文也哉。絜與潔通

按首句是一篇大旨。庠。鄉學也。言庠門則鄉大夫飲可知。若州長。黨正。則言序門矣。三揖二句。除入字前為顯。三揖者。入門揖。當碑揖。當階揖。此賓之尊主。三讓者。一禮讓。再固讓。三終讓。此主之讓賓。看來拜迎揖讓。通是禮記說義集訂卷之二十四

賓主相讓。惟尊故讓。勿平為安。盥洗句。重盥洗。不重揚。解單指主人說。拜至指主。拜洗指賓。拜受指賓。拜送指主。拜既指賓。所以致敬句。不必分承。只是賓主相拜相敬。便了。不爭不慢。屬君子身上看。一云。尊讓則民不爭。絜敬則民不慢。亦可關。殿辱也。辨。計訟也。有淺深。如強者鬬于力。弱者辨于口。是先王亟亟制禮。專在約束人羣。使免于禍亂。故曰。免人禍。須玩一人字。

### 故聖人制之以節

此節舉其禮而釋其義也。鄉人士君子。言鄉飲行禮。有此四樣。人下正見其制之以道也。承上言。惟尊讓絜敬。可免人禍。故制為儀節。莫不有道存。

焉。其行禮之人有四。曰鄉大夫者。鄉人也有飲國中賢者之禮。曰州長者。士也有習射鄉飲之禮。曰黨正者。亦士也。有蜡祭鄉飲之禮。曰鄉大夫者。有賓與賢能鄉飲之禮。總謂之鄉飲也。其道維何。設酒于房戶之間。以此酒為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之具。乃賓主共致敬者。故近戶。賓道也。近房。主道也。此設尊之義也。既設酒尊。又必有玄酒之尊。者蓋色玄乃天然之色。味淡乃天然之味。貴玄酒之質。故也。此設玄酒之義也。羞自東房而出者。以主位在東。示主人之恭敬于賓也。此羞出自東房之義也。設洗于庭。當室翼之東者。亦以主位在東。示主人洗心浴德。而以敬心事賓也。此設洗之義也。所謂聖人制之以道者如此。

### 禮記說義集訂卷之二十四

按尊有玄酒。已見貴質。而註云。北面尚尊。玄酒在尊之西。地道尚右。是貴其質素也。似蛇足。州長。一州之長。黨正。黨人所取法也。

### 賓主象天地也 三節

此三節總言鄉飲之禮。取法于造化意。首節鄉飲之人。法造化之象。二節鄉飲主人讓賓之節。法天象之成。三節鄉飲之禮。法造化之時。亦聖人制之以道處。

### 賓主象天地也 節

此釋立人之義也。賓主何為也。賓有盛德。人所則效。猶天成象于上。人所取正。是象天之尊也。主人陳其酒饌。以敬養賓。猶地厚德載物。萬物資生也。是象地之養也。介俎何



爲也介以輔賓。俱以輔主人。象陰陽二氣之運行而成歲功也。三賓何爲也。三賓亦以輔賓。象三光之懸象著明。亦所以輔天而成覆幬也。

按鄉飲許多人物禮數。皆爲賓主而設。猶陰陽等皆爲天地而設。天地無此等爲之輔翼。不成天地了。賓主無此等贊相。亦不成賓主之禮矣。三賓爲衆賓之長。參于賓以贊威儀。猶三光爲衆星之特大。以照下土。陰陽蓋指日月耳。三光日月星也。既象日月。又象三光者。蓋介俱兩而三賓三。故以象三兩之數。三賓之外。又有衆賓。

讓之三也 節

此釋三讓之義。魄陰象賓。明陽象主。主人讓賓至于三者。禮記說義集註卷之二十一。象明之讓魄。在前後三日也。雖後爲生魄。魄生雖若可見。然必至晦後三日之朝而後見。前此則明猶盛也。朝後爲死魄。魄死雖若不可見。然明後三日之久。尙有可見者。過則明漸盛矣。此由明讓魄。則魄現明不讓。魄則魄隱。故以三日爲斷也。

按月之中有魄焉。有明焉。本質爲魄。魄陰象賓。受日之光。爲明明陽象主。明未盛而魄成。其迹有似于讓。故以讓言。蓋席上賓之尊。全是借主之威光。以全其尊。蓋主是當權者。賓是主所延接者。所以尊不尊。全係于主人讓之之誠意。

○四面之坐 節

此合下節釋布席之義。而因推德所由備也。象四時句。下文天地一段。就是四時賓主一段。就是象四時不可再進一步看。至仁義接賓主以下。原只爲坐席俎豆有數。不過卽席間之所陳設者。帶言之說者。乃至以俎豆有數句。與仁義接二句對下。俱以坐席豆數並陳說去。不是聖而禮從內說出外邊禮。而德從外說進內去。曰聖曰禮。只要歸到德上。得于身。又是申其所以爲德。聖人務焉。就承這德說。正與聖人制之相應。

夫鄉飲之賓主介俱必辨東西南北四面而坐。何爲也。蓋以象春夏秋冬之四時。四時備而天道得以成歲。四坐備而鄉飲得以成禮也。何謂象四時。天地嚴凝之陰氣。始于西南。爲秋。而盛于西北。爲冬。此氣一行。地凜然不可犯。天地之尊嚴氣也。肅殺閉藏。萬物各正。非天地裁制之義。蓋乎天地溫厚之陽氣。始于東北。爲春。而盛于東南。爲夏。此氣一行。覺萬物然可親。天地之盛德氣也。發揚動盪。萬物咸育。非天地生長之仁氣乎。主人者。自卑而尊賓。故坐賓于西北。而坐介于西南。以輔賓者。蓋以賓者謹進退之節。接人以義者也。惟義故坐于西北。應義氣之盛。而介之輔賓以義者。坐于西南。應義氣之始也。主人者。致飲食之養。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惟仁故坐于東南。應仁氣之盛。而介俱于東北。以輔主人者。亦以俱之輔主以仁。故坐于東北。應仁氣之始也。此所謂象四時也。由是知主之接賓者。一

體天地溫厚之氣以爲接之心是以仁接也賓之接主者一體天地嚴凝之氣以爲接之心是以義接也是賓主各有事而于坐席寓其義以至席上俎豆多寡莫不各有至當不易之數精粗內外通貫顯明不曰聖乎聖立而敬以行之于坐席之間則有文而兼有本不謂之禮乎禮則天理之節旣備而以之體長幼則人倫之叙克敦天之所賦我至是而渾全不謂之德乎是德也鄉飲禮行而彝倫之理自我有之亦自我實得也謂非得于身而何夫鄉飲馴至于得身如此故曰古之人學此鄉飲之直道者正欲實得此倫理于身也故聖人以此爲先務行之庠序使民率而由之嘿成其德也鄉飲之設位而必取法于堯化也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四

豈無意哉

按盛德尊嚴在氣上仁義氣則在物上矣四此字相趕說下來亦相承說上去不可平尊嚴盛德氣就體言仁義氣就用言尊賓應尊嚴氣接人以義應義氣以德厚應盛德氣接人以仁應仁氣仁義接就以坐席所象言不必廣說接賓主有事是坐席有序與俎豆有數同雖平而意宜串俎以盛牲體豆以盛脯醢有數者因年爲多寡也聖禮德皆于席位俎豆見之聖就禮義通明上看以儀文之顯著于外者言聖立即坐席俎豆間禮義既立也敬以心之肅于內者言曰禮者不惟有文而又有本即心之敬上見禮兼內外說體字當別字言

坐席俎豆一體別長幼之序以行之也曰德者彝倫攸叙有得于我也由聖說到禮有淺深由禮說到德無淺深曰聖曰禮只要歸德上曰得于身得身只要原到德上但此德字因行鄉飲而得似自外來故記者又申之曰德也者得于身也雖是釋德字之義然玩註所得皆吾身之實理還宜在鄉飲上說言鄉飲所得非襲取也重身字看古之學衍道句舊說泛指諸禮不如實指鄉飲更便捷鄉飲是禮法故曰術聖人制之以道故曰術道學只是行之意聖人務之重在行此以成民之德上安國又下一層

又云通節緊關處在仁義接一句上文就天地之仁義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四

說來便爲下德字張本下面由聖禮遞到德俱從此出來不特賓主之事爲仁義俎豆之數也是仁義所陳敬也是仁義之心體長幼也是仁義去體諸講把此句另屬賓主有事者不是得于身是得此仁義于身務焉者使民習此仁義而安之以致實得之地也不必拘拘以席位俎豆及天理人倫對待並講

○祭薦祭酒

節

此釋升席降席之義成禮也以上是一截乃舉其禮而釋其義略輕于席末以下作兩股即上文啐酒成禮之中詳其始而入口之禮有貴禮賤財之義繼而卒解之禮有先禮後財之義此二段最重貴賤先後推開說不在鄉飲上

但其義則寓之席末及階下耳。貴禮賤財與先禮後財無甚分別。故省之也。末句重一作字。蓋人之輕禮教。不是無良心。只是爲財的念頭所汨沒了。聖人只把財的邊教人賤。且後則禮自然貴。且先爭心大約爲禮而起者少。爲財而生者多。所以一輕財。爭便息了。

鄉飲之行主人獻賓有脯醢與酒賓卽席祭之。蓋祭以昭敬。此賓敬主人之禮而不敢慢也。賓既祭酒與取粗上之肺臠齒之所以嘗主人之禮而不敢虛也。皆于席中行之。至于啐酒所以成主人之禮。則于席末者言是席之正。非專爲飲食也。爲敬以行禮也。故祭薦祭酒臠肺正行禮則于席中。啐酒入口。近于財。則于席末。席上昭其實。席末昭禮記義集訂卷之二十四

其賤此貴禮而賤財也。啐酒猶在席末。卒解致實則必避其席。而于西階者言是席之上。非專爲飲食也。故祭之與臠則在席上。卒解盡酒則于西階。席上昭其先。西階昭其後。此先禮而後財之義也。一飲酒之間而致嚴于義利之辨。若此。故民皆先義而作敬讓以行禮。後利而耻爭奪以趨財矣。感化之義不既深哉。啐音粹  
按周禮重肺祭必先肺祭畢則先臠之。臠肺則偏嘗在其中矣。席正卽席上。謂席中也。席末。席西頭也。酒爲解中之實。儀禮所謂主人取爵實之是也。必于西階上者以向于此拜受也。先中有貴意。後中有賤意。作敬讓屬禮說不爭屬財說。

### ○鄉飲酒之禮 節

此承前俎豆有數句。因釋坐立豆數之義而結以孝弟之教也。民就是鄉飲之人。重一知字。明尊長養老。正要使民知此孝弟也。民知而後乃能入孝弟。是良能因良知而出也。教成之效起于知。君子于行禮時提醒他。行立立字。有固守意。此孝弟由良知而出。自守之定而不變也。

以鄉飲之席位言。六十者坐于堂上。五十者侍于堂下。以聽政。令役使之事。長者尊而逸。所以明尊長也。以豆數言。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老者厚而豐。所以明養老也。長近于兄。老近于親。民知尊長養老。而後乃能入孝弟。長吾之長。亦長人之長。老吾之老。亦老人之老。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後孝弟之教成。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矣。國不以之而安乎。此鄉飲禮之所以爲善也。

按通節重孝弟二字。明尊長養老。正教孝弟處。三而後字。疊法。口氣亦不可太快。歸重成孝弟之教上。尊卑在儀。故于坐立之不同。見養老在物。故于豆數之不同。見前言俎豆。此獨言豆者。舉小該大也。註豆當從偶數。此但十年加一豆。非正理也。此坐立豆數。于儀禮無所見。蓋周禮州長會民。黨正屬民之禮。非賓與賢能之飲食。諸鄉射。是因鄉射而先行鄉飲之禮。故云合也。

○孔子曰吾觀于 節

此言鄉飲禮之裕于治。以見道大。此下五節皆引孔子之言。王道易易句。乃五節之大綱。與末句正相呼應。在道字上看。出此實理。此實事。上段在拜迎與不拜迎上。見出義別。下段在酬與不酬。酢與不酢上。見出義辨。平對。

孔子曰。吾觀于鄉飲而知王道之易易也。蓋王政不止于鄉飲。而王者之道盡于鄉飲。天下雖大。分明處處各自爲一鄉。令鄉鄉都去行此正身之禮。教則分開。各成一禮俗。合來便成一蕩平世界了。豈不是王道之易易。何也。王道不過先自治而後治人。自正身以正天下而已。試觀賓之未至也。主人親速賓及介。至衆賓則不速而自從。賓之初至也。主人拜賓及介。至于衆賓則不拜而自入。是賓貴于禮記說義集註卷之十

介。介貴于衆賓。而拜迎不拜迎。分焉貴賤之義。不于是明乎。賓三揖至于階。主三讓以賓。升主人拜至。後行獻賓禮。而酬酢辭讓之節備。及介則省酬矣。然猶坐飲也。至于衆賓升堂受爵。惟祭酒則坐。飲則立而不坐。既飲後乃不酢。主人而卽降。又省酢矣。是賓之獻酬酢。禮煩爲隆。而介則主人省酬。衆賓並不酢主人。是介與衆賓以漸而殺。隆殺之義。不於是別乎。

按速者卽其家而肅迎也。介亦迎之。主酌賓爲獻。賓答主爲酢。主又答賓爲酬。辭讓之節煩。謂賓禮三者備也。介省酬。衆賓並省酢矣。衆賓兼三賓衆賓而言。

工入升歌三終 節

此鄉飲禮用樂之義。先分作。次間作。次合作。以漸致和樂之極也。以上是和之以樂。一人以下。是節之以禮也。和樂不流。全在立司正上見。

鄉飲之行。非樂不和。非禮不肅。故樂行而禮肅焉。歌者在。上。故此工入而升堂。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篇。莞竹在下。故吹笙者入于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三篇。歌與笙終。主人酌酒獻歌者。笙者。勞工人也。此分作之節也。使不更迭而作。則汎濫無統。無以辨其異。故主人獻工後。堂下之笙。與堂上之歌。更迭而作。如始歌魚麗。間以笙之由庚。次歌嘉魚。間以笙之崇丘。又次歌南山。間以笙之由儀。是三終也。此迭作之節也。使不合併而作。則音曲間斷。無以統禮記說義集註卷之十

其同。故于間歌既終後。堂下之笙。合于堂上之歌。齊併而作。如始歌關雎。笙吹鵲巢。合之。次歌葛覃。笙歌采芣。合之。又次歌卷耳。笙吹采蘋。合之。是三終也。此並作之節也。斯時賓主之情。既洽。而旅酬之禮將行。于是工以樂備告于樂正。樂正告于賓。而遂出。樂正自此不復升堂矣。使樂而無節。則賓主之情。易急。故主人之吏。一人舉觴。以示旅酬之行。乃立一司正。以董正旅酬之失節。夫笙歌屢變。而間各迭興。是和之以樂者深矣。卽立司正。以正其禮儀。知其能和樂。而不至流放。此鄉飲所以爲盛歟。

按獻之註作獻工。一云。徑作獻賓。詩曰。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此獻賓之一証也。有據可從。

終字便是各有條理意亦是樂之有節處問言歌合言樂互文也工告樂備遂山作兩人看衆工以樂備告樂正舉樂正則樂工可知儀禮工四人大夫之制也一人主人之吏也鄉飲所設使者司正猶今監酒司罰者賓相行禮人爲之其歌附左

魚麗嘉魚南有亭歌由庚崇丘山儀來笙關雎葛覃卷耳歌歌鵲巢采芣采蘋和笙

賓酬主人 節

旅酬之時賓受主人之獻而酬主人以其厚飲食之禮也主人受賓之酬而酬介以其輔賓而行禮也介受主人之酬而酬衆賓以三賓之屬亦有勞于斯席也是禮之行衆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四 主

賓皆以齒爲序長者先飲少者後飲也豈惟衆賓爲然終于沃洗之至賤亦以齒而相酬如是則弟長之禮無貴無賤皆得以通行而無遺漏矣

降說屨升坐 節

此節脩爵無數句見安燕飲酒之節以下見不亂之節句作總朝不廢朝二句是不廢事主人拜送二句是不忘禮此正飲酒之節也

祖既徹矣賓主降復初入之位咸脫屨焉屨既脫矣賓主

復升堂而坐燕行無算爵焉夫無算爵行宜乎其醉而廢事矣然飲酒之節朝以聽政聽政罷而後飲是朝不廢朝夕以脩令先夕而罷猶可治事是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品節文章終竟申遂無少缺焉知其能安于燕樂而不至忘敬致亂矣

按本徹祖時皆立而行禮至是乃坐政是奉于君而行于已者令是出乎身而加乎民者修令何以言私對君政言耳

○貴賤明隆殺辨 節

此言鄉飲該王道之全也王道易易全在足以正身上看出貴賤隆殺少長分也秩其分使閑于紀和樂安燕情也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四 主

約其情使合于中便是身之和敬兼全了故曰正身身一正再不勞在家國天下更着工夫卽此正身之理便是治安之理故曰二句正應前二句易易是裕如意一說惟取足于五者何等簡易可守不可從

此節是結上四節合而觀之主人敬伸于賓介而簡于衆賓是貴賤明主人禮隆于賓而殺于介與衆賓是隆殺辨樂終而立司正是和樂不流旅酬而序長幼是弟長無遺不廢事不忘禮是安燕不亂是五者行之于身則情制分秩而內外身心不過乎物矣不足以正身乎身正則由已及人此情此分同也一國禮讓成俗不足以安國乎國安則由近及遠此情此分同也天下禮讓成俗而不足以安

天下乎夫王道以正身為本以安國安天下為身之推今鄉飲五行足以致之是王者以身正人之道此焉在矣我所謂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者不于是益信哉

按足以字宜玩只論其理如此耳彼國安而天下安要照口氣如云國之未安勿問天下國之既安何憂天下哉此五行在鄉飲之中而正身却在鄉飲之外安國此正家須加許多工夫天下安比國安特由近而之遠耳

### 鄉飲酒之義 節

此申釋鄉飲立人之義自篇首以下說歸孝弟教成而後國可安此屬教一邊自孔子曰以下說歸身正國安天下易此屬政一邊此節申言之歸到賓主諸人上以見政教禮記說義纂言卷之二十一

之有自因覆釋前義而結之也象三光以前却是前面有的不必重看只要引起下文以歸到末句耳惟賓主介饌三賓是象天地日月三光的故便以天地日月三光代那賓主介饌三賓此三句不須再添象字意了只重在經紀參三字

此覆解前文未盡之意鄉飲酒之義既立賓以象天之象立主以象地之象設介饌以象日月之輔天地立三賓以象三光之麗天矣以是觀之古之制禮也非徒取象乎造化而已也蓋禮之大綱謂之經經不立則渙散不整而禮統系矣今立賓主以象天地而仁義相接體統以立經之以賓主者經之以天地矣禮之輔翼謂之紀紀不立則禮

度廢矣今立介饌以象日月則輔賓輔主而禮度明肅是紀之以介饌者紀之以日月矣禮之間雜謂之參有經有紀而無參則恩怨而無以致文于斯禮矣今立三賓以象三光而參于賓主介饌之間則酌獻酬酢之際有所陪焉而足成錯綜之文是參之以三賓者參之以三光矣謂非政教之本哉政教之立也而得經以植其統體得紀以暢其條目又得參以飾其猷為以此正人而入可正以此化天下而天下胥化矣謂非王政之托始王教之進端哉

按前言介饌象陰陽此變言日月者前以氣言此以體言辭偶不同耳制禮指鄉飲言政以正人言即五行備而足以安天下是也教以化人言民知尊長養老而足以成教是也本有托始造端意此下終篇多是前所來盡之意

### 烹狗于東方 節

此申烹狗東方及申洗水俱東之義烹狗以養賓也必于堂東者法陽氣之發于東方以養萬物也設洗于祚又設水壘于洗之東者法天地之海在左也天地之間歸居東南蓋東方形卑水性流而就下東方屬水水德趨其所生故也

按天地之位南前而北後東則左也祖字當法字看在海兼水之性水之德二意說此與前當東榮不同別取一義

尊有玄酒

節

又釋設玄酒之義太古無酒用水而已後王因謂水爲玄酒設酒尊者必有玄酒示民思禮之所由起也

按鄉飲雖不用玄酒以酌亦設之在右者義正在此本即根由意此與前貴質之義微異一云天一生水水是水火金的本一陽來復之始玄酒味方淡淡是諸味之本宜知勿從

○賓必南鄉

節

此與下節皆釋席間之義賓必何作頭下文皆是釋義夏秋冬言方之所屬蓋假愁中言四時之名之義聖仁義藏則就上文見出四時之德義俱就天地言從四方說

禮記正義卷之二十四

太

天子立處見以天子之位處實不尊賓之意

夫鄉侯之行賓位西北必向南者何也言其備四時之德也以四時之德言之東方爲春時屬焉春之義言養物生動之象也蓋天地以陽氣生產萬物而使之蠢動乃大生之聖德也南方爲離夏時屬焉夏之義言假物盛大之象也蓋天地以陽氣育萬物而養之其勢盛矣是天地不忍之心愛養之仁德也西方爲兌屬秋之時秋之義言愁物飲束之象也蓋天地愁飲之以秋時肅殺之氣天地裁制之德止萬物而不過所謂守義者也北方爲坎屬冬之時冬之義言中物自外入中之象也蓋天地以正氣復還乃翕聚之德歸萬物之根而復其命所謂收藏

也夫四時各一其時即各一其德亦必能兼備如此惟天子當依當宁而立其左在東東取于聖體其生物之德其向則南南取于仁體其假物之德其右則西西取于義其成物之德其後若僭僭取于藏體其蓄物之德夫天子南向備四方之德如此今賓位必南向是亦左聖向仁右義備藏矣亦所以備四方之德矣豈非一時行禮之所專耶

按前言位此言鄉東方四隅言四方之德且勿露尊賓意至天子段方詳之聖字屬天地原非借聖人之聖字以名註訓聖人德合天地不是養長平說假之總義愁飲縮之貌察猶察察嚴肅之意義備言守指保合言也禮記正義卷之二十四

太

介必東鄉

節

此節覆申前數節未盡之義介必與主人二段申東鄉東方之義與上文賓必南鄉爲一例下則并及三讓與三賓之義也舊說以三卿屬三讓講三卿何爲獨法三月書曰卿士惟月此溺舊說而附會者殊爲未安玩本文是以禮有三讓自是結局了三卿明與三賓相形益三卿是參治之人三賓是參禮之人說三賓爲政教之本者蓋此帶重



賓介處多而三賓似乎可畧故復就經紀參中抽出言之明不特賓主介俱爲政教之本只此三賓便爲政教之本何也以其爲禮之大參也

鄉飲之行也以主對賓則相直嫌于太褻介必東鄉坐賓主之間有以間之賔賓不至下隣于主主不至上逼于賓而賓全其爲賓矣仍是尊賓之意主人必居東方者蓋東方屬春而產萬物酒食皆主人造亦如春之產萬物也所以居東方也月成魄以三日成時以三月放禮有三讓取法于月之成魄也國有三卿所以輔諸侯而行政教也今立三賓以共輔賓者蓋以凡物一則奇兩則偶三則相參而變化生焉此政教所由出也故義取于三也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一

太

按鄉飲禮不主于敬主欲以尊賓若賓主相對則是禮主于敬主矣天子南面而立而坐賓亦南向爲尊賓也今賓在左主在右介以間之若主人不敢正對賓者然非尊賓乎主人一段雖與衆地同義然彼以地言此以方言所取自不同也月者三句釋三讓而增成時一義因三日而例及之輕帶一云三讓之義前三月成魄句已盡了月者四句通爲引起三賓細玩本文是以口氣還作釋三讓之義說惟三卿與三讓原無干當以三卿引三賓說政教之本前已言之宜輕只重在大參字上須以經紀二字形容蓋經有天地而無以參之則賓主孤立于上紀有日月而無以參之則介俱孤立于下禮

且不成政教何有三賓則參錯于賓主介俱之間而有輔翼贊助之力禮不患于無文而政教從此出矣與三卿輔諸侯以出政教同義說得有理可從衆賓爲禮之小參而三賓爲禮之大參蓋其參於禮者所係甚大也

射義

按繫辭云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又世本云揮作弓夷牟作矢二人黃帝臣射者男子之所有事其爲禮若緩而實急若輕而實重先王患人不知其急且重也故于鄉射以習禮樂于燕射以致安樂于賓射以通好於大射以擇士天下無事則用之于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于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一

太

戰勝皆不可闕也儀禮載其儀此篇釋其義

古者諸侯之射 節

此詳釋二射燕飲之義也而必先行句且莫發其義下四句正明所以燕飲之故此節以射爲主二禮進一步說二義又進一步說只重射不重義射以觀德德莫重于人倫君臣長幼皆倫理所在未射而預明之則射時自不徒用力而忘德矣此先王重本之意

射之爲道昉于古也古者諸侯之射曰大射不遽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曰鄉射不遽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行燕禮者非徒行君臣之禮也臣拜君賜竭力于君君答臣拜不虛取下此皆燕禮中所寓之義而能明之

必有所以明之者是所貴于行燕禮也行鄉飲酒禮者非徒行長幼之禮也坐立有位尊長教弟俎豆有數養老孝此皆鄉飲酒中所寓之義而能明之必有所以明之者是所貴于行鄉飲禮也古人之重射如此

按諸侯選卒臣以與祭有犬射正君臣所聚時當論分故行燕禮卿大夫會民而習禮樂有鄉射正長幼所聚時當論齒故行鄉飲酒禮先禮而後射預熟其周旋進退之節閑其雍容揖遜之度及射時自各循尊卑長幼之序有不期于中禮中錫哉

### 故射者進退 節

此原制射之義前觀德行是素養于未射之先而觀者足

禮記疏義

卷之二十四

射

以徵其已往此在容體比于禮上後觀盛德是功成于既射之後而觀者遂可觀其將來此在節奏比于樂上前後二德皆指樂于義理久于恭敬上說以射為主以禮樂為

目

故字承上言言中截一氣順下無過文須看兩個然後字皆相因說無工大此字指中禮中錫言德行字得之于心謂之德行之于身謂之行在素養上看須要模寫樂于義理久于恭敬純熟工夫出方是蓋正直豈臨時可倖能平日此心在天理上慣熟射時不期正直而自正直故中君子惟行禮于未射之先故及其大射鄉射也進退者升降之節周還者轉折之容必中于禮無失儀也惟中禮素

能禮以閑其心而內志必正素能禮以閑其躬而外體必直惟正則目力之巧運于弓矢而持之審惟直則膂力之強決于弓矢而持之固夫然後巧力俱全大射可以中正鄉射可以中鵠豈不可言中乎夫射而中禮中鵠如此必其內外之養習于義理者熟體乎恭敬者久即射之中禮中的而具見之故曰此可以觀德矣德行即行禮明義志正體直不可泛言

按進退周還中禮亦由平昔正直來志正根禮之凝慮來體直根禮之肅容來只就持弓挾矢時說舊說內志正則持弓矢審而巧能中外體直則持弓矢固而力能中一云不必分貼言審而且固則巧與力俱全矣可以

禮記疏義

卷之二十四

射

言中不是已中了只是矢其必中不然若倖而中可謂中也乎賓射之的謂之正正者正也明射者內志正也大射之質謂之鵠鵠者直也明射者外體直也周禮方十尺曰侯今之射垛也四尺曰鵠三尺曰正四寸曰質大射之候棲皮為鵠賓射之儀畫布曰正凡候皆以布為之其中三分之一以皮綴其中為射之的故曰棲皮為鵠賓射之候外亦為皮其中三分之一則用朱畫之謂之正正鵠皆鳥之提擊者齊魯之間各題肩為正鵠鵠也小而難中是以中之為雋

○其節天子以騶虞 節

此釋射節詩歌之義在不失職為節分上是舉節射之詩

而明其義下是推明義之效而結其意官備等四樂字卽下其節之志的志字在意趣契合上說射者取詩節射必其詩之意義與已之志趣相合者然後用之志趣相合處乃樂也此下重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一句又最重一明字不失事從明中得來成立皆由不失事來是知行並進工夫德行屬脩己功成屬治人今日能明節之志而不失事則他日功成德行立是不可以觀將來之盛德乎

古者之射不獨中禮已也又節之以樂焉以其節言之彼苗者殺一發五靶騶虞之詩也天子射以之爲節曾孫侯氏四正具舉狸首之詩也諸侯射以之爲節于以采蘋南澗之濱非采蘋之詩乎卿大夫射以之爲節于以采芣于

禮記卷之二十四

卷之二十四

沼下止非采蘋之詩乎士射以之爲節然何所取而歌是詩哉蓋騶虞詩官備之詩也天子體天地好生之心以育萬物非備官孰其致之故以是爲節以官備之義與吾備官之心相契而樂之也狸首詩時會之詩也諸侯奉天子而勅王事非時會不足以表之故以是爲節以時會之義與吾時會之心相契也采蘋詩爲女教之循者發也卿大夫循未仕所學先王之法乃可與國政故以是爲節取循法之義爲可樂也采芣詩爲內職之脩者發也正猶士竭忠力以供乃職故以是爲節取不失職之義爲可樂也是故天子以騶虞爲節是以備官爲節矣諸侯以狸首爲節是以時會天子爲節矣卿大夫以采蘋爲節是以循法爲

節矣士以采芣爲節是以不失職爲節矣騶虞狸首采蘋采芣節也備官時會循法不失職節之志也是事與功所從出而德行則其本焉誠明乎志以成其事在天子則備官而萬物育諸侯則會時而王事脩卿大夫則法循而羣工廸上則盡職而亮采明所爲之事皆底績也非功成而義成則天子好生之德足以觀仁諸侯從王之勤足以達義卿大夫信度之忱足以昭守士從事之恪足以表忠精乎德行之咸備也非德行立乎德行既立則恭敬義禮在我自有以絕猛暴而弭悖亂暴亂之禍無自而作矣夫國之不安暴亂爲之也今功成遂致無暴亂國其有不安乎由功成以至國安正盛德所在而實本乎明節之志以

禮記卷之二十四

卷之二十四

不失其事故曰射者所以觀君臣之盛德也

按四個樂字都是推那以之爲節的意思是故一發獲上文而覆言之以起下文明在聽節之時不失事又指後面爲君爲臣者言備官等四者在心爲志發于行爲事事之成爲功實有諸身之爲德行功成德行立只是一事德行立無暴亂之禍却是兩事功成則國安又振上三句而申之無暴亂之禍便是國安盛德與德行立不同德行立在功成上見盛德又在功成國安上見其寬無兩德也

是故古者天子以節

此釋天子大射之義首句作頭以下推其故也玩末句故

字自見。天子聖王只是一人，務焉與以射選句正相應。此節承上來，惟射可以觀德，是故古者天子于諸侯卿大夫士也，既舉之在位矣，其將祭也，又以射而選之焉。蓋以男子生有懸弧之義，射者乃其所有事也，因而飾之以燕與鄉飲酒之禮，而使其進退周旋之必中，飾之以駒虞觀首之樂，而使其明節樂志之是聽，惟飾以禮樂，故諸事中可數為以立德行者，莫若射，蓋德行之立，雖在平居進脩之時，而禮樂之比尤可驗于持弓挾矢之際。射之善如此，故聖人以為教而選人必以也。

按諸侯繼世而立，卿大夫有功乃升，固非專以射用，但既用之後，擇人行祭，必以射之中否，觀人賢不肖也。男

子之事，推起說故事至莫若射，作一句盡禮樂重一盡字。禮樂中和之蘊，盡見于射。數為如大射鄉射為之不一而足也。德行本上兩節而言，如樂義理久恭敬盡仁忠恪法職皆是。此句在平日教化學習上說。天子大射則其虎侯、鴈侯、豹侯、虎侯，天子所自射也。鴈侯助祭諸侯所射也。豹侯卿大夫士所射也。以射選人而天子亦自射者，以身先之也。

### 是故古者天子 二節

此承上文，仍就大射言，射為諸侯也。以上是天子制射之實，下文是以天子制之一句正應此也。自是以諸侯君臣至則安則譽也，是言諸侯務射之效。下文諸侯務焉一句

正應此也。末二句是又申言天子諸侯所以制射務射之意，或有以為效者非。

古者天子之制節，要看盡志二字。蓋習禮樂不盡志去習，如何習得來。盡志者，平日未射之先，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的工夫習熟得慣，然後臨射時，將平素正直的厚養發出來，所以比禮比樂而得命中也。君臣盡志于射，以習禮樂，泛說而教士在其中。若就作教士，則下節相與盡志句說不去。

大射之制，不但選臣已也，又以之而試士焉。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每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將祭必試之于射宮，而觀其射。射之時，其容體比于禮，其節比于樂，而中與

者得與于祭，明德惟馨，所以榮之也。其不比而中少者，不得與于祭，不德是懼，所以愧之也。數與于祭，不但士榮也，而君有慶，有進賢之功也。數不與于祭，不但士愧也，而君有讓，無知人之哲也。數有慶，非虛慶也，而益地厚其祿也。數有讓，非徒讓也，則削地薄其祿也。或中或否，雖在于士，而益地削地，則在諸侯。故曰射者射為諸侯也。惟其如此，是以諸侯君臣無不盡志于射，以習禮樂。蓋懼削地之辱，求益地之榮也。夫君臣既習禮樂，則必數有慶而益地矣。流亡之禍何從而至哉。此射之所以為教也。

按射宮即學宮也。比親合也。數與謂每歲士相繼助祭也。有德行可知，數不與反此。書傳云：諸侯于天子二歲

貢士此云歲貢歷代制有不同也射者士也貢士者諸侯也或中或否雖在士而有慶有讓則在諸侯故曰射者射為諸侯也此節雖因上文說來然另是一意不可就指為選諸侯卿大夫士云

故詩曰曾孫侯氏節此載魏首之辭而釋其義乃諸侯之燕射也養有涵育薰陶俟其自化意下自為正正是養處自為正者自家于直內方外的工夫汲汲去做惟恐負吾君薰陶我的盛意此心出于自為便有省察克己的真功效如此習禮纔精

魏首之詩曰曾孫侯氏云云此言何謂也蓋言諸侯之為君大夫庶士之為臣相與盡志于射以習禮樂則貢之天子者皆中多之士試之射富者皆與祭之人君有益地之慶其心豈不安樂乎謂之好德賢賢有功其名譽豈不充顯乎射禮之有益如此是以天子制之選士以賞罰諸侯而諸侯務焉盡志以習禮樂夫天子制之者所以化導諸侯使之優游于禮樂之中而征伐之兵無所事諸侯務焉所以禮樂自養而為正身安國之具也

按詩魏首篇中之一章也魏首今亡先儒因古載投壺禮命弦者請奏魏首後有此詩遂以為魏首今未見其必然也稱曾孫侯氏者諸侯推本始封之君故以曾孫言四正謂舉正爵以獻賓獻君獻卿獻大夫凡四也其皆也此是燕禮四獻畢此時大夫君子下及庶士官無

大小無有處其職司而不來者皆御侍于君所此是射禮以燕以射雙承謂先燕後射然重在射上則燕則養謂安樂而有名譽又言習射之效上燕字以燕禮言下燕字以安樂言詩言止此君臣相與二句應詩首七句君指侯氏臣指大夫庶士則安則養應詩末一句此天子以下又就習禮樂上說深一層此字就根制務二字來

### 孔子射於矍相 三節

此卿大夫之射先行鄉飲而後射需言孔子者舉聖人鄉射之義以為習禮樂之準也此三節一節潔于一節首言斥惡也次言留善也終言責善之備也先後淺深之序如禮記說義書訂卷之二十四

此孔子射于矍相節此孔子為魯司寇行鄉射之禮矍相地名觀者如堵墻殆有慨于古禮復興善見尚德之遺意也射至于司馬蓋鄉飲旅酬畢司馬正為司馬也恐來觀有欲射者于是使子路執弓矢出而延之以幣眾退賢焉其言曰貢軍之將無勇亡國之大夫不忠與為人後者忘親貪利不孝此等人不得入非是者皆入攝去者半入者半矣此斥惡之教也

按與為人後者宗族既為之立後此人復求為之後也貢軍二句註雖分勇忠其實忠之一字該得以忠孝立論可

又使公罔之喪節射畢將旅又使公罔之喪序點揚解而語蓋哲衆選賓也于是公罔之喪揚解而語曰幼壯而孝弟之道蓄養而守好禮之心不與流俗同其頽靡而修身以俟死今衆人有如此者不當在此賓位也蓋去者又半處者半矣此舉善也

按流俗失俗也不從流俗二句一正一反位射位也去留相半見難得意

序點又揚解而語節序點又揚解而語曰幼壯固孝弟矣今則好學而不倦蓄養固好禮矣今則好禮而不變施期至老矣猶能論道而無違誤則終身不離道又不但不從流俗情身俟死而已今衆人中有能自信他日果能如此

禮記正義卷之二十

卷之二十

不當在此賓位也蓋勵有存者去者多而留者寡矣此實善之備也與施通勸與健同

按幼壯孝弟言其善始好學不倦言其善終蓄養之好禮則未至于道施期稱道則不止于禮不從流俗善不從于外而已好禮不變則不變于內此其輕重之別也據射禮司射比三耦及戒賓備預選以充末聞臨時選取者豈大聖人之所作爲自異于人與是可疑也

○射之爲言者釋也 節

此釋射字之義有關于人倫也釋也舍也先以二字釋射之義各釋已之志應釋心平體正四句應舍皆就射之事言然意有未盡又以故曰八句申釋之實又以各射已之

鵠句申舍之實皆從射之理言此進一步法故天子以下從上文以爲臣鵠及射臣之鵠生來是舉侯射之一端以証所釋所舍之義細玩釋舍二意該重釋邊蓋我所當盡的道必先釋得其中的理透然後可以其所已明者去身體他若不先尋其理則仁敬孝慈何處下手做起則釋的工夫緊要于舍可見舍字造詣亦不淺此就是知止而後有定

射之爲言者何義也言若理形于前尋而釋之也或曰不但于釋此理而取于舍此道也何也天下之理欲舍則先釋能釋則可舍凡所謂釋者謂其行射之人各釋在已所志之理也夫既各釋已之志而期于中由是內而心無不

禮記正義卷之二十

卷之二十

平外而體無不直心平體直則持弓矢審且固巧力俱全而射中矣射至于中則得其所止又不謂之舍乎故曰爲人父者志在于孝見鵠而釋之以爲父慈之鵠爲人子者志在于孝見鵠而釋之以爲子孝之鵠爲人君者志在于仁見鵠而釋之以爲君仁之鵠爲人臣者志在于忠見鵠而釋之以爲臣忠之鵠所謂義在于釋者如此既以爲已之鵠而釋之故父子之射者各射已父子慈孝之鵠君臣之射者各射已君臣仁忠之鵠所謂義在于舍者又如此從此看來射義見矣故天子有郊廟之祭則大射以擇侯邦之士名之爲射侯是射侯者蓋言諸侯之得爲不得爲係之也如貢士射中而釋舍兼全則君有慶而益地隨之

得爲諸侯矣射不中而釋舍皆失則君有讓而削地隨之不得爲諸侯矣故曰射者射爲諸侯也王射所關之大如此則大釋與舍大學可以自已哉

按釋與舍計分理道只一道字便了釋有知意在始射時有釋有行意在既射時看釋已之志志在理上悟且漫說理之所在如此則又與爲鵠背復了四個以爲鵠總是那個射的但彼視之如已之道然以爲此乃已之鵠不可不中也於是射而中之中雖中射之的但自彼中之如中已之道然以爲我能中已之道矣所謂以神遇而不以目遇四爲字着實有意味以爲父的道理更此鵠則思其爲者必到至精之地則夫克昌燕翼以爲

禮記說義集註

卷之三十四

手

裕後之圖者雖當預脩于平日而亦必因射以致思蓋不以鵠視鵠而以慈視鵠矣爲子與君臣倣此射侯者張虎熊豹麋之皮而方制之其中棲鵠虎豹華皮示服猛意張皮侯爲鵠而射之此說大射之名也射爲諸侯方釋射侯之義蓋諸侯視之以爲侯鵠而射中即中侯之鵠云耳要說得與釋舍相關

天子將祭

節

此節覆言天子以射選貢士之法正發明射爲諸侯之義天子將祭正郊廟大事也先集侯國所貢之士試射于澤宮試之于澤者豈徒近水澤之謂取採擇遊選乎士也蓋擇其可與祭與否耳射于澤則不中者黜矣其中者始得

射于射宮又復考其禮樂之比否德行之優劣也無非精于擇士之意與祭與不與祭以貢士言讓削慶益以諸侯言進爵紬地用註中先字說

按澤在野外寬闊之處宮在國國學也先澤後宮習事之漸也射宮以下文重而意畧即前試士事但補出前澤宮一段而釋釋與舍之義耳射中射不中皆言射宮之射也進爵承益地言紬地承削地言進言爵紬言地互文也一云進爵句申言益削之事不專于地亦與爵相關註進則爵輕于地故先進爵而後益以地紬則地輕于爵故先削地而後紬爵是也與互文說異此可從末須繳射中二句方得旨此爲士者所以視爲士鵠

禮記說義集註

卷之二十四

圭

而射中即中士之鵠也亦釋與舍之義也

節

故男子生系弧 此釋男子始生而射之義有關于臣道也亦承上釋舍之義而言又由是觀之故男子生未暇卜食先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者何蓋以天地四方者非異人任正男子之所有事也始教如此故其成人也必先有志于其所有事彌綸天地綱紀四方然後敢享天地四方之養而用教也正此先射而後卜毋以飯食之謂也然而士而無天地四方之功是不能釋其志而中其鵠者耳不有愧于始生而射之義也乎

射音石飯音反食音似

按男子生之下便當補未飯食之意天地四方二句具



解得射天地四方之義見責任之重先射而後飯食之  
又于下文解出男子生則設弧于門左三日負之人爲  
之射桑弧蓬矢取其質也自天子達于庶人皆然豈恒  
人臣註疏原是統說陳註單指臣道殊不合理故必先  
有志句欲使此子先有志意于其所有事之處謂天地  
四方也飯食句謂射畢用饌猶若事畢設飯食也飯食  
乳之也卜母以乳

○射者仁之道也 節

此釋升射及欲不勝之義見射備仁之道也此身孟子不  
同彼主爲仁言而此以射爲喻求正諸已在未射之先發  
而不中三句在既射之後見爲仁由已意

禮記集說卷之二十一

事

按射與仁一屬藝一屬理何以射有仁道蓋道乃身心  
性情最切實的理而正己反求乃身心最真切的工夫  
正己是存理遏欲也反求是自治益詳也豈不是仁之  
道

君子無所爭 節

此見射之爲君子也孔子原以無所爭爲主引來却以射  
爲主孔子常曰君子無所爭必也于射見其無爭乎其未  
射也揖讓而升以射焉其既射也揖讓而下以飲焉雖有  
勝負之形而實無較勝負之心其爭也君子此所以爲無  
爭也

按此引孔子言以釋揖讓而升下而飲之義君子無所

爭以平日恭敬言必也射乎謂無爭正于射見非于射  
而後有爭也揖讓如出次當階及階凡三揖言升不及  
下飲者始終雍容揖遜也

孔子曰射者何以 節

此見射之爲賢者也安能以中分上明能中之在于賢下  
申所以求中之心也兩段串看

孔子又言曰射者何以能使射中與樂節相應乎何以能  
聽此樂節與射中相合乎甚矣中之難也若依循樂聲發  
矢發而不失正鵠如此乎能射而又能聽然後可以言中  
其惟有德行之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彼將安能以中也  
夫賢者能中然求中之心非敢以賢勝人也詩小雅賓之  
禮記集說卷之二十一  
初進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之爲言求也求中以辭爵  
爵也爵何以當辭也蓋以酒者所以養老所以養病已非  
老病而受其養則不讓矣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求中之  
心出于讓此其所以爲賢而能中也與

按首兩句見郊特性彼先言聽主樂而言此先言射主  
射而言引詩一段此上所引孔子之言又進一步言升  
固揖讓而下而飲亦揖讓即射中祈爵亦所以崇讓夫求  
中是爭意然求中所以辭爵辭養是其爭乃其所以讓  
要在此際見得

燕義

按此篇釋儀禮燕禮之義燕禮有四等諸侯無事朝畢

而燕一也。卿大夫有勳勞之功，與卿臣燕飲以樂之。二也。卿大夫有聘而適與之燕三也。四方賓客與之燕四也。燕此皆諸侯之禮，主燕禮今亡。鄭注云：此明君臣燕飲之義。

○古者周天子 節

此因燕禮有庶子之職，而先舉其官職以明之也。庶子，子卒，遊卒，總之諸侯卿大夫士之適子，將來承襲父爵，代父宣力者也。而官之曰庶養于國，學曰國副，貳曰卒，未仕曰遊。庶子官則其統率之官也。庶子之事，上通記者之言，下是引周禮文以實陳。庶子官所屬之事，戒令，養治，泛言庶子所屬防事有此二項，戒而令之，總其材能實焉。禮記諸書卷之二十一 章一

有用之品也。教而治之，則其能養其父受之舉也。別等正位，就在戒令教治之中。國有大事，二段詳戒令之事。凡國之政事至末詳教治之事，正等別他之意，則寓金重存字，脩道學道正是存之之事。庶子官全是存養這邊的工夫多。

委致于太子。若祭祀賓客等禮之服役，因能授任。惟太子命孰得而役哉？國有甲兵之戎事，國子當效其勤勞者。庶子官則舉國子而授之以車甲，合之乎卒伍之際，而置有司以統領之，治之以軍旅之法，坐作進退，一如軍旅之事，處之以義也。此統之者太子也。司馬不得而征之，優之以恩也。以教治言之，凡國之政事，如力役土功之類，非禮事軍事比也。國子則存游卒于學，使之正心修身，以脩其德，格物致知，以學其道，不以小事分其心。庶幾涵育薰陶，而道明德立，可以大有為也。然有以養之，而不有以考之，是作之無機矣。于是春則合聚之于太學，秋則合聚之于射宮，以考其道德之藝而進退之。進者遷其才，而官使之退。禮記諸書卷之二十一 章一

者復使之脩德學道，以待後諸也。夫教治脩則所以養之無事之日者，預戒令明則所以責之有事之時者重此庶子之官之職也。之卒游卒之卒並音舉。

按掌其戒令二句是一層，國有大事至末是一層，總只一意，先略而後詳耳。惟太子所役使者，蓋太子將為君，國子將為臣，其事使之分已定于斯矣。以軍法治之者，蓋古王者之師，取諸世族，庶子皆承襲父位，休戚與同，所以使效勞竭忠，無異慮也。存優厚之意，脩者治其物，誘之累屬，行學者究其精微之蘊，屬知春學秋射，只言其地陰陽之義也。兩合字正是去考他。一云教之以文，教之以武，非藝即道德，以其習于人故曰藝。一云考其

文藝武藝。一云考其道德之寓而為藝者俱不可從。又云。前止致于太子者何。蓋董國子之法不嚴。則征伐太煩。管轄太多。不得優游涵養于道德之中。所以主之者止一太子。及之者止于大禮大戎。要知戒令教治。不可平看。蓋無事之教治。正所以為有事之戒令也。戒令雖是使之習禮戎之事。亦是脩德學道之不可少者。蓋禮與戎藝事之最大也。前用之治之者。以其已成才也。此存之者。以其未成才也。吾于是而知先王之待世族庶子。慮深遠也。

諸侯燕禮之義 節

此釋位次之義在定位也。截不可作兩扇對。君立四句。以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一。妻。臣位言君席五句。以君位言。君席昨階。以設席言。君獨升立二句。以登席言。大旨總見尊君之義。下居主位。莫敢敵。尊君不必言矣。即上定諸臣之位。亦是尊君。正見惟君東南面也。

諸侯燕禮之義何如。燕禮方行。以諸臣之位次言之。君固立于東南矣。南向通卿。而卿立于君之側焉。大夫少進。而大夫立于卿之下矣。所以然者。以近君者為貴。遠君者為賤。定諸臣之位。正見君之尊也。以君之位言之。君設席於昨階。而不于西階。蓋以此席惟君為主。居主位。不嫌專惠也。君獨升于席上。而西面特立者。蓋以諸臣不得為賓。莫敢敵以示無二大也。此可見燕以通情。而辨分未嘗不嚴也。

也。

按諸侯燕禮之義。句管下三節。定臣位以君身為準。則在君位上見。合下節雖一事。各為一義。然定位居主位。似處之以情。而莫敢適。又臨之以分。莫敢亢。禮似臨之以分。而禮之又處之以情。蓋席位則嫌于太褻。賓立則嫌于太峻。嚴以分。又通以情。斯為燕禮之善。

設賓主飲酒 節

此釋賓主之義也。首二句。總言所以設賓主者有其義。下四句。分言所以設賓主者有其義。合下節言以明嫌為主。明嫌以上。燕禮設賓之義。所以嚴分。賓入以下。燕禮有賓禮之義。所以通情。似微重通情邊。

凡飲必設賓主。獻酬合歡。此飲酒之常。所以成賓主之禮也。君本為主。而使宰夫為之者何。蓋以君尊。臣莫敢與亢。賓主之禮。宰夫位卑而司膳。有主道。故設之為主也。公卿本是賓。而設大夫為之者何。蓋公卿位尊。疑其近于君。而尊卑無別也。大夫位卑而遠于君。明其無逼上之嫌也。賓入中庭。君降一等而揖之者何。蓋以分雖臣也。位則賓也。是君之尊禮于賓也。

君舉旅于賓 節

此釋君臣交拜之義。可以成和寧之治也。明臣禮也。明君上之禮也。各就交拜上。虛會作冒。臣下至君寧。詳臣禮之實。而及其用。禮無不答。至不相怨也。詳君禮之實。而及其

用和寧二句總結上兩段而起末句故曰之下方見燕字臣下至大義也與燕無干燕禮之拜儀節耳爲何說出這般大義來禮會無非勸勉交儆意卽此便見明良交泰之象但平日各自做各自的事不得明燕時正君臣交會之日情意淡洽之時借拜之禮以明之

諸侯之行燕禮君舉旅于賓及君所特賜爵臣皆席康再拜稽首拜席又成拜者所以明臣下之禮當如是也君子臣拜必答拜之禮無不答拜者所以明君上之禮當如是也何謂明臣禮臣之拜君言臣之不虛受于上也蓋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于國君必報之以爵祿故曰下當務竭力盡能以立功是竭力盡能所謂臣禮也是以圖貴而君禮記燕義集註卷之二十

寧則臣盡禮之所致矣何謂明君禮禮無不答言上之不虛取于下也蓋上必分田制祿明正道以道民民因其所道足衣食而有功然後君于十分之中而取其一是正道薄取所謂君禮也故上用足而下不匱上下和親而不相怨也則君盡禮之所致矣夫上下和親和矣由上不虛取禮所致則君禮非和之本而和拜君禮之功用手國寧寧矣由竭力盡能盡臣禮所致則臣禮非寧之本而寧非臣禮之功用手是君盡禮禮臣盡臣禮正君臣上下之所當然君以養民爲貴君不得無以爲君臣以忠君爲貴臣不得無以爲臣義無利夫于此而乃于燕禮之儀拜成拜見之故曰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而豈徒爲

獻酬交錯之儀節而已哉

按諸侯行燕禮以宰夫爲獻主以大夫爲賓當宰夫代主人行爵酬賓之後公取勝爵酬賓賓以旅酬于西階上未是之謂君舉旅于賓及舉旅行酬之後公復特取爵以賜臣是之謂君所賜爵舉旅再拜君答拜之賜爵再拜君答拜之是之謂禮無不答竭力盡能此是不虛受報之爵祿也原輕力是分之所當爲以贊相言能是才之所能爲以謀猷言立功卽有裨生民社稷也正道道民只重不虛取言不無故而取用也原輕正道如農桑之類道民引導民也民道之民由之也寡乎什一則上之用不足多乎什一則下之財或匱民之不和親禮記燕義集註卷之二十

皆由此來和寧不曰禮之效而曰禮之用者蓋禮之用和爲貴人有禮則安和寧原是禮之用君臣上下稍不和寧便乖而不親危而不安矣此必和且寧君臣上下乃相維而不至于相攜也中間皆宜泛論至末方云于燕禮見之

席小卿次上卿 節

此釋席位獻酬牲羞之不同見燕飲有辨分之義上三事三平看就位于下以上設席有上下也獻厭子以上獻厭有先後也等差以下陳器有多寡也以上俱不露各分字末句方見正名定分之義

燕禮明君臣之義固矣而臣之貴賤亦因以明焉以席位

言之小卿位次上卿大夫位次小卿士庶子以次就位于下是設席有上下也席位既定旅酬方行以獻酬言之卒夫爲主人先酌獻君君取爵以酬賓賓以旅酬于西階上此謂獻君君舉旅行酬也而後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後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後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後獻庶子是獻酬有先後也以陳器言之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是陳器有多寡也席位則貴者上而賤者下獻酬則貴者先而賤者後陳器則貴者隆而賤者殺所以明貴賤也按旅酬數句全重而後二字方見明貴賤意獻君卿大夫士庶子皆宰夫爲主者酌酒以獻也君舉旅君爲卿大夫士舉旅也首一句行酬是賓以序酬衆賓也下三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四

卑

個行酬是卿大夫士以序酬卿大夫士也每獻必以主人有主道也君皆舉旅見君之尊與賓卿大夫士之情洽也賓卿等行酬者臣榮君賜故以獻衆人也賓卿用勝爵大夫用奠觶註于賓卿曰獻于大夫士曰賜尊卑之等也舉旅是舉旅酬之爵行酬是行旅酬之禮舉旅固是君行酬却是賓總謂君旅行酬者君舉旅而使之行酬也下倣此上言君而不言賓下言卿大夫而不言君互文也庶子位卑則但主人獻之君固不復舉旅行爵而庶子亦不得酬禮矣牲用狗俎以盛牲體豆以薦羞其等差燕禮雖不詳載然云唯君與賓有俎卿與

俎大夫士無胾亦略可見矣

齊音案

聘義

按此釋儀禮聘禮之義夫天子之與諸侯諸侯之與隣國皆有朝禮有聘禮朝則相見聘則相問也朝宗覲遇會同皆朝也存煩省聘問皆聘也故聘禮有天子所以撫諸侯者大行人歲徧存三歲徧類五歲徧省是也有諸侯所以事天子者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聘以除邦國之患是也有隣國交脩其好者大行人諸侯之邦交歲相問殷相聘是也儀禮所載隣國交聘之禮也

聘禮上公七介 節

此釋介數之義乃大聘卿出之介數也貴賤就君言重明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四

其禮與上說

古者諸侯之國以邦好不可不通也而聘斯行焉聘禮之行必有介以爲之副也是故上公之卿則七介焉侯伯之卿五介焉子男之卿三介焉不同者何蓋上公貴侯伯次之子男又次之因五等之君所行之禮不同故介數亦異明其貴賤所以明君臣之貴賤也

按上公卽九命作伯之上公也王之三公八命而已以其加一命于三公之上故以上言介所以輔行使事致文于斯禮者也明貴賤有二義自本國言介如命數故上公親行則介九人卿殺其君二等而爲七侯伯子男亦各遞減是明君貴而臣賤也自列國言上公之卿七

介侯伯之卿降公二等而爲五子男亦然。是明爵尊者貴而卑者賤也。一云貴賤以出聘之卿相較。不可以下君二等。便作明君臣之貴賤。

### 介紹而傳命 節

此釋聘賓用介之義。只重在介上。君子指聘賓言。所尊指主國之君言。

聘賓將入門。主固有擯以接賓。賓必有介以傳命。上介次介。末介相繼。紹而傳主君之命。必如此者。蓋以賓臣卑也。主君尊也。君子于其所尊。弗敢正。自相抗。故以介傳命。使主君得全其君道之體統。而我統以君道尊之也。非敬主君之至乎。

禮記正義纂註 卷之二十四

畢

按傳命舊作傳主君之命。近云傳賓之命。觀下三讓而後傳命自見。紹而傳命。就是弗敢質。就是敬之至。

### 三讓而後傳命 二節

此合下節。總叙聘禮敬讓之足以全交意。首節聘賓接主之讓。賓禮凡四次。節主君接賓之敬。主禮凡四敬讓二字。總承分屬。侵主外言。自此以侵彼。陵主內言。自下以陵上。此二句推廣說敬讓之效。

方聘賓之初至也。入門三辭陳擯之禮。而後傳聘賓之命。三辭廟受之禮。而後入廟門。不敢徑行也。三揖而後至階。不敢先登也。三讓而後從主升階。此皆聘賓所以尊讓于主也。至于聘賓之將至。既命使肅迎于郊矣。又大夫束帛

而勞于郊。既拜迎于大門內。廟受其命矣。又北面拜。既拜。君命之辱焉。此皆主之所以致敬于賓也。敬讓是聘賓主君所以相接之本意。諸侯行聘。賓主相接以敬讓。則情愈孚。分守正。故外而敵國不相侵。內而尊卑不相陵矣。敬讓之效如此。此君子必行之以敬讓與。

按賓初入廟。揖當階北面。又揖當碑。又揖三揖也。至階時。主君讓賓升。賓不敢當。讓主君者三。主君乃先升。而後賓升。迎勞是一時事。作兩禮看。迎迎賓也。勞慰其勞也。用束帛士卑。故遠迎于竟。大夫尊。故勞于近郊。廟受。受其所銜之命也。廟受廟宇重。看拜。既拜。受所將之物也。拜君命之辱。句釋拜。既之意。兩致字最重。蓋必主之敬達得到賓心裏去。賓之讓達得到主心裏去。方謂之致。君子兼賓主說。禮顯于外。君子之相接而敬讓根于心。正君子所以相接。

禮記正義纂註 卷之二十四

畢

### 卿爲上擯 節

此見賓主交盡之義也。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承副上擯也。士爲紹擯。繼續承擯也。聘事畢。君親執醴以禮賓。賓乃以私物面見主國之卿大夫。又以私物覲見主國之君。聘覲皆畢。賓介就館。主君使卿致齊餼于賓。又還其求聘時所執以爲信而受之圭璋。加以賄贈之禮。賄以答聘。若賄以答賓介也。中間饗禮再食禮一燕禮無數。若此者。在圭國則論客。在聘賓則論君臣交致其敬者。所以明賓客君

臣之義也

故天子制諸侯 三節

此見聘禮之有益下國也。首句作員下皆天子制之而使諸侯務焉者也。相厲以行聘之禮節則不相侵陵。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讓相厲以用財盡禮則亦不相侵陵。其效如此。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爾制字甚深。養固制也。然猶是上人要他如此。直到自爲正務焉。制方了徹。

天子制諸侯節釋儀禮大夫來使無罪饗之過則餼之。義天子制諸侯句作頭小聘大聘是一意相厲以禮是一意下文皆承相厲以禮言之。又分兩小截使者聘而三句是相厲以禮之實諸侯以下是相厲以禮之效。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四

聘

夫聘禮之有其義如此。故天子制禮而諸侯行之。比年小歲相問也使大夫三年大聘殷相聘也使卿其間相屬勸勉者必以禮如卿大夫奉使行聘而禮有錯誤則主以敘餼而弗視饗也。所以愧恥而勉厲之也。惟其如此兩國諸侯必相厲以禮相厲以禮則外而四隣相親而相侵內而君臣有義而不相陵此正天子所以養諸侯不用而諸侯自爲正之具也。而豈徒好爲是往來之儀節而已哉。

按制禮以禮制馭諸侯也。一云天子制爲句非比年三句申說言小聘大聘之時其相厲以禮如此。制諸侯是天子養之也。自爲正諸侯自養也。註中看養字甚精本

節只重相厲以禮一句宜一直說所以愧厲厲字此屬指使者之卿大夫言亦相厲中一事耳與前後兩厲字屬諸侯者不同使臣之失禮節諸侯之失禮此天子二句又是天子制諸侯之意試看以此制諸侯使之心悅誠服豈不是善養。

以圭璋節申聘禮還圭璋之義首重禮者聘賓重聘禮之義也輕財重禮主君輕財重禮之義也重禮便有輕財意輕財正是重禮也諸侯相厲當從聘義推開寬說些不指聘矣。

聘使之行禮于君則用圭申信于夫人則用璋而非享禮之用束帛璧琮蓋圭璋受之天子傳之先君乃禮器也以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四

圭

禮器而行禮事是以禮爲重也及賓去則還其圭璋而不與束帛璧琮同受者蓋束帛璧琮財也以爲輕故受之圭璋禮也以爲重故還之是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遠利而有恥所以民作讓。

按首二句言圭璋爲禮之重以起下文輕財重禮說開去還圭璋特其義耳不可把聘賓與主君重禮平看首禮字以聘禮言後二禮字以圭璋言厲以輕財重禮却只在這義上說亦不曾真去輕財重禮。

主國待客節申釋致養饋饗食燕之義因推其可貴也首句作頭出入以下分四事而以厚重總之厚重禮是表其待客之意盡之于禮又是推其從厚之義。



主國之待客也于客之去而出來而入皆饋三積焉以一積言其饋客于舍也三牲備為一牢五牢之具謂飪一牢腥二牢餼二牢也則陳于舍之內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于舍之外乘行羣匹之禽如鴈鶩之屬則日五雙此待聘賓也以至羣介皆有餼牢之不同如大夫三牢士一牢此待羣介也食再饗燕與時賜則無數是又待聘賓之禮其物豐厚如此所以致厚于聘禮也夫古之用財如冠昏喪祭等皆有賓客之需其厚其薄多不能均然而聘禮用財必如此厚者蓋以聘禮至重當然之禮必如此而後盡也惟極盡於禮是以內君臣外隣國有禮相接而不肯自處其薄故無侵陵之患此是盡禮之效也故禮記說義集言卷之二十四

天子制是聘禮而諸侯務行聘禮者皆有見于此也

按諸侯之禮上公五積侯伯四積子男三積也餼客于舍謂致饗餼于客之館舍也五牢有飪有腥有餼烹調曰飪生肉曰腥牲生曰餼皆致于客舍獨言餼者舉其重也日五雙則不止于三次矣自餼客于舍至皆有餼牢皆致於客舍之禮此三積之一也陳于內是天產在陽德陳于外是地產作陰德羣介雖見殺于賓玩本文語意只重不遺介的意思有飯有醑設酒不飲食禮也體薦不食得盈不飲享禮也一獻既畢坐飲至醉燕禮也或賜以求紡或賜以金玉時賜也食饗所以訓恭儉行之于朝禮之正也故有數燕行于寢時賜于館所以

示慈惠非禮之正也故無數不能均如國新時荒等殺禮故也盡禮兩禮字俱指當然之理說不指聘禮蓋必盡之于禮不敢自薄以結隣國之好也

○聘射之禮 節

此以射聘並舉見禮之至大而行之存乎人也通節上載以勇敢作主下儀以貴勇敢作主勇敢却有二意先以行禮為主而並及于行義禮中有義也貴勇敢亦有二意先以行禮義為主而並及于戰勝大旨以強勇立義意作主這強勇非是小可乃是平日直養的工夫到塞天地配道義所以用的行禮上去更能立出禮中之義來就把這立義之勇用敢戰勝上去即是立義的道理無兩樣故總謂禮記說義集言卷之二十四

之盛德德盛即立義到極的地步

夫禮之有聘也與其有射也其中節文繁多此禮之至大者也惟至大故行之至久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後禮成非強有力者孰能行此禮乎故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也此獻彼酬但見酒清人渴而不敢飲肉乾人饑而不敢食以至日莫人倦猶齊莊正齊而不敢解惰若此者凡以有始有卒成此至大之禮節焉耳禮節者何一日君臣一日父子一日長幼聘則為主為賓皆明其義射則為君為臣皆明其義以親父子聘則諸父諸子皆脩其好射則為父為子皆中其道以和長幼聘則兄弟之國敦其和好射則上下之耦尚其揖遜此三者皆衆人所難而獨君子能之

則躬行實踐之無虧而禮節已成于外不謂之有行乎惟  
有行也則父子君臣長幼之義皆形見于節文之中不謂  
之有義乎惟有義也則集義之功盡而德義之勇已得于  
自反常直之中不謂之勇敢乎觀勇敢之謂而勇敢之所  
貴可知矣故所貴于勇敢者貴其能于禮中之義植其根  
抵而不墜也所貴于立義者貴其所立之義實見之行耳  
所貴于有行者貴其以此禮之義成禮之節耳要而言之  
所貴于勇敢者必有是浩然之氣然後奮發有爲立此禮  
之義于天下耳非貴其敢行禮義也哉然勇敢之可貴豈  
惟敢行禮義而已天下無事則用之典禮倫常而體此立  
義之道天下有事則用之折衝禦侮而張此立義之威惟

禮記說義集註卷之二十一

學

用之于戰勝則強者服而弱者懷天下無一人敢外于義  
誰其敵之惟用之于禮義則親義彰而序別信播天下無  
一物不止其所執不順治焉至無敵順治則浩然之氣完  
而涵養之徵見非盛德其孰能如此此善用其勇敢者也  
下用之于圖全至是虛憍恃氣是不善用勇敢者此謂之亂  
人則謂之所誅也又何貴焉惟有之于禮義戰勝而不知  
之爭鬪如此則內有禮義之教外有戰勝之威由是內變  
不起外患不作而國家安寧也此勇敢之所以可貴也則  
夫欲行聘射而圖治安者彼斯人吾誰與歸

按聘乃此章正意射則伴說耳酒炙酌則清肉久陳則  
乾齊莊于心則不解正齊于心則不惰三不敢以禮重

也三平看自酒清至之謂勇敢正強有力行禮之實以  
成禮節承三不敢來以正君臣三句又承以成禮節來  
兼聘射說此衆人所難即非強有力弗能行也有行三  
句此因行禮而推其勇敢所由名所貴于勇敢者八句  
此覆說上文而推其勇敢所由貴貴其行禮句且虛說  
所貴于勇敢者二句又總結之正與爲其有行句應  
義二字承上立義行禮說後面禮義都同故勇敢強有  
力至如此也又進了一步見勇敢之可貴不獨在行禮  
合之戰勝而盛德益可見用是君子自用非君用之也  
用到戰勝上去即是立義的道理蓋君子去征暴慢不  
義正是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的處我以明倫治世復

禮記說義集註卷之二十一

學

○子貢問於孔子曰節

此言聘禮用玉而論玉之德以結之也賁賁就用舍上說  
昔者作冒溫柔至道也言君子所以比德于玉者以玉本  
有此德也溫柔等皆以玉之質言仁也等方以玉之德言  
德本人之德但玉具之耳溫柔等單說玉之德未有比意  
至溫其如玉方見比也取詩言以証比德于玉之意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用之賤珉而不用者

何也爲玉之寡而殯之多與孔子曰非爲殯之多故賤而不用玉之寡故貴而用之也夫昔者君子有德玉亦有德而比德于玉焉奚言乎玉之德也溫和不柔潤其體也而澤見于外仁者寬裕溫柔而能愛物是玉具仁之德矣文理縝密無弊漏可尋體質堅剛非琢磨可磷知者析理精微幹事貞固是玉具知之德矣廉有稜隅而又不傷于削而刺益義主斷制然亦合乎天理而不苟傷人是玉具方外之義德矣玉戴于首佩于身而若下隊禮者謙下自掩是玉具卑抑之禮德矣玉之聲叩之清雅發越而悠長其終則訕然而絕止樂者始條理而並作和也終條理而齊止和而不流節也是玉具樂之德矣玉之疵曰瑕玉之美

禮記記義卷之二十一

玉

曰瑜其中彼此不相掩一忠之是非明白無所掩隱是玉具忠之德也玉之精粹瑩潔而平渾厚端方而尹雖在外而由內以旁達之一信之由中達外而表裏如一玉具信之德也玉之氣細縝皓彩如白虹之照耀天之氣亦如白虹是玉具天之德也玉之精神山淵川澤見于山川地之精神亦見于山川是玉具地之德也圭璋特達不假幣帛德立于已則無不通亦不假物是玉一心之德矣天下莫不貴重此玉如用之朝廷宗廟無故玉不去身是也道率乎性而知愚賢否莫不共由是具一率性之道矣玉備德之全如此秦風小戎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溫者君子之德而如玉則比德于玉君子卽不貴玉安得不爲比

德而貴之豈以其多少之謂也哉

按比德于玉五句言君子貴玉之意比德于玉比已之德于玉也君子備德于身而無象德之物則觸目儆心之意微矣故比德于玉寓相觀之益切砥礪之功以懲進脩也因其比德是以貴玉下詳玉之德在玉上說不可用象似字面或就以溫柔等爲比德之實者非溫潤而澤三句都是兩層意忠與信何別忠重在不掩上信重在達于外上蓋忠原是不欺的理信原是以實的意思乎尹有兩意乎信也言色純而不雜其正也言色正而無邪旁達者信正在中而乎尹旁達于外也註云尹作允則乎允皆倍矣如虹而白者玉之光彩似之精神精氣也地亦山澤通氣也玉之爲天者天之氣亦如白虹玉之爲地者地之精神亦見于山川不可便以白虹爲天山川爲地圭璋句以行聘言惟執圭璋特得通達非若毀琮之有幣也

喪服四制

按仁義禮知人性之綱喪服之制兼此四者則人盡盡矣故記者以此終篇

凡禮之大體 節

凡禮之大體至生也泛言禮有所由生而不可管天禮吉凶至具矣始重喪禮言正是申指禮所由生之實自此至終篇專言喪禮而此一節則四制之綱也先王之

禮其散見于節目者不可勝言而統會之大體則有可求者此果何從生哉彼天高地下而尊卑定禮之列尊卑以肅分莫非體象乎天地焉四時錯行而往來見禮之尚往來以成利者莫非體法乎四時焉幽則有陰陽吉凶殊矣禮之有吉有凶皆則乎陰陽之條舒也明則有人情賡終別矣禮之或隆或殺皆順乎人情之厚薄也此則法造化本人情而節文秩然詳明矣不謂之禮乎此皆禮之大體天下萬世所當尊信者彼從而譬之豈知禮之所由生乎今以喪禮言之吉凶異道不得相干取之陰陽也蓋生陽明從吉死則陰暗從凶所謂則陰陽者是矣殺有四制變通從宜取之四時也蓋時有四而變通成歲制有四而禮記說義纂言卷之二十四

按口毀曰營陰陽四時者人之性情即天地之陰陽四

時也不及天地者天地之道亦盡于陰陽四時人情也吉凶異道二句言吉禮凶禮各異其道及衣服容貌器物不同也

其恩厚者 節

此明恩制天生時人生財人其父生則恩之厚者莫如父故為服斬衰也

門內之制 節

此明義制掩蔽也斷絕也門內主恩故私恩常掩蔽公義門外主義故公義常掩私恩賓猶取也用也用事父之道以事君故其敬同也人臣為君重服乃貴貴尊尊之大義故曰以義制者也

禮記說義纂言卷之二十四

按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恩掩也。有君喪服于身不敢私服。義斷恩也。夫義主敬者也。既曰恩掩義矣。而又曰敬同者何。孝經有云。資于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恩雖掩義而敬則同也。五服皆有義服。此舉重者言之耳。下貴字尊字。俱指君言。云貴貴家臣為卿大夫服尊尊臣為天子諸侯服。鄭從。

三日而食 節

此明節制不以死傷生。釋三日而食至毀不減性之義。言民有終。釋喪不過三年至鼓素琴之義。三日而食。食粥也。三月而沐。謂葬後將虞祭時也。士虞禮曰。沐而不櫛。期不

祥也。練以練帛爲冠也。毀謂瘠其身也。性性命也。直衰。直麻之衰也。不補雖破不補完也。不培一成丘壘之後。不再加益其土也。祥日人祥之日也。鼓琴所以散哀。止以素而不加飾以示有漸也。凡此皆以禮節之而不使過哀意。按祥之日鼓素琴。竊恐未然。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豈有祥之日即鼓素琴之理哉。

資于事父以事母 節

此言父在爲母期之義。大意與曾子問同。夫資于事父以事母。言子于父母恩愛雖同。而服算有異者。以家無二尊也。故父在則爲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之義也。

按註疏以此節爲申明節制欲尊歸其一。大全馬氏則以爲權制。當從註疏爲長期而除服。心喪猶三年。必父卒而後爲母齊衰三年。此始制也。今制父母喪皆三年。則家有二尊矣。可無嫌乎。處今之宜。服齊衰一年外。以墨衰終月算。庶可合古之禮。全今之制。

杖者何也 節

此明權制杖爲有爵者設。蓋以爵者有德。其恩必深。其病必重。故以杖扶之也。爵有隆殺。則病有遲速。故隨其人而授之。有三日五日七日之不同。此爲君服杖之正也。喪服傳云。庶人無爵而杖者何。據主也。據假也。假杖以明其爲喪主也。庶子非喪主而亦杖者何。輔病也。授杖以扶其病也。此爲親服不應杖而杖也。未成人之婦人及幼少之男。

子有應杖者。而不授之杖。以幼未知哀。不能病也。此爲親服。應杖而不杖也。天子諸侯之子。百官備。而物具不假。言而喪事自行。故許其極病。雖有杖。又須人扶乃起也。大夫士無百官。百物不具。須已言而後喪事乃行。故不許其極病。但杖而起不用扶也。庶人卑。無人可使。須身自執事。故不許其病。雖有杖不用。但面有塵垢之容而已。女禿不髽。則男禿不免可知。袒者露膊。僂者可憎。故不袒也。踊是蹶躍。蹶人脚蹶。故不跳躍也。老及病者。身已羸癯。又使僂蹶。必至滅性。故酒肉養之。此八者爲應杖不杖不應杖而杖一也。扶而起。二也。杖而起。三也。面垢四也。禿者五也。僂者六也。跛者七也。老病者八也。皆不拘其所必病。不強其所難行。而得乎變通化裁之道。故曰以權制者也。

始死三日不怠 節

此言人子當行三年之喪也。始死哭不絕聲。踊無算。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此三日不怠也。未葬哭無時。居倚廬。寢不絕經帶。此三月不解者也。既葬卒哭。惟朝夕哭。此期悲哀者也。既練不朝夕哭。哭無時。謂哀至則哭。此三年憂者也。思由隆而漸殺。服因節以制節。故以三年爲漸也。此喪之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敢不勉。所謂品節斯斯之謂禮。此喪之中庸也。三年之喪。自天子達。王者之所常行也。能之者惟高宗乎。書獨稱高宗諒闇三年不言者。先王之禮。隆王者之貴。有不能行之者。高宗以善喪聞。而廢所由。

與故史臣善之也

王者莫不行此禮節

此記者自爲聞答之辭慈義未聞疑衍文也良善也殷衰二句正高宗之可善處孝常行也今載而高之則以不能喪者多故也此之謂句正謂此耳既曰君不言矣而又曰言而不文者何也蓋不言者謂百官能體君心以具百物不待言而事行者也若臣不能如此則必言而後行但不文其言辭耳

父母之喪節

此承上文言能盡三年之喪者可以知其人之賢與德夫三年之喪爲中制雖天子固不可廢矣而人之能盡此者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四豈不可以觀所養乎彼父母之喪以麻衰爲冠以纁爲纓纁以菅爲屨三日而食粥三月而沐期十三月而練三年而祥比終此三節者三月句一節也期十三月句二節也三年句三節也終此三節者是仁者也可以觀其愛蓋非仁則愛親之心不真而何以能終此三節也是知者也可以觀其理蓋非知則察禮之心不明而何以能終此三節也是建強者也以觀其力蓋非強則守禮之心不固而何以能終此三節也由是又有禮以濟此三者而使過者不及者適于中有義以正此三者而使可者否者合其宜是人也以爲子則事親之道無歉固可以謂之孝子矣以之爲弟則以事親者事兄而所謂弟弟者此也以之爲婦則

以事親者事夫而所謂貞婦者此也孝子弟弟也貞婦也亦皆可于此而察之乎即此觀之喪禮之行其關於風教也豈淺鮮哉

按此以父母之喪終四制之義亦自其重者言之也衰斬衰也純爲冠武垂下爲纁菅茅也比合也按篇首言仁義禮知爲四制之本此獨曰禮以治之義以正之者蓋恩亦兼義權非悖禮也孝子弟弟貞婦事言門內之治而不及君臣者亦猶章首專言父母之喪而恩制爲四制之首也

禮記說義纂訂卷之二十四終



禮記說義集訂二十四卷

浙江吳玉  
鼎家藏本

明楊梧撰梧字鳳閣一字嶧珍涇陽人萬曆壬子  
舉人官青州府同知是書不載經文但如時文題  
目之式標其首句而下註曰幾節大旨以陳澹禮  
記集說胡廣禮記大全爲藍本不甚研求古義如  
鄭注說曾子弔於負夏一條謂填池當作奠徹胡  
氏銓謂池以竹爲之衣以青布所謂池視重雷者  
填者縣也魚以貫之謂將行也與鄭大異而此書  
但云填池當作奠徹不言本自康成亦不復考訂  
同異又如孺子橫一條論設撥之制謂設撥是設  
置撥榆沈之人蓋以榆性堅忍所謂不剝不休十  
年成穀者性沈難轉故設撥以撥輻其說本諸陸  
佃與鄭註讀撥爲拂者迥殊亦不題出陸名及參  
校鄭義凡此之類不可勝數蓋鈔撮講章非一一  
採自本書故不能原原本本折衆說之得失也



禮記纂註三十卷

〔明〕湯道衡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禮記纂註

三十卷》提要

禮記纂註新義序  
禮者言三神嘗以儀禮園禮  
為經以禮記為傳竊不謂然  
古帝王聖賢精義微言如大  
學中庸兩篇非儀禮園禮所  
有以蓋四經設科取士最為  
正大然而禮儀三百威儀三  
千生數不終其物故會禮之  
家號稱聚訟今禮記大全雖  
須在學宮士紳其佔畢惟宗

陳氏集說耳于制禮本意不  
至附會穿鑿之病矣江徐氏  
折衷諸家為注甚善之者大  
全束之意則束則以是治舉  
子業以丹陽湯平子得其父

序二

傳聖陳綜兩家注纂之又為  
新義以便治束子業者余不  
此經深好其文即未必盡一  
三代定非秦漢以下人手筆  
所能作乃求義于訓詁注

方枘圓鑿不相入得湯氏書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曠然若  
發蒙矣平子之友盛茂卿使  
余序余嘗竄蠹測安能贊一  
辭竊觀古人學禮者二戴二

序三

鄭不皆父子獨大戴據瑯琊  
徐良為博士州牧郡守小戴  
授橋仁為大鴻臚徐橋皆家  
世傳業而名不著得無子專  
門有束乎耶經學家學之難

如此禮曰父沒而不能讀父  
之書手澤存焉商禮天下後  
世公其物也不忍於見手  
澤而因以置之俾其父昭注  
開來之學抑而名宣豈為人

序四

子之禮乎乎子少篤志有大  
度晝夜研精沈吟專思寢則  
懷抱學札行則誦習文書考  
其念至忘所之適与曾殊通  
相等能志述事不沒父生平

所於論著上以裨益功令下  
以嘉惠後進世由此知尊人  
鴻生鉅儒聲施無窮是顯親  
揚名不匱之孝而禮之所為  
及其所自始得其報則樂也

序五

湯氏深於禮父子間所授受  
寧直在章句文字已哉余故  
推本言之俟後之傳儒林者  
尚友焉夫泌山人李維楨本  
寧父



禮記纂註篇目	卷之一	曲禮上第一	卷之二	曲禮下第二	卷之三	檀弓上第三	卷之四	檀弓下第四	禮記纂註 篇目	卷之五	王制第五	卷之六	月令第六	卷之七	曾子問第七	卷之八	文王世子第八	卷之九
--------	-----	-------	-----	-------	-----	-------	-----	-------	------------	-----	------	-----	------	-----	-------	-----	--------	-----

禮運第九	卷之十	禮器第十	卷之十一	郊特牲第十一	卷之十二	內則第十二	卷之十三	玉藻第十三	禮記纂註 篇目	卷之十四	明堂位第十四	卷之十五	喪服小記第十五	卷之十六	大傳第十六	少儀第十七	卷之十七	學記第十八	卷之十八
------	-----	------	------	--------	------	-------	------	-------	------------	------	--------	------	---------	------	-------	-------	------	-------	------

樂記第十九

卷之十九

雜記上第二十

卷之二十

雜記下第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喪大記第二十二

卷之二十二

祭法第二十三

祭義第二十四

禮記纂註

篇目

三

卷之二十三

祭統第二十五

經解第二十六

卷之二十四

哀公問第二十七

仲尼燕居第二十八

孔子閒居第二十九

卷之二十五

坊記第三十

中庸第三十一

朱子章句

卷之二十六

表記第三十二

卷之二十七

緇衣第三十三

奔喪第三十四

問喪第三十五

卷之二十八

服問第三十六

間傳第三十七

三年問第三十八

深衣第三十九

投壺第四十

卷之二十九

儒行第四十一

大學第四十二

朱子章句

禮記纂註

篇目

四

冠義第四十三

昏義第四十四

鄉飲酒義第三十五

卷之三十

射義第四十六

燕義第四十七

聘義第四十八

喪服四制第四十九

禮記纂註篇目

終

禮記纂註卷之一

宋 陳 澧集說

明 徐師曾集註

湯道衡纂輯

曲禮上第一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毋禁止毋言無儼  
靜莊安從  
審定堅確

敬謂戒慎恐懼毋使一毫不敬也儼若思敬之貌安定辭敬之言修己以敬則自足以安百姓

禮記纂註

卷之一

地○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愛而知其惡憎

狎習熟也  
心服

而知其善積而能散安安而能遷

於所狎能敬  
於所畏能

愛之於所愛能知其惡於所憎能知其善積財而能散施安安而能徙義六者皆中道惟賢者能之

敬故也○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狠毋求勝

難去聲  
狠去聲

分毋求多

臨財亦有當得者苟得則傷義臨難亦有當免者苟免則害道則狠非禮

且有忘身及親之禍義利○疑事毋質直而勿

不明必有分外求利之心○疑事毋質直而勿

戒處疑事者毋偏執已見但當盡言求正而勿

疑事○若夫坐如尸立如齊

尸以象神坐必端  
立必莊

禮時爲大  
故禮從宜

交神立必莊敬立

○禮從宜使從俗

人國問俗○夫禮者所以定親疎決嫌疑別同

異明是非也

此原禮之用也親疎以情言嫌疑以事言同異以人言是非以理言

○禮不妄說人不辭費

禮主正大故守其常度說諛目悅不妄依媚以失虔心之

正禮尚簡易故辭達則止○禮不踰節不侵侮

不多言說以增煩躁之病○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上之行不侵侮而爲主故不踰節而爲僭

而爲相○修身踐言謂之善行行修言道禮之

質也君子學禮不區區煩文末節之間惟修身是而行修言道則於禮有實禮而謂之善行矣如是而踐其言則於禮有實禮而謂之善行矣如

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

師道以自重爲主也○道德仁義

禮記纂註

卷之一

非禮不成

四者皆由禮而入以禮而成教訓正禮以敬爲本敬者德之聚也

俗非禮不備

率之以身而使效之之謂教喻之以正民俗然必齊之以禮則制度明品節定賢者俯而就之而不肖者企而及之而教訓可偏行矣

分爭辯訟非禮不決

使曲直不淆訟形于言而有是非辯訟使是非不亂

非禮不定

一主於義一主於恩官學事師非禮不親仕與學皆有師必有禮乃能隆師否則無

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

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

軍旅左右之局蒞官府之事行治教之法非禮

則止不敬而下玩之

故其令行禁止不可得矣

故曰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以  
求為意祠以文為主祭以義為事祀以安為道  
四者皆以供給鬼神非禮則心不誠貌不莊鬼  
神其肯享乎是以君子恭敬樽節退讓以明禮  
文而言恭敬樽節退讓六者即所謂禮也君子  
務此則無往非道德仁義之周流而治民以至  
事神各得其宜矣○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  
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  
夫唯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不徒以言以也  
其心也禽獸以無禮而聚麀是故聖人作為禮  
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聖人作而位獨人  
禮記集註卷之一  
之論于禽獸故制為禮以教之使人以有禮  
禮正使人以有心也此人道所由以立也犬上  
貴德其次務施報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  
來而不往亦非禮也此言禮所由備也太上之  
人我施受之迹其後民僞日滋使施報不立將  
不務德矣故其次乘之而務為施報之禮一往  
一來尚禮然也往不來不往皆為非禮此  
禮所以必尚往來而施報當務所以維德也○  
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  
惟禮係人之安危夫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  
者必有尊也而況富貴乎承上言禮非他也不過自卑尊人達此恭  
敬之心而已然是心也人皆有之雖微如負販  
猶必有尊于此見禮為人性之所固有而人情之

所同然非聖人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  
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驕淫懾怯以內無素定  
之於而與物為輕重也好禮則○人生十年曰  
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強而  
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  
而傳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與耄雖有罪  
不加刑焉百年曰期頤十年曰幼此時始學蒙養之端聖功之始也  
十曰弱血氣未定也趨向善惡判于此矣故責  
以成人之道而始冠焉三十曰壯血氣既定也  
始有妻室責以成人之知望以理陽之事也四  
十曰強血氣強盛道明德立之時故可出仕為  
士以事人治官府之小事也五十曰艾髮蒼白  
知艾也任而至此則更歷世故諳練人情道愈  
明德愈成故服官政為大夫以長人與聞邦國  
之大事也六十曰耆耄久之稱有指意之使無  
服役之勞優之也七十曰老血氣既衰也時則  
傳子不勞以國事併不勞以家事也耄昏忘悖  
憐愛耄者老而知已衰憚者幼而知未及雖或  
有罪非其故也故皆不加刑人壽以百年為期  
故曰期飲食起居處動○大夫七十而致事  
路示知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人君愛賢不聽其去則必  
待以殊禮故以几杖賜之使自安適也  
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  
車此亦待以非自稱曰老夫於其國則稱名  
國稱老夫明其君愛賢之故而臣老猶在朝也  
本國稱名父母之邦以尊者自居也此致事  
之禮也



遜恭順之道而不敢有驕心也。越國而問焉，必告之以其制。老  
德望遠播，故有越國來問之禮。則舉王制所頒  
先君所行之典以答之。此執秉禮守法之節而  
不敢有妄心也。○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長者問  
不辭讓而對，非禮也。謀於長者，謂就長者謀議  
也。操几杖以從，致其服事  
之勤，必辭讓而對。凡為人之禮，冬溫而夏  
執其謙虛之禮。○凡為人之禮，冬溫而夏  
清，昏定而晨省。在醜夷不爭。一歲寒暑之候，則  
有溫清。一日興寢  
之期，則有定省。四者所以養體也。一朝之念，忘  
其身則害及其親。故在羣衆儕輩之中，一於遜  
讓，所以養志也。○夫為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故州閭  
鄉黨稱其孝也。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僚友稱其  
第也。執友稱其仁也。交遊稱其信也。周禮一命  
受服，三命受爵。受服則已有車馬，而尊貴之體  
備矣。今至三命，猶不及車馬，乃自卑以尊其親  
也。此非有愛敬之實者，不能故稱其孝。兄弟以  
至交遊，各以所見稱之，亦可見孝為百行之原  
矣。○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  
敢退，不問不敢對。此孝子之行也。父之執，父同  
志也。父同志，則一舉足不忘親，可知對問之節  
不敢專，則一出言不忘親，可知孝子之行，孰過  
於此。○夫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  
所習必有業。出則告違，欲親知所往之方也。及  
色也。遊有常，所身不他往，恐貽親  
憂。習有定業，心不他用，恐違親志。恒言不稱老。

同官曰僚  
同志曰執

同類曰  
平等

平常言語之間，自以老稱則父所為  
過于老矣。不稱老，欲安父母之心也。○年長以  
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  
肩隨之。父事，隨行也。兄事，鴈行  
也。肩隨，並行而差退也。羣居五人，則長  
者必異席。古者地數橫席而容四人，長者居席  
端，若五人會，則長者一人異席也。  
○為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  
不中門。奧與中席皆尊者所居。中道中門皆  
尊者所由。四者皆不敢自擬于親也。  
饗不為槩。如宴賓奉祭之類，當順  
親心，不敢自為。限節也。祭祀不為尸。  
尸取主人之子，行而已。若主人之子是，  
使父北面事之。人子所不安，故不為也。聽於無  
聲，視於無形。先意承  
志也。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  
苟笑。孝子不服闇，不登危，懼辱親也。登高則有  
墮墜之患，  
臨深則有陷溺之虞，不登不臨，以全形也。苟訾  
近于讒，苟笑近于諂，不訾不笑，以全行也。服闇  
降于嫌，登危近于險。○父母存，不許友以死，不  
虧體辱身，皆尊道也。○父母存，不許友以死，不  
有私財，親之。心粒粟縷絲以上，皆親之財。卑者  
重財，是有。離親之志。○為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當室謂  
存而純素，則嫌  
於喪非孝也。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當室謂  
於喪非孝也。  
純素，加隆也。○幼子常視毋誑。誑，其誠  
者，離除喪猶  
純素，加隆也。○童子  
不衣裘裳，立必正方，不傾聽。裘裳之屬，非童子所  
所便，立必正方，立容德  
也。不傾聽，頭容直也。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

奉長者之手。負劬辟咎詔之。則掩口而對。長者就堂下。子而趨。手以行。則兩手奉其手。所以承長者之意也。或負童子於背。傾頭就其口旁而詔語之。則掩口而對。不使氣觸長者者。皆敬也。○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先生與之言。

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年德俱高。謂之先生。分其敬也。此隨行之儀。趨而進。恐有教令。正立拱手。以峻教也。與言則對。承其命也。不與言則退。承其意也。此從長者而上。丘陵則必鄉長者所視。登城不指。城上不呼。鄉長者所視。恐有恐感見也。不呼。恐駭聞也。○將適舍。求毋固館。就舍館也。固。必也。

者所視。登城不指。城上不呼。鄉長者所視。恐有恐感見也。不呼。恐駭聞也。○將適舍。求毋固館。就舍館也。固。必也。

也。城高爲人所屬目。不指。○將適舍。求毋固館。就舍館也。固。必也。

禮記纂註

卷之一

七

者雖不免有所求。然有無當順主人之便。苟將

上堂聲必揚。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

不入。揚其聲。使內人知之也。古人履屨在戶外。戶內一屨爲二人。三人在戶內。外有二屨則并

不聞於外。必是密謀。故不入也。將入戶。視必

下。入戶奉局。視瞻毋回。戶開亦開。戶闔亦闔。有

後入者。闔而勿遂。入戶之時。不舉目以遠視。兩手當心。如奉局然。雖有視瞻。而不爲迴轉。此三句。與上節皆嫌于干人之私。也。謂闔皆如前。不違主人之意也。嫌拒後入。故

闔之而毋踐屨。毋踏席。振衣趨隅。必慎唯諾。若

弗盡。長者之屨。不踐他人之席。振衣。以便于坐。趨隅。以示其讓。此即席之儀。辭坐。定又當謹于應對。

以長者之屨。不踐他人之席。振衣。以便于坐。趨隅。以示其讓。此即席之儀。辭坐。定又當謹于應對。

無往非。○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闕右。不踐闕。闕。門旁之太爲棖。中間兩扉相合處。有一木常設。而

而不動。曰闕。君出入。皆由左。大夫士。避君出入。故由右。不踐闕。○凡與客人者。每門讓於客。客至

闕。所以致略。○凡與客人者。每門讓於客。客至

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爲席。然後出迎客。客固辭。

主人肅客而入。肅。謂肅拜揖也。主人入門而

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

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

入。右所以趨東階。入左所以趨西階。降等。其等

別。甲主主人也。卑者不敢當客禮。而主則自盡

主道。或以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拾

禮記纂註

卷之一

八

級聚足連步以上。主於東階。則先右足。主於西

階。則先左足。讓登。欲客先升也。客辭。則主人先

級。則兩足前後相合。步步相繼而上。○帷薄之

不獵等也。先右先左。禮以相向爲敬。○帷薄之

外不趨。堂上不趨。執玉不趨。堂上接武。堂下布

武。室中不翔。禮以趨爲敬。然亦有不趨者。惟

地迫也。有不趨者。執玉之重。或恐失墜也。堂上

上。不趨。故足跡相接。堂下。可趨。故足自爲跡。室

中。地又迫。故。○並坐不橫肱。授立不跪。授坐不

立。橫肱。則妨並坐者。不跪。○凡爲長者叢之禮。

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

箕自鄉而扱之

初往時謂箕上使得兩手舉箕無情慢之容當掃時一手舉

帚一袖障帚却步而行且掃且還不使塵及長者將飲時以其自向吸取其微不以其向長者皆敬也

○奉席如橋衡

賓至主人布席則弟子奉席如橋衡之高如衡之平也

請席何鄉請祗何趾

請席請祗皆欲順尊者之趾所安也坐為陽面亦陽趾

為陰足亦陰

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為上

也

東鄉南鄉之席皆尚右西鄉北鄉之席皆尚左此布平常之席

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

席間函丈中間相去可容一丈便

主人跪正席

客跪撫席而辭客徹重席主人固辭客踐席乃坐

禮記纂註

卷之一

九

跪撫席而辭以答之客敬主人故徹重席主人欲伸敬故固辭以答之主人敬客不敢先坐故

侯客踐席將坐

主人不問客不先舉客敬主人主人乃坐也

侯主人問而後對

蓋主人以將即席容毋作兩客自外至當先有所問也

手握衣去齊尺

衣毋撥足毋蹶方其未坐則詳其既坐則整疊前袖無使撥開欲膝安坐毋使

失而生愧容

南手握衣使去地尺而免蹣蹣及其既坐則整疊前袖無使撥開欲膝安坐毋使

戒勿越

而遷移之戒慎不得越所以廣敬也

○虛坐盡後

食坐盡前坐必安執爾顏長者不

及毋僂言

蓋後謙也蓋前恐汚席也坐容動搖顏色變異乘先生之未及而僂言皆

非敬長 正爾容聽必恭毋勦說毋雷同必則古

之禮

容舉一身而言聽謂聽長者之言也

昔稱先王

容舉一人而言聽謂聽長者之言也

聞人之言而附和之謂之雷同唯法則古昔之格言稱述先王之實事則言有依據而不至於

勦說雷

同矣

○侍坐於先生

先生問焉終則對而後

對欲盡聞所問之言且

請業則起請益則起

不敢參雜尊者之言也

請業則起請益則起

問未盡之蘊起所以致敬

父召無諾先生召

無諾唯而起

也父以恩師以道故其敬同

坐於所尊敬無餘席

見同等不起

燭至起

食至起上客起以時之變

禮記纂註

卷之一

十

也食至而起以禮之行也

上

燭不見蹶

蹶本

其所餘之殘本恐客見

尊客之前不叱狗以

至賤駭尊

讓食不啜嫌嘗主

○侍坐於君子

君子欠伸撰杖履視日蚤莫侍坐者請出矣

而欠體疲而伸撰杖履視蚤莫

四

○侍坐於君

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因事有所變

於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間願有復也

則左右屏

而待

少間有復則機事之密者故屏退

聽毋噉應毋淫視毋怠荒

側耳以聽非恭敬也

淫視。游動邪盼也。遊毋倨。立毋跛。坐毋箕。寢毋  
伏。行當恭謹。立當整齊。坐必欽髮毋髡。髮也。髮如髮。則內足。一正其真。

也。古人重髮。以冠母免。勞毋袒。暑毋褰裳。免冠。免冠。則內足。一正其真。

堂解屨不敢當階。屨不上堂。唯賓尊也。不。就屨。敢當階。亦為避長者也。

跪而舉之。屏於側。已或有事暫退而長者不送。則就屨所在。跪而取之。既取。又必屏退。

鄉長者而屨。跪而遷屨。俯而納屨。退去。長者送之。則當面向長者。而著屨。恐背長者。也將屨之時。就階側跪取。稍移近前。欲便著也。方屨之時。則不跪。但俯身。鄉長者而。納之。以跪則足向後。不便於著也。

立毋往參焉。離立者。不出中間。兩相離為參。三離為參。男女不雜坐。不同梳栢。不同巾櫛。不親授。

男女不雜坐。不同梳栢。不同巾櫛。不親授。生男。子在堂。女子在房也。梳栢。皆置衣服之器。巾以洗滌。櫛以理髮。不親授。莫而後取也。

叔不通問。諸母不漱裳。不通問。無問遺之往來。也。諸母。父妾之有子者。

不出於梱。梱。門限也。內外有限。故。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

故男子不入其門也。是以前人禮之故。處於類。內之別室。非有大。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友。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

男子也。傳言兄弟。○父子不同席。尊卑之。等異也。

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昏禮。納采。而後問名。故非行媒。不相知名。納。吉而後納。徵。故受幣而後相親。愛。故日月以告。

君齊戒以告鬼神。為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厚其別也。日月。娶婦之期。明而尊者。莫如君。書日。以告之。近而親者。莫如鄉黨僚友。為。取妻不。酒食以召之。所以備禮而厚其別也。

取同姓。為其近禽獸也。周。故買妾不知其姓。則。下之。娶取於賤者。則無繫木。

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為友。兄弟。德者。見也。若非有。兄弟。德者。見也。若非有。兄弟。德者。見也。若非有。

賀取妻者。曰。某子使某。聞子有客。使某羞。不賀。然為酒食。以召鄉黨僚友。則遺問。不可廢也。故其辭如此。今日昏禮。而謂之有客。謂佐其供具之費。非。

貧者不以貨財為禮。老者不以筋力為禮。禮者。敬而已矣。心苟在敬。財力之不足。非。強人之所。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

男女異長。各為伯仲。男子二十。冠而字。冠而字也。父前子名。君前臣名。人皆尊其字。則。然亦有當稱名者。蓋家無二長。故子有父前無。長。弟皆名。而不稱。伯仲。命。一父也。國無。

而不稱爵位奉命于一君也女子許嫁笄而字許嫁則十五而笄成○凡進食之禮左殽右載殽則更天

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膾炙處外醯醬處內醯醬醢醢

蔥涿處末酒漿處右以脯脩置者左胸右末帶肉

骨曰脰純肉切曰裁燻而切之為膾炙灼曰炙薄拆曰脯捶而施薑桂曰脰脰載左載右分剛

柔也飯左羹右分燥濕也食以食為主故近在殽載之內膾炙異饌故遠在殽載之外醯醬食

之主故在殽載之內食羹之外蔥涿加豆故處未酒漿從右便于酌也膾末分左右以食脯脩

于食也客若降等執食與辭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

然起而致辭於主人主人亦起而致辭

禮記集註卷之一十三

於客客乃主人延客祭祭食祭所先進殽之序復就坐也

偏祭之禮早者不敢先祭必待主人導之祭之

飯主人延客食載然後辯殽食載者以載為加

食殽主人未辨客不虛口虛口謂食竟而飲酒漿

安為義用漿曰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則拜漱以清潔為義

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侍長者而為客

雖少無執食與辭之禮但○其食不飽其飯不

澤手其食而厭飲為飽非讓也其

放飯毋流飲取飯作搏則易得多是欲爭飽也

放飯毋流飲放飯大飯食無節也流飲長飲飲

無節毋咤食毋留骨毋反魚肉毋投與狗骨毋

固獲毋咤毋留骨惡其聲之聞也毋反魚肉為

之物也毋固毋揚飯飯黍毋以箸

飲食之急也毋以毋啜羹毋絮羹毋刺齒毋飲

醯客絮羹主人辭不能亨客飲醢主人辭以饗醢有菜宜用挾不宜以口啜食之毋絮羹毋飲

醢皆惡食未也毋刺齒嫌不謹也客或有絮羹之則主人以不能烹飪為辭客或有

飲醢者則主人以貧窶乏味為辭濡肉齒決

乾肉不齒決毋啜炙濡肉以齒斷之乾肉以手

食食也李食客自前跪徹飯齊以授相者主人食食也

禮記集註卷之一十四

與辭於客然後客坐客跪親徹所以答其親饋

耳飲者不○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

所長者辭少者及席而飲長者舉未醺少者不敢飲

者賤者不敢辭辭而後受賓主平交之道

於君前其有核者懷其核賜也

餘器之概者不寫其餘皆寫御食於君君賜

餘者則食之其餘如荏竹之器不可泔○餒

則薄寫于他器而食之不飲口澤之漬也餒

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餒父亦不以祭

天亦不以祭妻況先祖乎蓋 ○御同於長者雖

貳不辭偶坐不辭 侍食不辭儀偶坐不辭席皆

也 ○羹之有菜者用挾其無菜者不用挾 此食

儀 ○爲天子削瓜者副之中以絳爲國君者華

之中以絳爲大夫累之士逮之庶人斲之

刊皮四析橫斷而中以絳禮爵降也諸侯視天

子降殺以兩則但華之刊皮中裂橫斷而中以

絳不四析用絳也大夫視諸侯又殺其一不中

也士視大夫又殺以兩則不中裂刊皮但去定

而已橫斷無文以庶人推之而知其然也禮不

下庶人則使自斷不橫斷也大夫以上口爲者

有司爲之上庶人 ○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

不曰爲者自爲也 ○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

禮記集註 卷之一 十五

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

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止復故 此言子養

不櫛不爲飭也不翔不爲容也不惰言之必謹

也 不御琴瑟憂不在樂也不變味貌憂不在飲

食也 不矧不爲矧也 有憂者側席而坐

喪者專席而坐 側偏也謂偏設之變於上席

水潦降不獻魚鼈 凡言獻者皆下施於上之

以獻鳥者佛其首畜鳥者則勿佛也 初獲之

故佛之畜者不獻車馬者執策綬 車馬不

然以其馴狎也 獻杖者執末 杖

之獻甲者執胃 獻杖者執末 杖

未耗地不淨 獻民虜者操右袂 民虜征伐所俘

其右袂所獻粟者執右契 獻米者操量鼓 契券

以防異心 獻孰食者操醬齊 醬齊爲食之王

鼓量器名 獻田宅者操書致 書致謂詳書其版圖丈尺

知 獻田宅者操書致 多寡之數而致之於人也

○凡遣人弓者張弓尚筋弛弓尚角右手執箭

左手承弣尊卑垂悅若主人拜則客還辟辟拜

敵者曰還弓體角內而筋外尚筋尚角各取其

勢之順也主人左故客右手執箭左手執弣

以序者授人敬也客主授受皆稍磬折而以乘

悅爲節此時弓尚在客手故不容答主人之拜

而少逡巡遲延以辭 主人自受由客之左接下

之此客授弓之儀也 禮記集註 卷之一 十六

承弣鄉與客竝然後受 自今不使人受也由客

客方承弣不能容弣故先以左手接下俟客放

手而後承弣次以右手執箭也此時主客並立

而俱南向此主進劍者左首 劍首爲尊以尊處

人受弓之儀也 進劍者左首 劍首爲尊以尊處

與主人也 假令對授則亦進戈者前其鐔後其

左首首尊左亦尊爲首也 進戈者前其鐔後其

刀 鐔在尾而鈍刃當頭 進矛戟者前其鏃後其

平底以平不以刃授敵也 進矛戟者前其鏃後其

向人敬也 進几杖者拂之 爲當馬 效馬效羊者

右牽之 以右手牽 效犬者左牽之 以左手防

禽者左首 以左手牽 飾羔鴈者以績 績爲大

布爲雲氣以覆 受珠玉者以掬 珠玉重寶

之貴者之儀也 受珠玉者以掬 珠玉重寶

之貴者之儀也 受珠玉者以掬 珠玉重寶

之貴者之儀也 受珠玉者以掬 珠玉重寶



劍者以袂不露手以爲敬也飲玉爵者弗揮恐失也凡以

弓劍苞苴簞筥問人者操以受命如使之容言上儀食方曰

親獻之儀此言爲使之儀也使者操持諸物以進受尊者之命即習其威儀進退如至彼之儀

容則臨時不至失禮矣○凡爲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

於家受命即行也君言至則主人出拜君言之辱使

者歸則必拜送於門外至則拜迎歸則拜送皆敬君也若使人

於君所則必朝服而命之使者反則必下堂而

受命以貴服臨賤人敬也始以已命往終以君命歸故使者反必下堂受命敬之至也

○傳聞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聞多

禮記纂註 卷之十 十七

多識濟之以虛知之所以日進于明敦行善事

加之不忘行之所以日進于誠知行並進德乃

有成不諱○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

全交也歡謂好於我忠謂盡心於我不過望於人則人不至于難繼而交可全矣○

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爲王父尸

子不可以爲父尸爲君尸者大夫士見之則下

之君知所以爲尸者則自下之尸必式乘必以

几抱孫不抱子古禮經語也孫與祖昭穆同故

几可爲尸于與父昭穆異故不可爲尸敬齊之

日遇尸於道君與大夫士無不下者示敬也此

待尸之禮也君下則尸式廟門之外尸尊未全

不敢先禮而答也乘必以○齊者不樂不弔古

示尊也此爲尸之禮也

有敬事者必齊齊以致精明之德故○居喪之

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升降不由阼階出不當

門隧毀瘠二句不以死傷生也○居喪之禮頭

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

復初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此皆以權制也

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惟衰麻在身飲酒

食肉處於內此亦慮不勝喪也○生與來日死與往日

成服杖食生者之事也則自死之明日數之爲

三日續飲死者之事則自死之日數之爲三日

也○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

禮記纂註 卷之十 十八

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弔者禮之恤乎

乎中不知牛馬而弔傷之○弔喪弗能賻不問

其所費問疾弗能遺不問其所欲見人弗能館

不問其所舍徒問而不能○賜人者不曰來取

與人者不問其所欲賜者君子君子有守必將

小人小人無厭必節之○適墓不登壘助葬必

執紼不登壘以致敬也臨喪不笑以哀揖人必

違其位禮以變望不歌入臨不翔當食不歎

不歌哀不爲樂也不翔哀不鄰有喪春不相

春春容也啗食志憂非歎所也

春

春



人歌以里。有殯不巷歌。適墓不歌。哭日不歌。巷歌於巷也。哭日。送喪不由徑。送葬不辟塗潦。臨喪則必有哀色。執紼不笑。不由徑。不苟取速也。

臨樂不歎。亦為非。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故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戎容豎聲。故有不可下。

○國君撫式。大夫下之。大夫撫式。士下之。禮不下庶人。乘車必正立。有所敬則撫式。君撫式則大夫下車。大夫撫式則士下車。倍敬其微也。禮以治貴為主。故制禮自士始。刑不士大。

禮記集註 卷之一 十九

夫刑以治賤為生。故制刑自士而下。○刑人不

在君側。人君當近有德以養。○兵車不式。武車

綏旌。德車結旌。兵車尚武。故其無推讓。故不式。武

服天下也。德車尚德。故其無推讓。故不式。武

載筆將以書未然之事。人君畏後世之譏。而不

敢肆者此也。載筆將以聞已然之事。人君修先

不可傳道。故前有變異。則取類舉旗。示

之便知。為備。青雀。水鳥。故有水則載之。前有塵

埃。則載鳴鳶。鳴鳶。則風生。風

鴻。飛有行列。前有士師。則載虎皮。

士師。兵衆

也。虎皮威

也。虎皮威

也。虎皮威

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

凡行軍者。四方不正。則戎陣不整。故輔人取天

象建五旗。以正之。欲使士卒觀天象之嚴肅。因

物采之鮮明。而奮其敵愾之氣。是乃急進退有

作土卒之怒。庶幾踴躍赴闕而必死也。

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一進一退。必有常法。故

左或右。各有部分。既有局矣。又○父之讎。弗與

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遊之讎。不同國。

者其情厚。其義隆。故父兄弟友之讎。雖一而所

以報之者不同。聖人不能使世之無讎。亦不能

使之釋讎而不報。○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

禮記集註 卷之一 二十

也。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

人之國者也。故國危則任其責。士有常職。以食

于上。任人之事者也。故事繁則任其責。言亦則

二者皆卿大夫之辱可知。○臨喪不惰。祭服敝。則焚之。祭器

敝。則埋之。龜策敝。則埋之。牲死。則埋之。人所用

陽也。鬼神所用。○凡祭於公者。必自徹其俎。此

則埋之。陰也。○士卑故自徹其俎。大

禮也。士卑故自徹其俎。大  
夫以上。則君使人歸賓俎。○卒哭乃諱。禮不諱  
嫌名。二名不偏諱。卒哭乃諱。明生事於此。則死  
可單言。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  
不諱王父母。禮不下庶人。故及事父母。則祖之

則不必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則有國諱矣。則有公諱。詩書不諱。臨文不諱。一則恐感則無私諱。可知。廟中不諱。廟中所用。如祝嘏辭。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婦諱不出門。大功不諱。臣對君言。不諱夫人之諱。以婦諱止。於宮中也。大功以下。恩輕服殺。故亦不諱。入竟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問禁。問俗。問諱。也。問諱。應得罪于主人也。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外事。如郊社巡守朝聘盟會師敗之事。為剛。乙丁凡卜筮日。旬之外。日遠某日。旬之

禮記纂註 卷之一 三十一  
內曰近某日。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凡天子諸侯大夫士。欲行內外事。而卜筮吉日。若用日在十日之內。則曰欲用近某日。此主人告筮者之辭也。喪事。孝子不忍先遠日。不吉而後及遠日。吉事。人情所樂。故先近日。不吉而後及遠日。曰為日。假爾泰輿有常。此卜筮遠近之別也。

假爾泰筮有常。卜筮不過三。卜筮不相襲。為日。遠某日。為近某日也。假。因也。祀也。泰。老尊上之辭。有常。敬信之辭也。不過三者。一不吉。至再。至三。終不吉。則止而不行。戒其瀆也。卜不吉。則已。不可因而更筮。筮不吉。則已。不可因而更卜。戒其瀆也。龜為卜。筮為筮。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決嫌疑。

定猶與也。故曰疑而筮之。則弗非也。日而行事。則必踐之。信時日者。卜筮得吉。則信而用之。不取改也。鬼神福善禍淫。得卜筮之吉。而即善去惡。不敢慢也。法令賞善罰惡。得卜筮之吉。而為善去惡。不敢恣也。一物皆可用而未決。謂之嫌疑。二事皆可行而未定。謂之猶豫。卜筮則無不決不定矣。故曰以下。引古語以結之。疑而筮之。則人必踐之。皆言尊信而不敬慢也。

禮記纂註 卷之一 三十二  
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所以防奔逸也。已駕。僕展軔效駕。車行由轡。故僕者展視令御。奮衣由右。上取貳綬跪乘。僕先出就車。於車後自振其衣。在車則立而御。時君未出。故跪乘也。執策分

轡驅之。五步而立。車一轡而四馬駕之。四馬八轡。以駮馬內二轡繫於軾前。其外二轡及兩服馬四轡。六轡在手。右手執杖。以三轡置空手中。三轡置杖手中。故云執策分轡也。驅之者。試驅行之。恐有未安。君出就車。則僕并轡授綬。左右攘辟。君出就車。則僕并轡置左右。除行人便避君也。車驅而騶至于大門。君撫僕之手。而顧命車右就車。門閭溝渫必步。車上。君在左。僕在中。勇士在右。故謂勇士為車右。既至大門。恐有非常。故回命車右上車。門閭溝渫必步者。一則君子不誦上室。過門閭必式。君式則臣當下也。一則溝渫險阻。恐有傾覆。故下扶也。○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綬。若僕者降等

則受不然則否御爲六藝之一無貴賤皆爲之

其受級者但于降等之僕則若僕者降等則撫

僕之手不然則自下拘之承上言降等雖所當拘猶欲

欲其親授然非降等者既不敢當其授則○客

車不入大門婦人不立乘犬馬不上於堂客車不入

大門所以教主婦人乘安車故○故君子式黃

髮下卿位入國不馳入里必式式黃髮敬老也

而登車人則未到卿位而下車敬大臣也○君

命召雖賤人大夫士必自御之御迎也自迎之

○介者不拜爲其拜而菱拜菱言有所支拄

祥車曠左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祥車

以擬神內禮也車主君在左乘君副車不敢空

○僕御婦人則進左手後右手僕在左婦人

持轡使身微御國君則進右手後左手而俯御

者以相向爲敬故進右手既○國君不乘奇車

車上不廣欬不妄指奇車奇邪不正之車也不

立視五雉式視馬尾顧不過轂輪一週爲

一規在車上所視則前十六步半也立欲平故

禮記纂註

卷之一

三

季野

禮記纂註

卷之一

十四

國中以策羣卹勿驅塵不出軌入國不馳故但

飛揚出軌外也國君下齊牛式宗廟大夫士

下公門式路馬下公廟敬先也式齊于策神

路馬必朝服載轡策不敢授綏左必式臣乘

不施故必朝服而乘之不敢執馬故載轡策而

也左必式不步路馬必中道以足威路馬勿有

誅齒路馬有誅步謂行步而調習之也中道成

馬車察馬力以年數

馬年以齒誅責也

禮記纂註卷之一 終

禮記纂註卷之二

宋 陳 澧集說

明 徐師曾集註

湯道衡纂輯

曲禮下第二

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

物有宜奉持者仰手當心宜提挈者屈臂

當深衣之帶也

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大夫

則綏之士則提之

為天子執器則上於心為國君則與心平為大夫則下於心為士則提

之當帶也

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執主器操

幣圭璧則尚左手行不舉足車輪曳踵

主器通足是

之類存乎中泰形於外

如不克操幣圭璧主器之重者也

左手於上以協贊右手也

執器而行但○立則起其前而引理緣地如車輪防傾跌也

磬折垂佩主佩倚則臣佩垂主佩垂則臣佩委

磬折垂佩立容之敬也然臣主異等又當視主而倍致其恭不可拘垂佩之常也

王其有藉者則視無藉者則襲

享禮壁加束帛也則視而執之以文為敬聘禮主以特達不加束帛是主無藉也則襲而執之以質為敬欲其

與土相

○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大夫不名世臣

姪嫁士不名家相長妾

卿老世臣家相尊卑不

姪嫁士不名家相長妾

卿老世臣家相尊卑不

姪嫁士不名家相長妾

卿老世臣家相尊卑不

姪嫁士不名家相長妾

卿老世臣家相尊卑不

姪嫁士不名家相長妾

卿老世臣家相尊卑不

姪嫁士不名家相長妾

卿老世臣家相尊卑不

姪嫁士不名家相長妾

卿老世臣家相尊卑不

示外有所統也世婦嫁婦長妾婦分不敵下女

君而貴實降於諸御敬而不名示內有所統也

○君大夫之子不敢自稱曰余小子大夫士之

子不敢自稱曰嗣子某不敢與世子同名

與天子之大夫其子皆不敢自稱余小子列國之大夫與士之子皆不敢自稱嗣子某以嫌與

世子同名故避之而不稱也

○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

曰某有負薪之憂

射者男子之事古之人皆能疾辭而不可以不能

射者男子之事古之人皆能疾辭而不可以不能

射者男子之事古之人皆能疾辭而不可以不能

射者男子之事古之人皆能疾辭而不可以不能

射者男子之事古之人皆能疾辭而不可以不能

射者男子之事古之人皆能疾辭而不可以不能

射者男子之事古之人皆能疾辭而不可以不能

射者男子之事古之人皆能疾辭而不可以不能

射者男子之事古之人皆能疾辭而不可以不能

射者男子之事古之人皆能疾辭而不可以不能

射者男子之事古之人皆能疾辭而不可以不能

射者男子之事古之人皆能疾辭而不可以不能

射者男子之事古之人皆能疾辭而不可以不能

射者男子之事古之人皆能疾辭而不可以不能

其命矣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諡。父諡卑不實於其命矣。是以已爵加其。○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居喪不言樂。祭祀不言凶。公庭不言婦女。讀者習其所有事也。若凶之事不相干。京樂之情不可貳。公私之事不相雜。故皆不言。○振書端書於君前。有誅。倒

笑側龜於君前。有誅。人臣以職事君。每事當有本。始振端其書。上筮之官。至君前而龜笑。有倒側之狀。皆不敬其職業而慢上者。故罰。○龜

筮几。林席。蓋重素。紵絺綌。不入公門。龜筮。嫌問。也。几。杖。嫌以高年自尊也。席以坐臥。蓋以蔽雨也。嫌宴安也。衣冠皆素。嫌凶服也。絺綌。是體嫌

也。○公事不私議。嫌擅權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廐庫為次。居室為後。宗廟所以奉先。故先營之。廐庫所以安身而已。故又次之。○凡家造。祭器為先。犧賦

為次。養器為後。家造。謂大夫始造家事也。犧賦。謂大夫始賦於民。故曰犧賦。敬先當先其重且難者。祭器是也。後其輕且易者。無田祿者。犧賦是也。後養器。不怠於自奉也。

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為祭服。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衣祭服。為宮室。不斬於丘木。無田則處。

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為祭服。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衣祭服。為宮室。不斬於丘木。無田則處。○大夫士去國。祭器不踰境。大夫寓

祭器於大夫。士寓祭器於士。去國失田祿。則不祭。故不抱祭器而行。然猶不敢輕委於人。○大夫士去國。踰境為壇位。鄉國而哭。素衣。素裳。素冠。徹緣。鞮屨。素襪。

乘髦馬。不蚤鬋。不祭食。不說人以無罪。婦人不當御。三月而復服。為壇而哭。衣素冠以素。與馬御。皆心喪之禮也。凡此皆為去父母之邦。故以凶喪之禮自處。必待三月而後服其常服也。不說人以無罪。忠臣去國。不潔其名。忠厚之至也。○大夫士見於國君。君

若勞之。則還辟。再拜稽首。大夫士出轉他國。見於主君。若問勞其道。於主君若問勞其道。再拜稽首。拜君勞也。此以拜為敬也。若若迎拜。則還辟。不敢答拜。聘賓初至主國大門外。主君行賓主之禮。此以不拜為敬也。大夫士相見。雖貴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第論賓復問貴賤。此以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相先為敬也。○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

拜者。不答主人之拜。大夫士見聘國之君。不敢抗賓主之禮。故迎拜而不答。○大夫見於國君。國若拜其辱。士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同國始相

若勞之。則還辟。再拜稽首。大夫士出轉他國。見於主君。若問勞其道。於主君若問勞其道。再拜稽首。拜君勞也。此以拜為敬也。若若迎拜。則還辟。不敢答拜。聘賓初至主國大門外。主君行賓主之禮。此以不拜為敬也。大夫士相見。雖貴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第論賓復問貴賤。此以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相先為敬也。○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

見主人拜其辱此皆謂初為大夫初為士而來  
拜辱示樂得賢也主人○君於士不答拜也非

其臣則答拜之大夫於其臣雖賤必答拜之

士雖不答拜然不以施之他國之士者以其非  
已之臣也大夫答賤臣之拜避國君之體也

○男女相答拜也拜而相答所以為禮○國君

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麇卵三者皆因其分

之尊卑而定其取之限制發子通稱也○歲凶年穀不登

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

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此恤災之禮不祭肺不

禮記集註卷之二

殺不奪民食也不除不用民力也不縣不作樂

也不食梁不加食也不樂去琴瑟也此皆自貶

損以愛○君無故玉不去身大夫無故不徹縣

士無故不徹琴瑟玉與金石絲絃之聲能和人

不可一日闕者故○士有獻於國君他日君問

之曰安取彼再拜稽首而後對言他日者因便

循言何所○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有獻士

私行出疆必請反必告君勞之則拜問其行拜

而後對人臣之義無外交故大夫士私行出疆

勞告詢問共遊歷之所至則必○國君去其國

正之曰奈何去社稷也大夫曰奈何去宗廟也

士曰奈何去墳墓也國君死社稷大夫死眾士

死制止之者各致其慙慙慘怛之情蓋去國廢

社稷國滅則死大夫討罪禦敵軍敗則○君天

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稱

子者以其繼天立極必善繼善述如子事父而

後克肖也曰予一人者見統一任專且示謙讓

亦孤寡不踐阼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

祠王某事親稱孝者追養繼孝事亡如有也臨

諸侯吟於鬼神曰有天王某甫日有者顯其為

禮記集註卷之二

王於天表其位之尊也某崩曰天王崩復曰天

子復矣告喪曰天王登假措之廟立之主曰帝

○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

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后君也三夫人

至尊以君天下而母儀之本立亦後也後於天

陰不先陽而天地之分定夫扶也德扶助于御

於王也嬪賓禮之也婦服也服事天子以其貴

故加世言之妻齊也進御而齊體也妾接也得

以接見○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

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天子之職莫大於

以奉天道其權至重其職至煩不能獨理故先

設六官以佐之國有六典皆天官職也六太各

典司之而天官實總其成則欲若之道得矣

馬司空司寇典司五眾司徒掌邦教司馬掌邦政司司空掌邦

貴賤之等司寇掌邦禁典司五眾者各帥其屬

也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

貨典司六職府者藏物之所也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

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既有物必有

適於用故五官致貢曰享功罪不進於上則

不行於下則上之權不立故歲終五官各致其功獻於王謂之享

曰伯是職方其損於天子也曰天子之吏天子

體記纂註

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五等諸侯之自稱於諸侯曰

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五等諸侯之

主畿外諸侯各有主之方不相侵越也天子

之史從卑賤之稱尊若也伯父親之如父

舅親之如舅皆從尊稱下賢也曰天子之老

繫老於天子尊也老成之臣賢也言此以威遠

國非隱也曰公從其爵也曰君以采邑皆吾臣

民章「朝封邑之寵也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

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於外曰侯於其

國曰君天下九州天子於每州之中擇諸侯之

賢者一人加之一命使主一州內之別

牧而越處於七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

命之侯謙也

曰子於內自稱曰不穀於外自稱曰王老此四夷之

牧也雖大曰子卑之也不穀庶方小侯入天子

謙也王老天子之老臣也

之國曰某人於外曰子自稱曰孤此四夷之天

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觀天子當

寧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秋覲以見君

交於廟位於廟門外而序人曰覲者主於辨分

也春秋朝以行禮受贊於朝受享於廟位於廟門

內而序人曰朝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

鄉地曰會遇者草次之禮禮宜從殺諸侯使大

會者正見之辭禮宜從隆

天問於諸侯曰聘比年小聘大夫往相約信曰

誓凡有國故而以言語相要約為誓其禮曰盟

其禮曰盟盟以神為主也

○諸侯見天子曰臣

某侯某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其在凶服曰適

子孤臣某侯某稱臣稱國稱爵稱名恪臨祭祀

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死曰

薨復曰某甫復矣內事稱孝不殺於天子孝親

命之侯謙也

曰子於內自稱曰不穀於外自稱曰王老

牧也雖大曰子卑之也不穀

謙也王老天子之老臣也

之國曰某人於外曰子自稱曰孤

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觀天子當

寧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

交於廟位於廟門外而序人曰覲者主於辨分

也春秋朝以行禮受贊於朝受享於廟位於廟門

內而序人曰朝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

鄉地曰會

天問於諸侯曰聘

誓

其禮曰盟

其禮曰盟盟以神為主也

○諸侯見天子曰臣

某侯某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其在凶服曰適

子孤

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死曰

薨復曰某甫復矣

子曰類見言謚曰類



亦曰類者類先君之善而稱之不敢誣也○諸侯使人使於諸侯使

者自稱曰寡君之老上大夫○天子穆穆諸侯

皇皇大夫濟濟士踴踴庶人僬僬穆穆幽深和

壯盛顯明之貌濟濟修飾齊一之貌踴踴踴躍

舉舒揚之貌禮不下庶人故趨走促數而已○

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

婦人庶人曰妻不專制也餘見前公侯有夫人

有世婦有妻有妾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上

五者通於天下然上帝得以兼乎下故雖天子

有妻下不得以兼乎上故雖公侯亦自夫人始

因獻廟之類得見天子則自稱老婦

禮記集註卷之二

侯曰寡小君古者諸侯相饗夫人亦出故稱於

也自稱於其君曰小童自世婦以下自稱曰婢

子小童謀未成人也○子於父母則自名也自

其名○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自稱

曰陪臣某於外曰子於其國曰寡君之老使者

自稱曰某曰士者以其與王之士同命數也陪

之臣也子者有德之稱寡君之老從○天子不

言出諸侯不生名君子不親惡諸侯失地名滅

同姓名天子無外故不書出諸侯貴故不生名

生名以譏之蓋萬世之公非一人可私黨也

諸侯失地則不義滅同姓則不仁所謂惡也雖

生亦皆名之○為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

而不聽則逃之不顯諫不欲暴君之過也君臣

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父子

無可去之理故以至情感○君有疾飲藥臣先

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不三世不服其

藥飲藥必先嘗用醫必慎擇臣子之愛君父無

已試而無疑然後○倣人必於其倫禹稷顏回

服之謹疾之道也○倣人必於其倫時不同矣

孔子俱以為賢擬之以道也夷惠伊尹○問天

道不同矣孟子俱以為聖擬之以心也

禮記集註卷之二

子之年對曰聞之始服衣若干尺矣天子之子

言年齒又不敢言才能問國君之年長曰能從

故但以服衣長短對之問國君之年長曰能從

宗廟社稷之事矣幼曰未能從宗廟社稷之事

也為國以禮禮莫重於祭問大夫之子長曰能

故以宗廟社稷言之問大夫之子長曰能

御矣幼曰未能御也御者六藝之問士之子長

曰能典謁矣幼曰未能典謁也典謁主賓客告

之類以此為對明受之天子傳之問大夫之富  
先君且藏富於民非聚歛所致也  
曰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室邑室有宰則有  
民賦稅之力衣服祭服也以此為對問士之富  
明有功德得賜田祿以供祭祀也  
以車數對賜也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庶人受  
制唯畜牧之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  
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  
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天子有天下天下之神  
祀地又各祭其方以迎氣又各望祭其方之山  
川又祭五祀數者之祭歲必徧舉諸侯祭所居  
之方及境內山川降於天子也大夫祭五祀不  
得祭方與山川也士祭祖禰不得祭五祀也位

禮記集註

卷之二

十一

有尊卑故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  
祭有遠近○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  
之莫敢廢也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  
無福廢之莫敢舉如已毀之宗廟變置之社稷  
已之昭穆不可輒毀變也淫祀有二一則正  
神法不得祭而祭之僭也一則不正之神而祭  
之誣也是皆監于事神○天子以犧牛諸侯以  
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天子諸侯之生皆  
其毛色之純諸侯但取肥腯而已大夫臨  
用未之不得在將士以羊豕不得用牛也○支  
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祖廟廟在適子之家庶  
有疾或在外則支子得攝猶必○凡祭宗廟之

禮牛曰一元大武牛肥則豕曰剛鬣豕肥則豚

曰脂肥脂者充羊曰柔毛羊肥則貌雞曰翰音

鳴聲長犬曰羹獻犬肥則可雉曰趾趾雞肥則

免曰明視免者明月之精視月而孕故脯曰

尹祭脯欲勇臠魚曰商祭商度其燥鮮魚曰脰

祭鮮魚不殺則挺然而直水曰清滌清之酒

曰清酌古之酒醴既淨者為清黍曰薌合黍熟

聚不散其梁曰薌其梁穀之強者其稷曰明粢

明則足以交神祭稻曰嘉蔬稻粱以馨香明潔

禮記集註 卷之二 十一

為非曰豐本非以根本鹽曰鹹醢醢以味之玉

曰嘉玉玉以無幣曰量幣幣以中廣狹長○天

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

曰死在牀曰尸在棺曰柩羽鳥曰降四足曰漬

死寇曰兵○祭主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妣

父曰皇考母曰皇妣夫曰皇辟○生日父曰母

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嬪壽考曰耄短折曰不祿

○天子視不上於袷不下於帶國君綏視大夫

衡視士視五步天子視謂視天子也天子尊位

衡視士視五步視之當在袷之下帶之上視

若得視面之下。裕之上。視大夫得平視其面。視上得旁及左右五步之間。然亦不得高而面下帶也。凡視上於面則款下於帶。則憂傾則姦。上於其氣。驕知其不能以下人矣。下於帶者。其神奪。知其憂在乎心矣。視流則容側。知其邪存乎心矣。此君子之○君命大夫與士肄。在官言官。在

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大夫服官政。士容

夫與士肄也。在官則專言版圖文書。在府則專言實藏貨賄。在庫則專言車甲兵刃。在朝則專言紀綱法度。主一○朝言不及犬馬。嫌微也。輟

無適懼分心也。○朝言不及犬馬。嫌微也。輟

朝而顧。不有異事。必有異慮。故輟朝而顧。君子

謂之固。朝儀當肅。雖輟朝而不宜為左右之顧。謂之固。朝儀當肅。雖輟朝而不宜為左右之顧。

禮記纂註卷之十一

知其有他事他慮也。固。○在朝言禮。問禮對以

禮。朝廷之上。所當言者禮。而○大饗不問上。不

饒富。冬至祀天。夏至祀地。日月素定。故不問上。

用素。枯視天下之物。無可稱其○凡摯。天子饔

德者。以少為貴焉。故不饒富。○凡摯。天子饔

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庶人之摯匹。童子委

摯而退。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天子無

摯見神。用粢香條。暢明德。惟馨也。諸侯朝覲

於天子。則執圭。精白承休。端方治國。如玉之為

德也。卿執羔。同寅協恭。持謙守貞。若羊之為

夫類也。皮毛潔素也。大夫執鴈。進退以時。上下有

序。如馬之賓。知時。飛有行列也。士執雉。耿介

有文也。庶人執匹。安分不遷也。童子未成人。不

敵當賓主。或見師友。則以摯奠委于地。而退還

或野外。或軍中。無物可持。為摯以纓拾矢。隨所

有而用。○婦人之摯。棗。棗。脯。脩。棗。棗。婦人無外

之可也。○婦人之摯。棗。棗。脯。脩。棗。棗。婦人無外

見舅姑。用此六物。○納女子於天子。曰。備百姓

為摯。以告虔也。○納女子於天子。曰。備百姓

於國君。曰。備酒漿。於大夫。曰。備掃灑。儼自期願

備勝妾之數而已。皆自卑之辭也。

禮記纂註卷之十一

禮記纂註卷之十一

禮記纂註卷之十一

禮記纂註卷之十一

禮記纂註卷之十一

禮記纂註卷之十一

禮記纂註卷之十一

禮記纂註卷之十一

禮記纂註卷之十一

禮記纂註卷之十一

禮記纂註卷之十一

禮記纂註卷之十一

禮記纂註卷之十一

禮記纂註卷之十一

禮記纂註卷之三

朱 陳 浩集說

明 徐師曾集註

湯道衡纂輯

檀弓上第三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仲子舍其孫而立其

子。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趨而就子服伯

子於門右。檀弓曰。魯之知禮者。適子死。立適。孫為

子。於門右。後禮也。引以仲子舍孫而立庶子。故

為過禮之免。免。識之。既曰何居。又曰未之前聞。仲子

重致其疑。疑之辭也。時未小斂。主人猶在西階。子凡也

禮記纂註 卷之三

下。受。用。故。引。而。畢。就。子。服。曰。仲子舍其孫而立

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

文王舍伯也。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臚而立

紂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子游問諸孔子。

孔子曰。否。立孫。伯子為仲子諱。故設疑辭以答

之。孰。斷。舍。孫。立。子。之。非。乎。○事親有隱而無犯

而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事君有犯

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

年。父。子。主。恩。犯。則。為。責。善。而。傷。恩。君。臣。主。義。恩

義。之。間。諫。必。不。見。拒。不。必。犯。也。過。則。當。疑。問。不

必。惡。也。就。而。養。之。不。止。飲。食。子。之。於。親。不。分。職

守。事。事。皆。當。理。會。故。無。友。臣。之。於。君。則。當。各。盡

職。守。故。有。方。致。喪。極。其。哀。毀。之。節。也。方。喪。比。於

親。喪。也。心。喪。身。無。衰。麻。之。服。而。心。有。○季武子

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

宮。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

未。之。有。改。也。吾。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何。居。命。之

哭。成。寢。而。夷。人。之。墓。不。仁。也。不。改。葬。而。又。請。合

墓。者。所以。安。其。先。乃。處。其。先。於。人。之。階。下。皆。非

禮。記。纂。註 卷之三

人情。非。○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

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

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

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伋。則。安。能。為

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不。為。伋。也。妻。者。是。不。為

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出。母

齊。衰。杖。期。而。為。父。後。者。無。服。心。喪。而。已。伯。魚。子

士。皆。為。父。後。伯。魚。之。喪。則。賢。者。之。過。也。子。思。不

使。白。喪。正。欲。用。此。禮。耳。門。人。以。先。君。子。之。事。為

問。子。思。難。乎。為。言。故。以。伯。魚。無。所。失。道。已。則。不

年。父。子。主。恩。犯。則。為。責。善。而。傷。恩。君。臣。主。義。恩

義。之。間。諫。必。不。見。拒。不。必。犯。也。過。則。當。疑。問。不

必。惡。也。就。而。養。之。不。止。飲。食。子。之。於。親。不。分。職

守。事。事。皆。當。理。會。故。無。友。臣。之。於。君。則。當。各。盡

職。守。故。有。方。致。喪。極。其。哀。毀。之。節。也。方。喪。比。於

親。喪。也。心。喪。身。無。衰。麻。之。服。而。心。有。○季武子

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

宮。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

未。之。有。改。也。吾。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何。居。命。之

哭。成。寢。而。夷。人。之。墓。不。仁。也。不。改。葬。而。又。請。合

墓。者。所以。安。其。先。乃。處。其。先。於。人。之。階。下。皆。非

禮。記。纂。註 卷之三

人情。非。○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

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

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

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伋。則。安。能。為

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不。為。伋。也。妻。者。是。不。為

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出。母

齊。衰。杖。期。而。為。父。後。者。無。服。心。喪。而。已。伯。魚。子

士。皆。為。父。後。伯。魚。之。喪。則。賢。者。之。過。也。子。思。不

使。白。喪。正。欲。用。此。禮。耳。門。人。以。先。君。子。之。事。為

問。子。思。難。乎。為。言。故。以。伯。魚。無。所。失。道。已。則。不

類乎其順也。稽顙而后拜。順乎其至也。三年之

喪。吾從其至者。拜而后稽顙。先加禮於人。而后

類而后拜。哀常在于親。而敬暫施於人。為

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

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

之。崇四尺。墓。地也。墳。土之高者。東西南北。宜

而知而難尋也。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

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

法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脩墓。雨甚。墓崩。門人

禮記纂註 卷之三

○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

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

○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草。根陳

年之外。可。○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

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

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附於身者。若

附於棺者。明器用器之屬。必誠謂於。○喪三年

死者無所欺。必信。謂於生者無所疑。○喪三年

附於棺者。明器用器之屬。必誠謂於。○喪三年

類以順類

地也。類順

同。類順與悲

言既得者

少孤不知

其墓也防

山名

防。墓也

防。墓也

防。墓也

防。墓也

防。墓也

防。墓也

防。墓也

防。墓也

防。墓也

防。墓也

防。墓也

防。墓也

以為極亡。則弗之忘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

無一朝之患。故忌日不樂。不可過者。先王之禮

自盡者。人子之心。故雖葬而於心終不忘也。唯

弗忘。則事亡如存。而有終身之憂。唯誠信則家

宅堅固。而無一朝崩毀之患。○孔子少孤。不知

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為葬也。

其慎也。蓋殯也。問於耶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

於防。不知父墓所在。而殯於五父之衢。者。欲致

為葬此則。○鄰有喪。春不相。里有殯。不巷歌。○

喪冠不綏也。○有虞氏瓦棺。夏后氏槨。周。殷

禮記纂註 卷之三

人棺槨。周人牆置。瓦棺。始不衣薪也。望周。始

也。殷世始為棺。槨。周人又為。周人以殷人之

棺。槨。葬長殤。以夏后氏之。周。葬中殤。下殤。以

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夏后氏尚黑。大

事斂用昏。戎事乘驪。牲用玄。殷人尚白。大事斂

用日中。戎事乘騂。牲用騂。斂用昏。昏時亦黑也。○

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

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

既葬曰

既葬曰

既葬曰

既葬曰

既葬曰

既葬曰

既葬曰

既葬曰

既葬曰

既葬曰

既葬曰

既葬曰

既葬曰

既葬曰

既葬曰

既葬曰

既葬曰

既葬曰

既葬曰

食自天子達布幕衛也。繆繆魯也。繆繆所以養諸侯之禮也。繆繆則借天子矣。○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

子重耳謂之曰：「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

明其諺則姬必誅，是使君傷其心也。曰：「然則蓋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

重耳又勸其奔他國，而申生不從也。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於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

禮記集註 卷之三 五

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爲恭世子也。

狐突，申生之傅。事上曰恭，申生言行如此，可爲恭矣。然而陷親於不義，於孝則未之有也。○魯人有

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

朝祥，莫歌，本非正禮。夫子特以禮教衰廢之時，而此人獨能行三年之喪，猶爲可恕。故抑子路之笑，然恐學者致疑，故俟子路出乃正言之。曰：『此去可歌之日，又豈多有日月乎哉？』

但更踰月而歌，則爲善矣。謂禪則可歌也。聖人于此雖不責人以備禮也。○魯莊公及宋人戰于

亦未嘗許人以變禮也。

乘丘，縣貴父御，卜國爲右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綬，公曰：「末之卜也。」縣貴父曰：「他日不敗績而

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國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誅之士之有誅自此始也。

此章記謚禮之變。公以上古使貴父御而敗，也。績，故言無所用卜。貴父引罪遂赴鬪而死，及浴馬，見馬爲流矢所中，乃知非貴父之罪，遂誅之。禮生無爵死無諡，周制命士雖有爵而無諡，今諡貴父變周制矣。故記之。○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于

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曰：「疾甚，與申曾子于也。」童子曰：「華而晄，大夫之簣與。」

禮記集註 卷之三 六

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晄，大夫之簣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簣。』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憂我也，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

華者，畫飾之美。好，脫者，節目之平。坐，止。使童子勿言也。瞿，然如有所驚也。華急變動也。曾子未嘗爲大夫，故不可臥大夫之簣，必欲易之而沒，可謂斃於正矣。○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

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

然。親始死。孝子匍匐哭之。心氣悲寒。如急行道

貌。如有所失。而求覓之。不得也。皇皇猶猶。猶親

至也。至小祥。但懺歎日月若馳之。○邾婁復之

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始也。邾人滅須句。須句

亦多。軍中無衣。用矢以復。魯婦人之髮而弔也。

自敗於臺始也。吉時以纓。鬚髮凶。則去纓而

者皆髮。禮髮不以弔。時家家有喪。故髮而相弔。

因之。○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髮曰

禮記纂註 卷之三 七

僮母從從。爾爾。母尾。爾蓋。榛以為笄。長尺而

總八寸。髮從從。太髙。髙尾。太廣。斬衰之髮。高廣

齊衰則殺也。又教以笄。總之法。笄簪也。吉笄尺

二寸。喪笄一尺。斬衰之笄。用箭竹。齊衰用榛木。

總以布為之。所以韜髮而箸笄者。垂其餘。○孟

獻子禪。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

於人一等矣。親喪外除。餘哀未忘于內。禮之正

稱。○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

笙歌。有子蓋既祥而絲屨組纓。服即吉之節。

○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子不立巖牆之下。孝

子。刑而不游。此畏而死。與厭溺而死。而○子路

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

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

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道

之人皆有不忍於親之心。特以禮不可過。故抑而就之爾。○大公封於營丘

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

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

大公雖封於齊。而留周為大師。故死而遂葬於

周。子孫不敢忘其本。故亦自齊而反葬於周。以

從先人之兆。祖考者。人之所自生。即所謂本也。

樂樂而禮反。今之反葬。即禮樂之義也。狐雖微

禮記纂註 卷之三 八

獸。以丘為窟藏之地。至死猶正其首。以向丘。蓋

樂生反本。出於性中之仁。在物且然。況仁人孝

子乎。今之反葬。○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

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

也。伯魚聞之。遂除之。○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

妃未之從也。季武子曰。周公蓋祔。此章記合葬

始有。○曾子之喪。浴於櫨室。○大功廢業。或曰

大功誦可也。誦矣。大功以下。不廢業矣。舉一而

其餘。○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

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君子行成德立。有始



行無稱與形氣混滅盡而已故曰○曾子曰

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益以生時皮閣上○曾

子曰小功不為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子思之

哭嫂也為位婦人倡踊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

委巷之禮鄙朴無節文也倡先也足跳○古者

冠縮縫今也衡縫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冠縫

命數故橫縫唯喪冠無等則仍直縫是與吉冠

相反非○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

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

禮記集註卷之三

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

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后能

起三日中制也七○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

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稅者日月已過如聞其

之服不稅則再從兄弟在遠地者○伯高之喪

聞喪恒後時將終無服矣而可乎

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

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冉子徒知以物

人之心則於其誠不於其物也故孔子聞而切責之○伯高死於衛赴於

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

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

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疏於寢則

已重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為

之主曰為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

拜也伯高於孔子過於所知而不及師友此常

諸賜氏且使為之主明恩之所由也為子貢而

情在伯高或拜或不拜子貢知伯高而來則傷死之

拜凡以稱其情耳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

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為薑桂之謂也○子夏喪

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

禮記集註卷之三

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

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

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

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

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女何無

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

羣而索居亦已久矣子夏不尊其師而尊乎已

為無罪故曾子怒之由離羣故索居○夫晝居

於內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弔之可也是故君

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

夜居於內。夜居於內。順陰而靜。安其身也。晝居於外。順陽而動。勤於事也。有大故。則

哀不就不安。故夜亦居外。齊恐散志。疾須就安。故晝夜居內。蓋禮有常有變。若反其常。則敬人之嫌。不可不慎也。

○高子皐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難。

子皐篤於愛親。且能持之。曰泣血人三年之久。信非人所易能。中笑則見

地。○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齊衰不以邊坐。

大功不以服勤。哀戚者。喪禮之實。衰者。外飾之新。可知實不如無衰。此甚言無物之不可。卽與易寧戚之大功則期

三月不從政。○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

禮記集註 卷之三 十一

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

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夫

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惡

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舊館人舊時館舍之

涕情之厚也。宜有賻物從之。乃成禮也。○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

夫子觀之。曰。善哉。爲喪乎。足以爲法矣。小子識

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

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子曰。小子識

之。我未之能行也。往如慕。反如疑。此孝子不死其親之至情也。子貢以爲如

疑則反遲。不若速反而行。虞祭之禮。是知其禮之常。而不察其情之至矣。夫子申言。小子識之。且曰。我未之能行。○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則此豈易言哉。

受之。入彈琴而后食之。蓋以和平之聲。散感傷之情也。○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

禮記集註 卷之三 十二

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作起也。負手曳杖。反手却後以曳其杖也。

消搖。寬縱自適之貌。病也。放。依也。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

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

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阼階主位。西階賓位。孝子不忍死其親。猶以生時賓主之禮殯之也。兩楹乃賓主相夾之地。孔子具先宋人成湯之後。故自謂殷人。疇。語辭。昔之夜。猶言昨夜也。夢坐兩楹之間。而見饋奠之事。正合殷人殯禮。若使南面

經 93—632

活道亦應此義然明王不與○孔子之喪門人

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

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

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焉飾棺牆置嬰設披周

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旒夏也孔子之喪公西赤

故為盛禮備三代之欲以加飾榮夫子

制以章明志識焉○子張之喪公明儀為志

焉褚幕丹質蟻結于四隅殷士也用褚幕以覆

之布為之又勞縗聚結如蟻垂于棺而以丹質

幕之四角以為飾皆殷之士禮也○子夏問於

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苦枕干

禮記集註卷之十三

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闕○

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其國衛

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闕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

仇如之何曰不為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

此章論親疏○孔子之喪三子皆經而出羣

居則經出則否○易墓非古也易治也墓者祖

之致飾雖非古禮而子孫宗禮鬼所藏為

愛親之心自不能已也○子路曰吾聞諸夫

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

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

易治也墓者祖

宗禮鬼所藏為

易治也墓者祖

宗禮鬼所藏為

易治也墓者祖

宗禮鬼所藏為

易治也墓者祖

宗禮鬼所藏為

易治也墓者祖

宗禮鬼所藏為

易治也墓者祖

宗禮鬼所藏為

易治也墓者祖

宗禮鬼所藏為

易治也墓者祖

宗禮鬼所藏為

易治也墓者祖

宗禮鬼所藏為

易治也墓者祖

宗禮鬼所藏為

易治也墓者祖

宗禮鬼所藏為

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無則則禮或有所不

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填池推柩而反之降

婦人而后行禮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

也且胡為其不可以反宿也負夏人有喪曾子

莫既設柩車載訖而設池矣主人榮曾子之來

欲受其弔乃反柩于兩楹之間如啟殯時降退

婦人而行弔禮從者疑其非禮而曾子答從者

云此始為遷殯之辭決非曾子之語也

又問諸子游曰禮與子游曰較於廟下小斂於

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

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曾子聞之曰多矣

禮記集註卷之十三

乎子出祖者自廟下而戶內而阼而客位而庭

而往無退而還也豈可推柩而反之乎多猶

勝也言子游所說出祖之事勝於我所說也○

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褻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

示人曰夫夫也為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褻裘而

弔也主人既小斂担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

經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喪之

禮主人未變服之前弔者吉服此褻裘而弔是

也主人既變服弔者雖著朝服而加武以經若

朋友又加帶此襲○子夏既除喪而見子之琴

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

負夏人有喪曾子

莫既設柩車載訖而設池矣主人榮曾子之來

欲受其弔乃反柩于兩楹之間如啟殯時降退

婦人而行弔禮從者疑其非禮而曾子答從者

云此始為遷殯之辭決非曾子之語也

又問諸子游曰禮與子游曰較於廟下小斂於

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

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曾子聞之曰多矣

禮記集註卷之十三

乎子出祖者自廟下而戶內而阼而客位而庭

而往無退而還也豈可推柩而反之乎多猶

勝也言子游所說出祖之事勝於我所說也○

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褻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

示人曰夫夫也為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褻裘而

弔也主人既小斂担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

經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喪之

禮主人未變服之前弔者吉服此褻裘而弔是

也主人既變服弔者雖著朝服而加武以經若

朋友又加帶此襲○子夏既除喪而見子之琴

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

禮記集註卷之十三

乎子出祖者自廟下而戶內而阼而客位而庭

而往無退而還也豈可推柩而反之乎多猶

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子夏不及者也。引而至於禮，然而曰：「不敢不至焉。」張過者也。約而至於禮，皆欲求止乎中也。○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爲之麻，衰牡麻經。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敢辭。」子游曰：「禮也。」惠子，衛人。惠叔蘭也。惠子廢適特爲非禮之服以譏之。文子退，反哭。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敢辭。」子游曰：「固以請。」  
**禮記集註 卷之三 十五**  
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子游趨而就客位。子游固請文子始覺其譏，於是志達矣。適就客位，扶適子正喪主之位，而子游之位復禮之正也。○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于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深衣，用緇布冠，此云練冠，則深衣緣之以麻者也。主已入廟，故待于廟而不迎時哀已盡，故但垂涕。○勿名冠洟，庶幾近辭中，謂當於禮之變節。○勿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諡周道也。凡此皆以使人尊人，而亦使自稱其

尊也。周道之所。○經者，實也。麻在首，在要，總名曰經。分言之，則首者行之後，以爲大備也。曰經，分言之，則首者行之後，故其表見於外者如此。○掘中雷而浴，毀竈以綴足。○及葬，毀宗躐行，出于大門，殷道也。學者行之。殷人殯于廟，至葬，極出，則毀廟門，西邊之牆，踐行壇而出，至大門也。學者行之，總結上文。周尚文，禮之所由備，生以文爲尚，故名字之制，學禮者行周道焉。殷尚質，禮之所由本，死以質爲尚，故喪葬之。○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制學禮者行殷道焉。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子柳曰：「何以哉？」子碩曰：「請粥庶弟之母。」子柳曰：「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不可。吾聞之。」  
**禮記集註 卷之三 十六**

也。君子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無財不說，豈宜以賻布之餘具之此子柳所以不從子碩之請也。○君子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此見人臣不可輕謀而見危則當授命也。○公叔文子升於瑕丘，遽伯玉從。文子曰：「樂哉斯丘也，死則我欲葬焉。」遽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前。」此記伯玉救過之事。文子欲奪人之害也，故伯玉請前示不欲與。○弁人有其母聞其事，可謂長於風喻者矣。○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爲繼也。」

夫禮為可傳也為可繼也故哭踊有節

長短高下之節也傳謂由已以傳於後繼謂使人有繼於前凡禮皆然 ○叔孫武

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戶出戶祖且投其冠

括髮子游曰知禮

禮小斂於戶內奉斂主人將者出戶則小斂奉矣武叔乃祖且投其冠而括髮與禮相合故子游以為知禮 ○扶君

十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君薨以是舉

君疾時人皆平日常正服位之人故仍用之也 ○從母

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為服君子未之言也或

曰同爨總

禮為從母服小功而其夫則無服為舅服總而其妻則無服時有甥在從

禮記集註 卷之三 十七

兩家及舅家相遇有喪而文不著或曰同爨總蓋猶釋恩養真如父母之子則不可謂無情故為之服 ○喪事欲其縱縱爾吉事欲其折

折爾故喪事雖遽不陵節吉事雖止不怠故驂

駟爾則野鼎鼎爾則小人君子蓋猶猶爾

不過之貌折折止而不怠之貌遽疾也驂也止安舒也怠惰也驂太疾貌野言鄙陋也鼎鼎太舒貌小人言其形體寬慢不 ○喪具君子

自嚴敬也猶猶威儀適中之貌 ○喪具君子

恥具一日二日而可為也者君子弗為也

喪具

早為嫌不以久生期其親也一日二日可辨之物君子不豫為之所謂綏給衾冒死而後制也

○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嫂叔

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姑姊妹之薄也蓋有

受我而厚之者也

引而進之與子同服也推而遠之別嫌也姑姊妹出適則其服皆降蓋以其夫受之而為服叔 ○食於有

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

徒趨而出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

於巷曰反哭於爾次曾子北面而弔焉

聞父喪而哭於巷而弔於爾次曾子命 ○孔子曰之

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而致生之

不知而不可為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

禮記集註 卷之三 十八

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笙篴備而不和有鐘磬

而無簋虛其曰明器神明之也

人於死者而極之是無愛親之心為不仁若極以生者之禮待之是無燭理之明為不知是以先王制明器以送之竹器則無漆緣而不成其用瓦器則無質而無黑光之沫木器則無漆而無斷之文琴瑟則雖張絃而不平不可彈也笙篴雖備具而不可擊也凡此皆備物而不可用既不致死亦不致生以有知無知之問待之仁之至知之盡也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

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

此章蓋亦家語所無

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

之言也

之問喪者

之言也

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相司馬言之也。仕而失位曰喪。相司馬，卽相也。靡，侈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實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敬叔，魯大夫仲孫閱也。嘗失位去魯，後得反載實而朝，欲行路以求復位也。曾子以子游之

禮記集註 卷之三

十九

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孔子爲中都宰，制棺槨之法，制也。將適楚，而先使二子繼往者，蓋欲觀楚之可仕與否與。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脩之間，不出竟，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古之人臣無外交，故大夫死，不赴於他國。他國之君亦無哭之之禮，是時齊強魯弱，不敢略其赴故。

莊子名怡，穆公名雍，皆名也。

召縣子問之。縣子因舉古禮及今時之變，以明哭與不哭之所由也。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弗哭。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公曰：然。然則如之何而可。縣子曰：請哭諸異姓之廟，於是與哭諸縣氏。交政，中國謂大夫專主盟會與國君相交接也。哭，非所哭之人，當於非所哭之廟哭。諸縣氏，以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

禮記集註 卷之三

二十

胡爲而死其親乎。示民無知者，使民知死者之無知也。爲其無知，故以祭器之可用者，用之。明器，送之爲其有知，故以祭器之可用者，送之。疑者，謂疑死於有知，無知之問也。夏殷所用不同，各是時王之制。文質之變，再豈謂有知無知乎。若如憲言，則夏后氏何爲而忍以無知待其親乎。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爲之齊衰，狄儀行齊衰。今之齊衰，狄儀之間也。○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益慎諸。子思曰：吾何慎

子思之母死，出母也。柳若，衛人。



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禮謂制時謂勢之所能辦○縣子瑣曰。吾聞之。古者

不降。上下各以其親。滕伯文爲孟虎齊衰。其叔

父也。爲孟皮齊衰。其叔父也。周制喪服自期以

夏商以前未有貴賤之禮。上下各依其親。雖爲

服而不降。故滕伯雖爲諸侯。而上爲叔父。下爲

兄弟之。○后木曰。喪。吾聞諸縣子曰。夫喪不

可不深長思也。買棺外內易。我死則亦然。

禮記纂註 卷之三 三十一

木乃曰。我死則亦然。○曾子曰。尸未設飾。故帷

堂。小斂而徹帷。仲梁子曰。夫婦方亂。故帷堂。小

斂而徹帷。○小斂之奠。子游曰。於東方。曾子曰。

於西方。斂斯席矣。小斂之奠在西方。魯禮之末

失也。○縣子曰。絰衰總裳。非古也。葛之屬而却

細而疎者曰總。五服一以麻。各有升數。若

以絰爲衰。以總爲裳。但取輕涼。非古制也。○子

蒲。哭者呼滅。子臯曰。若是野哉。哭者改之。

名。○杜橋之母之喪。宮中無相。以爲沽也。沽謂相去聲

也。○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羔裘

玄冠。夫子不以弔。弔必襲服。所以哀死。上引

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亡

惡乎齊。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斂首足形還

葬。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喪具送終之儀

何以爲厚薄之劑量也。還葬。謂斂畢即葬。不殯

而待日月之期也。縣棺而封。謂以手懸繩而下

碑。○司士責告於子游曰。請襲於牀。子游

曰。諾。縣子聞之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禮始

干地。復而不生。則襲于牀。若襲于地。則襲于

士之請。子游之諾。禮也。故縣子聞而稱之。以禮

達於禮者不能也。○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

百。曾子曰。既曰明器。奉而又實之。夏時專用

全用祭器。皆實其半。而虛其半。周人。○孟獻子

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夫子曰。可也。布有餘。其家

臣司徒。承主人之意。使旅歸還。○讀賈。曾子曰。

非古也。是再告也。車馬曰賈。所以助主人之送

物於方版。葬時。柩將行。主人之史。請讀此所書

之賈。古者莫之而不讀。周則既奠而又讀。故曾

子以爲。○成子高寢疾。慶遺入。請曰。子之疾革

矣。如至乎大病。則如之何。成子高。齊大夫國伯

命也。大夫病死也。子高曰。吾聞之也。生有益於



二次斬板。卽已封畢。庶幾能行夫子之志而不

葛要經緬履無紉要帶月葛履月麻其頭無飾角

填小祥後哀殺則能有聞鹿裘衡長祛祛初之

可也鹿裘以白鹿之皮為之小祥之前表狹而祛初之既祛以爲飾故廣之又長之又祛也祛初之既祛以爲飾故廣之又長之又祛也

又初之以漸向吉也○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

總必往非兄弟雖鄰不往三年之喪在殯不得出焉然於兄弟則恩

而遠者亦當往哭其喪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

皆弔死者既吾之知識則其兄弟雖與死者不同居者亦當弔之所以成往來之情也

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地棺

一梓棺二四者皆周水牛兕牛之革耐濕故以爲親身之棺二革合被爲

禮記集註卷之三

上下四旁○棺束縮二衡三衽每束一告者棺束縮二衡三衽每束一

也以皮條束合之直束二道橫束三道衽小要

處棺與蓋之際鑿爲坎形而以衽○柏梓以端

長六尺天子以柏木○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

經紵衣爵弁弁色赤而微黑紵衣絲衣本士祭服或曰使有司哭之

○爲之不以樂食○天子之殯也敢塗龍輅以

梓加斧於梓上畢塗屋天子之禮也敢塗龍輅以

蓋輅而四面塗之也龍輅殯時用輅車蓋輅而

開故以斧衣從梓上入覆于棺也畢畫屋覆梓

之○唯天子之喪有別姓而哭諸侯朝觀天子

今喪禮則分別同姓異姓○魯哀公誅孔丘曰

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列其

實行謂之誅大聖之行豈容盡列故但言天不

留此老成而無有佐我之位者以寓其傷悼之

意○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皆厭冠哭於大

廟三日君不舉或曰君舉而哭於后土哭於大

廟宗基業之虧損哭於后土○孔子惡野哭者不

命稅人稅人以物遺人也未仕無祿故內不可專家

禮記集註卷之三

者之命○士備入而后朝夕踊君喪羣臣朝夕

行之以相視爲節故必羣臣皆入而后不可爲位以

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日著之徙月後一月也

樂也○君於士有賜承慶大夫以上則有司

供之士卑不得自

爲故君賜之也

禮記集註卷之三

經 93—639

禮記纂註卷之四

宋 陳 澧集說

明 徐師曾集註

湯道衡纂輯

檀弓下第四

君之適長殯車三乘。公之庶長殯車一乘。大夫

之適長殯車一乘。葬柩。朝廟畢。將行。設遣奠。性

道送死者。故曰遣車。○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官有長杖。此以長言。

則不及。○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官。及出。命引之。

禮記纂註 卷之四

三步則止。如是者三。君退朝亦如之。哀次亦如

之。大夫將葬。君往弔於殯。弔畢。極出。弔子。止

之。又命引之。如是者三。極東。遂行。君即退去。若

來時。不必恒在殯。官。或極東。朝廟之時。或已出

大門。至平日待賓客。次○五十無車者。不越疆

而弔人。始衰之年。不可○季武子寢疾。瘳固不

說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雅公門說

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及其喪也。曾

點倚其門而歌。子善之。言失禮之顯著者。人皆

知。若微細者。惟君子乃能表明之也。武子執

政。人所尊畏。固能據禮而行。記者善。瘳固之治

禮記纂註 卷之四

是日不樂。婦人不越疆。而弔人行弔之日。不飲

酒。食肉焉。士於大夫弔。當下堂迎之。然或當主

樂。不飲酒。食肉。皆○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

及殯。皆執紼。致力也。○喪。公弔之。必有拜者。雖

朋友州里舍人可也。弔曰。寡君承事。主人曰。臨

喪。必有拜賓者。喪家若無主。後則以次。既親拜

之。若又無親。則朋友或同州同里。與舍之人

皆所拜也。○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此謂臣民之微賤。○大夫之

禮記纂註 卷之四

喪。庶子不受弔。適也。○妻之昆弟為父後者死

哭之。適室。子為主。祖免哭踊。夫人門右使人立

於門外。告來者。狎則入哭。父在哭於妻之室。非

為父後者。哭諸異室。女子子。適人者。為比弟之

也。故夫哭之。于適室。然已無服。而子為甥。宜為

舅。總。故命之為喪主。祖免哭踊。盡為上之禮也。

子為主。在東階下。故夫人入門右。而哭。示無

二主也。來弔者。與此死者。曾相習狎。則從人哭

之情義。○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無側

室。哭于門內之右。同國則往弔之。哭于側室。遠

內之右。不居主位。示為○子張死。曾子有母之

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曾子與子張有同道之恩故雖有母喪不釋服而往哭之非弔也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擯由左。悼公名寧哀公子擯賁相禮事者立者尊右。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爲之服。○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晉獻公卒驪姬之子奚齊立申

禮記纂註

卷之四

三

穆公名任悼公名寧哀公子擯賁相

盡其道焉耳。愛之而不取忘故爲施以錄其名敬之而不敢遺故爲施以盡送死道○重主道也。殷主綬重焉。周主重徹焉。重設重事徹水死之時，主立于既虞之後，則重非主也。然以依神，則有主道焉。殷雖作主，猶綬重以懸於所殯之廟，不忍棄也。周既作主，遂徹重而埋於土，不敢資也。○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唯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爾。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自始至葬時之祭，謂之奠，奠用素器以喪未久，哀心特甚，不尚飾也。自虞至練，祥之祭，謂之祭，祭不用素器以喪漸久，敬心加隆，欲自盡也。然豈爲死者無能來饗而然哉？亦盡其禮以致敬親之心焉。○辟踊哀之至也。有筭爲之節文也。撫心爲辟踊數也禮記纂註 卷之四 五

爲踊乃哀痛之極，若不數限，恐傷其性，故有筭以爲之準節也。○袒括髮變也。愷哀之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有所袒，有所襲，哀之節也。袒衣括髮，形貌之變也。去其尋常吉時之服飾，是去其華美也。去飾雖多端，唯袒而括髮，又去飾中之最甚者，哀襲則袒，哀輕則襲。○弁經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甚則袒，哀輕則襲。○弁經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周人弁而葬。殷人棼而葬。棼，麻也。居喪之禮，皆祭冠也。至於葬，則親已之幽，有神道焉，故以弁易冠，以葛易麻，不以純凶之服交神者，示敬也。○反哭升堂。主人死者，子主婦死者，之妻無。則主人之妻也。室老，家之長相。○反哭升堂。

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于室，反諸其所養也。

謂平生祭祀冠昏行禮之處。○反哭之弔也。哀所養謂饋食供養之處也。

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為甚。

反哭而弔，亡矣。失矣，不可復見。吾親矣。哀痛於是為甚也。○殷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

孔子曰：殷已慤，吾從周。

殷禮之單實就墓。而弔，主人反哭於廟而弔，親之在十國為可哀。不若求親於平生居止之所，而不得其哀，尤甚。

之幽之故也。

北方國之北也。○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

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

既行至城門，公使宰夫贈玄纁束，既寔則。

有司視虞牲，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

孝子先反而視牲，別令有司舍奠以禮地。而虞，為親之托體於此也。祭墓之有司，反即。

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

不忍其無是。於日中。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

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日成事。

祭，但酌酒陳饌，再拜而已。虞始用祭禮。三虞既畢，之明日，行卒哭祭。言無時之哭，自此而止。祝辭曰：哀薦成事。祭。

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于祖父。

吉祭，即卒哭之祭。喪祭，虞祭也。祔于祖父，昭穆同也。其變而之吉祭也。比。

至于祔，必于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未有所歸也。

禮記纂註

卷之四

六

○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

善殷，以不怠親也。○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

所以異於生也。喪有死之道焉。先王之所難言也。

桃，性辟惡，所以除穢。巫執桃，祝執茢，小臣執戈，蓋為其有凶邪之氣，故以此三物辟之。也。臨生者，雖執戈而已，故曰異於生也。○喪之。

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

祖考之廟而后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

將葬而奉柩以朝祖，所以順死者之孝心。又死者神靈自悲，棄離居室，未即泉壤，亦欲至祖考之廟而訣別也。殷人大斂之後，即奉柩朝祖。而遂殯於廟，周人殯於寢，及葬則朝廟也。

禮記纂註

卷之四

七

孔子謂為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

夏用明器，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

殉乎哉。

殷人用祭器從葬，用祭器則近於用人矣。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為。

芻靈者善，謂為備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

以芻為車，芻靈，束草為人，以為從衛。○穆公問。

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

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

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毋

為戎首亦不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

進人以之死地也

誠之所樂與也退人以禮退以勢之不得已也  
引之唯恐不高則若加諸膝擠之唯恐不濤則  
若駭諸淵服與  
不服所以異也

○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

子曰為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

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

而為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

乎哉我則食食季子之問猶有君子補過之心

者○衛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經

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既小斂子游出絰反哭子

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

經司徒敬子公○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

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

一乘及墓而反曾子稱晏子為知禮謂禮以恭

三十年不易儉於已也遣車一乘儉於親也禮

變後有拜賓送賓等禮晏子之說即還儉於賓

也三者皆以國君七個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

車五乘晏子焉知禮此言遣車之數个也謂

車一乘載牲體一包晏子當用曾子曰國無道

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

以禮曾子謂晏子之所為乃以救齊國之奢非

之論○國昭子之母死問於子張曰葬及墓男

子婦人安位子張曰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

子西鄉婦人東鄉以子張為相故問之夫子相男

婦人東鄉女賓曰噫毋曰我喪也斯沾爾專之

從之在衆婦南賓為賓焉主為主焉婦人從男子皆西鄉昭子

張之言歎息而止之言我為大夫齊之顯家今

行喪禮人必盡來視觀當有所更改以示人豈

宜一循舊禮爾當專主其事使賓自為賓主自

為主可也於是昭子家婦人既與男子同居主

位而西鄉而女賓亦與男○穆伯之喪敬姜晝

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矣哭夫以禮

孔子美之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

者吾有斯子也吾以將為賢人也吾未嘗以就

公室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

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賢人

必知禮矣故凡我平日出入公室未嘗與俱

而觀其所行至死而覺其非禮故歎恨之○

季康子之母死陳襲衣敬姜曰婦人不飾不敢

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賓來襲衣何為陳於斯命

徹之○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



游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

在於斯其是也夫有子言喪禮之有踊我常不

今見孺子之號慕若此則哀情之欲除去之矣

在於此踊亦若此孺子之慕也夫子游曰禮有

微情者有以故與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

之道也禮道則不然先王制禮慮賢者之過於

殺之慮不肖者之不及乎情也故為哭踊之節以

文之物使賄物思哀以鼓之二者皆酌人情而

為之也若直肆已情徑率行之或哀或不哀漫

無制節是乃戎狄之道中國禮義之道則不如

也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愜

愜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

禮記集註卷之四

謂禮喜者外境會心之謂斯語助也陶樂意咏

威憂也嘆吟息也辟擗心也踊足跳也因人死

論踊而并及舞踊哀樂相對不重相生

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絞衾設篋

娶為使人勿惡也人死則形體腐敗故惡之無

絞衾以飾其體妻妾以飾其始死脯醢之奠將

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未有見其饗之者也

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也為使人勿倍也故子

之所刺於禮者亦非禮之訾也始死即為脯醢

包牲之遺既葬則有虞祭之食雖未見死者真

獨有禮  
斯舞下當  
八悲則斯

絞衾又  
音柳妻奇

本儀此  
音柳此

先王制禮其深意如此所謂以故與物者也今

子刺喪之踊而欲去之是謂直情徑行而自陷

於我○吳侵陳斬祀殺厲師還出竟陳大宰嚭

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蓋嘗問

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謂殺大宰嚭

其宗廟也厲病人也行人大宰皆官名儀嚭其

各也多言猶能言也師必有名者言出師伐人

必得彼國之罪以大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斬

祀不殺厲不獲二毛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

之殺厲之師與曰反爾地歸爾子則謂之何曰

君王討敝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師與有無名乎

禮記集註卷之四

二毛班白之人也子謂所獲臣民也夫差內行

惡事而外欲得善名陳行人各之以殺厲之師

欲吳人恥其惡名而改悔也吳果欲反地歸子

則以陳行人乘其好名之心而甘言誘勸之也

○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

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焉如不及其

反而息顏丁魯人皇皇猶栖栖也望望往而不

失忘其親猶且行且止以○子張問曰書云高

待其反所謂如慕者也

宗三年不言言乃謹有諸仲尼曰胡為其不然

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知悼

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鍾杜蕢自

大宰嚭  
嚭當有  
上當有  
宰嚭三年

晉殺有  
斬之意

禮書禮



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杜黃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知悼子晉大夫荀蒯也平公晉侯處也凡三酌者既酌二子又自平公呼而進之曰黃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那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爲子那也大矣曠也太師也不以認是以飲之也言爾之初入我意爾必有諫諍三酌之後不言而出必有意存焉爾之飲曠何說也黃言紂以甲子日死桀以乙卯日死謂之疾日若不舉樂若卿大夫未葬是乃疾爾飲調日之大者罰其不告之罪是以飲曠

禮記集註 卷之四 十三

何也曰調也君之薨臣也爲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言調爲近習之臣食於一飲一食而忘君違禮之疾故罰之也爾飲何也曰黃也宰夫也非乃七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宰夫職在刀匕今乃不專其其職而敢與知諫諍防閑之故自罰之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黃洗而揚觶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至于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杜舉也蓋洗而居舉故至此晉國行燕禮之終必舉此觶謂之杜舉者言此觶乃昔公叔文子卒其子戌請論

禮記集註 卷之四 十三

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大者三月而葬有時言有數也死則諱其名故爲之諱所以代其名也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爲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脩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時齊亂公如死鳥死鳥衛地此衛國之難也班者尊卑之次制者多寡之節因舊典而脩舉之也○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下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

禮記集註 卷之四 十三

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爲有知也凡立庶者德鈞以上駘仲有庶子六人莫適立也故卜之十人但知齊潔以命龜而不知居喪無沐浴佩玉之禮龜之獨兆于○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祁子真有知也哉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后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車齊大夫子亢其兄弟也疾時不在家家人不得致養故云莫養然下也定謂已定所殉之人也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爲之也

禮記集註 卷之四 十三

於是弗果用子亢若但言非禮恐未便止之  
則不期其止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  
而自止矣

死無以為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  
謂孝敬首足形還葬而無梓稱其財斯之謂禮

養在志不在禮葬在誠不在物富者  
不足於貧者不足傷要在自盡而已 ○衛獻公

出奔反於衛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后入柳莊  
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羈勒而從如皆從則孰

守社稷君反其國而有私也母乃不可乎弗果  
班莊之意謂居者行者為之為 ○衛有大史曰

禮記纂註 卷之四  
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

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  
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禭之與

之邑表氏與縣潘氏書而納諸棺曰世世萬子  
孫毋變也禭以祭服賜以二邑雖見尊賢之意

之命服而禭大夫書封邑 ○陳乾昔寢疾屬其  
之泰而納諸棺皆非禮矣

兄弟而命其子尊已曰如我死則必大為我棺  
使吾二婢子夾我陳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

禮也况又同棺乎弗果殺屬合也尊已不用 ○  
父之亂命是也

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人去轎仲尼曰非禮  
也卿卒不繹仲遂魯莊公之東門表仲也為魯

之明日又祭也萬者舞之總名祭如笛而六孔  
萬人去轎言萬舞皆入但去有聲之轎而已

○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  
將從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

公輸若魯大夫也  
公輸若魯大夫也

禮記纂註 卷之四  
如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

巧者乎則病者乎噫弗果從言爾以他人之母

已毋試巧乎今不以已毋試巧則何不自以  
所病而不為乎蓋使及求諸心以已度人而知

其不 ○戰于郎公叔遇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  
使之雖病也任之雖重也君子不能為謀也士

弗能死也不可我則既言矣與其鄰重汪錡往  
皆死焉魯人欲勿殤重汪錡問於仲尼仲尼曰

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  
公十一年齊伐魯戰于郎魯人遇魯人之遇難

受杖走入城保者倦而息于塗乃歎曰往後雖

預賦雖重猶當有親上死長之心今吾不能  
以此責國人矣若得上人之心則可為國  
今君子不能盡策上不能死難豈人臣事君之  
道我於是與其鄰之童子注跡者皆往調而死  
於敵魯人以為成人之行欲以成 ○子路去  
人之喪禮葬之而孔子以為可也

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  
于墓而后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謂子路曰

何以處我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

下哭墓哀慕之無主也展省也○不忍丘葬之無  
主則必有返國之期故為行者言之墓與祀

人所易忽而能加之敬則無往而不用 ○工尹  
吾敬矣敬財可以安身故為居者言之

商陽與陳弃疾追吳師及之陳弃疾謂工尹商  
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手弓子射諸射之斃

一人轅弓又及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擗其  
目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

命矣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手弓而可手  
不忍視止御而不忍擗則惻隱之心也商陽自

言位卑禮薄如此亦可以稱塞矣孔子謂其有  
禮以敗北之師本易窮而商陽乃能節制其縱

殺之心是仁意與禮節並 ○諸侯伐秦曹桓公  
行可謂善於追敗者矣

卒于會諸侯請舍使之襲襲賤者之事諸侯  
襲公朝于荆康王卒荆人曰必請襲魯人曰并

襲公朝于荆康王卒荆人曰必請襲魯人曰并

襲公朝于荆康王卒荆人曰必請襲魯人曰并

襲公朝于荆康王卒荆人曰必請襲魯人曰并

襲公朝于荆康王卒荆人曰必請襲魯人曰并

禮記纂註

卷之四

十七

為平王

禮也荆人強之巫先拂柩荆人悔之魯襄公創王名昭

子昭之喪魯人知襲之非禮而不能違於是  
君臨臣喪之禮先之及其覺之而悔已無及矣

此其適權 ○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進書  
變之宜也

子服惠伯為介及郊為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

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遂入進書奉

之弔書也介副也懿伯乃惠伯叔父敬叔之五  
從祖也敬叔遇懿伯忌日不欲入滕惠伯言之

而 ○哀公使人弔蕢尚遇諸道辟於路畫宮而  
受弔焉謂除闕道路以畫宮曾子曰蕢尚不如

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公襲莒于奪杞梁死

禮記纂註 卷之四 十七

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莒邑名奪作莊

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  
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

廬在君無所辱命 ○孺子犢之喪哀公欲設撥

問於有若若有若曰其可也君之三臣猶設之顏

柳曰天子龍輅而棹幃諸侯輅而設幃為榆沈

故設撥三臣者廢輅而設撥竊禮之不中者也

而君何學焉漢哀公少子撥謂以手撥榆沈而

之龍輅棹幃輿木為棹形而覆幃其上前言加

弁于棹上是也諸侯輅而設幃則有輅而無龍

有憐而非梓也。榆沈以水浸榆白皮。○悼公之

母死哀公爲之齊衰有若曰爲妾齊衰禮與公

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也此哀公溺情之

辭。○季子臯葬其妻犯人之禾申祥以告

曰請庚之子臯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

是棄予。以吾爲邑長於斯也。賈道而葬後難繼

也。季子臯高柴也。庚債也。不罪不棄者以犯禾

一端。○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

寡君違而君薨弗爲服也。此記賓師之禮任而

禮記纂註卷之四十八

臣有饋不曰賜而曰獻將命不曰君而曰寡君

以其有賓主之道無君臣之禮故違而君薨弗

爲服虞而立尸有几筵。禮葬則親形已藏始用

祭禮故虞祭立尸以象神也六斂之奠。○卒哭

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卒哭而諱其名事生

禮自此始也。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

而諱新自寢門至于庫門。故謂高祖之父當祧

之名諱多則難避故舍故而諱新五世親盡者可不諱也

二名不偏諱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

諱之禮。○軍有憂則素服哭于庫門之外赴

也此記避諱之禮

車不載櫜輶。變謂爲敵所敗也素服以喪禮處

甲不入櫜輶弓不入輶。○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

日哭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孔子過泰山側

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

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

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

曰何爲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

政猛於虎也。政則無可制之械矣深宮固門所

能逃之政則無可逃之。○魯人有周豐也者哀

禮記纂註卷之四十九

公執摯請見之而曰不可公曰我其已夫使人

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

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於民也對

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

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

人作會而民始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懇之心以

涖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周豐必賢而隱者

然一辭即止非樂善不倦者也民有秉彜可以

德化其心至神可以誠感故哀敬導之而民從

誓會要之而民解可見有心之固結不若○喪

無心之感乎人君鑒此尚亦務于誠乎

不慮居毀不危身喪不慮居為無廟也毀不危

身為無後也

喪禮稱家之有無不可勉為厚葬致有敗家之慮家廢則宗廟不能

以獨存矣毀不滅性不可過為家毀致有亡身之危以死傷生則君子謂之無子矣此二者所以防賢者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

死葬於贏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

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

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

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于土

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

禮記纂註

卷之四

二十

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

其掘坎不

以隨時寒暑之服其封則下之縱橫僅足以揜坎上之崇高纔至於可隱皆儉制也左袒以示

陽之變右還以示陰之歸骨肉資坤而成死則復反於土漸與土一此造化流行之命使然若

魂氣資乾而始死則游散混於天氣之中無所不之此愍傷離訣之至情言骨肉雖不相近而

猶冀其魂之相依也季子如此不唯適旅○邾

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含曰寡君使容

居坐舍進侯玉其使容居以含

行則親舍使大

夫則歸舍容居親舍非禮也侯玉者徐自擬天子而以考公為侯言進侯氏以玉也

有司

日諸侯之來辱敝邑者易則易于則于易于難

者未之有也

人臣來其事簡易則行人臣簡易

廣人之禮若人臣來而欲行

容居對曰容居聞

之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遺其祖昔我先君

駒王西討濟於河無所不用斯言也容居魯人

也不敢忘其祖

居蓋徐之公族言昔者我之先

用此稱王之言其行王者之禮蓋已久矣又自

言我乃魯鈍之人亦欲守此不敢忘祖之意欲

邾人之必行其言也此著徐國君臣

○子思之

毋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

氏之母死何為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

禮記纂註

卷之四

二十

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天子崩三日祝先服

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天下服○

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為棺槨者斬之不至者

廢其祀勿其人○齊大饑黔敖為食於路以待

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屣貿貿然來黔敖

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

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

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

閱之而使來食也從就也微與猶言細故末節

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曰寡人嘗學斷斯獄

矣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官者

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滯其宮而豬焉蓋君踰

月而后舉爵在官者諸臣也在官者家人也

以誅之無赦之理君不舉爵以人倫晉獻

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

與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曰武也

禮記集註

卷之四

三

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

先大夫于九京也北面再拜稽首君子謂之善

頌善禱祭發禮往賀也輪輅集貌也鮮明貌歌

集國賓聚會宗族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仲

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

弃爲埋馬也敝蓋不弃爲埋狗也丘也貧無蓋

於其封也亦予之席毋使其首陷焉狗馬皆致

特示○路馬死埋之以惟因上章而并記○季

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闢人爲

君在弗內也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廐而脩容焉

子貢先入闢人曰鄉者已告矣曾子後入闢人

辟之鄉者已告言先涉內雷卿大夫皆辟位公

降一等而揖之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

者遠矣內雷門屋後簷也行者遠言感動之大

知其賢也非素不相知劍見其容飾之美而加

敬也而君子乃曰盡飾之道斯其行遠則是二

區外飾乃足以行遠耶○陽門之介夫死司

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規宋者反報於晉

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

不可伐也陽門宋國門名介夫甲士之守衛者

孔子聞之曰善哉規國乎詩云凡民有喪扶服

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孔子善之

體也引詩而言自宋觀之雖以子罕得人心可

無晉憂而已若論其極則天下之大亦孰能當

之足恃也○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

士大夫既率哭麻不入三年之喪○孔子之故

人口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槨原壤登木曰

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狸首之斑然執女

手之卷然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

禮記集註

三

詩曰風俗

風扶音匍

服音匍

服音匍

服音匍

服音匍

服音匍

服音匍

服音匍

服音匍

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為親

也。故者毋失其為故也。壞登已治之得木而言

歌之音也。如狸首之斑。木文之華也。如執女丁

之奉。木質之潤也。壞之廢敗。禮法甚矣。夫子作

為不聞。而過去以避之。從者謂當絕交。夫子言

為親戚。故舊者雖有非禮。未可遽失其好也。此

聖人隱惡而 ○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

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叔譽，叔句也。言卿

此者多矣。假令可以再生而起，吾與誰大。叔譽

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行并植於晉國，不沒其

身，其知不足稱也。處父，晉襄公之傅，并兼衆事

禮記集註 卷之四 于四

父專權剛愎，李為狐射姑所殺，不

得善終，是無明哲保身之知也。其舅犯乎？文

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于犯從文

於外及反國危疑之時，當輔之以入，以定其事，乃

及河而授壁以辭，必得文公所謂反國不與舅

氏同心者。有如水之誓而後入，蓋為他日我

高爵重祿之計，而不顧君之安危，是不仁也。

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

友。晉人謂文子知人也。武子不忘其身而謀之，知

也。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呐呐然如不

出諸其口，中身也。退然謙卑怯弱之貌。呐呐聲

者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

利，死不屬其子焉。其舉賢甚衆，雖有舉用之

亦不以其子屬之，廉潔之 ○叔仲皮學子柳。叔

仲皮死，其妻魯人也，衣衰而繆經。叔仲衍以告

請總衰而環經。曰：昔者吾喪姑姊妹，亦如斯。未

吾禁也，退使其妻總衰而環經。叔仲皮嘗教其

猶不知禮。仲皮死，子柳之妻，雖魯鈍，婦人猶知

告于柳，使易總衰環經。衍見當時婦人好尚輕細，乃

亦如是。嚴人不吾禁，今亦當然。蓋徒知姑姊妹

之制也。于柳從之，雖受教于父，反不若愚婦人

之所 ○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臯將

為成宰，遂為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

冠而蟬有綏。兄則死而子臯為之衰。蟹能績絲

之，然蟹有匡，非為蠶之績也。為背而已。范首有

冠，必綏以飾之。然蟬有綏，非為范之冠也。為喙

而已。猶之兄死，必為服衰，然成人之衰，非

為兄之死也。為子臯而已。此成人之誑也。 ○樂

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

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其情。三日不食，禮也。子

言情之所至如此。○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

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尫而吳若。尫者瘠病之人

之而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母乃不可

禮記集註

卷之四

于五



與謂虐之事非然則吾欲暴巫而奚若巫女祝

之而雨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

毋乃已疏乎已疏言大徙市則奚若曰天子崩

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爲之徙市不亦可

乎言徙市又言巷市者謂徙交易之物於巷也

爲之罷市而日用所須又不可缺故徙市於巷

已而不求諸○孔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

之祔也合之善夫古者叢木爲椁一椁而兩棺

禮記集註卷之四

半六

禮記纂註卷之四

禮記纂註卷之五

宋 陳 澧集說

明 徐師曾集註

湯道衡纂輯

王制第五

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此二節班

此五等制君之爵以漸而殺所以差諸侯之上

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凡此五

之爵以漸而殺以左右其君天子之田方千里

禮記集註

卷之五

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

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此下言

法公侯以下之田以漸而殺各隨其爵之尊卑

也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

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

元士視附庸此言畿內王臣之田制農田百畝

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

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

其祿以是爲差也此制庶人在官之祿先諸侯

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

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

十卿祿。此言大國也。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君十卿祿。

小國之卿。倍大夫祿。君十卿祿。次國小國不言大夫士。多寡同

於大國可知。蓋卿而上其祿浸厚。苟不為之殺。則地之所出不足以供大夫而下其祿浸薄。苟亦為之殺。則臣之所養不能。○次國之上卿。位

自給。此所以多寡同異也。○次國之上卿。位

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

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

下大夫。此諸侯使卿大夫。聘並會之序也。其中有中士。下士者。數

禮記集註 卷之五

各居其上之三分。謂其為介。或特行而並會也。居猶當也。二國之士。其上中

下之三分。不殊。○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

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

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

封。其餘以為附庸。閒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此

外之制。九州并王畿而言。名山大澤。神物之所藏。寶貨之所出。非諸侯所得專有之。已封者為附庸。未封

則為閒田。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

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

三國。名山大澤。不以盼。其餘以祿士。以為閒田。

此畿內之制。其國皆為采地。受祿而已。畿外諸

侯有封建之義。故云不以封。畿內之臣不世祿。

有盼賜之義。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

故云不以盼。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王畿九十三國。外八州共一千六百八十國。合

之為千七百七十三國。上文所第至五十里。○

而止。元士附庸。皆不能五十里。故不在此數。○

天子。百里之內以其官。千里之內以為卿。此言其官供共

田稅所給。官府所用。其用輕。故取百里近地。所供文書之

出者共之。且欲其易給無勞也。天子所御。其用。需御天子

重。故取千里遠地。所出者。共之。且欲其難致有節也。○千里之外設方伯。

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

國以為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

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

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

以為左右。曰二伯。王畿之外。遠而難服。若無紀綱。於其間非久安長治之術

也。故分為長帥。正以聯屬之。合為方伯。以總統

之。此方伯所由設也。然其分尊。權重。又不可無

統之者。故八伯各以其屬之長帥。正而上屬于

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為左右。而主之。曰二伯。如此。則為方伯者。下統乎人。而有總攬專制之

柄。上統於人。而無恣肆驕橫之端。方伯之設。其法善。○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

分服之制。甸者。治田之義。治甸田者。納稅視外。常厚。食甸邑者。朝見視外。常密。以其在王畿之內。故紿理甚詳。若夫千里之外。其近於侯服者。名曰采。采取美物為貢。以當穀稅者也。其遠於

荒服者名曰流。流放罪人之地也。凡居此者納貢漸薄。君此者朝見漸疏。雖在王畿之外。而經畧有也。○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天子理陽道。故建官之數。每準於陽。又以職之隆者事益簡。職之卑者事益繁。故多寡不同。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國之大者。而反命於天子。國之小者。宜自上出。而反命於其君。聖人控制大邦。優假小國之意也。○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方伯既屬於二伯矣。又慮其或肆於外。而二人處內。遠弗及聞。於是使王朝大夫為三監之官。監臨其地。督察其政。則方伯之勢雖尊。而民不受禍。權雖重。而鄰不受敵矣。不使卿者。見王命之尊。雖大夫得以制方伯。且職卑。虞人之躡其後。而不敢肆也。必三人者。一人則勢孤。而不能偏察。二人或見偏。而有所異同。故必三人。○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畿內諸侯輔佐王化。必選賢而用之。故世祿而不世官。畿外諸侯統服王朝。推有功而封之。故世爵而不但世祿。○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三公八命。卷謂其有功。德加一命為九命。則為上公。得服衮冕。服與命同。此定制也。若不加命。而但加命者。此出特恩之賜。非定制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命者。爵以此為極。尊命以九為極。隆也。次國之

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一命也。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則知三等之國。其大夫皆一命而已。○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辨。然後使之任事。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眾棄之。論謂即其六德。評之。論辨則優劣審矣。任事則材真可用矣。於是爵以一命之位。而養之以祿焉。朝者士之所會。市者眾之所聚。共是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遇之塗。弗與言也。屏之四方。惟其所之。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皆棄之之意也。○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聘以朝。以述職。通好不欲數。天子五年一巡守。巡守者。巡守也。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覲諸侯。問百年者就見之。春主東方而東巡守。順天也。先柴望尊神也。次見諸侯。正君臣也。必仲月者。用其中也。又次就見高年。教民致孝也。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命大師采錄民間之詩。以觀風俗之美惡。而歌謠實價。知政令之得失。命司市納物價之數。以觀好惡。此二節言惡之奢實。而知表率之邪正。若民志流于奢淫。則所好皆邪僻。將侈物貴而用物賤。而上不能考察之法。

敦朴以先之。其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其禮樂之官律法

咎有所不免矣。制度衣服正之。正朔頒于王朝。懼有威侮。五行之

奉天道也。王制出於王朝。懼有變亂。成法紛更。舊典者。故同之。所以明王制也。合三者而正之。

使協於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君

削以地。諸侯外祭有山川神祇。若廢其祭祀而

也。故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君紕以爵。內祭有宗廟。若祭昭穆之次。失祭祀之時。變禮

是謂忘先而不孝。爵者祖宗所傳。故紕爵。易樂者為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為

畔。畔者君討。不從。違戾也。流者。貶之。遠方。討者。聲罪致戮。有功德於

禮記集註 卷之五 六

民者。加地進律。益其土地。加其五月南巡守。至

於南嶽。如東巡守之禮。八月西巡守。至於西嶽。

如南巡守之禮。十有一月北巡守。至於北嶽。如

西巡守之禮。歸假於祖禰。用特。巡守各以時至也。其方然有異地

而無異政。事畢而歸。告至於祖。天子將出。類

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諸侯將出。宜乎社。造乎

禰。天子出。為巡守也。類。謂其禮有類于正祭也。宜。言其義宜有事也。造。言造而告之。如生時

之出。必告也。諸侯出。為朝覲也。○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

考禮正刑一德以尊於天子。無事。謂無死喪冠

戎之事也。朝覲宗

遇總謂之朝。禮制。皆天子所定。據天子之典章。而稽考之。恐有違錯。訂正之。恐有偏枉。秉節事上。無貳爾心。臣之德也。尊一之使無二三。考禮正刑。尊君之節。一德尊君之本。合此皆所以傳子也。○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祝節一曲之始。其事寬。故以將。狹故以將。伯子男之命。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見權之在。賜圭瓚。然後為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賜圭瓚。然後得自為鬯。未賜則降神。鬯於天子。既不可廢。鬯又不得自為。唯求鬯于天子。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頤宮。教必資。頤與泮同。班也。

禮記集註 卷之五 七

所以一道德也。天子明和于上。而天下化之。故學名辟雍。諸侯為天子頒教。令于國中。而使人率之。故學。○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禘於所征之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討以正有罪。故謂之征。禘。師祭名。受命於祖。卜於廟也。受成定之。謀於學中。示有文事。必有武備也。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文也。訊。謂責也。馘。謂首也。當訊問者。馘。謂所載一人之左耳也。○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克君之庖。無征伐。出之。先神後人。先人後已。故其序如此。三者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

遇總謂之朝。禮制。皆天子所定。據天子之典章。而稽考之。恐有違錯。訂正之。恐有偏枉。秉節事上。無貳爾心。臣之德也。尊一之使無二三。考禮正刑。尊君之節。一德尊君之本。合此皆所以傳子也。○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祝節一曲之始。其事寬。故以將。狹故以將。伯子男之命。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見權之在。賜圭瓚。然後為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賜圭瓚。然後得自為鬯。未賜則降神。鬯於天子。既不可廢。鬯又不得自為。唯求鬯于天子。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頤宮。教必資。頤與泮同。班也。

遇總謂之朝。禮制。皆天子所定。據天子之典章。而稽考之。恐有違錯。訂正之。恐有偏枉。秉節事上。無貳爾心。臣之德也。尊一之使無二三。考禮正刑。尊君之節。一德尊君之本。合此皆所以傳子也。○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祝節一曲之始。其事寬。故以將。狹故以將。伯子男之命。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見權之在。賜圭瓚。然後為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賜圭瓚。然後得自為鬯。未賜則降神。鬯於天子。既不可廢。鬯又不得自為。唯求鬯于天子。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頤宮。教必資。頤與泮同。班也。

遇總謂之朝。禮制。皆天子所定。據天子之典章。而稽考之。恐有違錯。訂正之。恐有偏枉。秉節事上。無貳爾心。臣之德也。尊一之使無二三。考禮正刑。尊君之節。一德尊君之本。合此皆所以傳子也。○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祝節一曲之始。其事寬。故以將。狹故以將。伯子男之命。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見權之在。賜圭瓚。然後為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賜圭瓚。然後得自為鬯。未賜則降神。鬯於天子。既不可廢。鬯又不得自為。唯求鬯于天子。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頤宮。教必資。頤與泮同。班也。

遇總謂之朝。禮制。皆天子所定。據天子之典章。而稽考之。恐有違錯。訂正之。恐有偏枉。秉節事上。無貳爾心。臣之德也。尊一之使無二三。考禮正刑。尊君之節。一德尊君之本。合此皆所以傳子也。○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祝節一曲之始。其事寬。故以將。狹故以將。伯子男之命。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見權之在。賜圭瓚。然後為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賜圭瓚。然後得自為鬯。未賜則降神。鬯於天子。既不可廢。鬯又不得自為。唯求鬯于天子。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頤宮。教必資。頤與泮同。班也。

遇總謂之朝。禮制。皆天子所定。據天子之典章。而稽考之。恐有違錯。訂正之。恐有偏枉。秉節事上。無貳爾心。臣之德也。尊一之使無二三。考禮正刑。尊君之節。一德尊君之本。合此皆所以傳子也。○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祝節一曲之始。其事寬。故以將。狹故以將。伯子男之命。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見權之在。賜圭瓚。然後為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賜圭瓚。然後得自為鬯。未賜則降神。鬯於天子。既不可廢。鬯又不得自為。唯求鬯于天子。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頤宮。教必資。頤與泮同。班也。

遇總謂之朝。禮制。皆天子所定。據天子之典章。而稽考之。恐有違錯。訂正之。恐有偏枉。秉節事上。無貳爾心。臣之德也。尊一之使無二三。考禮正刑。尊君之節。一德尊君之本。合此皆所以傳子也。○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祝節一曲之始。其事寬。故以將。狹故以將。伯子男之命。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見權之在。賜圭瓚。然後為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賜圭瓚。然後得自為鬯。未賜則降神。鬯於天子。既不可廢。鬯又不得自為。唯求鬯于天子。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頤宮。教必資。頤與泮同。班也。

遇總謂之朝。禮制。皆天子所定。據天子之典章。而稽考之。恐有違錯。訂正之。恐有偏枉。秉節事上。無貳爾心。臣之德也。尊一之使無二三。考禮正刑。尊君之節。一德尊君之本。合此皆所以傳子也。○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祝節一曲之始。其事寬。故以將。狹故以將。伯子男之命。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見權之在。賜圭瓚。然後為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賜圭瓚。然後得自為鬯。未賜則降神。鬯於天子。既不可廢。鬯又不得自為。唯求鬯于天子。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頤宮。教必資。頤與泮同。班也。

遇總謂之朝。禮制。皆天子所定。據天子之典章。而稽考之。恐有違錯。訂正之。恐有偏枉。秉節事上。無貳爾心。臣之德也。尊一之使無二三。考禮正刑。尊君之節。一德尊君之本。合此皆所以傳子也。○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祝節一曲之始。其事寬。故以將。狹故以將。伯子男之命。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見權之在。賜圭瓚。然後為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賜圭瓚。然後得自為鬯。未賜則降神。鬯於天子。既不可廢。鬯又不得自為。唯求鬯于天子。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頤宮。教必資。頤與泮同。班也。

遇總謂之朝。禮制。皆天子所定。據天子之典章。而稽考之。恐有違錯。訂正之。恐有偏枉。秉節事上。無貳爾心。臣之德也。尊一之使無二三。考禮正刑。尊君之節。一德尊君之本。合此皆所以傳子也。○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祝節一曲之始。其事寬。故以將。狹故以將。伯子男之命。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見權之在。賜圭瓚。然後為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賜圭瓚。然後得自為鬯。未賜則降神。鬯於天子。既不可廢。鬯又不得自為。唯求鬯于天子。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頤宮。教必資。頤與泮同。班也。

圓諸侯不掩羣無事不田則無以供祭祀賓客

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

止則百姓田獵此言田獵之禮

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

設罝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

火田不麝不卵不殺胎不妖天不覆巢十者皆田之禮

順時序以廣仁意也○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

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

禮記集註卷之五

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五穀皆入則多寡

寡因之積而至於三十年為經久通融之法以

制之量入為出是也蓋此法在每歲則為祭用

每歲之用歲復一歲則為三十年之通矣祭用

數之仿國用以喪祭為大故特舉以為言計一

有五經其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綈

而行事喪用三年之仿祭而減至則忘哀若誠

愈喪用三年之仿者總計三年經費之數而用

其十分之一蓋迭死大事又喪三年而除故其

數尤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祭豐年不奢

凶年不儉喪祭之用當視其仿之多寡若仿多

仿少而用多則其失汎濫而沒禮故曰浩豐年

用豐年之仿則不奢凶年用凶年之仿則不儉

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

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

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

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此言飢而食

之法豫備之計不立則窘迫之象迭形是以先

王務廣儲蓄於天下使三年耕必餘一年之食

蓋每歲所入均析為四而用其三每年餘一則

三年餘三又足一歲之用矣以三十年之通計

之則餘十年之食豈惟樂歲終身飽雖凶旱水

溢民皆足食天子不必躬恤災之禮而天下可

永保無事矣○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

禮記集註卷之五

而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

葬三年之喪自天子達送終禮物尊者多而難

之日數不同天子七月同執至諸侯五月同盟

至大夫士三月同位至故葬月亦不同也父母

之喪無貴賤皆庶人縣封葬不為雨止不封不

然貴不敵親也庶人縣封葬不為雨止不封不

樹喪不貳事縣繩而下之不得用紼也葬不為

標墓以樹卑不須顯異也喪○自天子達於庶

人喪從死者祭從生者衣衾棺槨從死者之

宰器幣從生者之祿支子不祭○天子七廟三

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

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

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

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

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

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

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

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

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

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

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

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

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

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

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

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

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

已至之時而逆其方來之氣。因以度地。里之遠近。以定邑升城郭廬舍之所宜。乃於是興居民。

之事。而任民力以爲之也。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施從其厚。○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居謂儲積以備用。材者夫人日用所需之物。天氣地勢所在不同。如西北多寒。東南多煖。高者必燥。卑者必濕。蓋由谷虛而廣。川流而大。其制既異。故有寒煖燥濕。而民生其間者。其俗亦異。何也。民之情性。剛柔輕重遲速。原因異制而異齊。自不得不釀爲異俗也。故以飲食。則有酸苦辛鹹。耳以利用。則有水陸舟車。以衣服。則有毳裘絺綌。俗之異如此。雖聖王不能不因也。但所脩者。有物必有則爲之教。使覺於理。所齊者。有用必有法爲之政。使合於法。而中國戎夷俗宜之所在。則必因之而不可易也。

禮記集註 卷之五

十一

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此因中國而及四夷也。五方之民。氣稟不齊。是以其性各隨其昏明。而不可推移。然其本然之性。則一也。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此夷之俗。亦猶中國之異。和異制異宜也。雕刻也。題額也。刻其額以丹青涅之。交趾足拇指相向也。無絲麻故衣皮羽毛。東南地氣煖。故中國夷不火食。西北地寒。少五穀。故不粒食。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俗雖不同。皆隨

地以資其生。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風土各異。則言語不通。而志不能以自通。故先王設官以通達之。寄。寄也。如寄託其意於事物而通之也。象。象也。如以意倣像其形似而通之也。狄。猶迷也。鞮。猶履也。遠履其事。以知其意言之所在而通之也。譯。釋也。猶言相釋釋而通之也。○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量地之多少。地之廣狹。以定民居。地也。邑也。居也。雖若分而爲三。實則合而爲一。故必參相得而後可也。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

禮記集註 卷之五

十三

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富而後教。理勢當然。於是立鄉學以教民。而興起其賢。○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紂惡。承上章興學而言。氣質之性。有過不及。脩六禮以節之。人倫之德。由物欲而薄。明七教以興之。恐其溺於欲。則齊八政以防之。恐其習於邪。則一道德以同之。教法如此。可謂詳矣。而養老慈幼。又必以身先之。然資稟有厚薄。觀感有淺深。又不可無勸懲也。故有升與黜之典焉。詳見下文。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

鄉黨第六  
中致仕之  
鄉黨第六



與執事焉

此下言簡不肖以結惡之謂人解學也

者以告乃合耆老會聚於序以二年元日行鄉射禮中而有功者居上所以使不帥教者知志正體直之為德也又行鄉飲酒禮老而齒長者居上所以使不帥教者知長幼尊卑之為禮也

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

初禮左右對移以易其藏脩漸息之所不變移

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遠如初禮不變屏之遠

方終身不齒四郊在鄉界之外遠又在遠郊之外蓋示之以漸遠之意也西次示

之以禮教而猶不悛焉則其命鄉論秀士升之

人終不變矣於是乃屏棄之

禮記集註 卷之五 十四

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

俊士此言上賢崇德之事選言可選而用升於也俊言才過十人也此進之以漸也

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

士既升於司徒則免鄉之徭役及升國學則樂并免司徒之徭役矣造者成就其德行也

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

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此言國學教人之法詩書禮樂四者

乃入德之路故言術而以王夫子王子羣后之

此匹者教人則謂之教也

天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

人學以齒此言國學所教之人也又長幼而不分貴賤以禮義相先之地也

也為重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

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

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

不舉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

此言國學簡不肖之事王三日不舉自貶自責而後屏之遠方重棄賢者子孫也曰棘欲其遷善之亟也曰寄言寄寓之暫也蓋國子世族之親與庶人疎賤者異故於絕之之中而寓望之之意必終身不齒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

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掌爵祿但入仕者皆司馬主之

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

禮記集註 卷之五 十五

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進士既升諸司馬司馬更辨論其入官之材序其賢之優劣以告於王王定其論各署所長然

後試以所能之官能勝其官然後命之以爵

既有爵位然後養之以祿此官人之序也

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所以重也

者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發師旅之

掌教司馬掌政是分職而辨之也造士則司馬

辨論官材有發則大司徒教士以車甲是職事

而通也

○凡執技論力適四方贏股肱決射御技贏機通也

無德但論其力其適四方而事君於外則贏其服肱以決射御之優劣取其力為武衛也

執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醫十及百工凡執技

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出鄉不與士齒。仕於

家者。出鄉不與士齒。不貳事。欲其無異習。不移

士齒。以其賤。不得與執德。○司寇正刑明辟。以

者序長幼也。家臣亦然。

聽獄訟。必三刺。有旨無簡。不聽。附從輕。赦從重。

有罪當殺者。初問之羣臣。再問之羣吏。三問之

庶民。三刺而旨意實跡皆當重典。固可殺矣。若

有發露之旨意。而無簡覈之實跡。則難於聽斷。

於是附赦之法。附入之罪。從輕蓋罪疑惟輕。

故示以恕。恐失入而人嚴也。赦原之罪。從重

蓋寧失不經。故示以嚴。恐失出而輕犯也。

制五刑。必即天論。郵罰麗於事。天倫。天理也。天

之理。至公而無偏。即父子

私。斷獄者。體而用之。郵。責也。凡有罪責而當

誅罰者。必使罰與事相附麗。而刑當其罪也。

禮記集註 卷之五 十六

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

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

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汜與衆共之。衆疑

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法莫先於明倫。故

權之。或因親義而誤犯。或恃親義而故犯。也。事

體之重輕。據事或不得其當。故必以意論之。人

之殺不。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

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

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

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又然後制刑。承上言獄之

成矣。自正以至三公。僉無異議。若可以制刑矣。

然又必三省。而後有司行刑者。在君為愛下之

仁。在臣為守。

○凡作刑罰。輕無赦。刑之意。雖輕

不赦。所以使

刑者。側也。側者。成也。一成而不可

變。故君子盡心焉。刑之為言何也。衆辭皆具。猶

又何也。辭具而不成。獄猶形具而成人也。故辭一

成。則刑必加。而不可變。安得不盡心於論斷之

時而使貽悔。

○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

亂政。殺。剖析言辭。破壞法律。謂舞文弄法者也。

變亂名物。更改制度。或挾異端邪道。以

罔惑於人。皆足以

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

衆。殺行僞而堅言僞。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

以疑衆。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此四

誅者。不以聽。淫聲。鄭衛之屬。異服。詭異之服。奇

史記正義

者正刑也

棘木下

外朝之所

樹又常作

有一百日

不潔再相

而過失三

有日過三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禁以齊衆不赦過司寇掌邦禁以齊衆人之不齊雖過失不赦若先示之以

赦過之令則人將輕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命

服命車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犧牲不

粥於市戎器不粥於市所以禁民用器不中度

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

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

粥於市所以禁民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衣

服飲食不粥於市所以禁民五穀不時果實未

熟不粥於市木不中伐不粥於市禽獸魚鼈不

禮記集註卷之五

中殺不粥於市所以禁民之不仁凡十有四事

也關執禁以譏禁異服識異言凡上文所當禁

市以禁之然不譏其出入則犯者衆而獲者寡故曰禁言

矣故令司關者執此禁以譏察有如上文所粥謂難知故

者即舉其貨罪其人也且兼禁異服并識異言曰識

如此則非先王之法服與言僞而辨者皆無所

容○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天子齊戒受諫

大史典禮代禮儀之籍而正其事故國有大事謂諸死者

則執簡策一以記載所當行之事一以奉所當

避之諱惡合而進之天子○司會以歲之

成質於天子冢宰齊戒受質考課之典不嚴

故有歲終質成之法司會掌邦治之財用會計

其計要質於天子而先之冢宰冢宰齊

戒受質質者質於上而考正其當否也大樂正

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大司徒大

司馬大司空齊戒受質司會所質冢宰既受之

之成從司會而質于天子而司百官各以其成

徒司馬司空亦齊戒而受之

質於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

質於天子百官齊戒受質然後休老勞農成歲

事制國用百官位卑不敢專達故但質於三官

於天子天子還報其平於下則百官齊戒受之

君臣上下莫不齊戒以天功天職不敢忽也正

官之事既畢然後休養耆老蜡祭勞農而

行仁民之政量入爲出而行節財之政也○凡

禮記集註卷之五

養老國事之禮有四養三老五更養子孫死於

有虞氏以燕禮燕之爲言安也一獻既畢坐而

夏后氏以饗禮饗之爲言向也體薦而不食爵

獻數畢而止是純用殷人以食禮象燕也設酒

不飲象饗也蓋酌乎虞夏之間周人脩而兼用

然質素無文而思敬俱未仲矣周人脩而兼用

之春夏用虞之燕夏之饗飲以養陽氣五十養

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鄉國

無目者為難備禮故其拜足一跪而首再至地以備再拜之數九十則又不必親拜而特使人代受此承上七十養於學至八十九十則又不可堪來學受養故君致饗食之禮於其家而受之之禮五十異振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如此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於遊可也

壯同也宿肉謂恒隔日備之也膳食之善者每有副貳不使闕乏常珍常食皆珍味不離寢言寢處之所恒有皮閣之飲食美善之膳水漿之飲隨其常遊之處此老者養生之禮

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唯絞給衾

胃死而後制人漸老則漸近死期當預為送終之備而視其難易以為緩急也此老者送死之禮

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

非肉不煖故先王有衣帛食肉之政非人不煖故孝子有以身溫被之禮杖所以扶衰弱五十始衰故杖九十指有爵者就而問之七十不俟朝八異禮也以珍從致其尊養也

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

朝君之時入至朝位君出揖即退不待朝事畢也此謂當致仕之年而不得謝者告問也存猶溫存之存君每月使人致膳以存問秩常也日使人以常膳致之

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

禮記集註

卷之五

三十

從政自諸侯來徙家期不從政

夫人莫衰于老莫勞于徙莫苦于徙莫憂于喪莫勞于徙莫苦于徙莫憂于喪故皆不使之從政焉

○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

孤顧望無所瞻見也獨鹿鹿無所依也鰥愁抑不寢如魚目恒不閉也寡保瘠聾跛躄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

瘠者不能言聾者不能聽跛者一足廢躄者兩足俱廢斷者支節脫絕侏儒身短小六者雖為廢疾然各有一技之能但以其所能之技供百工之役遂各因其器能而以宜得之餼

○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

宜得之餼

禮記集註 卷之五 三十

央由右由左則嫌疑以遠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馬行朋友不相踰且然則其於父兄可知矣輕任并重任分班白者不提挈

此道路任恤之行并已獨任之二也

析而君子者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

非人皆好德而士不失職安能使在路無徒行之賢非人各有養而俗尚孝敬安能使在家無徒食之老言道路則出而在外皆王化矣言飲食則入而在內皆王化矣

○方一百里者為田九百畝

上言字衍文孟子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正與此同

方百里者為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為方十里者百為田九十億畝

方十里者既為田九十萬畝則百

萬里者六十。為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

十。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又封

方五十里者百二十。為方百里者三十。其餘方

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名山大澤。不以封。

其餘以為附庸。閒田。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閒田

以祿之。其有削地者。歸之閒田。有功及削地。即

天子之縣內。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封方

百里者九。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又封方七

十里者二十一。為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

九。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

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為方百里者十五。方十

里者七十五。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

者九十六。畿外封國多而餘地少。廣封建之制

采邑之分。於天下也。畿內封國少而餘地多。備

于王朝也。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

八人。上士食三十六人。下大人食七十二人。卿

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此言

數之次國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君食二千一百

六十人。此言次國之數。大

夫以下。與大國同。

小國之卿。食百四十

萬億畝。方百里者。既為田九十億畝。則百億百

也。上二節言。自恒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自南

井田之制。自恒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自南

河至於江。千里而近。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遙。

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西河。

千里而近。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遙。西不盡

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不

謂之近。有餘謂之遙。遠者朝貢常數。遠者朝貢

常數。此分服治內之法也。九州各有不盡之地。

不勞中國以事外夷也。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

此分服治外之法也。

禮記集註 卷之五 二十三

方三千里。為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方百里者

為田九十億畝。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

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方三千里。當為

畝。經文既誤。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

舊說亦誤。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

六尺四寸為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

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

四尺二寸二分。此記今之田里。與古長短廣狹

文不應。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封方百

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

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

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

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

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

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

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

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

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

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

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

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

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

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

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

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

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

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

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

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

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

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

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

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

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

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

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

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

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

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

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

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

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

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

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

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

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

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

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

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

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

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

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

四人君食于四百四十人此言小國之數大夫以下亦與大國同

次國之卿命於其君者如小國之卿降於天子所命也

天子之大夫為三監監於諸侯之國者其祿視

諸侯之卿其爵視次國之君其祿取之於方伯

之地祿本視于男今殺為次國之卿量地所出也爵本五命今加七命視次國之君重其權也祿取諸方伯之地為其易給也

方伯為朝天子皆有湯沐之

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為齊潔以見君故名湯沐○諸侯

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使以德爵以功未賜爵

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諸侯之大夫不世爵

禮記纂註卷之五

祿諸侯世子世國而不世爵天子大夫不世爵而世祿蓋先王之待臣使之任事必以德無德則不使爵之命數必以功無功則不爵此所以皆不世爵也世子雖不世爵故必待君之賜未賜則降其禮如元士也大夫不世爵而世祿亦天子之大夫則然若諸侯之大夫則祿亦不得世

○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冠禮以貴成人昏禮以成匹配

哀死追養所以孝親養老尊賢所以

致敬所謂脩六禮以節民性者此也七教父子

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八政飲食衣服

事為異別度量數制教父子以興慈孝之德教兄弟以興友恭之德教夫婦以興夫婦之德教君臣以興仁敬之德教長幼以興愛敬之德教賓客以興謙恭之德故曰

明七教以興民德飲食衣服民生日用所不可

闕者故居八政之首事為異者百工之技藝有正

有邪異別者五方之使有長短小大之殊以防民僞者此也

同有異度量則不使有多寡廣狹

禮記纂註卷之五

禮記纂註卷之五

二十六

禮記纂註卷之六

宋 陳 皓集說

明 徐師曾集註

湯道衡纂輯

月令第六

呂氏春秋篇首皆有月令言十二月政令所行也月用夏正令

則雜舉三代及秦事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

孟春夏正建寅之月其日甲乙春於四時

日謂日與月所會之辰營室在亥娵訾之次中謂中於南方也

其日甲乙

春於四時

屬木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

大皞伏羲氏木句芒芒少昊也

禮記纂註

卷之六

一

麟龍蛇之類中猶應

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大

木屬

五音角為木故調樂於春以角為主律者候氣

之管陰陽之氣距地面各有淺深故律之長短

如其數律管入地以葭灰實其端其月氣至則

灰飛而管通大簇寅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故

其數八在口者為味木形曲直作酸通於鼻者

為臭物從木化則其氣直而曲在內陽自內

出之象也祭先

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

祭魚鴻鴈來

此記寅月之候東風能散重陰之氣故解凍振動也來自南而北也

天子居青陽左个

春為少陽故所居之堂名青陽左个東北室也乘鸞

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

器䟽以達

器春主發散也

大史曰官感德天地

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大史謁之

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齊立春之

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

郊還反賞公卿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

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行毋有不當

是月謂是月之氣迎

導其氣之至也迎春東郊祭大皞句芒也順生

育之氣數和煦之仁故賞公卿大夫於朝然仁

雖急于親賢而思尤貴于逮下故于賞臣之後

又有布德和令之命行慶以休善人施惠以恤

窮人下及兆民無使一夫之不獲也然又恐有

司廢閣而不行故有慶賜遂行之戒又恐有司

禮記纂註

卷之六

應虛文而不核實故乃命大史守典奉法司天

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毋失經紀以初為常

占象授時王政首務故於歲首命之典天文紀

載之書法則其推步之術也天運也日循星

以進退月應日以死生星者日所舍辰者星所

次司占候其經久也守其次曰宿去其宿曰離

所謂行也經紀者行止進退遲速之度是月也

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

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

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

九推及執爵于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



命曰勞酒

元日。上平也。郊祭天而配以后稷。爲祈穀也。元辰。郊後吉日也。參。參乘之人。以勇士爲車右而衣甲。故曰保參。御車之人。天子在左。御者居中。勇士居右。以三人故曰參。置耕器於參乘及御者之間。天子籍田千畝。收其穀爲祭祀之盛。故曰帝籍。尤推之後。庶人終之。反而行。

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脩封疆。審端徑術。善相丘陵。阪險原濕。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田事既飭。先

定準直。農乃不惑。

天地和同。草木萌動。此可耕之候也。故王親命羣臣。宣布農事。以授之時。又特命田畯。出舍東郊。以督之也。封疆有損壞。脩葺之。徑遂有廣狹。審端之所

禮記纂註

卷之六

三

以正經界。備旱潦也。土地有高下。則五穀有宜否。故又必善相之。凡此三者。皆田畯親教道。田事既飭。則其先定之法。如準平繩直之可。循凡一歲之耕。耘收歛。皆有定序。而農民無所疑矣。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以陽氣發動。故使

乃脩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

脩祭典。之當祭者。皆舉而列之。山林川澤。百物所自出。孟春始生之時。故命祀之。毋用牝。恐傷生育也。

禁止伐木。

以盛德。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麝。毋卵。毋聚大衆。毋置城郭。掩骼埋胔。

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

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毋變天之道。毋

絕地之理。毋亂人之紀。

當生德之盛時。而舉殺伐之危事。則逆天矣。故有天殃。若不得已。而禦寇。猶之可也。不可自爲兵端。蓋天道地理人紀。皆以好生爲重。若兵自我始。則變易天之生道。斷絕地之生。孟春行夏理。紊亂人之紀。叙矣。其殃也。固宜。

令。則雨水不時。草木蚤落。國時有恐。

令。則其民大疫。彘風暴雨。總至。藜莠蓬蒿並

興。

不入。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

旦建星中。

禮記纂註

卷之六

四

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夾鍾。

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

雨水。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爲鳩。

倉龍戴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

以達。

孤。安。不摧折也。切少。以擇元日。命民社。

甲子之。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

善者

謂大施捶治也止獄訟謂論使息爭也

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禘天子親往后

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

矢于高禘之前此言祈嗣之禮祀高禘謂祭帝于郊而以先禘配也高者尊之

之辭變媒言禘神之也其禮以玄鳥至之日順

天時感物類而行之天子親往重其事也后妃

帥九嬪助祭從其類也禮天子所御顯之以神

賜也弓韣示能受之資授弓矢于高禘之前兆

也是月也日夜分晝夜各五十刻雷乃發聲始電蟄

蟲咸動啓戶始出雷電皆陽故當陽氣漸盛之

未必皆動至此先雷三日在春分前奮木鐸以令

禮記集註卷之六

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

必有凶災小民不知敬畏天威恐有淫慢褻瀆者故戒之日夜分則同

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日夜分則天道平故行令者亦皆平

其所當平也同則齊其長短大小之制鈞則平

其輕重之差角則較其同異正則矯其欺枉

是月也耕者少畝乃脩閭廂寢廟畢備毋作大

事以妨農之事閭廂人所居寢廟神所居閭廂少畝時農

為日久而妨農矣故毋作是月也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

山林三者之禁皆為傷生意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

古者日在虛則戴冰至此則獻羔以祭司上丁

上旬之丁必用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

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仲丁又命樂正

入學習樂將教學者以習舞之事則以釋菜之禮告先師君臣皆往重其事也習樂

和其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不用

聲也祈禱小祀耳稍重者用圭仲春行秋令則其國

璧稍輕者則以皮幣易之

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行冬令則陽氣不

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掠行夏令則國乃大旱

煖氣早來蟲螟為害○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

星中旦牽牛中胃宿在酉大梁之次其日甲乙其帝大皞

禮記集註卷之六

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姑洗其數八其

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姑洗辰律桐始華田鼠

化為駕虹始見萍始生此記辰月之候桐始華田鼠

為駕則陰類之惡者遠乎陽而其性和也虹蜺

陰氣所成時陽已過中故陰就交於陽成質

而虹見也萍始生天子居青陽右个乘鸞路駕

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

以達青陽右个東之南室也是月也天子乃薦鞠衣于先

帝鞠衣衣色如菊色之黃象桑葉始生之色也

先帝先代始蠶之君薦此衣于神以祈蠶事

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備具于天子焉

天子始乘舟，薦鮪于寢廟，乃為麥祈實。

舟牧掌四時之辨，辨魚鱉之宜，辨其時，辨其方，辨其水，辨其土，辨其時，辨其方，辨其水，辨其土。

官五覆五反，詳視其鱗，海傾側也，告其告備，見其精粗無不至也，薦鮪以其特大而先至也。

其麥實，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

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

句，屈生者，萌生者，不可以內，言當施散恩惠。

以順生道之宜也。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

侯，聘名士，禮賢者。

發倉廩以濟天下之饑，開府庫以濟天下之寒，聘聞望之士，禮才德之賢，皆不可以內之實也。

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土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脩利隄防，道達

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

職也。方春物生，雖需雨澤，然或過澁，則趨下之水，反上騰而為災，故當巡行周視以察之，脩利隄防，以蓄水障水，道達溝瀆，以受水通水，開通道路，使隄防溝瀆之上，可通往來，無障塞不通者而後已，此豫備水災之術也。

田獵，置罝羅網，畢翳，饒獸之藥，毋出九門。

方春字乳，非田獵之時，故此七者，是月也，命野不得施用干戈，以其逆生道也。

虞母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具曲植

戴勝，戴勝之鳥，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具曲植，以白絲七，以白絲七，以白絲七，以白絲七。

籩筐，食也，戴勝織紵之鳥，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具曲植

籩筐，食也，戴勝織紵之鳥，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具曲植，以白絲七，以白絲七，以白絲七，以白絲七。

籩筐，食也，戴勝織紵之鳥，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具曲植

籩筐，食也，戴勝織紵之鳥，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具曲植，以白絲七，以白絲七，以白絲七，以白絲七。

籩筐，食也，戴勝織紵之鳥，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具曲植

籩筐，食也，戴勝織紵之鳥，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具曲植，以白絲七，以白絲七，以白絲七，以白絲七。

籩筐，食也，戴勝織紵之鳥，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具曲植

籩筐，食也，戴勝織紵之鳥，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具曲植，以白絲七，以白絲七，以白絲七，以白絲七。

籩筐，食也，戴勝織紵之鳥，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具曲植

籩筐，食也，戴勝織紵之鳥，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具曲植，以白絲七，以白絲七，以白絲七，以白絲七。

籩筐，食也，戴勝織紵之鳥，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具曲植

籩筐，食也，戴勝織紵之鳥，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具曲植，以白絲七，以白絲七，以白絲七，以白絲七。

籩筐，食也，戴勝織紵之鳥，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具曲植

籩筐，食也，戴勝織紵之鳥，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具曲植，以白絲七，以白絲七，以白絲七，以白絲七。

籩筐，食也，戴勝織紵之鳥，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具曲植

籩筐，食也，戴勝織紵之鳥，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具曲植，以白絲七，以白絲七，以白絲七，以白絲七。

桑，先天下也，禁止婦女，不得為容觀之飾，又

桑，先天下也，禁止婦女，不得為容觀之飾，又

藏省其針線，縫製之事，皆為勉之，使盡力于蠶

藏省其針線，縫製之事，皆為勉之，使盡力于蠶

也。蠶事既登，分繭稱絲，効功，以共郊廟之服，毋

也。蠶事既登，分繭稱絲，効功，以共郊廟之服，毋

有敢惰。

有敢惰。

也。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

也。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

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

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

之舍，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

之舍，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

也。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毋悖于時，毋或作為滛

也。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毋悖于時，毋或作為滛

巧，以蕩上心。

巧，以蕩上心。

一不得悖逆時序，造作器物，使不堅固，其二是

一不得悖逆時序，造作器物，使不堅固，其二是

不得過為滛巧，以搖動君心，使生奢侈也。

不得過為滛巧，以搖動君心，使生奢侈也。

禮記集註 卷之六

禮記集註 卷之六

月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

月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

侯大夫親往視之。

侯大夫親往視之。

孟春命樂正入學習舞，仲春

孟春命樂正入學習舞，仲春

命習樂，此則聲容皆備，歌舞相成，是月也，乃合

命習樂，此則聲容皆備，歌舞相成，是月也，乃合

蓋因陽氣之盛，而風化天下也。

蓋因陽氣之盛，而風化天下也。

是月也，乃合

是月也，乃合

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林不收。行

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蚤降。兵革並起。○孟夏

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畢宿在申。其日

丙丁。其帝炎帝。丙丁火干炎帝。即神龍赤精之君。其神祝融。顓

氏之子名黎。其蟲羽。其音徵。律中中呂。其數七。

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羽蟲飛鳥之屬。通

已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故其數七。火炎上作

苦物以火化其氣為焦。竈者火所用事。故祀之。

祭先肺者。蟻蟪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此記

火克金也。蟻蟪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此記

之候。蟻蟪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此記

乘陽而伸。王瓜色赤。感火之色而生。苦菜味苦

禮記集註 卷之六 九

感火之天子居明堂左个。南之東乘朱路。駕赤

駟。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

粗。色深為朱。淺者為赤。用是月也。以立夏。先立

夏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

天子乃齊。立夏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

以迎夏於南郊。還反。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

不欣說。迎夏南郊。祭炎帝祝蠡也。行賞謂內臣

乃命樂師習合禮樂。以將飲。命大尉贊桀俊。遂

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必當其位。犬尉。秦官。贊

榮俊以才言。遂謂使得行其志。賢良以德言舉

謂選而用之。長大以力言。此爵必當有德之

功之位也。是月也。繼長增高。毋有壞墮。毋起

土功。毋發大衆。毋伐大樹。草木長者繼之而使

益高。毋有壞墮。即繼長增高之事也。起土功發

大衆。則妨農蠶之事。伐大樹則傷條達之氣。故

禁之。是月也。天子始絺。絺。涼以禦暑。孟夏命野虞

出行田原。為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為失農

命司徒循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於都。勉其與

野之內。禁其休息于都。是月也。驅獸毋害五穀。

鄰之間。恐失農時也。是月也。驅獸毋害五穀。

毋大田獵。夏獵曰苗。苗為驅獸之害。禾

禮記集註 卷之六 十

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登升之是月也。聚

畜百藥。靡草死。麥秋至。聚藥。為供醫事也。靡草

穀成熟之期。於此時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

雖夏於麥則秋也。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

始炎罪人繫獄。或以鬱蒸成疾。故刑之薄者。即

結斷之。不久繫也。罪之小者。即決遣之。不收繫

也。繫之輕者。即縱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

以桑為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廟之服。季春

事既登。要其終而言。此則正終之時。故后妃於

內命婦。則受其桑。輸之繭。於外命婦。則視其繭

之什一。以桑為均者。外命婦養蠶。亦用公桑。受

桑多。則稅繭多。少則稅亦少。不以人為別也。以

給郊廟之服。是月也。天子飲酎。用禮樂。重醑之

稠農之義也。春而遷至此始。孟夏行秋令。則苦

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行冬令。則草木

蚤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行春令。則蝗蟲為

災。暴風來格。秀草不實。○仲夏之月。日在東井。

昏亢中。旦危中。東井在朱。其日丙丁。其帝炎帝。

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蕤賓。其數七。其

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竈實。小暑至。螳螂

生。鷦始鳴。反舌無聲。此記午月之候。小暑暑氣

感微陰而生。且鳴。反舌感陽中。而鳴。故亦感微陰而無聲也。

天子居明堂大

禮記纂註 卷之六

廟。乘朱路。駕赤駟。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

與雞。其器高以粗。明堂大廟。南養壯佼。壯。形體

之亦順長養之令。是月也。命樂師脩鞀鞀鼓。均

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竿笙箎簧。飭鍾磬柷

敔。將舉雩祭。必先命樂師。謹備樂器。自鞀而下

十九物是也。鞀。鼓也。皆華名。琴瑟。絲也。管簫

竹也。干戚。戈羽。皆舞器。笙箎。皆有簧。亦竹也。

鍾。金也。磬。石也。柷。敔。木也。脩者。理其弊。均者。平

其聲。執者。操持習學。調者。命有司為民祈祀山

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雩者。祈雨之祭。祭必以

祀山川百源。然後天子親。乃命百縣雩祀百辟

大雩於上帝。用盛樂也。

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祭必期。備命百

凡此皆為民祈穀實所。是月也。農乃登黍。天子

乃以雞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雞。雞也。桃。桃也。令

民毋艾藍以染。藍色青。毋艾藍。毋燒灰。亦為傷

毋暴布。不以陰功之小。門閭毋閉。一則順時氣。暴

之宣散。開市毋索。索者。搜索。商旅匿稅之物。當

挺重囚。益其食。挺者。拔也。出而寬假之。游牝別羣。

則擊騰駒。班馬政。季春游牝於牧。至此妊孕已

政。養馬之政。令也。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

禮記纂註 卷之六

分夏至。日長之極。陽極則陰生。故其時為陰陽

者死。此死生。感陽氣而方長者生。感陰氣而已成

分判之際也。君子齊戒。處必掩身。毋躁。止聲色。

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節嗜欲。定心氣。內而燕

戒其心。掩蔽其身。慎動毋躁。聲色毋御。滋味

毋致。嗜欲必節。凡此皆所以定其心氣也。百

官靜事。無刑。以定晏陰之所成。外而蒞官。則靜

於內外。皆以正定晏陰。而至于成。不使微陰侵

陽而生疾。侵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董榮。此

言午月之候。鹿以陽為體。以陰為末。角末也。故

應陰而鳴。蟬陰類。感陰氣而始鳴。半夏以其居

夏之半。故名。木董。感微陰。是月也。毋用火南方

而榮。故其華朝榮暮落。

於火主之時而又用於火主之方則可以居高

湯氣大盛而為微陰之害矣故戒之

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處臺榭

陽明仲夏行冬令則電凍傷穀道路不通暴兵

來至行春令則五穀晚熟百騰時起其國乃

饑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早成民殃於疫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且奎中

火大火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

其音徵律中林鍾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

竈祭先肺林鍾未律溫風始至蟋蟀居壁鷹乃學習

腐草為螢此記未月之候至也蟋蟀生于土

壁學習習此時習翼未飛故居穴之天子居明堂右个乘

朱路駕赤駟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

其器高以粗明堂右个南命漁師伐蛟取鼉登

龜取鼈蛟言伐以其暴惡不易其攻也龜言命

澤人納材葦蒲葦之屬生于澤中而可為是月

也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

不咸出其力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

神以祠宗廟社稷之靈以為民祈福

禮記集註

卷之六

十三

蟋蟀促織也

衡川衡之官秩常也

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貸黑黃倉赤莫不質良

毋敢詐偽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為旂章以別

貴賤等給之度文明之時當染文明之色故命

故事而不得差貸黑黃倉赤亦必求質正良善而

無敢詐偽祭服旂章之等皆以此別之所以防

僭亂是月也樹木方盛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

斬伐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

兵動衆毋舉大事以搖養氣毋發令而待以妨

神農之事也朱潦盛昌神農將持功舉大事則

有夭殃木生盛于夏故山虞入山巡行禁斬伐

動衆皆大事也搖者振而蕩之謂萬物皆畏

養平夏故謂養氣舉大事則動散之矣神農主

成農事若出大事之號令使民廢已事而待期

昌之月百穀被其澤而向于成是神農將主特

其功也舉大事以妨之則違神逆天能免天殃

乎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

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

用事土氣潤故蒸鬱而為濕暑大雨亦應之而

其乾而利之大謂既行於所燒之地則草不復

生矣是利以殺草也日曝水洸其熱如湯則草

之燒薙者可以糞田疇美季夏行春令則穀實



鮮落 國多風欬 民乃遷徙 行秋令則丘

濕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災 行冬令則風寒

不時鷹隼蚤鷺四鄙入保○中央土土帝王於四時之季

月各十八日季夏居一歲之中又當火金子其

母之際故特揭土令于此以成五行之行焉其

日戊巳戊巳十其帝黃帝軒轅氏也其神后土

土官之臣顓頊其蟲倮倮蟲三百六十而人為長其音宮律

中黃鍾之宮鍾本十一月律諸律皆有宮音而黃鍾之宮乃八十四調之首其聲最尊而大餘音皆自此始土為四行之根本猶黃鍾之宮為餘音之根本此非謂候氣以土無候氣之法也其數五五者土之生數四時皆聚成數

禮記集註 卷之六 十五

此獨舉生數者其味甘其臭香土爰稼穡作其土以生為本也其臭香物以土化則其

香其祀中霤祭先心中中霤土神祭先心者心居

天子居大廟大室中央之室也乘大路駕黃駟載黃

旂衣黃衣服黃玉食稷與羊其器圖以閼圖象

周匝四時問象土○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

中且畢中翼宿在巳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

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夷則其數九其味辛

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庚辛金子少皞金天氏

子該金官之臣地四生金九變成之故數九金

從律作辛物以金化則其氣腥門闕而在外陰

白外入之象也肝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

祭鳥用始行戮此記申月之候涼風至天地之

蟬得風露乃鳴鷹先祭鳥而天子居總章左个

始敘以食感肅殺之氣也肅殺之氣也天子居總章左个

西南乘戎路兵車駕白駟白馬黑載白旂衣白

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廉稷角也深

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

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齊立秋之日天子

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還反

賞軍帥武人於朝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

禮記集註 卷之六 十六

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

惡順彼遠方賞軍帥武人於朝將振武也才足

而先之謂帥土言其人兵言其器簡練簡擇而

練習之如此則兵可用矣於是任有功之將以

征不義之國專任不置疑不中制也暴慢之君

謂之不義征之所以詰而誅之此非窮兵黷武

正以明吾所好義所惡在不義使彼知是月

慕義而來畏威而化乃順彼遠方之道也是月

也命有司脩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慎罪

邪務搏執姦在人心者止之曰禁則非慢令也

姑息也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決獄訟必

端平戮有罪嚴斷刑先下於用刑之中存恤刑



也。夫人之肢體孰不欲全，不得已而後置之傷。  
創折耳，則斷決之時，可不審乎？審之至於端平，  
于是戮之，則不及于無辜。斷天地始肅，不可以  
刑以嚴，則不失于輕易矣。天地始肅，不可以  
肅承上言，當秋時而用刑，蓋以天地始肅，始  
肅不可使陽道常贏而無所止也。是月也，

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命百官始收斂。

完堤坊，謹壅塞，以備水潦。脩宮室，坏垣墻，補城

郭。秋氣收斂，故命百官以順之。備水潦，以月建在酉，酉中有畢星，好雨也。是月也，

毋以封諸侯，立大官。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

幣。以其違收斂之義也。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盛，介蟲敗

穀，戎兵乃來。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

還，五穀無實。行夏令，則國多火災，寒熱不節。

民多瘧疾。○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

觿。角宿在辰，壽星之次。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

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南呂，其數九，其味辛，其臭

腥，其祀門，祭先肝。南呂，西律。盲風至，鴻鴈來，玄鳥歸。

羣鳥養羞。此記西月之候。盲者，閉暗之稱。鴻鴈，來自北而南也。玄鳥，至以陽中，歸以

陰中。春來而秋去也。養羞，藏之備冬月之養也。天子居總章大廟，乘戎

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

器廉以深。總章，大廟，西之中室也。是月也，養衰老，授几杖。

十七

行糜粥飲食。時以陽衰陰盛為秋，人以陽衰陰盛為老，養衰老，順時令也。几杖以

安其身，飲食以養其體，皆養之之具也。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

有恒，制有大小，度有長短，衣服有量，必循其故。

冠帶有常。此言正服之事。因時將寒而豫備也。衣裳以下，皆當具飭之事。衣，繪裳，繡

朝祭之服，皆然。小而玄衣之一章，大而衮冕之九章，是制有大小也。衣被于上者，長袪垂于下

者，短是度有長短也。以諸服言，其上下長短，亦有劑量，當循舊法，不得更為新異。冠戴于首，帶

繫于身，各有常制。乃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

當，毋或枉撓。枉撓不當，反受其殃。孟秋既命嚴

命之，故曰申嚴。枉撓，皆屈曲之意。先王奉天刑，本欲當枉撓則逆天，故有天殃。言反者，明殃不

禮記集註 卷之六 十八

在罪人而乃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

按芻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小大，視長短。

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饗。李秋饗帝及嘗，故

牲，全具一也。肥瘠二也。物色三也。小大四也。長短五也。五者備而當，則誠敬之至。上帝自歆

饗之。天子乃難，以達秋氣，以犬嘗麻，先薦寢廟

矣。李春命國難，以畢春氣。此獨言天子難者，以此

除過時之陽暑，陽者，君象，故諸侯以下不得難也。暑氣退，則秋

之涼氣通達矣。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

寶窖，脩囷倉。農事畢，故可以興土功。城郭都邑，穿寶窖，工之作于上者，實窖囷倉，工之作

于下，乃命有司，趨民收斂，務畜菜，多積聚。

收斂之命矣此又趨之以時不可緩也。某所以助穀之不足故蓄之爲備多積聚凡可以爲歲時儲也。乃勸種麥毋或失時其有失時行罪無疑。麥所以續舊穀之盡而及新穀之登。是月也日夜分雷始收聲蟄蟲壞戶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陰盛陽衰不能相薄故雷始收聲至寒甚乃蟄塞之也水本氣之所爲使通明處稍小春夏氣至故長秋冬氣返故涸也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此與仲春同是月也易闕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四方來集達鄉皆至則財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易治也關者貨

禮記集註

卷之六

十九

所入市者貨所聚秋物既成可通貿易故治關市以來商旅納貨賄而便民用所謂通功易事農末相資也由是近則四方遠則達鄉莫不來至而財不匱矣有財則有用有用則事成是以上不乏用而凡舉大事毋逆大數必順其時慎因其類大事如土功徭役合諸侯舉兵動衆之類秋令之時而慎因其肅殺之類仲秋行春令則秋類以行之則不至於悖逆矣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蚤死○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處中旦柳中房宿在卯大火之次其口庚辛其帝少暉其

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射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無射律鴻鴈來賓爵入大水爲蛤鞠有黃華豺乃祭獸戮禽此記戌月仲秋先至爲主季秋後至爲賓爵爲蛤陽爲陰所化也菊色以黃爲正祭獸者祭之於天戮禽者殺之天子居總章右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右个室也是月也申嚴號令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內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宣出順嚴凝之氣專務收藏之時令毋宣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出以俸之

禮記集註

卷之六

二十

藏帝籍之收於神倉祇敬必飭農事備收則五穀皆入於是租賦之入者舉其數之豐耗以制國用籍田之收者藏其穀于神倉以供粢盛此養人事神之大禮皆不可苟祇謂謹其事敬謂是月也霜始降一其心饒謂合心事而致力也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霜降則時寒作者不便器亦不堅故百工休也總至凝聚而至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爲饗是月也大饗帝嘗犧牲告備於天子季秋成物之時饗所以報也嘗所以備而後用也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

土地所宜爲度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

一則受來歲之朔日一則受來歲稅貢之法稅以田穀有輕有重貢以方物各有所產並以道

路遠近土地所宜爲度以給上之是月也天子

用而不可私言郊廟者舉其重也

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

戰陣之事習五戎習其開弓含矢之法生作擊刺之力戰必以

律也班馬政類其色之同異力之強弱兵重於

也命僕及七駟咸駕載旌旄授車以級整設

於屏外司徒摺扑北而誓之七駟皆駕六馬載

九旗馬與旗皆在車之物而有尊卑之等軍行

以整齊嚴肅爲尚故整其行列向背而陳設于

軍門之屏外是時軍皆南向故司徒摺扑於帶

北而誓之欲其不犯令也必摺扑者示有事于

禮記集註卷之六

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祭

會於四方乃田之時天子或服親用弓矢以殺

官祭此所獲之食于四

方之神以報成百物也

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

薪爲炭備禦也蟄蟲咸俯在內皆墜其戶也

之深處也乃趣獄刑毋留有罪順時令也亦收

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者祿秩有分若不應

則收之供養有等若不宜用而侈俗踰是月也

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飢饉行冬令

則國多盜賊邊竟不寧土地分裂行春令則

煖風來至民氣解惰師典不居○孟冬之月日

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

尾星在寅其日壬祭其

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應鍾其

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

王祭水十之君玄冥少皞氏之子曰脩曰熙相代爲水官

之臣介蟲龜爲長羽音屬水應鍾玄律天一

水地六成之故數六水潤下作鹹水受惡穢則

有朽腐之氣行者道往來之處冬陰往而陽

來故祀行三時皆祭先所勝冬當

先心以中央祭心故但祭所屬也

水始冰地始

凍雉入大水爲蜃虹藏不見

此記亥月之候雉爲蜃陽爲陰所化

禮記集註卷之六

天子居玄堂左个

北之

也陰陽氣交而爲虹此

時純陰無陽故虹伏

也乘玄路駕鐵驪

鐵色之馬載玄旂衣黑衣玄淺服

玄玉食黍與蕡其器闕以奄

行春令則

煖風來至

民氣解惰

師典不居

孟冬之月

日在尾

昏危中

旦七星中

其日壬祭

其帝顓頊

其神玄冥

其蟲介其

音羽律中

應鍾其數

六其味鹹

其臭朽其

祀行祭先

腎

天子居玄

堂左个

也

乘玄路

駕鐵驪

獄吏治獄恐有阿私。必是正而省察。是月也。天

子始裘。周禮季秋獻功裘。命有司曰。天氣上騰。

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不交則不通。

命百官謹蓋藏。命有司循行積聚。無有不歛。中

仲秋積聚之令。郭郭。戒門閭。脩鍵閉。慎管籥。缺補其鍵。須閉。

也。城郭欲其厚實。故言郭。門閭。御非常。故言

戒。鍵閉。或有破壞。故言脩。管籥。不可妄開。故言

慎。固封疆。備邊竟。完要塞。謹關梁。塞後徑。要塞

要害處也。開竟。上門。梁橋也。飭喪紀。辨衣裳。審棺槨之厚薄。

塋丘壟之大小高卑。厚薄之度。貴賤之等級。衣

禮記集註 卷之六 王三

有多寡。棺槨有厚薄。塋域有大小。丘壟有高卑。

是數者。莫不有厚薄之度。而各視其貴賤為差。

然也。是月也。命工師効功。陳祭器。按度程。毋或

作為滛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為上。物勒工名。以

考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霜降百

作成矣。故命工師。獻自工之功。陳設祭器。而以

法式按之。滛巧。則非法式。既合法式。而功力又

審緻者。則為上。祭器尊故特舉之。以槩諸器。凡

器造成。必令工人自刻其名於器。彼不淫巧。而

功緻者。為誠。非此皆為不當。是月也。大飲烝。烝

星辰也。割祠。割牲以祭也。社。以上公配祭。故曰

公社。祈。割臘。皆是蜡臘之言。獵。以田獵所獲之

物而祭也。農勞于三時。至此勞之使。天子乃命

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以仲冬大閱也。是月也。乃命水

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毋或敢侵削眾庶兆

民。以為天子取怨于下。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

侵削則利歸于已。害及于民。孟冬行春令。則凍

怨在於上。罪之無赦。戒之也。閉不密。地氣上泄。民多流亡。行夏令。則國多

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行秋令。則雪霜不

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仲冬之月。日在斗。昏

禮記集註 卷之六 王四

東辟中。旦軫中。斗宿在丑。其日壬祭。其帝顓頊。

星紀之次。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黃鍾。其數六。其

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黃鍾。冰益壯。地始

圻。鶡旦不鳴。虎始交。此記子月之候。凍甚。則土

圻。鶡旦。感微陽之生。而得

其所求。故不鳴。虎。陰物而感陽。故交。天子居玄堂大廟。乘玄路。駕

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蕡。其器閭

以奄。玄堂大廟。北。饒死事。因殺氣之盛。以饒死

志。命有司曰。土事毋作。慎毋發蓋。毋發室屋。及

也。起大眾。以固而閉。則物不得其藏。發室屋。則人

不待其處發大氣則衆不得其地氣沮泄是謂

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命

之日暢月天地之閉氣猶房室之安藏人也

發天地之房由是害及于物而諸蟄皆死害及

泄者以此月萬物是月也命奄尹申宮令審門

間謹房室必重閉省婦事毋得淫雖有貴戚近

習毋有不禁奄尹羣奄之長以其精氣奄閉故

禁作淫巧之物惡蕩心也乃命大酋秫稻必

齊麴藥必時湛熾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

禮記集註卷之六

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毋有差貸大酋酒之

秫稻酒材必齊多寡中度也必時造作及時也

不穢盛以陶器良而不漏則就醲矣然自始釀

至成熟晝夜溫養皆有火候恐過盛則傷熱

歌則傷寒故須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

名源淵澤井泉冬令方中水德至盛

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

詰孟冬既命百官謹蓋藏又命有司循行積聚

上令者也取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

者野虞教道之其有相侵奪者罪之不赦

兼盡也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

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者欲安形性事欲靜以

待陰陽之所定齊戒其心掩蔽其身二者皆欲

去聲色曰去則不特止而已絕者欲曰絕則不

特節而已外以養其形而無勞內以養其性而

無矜則身寧矣以至一切作為之事咸靜以息

之凡此以微陽方生陰未退聽爭而未定故安

靜以待之也視仲夏尤謹芸始生荔挺出蚯蚓

結麋角解水泉動此又言子月之候芸與荔挺而小

感陽者香結猶屈也慶以陰為體以陽為末故

陽生而角解水者入一之陽所生陽生而動言

禮記集註卷之六

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者權宜

而設器以權宜而造皆暫焉之塗闕廷門間築

事此閉藏休息之時故可罷去塗闕廷者填其門

圉圉此以助天地之閉藏也陰塗門闕者塞其

補其隙也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

冥雷乃發聲行秋令則天時雨汁瓜瓠不

成國有大兵行春令則蝗蟲為敗水泉咸

竭民多疥癘○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婁中

旦氏中女宿在子其日壬祭其帝顓頊其神玄

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呂其數六其味鹹其

臭朽其祀行祭先腎大呂鴈北鄉鵲始巢雉雉

雞乳此記丑月之候鴈北鄉順陽而復也鵲始巢雉雉

而有聲雞木畜天子居玄堂右个乘玄路駕鐵

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閑以

奄玄堂右个北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

寒氣季春惟國難仲秋惟天子難此則自天子

門磔磔其牲以攘除陰氣不但如季春之九

門磔磔而已月建丑正為牛以上作之土能制

送寒氣也征鳥厲疾擊故曰征厲疾者猛厲

而迅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

將終歲功畢矣故備舉羣祀以報其功山川有

生物之功大臣贊襄于四時神祇調燮十一歲

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

廟此時魚性定故始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

冰以入冰之初凝水而面而已至此則微上下皆

而冰入非特為備暑之令告民出五種命農計

耦耕事脩耒耜具田器冰入之後大寒將退故

其所藏五穀之種計度其耦命樂師大合吹而

拊之事皆豫備東作也命樂師大合吹而

罷歲終與族人飲作樂於太壇以綴乃命

腹內也

禮記集註

卷之六

三七

四監收秩薪柴以其郊廟及百祀之薪燎也謂

有常數也大而可折者謂之薪小而并是月也

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歲且

更始日窮于次者去年季冬次玄枵至此窮盡

會于玄枵至此窮盡還會玄枵也二十八宿隨

天而行每月雖周天一匝而早晚不同至此月

而復其故處故云回于天也數天之度數幾近

也去年季冬至今季冬三百五十四日未滿

三百六十五日不為正終故云專而農民毋有

所使言在上者當專一汝農民之事毋天子乃

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

禮記集註

卷之六

三八

國典有常飭之以應來歲之變時令有序論之

以防來歲之變別紀正于下而人道定歲周于

上而天乃命大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

道明矣乃命大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

皇天上帝社稷之饗所取者廣乃命同姓之邦

共寢廟之芻豢所取者親命宰歷卿大夫至于

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

所取者雜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

力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

之共皆出于民力今皆賦之便成獻季冬行秋

令則白露蚤降介蟲為妖四鄙入保行春令

則胎夭多傷 國多固疾 命之日逆 行夏  
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

禮記纂註卷之六 終  
禮記纂註 卷之六

二十九

禮記纂註卷之七

宋 陳 澧集說

明 徐師曾集註

湯道衡纂輯

曾子問第七

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

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大祝禪冕執束帛

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母哭君薨凶事世子

道不得相干然有同時而至者所以有義起之

禮君喪同姓異姓之臣朝夕哭位皆在東階下

禮記纂註 卷之七

一

至是將告子生於殯殯在西階故從攝主北面

位於西階之南大祝接神故服禪冕以變於凶

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者酌其祝聲三告曰某

中以爲位也母哭告神宜靜也

之子生敢告升奠幣于殯東几上哭降衆主人

卿大夫士房中皆哭不踊盡一哀反位遂朝奠

小宰升舉幣祝聲三警動神聽也大祝告畢乃

上也告事既畢反就東階下舊位遂朝奠如常

子從宰宗人從入門哭者止子升自西階殯前



北面祝立于殯東南隅祝聲三曰某之子某從

執事敢見子拜稽顙哭祝宰宗人衆主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三降東反位皆袒子踊房中亦

踊三者三襲衰杖奠出大宰命祝史以名徧告

于五祀山川

三日遂名之者爲無主後也如初位欲近殯也禪冕將接神也子雖

幼亦必哀服祝主接神故先少師奉子故次之大宰大宗詔贊君事故又次之

子自爲主故不從攝主子自西階不敢當先君主人之位也殯前北面對殯而就臣子之位也反位反朝夕哭位也子踊襲衰杖成其爲子之禮也莫朝莫也至是則禮成矣以名徧告于羣神將繼體爲

君曾子問曰如已葬而世子生則如之何孔子

禮記集註

卷之七

二

曰大宰大宗從大祝而告于禩三月乃各于禩

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

三日而告三月而名率其常也徧告羣神將繼體也

○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莫于

禩冕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廟山川乃

命國家五官而后行道而出告者五日而徧過

是非禮也凡告用牲幣反亦如之

適天子述職大爲制幣也冕而視朝諸侯相見必以國事也祖祭道路之神曰道諸侯相見必告于禩朝服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五廟所過山川亦命國家五官道而出反必親告于祖禩

名大宰所擬者凡踊以三度爲一節如是者三故云三者三

者三

者三

者三

者三

者三

者三

者三

者三

者三

者三

者三

者三

者三

者三

者三

者三

者三

者三

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而后聽朝而入

侯

相朝其分同故其禮略告禩而已祖廟則命祝

史也朝服視朝不用冕也告所過山川不徧告

境內之山川也聽朝而入

○曾子問曰竝有喪

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葬先輕而后重其奠

也先重而后輕禮也自啟及葬不奠行葬不哀

次反葬莫而后辭於殯遂脩葬事其虞也先重

而后輕禮也

家無二主雖母不得與父竝故同而後母其禮之詳則自啟母殯之後及葬柩欲出之前獨爲母設啟殯朝廟祖遣四奠而不奠父行葬之時柩車出大門即行不以悲哀不忍之故暫停于次爲父喪在殯也葬母畢而反即

禮記集註

卷之七

三

於父殯設奠告殯以啟期既啟遂脩葬父之事

所謂葬先輕而后重也母雖先葬不虞必待葬

父畢而后同虞所謂莫先重而后輕也葬乃奪

情其禮宜緩故後重莫爲奉養其禮宜先故先

重皆以

是主婦之謂七十猶

承祭祀下以統族人禮不可

○曾子問曰將冠

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

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埽

卽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

冠者謂賓及贊冠

門之內而所聞亦門內之喪則吉凶不可同處

故廢外喪則冠以吉凶不甚相干也不醴接也

故廢外喪則冠以吉凶不甚相干也不醴接也

故廢外喪則冠以吉凶不甚相干也不醴接也

故廢外喪則冠以吉凶不甚相干也不醴接也

故廢外喪則冠以吉凶不甚相干也不醴接也

故廢外喪則冠以吉凶不甚相干也不醴接也

故廢外喪則冠以吉凶不甚相干也不醴接也

故廢外喪則冠以吉凶不甚相干也不醴接也

故廢外喪則冠以吉凶不甚相干也不醴接也

故廢外喪則冠以吉凶不甚相干也不醴接也

故廢外喪則冠以吉凶不甚相干也不醴接也

徹饌而塋使潔淨更新乃卽位而哭若賓贊未至雖外喪亦廢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大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醺無冠醺父沒而冠則已冠塋地而祭於禩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後饗冠者如將至而冠孔子言子問也諸侯大夫有幼弱未冠總角從事至當冠之年因朝天子天子於大廟中賜以冠服弁服受者榮君之賜歸卽設奠告廟服所賜之服於此時唯有冠之醺無冠之醺由此觀之安得有除喪改冠之禮乎若已孤之子除喪而冠則冠畢塋地而祭禩祭畢見伯父叔父然後設饗

禮記集註

卷之七

四

以饗賓 ○曾子問曰祭如之何則不行旅酬之事矣孔子曰聞之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於賓賓弗舉禮也昔者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弗舉亦非禮也小祥主人練服而祭但加獻禮而不旅曾子問曰大功之喪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豈大功耳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曾子曰不以輕服而重相爲乎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莫大夫齊衰者莫士則朋友莫不足則

取於大功以下者不足則反之曾子之問謂可與人以悲哀不暇執事故不親奠天子諸侯之喪諸臣皆斬衰則使斬衰者奠大夫之喪則使兄弟之服齊衰者莫士朋友莫人不克數則取大功以下又不足則曾子問曰小功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何必小功耳自斬衰以下與祭禮也曾子曰不以輕喪而重祭乎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大旨與上虞與卒哭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

禮記集註

卷之七

五

乎孔子曰總不祭又何助於人相識之服視小與孔子答言已有總服尚不得自曾子問曰廢祭已之宗廟何得助他人之祭乎曾子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說衰與奠非禮也以擯相可也方說衰卽與奠則忘哀太速故謂非禮擯相事輕或可爲 ○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

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

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后嫁之禮也○女之父

母死壻亦如之○曾子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壻

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綯總

以趨喪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壻父母

改服以奔喪雖未成昏而婦之分已定也女父

母死則女改服而反其家不可奪喪而成昏皆

孝也如壻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

如之何孔子曰男不入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

於內次然後即位而哭曾子問曰除喪則不復

禮記纂註 卷之七

昏禮乎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

○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

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三月而廟見稱

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

故不滅燭思嗣親則不無感傷故不舉樂古人

取婦次日見舅姑三月見祖廟蓋先得於夫方

可見舅姑得於舅姑方可見祖廟也若舅沒主

入禰廟則於三月擇日祭見以成婦供養饋饋

之義○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

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

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曾子問曰取

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

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曾子問曰喪有二

孤廟有二主禮與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

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為禮也

二孤則莫適為主廟有主神之所主也

依也二上則莫適為依皆非禮也昔者齊桓公

亟舉兵作僞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二主

自桓公始也○喪之二孤則昔者衛靈公適魯

遭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弔哀公辭不得命公為

主客入弔康子立於門右北面公揖讓升自東

階西鄉客升自西階弔公拜興哭康子拜稽顙

於位有司弗辯也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

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

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

敬之心故名又名公禰必以遷廟主若蓋七廟

無虛主而遷主無廟其尊在三昭三穆之上故

載之以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唯天子崩

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為無主耳吾聞

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

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

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

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

而羣主皆聚祖廟以喪三年不祭且象生者為凶事而聚集也此即天子崩諸侯薨為無主一

也。君去其國大宰取羣廟之主以從禮也。

廟之主皆行不敢棄其先祖也此即去其國為無主一也祫祭於祖則祝迎

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老聃云

諸侯祫祭於祖則迎高曾祖祢入太祖之廟主出入蹕止行人不敢

實也言諸侯則天子可知此即祫禮于祖為無主三也唯此三事為無主師行豈可盡載以行

乎再言老聃云聖人論禮有據而不敢自主如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

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

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

每舍奠焉而後就舍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

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

天子初王未及八世皆無遷主主命以神命為神主也既出幣

玉告于祖廟則奉此幣玉猶奉祖廟之命也每舍必奠神之也反則設奠以告而理藏之不敢棄也○子游問曰喪慈母

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傳內

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

妾之無子之無母謂之慈母無服自天子諸侯言也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

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喪之有司以聞

曰古之禮慈母無服今也君為之服是逆古之

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遺

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

公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自魯昭公

始也○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

禮廢者幾孔子曰四請問之曰大廟火日食后

之喪雨露服失容則廢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

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大廟火則從

天子救火不以方色與兵○曾子問曰諸侯相

禮記集註卷之七

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請問

之曰天子崩大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露服

失容則廢○曾子問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

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

○曾子問曰當祭而日食大廟火其祭也如之

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天

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

入三飯不侑醑不酢而已矣自啟至于反哭五

祭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

視殯訖乃祭然其祭也迎尸入坐尸三飯則止  
視不勸侑以足十五飯之數主不酌酒以酹  
尸尸亦不酢主人及獻視與佐食以下諸事也  
自啟殯至于反哭亦不祭五祀葬後乃祭然其  
祭也視有尸食至十五飯備主酹尸尸酢主  
人又獻視視飲畢而止無獻佐食以下事也  
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  
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自薨比  
至于殯自啟至于反哭奉帥天子諸侯既殯及  
葬後而祭社稷或五祀亦如天子曾子問曰大夫  
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  
子曰九請問之曰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

禮記纂註

卷之七

十

喪君之大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  
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  
飯不侑醕不酢而已矣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總  
室中之事而已矣士之所以異者總不祭所祭  
於死者無服則祭○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弔乎  
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君子禮以  
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不同羣而止  
懼及他事而忘哀也而況哭弔于人乎君子禮  
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于人哀則忘親不哀  
則罔人彼此皆○曾子問曰大夫士有私喪可  
虛而無情實也

不備足十板

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  
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於是乎  
有過時而弗除也君之喪服除而后殷祭禮也  
殷祭謂宗廟之盛祭行殷祭則不復有祥禫之祭矣  
曾子問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弗舉禮也非  
弗能勿除也患其過於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  
禮也○曾子問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  
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于家有殷事則之君所  
朝夕否君薨既訖君所無事父母新喪可以致隆故歸于家以治之此殷事謂朔望及  
禮記纂註

卷之七

十一

薦新之曰君既啟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  
孔子曰歸哭而反送君○曰君未殯而臣有父  
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于君所有殷  
事則歸朝夕否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  
大夫內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夕否○賤不誄  
貴勿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  
誄非禮也誄之言言累也累列平生實行若今之行狀也誄之將以作論論由尊者成故禮賤不得誄貴勿不得誄長所以嚴其分而防其情也唯天子至尊無二故讀誄制論于南郊若云受之天子自天子之外雖諸侯亦必請于天子無自相誄之禮教者且然況卑幼乎

行事終

肉其辭于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某辭

[illegible]

祭牲。祭殤不舉。無胾。無醢。無玄酒。不告利成。是

--	--

謂陰厭祭殯之厭有陰有陽宗廟則陰厭于祭  
曾子不悟以為祭殯之禮略何以有此兩厭孔子言宗子死于殯年無為人父之道故庶子不為之後然族人有與為兄弟而主其祭者其禮有隆有殺祭殯本用特豚今以宗子故率哭以俛之祭皆用特牲此致其隆也凡祭有尸則佐食舉肺脊以授尸祭而食之凡尸食之餘歸之  
所俎今以無尸故不舉無所俎後王重古祭則設古之玄酒今殯不備故無玄酒告利成利猶養也謂供養之禮已成也今亦以無尸故不告四者皆致其殺也是謂陰厭云者以其在祖廟之與陰暗之  
凡殯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

禮記纂註 卷之七

十四

也。曾子問曰。葬引至于垣。日有食之。則有變乎。  
且不乎。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  
垣。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  
變。既明反而后行。曰。禮也。反葬而丘問之。曰。夫  
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數  
則豈如行哉。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  
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  
蚤出。不莫宿。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  
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君子行

垣音垣  
作連

禮不以人之親戚患。吾聞諸老聃云。  
常也。昏暗之中恐有姦惡。故以不行為禮。病也。  
○曾子問曰。為君使而卒於舍。禮曰。公館復。私館不復。凡所使之國有司所授舍。則公館已。何謂私館不復也。孔子曰。善乎問之也。自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為曰公館。公館復。此之謂也。○曾子問曰。下殯土周。葬于園。遂與機而往。塗邇故也。今墓遠。則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殯也。墓遠。召公謂之

禮記纂註 卷之七

十五

曰。何以不棺斂於宮中。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史佚行之。下殯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為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於公館以待事。禮也。  
不以私凶。于公吉也。  
○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

史官名佚  
其名也豈  
不可猶言  
向為不可  
也

土周即  
周



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

初有司謂始

之也在君使之則為奪人喪親之心非所以教人考在臣從之則為自奪其喪親之心非所以為考二者皆君子所不為也

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

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

伯禽

時居母喪率哭而從金革之事以徐戎作亂東郊不開不得已而征之是有為為之也今人居喪而用兵以逐攻取之利是亦不可以已乎乃欲自附於伯禽非吾之所知也

禮記纂註卷之七

終

禮記纂註

卷之七

十六

禮記纂註卷之八

宋 陳 澧集說

明 徐師曾集註

湯道衡纂輯

文王世子第八

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曰三雞初鳴而衣服

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

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

又至亦如之

世子朝親唯朝夕二禮又其有不主日三聖孝無已之心也

禮記纂註

卷之八

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

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

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未有原應曰諾然後退

不安節謂有疾不能循起居飲食之常也心有

厭懼故憂形於色急於侍視故履不能正此上

問安之禮視寒煖恐失宜致生疾也問所膳恐

不如常也末無原謂所食之餘不可再進也

諾然後退不敢急於就安也此視膳之禮

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

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間

文王謂

至矣苟有加焉則非可傳可繼之道矣雖步不離故不脫冠帶志不在食故一飯再飯唯親之

也。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

我九齡。文王曰：女以爲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

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齡

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

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成王幼，不能蒞阼。

周公相，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

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成王有過，則撻伯

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文王之爲世子也，

成王幼弱，雖爲天子，未能行蒞阼之事，故周公

以冢宰攝政，相助成王，踐阼而治天下也。成王

未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既不能治天下，而業

已蒞阼，又不可以世子教之，故舉世子事君事

親事長之道，以教伯禽，使朝夕與成王處，欲以

長其善也。至於有過，則撻伯禽，所以儆戒成王，

以救其失，而示以爲世子之道也。蓋世子之道，

乃文王當日之家法，故周公之善

成王，必以是也。○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

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

而無分心也。干戈爲武舞，放於陽氣發動之時，

教之羽籥爲文舞，放於陰氣收斂之時，教之

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

胥鼓南，主贊者爲輔，言干戈則羽籥可知，教舞

之時，大胥歌二南之詩而擊鼓以爲節，蓋二南

視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以舞爲成，而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

風化達矣。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

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

在上庠。承上言春夏不特教干戈，春誦詩，夏調

之以聲也。瞽宗，樂之祖也。秋冬不特教羽籥，秋

學禮，典書者詔之。亦於瞽宗。禮樂一道也。冬讀

書，典書者詔之。於上庠。書始於唐虞也。此因陰

用事而教之以事也。○凡祭與養

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

之祀，皆是養老乞言，謂行養老之禮之時，因乞

善言之可行者。於此老人也。合語，謂祭及養老

鄉飲，鄉射，大射，燕射，禮至旅酬時，皆得言說先

王之法，合會義理而相告語也。其間各有威儀

進退，皆小樂正詔。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

言，皆大樂正授數。大司成論說在東序。

語說，命乞言，皆小樂正教其事矣。然非爲之論

說，則習其事，不明其義，與不學無異矣。故大樂

正授以篇章之數，而大司成爲之論說，於東序

焉。曰數，猶未離乎業也。至論說始可以言成矣。

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終則負

牆，列事未盡，不問。問三席，謂函丈也。如此則遠

逼故可以問也。問終則却就後席，背負牆壁而

立，以避進問之人。其問事之時，尊者有教而已，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

諸侯初受封天子命之教於是

始立學也上及先聖及其凡釋奠者必有合也

國故典祀

有國故則否凡大合樂必遂養老

凡時教立學行釋奠之禮

必有合樂之事唯其故則否耳然非大合也

○

凡語于郊者必取賢欽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

舉或以言揚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

焉乃進其等以其序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以

而自揚者

及取爵於上尊也

先王論士於郊賢者錄之才

士以德行為上進而用之所謂取賢也其次長

均大學名

于政事舉用之以任庶職又其次長于言語薦

尊酒尊也

禮記集註卷之八

四

揚之以備使命所謂欽才也又其次則一曲之

藝雖不即命亦戒之使習其業以待後次再語

之時而考之其考之也舉說三事而一事有可

取者即于同等中援而進之其進之也又以所

能之高下為先後以猶在郊故謂之郊人明非

俊選之比也藝成而下故陳遠之然天子飲酒

于成均之學宮郊人雖賤猶得取爵

○始立學

于堂上之尊以相旅酬所以榮之也

以金其尊

者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投器乃退償

陳也東序

于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教世子

立學之初未

及制作既成塗墁既畢即用幣于先聖先師以

告此器之成繼又釋菜以告此器之將用也釋

莫合樂則舞舞則授舞者以所執之器釋菜視

釋莫尤簡故不舞不授器此于虞庠行之禮畢

乃從虞庠而退償禮其賓于東序之中一獻謂

無酬酒之類無介謂無傳命之助無語謂無合

語之禮蓋禮之行于神者既簡則其行于人者

不得不簡也此上雖不專主教世子之事然以

教世子為主故以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

樂所以脩內也禮所以脩外也禮樂交錯於中

脩內者

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

消融其

邪惡之蘊脩外者陶成其恭肅之儀此禮樂之

分也及其脩之既久禮樂為一渾融交錯于身

心之中而發揮形見於身心之表脩之至此可

謂成矣其成也天機自動無所勉強而說懌自

耶溫文耶禮之與樂一而已矣立太傅少傅

養也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審父子

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

成也審言

禮記集註卷之八

五

行而審喻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

之使與喻

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

入以居處

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

詳蓋有疑

諸道者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

即問之義

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

道莫大於

重於保傅故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人倫

莫有疑也

也太傅以身教故審之於身使有所觀法少傅

有疑也

以言教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詳審曉

記者釋之

喻之使明其義理此所謂養之也惟其左右前

之辭

後罔非正人出入起居莫不有教故教易喻而

德易成也天下無事外之德如教以事親長之

事而喻諸孝弟之德教以為君臣之事而喻諸

仁敬之德此師之教于外者尊而嚴故出則有

師也。天下無身外之道。如慎其耳目之視聽。以輔翼其聰明。而歸耳目於道。慎其口體之言動。以輔翼其敬義。而歸口體於道。此保之輔於內者。親而密。故入則有保也。然不愼於擇人。則或有邪依雜其間。故記之所言。必能其職。○君子者。乃使之苟非其人。則寧闕而不用也。

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

之謂也。君子曰。德言君國子民。必由成德也。脩

易。故教尊。教尊則可刑於官。而臣工信度。故官

正。官正則可推於民。而上行下效。故國治。國治

之。由於德成。如此可見君子曰。○仲尼曰。昔者

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

成王也。聞之曰。為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

為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為之。抗世子法

於伯禽。非自教其子。所以善成王也。以世子之

法教世子。直道也。今以世子之法教王。且教其

子以善王。是迂曲其事也。人臣雖殺身。惟求有

益于君。倘迂身而不能善君。則何益矣。故惟周

公之聖。乃能是。故知為人子。然後可以為人父。

知為人臣。然後可以為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

人。成王幼。不能泄阼。以為世子。則無為也。是故

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之

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君之於世子也。親則

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

禮記纂註 卷之八

六

禮記纂註 卷之八

七

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此言周公

之故。治人之則。取諸吾身。必克知子臣幼之理。

而後能盡君父兄之道。故教世子。必以此也。成

王幼而泄阼。既不能勝君父兄之任。以為世子。

則上無父兄。而無為子之處。如此而不委曲教

之。將終于不知矣。所以必抗世子法於伯禽。而

後能善其君也。下言世子當教之。故君為世子

之父。又為世子之君。親尊兼備。責不容辭。能盡

君父之道。以教其子。則世子有父之親。君之尊

他日泄阼。乃能為人君父。兼天下尊親而有之。

此養之不可不慎也。慎之如何。明禮樂擇保傅

是。○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

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

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眾

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

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眾著於君臣之義也。

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

而眾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為子。君在斯謂

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

為父子焉。學之為君臣焉。學之為長幼焉。父子

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

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世子與

人讓齒。其不知禮者。觀之而疑。其知禮者。從而

曉之。曰。父在之時。恒須謙退。其禮當如此也。其

二其三皆此意故父在以下又解上文父在君在之義言世子雖他日為君今日父在君在猶為臣子未可輒以君父自處也守子臣之節正以尊君親親故為君父者必教之齒讓使知親親尊尊長長之道斯道既得眾共喻之莫不篤倫理而興仁讓國以大治引古語証之元良即道得之謂以貞周公踐阼此四字

○庶子之正

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

長幼之序此下言處公族之道與世子之法相表裏周道親親也庶子即諸子父子

睦友子愛盡為政之道其朝於公內朝則東面

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公族在故以昭穆之長幼

為次序父兄雖賤必居上子弟雖貴必居下也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

禮記集註卷之八

為之外朝路寢門外之朝也時同姓異姓之臣皆在故以官之高卑為次序不論齒也司

朝儀之位故主之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

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人典禮之官以爵謂隨其爵之尊卑貴者在前後也

隨其官之職掌尊者在後也以官謂隨其隨其官之職掌尊者在後也

登餼獻受爵則以上嗣上嗣與先祖繼體故登餼獻受爵則以上嗣

雖同姓之長兄第異姓之長賓皆不得與二者皆受爵而飲

之序受爵在先獻次之後又次之逆言之者餼之也上嗣

也庶子治之雖有三命不踰父兄此錯簡在通子之長

庶子治之對司其公大事則以其喪服之精庶子治之對司其公大事則以其喪服之精

為序雖於公族之喪亦如之以次主人臣為君服皆斬

子讀白慈

子讀白慈

子讀白慈

子讀白慈

子讀白慈

子讀白慈

子讀白慈

子讀白慈

子讀白慈

子讀白慈

子讀白慈

子讀白慈

子讀白慈

子讀白慈

子讀白慈

子讀白慈

子讀白慈

衰而升數之多寡則各依本服以此為序廢者在前精者在後主人謂喪主雖有庶長父兄必

之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為賓膳宰為主人公與

父兄齒族食世降一等異姓為賓不以賓禮外

人不以主人待君尊君也君與父兄膳宰為主

齒篤親親也世降一等親親之殺也其在軍則

守於公公禘君出行軍則奉遷主載於齊車謂之

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

公宮正室守大廟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

守下宮下室君以朝觀會同之事出疆公族有

宮正室謂君太廟太祖之廟貴宮高曾祖之

宮貴室路寢之室下宮禘廟下室謂燕寢

禮記集註卷之八

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為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

赴練祥則告五世之孫親屬未絕不以族之相

為也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至于賄賂

承舍皆有正焉所以肅禮教也公族其有死罪則磔于

甸人其刑罪則纖剝亦告于甸人公族無官刑

世降隨世

膳宰也

禘祭也

正室舊言

為卿大夫

士者適子

恐下後君

臣之遺不

合

五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有之。有司又曰。在辟。及  
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  
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反命于公。公素  
服不舉。爲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公  
族朝於內朝。內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  
外朝以官。體異姓也。宗廟之中。以爵爲位。崇德  
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登餼受爵以上嗣。尊  
祖之道也。喪紀以服之輕重爲序。不奪人親也。  
公與族燕。則以齒。而孝弟之道達矣。其族食世

禮記集註 卷之八

十一

降一等。親親之殺也。戰則守於公廟。孝愛之深  
也。正室守大廟。尊宗室。而君臣之道著矣。諸父  
諸兄守貴室。子弟守下室。而讓道達矣。  
此下履解前條  
庶子正公族以下諸事。內親以其親故。進之于  
內也。明父子。昭穆不可紊也。體一體也。同姓之  
臣與異姓一體。序爵不以親疎。淵貴賤也。爵本  
昭德。有德者上。所以崇之也。上賢唯賢者能任  
事也。上嗣繼祖者也。故爲尊祖之道。服之輕重  
本於屬之親疎。親疎之倫。不可易奪也。燕食主  
於親親。所以達孝弟之道。親親不可以無殺。故  
世降一等焉。事生之道。不若事死之爲至。居安  
之節。不若居危之爲難。故守公廟。爲孝愛之  
深。君臣之道。以輕重言讓道。則以貴賤言也。  
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及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

在辟。有法而不可

赴。不忘親也。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賤無能也。敬  
弔臨賻。賻睦友之道也。古者庶子之官治。而邦  
國有倫。邦國有倫。而衆鄉方矣。  
親屬未絕。則不敢忘賤。無能。不  
以天官私。匪其人也。庶子賢而稱職。則孝弟睦  
友。子愛之道。大行。父子長幼之倫。各正。而公族  
之在邦國者。各有倫。紀而不亂。天下之  
人。皆知。鄉方。各盡其道。各正其倫矣。  
公族之  
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刑  
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弗弔。弗爲服。哭于  
異姓之廟。爲忝祖。遠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  
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絕也。公族無官刑。不翦其

禮記集註 卷之八

十一

類也。  
正術。常法也。  
○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  
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  
先師先聖焉。有司率事。及命。  
大初。昕。旦。明。日。將  
虞庠。其日。初。明。學。中。擊。鼓。以。徵。召。學。士。警。動。衆  
聽。使。蚤。至。也。有。司。教。詩。書。禮。樂。之。官。與。舉。秩。節。  
範。禮。也。率。事。及。命。謂。釋。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  
奠。既。畢。復。命。於。天。子。也。  
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  
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  
天子始。奠。三。老。五。更。羣。老。立。學。而。作。也。云。  
養。老。則。於。視。學。之。明。日。適。東。序。先。釋。奠。于。先。老。  
乃。設。老。者。之。席。位。三。老。五。更。各。一。人。羣。老。無。定  
數。適。饌。省。體。養。老。之。珍。且。遂。發。咏。焉。退。脩。之。以  
孝。養。也。  
設。席。位。畢。天。子。親。至。陳。饌。之。處。省。視。禮  
酒。及。養。老。珍。羞。之。具。省。視。畢。出。迎。三。老

五更將入門遂作樂聲發其歌咏以延進之老  
更既入而西階下之位天子乃退而酌醴以獻  
之是脩行考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  
養之道也

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

也老更受獻畢皆立於西階下東面各及升

就席乃使樂工登堂歌清廟之詩以樂之歌

畢旅酬老更乃談說善道有歌有語以成此養

老之禮也然其語非費辭以明君臣父子長幼

之大倫歌非淫聲以集清廟詩中所咏下管象

文王德音之極致凡此皆禮之大者也

舞大武大合衆以事達有神典有德也正君臣

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承上言不徒登歌而

已堂下以管吹象武之曲庭中舞大武之舞於

此時而會衆學士以有事於養老則樂之所感

禮記纂註卷之八

足以通達人心之神明興起人心之德性又不

徒語言而已禮畢天子升自西階而正位乎南

面老更降自西階而正位乎北面是正君臣之

位也三老五更及羣老各以尊卑序列是正貴

賤之等也君臣之位正則人知尊卑貴賤有司

告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

老幼于東序終之以仁也此時畿內之諸侯及

天子使反其國各養其老如於此東是故聖人

登歌升堂而歌也清廟詩周禮

十一

慎其終始而衆安得不喻焉允命曰念終始典

于學虞夏商周皆有養老之禮後王養老亦記

序則親其親而及人之道以孝弟爲大今養老於東

是謀慮此孝弟之大道而推行之也適饌省體

具是愛之而不忘敬也親迎發咏是行之必以

禮也退而獻醴脩之以孝養也既歌而語又奏

舞正上下是紀之以義也命及養老終之以仁

也舉養老之一事而衆皆知其六德之備焉以

其慎終如始也終之仁本于始之大舉終始以

該其中如此則衆安得不曉喻于孝弟焉引說

命因終始二字斷章取義又因養老行於學也

于大寢之門外問於內豎曰今日安否何如內

豎曰今日安世子乃有喜色其有不安節則內

禮記纂註卷之八

豎以告世子世子色憂不滿容內豎言復初然

後亦復初朝夕之食上世子必在視寒煖之

節食下問所膳羞必知所進以命膳宰然後退

若內豎言疾則世子親齊玄而養膳宰之饌

必敬視之疾之藥必親嘗之嘗饌善則世子亦

能食嘗饌寡世子亦不能飽以至于復初然後

亦復初文武之所爲聖人之行也世子之記中

武之道責於人哉故錄此於篇末使人可致而及也

允當作說南齊篇名



禮記集註卷之九

宋 陳 澧集說

明 徐師曾集註

湯道衡纂輯

禮運第九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仲尼之嘆蓋嘆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嘆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觀在門之兩旁懸國家典章之言於上子遊問發嘆之故孔子言太

禮記集註卷之九

古無為之化與三代賢臣得時行道之盛皆不及見然竊有志于三代之英故不能無望于魯而發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弃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

同大道之行也世不以天下私其子孫但選賢而授之所謂者誠信之實所脩者和睦之誼故下人感之而親以及親子以及子也若者引者壯者各得其所困窮各有所養男各得其

與去聲蜡音生祭名猶助然也

所職之業女各得歸良與之家天生貨財本以資用若棄而不收則惡之但收貯足矣不必私藏我家為事用力本欲圖成若不肯出力則惡之但成事足矣不必獨營己事風俗如此故無所事規為圖畫之謀亦自無盜竊亂賊之事暮夜無虞外戶可以不閉此公道大同之世禮義自在無事於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為之紀也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

禮記集註卷之九

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者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執者去眾以為殃是謂小康

為常法也執與勢同小康謂小

上以天下為家故下亦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道之隱如此此禮之不可以已也故大人之相傳以世及為禮雖有城郭溝池之固使不有禮義以綱紀其間何以成治乎正君臣以下皆禮義為紀之事既有綱紀之迹不得不有規畫之謀有不用吾禮義者兵之可也禹湯文武成王周公此三代之英起而任禮義之責者由此其選未有不謹禮者也著義五事正謹禮之實謹此以示民為常法故民戴之而與苟棄禮不由雖在執位而必去可見有禮則興無禮則亡言偃未能復大同之舊而亦可謂小康之世矣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以

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

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是故夫禮必本於天。殺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

祭射御冠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

家可得而正也。承天道所以治人情。故其得失者非。

天有秩序之可因。故曰本。地有上下之可效。故曰殺。鬼神有屈伸往來之昭布。故曰列。喪祭射御冠昏朝聘。莫不用之。故曰達。聖人制禮。承天道以示人。天下國家可得而正。則人情無不治矣。

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與。

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

禮記集註 卷之九

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

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

夏時。即今夏小正。坤乾。謂歸藏商易。首坤次乾也。坤乾論陰陽之義理。夏時著氣候之等。則觀也。坤乾論陰陽之義理。夏時著氣候之等。則觀也。

二代之止。此二書若其禮則非。二書所載。夫禮之

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挾飲。黃桴而

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聖人制禮。有因。便於挾飲。黃桴。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

聖人制禮。有因。便於挾飲。黃桴。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

聖人制禮。有因。便於挾飲。黃桴。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

聖人制禮。有因。便於挾飲。黃桴。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

聖人制禮。有因。便於挾飲。黃桴。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

聖人制禮。有因。便於挾飲。黃桴。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

聖人制禮。有因。便於挾飲。黃桴。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

某復。然後飯腥而苴孰。故天望而地藏也。體魄

則降。知氣在上。故死者北首。生者南鄉。皆從其

初。○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

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

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營窟者。營累其土。以爲窟穴也。地高則穴於地中。地卑則於地上。累土爲窟。橧巢。櫟而聚薪柴以爲巢居也。未有火化。故去毛不能盡。而并後聖有作。然後脩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爲臺榭。宮室牖戶。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爲醴酪。治其麻絲以爲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

禮記集註 卷之九

帝。皆從其朔。范金。爲形範以鑄金器也。合土。和炮。加於火上。曰燔。爇於錢曰烹。買穿而置之。曰火上曰炙。醴。醕也。治。漬染之類。朔。亦初也。

玄酒在室。醴醕在戶。粢醕在堂。澄酒在下。陳其

犧牷。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鍾鼓。脩其祝嘏。

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

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玄酒。醴。即醴醕。醕。即醕。二者用之。朝饗。案醕。即醕。齊用之。饋食。澄酒。即沈齊。用之。尸卒。食三獻。酒齊所設之不同。蓋重古而畧今。又以酒之清濁。用之。神人爲序也。犧牷。未殺則麗於碑。既殺則實於鼎。而載於俎。琴瑟。堂上。登歌之樂。管磬。鍾鼓。堂下。之樂。祝。以孝告先祖。嘏。以慈告子孫。各

玄酒。醴。即醴醕。醕。即醕。二者用之。朝饗。案醕。即醕。齊用之。饋食。澄酒。即沈齊。用之。尸卒。食三獻。酒齊所設之不同。蓋重古而畧今。又以酒之清濁。用之。神人爲序也。犧牷。未殺則麗於碑。既殺則實於鼎。而載於俎。琴瑟。堂上。登歌之樂。管磬。鍾鼓。堂下。之樂。祝。以孝告先祖。嘏。以慈告子孫。各

玄酒。醴。即醴醕。醕。即醕。二者用之。朝饗。案醕。即醕。齊用之。饋食。澄酒。即沈齊。用之。尸卒。食三獻。酒齊所設之不同。蓋重古而畧今。又以酒之清濁。用之。神人爲序也。犧牷。未殺則麗於碑。既殺則實於鼎。而載於俎。琴瑟。堂上。登歌之樂。管磬。鍾鼓。堂下。之樂。祝。以孝告先祖。嘏。以慈告子孫。各

玄酒。醴。即醴醕。醕。即醕。二者用之。朝饗。案醕。即醕。齊用之。饋食。澄酒。即沈齊。用之。尸卒。食三獻。酒齊所設之不同。蓋重古而畧今。又以酒之清濁。用之。神人爲序也。犧牷。未殺則麗於碑。既殺則實於鼎。而載於俎。琴瑟。堂上。登歌之樂。管磬。鍾鼓。堂下。之樂。祝。以孝告先祖。嘏。以慈告子孫。各

玄酒。醴。即醴醕。醕。即醕。二者用之。朝饗。案醕。即醕。齊用之。饋食。澄酒。即沈齊。用之。尸卒。食三獻。酒齊所設之不同。蓋重古而畧今。又以酒之清濁。用之。神人爲序也。犧牷。未殺則麗於碑。既殺則實於鼎。而載於俎。琴瑟。堂上。登歌之樂。管磬。鍾鼓。堂下。之樂。祝。以孝告先祖。嘏。以慈告子孫。各

玄酒。醴。即醴醕。醕。即醕。二者用之。朝饗。案醕。即醕。齊用之。饋食。澄酒。即沈齊。用之。尸卒。食三獻。酒齊所設之不同。蓋重古而畧今。又以酒之清濁。用之。神人爲序也。犧牷。未殺則麗於碑。既殺則實於鼎。而載於俎。琴瑟。堂上。登歌之樂。管磬。鍾鼓。堂下。之樂。祝。以孝告先祖。嘏。以慈告子孫。各

玄酒。醴。即醴醕。醕。即醕。二者用之。朝饗。案醕。即醕。齊用之。饋食。澄酒。即沈齊。用之。尸卒。食三獻。酒齊所設之不同。蓋重古而畧今。又以酒之清濁。用之。神人爲序也。犧牷。未殺則麗於碑。既殺則實於鼎。而載於俎。琴瑟。堂上。登歌之樂。管磬。鍾鼓。堂下。之樂。祝。以孝告先祖。嘏。以慈告子孫。各

玄酒。醴。即醴醕。醕。即醕。二者用之。朝饗。案醕。即醕。齊用之。饋食。澄酒。即沈齊。用之。尸卒。食三獻。酒齊所設之不同。蓋重古而畧今。又以酒之清濁。用之。神人爲序也。犧牷。未殺則麗於碑。既殺則實於鼎。而載於俎。琴瑟。堂上。登歌之樂。管磬。鍾鼓。堂下。之樂。祝。以孝告先祖。嘏。以慈告子孫。各

玄酒。醴。即醴醕。醕。即醕。二者用之。朝饗。案醕。即醕。齊用之。饋食。澄酒。即沈齊。用之。尸卒。食三獻。酒齊所設之不同。蓋重古而畧今。又以酒之清濁。用之。神人爲序也。犧牷。未殺則麗於碑。既殺則實於鼎。而載於俎。琴瑟。堂上。登歌之樂。管磬。鍾鼓。堂下。之樂。祝。以孝告先祖。嘏。以慈告子孫。各

玄酒。醴。即醴醕。醕。即醕。二者用之。朝饗。案醕。即醕。齊用之。饋食。澄酒。即沈齊。用之。尸卒。食三獻。酒齊所設之不同。蓋重古而畧今。又以酒之清濁。用之。神人爲序也。犧牷。未殺則麗於碑。既殺則實於鼎。而載於俎。琴瑟。堂上。登歌之樂。管磬。鍾鼓。堂下。之樂。祝。以孝告先祖。嘏。以慈告子孫。各

玄酒。醴。即醴醕。醕。即醕。二者用之。朝饗。案醕。即醕。齊用之。饋食。澄酒。即沈齊。用之。尸卒。食三獻。酒齊所設之不同。蓋重古而畧今。又以酒之清濁。用之。神人爲序也。犧牷。未殺則麗於碑。既殺則實於鼎。而載於俎。琴瑟。堂上。登歌之樂。管磬。鍾鼓。堂下。之樂。祝。以孝告先祖。嘏。以慈告子孫。各

五

六

采地。大夫位卑。但養以采地之祿。謂之制度者。制則有所裁度。則有所限制。制度一定。安有僭越。如上文所。故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而不以言者哉。

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讎。○是故禮者。

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儆鬼神。考制度。別

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國之有禮。如器之有柄。也是非定。則嫌別。邪正分。則微明。儆謂以禮實

接之也。制度考而等威以辯。仁義別而等殺以明。凡此皆政之所在。而君之所故政不正。則君

係以安危者。此以所爲大柄也。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敝。則

禮記集註 卷之九

法無常。法無常而禮無列。禮無列。則士不事也。病也

刑肅而俗敝。則民弗歸也。是謂疵國。承上言一失此禮而

其弊如此。信乎故政也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

故夫政必本於天。殺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謂殺

地。降于祖廟之謂仁義。降于山川之謂興作。降

于五祀之謂制度。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此言

政正君安。由能法天以庸禮也。政不正。則君位

危。是政之正者。乃君之所以藏身也。蓋先王之

政。非私意之爲也。必本天理自然之節文。而後

法之以降命于下。殺地者。因高卑之禮而定。貴

賤也。仁者。思慕之心。義者。親疏之殺。又自仁率

親。自義率祖也。典作者。因山川出材。而備物立

器以資民用也。制度者。宮室有制。而考正制度。以爲民坊也。此四者。即殺天降命之目。政之所由正。而君身故聖人參於天地。竝於鬼神。以治

政也。處其所存。禮之序也。玩其所樂。民之治也。

故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

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此因上

推其本也。聖人所以參資天地之道。擬竝鬼神

之事。以能治政而已。故窺天地鬼神之所存。則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截然各正。此禮之所以序

也。玩天地鬼神之所樂。則流而不息。合同而化

渾然大同。此民之所以治也。四時本于天。百貨

產於地。人生於父。而德成於師。四者不能相兼

唯君以正道用之。順天之時。因地之利。養之爲

父。教之爲師。然其要在君之自正其身。立于無

禮記集註 卷之九

過之地。而後可。不能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

也。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

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人。則

失位。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養君以自安也。事

君以自顯也。故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死而

患其生。承上無過而言。君能正身脩德。則建極

矣。使反以則人。則其身不正。而非立於無過之

地。反以養人。則其勢不足。而難供億兆之養。反

自榮其身。禮教通達于下。而名分不踰如。故

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

去其貪。中人之才。有所長。必有所短。智謀者易

愛愛而無義。以制之。便事者皆愛而失其為。○

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

變。○故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

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達

於其患。然後能為之。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

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

禮記纂註 卷之九 九

第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

義。講信脩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

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脩十義。講信脩睦。尚慈

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非意之謂。非以私意

之離合。係乎人情。故必先知其情。由是開闢義

路而使之。由明達其利與患之所在。而使之趨

避。然後能為一家一人而不離也。人情有七。出

於良能。天下中國所固有之本情也。人義有十。

經綸各當。天下中國所共由之達道也。信則不

欺。睦則不乖。講而脩之。有生有之。樂天下中國

之所同利也。爭必相奪。奪必相殺。有死亡之苦

天下中國之所同患也。辟之明之達之。皆所以

治情也。然非禮則不能。有禮以治之。則人○飲

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

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心雖有七情。總而

大端。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

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天下凡見

皆可憑。操唯藏諸心者。不可測度。然心之藏雖

無形。而禮之鑑則有定。操此以程物。斯美惡并

如。又何俟。○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

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理

地之德也。生理不外于陰陽。然獨陰獨陽。則不

能生。故必有交。而夫人一身之中。體備陰陽。是

人即其交也。曰交。則屈伸往來。必有所會。而人

身形神妙合。渾融無間。是人即其會也。曰交。曰

禮記纂註 卷之九 十

會。一氣耳。氣之可見者。曰五行。萬物同載。是以

生。然或偏而不全。或全而不粹。唯人得其秀而

最靈者。故曰五。故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

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也。是以三五

而盈。三五而闕。人備理氣。以有生。必資物用以

陽。正位乎上。然成象為日星。而其光下垂。地秉

陰。正位乎下。然成象為山川。而其氣上通。天地

之和如此。於是春木夏火。秋金冬水。各主其事。

以成四時。和而不忒。惟四序順。則日秉氣機。

而盈。聯而死。無臃腫之失也。五行之動。迭相

場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為本也。動運也。竭

本始也。已往者為見。在者為所遇。此盛則彼衰也。

見在者為方來者。所本此衰。則彼盛也。此五行

見在者為方來者。所本此衰。則彼盛也。此五行

見在者為方來者。所本此衰。則彼盛也。此五行

見在者為方來者。所本此衰。則彼盛也。此五行

見在者為方來者。所本此衰。則彼盛也。此五行

見在者為方來者。所本此衰。則彼盛也。此五行

見在者為方來者。所本此衰。則彼盛也。此五行

見在者為方來者。所本此衰。則彼盛也。此五行

見在者為方來者。所本此衰。則彼盛也。此五行

見在者為方來者。所本此衰。則彼盛也。此五行

見在者為方來者。所本此衰。則彼盛也。此五行

見在者為方來者。所本此衰。則彼盛也。此五行

見在者為方來者。所本此衰。則彼盛也。此五行

見在者為方來者。所本此衰。則彼盛也。此五行

見在者為方來者。所本此衰。則彼盛也。此五行

見在者為方來者。所本此衰。則彼盛也。此五行

見在者為方來者。所本此衰。則彼盛也。此五行

見在者為方來者。所本此衰。則彼盛也。此五行

見在者為方來者。所本此衰。則彼盛也。此五行

見在者為方來者。所本此衰。則彼盛也。此五行

見在者為方來者。所本此衰。則彼盛也。此五行

之五爲其根所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  
以運而不窮也  
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六律黃鍾大簇姑洗蕤賓  
夷則無射合大呂應鍾南呂林鍾中呂夾鍾之  
六呂爲十二管謂之管者陰律陽律乃十二月  
候氣之管也宮猶土也如調樂於春以角爲主  
而律中大簇夾鍾姑洗五聲五味六和十二食  
皆備但以角爲主耳餘倣此  
還相爲質也  
還相爲質者如春多酸夏多苦之  
類  
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爲質也  
青赤黃白黑  
玄爲六章還相爲質如  
春衣青夏衣朱之類  
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  
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  
天地無心  
則爲之心五行循環無端而人則爲之端五行  
滋而爲五味人以養其口感而爲五聲人以養

禮記集註 卷之九 十一

其耳形而爲五色人以養其目然後人得  
以生焉此可見天地生物獨厚於人也  
○故  
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端以四時  
爲柄以日星爲紀月以爲量鬼神以爲徒五行  
以爲質禮義以爲器人情以爲田四靈以爲畜  
以天地爲本故物可舉也以陰陽爲端故情可  
睹也以四時爲柄故事可勸也以日星爲紀故  
事可列也月以爲量故功有藝也鬼神以爲徒  
故事可守也五行以爲質故事可復也禮義以  
爲器故事行有考也人情以爲田故人以爲與

則與法稱  
權柄量分  
與猶主也

也四靈以爲畜故飲食有由也  
聖人作爲典則  
之理爲根本得其理則天下事物不能外矣故  
事可舉情之善者屬陽惡者屬陰求其端于陰  
陽則善惡可得而見四時各有當爲之事執當  
時之權柄以立事則事可勸勉而成功日星運  
可以測天時之蚤晚以之爲紀則晝夜有所  
考一歲之事可詳列以示民矣每歲十二凡各  
有當爲之分限以此爲量則所爲之事各得其  
時故聖功滋長如樹藝然也徒如徒侶之相依  
久而不失矣三行之質各顯其令如五聲五味  
五色之類皆是五行循環而不窮則凡事亦終  
而復始矣禮義有義用禮義如成器而無一事  
之敢忽則事行有成治人情如治田不使邪僻  
害正性則人皆有循道向方之所尤者既盡則  
爲法備矣宜有休徵以應之故終之四靈爲  
畜長至則其類亦至飲食之需有所從來矣何

禮記集註 卷之九 十二

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爲畜故魚  
鮪不滌鳳以爲畜故鳥不獮麟以爲畜故獸不  
狘龜以爲畜故人情不失  
麟體信厚鳳知治亂  
故爲四靈三靈物既至故其類從之雖見人亦  
不驚散飛走矣此飲食所以有由龜能前知可  
決吉凶故不失人情之正不言類應者  
以其爲決疑之寶非可以飲食例之也  
○故先  
王秉耆龜列祭祀瘞繒宜祝嘏辭說設制度故  
國有禮官有御事有職禮有序  
未祭之前定期  
專然後陳列祭祀當行之禮而不敢忽理幣贈  
神以將誠敬宣揚祝嘏以告慈孝此四者所謂  
設制度也制度一定故國有典禮可守官  
與事皆禮也有御有職則禮得其序矣  
○故

禮記集註

則與法稱  
權柄量分  
與猶主也

俗踰也先王精禋感格其效如此可見先王之

---

言禮義關人之成敗聖人知其爲大端而不可  
以已故治身心事幽明通天人各得其宜而致

•



有不先法。○故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藥也。君

其禮者也。子以厚。小人以薄。所得之厚薄則存乎其人耳。

○故聖王脩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

者。聖王之田也。脩禮以耕之。義者禮之意也。所

故言柄。禮者義之文也。所行有節而不可亂。故

言序。聖王脩舉而整治之。使夫人七情所發。各

皆中節。是所以治人情也。由是觀之。則人情乃

聖王之田。而聖王即治田之農。責之所屬。不容

辭者。禮有儀文。使其講而習之。則情有檢防。陳

而不蕩。熾猶以耒耜耕墾。而不至荒蕪也。陳

義以種之。既習其事。必敷陳其義。便知其所以

後種以嘉穀。而講學以耨之。謂治矣。然內欲外

萌芽漸生也。禮記集註 卷之九 十五

誘不無漸萌。其間講明其學。使不本仁以聚之

惑。于是非猶耨之去草。以養苗也。又必本人心之

事。雖萬殊。理唯一本。學既講矣。又必本人心之

仁。以聚之。於一。使統之有宗。會之有元。則心德

全而一。以貫之矣。播樂以安之。此心之理。雖已

猶穀熟而飲之也。又以宣布樂之聲容。使味

歌。舞。蹈。以陶養德性。銷鋒渣滓。則和順道。德而

造於從容自然之域矣。猶故禮也者。義之實也。

既獲之後。安生以食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

禮義原不相離。然義為虛位。非著之定制。則義

事之處於外者。多變而。不窮義則為之分限。心

之發於內者。隨感而無方。義則為之品節。義之

為義如此。故人必協合于藝之。分不使混。而無

別。講明于仁之節。不使偏而不中。如是有得。則

操而可自立於天下矣。何強如之。仁者義之

本也。順之體也。得之者尊。義以裁制言。親親仁

如其本心之德。順以推行言。齊家治國平天下。

漸微之妙。悉喻其固有之真。得之者。天德在我。

則勢分不足以抗之。故曰尊。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

為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為義而不講之

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

猶耨而弗穫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

而弗食也。此反譬以申明前段之義。其功安之

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四體既正。膚

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

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

肥也。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與。

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

下之肥也。是謂大順。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

鬼神之常也。此言治情之極功。情以順為極。治

下以人身之肥。設譬而言。以齊家而家肥。以治

國而國肥。以平天下而天下肥。則隨在各正治

禮記集註

卷之九

十五

禮記集註

卷之九

十六

化大成故謂之大順以德爲車由仁義行也以樂爲御安仁和義也以禮相與朝聘以時也以法相序上不偏下不僭上以信相考久要不忘也以睦相守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也至此則天下之人但知養生送死祭祀鬼神各得其常而已常事之外更無他慕而亦莫知其所以然此故事大積焉而不苑竝行而禮教之極功也

不繆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間連而不相及也動而不相害也此順之至也故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也

此極言大順之道人君所當知也萬幾日來庶事總至其大積然也

以順處之自有其序可無苑結威福並用剛柔迭施其並行然也以順施之自得其宜可無錯謬

類笑其微而係人休戚好惡甚細而關人向背其細行然也以順爲之自當于理可無過失

禮記集註

卷之九

十七

雖深官而幾可以先燭雖茂密而類可以羣分兩物雖接連而不至相及同而能異也兩事雖俱動而不至相害異而能同也事各有理物各有序如此豈非大順之極至乎人君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亡之戒故禮之不同也不豐也不殺而不至於危亡矣

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

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敝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合男女頒爵位必當年德用民必

順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

有等故禮制不同應儉者未嘗豐應隆者未嘗殺凡此禮制之順所以維持人情不使驕縱保

居山下居諸各因其業之便不妄更徙使無用歟

此于紛及  
臨滯之  
國遠謂之  
深發多謂  
之皆謂中  
間也

小洲曰渚  
廣平曰原  
昆蟲謂蟲  
之屬水服  
獸謂草木  
之屬曰妖  
禽獸蟲  
之怪曰孽

此因地利以順之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以其時此因天時以順之也嫁娶必當其年官人必當其德用人不奪農時此因人情以順之也唯其政以順行故其效亦以順應國無災民無疾無乖氣以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

圖鳳皇麒麟皆在郊極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闕也則是無故先王能脩禮

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

不愛者盡不事接洽

之也天不愛道則有膏露之祥地不愛寶則有醴泉器車馬圖四靈卵胎可闕之祥龍之變化

則則未必宮沼有之此但極言感應之卓異耳

禮記集註

卷之九

十八

不宜體信以達順者反其身而誠而達之天下無不順也

有此實理在中自能感召兩間之異如此故結之曰

此順之實也

禮記集註卷之九

終

禮記纂註卷之十

宋 陳 澧集說

明 徐師曾集註

湯道衡纂輯

禮器第十

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禮釋回增美質。措則正。施則行。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故君子有禮則外諧而內無怨。

禮儀也筠竹青皮也大端猶重

禮記纂註

卷之十

故物無不懷仁。鬼神饗德。以禮為治身之器故能大備其成人之行至於大備則其德盛矣。禮之為用能消人回邪之心。而去其本無增人忠信之質。而克其本有以措諸身而正。以施諸事而達。則其文曰溢于外。如竹箭之有筠。其德曰實于中。如松柏之有心。唯此二物有筠心之大節。故能通貫四時。柯葉不變。君子有禮亦若二者之有大節。則外而踈遠者克諧。內而親近者無怨。人歸其仁。神饗其德也。○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忠信為本有其實無妄之心則文從此出義理為文有合宜得理之事則本由是章。此○禮也者。合於天時。設二者之不可相無也。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者也是故

天時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也。物曲有利也。故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禮。鬼神弗饗也。居山以魚鼈爲禮。居澤以鹿豕爲禮。君子謂之不知禮。先王立禮必用物以將之。用人以

謂之不知禮。先王立禮必用物以將之。用人以蓋由天時之德。合人心之同。理萬物之宜。所以然者。高下燥濕各有其宜。各有所生之物。地理之不能而全材甚少。萬物委曲各有一一定之利。而彼此不通。是功用之出於天地。賦於人物者。皆不能強之而使同。故必合天時設地財。合人心。理萬物。以爲禮。即鬼神亦饗之也。苟天所不生理地所不養。則逆天時反地利。君子不以爲禮。鬼神豈肯饗之乎。山之魚鼈。澤之鹿豕。此則地所不養而用之者。非所謂設於地財矣。君子謂之

禮記纂註

卷之十

不知禮。言地財則故必舉其定國之數。以爲禮之大經。禮之大倫。以地廣狹。禮之薄厚。與年之上下。是故年雖大殺。聚不匡懼。則上之制禮也節矣。禮非財不行故以定數爲行禮經常之法天子諸侯卿大夫地有廣狹禮之倫類以之地廣者所入多宜備地狹者所入寡宜降也年有上下。禮之厚薄視之。上則所入多宜厚。下則所入寡宜薄。禮之大經如此。夫安其地則無僭踰之端。隨其年則無侈靡之習。有備自可何以無患。非節○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詩云。匪革其猶。聿追來孝。時者天之所爲故

定猶成也數祖賦所入之數上下豐凶也  
大殺謂年四而數大  
匡與恒同  
禮去聲  
大雅文王  
有聲篇  
春也詩  
棘猶與  
通謀也

禮記集註 卷之十  
三  
禮記集註 卷之十  
三  
禮記集註 卷之十  
三

禮記集註 卷之十  
三  
禮記集註 卷之十  
三  
禮記集註 卷之十  
三

禮記集註 卷之十  
四  
禮記集註 卷之十  
四  
禮記集註 卷之十  
四

禮記集註 卷之十  
四  
禮記集註 卷之十  
四  
禮記集註 卷之十  
四

少寡其有以大為貴者宮室之量器皿之度棺

一損也槨之厚丘封之大此以大為貴也有以小為貴

者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

觶卑者舉角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君尊瓦

甒此以小為貴也宮室之量上公九侯伯七子

房皆以大樽樽原薄丘封大小各以尊卑為

等級貴小之禮有二宗廟之祭禮其獻尸也主

人貴以一升之爵佐食賤以五升之散其舉而

自飲也尸尊以三升之解主人卑以四升之角

各因其分也子男之享禮諸臣之尊用缶壺缶

客四石陳於門外壺客一石陳於門內君之尊

用瓦甒僅容五斗陳有以高為貴者天子之堂

於堂上各異其所也

禮記集註卷之十五

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天子諸侯臺

門此以高為貴也九尺以下之數謂有以高為

貴者至敬不壇埽地而祭天子諸侯之尊廢禁

大夫士樹禁此以下為貴也封土為壇郊祀則

於樹禁皆禁也承酒尊之器因為酒戒故名無

足曰樹大夫用之有足曰禁士用之有足則高

無足則下廢禮有以文為貴者天子龍衮諸侯

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

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此以文為貴

也龍衮畫龍於衣衣飛龍在天象其德也黼如

斧形取其斷也黻形兩已相背取其辨也

刺於裳者衣用正色自天子至士皆玄衣裳用

問色自天子至士皆纁裳所異者纁績之多寡

有無耳士無纁績示其質也朱綠藻者以朱綠

一色絲為纁纁玉而垂於冕為藻藻潔而文故

名天子衣冕前後各十二旒旒每十二玉諸侯

自鷩冕而下上大夫亦服鷩冕下大夫亦服綦

冕綦數有以素為貴者至敬無文父黨無容大

圭不琢大羹不和大路素而越席犧尊疏布甒

稗杓此以素為貴也敬之至者不以文飾為美

讓之容天子所摺之大圭不事鐫刻太古之羹

所藉以獻天者肉汁無鹽梅之和祭天貴質故

用素車又用蒲席覆犧尊則以孔子曰禮不可

不省也禮不同不豐不殺此之謂也蓋言稱也

禮記集註卷之十六

上言禮之所貴備矣此引孔子之言而申之以

結其意禮之等不同各有當然之則豐則踰殺

則不及惟禮之以多為貴者以其外心者也德

稱之為善發揚詡萬物大理物博如此則得不以多為貴

乎故君子樂其發也用心於外主備物也聖人

於兩間生成溥遍於萬物是其理之所該者大

故物之所成者廣其德如此非備物何以稱之

則安得不以多為貴乎此行禮禮之以少為貴

者以其內心也德產之致也精微觀天下之物

無可以稱其德者如此則得不以少為貴乎是

故君子慎其獨也用心於內主存誠也聖人見

其極則精其迹雖顯而究其極則微所謂上天  
之載無聲無臭而百物生焉者也其德如此雖  
備物何以稱之則安得不以少為貴乎 古之聖  
此行禮之君子所以慎獨而存誠也

人內之為尊外之為樂少之為貴多之為美是

故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

也尊其在內之誠敬故少物亦足以為貴樂其  
在外之儀物必多物乃可以為美宜少者不  
可多宜多者不可寡或是故君子犬牢而祭

謂之禮匹士犬牢而祭謂之攘謂之禮稱也謂  
之攘不稱也

管仲饅盒朱紘山節藻梲君子以為濫矣饅盒蓋  
有雕鏤

之飾也紘冠系刻山於節畫藻於梲不捨豆但  
於其稱小

禮記集註 卷之十 七

先人豚肩不揜豆不揜豆在  
豆不在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為隘

矣大夫祭用少牢而今用豚肩又小不足揜豆  
也隘狹隘

豐而不稱晏子殺而是故君子之行禮也不可  
不稱者也臨狹陋也

不慎也衆之紀也紀散而衆亂禮所以防範人  
心綱維世亂故

紀○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

道者何亦曰○君子曰祭祀不祈不麾蚤不樂

葆大不善嘉事牲不及肥大薦不美多品此言  
祭也先將  
曰蚤也蚤  
者之辭也

之當戒者祭有常禮祈私福則惑而不誠祭有

常時以蚤為快則煩而不敬器幣之小大長短

自有定制若以葆大為可樂則豐而不稱冠昏

莫告皆有常儀若以嘉事為可喜而多設奠則

後而實神蕭栗角擇各有宜用不必並及○孔

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弗止也

魯莊公薨立適子閔公閔公薨立庶兄僖公僖  
公之弟也

祭太廟弗綦逆祀閔公置僖公之下是徒知第兄

之序而不知嫡庶之分故謂逆祀燔柴於奧夫

文仲不能正其失豈得為知禮乎

與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則燔柴弗綦  
祭也

謂慶神是火神遂燔柴祭之不知慶特老婦之

祭宗婦祭饗饗者祭饗饗其神則先炊也唯

盛食於盆盛酒於瓶耳今以饗為貴○禮也者

以殺為貴而文仲不止不知禮也

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

不備也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

禮記集註 卷之十 八

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揜微者不可大也故經禮

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未有入室而不由戶

者體必備而後為人禮必備而後為禮而備又  
期於當也大小顯微可謂備矣而卒非可有

損益於著之者唯其當耳然非足求之也三千

三百總歸於一得其一則千百可貫而備當在

是矣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君子之於禮也

豈行禮而可以泛求乎哉

支仲魯大夫

臧孫也

也夏父姓

弗綦名時

為魯宗伯

交言弗綦

無常作樂

天神謂祝

饗盛音成

燔柴音成

燔柴音成

燔柴音成

燔柴音成

燔柴音成

燔柴音成

燔柴音成

燔柴音成

燔柴音成

燔柴音成

燔柴音成

燔柴音成

經而等也有順而討也有漸而播也有推而進

也有放而文也有放而不致也有順而據也

行禮者不可執一情切於中而文略於外故有  
直情徑行而不嫌為倨者然尊有所俛則卑有  
所屈是以又有曲而殺者情所欲為而禮所可  
為故有經常之禮一等行之而不嫌為同者然  
君臣有一定之分貴賤有不同之禮是以又有  
順其序而討去之者擯取在上之物而播施於  
下則上恩常流而不墮此恩意之所以漸卑者  
禮則下情常通而不塞此恩意之所以漸卑者  
雖放法而不盡其文此名器之所以有別也  
順而據者雖拾取尊者之禮行之不謂之借逆  
蓋微文末節不必致嫌禮之為義各隨其宜故  
有此九者不

禮記集註 卷之十 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或素

或青夏造周因 綱常之禮萬世無弊此其不可  
與民變革者故三代迭興無異

禮也雖其間制作或有不相因者亦不過素青  
之末耳若禮之大體則夏造之於前殷因之於

後未之周坐尸詔侑武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

有改也周之禮尸即位而坐其詔以儀節勸以飲食則  
大祝小祝皆得勸侑初無常人似若與夏殷不

同而禮之不改則亦猶夫夏造殷因者本於道  
也道原於天本無二致而禮原於道自無異同

故曰三代夏立尸而奉祭殷坐尸 夏之禮尸當此銷燔  
之禮一也

若不飲食則唯立以俟祭之 周旅酬六尸曾子  
終也殷則雖尸無事亦坐

曰周禮其猶醢與 周禮祭之時羣廟之主皆  
聚於太祖廟中太祖尸尊不

與子孫為酬酢毀廟之主又無尸故唯六尸自  
以昭穆行旅酬之禮醢飲錢共飲酒也錢之所

獻孰 凡行禮之事與人情所欲者至近則非禮  
最遠腥生肉去人情稍近矣燔洗湯之肉去人  
情漸近矣孰肉則近人情矣祀漸以卑而情漸  
以近於此見禮之近是故君子之於禮也非作  
人情者非其至者也

而致其情也此有由始也是故七介以相見也  
不然則已慤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慤

子行禮固不近於人情然其周旋委曲亦非強  
作而文致其情此有由始漸次為之而不徑行  
越序也下皆言由始之漸以賓禮言兩君相朝  
必有介副以通賓主之禮

禮記集註 卷之十 無禮之文矣蓋必三辭三讓而後始一  
不如如此則太遠慶而無禮之客主此由始之一

証故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類宮晉  
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魯人將有事

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三月繫之戒三日  
宿慎之至也

而先配 晉將祭而先將祀上帝而先類宮  
日致饗 祭祭非祭文也皆慎之至也致饗三  
配不積 則亦失於愆且慶而 故禮有賓詔樂

有相步溫之至也 禮賓不可急遽故賓主相見  
必有扶相其行步者二者皆醢藉之至也醢藉

之義如玉之有承藉然醢介相詔而後禮行

必者扶相其行步者二者皆醢藉之至也醢藉

之義如玉之有承藉然醢介相詔而後禮行

必者扶相其行步者二者皆醢藉之至也醢藉

之義如玉之有承藉然醢介相詔而後禮行

必者扶相其行步者二者皆醢藉之至也醢藉

之義如玉之有承藉然醢介相詔而後禮行

必者扶相其行步者二者皆醢藉之至也醢藉

之義如玉之有承藉然醢介相詔而後禮行

必者扶相其行步者二者皆醢藉之至也醢藉



相資而後樂作。○禮也者。反本脩古。不忘其

初者也。故凶事不詔。朝事以樂。賦也。貴於反思。

而不忘。制禮之初。聖所作也。實於脩舉而不墜。

二者皆為不忘。其初。擗踊哭。泣。不事詔告。發其

愛親之本心也。朝廷養老尊賢。必作樂以樂之。

之。愜其尊敬之本心也。此二者皆反本之事。禮

酒之用。玄酒之尚。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莞簟之

安。而橐籥之設。今世醴酒之用美矣。而列尊在。而宗廟之中。乃用古之鸞刀。今世下莞上簟。可謂安矣。而郊祀之席。乃以橐籥。此三者皆脩古之

事。是故先王之制禮也。必有主也。故可述而多

學也。有主。主於反本脩古也。稱述。以明其理。多學以習其事。○君子曰。無

禮記集註

卷之十

十一

節於內者。觀物弗之察矣。欲察物而不由禮。弗

之得矣。故作事不以禮。弗之敬矣。出言不以禮。

弗之信矣。故曰。禮也者。物之致也。言人無節度。則心

無主而藻鑑昏。雖觀物而亦無以審其得失矣。

節者何。禮也。無節於內。是察物不以禮也。又何

以審其是非之實乎。故禮者。言行之本也。作事

不以禮。則怠肆而不敬。出言不以禮。則躁妄而

不信。存乎已者。尚未定。而欲以察物。必不能矣。

此皆由無節於內。而然於此。見禮為事物之極

致。而欲察物。○是故昔先王之制禮也。因其財

物而致其義焉爾。故作大事。必順天時。為朝夕

必放於日月。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是

故去聲。

故天時雨澤。君子達亶臺焉。禮非財物。不行無

禮。唯因其財物。以致其用之。義爾。下皆所制

之禮也。運行莫大乎天。時順人。時行之。如啓蟄

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各有定時。

者。明莫大乎日月。放日月行之。日出於東。故朝

日必於東方。月生於西。故夕月必於西方。丘陵

高而顯。為高上之祭。而禮以行。川澤深而隱。

為卑下之祭。而沉禮以行。祭有輕重。皆須財物

行之。而豈無其義哉。故當天時之降。雨澤也。若

子知天地生成財物之功。勉勉不已。有如此者。

則當思所以報之矣。故制為祭禮。以達之。可見

此美報之意焉爾。○是故昔先王尚有德。尊

有道。任有能。舉賢而置之。聚眾而誓之。是故因

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因吉土以

饗帝于郊。升中于天。而鳳皇降。龜龍假。饗帝于

郊。而風雨節。寒暑時。是故聖人南面而立。而天

下大治。祭有執事。貴得其人。故將祭。必擇有功

任以職。守是謂舉賢而置之。則無不能其職矣。

又聚眾而誓戒之。則無不謹其職矣。於是因天

事。天而郊行焉。因地事地。而社行焉。巡守至方

岳之下。必因其方有各之大山。升進此方諸侯

治功。平成之事。以告於天。其在王畿。則因所都

之吉土。以饗帝於郊。此所謂因天事天者也。由

是政達於天。則以和召利。而瑞物至。禮行於郊。

則百神受職。而休徵應。而王道成矣。故但恭已

而遠者。既格。則明而近者。可知矣。○天道至教。

聖人至德。廟堂之上。粢尊在昨。犧尊在西。廟堂

之禮也。

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君在阼。夫人在房。大

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

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鬯尊。禮交動乎上。樂交

應乎下。和之至也。天道陰陽之運。肇自然之禮。樂是至教也。聖人禮樂之作。法造化之陰陽。是至德也。以其分而言。則廟堂之上。巽尊在西。犧尊在東。以儀尊為時制。君所酌尊之也。廟堂之下。則縣鼓在西。應鼓在東。以應大而倡尊之也。君在西。以日生於東。從陽之

分而正。夫婦位也。夫人在西。房以日生於東。從陰之

儀象。夫人在西。而東酌。巽尊禮交動乎上也。縣鼓應鼓。相應乎堂下。是樂交應乎下也。禮交動

則奉承而進者。一陰道之收斂。而吾敬以盡樂

交應。則迎來而樂者。一陽道之舒暢。而吾愛以

竭。豈非諧和之極至哉。

禮記纂註 卷之十 十三

其所自成。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以節事脩樂以

道志。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也。蘧伯玉曰。君

子之人達。故觀其器而知其工之巧。觀其發而

知其人之知。故曰。君子慎其所以與人者。禮所

生於序也。樂所自成。成於和也。禮樂之所主。如

此。故先王制禮。不徒泥節文之相。而以節事。凡

一舉動。皆受程於禮。其脩樂也。不徒泥聲容

之末。而以道志。凡所蘊蓄。皆宣暢於樂矣。可見

志之與事。無往而非禮樂。序和淫惡之間。可以

知治亂之所從出矣。然非君子不能也。君子之

心。明肅通達。故觀其器。則知工之巧。觀其發。則

禮記纂註 卷之十 十三

係如此。故君子與人交接。志事之所在。必親親

慎之。使事無不節。志無不和。則自生自成之理

在我。可以有。○大廟之內。敬矣。君親牽牲。大夫

贊幣而從。君親制祭。夫人薦盞。君親割牲。夫人

薦酒。此言諸侯廟祀之禮。曰敬者。合始終內外。無一毫不致其敬也。下文乃詳言之。祭牲告殺。大夫贊佐執幣。從君殺牲。畢而進。血與腥。則君親制牲。肝以祭。及薦熟之時。君又親割牲。體此時。君皆不獻。故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唯夫人薦盞。薦酒也。

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

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其

饗之也。洞洞。表裏無間。屬屬。始終如一。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三詔皆不同位。蓋

此只引起不同位以

納牲。即親牽牲時也。血毛。即剖汁定羹

特也。懼其未得故。設祭於堂。為祊乎外。故曰。於

不同位以求之。設祭於堂。為祊乎外。故曰。於

彼乎。於此乎。日釋祭也。廟門謂之祊。設祭在廟

門外之西。旁故各不知神之所在。於彼饗之乎

於此饗之乎。求之非一方。祭之非一日。敬之至

也。一獻質。三獻文。五獻察。七獻神。一獻之神。早

三獻稍尊。故其禮文飾。五獻其神。又尊。故其禮

詳盛顯明。七獻益尊。故禮重心肅。洋洋乎如在

之神。○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

美味也。蘧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金。示和也

從去聲

從去聲

從去聲

從去聲

從去聲

從去聲

從去聲

從去聲

從去聲

從去聲

從去聲

從去聲

從去聲

從去聲

從去聲

從去聲

從去聲

從去聲

從去聲

從去聲

情也丹漆絲纁竹筩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  
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其出也肆夏而  
送之蓋重禮也大饗禘祭也王者之專非諸侯  
以下所得祭也備四海九州之  
美味示王者能得四時和氣之生感示王者能贊天  
地之化育於其幽也金性至和侯邦貢而納之  
所以示其和也玉以比德東帛加璧所以尊其  
德也龜列於前重其能先知也金次於龜見人  
情之和也丹漆絲纁竹筩亦並陳之示王者共  
有衆人之財也其餘饗夷之貨亦畢陳者示王  
者德澤遠被能致遠物也諸侯皆來助祭祭畢  
而出歌肆夏以送之禮之以樂也陳列盡華夷  
之美則備物矣奔走至諸侯之貴則備官矣其  
禮重大唯王○祀帝於郊敬之至也宗廟之祭  
者得行之也

禮記纂註

卷之十

禮記纂註

卷之十

十六

仁之至也喪禮忠之至也備服器仁之至也賔  
客之用幣義之至也故君子欲觀仁義之道禮  
其本也祭天之禮簡素至敬無文所以為教之  
至仁之至揖踊哭泣中心達於面目所以為忠  
之至附於身附於棺必誠必信然後盡於人心  
故亦曰仁之至朝聘燕饗幣有常用皆以將敬  
禮所宜然故曰義之至夫仁義皆人心之所固  
有而皆可於行禮之際見之君○君子曰甘受  
和自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  
則禮不虛道是以得其人之為貴也此言禮待  
人而後行  
也諸味皆以甘為和諸采皆以白為質以况必  
志信乃可學禮也苟無忠信則每事虛偽禮豈

可偽為於外哉故禮以  
得忠信之人為貴也

○孔子曰誦詩三百不

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

大饗祭

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母輕議禮

詩誦

雖多然能言者未必能行故不足以一獻一獻

詩誦

小祀也大饗則煩而難矣故一獻者未必能大

饗祭

饗然猶內神不若五帝異代之神為難格也故

大饗祭

為難格也故具大旅然猶人神不若在天之神

其難

其難如此則言其義者不可重乎故以毋輕議

禮戒

○子路為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

足繼之以燭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

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為不敬大矣為時既久  
故強力之

倚

禮記纂註

卷之十

容倦肅敬之心怠甚至跛

倚

倚以臨不敬孰大於此乎他日祭子路與室事

交乎戶

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

正祭之時

外入將饗至戶內人於戶受之設於戶前正祭

之後饗尸於堂堂下人進饗至階堂上人即階

受之陳於尸前內外上下異位而相交恐費時

也是以正明行事晏朝而畢時不久則教自全

故孔子

善之也

禮記纂註卷之十

終

禮記纂註卷之十一

宋 陳 澧集說

明 徐師曾集註

湯道衡纂輯

郊特牲第十一

郊特牲而社稷犬牢。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犢。

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禮犬牢。貴誠之義也。故

天子牲孕弗食也。祭帝弗用也。

牲孕則誠敬。天子弗食。故不以膳。祭帝弗用。故不以郊。豈社稷諸侯之比哉。

○大路

繁縷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郊血。大饗腥。三

獻燭。一獻孰。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

侯為賓。灌用鬱鬯。灌用臭也。大饗尚脰脩而已

矣。不特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雖天子之敬諸

侯。亦有然者。諸侯來朝。天子以鬱鬯之酒灌之。在

廟中行。三饗畢。然後天子以鬱鬯之酒灌之。行

後設餘饌。此亦不饗。○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

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此降尊以就卑也。

之席三重。故鄰君來朝。主國饗之。亦三重席。以

鄉來聘而為介。則降尊席矣。主君受其酢。爵亦

殺。○饗祫有樂。而食嘗無樂。陰陽之義也。凡飲

養陽氣也。凡食養陰氣也。故春祫而秋嘗。春饗

孤子。秋食耆老。其義一也。而食嘗無樂。飲養陽

氣也。故有樂。食養陰氣也。故無聲。凡聲陽也。

行於春。皆有樂。食嘗行於秋。皆無樂。其故何哉。

陰陽之義也。凡飲清虛。以養陽氣。凡食體實。以

報功。其義本一。而食嘗獨無樂者。非薄之也。正

以饗祫主於飲。飲養陽氣。義在宣暢。故有樂。食

嘗主於食。食養陰氣。義在凝寂。故無樂。凡樂之

聲。有氣無形。乃陽之屬。而陰之反。是以獨宜

於養陽之饗祫。而不用於養陰之食嘗也。

○鼎俎奇而遷豆偶。陰陽之義也。遷豆之實。水土

之品也。不敢用蕡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且明

之義也。鼎俎盛天產為陽。陽數奇。故用奇。遷豆

之實。豆之實。若菁韭。皆土品。水土之品。非人常食。是不

取用蕡味。或水或土。所取不一。是貴多品。所以

然者。神道與人既異。當去蕡味。神以多大為功。

當貴多。○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

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莫酬而工升歌。發德也。

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樂由陽來者也。

禮由陰作者也。陰陽和而萬物得。樂主和而肆

入大門而奏肆夏示和易中有嚴敬之節也人獻賓樂又止賓樂止賓酢主人樂作主人復酬賓莫此酬爵之時樂工升堂而歌清廟之詩所以發揚賓主之德也歌工在堂上執竹在堂下貴人聲之和也禮樂皆得如此以本于陰陽之和也樂法陽道之舒暢禮肅陰道之收斂禮樂既本於陰陽則以陰陽之和為禮樂之和雖儀節萬端無不皆得者矣○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

而節遠邇之期也龜為前刑先知也以鐘次之以和居參之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

往德也昔天之下莫非王土庭實所陳之幣不別之不强其所無地利遠近節之必辨其疏數此制貢之法也先之以龜貴前知也次之以鐘

禮記集註

卷之十一

三

金以示和故參居庭實之間也虎豹之皮以明德威束帛加璧往進此比德之玉於有德之人也

○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庭燎庭中設火也臣夜入者唯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天子百燎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

諸侯之禮○朝覲大夫之私覲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不敢私覲所以致敬也而

庭實私覲何為乎諸侯之庭為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大夫從君朝覲於鄰國而行私覲之禮於主君非禮也蓋大夫之當

私覲者惟是執圭專聘乃藉以申其誠信今既從君有君在上則不敢私覲所以致忠敬於已君朝非聘之比也今乃設庭實欲何為乎是外交也是肅心於其君也不敬之大者豈人臣

所宜有哉○大夫而饗君非禮也大夫強而君殺之

義也由三桓始也○天子無客禮莫敢為主焉

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覲禮天子

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

也由夷王以下天子無為客之禮以其尊無對

也天子無為客之禮以其尊無對况敢為主而待君為客乎○諸侯之官縣而

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乘大

路諸侯之僭禮也諸侯軒懸三面而亡四面皆懸謂之官懸則天子之樂也

諸侯當用時王之樂而今用殷牲諸侯當擊石磬而今用玉磬諸侯雖得舞大武不得朱干設

禮記集註

卷之十一

四

錫冕服而舞也諸侯當乘時王臺門而旅樹反

之車而今乘殷路皆僭天子也臺門兩旁起土為

玷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兩旁起土為

而門當其中故曰臺門旅樹屏也立屏當所

行之路以蔽內外為敬玷在兩楹之間兩君好

會獻酬飲畢則反爵于其上故曰反玷繡黼者

繡刺為黼文也丹朱染繒為赤色也繡黼為中

衣之領丹朱為中衣之緣申衣朝服祭服

之裡衣也皆諸侯之禮而大夫僭之也故天

子微諸侯僭大夫強諸侯脅於此相貴以等相

覲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諸侯不敢

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

非禮也由三桓始也此言僭禮之由天子微則

蓋方周之衰上失道機下無法守故勢尚利不奪不廢此禮之所以亂也○天子

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此言天

國之禮國雖滅矣猶尊其先世之賢而不忍其後然不過二代若二代以前則但封之而不

賓仁之至諸侯不臣寓公故古者寓公不繼世

義之盡也諸侯不臣寓公故古者寓公不繼世

諸侯失國而寄寓他國謂之寓公所寓之國不

敢以之爲臣以其嘗爲君也然不繼世寓公死

則臣其○君之南鄉答陽之義也臣之北面答

君也陽位在南答陽當思所以憲天而不敬肆

矣○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夫

已稽首於君家臣又稽首於大夫大夫有獻弗親

禮記集註卷之十一

君有賜不面拜爲君之答已也禮以親獻面拜

否恐煩君○鄉人禡孔子朝服立于阼存室神

也禡強鬼之名鄉人驅逐此鬼孔子恐驚廟室

服而祭故用祭服以依神○孔子曰射之以樂

也何以聽何以射射者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

故射之以樂爲節也方射之時一心於容節矣

何以又能聽樂之音節乎聽之時一心於音節

矣何以又能脩射之容節而使與樂○孔子曰

節相應乎蓋言禮樂相得之難也○孔子曰

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縣弧之義也設弧於

左此時已有射道但未能爾今爲士而○孔

子曰三日齋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

居乃二日作樂其義何所處乎怪之之辭○

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朝市之於

西方失之矣繹禮當於廟門外西堂今乃於庫

門內祊禮當於廟門外西堂今乃於庫門內

於廟門外東方朝市當於市內近東今乃於

乃於市內西方皆違於禮故曰失之矣○社祭

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於北墉下答陰之義也

日用甲用日之始也社以祭五土之神地秉陰

也君主祭南面所以對越之而與其饗天子大

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國

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

至則萬物生霜露降則萬物成天地生成之氣

於是乎通達若天子之明德而能有物也陰明

則物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

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

美報焉家主中雷而國主社示本也此言立社

神明乎地道也蓋地道博厚而載萬物亦猶天

道之高明而垂象於下也地唯載物故物生而

財裕利用厚生皆取財於地天唯垂象故象成

而法顯與事制器皆取法於天取法則有所教

天下仰之而不敢慢故尊天取財則有所養天

此天既知所感故親地地有同天之功如

下皆言美報之實凡祭皆有分限唯社則家唯  
國無所不通皆以土為載物生財之本也唯  
為社事單出里單出里中一人以供其事唯為社田

國人畢作獵牲則國人皆唯社丘乘其采盛所

以報本反始也采盛則丘乘之人合而供之其

報本故禮無不至蓋如此蓋以土者物生之本始

反始故心無弗齊季春出火為焚也然後簡其

車賦而歷其率伍而君親誓社以習軍旅左之

右之坐之起之以觀其習變也而流示之禽而

鹽諸利以觀其不犯命也求服其志不貪其得

故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此因社田而習軍旅

禮記纂註卷之十一

焚除草萊是出火為焚也因而教兵則簡車賦

歷率伍如戰陳之法君親誓之於社於是教以

左右坐作之節以觀其習變之生熟焉遂以蒐

田則流示之禽故之以利以觀其守法之何如

凡以求服上率之志使不失伍不貪其所得之

禽也唯講武有法故以戰則克明有以安乎人

有以得乎神一舉而兩得也○天子適四方先

柴此巡守告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冬至日

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器

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郊所以報天然云迎

利之志也  
龜也利即  
龜也志食  
龜也志食  
龜也志食

於其地之質也盛玄酒之尊則以陶酌玄酒以

獻則以匏無雕鏤金玉之飾者象天地之性也

天地之性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犢

貴誠也郊之用辛也既曰園丘曰泰壇而又謂

地也赤尊時尚饋未之郊者以兆在南郊因其

有牝牡之情故誠周之始郊日以至郊不用

辛日其用辛者因周人始郊所用日至之卜郊

日偶遇辛日後人因之遂用至後辛日也

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

牛則先告于祖廟而行事蓋祖遠而尊舉事必

請命乃尊祖之義用龜以卜而于禰宮蓋禰近

而親吉凶唯其所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

示此親考之義其日卜竟則有司聚執事於澤

受教諫之義也宮誓其所當戒命其所當行而

禮記纂註卷之十一

君必親聽之者舉大事不可不謹故審所當

行如受教之義省所當戒如受諫之義也獻

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大廟之命戒百姓也

獻王所以命百官之事王乃於庫門之內戒百

官者異姓之臣疏故命之於外於大廟之內戒

見其多也  
見其多也  
見其多也  
見其多也

澤澤宮  
澤澤宮  
澤澤宮  
澤澤宮



象天象天謂有日月星辰之章也戴冕璫十有二旒則天數

也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

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

也日月星辰也月數也質也龍也皆天所垂之象也聖人則之於衣冕車旂如此是雖所以報天而亦以明天道矣蓋天道雖運於無形至教實昭於有象故以儀物則之而天道即明於此帝牛不吉以為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

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萬物本乎天

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

始也非在滌三月者不可為帝牛而稷牛唯取具用蓋以帝為天神遠而尊稷為人鬼近

禮記纂註卷之十一九

而親故事之不同如此下又推以稷配天之意

也萬物本乎天本乎祖祖與天合其功同也

功同則報之亦同此稷之所以配天也由是觀

之則郊祭不唯報物之本而人之本亦報不唯

反物之始而人之始亦反○天子大蜡八伊耆

氏始為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

索饗之也此言蜡之名義也蜡之為名求索之義也蓋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成物謂神農或

是功神實相之況為民所天如八神者乎蜡之

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嗇始於神農司於后稷故祭以先嗇為主而以司嗇配之又祭司百種之神蓋嗇非人不成非種不生饗農及郵表嘏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官農官郵官嘏官禽官獸

天數十三月也黃帝

天機也並

建旗常璫十二旒而

蓋交龍之章帝意曰

月之象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勞於農事郵舍以居農官又併禽獸而祭之蓋農時相報不忘恩仁也而下及禽獸則仁之至有功必報義也而下及禽獸則仁之至有功必報

獸則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猶

為其食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

也祭坊與水庸事也自先嗇以至郵表嘏人皆知其功矣至於禽獸則求必知者故又言之猶能食鼠虎能食豕皆為田除害而有功於農通而祭之正使之必報之之

義也坊能蓄水障水庸能受水洩水能蓄能受則田不苦旱能障能洩則田不苦潦曰土

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此視

反其宅此視

反其宅此視

反其宅此視

反其宅此視

反其宅此視

反其宅此視

反其宅此視

反其宅此視

反其宅此視

反其宅此視

反其宅此視

反其宅此視

反其宅此視

反其宅此視

反其宅此視

禮記纂註

卷之十一

十

榛杖喪殺也蜡之祭仁之至義之盡也正祭服

服者以物至此而老則終矣故素服以送之

若喪之用素也帶不以麻以葛杖不以竹以榛

是為喪禮之殺以其似喪實非喪也此見報功

之典徧物而無遺為仁之至行禮之服徧物而

不失為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

冠草服也既蜡而臘先祖五祀則服黃衣黃冠

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諸侯鳥獸之

之掌使者戴草笠而至尊此野服也諸侯鳥獸之

服以見為王驅逐致忠敬也羅氏致鹿與女

而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

而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

羅氏受貢畢。使者歸。歸則致鹿與女。而謂之使。歸以戒其君。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蓋外作禽荒。內作色荒。米或不亡。故以此戒之。凡以農民終歲勤動。而暫有一日之息如此。不可荒淫。以勞民也。天子樹瓜華。不歛藏之種也。瓜華乃不歛藏之種。天子樹之。惡與民爭利也。此亦令使者歸告其君之事。凡以民終歲勞苦。而有一日之積如此。不可貪淫以剝民也。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

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記四方者因蜡

祭而記其豐凶也。若國歲凶則廢蜡禮不得與諸方遍祭。所以謹節民財。此記其凶而與民同憂也。若國歲豐則得與諸方遍祭。蓋歲豐財裕。稍可寬舒用之。故黨正屬民飲酒。縱其酣暢爲

禮記纂註

十

業此記其豐而與民同樂也。蜡乃合聚之祭。○  
物既收則民亦息。故不興起力役以勞之。

恒豆之菹。水草之和氣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加。

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  
恒豆。祭禮朝事饋食之  
豆也。菹。酢菜。水草。菹本

及菲也醢。肉醢。陸產。醢鷄之屬。加豆。祭末醢尸之豆。陸產。筍也。水物。魚也。簋豆之薦。

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襲味而貴多品。所以交

於神明之義也。非食味之道也。先王之薦可食

也而不可耆也。卷冕路車可陳也而不可好也。

武壯而不可乘也。宗廟之威而不可安也。宗廟

之器可用也而不可便其利也所以交於神明

者不可同於所安樂之義也。樂籩豆之薦以明交神之義在誠不

在味也。蓋義主交神。自不可以近人情者當之。是以先王之薦。雖可食之品。而非以供人者。欲

之求也。推之卷冕路車，雖可陳之儀。然服器尊嚴，不可以資玩好之用。武舞以示壯勇之容，而

不可以爲樂情之樂宗廟以示威靈之居而不  
可以爲安身之所祭器可用以盛物而不可更

其利於用凡以交於神明不可  
酒醴之美玄酒

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輔鼓文肅之美流布

之尚。又女功之治也。完簞之安。而甫戩彙沐之。

之尚。厥女巧之如也。葵簋之笄而蒲起。彙華之

尚明之也大義不和貴其質也大圭不琢美其

質也。丹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尊其樸也。賈其

禮記集註

十一

質而已矣。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藝。

之甚也。如是而后宜。未有五味之初。先有水。故水爲五味之本。未有黼黻

之初。先有麤布。故麤布爲女工之始。莞簞安矣。而反尚蒲越豪。明其禮之異於人也。采之貴。

者莫如淡。太羹則以淡爲質。物之美者莫如玉。

大幸則以玉爲質乘車尊其酒故不尚飢也  
凡此六者皆貴其質以其交於神明不可同於

安塾之甚必如是而後爲和也。此以郊禮言。

[illegible]

上尊也黃者中也巨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方

中而清明於外也。以爲目。因名焉。用貯鬱炤之

酒有芬芳之氣。乃加麥。稷之古云釀。釀中。中央之色也。日以水爲體。故其氣清。以火

起音清華  
直度慈音  
祈雕刻鑲  
幾漆錦之  
幾限也

爲用故其氣明鬱鬱之酒酌於中而清明之氣達於外猶祭者積誠於中而禮文明於外也

○祭天掃地而祭焉於其質而已矣醯醢之美

而前鹽之尚貴天產也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

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也鹽雖由人煎鍊而成實則天產自然之物

故尚之而列於醴醢之前此郊祭也貴鸞刀者

貴其聲和之義也於聲調和而後斷割其肉此

廟祭也○冠義始冠之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

則緇之其緇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

可也始加緇布冠犬古齊時之冠也其制唯缺項青組纓屬於缺而無垂下之緇其有緇者後世之失也然此冠非時王之制冠畢則無用矣敝之可也

禮記集註卷之十一

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醯醢於客位加有成也三

加彌尊喻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阼階主位也適子有代父之責示當勉力以承付託之意也醯醢而無醢醢曰醢必於客位待之如賓加禮於有成之人也始加緇布冠再加皮弁三加爵弁以漸而尊所以曉喻之使克廣志意以稱尊服也

冠畢而賓字之以其成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

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始加緇布冠周曰委貌之辭追也安正容貌也殷曰章甫

表明丈夫也夏曰毋追但以形言尚質也周弁殷哂夏收三加爵弁

光大也殷曰哂言覆飾也三王其皮弁素積其

夏曰收言收斂其髮也三王其皮弁素積其

加之冠三王其用皮弁以自度皮爲之象上古

也服則其用素布而辟積其要中以爲象稱其

也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後爵

何大夫冠禮之有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

冠禮行於二十至五十而後服官政則冠時猶

爲士此大夫所以無冠禮也豈唯大夫諸侯亦

無冠禮其有冠禮者夏之天子之元子士也天

未造所爲非先王之舊也天子之元子士也天

下無生而貴者也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以官

爵人德之殺也死而諡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

諡豈唯諸侯雖天子之元子亦無冠禮蓋天子

諡之元子其初亦士天下無生而即貴之理必

俟有德然後有位故其冠但用士禮而無天子

元子之冠禮也天子且然况諸侯乎蓋諸侯之

世子繼世必能法前人之賢行使其不賢則亦

不得立矣故其冠亦用士禮而無諸侯世子之

禮記集註卷之十一

冠禮也諸侯且然况大夫乎蓋先王之世以官

爵人必稱其德之大小而爲隆殺使其無德則

不得爲大夫矣故其冠亦用士禮而無大夫冠

禮也有位者古無冠猶無位者古無諡諡禮不

得通於士而冠禮豈得通於天子諸侯大夫哉

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禮記集註卷之十一

禮記集註卷之十一

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

禮記集註卷之十一

也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

禮記集註卷之十一

昏禮之合二姓蓋本於此父子所以傳世故曰

禮記集註卷之十一

萬世之始取必於異姓所以託於遠嫌之義而

禮記集註卷之十一

重其有別之禮也幣以將意必誠而不溢惡辭

禮記集註卷之十一

以導情必腆而不輕賁此二者所以告戒為婦

禮記集註卷之十一

者以正直誠信之道也蓋信者事人之道婦人

禮記集註卷之十一

之德欲其事入而脩德故以是告之也信而無

禮記集註卷之十一

偽則直在其中而始進以正矣始之以正將以

禮記集註卷之十一

正其終也故共牢而食既與之同其尊卑則終

禮記集註卷之十一

身從之不可復改而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

禮記集註卷之十一

他適矣故夫死不嫁

禮記集註卷之十一

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執摯以

禮記集註卷之十一

禮記集註

禮記集註卷之十一

相見敬章別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

禮記集註卷之十一

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無

禮記集註卷之十一

別無義禽獸之道也男陽剛以倡為義女陰柔

禮記集註卷之十一

之豈唯男女推之天地君臣其為剛柔之義一

禮記集註卷之十一

也必奠焉為質敬以明其有別不敢廢也有一

禮記集註卷之十一

則閨門之內倫理明而恩義篤室家宜而父母

禮記集註卷之十一

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婦人從  
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夫也者夫  
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御婦車而授之綏示  
事所以示親愛之也既敬而又親之不棄不遠  
即先王之得天下亦由此道夫婦之義自出門  
而始蓋婦人以順為正從人者也其以有三從  
之道今之從男明此義之由始也夫之為言丈  
夫之美稱也謂其有以知帥人之義今之帥女  
明此義之由始也古者夫義婦聽豈偶然哉  
玄冕齊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為社稷主為先祖  
後而可以不致敬乎冕而親迎且致齊戒以事  
配者以主婦助社稷之祭傳世為先祖之後其  
可不以社稷先祖之禮敬之而玄冕齊戒乎其  
牢而食同尊卑也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  
夫之齒器用陶匏尚禮然也三王作牢用陶匏  
厥明婦盥饋舅姑卒食婦餽餘私之也舅姑降  
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也昏禮不用樂幽  
陰之義也樂陽氣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婦與  
體故尊卑同尚禮然謂太古質朴所尚之禮如  
此故三王雖作共牢之禮而自祖以外仍用陶  
匏不忘古也私之者親之以恩授之室使為主  
也與著代同義昏禮娶婦為陰禮故不舉樂不  
貨者子以承父婦以代姑相承也○有虞氏之祭  
代之享則然非孝子之所忍也○有虞氏之祭  
也尚用氣血腥燔祭用氣也有虞氏以鬼神之物

違人乎。祭於祊。尚曰。求諸遠者。與魂氣爲陽。清而上升。

神一

三ノヲ禁之此ノヲ氣以選所以表其氣之盛使清氣也肺肝心皆氣之所舍故云氣主尸隋祭時以蒼牛五

1

稷與齊皆地產。屬金。與水皆陰物。形魄歸地。屬陰。此以陰物而報陰靈也。詔室之前。先燒脾。管薦熟之時。又燒蕭合黍稷。此與牲首皆陽物。魂氣歸天。為陽。故以陽物而報陽靈也。貴新者。新由主人新之也。縮以白茅。和以明酌。所以清漉之者。極其詳也。而齊無不新矣。明水何由而明。由主人潔著之也。取自太陰之精。出以方諸之。銘所以潔著之者。極其詳也。君再拜稽首。肉袒親割。敬之至也。敬之至也。服也。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肉袒。服之盡也。祭稱孝孫孝子。以其義稱也。稱曾孫某。謂國家也。祭祀之相。主人自致其敬。盡其嘉。而無與讓也。祭禮。君再拜。又稽首。又肉袒。親割。此三者。乃敬之至也。不

**禮記纂註 卷之十一 十九**

有曰敬而曰敬之至者。以其心之服順爾。甚與。盡總見其至也。祭主於孝。士祭稱孝子。孝孫。以祭之義稱也。諸侯有國。得祭曾祖以上。大夫有家。得祭曾祖。故稱曾孫也。主人之禮如此。而相勸不告尸。以讓者。蓋以主人自致其誠。腥肆。燔。敬之心。盡其嘉善之儀。而無所與讓也。腥肆。燔。脰祭。豈知神之所饗也。主人自盡其敬而已矣。

舉犂角。詔受尸。古者尸無事。則立。有事而后坐也。尸。神象也。祝。將命也。祭禮。或以牲體。或以解。非具知神之果何所饗也。主人不遇自盡其敬。心而假物以將之爾。尸始即席。舉犂角時。祝詔主人拜尸。以安其坐。蓋古者尸有飲食之。事。然後得坐也。必坐尸者。以尸為神象。則坐乃其宜。安得而不妥也。必祝之詔者。以祝。○縮酌用。為將命。則受其所司。安得而不詔也。○縮酌用。

維新也。去其神也。

茅。明酌也。朝事用醴。齊醴。齊濁。必泚之。而後可。和之也。事酒之色。醖酒。泚于清。汁。獻。泚于醖酒。清明。故曰明酌。醖酒。泚于清。汁。獻。泚于醖酒。不用茅也。灌事用汁。獻。汁。獻。有香氣。故欲泚之。則先和以。猶明清與醖酒于舊澤之酒也。大齊。醖酒。亦異。蓋泚酒之法。當然。若今時明清酒。與醖酒。泚于舊澤之酒也。蓋作記之時。此禮已廢。人不知其法。故。○祭有所焉。有報焉。有辟焉。欲神之有。故有所以求之。因神之有施。故有報以反之。欲神之禦。故有辟。故用祭以辟。之。齊之玄也。以陰幽思也。故君子三日齊。必見其所祭者。玄者。陰幽之色。齊之衣冠皆玄。順鬼神陰幽之義。而致其思也。唯思之至。

**禮記纂註 卷之十一 二十**

故見其所祭者。精誠之感也。

禮記纂註卷之十一 終

禮記纂註卷之十二

宋 陳 澧集說

明 徐師曾集註

湯道衡纂輯

內則第十二

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

冢宰掌邦治而治國者必先齊家降德者下其德教於民也孝為德之本故首言子事父母之道

子事父母雞初鳴盥漱櫛縱笄總拂髦冠紓纓端韞紳搢笏

目此至者恭言子夙興而具冠服也而所陳有序焉先盥漱遂櫛髮以縱髮髮作髻訖即橫插

禮記纂註

卷之十二

一

禮記纂註

笄以固髮又以總束髮而垂餘於髻後以為飾然後拂去髦上之塵加之而著冠冠有紓纓則垂之有纓則結之此上皆在首者乃服玄端者韞加純紳笏于帶中也此與下二節皆在身者

左右佩用左佩紛帨刀礪小觶金燧

左右佩物也紛帨刀礪小觶金燧以待尊者

使今之用紛以拭器帨以拭手刀以割物礪以磨刀小觶以解小結金燧以取火於日中左旁

用力不便故右佩玦捍管籥大觶木燧

玦以開通籥以助筆通以納刀大觶以解大結木燧以鑽火於木右旁用力為便故佩大物也

即今之屨著絺屨也絺鞋口帶縛偏婦事舅

姑如事父母雞初鳴盥漱櫛縱笄總衣紳

端結衣士妻服也衣左佩紛帨刀礪小觶金燧紳著衣而加紳也

右佩箴管緣繡施繁褰大觶木燧

箴管箴以管也施繁褰為管也

適父母舅姑之所

適父母舅姑之所時線繡也衿衣小帶繡香囊也

問衣燠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

或後而敬扶持之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

沃盥盥卒授巾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

下氣則不盈怡聲則不厲問煖將減衣也問與將加衣也疾痛則抑搔苛癢則搔摩出入則或

導其前或隨其後一出於敬此問安之禮也奉槃者勞故少者以之奉水者逸故長者以之所欲謂意所欲食也溫承藉也謂以饘醢酒醴

柔順之顏色承藉尊者之意也

禮記纂註 卷之十二

藥菽麥蕡稻黍稷唯所欲

藥菽麥蕡稻黍稷唯所欲養以菜雜肉為羹

滑之脂膏以膏之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后退

也董菜名葷似薑而葉大榆之白者名粉免鮮者藁乾陳者此四物或用新或用舊也滑澆

皆謂調和飲食之味也此以上視膳之禮也

男女未冠笄者雞初鳴盥漱櫛縱拂髦總角

衿纓皆佩容臭昧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食

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

子之飾也臭香物可助容飾故曰容臭以纓佩之不佩用而佩臭者未能即事也



於視膳之事未能專凡內外雞初鳴咸盥漱衣  
服欽枕簟灑掃室堂及庭布席各從其事孺子  
蚤寢晏起唯所欲食無時古人枕席之具曉則飲之不以私褻之用  
示人也各從其事男服事於外女服事於內也孺子幼小不能供事但優養之而已○由  
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昧爽而朝慈以旨甘日出而退各從其事日入而夕慈以旨甘異宮崇敬也  
日之間晨而省則慈以旨甘迨從事以至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起長者奉席請何趾  
少者執牀與坐御者舉几欽席與簞縣衾篋枕侍奉之人自舉几以下皆御者事親者  
禮記集註卷之十二  
欽簞而獨之設坐席則問面向何方設臥席則問背以何方  
之坐舉几以與之憑席與簞則收欽之衾則束束之  
而憑之枕則以篋貯之簞既欽而又以獨輶之近後通之也教者對  
為親身猶當敬也父母舅姑之衣衾簞席枕几  
不傳杖屨祇敬之勿敢近敦牟厄匪非餽莫敢  
用與恒飲食非餽莫之敢飲食傳移也御者置此六物日有常  
處子婦不敢移置他所也杖屨服御之重者猶須恭敬敦牟盛黍稷之器厄酒器也沃盥之器也  
所常食飲之饌非食其餘則不敢飲食之也  
父母在朝夕恒食子婦佐餽既食恒餽父沒母存  
冢子御食羣子婦佐餽如初旨甘柔滑孺子

餽佐餽者勸勉之使食而後餽其餽也既食恒餽盡食其常食之餘也冢子侍食恐毋獨食而心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  
周旋慎齊升降出入揖遜不敢噉噉咳欠伸噉噉咳欠伸皆多聲  
跛倚踴視不敢唾洩有命則應之以速對之以德聲  
轉則謹慎齊莊此足容之恭也噉噉咳則聲貌不恭欠伸跛倚踴視則貌不恭噉噉則聲貌不恭此又一寒不敢襲褻不敢搔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不擗褻衣衾不見褻子之於親寒燠則問之病  
適已之便也而有敬事則露臂以勞袒裼則不敬因涉水則褻裳以暑而擗則不敬父母唾洩不見敬近身衣衾恐有穢故不見父母唾洩不見  
禮記集註卷之十二  
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灰請澣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唾洩即刷去之不使示五日則燂湯請浴三日具沐其間面垢燂潘請澣足垢燂湯請洗少事長賤事貴共帥時共循是禮也○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后取之男不當言閨外之事唯喪祭乃得以當言  
內庭之事女不當言閨外之事唯喪祭乃得以器相授以祭為嚴肅之地喪為急遽之時乃無他嫌也然其相授必女執篚使授者置諸篚中然後受之如無篚則男女皆跪授者置諸地受者取諸地外內不共井不共溷浴不通寢席不

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內言不出外言不入男

子入內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

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道路男子

由右女子由左不嘯不指謂聲容有異駭人視聽也○子婦孝者

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孝敬通于婦而

母舅姑必愛之猶恐其恃愛而於命若飲食之

雖不啻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

此二節皆明勿逆勿怠之意嘗而待服而待皆

俟尊者察其不啻不欲而改命之不敢違也

加之事人代之已雖弗欲姑與之而姑使之而

禮記集註

卷之十二

五

后復之尊者任之以事已既為之矣或念其勞

又使他人代為已雖不欲其代然必順

尊者之意而姑與之若慮其為之不如已意子

姑教使之及其果不能而后已復為之也

婦有勤勞之事雖甚愛之姑縱之而寧數休之

謂雖甚愛此子婦而不忍其勞然必且縱使為

之而寧數數休息之必使終竟其事而後已不

可以姑息為愛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姑教

之若不可教而后怒之不可怒子放婦出而不

表禮焉庸用也怒之譴責之也不可怒謂雖譴

責之而不改也雖放出而不表明其失

禮之罪示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

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

廣雅釋詁

黨州間寧孰諫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

疾怨起敬起孝孰諫謂純孰殷勤而諫不諫而

使已取怒於父母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甚

愛之雖父母沒沒身敬之不衰婢子庶子庶孫

者然為父母所甚鍾愛則父母雖子有二妾父

沒猶當終身敬之不持加愛而已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由衣服飲食由執事

毋敢視父母所愛雖父母沒不衰不敢以私愛

也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子不宜其妻父母

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宜猶

禮記集註

卷之十二

六

父母雖沒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為不

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舅沒則姑老冢婦所

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介婦請於冢婦父母

之榮辱唯視其子之善惡如何况親沒無教則

易入於惡故記者戒之然其要在於能思有乎

果決而已老謂傳家事於冢婦請於姑示不舅

敢專介婦但請于冢婦明有統且體尊也

姑使冢婦毋怠不發無禮於介婦冢婦則冢婦

自任其勞不可怠于勞而怨介舅姑若使介婦

婦不助已遂不友愛禮敬之也毋敢敵耦於冢婦耦欲求均配其勞也不敢

竝行不敢竝命不敢竝坐非唯任事毋敢敵耦

即行必隨行命必後

出坐必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婦將有事大  
異列也。小必請於舅姑。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  
敢私假不敢私與。家事統婦或賜之飲食衣服  
布帛佩悅。蒞蘭則受而獻諸舅姑。舅姑受之則  
喜。如新受賜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  
藏以待乏。或賜之謂私親尊長也。如新受賜狀  
安之。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復請其故  
賜而后與之。所與即前舅姑不受之物。雖適  
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婦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

禮記纂註 卷之十二

七

宗子之家雖衆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古者大  
不遷凡族之適子庶子皆敬而事之不惟貧賤  
爲然雖仕而貴富亦不敢以貴富入其家所以  
致尊祀敬。子弟猶歸器衣服裘衾車馬則必獻  
宗之心也。其上用其次也若非所獻則不敢以  
入於宗子之門不敢以貴富加於父兄宗族。若  
功德受君之賜而於宗子之分可獻則必獻其  
上者而自用其次者若分不可獻則已亦不敢  
服用以入宗子之門。然不特此雖父兄宗族亦不敢以貴  
富加之所以執謙。若富則具二牲獻其賢者於  
宗子夫婦皆齊而宗敬焉終事而后敢私祭。

富則可以祭然必具二牲擇其善者獻於宗子  
宗子祭夫婦皆齊戒往助祭助祭竟然後敢以  
下牲私祭。○飯黍稷稻粱白黍黃粱稭稭。飯之  
黍稷稻粱黍稷別有黃白二色稭稭  
有稭稭二種稭稭曰稭生稭曰稭膳膳膳膳  
膳牛炙○膳牛載膳牛膾○羊炙羊載膳豕炙  
○膳豕載芥醬魚膾。膳之品二十每節四物爲  
下大夫雉兔鶉鴒。此四物爲四豆并前共飲重  
醴稻醴清糟黍醴清糟梁醴清糟或以醢爲醴  
黍醢漿水醢醢之各以清糟相配而食曰醢醢  
醢粥爲醢粥以黍爲之曰漿醢水也曰水醢醢  
爲之味薄而淡者也曰醢醢醢也曰醢醢醢飯  
禮記纂註 卷之十二

八

之屬和酒清白。清酒酒也事羞糗餌粉醢。羞之  
糗炒乾米麥也餌以水浸糗合而蒸之也粉豆  
屑也醢當作食炊稻米爲餅而糗豆粉于其上  
也食蝸醢而茹食雉羹麥食脯羹雞羹折稭犬  
羹兔羹和糝不糝。此天子進飯之宜飯之品三  
然此五羹宜以五味調和。濡豚包苦實蓼濡雞  
以米屑爲糝不須加蓼也。濡豚包苦實蓼濡雞  
醢醬實蓼濡魚卵醬實蓼濡鼈醢醬實蓼。此言  
之股修蜾醢脯羹兕醢麋膚魚醢芥醬麋  
腥醢醬桃諸梅諸卵鹽。此言配凡食齊視春時  
羹齊視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視冬時。此言四

之法春氣溫飲宜溫故四時食飲皆視春凡和  
而用溫也。羹宜熱。醬宜涼。飲宜寒。飲此  
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  
所以養氣也。四時皆調。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  
以滑其象土之寄也。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  
犬宜梁。馬宜麥。魚宜苽。主於相生。或取其相濟。  
以陰陽之氣。春宜羔豚膳膏薺。夏宜牀鰭膳膏  
臊。秋宜犢麋膳膏腥。冬宜鮮羽膳膏膻。生而肥  
饋。物成而克。膳鱸之性。子夏為燥。魚屬之性。潤  
干冬為定。牛膏薺大膏燥。雞膏膻羊膏膻。人君  
之養。必順其節。故四牛脩鹿脯田豕脯。麋脯  
脯。麋鹿田豕麋皆有軒。雉兔皆有毛。但為脯。又  
禮記集註 卷之十二 九  
可腥食。腥食時皆以藿葉起之。而不細切。故爵  
云皆。有軒為雉羹。免羹皆有毛菜以和之。  
鵝鵝范芝。柿。蔞。根。棗。栗。榛。柿。瓜。桃李。梅。杏。棗。梨。  
薑桂。自牛脩至此三十一物。皆大夫燕食。有膾  
無脯。有脯無膾。士不貳羹。庶人耆老不徒食  
此言燕食尊卑之等。膾脯為珍羞。故雖大夫亦  
不得兼羹。蔬為食之本。雖士亦不可闕。然不得  
二。降及庶人。唯耆老食必膾。春用蔥。秋用芥。豚  
有肉。非耆老不得食矣。膾。春用蔥。秋用芥。豚  
春用韭。秋用蓼。脂用蔥。膏用薤。三牲用藪。和用  
醢。獸用梅。此二節言用物之宜也。蔥取其辛。暢其  
其氣。或順其味也。脂膏稠農故用蔥薤以散之。  
三牲體大。恐有毒。蓼不足以解之。故用藪醢。

皆酸物。和之所。鵝羹雞羹。鵝羹之麥。魴鰾。蒸雞  
以收其味也。鵝羹雞羹。鵝羹之麥。魴鰾。蒸雞  
燒雉。雞無麥。雞雞羹三物皆切。麥以和之。魴鰾  
皆和之。以香。不食。雞鰾。狼去腸。狗去腎。狸去正  
春。兔去尻。狐去首。豚去腦。魚去乙。鼈去醜。此九  
為不利。肉曰脫之。魚曰作之。棗曰新之。栗曰撰  
之。桃曰膳之。梨曰攢之。此皆治擇之名也。牛夜鳴則廄  
辛。冷毛而羹。羶狗赤股而躁。臊鳥鵲色而沙鳴  
鬱。豕望視而交。騊尾馬黑脊而般臂。漏不可食  
雞尾不盈握。弗食。舒鴈翠。鵠鵠肝。舒鳧翠。雞肝。  
禮記集註 卷之十二 十  
鴈腎。鵠臍。鹿胃。此九物亦肉腥。細者為膾。大者  
為軒。或曰麋鹿魚為菹。麋為辟雞。野豕為軒。兔  
為宛脾。切蔥若薤。實諸醢以柔之。○羹食自諸  
侯以下。至於庶人無等。大夫無秩膳。大夫七十  
而有閣。羹食常日所用。故無尊卑之等。膳則  
常膳七十有閣。則有常膳。閣。天子之閣。左達五  
以板為之。所以度飲食也。天子之閣。左達五  
右達五。公侯伯於房中。五。大夫於閣。三。士於  
一。天子尊庖。廚遠。故左右夾室。各五閣。諸侯  
一。廚稍近。故惟一房之中。五閣也。大夫卑而無  
嫌。故遠之。而亦於夾室。少之。而三閣。士卑不得  
為閣。但於室中。為上。以度食。五者。三牲之肉。

及魚膳三者豕魚○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  
腊一則食而已

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凡  
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  
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者使  
人受五十異糧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  
九十飲食不違寢膳飲從於遊可也六十歲制  
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唯絞給衾冒死  
而后制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  
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五十杖

禮記纂註

卷之十二

十一

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  
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七十不  
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五十不從力政  
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  
之事弗及也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  
凡自七十以上唯衰麻爲喪凡三王養老皆引  
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瞽  
亦如之凡父母在子雖老不坐有虞氏養國老  
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

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  
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  
在國之西郊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  
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皐而祭縞衣而養  
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曾子曰孝子之  
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  
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  
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  
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大馬盡然而況於人

禮記纂註

卷之十二

十一

乎樂其心使親心之悅也不違其志承順其志  
毋少違悖也怡聲以問以樂其耳柔色以溫  
以樂其目昏定以安其寢晨省以安其處如是  
而又以飲食盡心養之然此但終父母之身愛  
所愛敬所敬則○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  
修孝子之身也  
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爲惇史  
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后乞言亦微其禮皆有惇  
史五帝之時風氣未開人情淳厚故於老者但  
法其德行以飲食奉養其氣體而不乞言其  
有惇厚之德足爲世法者記之於籍以爲惇史  
此所謂五帝憲也三王之世風氣漸開人文漸  
著雖亦法其德然既養之後又乞其言比之  
觀感于不言之中者氣味稍薄矣然其乞言也  
禮亦微略是其憲德之意亦不替于五帝之舊  
也有惇史與五帝同此所謂三王又乞言也

○淳熬煎醢加于陸稻上沃之以膏曰淳熬

陸稻爲飯煎醢加于飯上又恐味薄更 淳母煎

沃之以膏各曰淳熬此八珍之一也

醢加于黍食上沃之以膏曰淳母

日淳母此八珍之二也 炮取豚若將封之剗之實棗於其

腹中編萑以苴之塗之以謹塗炮之塗皆乾擘

之濯手以摩之去其皽爲稻粉糲溲之以爲醢

以付豚煎諸膏膏必滅之鉅鑊湯以小鼎臠脯

於其中使其湯毋滅鼎三日三夜毋絕火而後

調之以醢醢

八珍之三曰炮豚其四曰炮牂

禮記集註卷之十二

之去其五臟而以棗實其腹中裏之以編萑塗

泥擘泥手不淨且肉熟後必濯手然後摩去其

粥敷其外手則解析其肉以此粥和之而俱煎

盛湯以小鼎之臠脯置干湯中其湯須少滅不

可沒鼎恐湯入鼎而壞脯也三日三夜不絕火

令微熱以溫養之至食時則 擣珍取牛羊麋鹿

麋之肉必服每物與牛若一捶反側之去其餌

孰出之去其皽桑其肉

淳熬

淳母

醢

炮

燂

臠

脯

醢

醢

醢

醢

醢

醢

醢

醢

醢

醢

醢

醢

醢

之以醢若醢醢

絕其理橫斷其文理也

此八珍爲熬捶之去其皽編萑布牛肉焉

之六也 施麋施鹿施麇皆如牛羊欲濡肉則釋而煎之

與薑以灑諸上而鹽之乾而食之施羊亦如之

施麋施鹿施麇皆如牛羊欲濡肉則釋而煎之

以醢欲乾肉則捶而食之

此肉加于火上爲之

其皽皮然後布于編萑之上先以桂薑之屑灑

之次用鹽釋謂以水潤釋之也或濡或乾唯人

所欲此八珍之七也 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

小切之與

稻米稻米二肉一合以爲餌煎之

此節周禮糝

三者之肉 肝管取狗肝一

幪之以其管濡炙之

多寡均也

禮記集註卷之十二

舉燂其骨不羆

謂炙骨皆熟而焦食之不

醢

醢

醢

醢

醢

醢

醢

醢

醢

醢

醢

醢

醢

醢

醢

醢

醢

醢

醢

醢



咸如之言內外之等。非特男女為然。雖夫婦得相親者亦然。非特妻事夫為然。雖少事

長。事夫。婦之禮。唯及七十。同藏無間。故妾雖貴。亦然。夫。婦之禮。唯及七十。同藏無間。故妾雖貴。亦然。

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將御者。齊漱澣。

慎衣服。櫛縱筭。總角。拂髦。衿縷。暴肌。雖婢妾衣。

服飲食。必後長者。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夫婦雖無嫌。然必哀老而後無間者。厚別也。齊戒散齋。致

敬也。後長者。不以賤廢。長初之倫也。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

○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作而自問之。妻不敢見。使姆衣。

服而對。至于子生。夫復使人日再問之。夫齊。則

禮記纂註卷之十二

不入側室之門。有夫婦然。後有父子生。男子設

弧於門左。女子設帨於門右。三日。始負子。男射。

女否。男子設弧。示將有事于大地四方。於門左。教以理陽道也。女子設帨。示有佩服以事

人於門右。教以理陰道也。三日始抱。○國君世子使人代射。以示其志。女子則否。

○國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大牢。宰拿具。三日。卜士負之。

吉者宿齋。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保受乃負之。牢醴負子。賜之。

束帛。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國君以太牢。接見其子。宰

夫掌其設。禮之具。子生三日。將行此禮。使卜士之吉者。使抱子。內人以子授士。上承而抱。

夫掌其設。禮之具。子生三日。將行此禮。使卜士之吉者。使抱子。內人以子授士。上承而抱。

夫掌其設。禮之具。子生三日。將行此禮。使卜士之吉者。使抱子。內人以子授士。上承而抱。

之。以見於父。詩承也。六矢者。天地各一矢。并四方為六也。射天地四方。期其有事於遠大也。然

後保母受子於士。則見子之禮畢矣。宰既掌具。故以醴禮負子之土。仍賜束帛以酬之。食乳養也。

○凡接子。擇日。冢子則大牢。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國君世子大牢。其非冢子。則皆降

一等。所以明貴賤之分也。○異為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

而寡言者。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其次為保母。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

此人若養子之禮。諸母眾妾也。可者謂雖非眾妾。如傅御之屬。婦德全備者。使為子師。以養其德性。其次或德備而微者。使為慈母。以審

其欲惡。又次或有德而未備者。使為保母。以安其起居。唯此三母。同居于室。他人無事不得輒往。恐見

驚動也。○三月之末。擇日。剪髮為鬻。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是日也。妻以子見於父。貴人則

為衣服。由命士以下。皆漱澣。男女夙興。沐浴衣服。具視朔食。夫人入門。升自阼階。立于阼西鄉。妻

抱子出自房。當楣立。東面。此下三節。言卿大夫士名子之禮。髮或男角而女羈。取陰陽之相類也。大夫以上。特為新衣。命士以下。取

其視朔食。以示豐也。姆先相曰。毋某。敢用時日。祗兄孺子。夫對曰。欽有帥。父執子之右手。咳而

禮記纂註卷之十二

其欲惡。又次或有德而未備者。使為保母。以安其起居。唯此三母。同居于室。他人無事不得輒往。恐見

驚動也。○三月之末。擇日。剪髮為鬻。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是日也。妻以子見於父。貴人則

為衣服。由命士以下。皆漱澣。男女夙興。沐浴衣服。具視朔食。夫人入門。升自阼階。立于阼西鄉。妻

抱子出自房。當楣立。東面。此下三節。言卿大夫士名子之禮。髮或男角而女羈。取陰陽之相類也。大夫以上。特為新衣。命士以下。取

其視朔食。以示豐也。姆先相曰。毋某。敢用時日。祗兄孺子。夫對曰。欽有帥。父執子之右手。咳而

禮記纂註卷之十二

其欲惡。又次或有德而未備者。使為保母。以安其起居。唯此三母。同居于室。他人無事不得輒往。恐見



名之妻對曰記有成遂左還授師子師辯告諸

婦諸母名妻遂適寢當有以帥之帥之者父道

也必執右手必咳而名之示慈也妻對曰當記

夫言以成之成之者母道也授師以子授子師

也諸婦同族卑者之妻諸母同族尊者之妻先

卑後尊欲名成於尊也適寢復夫之燕寢也

夫告宰名宰辯告諸男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

某生而藏之宰告閭史閭史書為二其一藏諸

閭府其一獻諸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

諸州府夫人食如養禮命名即告州閭將俟其

訓以受征役以稽德行以應賓與皆始于是人

室如養禮請與其妻禮食如婦始養舅姑之禮

禮記集註卷之十二 十七

也○世子生則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

于阼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名之乃降

此諸侯名世子之禮世子見於路寢不在三月

之末嫌緩也不執手撫首咳而名之嫌慢也皆

所以重適子庶子見於外寢撫其首咳而名之

禮帥初無辭此諸侯名衆子之禮外寢即燕寢

辭無卿大夫士夫妻禮帥初謂升立之前如前儀也無

致對之辭若尊故也○凡名子不以日月不以

言名子

○妾將生子及月辰夫使人日一問之

子生三月之末漱澣風齊見於內寢禮之如始

入室君已食徹焉使之特餼遂入御此大夫士

禮內寢謂適妻寢如始入室如○公庶子生就

妾初來嫁時也特餼寵異之也○公庶子生就

側室三月之末其母沐浴朝服見於君擯者以

其子見君所有賜君名之衆子則使有司名之

此諸侯生庶子之禮君有所賜○庶人無側室

者及月辰夫出居羣室其問之也與子見父之

禮無以異也此庶人生子之禮分雖殊而情則

也○凡父在孫見於祖祖亦名之禮如子見父

無辭家事統于尊故父在則祖名之辭者夫婦

所以相授受也祖尊故有其禮而無其辭

禮記集註卷之十二 十八

此卿大夫○食子者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劬

謂劬勞之也○大夫之子有食母士之妻自養

其子食母乳母也○由命士以上及大夫之子

旬而見旬讀為均適子妾子或有同特生者其

見家子未食而見必執其右手適子庶子已食

而見必循其首此天子諸侯之禮未與后夫人

食之後乃見衆禮食而先見家子急于正也禮

子緩於庶也○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用

唯女俞男肇華女肇絲男應速女應緩男用成

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

數謂一十

百十萬之

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

讓不同席不共食教之有別也後長者教之讓也九年教之數日十年

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計數日知朔望與六

故就外傳日居夜宿皆在於外恐其離衣不帛

傳而間斷也學六書與九數以備用也

襦袴禮帥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不以帛爲

靡也所行禮節皆循初時之所教處其安有改

爲也朝夕所學皆少事長之禮欲其熟而安也

其業必請於傳擇其簡要信實者而習之防其驚與欺也

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

情也學舞所以養血禮記纂註卷之十二

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冠則成人

學禮冠而後服備故衣裘帛教讓學幼儀則已

知孝弟之道至此益加以篤行也博學而不教

人恐所學未精也內蓄其德三十而有室始理

男事博學無方孫友視志三十曰壯可以娶妻

受田給役之事博學無常所志所慕則學之學

無常師主善爲師也遂順朋友而視其志之所

尚舍已從人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

服從不可則去五十命爲大夫服官政七十致

事凡男拜尚左手四十曰強道明德立之時也

是以事物相比比方而窮其理合則服從不合則

名東西時北也八年入小學之時

十九

一云內而不出是博學不教之意覺是

文王武王成童謂十五以上

一官之大政七十曰老年邁而力衰故

當還其職事於君拜尚左手尊陽道也

女子十

年不出姆教婉婉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

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邊豆菹

醢禮相助奠自此至篇末皆言女子之事不出

言婉于容有聽受無違逆之內也女師教以婉于

麻枲績事也治絲繭織事也織紝組紃織事也

此皆教以女工之事以供衣服也又使觀祭祀

醢諸物以禮相長者而助其奠此教之以祭祀

之禮也始于容德中于女工終于祭祀婦人之

事盡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

而嫁聘則爲妻奔則爲妾凡女拜尚右手十五

禮記纂註卷之十二

則笄必待六禮備而后嫁者妻也不待

六禮備而從者妾也尚右手尊陰道也

禮記纂註卷之十二終

禮記纂註卷之十三

宋 陳 澹集說

明 徐師曾集註

湯道衡纂輯

玉藻第十三

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

此天子祭服之正也

宗廟之服首服衣冕買玉以藻各十一旒出於前後者有穆穆深遠之延以覆其上此冕之文也身服袞衣衣五章以龍為主裳四章亦在其中也此衣之文也服此以祭七廟之先王對越祖考以文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為貴也

此天子祭服之正也

禮記纂註

卷之十三

之外玄冕之服冕三旒衣裳一章五冕之最下帝出乎震以敬天也服以治人則月朔聽閏月事於南門外之明堂離明之極以勤民也閏月則閏門左扉立于其中閏月亦用玄冕但以非

東門南門皆謂閏門

之門左為正陽閏非正月故閏左由右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餽奏而食日少牢朔月大牢五飲上水漿

皮弁冠用白鹿皮為之服用于五升之布

酒醴馳朝服用皮弁而朝食即以此者不敢棄改造不敢厚於所養也日中所食即朝食之餘不別

此天子祭服之正也

之本也漿酒醴馳備其養奉食玄端而居動則也此皆皮弁而食之事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御警幾聲之上下年

御警幾聲之上下年

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

玄端素衣素裳玄言

陰幽之色於晏息為宜然其燕居不昵小人不志規戒左右列史善惡必書欲以致謹也聲音之道與政通故御警幾聲之高下以明其政之

自貶損切於憂民也

政可知矣或遇凶災即○諸侯玄端以祭裨冕以朝皮弁以聽朔於大廟朝服以日視朝於內

聽朝告朔而聽其政

朝玄冕以祭以陰幽思也裨冕以朝隨其爵以尊卑也聽朝稟於君親禮之大者故其服尊受朝於內朝禮之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

辨色黎明也

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也君退聽政於路寢不敢釋服必視

也

大夫退而後釋君又朝服以食特性三俎祭肺

特性取也

夕深衣祭牢肉朔月少牢五俎四簋子卯稷食

三俎夕夕

菜羹夫人與君同庖朝服以食敬養身也特性

特性之內

則在朝食初殺牲時止夕服深衣便燕居也祭肺

祭肺為五俎

牢肉異於始殺也月朔重於日食故易特性為少牢加三俎為五俎二簋為四簋子卯疾日當戒故食損稻粱而專用稷膳損雞犬而唯用菜

祭亡乙卯

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君子遠庖廚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

無故不殺

夫士必有辨禮也而有故而殺禮也殺而弗親仁也殺牲盛饌作樂日舉年不順成

仁也君大

君衣布摺本。關梁不租。山澤列而不賦。土功不

興。大夫不得造車馬。君士以竹爲笏而象飾其本。君士以竹爲笏而象飾其本。

賦以寬民財。不興土功。○卜人定龜史定墨。君

定體。有宜用則使卜人定之。凡卜必先以墨書龜

龜以求吉兆。乃鑽之以觀其所折。若從墨而折

大謂之兆廣。若裂其旁岐細出謂之兆臺也。則折

使太史定之。既折則吉凶之兆有體矣。所謂體

也。則君自定之。卑者視其小而尊者視其大

而難故以爲。○君羔幣虎犴。大夫齊車。鹿辟豹

犴。朝車。士齊車。鹿辟豹犴。羔取其潔。虎取其威。象取其文。若大夫之

朝車。與士之齊車。皆鹿辟豹犴也。大夫貴故嫌

與君同。士賤不嫌與大夫同也。○君子之居恒當戶。寢恒東首。

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

而坐。凡知禮者皆當如是。故繫以君子言。○日

五盥。沐稷而饋梁。櫛用櫛櫛。髮晞用象櫛。進

羞。工乃升歌。日必五盥。於其間而沐。則以漸

進羞。工乃升歌。稷之水。饋梁之水。其櫛音展。白木

髮也。初沐髮濕滑。故用白木櫛。有間髮乾。濯

用象齒櫛。於是進酒與羞。工乃升堂以琴瑟而

歌焉。既克之以和平之味。又感之以浴用二巾

和平之音。皆爲新沐氣虛。致其養也。浴用二巾。上體貴以絺之精。下體

上絺下浴。出杆履廁席。連用湯。履蒲席。衣布帨

身。乃屢進飲。浴用二巾。上體貴以絺之精。下體

草席上。而以湯洗足。洗竟然後立。蒲席上。而

衣布以拭乾其身。乃著履而進飲。亦爲新浴體

之也。○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史進

象笏。書思對命。齊戒。易寢。以澄其慮。沐浴以潔

所命者。而入告於君。恐遺忘。既服。習容觀。玉聲

也。此敬之在於越宿者也。既服。習容觀。玉聲

乃出。揖私朝。輝如也。登車則有光矣。至日風興

而習容觀。愈儼也。習玉聲。欲其中心也。乃出與

家臣揖於私朝。時則敬君之心。根心生色。德容

輝如。而有章矣。及登車。則敬君之心。發越。○天

子揖珽。方正於天下也。珽。大圭也。以其撻然無

示天下也。諸侯茶。前詘後直。讓於天子也。茶。取

之意。自圓下方。以示上有大夫。前詘後直。無所

不讓也。大夫之劬。上下皆殺。上讓。○侍坐則必

退席不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人臣燕見於君

有別席可退。則退就之。以坐若旁無別席。或君

不許其退。則當引却。離坐於君親黨之下也。

○登席不由前爲躐席。相離稍遠。固可從下而

升。若布席稍密。或數人共一席。必須由前。徒坐

乃可得已之坐。若不由前。則是躐席矣。不盡席尺

不盡席尺。席之前一尺。示無所求於前也。讀

書食。則齊豆去席尺。食則置豆之處。去席尺。讀

祭然後祭先飯辯膏羞飲而俟若賜臣食而以客禮待之敬其

臣也則臣之尤宜加敬故客食先祭今必俟君命而後祭客遜而食今先君食羞而備膏諸

味若君膏食然客食而告飽今則啜飲若有以俟君歿而後歿皆不敢以客禮自居也若有

管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君命之羞羞近者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凡膏遠食

必順近食若君賜食自有膳宰膏羞而不以客禮待之則羞必俟君食而後食飲以

俟君飯而後飯乃其食羞遠近一如君之命嫌以君羞有美惡也凡膏遠羞必自近羞始一順

其陳列之序不敢有所選擇去君未覆手不敢取於其間客與不客皆然也

殯君既食又飯殯飯殯者三飯也君既徹執飯殯君既食又飯殯飯殯者三飯也君既徹執飯

殯君既食又飯殯飯殯者三飯也君既徹執飯殯君既食又飯殯飯殯者三飯也君既徹執飯

與爵乃出授從者食畢而覆手以循口之兩旁恐有飯粒汚著之也殯以飲

澆飯也禮食竟更作三殯以助飽實君未覆手則臣不敢殯明不敢先君而飽也君食竟則臣

又飯殯如是者三明後君飽而勸侑也君既既微臣乃執已之飯與爵以出授從者不敢先微

且微之必親也○凡侑食不盡食食於人不飽唯水漿勸也俟

不祭若祭為已俛卑食於人不飽禮之謙也客食必祭重主人之饌也水漿微物非盛饌之比故不祭若祭

則為大壓降卑屈禮貴得中也○君若賜之爵則越席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飲率爵而俟

君率爵然後授虛爵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

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禮記集註卷之十三

退則坐取屨隱辟而后履坐左納右坐右納左

拜君賜而祭之率爵不敢後授爵不敢先始終一於敬也酒如禮度明肅之貌言言意氣和訖

之貌已止也曲由自得而不失之貌貌而中○屨何隱僻處著之納右納左皆不愆其儀也

凡尊必尚玄酒唯君面尊唯饗野人皆酒大夫側尊用棨士側尊用禁

而君尊之也如酌祭饗野人則皆以酒酬其勞而不面尊臣不敢專惠也○始冠緇布冠自諸

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諸侯以下通用之存古無用敝之亦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

可越時也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

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

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

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

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

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

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

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

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

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

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

玄冠編武不齒之服也

玄冠編武非凶非吉使不跪教被屏棄之人服

之亦以居冠屬武自天子下達有事然後綏

君也

動而有為則詳而文靜而無事則畧而質故燕

居之冠連屬其武不若禮冠臨著乃合也不加綏不致

綏也

○五十不散送親沒不髦以全孝也不

全孝也

○大帛不綏玄冠紫綏自魯桓公始

也

○朝玄端夕深

衣

○深衣三袪

縫齊倍要袷當旁袷可以回肘

此深衣之制袷之為要度袷之上下

二尺四寸要之廣七尺二寸三倍於袷此要度

袷之上下

也

○唯君有黼裘以誓

禮記集註

卷之十三

齊度也

袷之交接則在身之兩旁此袷制也肘袷袖之連

長尺二寸袖廣二尺二寸則倍肘而可回肘此

袷袖之連

袷度

長中繼袷尺袷二寸袷尺二寸緣廣寸半

也

此言深衣非特可為夕服其以素為純緣而著其制法之

於外者名長衣其著於朝服祭服之內者名中

衣其制繼袷口者以半幅而袷其一尺此深衣

長中之所異也袷廣二寸袷廣二寸緣廣寸也

袷而不可

半則深衣長

○以帛裏布非禮也貴賤相稱禮

中之所同也

○衣正色裳間色非列采不入公門振絺綌不

入公門表裘不入公門襲裘不入公門

青赤黃白黑五

方之正色也衣貴用之緣紅碧紫駢五方之問

也裳賤用之列采謂正服之色各有尊卑品

列也非此不入公門防其僭也夏則禪葛不入

惡見體而襲也冬則表裘不入惡無袷衣而簡

也襲裘不入

○續為繭繻為袍禪為絺絺為絮

用新綿則謂之繭用舊絮則謂之袍皆衣之有

者謂之有表而無裏者謂之絺絺有表裏而無

者謂之絺

○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

升季康子

○孔子曰朝服而朝率朔然後服之

始用生絹

○朝服以視朝至朔日必先服皮弁聽朔而

後服朝

○曰國家未道則不充其服焉

禮樂刑政未合於先王之

道則亦不宜充盛其衣服

禮記集註

卷之十三

省大裘非古也

謂國君固可衣黼裘以誓軍旅省耕

斂今服大裘則僭天子而非古禮也

君衣狐白

裘錦衣以裼之

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士不衣

狐白

狐白裘以狐腋下白毛皮為裘君衣此裘

者居左示威猛之衛也

狐裘者居右狼裘

之白者少士賤不得衣也

君子狐青裘豹褰玄

綃衣以裼之

君子謂大夫士燕居則狐青裘降

於純用狐也

以玄綃為

麕裘青豸褰絞衣以裼

之

裼之

狐裘黃衣以裼之

錦布狐裘諸侯之服也

黃衣以裼之

黃衣以裼之

黃衣以裼之

黃衣以裼之

黃衣以裼之

黃衣以裼之

黃衣以裼之

黃衣以裼之

黃衣以裼之

黃衣以裼之

黃衣以裼之

黃衣以裼之

黃衣以裼之

黃衣以裼之

黃衣以裼之

黃衣以裼之

黃衣以裼之

黃衣以裼之

黃衣以裼之

經 93-734

視朝衣羔裘。蜡祭息民。衣狐裘。犬羊之裘不視。

不文飾也。不視。犬羊之裘。人所不視。以。

裘之視也。見美也。平則襲。不盡飾也。君在則視。

盡飾也。此言視襲之異。宜裘之視者。欲以見示。

於哀。不必盡飾。故襲而不。服之襲也。充美也。是。

故尸襲。執玉龜襲。無事則視。弗敢充也。服之襲。

尊無所示。敬則襲。聘享執玉。無籍則襲。執龜以。

則視。亦謂在君所也。○笏。天子以球玉。諸侯。

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魚須。鮫。

禮記集註 卷之十三 九

魚之須。文飾也。士亦以竹為笏。見於天子與射。

無說笏。入大廟說笏。非禮也。小功不說笏。當事。

免則說之。既指必盥。雖有執於朝。弗有盥矣。此。

笏之用也。諸侯朝。犬大聘。諸侯大射。大夫卿。射。

皆禮之不可忽者。故不脫笏。入大廟。所以事神。

雖當事亦不脫笏。慮簡實也。小功則禮主勝情。

故不說當事而免。則事可以勝禮。故說之。指笏。

必盥手者。為將執事也。及有執。凡有指畫於君。

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笏畢用也。因。

飾焉。陳事於君前。而用手指畫。則失容。諸君所。

觀之。笏乃人人之所畢用也。故先王因為。笏度。

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

笏度也。天子至士皆長二尺六寸。其中皆博三。

寸。天子諸侯君道而有所伸於下。故殺其上。大。

夫士臣道而有所屈於上。故殺其下。其殺。○天。

六分三寸而去一。是殺處廣二寸半也。

子素帶。朱裏終辟。天子以素為帶。以朱為裏。從。

之而素帶。終辟。腰後兩耳及紳。侯亦此帶。盡緣。

帶。辟垂。大夫緣其兩耳及紳。而士練帶。率下辟。

士視大夫。所殺者三。以繪為帶。不得用素。一也。

大夫以上。合帛為之。士唯單帶。而緞緝其兩旁。

二也。不得緣兩耳。居士錦帶。弟子縞帶。藝處士。

而唯緣其紳。三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藝處士。

也。錦帶示文。并紐約。用組三寸。長齊于帶。紳長。

禮記集註 卷之十三

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

紳居二焉。紳。繫結三齊。并竝也。紐帶之交結處。

組以約。則帶始束而不可解矣。其制無分貴賤。

紳帶之垂者。士三尺。自腰而下為稱也。言士則。

其土可知。有司欲便於趨走。故去五寸。又引。

子游之言。以證三尺之制。言人長八尺。腰帶之。

下。四尺五寸。三分之而紳居其三。故長三尺也。

素練緝辟

音皮木作

緝緣也

大夫素

率下辟

率意律

士練帶

居士道

藝處士

紳長

組三寸

長齊于

帶

紳居二

焉

紳

繫結三

齊

并竝也

紐帶之

交結處



四寸凡帶有率無箴功凡君大夫士之帶當率

用箴之功若肆束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無箴功也

擁之勤勞者當其有事則收而持之於手或事

迫而走則擁而抱之○鞞君朱大夫素士爵韋於懷恐傾跌失容也

圖殺直天子直諸侯前後方大夫前方後挫角頭中央五寸亦謂之

士前後正鞞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也肩兩角

五寸肩革帶博二寸此玄端服之鞞也鞞象裳

裳故鞞以朱素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故鞞以爵色之韋此鞞色之因分而異也凡鞞

皆以韋為之其形則有圖殺直二者天子直四角無圖無殺也公侯上下各殺五寸所殺之處

禮記集註卷之十三

以物補飾之使方變於天子也大夫下方而上圖其上角變於君也士則上下直方以其賤不

嫌與君同也此鞞形之因分○一命組鞞幽衡而異也其數制則無分貴賤

再命赤鞞幽衡三命赤鞞蔥衡此記侯臣鞞佩

士子男之大夫一命緇赤黃色鞞即鞞也幽黑不純黑也

色衡佩玉之上橫者蔥青色公侯之大夫十男而而朱明

之卿再命公侯○王后褱衣夫人掄狄君命屈伯之卿三命

狄祭先王服之鞞形於玄衣者曰褱衣王后從子作從子

狄夫人從公侯伯祭先公服之鞞刻維之形於作維之

赤衣者曰屈狄子男妻受王后之命者服之此作屈狄

於上者也再命褱衣一命褱衣士褱衣黃衣曰褱衣

伯之大夫子男之卿之妻服之白衣曰褱衣公侯

伯之士子男之大夫之妻服之黑衣曰褱衣子男

之士之妻未命者服之唯世婦命於奠爾其他此內服之行於下者也

則皆從男子世婦天子二十七人凡妻貴因夫

俟蠶畢獻繭命之服乃服○凡侍於君紳垂足耳其他則皆從男子也

如履齊順靄垂拱視下而聽上視帶以及袷聽鄉任左

垂以手則下垂而拱耳目必端目端則視下而不上恐驕也耳端則聽上而不下恐畧也然其

視下非過貶也耳端則聽上而不過裕其聽上非過高而自亢侍立在右聽言何左欲其聽之審

也○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

不俟屨在外不俟車節以玉為之所以明信輔

禮記集註卷之十三

有二節時有一節時故合云三節也隨事緩急惡則二節故走緩則一節故趨官朝廷治事處

也外謂其室及官府也在官近故不俟屨在外遠故不俟車趨與走皆然

夫不敢拜迎而拜送士於尊者先拜進面答之拜則走

拜則走不敢拜迎恐其答拜也去則拜送者以

若見於大夫則先拜於門外然後進而見面若大夫出迎而答其拜則走避之

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諡若字名士與大夫言名士字大夫

名士字大夫君前臣名然大夫沒則稱諡及字

夫皆謂生者也於大夫所有公諱無私諱凡祭不諱廟中不諱教學臨文不諱

不諱廟中不諱教學臨文不諱有公諱尊有所

不諱廟中不諱教學臨文不諱有公諱尊有所

有所屬也凡  
祭祭羣神也  
○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

羽佩玉比德也徵為事道宜脩角為民民道  
宜靜羽為物物道宜積故趨以采齊行以肆夏  
在左左為無事之方也趨以采齊行以肆夏

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

王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

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路寢門外至應門謂之趨采齊

詩之和緩者也故趨之惡者歌之路寢門內至

堂謂之行肆夏詩之嚴敬者也故行之緩者歌

之此皆和之以樂也其直去而回轉則圓如規

其直去而橫轉則方如矩進而前則其身累儻

如揖而不過於亢退而後則其身微仰如揚而

不過於卑此皆節之以禮也唯其如此然後玉

禮記纂註

卷之十三

十三

聲右中徵角左中宮羽鏘然和鳴而可聽也故

君子方在車既聞鸞和之聲於其耳今行步又

鳴佩玉之聲於其身無時無處而不致其敬是

以心中無斯須不和不樂而非違邪僻之心無

間可入也

○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居則設佩

朝則結佩世子有君在不佩玉以示謙然所謂

結德佩不敢比德右設事佩不敢忘事故居則

設事佩恐其畧也朝則結德佩戒其傲也此不

佩玉之齊則結結佩而爵鞞則結結其佩而服

也此不佩玉之二也

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

佩玉有衝牙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

德焉唯若喪哀不尚文飾故不佩玉此不佩玉

之三也有衝牙然後有聲故佩玉必有

德焉

○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

羽佩玉比德也徵為事道宜脩角為民民道  
宜靜羽為物物道宜積故趨以采齊行以肆夏  
在左左為無事之方也趨以采齊行以肆夏

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

王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

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路寢門外至應門謂之趨采齊

詩之和緩者也故趨之惡者歌之路寢門內至

堂謂之行肆夏詩之嚴敬者也故行之緩者歌

之此皆和之以樂也其直去而回轉則圓如規

其直去而橫轉則方如矩進而前則其身累儻

如揖而不過於亢退而後則其身微仰如揚而

不過於卑此皆節之以禮也唯其如此然後玉

禮記纂註

卷之十三

十三

聲右中徵角左中宮羽鏘然和鳴而可聽也故

君子方在車既聞鸞和之聲於其耳今行步又

鳴佩玉之聲於其身無時無處而不致其敬是

以心中無斯須不和不樂而非違邪僻之心無

間可入也

○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居則設佩

朝則結佩世子有君在不佩玉以示謙然所謂

結德佩不敢比德右設事佩不敢忘事故居則

設事佩恐其畧也朝則結德佩戒其傲也此不

佩玉之齊則結結佩而爵鞞則結結其佩而服

也此不佩玉之二也

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

玉如山之

水之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

璠玕而組組綬公侯有鎮圭之德長人而體陽

方正陽朱色之綬以此之式夫有通達之德事

人而體陰道故佩周流無滯之水蒼玉陰幽綦

色之綬以此之世子將成元良以全美且觀人

文以成化故佩喻王之美綦色之文以此之

德未成功未著故佩次玉

孔子佩象環五寸而

朱錦也未備成人之文

童子不裘不帛不履絢

無總服聽事不麻無事則立主人之北南面見

先生從人而入不裘不帛恐溫傷氣且戒奢

之喪不為著服但往聽主人使令之事也不麻

不加絰也從人而見先生不以卑幼煩長者為

禮

○侍食於先生異爵者後祭先飯客祭主人

辭曰不足祭也客殮主人辭以疏主人自置其

醢則客自徹之此成人之禮先生齒德尊於已

者異爵者實於已者後祭示饌

醢則客自徹之

醢則客自徹之

不為已也。先飯。示為嘗食也。客然。盛主人之饌也。禮盛主人之飯也。辭者。食之主。故主人視饋。客亦親衛禮也。○一室之人。非賓客。一人徹壹食。

之人。一人徹。凡燕食。婦人不徹。一室之人同居。人為同事而相聚以食者。二者皆為無賓主之分。故但推少者一人徹之。婦人不徹。質不備禮也。○食棗桃李。弗致于核。瓜祭上環。食中棄所。

操。致極也。食其肉而不極于核。環。橫切之。圓如環也。上環。謂意間食中而棄所操之皮也。○凡食果實者。後君子。火孰者。先君子。

當使尊者先食。火孰者。先君子。果實生者。則有先嘗之禮也。○有慶。非君賜。不賀。

家雖有喜慶之事。必君賜如爵命。土田車服之類。則當賀。否則不賀。以君賜為榮也。有憂。

禮記纂註 卷之十三 五

者。此下。○孔子食於季氏。不辭。不食肉而殯。凡

將食。必與辭。食則先載。次殺。至肩乃飽。而殯。孔子不然。以季氏之饋。失禮故也。○君賜

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賜。受矣。明日又乘

服。謂君所而拜謝所。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也。

謂再拜。敬之至也。○君賜。諸侯之卿大夫。使於王。朝而受天子之賜。○君

賜。稽首。據掌致諸地。凡拜。賜者。當行稽首之禮。

而頭與手。酒肉之賜。弗再拜。酒肉之賜。輕。故唯

拜也。○凡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賜賜君子。以

德惠之。以物曰與。與小人。○凡獻於君。大夫使

宰士親。皆再拜稽首送之。膳於君。有葷桃茢。於

大夫去茢。於士去葷。皆造於膳宰。大夫使宰者

禮而受。獻也。士賤。故得親往。大夫初遣宰時。已

拜送矣。及至君門。則或宰或士。又拜送。以授小

臣也。膳。美食也。必用葷桃茢者。防不祥之物。或

干之也。桃。以其性。葷。以其氣。茢。以其形。皆造膳

宰者。以不敢專達。必。○大夫不親拜。為君之答

已也。親。所以不。大夫拜賜而退。士待諾而退。又

拜。弗答。拜。大夫往君門。而拜。君昨日之賜。及門

退。不待小臣報諾。士則拜。竟不退。必待小臣報

諾而後退。既報。又拜。君之諾。乃退。以君不答拜

故可拜也。言此。則大。○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

夫為答拜而退。可知。禮記纂註 卷之十三 十

拜於其室。衣服。弗服。以拜。敵者不在。拜於其室

其室。大夫之家也。衣服。弗服。以拜。下於君賜也。

敵者。尊卑相等也。其室。獻者之家也。主人不在

不得拜。受於家。故往拜於其。○凡於尊者。有獻

室。若在則不復往拜之矣。○凡於尊者。有獻

而弗敢以聞。資於有司。及贈從者之類。○士

於大夫。不承賀下。大夫於士。大夫承賀。士於大

遠若有慶事。不敢承受。大夫之親賀下。○親在。大夫於士。大夫尊卑近。則可承賀矣。○親在。行禮於人。稱父。人或賜之。則稱父拜之。自專也。○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乘路車不式。禮充美也。盛者。以質為敬。故祭天所求之裘。不裼。誠心。不尚文飾也。乘路車不式。敬心不可他用也。○

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應辭唯速而恭。諸緩而慢。○親老。出。不易方。復

不過時。親癯。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節也。易方。則恐

召已而莫知所在。過時。則恐愆期而貽親之憂。疏節。謂常行疏畧之禮。非大節也。父沒

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沒而杯圈不

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手澤。凡汗漬批點之類。皆是口澤。口所漬

也。父母既沒。而挾其書。執其器。則想見其人。哀痛慘怛。至不能讀。且飲焉。則事死如事生。事亡

如事存。而可謂終身之大孝矣。豈區區疏節可比哉。○君入門。介拂闕。大

夫中根與闕之間。士介拂根。君謂鄰國來朝之君。門大門也。介謂

禮記集註 卷之十三 十七

上介。卿也。闕。門中央所樹短木也。大夫。中。介也。根。門兩旁之長木也。士。末。介也。賓入門。由西屏

之中。上介從賓。在後。稍東而衣拂闕。中。介以次而西。適當賓後。中於根闕之間。末介則極西。而

衣拂根也。主。擯入門之禮。亦如之。但由東屏。爾賓入。不中門。不履闕。公

事自闕西。私事自闕東。此賓謂鄰國來聘之卿大夫也。不履闕。不中門。稍東

而近闕。避國君之體也。由闕西用賓禮也。私覲。私享奉君之命。公事也。由闕東用賓禮也。私覲。私

面。申已之信。私事也。○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

武。士中武。徐趨皆用是。君謂天子諸侯也。接武。謂二足相躡。每踏于半

不得各自成迹。君與尸分皆尊。故行皆緩。大夫漸曳。故足跡相繼。言稍速也。士極曳。故舉足開

而問容。一跡言速也。其間徐疾趨。則欲發而手

不能猶不

不能猶不

不能猶不

不能猶不

不能猶不

不能猶不

不能猶不

不能猶不

不能猶不

不能猶不

不能猶不

不能猶不

不能猶不

足毋後。行有當疾。起者其履頭固欲發。然手其常。罔豚行。不舉足。齊如流。席上亦然。旋行者

則足循地而不舉。足既不舉。身又俯折。故端行

齊曳地如水之流。其行於席上。亦當然也。端行

顧雷如矢。弁行。剡剡起履。有當直行者其身亦小折。故頭直臨前而

顧如星。雷之垂。其進步。則如矢之直也。有

當急行者。則履頭剡剡而起。欲速故也。○執

龜玉。舉前曳踵。蹢躅如也。龜以失疑玉以聘享。皆重器也。故執之者

舉足之前趾而曳其後。○凡行容惕惕。惕惕。直

蹢躅。促狹不調步也。○凡行容惕惕。惕惕。直

也。謂行於道路。則然。蓋回。○廟中齊。齊。朝。廷。濟

濟。翔。翔。宗廟禮法之所在。故其容收持而嚴正。

枉則失容。舒緩則近階也。○廟中齊。齊。朝。廷。濟

齊。邀。心泰。故其容閑雅。此燕居之容也。有足容

重手容恭。重。不輕舉移也。目容端。口容止。無聯

妄動。聲容靜。頭容直。直。不傾顧也。氣容肅。肅。不

容德。中立不倚。儼然。色容莊。坐如尸。燕

居告溫溫。告。謂教示人也。溫溫。所謂

顏色。如見所祭者。之誠也。喪容纍纍。色容

纍纍。纍纍。無所歸貌。其色

纍纍。纍纍。無所歸貌。其色

纍纍。纍纍。無所歸貌。其色

纍纍。纍纍。無所歸貌。其色

纍纍。纍纍。無所歸貌。其色

纍纍。纍纍。無所歸貌。其色

纍纍。纍纍。無所歸貌。其色

纍纍。纍纍。無所歸貌。其色

纍纍。纍纍。無所歸貌。其色

纍纍。纍纍。無所歸貌。其色

纍纍。纍纍。無所歸貌。其色

暨言容諮諮色容厲肅視容清明立容辨

言則教令嚴飾色則嚴厲肅視則清明

卑母調立之容辨卑不為矜高之態也雖貴賤

矣故戒之頭頸必中欲直山立不搖動也

行當行而盛氣顛實揚休顛讀為填塞之填實顛音用休

內故思之出也如陽氣之煦物其來無窮也

玉色溫潤而凡自稱天子曰予一人對之稱無曰一則已

伯曰天子之力臣肱之臣宣力四方者也

侯之於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莫非王土特

禮記纂註卷之十三十九

在邊邑曰某屏之臣某邊邑遠謂之屏者蔽其

於敵以下曰寡人小國之君曰孤寡人寡德之人孤者

君之老下大夫自名擯者曰寡大夫世子自名

擯者曰寡君之適下臣下等之臣謙也繫老於

稱寡謙也稱爵尊也世子公子曰臣孽

自名謙也稱適明繼體也臣以適

為君也稱尊士曰傳遽之臣於大夫曰外私

不匹適也家臣自稱於所臣事之大夫曰傳遽之臣士賤

給其王之役使猶驛傳之車馬供給給遽之使令

也自稱於外大夫曰外私大夫之家大夫私事

臣稱私人言外則於已所臣事者也

使私人擯則稱名私事謂非行聘禮而以他事

人之副今以在賓館而主國致禮則已為主人

故稱擯私人已之屬臣也私事使而私人擯則

無問上大夫下大夫皆公士擯則曰寡大夫寡

降而稱名以非正聘也

君之老若行正聘而以公士為擯則擯辭稱下

大聘者曰寡君大夫之小聘者曰寡大夫稱上大夫之

之老重公事也大夫有所往必與公士為賓也

所謂公士擯者蓋大夫以正聘往鄰國君必與

之公士以為擯非若私事之以私人擯也又申

上文之意

禮記纂註卷之十三終

禮記纂註卷之十三終

禮記纂註卷之十三終

禮記纂註卷之十三終

禮記纂註卷之十三終

禮記纂註卷之十三終

禮記纂註卷之十三終

禮記纂註卷之十三終

禮記纂註卷之十三終

禮記纂註卷之十三終

禮記纂註卷之十四

宋 陳 澧集說

明 徐師曾集註

湯道衡纂輯

明堂位第十四

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

禮記纂註 卷之十四

北面東上。中階者南面三階故稱中諸伯以下言國而不言位家上諸侯之位也門即應門明堂無重門門東門西門內之東西也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而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此是九州之牧諸之采者以采取當州美物而貢天子也。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四塞九州之外夷狄也若天子新即位或其國君易世皆一來朝告至也。○昔殷紂亂天下。脯鬼侯以饗諸侯。是以周公相武王以伐紂。武

依音安痛  
去聲

案齊

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於成王。○成王以周公爲有勲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韜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大路廣祭天之車弧祭所以開張旌旗之幅者其形如弓以竹爲之韜則弧之衣也旒屬于旂之正幅而畫日月以爲章即天子所建之太常也。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

禮記纂註 卷之十四

二

牲用白牡。魯禘以文王爲所出尊用犧象山罍之帝而以周公配之器也尊酒器鬱尊用黃目。此合下節俱祫祭之器也尊酒器之狀於鬱也鬱尊盛鬱聖酒之尊黃目黃柔也灌用玉鬯大圭薦用玉豆雕篋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梲。梲醢也薦鬱以獻尸也以玉飾瓊以玉飾豆也雕篋雕飾篋柄也簠簠屬爵行酒之器也以玉飾之仍因也。因爵形而雕飾之也。加者大散獻散角皆以璧飾其口虞俎名梲夏俎名虞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褱而舞大夏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

戴音嚴  
音獨

白牡殷牲

犧象山罍  
案齊

玉鬯大圭  
周爵玉豆  
雕篋  
案齊

任作壬

也納夷蠻之樂於大廟言廣魯於天下也

樂也清廟周頌升樂工於廟堂之上而歌此詩也下管象堂下以管吹象武之詩也朱子赤盾

玉戚玉飾斧柄也著象冕而執此干戚以舞武王伐紂之樂又服皮弁見褻衣而舞夏后氏大

夏之樂林任皆樂名廣魯於天下言周公勲業之盛廣及四夷故廣大其國禮樂之事以示天

下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禕立于房中君肉袒

迎牲于門夫人薦豆籩卿大夫贊君命婦贊夫

人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而天下大服

祭之冕服儀節此以上言魯禘如天子之制副

首飾也禘衣也本王后服亦以尊周公故得

服之房大廟之東南室也贊助命婦內則世婦

外則卿大夫之妻也揚舉廢不舉也天下大服

禮記纂註卷之十四

謂敬服周公之德宜饗此也

是故夏禘秋嘗冬烝春社秋省

而遂大蜡天子之祭也此言時祭大蜡如天子

朝于方岳之歲則廢春祠故此祭之秋省

敏則知八蜡之通否故遂因之而大蜡也大廟

天子明堂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此言

廟如天子之制也魯無明堂而大振木鐸於朝

天子之政也此言施教令如天子之制

山節藻梲也木鐸所以警動衆聽者

稅○復廟重檐復廟重屋也重檐檐下復

達鄉剡楹以密石庫柱使之精悍也達通也鄉

反坫出尊坫築土爲之在兩楹間兩君好食

亦於廟言之凡物在內爲入在外爲出

今尊在坫之南迴露向外故謂之出也崇坫康

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圭爵禮器之重者不可

康安之刻鏤于屏使之文理疏通也

自山節至此言廟飾如天子之制也

氏之路也鉤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

路周路也

之屬夏后氏駟馬黑鬣殷人白馬黑首周人黃

馬蕃鬣言車旂駕馬得兼前代如天子之制也

夏后氏牲尚黑殷白牡周騂剛此至蒲勺言牲

禮記纂註卷之十四

代如天子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

也著殷尊也犧象周尊也

夏后氏以琖殷以斚周以爵

夏后氏以雞夷殷以斚周以黃目

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

通者爲疏勺刻鳧形其口微開如

蒲草本合而未微開者爲蒲勺

籥伊耆氏之樂也

之利以草爲籥未有竹之聲也



之器盛黍稷俎有虞氏以梳夏后氏以楬殷以楨周

--

禮記纂註卷之十五

宋 陳 澧集說

明 徐師曾集註

湯道衡纂輯

喪服小記第十五

斬衰括髮以麻為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此言為父

母服同而齊衰惡筭以終喪男子冠而婦人笄

男子免而婦人髻其義為男子則免為婦人則

髻此言男女喪服首飾之別也直杖竹也削杖桐也竹體圓象天父

禮記纂註 卷之十五

猶天也又取其歷四時不改猶終身之痛也桐削方象地母猶地也又哀戚之心同於喪父也

祖父卒而後為祖母後者三年此言適孫承重

為祖母降期猶父為父母長子稽顙大夫弔之

雖總必稽顙服重者先稽顙而後拜服輕者拜

從重若大夫臨弔於士士雖總服至輕婦人為

夫與長子稽顙其餘則否夫與長子之喪皆稽

顙其餘即父母男主必使同姓婦主必使異姓

亦不先稽顙也此為無主後者言也男主使同姓雖皆不為父

得與女主使異姓雖姊妹及女不得與也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已後父親親以三為五以

此主適子若介子別為山母期

此言以終不為之長

五為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親親之禮上

居其中三也然父之上有三祖子之下有三孫是以

三為五也祖之上有三曾高祖孫之下有三玄

孫是以五為九也此五服之屬也故制服之法

由父以上而漸殺之則父斬衰三年祖齊衰

期曾高皆齊衰三月由子以下而漸殺之則長

子三年庶子適孫期服大功曾玄皆總麻由

親兄弟而旁殺之則同父期同祖大功同曾祖

小功同高祖總麻如此則尊祖父於上慈子孫

於下友兄弟於旁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

而本宗之親盡矣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

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四廟謂高曾

始祖居中為五此據月祭之廟言也別子為祖

庶子王亦然所重在王不在適庶也別子為祖

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五世而遷之宗其

禮記纂註 卷之十五

繼高祖者也是故祖遷於上宗易於下尊祖故

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禰也別子於其後世自為

之宗也若別子之後為其族人所宗此百世不遷

而父兄兄弟宗之此謂繼禰者為小宗也小宗

凡四繼禰繼祖繼曾繼高祖是也獨言繼禰

初皆從繼禰始也自高祖至玄孫之子凡五世

此子與父之高祖無服不可統其父同高祖之

其宗也。庶子非繼嗣之宗不得祭。庶子不為言祖則自祖而上可推矣。

長子斬。不繼祖與禡故也。以非正統。庶子不祭故輕之。

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耐食。殤者幼而後者長而未育。二者皆耐食於祖廟。庶子不得立祖廟故不祭也。

者明其宗也。庶子不得立祖廟但祭於繼禡小宗之家而已。親親尊尊。

長長。男女之有別人道之大者也。此言服制所寓之義。開人道之大者也。

道之從服者。所從亡則已。屬從者所從雖沒也。從服謂徒從從者義也。義有時而割故所從亡則已。屬從者恩也。恩無時而絕故所從雖沒猶服焉。從從者恩也。恩無時而絕故所從雖沒猶服焉。從從者恩也。恩無時而絕故所從雖沒猶服焉。

服從服。謂徒從從者義也。義有時而割故所從亡則已。屬從者恩也。恩無時而絕故所從雖沒猶服焉。從從者恩也。恩無時而絕故所從雖沒猶服焉。

雖沒猶服焉。從從者恩也。恩無時而絕故所從雖沒猶服焉。從從者恩也。恩無時而絕故所從雖沒猶服焉。

不若屬從之重也。妾從女君而出則不為女君

禮記集註 卷之十五

之子服。妾謂女君之姪婦也。其來也與女君同入故服女君之子。與女君同若女君犯七出而出則姪婦亦從之出。子禮不王不禘王死母自服其子。姪婦不服也。

者之大祭。諸世子不降妻之父母。其為妻也。與

大夫之適子同。皆為妻之父母。無服。世子不降妻之父母。其為妻也。與大夫之適子同。

敢擬於君道。故不降也。夫為妻齊衰杖期。唯大

夫之適子不杖。世子與之同。皆以父在。情不得

伸。父為士子為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

尸服以士服。祭用生者之禮。蓋子道也。尸以象神自用本服。父為天子

諸侯子為士祭以士其尸服以士服。祭以士之禮也。祭其父之禮也。

也。為父母喪未練而出則三年既練而出則已

若被出時有父母之喪未期則服三年之服。為

既與夫族絕則其情復隆於父母。如在室時也

既期則其服已除。未練而反則期既練而反則

逐之。若被出而夫命之反未練則期同於出嫁之服也。既練則逐其三年不可中道而除也。

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九月七月

之喪三時也。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

也。故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祭不為除喪

也。以實歷之月言之則再期期九月七月五月三月以歲時之氣言之則三年二年三時一時也。故三年之喪一期而行小祥之祭除經帶之服禮存乎人道順乎天又言祭與練雖

禮記集註 卷之十五

同時並舉然祭以展其無窮之思非為練三年

而設也。特以天道既變不得不為之節爾。三年

而後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間不同時而除喪以

事故不得及時治葬中更練祥時月以樞在殯

不可除服故不舉祭及是葬畢必舉練祥二祭

也。然此二祭仍作兩次舉行如此月大功者主

練祭除經帶後月祥祭除衰服也。大功者主

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為之再祭朋友虞祔而

已。死而無父母親兄弟則從父兄弟服大功者當主其喪已雖主喪而死者却有妻若子為服三年之服特妻不可為主子幼不能為主則必為舉練祥二祭若無總功之親則朋友主之葬畢為之虞祭耐祭而已。士妾有子而為之總無子則已。

祭耐祭而已。士妾有子而為之總無子則已。

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稅喪謂

卷之十五

五

窮門破宮

卷之十五

六

7

其貨財焉此子集宮廟歲時使之祭其祖廟三也兼此三者其恩極深有父之道故謂之同居繼父當服齊衰期以報之也或繼父有大功之親或其後自有子皆所謂有主後也則於此子恩必不隆故雖同居亦謂之異哭朋友者於門居繼父但服齊衰三月而已

外之右南面南面為主以待賓也耐葬者不築宅宅主也耐葬不必再筮也士大夫不得耐於諸侯耐

於諸祖父之為士大夫者其妻耐於諸祖姑妾耐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耐耐必以其昭穆

諸侯之貴絕宗故不可耐士大夫尊卑同故耐妻從夫而耐祖姑妾降於妻而耐妾祖姑若其間諸祖之別亡為士大夫之與已同者則其妻亦無士大夫之祖姑可耐及妾無妾

禮記集註卷之十五七祖姑可耐則間曾祖一位而諸侯不得耐於天上耐高祖以其昭穆同也

子天子諸侯大夫可以耐於士尊祖而孫貴則又不敢早為母之君母母卒則不服此亦謂宗

子母在為妻禫婦也為慈母後者為庶母可也為祖庶母可也嫡不可為庶後後其生母者亦不得為他庶後唯妾子無母而為慈母後者可為庶母可為庶母蓋慈母原無子之妾為慈母後者原無母之子乃可通融其間

為父母妻長子禫言當禫之喪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子祭而孫不祭丈夫冠而不為殤婦人笄而不為殤為殤後者以其服服之既冠既笄則雖未昏嫁亦

而人矣故兄弟之為其後主者以齊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

主喪者子於父妻於夫孤孫於祖父母臣於君未葬不得除喪經也其餘自期以下至總之旁親則但以主人未葬不得變葛當服麻箭以至月數足而除不必如主人葬畢后除也

笄終喪三年齊衰三月與大功同者繩屨斬衰而前笄卷髮以終三年婦人之重服也慈并久之齊衰三月者分尊而恩為輕大功九月者分卑而恩稍重是以先王酌深淺練筮日筮尸視濯皆要經杖繩屨有司告具而后去杖筮日筮尸有司告事畢而后杖拜送賓大祥吉服而筮尸言

禮記集註卷之十五八二祥之禮臨事而豫服祥祭之服者殺哀之漸也去杖而筮者敬也既筮而杖以拜送賓者哀也至大祥則吉服而筮庶子在父之室則為其母不禫此言不命之士庶子不以杖即位庶子位階與父同室者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杖即位可

門外去之父主適子喪有杖故適孫不以杖也父主適子喪有杖故適孫不以杖也父在庶子也即位不主庶子則庶孫可無避矣

為妻以杖即位可也義同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為主君無弔外臣之禮若在此國而適遇其卿大夫之喪則弔之以主君之故耳故主君代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所弔雖已葬主人必免主人未喪服則君亦不錫衰

其臣之子為主

已葬主人必免主人未喪服則君亦不錫衰

錫衰

錫衰

錫衰

錫衰

治其布使之滑易也。養有疾者不喪服遂以主

其喪非養者入主人之喪則不易已之喪服養

尊者必易服養卑者否人有疾無近親可依而

必釋去之惡其內也若有疾者死既無主後則

此有親而來養者當不及前服而遂主其喪若

養者無親別有喪服非養而親者來主其喪若

則不易已前服之喪服尊謂父兄卑謂子弟妾

無妾祖姑者易牲而耐於女君可也女君適祖

無妾祖姑并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耐

無高祖妾也則舅主之虞卒哭在寢祭婦也耐於廟祭

舅之母也尊卑異故所主不同士不

攝大夫士攝大夫唯宗子大夫之喪無主士不

禮記集註卷之十五九

宗子主人未除喪有兄弟自他國至則主人不

免而為主親屬尚陳器之道多陳之而省納之

可也省陳之而盡納之可也賓客所贈以多為

可盡納于壙主人所具以禮為制故奔兄弟之

省陳之而數不可闕則當盡納于壙喪先之墓而後之家為位而哭所知之喪則哭

於宮而後之墓兄弟親情急於禮父不為衆子

次於外降於適也與諸侯為兄弟者服斬以其為下

殤小功帶澡麻不絕本誦而反以報之昆弟本

親以死在下殤故降為小功澡麻治去茅垢使

潔白也不絕本不斷去其根也報猶合也

何下又屈之而反向上以婦耐於祖姑祖姑有

合而糾之此降服之重者三人則耐於親者三人或二繼或一前一其妻

為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為大夫而耐於其妻

則不易牲妻卒而后夫為大夫而耐於其妻則

以大夫牲妻卒時夫為大夫當用大夫之牲以

祭矣卒後夫無退而耐則仍用前大

夫之牲以祭妻以卒時為大夫妻也若妻卒時

夫未為大夫卒後始為大夫而耐則以大夫之

牲祭其妻從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無服也者

喪者不祭故也為父後者有祭祀之責以宗廟

父之祀也婦人不為主而杖者姑在為夫杖母為長

禮記集註卷之十五十

子削杖女子子在室為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

子一人杖此明婦與女當杖之禮女子在室而

為攝總小功虞卒哭則免既總與小功服之輕者

主也恩輕而殺於前不略于後唯其宜也既葬而不

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有故不得疾

皆冠不可久無飾也及虞則主為兄弟既除喪

人至緇小功皆免仍盡禮也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報虞卒哭則免如不報

虞則除之此言為兄弟除遠葬者比反哭者皆

冠及郊而后免反哭葬地在四郊之外葬訖而

反主人在下皆免隨路不

可無節也。及至郊乃去冠。若弔雖不當免時。免而反哭於廟。禮不可廢也。

也。主人必免。不散麻。雖異國之君免也。親者皆免。

不散麻。謂其要經不使散垂也。此章記免服之禮。除殤之喪者。其祭也必玄。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

此言除喪。隆殺之服。奔父之喪。括髮於堂上。祖降踊。襲經于東方。奔母之喪。不括髮。祖於堂上。降踊。襲免于東方。經。

即位成踊。出門哭止。三日而五哭。三祖。升祖降。父母之所同也。其不括髮。不加首經。而免母之。

殺於父也。自即位至三祖。父母之所同也。五哭。初至哭。與明日又明日之朝夕而五也。三。適婦。祖初至哭。與明日又明日之朝夕而三也。適婦。

禮記集註 卷之十五

不為舅姑後者。則姑為之小功。舅姑為適婦大。功。今夫有廢疾。或他故不可傳重。或死而無子。不可受重。則雖適婦不為舅姑後矣。故姑以庶婦之服服之。

禮記集註 卷之十五

禮記集註 卷之十五

禮記集註 卷之十五

禮記集註 卷之十五

禮記集註 卷之十五

禮記集註 卷之十五

禮記集註 卷之十五

禮記集註 卷之十五

禮記集註 卷之十五

禮記集註 卷之十五

禮記集註 卷之十五

禮記集註卷之十六

宋 陳 澹集說

明 徐師曾集註

湯道衡纂輯

大傳第十六

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

之祭莫大於禘。故雖王者得行之。蓋王者既立。其報本反始之心。上及於諸侯及其太祖。大夫。

無窮。所以為祭之至大也。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祿及其高祖。諸侯五廟。太祖百世。

禮記集註 卷之十六

不遷。但及始祖。不及始祖所自出也。大夫三廟。士二廟。故必有大勳勞見祭於君。乃得與禘四。

世及其。○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

豆遵。遂奔走。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

以卑臨尊也。牧野一伐。順天應人。天下之大事。矣。於是燔柴以告天。陳祭以告社。設奠於牧野。

之館室。以告行主。既告而還。周京。遂率天下諸侯。執豆遵。疾奔走於祖廟。唯恐後也。追加先公。

以天子之號者。蓋祖考為諸侯分尊而號則卑。子孫為王分卑而號則尊。武王豈忍以其卑。○

號而臨之在上哉。此追王之不可以已也。

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

禮記集註 卷之十六

禮記集註 卷之十六



合族以食序以昭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

治者理而正之也。上治祖禰所以尊其尊。下治子孫所以親其親。旁治昆弟會合之以燕樂之飲食。次序之以班行之昭繆三者皆有禮義以分別之。戚者常隆疏者常殺而尊親睦友之道已無餘憾矣。

○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且先者五民不與焉。一曰治親。二曰報功。三曰舉賢。四曰使能。五曰存愛。五者一得於天下民無不足無不贍者。五者一物紕繆民莫得其死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

民不與謂未及治民也。治親即上治下治旁治也。由親以及功臣故報功次之。由已用以及未用故舉賢次之。由德以及才故使能次之。然此四者

或溺於私則愛而不知其惡故以存愛終焉。能行五者於天下則上無放政民各得其所而無不足且瞻者如五事之中有一事舛戾則政政煩與民不自保矣。然五者雖同所當務猶必以治親為始其所厚者薄而○立權度量考文章改

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

此七者制度之末故得與民變革以新其耳目定其心志也。

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

此天地之常經故不可變革。

○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

此因同姓以明異姓主名之禮。父族同姓則從大宗。母族同姓則從小宗。而以其飲食合聚其族之親屬故他姓之女來嫁者亦隨其夫之尊卑而稱之尊者為姊半者為婦以婦與母之名治婚姻交際會合之事則名分明而男女有別無淫亂賊逆之禍矣。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愼乎。夫為伯叔之伯叔舅大為從子則其妻謂之婦此與昭穆為宜若弟妻不可謂婦猶兄妻不可謂母以素昭穆也。天母婦之名得之則昭穆明矣。○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昏姻可以通

禮記纂註 卷之十六

三

同

乎。同高祖兄弟總服。服盡於此矣。同高祖之父祖亦無是。是滅殺同姓也。同高祖之祖者并祖。各自為宗。疏遠甚矣。服人五世以後相與通昏。故記者設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問如此。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

周禮大宗正。雖別而有正姓世系以聯繫之。未嘗分別又聯綴族人以飲食之禮不使殊異故雖百世之遠無通昏之事。此周道所以服術有六。一曰親為至而人始異於禽獸與。○服術有六。一曰親

親。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長幼。六曰從服。

親親者父母為首。次妻子伯叔尊尊者君為首。次公卿大夫名者若伯叔母子婦及弟婦兄嫂之屬。出入者女在室為入。適人為出。及為人後者長幼成人與三場也。從服下文六

也。從服有六。有屬從。有徒從。有從有服而無

服。有從無服而有服。有從重而輕。有從輕而重。

此言從術之中。有此六種。一曰屬從。子從母而服。母黨妻從夫而服。夫黨夫從妻而服。妻黨是也。二曰徒從。臣從君而服。君之黨妻從夫而服。夫之黨妻從夫而服。君之黨臣從君而服。三曰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為其妻之父。母本有服而無服。是也。四曰從無服而有服。公子服於君。母於外。兄弟無服。而其妻則服之。妻於夫之昆弟無服。而於婦則服之。是也。五曰從重而輕。妻為其父母期重也。夫從妻而服之。三月則為輕。母為其兄弟之期重也。夫從母而服之。三月則為輕。目為其母練冠輕矣。而其妻則為之服期。是也。

禮記集註

卷之十六

四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輕。自義

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

然也。仁以情言。世遠者恩愛漸疎。用仁循親之義。而上下之至於祖。則祖輕。義以分言。自出者各分愈隆。用義循祖之等而下之。至於禰。則祖重。一輕一重。宜合如是。非以私意為隆殺也。

○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

君有燕飲之禮。以親族人。而族人不敢各以其親而親。君限於位也。蓋君雖行仁以睦族。族人當守義以尊君也。庶子不祭。明其宗也。庶子不得為長

子三年。不繼祖也。庶子非大宗。則不得祭。別子

小宗所主之祖。禰明大宗。小宗之別子為祖。繼各在也。下二句與小記同意。

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

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

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

者。五世則遷者也。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義

也。別子有三等。此專以卿大夫言。至公子則具在下文也。大宗唯一。小宗有四。繼禰者兄弟

高祖者。二從宗之。至干四從。親屬盡絕。此所謂五世則遷者也。蓋大宗始祖之親。始祖之廟以

義立。而百世不毀。小宗高祖之統。高祖之服以情盡。而五世則遷。唯立宗之法。本

平祖故敬宗。乃所以為尊祖也。有小宗而無

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

禮記集註

卷之十六

五

者。公子是也。此章宗之大小。以嫡庶言也。以庶兄弟為宗。故名小宗。然別無適見

第可立。則無大宗矣。以嫡兄弟為宗。則為大宗。然不復再立小宗。則無小宗矣。若公子止一人。

無他公子。可為宗。是無宗也。則亦無他公子。宗於已矣。蓋公子上不得宗君。下未為後世之宗

有此三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為其士大夫之

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有公

道。言公子雖未為後世之宗。而一時統領已有宗道。公子之公。謂公子之適兄弟為君者。為其

庶兄弟之為士大夫者。立適公子之為士大夫者。為宗。使此庶子宗之。此所謂有大宗而

無小宗也。然繼世宗法。亦不○絕族無移服。親

外此。故曰公子之宗道也。者屬也。三從兄弟同高祖。猶服總麻。四從則族屬盡絕。無延及之服矣。蓋服之相為以

有親今親屬既絕其  
不為服理當然也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

于祖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是故人道親

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

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重社稷故愛百

姓愛百姓故刑罰中刑罰中故庶民安庶民安

故財用足財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禮俗刑

禮俗刑然後樂詩云不顯不承無斁於人斯此

之謂也以仁而言則尊祖者始於親親以義而言則尊祖者終於親親是人道不過親

親而已唯親親則上推親之所自出而尊祖矣

尊祖則下推祖之所由繼而敬宗矣敬宗則各

禮記集註 卷之十六 六

親其同宗之人而收族矣收族則報本反始而

宗廟之禮嚴矣既嚴宗廟則與宗廟為存亡者

社稷也既重社稷則相與守社稷者百官族姓

也官得其人則刑罰不濫而中刑罰既中則民

有所措手足而安民安則各樂其業而食貨所

資上下俱足財用既足則養生喪死無憾而百

志遂百志既成則恒心常存反樸還淳而禮俗

成而爭鬪之患息和平之氣通其樂可知自

親親至禮俗刑不顯不承之謂也樂

無斁於人之謂也故引詩以証之

少儀第十七 薦羞之小威儀故名少儀

聞始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不

得階主適者曰某固願見罕見曰聞名亟見曰

朝夕誓曰聞名此篇以謙道教人故記者首先

自謙言聞之於人也語子真

中書聖刑

猶成也樂

高詩詩周

不顯顯也

不顯顯也

不顯顯也

不顯顯也

不顯顯也

不顯顯也

不顯顯也

不顯顯也

不顯顯也

不顯顯也

不顯顯也

不顯顯也

不顯顯也

不顯顯也

不顯顯也

不顯顯也

不顯顯也

不顯顯也

不顯顯也

不曰願而曰固願慮主人不即見已而假此

請之辭也將命者通客主言語出入之人也皆

者升進之喻主主人也言賓請見之辭不得徑

指主人也適者主賓適體之人也罕見曰聞名

蓋疑疎濶之久未必主人肯見也亟見親昵故

不言聞名誓者無問亟罕皆曰聞名無所見也

適有喪者曰比童子曰聽事比言欲比方於執

事見使令也適公卿之喪則曰聽役於司徒

掌其事 君將適他臣如致金玉貨貝於君則

曰致馬資於有司敵者曰贈從者適他謂以朝從去弊

馬資謂資給道路車馬臣致襚於君則曰致廢

衣於賈人敵者曰襚親者兄弟不以襚進以衣

禮記集註 卷之十六 七

者曰襚廢襚稱廢衣者不敢必其用也賈人識

物價貴賤不以襚進謂直陳之不須執以將命

臣為君喪納貨貝於君則曰納甸於有司賈馬

入廟門賈馬與其幣大白兵車不入廟門納甸

司言所入之物即所受之田邑所出明非已物

也賈馬主於死者故可入廟門賈馬與幣主於

生者故不可入廟門大白兵車雖亦為死賈者

者以其為田賦之具故但陳之於外也賈者

既致命坐委之擯者舉之主人無親受也不親

授主人不親受

受立授立不坐性之直者則有

喪異於吉也

之矣與立者授受則皆不跪恐煩其俯故委曲

而跪者然 ○始入而辭曰辭矣賈始入門主人

擯者告主人曰辭矣言曰當即席曰可矣致辭讓恐其簡而無文也  
就席擯者慮賓主再辭故告之曰可矣恐其煩而無節也 ○排闥說屨於戶

內者一人而已矣有專長在則否一人謂長者  
長在堂或在室則後人之人 ○問品味曰子亟  
雖長者亦不得脫于戶內也

食於某乎問道藝曰子習於某乎子善於某乎  
人之情品味有偏嗜道藝有殊能問品味不可  
斥之以好惡而問道藝不可斥之以能

否而暴 ○不疑在躬不度民械不願於大家不  
警重器言行在身之事必欲當理不可使疑事  
利鈍恐人以非心疑已也大家爵位所致不  
可顧望重器他人所寶不可斷毀皆厚道也

禮記集註 卷之十六 八  
汜埽曰埽埽席前曰拊拊席不以鬣執箕膺搗  
泥廣拊除也鬣帚也埽席上不得用埽地之帚  
恐不潔也膺肩也搗箕舌也執箕而拊則以箕

可持向尊者敬也 ○不貳問問上筮曰義與志  
與義則可問志則否人有疑而問于上筮者當  
以責神見人上筮欲問其所卜何事則曰義與  
志與義者事之宜為志者心之隱謀故義則可

問其事志則不 ○尊長於已踰等不敢問其年  
燕見不將命過於道見則面不請所之喪俟事  
不恤弔不取問年嫌序齒也不將命嫌若賓主  
問其所往恐卑也弔喪必待尊長 ○侍坐弗

問其所往恐卑也弔喪必待尊長 ○侍坐弗  
問其所往恐卑也弔喪必待尊長 ○侍坐弗

問其所往恐卑也弔喪必待尊長 ○侍坐弗

問其所往恐卑也弔喪必待尊長 ○侍坐弗

使不執琴瑟不敢擯不畫地手無容不娶也不  
則坐而將命無故而畫地弄手以為容揮扇以  
言 ○侍射則約矢射禮先設福于中庭箭倚福  
射若卑者侍射則一侍投則擁矢投壺之禮  
併取四矢故曰約矢 侍投則擁矢賓主亦各  
四矢皆委于地故曰擁矢皆不敢亢尊者也

勝則洗而以請客亦如之不角不擢馬射與投  
勝者之子第酌酒置干豐上其不勝者跪而飲  
之若卑者得勝不敢徑酌當前洗酌而請行觴

也待客亦如侍尊長之禮者所以優賓也角兕  
觥也今飲尊者不敢用角但如常獻酬之爵也  
投壺立籌為馬每一勝輒立一馬至三馬而成

然三馬難得故得二馬者取彼一馬以成三今  
禮記集註 卷之十六 九  
卑幼雖得二馬不敢進取尊長之一馬以

成勝也此皆委曲以全敬不復循常禮矣 ○執  
君之乘車則坐僕者右帶劍負良綬申之面掩

諸幣以散綬升執轡然後步執即下執轡也凡  
車故坐也執在左以便右抽今右帶劍者以君  
在左嫌妨君也綬制以索為環兩頭相屬以如

環處自左掖下過前後各上至背却合而出於  
右掖之中以申於前而自車下擲於帶上此先

理綬使就緒以待君升則還身向後復以覆帶  
如環處授君使君得兩手執之而升也良綬留

以待君故僕執散綬以升此時君方出 ○請見  
而就車僕者執轡以防馬逸然後行也

不請退朝廷曰退燕遊曰歸師役曰罷請見不  
有厭教之心也朝廷罷榮之地功成者退燕遊  
遊樂之地有節而止燕旅之事不可持久也

休息之命。○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運笏澤劍。故曰罷。還履。問日之蚤莫。雖請退可也。運笏。示欲還。還履。示欲罷。而乞曲禮。○事君者。量而后

入。不入而后量。凡乞假於人。爲人從事者亦然。然故上無怨而下遠罪也。此言筮仕之法。未仕。去就在我。故當量其可否。既仕則君臣之分未定。矣。雖有不可則去之義。然或不得自專。將不勝。輕進之悔。故不可入而後量也。彼乞假於人。特一物之微。爲人從事。特一事之小。猶必量之。況事君之大節乎。能量則無怨。○不窺密。不旁狎。而違罪。若之何其不量哉。事。論說故舊之非。戲爲不莊。

不道舊故。不戲色。窺。窺隱微之處。旁。近。狎。狎之。事。論說故舊之非。戲爲不莊。

禮記集註 卷之十六 十

之色。皆非厚。○爲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亡而無疾。頌而無譏。諫而無驕。怠則張而相之。廢則埽而更之。謂之社稷之役。君有過。諫之使改。可也。訕之則不恭。易干過實。故戒無譏。以是規非。易干矜謝。故戒無驕。君志弛而不振。爲怠張大。而助成之。國事廢而無用。爲廢埽蕩而更新之。此豈爲一身一家者所能哉。故○母拔來。母報往。行貴以漸。不謂之社稷之役。○母渎神。母循枉。母測未至。此二者相因之失也。母渎神。母循枉。母測未至。此二者相因之失也。○士依於

德。游於藝。工依於法。游於說。德。爲本。故當依循。而勿失。藝。爲末。而勿失。說。爲中。而勿失。

可游之以爲資。猶爲工者。依於制。○毋皆衣器之法。式。又游於變通之論說也。

服成器。毋身質言語。人之衣服成器。不可皆毀。其不善。徒取惡於人也。已。之言語有疑。不可自我。○言語之美。穆穆皇皇。質成。當取正於人也。

朝廷之美。濟濟翔翔。祭祀之美。齊齊皇皇。車馬之美。匪匪翼翼。鸞和之美。肅肅雍雍。此言君子穆穆。詞旨深遠也。皇皇。發言修正也。濟濟。齊一貌。翔翔。張拱貌。齊齊。整敕也。皇皇。其盛也。匪匪。行而有文之貌。翼翼。行列整治之貌。肅肅。倡者之貌。雍雍。應者之和。如此則衆美會而德容盛矣。○問國君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社稷之事矣。幼則曰。能御未能御。問大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樂人之事矣。幼則曰。能正於樂人。未能正於樂人。問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耕矣。幼則曰。能負薪。未能負薪。社稷之事。如祭祀。軍旅之事。如樂。樂。德。樂。語。樂。舞。之類。正者。正其善否。○執玉。執龜策。不趨。堂上不趨。城上不趨。武車不式。介者不拜。說見曲禮。○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爲尸坐。則不手拜。肅拜。爲喪主。則不手拜。婦人以正。故無手拜之特。葛經而麻帶。婦人重要。故率哭後。○取俎進俎。不坐。俎有足。立而。○執虛如執盈。入

禮記集註 卷之十六 十

禮記集註 卷之十六 十

禮記集註 卷之十六 十

禮記集註 卷之十六 十

禮記集註 卷之十六 十

禮記集註 卷之十六 十

禮記集註 卷之十六 十

禮記集註 卷之十六 十

禮記集註 卷之十六 十

禮記集註 卷之十六 十

禮記集註 卷之十六 十

虛如有人皆敬心○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跪燕

則有之此脫履之儀凡祭通君臣上下言也○

未嘗不食新嘗者薦新物於廢廟也○僕於君

子君子升下則授綬始乘則式君子下行然後

還立乘貳車則式佐車則否君子或升或下僕

之時君子未至僕者憑式以待之及至止之時

君子下車步行僕者乃下而還車以立以待君

子之去始終一於敬也乘貳車以下又承始乘

則式而言朝祀之剛曰貳尚敬故式戎獵之剛

故不式貳車者諸侯七乘上大夫五乘下大

夫三乘有貳車者之乘馬服車不齒觀君子之

禮記集註卷之十六

衣服服劬乘馬弗賈貳車多寡之數明尊卑也

敬也○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若獻人則

陳酒執脩以將命亦曰乘壺酒束脩一犬乘壺

束脩十脰脯也卑者曰賜尊者曰獻其以鼎肉

物多故第執其輕者而詳于致辭也其以禽加

則執以將命鼎肉肉之已解剔而升鼎其禽加

於一雙則執一雙以將命委其餘加于一雙不

其餘陳列犬則執綬守犬犬則授擯者既受

乃問犬名練牽繩也守御宅舍曰牛則執紉馬

則執鞅皆右之紉紉皆執之以牽臣則左之臣

而右手得以制其變也車則說綬執以將命甲

若以前之則執以將命無以前之則袒橐奉

胄前之謂以他物先之也袒開也橐甲衣胄

則執蓋弓則以左手屈執拊蓋輕便於執也

之而右手執簫以將命劔則啓櫝蓋襲之加

夫禕與劔焉啓開櫝也劔匣襲却合也夫禕劔衣

乃加禕于匣中而笏書脩苞苴弓茵席枕几類

杖琴瑟戈有刃者櫝篋簞其執之皆尚左手刀

卻刃授類削授拊凡有刺刃者以授人則辟刃

禮記集註卷之十六

脩脯也苞苴凡物苴藉而苞裹之以遺人也苴

得也上類謂警枕積者積而致之也篋簞也簞

如笛而三孔并笏書等十六物皆左手執上右

手捧下陰陽之義也下類謂刀環削曲刀拊刀

把辟偏也○乘兵車出先刃入後刃軍尚

左率尚右出先刃以刃向敵也入後刃不以刃

也右陰死道尚右○賓客主恭祭祀主敬喪事

示有必死之志也主哀會同主詡軍旅思險隱情以虞

容貌之恭為主祭祀以誠感格故以內心之敬

所以申令故以辭氣明盛為主軍旅所以禦敵

以禦敵故思險而危懼密謀而計度也○燕侍

食於君子則先飯而後已毋放飯毋流歡小飯

而亟之數噍毋為口容客自徹辭焉則止先食

之意後已勸食之意小口而飯防噎也亟疾而速備見問也數數而爵易至弄口為容故戒之食訖客欲自徹器主人辭之則止○客爵居始敬主人之饌終敬主人之命也

左其飲居右介爵酢爵僕爵皆居右賓飲之禮賓坐南向

以其東西分左右主人酬賓之爵賓受而奠於薦東是客爵居左也旅酬之時一人舉觴於賓賓受而奠於薦西至旅酬賓取薦西之觴以酬主人是其飲居右也若介之爵主人受爵之爵僕之爵皆居右者○羞濡魚者進尾冬右腴夏

不取與賓並也右鰭祭膾鰭魚從後起則膾肉易離故以尾向食者腹下肥處鱠在脊冬時陽氣在下則魚之美者在脊右之便於食也祭膾者剉魚腹下

禮記集註 卷之十六 十

大饗以 ○凡齊執之以右居之於左凡調和鹽薑薑也

調之為便故執之以右○贊幣自左詔辭自右此右而居羹器於左也

相禮者為君受幣則由君之左以幣自人來卑也傳君之辭命於人則由君之右以辭自君出

尊 ○酌尸之僕如君之僕其在車則左執轡右

受爵祭左右軌范乃飲酌尸僕與君僕同敬尸如敬君也其在車二僕

受酌之儀也較末○凡羞有俎者則於俎內祭

羞在豆則祭之豆間○君子不食園腴豕謂大豕腴腸

之地俎則在俎內也○小子走而不趨舉爵則坐祭立飲皆異於成人也

○凡洗必盥洗爵必先洗○牛羊之肺離而不

提心提猶絕也心中中央也牛羊之肺雖割離之而不絕中央少許便可手絕之以祭必手

○凡羞有酒者不以齊齊太羹也太羹者致○為君子擇葱薤則絕其本末羞首者進

喙祭耳喙口也口向尊者而○尊者以酌者

之左為上尊尊者先取耳以祭也○尊者以酌者

之酌人在尊之東其左為南故設尊者列上尊

尊於酌人之左若尊在南諸臣以次而北也尊

壺者面其鼻凡尊及壺皆以其鼻向君○飲酒

者祓者醢者有折俎不坐未步爵不嘗羞祓沐也醢冠而飲酒也折骨體于俎盛禮也為祓醢之小事而有折俎則不坐不敢以小事而當

禮記集註 卷之十六 十五

盛禮也步行也無算爵之禮行爵之後乃得

嘗庶羞未行爵則不先嘗先禮而後食也

牛與羊魚之腥羶而切之為膾麋鹿為菹野豕

為軒皆聶而不切膚為辟雞兔為宛脾皆聶而

切之切蔥若薤實之醢以柔之聶而切之者先

切之也餘○其有折俎者取祭反之不坐燔亦

如之尸則坐此中前章折俎不坐之事所謂不坐者非終食不坐也謂就俎取肺而祭於俎內及祭竟而反之於俎皆立而為之也若有燒肉在俎亦如此禮此原謂小事不敢當盛禮若尸尊則禮○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為罔衣裳之制取諸乾坤有其名則有其義服之罔而不知則不能顧名思義而體之於身是無



知之人矣。○其未有燭而後至者。則以在者告道。賢  
亦然。凡飲酒為獻主者。執燭抱燭。客作而辭。然  
後以授人。執燭不讓。不辭不歌。以在者告。如云。  
欲其致敬也。執燭抱燭。身親賤役也。執已燃之  
燭。又抱未燃之燭。愛客欲留之心。有加無已也。  
一席之內。獻酬交錯。或辭或讓。或歌。○洗盥。執  
皆不容廢。唯執燭之人。不暇為此。○洗盥。執  
食飲者勿氣。有問焉。則辟呬而對。奉進洗盥之  
執食飲以進之時。皆不可使口直氣衝尊者。若  
此時尊者有問。則偏其口之所向而對。首敬也。  
○為人祭。曰致福。為已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  
攝主而歸。昨曰致福。為致其祭祀之耐練。曰告。  
福也。已祭不致言福。但曰致膳而已。耐練。曰告。  
禮記纂註卷之十六  
言告其。凡膳告於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于  
事也。昨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送反命。主人又再拜  
稽首。其禮。大牢。則以牛左肩臂臠。折九箇。少牢。  
則以羊左肩。七箇。豕。則以豕左肩。五箇。即上  
日膳曰告。又兼致福而言也。展。轉視也。臂臠。臂  
節也。九箇。自肩至臠。折為九段也。周人牲禮尚  
右。右已祭。○國家靡敝。謂師旅饑饉之餘。財則  
故缺左。車不雕幾。甲不組。膳。食器不刻鏤。君子不履絲  
屨。馬不常秣。雕。刻畫也。幾。漆飾之。限也。滕。束  
也。以穀食。禮記纂註卷之十六終

禮記纂註卷之十七  
宋 陳 澧集說  
明 徐師曾集註  
湯道衡纂輯  
學記第十八  
發慮憲。求善長。足以謏聞。不足以動衆。發慮憲。謂致其  
思慮。以求合乎法則也。守常法。用中材。僅  
得乎小名。然非政治之要。故不足以動衆。就賢  
體遠。足以動衆。未足以化民。下賢人體遠。雖  
向于善。然非立教之  
本。故不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  
由學乎。學。者明德新民之舉。明德。則化民之本。  
立。新民。則化民之川行。美俗。以成。而為  
治之能。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  
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兌命曰。念終始。典  
于學。其此之謂乎。玉以琢而成器。猶人以學而  
以。一其學之方。學以定其教之地。引兌命。雖有  
言一念始終。常在於學。此教學為先之意。雖有  
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  
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  
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  
相長也。兌命曰。學學半。其此之謂乎。學以探斯  
禮記纂註卷之十七

因覺所識之有誤。知不足也。教者理或無以相  
通。則有求不能。應知困也。惟知不足。然後友  
求諸已。而道可知。惟知困。然後能勉。勉倍進而  
道益明。故教與學。雖不同。其至於道一也。窮命  
言教人之功。得學之半。  
即教學相長之謂也。  
術當作用  
比年每堂  
也中年間  
一平山離  
離絕絕經  
書之切讀  
樂食美與  
同居之人  
相講習也  
不習也知  
類通達觸  
類焉也

庫術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

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

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

立而不反。謂之大成。此言立教立學之方。以立

為義也。庠以養老。為義序。以習射。為義塾。以成塾。學不習也。知

也。天子諸侯之國。都則立大學。以教元子。衆子。卿大夫之

卿大夫之子。與所升俊選之士。焉。以立教。言。每

歲。皆有入學之人。間歲而行考校之法。其考之

禮記纂註

卷之十七

也。先觀其學業之淺深。如讀經而能斷句。一也。肄業而無倦怠。二也。博學而不寡陋。三也。論學

而能決是非。四也。知類通達。五也。徐察其德。行

之虛實。如辨別志趣。一也。樂于講習。二也。親愛

其師。三也。善于取友。四也。強立不反。五也。以此

考校。則文行相資。本末兼備。由小成以至大成

而造就。益

無窮矣。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

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記曰。蛾子時術之其

此之謂乎。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

學。學無不成。民皆化于為善。而可以易其舊俗

德。近悅遠來之故矣。此大學教人之道。所以明

術而成大垺。猶學者積累而成大道也。○大

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古者始入大學有

師服用皮弁之尊。祭用蘋藻之賓。雅肄三官其  
始也。示道尊而使民皆知敬學也。宵雅肄三。官其

也。小雅三。詩。皆君臣燕樂相勞苦之詞。祭菜

之時。使肄習之。蓋示以教成。官使之義。於

其始。入學鼓篋。孫其業也。入學之時。大胥擊鼓

也。入學鼓篋。孫其業也。入學之時。大胥擊鼓

聲。警動其志。使孫順而進業也。夏楚二物。收其

威也。朴作教刑。警其怠。未上禘。不視學。游其志

也。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幼者聽而弗問。學不

踞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記曰。凡學官先事

士先志。其此之謂乎。學不及五年。上禘之期。不視

速成也。職業所在。時令觀覽。不盡語以明其故

欲其體認而自得於心也。幼者有聽受而無問

禮記纂註

卷之十七

難蓋進學有時。不可踰躐其等也。凡此七者。乃

教人之大節。所當先者。說言已仕而學。則先其

職業之所急。求仕而學。則先其志。○大學之教

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學操縵。不

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

禮。不與其藝。不能樂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

脩焉。息焉。遊焉。凡為學之道。貴于能安。安則心

在。平焉。之不厭也。故時而教。弦固也。然初學之

時。手與弦未相得。便退而不調。弄其緩急之節。則於弦疎而不能安矣。時而教。詩固也。然詩人

之辭。依於聲律。使退而不習。其清濁高下之節。則其為詩。殆而不能安矣。時而教。禮固也。然先



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多寡以知言易止以知

行言四者之失皆原于心失者善之反也長其善使造于中正之歸救其失使絕乎偏之弊

非知其心○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謂

繼志矣約而達辭簡而意自明也微而臧言不發而指則善也罕譬而喻比方之辭少而感動之意深也如此則因言可以得意庶幾學者之志與師無間故可謂之繼志也

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傳喻能傳喻然後能為師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

長然後能為君故師也者所以學為君也是故

擇師不可不慎也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其此

之謂乎各隨其偏不以一類喻之故為傳喻以此傳喻之道而推之為長為君其理皆在此故師者人君所從學以為君者也其關甚大故擇之不可以不慎三王四代所以能為君亦惟慎于擇師耳其

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

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為尸則弗臣也當其為

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

以尊師也既擇師矣又當重之然以一人之貴而師匹夫之賤非人情所樂故其事為難師以傳道師嚴然後道尊學以求道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此師之所以不可以不嚴也

禮記集註

卷之十七

太

學也

學也

學也

之則必待以不臣之禮至與○善學者師逸而

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

而怨之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

及其久也相說以解不善問者反此善待問者

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

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此

皆進學之道也攻堅木者先易處易處既通則堅節自迎刃而解故善問者似之鐘急響則無餘韻必使人從容徐擊始有優揚不盡之聲故善待問者似之夫善學善問則獲其知行之益是為學者求進之道善待問則則克其小大之量是為教者進人之道也

禮記集註

卷之十七

七

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必也其聽語乎力不

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記誦古書以待學者之問以此為學則無得于心而所知有限故不足以為人師唯聽學者所問之語而隨答之必能傳喻而可以為師矣心求通而未得口欲言而未能所為力不能問也則迎其機而告語之至語之不知雖

舍之亦可當可而施也○良冶之子必學為

裘良弓之子必學為箕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

前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治鑪難輒易初弓勁難調而箕曲易製凡駕車者馬在車前唯初駕馬駒者及其常道車在馬前使駒習見大馬之牽車則不驚矣此三者習之有漸而不驟進學之以類而不泛求猶學者深造之

禮記集註

卷之十七

七

謝也或

師之有功

于已也相

說以解言

相讓而曉

解也解言

從容優游

不迫之意

不迫之意

不迫之意

不迫之意

不迫之意

不迫之意

不迫之意

不迫之意

不迫之意

不迫之意

不迫之意

以道也。若工，察此，可以有志於學。循其次序而期于有成矣。○古之學者，比

物醜類，鼓無當于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當

于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于五官，五官弗

得不治，師無當于五服。五服弗得不親，比物醜

類，之事相此方也。理有所不顯，則比物以明

之，物有所不一，則醜類以盡之。鼓之爲物，不宮

不商，於五聲本無所主，然其理則用之以和聲

則知鼓與聲爲類，餘可例推。學無當于吾身五

者之官，而五官得學以治，師不當五服之一，而

弟子無師之教，則五服之屬，不相和親，觀此則

其可以已乎。○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

大信不約，大時不齊。察於此四者，可以有志於

禮記纂註 卷之十七

本矣。大德無所不宜，不專一官之美。大道無施

治，故不約大時。如堯舜揖遜，湯武放伐，故不齊

不官者，官之本，不器者，器之本，不約者，約之本

不齊者，齊之本。所謂小德，三王之祭川也，皆先

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志於本

而言，河爲海之源，海乃河之委，未有源不積而

而委能充者也。故祭祀因之，此爲務本之意。

禮記纂註卷之十七 終

禮記纂註卷之十八

宋 陳 澧集說

明 徐師曾集註

湯道衡纂輯

樂記第十九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

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

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于戚羽旄，謂之樂。樂之

由人心之動而生，人心本靜，其有動者，由外物

之感而然。心既感物而動，則機不可退，故形於

禮記纂註 卷之十八

言而有聲。既有聲矣，則辭與意會，而清濁高下

之變自生。既有變矣，則成文不亂，而倫序節奏

兼備，而謂之樂矣。此樂之大槩，始於人心，終於

器數。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

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

者，其聲嗶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

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

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

而后動。此申上文感物而動之意，合音乃成樂

樂之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以感於物者言之，人

情喪所欲則哀，得所欲則樂。順其心則喜，逆其

心則怒於所畏則敬於所悅則愛皆感於物而後動性之發為情也。由是聲成文為音音比器為樂樂非本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禮以於人心者哉

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

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性難本善而情之感物不能無偏故先王慎其政之所以感人心者禮樂刑政是也人之心發為志言為聲禮道志使各中其節樂和聲使無所乖戾如是而有不中其節者則以教之有不率者則以罰之四者之事雖殊而要歸于慎感則一蓋民之有心其初本同感物乃異故慎感之道所以同民之心使各得其性而治道無遠不達爾此禮樂刑政之不可以已也○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

禮記纂註

卷之十八

二

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

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

之道與政通矣此言音生於人心之所感而人

此先王所以慎其政也治世政事和諧亂世政

事乖戾將亡之國其民困苦故形于聲者不同

如此此聲音所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

以與政通也羽為物五者不亂則無怙慝之音矣

尊故為君象商次濁故次于君而為臣象角半清半濁居五聲之中故次于臣而為民象徵聲清有民而後有事故為事象羽至清有事而後用物故為物象聲音之道與政相通故必君臣民事物五者各得其理而不宮亂則荒其君昏

此所謂音也五音也徵角半清半濁居五聲之中故次于臣而為民象徵聲清有民而後有事故為事象羽至清有事而後用物故為物象聲音之道與政相通故必君臣民事物五者各得其理而不宮亂則荒其君昏

通與導同行去聲

商亂則破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

其事勤羽亂則危其材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

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此言審樂以知

荒散知由其君之驕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此

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

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凡音者生於人

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

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

子為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

禮記纂註

卷之十八

三

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

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

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倫理音樂之妙

如此而樂尤不易知也故耳有所聞者知聲心

有所識者知音唯君子通乎道乃能知樂知樂

者知其通倫理者也審聲知音審音知樂有審

樂而不知倫理之政者故能知之則能盡之倫

理兼盡而治道自此備矣乃所謂倫理者禮也

不知聲音者不可與言音樂是惟知樂難耳知

樂則自幾于禮矣幾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者辨析精微之極也○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

食譽之禮非致味也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壹

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

此言界聲也

此言界聲也

此言界聲也

此言界聲也

此言界聲也

此言界聲也

此言界聲也

此言界聲也

此言界聲也

此言界聲也

此言界聲也

此言界聲也

此言界聲也

此言界聲也

此言界聲也

此言界聲也

此言界聲也

此言界聲也

此言界聲也

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

惡而反人道之正也。樂之隆者音則殺禮之大者味則輕。禮樂原不主于味。而禮之

音味也。清廟之瑟。隆矣。而朱絃聲濁。疏越聲遲。欲其遲緩

一倡三歎。聲希。非極音也。然而有遺音者焉。大

饗之禮重矣。而玄酒之尚。腥魚之薦。大羹之不

和。非致味也。然而有遺味者焉。是可以識先王

之意矣。本非以極欲故不極音。致味使進而得

其所謂遺音遺味者。則人人遊於廣漠而好惡

以平。可以復還。○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

而動。性之欲也。物至而知。知此二節。推言好惡失

有知覺。性既感物。則物之可好。然後好惡形焉。

可惡者。以吾知知之。而有餘矣。然則好惡形焉

禮記集註 卷之十八 四

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

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

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

也。於是。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淫佚作亂之事。是

故。強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

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上本

言既知之。則見可欲而好。形見可惡而惡。形此

亦情之不能無者。但貴有節耳。好惡無節。惟情

是徇。其性蕩矣。以至見化於物。而滅天理窮人

則好惡形焉

則好惡形焉

則好惡形焉

則好惡形焉

則好惡形焉

則好惡形焉

則好惡形焉

則好惡形焉

則好惡形焉

則好惡形焉

則好惡形焉

則好惡形焉

則好惡形焉

則好惡形焉

則好惡形焉

則好惡形焉

則好惡形焉

則好惡形焉

則好惡形焉

則好惡形焉

則好惡形焉

則好惡形焉

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鐘鼓干戚。所以

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譽。

所以正交接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

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

好惡無節。則大亂起。故先王制禮樂以節之。因

人而爲之。節制固不徇人之情。亦未始違于人

情。節喪紀。使俯而就。企而及。節安樂。使發乎情

止乎義。理節男女。使無賣亂。節交際。使知尊讓

凡此禮樂之道。或節民心。或和民聲。節民者有

其道矣。又政以率其勸怠。刑以防其恣肆。而禮

樂有其輔矣。禮樂刑政。四達於天下。而民無悖

違之者。則好惡平。人道正。治道尙存。不備者哉

○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

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禮

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

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

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此言先王救

統同辨異。禮樂致用之初意也。情合故親。分定

故敬。禮樂並行之功化也。樂勝則流。而無節。禮

勝則離。而不親。非復統同辨異之初矣。然何以

救之。亦惟禮樂焉耳。合情飾貌。禮樂之能事。原

自如此。有資樂之禮。而其義以立。則樂不偏勝

數五與七

數五與七

數五與七

數五與七

數五與七

數五與七

數五與七

數五與七

數五與七

數五與七

數五與七

數五與七

數五與七

數五與七

數五與七

數五與七

數五與七

數五與七

數五與七

數五與七

數五與七

數五與七



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  
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  
下者禮樂之謂也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  
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  
矣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天  
子如此則禮行矣中出外作禮樂之本也樂唯  
由中故情意安舒而禮唯  
自外故威儀交錯而文此禮樂之體也大樂大  
禮自靜文處言之自然曰易不煩曰簡蓋雖有  
聲容儀節不過一和一序貫之此禮樂之妙也  
及其至和順克周民各得所夫何怨至序洋洋  
民各安分夫何爭此禮樂之效○大樂與天地  
也下以無怨不爭之實言之

禮記集註 卷之十八

六

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  
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  
之內合敬同愛矣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  
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  
事與時並名與功偕此言禮樂之功用而原其  
情也禮樂之情原與天地  
無間故其功用亦與天地同流百物不失順氣  
教和而天地之德以祀天祭地崇效法而  
天地之位以定禮樂之贊助天地如此總不外  
于和節也天地間明有禮樂幽有鬼神總不外  
和節為之四海之內有同節之大禮在其合敬  
固宜有同和之大樂在其同愛亦宜蓋禮雖殊  
事而敬合樂雖異文而愛合愛敬者情也自天  
地來者故明王沿而不改特其禮之事與時並

至者極盛  
而無以復  
加也試亦  
用也四海  
之內四字  
感民以為  
常在合字  
上宜從之

樂之名與功偕而愛敬之情則不因而不相造  
夫四海盡萬民百王終千古而皆同乎愛敬者  
以禮樂原同故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  
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  
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還襍襲禮之文也  
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  
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此  
禮樂待人而行也雖於物為器宜於人為文一  
者對情言摠謂之文舉器與文而情自寓創新  
開始曰作知則會悟貫通之也襲舊成終曰述  
識則體會周悉之也夫禮樂之情至為微妙其  
文至為煩縟今能識而知之必非常人可能故  
以歸之明聖而明聖不虛稱正以其能述作之

禮記集註 卷之十八

七

謂也禮樂不待于若人哉○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  
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樂由天作  
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然後  
能興禮樂也此言作興禮樂之本也禮樂以和  
地惟其和氣行而不乖故百物皆化唯其序  
具而有秩故羣物皆別禮樂自然之情已肇於  
此矣法乎氣之行於天者而作樂聲音氣之為  
也法乎質之具於地者而制禮儀則質之為也  
禮樂非天地之和序哉而制作固非易易也不  
明者為過則其失為亂與暴故必明於天地之  
和與序然後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  
能興禮樂也論者雖須  
之官也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

綴兆指舞  
者行位相  
連綴兆  
位外之容  
兆也

樂作也

論者雖須  
之官也

也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

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所與民同也

論倫自無患樂

不外於一和也故人之作樂以和為主欣喜歡

愛皆吾心之和也中正自無邪禮不外於一序

也故人之行禮以序為主莊敬恭順皆吾心之

序也以此官而涵此情以此制而凝此質其義

可知矣若夫施之器而播之聲以事乎鬼神者

乃禮樂之數衆人之所共知也蓋義精微而難

示人當探其本也○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

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于戚之舞

非備樂也就亨而祀非達禮也五帝殊時不相

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樂極則憂禮粗則偏

禮記集註

卷之十八

八

矣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其唯大聖

乎制禮樂者本於治功而用禮樂者必由於道

於治功故功大而樂斯備治辯而禮斯具雖千

戚熟烹猶不得以言備達必如五帝三王功德

之盛乃可以備遠歸之耳帝王制作皆本於治

功如此而行之不待於人乎不善用禮樂者樂

神者聖之

無禮者也

禮主也

禮主也

禮主也

禮主也

禮主也

禮主也

禮主也

禮主也

禮主也

禮主也

禮主也

禮主也

禮主也

禮主也

禮主也

禮主也

禮主也

禮主也

禮主也

禮主也

宜居鬼而從地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

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

高下散殊者質之具此造化自然之禮制周流

同化者氣之行此造化自然之樂情不待聖人

作之而後有也自合同言之春作夏長天地生

物之仁也氣行而同和故近于樂自散殊言之

秋歛冬藏天地成物之義也質具而異序故近

于禮則禮樂之興可知矣樂唯本仁故大樂之

成以和召和是天然而樂又有以敦厚之也

氣至而伸若倡率之以上從天之生物矣禮唯

本義故大禮之成以序召序是也本宜而禮又

有以辯別之也氣反而屈若安定之以下從地

之成物矣造化之肇禮樂而禮樂之合造化如

此聖人見仁義之在天地先有禮樂而天莫為

應地莫為配生成之職虧矣故以其精微者寓

之制作至明顯而全備則禮與樂方各效其居

鬼率神之能而天地之生成以得所從而定位

禮記集註

卷之十八

九

矣○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

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

陽統乎

陰統乎

陰統乎

陰統乎

陰統乎

陰統乎

陰統乎

陰統乎

陰統乎

陰統乎

陰統乎

陰統乎

陰統乎

陰統乎

陰統乎

陰統乎

陰統乎

陰統乎

陰統乎

陰統乎

陰統乎

陰統乎

王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  
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

化與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此言聖人作樂本於天地

之和平者如此所謂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  
與也齊隆言相交也往來相薄為應周流循環  
為蕩由是或鼓或奮或動或煖凡此皆天地陰  
陽之氣所附麗以釋物者氣行不乖故百物皆  
化而樂情牽于此矣聖人法之

男女無辨則亂升天地之情也承上言禮樂效

贊天地者亦此禮樂也若樂不得其和而施之  
教化者不當其可則和氣鬱塞并天地不能以  
生物禮不得其序而男女無辨則淫僻成風亂  
升於天地之間有感必應如此乃天地自然之

禮記纂註

卷之十八

十

情也然則禮序樂和天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

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而測

深厚樂著大始而禮居成物著不息者天也著

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故聖人

曰禮樂云禮樂出於自然之和序二者之用克

居無深不入則太始之初惟樂麗之成物之位  
惟禮處之天太始之化不息者也成物之體不  
動者也樂著禮居則有以昭著其不動不息之  
功樂即天而禮即地矣不息則動不動則靜天  
地之間不外一動一靜而一動一靜不外于禮  
樂著之是含禮樂別無天地之間也禮樂成功  
合造化之妙如此故聖人于動靜天地間實指  
以示人使人知別宜居鬼皆禮之用教和率神

皆樂之  
用也

○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夔始

制樂以賞諸侯故天子之為樂也以賞諸侯之

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熟然後賞之以

樂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

舞行綴短故觀其舞知其德聞其諡知其行也

南風解溫旱財之詩為民之心也夔承舜意而  
為之制樂諸侯有功于民則賞之為樂無非賞  
心也觀虞天子如此可見天子之為樂無非賞  
諸侯之有德者教養兼備德既盛矣然後以樂  
賞之而其賞之也又視其德以為隆殺賞樂因  
于德故觀樂可以知德猶聞諡之優劣知行之  
淺深也

○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韶繼也夏大也

禮記纂註

卷之十八

十

殷周之樂盡矣此言歷代樂名之義堯德章明  
于天下咸池德被于天下韶繼也

堯德而重華夏光大堯舜之德殷周盡人事以  
弔民其德無愧于堯舜聖人作樂無非象德而  
命之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  
名也

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

雨也事不節則無功然則先王之為樂也以法

治也善則行象德矣寒暑者一歲之分劑風雨  
者一月之分劑也

乃以育萬物而教正以其時不時則傷世先則  
九民作俗後則淫蕩成風也風雨惟節乃以成  
歲功而事正以其節不節則無功難則急緩難  
進易則躡等無成也樂理之切于民如此故先  
王之為樂必法天地之時與節以為治于天下  
則事時教節而無不達民象召德而不至傷世

無功 ○夫泰豕爲酒。非以爲禍也。而獄訟益繁。

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爲酒禮。壹獻之

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

所以備酒禍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樂者。所

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綴淫也。是故先王有大事。

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

分。皆以禮終。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

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

此明禮樂之用。同歸于正。人情也。惟酒生禍。故

有百拜之禮。以備之。蓋爲之酒食。原非以極欲

禮記集註

卷之十八

十二

所以合賓主之歡也。荷歡而無節。則恐忘德而

繼淫。故于其中而作樂。所以象德之存于中。于

其中而行禮。所以止淫之生於後。而綴淫之事

非一端也。有凶禮以哀其死。有嘉禮以樂其福。

泰豕也。一  
獄訟益繁  
百拜言多  
終日言大  
綴止也。太  
禮者事大  
禪諸慢

知去聲  
當作急  
也微細  
枯殺滅也

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

節。多文理而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

剛毅。粗厲。總入音而言。猛。威盛貌。奮。振起貌。起

也。廣。大賁。憤也。言中問絲。廉直勁正莊誠之音

作。而民肅敬。禮教彰。輒物有以消其逸欲。宴安

之氣。故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

如此。以璧輪樂音之圓。莖通滑耳。順成者。始終

相生有序不紊也。和動者。唱和相應。克諧不乖

也。流辟邪散狄成滌盪之音作。而民淫亂。

一終甚長。淫佚之意也。流。蕩偏僻。邪惡散慢。則

非正直之音。一終甚長而不止。浸漬泛濫而無

禮記集註

卷之十八

十三

辨則非簡。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

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

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

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

而而故友  
璧而地好  
璧孔也

稽考也度  
數度之數  
也禮義音  
之義也容  
剛也怒暴  
也懾性也  
文來謂五  
聲之應和  
成文也律  
以法度聲  
音之比以  
次序聯合

以協合天地生氣之利。使陽之動不至於散而過亢。陰之靜不至於密而過肅。道迫人心。五常之行。使剛之氣不至於怒。柔之氣不至於憊。天地之陰陽。人心之剛柔。四者和暢而交錯于中。以至發形于樂。於是宮商角徵羽。各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然後推以教民。立學等使人有所循。廣節奏使人無不習。省文采。使難而成章。凡此皆所以繩民之德。厚節其情。正欲以養其性耳。五音有大小。律之使各得其稱。六律有終始。比之使各得其序。凡此皆所以象民之事行。考其聲。將以正其行耳。親疎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事行所在。而蘊之即為德厚者。悉形見于樂文之中。樂之通倫理。如○土敝則草

木不長。水煩則魚鼃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世

亂則禮慝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

禮記集註

卷之十八

十四

安。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

欲。感條暢之氣。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

○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

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

興焉。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

理。各以類相動也。

聲之感人。自外而入。氣之應。由中而出。氣之作也。不可

見。象之成。有可觀。及形于樂。則盡矣。姦聲正聲

感。人是倡也。而逆氣順氣應之。是和也。其各以

類應。如此。回邪曲直。以樂言。由逆而淫。由順而

和。則善惡各歸其分。限而君臣民事物之理。各

以其善惡之類。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

自和感動也。

遂猶成也。廣大謂聲。變小謂聲。變小謂聲。變小謂聲。

聲感感感。

傷也。

倡和同和。去聲去聲。

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愚禮。不接

心術。情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

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

反情約其情之。放也。情不失其。正則志無不和。比類。分次善惡之類也。不入於

惡類。則行無不和不。不留不接。不設。皆反情約其。之事。耳目鼻口。心知百體。志行寓焉。順則循理。

無所違逆。正則合道。無所偏倚。所以行義也。義。行于內外。則志無不。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

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

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廣

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五色成文而

禮記集註

卷之十八

十五

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

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為經。故樂行。而

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

能脩身。則作樂之本立矣。然後發以聲音。而樂。于是始焉。由聲音而文。動飾。則聲容具備。而

樂成矣。志和行成。至德也。生長收藏。四氣也。親。疎貴賤。等萬物也。樂達天人。如此。清明者。樂之

聲。廣大者。樂之體。終始者。樂之序。周旋者。樂之。節。樂象造化。如此。五色以聲言。八風以音言。百

度以律言。此言其常而不紊也。小大以音言。終。始以律言。倡和二句。兼言律言。此言其變而不

窮也。君子作樂之妙。至是盡矣。故樂化之行。倫。理。清明。以一人則耳目聰明。血氣和平。以天下

之皆寧。樂之功效。如此。以。故曰。樂者。樂也。君

之皆寧。樂之功效。如此。以。故曰。樂者。樂也。君

之皆寧。樂之功效。如此。以。故曰。樂者。樂也。君

之皆寧。樂之功效。如此。以。故曰。樂者。樂也。君

之皆寧。樂之功效。如此。以。故曰。樂者。樂也。君

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樂生於人心之所。而樂之在人者。不同。蓋由君子反情比類。所樂在道。而小人不能也。以道制欲。乃為真樂。何亂之有。猶欲忘道。其心惑亂。亦終歸于不樂而已。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  
承上言。得其道。既反情和志。有以爲作樂之本。小人樂得其欲。又當廣樂成教。以備制欲之法。及樂之教行。而民知向道。則可以觀君子之德矣。始焉脩德以作樂。終焉因樂以知德。樂與德相爲表裏。如  
○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咏其聲也。舞。動其

禮記集註 卷之十八

十七

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唯樂不可以爲偽。承上觀德而言。德根于性。樂奮其石絲竹。特其器耳。何以見之。樂之初有詩。以言其志。有歌。以咏其聲。有舞。以動其容。是三者皆本於心之有德。而後以樂器從之。樂非德之華。而文乃明之端。其氣盛矣。唯氣盛而化。乃神可見。是樂之作。必和順之德。積中者如此。而後英華之著。發見者如  
○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歩以見

樂之威儀也。方法也。再始謂一節終而再始也。

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爲大焉。  
動也。心動則形于聲。而樂之形象已見于此矣。以聲而播之器。則有文采節奏。而不終于質素。是聲之飾也。君子動其本。而心和樂其象。而聲著。然後治其飾。而樂作焉。先鼓警戒。齊其志也。三歩見方。習其容也。再始著往。明其進也。復亂飾歸。謹其退也。舞有軼起而奮疾者。不失之拔。音有通極于幽玄者。不終于隱。是皆治飾事也。而由此以獨樂其志。則有極日新。不厭其道。由其情之見也。而深長之義以立。即其樂之終也。

禮記集註 卷之十八

十七

而無尚之德。以尊好善。聽過各有所得。○樂也。而與樂俱化矣。生民之道。孰大於是。  
者。施也。禮也者。報也。樂樂其所自生。禮反其所自始。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  
直往曰施。復來曰報。樂有發達動盪之意。一出而不可返。有施道焉。禮有節文虔敬之義。反復而還于內。有報道焉。蓋樂生於和。雖無待于外。而一形爲樂。自有勃發而不容遏者。則在中之德。章著于外矣。此其所以爲施也。禮始於內。雖儀章顯設。而還反其真。自有收斂而不容洩者。則本始之情。復還於內矣。此其所以爲報也。  
○所謂大輅者。天子之車也。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從之以牛羊之羣。則所以贈諸侯也。  
車服有制。尊卑有等。之緣也。牛羣非一也。

樂去聲。青黑緣者。寶龜之中。以青黑爲緣也。牛羣非一也。

作也。往還亂絲也。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爲大焉。



民志也。故大輅龍旂九旒寶龜皆天子之事而諸侯亦得用之者蓋天子之待諸侯無德不酬無功不報故以是物贈之此則上文報禮之事然實與前報字不協錯簡也。○樂也

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

樂統同禮辨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

樂以和為主乃情之自然而不可變者也。禮以序為主乃理之一定而不可易者也。唯和故

統同而無所乖戾。唯序故辨異而不相混淆。同異者人之情禮樂之說不外于辨異統同則能

管攝乎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偽禮之經

也。禮樂傾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

神而凝是精粗之體領父子君臣之節。

禮記集註卷之十八

變或能窮其本之同而不知其變之異此統同之

本情也。禮為理之不可易故能著其理之誠而

去其欲之偽此辨異之常經也。蓋以禮樂之

序原效法天地之情通達神明之德效居鬼率

神之能而渾道器精粗之別則倫理之問更

能能外之以為節哉此所以管乎人情也。是

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為昭焉。天地訢合陰

陽相得煦嫗覆育萬物然後草木茂區萌達羽

翼奮角觝生螽蟴昭蘇羽者嫗伏毛者孕鬻胎

生者不殞而卵生者不殞則樂之道歸焉耳。

也。禮樂之道不特管乎人情即天地亦不能外

目為昭宣天地訢合以下氣行而不乖也草木

統領也同和合也管

此言禮

樂之定

對完極也

本者人性

之同變者

著顯也經

常也領育

質後復也

應感不測

為神虛靈

不昧為明

與猶升也

發政也成

也領軍也

新飲同煦

也嫗猶母

也如母之

有子也區

句同屈生

昭之事此由聖人作樂導和之道與人禮並行故化育之昭宣有如此耳。不言禮者和序本于

一原樂自足。○樂者非謂黃鍾大呂弦歌干揚

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鋪筵席陳尊俎列

蓬豆以升降為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

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廟之

禮故後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是故德成

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是故先王

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

禮樂之制有道有器然而童子有司之事非君

人者所親也樂師精于聲詩而位反處北面宗

祝精于宗廟之禮商祝精于喪禮而序反在尸

與主人之後者則以其所習之藝與事也德可

以該藝故處上而藝不可以該德則服役于下

者耳行可以該事故處先而事不可以該行則

效用於後者耳入君制禮作樂倘不明于上下

先後之序則德行反在所輕藝事反在所重又

胡以有制于天下哉。○魏文侯問於子夏曰

以見序之必不可無也。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

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

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

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

生也儀伏

胎生積胎

胎生積胎

胎生積胎

胎生積胎

胎生積胎

胎生積胎

胎生積胎

胎生積胎

胎生積胎

胎生積胎

胎生積胎

胎生積胎

胎生積胎

胎生積胎

胎生積胎

胎生積胎

胎生積胎

胎生積胎

胎生積胎



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

厭之故惟恐厭好之故也文師詩

舞也。和正以貴無姦聲也。弦匏二句聲之作有節武金鐘之亂則以相。舞之疾則以雅。古樂之妙如此。此也。

倘聽之者不能說其義理則旨趣不形故恐此耳。君子于是語以討論其蘊藉既知語之則雖有新聲不足奪其所嗜而所道惟古之正矣豈徒道之以此和敬而脩身而齊家而均乎天下皆於道古中得之語之有不窮之味推之有不

禦之化。古樂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

之作如此。不止及優侏儻優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

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此上兩節言古樂新

樂所發之異乃見于聲容驗于功今君之所問

禮記集註卷之十八

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

文侯曰敢問何如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

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

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為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

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詩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

此大邦克順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此之謂也子夏欲言作樂之本故

作均調之日民生既厚則禮教可興故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之禮以為人道之紀綱紀綱既正則親疎有序尊卑有等天下大定此禮教大行之日民德以正而樂可作矣先序之以禮然後

可和之以樂故作樂者必本于禮也世既大當治又定當此時而作樂非德音而何知德音之謂樂則知樂之所以別今君之所好者其溺

于音矣引詩証德音之說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對曰鄭

音好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

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

祭祀弗用也溺音有四皆由于志之乖也唯害

樂也此上兩節言古樂新樂所本之異乃詩云成于世道之治亂始於人心之邪正者也

禮記集註卷之十八

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雍雍和也夫

敬以和何事不行承上祭祀弗用而言古樂之

因詩以為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

則臣為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

之謂也謹好惡言當好古樂而惡溺音也蓋君之誘民孔易然後聖人作為鞀鼓柷敔塙虎此

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鍾磬琴瑟以和之干戚旌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酬

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

雅音樂誘民之易故聖王所執施人作爲正樂而用無不

宜也人君處大富大定之時然後作爲執鼓以下六者之音此皆質素之聲和敬之爲也故謂

之德音由是種以華美之音舞以文武之容

文兼備如此又何事不行哉所以祭先王之廟

先祖是聽幽可交乎神也所以當行祭之時獻

酬酢明可交乎人也異姓助祭者有貴賤之

官房聽樂則貴列于上賤列于下宗廟之中得

朝廷之宜矣同姓咸在者有尊卑長幼之序聽

樂則尊長在前卑幼在後今日所行可爲後世

之法矣正樂之用如此君知好之有不感化者

鍾聲鏗鏘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

聽鍾聲則思武臣

鍾聲鏗然萬號令嚴明之義

守固而可以立武故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

聽鍾聲而思得武臣

禮記集註卷之十八

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

石聲磬然有

義知之明則守之固而能致死于患難

之中矣故聽磬聲而思得死封疆之臣

義之臣

絲聲妻切有廉則裁制之義人有

竹聲

禮記集註卷之十八

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

濟大事以人爲本武王伐紂雖以鳴鼓以戒衆順人而常恐不得士衆之心故先

事也

伐紂之役八百同心然恐諸侯或有後至

情也

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

非武坐也

舞者有時而跪以右足至地而左足

非武坐也

舞者有時而跪以右足至地而左足

禮記集註卷之十八

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丘之聞諸耆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

武王代紂應天順人非富天

蓋曲典樂者失其相傳之說也賈之此言深得

武王之心矣故孔子然其言而謂與弘相似也

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

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

語女夫樂者象成者也摠干而山立武王之事

也發揚蹈厲犬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

也備戒已久所謂避也又立于後而避而又久也孔子言作樂者倣象其成功故將舞之時  
舞者總持于盾如山之立巖然不動此以象武王之也發揚蹈厲象大威武鷹揚之志作武王治相武王以武舞將終則皆坐象周公召公之成文德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此總言武舞六成之象也自南第一位北至第二位武舞之始也自第一成象武王之北出觀兵于孟津而伐商也自第二成至第三成是為再成象已克紂而滅商也自第三成至第四位極于北而反乎南象克殷而南還也是為三成自北第一位至第二位是為四成象伐紂之後疆理南方諸國也自第三位至第五成是為五成乃  
**禮記集註 卷之十八**  
分爲方有象周公居左召公居右也自第三位而復于南之初位是爲六成象武功成而歸鎬京四海皆崇奉武王爲天子矣  
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此又申言武始北出以下事二人夾舞者而振鐸以爲節則舞者以戈矛四次擊刺象武王助亂之威盛  
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舞者各有部分而振鐸者又夾之而進象武王濟民之事爲蚤成也  
至也日待可以見武王遲久之心矣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及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蓟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

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技者舉而從之者必封  
先代之後如此者示其無意于天下雖曰得之亦與先代之後共之也行猶視也即書所謂式商容閭也弛政解散紂之虐政濟河而西馬散也倍祿祿之薄者倍增之也  
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纛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衅以血塗之  
刃向前入則刃向後也名之曰建橐一句當在將帥之上以其包以虎皮形如建囊故名馬牛用兵之物車甲干戈用兵之器將帥用兵之散人曰知不復用則知武王用兵非得已矣  
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禪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劔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籍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禮射以教德說劔以教文  
明堂以教孝朝覲以教臣耕籍以教敬食三老是爲五教合下文養老教第則爲六  
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冕而摠干所以教諸侯之第也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六者之教

皆反紂之所為而以新天下之觀聽也其氣象  
雍容規為詳密豈一日之所能為宜乎武舞象  
之而舒徐遲久也然則戒之久立之久固無急  
于富天下之心遲之遲而又久又必緩以待天  
下之化大武雖武舞也而止戈脩文之意寓于此矣  
○君子曰禮樂不可  
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  
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  
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  
樂以治心者也  
致謂研窮其理也樂由中出故治心以之致樂治心則無斯須不和不感化之機深矣故易直子諒固有之善心油然而復生則善端之萌自然活潑而樂樂則心與理融寧靜不擾而安安則自得之固無少間斷而久矣則渾然天成非人所為而天大則聖不可知變化無方而神唯其天則一真無妄不俟詰戒矣其言惟其神則心神嚴密不俟奮發矣其怒治心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至此可謂至矣  
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  
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  
禮自外故作  
故治躬以之致禮治躬則無斯須不順而檢制之功密矣端嚴不懈曰莊謹恪不放曰敬色足憚曰嚴貌足畏曰威治躬至此可謂密矣倘致禮致樂之功少間則內亂其神外弛其防而鄙詐偽輕易怠慢之心乘而入之謂之入者外誘使然明非本心實有此惡也然亦謂之心者本本心而為主于  
○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

子當作樂

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輝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  
此推治躬治心之由而合言其效也樂動內禮動外此禮樂所以可治心治躬也樂本極和禮本極順人能致禮樂以治身心則內和而外順矣至和之顏色能消人乖戾之氣至順之容貌能明人意忽之情而民何至爭與慢乎承順承聽者法其和順以治身心也  
○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難哉  
禮樂之體而救其流弊也禮動于外以薄節退讓為體故主于減而其用則貴乎進故先王之用禮以進為文以濟減之不及焉樂動于內以舒暢發越為體故主于盈而其用則貴乎反故先王之用樂以反為文以濟盈之不及焉然能免銷放之弊乎唯不進則銷禮信必以進為文故有報又何必至銷乎故樂唯不反則放樂信必以反為文故有反又何必至放乎故安禮之報樂之反同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人之道

燁燁同

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故人不

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為道不耐無亂先王恥

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

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

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

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樂因情而作故曰樂者樂也情以樂

而治故曰人情之所不能免蓋其樂也情以樂

形之聲音動靜之間此人生自然之理也性一

定而無變及感而為情則有變然未盡也至于

聲音動靜則盡見而無隱藏矣曰性術而顧可

使亂子曰變而能保無亂乎先王取之故制雅

頌之聲以範圍之于理義使其聲自足以樂而

不流文自足以論而不息節奏自足以感動人

之善心不使放肆之心邪僻之氣得接焉如是

則情復其性雖有變而不至于亂是先王立樂

之方始于人情終歸于使人得其情性之正也

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

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

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

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

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

耐古能

樂轉而曲

出而直

或豐而繁

或殺而瘠

或積而重

或散而輕

而肉或止

而骨或作

而奏

禮記集註

卷之十八

三

則和亦擇移而靡定故精以審之使一者不滑

于二三以主持于未發之先庶已發者有所憑

而不亂也如此則性情咸正樂之本立矣於是

比之樂器以顯飾于聲容之節樂之文備矣及

節奏之合咸文不亂至于感動人心附親萬民

可見大樂之作必原于吾心先王立樂之方豈

徒然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

習其俯仰詘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

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

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

此一節通結上

以治心也容貌得莊行列得正進退得齊外以

治躬也至此則所謂性術之發于聲音形于動

靜者以有道而不亂矣而是性術者自天賦之

為天地之命自人抱之為中和之德樂道性術

則即為之命為之紀矣人情孰能免之

哉故曰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

者先王之所以節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

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儕焉喜則天

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

盛矣

喜怒非先王之私心也發而中節各當其

乙樂所名

乙樂所名

乙樂所名

乙樂所名

乙樂所名

乙樂所名

乙樂所名

乙樂所名

乙樂所名

乙樂所名

乙樂所名

乙樂所名

乙樂所名

乙樂所名

乙樂所名

乙樂所名

乙樂所名

乙樂所名

乙樂所名

乙樂所名

乙樂所名

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已而陳德也動已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人之氣稟不同故其德性亦異因其性而歌其所宜之詩所以陳德也寬大而不妄動柔順而不詭隨德之盛者頌美先王之盛德者也心體廣大而不撓于動事理疏達而不失之誣乃有德者犬雅朝會之樂發先王之德者也恭而好禮則不過儉而好禮則不陋是能洽乎人情者小雅宴饗之樂盡羣下之情者也正直而又靜廉隅而能謙是能正乎性情者風美善刺惡歸于性情之正者也直情徑行濟以慈愛德之剛中者也宜歌商商音剛決故也和厚易直濟以

禮記纂註

卷之十八

手

上謂解之上配三詩而均為宜歌也

如隊曲如折止如橐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子貢問樂此數者歌聲之妙也蓋曲調不合諧和故歌之音節必合數者乃為妙也說之故言之極歌之所始也由長言而至于舞蹈則為說之極不知誰之為矣歌之所終也夫長言之後而有嗟嘆有舞蹈則樂于是作故子貢問樂惜其說之未竟也

禮記纂註

卷之十八

手

禮記纂註卷之十八終

下謂樂之低者音聲也橐木也倨方也何首鉤曲也端正也

禮記纂註卷之十九

宋 陳 皓集說

明 徐師曾集註

湯道衡纂輯

雜記上第二十

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

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綬復如其國不以在

象在家之升東榮也其綬有綵緇布裳帷素錦以

爲屋而行轎車上覆飾象宮室中央隆高四面

轎之四旁亦赤色既載棺則用緇色之布爲帷

如裳以圍棺所謂牆也又用素錦爲小帳如屋

此餘乃行也至於廟門不毀牆遂入適所殯唯

轎爲說於廟門外至殯宮之門不徹帷裳遂入

于門外者既入宮室大夫士死於道則升其乘

車之左轂以其綬復如於館死則其復如於家

大夫以布爲轎而行至於家而說轎載以輜車

入自門至於阼階下而說車舉自阼階升適所

殯士轎葦席以爲屋蒲席以爲裳帷轎讀爲輕

別用木爲輜也無輜凡計於其君曰君之臣某

死父母妻長子曰君之臣某之某死君計於他

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夫人曰寡小

君不祿大子之喪曰寡君之適子某死○大夫

計於同國適者曰某不祿計於士亦曰某不祿

計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計於

適者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計

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

實者以他國傳疑使人實之也士計於同國大夫曰某死計於

士亦曰某死計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某死

計於大夫曰吾子之外私某死計於士亦曰吾

子之外私某死○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

而歸士次於公館大夫居廬士居堊室此言臣

之次廬在中門外東壁倚木爲之堊室在

在中門外屋下壘壘爲之塗以白土大夫爲

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

服如士服士爲其父母兄弟之爲大夫者之喪

服如士服若從生者嫌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

服雖士亦得服大夫之庶子爲大夫則爲其

父母服大夫服其位與未爲大夫者齒未爲大



適子士之子為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

子主之無子則為之置後此最無義理大夫卜宅與

葬日有司麻衣布衰布帶因喪屨緇布冠不綦

占者皮弁有司為上故用半凶半吉之服占者皮弁重上故彌吉也如筮則

史練冠長衣以筮占者朝服筮輕于上故但朝服卑于皮弁也

大夫之喪既薦馬薦馬者哭踊出乃包奠而讀

書此記柩車將行之序設遺奠時既薦馬馬至則車將行故孝子感之而哭踊及馬出自道然後徹者入包奠以出置車上訖於是主人之史及公史取賵書于柩東西面而讀之乃行

大夫之喪大宗人相小宗人命龜卜人作龜大宗人主

禮記集註卷之十九

人小宗人即大宗伯小宗伯相贊助禮儀也復

命龜告龜以所卜之事也作龜鑄灼之也復

諸侯以裏衣冕服爵弁服朝親時天子所賜之衣夫人稅衣揄狄稅素沙沙作稅素綫今稅音揄

以素紗為裏也內子以鞠衣裏衣素沙內子之

適妻也鞠衣蓋始命為內子下大夫以禮衣其

餘如士復西上下大夫謂下大夫之妻復之人數多寡皆如命數而以西為上

西陰方亦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此大夫喪車揄作鵲也

侯也揄絞畫揄翟于青黃之纁大夫附於士士

不附於大夫附於大夫之昆弟無昆弟則從其

宅葬地

史遷入

為進也馬

所書方版

所書方版

所書方版

所書方版

所書方版

所書方版

所書方版

所書方版

所書方版

所書方版

所書方版

所書方版

所書方版

所書方版

所書方版

昭穆雖王父母在亦然從昭穆即小記中一以祖尚存無可附則亦附於婦附於其夫之所附高祖故云王父母在亦然

之妃無妃則亦從其昭穆之妃妾附於妾祖姑

無妾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妾與小記同義男子附

於王父則配女子附於王母則不配孫死附祖母尊可以及卑也未嫁之女及嫁未三月歸葬女氏之黨者其附於祖母不祭祖考卑不敢援尊也

公子附於公子公子不附於祖之兄弟為公子者但附于祖之兄弟為公子者

君薨天子號稱子待猶君也猶稱子諸臣執臣道故待此大子猶君也

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

禮記集註卷之十九

之唯杖屨不易易練經而從麻經所謂易服者易練經而從麻經所謂易服者

功皆繩屨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附兄弟之殯

則練冠附於殯稱陽童某甫不名神也練後之衰升數與大功同故曰功衰庶殯祭於室之白處故稱陽童若宗子之殯祭於與則稱陰童矣

凡異居始聞兄弟之喪唯以哭對可也其始麻

散帶經唯以哭對以哀傷之情重不暇他言也其大功以上帶經之麻始皆散垂三日

而後未服麻而奔喪及主人之未成經也疏者

與主人皆成之親者終其麻帶經之日數通近

在末小斂之前主人尚未成經則小功以下之

疏者當依主人成服之節而共成之道遠至遲

在主人成服之後則大功以上之親主妾之喪者必自終其散麻帶紼之日數也

則自耐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於

正室此所謂妾妾之攝女君者也死則君主其喪耐則君自祭之隆于衆妾也練祥使子主之殯於別室君不撫僕妾略於女君死則妾殺于正適也

爲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爲先女君之黨服

女君死而服其黨從從之禮也聞兄弟之喪大

功以上見喪者之鄉而哭此謂降服大功者也適兄弟之

送葬者弗及遇主人於道則遂之於墓往送兄弟之喪

而不及祭引之期乃遇主人葬畢而反則凡主

不可隨主人反哭當獨往於墓而後反也

禮記集註卷之十九

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事成矣凡喪服未畢有

弔者則爲位而哭拜踊不以殺禮待新弔之賓也言凡者五服悉然

大夫之哭大夫弁經大夫與殯亦弁經弁經如素加以環紼帶服也哭在成

服之後與殯在成服之先大夫有私喪之葛

則於其兄弟之輕喪則弁經私喪妻之喪葛麻也輕喪謂總麻不以爲長子杖則其子不以

杖卽位祖不厭孫則其子亦得杖但爲妻父母

在不杖不稽顙不致盡禮於私喪也母在不稽顙稽顙者

其贈也拜母在不稽顙然亦有當稽顙者人以其物來贈其禮既重則拜謝之時亦得

也稍親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違大夫之諸侯不

反服君也喪冠條屬以別吉凶三年之練冠亦

條屬右縫小功以下左喪冠纓武共材取一條

纓以屬於冠所以別於吉冠也三年小祥之冠

亦然吉冠冠纓向左右爲陽吉也喪冠冠纓向

右爲陰凶也小功以下總冠纓纓大功以上

散帶總服輕故左縫而同於吉總冠纓纓大功以上

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總加灰去其半則

七升半也若以此布加灰潔治之則錫弔服之錫衰也諸侯相祔以後路

與冕服先路與裏衣不以祔後路車也冕服

禮記集註卷之十九

也先路與裏衣受遣車視牢具疏布韉四面有

章置於四隅載帳有子曰非禮也喪莫脯醢而

已遣車多少之數各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皆

用命數也車上以纁布爲韉四面有物以障

蔽之入纁則置於棹之四隅故但有牲體而祭

無黍稷其有載黍稷者有子以爲非禮也祭

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端衰喪車皆無等

祭以追養故稱孝喪以哀死故稱哀端衰惡車

自天子至士其制皆同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大白冠細布之冠皆不縗委武玄縗而后縗

細布二冠皆不縗者大古尚質也至後世玄縗

二冠別爲冠卷有縗而后大白細布二冠皆有

縗后世大夫見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士弁而

祭於公。冠而祭於已。士弁而親迎。然則士弁而祭於已可也。助祭為尊。自祭為卑。故冠服有異。記者疑士昏用弁則祭於已亦可。用弁不知親迎之允。暫攝用暢。曰以櫛。杵以梧。焉耳。祭有常禮。不可紊也。

枇以桑。長三尺。或曰五尺。畢用桑。長三尺。刊其柄與末。擣鬱。鬱者以柏木為日。梧木為杵。柏香以入鼎。又以枇自鼎載之入俎。主人舉肉之時。執事者則以畢助之舉。此二器。吉祭以棘木為之。喪祭用桑木。畢之柄與率帶。諸侯大夫皆五末。加刊削。枇亦必然也。

采。士二采。率與綽同。死者著衣畢而加此帶。謂綽也。以五采飾之。士喪禮。體者。稻醴也。羶醴。管縗帶。此二采。天子之士也。

禮記集註 卷之十九 七

衡。實見間而后折入。此葬時藏物。甕盛醴醢。無以夾之。葬時則以實于見。梓二者之間。重既虞實。然後加折於壙上。以承抗席也。

而埋之。虞祭畢。埋於祖廟門外之。凡婦人。從其夫之爵位。○小歛。大歛。啟。皆辯拜。小歛以篋其於棺。啟殯以載其柩。皆喪事之變節。此時賓客至。不即拜。待事畢。乃就堂下之位。而徧拜以謝之。朝夕哭。不惟無柩者不惟孝子心欲見殯。故柩謂葬後也。朝夕哭於君若載而后弔之。則主室無事於堂。故不施帷。

人東面而拜。門右北面而踊。出待反而后奠。當君柩已朝廟畢。載在柩車之時。而后來弔。則君升自阼階。位在柩車之東。主人在車西。向車而拜。

拜畢。則就主人門右之位。北面哭踊。子羔之襲也。繭衣裳與稅衣。繭衾為一。素端一。皮弁一。爵弁一。玄冕一。曾子曰。不襲婦服。此記于羔襲衣稱卑者。以卑服親身。故始于繭衣裳。而終於玄冕。若用繭衾。則是婦人之服矣。故曾子譏之。

為君使而死。公館復。私館不復。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為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也。○公七踊。大夫五踊。婦人居間。士三踊。婦人皆居間。凡踊。男子先踊。踊畢。婦人乃踊。婦人踊。公襲卷。畢。賓乃踊。是婦人居主人與賓之間也。

衣一。玄端一。朝服一。素積一。繭裳一。爵弁二。玄禮記集註 卷之十九 八

見一。衰衣一。朱綠帶。申加大帶於上。君貴。以上衣命之服。始於衰衣。而終於衰衣。此公小歛環經。公大夫

士一也。環經。一股而纏也。親始死。孝子去冠。至經。而貴賤悉公視大歛。公升商祝鋪席。乃歛。君得加環經。臣喪而視其大歛。主人雖先已鋪席。聞君將至。悉徹去之。待君至升堂。商祝乃始鋪席而歛也。

魯人之贈也。三玄。二纁。廣尺。長終幅。玄纁之廣。以物送死。若于梓中。寸為幅。今之廣尺。其長以一寸八尺。弔者即位。八寸為制。今止長二尺二寸。非禮也。

于門西。東面。其介在其東南。北面西上。西於門主孤西面。相者受命。曰。孤某使某請事。客曰。寡

經問之辭。如何不淑。

經問之辭。如何不淑。

經問之辭。如何不淑。

經問之辭。如何不淑。

君使某如何不淑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弔

者入主人升堂西面弔者升自西階東面致命

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弔拜稽

顙弔者降反位此列國遣使弔喪之禮含者執璧將命曰

寡君使某含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含者入

升堂致命子拜稽顙含者坐委于殯東南有葦

席既葬蒲席降出反位宰夫朝服即喪屨升自

西階西面坐取璧降自西階以東此列國致禮祔

者曰寡君使某祔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祔

禮記集註卷之十九

者執冕服左執領右執要入升堂致命曰寡君

使某祔子拜稽顙委衣于殯東祔者降受爵弁

服於門內霤將命子拜稽顙如初受皮弁服於

中庭自西階受朝服自堂受玄端將命子拜稽

顙皆如初祔者降出反位宰夫五人舉以東降

自西階其舉亦西面此列國致禮上介賁執圭將

命曰寡君使某賁相者入告反命曰孤須矣陳

乘黃大路於中庭北軒執圭將命客使自下由

路西子拜稽顙坐委于殯東南隅宰舉以東賁

者出反位于門外此列國致禮凡將命鄉殯將命

子拜稽顙西面而坐委之宰舉璧與圭宰夫舉

祔升自西階西面坐取之降自西階此總記將命委受之

禮上客臨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使一

介老某相執紼相者反命曰孤須矣臨者入門

右介者皆從之立于其左東上宗人納賓升受

命于君降曰孤敢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

客對曰寡君命某母敢視賓客敢辭宗人反命

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

禮記集註卷之十九

寡君命某母敢視賓客敢固辭宗人反命曰孤

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

命使臣某母敢視賓客是以敢固辭固辭不獲

命敢不敬從客立于門西介立于其左東上孤

降自阼階拜之升哭與客拾踊三客出送于門

外拜稽顙此使臣私弔之禮其國有君喪不敢受弔

夫以下有君喪而又有親喪則外宗房中南面

小臣鋪席商祝鋪絞衾衾士盥于盤北舉遷尸

于欵上率歛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坐馮之

輿踊重喪大記士喪有與天子同者三其終夜燎及  
乘人專道而行終夜燎謂遷柩之夜光明達旦也乘人使人執引也專道柩行於路人皆避之也

禮記纂註卷之十九終

禮記纂註卷之十九終

十一

禮記纂註卷之二十

宋 陳澧集說  
明 徐師曾集註

湯道衡纂輯

雜記下第二十一

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母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喪之服卒事反喪服○如三年之喪則既穎其練

禮記纂註卷之二十

一

祥皆行前喪後喪俱是三年之服必待後喪既受葛之後始得為前喪行終祥之祭以重故也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附於王父也○有殯聞外喪哭之他室入奠卒奠出改服即位如始即位之禮○大夫士將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則猶是與祭也次於異宮既祭釋服出公門外哭而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如未視濯則使人告告者反而后哭○如諸父昆弟姑姊妹之喪則既宿則與祭卒事出公門釋服而后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如同宮則次于異

沒猶終也

當猶在也

穎青藥草名似葛

改服新死者之服也

視濯監視祭器之滌

濯也告告于君也

宿祭前三日受宿戒也

宮○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爲尸於公受宿矣而

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乎公宮以

待事禮也○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

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父母之喪將祭而昆

弟死既殯而祭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后祭○

祭主人之升降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雖虞附亦

然散等栗階也栗階不過二等蓋始升猶聚足

祥之祭是爲吉祭宜涉級聚足而反栗自諸侯

達諸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齊之衆賓兄弟

禮記集註卷之二十

則皆率之太祥主人率之衆賓兄弟皆飲之可

也○凡侍祭喪者告賓祭薦而不食○子貢問

喪子曰敬爲上哀次之瘠爲下顏色稱其情戚

容稱其服必誠必信爲敬悲痛慘怛爲哀哀過

比於不慈不孝故爲下情有悲哀隆殺之別顏

色稱其情者以外稱內也不稱則爲僞服有斬

齊重輕之殊戚容稱其服者請問兄弟之喪子

曰兄弟之喪則存乎書策矣禮經所載而行非

若父母之喪哭泣之哀顏色君子不奪人之喪

之戚有書策所不能載者也君子不奪人之喪

亦不可奪喪也君子居喪之情亦不可爲他事

子問

祭謂二祥

虞附以昆

弟官

栗始升猶聚足

祥之祭是爲吉祭

宜涉級聚足而反栗

自諸侯

達諸士

小祥之祭

主人之酢也

齊之衆賓兄弟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

則皆率之

太祥主人率之

衆賓兄弟皆飲之

可也

凡侍祭喪者

告賓祭薦而不食

子貢問

所奪廢要便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

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三

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廬聖室之中不與

人坐焉在聖室之中非時見乎母也不入門自

言已事也語爲人論說也時疏衰皆居聖室不

見乎母謂有事行禮之時也疏衰皆居聖室不

廬廬嚴者也嚴者哀敬嚴肅之意妻視叔父母

姑姊妹視兄弟長中下殤視成人戚輕重之情

比也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視君之母

與君之妻比之兄弟發諸顏色者亦不飲食也

禮記集註卷之二十

○免喪之外行於道路見似目瞿聞名心瞿弔

死而問疾顏色戚容必有以異於人也如此而

后可以服三年之喪其餘則直道而行之是也

三者皆餘哀未忘所謂外除而內未除

也免喪之外尚然則執喪之時可知矣祥主人

之除也於夕爲期朝服祥因其故服乃主人除

服之節也前期之夕豫告祥期用朝服及明旦

正祥祭時其服即因前夕之朝服祭畢而服縗

麻衣子游曰既祥雖不當縗者必縗然後反

服大祥之後有來弔者雖不正當祥祭縗冠之

期年內居

簡廬既練

居聖室

言已事也

語爲人論說也

時疏衰皆居聖室

不見乎母

謂有事行禮之時也

疏衰皆居聖室

不見乎母

謂有事行禮之時也

疏衰皆居聖室

不見乎母

謂有事行禮之時也

疏衰皆居聖室

不見乎母

謂有事行禮之時也

疏衰皆居聖室

不見乎母

謂有事行禮之時也

疏衰皆居聖室

成踊。乃襲於士。既事成踊。襲而后拜之。不改成。

踊此士喪受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

皆大牢。下大夫之虞也。殯牲。卒哭成事附皆少

牢。○祝稱卜葬虞。子孫曰哀。夫曰乃。兄弟曰某。

卜葬其兄弟曰伯子某。○古者貴賤皆杖。叔孫

武叔朝見輪人。以其杖闢轂而輶輪者。於是

爵而後杖也。輪人不知禮。以杖穿於車轂之中。而迴轉其輪。鄙義甚矣。故武叔禁

不得杖也。○鑿巾以飯。公羊賈爲之也。親喪之含。大夫之土

當口之處。使可納玉。士則自爲之。子不可。○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 四

其親。故不用鑿巾。公羊賈。冒者。何也。所以揜形

也。自襲以至小歛。不設冒。則形是以襲而后設

冒也。○或問於曾子曰。夫既遣而包其餘。猶既

食而裹其餘與。君子既食。則裹其餘乎。曾子曰。

吾子不見大饗乎。夫大饗。既饗。卷三牲之俎。歸

于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爲哀也。子不見大

饗乎。○非爲人喪。問與。賜與。敵者曰問。尊者曰賜。三年之

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喪拜謂稽顙。受之以已服

重。不問其非爲喪也。吉拜。以三年之喪。如或遺

之酒肉。則受之。必三辭。主人衰經而受之。如君

命。則不敢辭。受而薦之。喪者不遺人。人遺之。雖

酒肉受也。從父昆弟以下。既卒哭。遺人可也。○

縣子曰。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刻。此言居喪

之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自諸侯達諸士。如有

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期之喪。十一

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練則弔。○既

葬大功弔。哭而退。不聽事焉。○期之喪。未葬。弔

於鄉人。哭而退。不聽事焉。功衰弔。待事。不執事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 五

○小功總執事。不與於禮。○相趨也。出宮而退。

相揖也。哀次而退。相問也。既封而退。相見也。反

哭而退。朋友虞附而退。○弔。非從主人也。四十

者執紼。鄉人五十者從反哭。四十者待盈坎。○

喪食雖惡。必充飢。飢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

亦非禮也。視不明。聽不聰。行不正。不知哀。君子

病之。故有疾飲酒食肉。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

七十飲酒食肉。皆爲疑死。疑死。恐有服。人召之

其死也。食不往。大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



之非其黨弗食也○功衰食菜果飲水漿無鹽

酪不能食食鹽酪可也○孔子曰身有瘍則浴

首有創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毀瘡為病君子弗

為也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非從極與反哭

無免於垣道路不可無飾也凡喪小功以上非虞附練

祥無沐浴祭則沐浴潔飾以交神也非此則不沐浴疏衰之喪既葬

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小功請見人可也大

功不以執摯唯父母之喪不辟涕泣而見人○

三年之喪祥而從政期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

木

之喪既葬而從政小功總之喪既殯而從政○

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

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哀痛之極無復音卒

哭而諱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

同諱王父母以下皆父之所諱者故當同父而諱之母之諱宮中諱妻

之諱不舉諸其側與從祖昆弟同名則諱○以

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於次入哭踊三

者三乃出當冠而遭五服之喪則因成喪服而遂加冠此禮無分于服之輕重故曰

雖三年之喪可也凡三踊為大功之末可以一節如是者三乃出就次所

湯育子創

免音問理

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

子可以取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下

殯之小功則不可○凡弁經其衰後袂首著素服重也

以一股環經謂之弁經弔服也其衰有三錫衰總衰疑衰也此衰修大其袖父有服

宮中子不與於樂母有服聲聞焉不舉樂妻有

服不舉樂於其側大功將至辟琴瑟小功至不

絕樂○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

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弗主夫若無族矣則前

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或曰主之而附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

七

於夫之黨○麻者不紳執玉不麻麻不加於采

吉凶不國禁哭則止朝夕之奠即位自因也止

以盡奉公之義而于朝夕奠時自即阼階下童

之位因仍禮節之故事而行以盡事親之仁童

子哭不偯不踊不杖不菲不廬以未成人孔子

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

絕於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制服以

以情二者其服如彼其踊如此能知之則得禮

之義而變通化裁不失其當尚何禮文之不行

下殯之小功不可降

升而加後袂三尺

三寸

聲聞母所

大功謂大

功之人也

極言妻黨

之不可主

或曰之說

非也

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士三月而葬是月也  
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  
葬七月而卒哭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諸侯  
使人弔其次舍祔贈臨皆同日而畢事者也其  
次如此也○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筭士壹問之  
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爲士  
比殯不舉樂○升正柩諸侯執紼五百人四紼  
皆銜枚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匠人執羽葆  
御柩大夫之喪其升正柩也執引者三百人執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

鐸者左右各四人御柩以茅升正柩者謂柩將行升于車而正之也  
也柩有四紼紼形如箸兩端有小繩銜于口而  
繫于頸後則不能言所以止諱也司馬十六人  
執鐸分居左右夾柩以號令于衆也御柩者左  
執車之前若道路有低昂傾軋則以所執者爲  
抑揚左右之節使執紼者知之也孔子曰管仲鏹簋而朱紼旅  
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爲上也  
難爲上也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賢大  
夫也而難爲下也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下難僭上言  
下言偏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如三年  
之喪則君夫人歸夫人其歸也以諸侯之弔禮

其待之也若待諸侯然夫人至入自閨門升自  
側階君在阼其他如奔喪禮然○嫂不撫叔叔  
不撫嫂○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弗得聞也既  
聞之患弗得學也既學之患弗能行也君子有  
五恥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無其行  
君子恥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  
而民不足君子恥之衆寡均而倍焉君子恥之  
三患言爲學之君子五恥言爲政之君子也弗  
聞則無由知弗學則無由能弗行則無由至故  
患之居位無言則道不行而尸位有言無行則  
言行不相顧始以有德而進今以無德而退政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 九  
不足以致人使之逃散術不足以使人我力均  
于彼而彼功倍於我皆爲可恥唯知患故終於  
無患唯知恥○孔子曰凶年則乘驚馬祀以下  
牲凶年殺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  
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時人轉而僭上士之喪禮已廢孔子以教孺悲書而存之  
國人乃復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  
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  
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未知其樂言醉無禮儀無可樂也孔子言  
農民終歲勞苦而后有此蜡祭以休息之張而  
乃人君一日之恩澤雖狂而不爲過也張而  
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一張

一弛文武之道也。必絕久弛而不張則力

猶民又勞苦而不休息則其力憊又休息而不勞苦則其志逸必有時而張有時而弛民必不能以爲治也。一於逸樂則不可故言文武弗

爲孟獻子曰正月至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

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

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外宗爲

君夫人猶內宗也○廐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

者拜之士壹大夫再亦相弔之道也○孔子曰

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爲公臣曰其所與遊

辟也可人也管仲死桓公使爲之服宦於大夫

者之爲之服也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爾也言二人爲其所與游者邪僻故相誘爲盜若其人則固可任用之人也桓公不忘管仲之舉賢

使爲之服服自此始過而舉君之諱則起與君

之諱同則稱字○內亂不與焉外患弗辟也言

大夫在國若同僚中有謀作亂者力能討則討

之力不能討則謹自畏避不得干與其或冠患

在外如鄰國來攻或四夷侵擾則贊大行曰主

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寸厚半寸刻

上左右各寸半玉也藻三采六等此記圭藻之前

正月子月  
七月午月  
陽曆四月

上上登辟  
音辭

別有書論大行人之職其書各贊大行篇中有

曰圭制之長五等諸侯不同其博其厚其刻及

以玉爲之則同其藉玉之藻以韋衣板而畫采

千其上用朱白蒼是爲三采每采畫二行是爲

六等鄭氏曰子男執百文圭案

當對曰文公之下執事也問其先人始仕食祿

下執事者謙辭當何君時而子羔對

夫雍人皆爵弁純衣雍人扶羊宗人祝之宰夫

北面于碑南東上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

面封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先門而

後夾室其衄皆於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

有司皆鄉室而立門則有司當門北面既事宗

人告事畢乃皆退反命于君曰釁某廟事畢反

命于寢君南鄉于門內朝服既反命乃退宗廟

以牲血塗釁之尊神明之居也爵弁士服也純

衣玄衣纁裳拭羊拭之使潔也宗人祝之其辭

未聞麗牲之碑在廟中庭升屋自中謂由屋東

西之中而上也門廟門夾室東西廂也門與夾

室各一雞凡三雞亦升屋而割之其未割羊割

雞之時各於其屋之下先滅耳旁毛以薦神耳

主聽欲神聽之也衄畢割雞以釁門與夾室亦

當其屋之中也有司宰夫視宗人也宗人告事

畢告于宰夫也宰夫爲攝主路寢成則考之而

反命于寢其時君在路寢也考之者謂盛饌以

不釁釁屋者父神明之道也考之者謂盛饌以

百文圭案  
凡七君

純音繼  
音賦

燕會以酒食澆落之。即歡樂之義也。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樂之以豕豚。名者有名之器若尊彝之屬豕豚也諸侯出夫人夫

人比至于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入使

者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社稷宗廟使

使臣某敢告於執事主人對曰寡君固前辭不

教矣寡君敢不敬須以俟命有司官陳器。主

人有司亦官受之。○妻出夫使人致之曰某不

敏不能從而其榮盛使某也敢告於侍者主人

對曰某之子不肖不敢辟誅敢不敬須以俟命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

十三

使者退主人拜送之如舅在則稱舅舅沒則稱

兄無兄則稱夫主人之辭曰某之子不肖如姑

姊妹亦皆稱之。○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

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

也吾殮作而辭曰疏食也不敢以傷吾子。作而

而辭謝也。不敢以傷吾子者言。疏之飯不可強食以致傷害也。納幣一束束

五兩兩五尋。此謂昏禮納徵也。束有五匹。言兩

匹則五兩矣。八尺婦見舅姑兄弟姊妹皆立

于堂下。西面北上。是見已見諸父各就其寢。

堂下則婦之入也。已過其前此即是見之。復各時見之也。諸父分尊故明日各詣其寢而

之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

燕則鬋首。女子十五許嫁而笄。今雖未許嫁而

謂以醴禮之也。許嫁而笄則主婦著笄女賓禮

之。今未許嫁故但使婦人執其禮不備儀也。既

笄之後在家燕居則去其笄而髻長三尺下廣

二尺上廣一尺會去上五寸紕以爵章六寸不

至下五寸純以素紕以五采

純素生帛

禮記集註

十三

禮記集註卷之二十

次置子諸



拜○君拜寄公國賓大夫士拜卿大夫於位於  
士旁三拜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大夫內  
子士妻特拜命婦汜拜衆賓於堂上○主人卽  
位襲帶綰踊母之喪卽位而免乃奠弔者襲裘  
加武帶經與主人拾踊○君喪虞人出木角狄  
人出壺雍人出鼎司馬縣之乃官代哭大夫官  
代哭不縣壺士代哭不以官凡有喪者未殯哭  
不絕聲恐其不食  
疲倦則以漏器分時刻使以次依時相代而哭  
故狄人出壺以盛水虞人出角以斟水冬月水  
凍人出鼎別貯水以煖之而虞人君堂上二  
出木以供爨司馬自臨視其縣也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一

三

燭下二燭大夫堂上一燭下二燭士堂上一燭  
下一燭有喪則于中庭終夜設燎至曉滅燎  
而日光未明故須燭以照祭饌也賓  
出徹帷○哭尸于堂上主人在東方由外來者  
在西方諸婦南鄉○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下  
堂不哭男子出寢門外見人不哭○其無女主  
則男主拜女賓于寢門內其無男主則女主拜  
男賓于阼階下子幼則以衰抱之人爲之拜爲  
後者不在則有爵者辭無爵者人爲之拜在竟  
內則俟之在竟外則殯葬可也喪有無後無無

凡有喪者未殯哭不絕聲恐其不食  
凡有喪者未殯哭不絕聲恐其不食  
凡有喪者未殯哭不絕聲恐其不食

凡有喪者未殯哭不絕聲恐其不食  
凡有喪者未殯哭不絕聲恐其不食  
凡有喪者未殯哭不絕聲恐其不食

凡有喪者未殯哭不絕聲恐其不食  
凡有喪者未殯哭不絕聲恐其不食  
凡有喪者未殯哭不絕聲恐其不食

主○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  
世婦杖于大夫寢門之外杖寢門之內輯之夫  
人世婦在其次則杖卽位則使人執之子有王  
命則去杖國君之命則輯杖聽上有事於尸則  
去杖大夫於君所則輯杖於大夫所則杖○大  
夫之喪三日之朝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大  
夫有君命則去杖大夫之命則輯杖內子爲夫  
人之命去杖爲世婦之命授人杖○士之喪二  
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婦人皆杖於君命夫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一

四

人之命如大夫於大夫世婦之命如大夫○子  
皆杖不以卽位大夫士哭殯則杖哭柩則輯杖  
弃杖者斷而弃之於隱者○始死遷尸于牀嚔  
用歛衾去死衣小臣楔齒用角柶綴足用燕几  
君大夫士一也○管人汲不說繻屈之盡階不  
升堂授御者御者入浴小臣四人抗衾御者二  
人浴浴水用盆沃水用料浴用絺巾拒用浴衣  
如他日小臣爪足浴餘水棄于坎其母之喪則  
內御者抗衾而浴○管人汲授御者御者差沐

凡有喪者未殯哭不絕聲恐其不食  
凡有喪者未殯哭不絕聲恐其不食  
凡有喪者未殯哭不絕聲恐其不食

凡有喪者未殯哭不絕聲恐其不食  
凡有喪者未殯哭不絕聲恐其不食  
凡有喪者未殯哭不絕聲恐其不食





衣褶衾。大夫士猶小斂也。○袍必有表不禪衣。必有裳謂之一稱。○凡陳衣者實之篋取衣者亦以篋。升降者自西階。凡陳衣不訕非列采不入。絺綌紵不入。○凡斂者袒遷尸者襲。○君之喪大胥是斂。衆胥佐之。大夫之喪大胥侍之。衆胥是斂。士之喪胥爲侍。士是斂。○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皆左衽。結紱不紐。○斂者旣斂必哭。士與其執事則斂斂焉。則爲之壹不食。凡斂者六人。○君錦冒黼殺綴旁七。大夫玄冒黼殺綴旁七。士緇冒黼殺綴旁三。凡冒質長與手齊。殺三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一

七

尺。自小斂以往用夷衾。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君將大斂子弁經卽位于序端卿大夫卽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父兄堂下北面夫人命婦尸西東面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衾衣士盥于盤上士舉遷尸于歛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亦如之。○大夫之喪將大斂旣鋪絞衾衣君至主人迎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君釋菜祝先入升堂君卽位于序

謂有婦尸之裳上曰

質下曰殺

安七帶也

殺猶制也

言三者一制皆爲履

尸而作也

釋菜以禮

謂卷也

謂卷也

謂卷也

端卿大夫卽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主人房外南面主婦尸西東面遷尸卒斂宰告主人降北面于堂下君撫之主人拜稽顙君降升主人馮之命主婦馮之。○士之喪將大斂君不在其餘禮猶大夫也。○鋪絞衾踊歛衾踊鋪衣踊遷尸踊歛衣踊歛衾踊歛絞衾踊。○君撫大夫撫內命婦大夫撫室老撫姪娣。○君大夫馮父母妻長子不馮庶子。士馮父母妻長子庶子庶子有子則父母不馮其尸。凡馮尸者父母先妻子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一

八

後。○君於臣撫之父母於子執之子於父母馮之婦於舅姑奉之舅姑於婦撫之妻於夫拘之夫於妻於昆弟執之馮尸不當君所凡馮尸與必踊。○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苦枕塊非喪事不言君爲廬官之大夫士檀之。○旣葬柱楣塗廬不於顯者君大夫士皆宮之。○旣葬柱楣爲廬後哀殺稍舉起其木柱之於楣以納口光又於內用泥塗之以避風寒不塗於廬外顯處凡非適子者自未葬以於隱者爲廬。○旣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

拘以手牽之君所撫

當心

苦茅席也

音塊土塊

也宮以帷

檀之禮也

柱楣者先時

倚木於牆以

爲廬葬後哀殺

稍舉起其木

柱之於楣以納

口光又於內用

泥塗之以避風

寒不塗於廬外

顯處凡非適子

者自未葬以於

隱者爲廬旣葬

與人立君言王

事不言國事大

夫士言公事不

言家事。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并經帶。金革之事無辟也。○既練。居堊室。不與人居。君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既祥。黜望。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內者。父在。爲母。爲妻。齊衰期者。大功布衰。九月者。皆三月不御於內。婦人不居廬。不寢苦喪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者。既葬而歸。○公之喪。大夫俟練。士卒哭而歸。○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朔日忌日。則歸哭于宗室。諸父兄弟之喪。既卒哭而歸。○父不次於子。兄不次於弟。○君於大夫世婦。大斂焉。爲之賜。則小斂焉。於外命婦。既加蓋而君至。於士。既殯而往。爲賜之。大斂焉。○夫人於世婦。大斂焉。爲之賜。小斂焉。於諸妻。爲之賜。大斂焉。於大夫外命婦。既殯而往。○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使人戒之。主人具殷奠之禮。俟于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祝代之先。君釋菜。

望音恩。黜音黑也。  
公上大夫有采地者。  
大夫士皆請家臣歸由宗室而歸也。  
視其大斂若加賜則視小斂。  
大夫士皆歸家臣歸由宗室而歸也。  
殷奠。盛饗也。

于門內。祝先升自阼階。負墻南面。君卽位于阼。小臣二人執戈立于前。二人立于後。擯者進。主人拜稽顙。君稱言。祝祝而踊。主人踊。○大夫則奠可也。士則出俟于門外。命之反奠。乃反奠。卒奠。主人先俟于門外。君退。主人送于門外。拜稽顙。○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在殯。三往焉。士疾。壹問之。在殯。壹往焉。君弔則復殯服。○夫人弔於大夫士。主人出迎于門外。先馬首。先入門右。夫人入。升堂。卽位。主婦降自西階。拜稽顙于下。夫

人視世子而踊。奠如君至之禮。夫人退。主婦送于門內。拜稽顙。主人送于大門之外。不拜。○大夫君不迎于門外。入。卽位于堂下。主人北面。衆主人南面。婦人卽位于房中。若有君命。命夫命婦之命。四鄰賓客。其君後主人而拜。○君弔見尸柩而后踊。○大夫士若君不戒而往。不具殷奠。君退必奠。○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槨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君裏棺用朱。緣用雜金。錯大夫

本上言此。喪若爲大。夫則當若。在卽奠可也。  
殯服未成。服之服也。  
家臣以大夫爲君。  
尸柩殯而朱塗也。  
屬在大棺內。棺言飾。  
裏棺棺裏也。

裏棺用玄綠用牛骨錯士不綠○君蓋用漆二  
衽三束大夫蓋用漆二衽二束士蓋不用漆二  
衽二束○君大夫簪爪實于綠中士埋之○君  
殯用輶橫至于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幬橫至于  
西序塗不暨于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熬君  
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腊  
焉○飾棺君龍帷三池帷柳車邊障以白布爲之  
龍衣以青布挂于柳上荒邊爪端池視重霞諸  
侯屋四柱與天子同而雷降其一關後故三池  
振容如幡以青黃縹爲之長丈餘而畫以雉懸  
於池下爲容飾車行則振動即掄絞也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一

十一

黼荒火三列黻三列荒蒙也柳車上覆即黼甲  
又畫火畫黻素錦褚加僞荒  
各三列也  
錦褚縹縹爲屋而縹紐六  
加帷荒于其上  
爲縹紐以連結之兩旁  
各齊五采五貝  
齊甲當中心圓如車蓋者謂之  
貝以爲黼嬰二黻嬰二畫嬰二皆戴圭  
嬰形如  
之在路則障車入樽則障極二畫黼  
銅魚懸于振容之間車行  
則魚跳躍而上拂於池也  
君纁戴六  
六紐矣今穿纁帛正值於紐以繫柳骨故有六  
纁披六  
之中而出一頭于帷外使人牽之以防

傾歌者也亦纁帛爲之每  
戴各繫一條故亦有六 大夫畫帷二池不振  
容畫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縹紐二玄紐二  
齊三采三貝黻嬰二畫嬰二皆戴綬魚躍拂池  
大夫戴前纁後玄披亦如之○士布帷布荒一  
池掄絞纁紐二縹紐二齊三采一貝畫嬰二皆  
戴綬士戴前纁後縹二披用纁○君葬用輶四  
綍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用輶二綍二碑御  
棺用茅士葬用國車二綍無碑比出宮御棺用  
功布○凡封用綍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大夫士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一

十一

以成君命毋譁以鼓封大夫命母哭士哭者相  
止也凡用碑者下棺時以綍一頭繫棺成以一  
于碑而漸縹之故云用綍法碑負引也君棺三  
重故又以橫木貫成屬綍平持下之防傾頓也  
大夫士綍屬于咸但旁輓之而已君命戒止諡  
謹使負引者聽鼓聲以爲縱舍之節漸漸應聲  
而下大夫但戒止哭聲士甲不君松梓大夫栢  
政出命則衆哭者自相止而已  
梓士雜木梓○棺梓之間君容柩大夫容壺士  
容甒○君裏梓虞筐大夫不裏梓士不虞筐  
謂有物以裏之虞筐即苞匱以安體  
禮記集註卷之二十一 終



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壇。壇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壇爲鬼。月祭三廟。下於天子也。祖考。始大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無可遷之廟。故有禱則祭於壇而已。適士三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皇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適士。諸侯。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法王考爲鬼。師。諸侯之中士。下士。爲一官之長者。二廟。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庶士。府史之屬。死曰鬼。者。○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社。土神。有生物之功。故王以下皆祭之。衆所共置。故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王自爲立七祀。諸侯爲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爲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

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司命。督祭之神。祀以蠶之相屬。不忍無祀。○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祭止於適。○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此五者所當祭。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弃繼之。故祀以爲稷。厲山氏。炎帝神農也。夏之前。則祀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社。土神。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推步之法。也以著衆。謂使民占星。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象。而知休作之期也。舜勤衆事而野死。能賞當其功也。均刑法。當其罪也。以義終。禪位得人也。禹能脩鯀之功。也。脩者。繼其事而改正。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之此言祀禹。非祀鯀也。正名百物。使民知取之。以自共財。顯項能脩之。正名百物。使民知取之。以自也。脩者。廣其所未。契爲司徒而民成。遵五教而也。正其所未。當也。契爲司徒而民成。遵五教而也。

冥勤其官而水死冥即玄冥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

除桀之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此皆

有功烈於民者也民菑指紂而言自農至堯舜與冥以死勤事者也禹脩鯀功以勞定國者也湯除虐文武去民菑能禦菑捍患者也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當祀不但相述如數者而已記者特舉以見例耳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

非此族也不在祀典族類也非其類不得列於祀典則祭之不誦不瀆蓋謂祭法

祭義第二十四

禮記集註卷之二十二

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

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祭必有時數則事煩煩則厭數之心生而不敬矣疏則怠於事怠則遺忘之心生而無愛矣是以君子之祭不疏不數合諸天道之變更春禘秋嘗是已霜露既降死物之府親之精靈亦若與物而偕往故履之而悽愴非為寒也如將失之耳雨露既濡生物之府親之精靈亦若與物而偕來故履之而怵惕又豈為溫哉若見○致齊於內散

吾親然有樂樂也無樂哀也

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

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

齊於內以慎其心齊於外以防其物積七日以至三日要其終而言也思之之至足以通之故見其所為齊者此敬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之致于未祭者也

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愀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入室入廟室也儼然彷彿

貌見乎其位如見親之在神位周還出戶謂薦俎酌獻之時行步周還之間或自戶內而出容聲舉動容止之聲愀然太息之聲齊之至則是祭之日自然如此此敬之致於當祭者也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

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著存不忘

乎心夫安得不敬乎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

思終身弗辱也此一節通結上文致愛極其愛也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親之心也致慤極其敬親之誠

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忌日親死不用非以不祥而避之蓋以是日感親之死哀痛慘怛之情於是為至故不敢盡心於私事耳所謂終身○唯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

之喪也鄉也鄉之然後能饗焉是故孝子臨尸而饗者鄉也鄉之然後能饗焉是故孝子臨尸而不作君牽牲夫人奠盞君獻尸夫人薦豆鄉大

海和通利  
勿勿勉

---

如不欲生  
似欲隨之  
死也宗廟  
之禮上不

講下故有  
棋諱之時  
如欲色慾  
想像觀平

生所參之  
物如有欲

之之色也  
詩小雅小  
宛篇明餐  
將旦光明

開餐也詩  
言宜王懷  
文武之功  
烈此借以

爲喻

從數音訓  
齊上聲曰  
反言反以

自修錄

11

---

17

---

事不易就

補故欲慮

物不可缺  
用故欲備

洞洞委張  
無間之貌  
屬屬誠言  
無偽之貌

祝以孝告也庶者幸而不致必

不敢定

--

七

人



盡其禮而不過失焉。進退必敬。如親聽命。則或

使之也。盡其怒而為敬。盡其信而為信。盡其敬

經。不可以私意為降殺而過失焉。進退之間。其

敬心之所存。如親與父母之命。而若或使之。亦

前章著○孝子之祭可知也。其立之也敬以詘。

其進之也敬以愉。其薦之也敬以欲。退而立。如

將受命。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絕於面。孝子之

祭也。立而不誦。固也。進而不愉。疏也。薦而不欲

不愛也。退立而不如受命。教也。已徹而退。無敬

齊之色。而忘本也。如是而祭。失之矣。觀孝子之

禮記集註卷之二十二

其心也。敬以詘。則變其常度。故立而不誦。固也。

敬以愉。則致其親密。故進而不愉。疏也。敬以欲。

則孝愛之深。故退立而不欲。不愛也。教以受命。則

服順之至。故退立而不欲。不愛也。教以受命。則

敬齊之色。不絕於面。則真終始矣。○孝子之

故已徹而退。無敬齊之色。而忘本也。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

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

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

成人之道也。和氣。愉色。婉容。皆愛心之所發。執

玉。奉盈。弗勝。將失。皆敬心之所存。愛敬兼至。乃孝子不失孺子之心者。若夫嚴肅

威重。儼正謹恪。乃成人之道。非所施於事親也。

○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貴貴。貴老。

禮記集註卷之二十二

退而立是

敬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貴有

德。何為也。為其近於道也。貴貴。為其近於君也。

貴老。為其近於親也。敬長。為其近於兄也。慈幼。

為其近於子也。是故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

至孝近乎王。雖天子必有父。至弟近乎霸。雖諸

侯必有兄。先王之教。因而弗改。所以領天下國

家也。先言治天下。後言定天下。者。治之然後定。

也。道之理一。而德之分殊。有德者雖未能

盡道。然亦遠道不遠矣。凡列爵者皆謂之貴。不

必皆君。然亦近於君矣。下三句。微此。五者均為

定天下之道。而貴老敬長尤重。故孝極其至。可

以廣愛。包含編。無不周備。不可以至天下平。

禮記集註卷之二十二

而王天子之事也。至孝近王。則天子爵必有父。

況其下乎。第極其至。可以廣敬。制節謹度。不致

過遠。不可以霸天下乎。而霸諸侯之事也。至弟

近霸。則諸侯猶必有兄。況其下乎。故先王之教

孝弟。因人心之固有。而無所改移。凡以其○子

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

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

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言

君雖無所不愛敬。而愛莫切于事親。敬莫先于

從兄。故立愛立敬。自親長始。而教民睦順之理。

即此而在。蓋教睦則民與孝而貴有親。教敬則

民與弟而貴用命。民咸事親聽命。則其心和順。事親必能事君。聽兄必能。○郊之祭也。喪者

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敬之至也。吉凶異道不得

祭之日君牽牲穆答君。卿大夫序從。既入廟

門麗于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割。取

脾脅乃退。燔祭。祭腥而退。敬之至也。祭謂祭宗廟也。穆答也。鸞刀也。燔祭也。

君若世子對君共牽也。卿大夫佐幣從君以次

序在牲之後也。牽牲之綱麗于中庭之碑。此迎

牲時事也。取牛耳旁之毛以告神。毛以告全。到

以主聽。欲神聽之也。此殺牲時事也。乃退。一節

竟而暫退也。燔祭祭牲畢則禮終而君退矣。此

薦牲時事也。牽牲有儀。薦獻有節。皆人君敬心

之所極也。○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

氏祭其闇。殷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物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二

生或皆天之功。故郊以報之。然天尊無為。不可

直責而懸象著明莫大於日月。故以日為主。而

以月配之。皆所以尊天也。闇者日既沒而黑。夏

尚黑。陽者日方中而白。殷尚白及闇者日將出

而赤。周尚赤。故祭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

明。以制上下。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別外內。以

端其位。日出於東。月生於西。陰陽長短終始相

巡。以致天下之和。壇高而顯。坎深而隱。一顯一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二

川來。月往則日來。一陰一陽一長一短。終始相

巡。周迴不息。由是變合成萬物。化醇以致天

下之和。其功如此。安。○天下之禮。致反始也。致

鬼神也。致和用也。致義也。致讓也。致反始以厚

其本也。致鬼神以尊上也。致物用以立民紀也。

致義則上下不悖逆矣。致讓以去爭也。合此五

者以治天下之禮也。雖有奇邪而不治者。則微

矣。致推致其極也。致反始使人知本之從出。當

上實有是理。當敬事之而不忽也。致物用使人

豐於財用。則知榮辱禮節。而人紀以立。所謂既

富方穀也。致義使人知上上下下。有尊卑而無

悖逆也。致讓使人以禮相與而不爭也。先王制

禮之意如此。苟能合此五者為治。則裁成天下

之道。已在於是。民生日用。自有所範圍焉。而不

過雖有異行而不。○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

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

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氣為神之盛。魄為鬼

於人身。一見其精靈不可掩。一見其精靈所自

出也。夫天生則魂魄合而為人。死則魂魄分而為

神。為鬼。聖人制禮。即其已離之魂魄。而合之為

鬼神。則義理深遠。而又不墜于虛無。所以啟天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二



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

大昕之朝。季春

瓶之旦也。蠶惡濕。故桑乾乃以食之。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

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爲君服

與。遂副禕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古之獻繭者。

其率用此與。歲單。蠶成之時。三月之盡也。示於

人者。別內事也。受以副。及良日。夫人纁三盆手。

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纁。遂朱綠之。

玄黃之。以爲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

先公。敬之至也。三盆手者。置繭于盆中。而以手

三盆手者。置繭于盆中。而以手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三 十五

緒。○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

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諒之心

生。則樂樂則安。安則父父則天。天則神。天則不

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

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

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

慢易之心入之矣。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

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

民瞻其顏色。而不與爭也。望其容貌。而衆不生

單通則

覆也。婦人

首飾。繭音

繭。禮之

獻繭之婦

也。良吉日

以爲纁也

言者即前

所上者

慢易焉。故德輝動乎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乎

外。而衆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而天下塞

焉。舉而措之。無難矣。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

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

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禮減而不進。

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

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

義一也。說見○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

弗辱。其下能養。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二 十六

爲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

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

能爲孝乎。孝有三等。非以分言也。論之於道。乃

謙辭亦足以徵○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

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

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

非孝也。戰戰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戒及於親

敢不敬乎。居處。事君。莅官。交友。戰戰。無性。非身

母之遺體。反○亨。孰羶羶。嘗而薦之。非孝也。養

是則裁及矣。

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

子如此所謂孝也已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

養可能也教爲難教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

卒爲難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

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

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自

順此生刑自反此作音養不足以爲孝惟立身

孝而至於國人稱願有悅慕勸勉之意可以見

故養其親易敬其親難敬其親易安于敬難安

于敬易父于敬而終孝子之身難能終者在能

禮記集註卷之二十二

慎其身仁禮以下五者見孝之無往不在正慎

行其身之實也順此則致和而樂生反此則辱

親而刑作爲人子者可不務○曾子曰夫孝置

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

無朝夕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

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

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置

直而立之溥者敷而散之施暨也推猶○曾子

言達也放至也準一也謂人同一心也斷一

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

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所以廣孝也愛物

類聚也安

安于敬也

卒備終也

音養不足以爲孝惟立身

孝而至於國人稱願有悅慕勸勉之意可以見

故養其親易敬其親難敬其親易安于敬難安

于敬易父于敬而終孝子之身難能終者在能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二

慎其身仁禮以下五者見孝之無往不在正慎

行其身之實也順此則致和而樂生反此則辱

親而刑作爲人子者可不務

○曾子曰夫孝置

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

無朝夕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

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

詩

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置

直而立之溥者敷而散之施暨也推猶

○曾子

○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

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

施備物可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嘉而弗忘父母

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沒

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此章三孝

身養者也諸侯卿大夫士仁育義正功及于物

善歸于親是以一國一家養者也天子德教加

于百姓刑于四海則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供

是以天下養者也此分之所異也父母愛之以

下則人人所得自盡而非分之所能岐禮終謂

以禮終事○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

其親也

禮記集註卷之二十二

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

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

善如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

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爲大父母全而生之

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

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今予忘孝

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

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

是故道而不徑

謂之也

謂之也

謂之也

謂之也

謂之也

謂之也

謂之也

謂之也

謂之也

謂之也

謂之也

謂之也

謂之也

謂之也

謂之也

謂之也

謂之也

謂之也

謂之也

謂之也

謂之也

體行殆。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

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

孝矣。無人爲大言。無如人最爲大。不虧其體。以

全形也。不辱其身。以全性也。故曰可爲全

矣。豈舉足以下。皆跬步不敢忘孝之事。不

徑不游。思全形也。不辱不羞。思全性也。○昔

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

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

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

次乎事親也。四代所貴不同。以救弊之政異也。

德久或至民玩。故承以貴爵。爵充

或至澤壅。故承以貴富。富或私財忘親。故承以

貴親。然所貴不同。而尚齒則一。齒之所貴。歷千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二 九

載不易所以然者。人道之大。莫外于親親長長。

則事親之下。尚齒即爲之次矣。其重如此。是以

四代無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七十杖於朝。君

問則席。八十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而第達乎朝

廷矣。 杖於朝。據杖而立也。君若有問。則爲之布

席於堂。而使之坐。不俟朝。謂見君揖之。即

退。不待朝事畢也。 行肩而不併。不錯則隨。見老

者則車徒辟。斑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而第

達乎道路矣。 不錯則隨。正所謂不併也。老者或

負戴。 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

寡。而第達乎州巷矣。遺棄也。古之道。五十不爲甸

徒。頒禽隆諸長者。而第達乎狻猊矣。四丘爲甸。頒

起其民爲卒。徒故曰甸。徒五十始衰。故不供此

役也。田畢分禽。則長者獨多于少者。舉春狻猊

狻猊。秋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第達乎軍旅

矣。 五人爲伍。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

巷。放乎狻猊。脩乎軍旅。衆以義死之而弗敢犯

也。 朝廷政所自出。故曰發。道路人所共由。故曰

行。州巷委曲偏僻之所。故曰至。狻猊開曠之

地。故曰放。軍旅武功之處。文事易廢。故曰脩。自

朝廷至軍旅。其人可謂衆矣。然皆通達孝弟之

義。以死守之。而 ○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

也。管三老五更於大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祀

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耕籍。所以教

諸侯之養也。朝覲。所以教諸侯之臣也。五者。天

下之大教也。先賢先代有德之人也。西學。周

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祖而割牲。執醬而饋。執

爵而酌。冕而摠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是故鄉

里有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此由

大學來者也。 此即五教中舉養老一節言之。天

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大子齒。 四學。四代之學也。

序齒。不以天子巡守。諸侯待于竟。天子先見百

年者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西行東

行者弗敢過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或先見或

見皆曲致其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族三命

不齒族有七十者弗敢先七十者不有大故不

入朝若有大故而入君必與之揖讓而后及爵

者此言鄉飲酒禮一命貴矣猶齒於鄉再命則

尤貴矣猶齒于族三命雖不齒而猶不敢先

與之揖讓豈族之三命得以先之乎○天子有

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善

薦於諸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存諸長老祿

禮記纂註卷之二十二

爵慶賞成諸宗廟所以示順也善已之善也而

已之命也而皆出于所親凡此皆不○昔者聖

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為易易抱龜南面天

子卷冕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

不敢專以尊天也善則稱人過則稱己教不伐

以尊賢也屈伸之氣易簡之理陰陽天地之情

建之而不恃矣由是立以為易凡設卦生爻繫

辭皆在其中易道之大如此故用易者必敬之

不自恃其明知而斷之于龜者以吉凶悔吝天

實司之故尊天而聽其命也下吉為善善則稱

通謂必見

之也

或先見或

遇見或就

老老之義也

見皆曲致其

此言鄉飲酒禮

一命貴矣猶齒於鄉

再命則尤貴矣

猶齒于族三命雖不齒而猶不敢先

與之揖讓豈族之三命得以先之乎

○天子有善讓德於天

諸侯有善歸諸天子

卿大夫有善薦於諸侯

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

存諸長老祿

禮記纂註

卷之二十二

三十一

三十一

也○孝子將祭祀必有齊莊之心以慮事以具

服物以脩宮室以治百事及祭之日顏色必溫

行必恐如懼不及愛然其莫之也容貌必溫身

必誠如語焉而未之然宿者皆出其立卑靜以

正如將弗見然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

然是故慙善不違身耳目不違心思慮不違親

結諸心形諸色而術省之孝子之志也於其來

不及愛其親然及既來也又如親有欲語而未

之發然於其往也如將弗見然及既往也又如

將復入然總是孝子一念注親之誠所謂恍惚

與神明交也陶陶遂遂相隨行之貌卑靜以正

禮記纂註卷之二十二

言立有深思也夫將祭祀與祭之日祭之後如

此可見孝子之至誠至善無一息違身身又不

違心容掩不違親則能每事致思無一毫之

或遺矣此孝子事親之志○建國之神位右社稷

而左宗廟右陰地道所尊故右社稷所以神地

親之意也左陽人道之所向故左宗廟亦

禮記纂註卷之二十二

終

禮記纂註

卷之二十二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禮記纂註卷之二十三

宋 陳 澹集說

明 徐師曾集註

湯道衡纂輯

祭統第二十五

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心

休而奉之以禮是故唯賢者能盡祭之義。五禮祭

為重而祭猶必有義蓋祭固將之以物然非由外至而生於心必未祭之先怵惕懷愴先生於

禮記纂註 卷之二十三

心而後形於外也可見祭之為義在於心矣唯賢者孝愛之誠本於天性乃能盡之豈徇物者所能

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內盡於已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

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內則以孝於親如此之謂備唯賢者能

備能備然後能祭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

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為此孝子之心也

五禮吉凶五禮嘉祭心動貌

初儀惟祭之禮也

此申賢者能盡祭之義。賢者之福非如世俗吉慶之福。必其性分之理無一不備始俯仰無愧。無幽明之責。是福在於備也。凡衆之動無一不順而後為備。內盡於已順之本也。則能外順於道而無所不順矣。以之事君以之事親。本心自盡一也。唯其有本。是以上及內外無所不順。而謂之備耳。能備於未祭之先。斯能致祭於既備之後。誠信忠敬祭之本也。奉之物道之禮安之樂。祭之時。凡以明薦之也。豈有求福之心。○祭哉。此孝子之真心。所以能盡祭之義也。

者所以追養繼孝也。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

追其不及之養而繼其未盡之孝也。畜聚於內者深外順乎倫也。內順於道則愛親

之心畜聚於內者深外順乎倫也。內順於道則愛親則事親之禮畜養於外者備

是故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養則

禮記纂註 卷之二十三

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

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養以承志為主而口體為末喪以哀痛為主而節文為末祭以誠

慈為主而疏數不踰 ○既內自盡又外求助

昏禮是也。故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

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求助之本也

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內之官也。官

備則具備。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

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

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

官備主也具謂供祭之物水草陸生果醢之屬八簋之實稱梁之屬也



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凡三道者所以假於外而以增君子之志也故與志進退志輕則亦輕志重則亦重輕其志而求外之重也雖聖人弗能得也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自盡也所以明重也道之以禮以奉三重而薦諸

皇尸此聖人之道也重祿以降神也重升歌貴人聲也武宿夜象當代之

成功也三者之所重本在於君子之志故其輕重隨志以進退志輕外重雖聖人弗能可以見與志進退之必然矣身自盡者誠教之志而重即在此然後假於物以奉之則內重而外與俱重乃聖人役志也○夫祭有餼餼者祭之末也不為本之道也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三

五

可不知也是故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餼其是已故古之君子曰尸亦餼鬼神之餘也惠術也可以觀政矣祭畢而餼餼乃祭之終事古人所言善終如始惟此餼也尸亦餼鬼神之餘則自尸而下其餼可知自上及下澤無不偏是即施惠於民之法惠者政之是故尸謨君與用既為惠術即為為政之道矣卿四人餼君起大夫六人餼臣餼君之餘也大夫起士八人餼賤餼貴之餘也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于堂下百官進徹之下餼上之餘也凡餼之道每變以衆所以別貴賤之等而興施惠

武宿夜紂至手前夜止宿夜士卒皆饗樂故以待旦故名

禮記集註卷之二十三  
作餼請俸起也通當  
六篇二  
蓋為嚴  
之祭於言  
四篇蓋  
蓋禮言泰  
則禮可知

之象也是故以四簋黍見其脩於廟中也廟中者竟內之象也承上文惠術而言自君卿至百官每變而人益衆無遺缺也上而下所以別貴賤之等以下繼上所以興施惠之象四簋以下正言其所以象施惠也蓋廟中者竟內之象施惠之禮遍及於廟中亦猶祭施惠之政遍及於竟內餼非施惠之象而何祭者澤之大者也故上有大澤則惠必及下顧

上先下後耳非上積重而下有凍餒之民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民夫人待于下流知惠之必將至也由餼見之矣故曰可以觀政矣夫祭之為物大矣其與物儔矣順以儔者也其教之本與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三

六

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則教之以尊其君長內則教之以孝於其親是故明君在上則諸臣服從崇事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盡其道端其義而教生焉觀政以上自為一節承上施惠之象而之大也自土所施為澤自下所受為惠民之信上皆於餼惠此餼之為道可以觀惠民之政也然不特觀政而已即教之本在是故承言祭為大禮其與物儔備皆由於君身之順為之則即順以行祭乃為教聚之本矣蓋其所謂教不外事親事君之道然非由人君明德於上崇祀宗廟社稷以為之不能也今行祭者能盡其道而無遺端其義而不違則推本於上而忠孝之教自於是故君子之事君也必身行之所不安

於上則不以使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事上。非諸人行諸已。非教之道也。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順之至也。祭其是與。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盡道端義。可見身爲之本矣。又即事君者。以明之。不以不安使下。不以所惡事上。所謂身行之也。一不以身。而非人行已。則非教之道。此君子之教。必正身以爲之本。唯此順之至也。祭之順。備非與。由順則可以教忠。孝於天下。故結曰。教之本也。已。○夫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疎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三

七

序焉。見上下之際焉。此之謂十倫。倫猶義也。鋪見猶示也。鋪所爲以爲筵設同几。爲依神也。詔祝於室。而出于祊。此交神明之道也。人死則精氣無間。其設一几以依神。使神憑依之也。祝以事告尸於室中。明日又釋祭於廟門之旁。祭禮之始終。畧具矣。所以爲事神明之道者。神無形而依之有。形神無方而來之有方。皆所君迎牲而不迎尸。以敬精禋之感。而冀其格也。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全於君。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全於子。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義也。尸本是臣。爲尸象神。則尊之如君父矣。然在廟門未入。則猶疑是臣。入廟而始全君父之尊也。君祭固主於盡臣子之義。

然未入廟則猶疑是君入廟而始全爲臣子也。若君出門迎尸。則疑以君而迎臣。故不出者。所以別此嫌而明夫祭之道。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

事父之道也。此父子之倫也。父北面而事子。行當如是也。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明尊卑之等也。凡獻朝饌二。饋食二。主人醕以玉爵獻卿。獻卿之後。尸又飲主婦。醕尸及賓長。獻尸各一爵。是尸飲七也。君乃以瑤爵獻大夫。自此以後。尸又飲賓長兄弟。加爵各一。是并前尸飲九也。主人乃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焉。其受獻者。爵同皆論齒。夫獻一也。而爵而大夫而士。而羣有司。是先尊而後卑也。爵一也。而以玉以瑤以散。是重尊而輕卑也。皆所以明尊卑之等也。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而無亂也。是故有事於大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此之謂親疏之殺也。此皆謂生者之昭穆。而情言總謂之親疎之殺者。以情爲主也。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大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三

八

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

書以歸而舍奠于其廟此爵賞之施也爵祿先

故命於大廟示不敢專以尊祖也史由君卷冕

立于阼夫人副禕立于東房夫人薦豆執校執

醴授之執鐙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夫

婦相授受不相襲處酢必易爵明夫婦之別也

昨與東房異位也執豆則有校鐙之異執爵則

有柄足之異然不特夫人與尸及執醴為然也

即君與夫人授受之處亦不相襲酬凡為俎者

以骨為主骨有貴賤賤人貴爵周人貴肩凡前

貴於後俎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是故貴者

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者不重賤者不虛示均

也惠均則政行政行則事成事成則功立功之

所以立者不可不知也俎者所以明惠之必均

也善為政者如此故曰見政事之均焉此以頒

殷實貴爵之厚周文貴肩之顯祭必有惠賤賤

各有所取是也不重不虛所謂均也施惠之禮

既均於廟中施惠之政必行於境內政行則民

無俯仰衣食之憾而事成則上享享成股

富之休而功立矣功立之故由於俎惠之均非

善為政者安能由俎以及政由臣以及民乎

凡賜爵昭為一穆為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

羣有司皆以齒此之謂長幼有序

旅酬之時賜助祭者爵同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三

九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三

姓則昭穆各依其派異姓則貴賤各以其等夫

祭有昇煇胞翟闈者惠下之道也唯有德之君

為能行此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昇之為言

與也能以其餘昇其下者也煇者甲吏之賤者

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闈

者守門之賤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此四守

者更之至賤者也尸又至尊以至尊既祭之末

而不忘至賤而以其餘昇之是故明君在上則

竟內之民無凍餒者矣此之謂上下之際明則

下之類於上仁則尤乎上之賜於下四守至賤

皇尸至尊以至尊而不忘至賤所以為惠下之

道也明君在上明仁兼至惠必

禮下此上與下恩義相接也

春祭曰禘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說見

禘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

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禘禘於春夏感親

陽義而祭也嘗烝於秋冬感親之與物借來是順

順陰義而祭也陽至夏而始盛陰至秋而即盛

二氣既盛於夏秋

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

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故記曰

膏之日發公室示賞也草艾則墨未發秋政則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三

民弗敢草也。人君政令與時偕行亦若祭之順陰陽也。爵以詔德服以顯庸。仁也。仁屬乎陽故於陽盛之時行之。田邑雖賞而不溢及於無功。刑罰示懲而不少假於有罪。義屬乎陰故於陰盛之時行之。然爵服以順陽義固矣。刑賞並行而亦謂順陰義者何哉。古記有之曰。嘗之日。發公室以示賞。即出田邑之謂草可矣。則人君行墨刑。苟君未行刑。則陰事未始。民不敢艾草。即故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不明其義。君人不全。不能其事。為臣不全。夫義者所以濟志也。諸德之發也。是故其德盛者其志厚。其志厚者其義章。其義章者其祭也敬。

禮記集說

卷之二十三

十一

祭敬則竟內之子孫莫敢不敬矣。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親蒞之。有故則使人可也。雖使人也君不失其義者。君明其義故也。其德薄者其志輕。疑於其義而求祭使之必敬也。弗可得已。祭而不敬。何以為民父母矣。知義之責在君不在臣。以臣形君重責其義於君也。曰為君不全則國不能以治矣。而是義何為者也。報反吾心之志。禘嘗舉而始遂。仁孝吾心之德。禘嘗舉而始顯。是義以濟之。祭之也。故德之根心者盛則志之感愴者必厚。而以順待舉祭。其義自章。由是祭祀之舉不為虛文。一致而上行下效。其敢不敬矣。然非身蒞之不可。唯不得已乃使人攝然而明義。非人所能代也。德薄反是。所謂不明其義。君人不全。此義之

所以為大。而為○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

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為先

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

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唯賢者能之。謂自

名其辭於鼎也。蓋先祖雖美而我無以名之。銘

者論譏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勲勞慶賞聲名

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

祖者也。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顯也。明

示後世教也。論說譏錄也。王功曰勲。民功曰勞。約謂斟酌其輕重大小不蓋美也。

禮記集說

卷之二十三

十一

祭敬則竟內之子孫莫敢不敬矣。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親蒞之。有故則使人可也。雖使人也君不失其義者。君明其義故也。其德薄者其志輕。疑於其義而求祭使之必敬也。弗可得已。祭而不敬。何以為民父母矣。知義之責在君不在臣。以臣形君重責其義於君也。曰為君不全則國不能以治矣。而是義何為者也。報反吾心之志。禘嘗舉而始遂。仁孝吾心之德。禘嘗舉而始顯。是義以濟之。祭之也。故德之根心者盛則志之感愴者必厚。而以順待舉祭。其義自章。由是祭祀之舉不為虛文。一致而上行下效。其敢不敬矣。然非身蒞之不可。唯不得已乃使人攝然而明義。非人所能代也。德薄反是。所謂不明其義。君人不全。此義之

丁亥公儼于大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

祖孔道成  
公文公子

公衛莊公蒯聵也。因祭而賜之銘。蓋德。名鄭。楚陽。之立已也。成公爲晉所伐而奔楚。故楚地。蒯聵。

人也

十  
孫  
啟開右助  
獻公成公

林父奔逐衛侯。衛侯奔齊。言莊叔餘功。流於曹孫氏後世。能有助獻公。使之亦得反國也。其時成叔成叔莊叔

孫杰組

慶祚卿文  
叔成叔魯

孫名園

1

[illegible]

對揚至臯  
鼎十三字

一句讀

100

100

100

1

具廣公名  
潘明維清

言琴皆以

舞舞舞也  
文文王之

舞文舞大  
武武舞康

義

1

—

1

---

1

10

1

100

新編

---

---

1

10

10

1

---

4



意而泰是非故各有所失也六經之教尤上所  
以載道也其教豈有失哉由其所得有深之  
異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  
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其在朝廷則  
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  
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居處有禮進  
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詩云淑人君  
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  
地參與日月並明其德盛矣所以然者由其養  
之密耳朝廷出治之地則論仁聖禮義之序而  
燕居論雅頌之音有環佩之聲有和鸞之音致樂之  
禮記集註卷之二十三 十五

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  
不可誣以姦詐衡繩墨規矩禮之喻也輕重曲  
直方圓人情之喻也禮者大中  
至正之道君子審禮則由禮者為誠實不由禮  
者為姦詐人無通情而國得其正矣信乎禮之  
可以正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  
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敬讓之道也故以奉宗  
廟則敬以入朝廷則貴賤有位以處室家則父  
子親兄弟和以處鄉里則長幼有序孔子曰安  
上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隆以心言崇重之  
也敬讓者禮之體奉宗廟以下皆敬讓之作  
用也夫以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可一日不隆

幼之序失而爭鬪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

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聘覲之禮廢則

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

矣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

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

君子慎始差若毫釐繆以千里此之謂也此又

姻覆說至聘覲以明上文之義有禮則亂止而

不行無禮則亂生而莫救可見禮之教化微妙

莫測蓋其止邪不待繁然後禁而常於未形之

時使人日遷於恩義序別之善去其淫亂倍忘

陵畔之惡而不知此其所以爲微也先王隆之

而使人由教以舊禮爲無用而去之哉引易禮

禮記纂註卷之二十三終

禮記纂註卷之二十四

宋 陳 澧集說

明 徐師曾集註

湯道衡纂輯

哀公問第二十七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

尊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禮君曰否吾

子言之也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由生禮爲大

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

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

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爲尊敬然

事天地言節者郊事天社事地各以其位各以

其屬各以其時惟禮有以節之也祭之嚴者外

自君臣始而上下而長幼惟禮辨之以定其位

情之親者內自男女始而父子而兄弟惟禮別

之以正其交此數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

其會節禮非強世之上之所能亦下之所能以所

也 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待其

而有成效然後治其行禮之其順之然後言其

喪筭備其鼎俎設其豕腊脩其宗廟歲時以敬

禮記纂註卷之二十四

祭祀以序宗族即安其居節醜其衣服卑其官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

之期鼎俎也即安其居醜所處也

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

順之謂民無違心也

之而尤重於喪祭之大者喪有筭有奠祭有廟

也而安也節儉禮適也

有時又有燕以序宗族制禮如此已不無取用

於民苟非躬自節儉則百姓不足而禮廢矣故

安居處惡衣服卑官室儉車器非飲食取民有

制則留不盡以遺民而與民同

其利矣言昔者以見今之不然

公曰今之君子

胡莫之行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實無厭淫德

行固必欲得之盡其所有

不倦荒怠敖慢固民是盡午其衆以伐有道求

得當欲不以其所昔之庸民者由前今之用民

禮記集註卷之二十四

二

者由後今之君子莫為禮也

天理人欲不容並立有心於行禮即

有心於節儉昔之用民以之禮之所以行也

故心淫縱者即無心於行禮今之用民以之禮之

所以不

○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

誰為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之及此言也

愀然作色變容也

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為大

然愀然作色變容也

謂為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為正則百姓從

政矣君之所為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為百姓

何從公曰敢問為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

也

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公曰寡

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聞乎

政之為正上下一歸於正之謂也然從正必由

于為正蓋君為民從上下感應之機原自如此

不為又何從哉三綱人倫之大庶

物衆事之小大者正則小者從之

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

禮敬為大敬之至矣大昏為大大昏至矣大昏

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

君子與敬為親含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

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

古之為政必納民於軌物而不忍其傷敗

禮記集註卷之二十四

三

義倫是謂愛人愛之則必立為三綱之禮使人

有所率從故禮為大義倫之禮曰別曰親曰嚴

皆是也而又以敬為大敬則行三言之道盡之

矣而非三言之外別有一敬也即其所謂別夫

婦者而始初行大昏之禮乃為太焉而大昏所

以爲至者不但以敬有愛存焉冕以致其敬迎

不親其親則不特敬重之又親愛之使弗愛則

不親矣弗敬則不正矣此大昏之愛敬所以爲

政之本蓋愛與敬合則親嚴之道不

外乎此欲行三言之道信從是始矣

公曰寡人

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

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

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公曰寡人固不

固焉得聞此言也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

我也

明以傳世。是敬婦者。敬先聖也。爾為祭。孔子曰。主是敬婦者。敬鬼神也。冕服豈為過哉。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為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天地合而後萬物生。猶二姓合而後人道成。故曰萬世之嗣。所謂繼先聖之後也。君為祭主。於外。夫人為祭主。於內。先祖之神。明配之。而無不格。君聽外治。夫人聽內職。君臣之間。相正而無不嚴。是謂夫婦有別。而父子君臣各得其道也。由是推之。庶物則物耻足振。而無復廢墜。國耻足興。而不復微弱。此為政必先夫婦之禮。而禮之為政本也。

禮記纂註 卷之二十四

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愼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如此則國家順矣。冕而親迎。敬其妻也。冠於作階。敬其子也。備矣。官以祭妻。所以為親之主。繼體承祧。子所以為親之後。此所以不可不敬也。至吾之有身。乃親所生。猶木之有枝。而親為之本。相須共體。又

不特為主為後而已。此尤不可不敬也。敬吾身以及百姓之身。敬吾子以及百姓之子。敬吾妻以及百姓之妻。則德教溢乎四海矣。言大王之道。即其愛民遷國。而民皆得保其身。全其妻子也。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言動二者。敬身之目也。上之而作辭。作則。已在民矣。可不慎乎。是以君子言動。不敢有過。則民不待教令之及。而自知敬恭。其上。不辱其身。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為君子也。是為成其親之名也。已。孔子遂言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遂言以上。推心言。安土以成其身。下言身之所以不成。以成其身。公之問也。人與吾身。本同一體。不能愛人。則吾一身之中。亦乖違日見。何以有其身。既不能有其身。則不能隨遇而皆安。由是仰愧俯作。而不能樂天。雖有此身。亦不過過血肉。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之軀。何以成哉。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物者。實然之理。不曰理而曰物者。理踐形盡性。而成公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身之道在是矣。

禮記纂註 卷之二十四

五

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無爲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此承上文樂天而問君子之德。緝無間。純亦不已。如日月之往來不窮。此天道之流行也。唯不已。故隨事順理。因時制宜。莫能閉止其久。此天道之變通也。至於人道化。成則不言而信。不怒而威。此天道之神妙也。既成矣。則光於四方。顯於後世。明盛不滅。公曰。寡人此天道之顯著也。是所以可貴也。寡人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四

六

人之道。天未嘗能也。子以簡切之。孔子蹴然辟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身。公曰。寡人既聞此言也。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仁人主事天。言言之親則近而疑其不尊。天則遠而疑其難格。事親如事天。則其愛也敬。事天如事親。則其敬也愛。此所謂不過乎物也。如是則無愧於天。無忝於親。是謂成身。仁人孝子。互言之也。此合天道人道而總結之也。後罪者。恐其過仁孝之物而得罪天親。此言是有意於寡過矣。故孔子以爲是臣之福。

仲尼燕居第二十八

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游侍。縱言至於禮。子曰。

縱言言言

意愚冥煩。子志之心也。哀公自言資質蔽於意。事理苦於冥煩。雖聞語。志記於我心。或可請事也。孔子蹴然辟席。爲肅敬也。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四

七

居。女三人者。吾語女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何如。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子曰。給奪慈仁。周流無不徧者。隨物而施。謂之給者。便捷之人。多足恭而無實。失禮之弊。有三。而唯給爲甚。以其曲意徇物。有類於慈仁。而實害之。此似是而非。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非者。故特著以示戒。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爲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禮有一定之體。不容一毫之損益。以禮制中。則過與不及皆於此。子貢退。言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然。然則何如。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領。謂總攬收拾之也。中。取其善端。而不善者自消矣。仁者愛敬。惻隱之心。仁心發於中。而後禮文見於外。及禮之既舉。而是心全焉。則幽明之間。咸順其序。是仁之周流暢達也。仁爲好。不仁爲惡。禮以全之。而惡自銷矣。○子曰。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治人事神。原無二理。明於其義。則理自可以相通。而治國

治人事神。原無二理。明於其義。則理自可以相通。而治國

是故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閨

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

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以之軍旅

有禮故武功成也此下皆言治國之事所謂周流無不備也是故官

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時樂得其節車

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哀辯說得其黨

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

之動得其宜得謂皆得法於禮也度高下大小之制象謂法象所謂以制器者尚

象也酸苦辛鹹各以其時清濁高下各有其節六等異數五路異用車之式也鬼神得其饗如天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四

神皆降地祇皆出人鬼皆格是也喪紀得哀凡

發於容體聲音言語飲食居處衣服皆是辨說

得黨若在官言官在府言府之類官得其體若

天官掌邦治地官掌邦教之類政事得其施若

施典於邦國施則於都鄙之類衆動得宜即子

指加身錯前者言凡小事大事無不當理也

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

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偃偃乎其何

之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

禮則手足無所錯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

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

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

凡衆之動所包者廣

八

儀儀無定  
向親之往  
也祖儀始  
也治和洽

功失其制宮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其時

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哀

辯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

錯於前凡衆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於

衆也禮者人事之儀則無禮則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凡事皆失不能倡率而和衆矣

夫治國得禮則有指掌之易失禮則無祖洽之功禮以制中安往而可以去禮者哉○子

曰慎聽之女三人者吾語女禮猶有九焉大饗

有四焉苟知此矣雖在獻畝之中事之聖人已

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四

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簫序興陳其薦俎

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行

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齊客出以雍徹以振羽

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入門而金作示情

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

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

節有九而大饗專其四雖諸侯之事然而中正和平之道則人人可以體會故雖畝畝之中正

廷於聖人禮樂之道也以大饗之四節言之詩侯相朝既升堂主人獻賓酒卒爵而樂止一節

也賓酢主君又作樂主君飲畢樂又止二節也升堂而歌清廟之詩三節也堂下以管吹象武

知者知其  
理者有育  
其儀將首  
玄樂器之

九

樂字初廣  
若興作也  
下管象武  
之上缺亦  
歌清廟一  
可振羽即  
振鸞

\_\_\_\_\_

誤業履朴

1

---

5

1

文部文書  
之願沒者

60

0.000000

31

1912

10

10

運

1

11

卷一百一十五

梁之樂  
音洛

---

---

---

\_\_\_\_\_

1

目巧謂用規矩

繩但據  
力相視

巧也

---

\_\_\_\_\_

1120

11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十

經 93—819



候辯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外內莫敢相踰越皆由此塗出也三子者既得聞此言也於夫子昭然若發矇矣禮之所廢而室室五者畢亂故帝王之治天下自貴賤至外內莫不由之此禮之所以與也言禮則樂可知發矇者爲人所發此記者自爲語以結之也

孔子閒居第二十九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四

十一

民之父母矣凱樂第易原猶本謂和序也至者禮樂之極無者禮樂之微橫廣被之意四方將有禍敗之幾而必先知之者以其切於憂民故能審治亂之幾而豫爲之備也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愛民之心既盛則凡容嗟咏歎悉輸其節民和民之意而詩至矣發於言爲詩體於身爲禮詩既盛則力行其所美力懲其所刺言而禮之禮亦盛矣

詩大雅洞酌篇凱弟同

禮主於序樂主於和禮既盛則恩出於已而無強澤被於民而不知行而樂之樂亦盛矣夫以天下之和序爲樂則必以天下不和不序爲憂而哀之之心亦盛矣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所謂哀樂相生也極其至雖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而志氣則充滿於天地之間貫徹於聲形子夏曰五至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三無既得略而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其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至和盡樂之道初無地爲爲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四

十三

其詩作卷始也宥寬密靜逮逮詩作逮逮當有而閑習之貌手行爲匍匐也

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  
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  
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  
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  
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

施于孫子

無聲之樂言至和也至和生於心故  
始於氣至不遠言無所不周也無所不周  
則無所失故繼之以氣志既得已和則人自應  
之故繼之以氣志既從近者既從則遠者聞之  
故繼之以日聞四方日聞不已則吾心之和方  
與未艾故以氣志既起終焉無體之禮言至序  
也至序生於心故始於威儀遲遲從容不迫也  
遲遲者自欲翼不放故繼之以威儀翼翼威儀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四

十四

得中則人心悅服故繼之以上下和同人心  
服則德業日大故繼之以日就月將久而愈大  
則德教洋溢故以施及四海終焉無服之喪言  
至哀也至哀生於心故始於內恕孔悲視人之  
喪猶已之喪也能推是心則所及者廣故繼之  
以施及四國能哀人則能養人故繼之以畜  
萬邦所養者衆則仁德之發揚於外故繼之  
以純德孔明德既發揚則澤被後世故以施於  
孫子  
○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  
斯可謂參天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  
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  
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  
謂三無私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於湯齊湯降

敬也武王  
也九國元  
也九國元  
也九國元

不遲聖敬日齊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

九圍是湯之德也

天地日月皆以無私三王兼  
之此德之所以參天地也詩

言商自契以來天命所歸未嘗去之然至湯而  
後與天齊謂王業至此而成天命至此而集天  
人適相符合也湯雖謙降而不息故聖敬之德  
日以躋升然其昭格之心遲而又遲初無心於  
得天命唯上帝是敬盡其在我而已而天有四時  
帝自命之以爲法於天下使爲王也

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

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

此申言天  
地無私之

實春夏之政秋冬之閉風雨之發生霜露之肅  
殺無非天道至公之教也神氣天之發也即其下  
降而地承載之於是神氣之變化致風霆之  
顯設風霆流行於兩間而成形所以運造化之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四

十五

遠而庶物因之以露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者  
此地道至公之教也  
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  
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  
申及甫爲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  
之德也  
此言文武無私之德清明在躬無私之  
體也清明之德在身則氣之所適志之所向  
自能前知此無私之用也是以意所欲爲  
天必先開發其朕兆猶天降時雨而山川先爲  
之出雲也詩言崧然高聳者五嶽也其山峻大  
上極於天維此五嶽降其神靈以生申甫皆爲  
周室之翰幹四國則于以蕃蔽其患難四方則  
于以宣布其德澤此宣王之詩借以言文武之  
德蓋山有其德而後有賢才如十三代之王也  
亂者出焉亦有開必先之一証也

清無所礙  
明無所蔽  
在躬身有  
之也詩大  
事也詩大  
篇篇詩作  
發南南後  
中中伯韓  
餘香藏

州之界也

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弛其文德，恊此四國。大王之德也。子夏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此言三王無私之德，又有先世之德也。詩美宣王，此亦借以爲喻。言三代之先，皆有令聞者，非遠道以干譽也。有明之德，而今聞自不已耳。大王，周也。也觀大王而憂商之先可知。三代無私之德，益明矣。此所以參於天地也。子夏起立以承教益得聞至論而喜也。聞竟背負牆壁而立，避後來進問之人也。

禮記纂註卷之二十四

十六

禮記纂註卷之二十五

宋 陳 澧集說

明 徐師曾集註

湯道衡纂輯

坊記第三十

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爲之坊，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

君子以道坊民之失，猶以隄坊水之流也。理欲相爲消長，人欲熾盛而有餘，則天理消滅而不足，故以道坊民，使不至於不足也。坊之猶踰，況無坊乎？性之善爲德，禮以坊之而養其源，情之蕩爲淫，刑以坊之而遏其流，情之善爲欲，爲命之說以坊之，使知寡於有生之初而消其覬覦羨慕之心也。

禮記纂註

卷之二十五

○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禮者，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以爲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貴不嫌於上，故亂益亡。小人無道，以安貧，故貧斯約，無德以守富，故富斯驕。約者，不獲念則有羞，彼之志故約，斯盜驕者，不能遜則有犯，上之心故驕，斯亂。凡此皆人之情也。禮則因而爲之節文，有以制之，則富者不至有餘而放驕，橫之漸，貧者不至不足而有充訕之病，貴者各有分限，無汰然恣睢之意，富貴賤賤各得其宜。○子云：貧而好樂，富而好安，而盜亂不作矣。

詩大雅

禮衆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詩云民之貪亂寧

爲茶毒故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

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衆而以寧

盛不以悖亂致禍敗也惟此三謂家族衆

者不多見此制之不可以已也○子云夫禮者

所以章疑別微以爲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衣

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微者惑而未

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春秋不

稱楚越之王喪禮君不稱天大夫不稱君恐民

之惑也詩云相彼盍旦尚猶患之子云君不與

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以

此坊民民猶得同姓以弑其君天下之政出於

猶天之曰家之主至尊而無與對者也尊別於

卑則以卑承尊之禮昭示於天下萬世恐民之

惑恐惑於二王也焉反其晝夜之常人且惡之

象也篡弑之禍常起於同姓故與異姓同車則不嫌

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益亡故君子與其使食

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浮過其上才德薄

諸侯之國

都城大

大卿邑之

城雉度名

高二丈長

三丈爲一

雉野教通

楚越之王

楚魯不

魯魯不

魯魯不

魯魯不

魯魯不

魯魯不

魯魯不

魯魯不

魯魯不

魯魯不

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

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詩云民之無良

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子云君子貴

人而賤已先人而後已則民作讓故稱人之君

曰君自稱其君曰寡君禮六十以上簋豆有加

不齒弗於尊東故衽席以犯貴言族人不待威

君故朝廷以犯君言詩言人之不善其相怨各

執一偏而不能參彼已之曲直然其端止因受

爵之不讓而遂至亡其身可不戒哉貴人賤已

後生者則民不備先亡者而後存者則民可以

託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以此坊民民猶借

死而號無告人臣死於國事與生而有功於國

國內者均之當利祿也然死者易忘亡者易忽

故必以死亡爲先而民自化於仁厚勉於忠義

也引詩以証不○子云有國家者貴人而賤祿

則民興讓尚技而賤車則民興藝故君子約言

小人先言人君貴有德而不吝於班級則民興

云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犯也

詩小雅角

詩小雅角

詩小雅角

詩小雅角

詩小雅角

詩小雅角

詩小雅角

詩小雅角

詩小雅角

詩小雅角

詩小雅角

詩小雅角

詩小雅角

詩小雅角

詩小雅角

詩小雅角

詩小雅角

詩小雅角

民之報禮重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人君將

必參酌乎輿論之可否則政教所加合於民心民尊戴之如天所降施者矣上不酌民言則事

以臆斷而失其所守故曰犯下不天上施則民或肆慢而不肯從台故曰亂信則不欺乎民讓

則不待乎已民尊敬之何亂之○子云善則稱詩衛風

作哉引詩以明酌民言之意○子云善則稱之篇

人過則稱已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稱已則詩大雅

怨益亡詩云爾卜爾筮履無咎言履當作體謂

無凶咎之辭也以無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已詩大雅

則民讓善詩云考卜惟王度是錫京惟龜正之詩大雅

武王成之詩言謀度錫京者武王之志則已先

禮記集註卷之二十五

焉是武王不自以為功而讓之龜卜也故引以為讓善之証式不爭猶淺也進而無怨則不爭

不足言矣又進而讓○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善則無怨不足言矣

已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君陳用事

于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言切於事之謂謀

於乎是惟良顯哉言合於道之謂猷○子云善

則稱親過則稱已則民作孝大誓曰予克紂非

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

予小子無良大誓周書引以証○子云君子弛

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

道可謂孝矣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謹詩大雅

下喜悅之也○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詩大雅

不怨可謂孝矣詩云孝子不匱承受父訓命令

戾之色或以他事致忿而其色未之時不可有忿

平也詩言孝子事親無乏止之時○子云睦於

父母之黨可謂孝矣故君子因睦以合族詩云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瘠詩小雅

族即睦於父母之黨之事也○子云於父之執

可以乘其車不可以衣其衣君子以廣孝也子

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子云父

子不同位以厚敬也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執

友也車所同衣所獨故車可乘衣不可衣廣孝也

謂敬之同於父亦錫類之意也養可能也敬為

難同位則尊卑相等是不敬矣書言君不君而

與臣相襲以喻父不自尊而與卑者同位亦為

忝祖○子云父母在不稱老言孝不言慈閨門

之內戲而不歡君子以此坊民民猶薄於孝而

厚於慈言孝不言慈者盡吾之所以事親不計類

云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

脩宗廟敬祀事教民追孝也以此坊民民猶忘

其親老者人之親君子猶敬之况吾親乎故民  
成之而作孝為親之死故為之尸以象其  
生為親之亡故為之主以象其存皆示民之有  
事於親也脩宗廟以棲主敬祀事以饗尸正吾  
所以有事而追  
其未盡之孝也  
○子云敬則用祭器故君子不

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  
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

不食焉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是受  
其福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以此示民民猶

爭利而忘義也敬之所在為禮禮主敬不嫌於  
非可以非廢禮乎禮主敬不尚其美可以美沒  
禮乎親饋則祭不親饋則不祭為其有敬有不

敬也敬則無禮雖美不食然則禮豈在非與  
美哉在敬耳易之受福詩之飽德皆言敬也敬

不至則利也非義也爭利忘義禮教自此衰矣  
○子云七日戒三日齋

承一人焉以為尸過之者趨走以教敬也醴酒  
在室醴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尸飲三

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  
以教民睦也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詩云

禮儀卒度笑語卒獲將祭之時有齊戒以純其  
志有承奉趨走之禮以敬  
其尸所以教民敬也陳祭之時三酒並設味薄  
者在上味厚者在下示民不貪淫於味也獻酬  
之時尊者飲多卑者飲少示民有上下之等也  
既祭之後合族燕飲教民和睦之道也四者固

易既濟九  
五又辭詩  
大雅既醉  
篇

六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五

七

所以教民而其間始終儀則有彼此互為觀法  
者無往而非教也一有不肅胡以觀乎是以禮  
儀貴盡合於法度矣  
○子云賓禮每進以讓喪  
語貴盡得其宜也

禮每加以遠浴於中霤飯於牖下小飲於戶內  
大飲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示遠

也殷人弔於壙周人弔於家示民不偯也子云  
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以此坊民諸侯猶有薨

而不葬者實自外人故每進以讓喪自內出故  
事孔子從周者以遠死者人之終故送終為大  
喪禮大備於周也  
○子云升自客階受弔於賓

位教民追孝也未沒喪不稱君示民不爭也故  
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

以此坊民子猶有弑其父者父既往而未忍升  
教民追孝居君之位而未敢稱君之  
號則推讓之心可見故曰示民不爭  
○子云孝

以事君第以事長示民不貳也故君子有君不  
謀仕唯卜之日稱二君世子於父尊則君也故  
當商讓故在學則弟以事長示民不敢有副貳  
其君之心也無意於為政之心故不謀仕唯君  
有故而代之上則稱  
喪父三年喪君三年示民

不疑也喪君與喪父同示民  
二君餘非所敢也  
父母在不敢有其

身不敢私其財示民有上下也有上下謂甲故  
當統於尊也

易既濟九  
五又辭詩  
大雅既醉  
篇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五

八

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莫敢為主焉。故君適其臣。升自阼階。卽位於堂。示民不敢有其室也。父毋在。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而貳其君。臣不敢有室。子不敢專其財。其心一也。以上四節皆明事親事君之道。故總○子云。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先財而後禮。則民利。無辭而行情。則民爭。故君子於有饋者弗能見。則不視其饋。易曰。不耕穫。不菑畲。凶。以此坊民。民猶貴祿而賤行。此以交際明事君之禮。君子相見。必先有恭敬。而後

易無妄六二爻辭曰田一歲曰菑三歲曰畲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五

九

耕者。取之以爲利也。任則不。祿足以代其耕也。田則不漁。有禽獸。不可再取。魚鱉也。食時食也。四時之珍。也不力珍。不用力務求珍羞也。此皆言不盡利之事。衛風采芣風之詩。本言夫媿。此借以爲不盡利之喻。言采芣者。但取其葉。不以其根之美而并取之。則德音遠播。而人皆有親上死長。子云。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爲民紀者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詩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藐麻如之何。橫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淫欲之心。民所易流。制禮以坊之。男欲之。別。人所易養。制禮以章之。所以使其

詩曹風南山之篇從自宗從自其田也古詩云



侯不下漁色。故君子遠色以爲民紀。故男女授受不親。御婦人則進左手。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男子不與同席而坐。寡婦不夜哭。婦人疾問之。不問其疾。以此坊民。民猶淫泆而亂於族。色荒則紀綱弛而昏禮廢。故遠色者所以立民之紀。子云昏禮壻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婦人之道在家從父。適人從夫。舅姑親進女子以授壻。恐其不知從夫之道而有違命之事也。

中庸第三十一 詳見朱子章句

禮記纂註 卷之二十五 終  
禮記纂註卷之二十五

禮記纂註卷之二十六

宋 陳 澧集說

明 徐師曾集註

湯道衡纂輯

表記第三十二

子言之。歸乎。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

不言而信。君子視隱微之地。若明顯之中。而常存敬信。是以不待矜持而自莊。益心無時而不敬也。不待厲望而自威。心無時而不信也。夫功

密於自脩。如此則道雖莫容。亦足自盡。何必歷聘。爲說哉。○子曰。君子不

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是故君子

貌足畏也。色足暉也。言足信也。甫刑曰。敬忌而

罔有擇言在躬。行不由徑。則不失足。樂然後笑。則不失色。謹之至也。足畏足暉。足信。則皆不失口。甫刑以證言。餘可類推。○子曰。

楊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毋相瀆也。楊襲以示

異宜。不相因者。恐一時或有異事。必易服從事。各有其敬。蓋節文既辨。而又不憚其勞。不至因循苟簡也。

○子曰。祭極敬。不繼之以樂。朝極辨。

不繼之以倦。極敬者。誠意至也。苟至於樂。則敬弛。極辨者。節文明也。苟至於倦。則

人於○子曰。君子慎以辟禍。篤以不揜。恭以遠

苟簡。

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則不失足。樂然後笑。則不失色。謹之至也。足畏足暉。足信。則皆不失口。甫刑以證言。餘可類推。

楊襲以示

恥懷言行則寡過況於禍乎篤於行則誠○子

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

其躬僂焉如不終日莊敬則身心有所檢束故

其躬僂焉如不終日日強安肆則身心有所放

外齊其外以安其內不以一日之暫不檢其心

使外有錯出之容以致內有拘迫之患也蓋內

外一也外既散亂而不整則內亦拘迫而不安

矣故不能○子曰齊戒以事鬼神擇日月以見

君恐民之不敬也幽明之交上下之際尤○子

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敬其所○子曰無辭不

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母相襲也易曰

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辭以通謙讓之精

民之不相襲也引易以明○子言之仁者天下

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報者天下之利也仁

而嚴其用以致割事物故曰報之為體以交

際往來彼感此應自有不容已者所以使○子

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

懲詩云無言不讐無德不報大甲曰民非后無

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子曰以德報怨

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德怨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六

二

後皆實案

錯不齊之

貌

貌

貌

貌

貌

貌

貌

貌

貌

貌

貌

貌

貌

貌

貌

貌

貌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六

三

洛稱其施報之常也民自感之而慎于施矣抑

詩言必報也大甲言當報也若以德報怨雖不

足懲然寬以自居不失為仁者至以怨報德則

悖理逆天其禍必至殺身不但不不足為勸而已

○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

一人而已矣是故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

無欲無惡非中心安仁者不能安仁者天下一

人而已則非聖人不足以盡仁苟志於仁矣無

惡也則衆人皆可以為仁以聖人所性而議道

則道無不盡以衆人之可為而制法則法無不

行○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

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

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仁者右也道者

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厚於仁者薄於義親

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此觀仁者

必畧功而論情也蓋功見乎外或可強取即不

幸形於過而仁可見也故人之於仁仁知畏罪

其行仁雖同而安利強則異論仁者安得不以

情為本哉然情固所必論而功亦不可廢情之

仁者為仁功之合於仁者為道是左與右相助

者也是人與義俱來者也為仁者仁以本之道

以行之則情功兼得而推行無礙矣或有愛人

之仁無行仁之義則情而不達之於功將徒善

不足以為政敵且親而不尊有施仁之義無愛

人之仁則功而不本之於情將徒法不能以自

行敵且尊而不親欲體仁者不可不合功與情而

哉

道有至有義有考至道以王義道以霸考

道以為無失

至道深而無迹故得其渾全精粹

割斷制以為霸考則行踐成

詩人雅文

義有長短小大中心憺怛愛人之仁也率法而

強之資仁者也詩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貽

厥孫謀以燕翼子數世之仁也國風曰我今不

也風詩作

閱皇恤我後終身之仁也

人之體仁不能皆至

以仁各是仁有數也義以制事本無定體隨其

用之所處皆可以義名是義有長短大小也中

心憺怛則視人惟我而為愛人之仁其所發者

深矣循古人之成法而勉強行之是取人為善

而為資人之仁其所發者淺矣味始孫者行仁

於今時澤及於後世數世之仁唯所發者深故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六

四

四

所及者遠也傷不聞者志在近邊無及遠慮終

身之仁唯所發者淺故所及者近也仁之數如

此義之長短小

○子曰仁之為器重其為道遠

大可例推矣

○子曰仁之為器重其為道遠

舉者莫能勝也行

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

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是故君子以義度人則

難為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矣

故舉莫能勝仁與人俱生相為終始為道遠故

行莫能致唯其如此雖少能舉之少能行之亦

足為仁而推之愈舉愈重愈行愈遠取數所以

多也夫全體不息勉於仁者信難苟盡義以求

人則非聖人不足以當之唯以衆人望人則隨

其所至皆可以仁名使知彼善於此自可勉勉

以進於

○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

大雅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

大雅詩

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

止子日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

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莘莘

身之老也

斃而後已

惟安仁之難則人自不可不勉於仁

心必如詩言乃稱好仁蓋鄉道而行者多中道

而廢詩之好仁如此直終身以之勉仁之功已

畢豈不造於中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

其所好故仁者之過易辭也子曰泰近禮儉近

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夫恭

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夫恭

仁之難成久矣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六

寡過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

詩云溫溫恭人維德之基

詩云溫溫恭人維德之基

失新好則過蓋恭故

精可原亦易辭也禮仁情性之德也恭儉信所

以入德之門也敬讓以行則所好在仁雖有過

而不甚何也恭則遠恥而過寡誠則賤言而人

任儉則知足而易容能此則自不至於失故曰

仁者之過易辭也引詩以

○子曰仁之難成久

矣惟君子能之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

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是故聖人之制行也

不制以已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禮以

節之信以結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

節之信以結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

推讀稱小

節之信以結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

推何斯之

節之信以結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

推何斯之

以極之。欲民之有壹也。小雅曰：不愧於人，不畏

於天。聖人制行以立教，必以天下之所能行者

於天為法。所以為達道也。惟不制乎已，故民知

其志而使之固。容貌以驗其文之著於外。衣服

而後已。五者輔道而夾持之，欲其趨向之專一

也。縱有不行其言不一其志者，獨不愧於人而

畏於天乎？是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

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

是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

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六

是故君子衰絰，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甲冑

則有不可辱之色。詩云：維鷩在梁，不濡其翼。彼

記之子，不稱其服。此承上容貌衣服而言。欲其

雖由外以感其中，而受教者必實中以稱其外。其外

之者，不能此仁也。此由中達外，非脩德行以稱

之者，不能此仁也。此由中達外，非脩德行以稱

帝。故諸侯勤以輔事於天子。義者，截然正方而

事貴而不知貴之率，豈絜矩之道哉？故天子

竭力致敬以事乎上帝，則諸侯亦服勤以事乎

天子。○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

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是故君子恭儉以求

役仁，信讓以求役禮，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

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賢，卑已而尊人，小心而

畏義，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

詩云：莫莫葛藟，施於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

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有君民之大德，有事

君之小心。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

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為人臣者，澤及

仁孰厚焉？恭儉以下，皆仁厚之實。仁不止恭儉

禮不止信讓，恭儉信讓之實，所以效用乎仁

禮也。事雖為人所尚，而不自尚，身雖為人所尊

而不自尊，不淫於位，不逞於欲，不尊於賢，不亢

於人。凡此皆所以曲致其小心，而畏慎夫名義

也。故以事君，雖得不得之殊，遭而仁禮唯一，祇

能當之。引詩言文王之事，而三聖可例推矣。○

子曰：先王諡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於行

也。是故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處

情過行弗率，以求處厚。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

以求下賢。是故君子雖自卑而民敬尊之。子曰：

后稷天下之為烈也，豈一手一足哉？唯欲行之

浮於名也，故自謂便人。諡雖以尊名為義，而諡

得之天下

乎上不獲

乎上不獲

乎上不獲

乎上不獲

乎上不獲

乎上不獲

乎上不獲

乎上不獲

乎上不獲

乎上不獲

乎上不獲

乎上不獲

乎上不獲

乎上不獲

乎上不獲

乎上不獲

乎上不獲

乎上不獲

乎上不獲

乎上不獲

毋不能兼推之水火天地以至命與鬼莫不然者。可見二者之難盡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

100

有孚惠心可知曰未瀆禮則其躬行率民可知  
曰未瀆神則其務民之義可知不求備不大望

---



曰調親近而苟以自容故曰利適臣以地言  
若德乖和所係幸以職言羣吏廢置所出大臣  
以位言國家安危所屬此皆詩小雅  
盡當諫之職者尸利可乎桑之篇 ○子曰事君欲諫

不欲陳詩云心乎愛矣詩小雅不謂矣中心藏之何

日忘之詩小雅我有愛君之心胡不言乎縱未得進諫

亦藏於心而不忘但不以語他人耳 ○子曰事

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

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詩小雅

官序之理亂則進退之間可以為細故而不謹

乎故君子有見於此而必謹於進退即賓主之

間亦有然者所以遠亂於 ○子曰事君三違而

席上也況君臣之際乎詩小雅 ○子曰事君三違而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六 十三

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吾弗信也內實

而外強違之謂 ○子曰事君慎始而敬終子曰

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

為亂敬慎者事君之大節為臣者當始終以之

之所加命之所在也故順受而不苟為趨避若

欲使之為亂從君於皆則有義存焉雖富貴生

全以誘之貧賤殺戮以迫之必 ○子曰事君軍

旅不辟難朝廷不辭賤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

亂也故若使其臣得志則慎慮而從之否則孰

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易曰不事王侯

尚尚其事不辟難不辭賤皆處其位而履其事

皆亂矣故君之使臣有得志不得志之殊而履

事之心惟一唯恐自滿而債事故慎慮而從

事而懼好謀而成是也詩小雅不致疾怨而債事故執

必終事而後退豈有居位而 ○子曰唯天子受

命於天士受命於君故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

命逆則臣有逆命詩云鵲之姜姜鵲之賁賁人

之無良我以為君天子受命於天士受命於君

則未有不逆者也夫君命逆則臣亦順之否

詩以証之 ○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故天下有

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辭盡人

其人之實以尚行而不尚言也行有枝葉根本

盛而條達也辭有枝葉則無辭蔓說而已此皆

以有道無道言之是故君子於有喪者之側不

能購焉則不問其所欲有客不能館則不問其所舍

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

小人甘以壞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餒小雅巧言

則不問不為虛辭也君子接人如此固如水之

淡矣而交率以全非若小人之甘言如醴取說

於頃刻而不顧其後者也引小雅 ○子曰君子

謹其以壞者而君子可例見矣



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

之問人之饑則食之稱人之善則爵之國風曰

心之憂矣於我歸說君子操爵人之柄不徒口說而實有樂善之誠則民中恩也

心勤於善矣益雖饑寒之小猶不虛也○子曰口

問矧譽人乎爵之所謂不以口譽也○子曰口

惠而實不至怨苗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其有諾

責也寧有已怨國風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

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晏晏和柔也旦旦明也○子

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

窬之盜也與子曰情欲信辭欲巧情疏貌親欺人不見是亦

禮記纂註卷之二十六

樂審之類也巧當作考○子言之昔三代明王

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

義事上帝是以不犯日月不違卜筮卜筮不相

襲也事天地之儀性無不卜筮而用之蓋不敢以私義事天地是以冬至祀天夏至祀地

日月雖已素定至於儀性則不違大事有時日

卜筮而卜筮又不相襲敬之至也小事無時日有筮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不

違龜筮子曰牲牷禮樂齊盛是以無害乎鬼神

無怨乎百姓大事祭天地也小事凡內外之神皆是不違龜筮四字當在牲牷句

下言其一聽於龜筮故神人之心皆○子曰后

順無害言來格也無怨言受福也

外事山川社稷之祀內事宗廟之祀

諸許也已不謂也國風之篇

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詩大雅生民篇

云后稷兆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言備也后稷以農為事竭

力稼穡以供粢盛不貴異物易於全備有恭敬

之辭則誠足以饗神無求福之大欲則心專平

報本由是神格思饗降之以福及○子曰大人

其子孫有國有天下也兆始也

之器威敬天子無筮諸侯有守筮天子道以筮

諸侯非其國不以筮卜宅寢室天子不卜處大

廟龜筮之為器聖人所以寓神道之教唯其威敬而不可褻玩故天子諸侯用之有辨天子無筮惟用卜諸侯用筮不用卜此定制也然天子亦有筮時出行在途是已殺於在內也諸侯亦有筮時出行在途是已不欲人疑其吉凶之問也諸侯亦有卜時出行卜所處之地處

禮記纂註卷之二十六

他故也天子亦有不卜時其○子曰君子敬

則用祭器是以不廢日月不違龜筮以敬事其

君長是以上不瀆於民下不褻於上敬其來遠

用祭器敬其往朝之事故不廢日月而詢龜筮

君謂天子長謂大國由是為上者不見瀆於下

民為下者不見褻於君

長皆吾敬之所感化也

禮記纂註卷之二十六 終

禮記纂註卷之二十七

宋 陳一濬集說

明 徐師曾集註

湯道衡纂輯

緇衣第三十三

子言之曰爲上易事也爲下易知也則刑不煩

矣上不盡情以責下下不匿情以事上則刑罰清而天下治矣○子曰好賢

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

試而民咸服大雅曰儀刑文王萬國作孚好賢王之詩風如緇衣

禮記纂註

卷之二十七

一

本之篤則人知上之誠好善矣故不必爵命之

數勸而自起誠心以向善惡惡如巷伯之深則

人知上之誠惡惡矣故不必刑罰之施而自畏

服以去惡引詩言成王唯取法乎文王故萬國

作而信之人能取法乎緇衣子曰夫民教之以

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

則民有遜心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

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涖之則民有孫心甫刑

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

以民有惡德而遂絕其世也子愛信恭德禮之

禮之效也二苗絕

世可爲殛刑之戒○子曰下之事上也

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

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言之所感

而影端表枉而影枉可不慎哉○子曰禹立

三年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詩云赫赫師尹

民具爾瞻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大雅曰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禹以一仁君立三年而百

是仁人乃足以化民哉言○子曰上好仁則下

之爲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

愛百姓民致行已以說其上矣詩云有桔德行

禮記纂註

卷之二十七

二

四國順之好仁惡不仁君之志也志心隱於中故

教也教本於身故正身率下以正固之此皆尊

仁之事以此治民所以子愛其民故民致力行

已之善以悅其上如○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

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紆故大人不倡游言可言

也不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

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詩云淑慎

爾止不愆于儀王者一言爲端甚微爲未甚其

實之言猶或有欺詐以罔上者況可以游言倡

之哉故過言過行君子弗率則民皆效之不爲

急言危行矣引詩証○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

言行不可過之意

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

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詩云慎爾出話敬爾威儀

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欲民爲善必先講明其理

故以言禁民爲惡必先無惡於已故以行言必

稽其流之可至與否恐其虛誕而不行也行必

引詩皆謹○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

以齊其民則民德壹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

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不貳表裡

如一也從容以辭色言有常始終如一也狐裘

黃黃服其服也其容不改又以君子之容也出

言有意遂以君子之辭也行歸于周實以君子

之德也此即不貳有常之義故爲萬民所望而

也○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

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尹吉

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詩云淑人君子其儀

不忒君之待臣表裡如一故一觀望可知其衷

事業君既開心以與臣則自無曖昧之疑臣既

盡職以事君則自無猜嫌之惑君臣相得如此

是君臣之間儀則之不忒也引詩書以證之

○子曰有國家者章善癉惡以示民厚則民情

不貳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善者章之以心惡者癉之以刑

詩大雅抑

文王之篇

詩小雅都

人士之篇

忠信爲周

表裡

不貳

表裡

忠信爲周

表裡

忠信爲周

表裡

忠信爲周

表裡

忠信爲周

表裡

忠信爲周

表裡

忠信爲周

表裡

非作奸作惡也惟民生厚有善無惡故爲此以

示之則民自一於爲善不貳於爲惡也引詩以

明章善○子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

長勞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

淫則民不惑矣臣儀行不重離不援其所不及

不煩其所不知則君不勞矣詩云上帝板板下

民卒瘁小雅曰匪其止共維王之叩意旨不定

適從矢志不輟則君勞於聽察故在上者則其

心之好惡以示民即善而去惡舉無有疑者民

於是曉然知善之當爲與惡之當去矣夫何惑

爲臣者脩其身之德行無適問之虛辭自不至

強以艱晦之事理舉無難知者君於是信其行

而聽其辭不苦於議力之不逮矣夫何勞板詩

禮記集註卷之二十七

○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

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

以褻刑而輕爵康誥曰敬明乃罰甫刑曰播刑

之不廸政以正人教以化人而有不行不成者

爲善而去惡而爲善無榮施爲惡無德艾殺刑

輕爵民誰從之引康誥證不褻刑也引甫刑證

行化成人也○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

此青車

不貳

表裡

毋以內圖外則大臣不怨適臣不疾而遠臣不

疾矣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

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

若之心齊必親信之至乃得治其事以慮四

而民以之寧其不然者由君之待之無忠誠之

實尊敬之禮而徒富貴之過也其寃至大臣不

得治事而適臣起而奪之謂民望何故不可不

敬以其為民之儀表也適臣不可不慎以其為

民之向道虞其奪吾大臣之柄而致民不寧也

故敬大臣毋令小者肆其謀焉而慎適臣無庸

遠者關其說焉若夫以遠言近且不可顧可令

內圖外乎如此則不特大臣不怨乎不以而適

臣亦不至懷疾怨之心遠臣不至受蒙蔽之實

各安其職矣葉公顧命言毋以小臣之謀而敗

大臣所作之事毋以嬖妾之寵而惡莊正之后

禮記集註卷之二十七

毋以嬖臣之譏而惡莊正之士知此則知所以

待大臣而適臣得其馭節疎遠何虞不達哉

○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

親失而教是以煩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

我仇仇亦不我力君陳曰未見聖若已弗克見

既見聖亦不克由聖親賢遠惡人心所同今君

教令徒煩無益也詩言小人初用事求我以爲

葉公曰公死諸果

五

詩小雅正

德猶言水

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閉於人而有

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

慎也溺謂覆沒而不能出也三者之溺雖有不

同而皆在所襄知其所襄而畏之則不溺矣

民蔽於勞逸生死之欲而有論量計較之私撫

之則后虐之則仇此可敬不可慢也夫大可畏

者皆在所襄之中大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

如此可不謹哉

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兌命曰惟口起羞

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犬甲

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逭尹吉曰惟

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告太

禮記集註卷之二十七

甲不可不顧越其命以自取覆亡如虞人之射弩

機既張必往察其括之合于法度然後發則無

不中也傳說告高宗謂言語所以文身輕出則

有起羞之患甲冑所以衛身輕動則有起戎之

憂衣裳所以命有德在笥戒輕與也干戈所以

討有罪省躬戒輕動也伊尹又言夏之先正以

忠信有終故其輔相者亦能有終○子曰民以

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

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

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詩云昔吾有先

虞人機

六

夏禮信爲

三句今見

民山之篇成  
以平也正豈

作政君惟	周書柏肅	作牙實作	容助作利
------	------	------	------

7

物事駁格  
舊法質正

志記略約也師衆庶

度上音曹風  
鵲篇也

詩作分

---

1

100

4

10

正人壽

漸亦方也

居海隅耶  
爲仇讐

也

輕者易也

重猶難也  
詩大雅既

諸君注意

HL

\_\_\_\_\_

—

詩小雅鹿鳴篇

大道也

軾車所憑

者與  
周南篇名

射詩作斲  
厥也

100

—

從隨也詩

天雅抑之  
篇玷缺也

小雅車攻  
補允信也

展誠也君  
夷周書周

田觀依書

書上帝降

言言丁虞  
而申重獎

德也

1

--

經 93—838

爲上應求  
占千上  
也與論語  
不同詩小  
雅小旻篇  
猶謀也易  
恒卦三五  
爻辭承連  
也俱作貞

## 九

親喪猶五服而言違行不爲位也百里倍于吉行見尊未得行王事未竟也辟市朝逐鷺衆也升西階不以主人自居三端九趾爲成校音又門殯宮門次倚廡又哭明日之制三

哭又親目  
之朝三日  
三哭之期  
此奔喪非  
父母之喪  
丈夫婦人  
謂主人主  
婦  
髮耳  
又哭不括  
婦人姑姊  
妹女子子  
所異于父  
溺免經於  
也捨更也

母所以異於父者。壹括髮其餘免以終事。他如

奔父之禮。○齊衰以下不及殯先之墓。西面哭

盡哀。免麻于東方。卽位。與主人哭成踊。襲有賓

則主人拜賓送賓。賓有後至者。拜之如初。相者

告事畢。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免祖成踊

東卽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於又哭。免祖

成踊。於三哭。猶免祖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

者告事畢。○聞喪不得奔喪。哭盡哀。問故。又哭

盡哀。乃爲位。括髮袒成踊。襲經絞帶。卽位。拜賓

禮記纂註 卷之二十七 十一

反位成踊。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反位若有賓

後至者。拜之。成踊送賓。如初。於又哭。括髮袒成

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拜

賓送賓。如初。○若除喪而后歸。則之墓哭。成踊

東。括髮袒經拜賓。成踊送賓。反位。又哭盡哀。遂

除。於家不哭。主人之待之也。無變於服與之哭。

不踊。○自齊衰以下。所以異者。免麻。○凡爲位

非親喪。齊衰以下。皆卽位。哭盡哀。而東。免經。卽

位。祖成踊。襲拜賓。反位。哭成踊送賓。反位。相者

名其哭聲

告就次。三日。五哭卒。主人出送賓。衆主人兄弟

皆出門哭止。相者告事畢。成服。拜賓。若所爲位

家遠。則成服而往。○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

而哭。小功至門而哭。總麻卽位而哭。○哭父之

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朋友於寢

門外。所識於野。張帷。凡爲位。不奠。○哭天子九

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大夫哭諸侯。不敢拜賓。

諸臣在他國。爲位而哭。不敢拜賓。與諸侯爲兄

弟。亦爲位而哭。凡爲位者。壹祖。○所識者。弔。先

禮記纂註 卷之二十七 十二

哭于家而後之墓。皆爲之成踊。從主人北面而

踊。○凡喪。父在。父爲主。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

喪。親同。長者主之。不同。親者主之。○聞遠兄弟

之喪。旣除喪而后聞喪。免祖成踊。拜賓。則尚左

手。○無服而爲位者。唯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

者麻。○凡奔喪。有大夫至。袒拜之。成踊而后襲

於士。襲而后拜之

問喪第三十五

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交手哭。惻怛之心。痛

至下當入



疾之意傷腎乾肝焦肺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

火故鄰里爲之糜粥以飲食之夫悲哀在中故

形變於外也痛疾在心故口不甘味身不安美

也○三日而斂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動尸舉柩

哭踊無數惻怛之心痛疾之意悲哀志懣氣盛

故袒而踊之所以動體安心下氣也○婦人不

宜袒故發臂擊心爵踊殷殷田田如壤牆然悲

哀痛疾之至也故曰辟踊哭泣哀以送之送形

而往迎精而反也還極以葬形猶在柩是送形而往也成壤而歸則形魄歸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七

十三

地雖有精靈而已其往送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是迎精而反也

有追而弗及也其反哭也皇皇然若有求而弗

得也故其往送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求而無所

得之也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

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故哭泣辟踊

盡哀而止矣望望瞻望之意汲汲促急之情皇皇彷徨之意慕者以其親之在前疑者不知其神之來否至于終不得見則心悵

焉愴焉愴焉心絕志悲而已矣祭之宗廟

以鬼享之微幸復反也成壤而歸不敢入處室

此既斂至葬三日以葬也

此既斂至葬三日以葬也

此既斂至葬三日以葬也

此既斂至葬三日以葬也

此既斂至葬三日以葬也

此既斂至葬三日以葬也

此既斂至葬三日以葬也

此既斂至葬三日以葬也

此既斂至葬三日以葬也

此既斂至葬三日以葬也

此既斂至葬三日以葬也

此既斂至葬三日以葬也

此既斂至葬三日以葬也

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寢苦枕塊哀親之在

土也故哭泣無時服勤三年思慕之心孝子之

志也人情之實也○或問曰死三日而后斂者

何也曰孝子親死悲哀志懣故匍匐而哭之若

將復生然安可得奪而斂之也故曰三日而后

斂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孝子

之心亦益衰矣家室之計衣服之具亦可以成

矣親戚之遠者亦可以至矣是故聖人爲之斷

決以三日爲之禮制也○或問曰冠者不肉袒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七

十四

何也曰冠至尊也不居肉袒之體也故爲之免

以代之也然則禿者不免僇者不袒跛者不踊

非不悲也身有錮疾不可以備禮也故曰喪禮

唯哀爲主矣女子哭泣悲哀擊臂傷心男子哭

泣悲哀稽顙觸地無容哀之至也○或問曰免

者以何爲也曰不冠者之所服也禮曰童子不

總唯當室總總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

或問曰杖者何也曰竹桐一也故爲父苴杖苴

杖竹也爲母削杖削杖桐也或問曰杖者以何

爲也。曰孝子喪親。哭泣無數。服勤三年。身病體羸。以杖扶病也。則父在不敢杖矣。尊者在故也。堂上不杖。辟尊者之處也。堂上不趨。示不遽也。此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禮義之經也。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

禮記纂註卷之二十七

終

十五

禮記纂註卷之二十八

宋 陳 澧集說

明 徐師曾集註

湯道衡纂輯

服問第三十六

傳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有從重而輕。爲妻之父母。○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爲其妻之父母。○傳曰。母出則爲繼母之黨。

禮記纂註卷之二十八

服。母死。則爲其母之黨服。爲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帶。經期之經。服其功衰。○有大功之喪。亦如之。小功無變也。○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既練。遇麻斷本者。於免經之。既免去經。每可以經必經。既經。則去之。○小功不易喪之練冠。如免則經。其總小功之經。因其初葛帶。總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以有本爲稅。○殯長中變三年之葛。

皇姑公子出母

三歲父喪期其母喪

爲同則從父父喪當

除母不當

除則從母

喪同從父

麻有本大

功以上之

帶麻重下

葛故可變

終殤之月筭而反三年之葛。是非重麻。爲其無  
 卒哭之稅。下殤則否。○君爲天子三年。夫人如  
 外宗之爲君也。世子不爲天子服。○君所主夫  
 人妻。大子適婦。○大夫之適子爲君夫人。大子  
 如士服。○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  
 及僕驂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公爲卿大夫  
 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經。大夫相爲亦  
 然。爲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凡見人無免經。  
 雖朝於君。無免經。唯公門有稅齊衰。傳曰。君子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八 二

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傳曰。舉多而刑  
 五。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  
 間傳第三十七

斬衰何以服直。直惡貌也。所以首其內而見諸  
 外也。斬衰貌若直。齊衰貌若柔。大功貌若止。小  
 功總麻。容貌可也。此哀之發於容體者也。○斬  
 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大功  
 之喪。三曲而偯。小功總麻。哀容可也。此哀之發  
 於聲音者也。○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

以有子麻  
齊衰曰直  
大功曰止  
小功以下  
情親者附  
于大功以  
上屬附子  
小功以下

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總麻。議而不及樂。此哀之  
 發於言語者也。○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  
 食。大功三日不食。小功總麻。再不食。士與敝焉。則  
 壹不食。故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朝一溢米。莫一  
 溢米。齊衰之喪。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之喪。  
 不食醯醬。小功總麻。不飲醴酒。此哀之發於飲  
 食者也。○父母之喪。既虞。率哭。疏食水飲。不食  
 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醯醬。中  
 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  
 肉者。先食乾肉。○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苦枕塊。  
 不稅經帶。齊衰之喪。居堊室。芻薪不納。大功之  
 喪。寢有席。小功總麻。牀可也。此哀之發於居處  
 者也。○父母之喪。既虞。率哭。柱楣翦屏。芻薪不  
 納。期而小祥。居堊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  
 寢。中月而禫。禫而牀。○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  
 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  
 十二升。總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縗。無事其  
 布。曰緦。此哀之發於衣服者也。○斬衰三升。既

中月禫一  
月也  
縗一手所  
握也  
每升凡八  
十縗正服  
一升降服  
四升正服  
五升降服  
六升正服  
七升降服  
八升正服  
九升降服  
十升正服  
十一升降服  
十二升正服  
十三升降服  
十四升正服  
十五升降服

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為毋疏衰四升

正屬十一  
虞服十二

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去麻服葛葛帶三重期

事治也  
緣首緣

而小祥練冠緣緣要經不除○男子除乎首婦

去也

人除乎帶男子何為除乎首也婦人何為除乎

易服始重  
易而禮輕

帶也男子重首婦人重帶除服者先重者易服

易也

者易輕者○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

縞黑經白

禫而纖無所不佩○易服者何為易輕者也斬

斬者曰包  
獨者曰特

衰之喪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

重者曰包  
獨者曰特

○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齊衰之喪既虞

重者曰包  
獨者曰特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八

四

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斬衰之葛與

兼服大功  
麻葛齊衰

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大功之

易經

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緦之麻同麻同

易經

則兼服之兼服之服重者則易輕者也

三年問第三十八

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羣別親

創痛

疏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道也

創痛

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

創痛

立文所以為至痛極也斬衰苴杖居倚廬食粥

創痛

寢苦枕塊所以為至痛飾也三年之喪二十五

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

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

人不能無羣  
羣不可無別

立文以飾之則親疏貴賤之等明矣不可損益

者萬世不易之常道也非三年則無以表至痛

之情因其至痛之極而為斬衰至枕塊等禮以

飾之此其所以不可損也然喪三年而止送死

有已時不當枉情而無窮復生有節限不當以

死而傷生此其所以不可益也故曰無易之道

也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

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

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

號焉踴躍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

燕雀猶有啁噍之項焉然後乃能去之故有血

氣之屬者莫知於人故人於其親也至死不窮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八

五

○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

言周無音  
歎知去聲

然而從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夫焉能相與

言周無音  
歎知去聲

羣居而不亂乎○將由夫脩飾之君子與則三

言周無音  
歎知去聲

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

言周無音  
歎知去聲

則是無窮也故先王為之立中制節壹使足

言周無音  
歎知去聲

以成文理則釋之矣○然則何以至期也曰至

言周無音  
歎知去聲

期則何以至期也曰至

言周無音  
歎知去聲

期則何以至期也曰至

言周無音  
歎知去聲

期則何以至期也曰至

言周無音  
歎知去聲

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故三年以爲隆，總小功以爲殺。期九月以爲間。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中取則於人。人之所以羣居和壹之理盡矣。故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壹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孔子曰：子生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八

六

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取法象于天地者，三年象閏期，象一歲九月象物之三時而成，五月象五行，二月象一時也。取則於人者，始生二月而翦髮，三年而免父母之懷也。人之所以相與羣居而情無不睦，禮無不至者，其理于喪服盡之矣。若夫三年之喪，則於人道之中，爲文理之極至者，故謂之至隆。而更百王歷古，相傳而行也。引孔子之言，以明三年之喪無貴賤一也。

深衣第三十九

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毋見膚，長毋被土。續衽鉤邊，要縫半下。規矩繩權衡，謂制度也。續衽鉤邊，謂衽之縫也。要縫半下，謂要之縫也。下，詳言之，短毋見膚，雖約而不失于儉。長毋被土，雖寬而不失于奢。續衽鉤邊，謂合縫以屬連裳也。要縫半下，謂要之縫也。

旁兩幅，不殊裳之前後，又覆縫以屬，其邊便于一寸，爲半之。裕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縫此裳制也。

制之及肘，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太狹，袂毋太短，帶之上下，當無骨之處，視朝祭之帶，少近下矣。此近取諸身者，大小長短，各隨其人，而不拘。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圓

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

齊如權衡，以應平。十二幅，通一衣言之。衣四幅，長二尺二寸，從袂至袷，漸殺爲尺二寸，故圓也。袷交領也，衣領既交，有如矩之象，衣之背縫及裳之中縫，上下相接，如繩之直，故云。故規者行負繩，下齊裳末緝處也，如衡之平。故規者行

舉手以爲容，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

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故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

旅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袂圓應規，欲使行者也。負繩之直，欲其政以正人。存公乎正大之矩也。領之抱方，欲其義以正己。執均齊方正之矩也。易云：直方是也。衡之低昂，由權之輕重心之平側。由志之安危，安其志于應物之際，以平其心之本體也。五法既施，則制度已備，故聖人服之。然而五法之施於深衣，則原非無取也。已無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八

七

政當作正  
聖人用服  
者先王制  
服者善衣  
朝祭之服  
也

有韻文  
音切錄  
義及聲

相袷也  
下機合處  
也袷和也  
肘臂中縫  
節也袷股  
上也

裕袖地也  
相袷也  
下機合處  
也袷和也  
肘臂中縫  
節也袷股  
上也

相袷也  
下機合處  
也袷和也  
肘臂中縫  
節也袷股  
上也

相袷也  
下機合處  
也袷和也  
肘臂中縫  
節也袷股  
上也

相袷也  
下機合處  
也袷和也  
肘臂中縫  
節也袷股  
上也

相袷也  
下機合處  
也袷和也  
肘臂中縫  
節也袷股  
上也

相袷也  
下機合處  
也袷和也  
肘臂中縫  
節也袷股  
上也

私曰直曰平就深衣言之貴之斯服之矣文事釋端冕而燕處可服武事釋介冑而燕處可服雖不可臨朝祭然贊禮而為擯相可服雖不可臨折衝然運籌而治軍旅可服四者之用無不宜又如此夫五法兼備是其完也其質則布具其色則白是弗費也此服之欠於朝祭者也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續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純袂緣純邊廣合寸半

此言衣之緣也重慶秋練練袖口也純也廣各寸半唯裕則廣二寸

### 投壺第四十

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主人

東漢同中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八

八

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賓曰子有肯酒

笑反

嘉肴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辭主人曰枉矢哨

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既賜矣又重以

樂敢固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

請賓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

此篇投壺乃大夫士禮中

者盛筵之器謂之中者取其中而賓再拜受主

般音盤還

人般還曰辟主人作階上拜送賓般還曰辟

般音盤還

不敢直前辟之容也曰辟已拜受矢進即兩楹

間退反位揖賓就筵

間退反位揖賓就筵

主人拜送矢之後主人于

階上受之而進就楹間視投壺之處所復退反作階之位西向揖賓以就投壺之席賓主之席皆司射進度壺間以二矢半反位設中東面執八筭與

司射進自西階度壺而置壺于賓主度壺畢仍還西階上之位取中以進而設之既設中乃于中之西而東面手執八筭而起八筭者人各四矢筭如矢數

請賓曰順投為入比投

比音辨猶

不釋勝飲不勝者正爵既行請為勝者立馬一

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請主人亦如之

司射執八筭起而告于賓曰投矢于壺雅矢本

人者乃各為入則為之釋筭若以未入則不為

已偏投偏投雖入亦不釋筭也其投之勝者則

禮記集註

酌酒以飲不勝者正爵既行又為勝者立馬每

一勝輒立一馬禮以三馬為成若專三馬則為

一成但勝耦未必專領得三若止得二而劣耦

得為成也三馬既立又酌酒以慶賀多命弦者

馬之人此告賓之辭其告主人亦如之

名問去聲

曰請奏狸首間若一大師曰諾

詩章以為投壺

之節間若一者詩樂作止所

間疏數之節均平如一也

左右告矢具請拾

投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筭焉賓黨於右主

黨於左

賓主席皆南鄉則主居左賓居右司射

告主賓以矢具又請更迭而投于是乃

投壺也司射東面而立釋筭

左右牽投請數二筭為純一純以取一筭為奇

教上聲純

遂以奇筭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鈞

則曰左右鈞投壺之禮三番而畢此言本投壺則謂之奇筭也

筭之特一純則別而取之若止一筭不滿全者則謂之奇筭也

均等之餘筭手執之而告勝者若得雙數則曰某賢於某若干純

某賢於某若干純假令四筭則曰二純奇則曰曰三奇也鈞相鈞而無勝負也

命酌曰請行觴酌者曰諾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勝者跪曰

敬養司射命酌酒者行罰爵勝黨之弟子既諾乃于西階上南面設豐洗解升酌坐而奠

于豐之上其當飲者跪取豐上之酒手捧之而曰敬以此觴為奉養

以禮而不怨也勝者跪而答獻之以禮而不怨也

正爵既行請立馬馬各直

禮記集註卷之二十八

其筭一馬從二馬以慶慶禮曰三馬既備請慶

多馬賓主皆曰諾正爵既行請徹馬正禮罰酒飲畢司射乃告賓主請為勝者樹立其馬直當也

也所立之馬各當其初釋筭之前投壺與射禮皆三番而止

每番勝則立一馬以紀之一馬從二馬釋見前飲正禮慶爵之後即請徹去其馬

以投壺禮畢也○筭多少視其坐籌室中五扶禮畢行無筭爵

堂上七扶庭中九扶筭長尺二寸壺頸脩七寸腹脩五寸

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中實小豆焉為其矢之躍而出也

壺去席二矢半矢以柘若棘毋去其皮筭之多少視坐上之人數每人四矢亦四筭也

筭也

筭也

筭也

筭也

筭也

筭也

筭也

筭也

筭也

筭也

筭也

筭也

筭也

筭也

筭也

筭也

筭也

筭也

筭也

心實其材堅且重也○魯令弟子辭曰毋懼毋

敖毋偕立毋踰言偕立踰言有常辭薛令弟子

辭曰毋懼毋敖毋偕立毋踰言若是者浮司射

庭長及冠士立者皆屬賓黨樂人及使者童子

皆屬主黨弟子賓黨主黨年之稱者投壺時立於堂下恐其或相褻狎故戒今之懽

張大放肆之意偕立不止所向也踰言遠談他

事也常辭者例罰爵也浮滿也可射相禮者也

庭長正禮者也冠士觀禮者也故屬賓黨位在

西階下東向樂人樂賓者也使者童子事人在

也故屬主黨位○鼓○□○□○□○□○□○

半○□○□○□○□○□○薛鼓取半以下為投壺

禮盡用之為射禮魯鼓○□○□○□○□○半

○□○□○□○□○□○薛鼓○□○□○□○

○□○□○□○□○□○薛鼓○□○□○□○

半○□○□○□○□○□○薛鼓○□○□○□○

鼓之異圖而記之但年代久遠無以知其得

失然以詩序考之當以前圖為正今按前圖

七而鼓五魯之半也魯五而鼓三薛之半也

此鼓之半以節投壺魯五而鼓三薛之半也

也魯五而鼓三薛之半也此鼓之半以節射

魯鼓之半

魯鼓之半

魯鼓之半

魯鼓之半

魯鼓之半

魯鼓之半

魯鼓之半

魯鼓之半

魯鼓之半

魯鼓之半

魯鼓之半

魯鼓之半

魯鼓之半

魯鼓之半

魯鼓之半

魯鼓之半

魯鼓之半

魯鼓之半

魯鼓之半

魯鼓之半



禮記纂註卷之二十九

宋 陳 澧集說

明 徐師曾集註

湯道衡纂輯

儒行第四十一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

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

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

儒服。逢掖。魯衣。章甫。宋冠。哀公視孔子被服。儒

禮記纂註

卷之二十九

之不知儒之所。哀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遠

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畱更僕。未可終也。

哀公命席。孔子侍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

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

自立有如此者。儒道至大。未易悉數。故公命席。

也。夙夜強學。窮理也。懷忠信。則心無不誠。力行

則才有其具。聘問舉取。皆言待者。已不求人。而

待人來求也。夫尊貴在我。而又儒有衣冠中。動

無所希於世。謂之自立非乎。儒有衣冠中。動

愧其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

如此者。中猶正也。衣之在身。冠之在首。皆適於中也。慎者。謹凜之至。讓本君子之實心。

但其大者。似漫不加意。故如慢。小者似此。為脩

飾。故如偽。容非君子所作意。但盛滿處。如作威

而不可犯。故散處。又如忸怩。而不敢為。難進易

退。以資禮言。粥粥。卑謙貌。曰。如曰。若言相似而

實非。儒有居處齊難。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

必中正。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

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為也。其備豫

有如此者。齊難。齊莊而可畏難也。中正。以上敬

恕。則忿慾慾窒。身立德充。可以當天下之變。而

不避任天下之重。而不辭。備豫之至。有如此者。

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不祈土地。立義

以為土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為富。難得而易祿

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

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

近人有如此者。儒者所以自為者。德而已。此金

可貴也。所以應世者。義而已。此可處則處。可止

則止。且敬事而後食也。德義者。我之所以為德。

皆不遠人。以為道也。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

樂好。見利不虧其義。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

斷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貨財樂好為所欲也斷其威也

利衆暴兵戎不變節於死勇足犯難則無顧慮

之心才足任事則無不勝之患往者不悔非有

所各而不改也動則當理自不至於悔來者不

豫非有所忽而不防也機能應變自不必於豫

過言出於已之失知過必改故不再流言出於

人之毀禮義不覺則終無可毀也不斷其威言

其威容不可得而挫折也不習其謀言其謀必

可成不待嘗試而後見於用也十者當風波蕩

靡之中利害生死之際不以虛僞負氣而敗儒

不以委靡縮胸而弛非儒者之特立能之乎儒

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

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滯其過失可

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可親以情而不

禮記集註卷之二十九

可劫以力可近以義而不可迫以勢可殺其身

而不可辱其志不淫不滯無怨也無怨則剛矣

儒有忠信以為甲冑禮義以為干櫓戴仁而行

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

者以忠信存心則人不欺欺以禮義制事則人

不敢侮猶甲冑于櫓可以捍患也達則戴仁

甲冑也

干櫓也

達則戴仁

窮則抱義

而處

雖有暴政

不更其所

其自立有

如此

者

以忠信存

心則人不

欺欺以禮

義制事則

人不敢侮

猶甲冑于

櫓可以捍

患也

敢以諂其仕有如此者易衣而出者合家共一門竹繭門

而食謂不日日得食或三日二日并得一日之

食也其貧如此宜于出處之間委曲遷就然猶

道合則就信之不疑而無患得之心不合則去

安之不諂而無患失之心此所以為儒者之仕

也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

為楷適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諂諂之民有比

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

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

如此者儒者為今之人而上以衍千古之正傳

為世道人心慮亦深遠矣使見用於世固可以

救生民之病不幸不逢明時弗援弗推甚且結

禮記集註卷之二十九

黨危之若可憤世而忘之矣然身雖可危而憂

民之志終不可奪彼其心惟慮世道之榛蕪所

以明正道以正人心者未嘗一日忘於懷蓋時

有否泰道有通塞而憂道覺民之心初無改移

故曰其憂思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

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禮之以和為貴忠信之

美優游之法慕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其寬裕

有如此者學不博則窮行不篤則倦不如是則

知行並進

自有以達

道而成就

矣以

之

處世立

禮待人

又安往

不致

不淫

足以有

為故

不困

禮之

體嚴而

用貴於

和

故以忠

信為本

而以優

游出之

賢雖在

所當慕

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親怨一無所辟惟程其功積累其事推而進達之下不報於所舉之人上不求利於所事之君舉賢援能有如此者見善一出於至公如此

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難相死也又相待也

遠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德備業以為任舉

難相死之心言其心手意契以堅任舉之節也

雖下僚待以同升雖疎遠致之同進此所以任舉之實也前言舉賢援能所以待天下之士此言任舉所以待其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朋友義有厚薄也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九

靜而正之上弗知也麤而勉之又急為也不

臨深而為高不加少而為多世治不輕世亂不

沮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

浴德正已以立事君之本也陳言而伏入告嘉

謀而順之於外也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常在靜

而未形之時使君日遷善遠惡而不知至於有

過則舉而明告之然亦與言諷諫不暴驟而失

節也制行之高皆出自然不必臨深以相形又

華之多皆其素有不加少以相益世治則德

常見重而人不我輕世亂則德周於身而邪不

能沮與其所以可與不必同乎已也非其所以可

不必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而

尚寬強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厲廉

恥

八謂父在下位遠跡

下位遠跡

德備業以為任舉

難相死之心言其心手意契以堅任舉之節也

雖下僚待以同升雖疎遠致之同進此所以任舉之實也前言舉賢援能所以待天下之士此言任舉所以待其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朋友義有厚薄也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九

靜而正之上弗知也麤而勉之又急為也不

臨深而為高不加少而為多世治不輕世亂不

沮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

浴德正已以立事君之本也陳言而伏入告嘉

謀而順之於外也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常在靜

而未形之時使君日遷善遠惡而不知至於有

過則舉而明告之然亦與言諷諫不暴驟而失

節也制行之高皆出自然不必臨深以相形又

華之多皆其素有不加少以相益世治則德

常見重而人不我輕世亂則德周於身而邪不

能沮與其所以可與不必同乎已也非其所以可

不必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而

尚寬強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厲廉

恥

隅雖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其規為有如此者

儒者不事王侯豈忘世哉志切自給而有未暇

為耳故其守身也謹飭而不妄動其待人也寬

裕以有容然雖尚寬而強毅以濟其寬雖靜而

而知力行以服其學慎靜則謹愿有餘加之博

學不徒質而有文矣尚寬則仁柔有餘加之強

毅不徒固而能方矣當此之時雖有分國如錙

銖之輕而專任之者方且以為吾斯之未能信

未可事人治人也此其心所謀度事所規為皆

在於自修而已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竝立則樂相

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

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

合志則同其所向之術此交友之事也且曰

親則有協濟之慶即相下而不厭迹駁則有契

之真即聞流言而不信交情如此可謂篤矣

以能擇於未交之先耳故其所行必內本於方

正外以立乎其宜苟義之所同則友溫良者仁

之不同則退惟其慎始故能有終也

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孫

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

隅石也

隅石也

隅石也

隅石也

隅石也

隅石也

隅石也

隅石也

隅石也

隅石也

隅石也

隅石也

隅石也

隅石也

隅石也

隅石也

隅石也

隅石也

隅石也

隅石也

敬見之。此雅體仁之君子。無所往而不在。然猶不敢自以為仁。是尊此仁道之大。讓而不居也。  
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訕於富貴。不恩君王。不累長上。不閱有司。故曰儒。今衆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病。孔子至舍。哀公館之。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義。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為戲。價也。如有所墜失。獲者。如有所割刈。困迫失志之貌也。充者。驕氣之盈。語者。吝氣之歉。喜樂失節之貌也。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天子諸侯卿大夫羣吏不能使之屈。迫而達道。故謂之儒。乃真儒也。若無儒者之名。而為儒者之服。無儒者之實。而盜儒者之名。是謂今之名儒。曰妄。唯其妄。故常為人所詬病也。既曰至舍。又曰館之者。具食以致其養。具官以治其事也。言加信。行加義。則不以儒相詬病矣。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九 七

大學第四十二

蔡氏考定傳文

所謂致知在格物者。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左傳之四章釋致知格物

冠義第四十三

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后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后禮義立。故冠而后服備。服備而后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故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威儀倫理。皆禮義也。威儀。而禮義立。然并冠。何以盡之。唯冠禮一行。則既備成人之服。思文以君子之容。而容體得正。顏色得齊。辭令得順。父子君臣長幼之間。自各盡其道矣。禮義之備。與立。皆從冠始。聖王安得不重之哉。  
禮記集註 卷之三十 八

○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為國本也。筮日。以未筮賓。以求夫人之賢。所以重冠以重禮。夫大之吉也。禮為國本。可以議聖王重冠之意矣。○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醺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

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此主適子言。父老則以著其傳付之意也。以禮賓之。禮體其子。所以為成人敬也。始加緇布冠。再加皮弁。又次加爵弁。三加而服彌尊。亦所以為成人敬也。冠。而後賓字之。以成人之道。故敬其名也。○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為禮也。玄冠玄端。奠摯於君。遂以摯見於卿大夫。

鄉先生以成人見也亦主誠 ○成人之者將責

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為人子為人

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

於人其禮可不重與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后

可以為人可以為人而后可以治人也故聖王

重禮故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

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

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

以自卑而尊先祖也所謂成人者非謂服備里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九 九

孝弟忠順之行也禮之當重在此四者而為人

### 昏義第四十四

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土以事宗廟而下以繼

後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

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

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納

者納鴈以為采擇之禮也問名者問女生之母

名氏也納吉者得吉卜而納之也納徵者納幣

以爲昏姻之證也請期者請昏姻之期日也父

敬不致慢慎不敢忽重不敢輕正不敢邪也

醢醢子而命之迎男先於女也子承命以迎主

人筵几於廟而拜迎于門外婿執鴈入揖讓升

堂再拜奠鴈蓋親受之於父母也降出御婦車

而婿授綬御輪三周先俟于門外婦至婿揖婦

以入其牢而食合卺而醕所以合體同尊卑以

親之也父必親醢重禮也男先於女男秉陽剛

之父母親受室於女之父也御婦車以尊之

親授綬以親之以三周爲節者取陰陽奇耦之

數成也既三周則御者代之矣其牢則不異牲

合色則不異爵所以明夫婦合體尊卑無間而

致其親敬慎重正而后親之禮之大體而所以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九 十

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男女有別而后

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后父子有親父子有親

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禮者禮之本也夫禮始

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射鄉此

禮之大體也自納采至請期敬慎重正也親迎

成男女之別親之也親敬兼至是謂禮之大體

於既昏之後有別因以有義則門內之倫理

明而思義篤推之以事父資之以事君三綱之

正皆自此始非禮之本而何夫禮以下備言禮

之大體而昏禮

之爲大可知矣

醢醢子而命之迎男先於女也子承命以迎主

人筵几於廟而拜迎于門外婿執鴈入揖讓升

堂再拜奠鴈蓋親受之於父母也降出御婦車

而婿授綬御輪三周先俟于門外婦至婿揖婦

以入其牢而食合卺而醕所以合體同尊卑以

親之也父必親醢重禮也男先於女男秉陽剛

之父母親受室於女之父也御婦車以尊之

親授綬以親之以三周爲節者取陰陽奇耦之

數成也既三周則御者代之矣其牢則不異牲

合色則不異爵所以明夫婦合體尊卑無間而

致其親敬慎重正而后親之禮之大體而所以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九 十

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男女有別而后

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后父子有親父子有親

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禮者禮之本也夫禮始

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射鄉此

禮之大體也自納采至請期敬慎重正也親迎

成男女之別親之也親敬兼至是謂禮之大體

於既昏之後有別因以有義則門內之倫理

明而思義篤推之以事父資之以事君三綱之

正皆自此始非禮之本而何夫禮以下備言禮

之大體而昏禮

之爲大可知矣

祭肅醢祭醢成婦禮也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

明婦順也質明昏禮次日正明之時贊相禮也人筭似莒盛素栗綴脩之具脩脯也

加薑桂浴之曰綴脩以特豚饋合升而分義之

左脾饋舅右脾饋姑也俟見而必夙興沐浴見

而必以素栗綴脩為摯執禮事而必祭肅醢及

醢者示敬事自此始所以成婦之禮節也舅

姑入室婦必以特豚饋者示供養厥明舅姑共

自此始所以明為婦者之孝順也

饗婦以一獻之禮莫酬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

自阼階以著代也厥明昏禮之又明日也舅獻姑酬共成一獻作者主人之

階子之代父將為主於外婦之代姑成婦禮明

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婦順焉也婦順

禮記集註卷之二十九十一

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后當於夫以成絲麻

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是故婦順備而后

內和理內和理而后家可長久也故聖王重之

唯婦德脩則猜忌之嫌不起而內以和婦功舉

則常用之需不匱而內以理此家之所以長久

故聖王重以貴之而○是以古者婦人先嫁三

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

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

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上言重責婦順於正娶家

公宮祖廟既毀則於宗室

祭也宗室

大宮子之

以重責婦順

以重責婦順

以重責婦順

以重責婦順

以重責婦順

以重責婦順

以重責婦順

以重責婦順

以重責婦順

以重責婦順

以重責婦順

以重責婦順

以重責婦順

以重責婦順

以重責婦順

以重責婦順

以重責婦順

以重責婦順

以重責婦順

為既故教之於宗子之家德貞順言辭令客則

婉婉功則絲麻祭之者祭所出之祖也芼之謂

也○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

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

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

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

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聽

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

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

此之謂盛德六官天地四時之官由公至士其數三而倍之止於九者陽成於三

禮記集註卷之二十九十一

而窮於九以其理陽道故其數如此后是故男

治陰德而其數亦如此者婦人從夫也

教不隔陽事不得適見於天日為之食婦順不

脩陰事不得適見於天月為之食是故日食則

天子素服而脩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事月食

則后素服而脩六宮之職蕩天下之陰事故天

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后成

者也天子脩男教父道也后脩女順母道也故

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故為天王服斬

衰服父之義也為后服齊衰服母之義也適貴也

適貴也

儀禮集註

鄉飲酒義第四十五

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絜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尊讓絜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絜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達於闢辨矣。不闢辨。則無暴亂之禍矣。斯君子所以免於人禍也。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九

十三

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絜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尊讓絜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絜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達於闢辨矣。不闢辨。則無暴亂之禍矣。斯君子所以免於人禍也。

賓主象天地也。介僕象陰陽也。三

此三鄉大

賓象三光也

立賓象天。所以尊之。立主象地。所以養之。介以輔賓。僕以輔主。人象

陰陽之輔天地也。三賓以讓之三也。象月之三

日而成魄也。月望後為生魄。言明盛則魄不可見。月魄之可見。惟晦前三日之朝。

月自東出。明將滅而魄可見。前此則明猶盛而魄不可見也。晦后三日之夕。月自西將墜。明始

生而魄可見。過此則明漸盛而魄不可見矣。益明讓魄。則魄見。明不讓魄。則魄隱。魄隱象賓。明

象主。主人讓賓。至於三。四面之坐。象四時象明之讓魄。在前後三日也。

也。介賓象秋冬也。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

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

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主人者尊

賓。故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賓者

接人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主人者接人以仁

以德厚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僕於東北。以輔

主人也。仁義接賓。主有事。俎豆有數。曰聖。聖立

而將之以敬。曰禮。禮以體長幼。曰德。德也者。得

於身也。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是故

聖人務焉。陰生於午而終於子。故嚴凝之氣。如

氣行。則栗列肅殺。故為尊嚴。而萬物閉藏。則尊

嚴。所以為義。義主斷制也。陽生於子而終於午。



故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為春盛於東南而為夏此氣行則發揚細細故為盛德而萬物生長則盛德所以為仁仁主發生也為賓者謹其進退之節為義之道主人者厚其飲食之禮為仁之道而介僎輔之故其坐各有當也夫席位有序則賓主有事于仁義矣且其席間之俎豆亦莫不有當然之數則由器物以通極於精微不謂聖乎聖立而行之以敬則賓主相接不惟有序而有本不謂禮乎此禮行於席位而實體夫長幼之序則倫序之實德在身不謂德乎蓋德之為言得此實禮於身之謂也古之學術遠者唯期得身今鄉飲之有實得如此聖王安得不務薦祭酒敬禮也齊肺嘗禮也啐酒成禮也於席末言是席之正非專為飲食也為行禮也此所以貴禮而賤財也奉饌致實於西階上言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九

十五

是席之上非專為飲食也此先禮而後財之義也先禮而後財則民作敬讓而不爭矣賓既即人所薦之脯醢又從而祭酒此是敬重主人之禮也祭酒之後與取俎上之肺齊齒之所以當主人之禮也啐謂飲酒初入口所以成主人之禮也是三者雖總為禮之不可廢然以敬主人則正以行禮故在席中啐酒入口近於財矣故在席末所以賤之也啐纔入口猶在席末奉饌則盡爵故遠在西階上所以後之也上先禮則民作敬讓上後財則民不爭此化成之效也  
○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

啐者刺齒之也啐當席末

長養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國可安也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坐者坐於堂上立者立於堂下聽政聽上之入有所正也聽役聽上之人有所使也尊卑在儀養老在物故坐立之不同所以明尊長也數之不一所以明養老知尊長則入能弟矣知養老則入能孝矣此教之所由成而國以安也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人親速賓及介而眾賓自從之至于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眾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三揖至于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九

十六

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于眾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辨矣於賓介則有速有拜於眾賓則否於賓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於介則酢而不酬於眾賓則升而受爵坐而祭酒立工入升而飲酒益賓隆而介殺而眾賓又殺也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工入升堂以瑟歌鹿鳴四牡皇華每一篇而一終三篇終則主人酌以獻工吹笙者入於堂下奏南陔白華白黍采芣芣而一終三篇終則主人亦酌以獻之所以勞之也歌與笙皆畢則堂上與堂下更代而作堂上先獻魚

孝當作教

則堂下笙由東為一終。堂上歌南有嘉魚。則堂下笙由西為二終。堂上歌南山有臺。則堂下笙由東為三終。則笙歌既畢。則堂上歌瑟笙並作。工歌關雎。則笙吹鵲巢合之。工歌葛覃。則笙吹采芣合之。工歌卷耳。則笙吹不殫合之。如此皆將旅酬。故使一人舉解。又立相禮者一人為司正。恐有辭情失節者也。夫歌樂以樂之於先。司正以董之於後。則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沃洗之禮。賓介衆賓。固序齒矣。然下逮族洗之人。無不然者。如此始為無遺也。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九 十七

燕而不亂也。徹俎之後。降復初入之位。脫屣升席而坐。行無算爵。燕前此皆立而行。禮至是乃坐也。飲酒之節。朝以聽政。而鄉飲聽政罷方行。是朝不廢朝也。夕以脩令。先夕而罷。猶可治事。是莫不廢夕也。賓出主人。貴賤明。拜送品節文章。終竟申送。無少闕失也。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第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結上四節。脩已則足以正身。推五行以治人。則足以安國。天下之本在國。故國安而天下安。天下安則王道成。○鄉飲酒之義。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設介俎以象日月。立三賓以象三光。古之制禮。

沃洗謂以  
科水而  
沃洗也  
賓主酬  
酢也  
說文脫  
音

也。經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立之賓主。象天地以經之。則賓有德而當尊。主盡仁而致養。禮之大綱舉矣。立之介俎。象日月以紀之。則介輔賓而德益明。侯輔主而仁益顯。禮之衆目張矣。立之三賓。象三光以參之。亦以輔賓而參於經紀二者之間也。如此則人備而禮行矣。王道之成。始於此。孝弟之教。行於此。故亨狗於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東方也。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亨狗於東方。以養賓。法陽氣以養萬物也。天地間海居東。而在左。蓋東方形甲。水性流而趨下。東方屬木。水德尊有玄酒。教民不忘本也。以水趨其所生。故也。尊有玄酒。教民不忘本也。以水示民思禮之所由起也。賓必南鄉。東方者春。

禮記集註 卷之二十九 十八

春之為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南方者夏。夏之為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西方者秋。秋之為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北方者冬。冬之為言中也。中者藏也。是以天子之立也。左聖鄉仁。右義。背藏也。蠢者。物生動之貌。天地大德。物生矣。又從而養之。長之以至于假。大是顯諸仁也。拳斂縮之貌。拳斂之以秋時嚴肅之氣。蓋物既長大。不止之以義。則不成也。物在其中。是藏諸用也。故於德為藏。天子備四時之德。故立必南面。則左聖鄉仁。右義背藏。兼生長成藏之力矣。今賓之南鄉。是以天子之位尊之也。所謂立賓以象介。必東鄉。介賓主也。主人必居東方。天者此也。

意  
慈當作華  
察嚴肅之

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也。主人者造之。產萬物者也。月者三日則成魄。三月則成時。是以禮有三讓。建國必立三卿。三賓者政教之本。禮之大參也。以主對賓。則相近而嫌於太褻。相直而嫌於太僻。故坐介於中以間之。主人居東方。造飲食以敬養賓。有產萬物之象。三讓取法於月。三賓取法於卿。前言政教之本。兼賓主介。促三賓而言。此則專指三賓言也。

禮記纂註卷之二十九

禮記纂註

十九

禮記纂註卷之三十

宋 陳 澧集說

明 徐師曾集註

湯道衡纂輯

射義第四十六

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君臣之義。分嚴而情親。義當然也。燕禮以明之。長幼之序。當然也。鄉飲以明之。射必先燕。燕必有

禮記纂註

卷之三十

然故。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進退周還。通射之始終。言巧力俱全。可以命中矣。是由正而以至於審固。則敬恭用志不分之心。然後可以得之。則其德行可知。

其節。天子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卿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芣爲節。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芣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爲節。諸侯以時會天子爲節。卿大夫以循法爲節。士以不

禮記纂註

禮記纂註

其館不上於學而自合者以力多其力

[illegible]

元才正至將射則輒言止爲言止故三集

---

于司馬也。賁軍之將無勇亡國之臣不忠。又使  
求為人後者忘親而貪利。故皆不使與射。

公罔之喪。序點揚解而語。公罔之喪。揚解而語。

曰。勿壯孝弟者。耆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

者。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射單將旅使

衆而選賓。於是公罔之喪。先言曰。此衆人中。有  
能勿壯而盡孝弟之道。老耄而守好禮之心。不  
與流俗同其類。而脩身以俟死者否。序點又

當在此賓位也。去留相半。言難得也。揚解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

貳者。不在此位也。蓋勵有存者。點語視衆愈密

矣。今又加之。以不倦耆耄固好禮矣。今又加之  
以不變旄期至老矣。猶能論道而無違誤。則又

禮記集註 卷之三十一

不但從流俗。脩身俟死而已。○射之爲言者  
勵有存蓋去者多而留者寡也。

公罔姓來  
名之助語

也。序點點  
名不實否

旄期稱道  
言佳

點語視衆  
愈密

蓋勵有存  
者

點語視衆  
愈密

蓋勵有存  
者

點語視衆  
愈密

蓋勵有存  
者

點語視衆  
愈密

有其道。不以視鵠而以道視鵠。則釋之至也。  
所謂舍。又不止於能中者。父子君臣各止其道。  
不以射中鵠。而以射中道。此舍之實也。射之義  
其重如此。故天子以之選諸侯。而觀其釋與舍  
也。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

已射於澤。而后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  
中者不得與於祭。不得與於祭者有讓。削以地。

得與於祭者有慶。益以地。進爵紬地是也。澤宮  
各於

寬閒之處。近水澤而爲之。先習之而後較之。所  
以重其選也。慶言進爵。讓言紬地。互相備也。

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射。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  
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

禮記集註 卷之三十一

事。然後敢用穀也。飯食之謂也。此言始生而射。穀也。飯  
之義。有關於臣。養乳澤之

道也。男子始生。未及十母。以飯食之。先以桑弧。  
蓬矢。射天地四方者。以彌論天地。綱紀四方。皆

男子之責。始教如此。故長而事君。必先盡其  
事。而後食其祿。即此先射而後飯食之謂也。

射者。仁之道也。求正諸己。已正而后發。發而不  
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爲仁由己  
射之中否

正鵠同詩  
小雅齊之

下飲功去

下飲功去

下飲功去

下飲功去

下飲功去

下飲功去

下飲功去

下飲功去

下飲功去

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首二句見郊特牲。此先言射主射而射而又能聽也。循聲而發謂射者依循樂聲而發矢也。賢者持弓矢審固故能中的。不肖者不能也。賢謂罰酒之數中則免於罰。故云求中以辭爵也。酒所以養老病，今求免於罰，以已非老當其養也。

### 燕義第四十七

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職諸侯卿

大夫士之庶子之率，掌其戒令，與其教治，別其

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率國子而致於大子。唯

六

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則授之以車甲，合其率。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率，使之脩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庶子，即周禮諸子。下大夫二人，庶子衆多，故總謂之庶子。率，副貳也。戒令，征伐也。此屬皆未命以父之爵爲等，正其位者，朝廷之位尚爵學校之位尚齒也。大事，謂大祭祀大喪紀。大賓客，大燕饗之類。國子，即諸子以下至庶子之率也。以其未仕，故謂游率。國有大事，則戒令之屬於禮事者也。甲兵之事，則戒令之屬於

李禮傳云：庶子，即周禮諸子。下大夫二人，庶子衆多，故總謂之庶子。率，副貳也。戒令，征伐也。此屬皆未命以父之爵爲等，正其位者，朝廷之位尚爵學校之位尚齒也。大事，謂大祭祀大喪紀。大賓客，大燕饗之類。國子，即諸子以下至庶子之率也。以其未仕，故謂游率。國有大事，則戒令之屬於禮事者也。甲兵之事，則戒令之屬於

於戎事者也。凡國之政事以下，則教治之見於藏脩者也。春合諸學以下，則教治之見於考校也。○諸侯燕禮之義，君立阼階之東南，南鄉爾

卿，大夫皆少進，定位也。君席阼階之上，居主位

也。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適之義也。臣定

位以君身爲準，居主位，分雖尊而禮則主也。莫敢適，禮雖主而分則君也。南鄉猶未設席，西面

在設席也。設賓主，飲酒之禮也。使宰夫爲獻主。臣

莫敢與君亢禮也。不以公卿爲賓，而以大夫爲

賓，爲疑也。明嫌之義也。賓入中庭，君降一等而

揖之，禮之也。有賓士，然後有獻酬。此飲酒之常

禮也。酒出於君，君不自爲獻主，而

以宰夫爲之者，君尊，臣不敢亢行賓主之禮也。

公卿在大夫之上，不以爲賓，而命大夫者，以公卿之尊次於君，若復爲賓，則疑於君，故不使

爲賓，所以明嫌也。以君揖臣，所以禮賓也。君

舉旅於賓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

明臣禮也。君荅拜之，禮無不荅。明君上之禮也。

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君必報之以爵祿。

故臣下皆務竭力盡能以立功，是以國安而君

寧。禮無不荅，言上之不虛取於下也。上必明正

道以道民，民道之而有功，然後取其什一。故上

用足而下不匱也。是以上下和親而不相怨也。

禮記集註

卷之三十一

七

舉禮始也

宰夫主膳

適近也

寧禮之用也。此君臣上下之大義也。故曰燕

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先是宰夫行爵酬賓

人賤爵公取此賤爵以酬賓於是賓以次序酬卿大夫於西階上君先酬賓而後賓旅酬是君始此旅酬之禮於賓也君所賜爵謂特賜之爵也升成拜者賓降拜時君命小臣辭故未成拜至此升而成之升拜明臣禮答拜明君禮蓋君臣相與本自有禮特就此以明之也自臣之拜觀之即竭力盡能以立功之義臣之自效由報禮而益奮則事無不治國安而君以之寧自君之答觀之即不虛取於下之義取之在道之之後則上之取下有制而用足下之供上有限而後不竭是以親而不相怨和與寧由竭力盡能及不虛取致之是禮其本而和寧其用也既和且寧則君所以御臣下臣所以事君上其義盡此矣然皆於拜與答拜見之則燕禮非所以明

禮記集註 卷之三十

九

之席。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士瘠子以次就

位於下。獻君。君舉旅行酬。而后獻卿。卿舉旅行

酬。而后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后獻士。士舉

旅行酬。而后獻庶子。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

所以明貴賤也。設席之位。上卿在賓席之東。小

而通相次。故謂小卿次上卿也。大夫在賓席之西。皆是南面東上。

西是大夫次小卿也。士受獻於西階上。退立於

於階下。西面北上。庶子受獻於階上。亦退立於

於階下。位次於士。故云以次就位於下也。獻

君者主人酌以獻也。君取賤爵以酬賓賓以旅

酬於西階上。此謂獻君。君舉旅酬也。後凡言

為賓為卿  
用賤爵為  
士用奠禮  
牲物也

也

聘義第四十八

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

賤也。此言卿出聘之介數。古者賓必有介。介

副也。所以副行斯事。致文於斯禮者也。介

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傳

紹本國來聘之命於主君也。主君尊而使臣

傳。不敢正自相質。故以介傳命。敬之至也。

三讓而后傳命。三讓而后入廟門。三揖而后至階。

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君在大門外見主

禮特已。已不敢當。三度辭讓主君不許然後傳

君之聘命也。傳命之後主人遜賓而入。主君在

東。賓差退在西。至廟將欲廟受。賓不敢當。相向

三讓乃入廟門也。三揖而后至階者。初入廟門

揖當再揖。當階三揖也。三讓而后升者。主君

揖賓至階。主君讓賓升。賓讓主君。如是者三。主

君乃先升。賓君使士迎于竟。大夫郊勞。君親拜

乃后升也。

迎于大門之內而廟受。北面拜。君命之辱。

所以致敬也。敬讓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故

也

紹位相紹

命次所專請

主君贊正

也當也

君陳摯以大客之

君不許然後傳

君之聘命也

傳命之後主人

遜賓而入主君在

東賓差退在西

至廟將欲廟受

賓不敢當相向

三讓乃入廟門

也三揖而后至

階者初入廟門

揖當再揖當階

三揖也三讓而

后升者主君揖



將幣正聘之時。陳三壘以接之。聘畢。主君親執餼。以禮賓。賓乃以私物面主國之卿大夫。又使卿致餼。餼之禮。於賓。賓來時。執圭璋為信。主君使卿致之。今將去。故君使卿送。至賓館以還之也。還餼。玉畢。加以餽贈。賄以答君。賄以答臣。而其間又聘。賓本臣。來聘為賓。故主君盡主禮以明賓客之義。聘臣雖賓。於分為臣。故天子制。諸侯比賓。盡臣禮以明君臣之義也。故天子制。諸侯比

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厲之也。諸侯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為正之具也。上下不交。則天下無邦。故先王之制諸侯。

禮記集註

卷之三

聘記集註 卷之三 十一  
使相交以全其好。相敬以全其交。其相交也。必求乎疏數之中。故比年使大夫。小聘。三年使卿。大聘也。其相敬也。必相勉厲。以禮故。使者之誤。而禮節錯亂。主君不親饗食。以愧厲之。相厲惟禮。故外四鄰相親。而不相侵。內君臣有義。而不相陵也。先王制禮。以善養人。於無事之際。使之安於是不。而不憚焉。故不安於偷惰。而安於行禮。不恥於相下。而恥於無禮也。天子以是養諸侯。諸侯以是正其身。此兵所以圭璋聘。重禮也。已。以不用。天下所以平也。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讓矣。圭璋。受之天子。傳之先君。乃禮器也。以禮器。受之。乃禮器也。以禮器。受之。乃禮器也。

有恥故主國待客。出入三積。餼客於舍。五牢之。出行也。入也。至也。五牢。五牲也。

具陳於內。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於外。乘禽日五雙。羣介皆有餼牢。壹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數。所以厚重禮也。古之用財者。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於禮也。盡之於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爾。積。謂饋以牢。禮米禾芻薪。燕。亦待聘賓也。其物豐厚如此。所以厚此聘禮也。古之用財。不能均一豐厚。獨於聘禮如此。者。蓋禮有常數。用財不厚。則不能盡禮。故如此。所以求盡於禮。以結隣國之好也。唯其盡禮。故內而君臣。外而隣國。皆以禮相與。而不侵陵矣。

禮記集註

卷之三

聘記集註 卷之三 十一  
○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賓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后禮成。非强有力者弗能行也。故强有力者將以行禮也。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日莫人倦。齊莊正齊。而不敢解惰。以成禮節。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長幼。此衆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故謂之有行。有行之謂有義。有義之謂勇敢。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以立義也。所貴於立義者。貴其有行也。所貴於有行者。貴其行禮也。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

行禮義也。故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故聖王之貴勇敢強有力如此也。勇敢強有力而不用之於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鬪，則謂之亂人。刑罰行於國，所誅者亂人也。如此，則民順治而國安也。節文之多，唯聘射之禮，臣父子長幼之義，皆形見於節文之中。人之所難我之所安，人之所懈我之所敬，故能行之者，君子也。君子自養其強力勇敢之氣，一用之於禮義，戰勝而教化行矣。此國之所以安也。

禮記纂註

卷之三十

十二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者，何也？爲玉之寡而珉之多與？孔子曰：非爲珉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珉，石之似玉者，縝密而堅，貌與玉同，而色劣，故賤之。

也。義者不苟，傷人隊下墜也。禮尚謙卑，越俎揚也。誠絕止貌，止如藁木是也。瑕，疵病也。瑜，其中間美者乎？信，尹，正乎？尹於中，旁達於外也。白虹，天氣也。精神，亦謂精氣也。山川地所以通氣者，圭璋特達，謂行聘之時，惟執圭璋，特得通達，不加餘幣也。比，人有德則無不通，亦不假物也。道者，人所共由，引詩以証溫。

### 喪服四制第四十九

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譬之者，是不知禮之所由生也。夫禮吉凶異道，不得相干。取之陰陽也，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也。有恩，有理，有節，有權。取之人

禮記纂註

卷之三十

十三

情也。恩者，仁也；理者，義也；節者，禮也；權者，知也。仁義禮知，人道具矣。體，天地以定尊卑，法四時以順人情，以爲隆殺。先王制禮，皆本於此。故曰禮之大體，吉凶異道，以下尊以喪禮言。此一節綱也。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爲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父恩最深，故特舉父言之。其實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爲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門內主恩，門外主義。此見文之道，以事君而敬同，故曰義制。三日而食，三月而沐，生於義者也。故曰義制。

姐

也以節制者也○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

無一日。土無一王。國無一君。家無一尊。以一治

之也。故父在爲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杖

者何也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

授士杖或曰擔主或曰輔病婦人童子不杖不

能病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

言而后事行者機而起身自執事而后行者直

禮記集註

卷之三十一

十四

垢而已。禿者不髻，偃者不袒，跛者不踰，老病不

止酒肉。凡此八者以權制者也。蓋以爵者有德

其恩而無爵者亦杖。杖以明其爲喪主也。

正也然而無杖授杖以扶其病也此爲親  
廢子不爲主者亦杖授杖以扶其病也此爲親  
廢不聽杖而杖也未成人及幼少之男

子。有應杖者而不授之杖。以切未知哀不能病也。此爲覲。應杖而不杖也。天子諸侯之子百

官備百物具不假言而喪事自行故許其極病

不具。須已言而後喪事乃行。故不許其極病。但杖而起。不用扶也。庶人卑。無人可使。須身自

事。故不許其病。雖有杖不用。但面有塵垢之容而已。女秃不髻。則男秃不免可知。夫應杖不杖。

不應杖而杖。一也。扶而起。二也。杖而起。三也。而

老病者八也。凡此八者皆以權制也。

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恩之殺也

聖人因殺以制節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

過不肖者不得及此喪之中庸也王者之所

常行也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

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

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卽位而慈良於喪賞

此之聘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

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詩之商祭三全之聖君

禮記纂註

卷之十

21

不言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然而

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禮斬衰之喪唯而不

對齊衰之喪。瑩而不言。大功之喪。言而不諱。緦

小功之喪。議而不及樂。父母之喪。衰完紼紼。

菅屨三日而食粥三月而浴其十三月而綴冠

三年而祥比終茲三節者作者可以勸其愛燕  
而可以見其卑焉。疊者可以覲其志焉。禮以

知者可以觀其理。無窮之可以觀其示。其示

以盡愛親之道非知不足以究居喪之理非

不足以守行禮之志篇首言仁義禮和廉勇

諒闇著作  
亮陰大士  
居喪之名

言不文謂  
不文其言  
辭也

之本此獨曰禮以治之義以正之者蓋思亦兼  
義權非悖禮也本言孝子而兼弟貞婦者蓋  
能爲子則能爲人窮能爲人  
婦亦自能爲人子者推之也

禮記纂註卷之三十

禮記纂註

卷之三十

十六



禮記纂註三十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湯道衡撰道衡字平子丹陽人萬曆丙辰進士  
官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其父三才嘗作禮記新  
義三十卷已著於錄此本乃道衡居憂之時自採  
陳皓集說徐師曾集註掇其所長裒爲一編而以  
已所偶得附載書之下方故名纂註與新義截然  
二書卷首標題亦不名新義而李維禎胡士容二  
序皆稱曰禮記纂註新義竟合兩書而一之殊爲  
舛悞朱彝尊作經義考但載三才書而不及此書  
殆亦悞以爲一也獨是刊書之時道衡尚在不應  
不一視維禎士容之序遽授之梓此則理所不可  
解耳